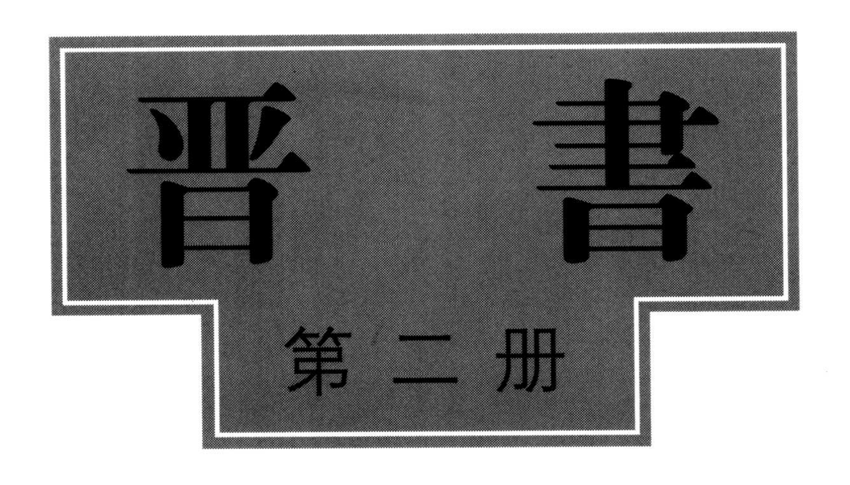


晋　書

第二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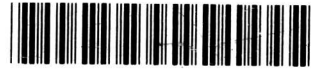
漢語大詞典出版社

二十四史全譯



主　　編　許嘉璐
副 主 編　安平秋
分史主編　許嘉璐





漢語大詞典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晉書/許嘉璐分史主編 .—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
2004.1
(二十四史全譯/許嘉璐主編、安平秋副主編)
ISBN 7-5432-0876-8

I.晉… II.許… III.①中國-古代史-兩晉時
代-紀傳體②晉書-譯文 IV.K237.04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3)第 052630 號

二十四史全譯

晉　書

(全四册)

策　劃 北京古今出版策劃有限公司
主　編 許嘉璐 **副主編** 安平秋
分史主編 許嘉璐

出版發行 世紀出版集團·漢語大詞典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號 www.ewen.cc)
經　銷 各地新華書店

印　刷 上海中華印刷有限公司
規　格 開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張 175.25 字數 4,374 千字
版　次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書　號 ISBN 7-5432-0876-8/K·79
定　價 全套 88 册 12 000 圓
《晉書》4 册 555 圓

如有印裝錯誤,請與承印廠聯係。 T:62662100

二十四史全譯

書名題簽　江澤民

本書列入

國家"十五"出版規劃重點圖書

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重點項目

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規劃重點項目

《二十四史全譯》編譯人員名録

顧　問　周　林　鄧廣銘　何兹全　陰法魯

主　編　許嘉璐

副主編　安平秋

分史主編

　　《史記》　安平秋

　　《漢書》　安平秋　張傳璽

　　《後漢書》、《三國志》、《晋書》、《北齊書》　許嘉璐

　　《宋書》、《南齊書》、《梁書》、《陳書》、《南史》　楊　忠

　　《魏書》、《北史》　周國林

　　《周書》、《隋書》　孫雍長

　　《舊唐書》、《新唐書》　黄永年

　　《舊五代史》、《新五代史》、《遼史》、《金史》　曾棗莊

　　《宋史》　倪其心

　　《元史》　李修生

　　《明史》　章培恒　喻遂生

譯　審（按姓氏筆畫排列）

江曉原　安平秋　李　勇　李夢生　孟繁華　周國林　孫雍長
翁俊雄　倪其心　章培恒　許嘉璐　郭樹羣　陳美東　曾棗莊
黄永年　喻遂生　楊　忠　趙慎修　顧全芳

譯　者（按姓氏筆畫排列）

刁忠民　于正安　于振波　于　潔　文師華　尹　波
王永强　王玉德　王延武　王志平　王建明　王建莉
王武子　王其禕　王洪涌　王清淮　王淑珍　王雪玲
王　嵐　王義謀　王德保　王曉波　王學晉　王麗萍
牛致功　毛遠明　毛雙民　兰　瑞　甘　露　石世華
田　農　史建橋　安平秋　匡鵬飛　吕玉蘭　曲安京
朱小健　朱元寅　朱邦薇　朱　玫　朱習文　朱瑞平
任　明　沈　重　汪少華　汪聖鐸　辛德永　冷鵬飛
杜華雲　李文澤　李　宇　李成甲　李仲祥　李　更
李長庚　李　林　李明曉　李季箴　李　軍　李海霞

李真瑜　李晉卿　李培芬　李國祥　李夢生　李　鳴
李曉明　吴大逵　吴洪澤　吴　鷗　余光煜　余和祥
余讓堯　邱居里　何本方　何宗旺　武建宇　屈超立
孟美菊　尚俊生　易　敏　虎維鐸　卓連營　周少川
周信炎　周國林　周　勤　周曉薇　祝尚書　胡迎建
胡和平　胡　茜　段塔麗　姚偉鈞　紀志剛　紀德君
海毓珹　凌左義　高華平　唐光榮　唐建金　唐　瑛
秦　良　馬辛民　馬秀娟　馬美信　馬雪芹　馬啓俊
袁明望　袁　敏　孫力平　孫湘雲　孫雍長　孫曉梅
倪其心　徐奇堂　徐　勇　許紅霞　郭士模　郭立傑
郭松柏　郭盛熾　郭　齊　郭鳳花　郭劍英　郭樹羣
郭聲波　張文澍　張立生　張和生　張怡青　張　羿
張海青　張　耕　張國艷　張　猛　張　萍　張傳璽
張賢蓉　張艷雲　曹亦冰　曹道衡　曹霜霜　陸三强
陳小盟　陳小監　陳正宏　陳　可　陳芳嵐　陳秉才
陳東有　陳　捷　陳蔚松　陳曉華　陳曉强　陳曉蘭
陳鴻彝　梅俊道　崔文印　崔玉生　崔　湜　崔曙庭
馮建民　曾棗莊　曾貽芬　曾　濤　閔慶定　超茶英
彭久安　黄永年　黄壽成　黄鳳顯　黄　毅　黄曉琴
葉樹發　喻遂生　鈕衛星　舒雅麗　焦　傑　賀嗣真
雷巧玲　賈二强　賈國偉　賈燕子　董　明　董恩林
董艷艷　楊世文　楊玉芬　楊洪林　楊　昶　楊海崢
楊麗嬌　解　冰　漆永祥　寧德衛　廖振佑　廖　强
鄭文瀾　鄭利華　趙二冬　趙立偉　趙伯陶　趙清永
趙望秦　趙　隄　趙慎修　趙澤光　趙　燕　熊　焰
鄧　飛　鄧瑞全　樊善國　歐昌俊　樂秀拔　劉小文
劉友林　劉玉才　劉延捷　劉建梅　劉　虹　劉敏芝
劉　瑛　劉　琳　劉　寧　劉漢東　劉韶軍　劉曙光
龍德壽　賴玉勤　閻萬鈞　韓結根　盧仙文　盧華巖
盧　偉　錢兵山　鮑道蘇　謝紀鋒　戴訓超　薛平栓
魏達純　譚漢生　嚴學軍　羅　超　羅會同　羅維明
蘇文英　蘇保榮　顧永新　顧全芳　顧志華　龔汝富
龔祖培

《二十四史全譯》文字整理説明

《二十四史》所涉及的文字包羅萬象,浩如烟海。作爲古籍整理和文白對照版本,如將工作本原文字完全照搬,則具有許多不合理性和不可行性。因此,對原文文字的整理是必然的。在這方面,我們主要作了如下工作:

(一)字體

我們這部書是繁體版,按編委會的要求,全書通篇采用文化部和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1955年聯合發布的《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和其後有關規定中認定的規範字。并以此爲依據,規範用字,以避免大量的古字,造成讀者閲讀困難。對原文中的通假字及人名、地名等專有名詞中的異體字予以保留。這是本書關於用字的基本原則。

在此基礎上,對原文中大量存在的異體字,我們采取了具體分析、區别對待的方法,力求落實國家對語言文字的有關規定,同時亦兼顧到古籍的特殊性。爲此,我們首先根據《漢語大詞典》、《漢語大字典》、《辭源》等工具書對《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規定的1027個異體字逐字進行了辨析,并將其分爲兩類:

第一類爲:如果原文中的某個異體字所具的詞義範圍等于或小于與之相應的規範字的詞義範圍,則將此類異體字一律改爲規範字。例如:

①"幚"、"幇"均爲異體字,都改爲規範字"幫"。

②"氷"爲異體字,改爲規範字"冰"。

③"畒"、"畮"、"畆"、"畂"、"畞"均爲異體字,都改爲規範字"畝"。

此類異體字共784個,約占《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全部異體字的76%。一般情況下,均可將其改爲相應的規範字。

第二類爲:如原文中某個異體字所包含的詞義範圍大于與之相應的規範字的詞義範圍,則須先對該異體字進行辨析,以確定其在具體語境中的含義,然後再决定取舍。如該異體字在原文中具體的詞義與相應的規範字的詞義相同,則可將前者改爲後者;如前者的具體的詞義是後者所不具備的,則不可將其改爲相應的規範字,而須保留該異體字,以免造成混亂,影響文意。現以如下幾組字爲例,舉證説明:

菴(異體字)

庵(規範字)

①"編草結菴不違凉暑"《南齊書·竟陵文宣王子良傳》

此句中的"菴"指草屋,與"庵"的詞義相同,可將其改爲規範字"庵"。

②“太后嘗以體不安服菴閭子”(《北史·后妃傳·魏文成文明皇后》)

此句中的“菴”指植物名,即青蒿,而“庵”不具有此義,故不改“菴”爲“庵”,而保留原字。

③“本支菴藹四海蔭焉”(《晋書·后妃傳》)

此句中的“菴”讀 yǎn,“菴藹”指茂盛的樣子,爲固定詞組,故不改“菴”爲“庵”,而保留原字。同樣,“菴蔚”一詞中的“菴”也不改爲“庵”,而保留原字。

齎(異體字)

賫(規範字)

①“乃令入海者齎捕巨魚具”(《史記·秦始皇本紀》)

此處的“齎”指携帶,與“賫”詞義相同,改爲規範字“賫”。

②“傷誠善之無辜兮齎此恨而入冥”(《後漢書·馮衍傳》)

此處的“齎”指懷、抱,與“賫”詞義相同,改爲規範字“賫”。

③“平既娶張氏女齎用益饒”(《史記·陳丞相世家》)

此處的“齎”通“資”,與“賫”詞義不同,不可改爲“賫”,須保留原字。

④“齎以薑棗”《史記·滑稽列傳》

此處的“齎”通“齊”(劑),指調配,與“賫”詞義不同,不改爲“賫”,須保留原字。

釐(異體字)

厘(規範字)

①“失之豪釐差以千里”(《史記·太史公自序》)

此句中的“釐”指長度,與“厘”詞義相同,改爲規範字“厘”。

②“乃詔有司釐定”(《新唐書·禮樂志十一》)

此句中的“釐”指整理,與“厘”詞義相同,改爲規範字“厘”。

③“今吾聞祠官祝釐皆歸福朕躬”(《史記·孝文本紀》)

此句中的“釐”讀 xī,指福,與“厘”詞義不同,不改爲“厘”而保留原字。

④“孝文帝方受釐坐宣室”(《史記·屈原賈生列傳》)

此句中的“釐”讀 xī,指祭祀用的肉,與“厘”詞義不同,故不改爲“厘”,須保留原字。

⑤“魯人更立釐公”(《史記·齊太公世家》)

此句中的“釐”通“僖”,與“厘”詞義不同,不可改爲“厘”,須保留原字。

⑥“釐辨麥也始自天降”(《漢書·劉向傳》)

此句中的“釐”通“來”,指小麥,與“厘”詞義不同,不可改爲“厘”,須保留原字。

⑦“父没則妻後母兄亡則納釐嫂”(《後漢書·西羌傳》)

此句中的“釐”通“嫠”,指寡婦,與“厘”詞義不同,故不改爲“厘”而保留原

字。

拏拿(異體字)

拿(規範字)

①“不得拏訪追臟(《明史·劉澤清傳》)

此處的“拏”指捉拿,與“拿”同義,改爲規範字“拿”。

②“不聞拏音而後敢乘”

此句中的“拏”指船槳,與“拿”詞義不同,故不改爲“拿”而保留原字。

③“禍拏而不解兵休而復起”(《漢書·嚴安傳》)

此句中的“拏”指連綿、連續,與“拿”詞義不同,故不改爲“拿”而保留原字。

炤(異體字)

照(規範字)

①“拏火夕炤”

②“九司炤序”

③“分炤星晢”

④“循規烈炤”

以上四句均摘自《南齊書》卷十一。如按《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的規定,其中的“炤”只能都改爲“照”,于此顯然不妥。因爲“炤”另外亦是“昭”的異體字。此處“炤”的詞義不易辨析,爲避免歧義,一律保留原文用字。

啑(異體字)

喋(規範字)

①“今已誅諸吕新啑血京師”(《史記·孝文本紀》)

此句中的“啑”讀 dié,“啑血”指踐血而行,謂殺人流血遍地,與“喋血”詞義相同,按《漢書·文帝紀》作“喋”。故將此處的“啑”改爲規範字“喋”。

②“始與高帝啑血盟”(《史記·吕太后本紀》)

此句中的“啑”讀 shà,通“歃”。《史記·平原君虞卿列傳》中有曰:“王當歃血而定從。”其中“歃血”一詞正與例句中的“啑血”同義而不同字。因此雖異體字表中并未將“啑”收爲“歃”的異體,但爲保持本書同一詞匯用字的一致性及規範性,且區别于上例中的“啑 dié 血”一詞以避免混亂,故將此處的“啑”改爲“歃”字。原文中這類字的改動另見下例:

敺(異體字)

驅(規範字)

①“老弱奔走敺畜産遠遁逃”(《漢書·匈奴傳上》)

此句中的“敺”指驅趕,與“驅”同義,故改爲規範字“驅”。

②“至相敺擊”(《南齊書》卷十六)

此句中的“敺”通“毆”,不能根據《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將其改爲“驅”,故

將此處的“敺”改爲“毆”。

以上幾組例證中的語言文字現象較爲復雜,不能將其中的異體字一概而論地改爲《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相應的規範字。此類異體字共243個,約占《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全部異體字的24%。

除了《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規定的異體字之外,對于原文中出現的,而該表未收入的異體字,我們也按上述原則進行了處理。凡有其規範字的,經辨析後能用則用,不能用的則保留原字。下表中括號内的異體字均摘自原文,它們大致相當於前面所講的第一類異體字,在一般情况下,我們都將其改爲規範字。此種情况甚多,不能一一盡列。現將改動的出現次數較多的字例示如下:

髀(髀髀)	缶(缻)	黎(菞)	禫(禫)
辯(辯辯辯)	蓋(葢)	瞀(瞀瞀)	善(譱)
飆(飇飈)	剛(犅)	料(斷)	觴(觴)
餅(餅)	詬(詢)	躪(躪)	舐(舐)
豺(犲)	縠(穀)	櫺(櫺)	疏(疎疏)
躔(躔)	罐(罐)	騮(駵駠)	搜(挖)
諂(諂)	駭(駴)	孿(孿)	髓(髓)
嘲(謿)	侯(矦)	裸(臝)	鎖(鏁)
齔(齓)	齏(韲)	美(媺)	踏(蹹蹋)
弛(弛)	羈(羇)	滅(威)	柝(榜欜欜)
欸(欸)	悸(痵)	秣(餘)	蜿(蛩)
垂(𠂹垂)	奸(奸)	粦(鏻)	腕(掔)
齪(躖)	殲(殲)	腦(腦)	尪(尫尩)
瓷(甆)	蘺(蘺)	旆(旆)	誤(悞)
蹙(蹴)	剿(剿)	篷(篷)	舄(舄)
啖(噉)	秸(稭)	睥(睥)	隙(隟隙)
島(隖)	截(截)	媲(媲)	溆(漵)
登(登)	贐(賮賮)	撇(擎)	璇(璿)
鐙(鐙)	鯨(鰮)	愆(僁僁僁)	燕(鷰)
貂(鼦)	鞠(鞫)	鍥(鍥)	腰(署)
斗(鬥)	絶(鐵)	煢(煢)	燁(爗)
陡(陡)	誑(誆)	蛆(胆)	曄(曅)
扼(扼)	框(闓)	麯(麴)	彝(彞)
愕(愕)	髡(髡)	紝(絍)	癰(癕)
鋒(鏠鋒)	攬(擥擥)	孺(孺)	禹(禽)
蜂(蠭)	雷(靁)	潸(潸)	輿(轝)

籲(籲)	燥(⿰火參)	煮(鬻)	棕(椶)
鳶(䳒)	潴(瀦)	裝(⿴衣壯)	菹(葅)

另外“秏”爲“耗”的異體字(《漢語大詞典》P4739),但在《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并未收入,對此類字要具體辨析:

“秏”作消耗、消費解時可改爲“耗”,如“士卒多秏,無尺寸之功”(《史記·李斯列傳》)中的“秏”可改爲“耗”。

“秏”通“眊”指昏亂時不改爲“耗”。如“天下秏亂萬民不安”(《漢書·董仲舒傳》)

“秏”讀 mào,指無的時候不改爲“耗”,如“市中星衆者實其虛則秏”(《史記·天官書》)。

對原文中人名、地名等專名中出現的異體字,我們在基本不動的原則下也有辨析,目的也是爲了讀者閱讀時不産生歧意。如:“耼”、“聃”統一爲“耼”,“毌丘”、“母丘”統一爲“毌丘”。“鼂錯”、“鼌錯”統一爲“鼂錯”。地名中的“涼”、“况”、“峯”、“兖”等字,則均改爲“涼”、“況”、“峰”、“兗”等。如果專有名詞雖有異同,但讀者辨析無困難的,也在史自統一的原則下保持原文。如《舊唐書》爲“長孫无忌”,《新唐書》爲“長孫無忌”。專有名詞詞意爲歷史沿革的,亦不予統一,如:太山、泰山,雒、洛,勃海、渤海。

對原文中某些字,也本着從衆從俗的原則作了特殊規定。如“異”、“棄”、“災”、“傑”、“淚”等字,不一律依規定改爲“异”、“弃”、“灾”、“杰”、“泪”等,而保留原字。

對原文中某些訛字則參校殿本及中華本一律徑改。如:

“卧病床第”(《元史》卷一百四十九),查無“床第”一詞,據文意“第”當爲“笫”之訛,故校改爲“笫”。

“設殂豆習禮讓”(《元史》卷一百九十五),查無“殂”字,據文意當爲“俎”之訛,故校改爲“俎”。

(二)字形

本書所用字形一律采用文化部和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 1964 年聯合發布的《印刷通用漢字字形表》規定的新字形。

對原文中不規範的字形,如“杞”“妃”等字的右邊印成“已”或“巳”的一律改爲規範字形。對史書中爲避“正諱”、“家諱”等而造成的缺筆現象,凡不能查實的衹好一仍其舊,留待專家討論。

《二十四史全譯》版式説明

我們把《二十四史》譯爲白話文的宗旨是使更多的人讀懂《二十四史》,因此譯文力求準確傳述原文信息。但因爲存在着古、今文兩個系統之間事物、概念、詞語的差别,二者並不是一一對應的,翻譯中某種程度的“增”與“減”的替代幾乎是不可避免的。爲了盡可能減少由此造成的信息傳達的不準確,故附排原文,使讀譯文時有所參照。又根據現代人的閲讀習慣,把版式改爲横排,用兩欄相隔,原、譯文對排,段自取齊,便於讀者對讀對核。這樣大的版面變動,必然牽扯到史文原本的標題、目録之安排的合理性問題。爲此,我們以百衲本爲底本,參校了殿本、中華書局校點本的目録、標題、版面等有關形式,作了一些調整,謹説明如下:

(一) 關於紀志表傳

《二十四史》作爲紀傳體史書,其體例創成於司馬遷的《史記》,爲歷代編纂者所遵循。内容一般分爲紀、志、表、傳四部份,但又各有不同。其中《三國志》、《梁書》、《陳書》、《北齊書》、《周書》、《南史》、《北史》無志;《後漢書》、《三國志》、《梁書》、《宋書》、《南齊書》、《陳書》、《魏書》、《北齊書》、《周書》、《北史》、《晉書》、《南史》、《隋書》、《舊唐書》、《舊五代史》十五史無表。其順序基本如紀一、志二、表三、傳四排列,也有兩種不同情況。一是《後漢》、《魏書》志在傳後。二是作爲斷代合史的幾部史書,其中《三國志》和《舊五代史》,是分别各國排列紀、傳部份;《南史》、《北史》無志無表,紀傳部份不分國别按紀一傳二排列;《新五代史》是考(即志)在傳後,在世家之前,十國年譜(即表)在世家之後。如上兩種情況中,我們對《後漢書》及《三國志》作了改動。《後漢書》紀傳部份是六朝時宋人范曄所作,而《後漢書》的三十卷志是梁朝劉昭從晉朝司馬彪的《續漢書》中補出,所以百衲本及中華本都是紀傳與志分編,志書卷目單列序號,而殿本在整理刊刻時已將志改在紀後,統一排卷目。我們認爲,從叢書的角度説,殿本的排列更適於統一的原則,故《全譯》參用了殿本《後漢書》的排序形式。我們也查閲了有關資料,對《三國志》作了分析。文獻記載,《三國志》在西晉初年成書時爲三書:《魏書》三十卷、《蜀書》十五卷、《吴書》二十卷。中華書局點校本《三國志》出版説明有言:“《三國志》最早的刻本——北宋咸平六年(公元 1003 年)國子監刻本,《吴志》分爲上下兩帙,前有刻《吴志》的牒文。後來紹熙的重刻本裏,也保留着一頁咸平國子監刻《蜀志》牒文。可知咸平刻書時雖已合併爲《三國志》,但還是三書分别發刻的。”《三國志》成書七百餘年後傳至北宋時期時,當時

雕版印刷技術成熟,使正史的合刊整理成書有了可能,並成爲當時流行的出版形式,於是出現了從宋淳化年間刊刻的《三史》到嘉祐年間刊刻的《十七史》。應新體式的需要,記魏文帝黄初元年至晉武帝太康元年六十年間史事而分刊的《魏書》、《蜀書》、《吴書》至此合三而一,並且命名爲《三國志》。我們現在見到的二十四史叢刊有三種:一爲武英殿本,一爲商務印書館的百衲本,一爲中華書局的點校本。三本中除百衲本《三國志》是影印宋紹熙重刻本一仍其舊外,另外兩種版本的卷目排列都是從一至六十五卷統一排目,衹是文前標題内容各本有所不同。殿本爲:魏志卷一(頂格),武帝操(另行,前空二);中華本爲:三國志卷一(頂格),魏書一(行末),武帝紀第一(另行,前空二)。我們認爲中華書局所選版本的《三國志》標題形式最適於横排本的編輯。衹是它稱"紀",而且"紀"的序號與"傳"的序號銜接排列,例如:三少帝紀第四、后妃傳第五。這與其他各史紀與傳各自排序號的做法不同。然而殿本《三國志》目録考中第一條已説明:"……惟《三國志》既無本紀之稱,並無列傳之目……,今考證悉遵壽原書例,不書紀傳等字……"依此爲證,我們按殿本去掉《魏志》中的"紀",這樣編排標題,全書就統一了。關於《魏書》、《舊五代史》版本形式歷來無二,因無書證支持,雖然是例外,也衹好保存原貌。《新五代史》是二十四史中自唐開官修史先河後的唯一一部私修史,體例與他史不同,自有歐氏的主張,且歷代版本都如此,我們也不便改動。

（二） 標題序號

由於二十四部史書成書、翻刻的年代不同,各版本類級標題的設置、形式甚至同一標題在各本中的具體内容或有異同。暫就各史中各卷的文前標題而言(它有似現代出版物中的章節標題),我們所見到的情形大致是:一卷爲單一内容的,如紀傳部份傳主占單卷、志書部份每卷衹有單一内容,一般都在卷首出現卷目内容標題;紀傳部份一卷多傳主、志書卷題下有分級内容的,卷目標題在各本中出現的形式很不一致。多數史卷把這級標題標在文前,有些史在文内;還有文前、文内皆無這級標題的(如《舊五代史》列傳)。我們就武英殿本、百衲本、中華書局點校本所輯各史粗略統計了一下,全書列傳部份把傳主之名設在文内的:百衲本有《三國志》(宋紹熙刊本)、《金史》(元至正刊本)、《新五代史》(宋慶元刊本)、《遼史》(元至正刊本);殿本有《晉書》、《舊唐書》、《元史》、《後漢書》、《隋書》;中華本有《元史》、《新五代史》、《晉書》、《隋書》。志書的情況又有例外:殿本的《舊五代史》、《宋史》、《漢書》、《新五代史》、《遼史》諸史中某些志書出現文内標題,中華本的《新唐書》、《魏書》、《南齊書》、《舊五代史》、《宋史》、《舊唐書》、《明史》這七史志書文内亦有標題出現。百衲本各史志書中各卷文内標題時有時無很不統一。此外,還有各種體例不一的情況。史書作爲歷史遺存,不是一世一時一人之作,出現這些現象都可以理解。但是從叢書整理的

角度對體例統一作適度裁奪,在所難免。在編輯過程中,經反復研討,我們決定處理文前標題的原則是:(1)統一將大標題在後的形式,改爲大標題在前、小標題在後。古本形式有大標題在後、小標題在前的,在版式的演變中逐漸也改爲大標題在前、小標題在後了。以《新唐書》文前標題爲例。百衲本所據宋嘉祐本爲"薛李二劉高列傳第十一、唐書八十六",殿本改爲"唐書卷八十六(另行)列傳第十一(另行)薛李二劉高徐";中華本又改爲"唐書卷八十六(另行)列傳第十一(另行)薛舉(附仁杲)李軌、劉武周、高開道、劉黑闥(附徐圓朗)"。從上可見大、小標題的次序在歷史上曾有所改變。我們在全譯本中,統一改爲大標題在前、小標題在後。如,原題爲"魏其武安侯列傳第四十七",改爲"列傳第四十七(另行)魏其武安侯列傳"(《史記》)。(2)各史中紀、志、表、傳序號拆出,統一排列序號。比如某些史,類傳不加序號,與傳序相混,像《新五代史》中有雜傳十九卷,原文標題爲:"新五代史卷三十九,雜傳第二十七……新五代史卷五十七,雜傳第四十五",我們改爲:"新五代史卷三十九,列傳第二十七,雜傳一……新五代史卷五十七,列傳第四十五,雜傳第十九"。列傳下的合傳如"宗室"、"后妃",類傳如"列女"、"良吏"及志下的分級内容標題爲四級標題,紀傳中無論專傳或以類相隨的合傳,傳主之名都標注爲五級標題,附傳人物又用小號字附後,可視爲六級。

(三) 標題的文字内容

在三本參校中,我們發現各本的標題都有一部份與内容是不一致的。我們的原則是,以傳文爲準改正文字,格式上的不同,則依三本中多出者改。如上述所談《新唐書》的文前標題,我們依從殿本的形式。統一各史卷的原則是:多數有則補,多數無則删,三本俱無,又没有資料可依的,則付之闕如,把這類卷題衹看作是原本的樣式,以便讀者核對原書查找。像現代出版物一樣,負責詳盡指示卷内分段内容的是段落標題。有這樣的標識,文意更加清晰,也更符合現代人的閱讀習慣。所以,凡有文獻根據的,我們都據之補齊了段落標題,以便讀者檢索。

總之,自宋代首創正史合刊這一出版形式以來,歷代雖云"翻刻",但至少在版式上不是一成不變的。這也説明像《三國志》之類斷代史隨着納入正史系列叢書的系統整理,它在形式上愈發磨滅了當初"别創一格"的特質,而與叢書體例逐漸趨同,從而反映了形式上的整齊劃一確是出版系列叢書的審美需要。爲此,我們在編輯過程中,嘗試着做了一些版式上的調整,至於能否有助今人閱讀,又不悖於纂者的旨意,敬請廣大讀者指正。

《晋書》全譯出版説明

《晋書》是唐代一部大型的官修正史。全書一百三十卷，其中帝紀十卷，志二十卷，列傳七十卷，載記三十卷，記載整個晋朝從泰始元年(265)至元熙二年(420)共156年的史事，並追敘晋室先世司馬懿、司馬師、司馬昭在東漢末年和曹魏時期的活動，還包括與東晋并存的五胡十六國的史事。《晋書》由房玄齡監修，通常署爲房玄齡等人撰。唐太宗李世民曾經爲晋宣帝、武帝兩篇本紀和陸機、王羲之兩篇列傳寫後論，《晋書》曾一度被題爲"御撰"。

唐高祖李淵於武德五年(622)採納起居舍人令狐德棻的建議，詔修齊、梁、陳、北魏、北周、隋六代史。由於種種原因，這次修史工作没有結果。唐太宗貞觀三年(629)，重詔繼續修北周、北齊、梁、陳、隋五代史，秘書監魏徵與尚書左僕射房玄齡監修，貞觀十年，五書修成，統稱"五代史"。貞觀二十年(646)，又開局重修晋史。

晋是繼東漢之後，結束三國鼎立，開創統一局面的重要王朝。它立國不久，便在統治者内部鬬争和少數民族首領挑起的動亂中迅速衰敗下去。晋及其以後五代的史官學者，曾以不同方式記載有晋一代歷史，到唐初修史時尚存"十八家晋史"，但内容很不完整。其如陸機的《晋紀》、干寶的《晋紀》、習鑿齒的《漢晋陽秋》、王隱、虞預、朱鳳和謝沈等人的《晋書》、何法盛的《晋中興書》、鄧粲的《晋紀》、孫盛的《晋陽秋》、王韶之的《晋紀》、檀道鸞的《續晋陽秋》、郭季産的《續晋紀》都詳記東晋，或兼記二代而不全面。其中沈約的《晋書》有一百多卷，可惜亡佚不傳。祇有臧榮緒《晋書》"括東西晋爲一書，紀、志、傳百一十卷"，内容完整。唐修《晋書》即以其爲藍本。另外，晋代每一帝都有《起居注》；同時還有十六國國史，這些都是撰寫晋代史的第一手史料。

《新唐書・藝文志》所列的《晋書》修撰名單中有二十一人，分别是：房玄齡、褚遂良、許敬宗、來濟、陸元仕、劉子翼、令狐德棻、李義府、薛元超、上官儀、崔行功、李淳風、辛丘馭、劉引之、陽仁卿、李延壽、張文恭、敬播、李安期、李懷儼、趙弘智。有人説于志寧、孔穎達、盧承基也參加了編修，加上唐太宗李世民，有姓名可考者一共二十五人。

《晋書》帝紀以記帝王，列傳記大臣，載記記"五胡十六國"，都是先寫内容，後加史評。

帝紀，分别記載西晋四帝，東晋十一帝，共十五個帝王，故多有合紀的現象。其中司馬懿、司馬師、司馬昭三人，終生没有稱帝，但是晋朝江山的奠定者，所以爲之立帝紀。這三人的帝紀在寫法上還是列傳的寫法，祇述個人事跡，用的也是曹魏的年號。

志，分天文、地理、律曆、禮、樂、職官、輿服、食貨、五行、刑法，系統地論述有晋一朝典章制度的重要史事及其發展過程。它的内容並不限於兩晋，上溯到曹魏，甚至東漢，從而彌補

了《三國志》有“傳”無“志”的缺陷。因此鄭樵評論説:“本末兼明,惟《晋志》可以無憾。”《晉書》各志在立目上都是承襲以前的正史,没有創新。

列傳可分專傳、合傳、類傳、民族傳四種。這些傳記雖不是類傳,却以類相從。重視政治人物,是《晋書》列傳的一大特點,把重要的大臣都單獨立傳,没有放在類傳中。

載記,又被稱作“霸史”。記述與東晋并列的北方十六國政權。他們是南遷中原的少數民族,處於中土却不受晋朝封爵,有自己的國號、年號和文武百官,其軍事實力有的足以與東晋抗衡。因此唐修《晋書》繼承了東漢人所撰的《東觀漢記》中“載記”的體例,既以晋爲正統,又承認十六國的獨立地位,一一備載。在寫法上根據國别分别記述,仍然用個人傳記的形式。紀年一概用晋朝的年號,便於與晋朝相比較。由於西涼和前涼“奉晋正朔”,接受晋朝的封爵,這兩國歸入《諸臣列傳》中,載記中衹剩下十四國。

唐修《晋書》具有如下優點:

一、内容完整。在時間上包括西晋、東晋,甚至把敍事的起點上溯到司馬懿,讓讀者瞭解到司馬氏創建政權的全過程。在地域上包括晋朝和“十六國”,即使在東晋諸帝的帝紀中,也記載“十六國”發生的軍國大事。

二、體例完備。帝紀、志書、列傳、載記四種體例,全部具備。

三、内容豐富。它是在“十八家晋書”、《十六國春秋》的基礎上寫成的,又補充了起居注、晋朝文集等史料,不但本朝史料豐富,同時彌補了前朝史書的諸多不足。

四、列傳有很高的文學性,許多篇章敍事有條不紊,刻畫人物則形神畢備。

五、史論頗多精闢的見解。爲了對晋朝的治亂興衰作一總結,吸取晋朝滅亡的教訓,唐太宗李世民親自爲《宣帝紀》、《武帝紀》寫史論。如對於司馬炎的弊政誤國,李世民説他“居治而忘危”,“以新集易動之基,而無久安難拔之慮”,終於把西晋引向滅亡。《帝紀》篇末對西晋的盛衰從政治、經濟、道德、風俗等各方面進行分析,鞭辟入裏,讓人嘆服。

唐修《晋書》的不足之處在於:

一、有“爲長者諱”的現象,對於一個人的缺點在本傳中不寫,而寫在相關人員的傳記裏。

二、少數地方前後矛盾,失去照應。如《馮紞傳》説“兄恢,自有傳”,《殷顗傳》説“弟仲文、叔獻分别有傳”,而實際上《晋書》没有《馮恢傳》和《殷叔獻傳》。《李重傳》説“重議之,見《百官志》。”其實《晋書》没有《百官志》,衹有《職官志》,其中不載李重所議之事,從歷史編纂學上看,這些都是嚴重缺陷。

三、有些篇章份量不足。如《食貨志》衹有一卷,明顯不够份量。而且許多在列傳中談到的,如力役創度、水利建設、紡織業的發展、商業的發展等内容,在《食貨志》都没有加以總結。另如“九品中正制”是晋朝延襲曹魏的一項重要職官制度,《職官志》隻字未提。

四、列傳的編次也不盡合理。

《晋書》修成後,在近四百年的時間内依手抄流傳,直到北宋中期雕刻“十七史”時,纔印刷出版,這就是“宋本”,現已殘缺不全。元代有大德年間九路儒學刻本,明代有南京國子監和北京國子監各自雕刻的“二十一史”本、吴管西爽堂刻本、周若年刊本、毛晋汲古閣“十七史”本;清代有武英殿刻本、金陵書局仿明汲古閣本、上海同文書局石印本,民國有上海商務印書館影印的“百衲本”。《晋書》的通行本是 1974 年出版的中華書局標點本,它以金陵書局本爲底本,與百衲本、武英殿本互校,並參考上述諸本異同,擇善而從。

全譯本所録原文是以百衲本爲底本，以中華書局本、殿本爲參校本。原文的古字、異體字，根據國家語委文字改革的規定進行了逐一辨析，做了一些統一工作。另外，三本中殿本和中華本有文内標題，本書的文内標題是參考了兩本的文内標題形式及文前的目録所加。

《晋書》全譯主編：許嘉璐。譯者：朱瑞平、張和生、易敏、李林、張猛、周信炎、郭樹羣、漆永祥、黄鳳顯、朱玫、王清淮、李培芬。

晋書目録

第一册

第二册

第三册

第四册

晉書卷三十

志第二十

刑法

傳曰："齊之以禮，有耻且格。"刑之不可犯，不若禮之不可逾，則昊歲比於犧年，宜有降矣。若夫穹圓肇判，宵貌攸分，流形播其喜怒，禀氣彰其善惡，則有自然之理焉。念室後刑，衢樽先惠，將以屏除災害，引導休和，取譬琴瑟，不忘銜策，擬陽秋之成化，若堯舜之爲心也。郊原布肅，軒皇有轡野之師；雷電揚威，高辛有觸山之務。陳乎兵甲而肆諸市朝，具嚴天刑，以懲亂首，論其本意，蓋有不得已而用之者焉。是以丹浦興仁，羽山咸服。而世屬僥倖，事關攸蠹，政失禮微，獄成刑起，則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及周氏龔行，却收鋒刃，祖述生成，憲章堯禹，政有膏露，威兼禮樂，或觀辭以明其趣，或傾耳以照其微，或彰善以激其情，或除惡以崇其本。至夫取威定霸，一匡九合，寓言成康，不由凝網，此所謂酌其遺美，而愛民治國者焉。若乃化蔑彝倫，道睽明慎，則夏癸之虐劉百姓，商辛之毒痛四海，衛鞅之無所自容，韓非之不勝其虐，與夫《甘棠》流咏，未或同歸。秦文初造參夷，始皇加之抽脅，囹圄如市，悲哀盈路。漢王以三章之法以吊之，文帝以刑厝之

傳說："用禮來治理天下，老百姓就會有廉耻而且會糾正過錯。"讓老百姓不觸犯刑法，不如讓老百姓不逾越禮法，如此說來，帝昊的時代與伏犧氏的時代相比，應該說是有所不如了。至於天地剛剛形成的時候，萬物運動變化其形體就顯示出它的喜怒哀樂，承受天地之氣而顯示出它的善惡，那是含有自然之理的。牢獄刑罰被看輕，恩澤仁政先施行，是爲了摒除災害，使老百姓達到安逸和諧，好像琴瑟一樣，不忘記準則，類似於春秋化成萬物，好像堯舜感化民心。在郊野之上布列戰陣，軒皇有轡野的軍隊；像雷鳴電閃一樣顯示威勢，這是高辛氏怒撞不周山的事。在戰場上擺開陣勢殺敵和把罪犯殺死後在市朝陳列示衆，都是要嚴肅天刑，懲罰爲首作亂的人，推論他們的本意，大概是有不得已而爲之的原因。因此在丹浦興起仁義之師，羽山一帶全部歸服。但是世人心存僥幸，世事敗壞，國政混亂，禮教衰落，訴訟和刑罰不斷出現，於是孔子說："審理訴訟，我和別人差不多，一定要使訴訟的事件完全消滅了纔好！"到了周朝恭敬地履行天命，收藏起各種武器，師法大自然養育人民的原則，效法堯禹的做法，在治理國政中施行恩澤，威權之中含有禮樂，有時是通過觀察言詞來弄清楚旨趣，有時是通過仔細聽取言詞來察看言外之意，有時是通過彰明善行來激發真情，有時是通過鏟除惡行來推崇根本。至於用威勢來確定霸業，把天下納入正軌，用成王、康王的事來寄托思想，不因循固有的道理，這就是所說的酌

道以臨之，于時百姓欣然，將逢交泰。而犴逐情遷，科隨意往，獻瓊杯於闕下，徙青衣於蜀路，覆醢裁刑，傾宗致獄。况乃數囚於京兆之夜，五日於長安之市，北闕相引、中都繼及者，亦往往而有焉。而將亡之國，典刑咸棄，刊章以急其憲，適意以寬其網，桓、靈之季，不其然歟！魏明帝時，宫室盛興，而期會迫急，有稽限者，帝親召問，言猶在口，身首已分。王肅抗疏曰："陛下之所行刑，皆宜死之人也。然衆庶不知，將爲倉卒，願陛下下之於吏而暴其罪。均其死也，不污宫掖，不爲搢紳驚惋，不爲遠近所疑。人命至重，難生易殺，氣絶而不續者也，是以聖王重之。孟軻云：'殺一不辜而取天下者，仁者不爲也。'"

取遺存的善行來愛民治國。至於敗壞倫常，行道違背了明察審慎，這就像夏癸殘害百姓，商辛禍害四海，衛鞅無容身之地，韓非的暴虐讓人無法忍受，與那《甘棠》詩所咏唱的，并没有達到一致。秦文當初創造了誅滅三族的酷刑，秦始皇又增加了抽脅一項，牢獄裏的人多得像集市上一樣，路上全都是悲哀的人。漢王劉邦與關中百姓約法三章，用來安撫他們，漢文帝用刑措之道統治，於是百姓歡悦，感到交了好運氣。但是監獄隨着主意的變化而變化，法令和心意一樣變動，在宫闕下被迫交出玉杯，皇后宫妃也走在出逃的蜀路上，像孔子倒掉肉醬那樣悲痛，身被刑罰，全宗族都被繫入獄。何况是多次晚上被囚禁在京兆，在長安的市肆上被示衆五天，朝廷前的囚犯一個跟着一個，京城裏囚犯相繼到來，也是經常有的。而在即將滅亡的國家，刑法全都廢棄，刊削律條以應法令之急需，爲了適意而放寬執法，在漢桓帝、漢靈帝那樣的末世，不就是那樣的嗎！魏明帝時，宫室大規模地興建，但是施行政令很是嚴厲，有超過規定期限的，皇帝親自把那些人召來審問，那些人話還没有説完，腦袋就已經搬了家。王肅上疏寫道："陛下按刑罰殺掉的，都是些該死的人。但是老百姓不瞭解情况，恐怕會做出叛亂的事來，希望陛下把那些犯人下交給官吏，宣布他們的罪行。這樣，同樣是處死犯人，但是不弄髒宫廷，不會引起官員們的驚恐和惋惜，不會引起遠近的人疑惑。人命最是重要，要殺死容易，要活過來難，氣斷了就再也接不上了，因此聖人很看重這種事。孟軻説：'殺死一個無辜而奪得天下，這種事仁者不會去做。'"

世祖武皇帝接三統之微，酌千年之範，乃命有司，大明刑憲。于時詔書頒新法於天下，海内同軌，人甚安之。條綱雖設，稱爲簡惠，仰昭天眷，下濟民心，道有法而無敗，德俟刑而久立。及晉圖南徙，百有二年，仰止前規，挹其流潤，江左無外，蠻陬來格。孝武時，會稽王道子傾弄

世祖武皇帝承接了三統的妙法，采取自古以來的刑法，於是命令有關官員，制定法律。當時下詔書在全國範圍内頒布新法，國家統一了法律，人民感到十分安適。頒布的法律雖然分條綱設立，但是人們説它簡明實用，對上昭示了皇帝的眷愛，對下匡救民心，道因爲有法律而不衰敗，德因爲有刑罰而長久建立。到了晉室策劃南遷以後，有一百零二年，向往從前的法度，酌取

朝權，其所樹之黨，貨官私獄，烈宗惛迷，不聞司敗，晉之綱紀大亂焉。

流布的恩澤，江左都不例外，遠方的少數民族前來歸順。孝武帝時，會稽王司馬道子把持朝政，他所樹結的黨羽，賣官并私自設獄，烈宗昏庸，不知道吏治敗壞，晉室的法度完全亂了套。

傳曰"三皇設言而民不違，五帝畫象而民知禁"，則《書》所謂"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者也。然則犯黥者皂其巾，犯劓者丹其服，犯臏者墨其體，犯宫者雜其屨，大辟之罪，殊刑之極，布其衣裾而無領緣，投之於市，與衆棄之。舜命皋陶曰："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方乎前載，事既參倍。夏后氏之王天下也，則五刑之屬三千。殷因於夏，有所損益。周人以三典刑邦國，以五聽察民情，左嘉右肺，事均鎔造，而五刑之屬猶有二千五百焉。乃置三刺、三宥、三赦之法：一刺曰訊群臣，再刺曰訊群吏，三刺曰訊萬民；一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一赦曰幼弱，再赦曰老旄，三赦曰蠢愚。《司馬法》：或起甲兵以征不義，廢貢職則討，不朝會則誅，亂嫡庶則縶，變禮刑則放。

傳說"三皇作出規定後人民不違反，五帝刻畫刑罰圖像而人民知道了禁令"，這正是《書》中所說的"在器物上刻畫五種常用的刑罰。用流放的辦法寬恕犯了五刑的人，用鞭打作爲治官的刑罰，用木條打作爲學校的刑罰"。這樣，那麽對犯了罪該施黥刑的人就染黑他的頭巾，對該施劓刑的人就染紅他的衣服，對該施臏刑的人就染黑他的雙脚，對該施宫刑的人就讓他的鞋子左右不一樣，犯了死罪是最嚴重的刑罰，用布做衣裾，沒有領邊，把他扔到市肆上，大家一起唾棄他。舜命令皋陶說："五刑各治其罪，五類治罪分别在野外、市、朝三處執行。犯有五刑罪寬判爲流放各有處所，分别流放到遠近不同的三個地方。"與前代相比起來，刑罰已經多了三倍了。夏后氏統治天下的時候，五刑之類一共有三千種。殷朝沿襲夏朝的刑法，但是有增有減。周朝用輕、中、重三種刑法治理國家，用辭聽、色聽、氣聽、耳聽、目聽這五聽來體察民情，門左邊立嘉石，右邊立肺石，所有事情都精心研究，但是五刑之類尚有二千五百種。於是設立三刺、三宥、三赦的法律：一刺是問群臣，二刺是問群吏，三刺是問萬民；一宥是寬宥不瞭解，二宥是寬宥過失，三宥是寬宥遺忘；一赦是赦免年幼的人，二赦是赦免年老的人，三赦是赦免愚蠢的人。《司馬法》說：有時是興起軍隊征伐不義的人，對不進獻的就要討伐，對不來朝見君主的諸侯或臣屬就要誅滅，對搞亂嫡庶順序的要拘囚，對變動禮法和刑法的要放逐。

傳曰："殷周之質，不勝其文。"及昭后徂征，穆王斯耄，爰制刑辟，以詰四方，奸宄弘多，亂離斯永，則所謂"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者也。古者大刑用甲兵，中刑用刀鋸，薄刑用鞭扑。自兹厥後，

傳說："殷朝周朝是樸實不如文采多。"到了昭后前往征討，穆王變得昏亂，於是開始制定刑法，用來治理天下，爲非作歹的人很多，離亂總是出現，這就是所謂"夏有亂政而創製《禹刑》，商有亂政而創製《湯刑》，周有亂政而創製《九刑》"。古時行大刑用兵器，行中刑用刀鋸，行輕刑用鞭扑。從此以後，詭詐越來越多。武皇

狙詐彌繁。武皇帝并以爲往憲猶疑，不可經國，乃命車騎將軍、守尚書令、魯公徵求英俊，刊律定篇云爾。

帝還認爲以往的法律可疑，不能拿來治理國家，於是命令車騎將軍、守尚書令、魯公召集精英，刊定法律。

漢自王莽篡位之後，舊章不存。光武中興，留心庶獄，常臨朝聽訟，躬决疑事。是時承離亂之後，法網弛縱，罪名既輕，無以懲肅。梁統乃上疏曰：

臣竊見元帝初元五年，輕殊死刑三十四事，哀帝建平元年盡四年，輕殊死者刑八十一事，其四十二事，手殺人皆減死罪一等，著爲常法。自是以後，人輕犯法，吏易殺人，吏民俱失，至於不羈。

臣愚以爲刑罰不苟務輕，務其中也。君人之道，仁義爲主，仁者愛人，義者理務。愛人故當爲除害，理務亦當爲去亂。是以五帝有流殛放殺之誅，三王有大辟刻肌之刑，所以爲除殘去亂也。故孔子稱"仁者必有勇"，又曰"理財正辭，禁人爲非曰義"。高帝受命，制約令，定法律，傳之後世，可常施行。文帝寬惠温克，遭世康平，因時施恩，省去肉刑，除相坐之法，他皆率由舊章，天下幾致升平。武帝值中國隆盛，財力有餘，出兵命將，征伐遠方，軍役數興，百姓罷弊，豪桀犯禁，奸吏弄法，故設遁匿之科，著知縱之律。宣帝聰明正直，履道握要，以御海内，臣下奉憲，不失繩墨。元帝法律，少所改更，天下稱安。孝成、孝哀，承平繼體，即位日

漢朝自從王莽篡位之後，原有的典章制度不再存在。光武帝中興以後，注意各種訴訟之事，常常在上朝時聽理訴訟，親自裁决可疑的事情。當時剛好在離亂之後，刑法鬆弛，犯人罪名定得輕，没有懲戒罪人的辦法。梁統於是上疏説：

臣下見到了元帝初元五年，減輕本該處斬首刑罰的法律三十四條，哀帝建平元年到四年間，減輕本該處以斬首刑罰的法令共八十一條，其中四十二條，親手殺人的都減死罪一等，這已被標定爲常法。從此以後，百姓把犯法看得很輕，官吏把殺人看得很平常，官吏和老百姓都做得不當，導致失去了約束。

臣以爲刑罰不能隨便地致力於從輕，而要致力於適當。統治百姓的方法，是以仁義爲主，仁者愛人，義者治理事務。愛人就應當爲人除害，治理事務也應當除去禍亂。因此，五帝時有流放和誅殺這樣的刑罰，三王時有大辟和刻肌這樣的刑罰，其目的就是清除暴虐和禍亂。因此孔子説"仁者必有勇"，又説"治理財産端正言辭，禁止人爲非作歹就叫義"。高帝登基以後，制定約令法律，傳給後代，可以經常施行。文帝寬厚仁惠，蘊藉自持，值康平時世，順應時勢賜給百姓恩澤，減省肉刑，除去相坐的刑法，其他的都沿襲原來的典章，天下達到太平。武帝時正趕上中原强盛，財力有餘，調兵遣將，征伐遠方的敵人，兵役多次徵發，百姓羸弱疲困，豪放任俠之士違犯禁令，奸猾的官吏玩弄法律，故意設立遁匿的條律和知縱的法律。宣帝聰明正直，遵行正道掌握要領，用以統治國家，下臣們奉行法令，都没有失去準則。元帝時稍微更改了一些法律，天下安寧。孝成帝、孝哀帝承襲太平繼接皇位，在位

淺，聽斷尚寡。丞相王嘉等猥以數年之間，虧除先帝舊約，穿令斷律，凡百餘事，或不便於政，或不厭人心。臣謹表取其尤妨政事、害善良者，傳奏如左。

伏惟陛下苞五常，履九德，推時撥亂，博施濟時，而反因循季世末節，衰微軌迹，誠非所以還初反本，據元更始也。願陛下宣詔有司，悉舉初元、建平之所穿鑿，考其輕重，察其化俗，足以知政教所處，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定不易之典，施之無窮，天下幸甚。

的日子短暫，聽訟裁奪的時候不多。丞相王嘉等人在數年之間苟且從事，減損先帝原有的法令，牽强地解釋法律，共有一百多處，有的對於施政不利，有的不能讓百姓稱心。臣下謹上表列舉特别妨害政事、危害善良的人們的事情，奏陳如下。

希望陛下同時擁有五常，履行九德，順應時務撥亂反正，廣施恩惠以救助時艱，然而反過來因循末世的小節，衰微的軌迹，實在不是回復當初反歸根本，靠着改元除舊布新的做法。希望陛下詔令有關官員，把初元、建平年間的穿鑿之處都舉出來，考察它們的輕重得失和教化風俗，足以瞭解政教的處境，選擇那些好的采用，選擇那些不好的進行改正，制定不可更易的法律，千秋萬代施行下去，那麽這是天下的幸運。

事下三公、廷尉議，以爲隆刑峻法，非明王急務，不可開許。統復上言曰："有司猥以臣所上不可施行。今臣所言，非曰嚴刑。竊謂高帝以後，至於宣帝，其所施行，考合經傳，比方今事，非隆刑峻法。不勝至願，願得召見，若對尚書近臣，口陳其意。"帝令尚書問狀，統又對，極言政刑宜改。議竟不從。及明帝即位，常臨聽訟觀録洛陽諸獄。帝性既明察，能得下奸，故尚書奏决罰近於苛碎。

皇帝把梁統的意見下交給三公、廷尉討論，都認爲嚴刑峻法，不是聖明君王亟須辦理的事，不能同意。梁統又上書說："有關官員認爲臣下呈上的意見不可施行。現在臣下所說的，并不算嚴刑。我認爲高帝以後，直到宣帝，所施行的刑法，綜合經傳研究的話，和今天的事情比照，不是嚴刑峻法。我最大的願望，是希望受到召見，就像回答尚書近臣一樣，親口陳述我的意見。"皇帝命令尚書去詢問意見，梁統又用同樣的意見回答，極言政刑應該改革。他的意見最後没有被采納。到了明帝登上皇位時，常常到聽訟觀省察甄别洛陽各種訴訟。明帝天性明察，能够獲悉下面奸邪罪惡的情況，所以尚書上奏裁决刑罰接近嚴峻煩瑣。

至章帝時，尚書陳寵上疏曰："先王之政，賞不僭，刑不濫，與其不得已，寧僭不濫。故唐堯著典曰'流宥五刑，眚災肆赦'。帝舜命皋陶以'五宅三居，惟明克允'。文王重《易》六爻，而列叢棘之聽；周公作《立政》，戒成王勿誤乎庶獄。陛下即位，率由此義，而有司執事，未悉奉

到了章帝的時候，尚書陳寵上疏說："先王的政令，獎賞不過分，刑罰不過度，與其不得已，寧可過分地獎賞也不可過度用刑。因此唐堯著書說'用流放的辦法寬恕犯了五刑的人，因過失造成災害，可以緩刑或赦免'。帝舜命令皋陶'五刑罪寬判爲流放的分别流放到遠近不同的三個地方，都要嚴明恰當'。周文王重演《易》六爻，排出拘禁囚犯地方的斷决；周公作《立政》，

承。斷獄者急於榜格酷烈之痛，執憲者繁於詐欺放濫之文，違本離實，棰楚爲奸，或因公行私，以逞威福。夫爲政也，猶張琴瑟，大弦急者小弦絶，故子貢非臧孫之猛法，而美鄭僑之仁政。方今聖德充塞，假於上下，宜因此時，隆先聖之務，蕩滌煩苛，輕薄棰楚，以濟群生，廣至德也。”帝納寵言，决罪行刑，務於寬厚。其後遂詔有司，禁絶鉆鑽諸酷痛舊制，解袄惡之禁，除文致之請，讞五十餘事，定著于令。是後獄法和平。

告誡成王不要在各種獄訟的事情上犯錯誤。陛下登上皇位以後，沿襲了這些指導思想，但是有關官員在辦事過程中，并没有完全奉行。審理案子的人急於鞭打犯人造成酷烈的痛苦，執法的人多做欺詐放肆的公文，違背事實，依靠拷打做奸邪的事，有的人假公濟私，作威作福。治理國政就像把琴弦調緊，大弦太緊了小弦就會斷，因此子貢抨擊臧孫施行嚴酷的法令，贊揚鄭僑施行仁政。當今聖德充盈，施及上下，應該趁着這個時候，光大先前聖王的事業。清除煩法苛政，减輕杖刑，用來濟助衆生，增廣至德。”皇帝采納了陳寵的話，在定罪和行刑時，儘量從寬。後來又詔令有關官員，禁絶使用鉆鑽等各種使人極端痛苦的舊法令，解除妖異邪惡的禁令，消滅舞文弄法使人獲罪的情况，議定了五十多個事項，明確地寫在條令上。此後訴訟秩序穩定。

永元六年，寵又代郭躬爲廷尉，復校律令，刑法溢於《甫刑》者，奏除之，曰：“臣聞禮經三百，威儀三千，故《甫刑》大辟二百，五刑之屬三千。禮之所去，刑之所取，失禮即入刑，相爲表裏者也。今律令，犯罪應死刑者六百一十，耐罪千六百九十八，贖罪以下二千六百八十一，溢於《甫刑》千九百八十九，其四百一十大辟，千五百耐罪，七十九贖罪。《春秋保乾圖》曰：‘王者三百年一蠲法。’漢興以來，三百二年，憲令稍增，科條無限。又律有三家，説各駁異。刑法繁多，宜令三公、廷尉集平律令，應經合義可施行者，大辟二百，耐罪、贖罪二千八百，合爲三千，與禮相應。其餘千九百八十九事，悉可詳除。使百姓改易視聽，以成大化，致刑措之美，傳之無窮。”未及施行，會寵抵罪，遂寢。寵子忠。忠後復爲尚書，略依寵意，奏上三十三條，爲《决事比》，以省請讞之弊。又上除蠶室刑，解贓吏三世禁

永元六年，陳寵又接替郭躬擔任廷尉，再次校核律令，凡是有超出《甫刑》的刑法，都上奏請求删除，説道：“臣下聽説禮經共有三百種，講禮儀細節的有三千處，因此《甫刑》上規定了死罪二百種，五刑之類共有三千種。禮中所不要的，正是刑所收入的，禮中去掉的就歸到刑中，相爲表裏。現在的律令，犯罪應該處死的有六百一十種，耐罪有一千六百九十八種，贖罪以下有二千六百八十一種，比《甫刑》多出一千九百八十九種，其中死罪多四百一十種，耐罪多一千五百種，贖罪多七十九種。《春秋保乾圖》説：‘帝王每三百年减免一次刑法。’漢朝建立以來，經歷了三百零二年，法令逐漸增加，科條無窮無盡。而且法律有三家説法，各家的説法都不一樣。刑法繁多，應該命令三公、廷尉統一律令，應合經義可以施行的，死罪二百種，耐罪、贖罪二千八百種，合計爲三千種，典禮相應。其餘的一千九百八十九條，全部可以删除。要使百姓改變看法，用以實現廣遠深入的教化，達到没有人犯法的美好境界，并無窮無盡地流傳下去。”這些建議還没有來得及施行，恰好陳寵抵罪，建議於是無聲無息。陳寵的兒子是陳忠。陳忠後來又做了尚書，大略依照陳寵的意思，又奏上三十三

錮，狂易殺人得減重論，母子兄弟相代死聽赦所代者，事皆施行。雖時有蠲革，而舊律繁蕪，未經纂集。

條，寫成《決事比》，用以減除議罪的弊端。又上疏請求删除蠶室刑，解除臟吏三世禁錮，因神經失常導致狂暴殺人的可以减重罪，母子兄弟在替對方死時判決赦免替代的人，這些建議都采納施行。雖然時常有所删除，但是原有的律令繁雜，没有經過纂集。

獻帝建安元年，應劭又删定律令，以爲《漢議》，表奏之曰："夫國之大事，莫尚載籍也。載籍也者，决嫌疑，明是非，賞刑之宜，允執厥中，俾後之人永有鑒焉。故膠東相董仲舒老病致仕，朝廷每有政議，數遣廷尉張湯親至陋巷，問其得失，於是作《春秋折獄》二百三十二事，動以《經》對，言之詳矣。逆臣董卓，蕩覆王室，典憲焚燎，靡有孑遺，開闢以來，莫或茲酷。今大駕東邁，巡省許都，拔出險難，其命惟新。臣竊不自揆，輒撰具《律本章句》、《尚書舊事》、《廷尉板令》、《决事比例》、《司徒都目》、《五曹詔書》及《春秋折獄》，凡二百五十篇，蠲去復重，爲之節文。又集《議駁》三十篇，以類相從，凡八十二事。其見《漢書》二十五，《漢記》四，皆删叙潤色，以全本體。其二十六，博采古今瑰瑋之士，德義可觀。其二十七，臣所創造。《左氏》云：'雖有姬姜，不棄憔悴；雖有絲麻，不棄菅蒯。'蓋所以代匱也。是用敢露頑才，厠於明哲之末，雖未足綱紀國體，宣洽時雍，庶幾觀察，增闡聖德。惟因萬機之餘暇，游意省覽。"獻帝善之，於是舊事存焉。

漢獻帝建安元年，應劭又删定律令，編成《漢議》，上奏説："國家的大事，莫過於載籍。載籍這東西，能决斷嫌疑，明辨是非，獎賞和刑罰應有之義，是符合不偏不倚的中正之道，使後來的人們永遠有所借鑒。因而膠東相董仲舒因年老多病辭官回家，朝廷每當討論政事，總是派廷尉張湯親自到小巷子裏，向董仲舒詢問利弊，董仲舒於是撰作《春秋折獄》二百三十二條，動輒用《春秋經》來回答問題，説得很詳盡了。逆臣董卓傾覆王室，典章法律都被焚燒，什麽都没有遺留下來，自從開天闢地以來，再也没有比這更殘酷的了。現在皇上東行，巡省許都，排除險難，運命更新。臣下不自量，特地撰寫《律本章句》、《尚書舊事》、《廷尉板令》、《決事比例》、《司徒都目》、《五曹詔書》以及《春秋折獄》，共二百五十篇，删除重復，節寫成文。又集《議駁》三十篇，按照事類編次，共有八十二件事。其中見於《漢書》的有二十五篇，見於《漢記》的有四篇，全都進行删叙潤色，用以保全本來面目。其中的二十六篇，博采古今的奇特之士，道德行止都值得一看。其中的二十七篇，是臣下創作的。《左氏》説：'即使有姬姜這樣的名門望族，也不捨棄窮苦人；即使有絲麻，也不捨棄茅草。'大概是用來在短缺的時候代用的。因此臣下斗膽顯露愚鈍之才，厠身於明哲之士的後面，雖然不足以治理國家，普遍地有利於時世安定，希望加以審視，增加和闡明聖德。希望陛下在處理紛繁政務的空隙，留心看一看。"獻帝認爲很好，於是過去的做法保存了下來。

是時天下將亂，百姓有土崩之勢，刑罰不足以懲惡，於是名儒大才故遼東太守崔寔、大司農鄭玄、大鴻臚陳紀之徒，咸以爲宜復行肉刑。漢

當時天下即將動蕩，百姓違背法令就像土崩一樣，刑罰已經不足以懲治惡行，於是一批名儒大才如原遼東太守崔寔、大司農鄭玄、大鴻臚陳紀等人，都認爲應該恢復肉刑。漢朝既然不商討

朝既不議其事，故無所用矣。及魏武帝匡輔漢室，尚書令荀彧博訪百官，復欲申之，而少府孔融議以爲："古者敦厖，善否區别，吏端刑清政簡，一無過失，百姓有罪，皆自取之。末世陵遲，風化壞亂，政撓其俗，法害其教。故曰'上失其道，人散久矣'。而欲繩之以古刑，投之以殘棄，非所謂與時消息也。紂斫朝涉之脛，天下謂爲無道。夫九牧之地，千八百君，若各刖一人，是天下常有千八百紂也，求世休和，弗可得已。且被刑之人，慮不念生，志在思死，類多趨惡，莫復歸正。夙沙亂齊，伊戾禍宋，趙高、英布，爲世大患。不能止人遂爲非也。雖忠如鬻拳，信如卞和，智如孫臏，冤如巷伯，才如史遷，達如子政，一罹刀鋸，没世不齒。是太甲之思庸，穆公之霸秦，陳湯之都賴，魏尚之臨邊，無所復施也。漢開改惡之路，凡爲此也。故明德之君，遠度深惟，棄短就長，不苟革其政者也。"朝廷善之，卒不改焉。

這些法令，所以就没有可施行的地方了。到了魏武帝輔佐漢室，尚書令荀彧廣泛地詢問百官，打算重新施行古刑法，但是少府孔融認爲："古時人民敦厚篤實，好與壞分得很清楚，官吏政令刑法都很簡單，一點兒過失都没有，百姓犯了罪，都主動接受懲罰。末世社會逐步衰落，風化敗壞，政令擾亂了民風，法令妨害了教化。所以説'在高位的不行正道，人心散亂已經很久了'。現在却想用古刑法來治理人民，用廢棄的東西來對付百姓，這不是所謂的和時代一起消長。紂王砍了早晨涉水人的脚脛，天下人都説他無道。九州之地，共有一千八百國君，如果每個國君都砍掉一個人的脚，那麽天下就常常有一千八百個紂王，尋求天下安寧，這是不能得到的。而且遭受刑罰的人，心中再也不想活下去，一門心思想死，大約多是逐漸變壞，再也不可能重返正道。夙沙攪亂齊國，伊戾禍害宋國，趙高、英布成爲社會的大禍患。不能制止人最終爲非作歹。即使像鬻拳那麽忠心，像卞和那麽誠信，像孫臏那樣足智多謀，像巷伯那樣受盡冤屈，像史遷那樣有才，像子政那樣達觀，一遭受刀鋸之刑，就永遠被人看不起。因此太甲思念常道，穆公使秦國稱霸，陳湯赴任都賴，魏尚鎮守邊關，都不再施行這種刑罰。漢朝打開改惡的道路，都是爲了這一原因。因此德性完美的國君，深謀遠慮，棄短就長，不隨便革除政令。"朝廷認爲這個意見很好，最終没有改。

及魏國建，陳紀子群時爲御史中丞，魏武帝下令又欲復之，使群申其父論。群深陳其便。時鍾繇爲相國，亦贊成之，而奉常王脩不同其議。魏武帝亦難以藩國改漢朝之制，遂寢不行。於是乃定甲子科，犯釱左右趾者易以木械，是時乏鐵，故易以木焉。又嫌漢律太重，故令依律論者聽得科半，使從半減也。

到了魏國建立時，陳紀的兒子陳群任御史中丞，魏武帝下令又想恢復肉刑，讓陳群申述他父親的觀點。陳群極力陳説恢復肉刑的好處。當時鍾繇任相國，也贊同助成這個意見，但是奉常王脩不同意這一觀點。魏武帝也難以憑一個藩國改變漢朝的制度，這一建議就放置起來没有施行。於是就制定甲子科，犯了鉗左右脚趾罪的用木刑具代替，當時缺少鐵，所以用木來代替。又嫌漢朝刑律太重，因此下令凡是依照律令論處的判決可以減半，使罪人按減半判決。

魏文帝受禪，又議肉刑。詳議未定，會有軍事，復寢。時有大女劉

魏文帝受禪後，又討論肉刑問題。仔細討論還没有結果，適逢有戰事，又停下了。當時有大

朱，撾子婦酷暴，前後三婦自殺，論朱減死輸作尚方，因是下怨毒殺人減死之令。魏明帝改士庶罰金之令，男聽以罰金，婦人加笞還從鞭督之例，以其形體裸露故也。

是時承用秦漢舊律，其文起自魏文侯師李悝。悝撰次諸國法，著《法經》。以爲王者之政，莫急於盜賊，故其律始於《盜賊》。盜賊須劾捕，故著《網》《捕》二篇。其輕狡、越城、博戲、借假不廉、淫侈、逾制以爲《雜律》一篇，又以《具律》具其加減。是故所著六篇而已，然皆罪名之制也。商君受之以相秦。漢承秦制，蕭何定律，除參夷連坐之罪，增部主見知之條，益事律《興》、《廄》、《户》三篇，合爲九篇。叔孫通益律所不及，傍章十八篇，張湯《越宫律》二十七篇，趙禹《朝律》六篇，合六十篇。又漢時决事，集爲《令甲》以下三百餘篇，及司徒鮑公撰嫁娶辭訟决爲《法比都目》，凡九百六卷。世有增損，率皆集類爲篇，結事爲章。一章之中或事過數十，事類雖同，輕重乖異。而通條連句，上下相蒙，雖大體異篇，實相采入。《盜律》有賊傷之例，《賊律》有盜章之文，《興律》有上獄之法，《廄律》有逮捕之事，若此之比，錯糅無常。後人生意，各爲章句。叔孫宣、郭令卿、馬融、鄭玄諸儒章句十有餘家，家數十萬言。凡斷罪所當由用者，合二萬六千二百七十二條，七百七十三萬二千二百餘言，言數益繁，覽者益難。天子於是下詔，但用鄭氏章句，不得雜用餘家。

衛覬又奏曰："刑法者，國家之所貴重，而私議之所輕賤；獄吏者，百姓之所懸命，而選用者之所卑下。

女劉朱，拷打兒媳非常狠毒，前後有三個兒媳自殺，判處劉朱減免死刑送到尚方關押起來，因此下了怨毒殺人減免死刑的命令。魏明帝改變士人庶人罰金的法令，男犯判决罰金，婦人加上鞭笞，按鞭打責罰之例，因爲她形體裸露的緣故。

當時沿用秦漢的舊刑律，刑律的文詞是魏文侯的老師李悝起草的。李悝編集各國的刑法，著成《法經》。認爲帝王治理國政，没有比解决盜賊問題更急迫的，所以他的刑律從《盜賊》開頭。盜賊必須揭發收捕，所以著《網》《捕》二篇。輕狡、越城、博戲、借假不廉、淫侈、逾制這些問題寫成《雜律》一篇，又用《具律》列出增加或減去的條目。因此撰著的衹有六篇而已，但都是關於罪名的法令。商君學習了以後，用以輔佐秦國。漢朝沿襲秦朝的舊制，蕭何確定律令，删除參夷連坐的罪名，增加部主見知的律條，加上事律《興》、《廄》、《户》三篇，合爲九篇。叔孫通增加舊刑律包含不到的，傍章十八篇，張湯《越宫律》二十七篇，趙禹《朝律》六篇，合計六十篇。又把漢朝的時候判斷獄訟，編集爲《令甲》以下三百餘篇，以及司徒鮑公撰著嫁娶辭訟確定爲《法比都目》，共九百零六卷。每個朝代都有增減，全都是把同類的結集成篇，把相關的條律編次成章。一章之中有的不止數十條律令，事類雖然相同，但是判罪輕重并不一樣。而整個的遣詞造句，前後相承，雖然總體上看不是同一篇，實際上是把以前的采入了。《盜律》有賊傷的條例，《賊律》有盜章的文辭，《興律》有上獄的法令，《廄律》有逮捕的事，諸如此類，雜糅没有準則。後人發揮文意，各自撰著章句。叔孫宣、郭令卿、馬融、鄭玄等儒生撰的章句共有十多家，每家都有數十萬字。凡是判罪所應當遵循的條律共有二萬六千二百七十二條，七百七十三萬二千二百多字，字數越來越多，讀者閱讀的難度越來越大。天子於是下詔，衹用鄭氏的章句，不得雜用其他人的。

衛覬又上奏説："刑法是國家很注重，而人們私下評議時所輕賤的；獄吏是老百姓的性命所托，而選用的人看不起的。王政的弊病，未必不

王政之弊，未必不由此也。請置律博士，轉相教授。”事遂施行。然而律文煩廣，事比衆多，離本依末，决獄之吏如廷尉獄吏范洪受囚絹二丈，附輕法論之，獄吏劉象受屬偏考囚張茂物故，附重法論之。洪、象雖皆棄市，而輕枉者相繼。是時太傅鍾繇又上疏求復肉刑，詔下其奏，司徒王朗議又不同。時議者百餘人，與朗同者多。帝以吴蜀未平，又寢。

是因爲這個緣故。請求設置律博士，一批批地教授學生。”這意見很快就施行。但是刑律文字繁多，事例數量大，捨本求末，斷獄的官吏如廷尉獄吏范洪接受囚犯絹布二丈，就比附輕法論處，獄吏劉象接受屬下偏辭拷打囚犯張茂致死，比附重法論處。范洪、劉象雖然都被處死，但是得以從輕或受冤枉的一個接着一個。當時太傅鍾繇又上疏請求恢復肉刑，皇帝詔令把這個意見交給下臣討論，司徒王朗的意見又不相同。當時討論的有一百多人，意見和王朗相同的居多。皇帝以吴蜀還没有平定爲理由，又把這件事壓下了。

其後，天子又下詔改定刑制，命司空陳群、散騎常侍劉邵、給事黄門侍郎韓遜、議郎庾嶷、中郎黄休、荀詵等删約舊科，傍采漢律，定爲魏法，制《新律》十八篇，《州郡令》四十五篇，《尚書官令》、《軍中令》，合百八十餘篇。其序略曰：

> 舊律所難知者，由於六篇篇少故也。篇少則文荒，文荒則事寡，事寡則罪漏。是以後人稍增，更與本體相離。今制新律，宜都總事類，多其篇條。
>
> 舊律因秦《法經》，就增三篇，而《具律》不移，因在第六。罪條例既不在始，又不在終，非篇章之義。故集罪例以爲《刑名》，冠於律首。
>
> 《盜律》有劫略、恐猲、和賣買人，科有持質，皆非盜事，故分以爲《劫略律》。《賊律》有欺謾、詐僞、逾封、矯制，《囚律》有詐僞生死，《令丙》有詐自復免，事類衆多，故分爲《詐律》。《賊律》有賊伐樹木、殺傷人畜産及諸亡印，《金布律》有毁傷亡失縣官財物，故分爲《毁亡律》。《囚律》有告劾、傳覆，《廄律》有告反逮受，科有登聞

後來，天子又下令改定刑律，命令司空陳群、散騎常侍劉邵、給事黄門侍郎韓遜、議郎庾嶷、中郎黄休、荀詵等删减舊法令，廣泛地采用漢朝律令，制定爲魏律，創制《新律》十八篇，《州郡令》四十五篇，《尚書官令》、《軍中令》，合計一百八十餘篇。它們的序言大略是説：

> 從前的律令之所以難以瞭解，是因爲六篇篇少的緣故。篇少文字就少，文字少事類就少，事類少有的罪行就會被漏掉。因此後人逐漸增加，更與本體相分離。現在制定新律令，應該包括全部事類，增加篇幅條目。
>
> 舊刑律沿襲秦朝《法經》，僅僅增加三篇，但是《具律》没有改變，仍在第六。犯罪條例既不在開始，也不在末尾，不是篇章應有之義。因此編集犯罪條例，寫成《刑名》，放在刑律的開頭。
>
> 《盜律》中有劫略、恐猲、和賣買人，科條中有持質，都不是偷盜的事，所以分開，寫成《劫略律》。《賊律》中有欺謾、詐僞、逾封、矯制，《囚律》有詐僞生死，《令丙》有詐自復免，事類衆多，所以分出《詐律》。《賊律》有賊伐樹木、殺傷人畜和各種逃亡痕迹，《金布律》中有毁傷亡失縣官財物，所以分出《毁亡律》。《囚律》有告劾、傳覆，《廄律》中有告反逮受，每科中有登聞道辭，所以分出《告劾律》。《囚律》有繫囚、鞫獄、斷獄的方法，《興律》有上獄的

道辭，故分爲《告劾律》。《囚律》有繫囚、鞫獄、斷獄之法，《興律》有上獄之事，科有考事報讞，宜别爲篇，故分爲《繫訊》、《斷獄律》。《盗律》有受所監受財枉法，《雜律》有假借不廉，《令乙》有呵人受錢，科有使者驗賂，其事相類，故分爲《請賕律》。《盗律》有勃辱强賊，《興律》有擅興徭役，《具律》有出賣呈，科有擅作修舍事，故分爲《興擅律》。《興律》有乏徭稽留，《賊律》有儲峙不辦，《廐律》有乏軍乏興，及舊典有奉詔不謹、不承用詔書，漢氏施行有小愆乏反不如令，輒劾以不承用詔書乏軍要斬，又减以《丁酉詔書》，《丁酉詔書》，漢文所下，不宜復以爲法，故别爲之《留律》。秦世舊有廐置、乘傳、副車、食厨，漢初承秦不改，後以費廣稍省，故後漢但設騎置而無車馬，則律猶著其文，則爲虚設，故除《廐律》，取其可用合科者，以爲《郵驛令》。其告反逮驗，别入《告劾律》。上言變事，以爲《變事令》，以驚事告急，與《興律》烽燧及科令者，以爲《驚事律》。《盗律》有還贓畀主，《金布律》有罰贖入責以呈黄金爲價，科有平庸坐贓事，以爲《償贓律》。律之初制，無免坐之文，張湯、趙禹始作監臨部主、見知故縱之例。其見知而故不舉劾，各與同罪，失不舉劾，各以贖論，其不見不知，不坐也，是以文約而例通。科之爲制，每條有違科，不覺不知，從坐之免，不復分别，而免坐繁

事，科條有考事報讞，應該另外成一篇，所以分爲《繫訊》、《斷獄律》。《盗律》中有受所監受財枉法，《雜律》有假借不廉，《令乙》中有呵人受錢，科條中有使者查驗賄賂情況，這些事情相近似，所以分爲《請賕律》。《盗律》有勃辱强賊，《興律》有擅自徵發徭役，《具律》有出賣呈，科條中有擅作修舍事，所以分爲《興擅律》。《興律》有乏徭稽留，《賊律》有儲峙不辦，《廐律》有乏軍乏興，以及舊典法中有奉詔不謹、不承用詔書，漢氏施行有小過錯不改正不聽從命令，每每用不承用詔書乏軍腰斬，又用《丁酉詔書》來减罪，《丁酉詔書》是漢文帝頒布的，不應該再用作刑法了，因此另外作爲《留律》。秦代原來有廐置、乘傳、副車、食厨，漢朝初年沿襲秦朝不改，後來因爲費用太多逐漸减省，所以後漢衹設置驛騎而没有車馬，但是刑律上還寫着先前的文字，那麽這是形同虚設了，所以删除《廐律》，把其中值得采用和符合法令的擷取出來，寫成《郵驛令》。那些控告謀反抓住檢驗的，另外歸入《告劾律》。向上反映事變的，寫成《變事令》，拿驚人的事向上告急，與《興律》烽燧以及法令相合的，寫成《驚事律》。《盗律》有把贓物歸還失主，《金布律》有罰贖入責以呈黄金爲報償，法令有平庸坐贓事，把它寫成《償贓律》。刑律開始創制時，没有免於連坐的條文，張湯、趙禹開始創制監臨部主、見知故縱的條例。那些看見而且瞭解罪犯却故意不檢舉揭發的，全都與罪犯同罪，罪犯逃跑了不檢舉揭發的，都按贖罪論處，没看到又不知情的，不算犯罪，因此條文簡約但條例宏通。科令制度中，每條有違科，不知不覺，與免於連坐，不再分别，但是免於連坐的情况很多，應該寫一個總的免坐條例，以便少寫一些條文，因此又制定坐免的條例，作爲《免坐律》。律令中各有教制，本條没有從坐條文的，都從此取法。確定增補的有十三篇，加上原來的五篇，合

多，宜總爲免例，以省科文，故更制定其由例，以爲《免坐律》。諸律令中有其教制，本條無從坐之文者，皆從此取法也。凡所定增十三篇，就故五篇，合十八篇，於正律九篇爲增，於旁章科令爲省矣。

起來共十八篇，對正律九章來説算作增加，對旁章科令而言則是減省了。

改漢舊律不行於魏者皆除之，更依古義制爲五刑。其死刑有三，髡刑有四，完刑、作刑各三，贖刑十一，罰金六，雜抵罪七，凡三十七名，以爲律首。又改《賊律》，但以言語及犯宗廟園陵，謂之大逆無道，要斬，家屬從坐，不及祖父母、孫。至於謀反大逆，臨時捕之，或污瀦，或梟菹，夷其三族，不在律令，所以嚴絶惡迹也。賊鬥殺人，以劾而亡，許依古義，聽子弟得追殺之。會赦及過誤相殺，不得報仇，所以止殺害也。正殺繼母，與親母同，防繼假之隙也。除異子之科，使父子無異財也。毆兄姊加至五歲刑，以明教化也。囚徒誣告人反，罪及親屬，異於善人，所以累之使省刑息誣也。改投書棄市之科，所以輕刑也。正篡囚棄市之罪，斷凶强爲義之踪也。二歲刑以上，除以家人乞鞫之制，省所煩獄也。改諸郡不得自擇伏日，所以齊風俗也。

更改漢朝舊律，凡是在魏朝時無法施行的，都廢除，另外依據古義制定五刑。死刑有三種，髡刑有四種，完刑、作刑各有三種，贖刑十一種，罰金六種，雜抵罪七種，共三十七種，作爲律令的開頭。又改動《賊律》，衹以言語冒犯宗廟園陵，稱爲大逆無道，腰斬，家屬從坐，但不涉及祖父祖母、孫子。至於謀反大逆，則在事發的時候收捕，有的污瀦，有的梟菹，誅滅三族，不寫在律令中，是爲了嚴格禁絶這種醜惡行爲。殘殺格鬥殺了人，因爲被揭發而逃跑，可以依照古義，判决死者的兒子兄弟可以追殺他。趕上赦免和過失殺人，不得報仇，這是用來阻止互相殺害。懲治殺害繼母，和殺害親母的罪行一樣，這是防止與繼母鬧矛盾。删除異子的律條，是要使父子没有異財。毆打哥哥姐姐加到五年的刑罰，用以申明教化。囚徒誣告别人謀反，罪行牽涉到親屬，和善人不一樣，這是用來爲難囚徒，使他減省刑罰不再誣告。修改投書棄市的律條，這是爲了減輕刑罰。訂正篡囚棄市的罪行，這是爲了斷絶凶暴强横做義事的行爲。二年以上的刑罰，删除家人乞鞫的法令，這是要減省煩瑣的獄訟。修改爲各郡不得自行選擇伏日，這是要統一風俗。

斯皆魏世所改，其大略如是。其後正始之間，天下無事，於是征西將軍夏侯玄、河南尹李勝、中領軍曹羲、尚書丁謐又追議肉刑，卒不能决。其文甚多，不載。

這些都是魏朝所修改的，大略就是這個樣子。在正始年間，天下太平，於是征西將軍夏侯玄、河南尹李勝、中領軍曹羲、尚書丁謐又追議肉刑，最終也没能有結果。其中文字非常多，不載録了。

及景帝輔政，是時魏法，犯大逆者誅及已出之女。毌丘儉之誅，其子

到了景帝輔佐國政，當時的魏法，犯了大逆不道罪的，誅殺範圍直到已經嫁出去的女兒。毌

甸妻荀氏應坐死，其族兄顗與景帝姻，通表魏帝，以丐其命。詔聽離婚。荀氏所生女芝，爲潁川太守劉子元妻，亦坐死，以懷妊繫獄。荀氏辭詣司隸校尉何曾乞恩，求没爲官婢，以贖芝命。曾哀之，使主簿程咸上議曰："夫司寇作典，建三等之制；甫侯修刑，通輕重之法。叔世多變，秦立重辟，漢又修之。大魏承秦漢之弊，未及革制，所以追戮已出之女，誠欲殄醜類之族也。然則法貴得中，刑慎過制。臣以爲女人有三從之義，無自專之道，出適他族，還喪父母，降其服紀，所以明外成之節，異在室之恩。而父母有罪，追刑已出之女；夫黨見誅，又有隨姓之戮。一人之身，内外受辟。今女既嫁，則爲異姓之妻；如或産育，則爲他族之母，此爲元惡之所忽。戮無辜之所重，於防則不足懲奸亂之源，於情則傷孝子之心。男不得罪於他族，而女獨嬰戮於二門，非所以哀矜女弱，蠲明法制之本分也。臣以爲在室之女，從父母之誅；既醮之婦，從夫家之罰。宜改舊科，以爲永制。"於是有詔改定律令。

丘儉被誅死時，他兒子毌丘甸的妻子荀氏應該連坐處死，她的堂兄荀顗和景帝是親家，上表給魏帝，要求饒她一命。皇帝判他們離婚。荀氏所生的女兒毌丘芝，是潁川太守劉子元的妻子，也連坐處死，因爲懷孕而收捕在獄中。荀氏致辭司隸校尉何曾請求開恩，請求没爲官婢，用來贖毌丘芝的性命。何曾可憐她，讓主簿程咸上書説："司寇修訂法典，建立三等的法制；甫侯制定刑法，叙述輕重的法律。衰落的時代變動多，秦朝設立重刑，漢朝又修改了。大魏沿襲秦漢的弊病，没有來得及改革，施行的追加殺戮已經出嫁的女兒之法，實在是想誅滅醜類的親族。這樣，那麽法律貴在能够適中，刑罰要注意别超越制度。臣下認爲女人有三從的道義，没有自作主張的道理，出嫁到了别的宗族，回來爲父母奔喪時降低服紀，這是用來表明女子出嫁的禮節，區别在室的恩情。而父母有罪，追加處罰已經出嫁的女兒；丈夫的黨族被誅罰，又要跟着受到殺戮。一個人的身體，在内在外都受刑罰。女子既然出嫁，就成了異姓的妻子；如果生了孩子，就做了其他宗族的母親，這是推究罪惡時所忽視的。殺戮無辜的高昂代價，對於預防犯罪來説不足以懲戒奸亂的源頭，對於情理來説則有傷孝子之心。男子不因其他宗族而獲罪，女子反倒會因兩個宗族而被殺戮，這不是用來憐憫柔弱女子，彰明法制的恰當做法。臣下認爲還没有結婚的女子，應該跟從父母受誅殺；已經出嫁的婦人，就應當跟從夫家受處罰。應該更改原來的法律，并作爲永久的制度。"於是皇帝下詔改定律令。

文帝爲晋王，患前代律令本注煩雜，陳群、劉邵雖經改革，而科網本密，又叔孫、郭、馬、杜諸儒章句，但取鄭氏，又爲偏黨，未可承用。於是令賈充定法律，令與太傅鄭冲、司徒荀顗、中書監荀勖、中軍將軍羊祜、中護軍王業、廷尉杜友、守河南尹杜預、散騎侍郎裴楷、潁川太守周雄、齊相郭頎、騎都尉成公綏、尚書郎柳軌及吏部令史榮邵等十四人典其

文帝做晋王時，爲前代的律令條文和注釋煩雜而發愁，雖然經過了陳群、劉邵删改，但是科條非常繁密，又叔孫、郭、馬、杜各儒在作章句時，衹宗法鄭玄，又過於偏頗，不能沿用。於是命令賈充改定法律，并命令和太傅鄭冲、司徒荀顗、中書監荀勖、中軍將軍羊祜、中護軍王業、廷尉杜友、守河南尹杜預、散騎侍郎裴楷、潁川太守周雄、齊相郭頎、騎都尉成公綏、尚書郎柳軌及吏部令史榮邵等十四人掌管這件事，就漢朝九章增加十一篇，沿用它的分類，訂正它的體例

事，就漢九章增十一篇，仍其族類，正其體號，改舊律爲《刑名》、《法例》，辨《囚律》爲《告劾》、《繫訊》、《斷獄》，分《盜律》爲《請賕》、《詐僞》、《水火》、《毁亡》，因事類爲《衛宫》、《違制》，撰《周官》爲《諸侯律》，合二十一篇，六百二十條，二萬七千六百五十七言。蠲其苛穢，存其清約，事從中典，歸於益時。其餘未宜除者，若軍事、田農、酤酒，未得皆從人心，權設其法，太平當除，故不入律，悉以爲令。施行制度，以此設教，違令有罪則入律。其常事品式章程，各還其府，爲故事。減梟斬族誅從坐之條，除謀反適養母出女嫁皆不復還坐父母棄市，省禁固相告之條，去捕亡、亡没爲官奴婢之制。輕過誤老少女人當罰金杖罰者，皆令半之。重奸伯叔母之令，棄市。淫寡女，三歲刑。崇嫁娶之要，一以下娉爲正，不理私約。峻禮教之防，準五服以制罪也。凡律令合二千九百二十六條，十二萬六千三百言，六十卷，故事三十卷。泰始三年，事畢，表上。武帝詔曰："昔蕭何以定律令受封，叔孫通制儀爲奉常，賜金五百斤，弟子百人皆爲郎。夫立功立事，古今之所重，宜加禄賞，其詳考差叙。輒如詔簡異弟子百人，隨才品用，賞帛萬餘匹。"武帝親自臨講，使裴楷執讀。四年正月，大赦天下，乃班新律。

其後，明法掾張裴又注律，表上之，其要曰：

律始於《刑名》者，所以定罪制也；終於《諸侯》者，所以畢其政也。王政布於上，諸侯奉於下，禮樂撫於中，故有三才之義焉，其相須而成，若一體焉。

和編列次序，改舊刑律爲《刑名》、《法例》，辨正《囚律》爲《告劾》、《繫訊》、《斷獄》，分《盜律》爲《請賕》、《詐僞》、《水火》、《毁亡》，依據事類分爲《衛宫》、《違制》，撰著《周官》爲《諸侯律》，一共二十一篇，六百二十條，二萬七千六百五十七字。删除了苛刻繁碎的條文，保存了清正簡約的，事件采納法典上的，但以對時事有益爲宗旨。其餘不宜删除的，如軍事、田農、酤酒，没有能够全都遵從人們的意見，權且設立法令，天下太平的時候將要删去，因此不列入刑律，全都作爲法令。施行制度時，以此設立教化，違反法令犯了罪的，按刑律論處。其中常事的品式章程，各自歸到官署，這有先例。删減梟斬族誅從坐這些條文，删除原有條律，謀反罪嫡母養母已出嫁的女兒都不再因父母被處决而受到牽連，减省勒令不許作官互相告發的條文，删除捕亡、亡没爲官奴婢的制度。小過失和耽誤老少女人應當罰款和杖罰的，都下令减半。加重奸淫伯母叔母的法令，棄市。奸淫寡婦的，判三年刑。尊崇嫁娶的約定，全都以下聘禮爲標準，不審理私下約定。嚴格禮教大防，以五服爲準則裁斷罪行。律令合起來共有二千九百二十六條，十二萬六千三百字，六十卷，先例三十卷。泰始三年，法律改定完成，上表給皇帝。武帝下詔説："當年蕭何因爲制定律令受封賞，叔孫通因爲制定禮儀做了奉常，賞賜五百斤金，弟子一百人全都作郎。立功立事，是古往今來所看重的，應該加以封賞官禄，希望詳細考察各人的先後。馬上依詔書挑選一百名弟子，按照他們的才能授予官職，獎賞帛一萬餘匹。"武帝親自到場講授，使裴楷宣讀。四年正月，大赦天下，於是頒布新法律。

後來，明法掾張裴又注釋刑律，并上表皇帝，大要是説：

刑律從《刑名》開始，是用以確定罪制；到《諸侯》結束，是爲了全面反映王政。王政從上面發布，諸侯在下面奉行，禮樂在中間調節，所以有三才的説法，它們相輔相成，好像是一個整體。

《刑名》所以經略罪法之輕重，正加減之等差，明發衆篇之多義，補其章條之不足，較舉上下綱領。其犯盜賊、詐僞、請賕者，則求罪於此，作役、水火、畜養、守備之細事，皆求之作本名。告訊爲之心舌，捕繫爲之手足，斷獄爲之定罪，名例齊其制。自始及終，往而不窮，變動無常，周流四極，上下無方，不離于法律之中也。

《刑名》用來規定罪法輕重，訂正加罪減罪的等差，闡明各篇的多種義理，補充條文的不足，大略地舉出上下綱領。凡有犯了盜賊、詐僞、請賕的，都從這裏找到罪行，凡是作役、水火、畜養、守備這些小事，都從中定出恰當的名稱。控告審訊作它的心舌，收捕拘押作它的手足，斷獄爲它定罪，名例統一它的體制。自始至終，往復無窮，變動無常，周轉流行到四面八方，或上或下没有一定之規，脱離不開法律之中。

其知而犯之謂之故，意以爲然謂之失，違忠欺上謂之謾，背信藏巧謂之詐，虧禮廢節謂之不敬，兩訟相趣謂之鬥，兩和相害謂之戲，無變斬擊謂之賊，不意誤犯謂之過失，逆節絶理謂之不道，陵上僭貴謂之惡逆，將害未發謂之戕，唱首先言謂之造意，二人對議謂之謀，制衆建計謂之率，不和謂之强，攻惡謂之略，三人謂之群，取非其物謂之盜，貨財之利謂之贓：凡二十者，律義之較名也。

知法犯法叫做故，心裏認爲正確叫做失，不忠心、欺瞞上司叫做謾，背棄信用、内藏奸巧叫做詐，没有禮節叫做不敬，兩個訴訟人互相催促叫做鬥，友好的兩方互相傷害叫做戲，没有變故就斬擊叫做賊，無意中誤犯叫做過失，違逆節操違反道理叫做不道，欺犯上司僭越而顯貴叫做惡逆，將行害人但還没有動手叫做戕，首先倡議叫做造意，二人一起商議叫做謀，指揮衆人、提出計策叫做率，不和叫做强，攻擊惡人叫做略，三人叫做群，收取了不應屬於自己的東西叫做盜，貨財中的利益叫做贓：所有這二十種，是律義大略的名稱。

夫律者，當慎其變，審其理。若不承用詔書，無故失之刑，當從贖。謀反之同伍，實不知情，當從刑。此故失之變也。卑與尊鬥，皆爲賊。鬥之加兵刃水火中，不得爲戲，戲之重也。向人室廬道徑射，不得爲過，失之禁也。都城人衆中走馬殺人，當爲賊，賊之似也。過失似賊，戲似鬥，鬥而殺傷傍人，又似誤，盜傷縛守似强盜，呵人取財似受賕，囚辭所連似告劾，諸勿聽理似故縱，持質似恐猲。如此之比，皆爲無常之格也。

刑律，應當慎重地對待修改，審察其中的道理。如果不是承用詔書，又没有故失的刑罰，應當聽從贖罪。謀反的同夥，確實不知内情的，應當給予刑罰。這是故失的變例。地位低的人與地位高的人争鬥，都是賊。在争鬥中使用了兵刃水火的，不能算作戲，比戲嚴重。向别人的房屋或道路上射箭，不能算作過，這是被禁止的故失。在都城的人群中跑馬殺人，應當算作賊，因爲與賊相似。過失與賊相似，戲與鬥相似，鬥時殺傷旁人，又與誤相似，盜取傷人財物捆綁看守與强盜相似，呵責人、收取財物與受賕相似，囚徒的言辭所關涉的與告劾相似，各種不聽理與故縱相似，劫持人質與恐嚇相似。諸如此類，都是没有定規的變格。

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五罰不服，正于五過，意善功惡，以金贖之。故律制，生罪不過十四等，死刑不過三，徒加不過六，囚加不過五，累作不過十一歲，累笞不過千二百，刑等不過一歲，金等不過四兩。月贖不計日，日作不拘月，歲數不疑閏。不以加至死，并死不復加。不可累者，故有并數；不可并數，乃累其加。以加論者，但得其加；與加同者，連得其本。不在次者，不以通論。以人得罪與人同，以法得罪與法同。侵生害死，不可齊其防；親疏公私，不可常其教。禮樂崇於上，故降其刑；刑法閑於下，故全其法。是故尊卑敘，仁義明，九族親，王道平也。

五刑不能核實，就用五罰來補正，五罰不能治罪，就用五過來補正，本意不壞却做了壞事，用金錢贖罪。所以在律制中，生罪不超過十四等，死刑不超過三種，徒加不超過六種，囚加不超過五種，累計不超過十一年，笞刑加起來不超過一千二百種，刑等不超過一年，金等不超過四兩。月贖不計零頭的天數，日作不拘泥在哪一個月，數年頭時不擔心閏月。不因爲加罪而判死刑，都判死刑的不再加罪。不能累加，因此有并罰；不能并罰，就累加刑罰。按累加論處的，衹能算加起來的罪；與累加等同的，一并算到原來的數額。不在次序的，不算入總數。因爲人而獲罪的與人同，因爲違法而獲罪的與法同。侵害活人損害死人，不能統一處罰；親疏公私，不能總是一種教訓。禮樂受到上面的尊崇，所以頒下刑法；刑法規範下面的行爲，所以保全刑法。因此尊卑有序，仁義彰明，九族親睦，王道平坦。

律有事狀相似而罪名相涉者，若加威勢下手取財爲强盜，不自知亡爲縛守，將中有惡言爲恐猲，不以罪名呵爲呵人，以罪名呵爲受賕，劫召其財爲持質。此六者，以威勢得財而名殊者也。即不求自與爲受求，所監求而後取爲盜贓，輸入呵受爲留難，斂人財物積藏於官爲擅賦，加歐擊之爲戮辱。諸如此類，皆爲以威勢得財而罪相似者也。

刑律中有事狀相似而罪名相關的，如利用威勢下手取財爲强盜，不知道自己逃跑爲縛守，辦事中有恫嚇威脅的話爲恐嚇，不拿罪名呵責爲呵人，以罪名呵責爲受賕，劫取索要他人的財物爲持質。這六點，以威勢得到財物但名稱不同。即不索求自動給予爲受求，先是監求而後索取爲盜臟，輸入呵責收受錢物爲留難，斂取他人財物積藏在官府爲擅賦，加上毆打爲戮辱。諸如此類，都是用威勢得到財物而罪行相似的。

夫刑者，司理之官；理者，求情之機；情者，心神之使。心感則情動於中，而形於言，暢於四支，發於事業。是故奸人心愧而面赤，内怖而色奪。論罪者務本其心，審其情，精其事，近取諸身，遠取諸物，然後乃可以正刑。仰手似乞，俯手似奪，捧手似謝，擬手似訴，拱臂似自首，

刑是掌管理的職官，理是尋求情的器械，情是心神的使者。心中有感應情就在裏面發動，表現到言語上，直通到四肢，宣發到事業。因此奸人心中愧疚而臉紅，内心害怕而臉上變色。論罪的人務必推究罪犯内心的真實想法，審察他的情感，知悉他的犯罪事實，近處取法自身，遠處取法萬物，然後纔可以正確運用刑法。手心向上與乞討相似，手心向下與搶奪相似，兩手相捧與答謝

攘臂似格鬥，矜莊似威，怡悦似福，喜怒憂歡，貌在聲色。奸真猛弱，候在視息。出口有言當爲告，下手有禁當爲賊，喜子殺怒子當爲戲，怒子殺喜子當爲賊。諸如此類，自非至精不能極其理也。

相似，兩手指劃與訴説相似，手臂相拱像是要自首，捋起衣袖露出手臂像是要格鬥，矜持莊重與威嚴相近，神情怡悦與幸福相近，喜怒憂歡，表現在聲音和臉色上。是奸是真是强是弱，衹須察看他的目光和呼吸。有話説出口應當是告，動手犯禁應當是賊，喜子殺死怒子應當爲戲，怒子殺死喜子應當是賊。諸如此類，除非是極爲精通，否則不能完全弄通其中的道理。

律之名例，非正文而分明也。若八十，非殺傷人，他皆勿論，即誣告謀反者反坐。十歲，不得告言人；即奴婢捍主，主得謁殺之。賊燔人廬舍積聚，盗贓五匹以上，棄市；即燔官府積聚盗，亦當與同。毆人教令者與同罪，即令人毆其父母，不可與行者同得重也。若得遺物强取强乞之類，無還贓法隨例畀之文。法律中諸不敬，違儀失式，及犯罪爲公爲私，贓入身不入身，皆隨事輕重取法，以例求其名也。

刑律的名例，不是正文却分明。比如到了八十歲，除了殺傷人，其他都不追究，如果誣告别人謀反要反坐。十歲時，不得告發别人；如果奴婢頂撞主人，主人可以告發殺死他。賊人焚燒他人的房屋積聚，偷盗贓物五匹以上的，棄市；如果焚燒官府積聚和偷盗，也應當一樣。毆打人和教唆的人罪行相同，如果讓人毆打父母，不能和毆打的人等同。比如得到遺物强取强討之類，没有歸還贓物法隨例畀的條文。法律中各種不敬，不合乎禮儀範式，以及犯罪是爲公還是爲私，贓物是否已被個人占有，都是依照事實輕重采用法律，用事例去找出名稱。

夫理者，精玄之妙，不可以一方行也；律者，幽理之奥，不可以一體守也。或計過以配罪，或化略以循常，或隨事以盡情，或趣舍以從時，或推重以立防，或引輕而就下。公私廢避之宜，除削重輕之變，皆所以臨時觀釁，使用法執詮者幽於未制之中，采其根牙之微，致之於機格之上，稱輕重於豪銖，考輩類於參伍，然後乃可以理直刑正。

理這個東西是玄妙之中最玄妙的，不能用一種方法來施行；律這個東西是幽玄之理中最深奥的，不能用一種體制去執行。有時是計算過失來定罪，有時是變化法度以遵循常理，有時是依照事實以推究真實情况，有時是有所選擇以順從時宜，有時是加重處罰以防止犯罪，有時是從輕處理以順從下情。公私廢避的大義，削除輕重的變化，都是爲了隨時察看情况變化，使執法者隱蔽在還没裁决的時候，采集到像根芽這樣微小的迹象，把它放到相應規格上，稱出極微小事物的輕重，在複雜情况中考察出同一類别，這樣以後纔可以做到道理充分，判刑得當。

夫奉聖典者若操刀執繩，刀妄加則傷物，繩妄彈則侵直。梟首者惡之長，斬刑者罪之大，棄市者死之下，髡作者刑之威，贖

執行法律就好比操持刀和繩墨，刀亂砍就會傷害他物，繩墨亂彈就會影響平直。梟首説明惡行最烈，斬刑説明罪行大，棄市在死刑之下，髡刑是要體現刑法的威嚴，贖罰

罰者誤之誡。王者立此五刑，所以寶君子而逼小人，故爲敕慎之經，皆擬《周易》有變通之體焉。欲令提綱而大道清，舉略而王法齊，其旨遠，其辭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隱。通天下之志唯忠也，斷天下之疑唯文也，切天下之情唯遠也，彌天下之務唯大也，變無常體唯理也，非天下之賢聖，孰能與於斯！

夫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財之謂之格。刑殺者是冬震曜之象，髡罪者似秋凋落之變，贖失者是春陽悔吝之疵也。五刑成章，輒相依準，法律之義焉。

是時侍中盧珽、中書侍郎張華又表："抄《新律》諸死罪條目，懸之亭傳，以示兆庶。"有詔從之。

及劉頌爲廷尉，頻表宜復肉刑，不見省，又上言曰：

臣昔上行肉刑，從來積年，遂寢不論。臣竊以爲議者拘孝文之小仁，而輕違聖王之典刑，未詳之甚，莫過於此。

今死刑重，故非命者衆；生刑輕，故罪不禁奸。所以然者，肉刑不用之所致也。今爲徒者，類性元惡不軌之族也，去家懸遠，作役山谷，飢寒切身，志不聊生，雖有廉士介者，苟慮不首死，則皆爲盜賊，豈況本性奸凶無賴之徒乎！又令徒富者輸財，解日歸家，乃無役之人也。貧者起爲奸盜，又不制之虜也。不刑，則罪無所禁；不制，則群惡橫肆。爲法

是要懲戒所犯下的過失。君王設立這五種刑罰，是爲了愛護君子，對小人形成壓力，因此寫出教誡謹慎的經典，都仿擬《周易》有變通的體例。要使提綱挈領就能大道清平，標舉大略就能王法齊備，它的意思深遠，它的文辭優美，它的語言詳盡而恰當，它的叙事奔放而含蓄。通達天下之志的衹有忠，裁定天下的疑難衹有文，切合天下之情的衹有遠，彌合天下的事情衹有大，變化無常態的衹有理，如果不是天下的聖賢，誰能够參與這些事情！

形而上的叫做道，形而下的叫做器，化而裁之叫做格。刑殺是冬天電閃雷鳴之象，犯髡罪就像是秋天草木凋落的變化，贖回過失就好像是春陽悔恨的疵病。五刑自成格局，相互依準。這就是法律的大義。

當時侍中盧珽、中書侍郎張華又上表："抄寫《新律》各條死罪條目，懸挂到郵亭驛傳上，用來宣示億萬百姓。"皇帝下詔同意。

到了劉頌做廷尉，多次上表説應該恢復肉刑，没有得到審察，又上表説：

臣下從前上表建議施行肉刑，已經多年，終於擱置不予討論。臣下私下認爲商討的人拘泥於孝文帝的小仁義，輕忽和違背了聖王的常刑，不審察的嚴重程度，再没有超過這樣的了。

如果死刑太重，所以有很多人死於非命；生刑太輕，所以罪罰無法禁止犯法。出現這種情况的原因，是不施用肉刑造成的。現在那些服勞役的人，大抵都是本性凶惡的不軌的人，遠離家鄉，在山谷中做苦役，挨餓受凍，立志不過這樣的生活，即使有廉潔耿介之士，如果想不先死，就都要做盜賊，何况本性奸凶無賴之徒呢！又讓役徒中富有的交出財物，過些時日就送回家，成了不服勞役的人。貧窮的人起來做奸人盜賊，又是無法制服的虜人。不用嚴刑，就無法禁止犯罪；不遏制，就有

若此，近不盡善也。是以徒亡日屬，賊盗日煩，亡之數者至有十數，得輒加刑，日益一歲，此爲終身之徒也。自顧反善無期，而災困逼身，其志亡思盗，勢不得息，事使之然也。

許多凶惡之人爲所欲爲。制定了這樣的法律，是淺陋不完善的。因此役徒逃跑的天天都有，賊盜一天天增多，逃跑多的時候一天有十多批，隨意加重刑罰，逃跑一天勞役增加一年，這就終身是役徒了。役徒自己考慮歸善是遥遥無期的，心中想着逃跑和做盗賊，勢必不能停止，這是世事使他們這樣的。

古者用刑以止刑，今反於此。諸重犯亡者，髮過三寸輒重髡之，此以刑生刑；加作一歲，此以徒生徒也。亡者積多，繫囚猥畜。議者曰囚不可不赦，復從而赦之，此爲刑不制罪，法不勝奸。下知法之不勝，相聚而謀爲不軌，月異而歲不同。故自頃年以來，奸惡陵暴，所在充斥。議者不深思此故，而曰肉刑於名忤聽，忤聽孰與賊盗不禁？

古時用刑是爲了不用刑，現在正與此相反。各個逃跑的重犯，如果頭髮超過三寸長的，總是重新使用髡刑，這是用刑罰生出刑罰；增加勞役一年，這是用徒役生出徒役。逃跑的人越來越多，抓到的囚徒也大量積聚。決策者説囚徒不可不赦免，又接着赦免了他們，這就是刑罰不能制止犯罪，刑法治不了奸凶。下面的人知道法律不濟事，聚集起來圖謀不軌，每月每年都有新情况。因此近年以來，奸惡的人欺凌和壓迫别人，到處都充斥着。決策者不深思它的原因，而説肉刑從名聲上不好聽，名聲不好聽哪裏比得上賊盜禁止不了？

聖王之制肉刑，遠有深理，其事可得而言，非徒懲其畏剥割之痛而不爲也，乃去其爲惡之具，使夫奸人無用復肆其志，止奸絶本，理之盡也。亡者刖足，無所用復亡。盗者截手，無所用復盗。淫者割其勢，理亦如之。除惡塞源，莫善於此，非徒然也。此等已刑之後，便各歸家，父母妻子，共相養恤，不流離於塗路。有今之困，創愈可役，上準古制，隨宜業作，雖已刑殘，不爲虚棄，而所患都塞，又生育繁阜之道自若也。

聖王在制定肉刑的時候，有深刻的道理，這些事是可以説明白的，不衹是懲治罪犯害怕剥皮割肉的痛苦而不敢犯罪，而是要除掉他作惡的工具，使那些奸人無法再爲所欲爲，遏止奸惡，從根本上斷絶，這就是全部的道理。對逃跑的罪犯砍掉他的脚，讓他無法再次逃跑。對偷盗者截斷他的手，讓他無法再偷盗。對奸淫者割掉他的生殖器，道理也是一樣。除惡就要堵住源頭，没有比這更好的了，并不是徒勞。這些人經過肉刑之後，就各自回家，讓父母妻兒一起撫養他，不讓他們流落在外。今日的困窘，創傷痊愈之後就可以幹活，往上看符合古制，又隨情况不同而采取相應的行動，雖説已是刑殘之人，但也并没有被拋棄，而所擔心的禍害全都杜絶，又使得生育繁盛之道不受損害。

今宜取死刑之限輕，及三

現在應該減輕死刑的限度，以及三犯

犯逃亡淫盗，悉以肉刑代之。其三歲刑以下，已自杖罰遣，又宜制其罰數，使有常限，不得減此。其有宜重者，又任之官長。應四五歲刑者，皆髡笞，笞至一百，稍行，使各有差，悉不復居作。然後刑不復生刑，徒不復生徒，而殘體爲戮，終身作誡。人見其痛，畏而不犯，必數倍於今。且爲惡者隨發被刑，去其爲惡之具，此爲諸已刑者皆良士也，豈與全其爲奸之手足，而蹴居必死之窮地同哉！而猶曰肉刑不可用，臣竊以爲不識務之甚也。

逃亡、奸淫、偷盜，全都用肉刑代替。服三年以下刑罰的，用杖打自己來懲罰，還應該規定懲罰的數量，使之有一定的限度，不能少於這個限度。其中有應該重罰的，又委任給官員。服四五年刑罰的，全都用髡刑和鞭刑，鞭到一百下，漸漸實行，使得各有差別，全部不再罰令服勞役。這樣以後，刑罰不再產生刑罰，徒役不再生出徒役，而殘害肢體作爲刑辱，成了終身的懲誡。人們看見那痛苦的樣子，心中害怕不敢犯罪，一定會比現在多數倍。而且作惡的人隨着作的惡行受刑，除去了作惡的工具，這就是説各個受過刑的人都是好人了，這豈能和保全罪犯作惡的手脚，而一脚把他踢到必死的絶望境地相同呢！但是還有人説肉刑不可施行，臣下私下認爲這是很不識時務的。

臣昔常侍左右，數聞明詔，謂肉刑宜用，事便於政。願陛下信獨見之斷，使夫能者得奉聖慮，行之於今。比填溝壑，冀見太平。《周禮》三赦三宥，施於老幼悼耄，黔黎不屬逮者，此非爲惡之所出，故刑法逆舍而宥之。至於自非此族，犯罪則必刑而無赦，此政之理也。暨至後世，以時嶮多難，因赦解結，權以行之，又不以寬罪人也。至今恒以罪積獄繁，赦以散之，是以赦愈數而獄愈塞，如此不已，將至不勝。原其所由，肉刑不用之故也。今行肉刑，非徒不積，且爲惡無具則奸息。去此二端，獄不得繁，故無取於數赦，於政體勝矣。

臣下從前常常侍奉在皇上身邊，多次聽到聖明的詔令，認爲肉刑應當采用，此事便於治理國政。希望陛下相信見解獨到的論斷，使那些賢良的人能够遵奉聖明的謀慮，在今天施行。全都填塞溝壑，希望見到太平。《周禮》中有三赦三宥，施用在老年和幼年人身上，黎民百姓不受牽連，是因爲這不是産生罪惡的地方，因此刑法反過來寬宥了他們。至於不屬於這種人的，犯了罪一定要用刑罰，不能赦免，這是處理政事的道理。到了後世，因爲時世多難，趁着赦免解除冤結，苟且施用，又不用來寬宥罪人。至今常常因爲罪犯案件積聚太多，用赦免來分流，因此赦免越頻繁案件越多，這種情況不停止，將會導致不能承受。推究它的原因，是不用肉刑的緣故。現在施行肉刑，不但不會增加案件，而且作惡的人没有了作惡能力，奸惡將會止息。除去這兩個方面，案件不會增加，因此不用取法於多次赦免，而在政教方面取勝。

疏上，又不見省。

疏文奏上，又不見答覆。

至惠帝之世，政出群下，每有疑

到了惠帝的時候，政令出自大臣，每當有疑

獄，各立私情，刑法不定，獄訟繁滋。尚書裴頠表陳之曰：

夫天下之事多途，非一司之所管；中才之情易擾，賴恒制而後定。先王知其所以然也，是以辨方分職，爲之準局。準局既立，各掌其務，刑賞相稱，輕重無二，故下聽有常，群吏安業也。舊宮掖陵廟有水火毁傷之變，然後尚書乃躬自奔赴，其非此也，皆止於郎令史而已。刑罰所加，各有常刑。

去元康四年，大風之後，廟闕屋瓦有數枚傾落，免太常荀寓。于時以嚴詔所譴，莫敢據正。然内外之意，僉謂事輕責重，有違于常。會五年二月有大風，主者懲懼前事。臣新拜尚書始三日，本曹尚書有疾，權令兼出，按行蘭臺。主者乃瞻望阿棟之間，求索瓦之不正者，得棟上瓦小邪十五處。或是始瓦時邪，蓋不足言，風起倉卒，臺官更往，太常按行，不及得周，文書未至之頃，便競相禁止。臣以權兼暫出，出還便罷，不復得窮其事。而本曹據執，却問無已。臣時具加解遣，而主者畏咎，不從臣言，禁止太常，復興刑獄。

昔漢氏有盗廟玉環者，文帝欲族誅，釋之但處以死刑，曰："若侵長陵一抔土，何以復加?"文帝從之。大晋垂制，深惟經遠，山陵不封，園邑不飾，墓而不墳，同乎山壤，是以丘阪存其陳草，使齊乎中原矣。雖陵兆尊嚴，唯毁發然後族之，此古典也。若登踐犯損，失盡敬之道，事止刑罪可也。

難案件的時候，大臣們都各自講私情，刑法没有定規，訴訟越來越多。尚書裴頠上表陳説道：

天下的事情有多方面，不是某種官員可以管得了的；中才之人情志容易被擾亂，依賴永久的制度纔能安定。先王知道個中原因，所以辨别方位分立官職，劃分職責範圍。職責範圍劃分以後，各自掌管事務，刑罰和獎賞相稱，輕重一致，因而理訟有一定的標準，官吏們安於職守。過去宫掖陵廟遭遇了水火毁傷的變故，這樣以後尚書纔親自奔赴，如果不是這樣，都是衹到郎令史而已。刑罰所施加，各有常刑。

元康四年，大風之後，宫廟屋瓦有數枚掉下來，太常荀寓被免職。當時因爲嚴厲的詔書所譴責，所以没有人敢據理力争。但是朝廷内外的意思，都認爲事故輕而責罰重，有違於常規。適逢五年二月有大風，主管人爲從前的事感到驚懼。臣下剛剛拜任尚書三天，本曹尚書有病，權且讓臣下兼理，巡行蘭臺。主管人於是察看棟梁之間，尋找不端正的瓦片，找到棟梁上歪斜的瓦片十五處。有的是開始砌時瓦就不正，大概是不值得提起，大風突然颳起，臺官紛紛前往，太常去巡視，没來得及辦周到，文書還没有到，就競相囚禁。臣下因爲權力倉猝交出，交出了便作罷，不再能够推究這件事。但是本曹緊追不捨，没完没了地詢問。臣下當時全都加以遣散，但是主管人害怕追究責任，不聽從臣下的意見，囚禁太常，又大興刑罰。

當年漢朝時有個人偷了太廟中的玉環，漢文帝想滅其族，張釋之衹處以死刑，説："如果侵害了長陵的一抔土，還能再增加什麽刑罰?"文帝聽從了他的意見。大晋流傳下制度，考慮得深，規劃得遠，山陵不封植，園邑不整飾，立墓而不建墳，與山上的泥土同在，因此山丘上存留有它的陳草，使和中原的草一起生長。即使陵墓莊重威嚴，衹有在毁壞之後纔滅族，這是古來的典制。如果登上去冒犯，失去了盡敬之道，衹對所

去八年，奴聽教加誣周龍燒草，廷尉遂奏族龍，一門八口并命。會龍獄翻，然後得免。考之情理，準之前訓，所處實重。今年八月，陵上荆一枝圍七寸二分者被斫，司徒太常，奔走道路，雖知事小，而案劾難測，搔擾驅馳，各競免負，于今太常禁止未解。近日太祝署失火，燒屋三間半。署在廟北，隔道在重墻之内，又即已滅，頻爲詔旨所問。主者以詔旨使問頻繁，便責尚書不即案行，輒禁止，尚書免，皆在法外。

犯的罪進行責罰就是了。

就在八年，奴僕受人教唆誣賴周龍燒草，廷尉於是上奏請求滅周龍一族，一家八口都要殺。適逢周龍的案子真相大白，這樣纔免於被滅族。用情理來推究，用古訓來衡量，這個處罰是過重了。今年八月，陵墓上一枝周長七寸二分粗的荆木被砍掉，司徒太常都爲這件事在路上奔波勞碌，雖然知道事情很小，但是案件處理難以猜測，操勞奔走，各自競相逃脱責任，到現在太常被囚禁還没有釋放。近日太祝的官署失火，燒了三間半房屋。官署在太廟北邊，隔道在重墻之内，火又已經撲滅，頻頻地有詔令訊問。主管人因爲詔令訊問頻繁，就責罰尚書不立即巡視，動輒被囚禁，尚書被免職，都屬非法。

刑書之文有限，而舛違之故無方，故有臨時議處之制，誠不能皆得循常也。至於此等，皆爲過當，每相逼迫，不復以理，上替聖朝畫一之德，下損崇禮大臣之望。臣愚以爲犯陵上草木，不應乃用同産異刑之制。按行奏劾，應有定準，相承務重，體例遂虧。或因餘事，得容淺深。

刑書的文字有限，但違法的原因没有定規，所以有臨時商討處理辦法的制度，確實不能事事都遵守常規處理。至於這些，都不適當，常常互相逼迫，不再講道理，從上面來説有損聖朝刑法整齊劃一的德性，從下面來説有損崇禮大臣的期望。臣愚認爲冒犯陵墓上的草木，不應運用同産異刑的制度。巡行奏劾，應有一定的準則，沿襲制度時都儘量從重，體例於是受到損害。有時因爲其他事情，可以允許有寬有嚴。

頠雖有此表，曲議猶不止。時劉頌爲三公尚書，又上疏曰：

雖然裴頠上了這個奏表，各種偏頗的言論還是没有停息。當時劉頌任三公尚書，又上疏説：

自近世以來，法漸多門，令甚不一。臣今備掌刑斷，職思其憂，謹具啓聞。

自從近代以來，刑法漸漸出於多個部門，法令很不一致。臣下現在全面執掌刑獄，十分擔憂，現在謹陳述出來告知。

臣竊伏惟陛下爲政，每盡善，故事求曲當，則例不得直；盡善，故法不得全。何則？夫法者，固以盡理爲法，而上求盡善，則諸下牽文就意，以赴主之所許，是以法不得全。刑書徵文，徵文必有乖於情聽之斷，而上安於曲當，故執平者因文可

臣私下希望陛下處理國政，常能做得完善，因此事事尋求委曲變通，那麽就不可能完全符合舊例；做得完善，因此刑法不能面面俱到。爲什麽？刑法固然以完全合理爲法則，但是上面尋求完善，那麽下面就會生拉硬扯文意，用來遷就上面的許諾，因此刑法不能完善。刑書取證於文，取證於文一定會與情理的斷决有乖違，而上面安於委曲變

引，則生二端。是法多門，令不一，則吏不知所守，下不知所避。奸僞者因法之多門，以售其情，所欲淺深，苟斷不一，則居上者難以檢下，於是事同議異，獄犴不平，有傷於法。

通，因而主持公道的人因有文例可引，這就會生出兩種意見。因此法出多門，以致法令不一，那麽官吏不知道遵循什麽，老百姓不知道應該避免做什麽。奸僞之徒趁着刑法不一致，用以實現他的想法，欲望淺深不一，如果裁斷不一致，那麽處在上面的人難以約束下級，於是同一件事有不同的説法，牢獄無法治理，對刑法有損害。

古人有言："人主詳，其政荒；人主期，其事理。"詳匪他，盡善則法傷，故其政荒也。期者輕重之當，雖不厭情，苟入於文，則循而行之，故其事理也。夫善用法者，忍違情不厭聽之斷，輕重雖不允人心，經於凡覽，若不可行，法乃得直。又君臣之分，各有所司。法欲必奉，故令主者守文；理有窮塞，故使大臣釋滯；事有時宜，故人主權斷。主者守文，若釋之執犯蹕之平也；大臣釋滯，若公孫弘斷郭解之獄也；人主權斷，若漢祖戮丁公之爲也。天下萬事，自非斯格重爲，故不近似此類，不得出以意妄議，其餘皆以律令從事。然後法信於下，人聽不惑，吏不容奸，可以言政。人主軌斯格以責群下，大臣小吏各守其局，則法一矣。

古人有這樣的話："人主要求太周詳，國政就會荒廢；人主要求合理，國事就會治理好。"周詳的結果不是别的，太完善就會傷害刑法，所以國政荒廢。期望就是輕重得當，雖然不能盡情理，假如寫入了條文，就要遵循它去執行，因此國事能治理好。善於運用刑法的人，忍心違背情理上不能滿足聽斷的裁奪，輕重即使不能完全合乎人心，在一般人看來，好像不能施行，法律纔能伸張正義。而且君臣不同，各有各的職分。法律想一定要奉行，所以讓主管人遵守條文；理有不通的時候，所以讓大臣疏通阻滯；事情各時情況不同，所以人主靈活裁斷。主管人遵守條文，就像是張釋之公平地處理那個侵犯皇帝車駕將要經過的道路的人一樣；大臣疏通阻滯，就好像是公孫弘裁斷郭解的獄訟一樣；人主靈活地裁斷，就好像漢高祖刑戮丁公的作爲一樣。天下萬事萬物，若非這一法則重在行動，因此不近似這一類，不能出於憑主觀想象胡亂議論，其餘都按律令從事。然後法令伸張於下，人們的視聽不再疑惑，官吏中容不下奸惡之徒，可以談論國政了。人主遵循這一法則來約束下臣，大臣小吏各自遵守職責，那麽刑法的執行就統一了。

古人有言："善爲政者，看人設教。"看人設教，制法之謂也。又曰"隨時之宜"，當務之謂也。然則看人隨時，在大量也，而制其法。法軌既定則行之，行之信如四時，執之堅如金

古人有這樣的話："善於治理國政的人，看人設立教化。"看人設立教化，説的是制定法令。又説"隨着不同的時候采取適當的辦法"，這説的是當前應該做的事。這樣，那麽看人是因時而異，在於度量大，制定法律。法律制定以後，就要施行，施行時像四

石，群吏豈得在成制之内，復稱隨時之宜，傍引看人設教，以亂政典哉！何則？始制之初，固已看人而隨時矣。今若設法未盡當，則宜改之。若謂已善，不得盡以爲制，而使奉用之司公得出入以差輕重也。夫人君所與天下共者，法也。已令四海，不可以不信以爲教，方求天下之不慢，不可繩以不信之法。且先識有言，人至愚而不可欺也。不謂平時背法意斷，不勝百姓願也。

季更迭一樣守信，執法時就像金石一樣堅定不移，官吏們豈能在已形成的制度内，再稱説隨不同的時候采取適當的辦法，廣泛引用看人設立教化，用來擾亂國政典章呢！爲什麽？在開始制定法律的時候，固然已經因時而異地看人了。現在如果設立的法律還没有完全恰當，就應該修改。如果説已經完善，不能完全遵照執行，反而會使奉行的官員公然能執法有差别而使輕重不一。人君和天下人所共有的，是法律。已經頒布四海，不能拿不守信用來當作教化，正要尋求天下人不怠慢，不能用没有信用的法律去約束。而且先前的有見識的人説，人到了極端愚蠢時是不能欺騙的。不是説平時違背法律，隨意裁斷，不能讓老百姓滿意。

上古議事以制，不爲刑辟。夏殷及周，書法象魏。三代之君齊聖，然咸棄曲當之妙鑒，而任徵文之直準，非聖有殊，所遇異也。今論時敦朴，不及中古，而執平者欲適情之所安，自托於議事以制。臣竊以爲聽言則美，論理則違。然天下至大，事務衆雜，時有不得悉循文如令。故臣謂宜立格爲限，使主者守文，死生以之，不敢錯思於成制之外，以差輕重，則法恒全。事無正據，名例不及，大臣論當，以釋不滯，則事無閡。至如非常之斷，出法賞罰，若漢祖戮楚臣之私己，封趙氏之無功，唯人主專之，非奉職之臣所得擬議。然後情求傍請之迹絶，似是而非之奏塞，此蓋齊法之大準也。主者小吏，處事無常。何則？無情則法徒克，有情則撓法。積克似無私，然乃所以得其私，又恒所岨以衛其身。斷當恒克，世謂盡公，時一曲法，乃所不疑。故人

上古通過議事做出裁奪，不設立刑法。從夏朝、商朝到周朝，把法律書寫好懸挂在象魏上。三代的國君都聖明，但全都抛棄通過變通來獲得適宜的精妙辦法，而采用取證於文的準則，并不是聖明的程度有所不同，而是所面對的情況不一樣。現在就時世的敦樸而言，比不上中古，但是主持評議的人想要適從人的感情之所安，寄托於通過議事做出裁奪。臣下心裏認爲這話聽起來很好，論起理來却不通。但是天下太大了，事務繁雜，時常有不能完全遵循條文而符合法令的。因此臣下認爲應當制定規定來限制，使主管者遵守條文，即使付出生命也要去施行，不敢繞開現有的法律打主意，以使輕重不當，那麽法律就能永遠保全。事情没有確鑿的證據和名例中没有論及的，大臣們進行商議，用以疏通阻滯，那麽事情就不會有阻隔。至於超出常規的裁斷，超出法令的賞罰，如漢高祖殺戮楚臣以利己，封賞没有功勛的趙氏，這祇有人主能够專斷，不是奉命辦事的大臣所能够拿主意的。這樣以後，説情請求纔會絶迹，似是而非的奏章纔會被堵住，這大概是整治刑法的大法則。主辦的小吏，處理事情反覆無常。爲什麽呢？不講情

君不善倚深似公之斷，而責守文如令之奏，然後得爲有檢，此又平法之一端也。

義法律就徒然獲勝，講情義又干擾法律的執行。總是獲勝貌似無私，但這纔是得以自私的原因，又常常以不自私來保護自己。裁斷得當就常常獲勝，世人認爲完全公允，即使一時枉法，也不會有人懷疑。因此人君不應贊揚證據可靠貌似公允的裁斷，而應尋求遵守條文符合法令的奏章，這以後纔算得上有法度，這又是整頓法治的一個方法。

夫出法權制，指施一事，厭情合聽，可適耳目，誠有臨時當意之快，勝於徵文不允人心也。然起爲經制，終年施用，恒得一而失十。故小有所得者，必大有所失；近有所漏者，必遠有所苞。故諳事識體者，善權輕重，不以小害大，不以近妨遠。忍曲當之近適，以全簡直之大準。不牽於凡聽之所安，必守徵文以正例。每臨其事，恒御此心以決斷，此又法之大概也。

拋開法律靈活斷定，處理某件事，如果合情受好評，可以滿足耳目之需，確實有一時的快意，總比取證於文不得人心要好。但是如果作爲永久的法制，終年施行，常常是有一次正確，十次失誤。因此小有收獲的，一定有大的損失；近處有疏漏的，一定包藏有遠處的東西。因此識得事體的，善於權衡輕重，不因小害大，不因近妨遠。忍心通過委曲變通來獲得大抵適宜，用以保全簡明質樸的大法則。不拘牽於輿論肯定什麽，一定要遵守取證於文以端正條例。每當處理這些事情，都用這樣的思想去決斷，這又是法制的大略。

又律法斷罪，皆當以法律令正文，若無正文，依附名例斷之，其正文名例所不及，皆勿論。法吏以上，所執不同，得爲異議。如律之文，守法之官，唯當奉用律令。至於法律之内，所見不同，乃得爲異議也。今限法曹郎令史，意有不同爲駁，唯得論釋法律，以正所斷，不得援求諸外，論隨時之宜，以明法官守局之分。

而且律法決斷罪行，都應當用法律指令正文，如果没有正文，就依靠名例來決斷，正文名例没有涉及的，都不論處。法吏以上，所堅持的觀點不相同，可以作爲異議。法律中的正文，執法的官員，衹應當奉用法令。至於在法律之内，見解不同，纔算得上是異議。現在限制法曹郎令史，有不同意見互相辯駁，衹能商討法律内的内容，用來指正決斷的欠妥之處，不得援引法律外的解釋，商量臨時的權宜辦法，以表明法官的職責範圍的相應名分。

詔下其事，侍中、太宰、汝南王亮奏以爲："夫禮以訓世，而法以整俗，理化之本，事實由之。若斷不斷，常輕重隨意，則王憲不一，人無所錯矣。故觀人設教，在上之舉；守文直法，臣吏之節也。臣以去太康八年，隨事異議。周懸象魏之書，漢咏

皇帝把這奏章下交大臣討論，侍中、太宰、汝南王司馬亮上奏認爲："禮是用來教導世人的，法是用來整治風俗的，法律和教化的根本，事情實在是通過這兩樣。像是決斷又不決斷，常常是輕重隨意，那麽王法不統一，人們就不知該怎麽辦了。因此看人設教，是皇上做的事；遵守條文法律，是臣吏的職責。臣下認爲在太康八

畫一之法，誠以法與時共，義不可二。今法素定，而法爲議，則有所開長，以爲宜如頌所啓，爲永久之制。”於是門下屬三公曰：“昔先王議事以制，自中古以來，執法斷事，既以立法，誠不宜復求法外小善也。若常以善奪法，則人逐善而不忌法，其害甚於無法也。案啓事，欲令法令斷一，事無二門，郎令史已下，應復出法駁案，隨事以聞也。”

年，因事不同而有異議。周朝在象魏懸挂法律文書，漢朝贊嘆整齊劃一的法律，確實是把法律與時代聯係在一起了，從道義上説不可更改。現在的法律是向來就定了的，但是受到議論，就有所開啓和助長，我認爲應該像劉頌所説的那樣，作爲永久的制度。”於是門下省囑咐三公説：“從前先王按制度議事，自從中古以來，執法斷事，既然已經立法，實在不應再尋求法律之外小小的好處。如果常常爲了好處而侵害法律，那麼人們追逐好處而不畏忌法律，危害比没有法律還要大。斷案這種事，想讓法令統一，事不出於多門，從郎令史以下，應該再拿出法駁案，隨時報告情況。”

及于江左，元帝爲丞相時，朝廷草創，議斷不循法律，人立異議，高下無狀。主簿熊遠奏曰：“禮以崇善，法以閑非，故禮有常典，法有常防，人知惡而無邪心。是以周建象魏之制，漢創畫一之法，故能闡弘大道，以至刑厝。律令之作，由來尚矣。經賢智，歷夷險，隨時斟酌，最爲周備。自軍興以來，法度陵替，至於處事不用律令，競作屬命，人立異議，曲適物情，虧傷大例。府立節度，復不奉用，臨事改制，朝作夕改，至於主者不敢任法，每輒關諮，委之大官，非爲政之體。若本曹處事不合法令，監司當以法彈違，不得動用開塞，以壞成事。按法蓋粗術，非妙道也，矯割物情，以成法耳。若每隨物情，輒改法制，此爲以情壞法。法之不一，是謂多門，開人事之路，廣私請之端，非先王立法之本意也。凡爲駁議者，若違律令節度，當合經傳及前比故事，不得任情以破成法。愚謂宜令録事更立條制，諸立議者皆當引律令經傳，不得直以情言，無所依準，以虧舊典也。若開塞隨宜，權道制物，此是人君之所得行，非臣子所

到了遷都江左，元帝任丞相時，朝廷草創，官員在斷案時不遵循法律，人人都提出不同的意見，上上下下没個樣子。主簿熊遠上奏説：“禮是用來崇尚善的，法律是用來阻止爲非作歹的，因此禮有固定的典章，法有恒常的防範，人們知道惡行，就没有邪惡之心。因此周朝建立懸法在象魏的制度，漢朝創立劃一的法律，所以能弘揚大道，以至於刑法擱置無用。律令的創制，由來已經很遠了。經過了賢人智者，經歷了平易和險遠，隨時斟酌，最爲周備。自從戰亂以來，法度衰落，以至於處理事情不用律令，競相下命令，人人都提出異議，委曲地滿足人情，損害了法律大例。州府設立節度，再也不奉用，處理事情隨意改變制度，朝令夕改，以致主管人不敢施行法令，每當有人徵詢時，都推給大官，這不是處理國政的規矩。如果本曹處理事情不合法令，監察的官員應當按法律來彈劾，不能動輒改變法律，以免敗壞固有的規定。執法大概是粗疏的手段，不是精妙的方法，改變斷絶人情，用以形成法律而已。如果總是遵從人情，動不動就改變法制，這是用情來敗壞法律。法律不一致，這就叫多門，開啓説情請托的道路，增大私自請謁的機會，這不是先王立法的本意。凡是進行駁議的，如果違反律令節度，應當符合經傳以及從前的先例，不得隨意打破現有的法制。我認爲應該讓録事再設立條規制度，各個提出異議的都應當引用

宜專用。主者唯當徵文據法，以事爲斷耳。”

律令經傳，不得祇按情説話，不要其他的依據，而損害原有的典章。如果興革適宜，靈活地處理事情，這是人君所能施行，不是臣子所應該專用的。主管人衹應當依據法律條文，按照事實來決斷。”

是時帝以權宜從事，尚未能從。而河東衛展爲晉王大理，考擿故事有不合情者，又上書曰：“今施行詔書，有考子正父死刑，或鞭父母問子所在。近主者所稱《庚寅詔書》，舉家逃亡家長斬。若長是逃亡之主，斬之雖重猶可。設子孫犯事，將考祖父逃亡，逃亡是子孫，而父祖嬰其酷。傷順破教，如此者衆。相隱之道離，則君臣之義廢；君臣之義廢，則犯上之奸生矣。秦網密文峻，漢興，掃除煩苛，風移俗易，幾於刑厝。大人革命，不得不蕩其穢匿，通其圮滯。今詔書宜除者多，有便於當今，著爲正條，則法差簡易。”元帝令曰：“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是以明罰敕法，先王所慎。自元康已來，事故荐臻，法禁滋漫。大理所上，宜朝堂會議，蠲除詔書不可用者，此孤所虛心者也。”

當時皇帝采用權宜之計行事，還沒有能够聽從。但是河東衛展爲晉王大理，考證出過去的事有不合情的，又上疏説：“現在施行詔書，有用拷打兒子來指證父親的死刑的，有的鞭打父母審問兒子在什麽地方。近來主管人所説的《庚寅詔書》，全家逃亡家長被殺。如果家長是逃亡主犯，即使殺了他也可以。假如子孫犯了罪，將要拷打祖父逃亡，逃亡是子孫，但是父親祖父承擔了酷刑。損傷了道理和教化，這樣的情况很多。互相保護的道義被違背，那麽君臣的大義就要毁壞；君臣大義毁壞，那麽犯上作亂的奸惡行爲就滋生了。秦朝法網嚴密文詞峻酷，漢朝建立以後，掃除煩雜苛酷的法律，風移俗易，法律幾乎可以放置不用。帝王改朝换代，不得不蕩滌污穢，疏通滯塞。現在詔書應該清除舊法的很多，有對今天有利的，就寫進正條，那麽法律差不多可以簡易了。”元帝下令説：“禮樂不興盛，就會使刑罰不適當，因此申明處罰整飭法律，是先王所慎重的。自從元康以來，事故再三出現，法律越來越多。大理所上的意見，應該在朝堂上商議，删除詔書中不可施行的，這是孤所向往的。”

及帝即位，展爲廷尉，又上言：“古者肉刑，事經前聖，漢文除之，增加大辟。今人户凋荒，百不遺一，而刑法峻重，非句踐養胎之義也。愚謂宜復古施行，以隆太平之化。”詔内外通議。於是驃騎將軍王導、太常賀循、侍中紀瞻、中書郎庾亮、大將軍諮議參軍梅陶、散騎郎張嶷等議，以：“肉刑之典，由來尚矣。肇自古先，以及三代，聖哲明王所未曾改也。豈是漢文常主所能易者乎！時蕭曹已没，絳灌之徒不能正其義。逮班固深論其事，以爲外有輕刑之名，

到了皇帝登上皇位後，衛展任廷尉，又上疏説：“古代的肉刑，事經前代的聖人，漢文帝廢除了，增加大辟。現在人口稀少，一百户剩不了一户，但是刑法非常重，不合勾踐養育百姓的思想。我認爲應該恢復古代的肉刑，用以光大太平盛世的教化。”皇帝詔令朝廷内外都討論。於是驃騎將軍王導、太常賀循、侍中紀瞻、中書郎庾亮、大將軍諮議參軍梅陶、散騎郎張嶷等商議，認爲：“肉刑的制度，由來已經很遠了。自從上古開始，到了三代，聖哲明王都没有更改。豈能是漢文帝這樣的尋常君主能改變的嗎！當時蕭何、曹參已經去世，周勃、灌嬰這些人不能端正大義。到了班固深入地論述這件事，認爲表面上

内實殺人。又死刑太重，生刑太輕，生刑縱於上，死刑怨於下，輕重失當，故刑政不中也。且原先王之造刑也，非以過怒也，非以殘人也，所以救奸，所以當罪。今盜者竊人之財，淫者好人之色，亡者避叛之役，皆無殺害也，則加之以刑。刑之則止，而加之斬戮，戮過其罪，死不可生，縱虐於此，歲以巨計。此乃仁人君子所不忍聞，而況行之於政乎！若乃惑其名而不練其實，惡其生而趣其死，此畏水投舟，避坎蹈井，愚夫之不若，何取於政哉！今大晉中興，遵復古典，率由舊章，起千載之滯義，拯百殘之遺黎，使皇典廢而復存，黔首死而更生，至義暢于三代之際，遺風播乎百世之後，生肉枯骨，惠侔造化，豈不休哉！惑者乃曰，死猶不懲，而況於刑？然人者冥也，其至愚矣，雖加斬戮，忽爲灰土，死事日往，生欲日存，未以爲改。若刑諸市朝，朝夕鑒戒，刑者咏爲惡之永痛，惡者睹殘刖之長廢，故足懼也。然後知先王之輕刑以御物，顯誡以懲愚，其理遠矣。”

有輕刑的名聲，内裏實際上致人死命。而且死刑太重，生刑太輕，生刑使上面的人放縱，死刑使下面的人怨憤，輕重失當，所以刑政不適中。而且，推究先王制定刑罰，不是用來發泄憤怒的，不是用來殘害人的，是用來制止奸惡的，是用來懲罰犯罪的。現在有小偷竊取别人的財物，有淫賊奸污别人的女子，逃亡的人躲避反叛的徭役，都不殺害，就對他們施加刑罰。施加刑罰就可以了，但却要處死，對他所犯的罪來説，處死太重了，死了不能復生，在這方面放縱殘暴，每年都有很大的數量。這是仁人君子所不忍心聽到的，何況在國政上施行呢！至於被名稱迷惑而不熟悉實際，憎惡犯人活着而催促他死，這是害怕水而拋棄了船，爲避開坎穴而踏入水井中，連愚夫都比不上，對國政來説有什麽可取的呢！現在大晋中興，遵循古代的典制，沿襲過去的章程，發明千年晦澀難解的含義，拯救屢遭殘害的百姓，使皇典在遭廢除後重新起用，使老百姓死而復生，大義暢行於三代之際，遺風播揚在百世之後，使枯骨長肉，恩惠遍及整個世界，豈不是好！糊塗的人竟然説，殺人還不能懲戒，何況刑罰？但是人是糊塗的，是最愚蠢的，即使殺了他，很快就變爲灰土，死亡的事一天天過去，生存的欲望天天都存在，不會因此而改變。如果在市集上用刑，讓人們經常能以此爲鑒戒，受刑罰的人嘆息作惡的長久悔恨，邪惡的人看見了脚被砍後永久的殘廢，因此值得恐懼。這以後纔知道先王用輕刑來統治百姓，用顯明的告誡來懲治愚蠢，它的道理是很深刻的。”

尚書令刁協、尚書薛兼等議，以爲：“聖上悼殘荒之遺黎，傷犯死之繁衆，欲行刖以代死刑，使犯死之徒得存性命，則率土蒙更生之澤，兆庶必懷恩以反化也。今中興祚隆，大命惟新，誠宜設寬法以育人。然懼群小愚蔽，習玩所見而忽異聞，或未能咸服。愚謂行刑之時，先明申法令，樂刑者刖，甘死者殺，則心必服矣。古典刑不上大夫，今士人有犯者，謂宜

尚書令刁協、尚書薛兼等商議，認爲：“聖上哀憐處於破敗荒凉之處的百姓，痛心犯了死罪的人們，想用刖刑來代替死刑，使犯了死罪的人能够留下性命，那麽普天下都會蒙受再生的恩澤，廣大百姓必定會感懷恩德而受到感化。現在中興國運隆盛，大命惟新，確實應該設立寬鬆的法律來化育人民。但是害怕小人們愚昧無知，喜好平時看見的，忽視珍貴的消息，有時還不能完全歸服。我認爲行刑的時候，先申明法令，喜歡受刑的就行刖刑，甘心去死的就殺，那麽他們的

如舊，不在刑例，則進退爲允。”

心就一定會歸服。古代的制度是刑不上大夫，現在的士人如果有犯罪的，我認爲應該依舊例，不在行刑之列，那就進退都適當了。”

尚書周顗、郎曹彦、中書郎桓彝等議，以爲：“復肉刑以代死，誠是聖王之至德，哀矜之弘私。然竊以爲刑罰輕重，隨時而作。時人少罪而易威，則從輕而寬之；時人多罪而難威，則宜死刑而濟之。肉刑平世所應立，非救弊之宜也。方今聖化草創，人有餘奸，習惡之徒，爲非未已，截頭絞頸，尚不能禁，而乃更斷足劓鼻，輕其刑罰，使欲爲惡者輕犯寬刑，蹈罪更衆，是爲輕其刑以誘人於罪，殘其身以加楚酷也。昔之畏死刑以爲善人者，今皆犯輕刑而殘其身，畏重之常人，反爲犯輕而致囚，此則何異斷刖常人以爲恩仁邪！受刑者轉廣，而爲非者日多，踊貴屨賤，有鼻者醜也。徒有輕刑之名，而實開長惡之源。不如以殺止殺，重以全輕，權小停之。須聖化漸著，兆庶易威之日，徐施行也。”

尚書周顗、郎曹彦、中書郎桓彝等商議，認爲：“恢復肉刑來代替死刑，實在是聖王最高尚的道德，哀憐百姓的寬弘和善。但是臣下私下裏認爲刑罰的輕重應該隨着時間的不同而不同。當時的人少犯罪而容易震懾，刑罰就應該從輕寬大；當時人犯罪多而且難以震懾，就應該用死刑來濟助。肉刑是太平時世所應該設立的，不是救治弊端所適宜的。現在聖化剛剛開始，人們還有很多奸惡，熟習作惡之徒還在不停地爲非作歹，砍下他們的頭，絞他們的脖子尚且不能禁止，却竟然用砍斷脚割掉鼻子來代替，減輕刑罰，使想作惡的人減輕罪行放寬刑罰，犯罪的人會更多，這是用減輕刑罰來引誘人犯罪，殘害罪犯的身體來增加他們的痛楚。從前那些害怕死刑而被看作善人的，現在都觸犯輕刑而身受肉刑，害怕重刑的普通人，反而因爲犯了輕刑而招致囚禁，這樣，那麽與砍斷普通人的脚却認爲是恩德仁義有什麽區别呢！受刑的人越來越廣泛，而爲非作歹的人却一天比一天多，踴鞋比鞋子還貴，有鼻子的人成爲醜陋的少數。空有減輕刑罰的名聲，實際上是開啓長久作惡的源頭。不如用殺頭來制止殺頭，有重刑來保存輕刑，權且暫時停止施行，等聖化逐漸顯著，廣大老百姓容易震懾的時候，再慢慢施行。”

議奏，元帝猶欲從展所上，大將軍王敦以爲：“百姓習俗日久，忽復肉刑，必駭遠近。且逆寇未殄，不宜有慘酷之聲，以聞天下。”於是乃止。

商議的結果上奏皇帝，元帝還打算聽從衛展奏上的意見，大將軍王敦認爲：“老百姓習慣現在的風俗很久了，突然間恢復肉刑，一定會使遠遠近近的人吃驚。而且逆寇還没有消滅，不應該有慘酷的叫聲，讓天下人都聽到。”於是纔作罷。

咸康之世，庾冰好爲糾察，近於繁細，後益矯違，復存寬縱，疏密自由，律令無用矣。

咸康的時候，庾冰喜歡舉發檢察，近於瑣細，後來更加違背正道，又采用寬鬆的刑罰，是疏是密隨心所欲，律令已經没用了。

至安帝元興末，桓玄輔政，又議欲復肉刑斬左右趾之法，以輕死刑，命百官議。蔡廓上議曰：“建邦立法，弘教穆化，必隨時置制，德刑

到了安帝元興末年，桓玄輔佐國政，又商議打算恢復肉刑斬斷左右脚趾的刑法，用來減輕死刑，皇帝命令百官討論。蔡廓奏上意見説：“建國立法，弘揚教化，一定要根據不同的時候

兼施。長貞一以閑其邪，教禁以檢其慢，灑湛露以流潤，厲嚴霜以肅威，雖復質文迭用，而斯道莫革。肉刑之設，肇自哲王。蓋由曩世風淳，人多惇謹，圖像既陳，則機心直戢，刑人在塗，則不逞改操，故能勝殘去殺，化隆無爲。季末澆僞，設網彌密，利巧之懷日滋，耻畏之情轉寡。終身劇役，不足止其奸，况乎黥劓，豈能反於善。徒有酸慘之聲，而無濟俗之益。至於棄市之條，實非不赦之罪，事非手殺，考律同歸，輕重均科，減降路塞，鍾陳以之抗言，元皇所爲留愍。今英輔翼贊，道邈伊周，誠宜明慎用刑，愛人弘育，申哀矜以革濫，移大辟於支體，全性命之至重，恢繁息於將來。"而孔琳之議不同，用王朗、夏侯玄之旨。時論多與琳之同，故遂不行。

制定政策，仁德刑罰同時施行。崇尚忠貞用以防備奸邪，教知禁令用以檢察怠慢，布灑恩惠來潤澤天下，加重刑罰嚴肅天威，雖然還是質、文更迭起作用，但是這種方法是不會被取代的。肉刑的設立，源於聖哲的君王。大概因爲前代風俗淳厚，人們大多敦厚謹慎，圖像既已陳列，就機心收斂，受刑罰的人走在路上，就不放縱和改變操守，因此能不用刑罰誅殺，無爲而教化隆盛。衰落的末世風俗浮薄詐僞，法網設立更加繁密，機巧的思想一天天滋長，羞耻、畏懼的心理變得少了。終身繁重的勞役，不足以制止奸邪，何况刺字和割鼻子，豈能使罪犯返歸善道。空有悲慘的叫聲，却没有匡濟時俗的益處。至於棄市的條文，若實在不是不赦的罪過，事情不是親手殺人，刑訊和法律一致，輕刑和重刑判決相同，減降刑罰的道路堵塞，鍾陳因此高聲抗議，元皇爲之憐憫。現在英才們輔佐國政，行道超越伊尹周公，確實應該謹慎用刑，愛惜人民大力繁育，申明哀憐之心用以革除濫刑，改變對人體的大辟之刑，保全至爲重要的生命，使將來增加繁殖生息。"但是孔琳之意見不同，用王朗、夏侯玄的意見。當時的輿論大多和孔琳之相同，因此肉刑没有施行。

晋書卷三十一

列傳第一

后妃(上)

夫乾坤定位，男女流形，伉儷之義同歸，貴賤之名異等。若乃作配皇極，齊體紫宸，象玉床之連後星，喻金波之合羲璧。爰自夐古，是謂元妃；降及中年，乃稱王后。四人并列，光于帝嚳之宫；二妃同降，著彼有虞之典。夏商以上，六宫之制，其詳靡得而聞焉。姬劉以降，五翟之規，其事可略而言矣。周禮，天子立一后、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聽王者内政。故《婚義》曰："天子之與后，如日之與月，陰之與陽。"由斯而談，其所從來遠矣。故能母儀天宇，助宣王化，德均載物，比大坤維，宗廟歆其薦羞，穹壤俟其交泰。是以哲王垂憲，尤重造舟之禮；詩人立言，先獎《葛覃》之訓。後燭流景，所以裁其宴私；房樂希聲，是用節其容止。履端正本，抑斯之謂歟！若乃娉納有方，防閑有禮，肅尊儀而修四德，體柔範而弘六義，陰教洽于宫闈，淑譽騰於區域。則玄雲入户，上帝錫母萌之符；黄神降徵，坤靈贊壽丘之道，終能鼎祚惟永，胤嗣克昌。至若儷極虧閑，憑天作孽，倒裳衣于衽席，感朓側於弦望。則龍漦結釁，宗周鞠爲黍苗；燕尾挺災，隆漢墜其枌社矣。自

乾與坤早已定位，男人女人已變化成形，夫婦之間的道義有了共同的趨向，高貴低賤的名分也分成不同的等級。如果與帝王相匹配，與帝王的尊嚴相等齊，就像是玉床星接連着後星，又好比是月光配合太陽。自遠古開始，定名爲元妃；傳到中世之時，便稱爲王后。四人并列，顯耀在帝嚳的宫中；二位后妃同時産生，著明於有虞的典籍中。夏、商以前，六宫制度，其具體情况無法知道，秦、漢以來，五翟法規，其内容還是可以粗略地講述的。周代的禮制，天子立一王后、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用來掌管天子内宫的事務。所以《婚義》上説："天子與王后，就像太陽與月亮，陰與陽一樣。"從這一點來講，后妃的由來已經很久遠了。所以后妃能成爲普天之下人母的儀範，幫助宣行帝王的教化，德性承載萬物，像大地一樣。宗廟神靈先享其供奉的饈饌，天地蒼穹等待其和融通泰。所以聖明的君王制定禮法，特别重視娶親迎婚的禮儀；詩人著書立説，首先贊頌《葛覃》中的規範。後宫的燭光耀眼，是爲了節制宴飲私會；房中娱樂之聲輕微，是爲了要約束形動舉止。從開始就端正其本，大概説的就是這個意思吧！至於説到迎娶有一定的法規，防備和禁忌有一定的禮制，整肅好儀容而修養德言容功四種德性，體現出閨中的禮儀規範弘揚温柔敦厚的六種教義，婦德之教在宫庭内部推廣，賢善之美名在邦國傳揚。這樣就會龍種入懷，上帝賜給作母親的吉兆；黄神降下徵兆，地神贊頌着其出生地壽丘的

曹劉内主，位以色登，甄、衛之家，榮非德舉。淫荒挺性，蔑西郊之禮容；婉孌含辭，作南國之奇態。詖謁由斯外入，穢德於是内宣。椒掖播晨牝之風，蘭殿絶河雎之響。永言彤史，大練之範逾微；緬視青蒲，脱珥之猷替矣。晉承其末，與世汙隆，宣皇創基，功弘而道屈；穆后一善，績侔於十亂。洎乎世祖，始親選良家，既而帝掩紈扇，躬行請托。后采長白，實彰妒忌之情；賈納短青，竟踐覆亡之轍。得失遺迹，焕在緗緗，興滅所由，義同畫一。故列其本事，以爲后妃傳云。

功德，最終能使國運長久，子孫後代繁衍昌盛。至於那些依附帝王而有失防範，憑着至尊而爲非作孽，在衽席間顛倒尊卑等級，在平日破壞了行爲準則，於是龍吐出的涎水結成了不祥的迹象，使周朝的宗室被迫東遷而有黍苗之怨；飛燕的尾翼招引災禍，使强盛的漢朝喪失了自己的政權。自從曹魏和劉蜀兩國的皇后憑藉容貌而登尊位，甄后和衛后兩家，其榮寵也并不是由於他們的功德所致。這些人荒淫放縱驕横不羈，蔑視西郊行祭的禮儀；柔媚纏綿委婉妖嬈，作出一副南國女子的奇妙姿態。邪惡的行爲從此由外而入，污穢的流習開始在宫闈之内流傳。后妃的宫殿中散播着干預朝政的風氣，芳潔的殿堂上斷絶了歌頌后妃的詩樂。當記載宫闈生活的秘史受到稱贊時，后妃的風範越來越微；當皇后的地位受到損害時，婦人懿德賢行的法則就全泯滅。晉代承繼其末世，和世道一起盛衰興替，宣皇帝創立基業，功德恢弘而仁義虧缺；宣穆皇后堅持稟德行善，其功績相當於十個大臣。待到世祖武帝，開始親自挑選良家女子，不久他就以紈扇掩面遮羞，親口向楊皇后提出選美的要求。皇后僅選擇那些膚白高大的女子，實際上顯明了她的妒忌之心；賈南風形體短小面色青黑，然而被納爲后，最終走上了覆滅被殺的道路。榮寵得失的陳迹，都清楚明白地寫在書卷之上，興衰覆滅的緣由，道義相同整齊劃一。所以陳述史實本末，作爲后妃傳。

宣穆張皇后

宣穆張皇后諱春華，河内平皋人也。父汪，魏粟邑令；母河内山氏，司徒濤之從祖姑也。后少有德行，智識過人，生景帝、文帝、平原王幹、南陽公主。

宣帝初辭魏武之命，托以風痹，嘗暴書，遇暴雨，不覺自起收之。家惟有一婢見之，后乃恐事泄致禍，遂手殺之以滅口，而親自執爨。帝由是重之。其後柏夫人有寵，后罕得進見。帝嘗卧疾，后往省病。帝曰："老物可憎，何煩出也！"后慚恚不

宣穆張皇后名春華，河内平皋人。父親張汪，魏時任粟邑令；母親河内人，姓山，是司徒山濤的堂姑。皇后年少時即有德行，智慧見識超過常人，生了景帝、文帝、平原王司馬幹和南陽公主。

宣帝當初拜辭了魏武帝的詔命，藉口患有風痹病，有一次晾曬書籍，忽遇大暴雨，不由自主地自己去收書。家中惟有一個婢女看到此事，皇后擔心裝病之事泄露出去招致災禍，便親手殺死婢女滅口，而親自下竈燒火做飯。宣帝由此十分看重她。以後柏夫人受到寵幸，皇后難得有機會見到宣帝。宣帝曾生病卧床，皇后前去探望病

食，將自殺，諸子亦不食。帝驚而致謝，后乃止。帝退而謂人曰："老物不足惜，慮困我好兒耳！"

情。宣帝説："老東西真討厭，哪用得着煩勞你出來呢！"張皇后羞慚怨恨拒絶進食，想要自殺，她的幾個孩子也不吃飯。宣帝驚恐而陪禮道歉，皇后纔停止絶食。皇帝出來後對别人説："老東西不值得憐惜，憂慮的是苦了我的好兒子們！"

魏正始八年崩，時年五十九，葬洛陽高原陵，追贈廣平縣君。咸熙元年，追號宣穆妃。及武帝受禪，追尊爲皇后。

張皇后於魏正始八年去世，享年五十九歲，葬在洛陽高原陵，追贈爲廣平縣君。咸熙元年，追封爲宣穆妃。到武帝受禪讓稱帝後，追尊爲皇后。

景懷夏侯皇后

景懷夏侯皇后諱徽，字媛容，沛國譙人也。父尚，魏征南大將軍；母曹氏，魏德陽鄉主。

后雅有識度，帝每有所爲，必豫籌畫。魏明帝世，宣帝居上將之重，諸子并有雄才大略。后知帝非魏之純臣，而后既魏氏之甥，帝深忌之。青龍二年，遂以鴆崩，時年二十四，葬峻平陵。武帝登阼，初未追崇，弘訓太后每以爲言，泰始二年始加號謚。后無男，生五女。

景懷夏侯皇后名徽，字媛容，沛國譙地人。父親夏侯尚，是魏征南大將軍；母親曹氏，是魏德陽鄉主。

夏侯皇后高雅博識有器度，景帝每要有所作爲，她一定預先籌劃。魏明帝之世，宣帝居於上將重位，各位公子都有雄才大略。皇后知道景帝絶不是魏的忠臣，而皇后却是魏的外甥女，景帝對她非常疑忌。青龍二年，飲毒藥而死，當時僅二十四歲，葬於峻平陵。武帝登基之後，開始没有追封她，弘訓太后常常説起此事，泰始二年纔開始封號加謚。皇后没有兒子，生了五個女兒。

景獻羊皇后

景獻羊皇后諱徽瑜，泰山南城人。父衜，上黨太守；后母陳留蔡氏，漢左中郎將邕之女也。

后聰敏有才行。景懷皇后崩，景帝更娶鎮北將軍濮陽吴質女，見黜，復納后，無子。武帝受禪，居弘訓宫，號弘訓太后。泰始九年，追贈蔡氏濟陽縣君，謚曰穆。咸寧四年，太后崩，時年六十五，祔葬峻平陵。

景獻羊皇后名徽瑜，泰山南城人。父親羊衜，是上黨太守；母親是陳留蔡姓人，是漢代左中郎將蔡邕的女兒。

羊皇后聰慧賢德。景懷皇后去世後，景帝又娶了鎮北將軍濮陽人吴質的女兒，吴女被廢黜後，又納娶了羊皇后，羊皇后没有兒子。武帝受禪後，羊皇后住在弘訓宫，號爲弘訓太后。泰始九年，追贈她的母親蔡氏爲濟陽縣君，謚號穆。咸寧四年，羊太后去世，享年六十五歲，與景帝合葬在峻平陵。

文明王皇后

文明王皇后諱元姬，東海郯人也。父肅，魏中領軍、蘭陵侯。

后年八歲，誦《詩》《論》，尤善喪服；苟有文義，目所一見，必貫於心。年九歲，遇母疾，扶侍不捨左右，衣不解帶者久之。每先意候指，

文明王皇后名元姬，東海郯人。父親王肅，是魏中領軍、蘭陵侯。

皇后八歲時，就能誦讀《詩經》、《論語》，尤其精通喪服禮儀；衹要是有文義的，看了一遍，一定能記在心中。九歲那年，碰到母親生病，她不離左右地侍奉母親，很長時間衣不解

動中所適，由是父母令攝家事，每盡其理。祖朗甚愛異之，曰："興吾家者，必此女也，惜不爲男矣!"年十二，朗薨，后哀戚哭泣，發于自然，其父益加敬異。

帶。常在没有聽到父母的吩咐時就已經順承其意去做事了，舉止行爲適當，因此父母讓她管理家事，她總是處理得合情合理。祖父王朗非常喜愛她，說："使我們家興盛起來的，一定是這個女孩，可惜她不是個男人!"十二歲時，王朗去世，皇后悲戚哀傷痛哭流涕，發自内心，父親更加珍惜重視她。

既笄，歸于文帝，生武帝及遼東悼王定國、齊獻王攸、城陽哀王兆、廣漢殤王廣德、京兆公主。后事舅姑盡婦道，謙冲接下，嬪御有序。及居父喪，身不勝衣，言與淚俱。時鍾會以才能見任，后每言于帝曰："會見利忘義，好爲事端，寵過必亂，不可大任。"會後果反。

成年之後，嫁給文帝，生下武帝和遼東悼王司馬定國、齊獻王司馬攸、城陽哀王司馬兆、廣漢殤王司馬廣德和京兆公主。皇后事奉公婆竭盡婦道，謙和待下，嬪妃有序。爲父親守喪時，身體羸弱瘦不勝衣，一說話就掉眼淚。當時鍾會因有才能受到重任，皇后常常對文帝說："鍾會見利忘義，喜歡挑起事端，恩寵過分一定會作亂，不能委以重任。"鍾會後來果然謀反。

武帝受禪，尊爲皇太后，宫曰崇化。初置宫卿，重選其職，以太常諸葛緒爲衛尉，太僕劉原爲太僕，宗正曹楷爲少府。后雖處尊位，不忘素業，躬執紡績，器服無文，御浣濯之衣，食不參味。而敦睦九族，垂心萬物，言必典禮，浸潤不行。

武帝接受禪讓之後，被尊爲皇太后，所住的宫殿叫崇化宫。開始設置宫中官員，重選他們的職位，任命太常諸葛緒爲衛尉，太僕劉原爲太僕，宗正曹楷爲少府。皇太后雖然處於至尊之位，却不忘舊業，親自紡織，器物服飾樸素而無文彩，穿洗過的衣服，吃飯從不講究美味。使宗族親屬都親善和睦，關注天下百姓，講話一定符合禮制，讒言誹謗從未有過。

帝以后母羊氏未崇謚號，泰始三年下詔曰："昔漢文追崇靈文之號，武、宣有平原、博平之封，咸所以奉尊尊之敬，廣親親之恩也。故衛將軍、蘭陵景侯夫人羊氏，含章體順，仁德醇備，内承世胄，出嬪大國，三從之行，率禮無違。仍遭不造，頻喪統嗣，撫育衆胤，克成家道。母儀之教，光于邦族，誕啓聖明，祚流萬國。而早世殂隕，不遇休寵。皇太后孝思蒸蒸，永慕罔極。朕感存遺訓，追遠傷懷。其封夫人爲縣君，依德紀謚，主者詳如舊典。"於是使使持節、謁者何融追謚爲平陽靖君。

武帝因爲皇太后的母親羊氏没有被尊贈謚號，於泰始三年下詔說："從前漢文帝追封靈文之號，武帝、宣帝也追加了平原、博平的封號，都是爲了表示尊奉先人，擴大慈愛親情的恩德。已故衛將軍、蘭陵景侯夫人羊氏，内懷美質，仁慈賢德，出身於世代貴族之家，又出嫁到侯王之府，遵守三從美德，依照禮儀從不違謬。但仍遭受不幸，多次喪失應有的封號，撫育衆多的子女，終於成就了家業。母儀的教化，光顯於邦國宗族，開啓聖明之道，流傳於萬國。然而她早年去世，没得到恩寵。皇太后孝親之情淳厚，永遠思慕先母。我感念於遺訓，追念往事心懷感傷，現封夫人爲縣君，依照她的德行給予謚號，主管之人可依據舊典執行。"於是派使持節、謁者何融爲夫人追謚爲平陽靖君。

四年，后崩，時年五十二，合葬

四年，皇太后去世，享年五十二歲，與文帝

崇陽陵。將還祔，帝手疏后德行，命史官爲哀策曰：

明明先后，興我晋道。暉章淑問，以翼皇考。邁德宣猷，大業有造。貽慶孤曚，堂構是保。庶資復顧，永享難老。奄然登遐，棄我何早！沈哀罔訴，如何穹昊。嗚呼哀哉！

厥初生民，樹之惠康。帝遷明德，顧予先皇。天立厥配，我皇是光。作邦作對，德音無疆。愍予不吊，天篤降殃。日没《明夷》，中年隕喪。煢煢在疚，永懷摧傷。尋惟景行，於穆不已。海岱降靈，世荷繁祉。永錫祚胤，篤生文母。誕膺純和，淑慎容止。質直不渝，體兹孝友。《詩》《書》是悦，禮籍是紀。三從無違，中饋允理。追惟先后，勞謙是尚。爰初在室，竭力致養。嬪于大邦，皇基是相。謐静隆化，帝業以創。内叙嬪御，外協時望。履信居順，德行洽暢。密勿無荒，劬勞克讓。崇儉抑華，冲素是放。雖享崇高，歡嘉未饗。胡寧棄之，我將曷仰？咨余不造，大罰薦臻。皇考背世，始逾三年。仰奉慈親，冀無後艱。凶災仍集，何辜於天。嗚呼哀哉！

靈轜夙駕，設祖中闈。轀輬動軫，既往不追。哀哀皇妣，永潜靈暉。進攀梓宫，顧援素旂。屏營窮痛，誰告誰依？訴情贈

合葬於崇陽陵。將要遷殯合葬之時，武帝親自列舉皇后的德行，命史官寫了一篇哀文：

大明大德的先后啊，振興我大晋的國運。其美名昭顯彰明，用來輔佐先帝。勉行其德明順其理，開創了恢宏的帝業。給孤弱矇昧的人送來福澤，保障了祖輩的遺業。本希望能長久接受教育永享長壽。如今突然仙逝，過早丢下了我！悲哀無法訴説，誰料到上天這樣安排。嗚呼哀哉！

萬民初生之時，施加恩惠使之安康。天帝將明賢之德，移到先皇身上。選擇確立了他的配偶，我皇由此而英名遠揚。興建了邦國，美好的名聲傳播四方。可憐我們没有長久得到庇護，上天降下了災殃。像太陽隕落光明被淹没一樣，皇后中年隕喪。孤苦而身處憂傷，常常痛斷肝腸。懷念思慕高尚的德行，真是讓人感嘆不已。東海與泰山降下神靈，世代承受祥福的恩德。賜給我們長久的國運，降生出賢德的后妃，能純正平和地承受天命，儀容舉止端莊謹慎，樸實正直堅貞不渝，親身奉行孝友之道。喜好《詩》、《書》，通曉禮法典籍。從不違背三從之德，得當地行使治家之道。追慕先后，崇尚勤勞謙恭的美德。當初未嫁之時，竭盡全力奉親養老，嫁到大國之後，努力輔佐帝王。寧静敦厚成風，帝業由此而創。内使嬪妃井然有序，外合當時之人望。履行信義處事和洽，道德通暢。勤勉而不惰怠，辛苦勞累克己謙讓。崇尚儉樸反對奢華，謙和純樸。雖然享有崇高的地位，却從未享受盡情歡娱。怎麽能棄之而去，以後我將依靠誰呢？哀嘆我的不幸，大的懲罰接連來到。文皇仙逝，僅過三年。我侍奉母親，希望再没有災患。誰料凶事災禍仍然降臨，是我辜負上天。嗚呼哀哉！

靈車清晨即將出行，宫闈中已安排好了路祭，喪車啓動，過去的已無法追回。可憐的母親大人啊，永遠地潜藏了神靈。向前攀扶住棺木，環顧四周送葬的旗幡，心中惶恐

策，以舒傷悲。尚或有聞，顧予孤遺。嗚呼哀哉！

悲痛，向誰訴説向誰依托？訴以衷情獻上悼文，表達我心中的悲傷。您如能聽到，眷顧我這個無父無母的孤兒。嗚呼哀哉！

其後帝追慕不已，復下詔曰："外曾祖母故司徒王朗夫人楊氏，舅氏尊屬，鄭、劉二從母，先后至愛。每惟聖善，敦睦遺旨，渭陽之感，永懷靡及。其封楊夫人及從母爲鄉君，邑各五百户。"太康七年，追贈繼祖母夏侯氏爲滎陽鄉君。

這以後武帝追念不已，又下詔説："外曾祖母已故司徒王朗的夫人楊氏，是舅父家輩分高的親屬，鄭氏、劉氏兩位姨母，都是先后的至愛親友。常懷念其美德，親厚和睦的遺訓，就是渭陽詩中的感嘆，也遠遠比不上這長久的思念。封楊夫人及姨母爲鄉君，食邑各五百户。"太康七年，又追贈繼祖母夏侯氏爲滎陽鄉君。

武元楊皇后

武元楊皇后諱艷，字瓊芝，弘農華陰人也。父文宗，見《外戚傳》；母天水趙氏，早卒。后依舅家，舅妻仁愛，親乳養后，遣他人乳其子。及長，又隨後母段氏，依其家。

武元楊皇后名艷，字瓊芝，是弘農華陰人。父親楊文宗，他的事迹見《外戚傳》；母親是天水趙姓人氏，早就去世。皇后依靠舅舅家，舅舅的妻子慈善仁愛，親自哺乳喂養皇后，讓别人哺乳自己的孩子。皇后長大以後，又跟隨後母段氏，依賴她家。

后少聰慧，善書，姿質美麗，閑於女工。有善相者嘗相后，當極貴，文帝聞而爲世子聘焉。甚被寵遇，生毗陵悼王軌、惠帝、秦獻王柬，平陽、新豐、陽平公主。武帝即位，立爲皇后。有司奏依漢故事，皇后、太子各食湯沐邑四十縣，而帝以非古典，不許。后追懷舅氏之恩，顯官趙俊，納俊兄虞女粲於後宫爲夫人。

皇后從小就聰明賢慧，善於書法，天生麗質，嫻熟女工。有個會相面的人曾經給皇后相面，認爲她肯定非常尊貴。文帝聽説後就爲世子聘了她。皇后深得寵幸，生下了毗陵悼王司馬軌、晋惠帝、秦獻王司馬柬和平陽、新豐、陽平三位公主。武帝即位後，立她爲皇后。主管部門上奏説依照漢代以往的舊例，皇后、太子各封湯沐邑四十縣，然而武帝認爲這不同於古代的制度，没有同意。皇后追念舅舅的恩德，讓趙俊任高官居顯任，并將趙俊哥哥趙虞的女兒趙粲納在後宫爲夫人。

帝以皇太子不堪奉大統，密以語后。后曰："立嫡以長不以賢，豈可動乎？"初，賈充妻郭氏使賂后，求以女爲太子妃。及議太子婚，帝欲娶衛瓘女。然后盛稱賈后有淑德，又密使太子太傅荀顗進言，上乃聽之。泰始中，帝博選良家以充後宫，先下書禁天下嫁娶，使宦者乘使車，給騶騎，馳傳州郡，召充選者使后揀擇。后性妒，惟取潔白長大，其端正美麗者并不見留。時卞藩女有美色，帝掩

武帝認爲皇太子没有能力繼承帝位，私下告訴皇后。皇后説："設立嫡子依年長而不依才能，怎麽可以改换呢？"當初，賈充的妻子郭氏讓人賄賂皇后，請求讓自己的女兒爲太子妃。等到商議太子婚事時，武帝想迎娶衛瓘的女兒，但是皇后盛贊賈后有美德，又密令太子太傅荀顗進言相勸，武帝便同意了。泰始年間，武帝廣選良家女子以充備後宫，事先下詔書禁止百姓婚嫁，派宦官乘使者之車，賜與了駕馭車馬的隨從，急行各州郡，召集候選的人讓皇后挑選。皇后嫉妒，僅選取那些面色白净、身材修長的女子，那些端莊

扇謂后曰："卞氏女佳。"后曰："藩三世后族，其女不可枉以卑位。"帝乃止。司徒李胤、鎮軍大將軍胡奮、廷尉諸葛冲、太僕臧權、侍中馮蓀、秘書郎左思及世族子女并充三夫人九嬪之列。司、冀、兖、豫四州二千石將吏家，補良人以下。名家盛族子女，多敗衣瘁貌以避之。

秀麗的姑娘并不被留下。當時卞藩的女兒長得很美，武帝用扇子掩着臉對皇后説："卞氏女很好。"皇后説："卞藩三代都是皇后的親屬，他的女兒不能委屈地居於卑位。"武帝便作罷。司徒李胤、鎮軍大將軍胡奮、廷尉諸葛冲、太僕臧權、侍中馮蓀、秘書郎左思以及世族的女子一起充三夫人九嬪之列。司、冀、兖、豫四州中二千石的將吏之家，補爲良人以下。名家大族的女子，大多都穿上破衣、毁壞容顏逃避被選入宫。

及后有疾，見帝素幸胡夫人，恐後立之，慮太子不安。臨終，枕帝膝曰："叔父駿女男胤有德色，願陛下以備六宫。"因悲泣，帝流涕許之。泰始十年，崩於明光殿，絶于帝膝，時年三十七。詔曰："皇后逮事先后，常冀能終始永奉宗廟，一旦殂隕，痛悼傷懷。每自以夙喪二親，於家門之情特隆。又有心欲改葬父祖，以頃者務崇儉約，初不有言，近垂困，説此意，情亦愍之。其使領前軍將軍駿等自克改葬之宜，至時，主者供給葬事。賜謚母趙氏爲縣君，以繼母段氏爲鄉君。傳不云乎，'慎終追遠，民德歸厚'。且使亡者有知，尚或嘉之。"

皇后生病時，知道了武帝寵幸胡夫人，恐怕以後立她爲皇后，擔心太子的地位不穩。臨終時，頭枕武帝膝説："叔父楊駿的女兒男胤才貌兼備，願陛下選她來備六宫。"并悲傷地哭泣，武帝流着眼淚答應了。泰始十年，皇后在明光殿中去世，死在武帝的膝上，當時三十七歲。詔書説："皇后自從奉事以來，常希望能自始至終地永奉宗廟，一旦隕命，真是傷心悲痛。她常常因爲早年喪失雙親，對家族的情感非常深厚。又有心想改葬父親和祖父，但因爲當時提倡節約，因此從來没有講出來過。最近病至垂危，纔説明了這個想法，我心裏也很憐恤她。現在命領前軍將軍楊駿等人完成改葬事宜，到時候，主管人員供給喪葬所用物品。追謚其母趙氏爲縣君，其繼母段氏爲鄉君。古代典籍中不是説過嗎，'謹慎地對待父母的死亡，追念遠代祖先，百姓的德行就會忠厚'。况且假如死者有知，也會保佑我們。"

于是有司卜吉，窀穸有期，乃命史臣作哀策叙懷。其詞曰：

天地配序，成化兩儀。王假有家，道在伉儷。姜嫄佐嚳，二妃興嬀。仰希古昔，冀亦同規。今胡不然，景命夙虧。嗚呼哀哉！

我應圖籙，統臨萬方。正位于内，實在嬪嬙。天作之合，駿發之祥。河岳降靈，啓祚華陽。奕世豐衍，朱紼斯煌。纘女惟行，受命溥將。來翼家邦，憲度

於是主管部門占卜吉日，定好埋葬的日子後，就命史臣作悼文來抒發心情。悼文中説：

天地相配，化成兩儀。王者家族興旺，人口衆多，道在於夫婦之間。姜嫄輔助帝嚳，娥皇、女英二妃使舜的事業興盛發達。仰慕古昔之人，希望也能同她們一樣。現在却不是這樣，你的性命早就隕滅。嗚呼哀哉！

我順應上天符命，統治天下。而在宫内正名位，則在於嬪嬙。天作之合，是駿發的祥兆。高山大河降靈，皇后降生在華陽。世代富足繁衍，紅色的官服艷麗輝煌。好女出嫁，承受祖命并光大發揚。嫁到皇家之後，

是常。緝熙陰教，德聲顯揚。昔我先妣，暉曜休光。后承前訓，奉述遺芳。宜嗣徽音，繼序無荒。如何不吊，背世隕喪。望齊無主，長去烝嘗。追懷永悼，率土摧傷。嗚呼哀哉！

崇尚遵守法度。光大女子的教化，賢德之聲顯揚。從前我的先母，美德美行，熠熠生輝。皇后繼承了前人遺訓，遵奉着遺留的盛德。正應該延續德音，承繼而無荒。爲何如此不幸，竟然英年早逝。望齊門上已沒有故主，祭祀時也永遠地失去了你的容光。永遠地追念你啊，普天之下都痛心悲傷。嗚呼哀哉！

陵兆既窆，將遷幽都。宵陳夙駕，元妃其徂。宫闈遏密，階庭空虚。設祖布綍，告駕啓塗。服翬褕狄，寄象容車。金路晻藹，裳帳不舒。千乘動軫，六騑躊躇。銘旌樹表，翣柳雲敷。祁祁同軌，岌岌烝徒。孰不云懷，哀感萬夫。寧神虞卜，安體玄廬。土房陶簋，齊制遂初。依行紀謚，聲被八區。雖背明光，亦歸皇姑。没而不朽，世德作謨。嗚呼哀哉！

陵墓已經挖好，你將遷往幽宫。夜晚列隊清晨出發，皇后就要出行。宫殿之内斷絶了音樂，庭階之上空寂無聲。設好了祖祭備好了綍繩，即將起駕踏上途程。穿戴好禮服，將一切依托在容車之上。飾金的車子陰暗不明，繞棺的裳帷也曲捲難舒。大隊人馬開始行動，駕車的馬却躊躇不前。樹立好標志的旗幡，敷設好引棺的翣柳。車輛緩緩整齊行進，百姓惶恐跟隨。誰不感懷，萬衆哀痛感傷。安撫神靈舉行虞葬，將遺體安放在陵墓之中。泥土建造的房屋陶土製成的祭器，都已按照預想的樣子準備完畢。依照慣例定了謚號，賢德的聲望覆滿天下。雖然離開了舊時的宫殿，也是歸附到先母之處。雖死而不朽，世代奉爲楷模。嗚呼哀哉！

乃葬于峻陽陵。

葬在峻陽陵。

武悼楊皇后

武悼楊皇后諱芷，字季蘭，小字男胤，元后從妹。父駿，别有傳。以咸寧二年立爲皇后。婉嫕有婦德，美映椒房，甚有寵。生渤海殤王，早薨，遂無子。太康九年，后率内外夫人命婦躬桑于西郊，賜帛各有差。

武悼楊皇后名芷，字季蘭，小名男胤，是元后的堂妹。父親楊駿，另外有傳。在咸寧二年立爲皇后。温順嫻静有婦人之美德，其美德映照着後宫椒房，非常得寵。生了渤海殤王，不幸早亡，以後再没有生孩子。太康九年，皇后率領内外夫人及命婦們在西郊親自采桑養蠶，賞帛多少不等。

太子妃賈氏妒忌，帝將廢之。后言於帝曰："賈公閭有勳社稷，猶當數世宥之。賈妃親是其女，正復妒忌之間，不足以一眚掩其大德。"后又數誡厲妃，妃不知后之助己，因以致恨，謂后構之於帝，忿怨彌深。及帝崩，尊爲皇太后。賈后凶悖，忌后父

太子妃賈氏生性妒忌，武帝準備廢掉她。皇后對武帝説："賈公閭對國家有功，還是應該幾世都寬厚地對待。賈妃是他的嫡親之女，又在妒忌的年齡，不值得因爲這一短處而埋没了她的大德。"皇后又多次地告誡勸勉賈妃，賈妃不知道皇后一直在幫助自己，以致産生怨恨，認爲是皇后在武帝面前誹謗自己，怨恨越來越深。武帝去

駿執權，遂誣駿爲亂，使楚王瑋與東安王繇稱詔誅駿。内外隔塞，后題帛爲書，射之城外，曰“救太傅者有賞”，賈后因宣言太后同逆。

世以後，皇后被尊爲皇太后。賈后凶暴悖逆，忌恨皇后的父親楊駿執掌大權，就誣衊楊駿犯上作亂，命楚王司馬瑋和東安王司馬繇假稱詔令殺了楊駿。當時宮内外消息隔絶，皇后在帛上寫字爲信，射到城外，上面寫着“救出太傅之人有賞”，賈后於是就宣稱皇太后夥同參與叛逆。

駿既死，詔使後軍將軍荀悝送后于永寧宫。特全后母高都君龐氏之命，聽就后居止。賈后諷群公有司奏曰：“皇太后陰漸奸謀，圖危社稷，飛箭繫書，要募將士，同惡相濟，自絶于天。魯侯絶文姜，《春秋》所許，蓋以奉順祖宗，任至公於天下。陛下雖懷無已之情，臣下不敢奉詔。可宣敕王公于朝堂會議。”詔曰：“此大事，更詳之。”有司又奏：“駿藉外戚之資，居冢宰之任，陛下既居諒闇，委以重權，至乃陰圖凶逆，布樹私黨。皇太后内爲脣齒，協同逆謀，禍釁既彰，背捍詔命，阻兵負衆，血刃宫省，而復流書募衆，以獎凶黨，上背祖宗之靈，下絶億兆之望。昔文姜與亂，《春秋》所貶，吕宗叛戾，高后降配，宜廢皇太后爲峻陽庶人。”中書監張華等以爲“太后非得罪于先帝者也，今黨惡所親，爲不母于聖世。宜依孝成趙皇后故事，曰武帝皇后，處之離宫，以全貴終之恩”。尚書令、下邳王晃等議曰：“皇太后與駿潛謀，欲危社稷，不可復奉承宗廟，配合先帝。宜貶尊號，廢詣金墉城。”于是有司奏：“請從晃等議，廢太后爲庶人。遣使者以太牢告于郊廟，以奉承祖宗之命，稱萬國之望。至於諸所供奉，可順聖恩，務從豐厚。”詔不許。有司又固請，乃可之。又奏：“楊駿造亂，家屬應誅，詔原其妻龐命，以慰太后之心。今太后廢爲庶人，請以龐付廷尉行刑。”詔曰：

楊駿死後，下詔書命令後軍將軍荀悝將太后送到永寧宫。特别保全太后的母親高都君龐氏的性命，聽任她到太后那裏一起居住。賈后指使諸公卿及各部門上奏説：“皇太后暗中有陰謀，企圖危害國家，把信繫在箭上射出去，計劃招募將士，共同作惡，自絶於天。魯侯棄絶了母親文姜，是《春秋》上所贊許的，那是爲了敬奉順應祖宗，在天下推行至公至道。陛下雖懷有無法消除的親情，臣下却不敢奉詔行事。希望把王公們宣召到朝堂上一起討論。”詔書説：“這是一件大事，要進一步瞭解。”主管部門又上奏道：“楊駿憑藉身爲外戚的資格，居於宰臣的高位，陛下居喪時，又把重權委托給他，以至於他暗自圖謀悖逆謀反，建立私黨。皇太后在内應和相助，同心協力陰謀叛逆，禍端已經很明顯，公然違背詔令，依仗軍隊人多勢衆，在皇宫内大行殺戮，然後又傳信招募兵衆，獎勵叛黨，上背棄了祖宗的神靈，下斷絶了天下人的期望。從前文姜參與了淫亂，爲《春秋》所貶，吕姓宗室叛逆，高祖之后也遭貶降。應該將皇太后廢爲峻陽庶人。”中書監張華等人認爲“太后并没有在先帝那裏獲罪，現在與她的親族勾結成黨，在當今聖世做出了不像母后的舉動，應該依照孝成趙皇后以前的事例，稱爲武帝皇后，把她安置在離宫，以保全讓她終身顯貴的恩德”。尚書令、下邳王司馬晃等人議道：“皇太后與楊駿陰謀策劃，想要危害國家，不能再讓她奉承宗廟，也不能再與先帝相配。應該貶去尊號，廢棄之後遷往金墉城。”於是主管部門奏道：“請聽從司馬晃等人的意見，將太后廢爲庶人。派人奉太牢之祭祝告於祖廟，來奉承祖宗的意旨，符合天下的願望。至於各種供奉，可以順承聖上的恩惠，一定力求豐厚。”詔令没有同意。主管部門又堅持請求，批准了奏

"聽龐與庶人相隨。"有司希賈后旨，固請，乃從之。龐臨刑，太后抱持號叫，截髮稽顙，上表詣賈后稱妾，請全母命，不見省。初，太后尚有侍御十餘人，賈后奪之，絶膳而崩，時年三十四，在位十五年。賈后又信妖巫，謂太后必訴冤先帝，乃覆而殯之，施諸厭劾符書藥物。

請。又奏道："楊駿謀反作亂，家屬應該誅滅，詔書寬恕了他的妻子龐氏，是爲了撫慰太后的心。現在太后被廢爲庶人，請把龐氏交付廷尉執行死刑。"詔書説："允許龐氏與庶人相隨。"主管部門迎合賈后的旨意，堅持請求，於是聽從。龐氏臨刑前，太后抱着她號哭，扯斷頭髮以頭觸地，上奏表給賈后自稱妾，請求保全母親的性命，不被理睬。起初，太后還有十幾個侍奉的人，賈后全撤去，太后絶食而死，時年三十四歲，在位十五年。賈后又相信妖巫之言，認爲太后一定會到先帝那裏訴冤，於是就以面朝地顛倒而殯，并加上各種除邪的符書藥物。

永嘉元年，追復尊號，别立廟，神主不配武帝。至成帝咸康七年，下詔使内外詳議。衛將軍虞潭議曰："世祖武皇帝光有四海，元皇后應乾作配。元后既崩，悼后繼作，至楊駿肆逆，禍延天母。孝懷皇帝追復號謚，豈不以鯀殛禹興，義在不替者乎！又太寧二年，臣忝宗正，帝譜泯棄，罔所循按。時博諮舊齒，以定昭穆，與故驃騎將軍華恒、尚書荀崧、侍中荀邃因舊譜參論撰次，尊號之重，一無改替。今聖上孝思，祗肅禋祀，詢及群司，將以恢定大禮。臣輒思詳，伏見惠皇帝《起居注》、群臣議奏，列駿作逆謀，危社稷，引魯之文姜，漢之吕后。臣竊以文姜雖莊公之母，實爲父仇；吕后寵樹私戚，幾危劉氏，按此二事異于今日。昔漢章帝竇后殺和帝之母，和帝即位盡誅諸竇。當時議者欲貶竇后，及后之亡，欲不以禮葬。和帝以奉事十年，義不可違，臣子之道，務從豐厚，仁明之稱，表于往代。又見故尚書僕射裴頠議悼后故事，稱繼母雖出，追服無改。是以孝懷皇帝尊崇號謚，還葬峻陵。此則母子道全，而廢事蕩革也。于時祭于弘訓之宫，未入太廟。

永嘉元年，又追認恢復了尊號，另外立了祀廟，神位没有與武帝相配。成帝咸康七年，下詔書命令内外大臣認真討論。衛將軍虞潭議論説："世祖武皇帝光照四海，元皇后順應天意與之相配。元后去世之後，悼后繼立，直至楊駿放縱叛亂，災禍延及到太后身上。孝懷皇帝追認恢復了謚號，難道不正像鯀被處死而大禹被重用一樣，表明道義就在於不以他人替罪嗎？再者，太寧二年，我忝居宗正之職，帝王宗室的族譜滅絶不存，没有能够遵循的資料。當時廣泛地詢問德高望重的長者，以確定昭穆序位。與前驃騎將軍華恒、尚書荀崧、侍中荀邃一起依照舊譜共同討論編集撰寫，尊號這樣重大的事情，難以改動。現在聖上懷孝親之心，恭敬嚴肅地進行禋祀，徵詢遍及群司百官，準備恢復確定大禮。我再三考慮，敬覽了惠皇帝的《起居注》、群臣議奏，其中列舉了楊駿陰謀叛逆、危害社稷的事實，援引了魯國的文姜、漢朝的吕后等事例。我認爲文姜雖是魯莊公的母親，實際上却是父親的仇人；吕后寵信自己的親戚，幾乎危害了劉漢天下，這二事與今天的事情并不相同。從前漢章帝竇后殺死了和帝的母親，和帝即位後把竇后家族之人全部斬殺。當時商議此事的大臣建議貶斥竇后，及竇后死亡之時，也不按照皇后之禮來埋葬。和帝認爲竇后侍奉先帝十年，禮義不可違背，作爲臣子之道，應力求寬容，他的仁愛聖明的名聲，顯揚於後代。又看到前尚書僕射裴頠所議悼后往

蓋是事之未盡，非義典也。若以悼后復位爲宜，則應配食世祖；若以復之爲非，則譜謚宜闕，未有位號居正，而偏祠別室者也。若以孝懷皇帝私隆母子之道，特爲立廟者，此苟崇私情，有虧國典，則國譜帝諱，皆宜除棄，匪徒不得同祀于世祖之廟也。”會稽王昱、中書監庾冰、中書令何充、尚書令諸葛恢、尚書謝廣、光禄勛留擢、丹楊尹殷融、護軍將軍馮懷、散騎常侍鄧逸等咸從潭議，由是太后配食武帝。

事，説是繼母雖被休棄，但補行服喪的制度不能改變。所以孝懷皇帝加了謚號，把尸體運回峻陵安葬。這樣就使母子之道完美無缺，而往事也全部蕩除。當時在弘訓之宫進行祭祀，没有入太廟。這是事情没辦完全，不符合道義法規。如果認爲悼后恢復舊位是合宜的，那麽就應該與世祖一起享受祭祀；如果認爲復位是不對的，那麽譜系中的謚號也應該空缺，没有位置名號居於正室之位，而在另一室進行祭祀的道理。如果認爲孝懷皇帝私心看重母子之道，特地爲她建立了廟，這屬於苟徇私情，有虧於國家法典，那麽國家和帝室的族譜秘典中，都應該除去有關悼后的封號，不僅是不能和世祖一起在太廟中享受祭祀。”會稽王司馬昱、中書監庾冰、中書令何充、尚書令諸葛恢、尚書謝廣、光禄勛留擢、丹楊尹殷融、護軍將軍馮懷、散騎常侍鄧逸等人都贊同虞潭的意見，從此太后得以和武帝一起享受祭祀。

左貴嬪

左貴嬪名芬。兄思，别有傳。

芬少好學，善綴文，名亞于思，武帝聞而納之。泰始八年，拜修儀。受詔作愁思之文，因爲《離思賦》曰：

> 生蓬户之側陋兮，不閑習於文符。不見圖畫之妙像兮，不聞先哲之典謨。既愚陋而寡識兮，謬忝厠于紫廬。非草苗之所處兮，恒怵惕以憂懼。懷思慕之忉怛兮，兼始終之萬慮。嗟隱憂之沈積兮，獨鬱結而靡訴。意慘憒而無聊兮，思纏綿以增慕。夜耿耿而不寐兮，魂憧憧而至曙。風騷騷而四起兮，霜皚皚而依庭。日晻曖而無光兮，氣懰栗以洌清。懷愁戚之多感兮，患涕淚之自零。
>
> 昔伯瑜之婉孌兮，每綵衣以娱親。悼今日之乖隔兮，奄與家爲參辰。豈相去之云遠兮，曾不

左貴嬪名芬。其兄左思，另外有傳。

左芬自幼好學，善於寫文章，名聲僅亞於左思，武帝聽説之後將她納在後宫。泰始八年，封爲修儀。接受詔命撰寫有關愁思的文章，於是寫成了《離思賦》：

> 生長在蓬門陋巷啊，并不嫻熟於官府文章。没有見過美妙的圖像啊，也没聽到過先哲的教誨。既蠢笨無知又孤陋寡聞，可又忝居於皇室的宫闕。這裏并不是卑微之人所應該住的地方啊，所以總是恐懼憂愁而誠恐誠惶。心懷思慕而感傷啊，自始至終都有萬般疑慮。哀嘆那心底的憂患漸漸沉積啊，鬱結而無處陳訴。心情煩亂百無聊賴啊，思緒纏綿而倍增離愁。夜間耿耿難眠啊，心神恍惚直至天明。寒風四起蕭瑟凄凉啊，皚皚的白霜布滿了院庭。太陽昏暗無光啊，空氣也顯得悲愴寒冷。心懷悲戚而多愁善感啊，不禁凄然而涕下。
>
> 從前伯瑜依順父母啊，常身着彩衣而娱親。感傷今天的别離啊，突然和家人成了相互隔絶的星辰。這豈是相隔得太遠啊，其距

盈乎數尋。何宫禁之清切兮，欲瞻睹而莫因。仰行雲以歔欷兮，涕流射而沾巾。惟屈原之哀感兮，嗟悲傷于離别。彼城闕之作詩兮，亦以日而喻月。况骨肉之相於兮，永緬邈而兩絶。長含哀而抱戚兮，仰蒼天而泣血。

離不超過數十尺。無奈宫禁之中森嚴而清貴啊，想要看望親人而没有理由。仰望行雲而悲泣嘆息啊，涕淚滂沱而沾滿衣巾。屈原也曾感傷哀嘆啊，爲離别而嗟嘆哀傷。他遥望城闕而作詩啊，也是以日月爲喻。何况骨肉之間的相親相愛啊，却永遠地分絶兩地。長久含哀而抱戚啊，仰望蒼天而泣血。

亂曰：骨肉至親，化爲他人，永長辭兮。慘愴愁悲，夢想魂歸，見所思兮。驚寤號咷，心不自聊，泣漣洏兮。援筆舒情，涕淚增零，訴斯詩兮。

亂曰：骨肉至親，却變成陌生人，永久别離。悲愴凄凉，夢歸故里，見到思念的親人。驚醒而哀號，無法自慰，涕淚漣漣。提筆抒懷，增添淚水，寫了此詩。

後爲貴嬪，姿陋無寵，以才德見禮。體羸多患，常居薄室，帝每游華林，輒回輦過之。言及文義，辭對清華，左右侍聽，莫不稱美。

後來被封爲貴嬪，因爲容貌醜陋而得不到寵幸，而以文才德性受到禮遇。她身體羸弱多愁善感，常居住在陋室之中，武帝每次游華林，常回車前來看望她。談論到文義，言辭答對清麗秀美，左右侍聽之人，没有不贊美的。

及元楊皇后崩，芬獻誄曰：

惟泰始十年秋七月丙寅，晋元皇后楊氏崩，嗚呼哀哉！昔有莘適殷，姜姒歸周，宣德中闈，徽音永流。樊衛二姬，匡齊翼楚；馬鄧兩妃，亦毗漢主。峨峨元后，光嬪晋宇。伉儷聖皇，比踪往古。遭命不永，背陽即陰。六宫號咷，四海慟心。嗟余鄙妾，銜恩特深。追慕三良，甘心自沈。何用存思？不忘德音。何用紀述？托辭翰林。乃作誄曰：

元楊皇后去世時，左芬獻上一篇悼文：

泰始十年秋七月丙寅，晋元皇后楊氏辭世，嗚呼哀哉！以前有莘之女嫁到殷，姜姒作了周天子的夫人，她們在宫中弘揚道德，德音永遠流傳。樊、衛二姬，匡齊輔楚；馬、鄧二妃，佐助漢皇。端莊的元后，幸運地嫁到了晋宫。與聖皇結成伉儷，可與古人相比。不幸命不長壽，離開人世走向陰間。六宫上下哀號，四海之内悲傷。嗟嘆我臣妾，承受的恩惠深厚。追念古代的三位良妃，甘心沉溺。如何寄托哀思？永不忘記她的德音。用什麽來記述她的事迹？在於筆墨文辭。於是寫下悼文：

赫赫元后，出自有楊。奕世朱輪，耀彼華陽。惟岳降神，顯兹禎祥。篤生英媛，休有烈光。含靈握文，異于庶姜。和暢春日，操厲秋霜。疾彼攸遂，敦此義方。率由四教，匪怠匪荒。行周六親，徽音顯揚。顯揚伊何？京室是臧。乃娉乃納，聿嬪聖皇。正位閨闥，惟德是將。鳴珮

顯赫的元后，出自楊氏之門。世代都是顯貴，在華陽光照耀人。山岳降下神靈，顯示吉祥的徵兆，賢女降生，大顯光耀。飽含靈氣才華横溢，與一般的女子絶然不同。在和暢的春日，在緊迫的寒秋，厭惡專擅獨斷，奉行規範的道德法規。遵循德言容功四種教養，從不懈怠。道德恩惠遍及六親，美名到處顯揚。顯揚如何？王室稱贊。於是行聘行娶，陪伴在聖皇身旁。主掌後宫，是因

有節，發言有章。仰觀列圖，俯覽篇籍。顧問女史，咨詢竹帛。思媚皇姑，虔恭朝夕。允釐中饋，執事有恪。

爲看重其品德。行動合乎禮儀，言談合乎法規。遍觀圖書，綜覽篇章。請教後宮女史，查詢古籍文章。敬愛皇姑，早晚虔誠侍奉。内宮管理得當，處理事務有法有章。

于禮斯劳，于敬斯勤。雖曰齊聖，邁德日新。日新伊何，克廣弘仁。終温且惠，帝妹是親。經緯六宫，罔不彌綸。群妾惟仰，譬彼北辰。亦既青陽，鳴鳩告時。躬執桑曲，率導媵姬。修成蠶蔟，分繭理絲。女工是察，祭服是治。祗奉宗廟，永言孝思。于彼六行，靡不蹈之。皇英佐舜，塗山翼禹。惟衛惟樊，二霸是輔。明明我后，異世同矩。亦能有亂，謀及天府。内敷陰教，外毗陽化。綢繆庶正，密勿夙夜。恩從風翔，澤隨雨播。中外禔福，遐邇咏歌。

有禮而謹慎用心，恭敬而勤勉不怠。雖説是睿智敏達，也是勉行其德日日更新。道德日新又如何，仁德發揚廣大。又温柔又賢惠，親切地對待皇親姊妹。統率六宫，靡不照顧周到。群妾仰慕，把她比作北極星。每到初春，斑鳩啼鳴報時，率領媵姬，養蠶采桑。整理蠶具分别蠶繭理好蠶絲。督察女工，縫製祭服。供奉宗廟，吟咏孝親之情。六種善行，全都奉行。娥皇、女英輔佐舜帝、塗山之女幫助大禹，衛后和樊姬，分别輔助了兩位霸主。我們賢明能幹的皇后，與她們雖不同時却有着相同的道德。也能有亂，慮及到天府要事。内施女子之教，外行王化之理。在庶嫡之間親密相處，日夜勤勉努力。恩澤像是隨風擴散，如雨遍降。朝廷内外安寧幸福，遠近歌頌。

天祚貞吉，克昌克繁。則百斯慶，育聖育賢。教逾妊姒，訓邁姜嫄。堂堂太子，惟國之元。濟濟南陽，爲屏爲藩。本支菴藹，四海蔭焉。微斯皇妣，孰兹克臻。曰乾蓋聰，曰聖允誠。積善之堂，五福所并。宜享高年，匪隕匪傾。如彭之齒，如聃之齡。云胡不造，于兹禍殃。寢疾彌留，寤寐不康。巫咸騁術，和鵲奏方。祈禱無應，嘗藥無良。形神將離，載昏載荒。奄忽崩殂，湮精滅光。哀哀太子，南陽繁昌。攀援不寐，擗踊摧傷。嗚呼哀哉！闔宫號咷，宇内震驚。奔者填衢，赴者塞庭。哀慟雷駭，流淚雨零。歔欷不已，若喪所生。

上天賜給吉祥與幸福，子孫昌大衆多。多子多孫，聖明賢德教誨超越了太妊太姒，訓育比過了姜嫄。堂堂英武的太子，居於國家的首位。美麗富庶的南陽，是社稷的藩籬屏障。嫡庶子孫不衰，四海都得到蔭護。如此皇后，誰能這樣完美。稱君是因爲聰明，稱聖是因爲誠信。積善的殿堂，聚集福禄康壽。皇后理應享有高壽，不受到任何損傷。應像彭祖那樣長壽，應像老聃那樣高齡。爲什麽這麽不幸，碰上了這樣的災禍。卧病在床，長久不愈，日夜不得安康。請巫咸一樣的神醫施展才能，請和與扁鵲那樣的大夫貢獻藥方。祈禱没有回應，吃藥也不見好轉。形與神將要分離，每天昏昏沉沉。一旦殞命早逝，皇后的靈光雲飛烟滅。悲痛欲絶的太子啊，正在南陽繁昌。攀援哭泣夜不能寐，捶胸頓足無限悲傷。嗚呼哀哉！宫中號咷，天下震驚。奔喪之人充斥大道，赴哀之人擠滿院庭。哀痛至極哭聲震天，涕泗滂沱，像

天降大雨。人人歔欷，就像失去親生父母一樣。

惟帝與后，契闊在昔。比翼白屋，雙飛紫閣。悼后傷后，早即窀穸。言斯既及，涕泗隕落。追惟我后，實聰實哲。通于性命，達于儉節。送終之禮，比素上世。襚無珍寶，唅無明月。潛輝梓宮，永背昭晰。臣妾哀號，同此斷絶。庭宇遏密，幽室增陰。空設幃帳，虛置衣衾。人亦有言，神道難尋。悠悠精爽，豈浮豈沈。豐奠日陳，冀魂之臨。孰云元后，不聞其音。

皇帝與皇后，從前相依相約，在平淡中一起生活，在富貴時比翼雙飛。悼念皇后，過早地長眠於地下。一説到這裏，眼淚就止不住往下落。追念我們的皇后，多麼聰穎多麼聖明。通曉性命，明達儉節。送終的禮儀，質樸無華可與前世相比。衣衾没有珍寶，口中也不見明珠。光輝隱没在棺槨之中，永遠失去了明哲與光耀。臣妾哀號，與此永别。房舍庭院寂静無聲，幽暗的居室徒增陰冷。空設了幃帳，徒然地擺放着衣衾。人們常言，神道難以尋覓。悠悠靈魂，豈在沉浮。天天供奉豐厚的祭品，盼望着靈魂降臨。誰説我們的元后，聽不到這些聲音。

乃議景行，景行已溢。乃考龜筮，龜筮襲吉。爰定宅兆，克成玄室。魂之往矣，于以令日。仲秋之晨，啓明始出。星陳夙駕，靈輿結駟。其輿伊何？金根玉箱。其駟伊何？二駱雙黄。習習容車，朱服丹章。隱隱轜軒，弁絰繐裳。華轂曜野，素蓋被原。方相仡仡，旌旐翻翻。挽童引歌，白驥鳴轅。觀者夾塗，士女涕漣。千乘萬騎，迄彼峻山。峻山峨峨，曾阜重阿。弘高顯敞，據洛背河。左瞻皇姑，右睇帝家。推存揆亡，明神所嘉。諸姑姊妹，娣姒媵御。追送塵軌，號咷衢路。王侯卿士，雲會星布。群官庶僚，縞蓋無數。咨嗟通夜，東方云曙。百祇奉迎，我后安厝。中外俱臨，同哀并慕。涕如連雲，淚如湛露。扃闥既闔，窈窈冥冥。有夜無晝，曷用其明。不封不樹，山陂同形。

追議她高尚的德行，根據其德行選定了謚號。又用龜筮進行占卜，龜筮之兆非常吉祥。測定了墓地，修築了墓室。靈魂啓程的時間，就在選定的吉日。仲秋的早晨，天色微明就開始出發。星宿似的隊列黎明起駕，靈車駕着四匹大馬。靈車樣子如何？金柱瑞車銀製的車箱。四匹大馬什麽模樣？兩匹白色兩匹黄。緩緩行駛的靈車，朱赤的禮服紅色的花紋。喪車隱隱行進，人們披麻戴孝。精美的車駕在田野上輝映，素白的傘蓋布滿了原野。扮成神靈以驅除鬼怪的隊伍威武雄壯，各色旌旗隨風飄揚。牽挽靈車的童子高唱葬歌，白色的轅馬陣陣悲鳴。觀看的人群站滿兩邊，男女涕淚漣漣。大小官員騎着駿馬，來到高峻的山崗。山峰巍峨，連綿重叠。墓地高大開闊敞亮，面對洛水，背靠黄河，可以左瞻太后，右顧皇陵。推究其生死存亡，都是明神的嘉賜。衆多的姑母姊妹，娣姒媵妃。追隨送别皇后的喪車，一路上號咷痛哭。送葬的王侯卿士，像天上的星雲。大小官員，白色的喪服不計其數。人們整夜地哀傷嘆息，直到東方出現曙光。衆多的神靈前來迎奉，皇后正在安葬。皇宫内外全部到齊，共表哀悼思慕之情。淚水淋灕，上連

天雲，下比濃露。墓室的大門已經關閉，深邃而幽暗。有黑夜而沒有白晝，何用照明。沒有封冢，沒有樹碑，其墓地與山陂同形。

昔后之崩，大火西流。寒往暑過，今亦孟秋。自我銜恤，倏忽一周。衣服將變，痛心若抽。逼彼禮制，惟以增憂。去此素衣，結戀靈丘。有始有終，天地之經。自非三光，誰能不零。存播令德，没圖丹青。先哲之志，以此爲榮。温温元后，實宣慈焉。撫育群生，恩惠滋焉。遺愛不已，永見思焉。懸名日月，垂萬春焉。嗚呼庶妾，感四時焉。言思言慕，涕漣洏焉。

皇后去世，大火星西行，寒來暑往，現在又到了初秋。自從我們遭遇喪事，已過一年。喪服即將除去，内心十分苦痛。被禮制所束縛，反而增添了憂傷。雖然脱去了素服，心還留在皇后的靈丘旁。有始有終，這是天地常道，不是日月星三光，誰能長生不老。傳頌高尚的品德，而不企盼留下形影。先哲的心願，以此爲榮。温文爾雅的皇后啊，確實是博愛天下。撫育了芸芸衆生，恩惠無處不在。遺留下的恩德，永遠值得我們懷念。名字與日月齊明，永垂不朽。嗚呼庶妾，一年四季無時不懷念。想念皇后，傷心的淚水長流。

咸寧二年，納悼后，芬于座受詔作頌，其辭曰：

峨峨華嶽，峻極泰清。巨靈導流，河瀆是經。惟瀆之神，惟岳之靈。鍾于楊族，載育盛明。穆穆我后，應期挺生。含聰履哲，岐嶷夙成。如蘭之茂，如玉之榮。越在幼冲，休有令名。飛聲八極，翕習紫庭。超妊邈姒，比德皇英。京室是嘉，備禮致娉。令月吉辰，百僚奉迎。周生歸韓，詩人是咏。我后戾止，車服暉映。登位太微，明德日盛。群黎欣戴，函夏同慶。

咸寧二年，納立悼后，左芬在座位上接受詔令而作頌，其辭曰：

巍峨的華山啊，險峻陡峭高聳入雲。河神巨靈疏導江流，治理了大小河川。河川之神，華嶽之靈。鍾情於楊氏家族，使之興旺昌明。賢良的皇后啊，就在這裏誕生。她機智伶俐才能出衆，聰明智慧從小生成。好像蘭花那樣繁茂，好像玉石那樣美好。還在幼小的時候，就已經有了好名聲。名聲很快地傳播到八方，又回到宫庭。超過了太妊和太姒，德性可以和娥皇、女英相比。皇室之人贊美她，準備禮品行聘。選擇吉日良辰，百官一起奉迎。如同周生歸韓，詩人都歌咏。皇后來到皇宫，車駕服飾交相輝映，登上皇后的寶座，德行日盛一日。百姓擁戴，普天同慶。

翼翼聖皇，睿哲孔純。愍兹狂戾，闡惠播仁。蠲釁滌穢，與時惟新。沛然洪赦，恩詔遐震。后之踐阼，囹圄虚陳。萬國齊歡，六合同欣。坤神抃舞，天人載悦。興瑞降祥，表精日月。和氣烟煴，三光朗烈。既獲嘉時，

莊重的聖皇，明哲和諧。憐憫那些暴戾之人，顯揚恩惠散播慈仁。滌除不和與污穢，日日更新。天下大赦，賜恩的詔令影響到遠方。皇后被封之後，監獄成了虚設。内外共同歡呼，天下共同慶祝。女神擊掌舞蹈，仙人歡欣鼓舞。降下吉祥和瑞兆，日月放出瑞氣。祥雲繚繞二氣和合，日月星明亮

尋播甘雪。玄雲暗藹，靈液霏霏。既儲既積，待陽而晞。曦晛沾濡，柔潤中畿。長享豐年，福禄永綏。

照人。已經等到了好時節，隨即就要播撒瑞雪。濃雲密布，雨露霏霏。蓄積下吉祥的雨露，等待太陽的光輝。和熙的雨露浸潤遍地，滋潤了京都各地。祝願長壽，福禄無窮。

及帝女萬年公主薨，帝痛悼不已，詔芬爲誄，其文甚麗。帝重芬詞藻，每有方物異寶，必詔爲賦頌，以是屢獲恩賜焉。答兄思詩、書及雜賦頌數十篇，并行于世。

武帝的女兒萬年公主去世時，武帝哀痛不已，下詔左芬寫了一篇悼文，文辭華麗。武帝看重左芬的文章詞藻，每當有土產與異寶，一定令她爲賦寫頌，因此多次獲得恩賜。她寫的應答哥哥左思的詩、信以及賦頌幾十篇，都在世上流傳。

胡貴嬪

胡貴嬪名芳。父奮，别有傳。

泰始九年，帝多簡良家子女以充内職，自擇其美者以絳紗繫臂。而芳既入選，下殿號泣。左右止之曰："陛下聞聲。"芳曰："死且不畏，何畏陛下！"帝遣洛陽令司馬肇策拜芳爲貴嬪 帝每有顧問，不飾言辭，率爾而答，進退方雅。時帝多内寵，平吴之後復納孫晧宫人數千，自此掖庭殆將萬人。而并寵者甚衆，帝莫知所適，常乘羊車，恣其所之，至便宴寢。宫人乃取竹葉插户，以鹽汁灑地，而引帝車。然芳最蒙愛幸，殆有專房之寵焉，侍御服飾亞于皇后。帝嘗與之摴蒱，争矢，遂傷上指。帝怒曰："此固將種也！"芳對曰："北伐公孫，西距諸葛，非將種而何？"帝甚有慚色。芳生武安公主。

胡貴嬪名芳。父親胡奮，另外有傳。

泰始九年，武帝廣泛選擇良家女子來充實内宫，自己從中挑選漂亮的女子用絳色的絲絹繫在手臂上。胡芳在入選之後，下了殿就號哭，左右的人制止說："陛下聽到哭聲不吉利。"胡芳說："死都不怕，怎麽會怕陛下！"武帝派洛陽令司馬肇封胡芳爲貴嬪。武帝每次有所詢問時，她都不修飾言辭，率直回答，舉動進退剛正大方。當時武帝有許多寵幸的姬妾，平定吴國之後又收納了孫晧的幾千名宫女，從此内宫的嬪妃將近萬人。而受到寵幸的很多，武帝不知道應該去何處，常常乘着羊車，隨其所到地，到了之後就休息住宿。宫女們拿竹葉插在門上，把鹽汁灑在地上，用來吸引武帝的羊車。然而胡芳最受到寵愛，幾乎有專房之寵，侍奉和服飾等僅次於皇后。武帝曾經和她行摴蒱游戲，争奪箭，抓傷了武帝的手指。武帝生氣地說："這一定是武將的後代！"胡芳回答說："北伐公孫，西抗諸葛，不是武將的後代是什麽呢？"武帝面露慚愧之色。胡芳生育了武安公主。

諸葛夫人

諸葛夫人名婉，琅邪陽都人也。父沖，字茂長，廷尉卿。婉以泰始九年春入宫，帝臨軒，使使持節、洛陽令司馬肇拜爲夫人。

兄銓，字德林，散騎常侍。銓弟玫，字仁林，侍中、御史中丞。玫婦

諸葛夫人名諸葛婉，琅邪陽都人。父親諸葛沖，字茂長，任廷尉卿。諸葛婉於泰始九年春入宫，武帝親至前殿，令使持節、洛陽令司馬肇宣拜諸葛婉爲夫人。

夫人之兄諸葛銓，字德林，任散騎常侍。弟諸葛玫，字仁林，任侍中、御史中丞。諸葛玫妻

弟周穆，清河王覃之舅也。永嘉初，穆與玫勸東海王越廢懷帝，立覃，越不許。重言之，越怒，遂斬玫及穆。臨刑，玫謂穆曰："我語卿何道?"穆曰："今日復何所説。"時人方知謀出於穆，非玫之意。

弟周穆，是清河王司馬覃之舅。永嘉初年，周穆與諸葛玫勸説東海王司馬越廢掉晋懷帝，改立司馬覃，司馬越不答應。反復勸説，司馬越大怒，斬殺了諸葛玫和周穆。臨刑前，諸葛玫對周穆説："我告訴過你什麽話?"周穆説："現在還有何可説。"這時人們纔知道計謀出自周穆，并不是諸葛玫的本意。

惠賈皇后

惠賈皇后諱南風，平陽人也，小名旹。父充，别有傳。初，武帝欲爲太子取衛瓘女，元后納賈郭親黨之説，欲婚賈氏。帝曰："衛公女有五可，賈公女有五不可。衛家種賢而多子，美而長白；賈家種妒而少子，醜而短黑。"元后固請，荀顗、荀勖并稱充女之賢，乃定婚。始欲聘后妹午，午年十二，小太子一歲，短小未勝衣。更娶南風，時年十五，大太子二歲。泰始八年二月辛卯，册拜太子妃。妒忌多權詐，太子畏而惑之，嬪御罕有進幸者。

惠賈皇后名南風，平陽人，小名旹。父親賈充，另外有傳。當初，武帝想爲太子聘娶衛瓘的女兒，元后聽取了賈氏、郭氏親信黨羽的勸説，想與賈氏結親。武帝説："衛公的女兒有五點可取，賈公的女兒有五點不可取。衛家的後代賢良而且多子女，容貌美麗而且身材修長膚色白；賈家的後代生性嫉妒而且子女少，容貌醜陋身材矮小皮膚粗黑。"元后堅持要求，荀顗、荀勖都稱頌賈充的女兒賢惠，就定了婚約。開始想聘娶賈后的妹妹賈午，賈午當時十二歲，比太子小一歲，矮小還不能穿成人衣服。就改娶了南風，當時十五歲，比太子大兩歲。泰始八年二月辛卯，被策封爲太子妃。她生性妒忌而詭詐，太子既怕她又被她迷惑，嬪妃中很少有受太子寵幸的。

帝常疑太子不慧，且朝臣和嶠等多以爲言，故欲試之。盡召東宫大小官屬，爲設宴會，而密封疑事，使太子决之，停信待反。妃大懼，倩外人作答。答者多引古義。給使張泓曰："太子不學，而答詔引義，必責作草主，更益譴負。不如直以意對。"妃大喜，語泓："便爲我好答，富貴與汝共之。"泓素有小才，具草，令太子自寫。帝省之，甚悦。先示太子少傅衛瓘，瓘大踧踖，衆人乃知瓘先有毁言，殿上皆稱萬歲。充密遣語妃云："衛瓘老奴，幾破汝家。"

武帝常懷疑太子不聰明，而且朝中官員和嶠等人也多次把這作爲話題，所以想測試他。把東宫上下大小官屬全部召來，擺設了宴會，以疑難事爲題而密封好，讓太子决斷，停留信使等待答覆。賈妃非常恐慌，請外人代作回答。代答的人大多援引古義。給使張泓説："太子不好學，而回答詔書却能援引古義，聖上一定會追查代答的人，這就更加重了譴責。不如直接根據意思對答。"賈妃非常高興，對張泓説："立刻替我好好回答，將來若能富貴一定與你共享。"張泓素來有些小才，擬好草稿，讓太子自己抄寫。武帝看過之後，很高興。先拿給太子少傅衛瓘看，衛瓘非常不安，衆人纔知道衛瓘以前説過不滿太子的話，殿上之人都呼萬歲。賈充秘密派人告訴賈妃説："衛瓘這個老東西，幾乎毁壞了我們家。"

妃性酷虐，嘗手殺數人。或以戟擲孕妾，子隨刃墮地。帝聞之，大

賈妃生性非常暴虐，曾經親手殺死數人。有時用戟擲殺懷孕的姬妾，胎兒隨着戟刃落地。武

怒，已修金墉城，將廢之。充華趙粲從容言曰："賈妃年少，妒是婦人之情耳，長自當差。願陛下察之。"其後楊珧亦爲之言曰："陛下忘賈公閭耶？"荀勖深救之，故得不廢。惠帝即位，立爲皇后，生河東、臨海、始平公主、哀獻皇女。

后暴戾日甚。侍中賈模，后之族兄，右衛郭彰，后之從舅，并以才望居位，與楚王瑋、東安公繇分掌朝政。后母廣城君養孫賈謐干預國事，權侔人主。繇密欲廢后，賈氏憚之。及太宰亮、衛瓘等表繇徙帶方，奪楚王中候，后知瑋怨之，乃使帝作密詔令瑋誅瓘、亮，以報宿憾。模知后凶暴，恐禍及己，乃與裴頠、王衍謀廢之，衍悔而謀寢。

后遂荒淫放恣，與太醫令程據等亂彰内外。洛南有盗尉部小吏，端麗美容止，既給厮役，忽有非常衣服，衆咸疑其竊盗，尉嫌而辯之。賈后疏親欲求盗物，往聽對辭。小吏云："先行逢一老嫗，説家有疾病，師卜云宜得城南少年厭之，欲暫相煩，必有重報。於是隨去，上車下帷，内簏箱中，行可十餘里，過六七門限，開簏箱，忽見樓闕好屋。問此是何處，云是天上，即以香湯見浴，好衣美食將入。見一婦人，年可三十五六，短形青黑色，眉後有疵。見留數夕，共寢歡宴，臨出贈此衆物。"聽者聞其形狀，知是賈后，慚笑而去，尉亦解意。時他人入者多死，惟此小吏，以后愛之，得全而出。及河東公主有疾，師巫以爲宜施寬令，乃稱詔大赦天下。

帝聽説了這件事，非常生氣，已經修築了金墉城，準備廢掉她。女官趙粲從容地説道："賈妃年輕，妒忌是婦人的常情，年長之後就會好些。希望陛下明察。"之後楊珧也爲賈妃講情説："陛下難道忘了賈公閭了嗎？"荀勖又大力相救，故得以不廢。惠帝即位之後，立爲皇后，生了河東、臨海、始平三位公主和哀獻皇女。

賈后一天比一天暴戾。侍中賈模，是皇后的族兄，右衛郭彰，是皇后的叔伯舅舅，他們都以才能和聲望身居高位，和楚王司馬瑋、東安公司馬繇分掌朝廷大權。皇后的母親廣城君的養孫賈謐干預國事，權力竟與皇帝相當。司馬繇密謀想廢掉皇后，賈后很畏懼他。太宰司馬亮、衛瓘等人上表彈劾司馬繇，使之遷徙到帶方，削去了楚王的中候，皇后知道楚王司馬瑋怨恨此事，就讓惠帝下密詔命令司馬瑋殺掉衛瓘和司馬亮，以報舊仇。賈模知道皇后凶狠殘暴，害怕災禍連及自己，就與裴頠、王衍密謀廢掉她，由於王衍後悔而計劃没有成功。

皇后更加荒淫放縱，與太醫令程據等人淫亂不堪而聞名於皇宫内外。洛南有個盗尉部的小吏，端莊秀美容貌好，一直是個幹雜事的奴僕，忽然有了不尋常的衣服，衆人都懷疑他盗竊，尉官很嫌惡此事而對小吏推問。賈后的遠房親屬想要這些贓物，就去聽對證。小吏説："前些日子行走中遇到一個老婦人，説家中有人生病，巫師説應該找一個城南的少年去鎮服驅除惡疾，想臨時麻煩你一下，一定有重謝。於是就隨她而去，上車後放下帷簾，藏入一個竹編的箱子裏，走了大約十餘里路，過了六七個門檻，打開竹箱子，衹看見精美的樓閣居室。問這是什麽地方，回答説是天上，立即用香湯洗浴，送進來考究的衣服精美的食品。看見一個婦人，年紀大約三十五六歲，身材矮小面色青黑，眉毛後面有疵。我被留下住了幾夜，與婦人同吃同住，臨出來時送給我這些東西。"聽的人聽到這些情況，知道是賈后，慚愧地訕笑而去，尉官也消除了疑心。當時其他進入皇宫的人大都被殺死，惟有這個小吏，因爲賈后很喜愛他，得以保全性命出來。直到河東公

初，后詐有身，内稾物爲産具，遂取妹夫韓壽子慰祖養之，托諒闇所生，故弗顯。遂謀廢太子，以所養代立。時洛中謡曰："南風烈烈吹黄沙，遥望魯國鬱嵯峨，前至三月滅汝家。"后母廣城君以后無子，甚敬重愍懷，每勸厲后，使加慈愛。賈謐恃貴驕縱，不能推崇太子，廣城君恒切責之。及廣城君病篤，占術謂不宜封廣城，乃改封宜城。后出侍疾十餘日，太子常往宜城第，將醫出入，恂恂盡禮。宜城臨終執后手，令盡意于太子，言甚切至。又曰："趙粲及午必亂汝事，我死後，勿復聽入，深憶吾言。"后不能遵之，遂專制天下，威服内外。更與粲、午專爲奸謀，誣害太子，衆惡彰著。初，誅楊駿及汝南王亮、太保衛瓘、楚王瑋等，皆臨機專斷，宦人董猛參預其事。猛，武帝時爲寺人監，侍東宫，得親信于后，預誅楊駿，封武安侯，猛三兄皆爲亭侯，天下咸怨。

及太子廢黜，趙王倫、孫秀等因衆怨謀欲廢后。后數遣宫婢微服於人間視聽，其謀頗泄。后甚懼，遂害太子，以絶衆望。趙王倫乃率兵入宫，使翊軍校尉齊王冏入殿廢后。后與冏母有隙，故倫使之。后驚曰："卿何爲來！"冏曰："有詔收后。"后曰："詔當從我出，何詔也？"后至上閤，遥呼帝曰："陛下有婦，使人廢之，亦行自廢。"又問冏曰："起事者誰？"冏曰："粱、趙。"后曰："繫狗當繫頸，今反繫其尾，何得不然！"至宫西，見謐尸，再舉聲而哭遽止。

主生病，巫師認爲應該實施寬大令，這纔下詔大赦天下。

當初，賈后假稱有了身孕，就運進了草薦之類作爲生産用的物品，之後就抱來妹夫韓壽的兒子韓慰祖撫養，假托是在皇帝居喪時生的，所以没有暴露出來。於是就謀劃廢掉太子，用自己撫養的孩子代替。當時洛中歌謡唱道："南風烈烈吹黄沙，遥望魯國鬱嵯峨，三月之後滅你家。"皇后的母親廣城君因爲皇后没有兒子，非常敬重愍懷太子，常常勸告皇后，讓她施加慈愛。賈謐依仗自身的寵貴驕横放縱，不尊重太子，廣城君總是嚴厲地責備他。等到廣城君病重之時，占卜結果説不適宜封廣城，於是就改封宜城。皇后出宫侍奉宜城君十幾天，太子常到宜城第，帶領醫生出入，恭敬而有禮。宜城君臨終前拉着皇后的手，讓她全心全意地善待太子，言辭非常懇切。又説："趙粲和賈午一定會攪亂你的大事，我死後，不要再聽任她們入宫，一定要記住我的話。"皇后不遵照這些囑咐，而獨行專制於天下，用威力鎮服朝廷内外。進一步與趙粲、賈午密謀誣害太子，罪惡昭著。當初，殺楊駿及汝南王司馬亮、太保衛瓘、楚王司馬瑋等人，都是獨斷專行，宦官董猛也參預了這事。董猛，在武帝時爲寺人監，侍奉太子，在賈后那裏成爲親信，參預了殺楊駿之事，被封爲武安侯，董猛三兄弟都被封爲亭侯，天下怨恨。

太子被廢黜之後，趙王司馬倫、孫秀等人因衆人怨忿預謀廢掉賈后。賈后多次派遣宫中婢女微服去民間探聽，趙王等人的陰謀頗有泄露。賈后十分恐懼，就殺害了太子，以絶天下之望。趙王司馬倫便率兵闖入宫中，讓翊軍校尉齊王司馬冏入殿宣布廢黜皇后。皇后與司馬冏的母親有仇，所以司馬倫派他去。皇后吃驚地問道："你幹什麼來了？"司馬冏説："有詔書命令拘捕你。"皇后説："詔書應該從我手裏發出，你這是什麼詔書？"皇后走到上閤，遠喊惠帝説："陛下有妻子，讓别人廢掉，也就是自己廢自己。"又問司馬冏説："領頭起事的人是誰？"司馬冏説："梁王與趙王。"皇后説："拴狗應該拴住脖子，

倫乃矯詔遣尚書劉弘等持節齎金屑酒賜后死。后在位十一年。趙粲、賈午、韓壽、董猛等皆伏誅。

現在却拴在尾巴上，怎麼會不如此！”到了宫殿西面，看到了賈謐的尸體，放聲痛哭但哭了兩聲就一下子止住。司馬倫假造詔書派尚書劉弘等人手持符節送去金屑酒讓賈后自殺。賈后在位十一年。趙粲、賈午、韓壽、董猛等人全部依法處死。

臨海公主先封清河，洛陽之亂，爲人所略，傳賣吴興錢温。温以送女，女遇主甚酷。元帝鎮建鄴，主詣縣自言。元帝誅温及女，改封臨海，宗正曹統尚之。

臨海公主先封在清河，洛陽之亂時，被人擄掠去，轉賣給吴興人錢温。錢温把公主送給自己的女兒，他的女兒虐待公主。元帝鎮守建鄴之時，公主到縣上講明情况。元帝殺了錢温和他的女兒，將公主改封臨海，宗正曹統娶之爲妻。

惠羊皇后

惠羊皇后諱獻容，泰山南城人。祖瑾，父玄之，并見《外戚傳》。賈后既廢，孫秀議立后。后外祖孫旂與秀合族，又諸子自結於秀，故以太安元年立爲皇后。將入宫，衣中有火。

惠羊皇后名獻容，泰山南城人。祖父羊瑾，父親羊玄之，都見於《外戚傳》。賈后被廢之後，孫秀提議立皇后之事。羊皇后的外祖父孫旂與孫秀同族，幾個兒子又各自結好於孫秀，所以於太安元年被立爲皇后。將要入宫時，衣中起火。

成都王穎伐長沙王乂，以討玄之爲名。乂敗，穎奏廢后爲庶人，處金墉城。陳眕等唱伐成都王，大赦，復后位。張方入洛，又廢后。方逼遷大駕幸長安，留臺復后位。永興初，張方又廢后。河間王顒矯詔，以后屢爲奸人所立，遣尚書田淑敕留臺賜后死。詔書累至，司隸校尉劉暾與尚書僕射荀藩、河南尹周馥馳上奏曰：“奉被手詔，伏讀惶悴。臣按古今書籍，亡國破家，毁喪宗祊，皆由犯衆違人之所致也。陛下遷幸，舊京廓然，衆庶悠悠，罔所依倚。家有跂踵之心，人想鑾輿之聲，思望大德，釋兵歸農。而兵纏不解，處處互起，豈非善者不至，人情猜隔故耶！今上官巳犯闕稱兵，焚燒宫省，百姓諠駭，宜鎮之以静。而大使卒至，赫然執藥，當詣金墉，内外震動，謂非聖意。羊庶人門户殘破，廢放空宫，門禁峻密，若絶天地，無緣得與奸人構亂。衆無智愚，皆謂不然，刑書猥

成都王司馬穎討伐長沙王司馬乂，以討伐羊玄之爲名。司馬乂兵敗，司馬穎上奏廢羊皇后爲庶人，安置在金墉城。陳眕等人發起討伐成都王，大赦天下，恢復了羊后之位。張方入洛陽之後，又廢黜了羊后。張方逼迫惠帝遷往長安，留守京師之官恢復羊后爲皇后。永興初年，張方又廢黜羊后。河間王司馬顒假造詔書，認爲羊后多次被奸臣立爲皇后，派遣尚書田淑敕令留守京都的官員將羊后賜死。詔書一封接一封地傳到，司隸校尉劉暾與尚書僕射荀藩、河南尹周馥疾馳上奏説：“收到手詔，拜讀之後惶恐不安。臣等認爲古今書籍之中，大凡國破家亡、宗廟毁喪之事，都是由於違犯衆人心願而造成的。陛下遷居新宫，而舊京寂寞空虚，衆人憂愁，没有可以依靠的。家家企盼，人人想望，希望降下大恩，休戰歸農。但兵甲不息，到處戰亂，這難道不是賢人未至，人心猜疑的緣故嗎！現在上官巳犯上興兵，焚燒皇宫，百姓驚慌，應該安定他們。然而大使忽然來到，公然手執毒藥，準備送到金墉城，宫内外大爲震動，都説不是聖上本意。羊庶人已是家破人亡，被廢獨置空宫，門禁森嚴，好像與天地隔絶，没有可能和奸詐之人作亂。衆口

至，罪不值辜，人心一憤，易致興動。夫殺一人而天下喜悦者，宗廟社稷之福也。今殺一枯窮之人而令天下傷慘，臣懼凶竪乘間，妄生變故。臣忝司京輦，觀察衆心，實以深憂，宜當含忍。不勝所見，謹密啓聞。願陛下更深與太宰參詳，勿令遠近疑惑，取謗天下。”顒見表大怒，乃遣陳顏、吕朗東收暾。暾奔青州，后遂得免。帝還洛，迎后復位。後洛陽令何喬又廢后。及張方首至，其日復后位。

一詞，都認爲不該這樣。刑書接連而至，而其罪没到該殺的地步，人心一時激憤，容易導致禍亂。如果殺掉一人而天下之人高興，那是宗廟社稷之福。現在枉殺一窮困無望之人而讓天下之人傷悲，我擔心奸臣會乘此機會，乘機爲亂。我留守京城，觀察民心，確實感到非常擔憂，覺得應該有所容忍。這是我的看法，謹慎地上奏。希望陛下再與太宰詳審，不要讓遠近之人産生疑惑，使天下人怨謗。”司馬顒看見奏表後非常生氣，就派陳顏、吕朗東來拘捕劉暾。劉暾逃到青州，羊后得以免死。惠帝返還洛陽，迎回羊后，恢復后位。後來洛陽令何喬又廢黜了羊后。直至張方的首級被送到的當天，恢復了皇后之位。

會帝崩，后慮太弟立爲嫂叔，不得稱太后，催前太子清河王覃入，將立之，不果。懷帝即位，尊后爲惠帝皇后，居弘訓宫。洛陽敗，没于劉曜。曜僭位，以爲皇后。因問曰：“吾何如司馬家兒?”后曰：“胡可并言? 陛下開基之聖主，彼亡國之暗夫，有一婦一子及身三耳，不能庇之。貴爲帝王，而妻子辱于凡庶之手。遣妾爾時實不思生，何圖復有今日。妾生於高門，常謂世間男子皆然。自奉巾櫛以來，始知天下有丈夫耳。”曜甚愛寵之，生曜二子而死，僞謚獻文皇后。

惠帝去世時，皇后顧慮太弟繼位後成了叔嫂關係，無法稱爲太后，就催促前太子清河王司馬覃入都，準備立爲天子，没有成功。懷帝即位之後，將羊后尊爲惠帝皇后，讓她住在弘訓宫。洛陽兵敗，皇后陷入劉曜之手。劉曜僭越稱帝，以羊后爲皇后。曾問道：“我比司馬家的小子怎麽樣?”皇后説：“怎麽可以相提并論呢? 陛下是創業開基的聖主，他是亡國的昏愚之人，僅有一個妻子、一個兒子和自己三個人，都不能保護。自身貴爲帝王，而妻兒在凡夫庶人手中受辱，使我當時確實不想再活下去了，想不到還有今天。我生在高門貴族，常認爲世間的男子都是那樣。自成爲你的妻子以來，方知天下有男子漢。”劉曜非常寵愛她，生下劉曜的兩個兒子後去世，僞謚爲獻文皇后。

謝夫人

謝夫人名玖。家本貧賤，父以屠羊爲業。玖清惠貞正而有淑姿，選入後庭爲才人。

惠帝在東宫，將納妃。武帝慮太子尚幼，未知帷房之事，乃遣往東宫侍寢，由是得幸有身。賈后妒忌之，玖求還西宫，遂生愍懷太子，年三四歲，惠帝不知也。入朝，見愍懷與諸皇子共戲，執其手，武帝曰：“是汝兒也。”及立爲太子，拜玖爲淑媛。

謝夫人名謝玖。家中本來很貧賤，父親以殺羊爲業。謝玖清純賢惠正直而美貌，被選入後宫爲才人。

惠帝在東宫時，準備納妃。武帝擔心太子年紀小，不懂得閨房之事，就派謝玖去東宫服侍，由此而得幸懷有身孕。賈后妒忌她，謝玖請求返回西宫，生下了愍懷太子，長到三、四歲，惠帝還不知道。入朝時，看見愍懷與各位皇子一起玩耍，拉住他的手，武帝説：“這是你的兒子。”立爲太子後，封謝玖爲淑媛。賈后不許太子與謝玖

賈后不聽太子與玖相見，處之一室。及愍懷遇酷，玖亦被害焉。永康初，詔改葬太子，因贈玖夫人印綬，葬顯平陵。

相見，把她單獨置於一室。愍懷太子遭難，謝玖也被害。永康初年，下詔改葬太子，遂追贈謝玖夫人印綬，葬在顯平陵。

懷王皇太后

懷王皇太后諱媛姬，不知所出。初入武帝宮，拜中才人，早卒。懷帝即位，追尊曰皇太后。

懷王皇太后名媛姬，不知道身世。當初選入武帝後宮，爲中才人，很早去世。懷帝即位後，追封爲皇太后。

元夏侯太妃

元夏侯太妃名光姬，沛國譙人也。祖威，兖州刺史。父莊，字仲容，淮南太守、清明亭侯。

妃生自華宗，幼而明慧。琅邪武王爲世子覲納焉，生元帝。及恭王薨，元帝嗣立，稱王太妃。永嘉元年，薨于江左，葬琅邪國。初有讖云"銅馬入海建鄴期"，太妃小字銅環，而元帝中興於江左焉。

元夏侯太妃名光姬，是沛國譙地人。祖父夏侯威，曾任兖州刺史。父親夏侯莊，字仲容，曾任淮南太守、清明亭侯。

太妃出生貴族，自幼就聰明賢慧。琅邪武王爲世子司馬覲納娶爲妻，生下元帝。恭王去世時，元帝立爲帝，她被稱爲王太妃。永嘉元年，在江左去世，葬在琅邪國。當初曾有讖語說"銅馬入海是建鄴之期"，太妃小名叫銅環，而元帝正是在江左得以中興。

晋書卷三十二

列傳第二

后妃(下)

元敬虞皇后

元敬虞皇后諱孟母，濟陽外黄人也。父豫，見《外戚傳》。帝爲琅邪王，納后爲妃，無子。永嘉六年薨，時年三十五。

帝爲晋王，追尊爲王后。有司奏王后應别立廟。令曰："今宗廟未成，不宜更興作，便修飾陵上屋以爲廟。"太興三年，册曰："皇帝咨前琅邪王妃虞氏：朕祗順昊天成命，用陟帝位。悼妃夙徂，徽音潜翳，御于家邦，靡所儀刑，陰教有虧，用傷于懷。追號制謚，先王之典。今遣使持節兼太尉萬勝奉册贈皇后璽綬，祀以太牢。魂而有靈，嘉兹寵榮。"乃祔於太廟，葬建平陵。

太寧中，明帝追懷母養之恩，贈豫妻王氏爲邳陽縣君，從母散騎常侍新野王罕妻爲平陽鄉君。

元敬虞皇后名孟母，濟陽外黄人。父親叫虞豫，事迹見《外戚傳》。元帝爲琅邪王時，娶皇后爲妃，没有兒子。永嘉六年去世，時年三十五歲。

元帝爲晋王時，給她追加尊號爲王后。官吏奏報王后應另外建廟。元帝下令説："如今宗廟還未建成，不便另建，可修飾陵上的屋爲廟。"太興三年，下册書説："皇帝哀嘆前琅邪王妃虞氏：我恭敬地順從上天的命令，因此登上帝位。悼念妃的往昔，美名没有得到宣揚，治理國家，没有禮儀法規，後宫教化不够，因此心中傷感。贈封號定謚號，是先王舊典。今天派遣使持節兼太尉萬勝奉册書追贈皇后玉璽，用太牢祭祀。皇后魂若有靈，當爲之榮耀。"於是祔祭於太廟，葬在建平陵。

太寧年間，明帝追念母親養育之恩，贈虞豫妻王氏爲邳陽縣君，姨母散騎常侍新野王司馬罕之妻爲平陽鄉君。

荀豫章君

豫章君荀氏，元帝宫人也。初有寵，生明帝及琅邪王裒，由是爲虞后所忌。自以位卑，每懷怨望，爲帝所譴，漸見疏薄。及明帝即位，封建安君，别立第宅。太寧元年，帝迎還臺内，供奉隆厚。及成帝立，尊重同于太后。咸康元年薨。詔曰："朕少遭憫凶，慈訓無稟，撫育之勤，建

豫章君荀氏，是元帝的宫人。最初受到寵幸，便生下明帝及琅邪王司馬裒，因此被虞后忌恨。自己因爲地位低下，常懷怨恨，受到元帝譴責，逐漸被疏遠冷落。等到明帝即位，被封爲建安君，另建住宅。太寧元年，明帝迎她回宫内，供給隆重豐厚。等到成帝即位，對她的尊重與太后相同。咸康元年去世。詔書説："我年少時即遭不幸，慈愛地教育我，辛勤地撫育我，靠

安君之仁也。一旦薨殂，實思報復，永惟平昔，感痛哀摧。其贈豫章郡君，别立廟于京都。”

的是建安君的仁慈。一朝去世，我實在想報答，永遠懷念過去，感傷悲哀。贈豫章郡君的封號，在京都另建廟。”

明穆庾皇后

明穆庾皇后諱文君，潁川鄢陵人也。父琛，見《外戚傳》。后性仁慈，美姿儀。元帝聞之，聘爲太子妃，以德行見重。

明穆庾皇后名文君，潁川鄢陵人。父親庾琛，事迹見《外戚傳》。皇后性情仁慈，姿態儀容很美。元帝聽説後，聘她爲太子妃，因德行好被尊重。

明帝即位，立爲皇后。册曰："妃庾氏昔承明命，作嬪東宫，虔恭中饋，思媚軌則。履信思順，以成肅雍之道；正位閨房，以著協德之美。朕夙罹不造，煢煢在疚。群公卿士，稽之往代，僉以崇嫡明統，載在典謨，宜建長秋，以奉宗廟。是以追述先志，不替舊命，使使持節兼太尉授皇后璽綬。夫坤德尚柔，婦道承姑，崇粢盛之禮，敦螽斯之義。是以利在永貞，克隆堂基，母儀天下，潛暢陰教。鑒于六列，考之篇籍，禍福無門，盛衰由人，雖休勿休。其敬之哉，可不慎歟！"

明帝即位，立爲皇后。册書説："妃庾氏先前奉承聖命，在東宫作嬪妃，恭行婦道，恩愛有禮。行事忠信心思順從，以此成就和諧之道；協助端正後宫秩序，因此有和協道德的美名。我過去經歷了不幸，孤單得像是在害病。衆公卿考查了以往朝代，都以推崇嫡親辨明正統爲重，記載在典籍中，應該建皇后宫，以此來供奉宗廟。追述先帝的願望，不廢棄舊有的命令，派使持節兼太尉贈皇后璽綬。女性的德崇尚陰柔，婦道要奉承婆母，崇敬祭祀的禮節，看重多子多孫的道義。因此永遠貞節，就能光大皇家基業，做天下母親的典範，推行後宫教化。借鑒六傳，稽考典籍，禍福不定，盛衰在人，雖被贊美而不自恃。要恭敬啊，怎麽能不慎重！"

及成帝即位，尊后曰皇太后。群臣奏：天子幼冲，宜依漢和熹皇后故事。辭讓數四，不得已而臨朝攝萬機。后兄中書令亮管詔命，公卿奏事稱皇太后陛下。咸和元年，有司奏請追贈后父及夫人毌丘氏，后陳讓不許，三請不從。

到了成帝即位，把皇后尊爲皇太后。群臣奏請説：天子幼小，應該依照漢代和熹皇后的舊例。皇后辭讓多次，不得已而臨朝攝政。皇后之兄中書令庾亮管理詔書命令，公卿奏報事情時稱皇太后陛下。咸和元年，有關官員奏請追贈皇后父親及夫人毌丘氏，皇后陳辭推讓不答應，三次奏請都不依從。

及蘇峻作逆，京都傾覆，后見逼辱，遂以憂崩，時年三十二。后即位凡六年。其後帝孝思罔極，贈琛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毌丘氏安陵縣君，從母荀氏永寧縣君，何氏建安縣君。亮表陳先志，讓而不受。

蘇峻反叛時，京都被顛覆，皇后被逼迫受辱，憂傷而死，時年三十二歲。皇后在位共六年。皇帝思念恩德無窮，追贈皇后父親庾琛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贈毌丘氏安陵縣君，姨母荀氏永寧縣君，何氏建安縣君。庾亮上表陳述皇后生前的意志，辭讓不接受。

成恭杜皇后

成恭杜皇后諱陵，京兆人，鎮南將軍預之曾孫也。父乂，見《外戚傳》。成帝以后奕世名德，咸康二年

成恭杜皇后名陵，京兆人，鎮南將軍杜預的曾孫女。父親杜乂，事迹見《外戚傳》。成帝因爲皇后家世代以德聞名，咸康二年準備了禮物聘

備禮拜爲皇后，即日入宮。帝御太極前殿，群臣畢賀，晝漏盡，懸籥，百官乃罷。后少有姿色，然長猶無齒，有來求婚者輒中止。及帝納采之日，一夜齒盡生。改宣城陵陽縣爲廣陽縣。七年三月，后崩，年二十一。外官五日一臨，内官旦一入，葬訖止。后在位六年，無子。

她爲皇后，當天入宮。成帝登上太極前殿，群臣都來祝賀，白天過去，該鎖宮門了，百官纔走。皇后年少時姿容美，然而長大後還是没有牙齒，有來求婚的人就中途放棄。成帝備禮娶她那天，皇后的牙一夜之間長好。改宣城陵陽縣爲廣陽縣。七年三月，皇后去世，時年二十一歲。宫外百官每五天進一次靈堂，宫内官員一天一進，一直到安葬完畢纔終止。皇后在位六年，没有子女。

先是，三吴女子相與簪白花，望之如素柰，傳言天公織女死，爲之著服，至是而后崩。帝下詔曰："吉凶典儀，誠宜備設；然豐約之度，亦當隨時，况重壤之下，而崇飾無用邪！今山陵之事，一從節儉，陵中唯潔掃而已，不得施塗車芻靈。"有司奏造凶門柏歷及調挽郎，皆不許。又禁遠近遣使。明年元會，有司奏廢樂。詔廢管弦，奏金石如故。

在此之前，三吴地方的女子在一起時頭插白花，看上去如同白色沙果花，流傳天上織女死了，爲她穿喪服，到這時皇后逝世。成帝下詔書説："吉凶之事的典禮儀式，確實應該實施；然而豐盛或簡約的尺度，也應當順應時勢，况且在深深的地底下，大舉修建却没有用啊！如今陵墓的事情，一切從簡，陵墓中清潔就行，不准用塗車和草扎的人馬殉葬。"有關官吏奏請建造凶門柏歷并調挽郎，都不批准。又禁止遠近地方派遣使節。第二年元旦朝會，有關官吏奏請廢除音樂。成帝下詔廢止管弦樂，金石樂照舊演奏。

孝武帝立，寧康二年，以后母裴氏爲廣德縣君。裴氏名穆，長水校尉綽孫，太傅主簿遐女，太尉王夷甫外孫。中表之美，高於當世。遐隨東海王越遇害，無子。唯穆渡江，遂享榮慶，立第南掖門外，世所謂杜姥宅云。

孝武帝即位，寧康二年，封皇后母親裴氏爲廣德縣君。裴氏名穆，是長水校尉裴綽的孫女，太傅主簿裴遐的女兒，太尉王夷甫的外孫女。表親關係的顯赫，在當時出名。裴遐跟隨東海王司馬越遇害，没有兒子。惟有裴穆渡江，於是享受榮耀，在南掖門外建宅第，也就是人們所説的杜姥宅。

周太妃

章太妃周氏以選入成帝宮，有寵，生哀帝及海西公。始拜爲貴人。哀帝即位，詔有司議貴人位號，太尉桓温議宜稱夫人，尚書僕射江彪議應曰太夫人。詔崇爲皇太妃，儀服與太后同。又詔"朝臣不爲太妃敬，合禮典不"。太常江逌議"位號不極，不應盡敬"。興寧元年薨。帝欲服重，江彪啓應緦麻三月。詔欲降爲期年，彪又啓"厭屈私情，所以上嚴祖考"，帝從之。

章太妃周氏被選入成帝宫，受到寵幸，生下哀帝及海西公。開始時爲貴人。哀帝即位，下詔讓有關官吏議論貴人名位號，太尉桓温認爲應該稱夫人，尚書僕射江彪認爲應當叫太夫人。哀帝下詔尊她爲皇太妃，儀仗服飾與太后相同。又下詔書説："朝廷大臣對太妃不恭敬，是否不符合典章禮儀。"太常江逌議論説："名位不是最高，因而不應恭敬至極。"興寧元年太妃去世。哀帝打算服重喪，江彪奏應服緦麻三個月。哀帝下詔打算改爲一年，江彪又奏請説"委屈自己的感情，正是對上恭敬自己的祖先"，哀帝依從了

他。

康獻褚皇后

康獻褚皇后諱蒜子，河南陽翟人也。父裒，見《外戚傳》。后聰明有器識，少以名家入爲琅邪王妃。及康帝即位，立爲皇后，封母謝氏爲尋陽鄉君。

康獻褚皇后名蒜子，河南陽翟人。父親褚裒，事迹見《外戚傳》。皇后聰明有器量見識，年少時以名門閨秀入選爲琅邪王妃。康帝即位，立她爲皇后，封她母親謝氏爲尋陽鄉君。

及穆帝即位，尊后曰皇太后。時帝幼冲，未親國政。領司徒蔡謨等上奏曰："嗣皇誕哲岐嶷，繼承天統，率土宅心，兆庶蒙賴。陛下體茲坤道，訓隆文母。昔塗山光夏，簡狄熙殷，實由宣哲，以隆休祚。伏惟陛下德侔二嬀，淑美《關雎》，臨朝攝政，以寧天下。今社稷危急，兆庶懸命，臣等章惶，一日萬機，事運之期，天祿所鍾，非復冲虚高讓之日。漢和熹、順烈，并亦臨朝，近明穆故事，以爲先制。臣等不勝悲怖，謹伏地上請。乞陛下上順祖宗，下念臣吏，推公弘道，以協天人，則萬邦承慶，群黎更生。"太后詔曰："帝幼冲，當賴群公卿士將順匡救，以酬先帝禮賢之意，且是舊德世濟之美，則莫重之命不墜，祖宗之基有奉，是其所以欲正位于内而已。所奏懇到，形于翰墨，執省未究，以悲以懼。先后允恭謙抑，思順坤道，所以不距群情，固爲國計。豈敢執守冲暗，以違先旨。輒敬從所奏。"於是臨朝稱制。有司奏，謝夫人既封，荀、卞二夫人亦應追贈，皆后之前母也。太后不許。太常殷融議依鄭玄義，衛將軍裒在宮庭則盡臣敬，太后歸寧之日自如家人之禮。太后詔曰："典禮誠所未詳，如所奏，是情所不能安也，更詳之。"征西將軍翼、南中郎尚議謂"父尊盡於一家，君敬重於天下，鄭玄義合情禮之中"。太后從之。自後朝臣皆敬

穆帝即位，尊皇后爲皇太后。當時皇帝年幼，尚未親政。領司徒蔡謨等上奏說："即位的皇帝一生下來就聰慧，繼承帝王世系，海内歸心，百姓仰仗。陛下體察婦道，教誨勝過文德之母。過去塗山氏使夏朝生輝，簡狄使殷商盛明，實在是由於她們顯示了聖哲，使國運昌盛。我們認爲陛下的德行可與二嬀匹敵，美善勝過《關雎》中的后妃，當臨朝攝政，以安寧天下。如今國家危急，百姓命運未卜，我們惶惶不安，一天之内國家大事極多，事情時機的期限，是上天賜福時所看重的，現在不再是清高謙讓的日子。漢的和熹、順烈，都臨朝聽政，近代明穆皇后聽政，就是先代制度。我們十分傷心惶恐，恭敬地下跪請求。乞求陛下對上順祖宗心意，對下顧念大臣官吏，出以公心弘揚道義，以符合天意人願，這樣則天下慶賀，百姓再生。"太后下詔說："皇帝年幼，當依賴公卿大臣幫助促成他的美德匡正他的過失，以此來酬謝先帝以禮待人的美意，况且舊有德行和當世救助的好處，没有比能使天命不中落，使祖宗的基業有人奉承更重大的，所以要在宫内確定皇位。所上的奏章懇切周到，流露於筆墨間，拿着還没看完，就又悲又懼。先朝皇后誠信恭敬謙讓，順從婦道，她之所以不拒絶群臣的陳請，是爲國家考慮。我怎敢固守着年幼的皇帝，而違背先帝的意旨。就恭敬地聽從所奏。"於是臨朝聽政。有關官吏奏報説，謝夫人已經封了，荀、卞兩位夫人也應追贈封號，都是皇后父親的前妻。太后不准許。太常殷融奏議依據鄭玄的禮儀，衛將軍褚裒在宫庭完全按臣禮恭敬太后，太后回家省親時按家中的禮儀。太后下詔書説："典禮我實在不清楚，真如所奏，那就會因親情而不能安心，應再商定。"

哀焉。

帝既冠，太后詔曰：“昔遭不造，帝在幼冲，皇緒之微，眇若贅旒。百辟卿士率遵前朝，勸喻攝政。以社稷之重，先代成義，僶俛敬從，弗遑固守。仰憑七廟之靈，俯仗群后之力，帝加元服，禮成德備，當陽親覽，臨御萬國。今歸事反政，一依舊典。”于是居崇德宫，手詔群公曰：“昔以皇帝幼冲，從群后之議，既以暗弱，又頻丁極艱，銜恤歷祀，沈憂在疚。司徒親尊德重，訓救其弊，王室之不壞，實公是憑。帝既備兹冠禮，而四海未一，五胡叛逆，豺狼當路，費役日興，百姓困苦。願諸君子思量遠算，戮力一心，輔翼幼主，匡救不逮。未亡人永歸别宫，以終餘齒。仰惟家國，故以一言托懷。”

及哀帝、海西公之世，太后復臨朝稱制。桓温之廢海西公也，太后方在佛屋燒香，内侍啓云“外有急奏”，太后乃出。尚倚户前視奏數行，乃曰“我本自疑此”，至半便止，索筆答奏云：“未亡人罹此百憂，感念存没，心焉如割。”温始呈詔草，慮太后意異，悚動流汗，見于顔色。及詔出，温大喜。

簡文帝即位，尊后爲崇德太后。及帝崩，孝武帝幼冲，桓温又薨。群臣啓曰：“王室多故，禍艱仍臻，國憂始周，復喪元輔，天下惘然，若無攸濟。主上雖聖資奇茂，固天誕縱。而春秋尚富，如在諒闇，蒸蒸之思，未遑庶事。伏惟陛下德應坤厚，宣慈聖善，遭家多艱，臨朝親覽。光大之

征西將軍司馬翼、南中郎司馬尚奏議說“尊重父親限於一家，恭敬國君重於天下，鄭玄的禮儀在情理之中”。太后聽從了。這以後朝中大臣都尊敬褚裒。

穆帝行冠禮以後，太后下詔書說：“過去遇上不幸，皇帝年幼，皇家事業不振，就像冠冕上懸垂的玉珠。諸侯卿士都遵循前朝，勸說我攝政。因國家重要，先代有範例，我努力順從，無暇固守婦道。仰仗七廟的神靈，憑藉諸侯的力量，皇帝行了冠禮，禮節完成，德行具備，應當面向南親理政務，臨朝統治萬國。現在我歸還政事權力，全依舊有典章。”於是居住崇德宫，手詔群臣說：“過去因爲皇帝幼小，順從了諸侯們的奏議，既因我能力不足，又頻頻遇上艱難，祭祀亡父，深憂居喪。司徒德高望重，指出改正國家的弊端，王室没有衰敗，實在是靠司徒。皇帝既已完成了冠禮，而四海還未統一，五胡叛逆，豺狼當道，財用勞役一天天增多，百姓困苦。希望諸君子從長遠考慮，同心協力，輔佐保護年幼的皇帝，匡正不周到的地方。我永遠地回到另外的宫室，度過餘生。全是爲了國家，以此言寄托我的心意。”

哀帝、海西公當政之時，太后又臨朝攝政。桓温廢海西公時，太后正在佛堂燒香，内侍奏報說“外面有緊急奏章”，太后纔出來。靠着門看了幾行奏章，就說“我本來就有這種疑慮”，看了一半就不看了，要來筆答覆奏章說：“我經歷了各種憂患，想到生者與死者，心如刀割。”桓温呈送詔書草稿之初，疑慮太后有異議，害怕得出汗，驚恐表現在臉上。等到詔書出來，桓温大喜。

簡文帝即位，尊稱太后爲崇德太后。皇帝死時，孝武帝年幼，桓温又死了。群臣啓奏說：“王室多事，災禍喪事頻頻，國喪剛完，又死了丞相，天下人失意，好像没有了寄托。皇帝雖然十分聖明，這本是天意讓他如此。然而年紀尚小，又在服喪，思念之情，顧不上國事。陛下的德行順應婦道，仁慈聖明善良，遇上國家多難，臨朝親理政務。光大國運的美名，在過去深入人

美，化洽在昔，謳歌流咏，播溢無外。雖有莘熙殷，妊姒隆周，未足以喻。是以五謀克從，人鬼同心，仰望來蘇，懸心日月。夫隨時之義，《周易》所尚，寧固社稷，大人之任。伏願陛下撫綜萬機，厘和政道，以慰祖宗，以安兆庶。不勝憂國喁喁至誠。”太后詔曰：“王室不幸，仍有艱屯。覽省啓事，感增悲嘆。内外諸君，并以主上春秋冲富，加蒸蒸之慕，未能親覽，號令宜有所由。苟可安社稷，利天下，亦豈有所執，輒敬從所啓。但暗昧之闕，望盡弼諧之道。”於是太后復臨朝。帝既冠，乃詔曰：“皇帝婚冠禮備，遐邇宅心，宜當陽親覽，緝熙惟始。今歸政事，率由舊典。”於是復稱崇德太后。

太元九年，崩于顯陽殿，年六十一，在位凡四十年。太后於帝爲從嫂，朝議疑其服。太學博士徐藻議曰：“資父事君而敬同。又《禮》云‘其夫屬父道者，妻皆母道也’，則夫屬君道，妻亦后道矣。服后以齊，母之義也。魯譏逆祀，以明尊卑。今上躬奉康、穆、哀皇及靖后之祀，致敬同于所天，豈可敬之以君道，而服廢於本親。謂應齊衰期。”從之。

穆章何皇后

穆章何皇后諱法倪，廬江灊人也。父準，見《外戚傳》。以名家膺選。升平元年八月，下璽書曰：“皇帝咨前太尉參軍何琦：混元資始，肇經人倫，爰及夫婦，以奉天地宗廟社稷。謀于公卿，咸以宜率由舊典。今使使持節太常彪之、宗正綜，以禮納采。”琦答曰：“前太尉參軍、都鄉侯糞土臣何琦稽首頓首再拜。皇帝嘉

心，人們謳歌傳咏，播散到四面八方。就是有莘振興殷商，妊姒振興周朝，也不足以比喻。因此而能統一，人鬼一心，仰望着國運的復蘇，挂念着皇帝皇后。順應天人的道理，是《周易》所崇尚的，安寧穩固國家，是大人的重任。願陛下料理國事，調整政道，從而告慰祖宗，安撫百姓。無法表達我們憂國至誠之心。”太后下詔說：“王室不幸，艱難不斷。看了奏章，更增悲嘆。内外大臣，都認爲皇上年幼，再加上哀思之情，不能親理政務，號令應該有出處。如果能安定國家，有利天下，還有什麽可堅持的呢，就恭敬地依從大臣的奏章。但是如有昏昧缺漏，望大臣們盡力輔助指出。”於是太后再次臨朝親政。皇帝行冠禮以後，太后下詔書說：“皇帝婚冠禮完備，遠近安居樂業，應該面向南親理政務，光明從這裏開始。現在我歸還政事，一切按照舊有的典章。”於是又稱崇德太后。

太元九年，太后逝世於顯陽殿，時年六十一歲，在位共四十年。太后是皇帝的堂嫂，朝廷議論喪制時有疑惑。太學博士徐藻說：“事奉父親與國君的恭敬程度是相同的。而且《儀禮》上説‘喪禮中丈夫排列在父輩時，妻子都按母輩對待’，那麽丈夫按國君對待，妻子也應按皇后對待。爲太后服齊衰，是按母親對待。魯國君子譏諷顛倒次序的祭祀，是要明確尊卑。如今皇上供奉康帝、穆帝、哀帝及靖后的祭祀，致敬像君臣關係一樣，怎麽能像對國君一樣恭敬，而因爲親屬關係就廢止了喪服的制度呢。我認爲應服齊衰一年。”聽從了他的意見。

穆章何皇后名法倪，廬江灊人。父親何準，事迹見《外戚傳》。以出身名門應選入宮。升平元年八月，皇帝下璽書說：“皇帝向前太尉參軍何琦咨詢：天地形成之初，就開始制定人與人的關係，於是有了夫婦，以此來供奉天地宗廟。與公卿商議，都認爲應該遵循舊有典章。現在派使持節太常彪之、宗正司馬綜，用禮物納采。”何琦回答說：“前太尉參軍、都鄉侯小臣何琦行稽首禮叩首再拜。皇帝下達美好的命令，在我家族

命，訪婚陋族，備數采擇。臣從祖弟故散騎侍郎準之遺女，未閑教訓，衣履若如人。欽承舊章，肅奉典制。”又使兼太保、武陵王晞，兼太尉、中領軍洽，持節奉册立爲皇后。

后無子。哀帝即位，稱穆皇后，居永安宫。桓玄篡位，移后入司徒府。路經太廟，后停輿慟哭，哀感路人。玄聞而怒曰：“天下禪代常理，何預何氏女子事耶!”乃降后爲零陵縣君。與安帝俱西，至巴陵。及劉裕建義，殷仲文奉后還京都，下令曰：“戎車屢警，黎元阻饑。而膳御豐靡，豈與百姓同其儉約。減損供給，勿令游過。”后時以遠還，欲奉拜陵廟。有司以寇難未平，奏停。元興三年崩，年六十六，在位凡四十八年。

中尋訪婚姻，準備了數人供選擇。我的堂祖父的弟弟，已故散騎侍郎何準的遺女，沒聞斷過訓導，衣着如常人。恭敬嚴肅地奉承舊有的典章制度。”又派兼太保、武陵王司馬晞，兼太尉、中領軍司馬洽帶上册書，立法倪爲皇后。

皇后没有兒子。哀帝即位，被稱爲穆皇后，居住在永安宫。桓玄篡位，把皇后移到司徒府。路過太廟，皇后停車大哭，哀傷感動路人。桓玄聽説後發怒説：“天下禪讓替代是平常的事，與姓何的女子有什麽關係!”於是把皇后降爲零陵縣君。與安帝一同西行，到了巴陵。劉裕樹立義旗，殷仲文侍奉皇后回到京都，皇后下令説：“戰事頻繁，百姓艱難飢餓。而我們膳食車服豐盛浪費，怎麽能與百姓一同儉樸節約呢。減少供給，不要游樂過度。”皇后當時因爲從遠地回京，打算參拜陵廟。有關官吏因敵寇還没平息，奏請取消。元興三年去世，時年六十六歲，在位共四十八年。

哀靖王皇后

哀靖王皇后諱穆之，太原晋陽人也。司徒左長史濛之女也。后初爲琅邪王妃。哀帝即位，立爲皇后，追贈母爰氏爲安國鄉君。后在位三年，無子。興寧二年崩。

哀靖王皇后名穆之，太原晋陽人。司徒左長史王濛的女兒。皇后起初是琅邪王的妃子。哀帝即位，立她爲皇后，追贈她母親爰氏爲安國鄉君。皇后在位三年，没有兒子。興寧二年去世。

廢帝孝庾皇后

廢帝孝庾皇后諱道憐，潁川鄢陵人也。父冰，自有傳。初爲東海王妃。及帝即位，立爲皇后。太和六年崩，葬于敬平陵。帝廢爲海西公，追貶后曰海西公夫人。太元十一年，海西公薨于吴，又以后合葬于吴陵。

廢帝孝庾皇后名道憐，潁川鄢陵人。父親庾冰，本書有傳。起初是東海王的妃子。廢帝即位，立她爲皇后。太和六年去世，葬在敬平陵。皇帝被廢爲海西公後，追貶她爲海西公夫人。太元十一年，海西公死在吴，又把皇后與海西公合葬在吴陵。

簡文宣鄭太后

簡文宣鄭太后諱阿春，河南滎陽人也。世爲冠族。祖合，臨濟令。父愷，字祖元，安豐太守。

后少孤，無兄弟，唯姊妹四人，后最長。先適渤海田氏，生一男而寡，依于舅濮陽吴氏。元帝爲丞相，敬后先崩，將納吴氏女爲夫人。后及

簡文宣鄭太后名阿春，河南滎陽人。歷代爲豪門世族。祖父鄭合，是臨濟令。父親鄭愷，字祖元，是安豐太守。

皇后年少時即成了孤兒，没有兄弟，僅姐妹四人，皇后最大。先嫁給渤海田氏，生下一個男孩就守了寡，投奔舅舅濮陽吴氏家。元帝爲丞相時，敬后先去世，將娶吴氏女兒作夫人。皇

吴氏女并游後園，或見之，言於帝曰："鄭氏女雖嫠，賢於吴氏遠矣。"建武元年，納爲琅邪王夫人，甚有寵。后雖貴幸，而恒有憂色。帝問其故，對曰："妾有妹，中者已適長沙王褒，餘二妹未有所適，恐姊爲人妾，無復求者。"帝因從容謂劉隗曰："鄭氏二妹，卿可爲求佳對，使不失舊。"隗舉其從子傭娶第三者，以小者適漢中李氏，皆得舊門。帝召王褒爲尚書郎，以悦后意。后生琅邪悼王、簡文帝、尋陽公主。帝稱尊號，后雖爲夫人，詔太子及東海、武陵王皆母事之。帝崩，后稱建平國夫人。

后與吴氏的女兒一起游後園，有人看見了，對皇帝說："鄭氏女雖是寡婦，但比吴氏的女兒賢惠多了。"建武元年，娶爲琅邪王夫人，很受寵愛。皇后雖然顯貴受寵，然而常有憂慮之色。皇帝問她緣故，回答說："我有妹妹，中間那個已嫁給長沙王褒，還剩兩個妹妹没出嫁，怕姐姐成了妾，再没有求婚的人了。"皇帝於是從容地對劉隗說："鄭氏兩個妹妹，你可以爲她們尋求好配偶，使她們不失去舊日的顯赫。"劉隗推舉他的侄子劉傭娶了二妹，把最小的嫁給漢中李氏，都到了世族之家。皇帝召王褒爲尚書郎，以此取悦皇后的心意。皇后生下琅邪悼王、簡文帝、尋陽公主。琅邪王稱帝，皇后雖然是夫人，皇帝令太子及東海王、武陵王都按母親之禮事奉她。皇帝去世，皇后被稱爲建平國夫人。

咸和元年薨，簡文帝時爲琅邪王，制服重。有司以王出繼，宜降所生，國臣不能匡正，奏免國相諸葛頤。王上疏曰："亡母生臨臣國，没留國第，臣雖出後，亦無所厭，則私情得叙。昔敬后崩，孝王已出繼，亦還服重。此則明比，臣所憲章也。"明穆皇后不奪其志，乃徙琅邪王爲會稽王，追號后曰會稽太妃。及簡文帝即位，未及追尊。臨崩，封皇子道子爲琅邪王，領會稽國，奉太妃祀。

咸和元年皇后去世，簡文帝當時是琅邪王，服大喪。有關官吏認爲琅邪王已經過繼，對生母的喪禮應降格，國中大臣不能匡正，奏請罷免國相諸葛頤。琅邪王上疏說："亡母在世時在我的國家，去世時留國家的宅第，我雖出繼，也没有喪服降等的道理，這樣母子之情能表達。過去敬后去世，孝王已經過繼，也還是服大喪。這是清楚的先例，我應效法。"明穆皇后不强迫他改變主意，於是調琅邪王爲會稽王，追封皇后爲會稽太妃。簡文帝即位，未來得及追加尊號。臨死，封皇子道子爲琅邪王，領會稽國，祭祀太妃。

太元十九年，孝武帝下詔曰："會稽太妃文母之德，徽音有融，誕載聖明，光延于晋。先帝追尊聖善，朝議不一，道以疑屈。朕述遵先志，常惕于心。今仰奉遺旨，依《陽秋》二漢孝懷皇帝故事，上太妃尊號曰簡文宣太后。"于是立廟于太廟路西，陵曰嘉平。時群臣希旨，多謂鄭太后應配食于元帝者。帝以問太子前率徐邈，邈曰："臣案《陽秋》之義，母以子貴。魯隱尊桓母，别考仲子之宫而不配食于惠廟。又平素之時，不伉儷于先帝，至于子孫，豈可爲祖考立

太元十九年，孝武帝下詔書說："會稽太妃是文德之母，德音融融，滿載聖明，光照大晋。先帝給聖明善良的會稽太妃追加尊號，朝廷的議論不一致，道被懷疑歪曲。我陳述遵循先帝的志向，常常在心中告誡。今天恭奉遺旨，依照《春秋》、兩漢及孝懷皇帝過去的做法，加太妃尊號爲簡文宣太后。"於是在太廟路西立廟，陵墓稱嘉平。當時群臣爲了迎合皇上旨意，多認爲鄭太后應配祭於元帝。皇帝以此詢問太子前率徐邈，徐邈說："我認爲《春秋》的義理，是母親因爲兒子而顯貴。魯隱公尊重桓公的母親，另建仲子之宫而不在惠廟配享。而且在以往，鄭太后不是先帝的夫人，到了子孫怎麼能爲祖輩立元配呢?

配？其崇尊盡禮，由於臣子，故得稱太后，陵廟備典。若乃祔葬配食，則義所不可。”從之。

尊崇已經至極，由於臣子，纔得以稱太后，陵廟禮典完備。假如合葬祔祭，那是義禮所不允許的。”依從了他。

簡文順王皇后

簡文順王皇后諱簡姬，太原晋陽人也。父遐，見《外戚傳》。后以冠族，初爲會稽王妃，生子道生，爲世子。永和四年，母子并失帝意，俱被幽廢，后遂以憂薨。咸安二年，孝武帝即位，追尊曰順皇后，合葬高平陵，追贈后父遐特進、光禄大夫，加散騎常侍。

簡文順王皇后名簡姬，太原晋陽人。父親王遐，事迹見《外戚傳》。皇后因爲出身顯貴世族，最初是會稽王妃，生兒子道生，立爲太子。永和四年，母子倆都失去皇帝的寵愛，都被幽禁廢黜，皇后由此憂鬱而死。咸安二年，孝武帝即位，追加尊號爲順皇后，合葬在高平陵，追贈皇后的父親王遐特進、光禄大夫，加封散騎常侍。

孝武文李太后

孝武文李太后諱陵容，本出微賤。始簡文帝爲會稽王，有三子，俱夭。自道生廢黜，獻王早世，其後諸姬絶孕將十年。帝令卜者扈謙筮之，曰：“後房中有一女，當育二貴男，其一終盛晋室。”時徐貴人生新安公主，以德美見寵。帝常冀之有娠，而彌年無子。會有道士許邁者，朝臣時望多稱其得道。帝從容問焉，答曰：“邁是好山水人，本無道術，斯事豈所能判！但殿下德厚慶深，宜隆奕世之緒，當從扈謙之言，以存廣接之道。”帝然之，更加采納。又數年無子，乃令善相者召諸愛妾而示之，皆云非其人，又悉以諸婢媵示焉。時后爲宫人，在織坊中，形長而色黑，宫人皆謂之“昆侖”。既至，相者驚云：“此其人也。”帝以大計，召之侍寢。后數夢兩龍枕膝，日月入懷，意以爲吉祥，向儕類説之，帝聞而異焉，遂生孝武帝及會稽文孝王、鄱陽長公主。

孝武文李太后名陵容，出身低賤。起初簡文帝是會稽王，有三個兒子，都夭折了。自從道生被廢黜，獻王過早去世，這以後衆姬妾將近十年没有身孕。皇帝命令占卜者扈謙爲此卜筮，扈謙説：“後房中有一女子，當能生育兩個富貴男孩，其中一個最終能興盛晋室。”當時徐貴人生下新安公主，因德行美好被寵。皇帝常希望她懷孕，然而終年無子。適逢有個叫許邁的道士，朝廷大臣及當時名人都説他得道。皇帝從容地問他，回答説：“我是喜好山水之人，本來没有道術，這種事怎能判斷！不過殿下德行厚福運深，應該是子息興旺，該聽從扈謙的話，來拓寬傳宗接代的路子。”皇帝認爲他説得對，更加采妃納妾。又過了幾年没有兒子，於是命令善於相面的人召集衆愛妾來給他看，没有一個被相中的，又召來全部婢媵給他看。當時皇后是宫人，在紡織作坊中，身材高臉色黑，宫女都叫她“昆侖”。被召來後，相面人吃驚地説：“就是這個人。”皇帝爲了子息大計，召她侍奉睡覺。皇后幾次夢見兩條龍枕在膝上，日月落入懷中，心中認爲是吉祥，向同類人述説，皇帝聽説後感到驚異，此後生下了孝武帝及會稽文孝王、鄱陽長公主。

及孝武帝初即位，尊爲淑妃。太元三年，進爲貴人。九年，又進爲夫人。十二年，加爲皇太妃，儀服一同太后。十九年，會稽王道子啓：“母

孝武帝剛即位，尊她爲淑妃。太元三年，進升爲貴人。九年，又進升爲夫人。十二年，爲皇太妃，儀禮服用完全和太后相同。十九年，會稽王道子啓奏：“母以子貴，福厚禮盛。我認爲皇

以子貴，慶厚禮崇。伏惟皇太妃純德光大，休祐攸鍾，啓嘉祚於聖明，嗣徽音于上列。雖幽顯同謀，而稱謂未盡，非所以仰述聖心，允答天人。宜崇正名號，詳案舊典。”八月辛巳，帝臨軒，遣兼太保劉耽尊爲皇太后，稱崇訓宫。安帝即位，尊爲太皇太后。

隆安四年，崩于含章殿。朝議疑其服制，左僕射何澄、右僕射王雅、尚書車胤、孔安國、祠部郎徐廣等議曰：“太皇太后名位允正，體同皇極，理制備盡，情禮兼申。《陽秋》之義，母以子貴，既稱夫人，禮服從正。故成風顯夫人之號，文公服三年之喪。子于父母之所生，體尊義重。且禮祖不厭孫，固宜追服無屈，而緣情立制。若嫌明文不存，則疑斯從重，謂應同于爲祖母後齊衰三年。”從之。皇后及百官皆服齊衰期，永安皇后一舉哀。於是設廬於西堂，凶儀施于神獸門，葬修平陵，神主祔于宣太后廟。

太妃美德光照四方，她美德的保祐長久聚集，在聖明中開始了福運，從祖先處繼承了德音。雖然隱微或顯赫出於同樣的考慮，但稱謂没有尊敬到頂點，無法表達對聖心的恭敬，無法應答天人。應該端正名號，詳情依照舊有的典章。”八月辛巳，皇帝到殿，派兼太保劉耽尊皇太妃爲皇太后，稱崇訓宫。安帝即位，尊她爲太皇太后。

隆安四年，在含章殿去世。朝廷的議論對喪服的體制有疑慮，左僕射何澄、右僕射王雅、尚書車胤、孔安國、祠部郎徐廣等議論説：“太皇太后名位允當，體制如同在帝王之位，禮制完備，情理伸張。《春秋》的義理是母以子貴，既然稱作夫人，喪服應正統。成風因夫人的名號顯赫，文公爲她服喪三年。子女對於父母的生養，身體尊貴情義深重。況且以禮恭敬祖先并不貶損孫輩，當然應該追加喪服等級不使受屈，根據人情設立制度。如果嫌没有明文規定，就有疑問之處從重服喪，我們認爲應該與爲祖母服喪相同，服齊衰三年。”依從了他們。皇后及百官都服齊衰一年，永安皇后一同哀悼。於是在西堂設立廬屋，在神獸門辦喪禮，葬在修平陵，神主祔祭於宣太后廟。

孝武定王皇后

孝武定王皇后諱法慧，哀靖皇后之侄也。父蘊，見《外戚傳》。

初，帝將納后，訪于公卿。于時蘊子恭以弱冠見僕射謝安，安深敬重之。既而謂人曰：“昔毛嘉耻于魏朝，楊駿幾傾晋室。若帝納后，有父者，唯蔭望如王蘊乃可。”既而訪蘊女，容德淑令，乃舉以應選。寧康三年，中軍將軍桓冲等奏曰：“臣聞天地之道，蓋相須而化成；帝后之德，必相協而政隆。然後品物流形，彝倫攸叙，靈根長固，本枝百世。天人同致，莫不由此。是以塗山作儷，而夏族以熙；妊姒配周，而姬祚以昌。今長秋將建，宜時簡擇。伏聞試守晋

孝武定王皇后名法慧，哀靖皇后的侄女。父親王蘊，事迹見《外戚傳》。

當初，皇帝將娶親，向公卿詢問。那時王蘊的兒子王恭二十歲，見了僕射謝安，謝安深深敬重他。後來謝安對人説：“過去毛嘉在魏朝遭人耻笑，楊駿幾乎顛覆晋室。假如皇帝要娶妻，那皇后如果有父親在，惟有名望像王蘊那樣的纔行。”以後走訪王蘊的女兒，容貌品德美好，於是推舉她應選。寧康三年，中軍將軍桓冲等奏報説：“臣聽説天地之道，是相配而成；皇帝與皇后之德，一定要協調而興隆。然後能造化萬物，天地人倫次第分明，靈根長久牢固，枝幹百世繁衍。天人相同，都是如此。因此禹在塗山娶妻，夏朝從而光明；妊姒嫁給周室，姬姓從而福運昌盛。如今將立皇后，應適時選擇。我們聽説試

陵太守王蘊女，天性柔順，四業允備。且盛德之胄，美善先積。臣等參議，可以配德乾元，恭承宗廟，徽音六宫，母儀天下。”於是帝始納焉。封蘊妻劉氏爲樂平鄉君。

守晉陵太守王蘊的女兒，天性温柔順從，《詩》、《書》、《禮》、《樂》四業具備。況且是盛德之家的後代，美德善行積累得早。我們這些人參謀商議，可以與皇帝相配，恭敬地奉承宗廟，在六宫播散德音，做天下母親的典範。”於是皇帝娶了她。封王蘊妻劉氏爲樂平鄉君。

后性嗜酒驕妒，帝深患之。乃召蘊於東堂，具説后過狀，令加訓誡。蘊免冠謝焉。后於是少自改飾。太元五年崩，年二十一，葬隆平陵。

皇后生性喜好飲酒而驕傲忌妒，皇帝深感憂慮。於是在東堂召見王蘊，一一述説皇后的過失，讓他加以訓誡。王蘊脱帽謝罪。皇后於是稍加改正。太元五年去世，時年二十一歲，葬在隆平陵。

安德陳太后

安德陳太后諱歸女，松滋潯陽人也。父廣，以倡進，仕至平昌太守。后以美色能歌彈，入宫爲淑媛，生安、恭二帝。太元十五年薨，贈夫人。追崇曰皇太后，神主祔于宣太后廟，陵曰熙平。

安德陳太后名歸女，松滋潯陽人。父親陳廣，以伎藝得官，官至平昌太守。皇后靠貌美善唱歌彈琴，入宫做了淑媛，生下安、恭兩皇帝。太元十五年去世，贈夫人名號。追加爲皇太后，神主祔祭在宣太后廟，陵墓叫熙平。

安僖王皇后

安僖王皇后諱神愛，琅邪臨沂人也。父獻之，見別傳；母新安愍公主。后以太元二十一年納爲太子妃。及安帝即位，立爲皇后。無子。義熙八年崩于徽音殿，時年二十九，葬休平陵。

安僖王皇后名神愛，琅邪臨沂人。父親獻之，事迹另有傳；母親是新安愍公主。皇后在太元二十一年被娶爲太子妃。安帝即位，立爲皇后。没有兒子。義熙八年在徽音殿去世，時年二十九歲，葬在休平陵。

恭思褚皇后

恭思褚皇后諱靈媛，河南陽翟人，義興太守爽之女也。后初爲琅邪王妃。元熙元年，立爲皇后，生海鹽、富陽公主。及帝禪位于宋，降爲零陵王妃。宋元嘉十三年崩，時年五十三，祔葬冲平陵。

恭思褚皇后名靈媛，河南陽翟人，義興太守褚爽的女兒。皇后起初是琅邪王妃。元熙元年，被立爲皇后，生下海鹽、富陽公主。等到皇帝把皇位禪讓給宋，降爲零陵王妃。宋元嘉十三年去世，時年五十三歲。祔葬在冲平陵。

史臣曰：方祇體安，儷乾儀而合德；圓舒循晷，配羲曜以齊明。故知陽爍陰凝，萬物假其陶鑄；火炎水潤，六氣由其調理。取譬賢淑，作伉文思，靈根式固，實資於此。宣穆閑禮，偶德潛鱗，翊天造之艱虞，嗣塗

史臣曰：皇后體安，匹配帝王而合德；月亮遵循日影，匹配太陽而齊放光明。因而可知陽熾熱陰凝寒，萬物依賴陰陽造就；火炎熱水濕潤，六氣靠水火調理。用來比喻賢妻淑女，匹配帝王的德行，這對皇室根基堅固，實在是有幫助的。宣穆皇后知禮，德配高祖，協助帝王艱難創業，

山之逸響，寶運歸其後胤，蓋有母儀之助焉。武元楊氏預聞朝政，明不逮遠，愛溺私情，深杜衛瓘之言，不曉張泓之詐，運其陰沴，韜映乾明，晋道中微，基于是矣。惠皇稟質，天縱其嚚，識暗鳴蛙，智昏文蛤。南風肆狡，扇禍稽天。初踐椒宫，逞梟心于長樂；方覩梓樹，頒鴆羽於離明。褒后滅周，方之蓋小；妹妃傾夏，曾何足喻。中原陷於鳴鏑，其兆彰於此焉。昔者高宗諒闇，總百官於元老；成王冲眇，托萬機於上公。太后御宸，諒知非古。而明穆、康獻，仍世臨朝，時屬委裘，躬行負扆。各免華陽之釁，竟躡和熹之踪，保陵遲以克終，所幸實爲多矣。

繼承了塗山流傳下來的德音，把好運留給了後代，這都是靠有母親風範的人相助啊。武元楊氏干預朝政，目光短淺，愛溺長子以徇私情，完全杜絶衛瓘的言論，不知張泓的奸詐，不祥的陰氣，遮掩了皇上的聖明，晋國勢中道衰微，就是從此開始的。惠皇帝稟性老實愚鈍，昏庸到問蛙鳴是爲官還是爲私的地步。南風放肆狡詐，煽起了漫天的禍水。剛踏入后妃的宫室，就開始施展做太后的雄心；纔看到得勢，就被賜毒藥自殺。褒后毁滅周朝，用來比方恐怕還嫌不够；妹妃傾覆夏朝，也不足用來比喻。中原陷於戰亂，徵兆就是從此明顯的。過去高宗居喪，把朝政交給元老；成王年幼無知，把國事托付給上公。太后臨朝聽政，確實不是古代的制度。而明穆、康獻皇后累代臨朝，當時屬於皇帝幼小，於是親自攝政。各自免掉了華陽的血祭，競相追隨和熹的足迹，保持衰微的國運不在自己手中斷送，可慶幸的實在不少。

贊曰：二妃光舜，三母翼周。末升夷癸，褒進亡幽。家邦興滅，職此之由。穆后沈斷，忘情執爨。故劍辭恩，池蒲起嘆。崇化繁祉，肇基商亂。二楊繼寵，福極災生。南風熾虐，國喪身傾。獻容幸亂，居辱疑榮。援筆廢主，持尺威帝。契闊終罹，殷憂以斃。芬實窈窕，芳菲婉嫕。吕妾變嬴，黄姬化芈。石文遠著，金行潜徙。婦德傾城，迷朱奪紫。

贊曰：兩個妃子光大了舜業，三位母親輔翼了周朝。末喜受寵使夏桀覆滅，褒姒得意毁滅了西周。國家的興亡主要是因爲這個啊。穆后沉毅果斷，殺人滅口後能不露聲色地執炊做飯。舊妻失寵，池塘蒲柳爲她感嘆。崇化宫皇太后多福，是後世禍亂的起點。兩位楊皇后先後受寵，福極而禍生。南風皇后殘酷暴虐，國破身亡。獻容皇后被亂臣寵幸，身受屈辱反而認爲是榮耀。提起筆就廢置君主，拿着詔書欺凌皇帝。離散終遭不幸，深憂以致斃命。芬身材窈窕，芳温柔順從。吕氏之妾生子，造就了秦始皇嬴氏，黄帝之姬生子，正是楚國的祖先芈氏。記載留傳久遠，晋五行屬金，金德悄然離去。婦人的德行讓人傾倒，影響超出公侯。

晋書卷三十三

列傳第三

王祥

王祥字休徵，琅邪臨沂人，漢諫議大夫吉之後也。祖仁，青州刺史。父融，公府辟不就。

王祥字休徵，琅邪臨沂人，是漢朝諫議大夫王吉的後代。祖父王仁，是青州刺史。父親王融，官府徵召他，他不去做官。

祥性至孝。早喪親，繼母朱氏不慈，數譖之，由是失愛於父。每使掃除牛下，祥愈恭謹。父母有疾，衣不解帶，湯藥必親嘗。母常欲生魚，時天寒冰凍，祥解衣將剖冰求之，冰忽自解，雙鯉躍出，持之而歸。母又思黄雀炙，復有黄雀數十飛入其幕，復以供母。鄉里驚嘆，以爲孝感所致焉。有丹柰結實，母命守之，每風雨，祥輒抱樹而泣。其篤孝純至如此。

王祥生性極孝順。早年死了母親，繼母朱氏没有慈愛之心，屢次説他壞話，因此失去了父愛。經常讓他打掃牛圈，王祥更爲恭敬謹慎。父母有了病，他衣不解帶，湯藥一定要親自先嘗。繼母曾經想吃活魚，當時天寒冰凍，王祥脱下衣服將要破冰捕魚，冰忽然自己裂開，兩條鯉魚跳了出來，他拿着魚回家。繼母又想吃烤黄雀，又有幾十隻黄雀飛進他的帳幕，又拿去給繼母。鄉親們驚嘆，認爲這是孝心感化所造成的。有紅沙果樹結了果實，繼母命令他看守，每當有風雨，王祥就抱着樹哭泣。他的孝心到了這樣的地步。

漢末遭亂，扶母携弟覽避地廬江，隱居二十餘年，不應州郡之命。母終，居喪毁瘁，杖而後起。徐州刺史吕虔檄爲别駕，祥年垂耳順，固辭不受。覽勸之，爲具車牛，祥乃應召，虔委以州事。于時寇盗充斥，祥率勵兵士，頻討破之。州界清静，政化大行。時人歌之曰："海沂之康，實賴王祥。邦國不空，别駕之功。"

漢朝末年戰亂，他攙扶着母親拉着弟弟王覽躲避到廬江，隱居二十多年，不答應州郡的任命。母親去世，居喪過於哀痛而生病，拄着拐杖纔能站立。徐州刺史吕虔徵他爲别駕，王祥年近六十，堅决推辭不接受。王覽勸他，爲他準備了牛車，王祥這纔應召，吕虔把州中事務交給他。當時到處是强盗賊人，王祥統率激勵兵士，多次討伐破敵。州中清静，政令教化通行無阻。當時的人歌唱道："海沂的安樂，實在靠的是王祥。封國不窮，是别駕的功勞。"

舉秀才，除温令，累遷大司農。高貴鄉公即位，與定策功，封關内侯，拜光禄勛，轉司隸校尉。從討毌丘儉，增邑四百户，遷太常，封萬歲亭侯。天子幸太學，命祥爲三老。祥

薦舉王祥爲秀才，授官爲温令，多次升遷至大司農。高貴鄉公即位，參與定計有功，被封爲關内侯，官拜光禄勛，又轉任司隸校尉。跟從討伐毌丘儉，增加食邑四百户，又升任太常，封爲萬歲亭侯。天子駕臨太學，命令王祥爲三老。王

南面几杖，以師道自居。天子北面乞言，祥陳明王聖帝君臣政化之要以訓之，聞者莫不砥礪。

及高貴鄉公之弑也，朝臣舉哀，祥號哭曰“老臣無狀”，涕淚交流，衆有愧色。頃之，拜司空，轉太尉，加侍中。五等建，封睢陵侯，邑一千六百户。

及文帝爲晋王，祥與荀顗往謁。顗謂祥曰：“相王尊重，何侯既已盡敬，今便當拜也。”祥曰：“相國誠爲尊貴，然是魏之宰相。吾等魏之三公，公王相去，一階而已，班列大同，安有天子三司而輒拜人者！損魏朝之望，虧晋王之德，君子愛人以禮，吾不爲也。”及入，顗遂拜，而祥獨長揖。帝曰：“今日方知君見顧之重矣！”

武帝踐阼，拜太保，進爵爲公，加置七官之職。帝新受命，虚己以求讜言。祥與何曾、鄭冲等耆艾篤老，希復朝見，帝遣侍中任愷諮問得失，及政化所先。祥以年老疲耄，累乞遜位，帝不許。御史中丞侯史光以祥久疾，闕朝會禮，請免祥官。詔曰：“太保元老高行，朕所毗倚以隆政道者也。前後遜讓，不從所執，此非有司所得議也。”遂寢光奏。祥固乞骸骨，詔聽以睢陵公就第，位同保傅，在三司之右，禄賜如前。詔曰：“古之致仕，不事王侯。今雖以國公留居京邑，不宜復苦以朝請。其賜几杖，不朝，大事皆諮訪之。賜安車駟馬，第一區，錢百萬，絹五百匹，床帳簟褥，以舍人六人爲睢陵公舍人，置官騎二十人。以公子騎都尉肇爲給事中，使常優游定省。又以太保高潔清素，家無宅宇，其權留本府，須所賜第成乃出。”

祥面向南靠几案持手杖，以師道自居。天子面向北討教，王祥陳述聖明帝王君臣政治教化的要點來訓導他，聽到此事的人無不受到激勵。

高貴鄉公被殺時，朝中大臣舉行哀悼，王祥號哭着説“老臣没臉見人”，一把鼻涕一把眼淚，衆人面有愧色。不久，官拜司空，轉任太尉，加任侍中。立五等爵位，被封爲睢陵侯，食邑一千六百户。

到了文帝爲晋王時，王祥與荀顗前去拜見。荀顗對王祥説：“相王地位尊重，何侯對他已經恭敬了，如今應當跪拜。”王祥説：“相國的確尊貴，然而他是魏國的宰相。我們是魏國的三公，公和王的差距，僅是一級而已，位次相同，哪有天子的三司動不動就給人下拜的呢！有損魏朝的威望，有傷晋王的名聲，君子以禮儀待人，我是不會下拜的。”進去以後，荀顗跪拜，而王祥一人行長揖禮。文帝説：“今天纔知你被賞識的原因了！”

武帝登皇位，授王祥爲太保，爵位進爲公，加授七官的職權。武帝即位不久，虚心去徵求正直的言論。王祥與何曾、鄭冲等高齡老臣，希望再次朝見，皇帝派遣侍中任愷詢問得失，及政治教化的首要舉措。王祥以年老體衰爲由，多次請求退職，皇帝不准許。御史中丞侯史光以王祥長久患病不能朝會爲由，請求免去王祥的官職。皇帝下詔書説：“太保資格老德行高，是朕依靠治政的老臣。前後多次謙遜退讓，朕都没有順從他的意願，這不是官吏們所能議論的。”於是扣下了侯史光的奏章。王祥堅決請求辭官，下詔聽任睢陵公回宅第，官位與保傅等同，在三司之上，俸禄如同以前。詔書説：“古代人退休，不再事奉王侯。如今雖然以國公留住在京城，不應使他因朝請再受辛苦。賜他几案手杖，不必上朝，大事向他請教。賜他安車四馬，宅院一座，錢一百萬，絹五百匹，床帳席褥，讓舍人六名爲睢陵公的舍人，設置官騎二十人。任命王祥的兒子騎都尉王肇爲給事中，使他時常有閑暇給王祥請安。又因太保品行高潔清素，家中没有宅院，暫時留住本府，等賜他的宅第建成後再搬出。”

及疾篤，著遺令訓子孫曰："夫生之有死，自然之理。吾年八十有五，啓手何恨。不有遺言，使爾無述。吾生值季末，登庸歷試，無毗佐之勛，没無以報。氣絶但洗手足，不須沐浴，勿纏尸，皆浣故衣，隨時所服。所賜山玄玉佩、衛氏玉玦、綬笥皆勿以斂。西芒上土自堅貞，勿用甓石，勿起墳隴。穿深二丈，椁取容棺。勿作前堂、布几筵、置書箱鏡奩之具，棺前但可施床榻而已。糒脯各一盤，玄酒一杯，爲朝夕奠。家人大小不須送喪，大小祥乃設特牲。無違余命！高柴泣血三年，夫子謂之愚。閔子除喪出見，援琴切切而哀，仲尼謂之孝。故哭泣之哀，日月降殺，飲食之宜，自有制度。夫言行可覆，信之至也；推美引過，德之至也；揚名顯親，孝之至也；兄弟怡怡，宗族欣欣，悌之至也；臨財莫過乎讓：此五者，立身之本。顔子所以爲命，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其子皆奉而行之。

到了病危時，寫下遺囑訓誡子孫説："有生就有死，這是自然的道理。我年紀八十五歲，辭世有什麽遺憾。不留遺言，將使你們無所遵循。我生在末世，被選拔重用，没有輔佐的功勛，死了無法報答。斷氣後衹須洗手脚，不必沐浴，不要纏尸，衹穿洗過的舊衣服，隨季節而穿。所賜我的山玄玉佩、衛氏玉玦、綬笥都不要入殮。西芒上的土本來就堅實乾净，不要磚石，不要墳頭。挖坑深兩丈，椁的大小能放棺材就可以。不要修建前堂、設置祭筵、設置書箱鏡奩之類，棺材前設床榻就行。乾糧肉脯各一盤，玄酒一杯，作爲早晚的祭奠。家人大小不必送葬，周年和兩周年纔設特牲。不要違背我的命令！高柴哭泣三年，孔夫子説他愚。閔子除去喪服出來見人，悲戚哀傷地撫琴，孔夫子説他孝。因而以哭泣表示悲哀，隨時間推移而減少，飲食的祭祀，自有制度。言行能一致，是信的極點；把美名推讓給别人而自己承擔過失，是德的極點；傳播好名聲使親人顯赫，是孝的極點；兄弟和樂，宗族歡欣，是悌的極點；在財物面前没有比謙讓更好的了：這五條，是立身的根本。顔子所發表的言論，没有經過深思，與這五條相去不遠。"兒子們奉命照辦。

泰始四年薨，詔賜東園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三十萬，布帛百匹。時文明皇太后崩始逾月。其後詔曰："爲睢陵公發哀，事乃至今。雖每爲之感傷，要未得特叙哀情。今便哭之。"明年，策謚曰元。

泰始四年去世，下詔賜貴族用棺木，朝服一套，衣一套，錢三十萬，布帛一百匹。當時文明皇太后去世剛一個月。這之後下詔書説："對睢陵公表示哀悼，事情拖到了今天。雖然常爲他感傷，總是没能專門地叙述哀情。今天就哭他。"第二年，策封謚號元。

祥之薨，奔赴者非朝廷之賢，則親親故吏而已，門無雜吊之賓。族孫戎嘆曰："太保可謂清達矣！"又稱："祥在正始，不在能言之流。及與之言，理致清遠，將非以德掩其言乎！"祥有五子：肇、夏、馥、烈、芬。

王祥去世時，奔喪的人不是朝廷中的賢臣，就是親戚或舊時屬吏，家門中没有閑雜的吊喪客人。族孫王戎感嘆説："太保可以稱得上是清廉曠達了！"又説："王祥在正始年間，不在善言的名流之列。和他談話，道理清新深遠，難道不是以他的美德遮掩了他的善言嗎！"王祥有五個兒子：王肇、王夏、王馥、王烈、王芬。

肇孽庶，夏早卒，馥嗣爵。咸寧初，以祥家甚貧儉，賜絹三百匹，拜馥上洛太守，卒謚曰孝。子根嗣，

王肇是庶子，王夏死得早，王馥繼承了爵位。咸寧初年，因王祥家很貧困，賜絹三百匹，任王馥爲上洛太守，死後謚號孝。他兒子王根繼

散騎郎。肇仕至始平太守。肇子俊，守太子舍人，封永世侯。俊子遐，鬱林太守。烈、芬并幼知名，爲祥所愛。二子亦同時而亡。將死，烈欲還葬舊土，芬欲留葬京邑。祥流涕曰："不忘故鄉，仁也；不戀本土，達也。惟仁與達，吾二子有焉。"

承爵位，任散騎郎。王肇官至始平太守。王肇的兒子王俊，任太子舍人，封爲永世侯。王俊的兒子王遐，任鬱林太守。王烈、王芬都在年少時就出了名，被王祥喜愛。兩個兒子又是同時去世。快死時，王烈想歸葬故鄉，王芬想留葬在京城。王祥流着淚說："不忘故鄉，這是仁；不留戀本土，這是曠達。仁與達，我這兩個兒子具備了。"

王覽

覽字玄通。母朱，遇祥無道。覽年數歲，見祥被楚撻，輒涕泣抱持。至于成童，每諫其母，其母少止凶虐。朱屢以非理使祥，覽輒與祥俱。又虐使祥妻，覽妻亦趨而共之。朱患之，乃止。祥喪父之後，漸有時譽。朱深疾之，密使鴆祥。覽知之，徑起取酒。祥疑其有毒，争而不與。朱遽奪反之。自後朱賜祥饌，覽輒先嘗。朱懼覽致斃，遂止。

王覽字玄通。母親朱氏，對待王祥不慈仁。王覽幾歲時，見王祥被枝條抽打，就哭泣着抱住王祥。成爲大兒童，經常勸諫他母親，他母親稍稍收斂凶虐。朱氏屢次無理驅使王祥，王覽就與王祥一起去。又虐待指使王祥的妻子，王覽的妻子也一起去做。朱氏有了顧慮，這纔罷休。王祥死了父親後，逐漸有了聲譽。朱氏深深忌恨，密用毒酒毒殺王祥。王覽知道了此事，自己起來拿酒。王祥懷疑酒有毒，争搶不給他。朱氏趕快奪過酒倒掉。這以後朱氏給王祥食物，王覽總先嘗。朱氏怕王覽先被毒死，於是罷休。

覽孝友恭恪，名亞於祥。及祥仕進，覽亦應本郡之召，稍遷司徒西曹掾、清河太守。五等建，封即丘子，邑六百户。泰始末，除弘訓少府。職省，轉太中大夫，禄賜與卿同。咸寧初，詔曰："覽少篤至行，服仁履義，貞素之操，長而彌固。其以覽爲宗正卿。"頃之，以疾上疏乞骸骨。詔聽之，以太中大夫歸老，賜錢二十萬，床帳薦褥，遣殿中醫療疾給藥。後轉光禄大夫，門施行馬。

王覽在孝順友善恭敬方面，名聲低於王祥。等到王祥任官，王覽也應本郡的徵召，逐漸升遷任司徒西曹掾、清河太守。立五等爵位後，被封爲即丘子，食邑六百户。泰始末年，任弘訓少府。在省中任職，轉任太中大夫，俸禄賞賜與卿相同。咸寧初年，下詔書說："王覽自幼有好品行，做事仁義，貞潔的操行年長後更穩固。任命王覽爲宗正卿。"不久，以疾病爲由上書請求辭官。下詔書准許，以太中大夫的身份回去養老，賜錢二十萬，床帳席褥，派遣宫中的醫生給他治病送藥。之後轉爲光禄大夫，門前設置阻攔人馬通行的木架。

咸寧四年卒，時年七十三，謚曰貞。有六子：裁、基、會、正、彦、琛。

咸寧四年去世，時年七十三歲，謚號貞。有六個兒子：王裁、王基、王會、王正、王彦、王琛。

裁字士初，撫軍長史。基字士先，治書御史。會字士和，侍御史。正字士則，尚書郎。彦字士治，中護軍。琛字士瑋，國子祭酒。

王裁字士初，任撫軍長史。王基字士先，任治書御史。王會字士和，任侍御史。王正字士則，任尚書郎。王彦字士治，任中護軍。王琛字士瑋，任國子祭酒。

初，吕虔有佩刀，工相之，以爲

當初，吕虔有一把佩刀，工匠看了，認爲一

必登三公，可服此刀。虔謂祥曰："苟非其人，刀或爲害。卿有公輔之量，故以相與。"祥固辭，强之乃受。祥臨薨，以刀授覽，曰："汝後必興，足稱此刀。"覽後奕世多賢才，興於江左矣。裁子導，别有傳。

定是位在三公的人，可以佩此刀。呂虔對王祥説："假如不是如此，這刀或許是禍害。你有公輔的氣量，因此把刀給你。"王祥堅决推辭，呂虔堅持他纔接受。王祥臨死，把刀交給王覽，説："你的後人必定興旺，足以與此刀相稱。"王覽的後人一代一代賢才很多，在江左興旺。王裁的兒子王導，本書另有傳。

鄭冲

鄭冲字文和，滎陽開封人也。起自寒微，卓爾立操，清恬寡欲，耽玩經史，遂博究儒術及百家之言。有姿望，動必循禮，任真自守，不要鄉曲之譽，由是州郡久不加禮。

及魏文帝爲太子，搜揚側陋，命冲爲文學，累遷尚書郎，出補陳留太守。冲以儒雅爲德，莅職無幹局之譽，簞食縕袍，不營資産，世以此重之。大將軍曹爽引爲從事中郎，轉散騎常侍、光禄勳。嘉平三年，拜司空。及高貴鄉公講《尚書》，冲執經親授，與侍中鄭小同俱被賞賜。俄轉司徒。常道鄉公即位，拜太保，位在三司之上，封壽光侯。冲雖位階台輔，而不預世事。時文帝輔政，平蜀之後，命賈充、羊祜等分定禮儀、律令，皆先諮於冲，然後施行。

及魏帝告禪，使冲奉策。武帝踐阼，拜太傅，進爵爲公。頃之，司隸李憙、中丞侯史光奏冲及何曾、荀顗等各以疾病，俱應免官。帝不許。冲遂不視事，表乞骸骨。優詔不許，遣使申喻。冲固辭，上貂蟬印綬，詔又不許。泰始六年，詔曰："昔漢祖以知人善任，克平宇宙，推述勳勞，歸美三俊。遂與功臣剖符作誓，藏之宗廟，副在有司，所以明德庸勳，藩翼王室者也。昔我祖考，遭世多難，攬授英俊，與之斷金，遂濟時務，克定大業。太傅壽光公鄭冲、太保朗陵

鄭冲字文和，滎陽開封人。出身貧寒低下，超越常人樹立節操，清恬寡欲，酷愛玩味經史，對儒學及百家之言有廣博的研究。有姿貌聲望，舉動必定遵循禮儀，真率自守，不求鄉人的美譽，因此州郡很久没有發現他的才能。

魏文帝爲太子時，搜求提拔微賤的人才，任命鄭冲爲文學，多次升遷爲尚書郎，又出京補任陳留太守。鄭冲以儒雅爲美德，在職位上没有有才幹有氣度的聲譽，吃飽穿暖即可，不營求資産，世上以此看重他。大將軍曹爽引薦他任從事中郎，轉任散騎常侍、光禄勳。嘉平三年，任司空。高貴鄉公講習《尚書》時，鄭冲拿着經書親自講授，與侍中鄭小同一起被賞賜。不久轉任司徒。常道鄉公即位，授他爲太保，位在三司之上，封爲壽光侯。鄭冲雖然官級同宰相，但他不干預世事。當時文帝輔政，平定蜀國以後，命令賈充、羊祜等人分别制定禮儀、法律條令，都先向鄭冲詢問，然後再施行。

魏帝宣告禪讓時，派鄭冲捧策書。武帝登上皇位，任他爲太傅，爵位進升爲公。不久，司隸李憙、中丞侯史光上奏書説鄭冲、何曾、荀顗等人各自因爲疾病，都應該免去官職。皇帝不准許。鄭冲於是不再處理政事，上表請求辭官。下詔美言勸阻，又派人申明曉諭。鄭冲堅决推辭，交上貂蟬印綬，詔書又不准許。泰始六年，下詔書説："過去漢高祖憑藉知人善任，因而能平定天下，追述功勛，把美名歸於三俊。於是與功臣將符節分拿立下誓言，收藏在宗廟中，副本留在有關部門，以此昭明美德任用勛勞，從而保護輔翼王室。過去我的祖輩，遇上了世道艱難，招攬任用英俊人才，與他們同心協力，於是成就了世

公何曾、太尉臨淮公荀顗各尚德依仁，明允篤誠，翼亮先皇，光濟帝業。故司空博陵元公王沈、衛將軍鉅平侯羊祜才兼文武，忠肅居正，朕甚嘉之。《書》不云乎：'天秩有禮，五服五章哉！'其爲壽光、朗陵、臨淮、博陵、鉅平國置郎中令，假夫人、世子印綬，食本秩三分之一，皆如郡公侯比。"

九年，冲又抗表致仕。詔曰："太傅韞德深粹，履行高潔，恬遠清虛，確然絶世。艾服王事，六十餘載，忠肅在公，慮不及私。遂應衆舉，歷登三事。仍荷保傅之重，綢繆論道之任，光輔奕世，亮玆天工，迪宣謀猷，弘濟大烈，可謂朝之俊老，衆所具瞻者也。朕昧于政道，庶事未康，挹仰耆訓，導揚厥蒙，庶賴顯德，緝熙有成。而公屢以年高疾篤，致仕告退。惟從公志，則朕孰與諮謀？譬彼涉川，罔知攸濟。是用未許，迄于累載。而高讓彌篤，至意難違，覽其盛指，俾朕憮然。夫功成弗有，上德所隆，成人之美，君子與焉。豈必遂朕憑賴之心，以枉大雅進止之度哉！今聽其所執，以壽光公就第，位同保傅，在三司之右。公宜頤精養神，保衛太和，以究遐福。其賜几杖，不朝。古之哲王，欽祇國老，憲行乞言，以彌縫其闕。若朝有大政，皆就諮之。又賜安車駟馬，第一區，錢百萬，絹五百匹，床帷簟褥，置舍人六人，官騎二十人。以世子徽爲散騎常侍，使常優游定省。禄賜所供，策命儀制，一如舊典而有加焉。"

明年薨。帝於朝堂發哀，追贈太

事，得以奠定國家大業。太傅壽光公鄭冲、太保朗陵公何曾、太尉臨淮公荀顗各自崇尚德行仁義，明智公允忠誠，輔佐先皇，光大帝業。前司空博陵元公王沈、衛將軍鉅平侯羊祜才能兼及文武，忠誠恭敬正直，朕很賞識他們。《尚書》不是説過嗎：'上天的秩次是有禮的，以五等服色區别尊卑！'爲壽光、朗陵、臨淮、博陵、鉅平國設置郎中令，給夫人、世子印綬，受原官職俸禄的三分之一，一切如同郡國公侯。"

九年，鄭冲又上表直言辭官。下詔書説："太傅蘊含美德，品行高潔，超凡脱俗，真是舉世無雙。從政於王事，六十餘年，對公忠誠，不考慮私利。根據大家的推舉，曾經登上三公之位。現在仍然擔負着保傅的重位，殷勤於論道的重任，輔佐一代又一代，完成了上天交付的職責，進獻計謀，成就偉業，可以説是朝中的傑出老臣，是大家都敬仰的人。朕對於政道昏昧，很多事情尚未辦好，汲取仰仗老臣的訓誡，開導啓迪朕，希望依賴臣下的美德，大事可定。而公屢次以年高病重爲由，辭官告退。若依從了公的志願，那麽我向誰去諮問計策呢？就像徒步過河，不知從何處下水。因此我不准許，到現在已經好幾年了。然而辭官願望越來越堅決，懇切的心意難於違背，看着他的美意，使我悵然若失。建成了功業而不享受，這是品德高尚人的表現，成全别人的好事，是君子所要做的。難道一定要順從朕憑藉依賴的心願，而違背了才德之人辭官的要求嗎？如今聽從他的意願，以壽光公身份回宅第，地位如同太保太傅，在三司之上。公應當保養精神，保護陰陽調和，以享天年。賜給几案手杖，不必上朝。古代的聖明君王，欽佩恭敬國中老臣，效法他們的行動，徵求他們的意見，以彌補缺漏。如果朝中有大事，都去向他們諮問。再賜安車四匹馬，宅院一座，錢一百萬，絹五百匹，床帷席褥，設置舍人六名，騎兵二十人。任命長子鄭徽爲散騎常侍，使他常有閑暇給鄭冲請安。俸禄賞賜供給，策命儀式制度，都按照舊有的典章而更周全。"

第二年去世。皇帝在朝堂致哀，追贈鄭冲爲

傅，賜秘器，朝服，衣一襲，錢三十萬，布百匹。謚曰成。咸寧初，有司奏，冲與安平王孚等十二人皆存銘太常，配食于廟。

初，冲與孫邕、曹羲、荀顗、何晏共集《論語》諸家訓注之善者，記其姓名，因從其義，有不安者輒改易之，名曰《論語集解》。成，奏之魏朝，于今傳焉。

冲無子，以從子徽爲嗣，位至平原内史。徽卒，子簡嗣。

何曾

何曾字穎考，陳國陽夏人也。父夔，魏太僕、陽武亭侯。曾少襲爵，好學博聞，與同郡袁侃齊名。魏明帝初爲平原侯，曾爲文學。及即位，累遷散騎侍郎、汲郡典農中郎將、給事黄門侍郎。上疏曰："臣聞爲國者以清静爲基，而百姓以良吏爲本。今海内虚耗，事役衆多，誠宜恤養黎元，悦以使人。郡守之權雖輕，猶專任千里，比之於古，則列國之君也。上當奉宣朝恩，以致惠和，下當興利而除其害。得其人則可安，非其人則爲患。故漢宣稱曰：'百姓所以安其田里，而無嘆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此誠可謂知政之本也。方今國家大舉，新有發調，軍師遠征，上下劬勞。夫百姓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愚惑之人，能厭目前之小勤，而忘爲亂之大禍者，是以郡守益不可不得其人。才雖難備，猶宜粗有威恩，爲百姓所信憚者。臣聞諸郡守，有年老或疾病，皆委政丞掾，不恤庶事。或體性疏怠，不以政理爲意。在官積年，惠澤不加於人。然於考課之限，罪亦不至詘免。故得經延歲月，而無斥罷之期。臣愚以爲可密詔主者，使

太傅，賜貴族用棺材，朝服，衣服一套，錢三十萬，布一百匹。謚號成。咸寧初年，有關官吏奏報，鄭冲與安平王司馬孚等十二人都在太常寺設碑銘，在廟中附祭。

當初，鄭冲與孫邕、曹羲、荀顗、何晏共同收集《論語》各家注釋，挑出好的記下他們的姓名，依從他們的見解，有不恰當的地方就改换注釋，稱爲《論語集解》。書成後，向魏朝奏報，流傳到今天。

鄭冲没有兒子，讓他的侄子鄭徽繼承爵位，官至平原内史。鄭徽死，兒子鄭簡繼承爵位。

何曾字穎考，陳國陽夏人。父親何夔，是魏太僕、陽武亭侯。何曾年少時繼承了爵位，好學習見識廣，與同郡的袁侃都有名聲。魏明帝起初爲平原侯，何曾爲文學。等到皇帝即位，多次升遷至散騎侍郎、汲郡典農中郎將、給事黄門侍郎。何曾上疏説："我聽説治國以清静爲本，而百姓以好官吏爲本。如今天下空虚損耗，徭役衆多，實在應該體恤百姓，讓民衆樂於賦役。郡守的權力雖輕，但掌管了千里地界，和古代相比，就是列國的國君。對上應當恭奉宣揚朝廷的恩典，以求得和順，對下應當興利除害。用人恰當就能安定，不恰當就會産生禍患。因此漢宣帝説：'百姓所以能安居樂業，而没有怨恨之心，是因爲政治清平訴訟講理。與我共同創業的，靠的是那些俸禄兩千石的好官！'這實在可以説是知道爲政之本。如今國家大力舉用人才，常有派遣調動，軍旅遠征，上下勞苦。百姓可以和朝廷一起享受成功，難於一起考慮開端。愚蠢的人，能滿足目前小的辛勞，而忘了造成動亂的大禍害，因此郡守更不能任用不恰當的人。有才能者難找，還是應該任用稍有威嚴，被百姓信賴又敬畏的人。我聽説那些郡守，有的年老或有病，都把政事交給屬官，不爲政事操心。有的本性閑散怠懈，不把政務事理放在心上。在職多年，對百姓没有恩惠。然而在考核官吏時，罪過也不至於被罷免。因此能年復一年，而没有被罷免。我認爲可以密派主事的人，讓他們暗中考核察訪郡

隱核參訪郡守，其有老病不隱親人物，及宰牧少恩，好修人事，煩擾百姓者，皆可徵還，爲更選代。”頃之，遷散騎常侍。

守，那些年老患病不能主事，以及官吏中缺少恩澤，喜歡搞人事關係，煩擾百姓的，都可以徵召回京，選派人替代。”不久，升爲散騎常侍。

及宣帝將伐遼東，曾上疏魏帝曰：“臣聞先王制法，必全於慎。故建官受任，則置副佐；陳師命將，則立監貳；宣命遣使，則設介副；臨敵交刃，又參御右，蓋以盡思謀之功，防安危之變也。是以在險當難，則權足相濟；隕缺不豫，則才足相代。其爲國防，至深至遠。及至漢氏，亦循舊章，韓信伐趙，張耳爲貳；馬援討越，劉隆副軍。前世之迹，著在篇志。今太尉奉辭誅罪，精甲鋭鋒，步騎數萬，道路迴阻，且四千里。雖假天威，有征無戰，寇或潛遁，消引日月。命無常期，人非金石，遠慮詳備，誠宜有副。今北軍諸將及太尉所督，皆爲僚屬，名位不殊，素無定分統御之尊，卒有變急，不相鎮攝。存不忘亡，聖達所裁。臣愚以爲宜選大臣名將威重宿著者，成其禮秩，遣詣北軍，進同謀略，退爲副佐。雖有萬一不虞之變，軍主有儲，則無患矣。”帝不從。出補河内太守，在任有威嚴之稱。徵拜侍中，母憂去官。

宣帝將要討伐遼東，何曾上疏魏帝說：“我聽說先王制定法規，必定慎重周全。因此立官任命，設置副職助手；出師命將，就設立監軍副職；宣布命令派遣使者，就設置副手；對敵作戰，又設置御右，都是爲了謀慮周到，防止安危有變。因而在危險困難時，權力足以相互制約；有了傷病缺員，則足以替補。這對於國防，有極深遠的意義。到了漢朝，也是遵循舊典章，韓信征伐趙國，張耳是副手；馬援討伐越國，劉隆是副帥。前世的事，寫在史書上。如今太尉奉命誅罰罪人，兵士精勇武器鋒利，步兵騎兵數萬人，道路曲折險阻，而且有四千里。雖然憑藉天威，有征無戰，敵人或許會潛逃，消磨時間。軍命没有固定的日期，人不是金石，爲周全深遠考慮，實在應有副職。如今北軍的衆將以及太尉所率領的人，都是下屬，名位没有差别，一向没有名分及統領軍隊的威望，突然有了緊急變故，不能鎮攝。勝利時應擔心失敗，是聖明國君的決策。我認爲應挑選大臣名將中有威望的重臣老臣，排定官位，派遣到北軍，進軍一同謀略，退軍作爲副手。即便萬一出現了變故，軍隊統帥還有副職，這樣就没有憂患了。”皇帝不聽從。出京補任河内太守，在任有威嚴的名聲。徵召他爲侍中，因母親去世辭官。

嘉平中，爲司隸校尉。撫軍校事尹模憑寵作威，奸利盈積，朝野畏憚，莫敢言者。曾奏劾之，朝廷稱焉。時曹爽專權，宣帝稱疾，曾亦謝病。爽誅，乃起視事。魏帝之廢也，曾預其謀焉。

嘉平年間，任司隸校尉。撫軍校事尹模憑受寵而逞威，非法獲利很多，朝廷内外畏懼他，没有敢説話的人。何曾上奏彈劾他，朝廷稱贊這件事。當時曹爽專權，宣帝宣稱有病，何曾也因病引退。曹爽被殺，纔出來做官。魏帝的被廢，何曾參與了謀劃。

時步兵校尉阮籍負才放誕，居喪無禮。曾面質籍於文帝座曰：“卿縱情背禮，敗俗之人，今忠賢執政，綜核名實，若卿之曹，不可長也。”因言於帝曰：“公方以孝治天下，而聽

當時步兵校尉阮籍仗着有才而放蕩怪誕，服喪時不講究禮。何曾在文帝面前當面質問阮籍説：“你放縱而違背禮制，是敗壞風俗的人，如今忠賢執掌政權，綜合名實考察，像你這類人，不能長久。”又對文帝説：“公以孝治理天下，而

阮籍以重哀飲酒食肉於公座。宜擯四裔，無令污染華夏。”帝曰：“此子羸病若此，君不能爲吾忍邪！”曾重引據，辭理甚切。帝雖不從，時人敬憚之。

聽任阮籍在服重孝時在您座前喝酒吃肉。應該把他排斥到境外，不讓他污染華夏。”文帝説：“這個人毛病就是這樣，你不能爲我忍耐嗎！”何曾又引經據典，言辭説理很是激切。文帝雖未聽從，當時的人却敬畏何曾。

毌丘儉誅，子甸妻荀應坐死。其族兄顗、族父虞并景帝姻通，共表魏帝以丐其命。詔聽離婚。荀所生女芝爲潁川太守劉子元妻，亦坐死，以懷妊繫獄。荀辭詣曾乞恩曰：“芝繫在廷尉，顧影知命，計日備法。乞没爲官婢，以贖芝命。”曾哀之，騰辭上議。朝廷僉以爲當，遂改法。語在《刑法志》。

毌丘儉被誅殺，他兒子毌丘甸的妻子荀氏應連坐死罪。族兄荀顗、族父荀虞都與景帝有姻親關係，一起給魏帝上表乞求她能活命。詔書説聽任他們離婚。荀氏所生的女兒毌丘芝是潁川太守劉子元的妻子，也連坐死罪，因懷孕被投入獄中。荀氏傳話給何曾乞求開恩説：“毌丘芝收押在獄，顧影自憐，數着日子準備受刑。乞求没籍爲官奴，來贖毌丘芝的命。”何曾哀憐她，使人傳書上議。朝廷都認爲恰當，於是修改了法律。奏章見本書《刑法志》。

曾在司隸積年，遷尚書。正元年中爲鎮北將軍、都督河北諸軍事、假節。將之鎮，文帝使武帝、齊王攸辭送數十里。曾盛爲賓主，備太牢之饌。侍從吏騶，莫不醉飽。帝既出，又過其子劭。曾先敕劭曰：“客必過汝，汝當豫嚴。”劭不冠帶，停帝良久，曾深以譴劭。曾見崇重如此。還征北將軍，進封潁昌鄉侯。咸熙初，拜司徒，改封朗陵侯。文帝爲晉王，曾與高柔、鄭冲俱爲三公，將入見，曾獨致拜盡敬，二人猶揖而已。

何曾在司隸的職位上多年，升任尚書。正元年間任鎮北將軍、都督河北諸軍事、假節。將要赴任，文帝派武帝、齊王司馬攸送行幾十里。何曾隆重地行賓主之禮，準備了牛、羊、豬等飯食。侍從隨行没有不吃飽喝醉的。武帝離開後，又順路拜訪何曾的兒子何劭。何曾事先告誡何劭説：“客人必定順路去看望你，你應當事先準備，隆重待客。”何劭不戴冠不繫帶，讓武帝停留了很久，何曾嚴厲地責備何劭。何曾就是這樣被器重。升任征北將軍，進封潁昌鄉侯。咸熙初年，任司徒，改封朗陵侯。文帝爲晉王時，何曾與高柔、鄭冲一起爲三公，將入宫拜見，何曾行最恭敬的跪拜禮，那二人僅行拱手禮而已。

武帝襲王位，以曾爲晉丞相，加侍中。與裴秀、王沈等勸進。踐阼，拜太尉，進爵爲公，食邑千八百户。泰始初，詔曰：“蓋謨明弼諧，王躬是保，所以宣崇大訓，克咸四海也。侍中、太尉何曾，立德高峻，執心忠亮，博物洽聞，明識弘達，翼佐先皇，勳庸顯著。朕纂洪業，首相王室。迪惟前人，施于朕躬。實佐命興化，光贊政道。夫三司之任，雖左右王事，若乃予違汝弼，匡獎不逮，則

武帝繼承王位，任命何曾爲晉丞相，加侍中。何曾與裴秀、王沈等人勸晉王登帝位。登帝位後，拜何曾爲太尉，爵位進爲公，食邑一千八百户。泰始初年，詔書説：“謀劃精明輔佐和諧，保衛王室，從而宣揚教誨，能遍及到四海。侍中、太尉何曾，品德高尚，忠誠亮直，博學多知，見識深遠，輔佐先皇，功勞卓著。朕繼承大業，他首先出任王室丞相。正像古人一樣，對朕加以輔佐。實在是佐助了天命興盛了教化，贊佑了政道。三司的職位，雖然能左右王朝政事，假如我違背了你的輔佐，三司匡正獎勵有不足之

存乎保傅。故將明袞職，未如用乂厥辟之重。其以曾爲太保，侍中如故。”久之，以本官領司徒。曾固讓，不許。遣散騎常侍諭旨，乃視事。進位太傅。

處，則有保傅負責。因此輔佐君王，最好是用有才德之人，把他放在重要的位置上。任命何曾爲太保，侍中的職位照舊。”很長一段時間後，在本職之外又兼任司徒。何曾堅决推讓，武帝不允許。派散騎常侍曉諭旨意，這纔就任。進位爲太傅。

曾以老年，屢乞遜位。詔曰：“太傅明朗高亮，執心弘毅，可謂舊德老成，國之宗臣者也。而高尚其事，屢辭禄位。朕以寡德，憑賴保佑，省覽章表，實用憮然。雖欲成人之美，豈得遂其雅志，而忘翼佐之益哉！又司徒所掌務煩，不可久勞耆艾。其進太宰，侍中如故。朝會劍履乘輿上殿，如漢相國蕭何、田千秋、魏太傅鍾繇故事。賜錢百萬，絹五百匹及八尺床帳簟褥自副。置長史掾屬祭酒及員吏，一依舊制。所給親兵官騎如前。主者依次按禮典，務使優備。”後每召見，敕以常所飲食服物自隨，令二子侍從。

何曾以年老爲由，屢次乞求退職。詔書説：“太傅光明磊落高風亮節，剛强果斷，可以説是德高望重，是國家名臣。爲了國事，屢次辭讓俸禄官位。朕德行不高，憑仗保佑，看了表章，實在讓朕悵然。雖然朕想成人之美，可怎麽能順遂了他高雅的志向，而忘了他輔佐的好處呢！然而司徒掌管的事情繁重，不能長久地使老人勞累。進升他爲太宰，侍中照舊。朝會時佩劍穿鞋乘車上殿，如同漢相國蕭何、田千秋、魏太傅鍾繇一樣。賜錢百萬，絹五百匹及八尺床帳席褥兩套。設置長史掾屬祭酒及隨員，一概依照舊規定。所給的親兵官騎同以前。主事的人依次按照禮典，務必要豐厚齊備。”以後每逢召見，令他隨身帶着平常的飲食衣着，讓他的兩個兒子跟從侍奉。

咸寧四年薨，時年八十。帝於朝堂素服舉哀，賜東園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三十萬，布百匹。將葬，下禮官議謚。博士秦秀謚爲“繆醜”，帝不從，策謚曰孝。太康末，子劭自表改謚爲元。

咸寧四年去世，時年八十歲。皇帝在朝堂素服致哀，賜貴族用棺材，朝服一套，衣服一套，錢三十萬，布百匹。將安葬，讓禮官議論謚號。博士秦秀取的謚號是“繆醜”，皇帝不依從，策封謚號爲孝。太康末年，兒子何劭上表改謚號爲元。

曾性至孝，閨門整肅，自少及長，無聲樂嬖幸之好。年老之後，與妻相見，皆正衣冠，相待如賓。己南向，妻北面，再拜上酒，酬酢既畢便出。一歲如此者不過再三焉。初，司隸校尉傅玄著論稱曾及荀顗曰：“以文王之道事其親者，其潁昌何侯乎，其荀侯乎！古稱曾、閔，今日荀、何。內盡其心以事其親，外崇禮讓以接天下。孝子，百世之宗；仁人，天下之命。有能行孝之道，君子之儀表也。《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

何曾生性極孝，家門嚴肅莊重，從小到大，没有歌舞或寵幸婢妾的愛好。年老以後，與妻子相見，都端正衣帽，相敬如賓。自己面向南，妻子面向北，拜兩拜進酒，敬酒應酬完畢就出去。一年當中像這樣的情況不過兩三次。當初，司隸校尉傅玄寫文章稱贊何曾及荀顗説：“按照文王的道來事奉親人的，不正是潁昌何侯嗎，不正是荀侯嗎！古人稱道曾參與閔損，今天數得上荀、何。在家盡心事奉親人，在外推崇禮讓別人。孝子，是百世的宗師；仁人，是天下的傑出人才。能行孝道，就有了君子的儀表。《詩經》説：‘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追求美德而不遵循

止。'令德不遵二夫子之景行者，非樂中正之道也。"又曰："荀、何，君子之宗也。"又曰："潁昌侯之事親，其盡孝子之道乎！存盡其和，事盡其敬，亡盡其哀，予於潁昌侯見之矣。"又曰："見其親之黨，如見其親，六十而孺慕，予於潁昌侯見之矣。"

兩位夫子之人，是不喜歡正直之道啊。"又說："荀、何，君子的宗師。"又說："潁昌侯事奉親人，不是盡了孝子之道嗎！省問儘可能和善，事奉儘可能恭敬，喪葬極盡其哀，我在潁昌侯身上看到了這些品德。"又說："見到志同道合者，如同見了親人，年雖六十而像幼童一樣仰望敬愛，我在潁昌侯身上看到了這樣的品德。"

然性奢豪，務在華侈。帷帳車服，窮極綺麗，厨膳滋味，過於王者。每燕見，不食太官所設，帝輒命取其食。蒸餅上不坼作十字不食。食日萬錢，猶曰無下箸處。人以小紙爲書者，敕記室勿報。劉毅等數劾奏曾侈忲無度，帝以其重臣，一無所問。

然而何曾性情奢侈，一定要豪華鋪張。帷帳車服，要儘可能華麗，酒肉飯食，超過王室。每逢宴會朝見，不吃太官準備的食物，皇帝就命令他取自家的飯食。蒸餅上不裂開成十字他不吃。一天飲食耗用萬錢，還說無處下筷子。有人用小張紙寫的書信，他告訴門房不要上報。劉毅等人數次上奏彈劾何曾奢侈無度，皇帝因爲他是重臣，一概不過問。

都官從事劉享嘗奏曾華侈，以銅鈎敳紖車，瑩牛蹄角。後曾辟享爲掾，或勸勿應。享謂至公之體，不以私憾，遂應辟。曾常因小事加享杖罰。其外寬内忌，亦此類也。時司空賈充權擬人主，曾卑充而附之。及充與庾純因酒相競，曾議黨充而抑純，以此爲正直所非。二子：遵、劭。劭嗣。

都官從事劉享曾經奏報何曾奢華，用銅鈎絲帶做牛鼻繩，裝飾牛的蹄角。後來何曾徵召劉享做屬官，有人勸劉享不答應。劉享認爲這完全是公事，不捲入私人怨恨，於是應徵。何曾常因小事對劉享杖罰。所謂外表寬容内心忌恨，就是這一類事。當時司空賈充權力類似國君，何曾在賈充面前謙抑而且依附他。等到賈充與庾純因酒相爭，何曾偏向賈充而壓制庾純，因此被正直的人非議。何曾有兩個兒子：何遵、何劭。何劭繼承了爵位。

何劭

劭字敬祖，少與武帝同年，有總角之好。帝爲王太子，以劭爲中庶子。及即位，轉散騎常侍，甚見親待。劭雅有姿望，遠客朝見，必以劭侍直。每諸方貢獻，帝輒賜之，而觀其占謝焉。咸寧初，有司奏劭及兄遵等受故鬲令袁毅貨，雖經赦宥，宜皆禁止。事下廷尉。詔曰："太保與毅有累世之交，遵等所取差薄，一皆置之。"遷侍中尚書。

何劭字敬祖，年少時與武帝年歲相同，有自幼結下的交情。武帝爲太子時，以何劭爲中庶子。到了即位時，何劭轉任散騎常侍，很是被親近。何劭有姿貌聲望，遠方客人朝見，必定讓何劭陪同。每逢各地貢獻，皇帝就賞賜他，而觀看他吐辭道謝。咸寧初年，官員奏報何劭及兄何遵接受原鬲令袁毅的財物，雖然經過了赦免，還是應該完全禁止。事情交給了廷尉。詔書說："太保與袁毅有幾代人的交情，何遵等人所收受的較輕微，一概都免罪。"升任侍中尚書。

惠帝即位，初建東宫，太子年幼，欲令親萬機，故盛選六傅，以劭爲太子太師，通省尚書事。後轉特

惠帝即位，開始建立東宫，太子年紀幼小，想讓他親政因而隆重地選擇六傅，任命何劭爲太子太師，兼理尚書事。以後轉特進，逐漸升遷爲

進，累遷尚書左僕射。

劭博學，善屬文，陳說近代事，若指諸掌。永康初，遷司徒。趙王倫篡位，以劭爲太宰。及三王交爭，劭以軒冕而游其間，無怨之者。而驕奢簡貴，亦有父風。衣裘服玩，新故巨積。食必盡四方珍異，一日之供以錢二萬爲限。時論以爲太官御膳，無以加之。然優游自足，不貪權勢。嘗語鄉人王詮曰："僕雖名位過幸，少無可書之事，惟與夏侯長容諫授博士，可傳史册耳。"所撰《荀粲》、《王弼傳》及諸奏議文章并行於世。永寧元年薨，贈司徒，謚曰康。子岐嗣。

劭初亡，袁粲吊岐，岐辭以疾。粲獨哭而出曰："今年決下婢子品。"王詮謂之曰："知死吊死，何必見生！岐前多罪，爾時不下，何公新亡，便下岐品，人謂中正畏强易弱。"粲乃止。

何遵

遵字思祖，劭庶兄也。少有幹能。起家散騎黄門郎、散騎常侍、侍中，累轉大鴻臚。性亦奢忲，役使御府工匠作禁物，又鬻行器，爲司隸劉毅所奏，免官。太康初，起爲魏郡太守，遷太僕卿，又免官，卒於家。四子，嵩、綏、機、羨。

嵩字泰基，寬弘愛士，博觀墳籍，尤善《史》《漢》。少歷清官，領著作郎。

何綏

綏字伯蔚，位至侍中尚書。自以繼世名貴，奢侈過度，性既輕物，翰札簡傲。城陽王尼見綏書疏，謂人曰："伯蔚居亂而矜豪乃爾，豈其免乎！"劉輿、潘滔譖之於東海王越，越遂誅綏。初，曾侍武帝宴，退而告

尚書左僕射。

何劭博學，善於寫文章，陳說近代的事情，瞭若指掌。永康初年，改任司徒。趙王司馬倫篡位，任命何劭爲太宰。到了三王爭鬥，何劭乘軒戴冕周旋在他們中間，没有怨恨他的人。而驕横奢侈，如同他父親的作風。服裝及服用玩物，新舊積存極多。吃飯一定要吃遍各地的珍稀異味，一天的供給以兩萬錢爲限。當時的評論認爲太官御膳，也無法超過何劭的飯食。然而他優游自足，不貪權勢。曾對同鄉人王詮說："我雖名位過於幸運，年輕時没有可以記録下來的事，惟有和夏侯長容進諫授博士一事，可以流傳於史册。"他所撰寫的《荀粲傳》、《王弼傳》及那些奏議文章都流傳在世上。永寧元年去世，贈司徒，謚號康。兒子何岐繼承。

何劭剛去世，袁粲向何岐吊喪，何岐以生病爲由推辭。袁粲哭着出來說："今年決意把何岐降到奴婢的等級。"王詮對他說："吊唁死者，何必要見活人！何岐以前罪過多，那時没降等級，何公剛去世，就降他等級，人們會說你怕强欺弱。"袁粲這纔罷休。

何遵字思祖，是何劭的庶兄。年少時有才幹。初任散騎黄門郎、散騎常侍、侍中，逐漸升任大鴻臚。也奢侈過度，驅使御府工匠做宫禁用品，又賣國君出行用的行裝器物，司隸劉毅參奏，被免官。太康初年，起用爲魏郡太守，升遷爲太僕卿，又被免官，死在家中。有四個兒子：何嵩、何綏、何機、何羨。

何嵩字泰基，寬弘愛士，博覽典籍，尤其精通《史記》、《漢書》。年輕時出任過地位顯貴政事不繁的官職，兼著作郎。

何綏字伯蔚，官至侍中尚書。自認爲世代名貴，奢侈過度，性情輕慢，文書高傲。城陽王尼看到何綏寫疏奏，對人說："伯蔚處在戰亂還這麼傲慢，怎麼能免於禍呢！"劉輿、潘滔在東海王司馬越前說他的壞話，司馬越便殺了何綏。起初，何曾侍奉武帝宴飲，回去後告訴何遵等人

遵等曰："國家應天受禪，創業垂統。吾每宴見，未嘗聞經國遠圖，惟說平生常事，非貽厥孫謀之兆也。及身而已，後嗣其殆乎！此子孫之憂也。汝等猶可獲没。"指諸孫曰："此等必遇亂亡也。"及綏死，嵩哭之曰："我祖其大聖乎！"

機爲鄒平令。性亦矜傲，責鄉里謝鯤等拜。或戒之曰："禮敬年爵，以德爲主。令鯤拜勢，懼傷風俗。"機不以爲慚。

羨爲離狐令。既驕且吝，陵駕人物，鄉閭疾之如仇。永嘉之末，何氏滅亡無遺焉。

石苞

石苞字仲容，渤海南皮人也。雅曠有智局，容儀偉麗，不修小節。故時人爲之語曰："石仲容，姣無雙。"縣召爲吏，給農司馬。會謁者陽翟郭玄信奉使，求人爲御，司馬以苞及鄧艾給之。行十餘里，玄信謂二人曰："子後并當至卿相。"苞曰："御隸也，何卿相乎？"既而又被使到鄴，事久不决，乃販鐵於鄴市。市長沛國趙元儒名知人，見苞，異之，因與結交。嘆苞遠量，當至公輔，由是知名。見吏部郎許允，求爲小縣。允謂苞曰："卿是我輩人，當相引在朝廷，何欲小縣乎？"苞還嘆息，不意允之知己乃如此也。

稍遷景帝中護軍司馬。宣帝聞苞好色薄行，以讓景帝。帝答曰："苞雖細行不足，而有經國才略。夫貞廉之士，未必能經濟世務。是以齊桓忘管仲之奢僭，而録其匡合之大謀；漢高捨陳平之污行，而取其六奇之妙算。苞雖未可以上儔二子，亦今日之選也。"意乃釋。徙鄴典農中郎將。時魏世王侯多居鄴下，尚書丁謐貴傾

說："國家順應天命接受禪讓，開創大業留傳子孫。我每次赴宴參見，没有聽到過治國的長遠謀略，祇說些平常瑣事，這不是爲子孫謀劃的兆頭。自己還能在位，後代恐怕危險了！這是子孫們的憂患。你們還能保全。"指着孫子們說："這些人必定遇上亂世。"等到何綏死，何嵩哭他說："我的祖父真是大聖人啊！"

何機是鄒平令。性情也傲慢，責令同鄉人謝鯤等行跪拜禮。有人告誡他說："禮是敬年齡爵位的，以德爲主。讓謝鯤拜的是權勢，恐怕有傷風俗。"何機不覺得慚愧。

何羨是離狐令。既驕横又愛財，凌駕於别人之上，鄉人憎惡他如同仇人。永嘉末年，何氏家族一個不剩地全死光。

石苞字仲容，渤海南皮人。文雅開朗有才智，容貌儀表漂亮，不注重小節。因而當時人們談到他時說："石仲容，美無雙。"縣中召他爲小吏，供農司馬差遣。適逢謁者陽翟郭玄信奉命出使，尋求駕車者，司馬把石苞及鄧艾給了他。走了十餘里，玄信對他們兩人說："你們日後都會官至卿相。"石苞說："趕車的奴僕，怎麽能成卿相呢？"這以後又被差遣到鄴，事情長時間辦不完，於是在鄴地市面上販賣鐵。市長沛國趙元儒以善於發現人才知名，見到石苞，感到驚異，與石苞結交。感嘆石苞氣量遠大，當官至公輔，因此石苞出了名。見吏部郎許允，請求在一個小縣爲縣令。許允對石苞說："你是我們這一輩人，應當相互在朝廷推薦，爲什麽想要個小縣呢？"石苞回去後嘆息，没想到許允竟這麽知己。

逐漸升遷爲景帝中護軍司馬。宣帝聽說石苞好女色不注重品行，以此責備景帝。景帝回答說："石苞雖然小節方面不足，然而有治理國家的才略。貞潔廉正的人，未必能治理國家事務。因此齊桓公不顧忌管仲的奢侈僭越，而采納他一匡天下的大謀略；漢高祖不考慮陳平生活中的污點，而用他六次奇妙的計謀。石苞雖然不能和他們相比，也算得上今天的人選了。"這纔打消了宣帝的顧忌。升他爲鄴典農中郎將。當時魏朝王

一時，并較時利。苞奏列其事，由是益見稱。歷東萊、琅邪太守，所在皆有威惠。遷徐州刺史。

侯多數住在鄴下，尚書丁謐的權勢在當時無人可比，并計較一時的利益。石苞上奏陳列這些事，因此更被稱道。歷任東萊、琅邪太守，所就任之處都有威望恩惠。升爲徐州刺史。

文帝之敗於東關也，苞獨全軍而退。帝指所持節謂苞曰："恨不以此授卿，以究大事。"乃遷苞爲奮武將軍、假節、監青州諸軍事。及諸葛誕舉兵淮南，苞統青州諸軍，督兖州刺史州泰、徐州刺史胡質，簡鋭卒爲游軍，以備外寇。吴遣大將朱異、丁奉等來迎，誕等留輜重於都陸，輕兵渡黎水。苞等逆擊，大破之。泰山太守胡烈以奇兵詭道襲都陸，盡焚其委輸，異等收餘衆而退。壽春平，拜苞鎮東將軍，封東光侯、假節。頃之，代王基都督揚州諸軍事。苞因入朝。當還，辭高貴鄉公，留語盡日。既出，白文帝曰："非常主也。"數日而有成濟之事。後進位征東大將軍，俄遷驃騎將軍。

文帝在東關戰敗時，衹有石苞全軍撤退。文帝指着所拿的符節對石苞説："後悔未把它交給你，來完成大事。"於是升石苞爲奮武將軍、假節、監青州諸軍事。到了諸葛誕在淮南起兵，石苞統率青州衆軍，督率兖州刺史州泰、徐州刺史胡質，挑選精鋭士卒作爲游動部隊，抵禦外來敵寇。吴國派遣大將朱異、丁奉等來迎戰，諸葛誕等人把輜重留在都陸，輕兵渡過黎水。石苞等人迎擊，大敗敵軍。泰山太守胡烈出奇兵走隱蔽的途徑偷襲都陸，把敵軍的運輸物資全部焚燒，朱異等人收拾殘兵退却。壽春平定，授石苞爲鎮東將軍，封東光侯、假節。不久，代王基都督揚州諸軍事。石苞因而入朝。該返回任所時，向高貴鄉公告辭，留他説了一整天話。出來後，對文帝説："他不是個恒久之主。"幾天後就發生了成濟殺高貴鄉公的事。此後升爲征東大將軍，不久改爲驃騎將軍。

文帝崩，賈充、荀勖議葬禮未定。苞時奔喪，慟哭曰："基業如此，而以人臣終乎！"葬禮乃定。後每與陳騫諷魏帝以曆數已終，天命有在。及禪位，苞有力焉。武帝踐阼，遷大司馬，進封樂陵郡公，加侍中，羽葆鼓吹。

文帝去世，賈充、荀勖商議葬禮未能决定。石苞當時奔喪，痛哭説："有了這樣的基業，難道還要以人臣告終嗎！"葬禮這纔定下來。此後常常與陳騫用氣數已盡，天命有所選擇的話婉言勸説魏帝。等到禪讓君位，石苞出了力。武帝登皇位，升他爲大司馬，進封樂陵郡公，加侍中，用羽葆的車蓋及鼓吹一部。

自諸葛誕破滅，苞便鎮撫淮南，士馬强盛，邊境多務，苞既勤庶事，又以威德服物。淮北監軍王琛輕苞素微，又聞童謡曰："宫中大馬幾作驢，大石壓之不得舒。"因是密表苞與吴人交通。先時望氣者云"東南有大兵起"。及琛表至，武帝甚疑之。會荆州刺史胡烈表吴人欲大出爲寇，苞亦聞吴師將入，乃築壘遏水以自固。帝聞之，謂羊祜曰："吴人每來，常東西相應，無緣偏爾，豈石苞果有不順

自從諸葛誕被打敗，石苞就鎮守淮南，兵强馬壯，邊境多事，石苞既對各種事情盡力，又以威嚴恩德使人信服。淮北監軍王琛輕視石苞出身卑賤，又聽到童謡説："宫中大馬成了驢，大石壓着不能舒。"於是秘密上表説石苞與吴人勾結。先前算命的人説"東南方有大軍要來"。王琛的表章到了宫中，武帝很是懷疑。正趕上荆州刺史胡烈上表説吴人打算大規模入侵，石苞也聽説吴人將侵入，於是築壁壘阻攔水用以防守。武帝聽説此事，對羊祜説："吴人每次入侵，常是東西相呼應，没理由從一方出兵，難道石苞果真有心

乎?”祜深明之，而帝猶疑焉。會苞子喬爲尚書郎，上召之，經日不至。帝謂爲必叛，欲討苞而隱其事。遂下詔以苞不料賊勢，築壘遏水，勞擾百姓，策免其官。遣太尉義陽王望率大軍徵之，以備非常。又敕鎮東將軍、琅邪王伷自下邳會壽春。苞用掾孫鑠計，放兵步出，住都亭待罪。帝聞之，意解。及苞詣闕，以公還第。苞自耻受任無效而無怨色。

反叛嗎?”羊祜竭力解釋，而武帝還是懷疑石苞。適逢石苞的兒子石喬任尚書郎，皇上召見，一整天不到。武帝認爲必定是反叛，打算討伐石苞而不聲張。便下詔書説石苞對敵人缺乏估計，築壘阻水，辛勞打擾百姓，免去他的官職。派遣太尉義陽王司馬望率領大軍徵召他回京，以防備緊急情况。又命令鎮東將軍、琅邪王司馬伷從下邳向壽春會師。石苞用屬官孫鑠的計謀，不帶軍隊，步行出來，住在都亭等待責罰。武帝聽説後，消除了疑心。石苞到了朝廷，令他以公的身份返回宅第。石苞自認爲没有功勞感到羞耻而没有抱怨的意思。

時鄴奚官督郭廙上書理苞。帝詔曰:“前大司馬苞忠允清亮，才經世務，幹用之績，所歷可紀。宜掌教典，以贊時政。其以苞爲司徒。”有司奏:“苞前有折撓，不堪其任。以公還第，已爲弘厚，不宜擢用。”詔曰:“吴人輕脆，終無能爲。故疆埸之事，但欲完固守備，使不得越逸而已。以苞計畫不同，慮敵過甚，故徵還更授。昔鄧禹撓於關中，而終輔漢室，豈以一眚而掩大德哉!”於是就位。

當時鄴奚官督郭廙上書爲石苞辯解。皇帝下詔書説:“前大司馬石苞忠誠公允清廉正直，才幹能治理世事，辦事的功績，所經歷之處都可以記載。宜於掌管教化，來佐助朝政。任命石苞爲司徒。”官吏上奏:“石苞先前有過失，承擔不了這個重任。以公的身份離職回家，對他已經是厚待了，不宜提拔任用。”下詔説:“吴人力量薄弱，終究難有作爲。因此在戰場上，僅打算完善守備，使敵人不能入侵而已。由於石苞計劃不同，對敵人過分擔心，所以徵他回京重新授職。過去鄧禹在關中受挫，而最終輔佐了漢朝，怎麽能因爲一點過失而掩蓋大的美德呢!”於是石苞就任。

苞奏:“州郡農桑未有賞罰之制，宜遣掾屬循行，皆當均其土宜，舉其殿最，然後黜陟焉。”詔曰:“農殖者，爲政之本，有國之大務也。雖欲安時興化，不先富而教之，其道無由。而至今四海多事，軍國用廣，加承征伐之後，屢有水旱之事，倉庫不充，百姓無積。古者稼穡樹藝，司徒掌之。今雖登論道，然經國立政，惟時所急，故陶唐之世，稷官爲重。今司徒位當其任，乃心王事，有毁家紓國，乾乾匪躬之志。其使司徒督察州郡播殖，將委事任成，垂拱仰辦。若宜有所循行者，其增置掾屬十人，聽

石苞上奏:“州郡的農桑没有賞罰的制度，應派遣下屬官吏巡視，都應當根據各地土壤和適宜種植的作物，確定政績最好與最差的，然後决定官吏升降。”詔書説:“農業養殖，是爲政的根本，治國的大事。雖然想安定局面推行教化，但不先富裕進而教育百姓，是行不通的。然而至今天下多戰争，軍隊國家需求大，加上征伐之後，常有水旱災害，倉庫不充實，百姓無積蓄。古代種植收穫，是由司徒掌管。如今雖主管教化，然而治理國家確立政務，衹能依據當時的急需，因而陶唐時代，農官最爲重要。如今司徒處在這個職位上，一心忠於朝廷，有毁家救國自强不息的志向。派司徒督察州郡農耕，將把事交給他辦成，朕垂衣拱手仰望成功。如果應派人巡視，增

取王官更練事業者。”苞在位稱爲忠勤，帝每委任焉。

泰始八年薨。帝發哀於朝堂，賜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三十萬，布百匹。及葬，給節、幢、麾、曲蓋、追鋒車、鼓吹、介士、大車，皆如魏司空陳泰故事，車駕臨送於東掖門外。策謚曰武。咸寧初，詔苞等并爲王功，列於銘饗。

苞豫爲《終制》曰：“延陵薄葬，孔子以爲達禮；華元厚葬，《春秋》以爲不臣，古之明義也。自今死亡者，皆斂以時服，不得兼重。又不得飯晗，爲愚俗所爲。又不得設床帳明器也。定窆之後，復土滿坎，一不得起墳種樹。昔王孫裸葬矯時，其子奉命，君子不譏，况於合禮典者耶?”諸子皆奉遵遺令，又斷親戚故吏設祭。有六子：越、喬、統、浚、儁、崇。以統爲嗣。

統字弘緒，歷位射聲校尉、大鴻臚。子順，爲尚書郎。

越字弘倫，早卒。

石喬 石超

喬字弘祖，歷尚書郎、散騎侍郎。帝既召喬不得，深疑苞反。及苞至，有慚色，謂之曰“卿子幾破卿門”。苞遂廢之，終身不聽仕。又以有穢行，徙頓丘，與弟崇同被害。二子超、熙亡走得免。成都王穎之起義也，以超爲折衝將軍，討孫秀，以功封侯。又爲振武將軍，征荆州賊李辰。穎與長沙王乂相攻，超常爲前鋒，遷中護軍。陳眕等挾惠帝北伐，超走還鄴。穎使超距帝於蕩陰，王師敗績，超逼帝幸鄴宫。會王浚攻穎於鄴，穎以超爲右將軍以距浚，大敗而歸。從駕之洛陽，西遷長安。河間王

置屬官十人，聽任他選取官吏中有農事經驗的人。”石苞在職位上被稱爲忠誠勤奮，皇帝常把重任交給他。

泰始八年去世。皇帝在朝堂上致哀，賜棺材，朝服一套，衣服一套，錢三十萬，布一百匹。下葬時，用節、幢、麾、曲蓋、追鋒車、鼓吹、武士、大車，都按魏司空陳泰的舊例，皇帝送喪到東掖門外。策封謚號武。咸寧初年，詔告石苞等人一并享受王的喪制，存銘附祭。

石苞事先寫好了《終制》說：“延陵薄葬，孔子認爲達禮；華元厚葬，《春秋》認爲他不忠，這是古代彰明的教義。從現在開始死亡的人，都以應時的衣服入殮，不能穿兩套。也不能把珠玉貝米等納入死者口中，做俗人做的事。也不能設床帳祭器。棺材入土後，填土滿坑，一概不能起墳種樹。過去楊王孫以裸葬矯正時弊，他兒子按父命執行，君子不譏諷，更何况對於符合禮儀典章的人呢?”兒子們都遵從遺命，又拒絶親戚及過去的下屬設祭。石苞有六個兒子：石越、石喬、石統、石浚、石儁、石崇。石統繼承爵位。

石統字弘緒，歷任射聲校尉、大鴻臚。兒子石順，任尚書郎。

石越字弘倫，死得早。

石喬字弘祖，歷任尚書郎、散騎侍郎。武帝既然召不來石喬，懷疑石苞反叛。等到石苞到了，武帝面有愧色，對他說：“你兒子幾乎毁了你的家門。”石苞於是廢置了他，終身不讓他做官。又因爲有污濁行爲，流放頓丘，和弟弟石崇一同被害。兩個兒子石超、石熙逃走免於被害。成都王司馬穎起兵時，任命石超爲折衝將軍，討伐孫秀，因有功被封侯。又任振武將軍，征討荆州賊寇李辰。司馬穎與長沙王司馬乂互相攻打，石超常任前鋒，升爲中護軍。陳眕等挾持惠帝北伐，石超回師鄴。司馬穎派石超在蕩陰抵禦皇帝，皇帝軍隊打了敗仗，石超逼迫皇帝臨幸鄴宫。正值王浚在鄴攻打司馬穎，司馬穎任命石超爲右將軍抵禦王浚，慘敗而歸。跟從皇帝去洛

顒以超領北中郎將，使與穎共距東海王越。超於滎陽募兵，右將軍王闡與典兵中郎趙則并受超節度，爲豫州刺史劉喬繼援。范陽王虓逆擊斬超，而熙得走免。永嘉中，爲太傅越參軍。

陽，西遷長安。河間王司馬顒任命石超兼北中郎將，派他和司馬穎共同抵禦東海王司馬越。石超在滎陽招兵，右將軍王闡與典兵中郎趙則都受石超統率，作爲豫州刺史劉喬的後援。范陽王司馬虓迎擊殺了石超，而石熙得以逃脱免死。永嘉年間，任太傅司馬越參軍。

浚字景倫，清儉有鑒識，敬愛人物。位至黄門侍郎，爲當世名士，早卒。

石浚字景倫，清廉儉樸有明識，敬愛人物。官至黄門侍郎，是當時的名士，死得早。

儁字彦倫，少有名譽，議者稱爲令器。官至陽平太守，早卒。

石儁字彦倫，年少時就有名氣，評論他的人説他是優秀人才。官至陽平太守，死得早。

石崇

崇字季倫，生於青州，故小名齊奴。少敏惠，勇而有謀。苞臨終，分財物與諸子，獨不及崇。其母以爲言，苞曰："此兒雖小，後自能得。"年二十餘，爲修武令，有能名。入爲散騎郎，遷城陽太守。伐吴有功，封安陽鄉侯。在郡雖有職務，好學不倦，以疾自解。頃之，拜黄門郎。

石崇字季倫，生在青州，因此小名叫齊奴。年少時聰敏，勇而有謀。石苞臨終，分財物給幾個兒子，惟獨不給石崇。石崇的母親爲石崇説話，石苞説："這個兒子雖小，日後自己能得到。"二十幾歲，爲修武令，有能幹的名聲。入朝爲散騎郎，升爲城陽太守。討伐吴國有功，封爲安陽鄉侯。在郡中雖然有職務，但好學不倦，以有病要求解職。不久，授黄門郎。

兄統忤扶風王駿，有司承旨奏統，將加重罰，既而見原。以崇不詣闕謝恩，有司欲復加統罪。崇自表曰："臣兄統以先父之恩，早被優遇，出入清顯，歷位盡勤。伏度聖心，有以垂察。近爲扶風王駿横所誣謗，司隸中丞等飛筆重奏，劾案深文，累塵天聽。臣兄弟跼蹐，憂心如悸。駿戚屬尊重，權要赫奕。内外有司，望風承旨。苟有所惡，易於投卵。自統枉劾以來，臣兄弟不敢一言稍自申理。戢舌鉗口，惟須刑書。古人稱'榮華於順旨，枯槁於逆違'，誠哉斯言，於今信矣。是以雖董司直繩，不能不深其文，抱枉含謗，不得不輸其理。幸賴陛下天聽四達，靈鑒昭遠，存先父勳德之重，察臣等勉勵之志。中詔申料，罪譴澄雪。臣等刻肌碎首，未足上報。臣即以今月十四日，

兄石統得罪扶風王司馬駿，官吏稟承旨意劾奏石統，將要加以重罰，後來又被原諒。因爲石崇不去宫中謝恩，官吏想重新給石統治罪。石崇自己上表説："我兄石統憑仗先父的恩典，早早受到優厚的待遇，居官清白，在位盡力勤勞。我揣度皇帝的心，對這是有所覺察的。最近被扶風王司馬駿横加誣衊誹謗，司隸中丞等人玩弄筆墨加重上奏，彈劾的奏章援引法律羅織罪名，遮掩皇帝的視聽。我兄弟二人誠惶誠恐，憂心如焚。司馬駿是皇親國戚地位尊重，權勢顯赫。内外的官吏，聽到風聲就能稟承他的旨意。衹要有所厭惡，比扔個鷄蛋還容易。自從石統受冤屈遭彈劾以來，我們兄弟一點爲自己申辯的話也不敢説。保持沉默，静等刑書。古人説'順人心意就富貴，逆人心意就倒霉'，這話一點不假啊，今天我相信了。因此雖然有關官吏公正，却不能不用法律冤枉人，雖然遭冤枉受誹謗，却不能不認輸。幸虧陛下耳聽八方，明察秋毫，存念先父的功勛美德，體察我們勤勉的忠心。親下手詔，申

與兄統、浚等詣公車門拜表謝恩。伏度奏御之日，暫經天聽。此月二十日，忽被蘭臺禁止符，以統蒙宥，恩出非常，臣晏然私門，曾不陳謝，復見彈奏，訕辱理盡。臣始聞此，惶懼狼狽，静而思之，固無怪也。苟尊勢所驅，何所不至，望奉法之直繩，不可得也。臣以凡才，累荷顯重，不能負載析薪，以答萬分。一月之中，奏劾頻加，曲之與直，非臣所計。所愧不能承奉戚屬，自陷於此。不媚於竈，實愧王孫。《隨巢子》稱‘明君之德，察情爲上，察事次之’。所懷具經聖聽，伏待罪黜，無所多言。”由是事解。累遷散騎常侍、侍中。

述處理，罪名得以澄清昭雪。我們粉身碎骨，不足以報恩。我就在這個月十四日，和兄石統、石浚等到公車門拜表謝恩。自以爲到了上奏的日子，皇帝很快可以聽到。這個月二十日，忽然接到蘭臺禁止符，説是石統被赦免，是不同尋常的恩典，而我竟然安居在家，不曾表示謝意，再次遭彈劾，譏笑羞辱毫無道理可言。我剛聽到這些話時，惶恐不安，静下來一想，根本不奇怪。有尊貴權勢驅使，有什麼事不能做，期望執法公正，是不可能的。我以不出衆的才能，屢次肩負重任，不能拉車劈柴，來報答萬一。一個月之中，彈劾的奏章頻頻加在我們身上，曲與直，我不再計較。所慚愧的是不能奉承親屬，自己陷入窘境。不巴結權貴，實在愧對王孫。《隨巢子》説‘明君的品德，先體察情，後體察事’。所想到的都符合聖德，我等待責罰，没有可以多説的了。”由於這個上表，事情解决。逐漸升遷任散騎常侍、侍中。

武帝以崇功臣子，有幹局，深器重之。元康初，楊駿輔政，大開封賞，多樹黨援。崇與散騎郎蜀郡何攀共立議，奏於惠帝曰：“陛下聖德光被，皇靈啓祚，正位東宫，二十餘年，道化宣流，萬國歸心。今承洪基，此乃天授。至於班賞行爵，優於泰始革命之初。不安一也。吴會僭逆，幾於百年，邊境被其荼毒，朝廷爲之旰食。先帝决獨斷之聰，奮神武之略，蕩滅逋寇，易於摧枯。然謀臣猛將，猶有致思竭力之效。而今恩澤之封，優於滅吴之功。不安二也。上天眷祐，實在大晋，卜世之數，未知其紀。今之開制，當垂于後。若尊卑無差，有爵必進，數世之後，莫非公侯。不安三也。臣等敢冒陳聞。竊謂泰始之初，及平吴論功，制度名牒，皆悉具存。縱不能遠遵古典，尚當依準舊事。”書奏，弗納。出爲南中郎將、荆州刺史，領南蠻校尉，加鷹揚

武帝因爲石崇是功臣的兒子，有才幹，很器重他。元康初年，楊駿輔佐朝政，大肆封賞，多樹黨羽。石崇與散騎郎蜀郡何攀共同擬定意見，上奏惠帝説：“陛下聖德光照四方，皇靈開啓福祚，作東宫太子，二十多年，道德教化宣揚傳播，萬國歸順。如今繼承了宏大的基業，這是上天所授。至於頒發賞賜爵位，比泰始革命開始時優厚。這是第一點不安。吴會僭越叛逆，幾乎有一百年，邊境被他們損害，朝廷爲此忙得不能按時吃飯。先帝以獨斷的聰慧，奮起神武的謀略，掃蕩消滅流竄之敵，就如摧枯拉朽。然而謀臣猛將還是有盡心竭力的功勞。如今恩澤的封賞，比對有滅吴之功的封賜優厚。這是第二點不安。上天的眷顧祐助，確實在大晋，大晋的興旺，不知有多少代。如今開創制度，應當傳到後代。如果尊卑没有差别，有爵必封，那麽幾代以後，無人不是公侯。這是第三點不安。我們冒昧陳述所聞。我們認爲泰始年之初，到平定吴國論定功績，制度公文，全都存留着。縱使不能遵循古代的典章，也應當依據近世舊章。”文書上奏，不被采納。外任南中郎將、荆州刺史，兼南蠻校

將軍。崇在南中，得鴆鳥雛，以與後軍將軍王愷。時制，鴆鳥不得過江，爲司隸校尉傅祗所糾，詔原之，燒鴆於都街。

尉，加鷹揚將軍。石崇在南方時，得到小鴆鳥，送給了後軍將軍王愷。當時的制度，鴆鳥不許過長江，被司隸校尉傅祗彈劾，皇帝下詔原諒了他，把鴆鳥燒死在都城大街上。

崇穎悟有才氣，而任俠無行檢。在荆州，劫遠使商客，致富不貲。徵爲大司農，以徵書未至擅去官免。頃之，拜太僕，出爲征虜將軍，假節、監徐州諸軍事，鎮下邳。崇有别館在河陽之金谷，一名梓澤，送者傾都，帳飲於此焉。至鎮，與徐州刺史高誕爭酒相侮，爲軍司所奏，免官。復拜衛尉，與潘岳諂事賈謐。謐與之親善，號曰"二十四友"。廣城君每出，崇降車路左，望塵而拜，其卑佞如此。

石崇聰穎有才氣，然而任意行俠行爲不檢點。在荆州，劫掠遠來的使者及客商，得到的財富不可計數。被徵爲大司農，因徵召公文未到就擅離職守而免官。不久，授太僕，外任征虜將軍，假節、監徐州諸軍事，鎮守下邳。石崇有另外的住宅在河陽的金谷，又名梓澤，全都城的人給他送行，在此設帳飲酒。到了任所，與徐州刺史高誕因飲酒相爭互相侮辱，被軍司奏報，免去官職。又任衛尉，和潘岳諂媚賈謐。賈謐對他親善，號稱"二十四友"。廣城君每次出行，石崇下車到路左，向着車塵下拜，他就是如此卑下奉承。

財產豐積，室宇宏麗。後房百數，皆曳紈綉，珥金翠。絲竹盡當時之選，庖膳窮水陸之珍。與貴戚王愷、羊琇之徒以奢靡相尚。愷以粭澳釜，崇以蠟代薪。愷作紫絲布步障四十里，崇作錦步障五十里以敵之。崇塗屋以椒，愷用赤石脂。崇、愷爭豪如此。武帝每助愷，嘗以珊瑚樹賜之，高二尺許，枝柯扶疏，世所罕比。愷以示崇，崇便以鐵如意擊之，應手而碎。愷既惋惜，又以爲嫉己之寶，聲色方厲。崇曰："不足多恨，今還卿。"乃命左右悉取珊瑚樹，有高三四尺者六七株，條幹絶俗，光彩曜日，如愷比者甚衆。愷怳然自失矣。

財産極多，房屋華麗。妻妾數以百計，都穿綾羅，戴金玉，樂器用當時最好的，飯食吃遍山珍海味。與皇室親族王愷、羊琇那類人以奢華相攀比。王愷用糖膏洗鍋，石崇用蠟當柴火。王愷用紫絲布做了四十里長的屏幕，石崇用錦做五十里屏幕與之匹敵。石崇用椒塗屋，王愷用紅色風化石。石崇、王愷就是這樣鬥富。武帝常資助王愷，曾經賜給他珊瑚樹，高二尺左右，枝幹參差，世上少見。王愷拿給石崇看，石崇隨手用鐵如意敲擊，應聲破碎。王愷既覺得惋惜，又認爲石崇嫉妒自己的寶物，聲色俱厲。石崇説："不值得太遺憾，今天就賠你。"便命令左右把家中珊瑚樹都取來，高三四尺的有六七株，條幹不俗，光彩映日，像王愷那樣的有很多。王愷若有所失。

崇爲客作豆粥，咄嗟便辦。每冬，得韭蓱虀。嘗與愷出游，爭入洛城，崇牛迅若飛禽，愷絶不能及。愷每以此三事爲恨，乃密貨崇帳下問其所以。答云："豆至難煮，豫作熟末，客來，但作白粥以投之耳。韭蓱虀是擣韭根雜以麥苗耳。牛奔不遲，良由

石崇爲客人做豆粥，吩咐下去立刻就熟。每年冬天，用韭蓱做醬菜。曾與王愷出游，爭先進入洛陽城，石崇的牛快得像飛禽，王愷絶對追不上。王愷常以這三件事爲遺憾，於是秘密賄賂石崇手下人問他原因。答覆他説："豆極難煮爛。預先做成熟末，客人來，衹須煮白粥再把熟豆末放下去就是了。韭蓱虀是擣韭菜根再摻上麥苗。

馭者逐不及反制之，可聽蹁轅則駃矣。”於是悉從之，遂争長焉。崇後知之，因殺所告者。

牛跑得慢，衹是因爲馭手驅趕不當反而限制了它，可以聽任它狂奔就快了。”於是全部依從了他的話，争得了體面。石崇後來知道了原因，殺了告密人。

嘗與王敦入太學，見顏回、原憲之象，顧而嘆曰：“若與之同升孔堂，去人何必有間。”敦曰：“不知餘人云何，子貢去卿差近。”崇正色曰：“士當身名俱泰，何至瓮牖哉！”其立意類此。

曾與王敦進入太學，見到顏回、原憲的像，邊看邊嘆息説：“如果和他們一起登上孔子堂，與别人何必有差距。”王敦説：“不知其他人説什麽，子貢離卿較近。”石崇表情嚴肅地説：“士應當身與名望都顯赫，何至於窮到用破瓮當窗户呢！”他的觀念大致如此。

劉輿兄弟少時爲王愷所嫉，愷召之宿，因欲坑之。崇素與輿等善，聞當有變，夜馳詣愷，問二劉所在，愷迫卒不得隱。崇徑進於後齋索出，同車而去。語曰：“年少何以輕就人宿！”輿深德之。

劉輿兄弟年輕時被王愷嫉妒，王愷召他們留宿，想趁機活埋他們。石崇一向與劉輿等友善，聽説將出事，連夜驅車到王愷那兒，問劉家兄弟在哪兒，王愷倉促來不及隱藏。石崇直接走進後房找出他們，同乘一輛車離去。對他倆説：“年輕人怎麽能隨便在别人家留宿！”劉輿十分感激他。

及賈謐誅，崇以黨與免官。時趙王倫專權，崇甥歐陽建與倫有隙。崇有妓曰緑珠，美而艷，善吹笛。孫秀使人求之。崇時在金谷别館，方登凉臺，臨清流，婦人侍側。使者以告。崇盡出其婢妾數十人以示之，皆藴蘭麝，被羅縠，曰：“在所擇。”使者曰：“君侯服御麗則麗矣，然本受命指索緑珠，不識孰是？”崇勃然曰：“緑珠吾所愛，不可得也。”使者曰：“君侯博古通今，察遠照邇，願加三思。”崇曰：“不然。”使者出而又反，崇竟不許。秀怒，乃勸倫誅崇、建。崇、建亦潛知其計，乃與黄門郎潘岳陰勸淮南王允、齊王冏以圖倫、秀。秀覺之，遂矯詔收崇及潘岳、歐陽建等。崇正宴於樓上，介士到門。崇謂緑珠曰：“我今爲爾得罪。”緑珠泣曰：“當效死於官前。”因自投于樓下而死。崇曰:“吾不過流徙交、廣耳。”及車載詣東市，崇乃嘆曰：“奴輩利吾家財。”收者答曰：“知財致害，何

賈謐被誅殺，石崇因爲是同黨被免官。當時趙王司馬倫專權，石崇的外甥歐陽建與司馬倫有矛盾。石崇有個妓女叫緑珠，容貌美麗，善吹笛子。孫秀派人索求她。石崇當時在金谷的别墅，正登上凉臺，面對清水，婦人侍奉在旁邊。使者來要人。石崇把他幾十個婢妾全部叫出去給使者看，各個都飄散着香氣，穿着綾羅。石崇説：“隨便挑。”使者説：“君侯的婢妾漂亮是漂亮，然而我所接受的命令點名要緑珠，不知哪個是？”石崇勃然大怒説：“緑珠是我愛的人，你得不到。”使者説：“君侯博古通今，遠近都能明察，望您三思。”石崇説：“不行。”使者出去又返回來，石崇始終不答應。孫秀大怒，便勸司馬倫殺石崇、歐陽建。石崇、歐陽建也暗中知道了孫秀的計劃，於是與黄門郎潘岳暗中勸淮南王司馬允、齊王司馬冏來圖謀司馬倫、孫秀。孫秀察覺，便詐稱皇帝詔書逮捕了石崇、潘岳、歐陽建等。石崇正在樓上宴飲，甲士到了門口。石崇對緑珠説：“我今天是爲你獲罪。”緑珠哭着説：“我該在你面前以死相報。”於是自己跳到樓下而死。石崇説：“我不過是流放到交、廣罷了。”等車把他拉到東市，石崇纔嘆氣説：“那奴

不早散之?”崇不能答。崇母兄妻子無少長皆被害，死者十五人。崇時年五十二。

才看上了我的家財。”捉他的人答道：“知道財富可以招致禍害，爲什麽不早散發了它?”石崇無話對答。石崇的母親兄長妻子兒女不論大小都被殺害，死了十五人。石崇當時五十二歲。

初，崇家稻米飯在地，經宿皆化爲螺，時人以爲族滅之應。有司簿閱崇水碓三十餘區，蒼頭八百餘人，他珍寶貨賄田宅稱是。

當初，石崇家米飯倒在地上，經過一夜都變成田螺，當時的人認爲是家族滅絶的徵兆。官吏查閲簿籍，石崇有水力碾米設施三十多處，奴僕八百多人，以及其他珍寶財物田宅與此相當。

及惠帝復阼，詔以卿禮葬之。封崇從孫演爲樂陵公。

惠帝重新登上皇位，下詔以卿的禮儀葬石崇。封石崇的侄孫石演爲樂陵公。

苞曾孫樸字玄真，爲人謹厚，無他材藝，没於胡。石勒以與樸同姓，俱出河北，引樸爲宗室，特加優寵，位至司徒。

石苞的曾孫石樸字玄真，爲人恭謹厚道，没有其他的才能，死於胡地。石勒因爲和石樸同姓，都是黄河以北的人，把石樸視爲宗室，於是特加優待寵幸，官至司徒。

歐陽建

歐陽建字堅石，世爲冀方右族。雅有理思，才藻美贍，擅名北州。時人爲之語曰：“渤海赫赫，歐陽堅石。”辟公府，歷山陽令、尚書郎、馮翊太守，甚得時譽。及遇禍，莫不悼惜之。年三十餘。臨命作詩，文甚哀楚。

歐陽建字堅石，世代爲冀州一帶的豪門。文雅有才思，辭藻華美，在北方州郡有名望。當時的人評價他説：“在渤海地區赫赫有名的，是歐陽堅石。”徵召到公府，歷任山陽令、尚書郎、馮翊太守，很受當時人們的稱譽。等到他遭到禍患，没有不哀悼憐惜他的。時年三十多歲。臨終作詩，詩文很是悲哀淒楚。

孫鑠

孫鑠字巨鄴，河内懷人也。少樂爲縣吏，太守吴奮轉以爲主簿。鑠自微賤登綱紀，時僚大姓猶不與鑠同坐。奮大怒，遂薦鑠爲司隸都官從事。司隸校尉劉訥甚知賞之。時奮又薦鑠於大司馬石苞，苞辟爲掾。鑠將應命，行達許昌，會臺已密遣輕軍襲苞。于時汝陰王鎮許，鑠過謁之。王先識鑠，以鄉里之情私告鑠曰：“無與禍。”鑠既出，即馳詣壽春，爲苞畫計，苞賴而獲免。遷尚書郎，在職駁議十有餘事，爲當時所稱。

孫鑠字巨鄴，河内懷地人。年輕時樂於爲縣吏，太守吴奮把他轉爲主簿。孫鑠從低賤的地位走上仕途，當時的官僚大姓還不願和他坐在一起。吴奮大怒，便推薦他任司隸都官從事。司隸校尉劉訥很賞識他。當時吴奮又推薦孫鑠給大司馬石苞，石苞徵召他爲屬官。孫鑠將去接受任命，行至許昌，正趕上朝廷已秘密派遣輕裝部隊去襲擊石苞。當時汝陰王鎮守許昌，孫鑠前去拜見他。汝陰王以前認識孫鑠，以鄉親情面私下告訴孫鑠説：“不要捲入災禍。”孫鑠離開後，就急奔壽春，爲石苞謀劃，石苞幸賴他而得以免禍。升爲尚書郎，在職時辯駁他人奏議十多件，被當時所稱道。

史臣曰：若夫經爲帝師，鄭冲於焉無愧；孝爲德本，王祥所以當仁；

史臣曰：如果論及爲皇帝的老師，那鄭冲是當之無愧；孝是道德的根本，王祥所以算得上

何曾善其親而及其親之黨者也。夏禹恭儉，殷因損益。牲牢服用，各有品章，諸侯不恒牛，命士不恒豕。禦而驕奢，其關乎治政。乘時立制，莫不由之。石崇學乃多聞，情乖寡悔，超四豪而取富，喻五侯而競爽。春畦藿靡，列於凝沍之晨；錦障逶迤，亘以山川之外。撞鐘舞女，流宕忘歸，至於金谷含悲，吹樓將墜，所謂高蟬處乎輕陰，不知螳螂襲其後也。

贊曰：鄭冲含素，王祥遲暮。百行斯融，雙飛天路。何石殊操，芳飪標奇。帝風流靡，崇心載馳。矜奢不極，寇害成貲。邦分身墜，樂往哀隨。

仁；何曾對親人和善而且推及到親人的族人。夏禹儉樸，殷商有所增加減少。祭祀服用，各有等級章法，諸侯不總是用牛，士不總是用豬。制止奢侈，關係到治國。利用時機制定制度，没有不遵循的。石崇博學多聞，性情乖戾很少改悔，超過各個豪門顯示財富，比擬公侯而爭勝。春天菜地豆葉，可以在冰凍的早晨得到；錦製的屏障蜿蜒，連接到山川之外。撞鐘舞女，流連忘返，至於在金谷遇難，宴飲之處將要墜毁，正所謂處在高樹下的蟬，不知道螳螂在後襲擊啊。

贊曰：鄭冲禀性質樸，王祥晚年爲官。各種品行融合，一同走上天指引的路。何曾、石苞操行不同，生活奇特。皇帝作風奢華，石崇一心追趕。驕矜奢侈没有盡頭，資産造成禍害。邦國分裂自身毁滅，歡樂與悲哀相伴隨。

晋書卷三十四

列傳第四

羊祜

羊祜字叔子，泰山南城人也。世吏二千石，至祜九世，并以清德聞。祖續，仕漢南陽太守。父衜，上黨太守。祜，蔡邕外孫，景獻皇后同産弟。

羊祜字叔子，泰山南城人。世代爲二千石的官，到羊祜已經九代，都以清廉有美德聞名。祖父羊續，任漢南陽太守。父親羊衜，任上黨太守。羊祜是蔡邕的外孫，景獻皇后的同母之弟。

祜年十二喪父，孝思過禮，事叔父耽甚謹。嘗游汶水之濱，遇父老謂之曰："孺子有好相，年未六十，必建大功於天下。"既而去，莫知所在。及長，博學能屬文，身長七尺三寸，美鬚眉，善談論。郡將夏侯威異之，以兄霸之子妻之。舉上計吏，州四辟從事、秀才，五府交命，皆不就。太原郭奕見之曰："此今日之顏子也。"與王沈俱被曹爽辟。沈勸就徵，祜曰："委質事人，復何容易。"及爽敗，沈以故吏免，因謂祜曰："常識卿前語。"祜曰："此非始慮所及。"其先識不伐如此。

羊祜十二歲父親去世，服孝超過禮制，事奉叔父羊耽十分恭謹。曾在汶水邊游玩，遇見一老漢對他說："這孩子有好相貌，年齡不到六十，必定在天下建立大功業。"說完離去，没人知道他在何處。等到長大，博學能寫文章，身高七尺三寸。鬚眉漂亮，善於談論。郡中將領夏侯威認爲他不平常，把哥哥夏侯霸的女兒嫁給他。推薦他作計吏，州中四次徵召他任從事、秀才，五府，他全都不去就任。太原郭奕見了他說："這是今天的顏回啊。"和王沈都被曹爽徵召。王沈勸他應徵，羊祜說："把自己交付給人家去爲别人做事，談何容易。"等到曹爽失敗，王沈以舊吏而幸免於難，於是對羊祜說："常記得你以前的話。"羊祜說："這不是開始時所考慮到的。"他就是這樣有先見之明又自我誇耀。

夏侯霸之降蜀也，姻親多告絶，祜獨安其室，恩禮有加焉。尋遭母憂，長兄發又卒，毁慕寢頓十餘年，以道素自居，恂恂若儒者。

夏侯霸投降了蜀，姻親與他絶交，惟有羊祜對妻室泰然相處，而且更加恩愛有禮。不久母親去世，長兄羊發又去世，居喪哀悼十餘年，以操守純樸自居，誠信的樣子像個儒生。

文帝爲大將軍，辟祜，未就，公車徵拜中書侍郎，俄遷給事中、黄門郎。時高貴鄉公好屬文，在位者多獻詩賦，汝南和逌以忤意見斥，祜在其間，不得而親疏，有識尚焉。陳留

文帝任大將軍，徵召羊祜，没有去，公車徵任他爲中書侍郎，不久升爲給事中、黄門郎。當時高貴鄉公好寫文章，在官位的人多獻詩賦，汝南和逌因爲違背君意被斥責，羊祜處在他們中間，并不因此對人有親有疏，有見識的人都贊賞

王立，賜爵關中侯，邑百户。以少帝不願爲侍臣，求出補吏，徙秘書監。及五等建，封鉅平子，邑六百户。鍾會有寵而忌，祜亦憚之。及會誅，拜相國從事中郎，與荀勖共掌機密。遷中領軍，悉統宿衛，入直殿中，執兵之要，事兼内外。

武帝受禪，以佐命之勛，進號中軍將軍，加散騎常侍，改封郡公，邑三千户。固讓封不受，乃進本爵爲侯，置郎中令，備九官之職，加夫人印綬。泰始初，詔曰："夫總齊機衡，允釐六職，朝政之本也。祜執德清劭，忠亮純茂，經緯文武，謇謇正直，雖處腹心之任，而不總樞機之重，非垂拱無爲委任責成之意也。其以祜爲尚書左僕射、衛將軍，給本營兵。"時王佑、賈充、裴秀皆前朝名望，祜每讓，不處其右。

帝將有滅吴之志，以祜爲都督荆州諸軍事、假節，散騎常侍、衛將軍如故。祜率營兵出鎮南夏，開設庠序，綏懷遠近，甚得江漢之心。與吴人開布大信，降者欲去皆聽之。時長吏喪官，後人惡之，多毁壞舊府，祜以死生有命，非由居室，書下征鎮，普加禁斷。吴石城守去襄陽七百餘里，每爲邊害，祜患之，竟以詭計令吴罷守。於是戍邏减半，分以墾田八百餘頃，大獲其利。祜之始至也，軍無百日之糧，及至季年，有十年之積。詔罷江北都督，置南中郎將，以所統諸軍在漢東江夏者皆以益祜。在軍常輕裘緩帶，身不被甲，鈴閤之下，侍衛者不過十數人，而頗以畋漁廢政。嘗欲夜出，軍司徐胤執棨當營門曰："將軍都督萬里，安可輕脱！將軍之安危，亦國家之安危也。胤今日若死，此門乃開耳。"祜改容

他。陳留王即位，賜他關中侯的爵位，封邑一百户。因爲少帝而不願爲侍臣，羊祜請求出宫找職位補缺，改任秘書監。立五等爵位時，封爲鉅平子，封邑六百户。鍾會受寵而且猜忌，羊祜也怕他。鍾會被誅，被任爲相國從事中郎，與荀勖共同掌管中書大事。升爲中領軍，宿衛全由他統領，在宫中值勤，執掌禁軍，事兼宫内外。

武帝接受禪讓，羊祜因爲有輔佐之功，進升爲中軍將軍，加散騎常侍，改封郡公，食邑三千户。堅决推辭封爵，於是把爵位改爲侯，設置郎中令，備有九官的職位，加夫人印綬。泰始初，詔令説："統一管轄政權的樞要機構，公允地治理官府中治、教、禮等六種職務，是朝政的根本。羊祜品德清廉高尚，忠誠正直純樸優秀，精通文武，一心爲國，雖委以重任，但没有總管國家樞要，不符合我把責任交給大臣自己無爲而治的本意。任羊祜爲左僕射、衛將軍，賜給他本營兵士。"當時王佑、賈充、裴秀都是前朝有名望之人，羊祜常謙讓，不讓自己的職位比他們高。

皇帝有滅吴的志向，任命羊祜爲都督荆州諸軍事、假節，散騎常侍、衛將軍依舊。羊祜率軍隊出師鎮守南方，開設學校，安撫遠近，很得江漢人心。向吴人表示誠信，投降的人想離去都聽便。當時長吏死於任上，下一任長吏忌諱，經常毁壞舊官府，羊祜認爲死生自有定數，與居室無關，於是向鎮守地下文書，普遍加以禁止。吴國石城距襄陽七百餘里，經常造成邊境麻煩，羊祜對此憂慮，竟用計謀讓吴國守令放棄守備。於是戍邊兵士减半，分給士卒農田八百多頃，獲利極大。羊祜剛到任時，軍隊没有一百天的存糧，過了數年，有了十年的積蓄。下詔罷免江北都督，設南中郎將，把其所統率各軍在漢東江夏的都補充給羊祜。羊祜在軍中常輕裝寬帶，身不披鎧甲，在居住地，侍衛的不過十幾人，而且常因打獵捕魚不料理政務。曾經想晚上出門，軍司徐胤拿着兵器擋在門前説："將軍都督萬里，怎麽能疏忽！將軍的安危，也就是國家的安危。我如果今天死了，這個門纔能開。"羊祜笑着認錯，此後很少出門。

謝之，此後稀出矣。

後加車騎將軍，開府如三司之儀。祜上表固讓曰："臣伏聞恩詔，拔臣使同台司。臣自出身以來，適十數年，受任外內，每極顯重之任。常以智力不可頓進，恩寵不可久謬，夙夜戰悚，以榮爲憂。臣聞古人之言，德未爲人所服而受高爵，則使才臣不進；功未爲人所歸而荷厚禄，則使勞臣不勸。今臣身托外戚，事連運會，誡在過寵，不患見遺。而猥降發中之詔，加非次之榮。臣有何功可以堪之，何心可以安之。身辱高位，傾覆尋至，願守先人弊廬，豈可得哉！違命誠忤天威，曲從即復若此。蓋聞古人申於見知，大臣之節，不可則止。臣雖小人，敢緣所蒙，念存斯義。今天下自服化以來，方漸八年，雖側席求賢，不遺幽賤，然臣不能推有德，達有功，使聖聽知勝臣者多，未達者不少。假令有遺德於版築之下，有隱才於屠釣之間，而朝議用臣不以爲非，臣處之不以爲愧，所失豈不大哉！臣忝竊雖久，未若今日兼文武之極寵，等宰輔之高位也。且臣雖所見者狹，據今光禄大夫李憙執節高亮，在公正色；光禄大夫魯芝潔身寡欲，和而不同；光禄大夫李胤清亮簡素，立身在朝，皆服事華髮，以禮終始。雖歷位外内之寵，不異寒賤之家，而猶未蒙此選，臣更越之，何以塞天下之望，少益日月！是以誓心守節，無苟進之志。今道路未通，方隅多事，乞留前恩，使臣得速還屯。不爾留連，必於外虞有闕。匹夫之志，有不可奪。"不聽。

後來加車騎將軍，開建府署設置僚屬如同三司的禮制。羊祜上表堅決辭讓説："我聽到了詔書，提拔我如同台司。我自從任官以來，僅十幾年，接受内外任命，經常是極顯赫重要的職務。經常因爲智力不能在短時間長進，恩寵不能長久地錯誤加在我身上，因此終日戰悚，把榮耀當成憂慮。我聽説古人有言，德行没有被别人信服而受高爵位，就使得有才的臣不能晋升；功勞没有被别人向往而享有豐厚的俸禄，就使有功之臣不再努力。如今我因爲是外戚，事情關連着時勢，要防備的是過分受寵，不怕被遺忘。然而下了詔書，把不該給我的榮耀加在我身上。我有什麽功勞可以承受，我有什麽心情可以安心享有。辱没了高位，傾覆很快就來到，那時再想守着先人的破房舍，又怎麽可能呢！違背皇命確實觸犯了天威，而委曲順從又會如此。聽説古人因爲被知遇而得以申張志向，維護大臣的節操，不願就不勉强。我雖是小人，因爲蒙受恩典，便有這種想法。如今天下推行教化以來，僅有八年，雖然側席求賢，不遺漏隱居或地位低下之人，然而我不能推舉有德者，使功臣顯貴，使皇上知道比我强的人多，未能顯貴的人不少。假如在市井中有遺漏的美德，在百姓中有隱居的賢才，而朝廷用我不認爲是錯誤，我居高位不覺得慚愧，所損失的難道還不大嗎！我愧居官位雖久，没有像今天這樣兼有文武官位至極的寵幸，享有等同宰輔的高位。况且我的見識雖不寬，但據我所知現在的光禄大夫李憙品德高尚，在職公正；光禄大夫魯芝清廉寡欲，雖謙和却與衆不同；光禄大夫李胤清廉簡樸，在朝廷樹立自己的形象，他們都白髮事君，自始至終以禮侍奉。他們雖然也受寵而任内外之官，與我没有不同，但還未能受到如此恩遇，我若超過他們，用什麽去滿足天下的期望，又怎麽對今後稍有益處！因此我發誓堅守節操，没有苟且升任之心。如今國家尚未安定，邊境多事，請求保留先前的恩典，讓我速回邊境。如果留連於京城，必定外憂有失。匹夫之志，亦未可奪。"皇帝不許。

及還鎮，吴西陵督步闡舉城來降。吴將陸抗攻之甚急，詔祜迎闡。祜率兵五萬出江陵，遣荆州刺史楊肇攻抗，不克，闡竟爲抗所擒。有司奏："祜所統八萬餘人，賊衆不過三萬。祜頓兵江陵，使賊備得設。乃遣楊肇偏軍入險，兵少糧懸，軍人挫衄。背違詔命，無大臣節。可免官，以侯就第。"竟坐貶爲平南將軍，而免楊肇爲庶人。

祜以孟獻營武牢而鄭人懼，晏弱城東陽而萊子服，乃進據險要，開建五城，收膏腴之地，奪吴人之資，石城以西，盡爲晋有。自是前後降者不絶，乃增修德信，以懷柔初附，慨然有吞并之心。每與吴人交兵，剋日方戰，不爲掩襲之計。將帥有欲進譎詐之策者，輒飲以醇酒，使不得言。人有略吴二兒爲俘者，祜遣送還其家。後吴將夏詳、邵顗等來降，二兒之父亦率其屬與俱。吴將陳尚、潘景來寇，祜追斬之，美其死節而厚加殯斂。景、尚子弟迎喪，祜以禮遣還。吴將鄧香掠夏口，祜募生縛香，既至，宥之。香感其恩甚，率部曲而降。祜出軍行吴境，刈穀爲糧，皆計所侵，送絹償之。每會衆江沔游獵，常止晋地。若禽獸先爲吴人所傷而爲晋兵所得者，皆封還之。於是吴人翕然悦服，稱爲羊公，不之名也。

祜與陸抗相對，使命交通，抗稱祜之德量，雖樂毅、諸葛孔明不能過也。抗嘗病，祜饋之藥，抗服之無疑心。人多諫抗，抗曰："羊祜豈鴆人者！"時談以爲華元、子反復見於今日。抗每告其戍曰："彼專爲德，我專爲暴，是不戰而自服也。各保分界而已，無求細利。"孫晧聞二境交和，以詰抗。抗曰："一邑一鄉，不可以

等到返回任所，吴西陵督步闡以城來投降。吴將陸抗攻打很猛烈，詔令羊祜接應步闡。羊祜率五萬軍隊從江陵出發，派遣荆州刺史楊肇攻打陸抗，未能取勝，步闡終於被陸抗所俘。有關官吏上奏："羊祜率軍八萬多人，敵軍不過三萬。羊祜在江陵調軍遲緩，使敵軍得以設防。於是派楊肇以一部分軍隊涉入險境，兵少糧缺，軍隊受挫。違背了命令，没有大臣的節操。可以免官，以侯爵身份回家。"因罪最後被貶爲平南將軍，而罷免楊肇爲平民。

羊祜鑒於孟獻經營武牢因而鄭人畏懼，晏弱駐守東陽因而萊子順服，便進占險要，開建五個城，收取肥沃的土地，奪得吴人的資財，石城以西，全歸晋所有。從此前後投降的人不斷，又宣揚德行信譽，以此安撫初來依附的人，慨然有吞并吴國的志向。每次與吴人打仗，公開交戰之日纔交戰，不實施偷襲的計謀。將帥中有想要出詭計的，就給他們喝醇酒，使他們無法獻計。有人俘虜了兩名吴國少年，羊祜遣送他們回家。後來吴將夏詳、邵顗等來投降，兩個孩子的父親也率家屬一同來附。吴將陳尚、潘景來犯，羊祜追殺了他們，因贊美他們死得有節操而厚加殯殮。潘景、陳尚的子弟來迎喪，羊祜按禮遣返他們。吴將鄧香攻掠夏口，羊祜要求活捉鄧香，捉到以後，赦免了他。鄧香很感激羊祜的恩德，率領部屬來投降。羊祜出兵在吴國境内，每次割穀子作軍糧，都計算清楚，送絹補償。每次與衆人在江沔游獵，常限制在晋的地域。如果禽獸先被吴人打傷而被晋兵得到，都還給他們。於是吴人都心悦誠服，稱他爲羊公，不叫名字。

羊祜與陸抗相對，使者往來，陸抗稱贊羊祜的德量，即使是樂毅、諸葛孔明也不能超過。陸抗曾生病，羊祜贈他藥，陸抗服藥而不起疑心。多數人都勸陸抗不要服用，陸抗説："羊祜豈能是下毒藥的人！"當時的評論認爲是華元、子反又出現在今天。陸抗經常告誡他的士兵説："他專行德，我專行暴，這是不交戰自己先服了。各自保住分界就是，不要苛求小利。"孫晧聽説雙方邊境和睦，因而責問陸抗。陸抗説："一城一

無信義，况大國乎！臣不如此，正是彰其德，於祜無傷也。”

祜貞慤無私，疾惡邪佞，荀勖、馮紞之徒甚忌之。從甥王衍嘗詣祜陳事，辭甚俊辯。祜不然之，衍拂衣而起。祜顧謂賓客曰：“王夷甫方以盛名處大位，然敗俗傷化，必此人也。”步闡之役，祜以軍法將斬王戎，故戎、衍并憾之，每言論多毁祜。時人爲之語曰：“二王當國，羊公無德。”

咸寧初，除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得專辟召。初，祜以伐吴必藉上流之勢。又時吴有童謡曰：“阿童復阿童，銜刀浮渡江。不畏岸上獸，但畏水中龍。”祜聞之曰：“此必水軍有功，但當思應其名者耳。”會益州刺史王濬徵爲大司農，祜知其可任，濬又小字阿童，因表留濬監益州諸軍事，加龍驤將軍，密令修舟檝，爲順流之計。

祜繕甲訓卒，廣爲戎備。至是上疏曰：“先帝順天應時，西平巴蜀，南和吴會，海内得以休息，兆庶有樂安之心。而吴復背信，使邊事更興。夫期運雖天所授，而功業必由人而成，不一大舉掃滅，則衆役無時得安。亦所以隆先帝之勳，成無爲之化也。故堯有丹水之伐，舜有三苗之征，咸以寧静宇宙，戢兵和衆者也。蜀平之時，天下皆謂吴當并亡，自此來十三年，是謂一周，平定之期復在今日矣。議者常言吴楚有道後服，無禮先强，此乃謂侯之時耳。當今一統，不得與古同論。夫適道之論，皆未應權，是故謀之雖多，而决之欲獨。凡以險阻得存者，謂所敵者同，力足自固。苟其輕重不齊，强弱異勢，則智士不能謀，而險阻不可保也。蜀之爲國，非不險也，高山尋雲

鄉，不能没有信義，何况大國呢！如果我不這樣做，正是宣揚了羊祜的美德，對他没有傷害。”

羊祜忠誠無私，討厭邪佞，荀勖、馮紞一類人很忌恨他。遠房外甥王衍曾到羊祜那兒陳説事情，言辭很雄辯。羊祜却不以爲然，王衍拂衣而起。羊祜看着賓客們説：“王夷甫正以盛名居高位，然而傷風敗俗，必定是這個人。”接應步闡那一仗，羊祜根據軍法將要殺王戎，因此王戎、王衍都怨恨他，常詆毁羊祜。當時的人爲此説：“二王當權，羊公便受詆毁。”

咸寧初，任爲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有權徵召官吏。起初，羊祜認爲討伐吴國必定要憑藉上游的優勢。而當時吴國有童謡説：“阿童啊阿童，銜刀浮渡江。不怕岸上獸，就怕水中龍。”羊祜聽到後説：“這一定是説水軍可以建功，應當考慮如何應上阿童這個名字。”適逢益州刺史王濬被徵爲大司農，羊祜知道他可以任用，王濬的小名叫阿童，於是上表留王濬監益州各軍事，加龍驤將軍，密令修造舟船，爲順流而下的計謀作準備。

羊祜修繕兵器訓練士卒，廣泛地進行戰爭準備。到這時上疏説：“先帝順應天時，在西部平定了巴蜀，在南部與吴會講和，海内得以休生養息，百姓有了安樂的心。然而吴國又違背信義，使邊境戰事又起。運數雖然是上天授與的，而功業必定要由人來完成，不大舉掃滅吴國，百姓就無法得到安寧。也是爲了使先帝的勳業更盛，完成無爲而治的教化。所以堯有丹水的討伐，舜有三苗的征戰，都是爲了寧静天下，制止戰争和樂大衆。蜀被平定的時候，天下都説吴應一同滅亡，到現在已十三年了，可以説是一周，平定的日子又在今天了。議論的人常説吴楚有道而後臣服，無禮而先强大，這説的是諸侯時代的事。如今一統天下，不能和古代相提并論。合乎道的言論，都没能順應權變，因此謀略雖多，而做决定時希望僅有一個。凡憑仗險阻得以生存的，是指敵對雙方實力相同，力量足以自守。假如雙方力量輕重不齊，强弱不一，那麽智士也無法謀劃，險阻也不能保全。蜀作爲一個國家，并

覽，深谷肆無景，束馬懸車，然後得濟，皆言一夫荷戟，千人莫當。及進兵之日，曾無藩籬之限，斬將搴旗，伏尸數萬，乘勝席卷，徑至成都，漢中諸城，皆鳥栖而不敢出。非皆無戰心，誠力不足相抗。至劉禪降服，諸營堡者索然俱散。今江淮之難，不過劍閣；山川之險，不過岷漢；孫晧之暴，侈於劉禪；吴人之困，甚於巴蜀。而大晋兵衆，多於前世；資儲器械，盛於往時。今不於此平吴，而更阻兵相守，征夫苦役，日尋干戈，經歷盛衰，不可長久，宜當時定，以一四海。今若引梁益之兵水陸俱下，荆楚之衆進臨江陵，平南、豫州，直指夏口，徐、揚、青、兖并向秣陵，鼓旆以疑之，多方以誤之，以一隅之吴，當天下之衆，勢分形散，所備皆急。巴漢奇兵出其空虚，一處傾壞，則上下震蕩。吴緣江爲國，無有内外，東西數千里，以藩籬自持，所敵者大，無有寧息。孫晧恣情任意，與下多忌，名臣重將不復自信，是以孫秀之徒皆畏逼而至。將疑於朝，士困於野，無有保世之計，一定之心。平常之日，猶懷去就，兵臨之際，必有應者，終不能齊力致死，已可知也。其俗急速，不能持久，弓弩戟楯不如中國，唯有水戰是其所便。一入其境，則長江非復所固，還保城池，則去長入短。而官軍懸進，人有致節之志，吴人戰於其内，有憑城之心。如此，軍不逾時，克可必矣。"帝深納之。

非不險，高山聳入雲端，深谷不見日光，在險處按兵不動，就可以成事，都説是一人當關，千人莫開。等到進兵的時候，幾乎没有屏障的限制，斬將拔旗，殺敵數萬，乘勝席捲，一直打到成都，漢中各城，都龜縮不敢出動。不是都無心交戰，實在是力量不足以相對抗。到劉禪投降，各地守衛堡壘的人都一哄而散。如今江淮的難於攻打，超不過劍閣；山川險阻，超不過岷漢；孫晧的暴虐，勝過劉禪；吴人的困苦，比巴蜀嚴重。而大晋的軍隊，多於以前；資儲器械，强於過去。如今不在此時平定吴國，而繼續擁兵相守，徵集民夫勞苦徭役，每天尋思打仗，經歷盛衰，不可能長久，應當適時決定，統一天下。如今要是調梁益的軍隊水陸并進，荆楚的軍隊進軍到江陵，平南、豫州的軍隊直指夏口，徐、揚、青、兖的軍隊一同開往秣陵，用戰鼓旆旗來迷惑敵人，用多方出兵使敵人錯誤判斷，以偏居一隅的吴國，抵擋天下的軍隊，兵力分散，守備的地方都會告急。巴漢的奇兵攻打吴國的空虚之處，一處被攻破，上下都會震蕩。吴沿江而守，没有内外，東西幾千里，靠屏障來守備，他們的對手强大，没有安寧的時候。孫晧性情放縱，對部下多猜忌，名臣重將不再自信，因此孫秀之類都畏逼向我們投降。將領在朝廷受懷疑，士卒在郊野受勞頓，没有保全朝廷的計謀，没有堅定的信念。平常的日子，還考慮是走是留，到了兵臨城下，一定有響應的人，最終不會齊心協力爲朝廷獻身，現在已經可以知道了。吴國習俗是速戰速決，不能持久，弓弩戟楯等兵器不如中原大國，惟有水戰是他們的長處。一旦攻入吴境，那麽長江就不再是險阻，撤兵保衛城池，就失去了長處暴露出短處。而我軍深入敵境，人人都有早日完成大業的志向，吴人在境内作戰，有據城守備之心。像這樣，戰爭不會拖延，打勝仗是必然的。"皇帝完全采納。

會秦凉屢敗，祜復表曰："吴平則胡自定，但當速濟大功耳。"而議者多不同，祜嘆曰："天下不如意，恒十居七八，故有當斷不斷。天與不

秦凉方面多次戰敗時，羊祜又上表説："吴國平定胡人就自然平定了，應當快速完成統一大業。"然而發表意見的人多有不同看法，羊祜嘆息説："天下的事情不如人意，常有十之七八，

取，豈非更事者恨於後時哉!”

所以有當斷而不斷。上天賜與而不去取，豈不是讓經歷此事的人在日後遺憾嗎!”

其後，詔以泰山之南武陽、牟、南城、梁父、平陽五縣爲南城郡，封祜爲南城侯，置相，與郡公同。祜讓曰：“昔張良請受留萬户，漢祖不奪其志。臣受鉅平於先帝，敢辱重爵，以速官謗!”固執不拜，帝許之。祜每被登進，常守冲退，至心素著，故特見申於分列之外。是以名德遠播，朝野具瞻，搢紳僉議，當居台輔。帝方有兼并之志，仗祜以東南之任，故寢之。祜歷職二朝，任典樞要，政事損益，皆諮訪焉，勢利之求，無所關與。其嘉謀讜議，皆焚其草，故世莫聞。凡所進達，人皆不知所由。或謂祜慎密太過者，祜曰：“是何言歟!夫入則造膝，出則詭辭，君臣不密之誡，吾惟懼其不及。不能舉賢取異，豈得不愧知人之難哉!且拜爵公朝，謝恩私門，吾所不取。”

此後，詔書命令以泰山的南武陽、牟、南城、梁父、平陽五縣爲南城郡，封羊祜爲南城侯，設置相，與郡公相同。羊祜推辭説：“過去張良請求受封留侯萬户，漢高祖不違背他的意志。我從先帝那裏受封鉅平，怎麽敢受重爵，招致因不稱職而受到的責難!”堅决不接受，皇帝同意了他。羊祜每次被升官進爵，常保持謙虚退讓，至誠之心一向顯而易見，因此比晋升更能得到美譽。所以他名聲美德遠揚，朝廷内外都敬仰，士大人都奏議，羊祜應該任三公宰相。皇帝正有兼并吴國的志向，依仗着羊祜在東南方任職，所以壓下奏議。羊祜歷任兩朝大臣，掌管要職，政事中的利弊，都向他咨詢，追求權勢與財利的事，他一概不涉及。他出色的謀略公正的議論，因爲草稿被焚，所以世人并不清楚。凡是他所奏報的，外人都不知緣由。有人認爲羊祜謹慎得太過分，羊祜説：“這是什麽話!入宫則到國君膝下，出宫則不以實情相告，這是對君臣不保密的告誡，我惟恐做得不够。不能推舉賢人任用異才，豈不愧對知人之難!況且受朝廷封爵，却向私門謝恩，這是我不能做的。”

祜女夫嘗勸祜“有所營置，令有歸戴者，可不美乎”?祜默然不應，退告諸子曰：“此可謂知其一不知其二。人臣樹私則背公，是大惑也。汝宜識吾此意。”嘗與從弟琇書曰：“既定邊事，當角巾東路，歸故里，爲容棺之墟。以白士而居重位，何能不以盛滿受責乎!疎廣是吾師也。”

羊祜的女婿曾勸羊祜説“置辦一些家産，以備告老還鄉，難道不好嗎”?羊祜沉默不回答，事後告訴兒子們説：“這可以説是知其一不知其二。做臣的爲了私欲就會背棄公心，這是一大困惑。你們應該知道我的意思。”曾寫信給堂弟羊琇説：“安定了邊境後，我將頭戴角巾向東走，返回故鄉，準備一塊能容下棺材的墓地。我以普通百姓的身份而居高位，怎麽能因爲追求富足而受責備啊!疎廣是我的老師。”

祜樂山水，每風景，必造峴山，置酒言咏，終日不倦。嘗慨然嘆息，顧謂從事中郎鄒湛等曰：“自有宇宙，便有此山。由來賢達勝士，登此遠望，如我與卿者多矣!皆湮滅無聞，使人悲傷。如百歲後有知，魂魄猶應登此也。”湛曰：“公德冠四海，道嗣

羊祜喜愛山水，每逢好時光，必定去峴山，設酒賦詩，從早到晚不知疲倦。曾感慨嘆息，對從事中郎鄒湛等人説：“自從有了宇宙，就有了這座山。從那以後賢人名士，登此山遠望，如同你我這樣的多了!他們都隨時而灰飛烟滅，使人想起來悲傷。如果死後有知，魂魄也應登這座山。”鄒湛説：“公之美德四海第一，道承前代哲

前哲，令聞令望，必與此山俱傳。至若湛輩，乃當如公言耳。”

祜當討吳賊有功，將進爵土，乞以賜舅子蔡襲。詔封襲關内侯，邑三百户。

會吳人寇弋陽、江夏，略户口，詔遣侍臣移書詰祜不追討之意，并欲移州復舊之宜。祜曰：“江夏去襄陽八百里，比知賊問，賊去亦已經日矣。步軍方往，安能救之哉！勞師以免責，恐非事宜也。昔魏武帝置都督，類皆與州相近，以兵勢好合惡離。疆埸之間，一彼一此，慎守而已，古之善教也。若輒徙州，賊出無常，亦未知州之所宜據也。”使者不能詰。

祜寢疾，求入朝。既至洛陽，會景獻宫車在殯，哀慟至篤。中詔申諭，扶疾引見，命乘輦入殿，無下拜，甚見優禮。及侍坐，面陳伐吳之計。帝以其病，不宜常入，遣中書令張華問其籌策。祜曰：“今主上有禪代之美，而功德未著。吳人虐政已甚，可不戰而克。混一六合，以興文教，則主齊堯舜，臣同稷契，爲百代之盛軌。如舍之，若孫晧不幸而没，吳人更立令主，雖百萬之衆，長江未可而越也，將爲後患乎！”華深贊成其計。祜謂華曰：“成吾志者，子也。”帝欲使祜卧護諸將，祜曰：“取吳不必須臣自行，但既平之後，當勞聖慮耳。功名之際，臣所不敢居。若事了，當有所付授，願審擇其人。”

疾漸篤，乃舉杜預自代。尋卒，時年五十八。帝素服哭之，甚哀。是日大寒，帝涕淚沾鬚鬢，皆爲冰焉。南州人征市日聞祜喪，莫不號慟，罷市，巷哭者聲相接。吳守邊將士亦爲

人，美好的名望，必定和這座山一同流傳下去。至於我們這些人，該像公所説的一樣。”

羊祜因討伐吳國有功，將加封爵位土地，他請求賜給他舅舅的兒子蔡襲。下詔封蔡襲爲關内侯，食邑三百户。

吳人入侵弋陽、江夏，掠奪人口，下詔派遣侍臣傳文書責問羊祜不追擊討伐的原因，并打算遷徙州府恢復原址。羊祜説：“江夏距襄陽八百里，等到得知敵兵來犯，敵兵已經離去好幾天了。步兵趕去，怎麽能救得了呢！調動軍隊來避免責備，恐怕不合適吧。過去魏武帝設都督，一般都和州相近，因爲兵勢講究集中忌諱分散。戰場上，力量彼此消長，謹慎防守就是了，這是古代的好經驗。如動輒遷移州府，敵兵出没無常，也不知州府設在何處適宜。”派去的侍臣不能責問。

羊祜患病，請求入朝。到了洛陽，正趕上景獻皇后靈車出殯，極度悲痛。皇帝下詔曉諭羊祜，帶病引見，命他乘車入殿，不必下拜，很是被優待禮遇。就坐後，當面陳述討伐吳國之計。皇帝因爲羊祜有病，不宜常入朝，派遣中書令張華向他問詢計策。羊祜説：“如今皇上有禪代的美名，而功德還不昭著。吳人暴虐已經到了極點，可以不戰而勝。統一天下，興盛禮樂法度，皇帝就與堯舜齊名，大臣和稷契同功，成爲百代的楷模。如果捨棄伐吳，假如孫晧不幸死了，吳人重新立了一位好君主，我們雖有百萬軍隊，長江也無法跨越，將成爲以後的禍患！”張華完全贊成他的謀略。羊祜對張華説：“完成我的志向的，是你。”皇帝打算讓羊祜卧床監護諸將，羊祜説：“攻取吳國不一定要我親自參與，平定之時，當使皇上費心。涉及功名的事，我不應居處其間。假如事情結束，應當有所托付授受，願慎重地選擇其人。”

病漸漸加重，於是推舉杜預代替自己。不久去世，時年五十八歲。皇帝穿素服爲他哭泣，很悲哀。這一天極冷，皇帝的鼻涕眼淚沾在鬍鬚鬢髮上，都結成了冰。南州人在趕集的日子聽到羊祜的死訊，没有不痛哭的，關門歇業，街巷裏哭

之泣。其仁德所感如此。賜以東園秘器，朝服一襲，錢三十萬，布百匹。詔曰："征南大將軍南城侯祜，蹈德冲素，思心清遠。始在内職，值登大命，乃心篤誠，左右王事，入綜機密，出統方岳。當終顯烈，永輔朕躬，而奄忽殂隕，悼之傷懷。其追贈侍中、太傅，持節如故。"

聲不斷。吳國守衛邊境的將士也爲他哭泣。他的仁義道德的感化力就是這樣。賜他達官貴族專用棺木，朝服一套，錢三十萬，布一百匹。詔書説："征南大將軍南城侯羊祜，德行謙虚樸實，心境清廉悠遠。開始在朝廷内任職，正值我接受天命，一心忠誠，佐助王事，在朝内執掌大權，在地方爲一方統帥。應當長久地顯赫，永遠輔佐我，而忽然逝世，悼念他讓人感傷。追贈侍中、太傅，持節如生前。"

祜立身清儉，被服率素，禄俸所資，皆以贍給九族，賞賜軍士，家無餘財。遺令不得以南城侯印入柩。從弟琇等述祜素志，求葬於先人墓次。帝不許，賜去城十里外近陵葬地一頃，謚曰成。祜喪既引，帝於大司馬門南臨送。祜甥齊王攸表祜妻不以侯斂之意，帝乃詔曰："祜固讓歷年，志不可奪。身没讓存，遺操益厲，此夷叔所以稱賢，季子所以全節也。今聽復本封，以彰高美。"

羊祜爲人清廉儉樸，衾被衣服都很簡樸，得到的俸禄，全都資助了族人，賞賜了軍士，家中没有多餘的財産。留下遺囑不許把南城侯印放入棺材中。堂弟羊琇等人陳述羊祜平素的志向，請求把羊祜葬在祖先的墓地。皇帝不許，賜離城十里以外靠近皇陵的葬地一頃，謚號成。羊祜出殯時，皇上在大司馬門南送行。羊祜的外甥齊王司馬攸表述羊祜妻子不按侯爵身份安葬羊祜的意思，皇帝下詔説："羊祜堅決辭讓了多年，志不可奪。身死而謙讓尚存，遺留下的操行更振奮人心，這正是伯夷叔齊所以被人稱賢，季子所以能保全名節啊。如今聽任恢復原來的封賜，以表彰美德。"

初，文帝崩，祜謂傅玄曰："三年之喪，雖貴遂服，自天子達；而漢文除之，毁禮傷義，常以嘆息。今主上天縱至孝，有曾閔之性，雖奪其服，實行喪禮。喪禮實行，除服何爲邪！若因此革漢魏之薄，而興先王之法，以敦風俗，垂美百代，不亦善乎！"玄曰："漢文以末世淺薄，不能行國君之喪，故因而除之。除之數百年，一旦復古，難行也。"祜曰："不能使天下如禮，且使主上遂服，不猶善乎！"玄曰："主上不除而天下除，此爲但有父子，無復君臣，三綱之道虧矣。"祜乃止。

當初，文帝去世時，羊祜對傅玄説："三年服喪，雖然貴在按禮制服喪，從天子到庶人都不例外，然而漢文帝廢除了，毁壞禮制傷害義理，我時常爲此嘆息。如今上天使國君極孝，有曾參與閔損的品性，雖然取消了喪服，還是實行喪禮。既然實行喪禮，又何必取消喪服呢！如果就此改革漢魏的薄喪，而復興先王的法度，以此使風俗敦厚，百代留下美名，不也很好嗎！"傅玄説："漢文帝因爲末世的淺薄，不能實行國君的喪禮，所以便廢除了。取消了幾百年，一旦復古，很難實行。"羊祜説："不能使天下都實行喪禮，姑且使國君按禮服喪，不也可以嗎！"傅玄説："國君不取消而天下取消，這是僅有父子之綱，不再有君臣之綱，三綱之道會受損害。"羊祜便作罷。

祜所著文章及爲《老子傳》并行於世。襄陽百姓於峴山祜平生游憩

羊祜所寫的文章及《老子傳》都流傳於世。襄陽百姓在峴山羊祜游覽休息的地方樹立石碑

之所建碑立廟，歲時饗祭焉。望其碑者莫不流涕，杜預因名爲墮淚碑。荆州人爲祜諱名，屋室皆以門爲稱，改户曹爲辭曹焉。

建造廟宇，每年按時祭祀。看見石碑的人没有不落淚的，杜預便把石碑命名爲墮淚碑。荆州人爲羊祜的“祜”字避諱，屋室都稱門而不稱户，把户曹改爲辭曹。

祜開府累年，謙讓不辟士，始有所命，會卒，不得除署。故參佐劉儈、趙寅、劉彌、孫勃等箋詣預曰：“昔以謬選，忝備官屬，各得與前征南大將軍祜參同庶事。祜執德冲虚，操尚清遠，德高而體卑，位優而行恭。前膺顯命，來撫南夏，既有三司之儀，復加大將軍之號。雖居其位，不行其制。至今海内渴佇，群俊望風。涉其門者，貪夫反廉，懦夫立志，雖夷惠之操，無以尚也。自鎮此境，政化被乎江漢，潜謀遠計，闢國開疆，諸所規摹，皆有軌量。志存公家，以死勤事，始辟四掾，未至而隕。夫舉賢報國，台輔之遠任也；搜揚側陋，亦台輔之宿心也；中道而廢，亦台輔之私恨也。履謙積稔，晚節不遂，此遠近所以爲之感痛者也。昔召伯所憩，愛流甘棠；宣子所游，封殖其樹。夫思其人，尚及其樹，况生存所辟之士，便當隨例放棄者乎！乞蒙列上，得依已至掾屬。”預表曰：“祜雖開府而不備僚屬，引謙之至，宜見顯明。及扶疾辟士，未到而没。家無胤嗣，官無命士，此方之望，隱憂載懷。夫篤終追遠，人德歸厚，漢祖不惜四千户之封，以慰趙子弟心。請議之。”詔不許。

羊祜開建府署多年，謙讓不徵召屬官，剛有所任命，正趕上他去世，未能在府署中任官。他的參佐劉儈、趙寅、劉彌、孫勃等人寫信給杜預説：“過去因爲選我們，使我們在官府中充數，讓我們都能和前征南大將軍羊祜一起共同參與國事。羊祜品德謙虚，操行清高，德高而謙，位高而敬。以前他接受了高位，來鎮撫南夏，既享有三司的禮儀，又擁有大將軍的稱號。雖然處在這樣的高位，却不享用相應的禮制。至今天下仰慕思念，俊傑們想望他的風采。與他共事者，貪婪的變得清廉，膽怯的樹立了志向，就是伯夷、柳下惠的節操，也比不過他。自從鎮撫此地，教化遍及江漢，深謀遠慮，拓展國家疆界，他所有的規劃，都有法度。一心爲國，勤政而置生死於度外，徵召屬官，未等到任他就去世。推舉賢人報效國家，這是台輔的責任；搜求重用隱居的人才，也是台輔的心願；半途而廢，也是台輔的遺憾。一生謙讓，而到了晚年未能如意，這正是遠近之人爲他傷悲的原因。過去召伯休息過的地方，甘棠成了寄托愛心的東西；宣子游歷過的地方，人們種樹紀念。思念其人，推及到樹，更何况他生前所徵召的人，難道就該根據成例捨棄他們！乞求向上陳述，使那些人能如同已任屬官。”杜預上表説：“羊祜雖然開建府署而不任屬官幕僚，極度的謙讓之心，是顯而易見的。他帶病徵召僚屬，人没到任而他先去世。家中無人繼承，官府没有任命之官，這一帶人們的心中，憂傷感懷。對遠逝的人誠信追思，人們的德行就歸於敦厚，漢高祖不惜四千户的封邑，來撫慰趙子弟人心。請求考慮此事。”下詔不准。

祜卒二歲而吴平，群臣上壽，帝執爵流涕曰：“此羊太傅之功也。”因以克定之功，策告祜廟，仍依蕭何故事，封其夫人。策曰：“皇帝使謁者杜宏告故侍中、太傅鉅平成侯祜：

羊祜去世兩年以後吴國被平定，大臣們爲皇帝敬酒祝賀，皇帝拿着酒杯流着淚説：“這是羊太傅的功勞啊。”於是把平定吴國的功績，用策書祭告羊祜廟，依照蕭何的先例，策封他的夫人。策書説：“皇帝派謁者杜宏告知已故侍中、

昔吳爲不恭，負險稱號，郊境不闢，多歷年所。祜受任南夏，思靜其難，外揚王化，內經廟略，著德推誠，江漢歸心，舉有成資，謀有全策。昊天不吊，所志不卒，朕用悼恨于厥心。乃班命群帥，致天之討，兵不逾時，一征而滅，疇昔之規，若合符契。夫賞不失勞，國有彝典，宜增啓土宇，以崇前命，而重違公高讓之素。今封夫人夏侯氏萬歲鄉君，食邑五千户，又賜帛萬匹，穀萬斛。”

太傅鉅平成侯羊祜：過去吳國不恭敬，憑仗險阻妄稱君號，邊境不得開拓，已經經歷了多年。羊祜受命在南夏任職，思慮的禍患，對外宣揚王道教化，在內謀劃朝廷的重大決策，顯示德行推行誠信，江漢人心歸附，舉措有成熟的謀略，設謀有完整的策劃。上天没能讓他的志向得以完成，我心中爲此悼念遺憾。於是命令群帥，執行上天的旨意討伐，迅速出兵，一次出征就滅了吳，與過去的規劃，十分符合。賞賜不遺漏功臣，國家有規制，應該增廣封地，來表彰先前的命令，而又違背了公高潔謙讓的宿願。現在封夫人夏侯氏萬歲鄉君，食邑五千户，另賜帛萬匹，穀萬斛。”

祜年五歲，時令乳母取所弄金環。乳母曰：“汝先無此物。”祜即詣鄰人李氏東垣桑樹中探得之。主人驚曰：“此吾亡兒所失物也，云何持去！”乳母具言之，李氏悲惋。時人異之，謂李氏子則祜之前身也。又有善相墓者，言祜祖墓所有帝王氣，若鑿之則無後，祜遂鑿之。相者見曰“猶出折臂三公”，而祜竟墮馬折臂，位至公而無子。

羊祜五歲時，常叫奶媽給他拿他所玩的金環。奶媽說：“你以前没有這東西。”羊祜就到鄰居李氏東墻桑樹中找到金環。主人吃驚地說：“這是我那死去的兒子丢的東西，爲什麼拿走！”奶媽把這件事情原委告訴她，李氏很悲傷。當時的人們對此驚異，說李氏的兒子是羊祜的前身。又有善於看墓地風水的人，說羊祜祖墓的地方有帝王之氣，要是在墓地開鑿就没有後代，羊祜就開鑿。相墓地的人看了說“還能出個斷了臂的三公”，而羊祜終究從馬上摔下來折斷了手臂，官位至公而没有兒子。

帝以祜兄子暨爲嗣，暨以父没不得爲人後。帝又令暨弟伊爲祜後，又不奉詔。帝怒，并收免之。太康二年，以伊弟篇爲鉅平侯，奉祜嗣。篇歷官清慎，有私牛於官舍産犢，及遷而留之。位至散騎常侍，早卒。

皇帝讓羊祜哥哥的兒子羊暨繼嗣，羊暨因爲父親已死不能做別人的後代，皇帝又命令羊暨的弟弟羊伊做羊祜的後人，又不接受。皇帝發怒，一并收回詔令。太康二年，令羊伊的弟弟羊篇爲鉅平侯，繼嗣羊祜。羊篇做官清廉謹慎，有私牛在官家牛舍中生下牛犢，等到搬走時留下小牛。官位到散騎常侍，早死。

孝武太元中，封祜兄玄孫之子法興爲鉅平侯，邑五千户。以桓玄黨誅，國除。尚書祠部郎荀伯子上表訟之曰：“臣聞咎繇亡嗣，臧文以爲深嘆；伯氏奪邑，管仲所以稱仁。功高可百世不泯，濫賞無得崇朝。故太傅、鉅平侯羊祜明德通賢，國之宗主，勳參佐命，功成平吳，而後嗣闕

孝武帝太元年間，封羊祜哥哥的玄孫之子法興爲鉅平侯，食邑五千户。因爲與桓玄同黨被殺，封地被取消。尚書祠部郎荀伯子上表爭辯說：“我聽說咎繇没人繼嗣，臧文爲此深感遺憾；伯氏爭奪封邑，管仲因此被稱爲仁義。功勞高可以百世不泯滅，賞賜無度不能長久。已故太傅、鉅平侯羊祜德性完美賢明，是國家所仰之人，有輔佐天命的勛績，有設謀平定吳國的功勞，而

然，烝嘗莫寄。漢以蕭何元功，故絶世輒繼，愚謂鉅平封宜同酇國。故太尉廣陵公準黨翼賊倫，禍加淮南，因逆爲利，竊饗大邦。值西朝政刑失裁，中興因而不奪。今王道維新，豈可不大判臧否，謂廣陵國宜在削除。故太保衛瓘本爵菑陽縣公，既被横害，乃進茅土，始贈蘭陵，又轉江夏。中朝名臣，多非理終，瓘功德無殊，而獨受偏賞，謂宜罷其郡封，復邑菑陽，則與奪有倫，善惡分矣。”竟寢不報。

沒有後嗣，祭祀沒有寄托。漢朝因爲蕭何有頭等大功，因而不使他後繼無人，我認爲鉅平侯的封賜應當和酇國相同。已故太尉廣陵公準偏私幫助賊人倫，給淮南造成禍害，因爲叛逆反而得利，占有大塊封地。當時西朝的法規有失公正，中興以後沒有收回封邑。如今王道革新，怎麽能不分辨是非。我認爲廣陵國應該削除。已故太保衛瓘的爵位本來是菑陽縣公，遭迫害以後，就進升爵位，開始贈他蘭陵，又轉到江夏。中朝的名臣，很多人的封贈沒有道理，衛瓘的功德并不特出，而獨受大賞，我認爲應該收回他的封地，恢復在菑陽的封地，這樣就使得贈與和收回公平，區分了善惡。”最終未有結果。

祜前母，孔融女，生兄發，官至都督淮北護軍。初，發與祜同母兄承俱得病，祜母度不能兩存，乃專心養發，故得濟，而承竟死。

羊祜的前母，是孔融的女兒，生下長兄羊發，官至都督淮北護軍。當初，羊發和羊祜的同母兄羊承都生了病，羊祜的母親考慮到不能同時照顧兩個人，就專心照料羊發，羊發因而得活，而羊承終於死了。

發長子倫，高陽相。倫弟暨，陽平太守。暨弟伊，初爲車騎賈充掾，後歷平南將軍、都督江北諸軍事，鎮宛，爲張昌所殺，追贈鎮南將軍。祜伯父祕，官至京兆太守。子祉，魏郡太守。祕孫亮，字長玄，有才能，多計數。與之交者，必僞盡款誠，人皆謂得其心，而殊非其實也。初爲太傅楊駿參軍，時京兆多盜竊。駿欲更重其法，盜百錢加大辟，請官屬會議。亮曰：“昔楚江乙母失布，以爲盜由令尹。公若無欲，盜宜自止，何重法爲?”駿慚而止。累轉大鴻臚。時惠帝在長安，亮與關東連謀，内不自安，奔于并州，爲劉元海所害。亮弟陶，爲徐州刺史。

羊發的長子羊倫，是高陽相。羊倫的弟弟羊暨，是陽平太守。羊暨的弟弟羊伊，起初爲車騎賈充的屬官，後來歷任平南將軍、都督江北諸軍事，鎮守宛，被張昌殺害，追贈爲鎮南將軍。羊祜的伯父羊祕，官至京兆太守。兒子羊祉，是魏郡太守。羊祕的孫子羊亮，字長玄，有才能，多計謀。有人與他交往，他一定裝得非常熱情坦率，人們都認爲瞭解了他的心，然而根本不是真實的。起初是太傅楊駿參軍，當時京兆多發盜竊案。楊駿打算加重刑法，盜百錢就判死刑，讓官屬一同商議。羊亮説：“過去楚江乙母丢失了布，認爲偷盜是由於令尹。公若是没有私欲，盜竊應該自然止息，爲什麽要加重刑法呢?”楊駿慚愧而作罷。羊亮逐漸升任爲大鴻臚。當時惠帝在長安，羊亮與關東合謀，自己内心不安，跑到并州，被劉元海殺害。羊亮的弟弟羊陶，是徐州刺史。

杜預

杜預字元凱，京兆杜陵人也。祖畿，魏尚書僕射。父恕，幽州刺史。預博學多通，明於興廢之道，常

杜預字元凱，京兆杜陵人。祖父杜畿，是魏尚書僕射。父親杜恕，是幽州刺史。杜預學識廣博，熟知國家興衰之道，常説：“德不能指望

言：“德不可以企及，立功立言可庶幾也。”初，其父與宣帝不相能，遂以幽死，故預久不得調。

達到，建功立言還有可能。”起初，他父親與宣帝互不投合，於是免官後幽禁而死，因此杜預很久得不到調用。

文帝嗣立，預尚帝妹高陸公主，起家拜尚書郎，襲祖爵豐樂亭侯。在職四年，轉參相府軍事。鍾會伐蜀，以預爲鎮西長史。及會反，僚佐并遇害，唯預以智獲免，增邑千一百五十户。

文帝繼位，杜預娶皇帝的妹妹高陸公主，最初出任尚書郎，承襲祖爵豐樂亭侯。在職四年，調任參相府軍事。鍾會討伐蜀，任命杜預爲鎮西長史。鍾會反叛，幕僚助手一并遇害，祇有杜預憑藉智慧免於難，增加食邑一千一百五十户。

與車騎將軍賈充等定律令，既成，預爲之注解，乃奏之曰：“法者，蓋繩墨之斷例，非窮理盡性之書也。故文約而例直，聽省而禁簡。例直易見，禁簡難犯。易見則人知所避，難犯則幾於刑厝。刑之本在於簡直，故必審名分。審名分者，必忍小理。古之刑書，銘之鍾鼎，鑄之金石，所以遠塞異端，使無淫巧也。今所注皆網羅法意，格之以名分。使用之者執名例以審趣舍，伸繩墨之直，去析薪之理也。”詔班于天下。

與車騎將軍賈充等人制定律令，完成以後，杜預爲律令做注解，於是奏報説：“法律，是如同準繩墨斗一樣的決斷條例，不是窮盡理性的書籍。因此文辭簡約條例率直，斷決明白禁令簡要。條例率直就容易分辨，禁令簡要就難於違犯。容易分辨人們就知道避免犯法，難於違犯就没人違法。刑法的根本就在於簡要率直，因此就必須推究名分。推究名分，必須要克制小的道理。古代的刑書，刻在鐘鼎上，鑄在金石上，以便堵塞異端，使其無法詭辯。如今所注釋的都是搜集法律的要義，根據名分推究。使用法的人依據名分條例來審定取捨，伸張法律的公正，摒除細碎的道理。”下詔書在天下頒布實行。

泰始中，守河南尹。預以京師王化之始，自近及遠，凡所施論，務崇大體。受詔爲黜陟之課，其略曰：“臣聞上古之政，因循自然，虚己委誠，而信順之道應，神感心通，而天下之理得。逮至淳樸漸散，彰美顯惡，設官分職，以頒爵禄，弘宣六典，以詳考察。然猶倚明哲之輔，建忠貞之司，使名不得越功而獨美，功不得後名而獨隱，皆疇咨博詢，敷納以言。及至末世，不能紀遠而求於密微，疑諸心而信耳目，疑耳目而信簡書。簡書愈繁，官方愈僞，法令滋章，巧飾彌多。昔漢之刺史，亦歲終奏事，不制算課，而清濁粗舉。魏氏考課，即京房之遺意，其文可謂至密。然由於累細以違其體，故歷代不

泰始年間，任河南尹。杜預認爲京師是王道教化的出發點，從近到遠，所有政策措施，力求識大體。奉詔制定罷免，升遷的法規大致是説：“我聽説上古的政治，因循自然，自身清虚追求誠信，那麽就有了誠信順從之道；精神感化心靈溝通，就得到了天下至理。淳樸的風氣逐漸消散，彰明美德顯現惡行，設立官職，頒發爵位俸禄，宣布六典，以便詳盡考察官員。然而仍要倚賴明哲的官吏，建立忠貞的機構，使名位不能超越功績而過分顯赫，使功勞不能落後於名位而埋没，都要廣泛徵求意見，令人陳述意見而加以采納。到了末世，不能治遠就求助於條文細密，懷疑官吏就相信耳目，疑惑耳目就相信簡書。簡書越是繁多，官吏們越是虚僞，法令細密，虚僞更多。以往漢代的刺史，也是年終奏報述職，没有統一規定考查，政績清濁僅列大概情況。魏氏考核官吏，也就是京房的遺意，他的條文可以説是

能通也。豈若申唐堯之舊，去密就簡，則簡而易從也。夫宣盡物理，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去人而任法，則以傷理。今科舉優劣，莫若委任達官，各考所統。在官一年以後，每歲言優者一人爲上第，劣者一人爲下第，因計偕以名聞。如此六載，主者總集采案，其六歲處優舉者超用之，六歲處劣舉者奏免之，其優多劣少者叙用之，劣多優少者左遷之。今考課之品，所對不鈞，誠有難易。若以難取優，以易而否，主者固當準量輕重，微加降殺，不足復曲以法盡也。《己丑詔書》以考課難成，聽通薦例。薦例之理，即亦取於風聲。六年頓薦，黜陟無漸，又非古者三考之意也。今每歲一考，則積優以成陟，累劣以取黜。以士君子之心相處，未有官故六年六黜清能，六進否劣者也。監司將亦隨而彈之。若令上下公相容過，此爲清議大頹，亦無取於黜陟也。”

司隸校尉石鑒以宿憾奏預，免職。時虜寇隴右，以預爲安西軍司，給兵三百人，騎百匹。到長安，更除秦州刺史，領東羌校尉、輕車將軍、假節。屬虜兵强盛，石鑒時爲安西將軍，使預出兵擊之。預以虜乘勝馬肥，而官軍懸乏，宜并力大運，須春進討，陳五不可、四不須。鑒大怒，復奏預擅飾城門官舍，稽乏軍興，遣御史檻車徵詣廷尉。以預尚主，在八議，以侯贖論。其後隴右之事卒如預策。

是時朝廷皆以預明於籌略，會匈奴帥劉猛舉兵反，自并州西及河東、平陽，詔預以散侯定計省闥，俄拜度支尚書。預乃奏立藉田，建安邊，論

極細密。然而由於過於細碎就違背了本意，因而歷代不能通行。不如申述唐堯的舊典，摒除細密而取簡要，也就簡而容易執行。講透事物的常理，心領神會而能够闡發，這是由人來實現的。排除了人而專用法，是不合道理的。如今科舉的優劣，還不如委任顯要官吏，各自考核所統轄之人。任職一年以後，每年評出優秀的一人爲上等，差劣的一人爲下等，到時公布姓名。像這樣六年，主管的人總集卷宗，對於六年來政績優秀的越級任用，對六年來處於劣等的人奏報免職，對那些優多劣少的進用，劣多優少的降級。如今考核政績的品評，因爲所任職的條件不一，確實有難易之分。如果因爲難而被認爲優，因爲易被認爲劣，主管的人一定要衡量輕重，略加降等，不必完全曲就法規。《己丑詔書》認爲考核難於行得通，用共同推薦的方式。推薦的道理，也是出於傳聞。六年纔推舉，不是逐漸升降，又不符合古代三年一考核的本意。如今每年一考核，積累了優的評定就升遷，積累了劣的評定就罷黜。以士君子之心相推求，不會出現六年六次黜退的清官，六次進升劣績之官。監司也將會隨時彈劾。假如上下官吏公然包容過失，那是輿論完全敗壞，也就和黜退升遷的考核無關了。”

司隸校尉石鑒因原有怨恨彈劾杜預，杜預被免職。當時敵人侵犯隴右，任命杜預爲安西軍司，給他三百兵士，一百坐騎。到了長安，改任秦州刺史，兼東羌校尉、輕車將軍、假節。適值敵兵强大，石鑒當時任安西將軍，派杜預出擊敵軍。杜預認爲敵軍兵强馬壯，而官軍力量懸殊，應當集中兵力等待時機，到春天進兵討伐，陳述了五條不可、四條不須的意見。石鑒大怒，又奏報杜預擅自修飾城門官舍，滯留耗費軍需，派遣御史用檻車把杜預交付廷尉。因爲杜預娶的是公主，在減輕刑罰的八議範圍内，按以侯贖罪論處。後來隴右的事態最終如同杜預的預計。

那時朝廷都認爲杜預擅長運籌謀劃，匈奴統帥劉猛發兵反叛時，從并州西到河東、平陽，詔令杜預以散侯身份在宫中設定計謀，不久任度支尚書。杜預於是上奏立藉田，安定的邊疆，以及

處軍國之要。又作人排新器，興常平倉，定穀價，較鹽運，制課調，内以利國外以救邊者五十餘條，皆納焉。石鑒自軍還，論功不實，爲預所糾，遂相仇恨，言論喧嘩，并坐免官，以侯兼本職。數年，復拜度支尚書。

治國之要事。又奏請製作人排新器，興建調節糧價的常平倉，規定穀物價格，核定食鹽販運，制定賦税條例，對内利於國家對外救助邊塞一類建議五十多條，都被采納。石鑒從軍中回朝廷，上報功勞不屬實，被杜預彈劾，於是相互仇恨，吵鬧不止，兩人都坐罪免官，以侯爵兼任本職。幾年後，又任度支尚書。

元皇后梓宫將遷於峻陽陵。舊制，既葬，帝及群臣即吉。尚書奏，皇太子亦宜釋服。預議“皇太子宜復古典，以諒闇終制”，從之。

元皇后的棺材將遷到峻陽陵。舊的制度是，安葬以後，皇帝及群臣就服喪完畢。尚書上奏，皇太子也應除去喪服。杜預奏議“皇太子應恢復古代典章，應依皇帝服喪”，聽從了。

預以時曆差舛，不應晷度，奏上《二元乾度曆》，行於世。預又以孟津渡險，有覆没之患，請建河橋于富平津。議者以爲殷周所都，歷聖賢而不作者，必不可立故也。預曰：“‘造舟爲梁’，則河橋之謂也。”及橋成，帝從百僚臨會，舉觴屬預曰：“非君，此橋不立也。”對曰：“非陛下之明，臣亦不得施其微巧。”周廟欹器，至漢東京猶在御坐。漢末喪亂，不復存，形制遂絶。預創意造成，奏上之，帝甚嘉嘆焉。咸寧四年秋，大霖雨，蝗蟲起。預上疏多陳農要，事在《食貨志》。預在内七年，損益萬機，不可勝數，朝野稱美，號曰“杜武庫”，言其無所不有也。

杜預因爲當時的曆法有差錯，與日規的刻度不符，奏上《二元乾度曆》，流行於世。杜預又因孟津渡口危險，有船隻覆没的隱患，請求在富平津修河橋。評議的人認爲是殷周建都的地方，歷代聖賢没有修建，必定有不能修建的原因。杜預説：“‘造舟船建橋梁’，説的就是在河上修橋的事。”等到橋建成，皇帝與百官前往視察，舉酒杯對杜預説：“不是你，這座橋建不起來。”杜預説：“若不是陛下的聖明，我也不能做出這一點成績。”周朝的盛水器，到漢東京時還在皇帝座側。漢末戰亂，不復存在，形狀尺度也未能流傳。杜預創造性地造出來，向上奏報，皇帝很是高興贊嘆。咸寧四年秋，大雨不停，蝗蟲成災。杜預上疏陳述興農要事，事情記載在《食貨志》。杜預在朝中七年，改革各類政務，不可勝數，朝廷内外稱頌，稱他爲“杜武庫”，説没有他不參與成功的。

時帝密有滅吴之計，而朝議多違，唯預、羊祜、張華與帝意合。祜病，舉預自代，因以本官假節行平東將軍，領征南軍司。及祜卒，拜鎮南大將軍、都督荆州諸軍事，給追鋒車、第二駙馬。預既至鎮，繕甲兵，耀威武，乃簡精鋭，襲吴西陵督張政，大破之，以功增封三百六十五户。政，吴之名將也，據要害之地，耻以無備取敗，不以所喪之實告于孫晧。預欲間吴邊將，乃表還其所獲之

當時皇帝暗中有滅掉吴國的計謀，而朝廷中的議論多與此違背，衹有杜預、羊祜、張華與皇帝的心意投合。羊祜生病，推舉杜預代替自己，於是以原有官職假節代平東將軍，兼征南軍司。羊祜死後，官拜鎮南大將軍、都督荆州諸軍事，給追鋒車、第二駙馬。杜預到任後，修繕鎧甲兵器，顯示武力，挑選精鋭，襲擊吴西陵督張政，大敗敵軍，因爲有功增加食邑三百六十五户。張政是吴國的名將，占據要害之地，耻於未防備而失敗，不把傷亡的實情告訴孫晧。杜預想離間吴國邊防將領，於是上表送還所俘獲的吴國兵士給

衆於皓。皓果召政，遣武昌監劉憲代之。故大軍臨至，使其將帥移易，以成傾蕩之勢。

預處分既定，乃啓請伐吳之期。帝報待明年方欲大舉，預表陳至計曰："自閏月以來，賊但敕嚴，下無兵上。以理勢推之，賊之窮計，力不兩完，必先護上流，勤保夏口以東，以延視息，無緣多兵西上，空其國都。而陛下過聽，便用委棄大計，縱敵患生。此誠國之遠圖，使舉而有敗，勿舉可也。事爲之制，務從完牢。若或有成，則開太平之基；不成，不過費損日月之間，何惜而不一試之！若當須後年，天時人事不得如常，臣恐其更難也。陛下宿議，分命臣等隨界分進，其所禁持，東西同符，萬安之舉，未有傾敗之慮。臣心實了，不敢以曖昧之見自取後累。惟陛下察之。"預旬月之中又上表曰：'羊祜與朝臣多不同，不先博畫而密與陛下共施此計，故益令多異。凡事當以利害相較，今此舉十有八九利，其一二止於無功耳。其言破敗之形亦不可得，直是計不出己，功不在身，各耻其前言，故守之也。自頃朝廷事無大小，異意鋒起，雖人心不同，亦由恃恩不慮後難，故輕相同異也。昔漢宣帝議趙充國所上，事效之後，詰責諸議者，皆叩頭而謝，以塞異端也。自秋已來，討賊之形頗露。若今中止，孫皓怖而生計，或徙都武昌，更完修江南諸城，遠其居人，城不可攻，野無所掠，積大船於夏口，則明年之計或無所及。"時帝與中書令張華圍棋，而預表適至。華推枰斂手曰："陛下聖明神武，朝野清晏，國富兵强，號令如一。吳主荒淫驕虐，誅殺賢能，當今討之，可不勞而定。"

孫皓。孫皓果然召見張政，派武昌監劉憲代替張政。因而大軍到達時，使吳國正變换將帥，從而造成覆没。

杜預安排妥當後，就奏請討伐吳國的日期。皇帝答覆説等明年方能大規模行動，杜預上表陳述上策説："自閏月以來，敵軍衹是警戒，下游没有兵員上調。以情理形勢推論，敵人兵力缺乏，在力量不能保全兩頭時，必定先保護上流，盡力保護夏口以東，來苟且偷生，不會大規模派兵西進，使國都空虚。而陛下誤聽，於是棄置大計，放縱敵患。伐吳的確是國家的長遠之計，假如行動會導致失敗，可以不行動。攻吳的方針，是務求穩妥。如果一旦成功，就能開創太平的基業；不能成功，不過耗費一些時間，爲什麽不試一試呢！假如等到後年，天時人事不會不變，我怕伐吳會更難了。陛下先前的意見，是分别命令我們在自己鎮守的疆界分頭進軍，對軍隊的約束，東西符節相同，這是萬全之計，没有失敗的憂慮。我心中確實瞭解，不敢用模糊不清的見解自找麻煩。請陛下考慮。"杜預十幾天後又上表説："羊祜與朝廷大臣多有不同，不先廣爲謀劃而秘密地和陛下共同施行這一計謀，因而更招致不同意見。凡事應當比較利害，如今這一行動十有八九有利，其餘一二也不過無功罷了。那些説到破敗的情形也是不可能的，衹不過因爲計謀不是出自自己，功勞不在自身，各以自己先前的言論爲耻，所以堅持己見。近來朝廷不論大事小事，都有不同意見，雖然因爲人心不同，也因爲自恃恩寵不考慮後果，於是輕易發表相同或相反的意見。過去漢宣帝評議趙充國的上疏，事情應驗以後，責問那些持異議的人，都叩頭謝罪，以此來堵塞異端。自從秋天以來，討伐敵人的形勢已經初步顯露。如果現在中止，孫皓因爲害怕而出計謀，或許遷都到武昌，進一步完善修築江南各城，把居民遷到遠方，城攻不破，田野没東西可以掠奪，在夏口蓄積大船，那麽明年的計劃或許會落空。"當時皇帝正和中書令張華下圍棋，而杜預的上表恰好送到。張華推開棋盤拱手説："陛下聖明神武，朝廷内外清平，國家富裕兵力

帝乃許之。

預以太康元年正月，陳兵于江陵，遣參軍樊顯、尹林、鄧圭、襄陽太守周奇等率衆循江西上，授以節度，旬日之間，累克城邑，皆如預策焉。又遣牙門管定、周旨、伍巢等率奇兵八百，泛舟夜渡，以襲樂鄉，多張旗幟，起火巴山，出於要害之地，以奪賊心。吴都督孫歆震恐，與伍延書曰：“北來諸軍，乃飛渡江也。”吴之男女降者萬餘口，旨、巢等伏兵樂鄉城外。歆遣軍出距王濬，大敗而還。旨等發伏兵，隨歆軍而入，歆不覺，直至帳下，虜歆而還。故軍中為之謡曰：“以計代戰一當萬。”於是進逼江陵。吴督將伍延僞請降而列兵登陴，預攻克之。既平上流，於是沅湘以南，至于交廣，吴之州郡皆望風歸命，奉送印綬，預仗節稱詔而綏撫之。凡所斬及生獲吴都督、監軍十四，牙門、郡守百二十餘人。又因兵威，徙將士屯戍之家以實江北，南郡故地各樹之長吏，荆土肅然，吴人赴者如歸矣。

王濬先列上得孫歆頭，預後生送歆，洛中以為大笑。時衆軍會議，或曰：“百年之寇，未可盡克。今向暑，水潦方降，疾疫將起，宜俟來冬，更為大舉。”預曰：“昔樂毅藉濟西一戰以并强齊，今兵威已振，譬如破竹，數節之後，皆迎刃而解，無復著手處也。”遂指授群帥，徑造秣陵。所過城邑，莫不束手。議者乃以書謝之。

孫晧既平，振旅凱入，以功進爵當陽縣侯，增邑并前九千六百户，封子耽為亭侯，千户，賜絹八千匹。

强大，號令如一。吴國國君荒淫暴虐，誅殺賢能，現在伐吴，可以不費力就能成事。”皇帝於是答應。

杜預在太康元年正月，在江陵陳兵，派遣參軍樊顯、尹林、鄧圭、襄陽太守周奇等人率領軍隊沿江西上，授予節制調度權，十天之間，連續攻克城邑，都如同杜預的預料。又派遣牙門管定、周旨、伍巢等人率領奇兵八百人，以船夜渡，襲擊樂鄉，多豎旗幟，在巴山點火，在要害的地方活動，來渙散敵人的信心。吴都督孫歆極爲恐慌，給伍延寫信説：“北方來的各路軍隊，是飛過江來的。”吴國的男女投降的有一萬多人，周旨、伍巢等人把軍隊埋伏在樂鄉城外。孫歆派軍隊出戰王濬，大敗回城。周旨等人的伏兵，跟隨孫歆的軍隊入城，孫歆没發覺，直到軍帳下，俘虜了孫歆回來。因此軍中傳出歌謡説：“用計謀代替打仗以一當萬。”於是進逼江陵。吴國督將伍延假裝投降而陳列軍隊登上城墻，杜預攻克。平定上游以後，沅湘以南，直到交廣，吴國的州郡都望風而降，奉送印綬，杜預持符節以皇命安撫他們。斬殺及活捉吴都督、監軍十四人，牙門、郡守一百二十多人。又憑仗軍威，遷徙將士及屯田戍守之家充實江北，南郡過去的地方各設置長吏，荆地整肅，吴人來投奔的如同回家一樣。

王濬先報上他得到的孫歆的頭顱，而杜預後送來活的孫歆，洛陽中把這當爲大笑話。當時衆將集中商議，有人説：“百年的敵寇，不能徹底攻克。現在快到暑天了，雨水正多，疾病瘟疫將發生，應該等到冬天，再大行動。”杜預説：“過去樂毅憑藉濟西一仗就吞并了强大的齊國，如今軍威已經振奮，勢如破竹，幾節之後，全都迎刃而解，不再有費力的地方了。”於是指令群帥，直奔秣陵。所經過的城邑，没有不放棄抵抗的。持異議的人於是寫信謝罪。

孫晧被平定以後，振軍凱旋，因有功進升爵位爲當陽縣侯，增加封邑加上以前的共九千六百户，封兒子杜耽爲亭侯，千户，賜絹八千匹。

初，攻江陵，吴人知預病癭，憚其智計，以瓠繫狗頸示之。每大樹似癭，輒斫使白，題曰："杜預頸"。及城平，盡捕殺之。

當初，攻打江陵，吴人知道杜預頸上長有瘤子，怕他的謀略，把瓠綁在狗脖子上展示。每當大樹長了像瘤子的東西，就砍下去露出白色，寫上"杜預頸"。等到攻下城，把那些人全部捕殺。

預既還鎮，累陳家世吏職，武非其功，請退。不許。

杜預返回任所後，屢次陳述自己的家世官職，説武職不是他的擅長，請求退職。皇上不准許。

預以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勤於講武，修立泮宫，江漢懷德，化被萬里。攻破山夷，錯置屯營，分據要害之地，以固維持之勢。又修邵信臣遺迹，激用滍淯諸水以浸原田萬餘頃，分疆刊石，使有定分，公私同利。衆庶賴之，號曰"杜父"。舊水道唯沔漢達江陵千數百里，北無通路。又巴丘湖，沅湘之會，表裏山川，實爲險固，荆蠻之所恃也。預乃開楊口，起夏水達巴陵千餘里，内瀉長江之險，外通零桂之漕。南土歌之曰："後世無叛由杜翁，孰識智名與勇功。"

杜預認爲天下雖然安定，但忘了戰争必定危險；於是努力講授武備，建立學堂，江漢懷其恩德，教化影響到四面八方。攻破山夷，設置軍屯營地，分别占據要害之地，穩固維持局勢。又修建邵信臣遺迹，阻遏滍、淯幾條河水來澆灌萬餘頃良田，劃分田界刻石碑，使有規定，公私同時得利。百姓信賴他，稱他爲"杜父"。舊水道僅有沔漢通往江陵一千幾百里，向北没有通路。此外巴丘湖，沅湘交會的地方，内外有山川，確實險固，正是荆蠻所憑仗的。杜預開楊口，從夏水到巴陵一千多里，對内瀉除長江水險，對外溝通零桂的漕運。南方歌頌他説："後世没有叛亂因杜翁，誰能清楚智名與勇功。"

預公家之事，知無不爲。凡所興造，必考度始終，鮮有敗事。或譏其意碎者，預曰："禹稷之功，期於濟世，所庶幾也。"

杜預對公家的事，知道的就没有不去做的。凡所興建制定的，必定從頭到尾考察，很少有失誤。有人譏諷他用心細碎，杜預説："禹稷的功業，是希望救世，我做的也差不多。"

預好爲後世名，常言"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刻石爲二碑，紀其勳績，一沈萬山之下，一立峴山之上，曰："焉知此後不爲陵谷乎！"

杜預看重在後世留名，常説"高岸可以成爲峽谷，深谷可以成爲山陵"，刻兩塊石碑，記載他的功績，一塊沉到萬山之下，一塊立在峴山之上，説："誰知以後不會成爲山陵深谷呢！"

預身不跨馬，射不穿札，而每任大事，輒居將率之列。結交接物，恭而有禮，問無所隱，誨人不倦，敏於事而慎於言。既立功之後，從容無事，乃耽思經籍，爲《春秋左氏經傳集解》。又參考衆家譜第，謂之《釋例》。又作《盟會圖》、《春秋長曆》，備成一家之學，比老乃成。又撰《女記讚》。當時論者謂預文義質直，世人未之重，唯秘書監摯虞賞之，曰：

杜預行不騎馬，射不透甲，而每逢大事，就立身於將帥之列。與人結交，恭敬有禮，問他事情無所隱瞞，誨人不倦，做事機敏而説話謹慎。立功以後，從容無事，於是沉溺於經籍，作《春秋左氏經傳集解》。又參考各家譜系，作《釋例》。又作《盟會圖》、《春秋長曆》，形成一家之學，快老了纔完成。又撰《女記讚》。當時評論的人説杜預的文義直率無華，世人未能看重，祇有秘書監摯虞贊賞，説："左丘明本來是爲《春秋》作傳，而《左傳》於是單獨行於世。《釋例》

"左丘明本爲《春秋》作傳，而《左傳》遂自孤行。《釋例》本爲《傳》設，而所發明何但《左傳》，故亦孤行。"時王濟解相馬，又甚愛之，而和嶠頗聚斂，預常稱"濟有馬癖，嶠有錢癖"。武帝聞之，謂預曰："卿有何癖？"對曰："臣有《左傳》癖。"

本來是爲《傳》撰寫的，而所發揮闡明的豈止《左傳》，因此也獨行於世。"當時王濟懂得相馬，又很愛馬，而和嶠很能聚斂錢財，杜預常說"王濟有馬癖，和嶠有錢癖"。武帝聽說後，對杜預說："你有何癖？"回答說："我有《左傳》癖。"

預在鎮，數餉遺洛中貴要。或問其故，預曰："吾但恐爲害，不求益也。"

杜預在鎮，多次饋贈洛陽的權貴要人。有人問他原因，杜預說："我怕他們壞事，不求得到好處。"

預初在荆州，因宴集，醉卧齋中。外人聞嘔吐聲，竊窺於户，止見一大蛇垂頭而吐。聞者異之。其後徵爲司隸校尉，加位特進，行次鄧縣而卒，時年六十三。帝甚嗟悼，追贈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曰成。預先爲遺令曰："古不合葬，明於終始之理，同於無有也。中古聖人改而合之，蓋以别合無在，更緣生以示教也。自此以來，大人君子或合或否，未能知生，安能知死，故各以己意所欲也。吾往爲臺郎，嘗以公事使過密縣之邢山。山上有冢，問耕父，云是鄭大夫祭仲，或云子産之冢也，遂率從者祭而觀焉。其造冢居山之頂，四望周達，連山體南北之正而邪東北，向新鄭城，意不忘本也。其隧道唯塞其後而空其前，不填之，示藏無珍寶，不取於重深也。山多美石不用，必集洧水自然之石以爲冢藏，貴不勞工巧，而此石不入世用也。君子尚其有情，小人無利可動，歷千載無毁，儉之致也。吾去春入朝，因郭氏喪亡，緣陪陵舊義，自表營洛陽城東首陽之南爲將來兆域。而所得地中有小山，上無舊冢。其高顯雖未足比邢山，然東奉二陵，西瞻宫闕，南觀伊洛，北望夷叔，曠然遠覽，情之所安也。故遂表樹開道，爲一定之制。

杜預初到荆州，因爲宴會，醉倒在屋中。外邊的人聽到嘔吐聲，偷偷向屋裏窺探，看到一條大蛇低頭而吐。聽説的人覺得怪異。其後被徵爲司隸校尉，加位特進，出行到鄧縣時死去，時年六十三歲。皇帝很是感嘆悼念，追贈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號成。杜預事先立下遺囑說："古代不合葬，明白始終的道理，如同從有到無。中古的聖人改爲合葬，大概因爲不在於别葬合葬，是憑藉活着的人來顯示教化罷了。從那以後，大人君子或合葬或别葬，不能知道生，怎麽能知道死，因而各自按自己的心意。我過去作臺郎時，曾經因爲公事路過密縣的邢山。山上有墳，問農夫，説是鄭大夫祭仲，或説是子産的墳，於是率隨從的人祭奠觀看。墳建造在山頂上，四面視野開闊，連接山體南北的正中而偏向東北，對着新鄭城，表示不忘本。隧道堵住墳後而空着前面，不填土，表示墓中没有珍寶，不采取深埋的方法。山上多有好看的石料而不用，一定要采集洧水自然之石來砌墳墓，用意是不耗費人工，而這些石料世間没有用處。君子稱道這墳墓有情義，小人又無利可圖，歷經千年没有被毁壞，這是由於薄葬的緣故。我去年春天入朝，因爲郭氏喪亡，根據陪陵的舊章程，自己上表營建洛陽城東首陽以南爲將來的墓地。而所得到的地域正中有小山，上邊没有舊墳。它的高大雖然比不上邢山，然而東近二陵，西可以看到宫闕，南面可以看到伊水洛水，北面可以望見伯夷叔齊，地方空曠視野開闊，是安卧之地。因而就植樹開道，按一定的制度營建。到時全部用洛水的圓

至時皆用洛水圓石，開隧道南向，儀制取法於鄭大夫，欲以儉自完耳。棺器小斂之事，皆當稱此。"子孫一以遵之。子錫嗣。

石，開隧道向南，禮制模仿鄭大夫，希望用薄葬來自我完善。棺器小殮等事宜，都應與此相稱。"子孫完全遵從遺囑。兒子杜錫繼嗣。

杜錫

錫字世嘏。少有盛名，起家長沙王乂文學，累遷太子中舍人。性亮直忠烈，屢諫愍懷太子，言辭懇切，太子患之。後置針著錫常所坐處氈中，刺之流血。他日，太子問錫："向著何事?"錫對："醉不知。"太子詰之曰："君喜責人，何自作過也。"後轉衛將軍長史。趙王倫篡位，以爲治書御史。孫秀求交於錫，而錫拒之，秀雖銜之，憚其名高，不敢害也。惠帝反政，遷吏部郎、城陽太守，不拜，仍遷尚書左丞。年四十八卒，贈散騎常侍。子乂嗣，在《外戚傳》。

杜錫字世嘏。年少時有名望，最初做官是長沙王乂的文學，漸次遷升爲太子中舍人。性情耿直忠烈，多次勸諫愍懷太子，言辭懇切，太子感到憂慮。後來在杜錫常坐處的毛氈中放了針，把杜錫刺出了血。過後，太子問杜錫："近來你在做什麼事?"杜錫回答說："喝醉了不知道。"太子追問說："你喜歡苛求别人，怎麽自己也作錯事呢。"後來轉任衛將軍長史。趙王倫篡位，任他爲治書御史。孫秀請求和杜錫交往，而杜錫拒絶了他，孫秀雖然怨恨，但怕他名望高，不敢加害於他。惠帝復位，升杜錫爲吏部郎、城陽太守，不接受，改爲尚書左丞。四十八歲去世，追贈散騎常侍。兒子杜乂繼嗣，見《外戚傳》。

史臣曰：泰始之際，人祇呈貺，羊公起平吴之策，其見天地之心焉。昔齊有黔夫，燕人祭北門之鬼；趙有李牧，秦王罷東并之勢。桑枝不競，瓜潤空慚。垂大信於南服，傾吴人於漢渚，江衢如砥，襁袂同歸。而在乎成功弗居，幅巾窮巷，落落焉其有風飈者也。杜預不有生知，用之則習，振長策而攻取，兼儒風而轉戰。孔門稱四，則仰止其三；《春秋》有五，而獨擅其一，不其優歟！夫三年之喪，云無貴賤。輕纖奪於在位，可以興嗟；既葬釋於儲君，何其斯酷。徇以苟合，不求其正，以當代之元良，爲諸侯之庶子，檀弓習於變禮者也，杜預其有焉。

史臣曰：泰始年間，人與神奉獻賜與，羊公提出平定吴國之策，由此可見天地之心。過去齊國有黔夫，燕人在北門祭鬼；趙國有李牧，秦王停止了向東吞并的勢頭。以德報怨，消除舊恨。在南方顯示誠信，在漢水邊傾倒了吴人，江南平定，男女老幼一同歸心。至於成功而不居功，繫幅巾居窮巷，是個落落大方有氣量的人。杜預不是生而知之，用時就學，揮鞭攻城取邑，有儒將之風而轉戰。孔門稱道四大弟子，而杜預崇敬其中三人；《春秋》分爲五家，而杜預擅長其中一家，難道不優秀嗎！三年的喪禮，不分貴賤。地位低微的超過在位的，令人感嘆；下葬後太子就除去喪服，也太殘酷了。隨便順從，不求正道，把當代最傑出的人，當作諸侯的庶子，檀弓學習變通禮儀的情況，杜預也有吧。

贊曰：漢池西險，吴江左廻。羊公恩信，百萬歸來。昔之誓旅，懷經罕素。元凱文場，稱爲武庫。

贊曰：漢水險阻，吴江迴漩。羊祜恩惠信義，百萬人歸順。誓師出征，不求爵位。杜預在文壇，可以稱作無所不通。

晋書卷三十五

列傳第五

陳騫

陳騫，臨淮東陽人也。父矯，魏司徒。矯本廣陵劉氏，爲外祖陳氏所養，因而改焉。騫沈厚有智謀。初，矯爲尚書令，侍中劉曄見幸於魏明帝，譖矯專權。矯憂懼，以問騫。騫曰："主上明聖，大人大臣，今若不合意，不過不作公耳。"後帝意果釋。騫尚少，爲夏侯玄所侮，意色自若，玄以此異之。

陳騫，是臨淮東陽人。父親陳矯，是魏的司徒。陳矯本來是廣陵劉氏，由外祖父陳氏養育，因而改了姓。陳騫深沉有智謀。當初，陳矯任尚書令，侍中劉曄被魏明帝寵幸，誣陷陳矯專權。陳矯憂慮懼怕，向陳騫詢問。陳騫說："皇帝聖明，父親是大臣，假如不如意，不過不作公罷了。"後來皇帝的疑慮果然消除。陳騫少年時，被夏侯玄侮辱，神態自如，夏侯玄因此覺得他不尋常。

起家尚書郎，遷中山、安平太守，并著稱績。徵爲相國司馬、長史、御史中丞，遷尚書，封安國亭侯。蜀賊寇隴右，以尚書持節行征蜀將軍，破賊而還。會諸葛誕之亂，復以尚書行安東將軍。壽春平，拜使持節、都督淮北諸軍事、安東將軍，進爵廣陵侯。轉都督豫州諸軍事、豫州刺史，持節、將軍如故。又轉都督江南諸軍事，徙都督荆州諸軍事、征南大將軍，封郯侯。

最初作官任尚書郎，改任中山、安平太守，都有顯著業績。徵爲相國司馬、長史、御史中丞，升任尚書，封爲安國亭侯。蜀國入侵隴右，陳騫以尚書持節兼代征蜀將軍，打敗敵軍回朝。適逢諸葛誕之亂，又以尚書身份兼代安東將軍。壽春平定，官拜使持節、都督淮北諸軍事、安東將軍，爵位升爲廣陵侯。轉任都督豫州諸軍事、豫州刺史，持節、將軍之位依舊。又轉任都督江南諸軍事，調任都督荆州諸軍事、征南大將軍，封爲郯侯。

武帝受禪，以佐命之勛，進車騎將軍，封高平郡公，遷侍中、大將軍，出爲都督揚州諸軍事，餘如故，假黄鉞。攻拔吴枳里城，破涂中屯戍，賜騫兄子悝爵關中侯。

武帝接受禪讓，陳騫以輔佐天命的功勛，升車騎將軍，封爲高平郡公，升爲侍中、大將軍，出任都督揚州諸軍事，其餘官職依舊，假黄鉞。攻取吴國的枳里城，打敗涂中屯兵，賜陳騫兄長的兒子陳悝關中侯的爵位。

咸寧初，遷太尉，轉大司馬。騫因入朝，言於帝曰："胡烈、牽弘皆勇而無謀，强於自用，非綏邊之材，將爲國耻。願陛下詳之。"時弘爲揚

咸寧初年，升太尉，轉大司馬。陳騫趁着入朝，對皇帝說："胡烈、牽弘都有勇無謀，過於自信，不是安定邊防之才，將給國家帶來羞耻。希望陛下詳察。"當時牽弘任揚州刺史，不服從

州刺史，不承順騫命。帝以爲不協相構，於是徵弘，既至，尋復以爲凉州刺史。騫竊嘆息，以爲必敗。二人後果失羌戎之和，皆被寇喪没，征討連歲，僅而得定，帝乃悔之。

陳騫的命令。皇帝認爲兩人不和互相結怨，於是徵召牽弘，來了以後，不久又出任涼州刺史。陳騫私下嘆息，認爲此舉必定招致失敗。兩個人後來果然失去了與羌戎和好，都死於敵寇，連年征討，僅得以安定，皇帝很後悔。

騫少有度量，含垢匿瑕，所在有績。與賈充、石苞、裴秀等俱爲心膂，而騫智度過之，充等亦自以爲不及也。

陳騫年少時就有度量，寬容大度，無論任何職都有業績。與賈充、石苞、裴秀等人都是輔佐大臣，而陳騫的智謀度量在他們之上，賈充等人也自認爲比不上他。

累處方任，爲士庶所懷。既位極人臣，年逾致仕，思欲退身。咸寧三年，求入朝，因乞骸骨。賜衮冕之服，詔曰："騫元勛舊德，統乂東夏，方弘遠績，以一吴會，而所苦未除，每表懇切。重勞以方事，今聽留京城，以前太尉府爲大司馬府，增置祭酒二人，帳下司馬、官騎、大車、鼓吹皆如前，親兵百人，厨田十頃，厨園五十畝，厨士十人，器物經用皆留給焉。又給乘輿輦，出入殿中加鼓吹，如漢蕭何故事。"騫累稱疾辭位，詔曰："騫履德論道，朕所諮詢。方賴謀猷，以弘庶績，宜時視事。可遣散騎常侍諭意。"騫輒歸第，詔又遣侍中敦諭還府。遂固請，許之，位同保傅，在三司之上，賜以几杖，不朝，安車駟馬，以高平公還第。帝以其勛舊耆老，禮之甚重。又以騫有疾，聽乘輿上殿。

多次擔任一方重任，被士人與庶民懷念。官至極品以後，超過退休年齡，打算退休。咸寧三年，請求入朝，於是乞求告老免職。賜他衮冕之服，下詔書説："陳騫有大功舊德，治理東部，弘揚遠大的業績，來統一吴會，而所勞苦的事情没有消除，每次上表言辭懇切。一方的事務辛苦勞累，現今聽任他留在京城，以以前的太尉府爲大司馬府，增置兩名祭酒，帳下的司馬、官騎、大車、鼓吹都依舊，親兵一百人，厨田十頃，厨園五十畝，厨士十人，器物用品都留給大司馬府。又給乘輿車，出入宫殿加鼓吹，如同漢代蕭何的事例。"陳騫屢次稱病辭官，詔書説："陳騫行德論道，是我參佐。正在依賴他的謀略，來弘揚業績，應該管理政務。可以派遣散騎常侍來説明旨意。"陳騫則回到家中，詔書又派遣侍中敦促陳騫回官府。於是堅决請求，皇帝答應了他，官位如同保傅，在三司之上，賜他几案手杖，不必上朝，安車駟馬，以高平公的身份回家。皇帝因爲他功勛大年齡高，對他很禮敬。又因爲陳騫有病，聽任他乘轎上殿。

騫素無謇諤之風，然與帝語傲；及見皇太子加敬，時人以爲諂。弟稚與其子輿忿争，遂説騫子女穢行，騫表徙弟，以此獲譏於世。

陳騫從來没有正直敢言之風，然而對皇帝説話態度高傲；等到見皇太子時十分恭敬，當時的人認爲他諂媚。弟陳稚與陳騫的兒子陳輿憤怒争執，於是説陳騫子女的污穢行爲，陳騫上表把弟弟遷走，爲此受到世人的耻笑。

元康二年薨，年八十一。加以衮斂，贈太傅，謚曰武。及葬，帝於大司馬門臨喪，望柩流涕，禮依大司馬石苞故事。子輿嗣爵。

元康二年去世，時年八十一歲。加衮服入殮，贈太傅，謚號武。下葬時，皇帝在大司馬門親臨喪禮，看着靈柩落淚，喪禮依照大司馬石苞的先例。兒子陳輿繼嗣。

陳輿

輿字顯初，拜散騎侍郎、洛陽令，遷黄門侍郎，歷將校左軍、大司農、侍中。坐與叔父不睦，出爲河内太守。輿雖無檢正，而有力致。尋卒，子植字弘先嗣，官至散騎常侍。卒，子粹嗣，永嘉中遇害，孝武帝以騫玄孫襲爵。卒，弟子浩之嗣。宋受禪，國除。

陳輿字顯初，官拜散騎侍郎、洛陽令，升任黄門侍郎，歷任將校左軍、大司農、侍中。因爲與叔父不和睦，出任河内太守。陳輿雖然没有操行，而辦事勤勉。不久死去，兒子陳植字弘先繼嗣，官至散騎常侍。死，兒子陳粹繼嗣，永嘉年間遇害，孝武帝讓陳騫的玄孫繼承爵位。死，弟弟的兒子浩之繼嗣。宋接受禪讓時，封地被取消。

裴秀

裴秀字季彦，河東聞喜人也。祖茂，漢尚書令。父潛，魏尚書令。秀少好學，有風操，八歲能屬文。叔父徽有盛名，賓客甚衆。秀年十餘歲，有詣徽者，出則過秀。然秀母賤，嫡母宣氏不之禮，嘗使進饌於客，見者皆爲之起。秀母曰："微賤如此，當應爲小兒故也。"宣氏知之，後遂止。時人爲之語曰："後進領袖有裴秀。"

裴秀字季彦，河東聞喜人。祖父裴茂，是漢朝的尚書令。父親裴潛，是魏的尚書令。裴秀少年時好學，有風度節操，八歲能寫文章。叔父裴徽有名望，賓客很多。裴秀十多歲時，有拜訪裴徽的人，出來時順便見裴秀。然而裴秀的生母卑微，嫡母宣氏對她無禮，曾讓她給客人端飯菜，見到她的人都爲她起立。裴秀生母説："我這麽低賤，這是爲了我小兒子的緣故。"宣氏知道了此事，以後就不再那麽做。當時的人説："後輩的領袖是裴秀。"

渡遼將軍毌丘儉嘗薦秀於大將軍曹爽，曰："生而岐嶷，長蹈自然；玄静守真，性入道奥；博學强記，無文不該；孝友著於鄉黨，高聲聞於遠近。誠宜弼佐謨明，助和鼎味，毗贊大府，光昭盛化。非徒子奇、甘羅之儔，兼包顔、冉、游、夏之美。"爽乃辟爲掾，襲父爵清陽亭侯，遷黄門侍郎。爽誅，以故吏免。頃之，爲廷尉正，歷文帝安東及衛將軍司馬，軍國之政，多見信納。遷散騎常侍。

渡遼將軍毌丘儉曾向大將軍曹爽推薦裴秀，説："生下來就聰慧，長循自然；幽思清静，堅守正道；博學强記，精通文章；孝順與友善在鄉里聞名，好名聲遠近周知。實在應該輔佐謀略，協助政務，贊助貴府，光大教化。裴秀不僅僅是子奇、甘羅一類人物，他兼有顔、冉、游、夏的美德。"曹爽於是徵召他爲屬官，繼承父親清陽亭侯的爵位，遷升黄門侍郎。曹爽被殺，因舊官吏的身份被罷免。不久，任廷尉正，歷任文帝安東及衛將軍司馬，提出的國政軍政，多被采納。升任散騎常侍。

帝之討諸葛誕也，秀與尚書僕射陳泰、黄門侍郎鍾會以行臺從，豫參謀略。及誕平，轉尚書，進封魯陽鄉侯，增邑千户。常道鄉公立，以豫議定策，進爵縣侯，增邑七百户，遷尚書僕射。魏咸熙初，釐革憲司。時荀顗定禮儀，賈充正法律，而秀改官制焉。秀議五等之爵，自騎督已上六

皇帝討伐諸葛誕時，裴秀與尚書僕射陳泰、黄門侍郎鍾會隨從行臺，參與謀略。諸葛誕被平定，轉任尚書，進封魯陽鄉侯，增加食邑一千户。常道鄉公繼位，裴秀因爲參與立位，進爵位爲縣侯，增加食邑七百户，升任尚書僕射。魏咸熙初年，改革憲司。當時荀顗修定禮儀，賈充修訂法律，而裴秀改官制。裴秀奏議五等爵位，自騎督以上六百多人都受封。於是裴秀被封爲濟

百餘人皆封。於是秀封濟川侯，地方六十里，邑千四百户，以高苑縣濟川墟爲侯國。

初，文帝未定嗣，而屬意舞陽侯攸。武帝懼不得立，問秀曰："人有相否?"因以奇表示之。秀後言於文帝曰："中撫軍人望既茂，天表如此，固非人臣之相也。"由是世子乃定。

武帝既即王位，拜尚書令、右光禄大夫，與御史大夫王沈、衛將軍賈充俱開府，加給事中。及帝受禪，加左光禄大夫，封鉅鹿郡公，邑三千户。

時安遠護軍郝詡與故人書云："與尚書令裴秀相知，望其爲益。"有司奏免秀官，詔曰："不能使人之不加諸我，此古人所難。交關人事，詡之罪耳，豈尚書令能防乎！其勿有所問。"司隸校尉李憙復上言，騎都尉劉尚爲尚書令裴秀占官稻田，求禁止秀。詔又以秀幹翼朝政，有勳績於王室，不可以小疵掩大德，使推正尚罪而解秀禁止焉。

久之，詔曰："夫三司之任，以翼宣皇極，弼成王事者也。故經國論道，賴之明哲，苟非其人，官不虚備。尚書令、左光禄大夫裴秀，雅量弘博，思心通遠，先帝登庸，贊事前朝。朕受明命，光佐大業，勳德茂著，配蹤元凱。宜正位居體，以康庶績。其以秀爲司空。"

秀儒學洽聞，且留心政事，當禪代之際，總納言之要，其所裁當，禮無違者。又以職在地官，以《禹貢》山川地名，從來久遠，多有變易。後世説者或强牽引，漸以闇昧。於是甄擿舊文，疑者則闕，古有名而今無者，皆隨事注列，作《禹貢地域圖》十八篇，奏之，藏於秘府。其序曰：

川侯，封地方圓六十里，食邑一千四百户，以高苑縣濟川墟爲侯國。

當初，文帝還没確定繼承人，而有意立舞陽侯司馬攸。武帝怕不立自己，問裴秀説："人有没有相貌之説?"於是表示自己相貌奇突。裴秀後來對文帝説："中撫軍聲望高，又有帝王的儀容，肯定不是作臣之相。"由此定了世子。

武帝登上王位以後，裴秀官拜尚書令、右光禄大夫，與御史大夫王沈、衛將軍賈充都爲開府，加給事中。武帝接受禪讓，加封左光禄大夫，封鉅鹿郡公，食邑三千户。

當時安遠護軍郝詡給朋友寫信説："我與尚書令裴秀相互瞭解，看到他謀私利。"有關官吏奏請罷免裴秀的官職，皇帝下詔書説："不能防止不加罪人，這是古人所難。串通勾結，是郝詡的罪責，難道是尚書令能防範的嗎！不要過問這件事。"司隸校尉李憙又上言，説騎都尉劉尚爲尚書令裴秀侵占公稻田，請求限制裴秀行動自由。詔書又説裴秀輔佐朝政，對王室有勳績，不能因爲小的缺點掩蓋了大的美德，派人推究劉尚的罪責而解除對裴秀的限制。

很久之後，皇帝下詔書説："三司的責任，是輔佐皇室，佐助王事。因而治國論道，依賴的是他們的明哲，如果用人不當，官職就虚設了。尚書令、左光禄大夫裴秀，器量博大，用心深遠，先帝登皇位，他輔助前朝。我接受天命，他佐助大業，功勳道德盛大，實是朝廷重臣。應當名實相符，以褒彰他功績。以裴秀爲司空。"

裴秀學問廣博，而且留心政事，在禪代之時，總管禪讓禮儀，他所裁定的事，没有違背禮的。又因爲他職務是地官，認爲《禹貢》山川地名，由來久遠，變化很多。後代解説的人有的牽强附會，因而逐漸令人不明白。於是甄别選取舊有文獻，有疑點的就缺而不論，古代有的地名而今天没有的，都隨事作注，作《禹貢地域圖》十八篇，奏報，收藏在秘府。序文説：

圖書之設，由來尚矣。自古立象垂制，而賴其用。三代置其官，國史掌厥職。暨漢屠咸陽，丞相蕭何盡收秦之圖籍。今秘書既無古之地圖，又無蕭何所得，惟有漢氏《輿地》及《括地》諸雜圖。各不設分率，又不考正準望，亦不備載名山大川。雖有粗形，皆不精審，不可依據。或荒外迂誕之言，不合事實，於義無取。

圖書的撰寫，由來久遠。自古仿效萬物形象繪製定制，都依賴圖書。三代設有關官員，國史掌管這一職務。到了漢攻居咸陽，丞相蕭何把秦的圖籍全部收集起來。如今宮中藏書既沒有古代的地圖，又沒有蕭何所收集的圖書，衹有漢代《輿地》及《括地》等雜圖。這些圖既不設統一比例，又不考證方位，名山大川的記載也不完備。雖然有粗略的形制，但都不精當，不能作依據。有的關於荒遠地區的荒唐記載，不合事實，沒有可取之處。

大晉龍興，混一六合，以清宇宙，始於庸蜀，采入其岨。文皇帝乃命有司，撰訪吴蜀地圖。蜀土既定，六軍所經，地域遠近，山川險易，征路迂直，校驗圖記，罔或有差。今上考《禹貢》山海川流，原隰陂澤，古之九州，及今之十六州，郡國縣邑，疆界鄉陬，及古國盟會舊名，水陸徑路，爲地圖十八篇。

大晉王朝興起，統一天下，以蕩清宇宙，從庸蜀開始，更加險阻。文皇帝於是命令有關官吏，編撰訪求吴蜀地圖。蜀國被平定以後，六軍所經之地，地域的遠近，山川的險易，征途的曲直，校驗地圖記載，沒有差錯。如今上推考證《禹貢》中記載的山海川流，平原窪地池塘沼澤，古代的九州，及現代的十六州，郡國縣邑，疆界鄉村，及古國盟會的舊地名，水路陸路，繪編成地圖十八篇。

制圖之體有六焉。一曰分率，所以辨廣輪之度也。二曰準望，所以正彼此之體也。三曰道里，所以定所由之數也。四曰高下，五曰方邪，六曰迂直，此三者各因地而制宜，所以校夷險之異也。有圖象而無分率，則無以審遠近之差；有分率而無準望，雖得之於一隅，必失之於他方；有準望而無道里，則施於山海絶隔之地，不能以相通；有道里而無高下、方邪、迂直之校，則徑路之數必與遠近之實相違，失準望之正矣，故以此六者參而考之。然遠近之實定於分率，彼此之實定於準望，徑路之實定於道里，度數之實定於高下、方邪、迂直之算。故雖有峻山巨海之

編製地圖的體例有六條。第一是分率，即按統一比例縮小晝方。第二是準望，即辨正彼此間的地理方位。第三是道里，即道路相距的里數。第四是高下，第五是方邪，第六是迂直，這三條各因地制宜，分别表示平坦險阻曲折的區别。有圖像而没有分率，就没辦法辨别遠近的差異；有分率而没有準望，雖然在某一地方準確，必定在其他地方有誤；有準望而没有道里，則用在山海隔絶的地方，不能相通；有道里而没有高下、方邪、迂直的校對，道路里數一定與遠近的實際相違背，失去地理方位的準確性，因而要用這六條相互考證。然後遠近的實數由分率決定，彼此之間的實際由準望決定，道路的實際距離由道里決定，路途難易程度的實際由高下、方邪、迂直的推算決定。因而雖然有高山大海的阻隔，有與世隔絶的異域他鄉的遥遠，有登高下山迂迴的原因，都可以依

隔，絕域殊方之迴，登降詭曲之因，皆可得舉而定者。準望之法既正，則曲直遠近無所隱其形也。

地圖而定。準望之法確定後，那麼曲直遠近就很清楚了。

秀創制朝儀，廣陳刑政，朝廷多遵用之，以爲故事。在位四載，爲當世名公。服寒食散，當飲熱酒而飲冷酒，泰始七年薨，時年四十八。詔曰："司空經德履哲，體蹈儒雅，佐命翼世，勳業弘茂。方將宣獻敷制，爲世宗範，不幸薨殂，朕甚痛之。其賜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三十萬、布百匹。謚曰元。"

裴秀創立制定朝廷禮儀，廣泛陳述刑法政令，朝廷多遵從采用，作爲先例。在位四年，是當時有名的大臣。裴秀穿衣單薄吃飯不按時，該喝熱酒時喝冷酒，泰始七年去世，時年四十八歲。詔書說："司空爲人明哲有美德，行爲儒雅，佐助皇上輔翼王朝，功勛業績弘大。正要有所作爲修定國家法制，作爲世上的宗師模範，不幸去世，我很是悲痛。賜他高貴棺材、朝服一套、衣一件、錢三十萬、布百匹。謚號元。"

初，秀以尚書三十六曹統事準例不明，宜使諸卿任職，未及奏而薨。其友人料其書記，得表草言平吴之事，其詞曰："孫晧酷虐，不及聖明御世兼弱攻昧，使遺子孫，將遂不能臣；時有否泰，非萬安之勢也。臣昔雖已屢言，未有成旨。今既疾篤不起，謹重尸啓。願陛下時共施用。"乃封以上聞。詔報曰："司空薨，痛悼不能去心。又得表草，雖在危困，不忘王室，盡忠憂國。省益傷切，輒當與諸賢共論也。"

當初，裴秀認爲尚書三十六個部門管事的不明確，應該讓衆卿任職，未來得及上奏就去世。他的朋友整理他的文稿，發現了上表的草稿論説平定吴國的事，寫的是："孫晧殘酷暴虐，不趁着聖明的國君統治國家時兼并弱小攻伐昏昧，而留給子孫，將不能讓敵人臣服；時世有好壞，并不永遠是順利之勢。我雖然已經説了多次，但没有寫成奏章。如今我病重，恭敬地再次陳述。願陛下適時施行。"便把上表封起來上奏。詔書答覆説："司空去世，沉痛的哀思不能從心中抹去。又得到上奏的草稿，雖在病重，不忘王室，盡忠爲國。越看越傷心，這就與衆賢臣一起討論。"

咸寧初，與石苞等并爲王公，配享廟庭。有二子：濬、頠。濬嗣位，至散騎常侍，早卒。濬庶子憬不惠，别封高陽亭侯，以濬少弟頠嗣。

咸寧初年，和石苞等人都是王公，配享皇廟。有兩個兒子：裴濬、裴頠。裴濬繼嗣，官至散騎常侍，死得早。裴濬的庶子裴憬不聰慧，另封高陽亭侯，讓裴濬的弟弟裴頠繼嗣。

裴頠

頠字逸民。弘雅有遠識，博學稽古，自少知名。御史中丞周弼見而嘆曰："頠若武庫，五兵縱横，一時之傑也。"賈充即頠從母夫也，表"秀有佐命之勳，不幸嫡長喪亡，遺孤稚弱。頠才德英茂，足以興隆國嗣"。詔頠襲爵，頠固讓，不許。太康二年，徵爲太子中庶子，遷散騎常侍。惠帝即位，轉國子祭酒，兼右軍將

裴頠字逸民。非常儒雅有遠見，學問廣博研習古事，從小有名。御史中丞周弼見了他感慨説："裴頠像個兵器庫，各種武器縱横，是一時的豪傑。"賈充是裴頠姨母的丈夫，上表説"裴秀有佐助皇上的功勛，不幸嫡長子死亡，遺孤幼弱。裴頠才德兼備，足以興隆封爵"。下詔讓裴頠繼承爵位，裴頠堅决推辭，皇上不准許。太康二年，徵召裴頠爲太子中庶子，升爲散騎常侍。惠帝即位，轉任國子祭酒，兼右軍將軍。

軍。

初，頠兄子憬爲白衣，頠論述世勛，賜爵高陽亭侯。楊駿將誅也，駿黨左軍將軍劉豫陳兵在門，遇頠，問太傅所在。頠紿之曰："向於西掖門遇公乘素車，從二人西出矣。"豫曰："吾何之？"頠曰："宜至廷尉。"豫從頠言，遂委而去。尋而詔頠代豫領左軍將軍，屯萬春門。及駿誅，以功當封武昌侯，頠請以封憬，帝竟封頠次子該。頠苦陳憬本承嫡，宜襲鉅鹿，先帝恩旨，辭不獲命。武昌之封，己之所蒙，特請以封憬。該時尚主，故帝不聽。累遷侍中。

當初，裴頠兄長的兒子裴憬没作官，裴頠論述世代的勛績，裴憬被賜予高陽亭侯的爵位。楊駿將要被殺時，楊駿的同黨左軍將軍劉豫在大門陳列兵士，遇見裴頠，問太傅何在。裴頠騙他説："在西掖門附近遇見太傅乘坐素車，跟從兩人向西出去了。"劉豫説："我去哪裏？"裴頠説："應該到廷尉那裏去。"劉豫聽從了裴頠的話，於是放棄抵禦而離開。不久詔書命令裴頠代替劉豫兼左軍將軍，屯兵於萬春門。等到楊駿被殺，裴頠因爲有功應當封武昌侯，裴頠請求把爵位封給裴憬，皇帝最終封了裴頠的次子裴該。裴頠反復陳述裴憬本是嫡傳，應該承襲鉅鹿郡公，先帝施恩下旨，我推辭不掉。武昌的封賜，是我應該蒙受的，特此請求封給裴憬。裴該當時與皇帝有姻親，因而皇帝不聽裴頠的請求。多次升遷爲侍中。

時天下暫寧，頠奏修國學，刻石寫經。皇太子既講，釋奠祀孔子，飲饗射侯，甚有儀序。又令荀藩終父勗之志，鑄鐘鑿磬，以備郊廟朝享禮樂。頠通博多聞，兼明醫術。荀勗之修律度也，檢得古尺，短世所用四分有餘。頠上言："宜改諸度量。若未能悉革，可先改太醫權衡。此若差違，遂失神農、岐伯之正。藥物輕重，分兩乖互，所可傷夭，爲害尤深。古壽考而今短折者，未必不由此也。"卒不能用。樂廣嘗與頠清言，欲以理服之，而頠辭論豐博，廣笑而不言。時人謂頠爲言談之林藪。

當時天下暫時安寧，裴頠奏請建國學，刻石寫經。皇太子開始讀書，祭祀孔子，宴飲射侯，很有禮儀秩序。又命令荀藩完成他父親荀勗的志向，鑄鐘鑿磬，用作郊廟祭祀朝會宴享的禮樂。裴頠學識廣博，兼明醫術。荀勗在修訂律曆度量時，檢驗出古代的尺，比當世的尺短四分多。裴頠上疏説："應當改正各種度量衡。如果不能全改，可以先改太醫的量器。這些量器如果有誤差，那就失去了神農、岐伯的規定了。藥物的輕重，分量的差異使藥性不一，可以使人受傷致死，造成的禍害更大。古人長壽而今人短命夭折的情況，未必不是因爲這個原因。"最終未被采納。樂廣曾與裴頠清談，想用理説服他，而裴頠言理廣博，樂廣笑着不説話。當時的人説裴頠言談豐富，無所不曉。

頠以賈后不悦太子，抗表請增崇太子所生謝淑妃位號，仍啓增置後衛率吏，給三千兵，於是東宫宿衛萬人。遷尚書，侍中如故，加光禄大夫。每授一職，未嘗不殷勤固讓，表疏十餘上，博引古今成敗以爲言，覽之者莫不寒心。

裴頠因爲賈后不喜歡太子，上表直言請求提高太子的生母謝淑妃的地位封號，反復陳述增設後衛官吏，給三千兵士，於是東宫宿衛達到一萬人。裴頠升任尚書，侍中的職位依舊，加授光禄大夫。每授他一個職位，没有一次不誠心堅決推讓，十餘次上表，廣泛地引用古今成敗作爲論據，讀到的人没有不戒懼的。

頠深慮賈后亂政，與司空張華、侍中賈模議廢之而立謝淑妃。華、模皆曰："帝自無廢黜之意，若吾等專行之，上心不以爲是。且諸王方剛，朋黨異議，恐禍如發機，身死國危，無益社稷。"頠曰："誠如公慮。但昏虐之人，無所忌憚，亂可立待，將如之何？"華曰："卿二人猶且見信，然勤爲左右陳禍福之戒，冀無大悖。幸天下尚安，庶可優游卒歲。"此謀遂寢。頠旦夕勸說從母廣城君，令戒喻賈后親待太子而已。或說頠曰："幸與中宫内外可得盡言。言若不行，則可辭病屏退。若二者不立，雖有十表，難乎免矣。"頠慨然久之，而竟不能行。

裴頠很擔心賈后擾亂國政，與司空張華、侍中賈模商議廢置賈后而立謝淑妃。張華、賈模都説："皇帝没有廢黜她的意思，如果我們這些人自作主張那麽幹，皇帝的心中不認爲那是對的。况且諸王勢力正强，朋黨意見不一，恐怕禍患就像待發的機弩，自己喪命國家危亡，對國家没有益處。"裴頠説："的確像你們擔心的那樣。可昏庸暴虐的人，無所顧忌，變亂馬上可以到來，將怎麽應付呢？"張華説："你們二人還被信任，經常在皇上左右陳述有關禍福的警告，希望没有大悖逆。幸虧天下還安定，差不多可以平平安安到死。"廢賈后的謀略就擱置。裴頠每天勸説姨母廣城君，讓她勸告賈后善待太子而已。有人對裴頠説："希望與後宫内外把話説透，所説的如果行不通，就以有病爲由辭官隱退。要是這兩條都做不到，雖然有十次上表，還是難以免難。"裴頠感嘆了半天，而最終没能做到。

遷尚書左僕射，侍中如故。頠雖后之親屬，然雅望素隆，四海不謂之以親戚進也，惟恐其不居位。俄復使頠專任門下事，固讓，不聽。頠上言："賈模適亡，復以臣代，崇外戚之望，彰偏私之舉。后族何常有能自保，皆知重親無脱者也。然漢二十四帝惟孝文、光武、明帝不重外戚，皆保其宗，豈將獨賢，實以安理故也。昔穆叔不拜越禮之饗，臣亦不敢聞殊常之詔。"又表云："咎繇謨虞，伊尹相商，吕望翊周，蕭張佐漢，咸播功化，光格四極。暨于繼體，咎單、傅説、祖己、樊仲，亦隆中興。或明揚側陋，或起自庶族，豈非尚德之舉，以臻斯美哉！歷觀近世，不能慕遠，溺於近情，多任后親，以致不静。昔疏廣戒太子以舅氏爲官屬，前世以爲知禮。况朝廷何取於外戚，正復才均，尚當先其疏者，以明至公。漢世不用馮野王，即其事也。"表上，皆優詔敦譬。

升爲尚書左僕射，侍中的職務依舊。裴頠雖然是皇后的親屬，然而他的名聲一直很好，全國各地的人不認爲他是因親戚關係得以升遷，而且惟恐他不居高位。不久又讓裴頠專任門下事，堅决推辭，皇上不允許。裴頠上疏説："賈模剛去世，又讓我代替他，擴大了外戚的名望，更成了偏私之舉。皇后的族人怎能常有自我保全的，都知道被重用親屬没有能逃脱災難的。然而漢代二十四朝皇帝惟有孝文、光武、明帝不重外戚，那些外戚都保全了他們的宗族，我豈止是想要求得自身的美名，實在是因爲要安於道的緣故。過去穆叔不接受超越禮法的宴饗，我也不敢聽到不尋常的詔書。"又上表説："咎繇爲舜謀劃，伊尹輔佐商，吕望輔佐周，蕭何、張良輔佐漢，都播散了功德教化，光亮遍及四方。到了各朝的繼位國君時，咎單、傅説、祖己、樊仲，也都使國家中興。他們有的出名前地位卑微，有的出身於庶族，這難道不是崇尚德行的舉動，從而達到善美的境界嗎！觀察近代，不能仰慕古人，沉溺於親近者，多任用皇后的親屬，以致國不安寧。過去疏廣告誡太子不要任命舅舅作官，前世認爲這是知禮。况且朝廷何必任用外戚，品德與才能相

等，還應該先任用關係疏遠的人，以示公正。漢代不任用馮野王，就是這個道理。”表呈上，每次都被皇上下詔好言敦促開導。

時以陳準子匡、韓蔚子嵩并侍東宮，頠諫曰：“東宮之建，以儲皇極。其所與游接，必簡英俊，宜用成德。匡、嵩幼弱，未識人理立身之節。東宮實體夙成之表，而今有童子侍從之聲，未是光闡遐風之弘理也。”愍懷太子之廢也，頠與張華苦爭不從，語在《華傳》。

當時任用陳準的兒子陳匡、韓蔚的兒子韓嵩一同侍奉太子，裴頠勸諫說：“東宮的設立，是爲了準備皇位繼承人。和太子交往的人，一定要挑選英俊的人才，應當選用德行完備的人。陳匡、韓嵩不成熟，不知道作人的道理與立身的節操。東宮太子有早熟的外表，而現在有童子侍從的語調，這不符合光大未來事業的大理。”愍懷太子被廢時，裴頠與張華苦苦爭辯不被聽從，事情記載在《張華傳》。

頠深患時俗放蕩，不尊儒術，何晏、阮籍素有高名於世，口談浮虛，不遵禮法，尸禄耽寵，仕不事事；至王衍之徒，聲譽太盛，位高勢重，不以物務自嬰，遂相放效，風教陵遲，乃著崇有之論以釋其蔽曰：

裴頠很擔心當時風俗的放蕩，不尊崇儒家，何晏、阮籍素來有顯赫的名聲，而言談浮誇虛幻，不遵循禮法，空受俸禄沉溺於恩寵，當官不幹事；至於王衍一類人，聲譽太盛，地位高權勢重，不以從事政務約束自己，於是互相仿效，風俗教化衰敗，因而著述崇有之論反對貴無之論說：

夫總混群本，宗極之道也。方以族異，庶類之品也。形象著分，有生之體也。化感錯綜，理迹之原也。夫品而爲族，則所稟者偏，偏無自足，故憑乎外資。是以生而可尋，所謂理也。理之所體，所謂有也。有之所須，所謂資也。資有攸合，所謂宜也。擇乎厥宜，所謂情也。識智既授，雖出處異業，默語殊塗，所以寶生存宜，其情一也。衆理并而無害，故貴賤形焉。失得由乎所接，故吉凶兆焉。是以賢人君子，知欲不可絶，而交物有會。觀乎往復，稽中定務。惟夫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躬其力任，勞而後饗。居以仁順，守以恭儉，率以忠信，行以敬讓，志無盈求，事無過用，乃可濟乎！故大建厥極，綏理群生，訓物垂範，

聚合萬物的根本，是至高無上之道。用事物種類的差異加以限定，是對萬物的品評。形象明顯分別，是有生命的物體。變化影響錯綜，是探究事理的根本。通過品評而區分族類，所依靠的時有偏頗，偏頗得無法讓自己滿足，因而要憑外力相助。因此事物一發生就有迹可尋，這就是所謂的理。理所體察的，就是所謂有。有所必須的，就是所謂資。資與有配合，就是所謂宜。選擇這種宜，就是所謂情。人有了知識以後，雖然進仕退隱不一，沉默言語方式不同，但都是爲了珍愛生命保存合宜，這裏的情是一樣的。各種事理同時存在而無害，因而就表現出了貴與賤。得與失就在於貴賤的區別，因而吉與凶都有徵兆。因此賢人君子，知道欲望不可斷絶，於是與人結交有時。在來往中觀察，決定如何行事。惟有順應天時地利，盡力而爲，付出辛勞然後享受。處事堅持仁順，堅持恭敬儉樸，行爲依據忠誠信義，依據謙恭退讓，立志不求過高，行事不求過

於是乎在，斯則聖人爲政之由也。

若乃淫抗陵肆，則危害萌矣。故欲衍則速患，情佚則怨博，擅恣則興攻，專利則延寇，可謂以厚生而失生者也。悠悠之徒，駭乎若兹之釁，而尋艱争所緣。察夫偏質有弊，而睹簡損之善，遂闡貴無之議，而建賤有之論。賤有則必外形，外形則必遺制，遺制則必忽防，忽防則必忘禮。禮制弗存，則無以爲政矣。衆之從上，猶水之居器也。故兆庶之情，信於所習；習則心服其業，業服則謂之理然。是以君人必慎所教，班其政刑一切之務，分宅百姓，各授四職，能令稟命之者不肅而安，忽然忘異，莫有遷志。況於據在三之尊，懷所隆之情，敦以爲訓者哉！斯乃昏明所階，不可不審。

夫盈欲可損而未可絶有也，過用可節而未可謂無貴也。蓋有講言之具者，深列有形之累，盛稱空無之美。形器之故有徵，空無之義難檢，辯巧之文可悦，似象之言足惑，衆聽眩焉，溺其成説。雖頗有異此心者，辭不獲濟，屈於所狎，因謂虚無之理，誠不可蓋。唱而有和，多往弗反，遂薄綜世之務，賤功烈之用，高浮游之業，埤經實之賢。人情所殉，篤夫名利。於是文者衍其辭，訥者贊其旨，染其衆也。是以立言藉於虚無，謂之玄妙；處官不親所司，謂之雅遠；奉身散其廉操，謂之曠達。故砥

分，這樣便可以成事。因此努力達到極致，安撫治理百姓，順從事物之理爲後世留下典範，就在於此，這是聖人爲政之道。

如果鋒芒畢露欺凌放肆，那麽危害就萌生了。因此欲漫延就會加速禍患，情没有節制結怨就會增多，專權放縱就會招致進攻，獨霸利益就會引來敵寇，可以説是想使生活充裕而適得其反。庸俗的人們，害怕這類争端，於是尋找争執的緣由。看到偏而責難崇有，又看到簡損的好處，於是就闡述貴無之議，又提出賤有之論。貶低崇有就必定有外在表現，外在表現就必定是拋棄規制，拋棄規制就必定忽略防範，忽略防範就必定忘掉禮制。禮制不存在，就無法爲政了。百姓順從地位高的人，如同水在器皿。因此百姓的性情，相信他們所習慣的；習慣就安心於其業，安於其業就説這是理所當然。因此統治人要慎重教化，頒布政令刑法等一切事情，讓不同的人從事士農工商業，能讓接受命令的人不嚴峻而安定，在短時間内忘掉異端，没有變遷的想法。何況依據君、師、父的尊貴地位，心懷所尊崇之情，當作訓令呢！這是昏庸與聖明的區别，不能不審慎。

過分的欲望可以減損但不能因此而斷絶，過頭的物質享用可以節省但不能就此説没有富貴。那些高談闊論的人，羅列崇有的弊端，盛贊虚無的美好。器物是有外形特徵的，可是空無的義理難於檢驗，雄辯乖巧的言辭可以使人高興，貌似真實的言論足以讓人迷惑，衆人的視聽被迷惑，沉溺於已形成的説法。即便是有不同的意見，言論不被接受，委屈於自己所喜愛，於是説虚無的理論，不能被掩蓋。有唱有和，在虚無的路上一去不回，於是非薄治理，貶低功利，推崇輕浮游蕩的行徑，貶低務實的賢能之人。人情所追逐的，實在就是名利。於是善寫文章的人誇大其辭，不善言辭的人稱贊他們的觀點，因而感染了民衆。因此根據虚無而立論，就被稱爲玄妙；作官不關心職守，被稱

礪之風，彌以陵遲。放者因斯，或悖吉凶之禮，而忽容止之表，瀆棄長幼之序，混漫貴賤之級。其甚者至於裸裎，言笑忘宜，以不惜爲弘，士行又虧矣。

作高雅脱俗；作人不廉潔自律，被稱作曠達。於是努力的風氣，就更衰落了。狂放的人因爲虚無的世風，有的違背吉凶事的禮儀，忽視舉止儀容，輕慢長幼之間的禮教，擾亂貴賤等級。其中最過分的人甚至裸身，説笑不顧時宜，把不顧一切當作豁達，士大夫的德行又受到了損害。

老子既著五千之文，表摭穢雜之弊，甄舉静一之義，有以令人釋然自夷，合於《易》之《損》、《謙》、《艮》、《節》之旨。而静一守本，無虚無之謂也；《損》、《艮》之屬，蓋君子之一道，非《易》之所以爲體。觀老子之書雖博有所經，而云“有生於無”，以虚爲主，偏立一家之辭，豈有以而然哉！人之既生，以保生爲全，全之所階，以順感爲務。若味近以虧業，則沈溺之釁興；懷末以忘本，則天理之真滅。故動之所交，存亡之會也。夫有非有，於無非無；於無非無，於有非有。是以申縱播之累，而著貴無之文。將以絶所非之盈謬，存大善之中節，收流遁於既過，反澄正于胸懷。宜其以無爲辭，而旨在全有，故其辭曰“以爲文不足”。若斯，則是所寄之塗，一方之言也。若謂至理信以無爲宗，則偏而害當矣。先賢達識，以非所滯，示之深論。惟班固著難，未足折其情。孫卿、楊雄大體抑之，猶偏有所許。而虚無之言，日以廣衍，衆家扇起，各列其説。上及造化，下被萬事，莫不貴無，所存僉同。情以衆固，乃號凡有之理皆義之埤者，薄而鄙焉。辯論人倫及經明之業，遂易門肆。頠用矍然，申

老子著述了五千字的文章，明示了污穢繁雜的弊病，甄别列舉了清静專一的道理，有令人釋然醒悟的作用，符合《易》中《損》、《謙》、《艮》、《節》的要旨。而清静專一守本分，没有虚無的意思；《損》、《艮》這一類，大概衹是君子的一種道德，不是《易》的本意。觀看老子的著作雖然廣博有道，而説“有生於無”，以虚爲主，有别於衆人自立一家學説，恐怕是有原因的吧！人出生以後，以保全生命爲第一，保全生命所憑藉的，最重要的是順從自己的感覺。如果旨趣接近於損害事業，那麽沉溺的迹象就開始了；如果懷末而忘本，那麽天理也就滅絶了。因此行動前後交替，關係到存亡之機。在崇有之時否定有，在貴無之時否定無；在貴無之時否定無，便是在崇有之時否定有。因此申述放縱之弊端，而著述貴無論。將以滅絶他所否定的謬誤，保存大善而合乎法度，結束過度的放蕩，在心中返回到清静端正。適合貴無之論，而主旨在於崇有，因而有“説得還不够充分”這樣的文辭。如果是這樣，就是所表達的道理，是一種學説而已。如果認爲至理就是以貴無爲根本，就偏頗而不恰當了。古代賢人見識通達，没有被禁錮，發表了高深的言論。衹有班固著作艱深，難以判斷他的看法。孫卿、楊雄大體壓抑虚無論，但還是有所贊許。而虚無之論，逐日播散，衆家煽動興起，各自推出自己的學説。上至大自然，下至萬事，没有不貴無的，所保留的都相同。人情因爲人多而頑固，於是凡崇有的道理，在義理上都是被貶低的人，遭到非薄鄙視。辯論人倫及經義的

其所懷，而攻者盈集。或以爲一時口言。有客幸過，咸見命著文，擿列虛無不允之徵。若未能每事釋正，則無家之義弗可奪也。頠退而思之，雖君子宅情，無求於顯，及其立言，在乎達旨而已。然去聖久遠，異同紛糾，苟少有仿佛，可以崇濟先典，扶明大業，有益於時，則惟患言之不能，焉得靜默，及未舉一隅，略示所存而已哉！

學説，於是都改換門庭。裴頠爲此驚恐，申述心中想法，而攻擊我的人衆多。有人認爲這是一時的言論。有人見到我，責我寫文章，選列虛無偏頗的例子。如果不能每件事解釋糾正，那麽貴無之論就不能推翻。我退下以後思考，雖然君子順應人情，不求顯赫，但到了立論的時候，就要表達自己的觀念。然而現在距聖人時代久遠，不同的看法紛争糾纏，假如稍有相似，可以光大先代經典，扶助大業，對時代有益，就惟恐自己的言論達不到要求了，怎能沉默，至於未能列舉事例，是因爲祇是略微表示一下心中所想的而已！

夫至無者無以能生，故始生者自生也。自生而必體有，則有遺而生虧矣。生以有爲已分，則虛無是有之所謂遺者也。故養既化之有，非無用之所能全也；理既有之衆，非無爲之所能循也。心非事也，而制事必由於心，然不可以制事以非事，謂心爲無也。匠非器也，而制器必須於匠，然不可以制器以非器，謂匠非有也。是以欲收重泉之鱗，非偃息之所能獲也；隕高墉之禽，非靜拱之所能捷也；審投弦餌之用，非無知之所能覽也。由此而觀，濟有者皆有也，虛無奚益於已有之群生哉！

極端的貴無論不能存在，因而開始出現時是自生的。自生就必定包容崇有，那麽拋棄有就會受到損害。一旦崇有與貴無有了區分，那麽虛無是崇有所謂的遺留而已。因此養説到底即化爲有，不是無用論所能包容的；理是有的聚合，不是無爲所能包容的。心不是事，而辦事必定出於思考，然而不能説辦事不是事，認爲心是無。工匠不是器皿，而製做器皿必須靠工匠，然而不能説製作的器皿不是器皿，認爲工匠是没有的。因此想捕獲深淵中的魚龍，不是安卧就能得到的；想打下高墻上的禽鳥，不是静心拱手就能完成的；精心地拉弓弦下誘餌，不是無知所能做的。由此看來，崇有者都有，虛無對已經存在的民衆有什麽好處呢！

王衍之徒攻難交至，并莫能屈。又著《辯才論》，古今精義皆辨釋焉，未成而遇禍。

王衍一類人的攻擊責難先後到來，都不能使他屈服。又著《辯才論》，古今的精華大義都有所辨别解釋，没有完成就遇到了災難。

初，趙王倫諂事賈后，頠甚惡之。倫數求官，頠與張華復固執不許，由是深爲倫所怨。倫又潛懷篡逆，欲先除朝望，因廢賈后之際遂誅之，時年三十四。二子嵩、該，倫亦欲害之。梁王肜、東海王越稱頠父秀有勳王室，配食太廟，不宜滅其後

當初，趙王司馬倫奉承賈后，裴頠很厭惡他。趙王司馬倫數次要求官位，裴頠和張華多次堅决反對，因此深爲司馬倫所怨恨。趙王司馬倫又暗懷篡權謀反之心，想先除掉朝中有威望的人，趁着廢黜賈后的機會殺了裴頠，那年他三十四歲。兩個兒子裴嵩、裴該，趙王司馬倫也想殺害他們。梁王司馬肜、東海王司馬越説裴

嗣，故得不死，徙帶方。惠帝反正，追復頠本官，改葬以卿禮，謚曰成。以嵩嗣爵，爲中書黄門侍郎。該出後從伯瓚，爲散騎常侍。并爲乞活賊陳午所害。

頠的父親裴秀對王室有功勛，配享於太廟，不宜滅絶他的後代，因而免於一死，流放到帶方。惠帝復立，追認裴頠原官，按卿的禮節改葬，謚號成。讓裴嵩繼承爵位，任中書黄門侍郎。裴該出京後跟了伯父裴瓚，任散騎常侍。都被流竄的强盗陳午殺害。

裴楷

楷字叔則。父徽，魏冀州刺史。楷明悟有識量，弱冠知名，尤精《老》《易》，少與王戎齊名。鍾會薦之於文帝，辟相國掾，遷尚書郎。賈充改定律令，以楷爲定科郎。事畢，詔楷於御前執讀，平議當否。楷善宣吐，左右屬目，聽者忘倦。武帝爲撫軍，妙選僚采，以楷爲參軍事。吏部郎缺，文帝問其人於鍾會。會曰："裴楷清通，王戎簡要，皆其選也。"於是以楷爲吏部郎。

楷風神高邁，容儀俊爽，博涉群書，特精理義，時人謂之"玉人"，又稱"見裴叔則如近玉山，映照人也"。轉中書郎，出入宫省，見者肅然改容。武帝初登阼，探策以卜世數多少，而得一，帝不悦。群臣失色，莫有言者。楷正容儀，和其聲氣，從容進曰："臣聞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王侯得一以爲天下貞。"武帝大悦，群臣皆稱萬歲。俄拜散騎侍郎，累遷散騎常侍、河内太守，入爲屯騎校尉、右軍將軍，轉侍中。

石崇以功臣子有才氣，與楷志趣各異，不與之交。長水校尉季舒嘗與崇酣燕，慢傲過度，崇欲表免之。楷聞之，謂崇曰："足下飲人狂藥，責人正禮，不亦乖乎！"崇乃止。

楷性寬厚，與物無忤。不持儉素，每游榮貴，輒取其珍玩。雖車馬器服，宿昔之間，便以施諸窮乏。嘗營别宅，其從兄衍見而悦之，即以宅

裴楷字叔則。父親裴徽，任魏冀州刺史。聰明有見識，二十歲就出了名，尤其精通《老子》、《易經》，年少時與王戎有同樣的名聲。鍾會把他推薦給文帝，任相國掾，升任尚書郎。賈充修改律令，任用裴楷爲定科郎。事情完畢，詔令裴楷任御前執讀，評論奏章是否妥當。裴楷善於發表言論，左右顧盼，聽的人忘記疲倦。武帝任撫軍時，精選手下同僚，任命裴楷爲參軍事。吏部郎缺員，文帝詢問鍾會什麽人合適。鍾會説："裴楷精明通達，王戎做事簡要，都是合適人選。"於是任命裴楷爲吏部郎。

裴楷風采高遠，容貌英俊，博獵群書，特别精通理義，當時的人稱他爲"玉人"，又説"見到裴叔則就好像走近玉山，光彩照人"。轉任中書郎，出入宫廷，見到他的人都肅然起敬。武帝初登帝位，用摸取簡策的方法來占卜在位有多少年，而摸到的是一，皇帝不高興。大臣們緊張，没有人説話。裴楷整理儀容，使聲氣和悦，從容上前説："我聽説天得到一就清，地得到一就寧，王侯得到一表示天下忠貞。"武帝十分高興，群臣都呼萬歲。不久官拜散騎侍郎，逐漸升至散騎常侍、河内太守，入京任屯騎校尉、右軍將軍，轉任侍中。

石崇由於是功臣後代又有才氣，與裴楷志趣不同，不跟裴楷交往。長水校尉季舒曾經與石崇暢飲，傲慢過度，石崇想上表罷免他。裴楷聽説了，對石崇説："足下請人喝下狂藥，又要求别人遵守正禮，這不有些矛盾嗎?"石崇於是作罷。

裴楷生性寬厚，與人無仇。不主張樸素，每逢去榮華富貴的地方游玩，就拿走别人的珍寶古玩。即便是車馬器具服飾，短時間内就送給窮困的人。曾經經營了一處别墅，他的堂兄裴衍見到

與衍。梁、趙二王，國之近屬，貴重當時，楷歲請二國租錢百萬，以散親族。人或譏之，楷曰："損有餘以補不足，天之道也。"安於毀譽，其行己任率，皆此類也。

與山濤、和嶠并以盛德居位，帝嘗問曰："朕應天順時，海內更始，天下風聲，何得何失？"楷對曰："陛下受命，四海承風，所以未比德於堯舜者，但以賈充之徒尚在朝耳。方宜引天下賢人，與弘正道，不宜示人以私。"時任愷、庾純亦以充爲言，帝乃出充爲關中都督。充納女於太子，乃止。平吴之後，帝方修太平之化，每延公卿，與論政道。楷陳三五之風，次叙漢魏盛衰之迹。帝稱善，坐者嘆服焉。

楷子瓚娶楊駿女，然楷素輕駿，與之不平。駿既執政，乃轉爲衛尉，遷太子少師，優游無事，默如也。及駿誅，楷以婚親收付廷尉，將加法。是日事起倉卒，誅戮縱横，衆人爲之震恐。楷容色不變，舉動自若，索紙筆與親故書。賴侍中傅祗救護得免，猶坐去官。太保衛瓘、太宰亮稱楷貞正不阿附，宜蒙爵土，乃封臨海侯，食邑二千户。代楚王瑋爲北軍中候，加散騎常侍。瑋怨瓘、亮斥己任楷，楷聞之，不敢拜，轉爲尚書。

楷長子輿先娶亮女，女適衛瓘子，楷慮内難未已，求出外鎮，除安南將軍、假節、都督荆州諸軍事，垂當發而瑋果矯詔誅亮、瓘。瑋以楷前奪己中候，又與亮、瓘婚親，密遣討楷。楷素知瑋有望於己，聞有變，單車入城，匿于妻父王渾家，與亮小子一夜八徙，故得免難。瑋既伏誅，以楷爲中書令，加侍中，與張華、王戎

後喜歡，裴楷就把房子送給了裴衍。梁、趙兩位王，是國君的近親，在當時地位顯赫，裴楷每年請兩封國租錢百萬，散給親族。有人譏諷裴楷，裴楷説："損有餘補不足，這是天道。"不在乎别人的詆毁，做自己想做的事，都是這類情况。

裴楷與山濤、和嶠當官都有品德好的名聲，皇帝曾問："我順應天時，海内重更，天下的輿論，談論有什麽得失？"裴楷回答説："陛下接受天命，四海響應，之所以不能在德政方面與堯舜相比，是因爲賈充一類人還在朝廷。正應該吸引天下賢人，弘大正道，不宜向人們展示私情。"當時任愷、庾純也這樣評説賈充，皇帝於是任賈充爲關中都督。賈充向太子獻出女兒，纔留下。平定吴之後，皇帝開始力求天下太平，時常延請公卿，與他們討論政道。裴楷陳述三王五帝的風範，接着叙述漢魏盛衰的原因。皇帝叫好，在座的人嘆服。

裴楷的兒子裴瓚娶了楊駿的女兒，然而裴楷一向看不起楊駿，與他關係不好。楊駿執政後，裴楷轉任衛尉，改任太子少師，清閑無事，沉默少言。楊駿被殺後，裴楷因爲姻親被捕交付廷尉，將要被加以刑罰。那天事發倉猝，殺人遍地，大家爲此驚恐。裴楷神色不變，舉動自如，索要紙筆給親友寫信。幸而侍中傅祗救護得以免於一死，還是坐罪被罷官。太保衛瓘、太宰司馬亮稱贊裴楷忠貞正直不阿諛奉承，應受到封地，於是被封爲臨海侯，食邑兩千户。代替楚王司馬瑋任北軍中候，加散騎常侍。司馬瑋怨恨衛瓘、司馬亮排斥自己而任用裴楷，裴楷聽説後，不敢接受任命，轉任尚書。

裴楷的長子裴輿先娶了司馬亮的女兒，裴楷的女兒嫁了衛瓘的兒子，裴楷考慮到内亂没有平息，請求出京任職，改任安南將軍、假節、都督荆州諸軍事，正要出發而司馬瑋果然假藉詔書名義誅殺司馬亮、衛瓘。司馬瑋因爲裴楷先前奪取自己中候職位，又跟司馬亮、衛瓘是姻親，秘密派人去討伐裴楷。裴楷平素就知道司馬瑋對自己有怨恨，聽説有了變故，一人乘車入城，藏匿在岳父王渾家，與司馬亮的小兒子一晚上八次换住

并管機要。

楷有渴利疾，不樂處勢。王渾爲楷請曰："楷受先帝拔擢之恩，復蒙陛下寵遇，誠竭節之秋也。然楷性不競於物，昔爲常侍，求出爲河內太守；後爲侍中，復求出爲河南尹；與楊駿不平，求爲衛尉；及轉東宫，班在時類之下，安於淡退，有識有以見其心也。楷今委頓，臣深憂之。光禄勳缺，以爲可用。今張華在中書，王戎在尚書，足舉其契，無爲復令楷入。名臣不多，當見將養，不違其志，要其遠濟之益。"不聽，就加光禄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及疾篤，詔遣黄門郎王衍省疾，楷回眸矚之曰："竟未相識。"衍深嘆其神俊。

楷有知人之鑒，初在河南，樂廣僑居郡界，未知名，楷見而奇之，致之於宰府。嘗目夏侯玄云"肅肅如入宗廟中，但見禮樂器"，鍾會"如觀武庫森森，但見矛戟在前"，傅嘏"汪翔靡所不見"，山濤"若登山臨下，幽然深遠"。

初，楷家炊黍在甑，或變如拳，或作血，或作蕪菁子。其年而卒，時年五十五，謚曰元。有五子：輿、瓚、憲、禮、遜。

輿字祖明。少襲父爵，官至散騎侍郎，卒謚曰簡。

瓚字國寶，中書郎，風神高邁，見者皆敬之。特爲王綏所重，每從其游。綏父戎謂之曰："國寶初不來，汝數往，何也?"對曰："國寶雖不知綏，綏自知國寶。"楊駿之誅，爲亂兵所害。

裴憲

憲字景思。少而穎悟，好交輕

處，因而得以免於災難。司馬瑋被誅殺以後，任命裴楷爲中書令，加侍中，與張華、王戎共同管理中書事。

裴楷有渴望權利的毛病，不滿意所處的官位。王渾爲裴楷請求説："裴楷受到先代皇帝提拔的恩典，又受到陛下的寵幸知遇，正是竭盡忠誠之秋。但是裴楷生性不善競争，過去任常侍，請求出任河內太守；後任侍中，又請求出任河南尹；與楊駿不和，求任衛尉；等到轉入東宫，位次在當時同類人之下，但他安心於淡泊退隱，有見識的人可以看到他的心迹。裴楷如今不振作，我深爲擔憂。光禄勳缺員，我認爲可以任用。如今張華在中書，王戎在尚書，足以掌管文書，没必要再讓裴楷介入。名臣不多，應當得到奉養，不違背他的意願，以求長遠之利。"不被采納，就加任光禄大夫、開府儀同三司。等到病重，下詔派遣黄門郎王衍探視，裴楷回頭看着他説："未曾見過。"王衍對其才智超群深爲贊嘆。

裴楷善於識别人才，起初在河南，樂廣僑居在郡內，没有名聲，裴楷見到他認爲是奇人，把他引入宰府。曾看夏侯玄説"就像敬穆地走進宗廟，衹看到禮樂器"，看到鍾會説"好像看到兵器庫，衹看到面前的矛戟"，看到傅嘏説"汪洋無所不見"，看到山濤説"好像登山下望，幽然深遠"。

起初，裴楷家做飯，黄米在鍋中，有的變得像拳頭，有的像血，有的像蕪菁子。這年裴楷去世，時年五十五歲，謚號元。有五個兒子：裴輿、裴瓚、裴憲、裴禮、裴遜。

裴輿字祖明。年少時承襲父親爵位，官至散騎侍郎，死後謚號簡。

裴瓚字國寶，任中書郎，有神采，見到他的人都尊敬他。特别受到王綏的器重，常跟從他出游。王綏的父親王戎對他説："國寶起初不來，你多次去他那兒，爲什麽?"回答説："國寶雖然不瞭解王綏，王綏自己瞭解國寶。"楊駿之亂時，被亂兵殺害。

裴憲字景思。年少而聰明，喜好結交。等到

俠。及弱冠，更折節嚴重，修尚儒學，足不踰闕者數年。陳郡謝鯤、潁川庾敳皆俊朗士也，見而奇之，相謂曰："裴憲鯁亮宏達，通機識命，不知其何如父；至於深弘保素，不以世物嬰心者，其殆過之。"

初，侍講東宮，歷黄門吏部郎、侍中。東海王越以爲豫州刺史、北中郎將、假節。王浚承制，以憲爲尚書。永嘉末，王浚爲石勒所破，棗嵩等莫不謝罪軍門，貢賂交錯，惟憲及荀綽恬然私室。勒素聞其名，召而謂之曰："王浚虐暴幽州，人鬼同疾。孤恭行乾憲，拯兹黎元，羈舊咸歡，慶謝交路。二君齊惡傲威，誠信岨絶，防風之戮，將誰歸乎?"憲神色侃然，泣而對曰："臣等世荷晋榮，恩遇隆重。王浚凶粗醜正，尚晋之遺藩。雖欣聖化，義岨誠心。且武王伐紂，表商容之閭，未聞商容在倒戈之例也。明公既不欲以道化厲物，必於刑忍爲治者，防風之戮，臣之分也。請就辟有司。"不拜而出。勒深嘉之，待以賓禮。勒乃簿王浚官寮親屬，皆貲至巨萬，惟憲與荀綽家有書百餘帙，鹽米各十數斛而已。勒聞之，謂其長史張賓曰："名不虚也。吾不喜得幽州，喜獲二子。"署從事中郎，出爲長樂太守。及勒僭號，未遑制度，與王波爲之撰朝儀，於是憲章文物，擬於王者。勒大悦，署太中大夫，遷司徒。

及季龍之世，彌加禮重。憲有二子：挹、瑴，并以文才知名。瑴仕季龍爲太子中庶子、散騎常侍。挹、瑴俱豪俠耽酒，好臧否人物。與河間邢魚有隙，魚竊乘瑴馬奔段遼，爲人所獲，魚誣瑴使己以季龍當襲鮮卑，

二十歲，完全改變平日志向，崇尚儒學，幾年足不出户。陳郡謝鯤、潁川庾敳都是才華出衆的人，見到裴憲感到驚奇，相互説："裴憲正直豁達，通機知命，不知比他父親怎麽樣；至於他的深沉純真，不以世事困擾自己，恐怕超過他父親。"

起初，在東宫任侍講，歷任黄門吏部郎、侍中。東海王司馬越任命他爲豫州刺史、北中郎將、假節。王浚掌權，任命裴憲爲尚書。永嘉末年，王浚被石勒打敗，棗嵩等人没有不去軍門謝罪的，上貢賄賂的人你來我往，惟有裴憲及荀綽安然地待在家中。石勒平素知道他們的名聲，召他們來對他倆説："王浚在幽州暴虐，人鬼都怨恨他。我親行天道，拯救百姓，困苦者都歡喜，慶賀感謝者布滿道路。你二人都厭惡淫威，誠信阻斷，防風那樣的殺戮，將歸罪於誰呢?"裴憲神色從容，哭着回答説："我們世代享受晋的榮耀，恩典禮遇隆重。王浚凶蠻粗野，但還是晋遺留下來的藩國。我雖然爲聖明教化歡欣，但義阻礙我的誠心。再説武王伐紂，修飾商容的大門，没聽説商容參與倒戈反商的事。大王既然不願用道來感化萬物，必定以殘酷作爲治理手段，防風那樣的殺戮，是我的責任，請把我交官吏依法處置。"不行拜禮就退出。石勒很贊許他，用賓客的禮節來對待他。石勒於是登記王浚的官員親屬的財産，都有數萬財富，衹有裴憲和荀綽家中有百餘函書，鹽米各十幾斛而已。石勒聽説此事，對他的長史張賓説："名不虚傳。我得到幽州没有歡喜，歡喜的是得到這兩個人。"代理從事中郎，出任長樂太守。等到石勒僭越名號，來不及顧及制度，裴憲與王波爲他撰寫朝廷禮儀，於是憲章文物，比擬帝王。石勒十分高興，任命他代理太中大夫，升任司徒。

季龍時代，更加受禮遇器重。裴憲有兩個兒子：裴挹、裴瑴，都因文才知名。裴瑴任季龍太子中庶子、散騎常侍。裴挹、裴瑴都豪爽俠義沉溺於飲酒，喜好褒貶人物。與河間邢魚有矛盾，邢魚偷騎裴瑴的馬投奔段遼，被人抓獲，邢魚謊稱裴瑴派自己來，因季龍要偷襲鮮卑，告訴他們

告之爲備。時季龍適謀伐遼，而與魚辭正會。季龍悉誅挹、瑴，憲亦坐免。未幾，復以爲右光禄大夫、司徒、太傅，封安定郡公。

憲歷官無幹績之稱，然在朝玄默，未嘗以物務經懷。但以德重名高，動見尊禮。竟卒於石氏，以族人峙子邁爲嗣。

做好準備。當時季龍正謀劃討伐段遼，與邢魚的話正好吻合。季龍殺掉裴挹、裴瑴，裴憲也定罪免官。不久，又任命他爲右光禄大夫、司徒、太傅，封爲安定郡公。

裴憲歷居官位没有業績名聲，然而在朝廷沉默，不曾把官事放在心上。但因爲德高望重，一舉一動都被尊重禮遇。最終死在石氏手中，用族人裴峙的兒子裴邁作爲後人。

裴盾

楷長兄黎，次兄康，并知名。康子盾，少歷顯位。永嘉中，爲徐州刺史，委任長史司馬奥。奥勸盾刑殺立威，大發良人爲兵，有不奉法者罪便至死。在任三年，百姓嗟怨。東海王越，盾妹夫也。越既薨，騎督滿衡便引所發良人東還。尋而劉元海遣將王桑、趙固向彭城，前鋒數騎至下邳，文武不堪苛政，悉皆散走。盾、奥奔淮陰，妻子爲賊人所得。奥又誘盾降趙固。固妻盾女，有寵，盾向女涕泣，固遂殺之。

裴楷長兄裴黎，次兄裴康，都知名。裴康的兒子裴盾，年輕歷任顯赫官位。永嘉年間，任徐州刺史，委任長史司馬奥。司馬奥勸裴盾用刑罰誅殺確立威望，大規模徵集平民當兵，有不遵守法律的人就判死罪。在任三年，百姓怨恨。東海王司馬越，是裴盾的妹夫。司馬越死後，騎督滿衡就帶領所徵集的平民東還。不久劉元海派遣將領王桑、趙固出兵彭城，前鋒幾人到達下邳，文武官員受不了苛政，全都逃散。裴盾、司馬奥逃奔到淮陰，妻子兒女被强盗抓獲。司馬奥又勸裴盾向趙固投降。趙固的妻子是裴盾的女兒，受寵，裴盾向女兒哭泣，趙固於是殺了裴盾。

裴邵

盾弟邵，字道期。元帝爲安東將軍，以邵爲長史，王導爲司馬，二人相與爲深交。徵爲太子中庶子，復轉散騎常侍，使持節、都督揚州江西淮北諸軍事、東中郎將，隨越出項，而卒於軍中。及王導爲司空，既拜，嘆曰："裴道期、劉王喬在，吾不得獨登此位。"導子仲豫與康同字，導思舊好，乃改爲敬豫焉。

裴盾的弟弟裴邵，字道期。元帝爲安東將軍時，任命裴邵爲長史，王導是司馬，兩人交情深厚。裴邵被徵爲太子中庶子，又轉任散騎常侍，使持節、都督揚州江西淮北諸軍事、東中郎將，跟隨司馬越赴項，死在軍中。等到王導爲司空，上任後，嘆息説："如果裴道期、劉王喬在，我不能獨登這個官位。"王導的兒子仲豫與裴康的字相同，王導思念舊日朋友，於是改爲敬豫。

裴綽　裴遐

楷弟綽，字季舒，器宇宏曠，官至黄門侍郎、長水校尉。綽子遐，善言玄理，音辭清暢，泠然若琴瑟。嘗與河南郭象談論，一坐嗟服。又嘗在平東將軍周馥坐，與人圍棊。馥司馬行酒，遐未即飲，司馬醉怒，因曳遐墮地。遐徐起還坐，顏色不變，復

裴楷的弟弟裴綽，字季舒，胸懷寬大，官做到黄門侍郎、長水校尉。裴綽的兒子裴遐，善談玄理，辭令流暢，清越如琴瑟。曾與河南郭象談論，滿座人都佩服。又曾在平東將軍周馥那兒跟别人下圍棋。周馥的司馬勸酒，裴遐没有立即喝，司馬醉酒發怒，就把裴遐拉倒在地上。裴遐慢慢起來回到座位，神色不改，像剛纔一樣下

棊如故。其性虛和如此。東海王越引爲主簿，後爲越子毗所害。

棊。他的性格就是這樣虛心平和。東海王司馬越請他任主簿，後來被司馬越的兒子司馬毗殺害。

初，裴、王二族盛於魏晋之世，時人以爲八裴方八王：徽比王祥，楷比王衍，康比王綏，綽比王澄，瓚比王敦，遐比王導，頠比王戎，邈比王玄云。

當初，裴、王兩個家族在魏晋時代很興旺，那時的人認爲八個姓裴的正好比擬八個姓王的：裴徽比王祥，裴楷比王衍，裴康比王綏，裴綽比王澄，裴瓚比王敦，裴遐比王導，裴頠比王戎，裴邈比王玄。

史臣曰：周稱多士，漢曰得人，取類星象，頡頏符契。時乏名流，多以幹翮相許，自家光國，豈陳騫之謂歟！秀則聲蓋朋僚，稱爲領袖。楷則機神幼發，目以清通。俱爲晋代名臣，良有以也。

贊曰：世既順才，才膺世至。高平沈敏，蘊兹名器。鉅鹿自然，亦云經笥。媧皇煉石，晋圖開秘。頠有清規，承家來媚。

史臣曰：周朝被認爲士子衆多，漢朝稱爲得到賢人，用星象類比，與符命相應。當時缺乏名流，多用骨幹一辭相贊許，自家光耀國家，難道説的是陳騫嗎？裴秀的名聲超過同僚，稱爲領袖。裴楷年少時就機智神奇，清遠通達。都是晋代名臣，確實如此啊！

贊曰：亂世出英才，英才集而世安。高平公沉着聰明，終成大器。鉅鹿郡公裴秀自然，博通經學。媧皇煉石補天，晋代圖籍揭開奥秘。裴頠有清規，繼承家業受到愛戴。

晉書卷三十六

列傳第六

衛瓘

衛瓘字伯玉，河東安邑人也。高祖暠，漢明帝時，以儒學自代郡徵，至河東安邑卒，因賜所亡地而葬之，子孫遂家焉。父覬，魏尚書。瓘年十歲喪父，至孝過人。性貞静有名理，以明識清允稱。襲父爵閿鄉侯。弱冠爲魏尚書郎。時魏法嚴苛，母陳氏憂之，瓘自請得徙爲通事郎，轉中書郎。時權臣專政，瓘優游其間，無所親疏，甚爲傅嘏所重，謂之甯武子。在位十年，以任職稱，累遷散騎常侍。陳留王即位，拜侍中，持節慰勞河北。以定議功，增邑户。數歲轉廷尉卿。瓘明法理，每至聽訟，小大以情。

衛瓘字伯玉，河東安邑人。高祖衛暠，在漢明帝時，因爲通儒學被朝廷從代郡徵召，走到河東安邑去世，便把他去世地方的土地賜給他下葬，子孫於是在那裏安了家。父親衛覬，是魏尚書。衛瓘十歲時父親去世，極度的孝心超過了一般人。性情文静善於分辨是非道理，以有見識公允著稱。承襲父親閿鄉侯的爵位。二十歲爲魏的尚書郎。當時魏法律嚴酷苛細，母親陳氏感到憂慮，衛瓘自己請求轉任通事郎，又轉任中書郎。當時朝臣專權，衛瓘周旋在他們中間，對權臣們没有親疏之别，很被傅嘏所器重，稱他爲甯武子。在官位十年，以稱職著稱，逐漸遷升爲散騎常侍。陳留王即位，官拜侍中，持節去河北慰勞。因爲有議定大事的功勞，增加封邑的户數。幾年後轉任廷尉卿。衛瓘通曉法理，每次去判案，不論案子大小都依據情理。

鄧艾、鍾會之伐蜀也，瓘以本官持節監艾、會軍事，行鎮西軍司，給兵千人。蜀既平，艾輒承制封拜。會陰懷異志，因艾專擅，密與瓘俱奏其狀。詔使檻車徵之，會遣瓘先收艾。會以瓘兵少，欲令艾殺瓘，因加艾罪。瓘知欲危己，然不可得而距，乃夜至成都，檄艾所統諸將，稱詔收艾，其餘一無所問。若來赴官軍，爵賞如先；敢有不出，誅及三族。比至鷄鳴，悉來赴瓘，唯艾帳内在焉。平旦開門，瓘乘使者車，徑入至成都殿前。艾卧未起，父子俱被執。艾諸將

鄧艾、鍾會討伐蜀國的時候，衛瓘以原官持節監鄧艾、鍾會軍事，兼任鎮西軍司，配備一千士兵。蜀國平定後，鄧艾秉承皇帝旨意受封。鍾會暗地裏懷有反叛之心，因爲鄧艾專權獨斷，暗中與衛瓘一同奏報情況。皇帝下詔派檻車拘捕鄧艾，鍾會派遣衛瓘先行收捕鄧艾。鍾會認爲衛瓘兵少，想讓鄧艾殺掉衛瓘，以此加重鄧艾的罪名。衛瓘知道鍾會想危害他，然而無法拒絕，於是在夜裏到了成都，發文給鄧艾所統率的將領們，聲稱詔書收捕鄧艾，其餘人一概不問。如果來投奔官軍，爵位賞賜依舊；如果膽敢不來投奔，誅殺三族。等到鷄鳴時分，都來投奔衛瓘，衹有鄧艾的隨從還在。天亮開門，衛瓘乘坐使者

圖欲劫艾，整仗趣瓘營。瓘輕出迎之，僞作表草，將申明艾事，諸將信之而止。

的車輛，直接到成都殿前。鄧艾睡着還未起床，父子都被捕獲。鄧艾手下幾個將領打算劫回鄧艾，拿着兵器直奔衛瓘的營地。衛瓘輕裝出營迎接他們，假裝寫了上表的草稿，將要申述鄧艾的事情，衆將相信了他而作罷。

俄而會至，乃悉請諸將胡烈等，因執之，囚益州解舍，遂發兵反。於是士卒思歸，内外騷動，人情憂懼。會留瓘謀議，乃書版云"欲殺胡烈等"，舉以示瓘，瓘不許，因相疑貳。瓘如厠，見胡烈故給使，使宣語三軍，言會反。會逼瓘定議，經宿不眠，各横刀膝上。在外諸軍已潛欲攻會，瓘既不出，未敢先發。會使瓘慰勞諸軍。瓘心欲去，且堅其意，曰："卿三軍主，宜自行。"會曰："卿監司，且先行，吾當後出。"瓘便下殿。會悔遣之，使呼瓘。瓘辭眩疾動，詐仆地。比出閤，數十信追之。瓘至外解，服鹽湯，大吐。瓘素羸，便似困篤。會遣所親人及醫視之，皆言不起，會由是無所憚。及暮，門閉，瓘作檄宣告諸軍。諸軍并已唱義，陵旦共攻會。會率左右距戰，諸將擊敗之，唯帳下數百人隨會繞殿而走，盡殺之。瓘於是部分諸將，群情肅然。

一會兒鍾會到了，便遍請衆將胡烈等人，趁機捕獲他們，囚禁在益州牢房，然後發兵反叛。於是士卒人心思歸，内外騷動不安，人們擔憂懼怕。鍾會留下衛瓘謀劃商議，在手版上寫"打算殺胡烈等人"，舉起手版讓衛瓘看，衛瓘不答應，於是互相猜疑有了二心。衛瓘去厠所，見到胡烈過去的隨從，讓他通報三軍，説鍾會反叛。鍾會逼迫衛瓘作出决定，一夜没睡，各自把刀横在膝上。在外邊的各軍隊已經暗地裏打算攻打鍾會，因爲衛瓘没有出來，所以未敢先動手。鍾會讓衛瓘去慰勞各軍。衛瓘心裏想離開，就設法讓鍾會不改變主意，説："你是三軍主帥，應該親自去。"鍾會説："你是監司，你先去，我將隨後去。"衛瓘就下了殿堂。鍾會後悔將衛瓘派出，讓人唤回衛瓘。衛瓘以眩暈的毛病發作爲由推辭，假裝摔倒在地。等到出了門，幾十個信使追趕他。衛瓘到外面，服用了鹽湯，劇烈嘔吐。衛瓘平素體弱，於是顯得病得厲害。鍾會派遣親信及醫生去探視，都説他起不了床，鍾會因此無所忌憚。等到日落，城門關閉，衛瓘作檄文通報各軍。各軍都響應義舉，天明一同攻打鍾會。鍾會率領左右抵抗，衆將打敗了他，僅帳下幾百人追隨鍾會繞着宫殿逃跑，都被殺。衛瓘便部署諸將，軍心整肅。

鄧艾本營將士復追破檻車出艾，還向成都。瓘自以與會共陷艾，懼爲變，又欲專誅會之功，乃遣護軍田續至綿竹，夜襲艾於三造亭，斬艾及其子忠。初，艾之入江由也，以續不進，將斬之，既而赦焉。及瓘遣續，謂之曰："可以報江由之辱矣。"

鄧艾本部將士又追上打破檻車救出鄧艾，返回成都。衛瓘自認爲與鍾會共同捉拿鄧艾，怕發生事變，又想獨攬誅殺鍾會的功勞，於是派遣護軍田續去綿竹，在三造亭夜襲鄧艾，斬殺鄧艾及他的兒子鄧忠。當初，鄧艾進入江由時，因爲田續不進奉，將要殺他，後來又赦免了他。等到衛瓘派遣田續時，對他説："你可以報江由的耻辱了。"

事平，朝議封瓘。瓘以克蜀之功，群帥之力，二將跋扈，自取滅

事情平定，朝廷議論封賜衛瓘。衛瓘認爲攻克蜀國的功勞，是衆帥之力，鍾會、鄧艾二將跋

亡，雖運智謀，而無搴旗之效，固讓不受。除使持節、都督關中諸軍事、鎮西將軍，尋還都督徐州諸軍事、鎮東將軍，增封菑陽侯，以餘爵封弟實開陽亭侯。

扈，是自取滅亡，自己雖然用了智謀，但没有拔下敵旗的功勞，因而堅决辭讓不接受。授衛瓘爲使持節、都督關中諸軍事、鎮西將軍，不久改任都督徐州諸軍事、鎮東將軍，增封菑陽侯，把其餘的爵位給弟弟衛實爲開陽亭侯。

泰始初，轉征東將軍，進爵爲公，都督青州諸軍事、青州刺史，加征東大將軍、青州牧。所在皆有政績。除征北大將軍、都督幽州諸軍事、幽州刺史、護烏桓校尉。至鎮，表立平州，後兼督之。于時幽并東有務桓，西有力微，并爲邊害。瓘離間二虜，遂致嫌隙，於是務桓降而力微以憂死。朝廷嘉其功，賜一子亭侯。瓘乞以封弟，未受命而卒，子密受封爲亭侯。瓘六男無爵，悉讓二弟，遠近稱之。累求入朝，既至，武帝善遇之，俄使旋鎮。

泰始初年，轉任征東將軍，爵位升爲公，都督青州諸軍事、青州刺史，加授征東大將軍、青州牧。所任職的地方都有政績。授征北大將軍、都督幽州諸軍事、幽州刺史、護烏桓校尉。到了任所，上表請設置平州，其後兼管平州。那時幽州并州東面有務桓，西面有力微，都是邊境的禍害。衛瓘離間他們二人，於是使他們有了猜疑仇怨，務桓投降而力微因憂忿而死。朝廷嘉獎衛瓘的功績，賜他一個兒子做亭侯。衛瓘請求封弟弟，還没受封就死了，兒子衛密受封爲亭侯。衛瓘六個兒子没有爵位，都讓給了兩個弟弟，遠近都稱道此事。屢次請求入朝，入朝後，武帝善待他，不久讓他返回鎮守。

咸寧初，徵拜尚書令，加侍中。性嚴整，以法御下，視尚書若參佐，尚書郎若掾屬。瓘學問深博，明習文藝，與尚書郎敦煌索靖俱善草書，時人號爲“一臺二妙”。漢末張芝亦善草書，論者謂瓘得伯英筋，靖得伯英肉。

咸寧初年，徵召他任尚書令，加侍中。生性嚴整，按法度管理下屬，把尚書看作是助手，把尚書郎看作是屬官。衛瓘學問深厚廣博，熟悉文藝，和尚書郎敦煌索靖都善於草書，當時的人號稱“一個尚書省兩個高人”。漢末張芝也善於草書，評論者説衛瓘得到了伯英書法的筋，索靖得到了伯英書法的肉。

太康初，遷司空，侍中、令如故。爲政清簡，甚得朝野聲譽。武帝敕瓘第四子宣尚繁昌公主。瓘自以諸生之胄，婚對微素，抗表固辭，不許。又領太子少傅，加千兵百騎鼓吹之府。以日蝕，瓘與太尉汝南王亮、司徒魏舒俱遜位，帝不聽。

太康初年，升司空，侍中、尚書令的職位依舊。爲政清廉簡明，很得朝廷内外的贊譽。武帝安排衛瓘的第四個兒子衛宣娶繁昌公主。衛瓘自認爲是儒生弟子的後代，婚配不顯赫，上表直言拒絶，皇上不准許。又兼任太子少傅，加授千兵百騎鼓吹之府。因爲日食，衛瓘和太尉汝南王司馬亮、司徒魏舒都請求退讓官位，皇帝不答應。

瓘以魏立九品，是權時之制，非經通之道，宜復古鄉舉里選。與太尉亮等上疏曰：“昔聖王崇賢，舉善而教，用使朝廷德讓，野無邪行。誠以閭伍之政，足以相檢，詢事考言，必得其善，人知名不可虚求，故還修其

衛瓘認爲魏設九品中正制，是暫行的制度，不是長久之計，應該恢復古代鄉里的選擇舉薦。和太尉司馬亮等人上疏説：“過去聖明的君王崇敬賢人，推舉良才進行教育，以此使朝廷仁德謙讓，朝廷外没有邪惡行徑。確實是因爲鄉里民間的政治，足以互相監督，咨詢事情考核言論，必

身。是以崇賢而俗益穆，黜惡而行彌篤。斯則鄉舉里選者，先王之令典也。自兹以降，此法陵遲。魏氏承顛覆之運，起喪亂之後，人士流移，考詳無地，故立九品之制，粗且爲一時選用之本耳。其始造也，鄉邑清議，不拘爵位，褒貶所加，足爲勸勵，猶有鄉論餘風。中間漸染，遂計資定品，使天下觀望，唯以居位爲貴，人棄德而忽道業，爭多少於錐刀之末，傷損風俗，其弊不細。今九域同規，大化方始，臣等以爲宜皆蕩除末法，一擬古制，以土斷，定自公卿以下，皆以所居爲正，無復懸客遠屬異土者。如此，則同鄉鄰伍，皆爲邑里，郡縣之宰，即以居長，盡除中正九品之制，使舉善進才，各由鄉論。然則下敬其上，人安其教，俗與政俱清，化與法并濟。人知善否之教，不在交游，即華競自息，各求於己矣。今除九品，則宜準古制，使朝臣共相舉任，於出才之路既博，且可以厲進賢之公心，核在位之明暗，誠令典也。"武帝善之，而卒不能改。

定能得到其間的賢人，人的名譽不能憑空得到，而應修養自身。因此崇敬賢人而風俗就更加肅穆，廢黜惡人人們的行爲就更敦厚。因此鄉里的選擇舉薦，是先王美好的典章。從那以後，這個方法逐漸衰敗。魏繼承的是顛覆的國運，興起在喪亡戰亂之後，人們流離遷移，没有固定的地方可供詳盡考核，因此設立九品的制度，姑且作爲一時選用人才的依據。這個制度開始創建的時候，鄉邑評品，不拘泥於爵位，對人的褒貶，足以勸勉激勵，還有鄉里評論的遺風。中間逐漸染上污濁，於是以資歷確定品級，使天下人認爲，衹有居高位纔尊貴，人們拋棄德行忽視道義，爲了針尖小利而争奪，傷風敗俗，其弊病不小。如今天下一統，教化正開始，我們認爲應該全部清除那些不好的法規，完全依據古代制度，按居住地論斷，規定從公卿以下，都以居住地的人爲官，不再任用客居或異地的人。這樣，凡是同鄉鄰居，都是同邑人，郡縣的官吏，就任用鄉里長者，徹底廢除中正九品的制度，使得推舉人才，都由鄉里論定。這樣就下尊敬上，人民安於教化，風俗與政治都清明，教化與法規都成功。人們知道好與壞的教化，不在於交際，這樣浮華争奪就自然止息，人們各自要求自己。假如廢除九品，就應該以古代制度爲準，使朝臣互相推舉任用，這既可以廣開任用人才的路，又可以激勵舉薦賢才的公心，考核在位者的政績好壞，這的確是好制度。"武帝認爲這奏議好，然而最終没能改革。

惠帝之爲太子也，朝臣咸謂純質，不能親政事。瓘每欲陳啓廢之，而未敢發。後會宴陵雲臺，瓘托醉，因跪帝床前曰："臣欲有所啓。"帝曰："公所言何耶？"瓘欲言而止者三，因以手撫床曰："此座可惜！"帝意乃悟，因謬曰："公真大醉耶？"瓘於此不復有言。賈后由是怨瓘。

惠帝爲太子時，朝臣都説他純樸，不能親理政事。衛瓘屢次想陳述奏請廢了他，而没敢説出來。後來在陵雲臺聚會宴飲，衛瓘假裝醉了，跪在皇帝床前説："我想上奏。"皇帝説："你要説什麽？"衛瓘三次想説又止住，於是用手撫摸着床説："這個座位可惜了！"皇帝心裏明白，故意裝着不懂説："你真大醉了嗎？"衛瓘從此不再提及。賈后因此怨恨衛瓘。

宣尚公主，數有酒色之過。楊駿素與瓘不平，駿復欲自專權重，宣若離婚，瓘必遜位，於是遂與黄門等毁

衛宣娶公主，常有貪酒好色的過失。楊駿素來與衛瓘不和，楊駿又想獨攬大權，衛宣如果離婚，衛瓘必定降職，就和黄門等官吏詆毁衛宣，

之，諷帝奪宣公主。瓘慚懼，告老遜位。乃下詔曰："司空瓘年未致仕，而遜讓歷年，欲及神志未衰，以果本情，至真之風，實感吾心。今聽其所執，進位太保，以公就第。給親兵百人，置長史、司馬、從事中郎掾屬；及大車、官騎、麾蓋、鼓吹諸威儀，一如舊典。給厨田十頃、園五十畝、錢百萬、絹五百匹；床帳簟褥，主者務令優備，以稱吾崇賢之意焉。"有司又奏收宣付廷尉，免瓘位，詔不許。帝後知黄門虚構，欲還復主，而宣疾亡。

惠帝即位，復瓘千兵。及楊駿誅，以瓘録尚書事，加緑綟綬，劍履上殿，入朝不趨，給騎司馬，與汝南王亮共輔朝政。亮奏遣諸王還藩，與朝臣廷議，無敢應者，唯瓘贊其事，楚王瑋由是憾焉。賈后素怨瓘，且忌其方直，不得騁己淫虐；又聞瓘與瑋有隙，遂謗瓘與亮欲爲伊霍之事，啓帝作手詔，使瑋免瓘等官。黄門齎詔授瑋，瑋性輕險，欲騁私怨，夜使清河王遐收瓘。左右疑遐矯詔，咸諫曰："禮律刑名，台輔大臣，未有此比，且請距之。須自表得報，就戮未晚也。"瓘不從，遂與子恒、嶽、裔及孫等九人同被害，時年七十二。恒二子璪、玠，時在醫家得免。

勸皇帝從衛宣那裏叫回公主。衛瓘害怕，以年老爲由請求退職。皇帝爲此下詔書説："司空衛瓘未到辭官的年齡，而請求退職已有多年，希望在神志還没衰退時，了結自己的心願，這種極真誠的心情，實在感動了我。如今聽從他的意願，禄位進爲太保，以公的身份回家。給親兵百人，設置長史、司馬、從事中郎掾屬；至於大車、官騎、麾蓋、鼓吹等儀仗，一概按舊典章辦。給厨田十頃、菜園五十畝、錢一百萬、絹五百匹；床帳席褥，主管的人務必辦好，以此滿足我崇敬賢人的心願。"官吏又奏請收捕衛宣交付廷尉，免去衛瓘的官位，下詔不准許。皇帝後來知道黄門虚構罪名，打算還給衛宣公主，而衛宣已病死。

惠帝即位，恢復衛瓘親兵千人。等到楊駿被誅殺，任命衛瓘爲録尚書事，加緑綟綬，佩劍穿鞋上殿，入朝不急步行走，給騎司馬，與汝南王司馬亮共同輔佐朝政。司馬亮奏請派遣諸王回藩地，和朝臣在朝廷上議論，没人敢響應，衹有衛瓘贊同這件事，楚王司馬瑋因此忌恨他。賈后向來怨恨衛瓘，而且忌妒他的方正率直，使自己不能任意荒淫暴虐；又聽説衛瓘與司馬瑋有隔閡，於是造謡説衛瓘與司馬亮打算幹伊尹霍光做過的事，讓皇帝作手詔，派司馬瑋免去衛瓘等人的官職。黄門送詔書給司馬瑋，司馬瑋生性輕薄陰險，想發泄自己的私怨，連夜派清河王司馬遐收捕衛瓘。衛瓘手下人懷疑司馬遐僞造詔書，都勸諫衛瓘説："根據禮制法律，對待臺輔大臣，没有像這樣的，請姑且拒絶服從。等自己上表得到回覆，再去受刑也不晚。"衛瓘不聽，於是和兒子衛恒、衛嶽、衛裔及孫子等九人一同被害，時年七十二歲。衛恒的兩個兒子衛璪、衛玠，當時在醫家得以免難。

初，杜預聞瓘殺鄧艾，言於衆曰："伯玉其不免乎！身爲名士，位居總帥，既無德音，又不御下以正，是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當何以堪其責乎？"瓘聞之，不俟駕而謝。終如預言。初，瓘家人炊飯，墮地盡化爲螺，歲餘而及禍。太保主簿劉繇等冒

當初，杜預聽説衛瓘殺了鄧艾，對衆人説："伯玉恐怕不能免於難！身爲名士，位居總帥，既没有好名聲，又不用正道治理下屬，這是小人利用了君子的大度，該如何承受别人的責備呢？"衛瓘聽説後，等不及駕車就去謝罪。最終如同杜預的預言。當初，衛瓘家人做飯，掉在地上都變成了田螺，一年多後就遇難了。太保主簿劉繇等

難收瓘而葬之。

初，瓘爲司空，時帳下督榮晦有罪，瓘斥遣之。及難作，隨兵討瓘，故子孫皆及于禍。

楚王瑋之伏誅也，瓘女與國臣書曰："先公名謚未顯，無異凡人，每怪一國蔑然無言。《春秋》之失，其咎安在？悲憤感慨，故以示意。"於是繇等執黄旛，撾登聞鼓，上言曰："初，矯詔者至，公承詔當免，即便奉送章綬，雖有兵仗，不施一刃，重敕出第，單車從命。如矯詔之文唯免公官，右軍以下即承詐僞，違其本文，輒戮宰輔，不復表上，横收公子孫輒皆行刑，賊害大臣父子九人。伏見詔書'爲楚王所誑誤，非本同謀者皆弛遣'。如書之旨，謂里舍人被驅逼齎白杖者耳。律，受教殺人，不得免死。况乎手害功臣，賊殺忠良，雖云非謀，理所不赦。今元惡雖誅，殺賊猶存。臣懼有司未詳事實，或有縱漏，不加精盡，使公父子仇賊不滅，冤魂永恨，訴於穹蒼，酷痛之臣，悲於明世。臣等身被創痍，殯斂始訖。謹條瓘前在司空時，帳下給使榮晦無情被黜，知瓘家人數、子孫名字。晦後轉給右軍，其夜晦在門外揚聲大呼，宣詔免公還第。及門開，晦前到中門，復讀所齎僞詔，手取公章綬貂蟬，催公出第。晦按次録瓘家口及其子孫，皆兵仗將送，著東亭道北圍守，一時之間，便皆斬斫。害公子孫，實由於晦。及將人劫盗府庫，皆晦所爲。考晦一人，衆奸皆出。乞驗盡情僞，加以族誅。"詔從之。

人冒着危險爲衛瓘收尸下葬。

起初，衛瓘任司空，當時帳下督榮晦有罪，衛瓘斥責驅逐了他。等到災難發生時，跟隨着軍隊來征討衛瓘，因此子孫都被災禍殃及。

楚王司馬瑋被誅殺以後，衛瓘的女兒給國臣書信說："先公的名分謚號還没有，和普通百姓没有差别，我常怪一國的人没人爲他説話。《春秋》的過失，其罪責在哪裏呢？悲憤感慨，因此寫信示意。"於是劉繇等人手執黄旛，敲響登聞鼓，向皇帝訴説："當初，詐稱詔書的人到來，公接到詔書應當免職，當即就奉送了印章綬帶，雖有兵器，不動一刀一槍，又敕令公出府第，單車去聽從發遣。根據詐稱的詔書衹是免去公的官職，右軍以下就是根據假詔書，還要違背原文，殺戮宰輔，不再上表，就蠻横地收捕公的子孫都加以殺害，殘害了大臣父子九人。我們看到詔書説'被楚王誑騙貽誤，不是最初同謀的人都從寬發落'。根據詔書的旨意，説的是私宅中的人受驅使逼迫而執杖殺人的人。法律規定，受人指使殺人，不能免去死罪。何况親手殺害功臣，殘害忠良，雖説不是同謀，按理不能赦免。如今首惡雖然已被誅殺，但殺人者還在。我們怕有關官吏不清楚事實，或有放縱遺漏，除惡未盡，使公父子的仇人不除，冤魂長久懷恨，對蒼天訴説，極爲痛苦的大臣，在清明的世上含悲。我們這些人身遭創傷，殯葬的事纔辦完。鄭重地向皇上陳述，衛瓘以前任司空時，帳下的隨從榮晦不誠實被罷黜，他知道衛瓘家庭人數、子孫名字。榮晦後來轉到右軍當差，那天晚上榮晦在門外高聲大喊，宣布詔書罷免公回家爲民。等到門打開，榮晦進入到中門，再次宣讀所拿着的假詔書，接過公的官印綬帶冠飾，催公出家門。榮晦按順序登記衛瓘家人口及子孫，都用兵器押送，到東亭道北圍成圈看守，一會兒功夫，就都把他們殺了。殘害公的子孫，實在是因爲榮晦。至於指使人搶劫盗竊府庫，也都是榮晦幹的。考查榮晦這一個人，所有的奸邪都出自他。請求核實真僞，對他施用族誅的刑罰。"詔書依從了奏議。

朝廷以瓘舉門無辜受禍，乃追瓘

朝廷因爲衛瓘全家無辜蒙受災禍，於是追記

伐蜀勛，封蘭陵郡公，增邑三千户，謚曰成，贈假黄鉞。

衛瓘伐蜀的功績，封他爲蘭陵郡公，增加封邑三千户，謚號成，贈假黄鉞。

衛恒

恒字巨山，少辟司空齊王府，轉太子舍人、尚書郎、秘書丞、太子庶子、黄門郎。

衛恒字巨山，年少時被司空齊王府徵用，轉太子舍人、尚書郎、秘書丞、太子庶子、黄門郎。

恒善草隸書，爲《四體書勢》曰：

衛恒善於草隸書，作《四體書勢》説：

昔在黄帝，創制造物。有沮誦、倉頡者，始作書契，以代結繩，蓋睹鳥迹以興思也。因而遂滋，則謂之字，有六義焉。一曰指事，上、下是也。二曰象形，日、月是也。三曰形聲，江、河是也。四曰會意，武、信是也。五曰轉注，老、考是也。六曰假借，令、長是也。夫指事者，在上爲上，在下爲下。象形者，日滿月虧，效其形也。形聲者，以類爲形，配以聲也。會意者，止戈爲武，人言爲信也。轉注者，以老壽考也。假借者，數言同字，其聲雖異，文意一也。自黄帝至三代，其文不改。及秦用篆書，焚燒先典，而古文絶矣。漢武時，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尚書》、《春秋》、《論語》、《孝經》。時人以不復知有古文，謂之科斗書。漢世秘藏，希得見之。魏初傳古文者，出於邯鄲淳。恒祖敬侯寫淳《尚書》，後以示淳，而淳不别。至正始中，立三字石經，轉失淳法，因科斗之名，遂效其形。太康元年，汲縣人盜發魏襄王冢，得策書十餘萬言。案敬侯所書，猶有仿佛。古書亦有數種，其一卷論楚事者最爲工妙。恒竊悦之，故竭愚思，以贊其美，愧不足厠前賢之

過去在黄帝時代，創造制度博物。有叫沮誦、倉頡的人，開始發明了文字，來代替結繩，大概是看到了鳥的足迹而引發了靈感。後來不斷改進，成爲字，有六種造字方法。一是指事，比如上、下就是。二是象形，比如日、月就是。三是形聲，比如江、河就是。四是會意，比如武、信就是。五是轉注，比如考、老就是。六是假借，比如令、長就是。所謂指事，在上邊就是上，在下邊就是下。所謂象形，太陽圓月亮彎，仿效其形狀。所謂形聲，以事類爲形，再配上聲。所謂會意，制止兵戈是武，人的言論是信。所謂轉注，指老和考義同。所謂假借，指幾個詞同一個字，聲音雖然不同，含義却相同。從黄帝到三代，文字没有改易。到了秦代用篆書，焚燒先朝典籍，因而古文字絶迹。漢武帝時，魯恭王拆孔子宅，得到《尚書》、《春秋》、《論語》、《孝經》。當時的人已不再知道有古文字，把它們叫作科斗文。漢代秘藏，難得見到。魏初傳古文字的，出於邯鄲淳。衛恒的祖先敬侯抄寫邯鄲淳傳《尚書》，後來拿給邯鄲淳看，而邯鄲淳不能辨别。到了正始年間，立三字石經，轉而失去了邯鄲淳的書法，根據科斗文的名稱，於是效仿科斗的形狀。太康元年，汲縣人盜挖魏襄王墓，得到策書十餘萬字。考定敬侯的書法，仍能看出大概。古書也有幾種，其中一卷論楚事的最好。衛恒喜歡，因此竭盡思慮，來弘揚它書法的美妙，慚愧的是不足以與前代賢人之作相提并論，僅希望能以此保存古人的遺風。古代没有别名，就叫作字

作，冀以存古人之象焉。古無別名，謂之字勢云。

勢。

"黄帝之史，沮誦、倉頡，眺彼鳥迹，始作書契。紀綱萬事，垂法立制，帝典用宣，質文著世。爰曁暴秦，滔天作戾，大道既泯，古文亦滅。魏文好古，世傳丘墳，歷代莫發，真僞靡分。大晋開元，弘道敷訓，天垂其象，地耀其文。其文乃耀，粲矣其章，因聲會意，類物有方：日處君而盈其度，月執臣而虧其旁；雲委蛇而上布，星離離以舒光；禾卉苯蓴以垂穎，山岳峨嵯而連岡；蟲跂跂其若動，鳥似飛而未揚。觀其錯筆綴墨，用心精專；勢和體均，發止無間。或守正循檢，矩折規旋；或方員靡則，因事制權。其曲如弓，其直如弦。矯然特出，若龍騰于川；森爾下頹，若雨墜于天。或引筆奮力，若鴻雁高飛，邈邈翩翩；或縱肆阿那，若流蘇懸羽，靡靡綿綿。是故遠而望之，若翔風厲水，清波漪漣；就而察之，有若自然。信黄唐之遺迹，爲六藝之範先。籀篆蓋其子孫，隸草乃其曾玄。睹物象以致思，非言辭之可宣。"

"黄帝的史官，沮誦、倉頡，觀察鳥的足迹，首先發明文字。治理萬事，制定法律制度，帝王典章得以宣揚，時代風尚留傳於世。到了暴虐的秦朝，作惡滔天，道義泯滅之後，古文也絶迹。魏文帝好古，世傳《九丘》、《三墳》，歷代無人闡發，真僞不分。大晋創始，弘揚道義，上天顯現天象，大地閃耀文采。文采閃耀，燦爛有章法，根據聲音會意，模仿事物有方：日主君則度數圓滿，月主臣則旁邊虧損；雲從容分布在上空，星辰閃爍發光；禾卉茂盛垂穗，山岳巍峨連綿；昆蟲好像在爬行，鳥好像要飛還没飛起來。觀看古人運行筆墨，用心精審專一；筆勢和順字體均匀，落筆收筆没有停頓。有的字遵循規矩法度，該方就方該圓就圓；有的字方圓没有規則，因行文内容臨時決定。其曲如弓，其直如弦。起筆突出，好像龍在山川飛騰；收筆逐漸輕淡，好像雨水從天空落下。或運筆用力，像鴻雁高飛，飄渺翩翩；或奔放婀娜，像流蘇垂羽，細密連貫。因此從遠處看，像風吹水動，清波漣漪；走近仔細看，就像自然。確信黄唐的遺迹，是六藝的典範。籀書篆文是其子孫，隸書草字是其曾孫玄孫。看着物象可以引發思緒，不是言辭能表達出來的。"

昔周宣王時，史籀始著《大篆》十五篇，或與古同，或與古異，世謂之籀書者也。及平王東遷，諸侯力政，家殊國異，而文字乖形。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益之，罷不合秦文者。斯作《倉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或曰，

過去周宣王時代，史籀開始著《大篆》十五篇，有的字與古字同，有的字與古字不同，就是世人稱爲籀書的文字。到了平王東遷，諸侯當權，國家之間有差異，而文字形體也不同。秦始皇開始兼并天下，丞相李斯奏請改進，廢除與秦國文字不合的文字。李斯作《倉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都采用史籀大篆，有的稍加省略簡化，這就是所謂的小篆。有人説，下土人程邈任衙獄吏，得罪

下土人程邈爲衙獄吏，得罪始皇，幽繫雲陽十年，從獄中作大篆，少者增益，多者損减，方者使員，員者使方，奏之始皇。始皇善之，出以爲御史，使定書。或曰，邈所定乃隸字也。自秦壞古文，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王莽時，使司空甄豐校文字部，改定古文，復有六書。一曰古文，孔氏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異者也。三曰篆書，秦篆書也。四曰佐書，即隸書也。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鳥書，所以書幡信也。及許慎撰《說文》，用篆書爲正，以爲體例，最可得而論也。秦時李斯號爲工篆，諸山及銅人銘皆斯書也。漢建初中，扶風曹喜少異於斯，而亦稱善。邯鄲淳師焉，略究其妙，韋誕師淳而不及也。太和中，誕爲武都太守，以能書，留補侍中，魏氏寶器銘題皆誕書也。漢末又有蔡邕，采斯喜之法，爲古今雜形，然精密閑理不如淳也。

了秦始皇，在雲陽被幽禁了十年，在獄中作大篆，筆畫少的增加，多的减少，方的使其圓，圓的使其方，奏報秦始皇。始皇認爲好，讓他出來做御史，安排他制定文字。有人說，程邈所定的是隸字。自從秦朝廢了古文字，有八種字體，一是大篆，二是小篆，三是刻符，四是蟲書，五是摹印，六是署書，七是殳書，八是隸書。王莽時，派司空甄豐核定文字門類，改定古文字，又有了六書。一是古文，也就是孔子壁中藏書。二是奇字，就是古文字與今文不同的字。三是篆書，就是秦的篆文。四是佐書，也就是隸書。五是繆篆，是用來摹印的。六是鳥書，是用來書寫幡信的。到了許慎撰寫《說文》，把篆書作爲正體，形成體例，最容易見到而講論。秦朝時李斯號稱精於篆書，各山及銅人的銘文都是李斯書寫的。漢朝建初年間，扶風曹喜與李斯稍有差異，也被人稱道。邯鄲淳以曹喜爲師，大致探究到了其中的妙處，韋誕以邯鄲淳爲師而不如邯鄲淳。太和年間，韋誕任武都太守，因爲善於書法，留京補任侍中，魏氏的寶器的銘文器名都是韋誕書寫的。漢末又有蔡邕，采用李斯曹喜的書法，糅合古今字形，但是精密熟練不如邯鄲淳。

邕作《篆勢》曰："鳥遺迹，皇頡循。聖作則，制斯文。體有六，篆爲真。形要妙，巧入神。或龜文針列，櫛比龍鱗；紓體放尾，長翅短身；頹若黍稷之垂穎，蘊若蟲蛇之棼緼；揚波振擊，鷹跱鳥震；延頸脅翼，勢似陵雲。或輕筆内投，微本濃末，若絶若連；似水露緣絲，凝垂下端；從者如懸，衡者如編；杳杪邪趣，不方不員；若行若飛，跂跂翾翾。遠而望之，象鴻鵠群

蔡邕作《篆勢》說："鳥留下足迹，皇頡遵循。聖人定規則，造了文字。字體有六種，以篆書爲正宗。字形精妙，巧得神韵。有的如龜文細密，排列如龍鱗；字體舒緩字尾隨意，長翅短身；像黍稷下垂的穗，像蟲蛇遇火；揚波振擊，鷹屹立鳥振翅；引頸斂翅，有凌雲的氣勢。有的落筆輕盈，收筆濃重，好像斷絶又好像相連；像露水落在絲上，凝聚在下端；直筆像垂懸，橫筆像編織；筆勢深遠斜行，不方不圓；像走又像飛，跂跂翾翾。在遠處看，像一群飛行的鴻鵠，絡繹不絶；走近看，看不到邊際，一筆

游，駱驛遷延；迫而視之，端際不可得見，指撝不可勝原。研桑不能數其詰屈，離婁不能睹其郤間，般倕揖讓而辭巧，籀誦拱手而韜翰。處篇籍之首目，粲斌斌其可觀。摛華艷於紈素，爲學藝之範先。喜文德之弘懿，愠作者之莫刊。思字體之俯仰，舉大略而論旃。"

一畫無法探究。研桑數不清筆畫的曲折，離婁看不清筆畫的間隙，般倕爲書法的精巧作揖辭讓，籀誦也拱手藏筆。處於篇籍的首要位置，粲然可觀。在素絹上舒展華美艷麗，是學藝首先要掌握的典範。爲文德的弘美歡喜，爲作者没有刊刻愠怒。思考字體而俯仰，舉大略加以論説。"

秦既用篆，奏事繁多，篆字難成，即令隸人佐書，曰隸字。漢因行之，獨符、印璽、幡信、題署用篆。隸書者，篆之捷也。上谷王次仲始作楷法。至靈帝好書，時多能者，而師宜官爲最，大則一字徑丈，小則方寸千言，甚矜其能。或時不持錢詣酒家飲，因書其壁，顧觀者以酬酒，討錢足而滅之。每書輒削而焚其柎。梁鵠乃益爲版而飲之酒，候其醉而竊其柎。鵠卒以書至選部尚書。宜官後爲袁術將，今鉅鹿宋子有《耿球碑》，是術所立，其書甚工，云是宜官也。梁鵠奔劉表，魏武帝破荆州，募求鵠。鵠之爲選部也，魏武欲爲洛陽令，而以爲北部尉，故懼而自縛詣門，署軍假司馬；在秘書以勤書自效，是以今者多有鵠手迹。魏武帝懸著帳中，及以釘壁玩之，以爲勝宜官。今宫殿題署多是鵠篆。鵠宜爲大字，邯鄲淳宜爲小字。鵠謂淳得次仲法，然鵠之用筆盡其勢矣。鵠弟子毛弘教於秘書，今八分皆弘法也。漢末有左子邑，小與淳、鵠不同，然亦有名。

秦朝使用篆書以後，奏事繁多，篆字難寫，就命令供賤役的人寫佐書，叫作隸字。漢朝因循了隸書，衹有符、印璽、幡信、題署用篆書。所謂隸書，是篆書的快捷寫法。上谷王次仲首先發明楷書。到了靈帝喜好書法，當時多有善於書法的人，而師宜官最有名，寫大字可以一字直徑一丈，寫小字可以在方寸之間寫上千字，對自己的才能很是得意。有時不帶錢去酒家飲酒，在墻壁上寫字，讓觀看的人出酒錢酬勞，錢要够了就把字清除掉。每次寫字後都削掉并燒掉墻上的塗坿。梁鵠準備了墻板并請他喝酒，等到他醉了就拿走了板。梁鵠最終因爲書法出任選部尚書。宜官後來爲袁術的將領，如今鉅鹿宋子有《耿球碑》，是袁術立的，上面書法很精妙，説是宜官寫的。梁鵠投奔了劉表，魏武帝攻破荆州，募求梁鵠。梁鵠在選部任職時，魏武帝想爲洛陽令，而以他爲北部尉，梁鵠因恐懼而捆了自己送上門，暫爲軍假司馬；在秘書監以勤於書寫效力，因此今天多有梁鵠的手迹。魏武帝把梁鵠的字懸在帳中，或釘在壁上玩賞，認爲超過了宜官的字。如今宫殿的題署多是梁鵠的篆書。梁鵠適於寫大字，邯鄲淳適於寫小字。梁鵠認爲邯鄲淳學得了次仲的書法，然而梁鵠用筆時用盡了筆勢。梁鵠的弟子毛弘在秘書監任教，如今的八分體都是毛弘的寫法。漢末有左子邑，與邯鄲淳、梁鵠稍有不同，然而也有名。

魏初有鍾胡二家爲行書法，

魏初有鍾胡兩家寫行書，都是師從劉

俱學之於劉德升，而鍾氏小異，然亦各有巧，今大行於世云。作《隸勢》曰："鳥迹之變，乃惟佐隸。蠲彼繁文，崇此簡易。厥用既弘，體象有度。焕若星陳，鬱若雲布。其大徑尋，細不容髮。隨事從宜，靡有常制。或穹隆恢廓，或櫛比針列，或砥平繩直，或蜿蜒膠戾，或長邪角趣，或規旋矩折。修短相副，異體同勢。奮筆輕舉，離而不絶。纖波濃點，錯落其間。若鍾簴設張，庭燎飛烟。嶄岩嵯峨，高下屬連。似崇臺重宇，增雲冠山。遠而望之，若飛龍在天；近而察之，心亂目眩。奇姿譎詭，不可勝原。研、桑所不能計，宰、賜所不能言。何草篆之足算，而斯文之未宣。豈體大之難睹，將秘奥之不傳？聊俯仰而詳觀，舉大較而論旃。"

漢興而有草書，不知作者姓名。至章帝時，齊相杜度號善作篇。後有崔瑗、崔寔，亦皆稱工。杜氏殺字甚安，而書體微瘦。崔氏甚得筆勢，而結字小疏。弘農張伯英者，因而轉精甚巧。凡家之衣帛，必書而後練之。臨池學書，池水盡黑。下筆必爲楷則，號匆匆不暇草書。寸紙不見遺，至今世尤寶其書，韋仲將謂之草聖。伯英弟文舒者，次伯英。又有姜孟穎、梁孔達、田彦和及韋仲將之徒，皆伯英弟子，有名於世，然殊不及文舒也。羅叔景、趙元嗣者，與伯英并時，見稱於西州，而矜巧自與，衆頗惑之。故英自稱"上比崔杜不足，下方羅趙有餘"。河

德升，而鍾氏小有差異，然而也各自有精巧之處，如今在世上很風行。作《隸勢》説："模仿鳥迹的篆書的變體，就是佐書或叫隸書。除去了那些繁文，推崇這種簡易。它的用途既廣泛，字體又有氣度。光耀如星辰當空，蘊結如濃雲密布。大字直徑可達一尋，小字之間容不下毫髮。根據適宜，没有固定的規矩。有的穹隆闊大，有的排列細密，有的横平竪直，有的蜿蜒曲折，有的長筆斜行折角疾趨，有的圓筆旋轉曲折。長短相配合，不同的字體同樣的氣勢。奮筆輕舉，游離而不斷絶。細波濃點，錯落其間。好像鍾簴陳設，庭院的火燭飛烟。險峻嵯峨，高低相連。好像高大的樓臺重叠的殿宇，加在雲層山巒之上。從遠處看，像天上的飛龍；在近處觀察，令人心亂目眩。神奇的形體，無法探究。計研和桑弘羊都數不清楚，宰予和端木賜也説不明白。爲什麽草書篆書足以計數，而這種書體未能宣傳。難道因爲字體大而難於觀察，將隱秘這奥妙不傳世？姑且俯仰仔細觀看，舉大概來評論。"

漢朝興建後有了草書，不知道寫作者的姓名。到了漢章帝時，齊相杜度號稱善於書法。後來又有崔瑗、崔寔，也都號稱工巧。杜氏收筆恰到好處，而書體微瘦。崔氏擅長筆勢，而在收筆上略差。弘農的張伯英，在此基礎上更爲精巧。凡是家裏的衣帛，必定要寫上字再琢磨。在池前練字，池水都黑了。下筆必定規範，號稱漫不經心没功夫寫草書。一寸大的小紙片也不遺漏，至今世人還把他的書法當寶貝，韋仲將稱他爲草聖。伯英的弟弟文舒，不如伯英。又有姜孟穎、梁孔達、田彦和及韋仲將這些人，都是伯英的弟子，在世上有名，然而遠不如文舒。羅叔景、趙元嗣，與伯英同時代，在西州有名望，而自以爲是，衆人有些困惑。因而伯英自稱"上比崔杜不足，下比羅趙有餘"。河間張超也有名，然而雖與崔氏同州，不如伯英得到了書法真諦。

間張超亦有名，然雖與崔氏同州，不如伯英之得其法也。

崔瑗作《草書勢》曰："書契之興，始自頡皇。寫彼鳥迹，以定文章。爰暨末葉，典籍彌繁。時之多僻，政之多權。官事荒蕪，剿其墨翰。惟作佐隸，舊字是刪。草書之法，蓋又簡略。應時諭指，用於卒迫。兼功并用，愛日省力。純儉之變，豈必古式。觀其法象，俯仰有儀。方不中矩，員不副規；抑左揚右，望之若崎。竦企鳥跱，志在飛移；狡獸暴駭，將奔未馳。或𪒠黈點𪑱，狀似連珠，絶而不離；畜怒怫鬱，放逸生奇。或凌邃惴栗，若據槁臨危；旁點邪附，似蜩螗挶枝。絶筆收勢，餘綖糾結，若杜伯揵毒緣巇，騰蛇赴穴，頭没尾垂。是故遠而望之，摧焉若沮岑崩崖；就而察之，一畫不可移。機微要妙，臨時從宜。略舉大較，仿佛若斯。"

崔瑗作《草書勢》說："文字的興起，是從頡皇開始的。摹寫鳥的足迹，來確定文字。到了後世，典籍更加繁多。時事乖邪，政權分散。政務荒廢，危及到文字。衹寫佐隸，删除了古形體。草書的寫法，又進一步簡略。及時記録講話，用在時間緊迫時。功效倍增，省時省力。這種純樸儉省的改變，何必一定要依據古代法式。觀看草書的筆法形象，高低錯落而很美。方不合直，圓不合規；抑左揚右，看上去像山勢崎嶇。像鳥引頸獨立，志在飛移；像猛獸受驚，將跑未跑。有的𪒠黈點𪑱，形狀像連珠，斷絶而不分離；藴結怒氣憤懣，放任而生奇。有的如同在深谷前惴栗，像憑藉枯草而面臨險境；旁點斜附，像蜩螗垂在枝頭。絶筆收勢，餘墨延長糾結，像蝎子在縫隙中舉起毒鈎，螣蛇赴穴，頭進洞内尾垂在外。因此從遠處看，高大得像崩塌的山崖；走近觀看，一筆也不能移動。極其微妙，臨時發揮適宜的寫法。粗略地舉出大概，仿佛是這個樣子。"

及瓘爲楚王瑋所構，恒聞變，以何劭，嫂之父也，從墻孔中詣之，以問消息。劭知而不告。恒還經厨下，收人正食，因而遇害。後贈長水校尉，謚蘭陵貞世子。二子：璪、玠。

等到衛瓘被楚王司馬瑋誣陷，衛恒聽到了風聲，因爲何劭是嫂子的父親，就從墻洞中到他那裏，去打探消息。何劭知道而不告訴他。衛恒回來經過厨房，抓人的人正在吃飯，因而遇害。後來追贈長水校尉，謚號蘭陵貞世子。有兩個兒子：衛璪、衛玠。

衛璪

璪字仲寶，襲瓘爵。後東海王越以蘭陵益其國，改封江夏郡公，邑八千五百户。懷帝即位，爲散騎侍郎。永嘉五年，没於劉聰。元帝以瓘玄孫崇嗣。

衛璪字仲寶，承襲了衛瓘的爵位。後來東海王司馬越把蘭陵用於擴充自己的封國，衛璪改封江夏郡公，食邑八千五百户。懷帝即位，任散騎侍郎。永嘉五年，死於劉聰之手。元帝讓衛瓘的玄孫衛崇繼嗣。

衛玠

玠字叔寶。年五歲，風神秀異。祖父瓘曰："此兒有異於衆，顧吾年老，不見其成長耳！"總角乘羊車入

衛玠字叔寶。五歲時，神態異於常人。祖父衛瓘說："這孩子與衆不同，衹是我年紀大了，看不到他長大成人了！"年少時乘羊車到街市

市，見者皆以爲玉人，觀之者傾都。驃騎將軍王濟，玠之舅也，俊爽有風姿，每見玠，輒嘆曰："珠玉在側，覺我形穢。"又嘗語人曰："與玠同游，冏若明珠之在側，朗然照人。"及長，好言玄理。其後多病體羸，母恒禁其語。遇有勝日，親友時請一言，無不咨嗟，以爲入微。琅邪王澄有高名，少所推服，每聞玠言，輒嘆息絶倒。故時人爲之語曰："衛玠談道，平子絶倒。"澄及王玄、王濟并有盛名，皆出玠下，世云"王家三子，不如衛家一兒"。玠妻父樂廣，有海内重名，議者以爲"婦公冰清，女婿玉潤"。

去，看到他的人都以爲是玉人，人們都去觀看他。驃騎將軍王濟，是衛玠的舅舅，英俊豪爽有風度姿容，每次見到衛玠，就嘆息説："珠玉在身旁，就覺得自己形貌醜陋。"又曾對别人説："與衛玠一同出游，就像有光亮的珠子在旁邊，光彩照人。"長大以後，好談玄理。以後多病體弱，母親常不讓他多説話。遇到有好日子，親友有時請他説幾句，没有不贊嘆的，認爲他説到了精微之處。琅邪王澄有名望，很少推崇别人，每當聽到衛玠的言論，就嘆息傾倒。爲此當時的人説："衛玠談道，平子傾倒。"王澄及王玄、王濟都有盛名，都在衛玠之下，世人説"王家三子，不如衛家一兒"。衛玠岳父樂廣，全國聞名，評論的人認爲"岳父像冰一般清明，女婿像玉一樣光潤"。

辟命屢至，皆不就。久之，爲太傅西閤祭酒，拜太子洗馬。璪爲散騎侍郎，内侍懷帝。玠以天下大亂，欲移家南行。母曰："我不能舍仲寶去也。"玠啓諭深至，爲門户大計，母涕泣從之。臨别，玠謂兄曰："在三之義，人之所重。今可謂致身之日，兄其勉之。"乃扶輿母轉至江夏。

徵召的命令多次到來，都不赴任。很久以後，任太傅西閤祭酒，爲太子洗馬。衛璪任散騎侍郎，在宫内侍奉懷帝。衛玠因爲天下大亂，打算搬家到南方。母親説："我不能捨下仲寶離開。"衛玠把道理講得深透，爲了門户大計，母親流着淚答應了他。臨别，衛玠對兄長説："恭敬父、師、君的道義，是人們所看重的。如今可以説是獻身事君，哥哥自勉。"於是護送母親搬到江夏。

玠妻先亡。征南將軍山簡見之，甚相欽重。簡曰："昔戴叔鸞嫁女，唯賢是與，不問貴賤，况衛氏權貴門户令望之人乎！"於是以女妻焉。遂進豫章。是時大將軍王敦鎮豫章，長史謝鯤先雅重玠，相見欣然，言論彌日。敦謂鯤曰："昔王輔嗣吐金聲於中朝，此子復玉振於江表，微言之緒，絶而復續。不意永嘉之末，復聞正始之音，何平叔若在，當復絶倒。"玠嘗以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故終身不見喜愠之容。

衛玠的妻子先去世。征南將軍山簡見到衛玠，很是器重欽佩。山簡説："過去戴叔鸞嫁女，衹嫁給賢人，不問地位貴賤，何况衛氏是權貴門户有名的人呢！"於是把女兒嫁給他。接着進入豫章。那時大將軍王敦鎮守豫章，長史謝鯤先前就一直尊重衛玠，相見很高興，交談了一整天。王敦對謝鯤説："過去王輔嗣在中朝的談吐像金聲，此人在江表的言論如玉振，精微言論，斷絶了又續接。没想到永嘉末年，又聽到正始的聲音，何平叔如果還在，一定傾倒。"衛玠經常認爲人無完人，可以寬恕；不是故意冒犯，可以按情理處理，因而終身看不到他喜怒的容顔。

以王敦豪爽不群，而好居物上，恐非國之忠臣，求向建鄴。京師人士

因爲王敦豪爽不合群，好居人上，恐怕不是國家的忠臣，衛玠謀求去建鄴。京師的人聽説衛

聞其姿容，觀者如堵。玠勞疾遂甚，永嘉六年卒，時年二十七，時人謂玠被看殺。葬於南昌。謝鯤哭之慟，人問曰："子有何恤而致斯哀？"答曰："棟梁折矣，不覺哀耳。"咸和中，改塋於江寧。丞相王導教曰："衛洗馬明當改葬。此君風流名士，海内所瞻，可修薄祭，以敦舊好。"後劉惔、謝尚共論中朝人士，或問："杜乂可方衛洗馬不？"尚曰："安得相比，其間可容數人。"惔又云："杜乂膚清，叔寶神清。"其爲有識者所重若此。于時中興名士，唯王承及玠爲當時第一云。

玠的姿容，看他的人擠成了人墻。衛玠因勞累成疾而加重，永嘉六年去世，時年二十七歲，當時的人説衛玠是被看死的。葬在南昌。謝鯤哭他很悲痛，有人問他説："你爲什麽如此悲哀？"回答説："棟梁折斷了，因而悲哀。"咸和中，改葬江寧。丞相王導告諭説："衛洗馬確實該改葬。此人是風流名士，海内仰望，可以準備薄祭，來勉勵舊日好友。"後來劉惔、謝尚共同議論中朝人士，有人問："杜乂可以和衛洗馬相比嗎？"謝尚説："怎麽能相比，他們之間的差距容得下幾個人。"劉惔又説："杜乂是貌清，叔寶是神清。"衛玠就是這樣受到有識之士的器重。那時中興名士，王承和衛玠是當時第一。

衛展

恒族弟展字道舒，歷尚書郎、南陽太守。永嘉中，爲江州刺史，累遷晋王大理。詔有考子證父，或鞭父母問子所在，展以爲恐傷正教，并奏除之。中興建，爲廷尉，上疏宜復肉刑，語在《刑法志》。卒，贈光禄大夫。

衛恒的族弟衛展字道舒，歷任尚書郎、南陽太守。永嘉年間，任江州刺史，逐漸升任晋王大理。詔書中有拷問兒子證明父罪，或鞭打父母問兒子在什麽地方的規定，衛展認爲這樣恐怕有傷政教，一并奏請廢除。中興時，任廷尉，上疏説應該恢復肉刑，事情記載在本書《刑法志》。死後，追贈光禄大夫。

張華

張華字茂先，范陽方城人也。父平，魏漁陽郡守。華少孤貧，自牧羊，同郡盧欽見而器之。鄉人劉放亦奇其才，以女妻焉。華學業優博，辭藻温麗，朗贍多通，圖緯方伎之書莫不詳覽。少自修謹，造次必以禮度。勇於赴義，篤於周急。器識弘曠，時人罕能測之。

張華字茂先，范陽方城人。父親張平，是魏漁陽郡守。張華年少時孤獨貧寒，自己放羊，同郡盧欽發現而器重他。同鄉人劉放也看重他的才能，把女兒嫁給他。張華學業深厚廣博，辭藻華麗，聰明博學，圖緯方伎一類書籍没有他不仔細閲讀的。年少時修養謹篤，舉措必定依禮。勇於義舉，救濟急難。器度見識深遠，當時的人很少能測度他。

初未知名，著《鷦鷯賦》以自寄。其詞曰：

起初没有名望，著《鷦鷯賦》來寄托自己的心志。文辭這樣説：

> 何造化之多端，播群形於萬類。惟鷦鷯之微禽，亦攝生而受氣，育翩翾之陋體，無玄黄以自貴；毛無施於器用，肉不登乎俎味。鷹鸇過猶戢翼，尚何懼於罿罻！翳薈蒙籠，是焉游集。飛不

> 爲什麽上天造化多種多樣，把世間生命分成上萬類。鷦鷯這種微小的飛禽，也要生存呼吸，長着輕巧單薄的身體，没有讓自己感到高貴的色彩；毛在器物中用不上，肉上不了祭祀的禮器。鷹鸇飛過尚且收攏翅膀，還怕什麽捕鳥的網！林木草樹之間，是出没

飄揚，翔不翕集。其居易容，其求易給；巢林不過一枝，每食不過數粒。栖無所滯，游無所盤；匪陋荆棘，匪榮茝蘭。動翼而逸，投足而安。委命順理，與物無患。伊兹禽之無知，而處身之似智。不懷寶以賈害，不飾表以招累。静守性而不矜，動因循而簡易。任自然以爲資，無誘慕於世僞。

的地方。飛不瀟灑，翔不協調。住的地方容易滿足，要求容易供給；築巢衹不過一根樹枝，每餐不過幾粒米。栖息没有能滯留的地方，游玩没有樂而忘返的去處；不以荆棘爲陋，不以香草爲榮。一舉一動都覺得安逸。聽任命運支配，與世無争。這種鳥看上去無知，而處身之道又像很有智慧。不懷藏寶物招致禍害，不修飾外表招來麻煩。清静地自守本性而不自以爲是，舉動守舊而簡易。聽任自然的賜與，不被世間的虚僞所誘惑。

雕鶡介其觜距，鵠鷺軼於雲際，鵾鷄竄於幽險，孔翠生乎遐裔，彼晨鳬與歸雁，又矯翼而增逝，咸美羽而豐肌，故無罪而皆斃；徒銜蘆以避繳，終爲戮於此世。蒼鷹鷙而受紲，鸚鵡慧而入籠，屈猛志以服養，塊幽縶於九重；變音聲以順旨，思摧翮而爲庸。戀鍾岱之林野，慕隴坻之高松。雖蒙幸於今日，未若疇昔之從容。海鳥爰居，避風而至；條支巨爵，逾嶺自致；提挈萬里，飄颻逼畏。夫惟體大妨物，而形瑰足偉也。

雕鶡因有利嘴和利爪而孤傲爲人所養，天鵝白鷺也從雲際消失，鵾鷄在幽險中逃竄，孔雀在遥遠的地方生存，那些清晨的野鴨與回歸的大雁，靠振翅高飛避難，都因爲羽毛美麗肌肉豐滿，於是無故被害；徒勞地銜着蘆草來避箭，最終還是在這世上被殺。蒼鷹凶猛而被束縛，鸚鵡聰慧而進了鳥籠，委屈猛志來服從飼養，把孤獨幽思留在九重天上；改變聲音來順從命令，感嘆折斷了羽翅成了奴僕。留戀鍾岱二山的森林原野，思慕隴坻的高松。雖然在今天受到寵幸，不如往昔那樣從容。海鳥遷居，因避風而飛來；條支的大鳥，飛越山嶺自己來到；扶摇萬里，飄颻高飛被畏懼所逼。身體大就有妨礙，而形狀珍奇也足以讓人稱贊。

陰陽陶烝，萬品一區。巨細舛錯，種繁類殊。鷦冥巢於蚊睫，大鵬彌乎天隅，將以上方不足而下比有餘。普天壤而遐觀，吾又安知大小之所如。

陰陽陶冶，萬物在同一空間。大小雜錯，種類繁多。鷦螟以極小的處所爲巢，大鵬充滿天際，將與上比不足而與下比有餘。遍及天地而遠看，我又怎麽能知道大小究竟是什麽樣。

陳留阮籍見之，嘆曰："王佐之才也!"由是聲名始著。

陳留阮籍看了這篇賦，嘆道："他有輔佐君王的才幹！"從此名聲開始顯著。

郡守鮮于嗣薦華爲太常博士。盧欽言之於文帝，轉河南尹丞，未拜，除佐著作郎。頃之，遷長史，兼中書郎。朝議表奏，多見施用，遂即真。晋受禪，拜黄門侍郎，封關内侯。

郡守鮮于嗣推薦張華爲太常博士。盧欽向文帝進言，轉任河南尹丞，未上任，又爲佐著作郎。不久，升任長史，兼中書郎。在朝廷上的議論表章奏摺，多被采用，於是轉爲正式任命。晋接受禪讓，官拜黄門侍郎，封爲關内侯。

華强記默識，四海之内，若指諸掌。武帝嘗問漢宫室制度及建章千門

張華博聞强記，四海之内，瞭如指掌。武帝曾經問漢代宫室制度及建章千門萬户，張華應對

萬户，華應對如流，聽者忘倦，畫地成圖，左右屬目。帝甚異之，時人比之子産。數歲，拜中書令，後加散騎常侍。遭母憂，哀毀過禮，中詔勉勵，逼令攝事。

初，帝潜與羊祜謀伐吴，而群臣多以爲不可，唯華贊成其計。其後，祜疾篤，帝遣華詣祜，問以伐吴之計，語在《祜傳》。及將大舉，以華爲度支尚書，乃量計運漕，决定廟算。衆軍既進，而未有克獲，賈充等奏誅華以謝天下。帝曰："此是吾意，華但與吾同耳。"時大臣皆以爲未可輕進，華獨堅執，以爲必克。及吴滅，詔曰："尚書、關内侯張華，前與故太傅羊祜共創大計，遂典掌軍事，部分諸方，算定權略，運籌决勝，有謀謨之勋。其進封爲廣武縣侯，增邑萬户，封子一人爲亭侯，千五百户，賜絹萬匹。"

華名重一世，衆所推服，晋史及儀禮憲章并屬於華，多所損益，當時詔誥皆所草定，聲譽益盛，有台輔之望焉。而荀勖自以大族，恃帝恩深，憎疾之，每伺間隙，欲出華外鎮。會帝問華："誰可托寄後事者?"對曰："明德至親，莫如齊王攸。"既非上意所在，微爲忤旨，間言遂行。乃出華爲持節、都督幽州諸軍事、領護烏桓校尉、安北將軍。撫納新舊，戎夏懷之。東夷馬韓、新彌諸國依山帶海，去州四千餘里，歷世未附者二十餘國，并遣使朝獻。於是遠夷賓服，四境無虞，頻歲豐稔，士馬强盛。

朝議欲徵華入相，又欲進號儀同。初，華毁徵士馮恢於帝，紞即恢之弟也，深有寵於帝。紞嘗侍帝，從容論魏晋事，因曰："臣竊謂鍾會之

如流，聽的人忘了疲倦，地圖畫成，左右之人矚目。皇帝對他深感詫異，當時的人把他比作子産。幾年後，官拜中書令，後來加任散騎常侍。母親去世，悲哀超過禮儀，皇帝下手詔勉勵，强令他處理政務。

當初，皇帝暗地裹與羊祜謀劃伐吴，而群臣多認爲不行，惟有張華贊成這個計謀。這以後，羊祜病重，皇帝派張華到羊祜那裹，問他伐吴的計謀，事情記載在本書《羊祜傳》。等到將要大規模行動，以張華爲度支尚書，安排輜重運輸，決定計謀。大軍出動後，没有克敵獲勝，賈充等人奏請殺張華以謝罪百姓。皇帝説："這是我的意見，張華不過與我相同罷了。"當時大臣都認爲不能輕易進兵，惟獨張華堅持己見，認爲必定取勝。等到吴國被滅，詔書説："尚書、關内侯張華，先前與已故太傅羊祜共同制定大計，掌管軍事，部署各方兵力，制定謀略，決戰決勝，有首倡謀劃的功勋。晋封爲廣武縣侯，增加封邑萬户，封一個兒子爲亭侯，一千五百户，賜絹萬匹。"

張華在當時名望很大，被衆人所推崇信服，晋史及儀禮憲章都交付給張華主管，多有增減改進，當時的詔書文告都由他起草定稿，聲譽更盛，有臺輔的名望。而荀勖自認爲出身大族，仗着深受皇帝恩寵，憎惡妒忌張華，經常在等候時機，打算把張華貶出京城去做地方官。適逢皇帝問張華："誰可以作我身後的繼承人?"回答説："明德至親，没人比得上齊王司馬攸。"這不是皇帝本意，有些違背旨意，離間的話於是流行。派張華外任持節、都督幽州諸軍事、領護烏桓校尉、安北將軍。張華安撫接納新舊居民，戎夏歸順。東夷馬韓、新彌幾國靠山挨海，離州四千多里，歷代没有依附的有二十多國，現在都派遣使者朝拜進獻。於是遠夷臣服，四境没有憂患，連年豐收，兵馬强盛。

朝廷的議論打算徵召張華入京任宰相，又打算進封爲儀同三司。當初，張華在皇帝前詆毁過不赴朝任職的馮恢，馮紞是馮恢的弟弟，深受皇帝寵信。馮紞曾侍奉皇帝，從容地談論魏晋的

釁，頗由太祖。”帝變色曰：“卿何言邪!”紞免冠謝曰：“臣愚冗瞽言，罪應萬死。然臣微意，猶有可申。”帝曰：“何以言之?”紞曰：“臣以爲善御者必識六轡盈縮之勢，善政者必審官方控帶之宜，故仲由以兼人被抑，冉求以退弱被進，漢高八王以寵過夷滅，光武諸將由抑損克終。非上有仁暴之殊，下有愚智之異，蓋抑揚與奪使之然耳。鍾會才見有限，而太祖誇獎太過，嘉其謀猷，盛其名器，居以重勢，委以大兵，故使會自謂算無遺策，功在不賞，輈張跋扈，遂構凶逆耳。向令太祖録其小能，節以大禮，抑之以權勢，納之以軌則，則亂心無由而生，亂事無由而成矣。”帝曰：“然。”紞稽首曰：“陛下既已然微臣之言，宜思堅冰之漸，無使如會之徒復致覆喪。”帝曰：“當今豈有如會者乎?”紞曰：“東方朔有言‘談何容易’，《易》曰‘臣不密則失身’。”帝乃屏左右曰：“卿極言之。”紞曰：“陛下謀謨之臣，著大功於天下，海内莫不聞知，據方鎮總戎馬之任者，皆在陛下聖慮矣。”帝默然。頃之，徵華爲太常。以太廟屋棟折，免官。遂終帝之世，以列侯朝見。

政事，於是説：“我認爲鍾會引起的争端，都因爲太祖。”皇帝變了臉色説：“你説的是什麽呀！”馮紞脱帽謝罪説：“我愚昧地瞎説，罪該萬死。然而我隱微的用意，還有可以申述之處。”皇帝説：“你根據什麽那樣説呢?”馮紞説：“我認爲善於駕車的人必定要懂得六根繮繩伸縮的規律，善於從政的人必定要掌握精審官員的分寸，因此仲由因爲勝過别人而被壓抑，冉求因爲退讓文弱而被進用，漢高祖八王因爲過分受寵而被夷滅，光武帝諸將因爲謙讓而能善終。不是皇上有仁義暴虐的區别，臣下有愚笨聰慧的差異，而是由褒貶賜予消奪造成的。鍾會才能見識有限，而太祖過分誇獎他，嘉獎他的謀略，加封他的名器，讓他享有大權，交給他重兵，因而使得鍾會自以爲謀劃不會失策，功勞大得無法賞賜，飛揚跋扈，便造成叛逆。假如太祖録用他的那一點才能，用禮法節制他，用權勢壓制他，把他納入法規，那麽就没有理由産生作亂的心思，也就不會形成叛亂的事。”皇帝説：“是這樣。”馮紞叩首説：“陛下既然同意了小臣的話，就應該想到堅冰是逐漸凍成的，不要使鍾會那樣的人重蹈覆滅喪亡的路。”皇帝説：“現在難道有像鍾會那樣的人嗎?”馮紞説：“東方朔説過‘談何容易’，《易》説‘臣不保密就會喪失性命’。”皇帝於是屏退左右的人説：“你把話説透。”馮紞説：“陛下的大謀臣，在天下大功顯著，海内没人不知道，占據一方邊鎮總管兵馬重任的人，都在陛下的考慮之列。”皇帝沉默不語。不久，徵召張華爲太常。由於太廟房梁折斷，免官。到武帝這一代，都以列侯身份朝見。

惠帝即位，以華爲太子少傅，與王戎、裴楷、和嶠俱以德望爲楊駿所忌，皆不與朝政。及駿誅後，將廢皇太后，會群臣於朝堂，議者皆承望風旨，以爲“《春秋》絶文姜，今太后自絶於宗廟，亦宜廢黜”。惟華議以爲“夫婦之道，父不能得之於子，子不能得之於父，皇太后非得罪於先帝者也。今黨其所親，爲不母於聖世，

惠帝即位，任命張華爲太子少傅，與王戎、裴楷、和嶠都因爲有名望而被楊駿忌恨，他們都不參與朝政。等到楊駿被殺後，將要廢皇太后，在朝堂上會集群臣，議論的人都迎合旨意，認爲“《春秋》中記載棄絶文姜，如今太后自絶於宗廟，也應被廢黜”。惟有張華的議論認爲“夫婦之道，父親不能在兒子那裏得到，兒子也不能在父親那裏得到，皇太后没有得罪先帝。如果把太后列入楊駿的同黨，那是在聖明的當代做了不恭

宜依漢廢趙太后爲孝成后故事，貶太后之號，還稱武皇后，居異宫，以全貴終之恩”。不從，遂廢太后爲庶人。

順母親的事，應該按照漢朝廢趙太后爲孝成后的先例，貶太后的封號，仍舊稱武皇后，另居别處，以此成全她終生顯貴之恩”。不被采納，便把太后廢爲平民。

楚王瑋受密詔殺太宰汝南王亮、太保衛瓘等，内外兵擾，朝廷大恐，計無所出。華白帝以“瑋矯詔擅害二公，將士倉卒，謂是國家意，故從之耳。今可遣騶虞幡使外軍解嚴，理必風靡”。上從之，瑋兵果敗。及瑋誅，華以首謀有功，拜右光禄大夫、開府儀同三司、侍中、中書監，金章紫綬。固辭開府。

楚王司馬瑋接受密詔殺太宰汝南王司馬亮、太保衛瓘等，内外軍隊戰亂，朝廷十分恐慌，無計可施。張華對皇帝説：“司馬瑋僞造詔書擅自殺害二公，將士們在倉猝間，認爲是國家的意思，因此追隨了他。現在可以派遣人執騶虞幡使外圍軍隊解除戒備，按理必定順風而從。”皇帝依從了他，楚王司馬瑋的兵變果然失敗。等到司馬瑋被殺，張華因爲首先出謀有功，授右光禄大夫、開府儀同三司、侍中、中書監，金印紫綬。堅決推辭開府。

賈謐與后共謀，以華庶族，儒雅有籌略，進無逼上之嫌，退爲衆望所依，欲倚以朝綱，訪以政事。疑而未决，以問裴頠，頠素重華，深贊其事。華遂盡忠匡輔，彌縫補闕，雖當暗主虐后之朝，而海内晏然，華之功也。華懼后族之盛，作《女史箴》以爲諷。賈后雖凶妒，而知敬重華。久之，論前後忠勳，進封壯武郡公。華十餘讓，中詔敦譬，乃受。數年，代下邳王晃爲司空，領著作。

賈謐與皇后共同謀議，認爲張華出身庶族，儒雅有謀略，進没有威逼皇上的嫌疑，退則被衆望所歸，打算倚仗他治理朝廷綱紀，咨詢政事。猶豫未决，去問裴頠，裴頠素來敬重張華，完全贊成這件事。張華於是盡心匡正輔佐，糾正錯誤，雖然在昏庸的皇帝暴虐的皇后之時，而國内安定，這是張華的功勞。張華怕皇后家族勢大，作《女史箴》來諷喻。賈后雖然凶狠忌妒，却知道敬重張華。一段時間後，議論張華的前後功勛，進封壯武郡公。張華十餘次謙讓，皇帝下手詔敦促開導，這纔接受。幾年後，代替下邳王司馬晃任司空，兼任著作郎。

及賈后謀廢太子，左衛率劉卞甚爲太子所信遇，每會宴，卞必預焉。屢見賈謐驕傲，太子恨之，形于言色，謐亦不能平。卞以賈后謀問華，華曰：“不聞。”卞曰：“卞以寒悴，自須昌小吏受公成拔，以至今日。士感知己，是以盡言，而公更有疑於卞邪！”華曰：“假令有此，君欲如何?”卞曰：“東宫俊乂如林，四率精兵萬人。公居阿衡之任，若得公命，皇太子因朝入録尚書事，廢賈后於金墉城，兩黄門力耳。”華曰：“今天子當陽，太子，人子也，吾又不受阿衡之

等到賈后謀劃廢太子，左衛率劉卞很被太子信任知遇，每次聚會宴飲，劉卞必定參加。屢次見到賈謐驕傲，太子怨恨他，從言語臉色上都顯露出來，賈謐也不服氣。劉卞把賈后謀劃的事詢問張華，張華説：“没聽説。”劉卞説：“劉卞出身貧寒，從須昌的小吏受公的成全提拔，到了今天的地位。士感激知己，因此把話全説出來，而公却對我有疑慮啊！”張華説：“假如有你説的事，你想怎麽辦?”劉卞説：“東宫俊傑數不清，四率有精兵萬人。公居主持國政的要位，如果得到公的命令，皇太子入朝任録尚書事，在金墉城廢賈后，兩個黄門的力量就够用了。”張華説：“如今天子登位，太子，是皇帝的兒子，我又没

命，忽相與行此，是無其君父，而以不孝示天下也。雖能有成，猶不免罪，況權戚滿朝，威柄不一，而可以安乎！”及帝會群臣於式乾殿，出太子手書，遍示群臣，莫敢有言者。惟華諫曰：“此國之大禍。自漢武以來，每廢黜正嫡，恒至喪亂。且國家有天下日淺，願陛下詳之。”尚書左僕射裴頠以爲宜先檢校傳書者，又請比校太子手書，不然，恐有詐妄。賈后乃内出太子素啓事十餘紙，衆人比視，亦無敢言非者。議至日西不决，后知華等意堅，因表乞免爲庶人，帝乃可其奏。

初，趙王倫爲鎮西將軍，撓亂關中，氐羌反叛，乃以梁王肜代之。或説華曰：“趙王貪昧，信用孫秀，所在爲亂，而秀變詐，奸人之雄。今可遣梁王斬秀，刈趙之半，以謝關右，不亦可乎！”華從之，肜許諾。秀友人辛冉從西來，言於肜曰：“氐羌自反，非秀之爲。”故得免死。倫既還，諂事賈后，因求録尚書事，後又求尚書令。華與裴頠皆固執不可，由是致怨，倫、秀疾華如仇。武庫火，華懼因此變作，列兵固守，然後救之，故累代之寶及漢高斬蛇劍、王莽頭、孔子屐等盡焚焉。時華見劍穿屋而飛，莫知所向。

初，華所封壯武郡有桑化爲柏，識者以爲不祥。又華第舍及監省數有妖怪。少子韙以中台星坼，勸華遜位。華不從，曰：“天道玄遠，惟修德以應之耳。不如静以待之，以俟天命。”及倫、秀將廢賈后，秀使司馬雅夜告華曰：“今社稷將危，趙王欲與公共匡朝廷，爲霸者之事。”華知秀等必成篡奪，乃距之。雅怒曰：

有接受命令，忽然參與幹這種事，是目中没有國君父親，把不孝展示天下。雖能成功，還是不能免去罪名，何况權臣貴戚滿朝，權威不在一方，這樣能安定嗎！”等到皇帝在式乾殿會聚群臣，出示太子手書，展示群臣，没有敢説話的人。衹有張華勸諫説：“這是國家的大禍。自漢武帝以來，每次廢黜嫡長子，常招致喪亂。再説國家擁有天下的日子不長，願陛下慎重對待此事。”尚書左僕射裴頠認爲應該先檢查核對傳書的人，又請求對照太子手書，不這樣，恐怕有欺詐。賈后便從宫内拿出太子平素寫的十餘張紙，衆人對比，也没有敢説不是的。議論到太陽偏西未能决定，皇后知道張華等人態度堅决，於是上表乞求把太子免爲平民，皇帝同意了她的建議。

當初，趙王司馬倫任鎮西將軍，撓亂關中，氐羌反叛，於是用梁王司馬肜代替他。有人對張華説：“趙王貪婪愚昧，信用孫秀，在那裏作亂，而孫秀狡詐多變，是奸人中的首惡。如今可以派梁王殺掉孫秀，割除趙王的一半封地，謝罪關右，不也是可行的嗎！”張華聽從了他，梁王司馬肜也答應了。孫秀的友人辛冉從西邊來，對梁王司馬肜説：“氐羌是自己反叛的，不是孫秀造成的。”孫秀因而免於一死。司馬倫回朝後，諂媚地對待賈后，於是求録尚書事，後來又求尚書令。張華與裴頠都堅决不同意，因而招致怨恨，趙王司馬倫、孫秀恨張華如同仇人。武器庫起火，張華懼怕因此發生事變，列士兵固守，然後再救火，因而歷代的寶物及漢高祖斬蛇劍、王莽的頭、孔子的木屐等都燒掉了。當時張華看到劍穿破屋子飛出，不知飛到了哪裏。

當初，張華受封的壯武郡有桑樹變成了柏樹，看到的人認爲不吉利。此外張華的住宅及官署屢次有妖怪。小兒子張韙因爲中台星分裂，勸張華退職。張華不聽從，説：“天道妙遠，應修養德行去應順。不如静待，等待天命。”等到趙王司馬倫、孫秀將廢賈后，孫秀派司馬雅在夜裏告訴張華説：“如今國家將有危難，趙王想與公一起匡救朝廷，做霸王的事業。”張華知道孫秀等人必定要篡奪，就拒絶他。司馬雅發怒説：

"刃將加頸，而吐言如此！"不顧而出。華方晝卧，忽夢見屋壞，覺而惡之。是夜難作，詐稱詔召華，遂與裴頠俱被收。華將死，謂張林曰："卿欲害忠臣耶？"林稱詔詰之曰："卿爲宰相，任天下事，太子之廢，不能死節，何也？"華曰："式乾之議，臣諫事具存，非不諫也。"林曰："諫若不從，何不去位？"華不能答。須臾，使者至曰："詔斬公。"華曰："臣先帝老臣，中心如丹。臣不愛死，懼王室之難，禍不可測也。"遂害之於前殿馬道南，夷三族，朝野莫不悲痛之。時年六十九。

"刀將要落到脖子上，還這麽説話！"不回頭就出去了。張華在白天剛躺下，忽然夢見房屋塌壞，醒來後厭惡這個夢。這天晚上災難就發生了，詐稱詔書召張華，於是與裴頠都被收捕。張華在死前，對張林説："你想害忠臣嗎？"張林用詔書來辯解説："你是宰相，擔負天下大事，太子被廢時，你不能爲節操而死，爲什麽呢？"張華説："式乾殿的議論，我進諫的言論都保存着，我不是不勸諫。"張林説："勸諫不被依從，爲什麽不辭去官位？"張華不能回答。一會兒，使者來了説："詔書命令斬公。"張華説："我是先帝的老臣，一片赤誠。我不惜去死，怕的是王室的災難，禍害是無法測度的。"於是在前殿馬道南被害，滅三族，朝廷内外没有不悲痛的。時年六十九歲。

華性好人物，誘進不倦，至于窮賤候門之士有一介之善者，便咨嗟稱咏，爲之延譽。雅愛書籍，身死之日，家無餘財，惟有文史溢于机篋。嘗徙居，載書三十乘。秘書監摯虞撰定官書，皆資華之本以取正焉。天下奇秘，世所希有者，悉在華所。由是博物洽聞，世無與比。

張華生性喜好人才，不知疲倦地誘導勸進，以至於家門貧賤而有某一方面長處的人，張華就感嘆稱頌，爲他增加聲譽。愛好書籍，遇難時，家中没有多餘財産，惟有文史書籍充滿案頭書箱。曾搬家，書裝了三十車。秘書監摯虞編撰修定官書，都靠張華的書來作爲正本。天下秘本，世上稀有之書，都在張華家。他因此博學多聞，世上無人能比。

惠帝中，人有得鳥毛長三丈，以示華。華見，慘然曰："此謂海鳧毛也，出則天下亂矣。"陸機嘗餉華鮓，于時賓客滿座，華發器，便曰："此龍肉也。"衆未之信，華曰："試以苦酒濯之，必有異。"既而五色光起。機還問鮓主，果云："園中茅積下得一白魚，質狀殊常，以作鮓，過美，故以相獻。"武庫封閉甚密，其中忽有雉雊。華曰："此必蛇化爲雉也。"開視，雉側果有蛇蜕焉。吴郡臨平岸崩，出一石鼓，槌之無聲。帝以問華，華曰："可取蜀中桐材，刻爲魚形，扣之則鳴矣。"於是如其言，果聲聞數里。

惠帝年間，有人得到長三丈的鳥毛，拿給張華看。張華見到了，神情慘然地説："這叫作海鳧毛，一出現天下就亂了。"陸機曾請張華吃鮓魚，當時賓客滿座，張華一動餐具，就説："這是龍肉。"衆人不信，張華説："試用苦酒澆它，必有異常現象。"澆酒後泛起五色光。陸機回去問賣鮓魚者，果然説："在園中茅堆下得到一條白魚，形狀異常，用來作鮓魚，味極美，因此用來奉獻。"武庫封閉很嚴密，裏面忽然有了雉雊。張華説："這一定是蛇變成了雉。"開庫視察，雉的旁邊果然有蛇脱的皮。吴郡臨平河岸崩裂，出了一個石鼓，敲擊它而没有聲音。皇帝以此事問張華，張華説："可以用蜀地的桐木，刻成魚形，敲鼓就響了。"按他説的做，果然聲音傳出幾里。

初，吴之未滅也，斗牛之間常有

當初，吴國還没被滅時，斗牛兩星宿之間常

紫氣，道術者皆以吴方强盛，未可圖也，惟華以爲不然。及吴平之後，紫氣愈明。華聞豫章人雷煥妙達緯象，乃要煥宿，屏人曰："可共尋天文，知將來吉凶。"因登樓仰觀。煥曰："僕察之久矣，惟斗牛之間頗有異氣。"華曰："是何祥也?"煥曰："寶劍之精，上徹於天耳。"華曰："君言得之。吾少時有相者言，吾年出六十，位登三事，當得寶劍佩之。斯言豈效與!"因問曰："在何郡?"煥曰："在豫章豐城。"華曰："欲屈君爲宰，密共尋之，可乎?"煥許之。華大喜，即補煥爲豐城令。煥到縣，掘獄屋基，入地四丈餘，得一石函，光氣非常，中有雙劍，并刻題，一曰龍泉，一曰太阿。其夕，斗牛間氣不復見焉。煥以南昌西山北岩下土以拭劍，光芒艷發。大盆盛水，置劍其上，視之者精芒炫目。遣使送一劍并土與華，留一自佩。或謂煥曰："得兩送一，張公豈可欺乎?"煥曰："本朝將亂，張公當受其禍。此劍當繫徐君墓樹耳。靈異之物，終當化去，不永爲人服也。"華得劍，寶愛之，常置坐側。華以南昌土不如華陰赤土，報煥書曰："詳觀劍文，乃干將也，莫邪何復不至?雖然，天生神物，終當合耳。"因以華陰土一斤致煥。煥更以拭劍，倍益精明。華誅，失劍所在。煥卒，子華爲州從事，持劍行經延平津，劍忽於腰間躍出墮水。使人没水取之，不見劍，但見兩龍各長數丈，蟠縈有文章，没者懼而反。須臾光彩照水，波浪驚沸，於是失劍。華嘆曰："先君化去之言，張公終合之論，此其驗乎!"華之博物多此類，不可詳載焉。

有紫氣，道術之人都認爲是吴方强盛，不能圖謀，惟有張華認爲不是這樣。等到吴被平定後，紫氣更顯明。張華聽説豫章人雷煥精於緯書，就邀雷煥同宿，屏退旁人説："可以一起探討天文，知道將來的吉凶。"於是登樓仰望。雷煥説："我觀察很久了，祇有斗宿牛宿之間很有些異常氣象。"張華説："是什麽吉祥事呢?"雷煥説："是寶劍的精氣，向上通到天際。"張華説："你説對了。我年少時有相面的人説，我年過六十，官位至三公，當會得到寶劍佩帶。這話豈不是應驗了!"於是問："在哪一郡?"雷煥説："在豫章豐城。"張華説："我打算委屈你做地方官，一同秘密尋找寶劍，可以嗎?"雷煥答應了。張華很高興，當即讓雷煥補任豐城令。雷煥到了豐城，挖掘牢獄的房基，深四丈多，得到一個石函，光氣異常，裏面有兩把劍，都刻了字，一把叫龍泉，一把叫太阿。這天晚上，斗牛兩宿間的紫氣不再出現。雷煥用南昌西山北崖下的土擦拭劍，發出光。用大盆盛水，把劍放在盆上，看劍的人感到光芒耀眼。雷煥派人把一把劍和土送給張華，留一把劍自己佩帶。有人對雷煥説："得兩把送一把，張公難道可以欺騙嗎?"雷煥説："本朝將亂，張公將受到禍害。這把劍當繫在徐君墓前的樹上。神靈奇異的器物，最終將變化消失，不會永遠被人用。"張華得到劍，珍愛它，常放在座位旁。張華認爲南昌土不如華陰赤土，給雷煥書信説："仔細看劍上文字，這是干將，莫邪爲什麽不再有了呢?雖然這樣，天生神物，最終將合在一起。"於是把一斤華陰土送給雷煥，雷煥再用土擦劍，更是成倍的精亮。張華被殺，劍不知在何處。雷煥死，他兒子雷華任州從事，帶着劍路過延平津，劍忽然從腰間跳出來掉入水中。派人下水取劍，没看到劍，僅看到兩條龍各長幾丈，盤曲有花紋，潛水的人害怕，從水中回來。一會兒光彩照水，波浪滚動，於是丢了劍。雷華嘆息説："父親生前説的變化消失的話，張公的最終將合在一起之言，這不就應驗了嗎！"張華的博識多知大多如此，無法詳細記載在這裏。

後倫、秀伏誅，齊王冏輔政，摯虞致箋於冏曰："間於張華没後入中書省，得華先帝時答詔本草。先帝問華可以輔政持重付以後事者，華答：'明德至親，莫如先王，宜留以爲社稷之鎮。'其忠良之謀，款誠之言，信於幽冥，没而後彰，與苟且隨時者不可同世而論也。議者有責華以愍懷太子之事不抗節廷爭。當此之時，諫者必得違命之死。先聖之教，死而無益者，不以責人。故晏嬰，齊之正卿，不死崔杼之難；季札，吴之宗臣，不爭逆順之理。理盡而無所施者，固聖教之所不責也。"冏於是奏曰："臣聞興微繼絶，聖王之高政；貶惡嘉善，《春秋》之美義。是以武王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閭，誠幽明之故有以相通也。孫秀逆亂，滅佐命之國，誅骨鯁之臣，以斫喪王室；肆其虐戾，功臣之後，多見泯滅。張華、裴頠各以見憚取誅於時，解系、解結同以羔羊并被其害，歐陽建等無罪而死，百姓憐之。今陛下更日月之光，布維新之命，然此等諸族未蒙恩理。昔欒郤降在皂隸，而《春秋》傳其違；幽王絶功臣之後，棄賢者子孫，而詩人以爲刺。臣備忝在職，思納愚誠。若合聖意，可令群官通議。"議者各有所執，而多稱其冤。壯武國臣竺道又詣長沙王，求復華爵位，依違者久之。

後來趙王司馬倫、孫秀被殺，齊王司馬冏輔佐朝政，摯虞給司馬冏寫信説："我得在張華死後進入中書省，得到張華在先帝時應答詔書的草稿。先帝問張華什麽人可以輔佐朝政主持重任托付後事，張華回答説：'明德至親，没人比得上先王，應該留着他作爲安定國家的人。'這忠良的謀略，真誠的言論，在幽冥中得以伸張，在去世後纔見顯赫，和那些得過且過隨波逐流的人不能同日而語。評議的人有的責備張華在愍懷太子的事上不堅持節操當廷抗争。在那個時候，勸諫的人一定會因違抗命令而死。先代聖人的教誨，死而没有好處的話，不用死去要求别人。因此晏嬰，齊國的正卿，不因爲崔杼的災難而去死；季札，吴國的宗室大臣，不去争逆順的道理。道理講透了而不被施行的話，聖人的教化肯定是不去責求的。"司馬冏於是奏報説："我聽説振興延續國家宗廟，是聖王高政；貶損邪惡嘉獎善行，是《春秋》中美好的義理。因此武王封比干的墓，挂匾於商容的家門，實在是因爲陰間人世是可以相通的。孫秀叛逆作亂，毁滅輔佐的國家，誅殺正直的大臣，傷耗王室；任意施行暴虐乖戾，功臣的後代，多被滅絶。張華、裴頠各自因爲能使人恐懼而在那時被殺，解系、解結都因爲品德高潔而被他們殺害，歐陽建等人無罪而死，百姓憐惜他們。如今陛下再現日月的光芒，頒布維新的命令，然而那些受害家族没有蒙受到恩典理義。過去欒郤地位降到皂隸，而《春秋》把這作爲違背道義的事記載下來；幽王滅絶功臣的後代，棄絶賢人的子孫，而詩人把這作爲譏刺的對象。我在高位上充數，想着奉上我愚笨的誠心。如果符合聖上的意旨，可以讓群臣一同議論。"議論的人各有自己的看法，而多數人認爲張華等人是冤枉的。壯武國臣竺道又去見長沙王，請求恢復張華的爵位，根據反對的意見事情被擱置下來。

太安二年，詔曰："夫愛惡相攻，佞邪醜正，自古而有。故司空、壯武公華竭其忠貞，思翼朝政，謀謨之勛，每事賴之。前以華弼濟之功，宜

太安二年，詔書説："好惡相互攻擊，討好奸邪嫉害正直，自古就有。已故司空、壯武公張華竭盡自己的忠貞，考慮着輔佐朝政，有出謀劃策的功勛，常依賴他。以前因爲張華佐助的功

同封建，而華固讓至于八九，深陳大制不可得爾，終有顛敗危辱之慮，辭義懇誠，足勸遠近。華之至心，誓於神明。華以伐吴之勳，受爵於先帝。後封既非國體，又不宜以小功逾前大賞。華之見害，俱以奸逆圖亂，濫被枉賊。其復華侍中、中書監、司空、公、廣武侯及所没財物與印綬符策，遣使吊祭之。"

績，應該封土，而張華堅决推讓達八九次之多，深切陳述自己不能接受的理由，始終有顛覆失敗危難耻辱的憂慮，言辭懇切至誠，足以勸勉遠近之人。張華的至誠之心，可以在神明前立誓。張華憑着討伐吴國的功勛，在先帝那裏受封爵位。以後的封賞既不符合國體，又不該因爲小功勞而超過以前大的封賞。張華的被害，都因爲奸臣逆賊企圖作亂，無辜地被冤枉殺害。恢復張華侍中、中書監、司空、公、廣武侯以及所没收的財物與印綬符策，派遣使者去吊祭。"

初，陸機兄弟志氣高爽，自以吴之名家，初入洛，不推中國人士，見華一面如舊，欽華德範，如師資之禮焉。華誅後，作誄，又爲《詠德賦》以悼之。

當初，陸機兄弟志氣高遠，自認爲是吴的名家，初入洛陽，不推崇中原人士，遇到張華一見如故，欽佩張華的德行風範，對張華如同對老師。張華被殺後，作誄文，又作《詠德賦》來悼念他。

華著《博物志》十篇，及文章并行于世。二子：禕、韙。

張華著《博物志》十篇，與其他文章都流行於世。有兩個兒子：張禕、張韙。

張禕　張韙

禕字彦仲，好學，謙敬有父風，歷位散騎常侍。韙儒博，曉天文，散騎侍郎。同時遇害。禕子輿，字公安，襲華爵。避難過江，辟丞相掾、太子舍人。

張禕字彦仲，好學，謙遜恭敬有父親的遺風，歷任散騎常侍。張韙儒雅博學，懂天文，任散騎侍郎。同時遇害。張禕的兒子張輿，字公安，繼承了張華的爵位。避難過江，爲丞相掾、太子舍人。

劉卞

劉卞字叔龍，東平須昌人也。本兵家子，質直少言。少爲縣小吏，功曹夜醉如厠，使卞執燭，不從，功曹銜之，以他事補亭子。有祖秀才者，於亭中與刺史箋，久不成，卞教之數言，卓犖有大致。秀才謂縣令曰："卞，公府掾之精者，卿云何以爲亭子?"令即召爲門下史，百事疏簡，不能周密。令問卞："能學不?"答曰："願之。"即使就學。無幾，卞兄爲太子長兵，既死，兵例須代，功曹請以卞代兄役。令曰："祖秀才有言。"遂不聽。卞後從令至洛，得入太學，試《經》爲臺四品吏。訪問令寫黄紙一鹿車，卞曰："劉卞非爲人

劉卞字叔龍，東平須昌人。本是軍人子弟，生性正直不愛多説話。年輕時爲縣裏的小吏，功曹夜晚喝醉酒去厠所，讓劉卞舉着火燭，劉卞不服從，功曹怨恨他，藉其他事情讓他補亭子。有個叫祖秀才的人，在亭中給刺史寫信，長時間寫不成，劉卞教了他幾句，便超然出衆。秀才對縣令説："劉卞，是公府屬員中的精幹者，你怎麼讓他去做亭子?"縣令就召他爲門下史，辦各種事都疏略，不能周密。縣令問劉卞："能學習嗎?"回答説："願意學。"就讓他去學習。没多久，劉卞的兄長任太子長兵，死了以後，按兵例必須有人替代，功曹請求讓劉卞代兄服役。縣令説："祖秀才有話。"於是不聽。劉卞後來跟着縣令到洛陽，得以進入太學，通過《經》的考試任臺四品官。訪問讓他寫一鹿車黄紙，劉卞説：

寫黄紙者也。"訪問知怒，言於中正，退爲尚書令史。或謂卞曰："君才簡略，堪大不堪小，不如作守舍人。"卞從其言。

後爲吏部令史，遷齊王攸司空主簿，轉太常丞、司徒左西曹掾、尚書郎，所歷皆稱職。累遷散騎侍郎，除并州刺史。入爲左衛率，知賈后廢太子之謀，甚憂之。以計干張華而不見用，益以不平。賈后親黨微服聽察外間，頗聞卞言，乃遷卞爲輕車將軍、雍州刺史。卞知言泄，恐爲賈后所誅，乃飲藥卒。初，卞之并州，昔同時爲須昌小吏者十餘人祖餞之，其一人輕卞，卞遣扶出之，人以此少之。

"劉卞不是給人家寫黄紙的人。"訪問知道後發怒，對中正説，降爲尚書令史。有人對劉卞説："你的才能簡略，適合於大任而不適合小事，不如做守舍人。"劉卞聽從了他的話。

後來任吏部令史，改任齊王司馬攸司空主簿，轉任太常丞、司徒左西曹掾、尚書郎，在所任的位置上都稱職。逐漸升任散騎侍郎，做并州刺史。入朝任左衛率，知道賈后廢太子的陰謀，很憂慮。爲張華出計謀而不被采用，更覺不平。賈后的親信黨羽暗中監視外界，對劉卞的言論有所耳聞，於是改任劉卞爲輕車將軍、雍州刺史。劉卞知道言辭泄露，怕被賈后殺害，便喝藥而死。當初，劉卞去并州，過去同時在須昌做小官的十多人爲他餞行，其中一人輕視劉卞，劉卞派人把他扶出屋外，人們因此輕視劉卞。

史臣曰：夫忠爲令德，學乃國華，譬衆星之有禮義，人倫之有冠冕也。衛瓘撫武帝之床，張華距趙倫之命，進諫則伯玉居多，臨危則茂先爲美。遵乎險轍，理有可言：昏亂方凝，則事睽其趣；松筠無改，則死勝於生，固以赴蹈爲期，而不辭乎傾覆者也。俱陷淫網，同嗟承劍，邦家殄瘁，不亦傷哉！

史臣曰：忠誠爲美德，才學是國之精華，譬如衆星有禮義，人倫有冠冕。衛瓘撫摸武帝的床，張華抗拒趙王司馬倫的命令，進諫則伯玉較多，臨危不懼則茂先做得好。在危險的路途上，有這樣的道理：昏亂剛形成，則要看事情的發展趨向；固執不改，則死比活着强，堅持去赴湯蹈火，是不避顛覆者。都落入淫網，同遭殺害，國家困危，不也令人傷感嗎！

贊曰：賢人委質，道映陵寒。尸禄觀敗，吾生未安。衛以賈滅，張由趙殘。忠於亂世，自古爲難。

贊曰：賢人獻身，陵墓的寒氣映到道上。空受俸禄者觀望失敗，我心中不安。衛因爲賈被滅絶，張因爲趙被殘殺。忠於亂世，自古以來就難。

晋書卷三十七

列傳第七

宗　室

安平獻王司馬孚

安平獻王孚字叔達，宣帝次弟也。初，孚長兄朗字伯達，宣帝字仲達，孚弟馗字季達，恂字顯達，進字惠達，通字雅達，敏字幼達，俱知名，故時號爲“八達”焉。孚温厚廉讓，博涉經史。漢末喪亂，與兄弟處危亡之中，簞食瓢飲，而披閲不倦。性通恕，以貞白自立，未嘗有怨於人。陳留殷武有名於海内，嘗罹罪譴，孚往省之，遂與同處分食，談者稱焉。

安平獻王司馬孚字叔達，是宣帝的次弟。當初，司馬孚的長兄司馬朗字伯達，宣帝字仲達，司馬孚弟司馬馗字季達，司馬恂字顯達，司馬進字惠達，司馬通字雅達，司馬敏字幼達，都有名氣，因而當時號稱“八達”。司馬孚温和敦厚正直謙讓，廣泛閲讀經典史籍。漢朝末年喪亡動亂，與兄弟處於危亡之中，粗茶淡飯，而披閲不知疲倦。性格開通寬容，以貞潔清白作爲立身之本，從没與别人結怨。陳留人殷武在國内聞名，曾經遭受刑罰，司馬孚去探望他，於是就與他同吃同住，談論的人稱道此事。

魏陳思王植有俊才，清選官屬，以孚爲文學掾。植負才陵物，孚每切諫，初不合意，後乃謝之。遷太子中庶子。魏武帝崩，太子號哭過甚，孚諫曰：“大行晏駕，天下恃殿下爲命。當上爲宗廟，下爲萬國，奈何效匹夫之孝乎！”太子良久乃止，曰：“卿言是也。”時群臣初聞帝崩，相聚號哭，無復行列。孚厲聲於朝曰：“今大行晏駕，天下震動，當早拜嗣君，以鎮海内，而但哭邪！”孚與尚書和洽罷群臣，備禁衛，具喪事，奉太子以即位，是爲文帝。

魏陳思王曹植有超人的才幹，精選官屬，任命司馬孚爲文學掾。曹植仗着才幹凌駕於人，司馬孚常常誠懇地勸諫，起初不合曹植的心意，後來纔向他認錯。遷任太子中庶子。魏武帝去世，太子號哭得太厲害，司馬孚勸諫説：“皇帝去世，天下仗着殿下您來發布命令。應當上爲宗廟，下爲各封國，爲什麽效仿平民的孝道呢！”太子好一會兒纔止住哭，説：“你説得對。”當時群臣剛聽説皇帝去世，聚在一起號哭，不再成行列。司馬孚在朝廷上厲聲説：“如今皇帝去世，天下震動，應該及早拜繼位的國君，來鎮撫海内，祇是哭就行了嗎！”司馬孚與尚書和洽解散群臣，設置禁衛，完成喪事，擁戴太子即位，也就是文帝。

時當選侍中、常侍等官，太子左右舊人頗諷諭主者，便欲就用，不調

當時正在選侍中、常侍等官，太子身邊的舊人不時地暗示主事的人，打算就任用他們自己，

餘人。孚曰："雖有堯舜，必有稷契。今嗣君新立，當進用海内英賢，猶患不得，如何欲因際會自相薦舉邪！官失其任，得者亦不足貴。"遂更他選。轉孚爲中書郎、給事常侍，宿省内，除黄門侍郎，加騎都尉。

不再徵調其他人。司馬孚説："雖然有了堯舜，還一定少不了稷契。如今新君緣即位，應該進用海内英才賢士，尚且還怕得不到，怎能想利用時機來自相推薦舉用呢！做官不稱職，得到官位也不足以令人尊重。"於是另外推選。轉授司馬孚爲中書郎、給事常侍，住宿在官署内，又拜任黄門侍郎，加任騎都尉。

時孫權稱藩，請送任子，當遣前將軍于禁還，久而不至。天子以問孚，孚曰："先王設九服之制，誠以要荒難以德懷，不以諸夏禮責也。陛下承緒，遠人率貢。權雖未送任子，于禁不至，猶宜以寬待之。畜養士馬，以觀其變。不可以嫌疑責讓，恐傷懷遠之義。自孫策至權，奕世相繼，惟强與弱，不在一禁。禁之未至，當有他故耳。"後禁至，果以疾遲留，而任子竟不至。大軍臨江，責其違言，吴遂絶不貢獻。後出爲河内典農，賜爵關内侯，轉清河太守。

當時孫權對魏自稱屬國，請求送人質入魏，應當遣送魏的前將軍于禁回魏，很久人還不到。天子向司馬孚問此事，司馬孚説："先王設下了九服的制度，是誠心用仁德的胸懷來要求荒遠的地域，而不用中原的禮去責求。陛下繼承帝位，遠方的人服從進貢。孫權雖没送來人質，于禁也没回來，可還是應該以寬厚對待他們。蓄積兵士馬匹，觀察事態的變化。不能因爲嫌疑而責怪，那樣恐怕會有傷感懷遠方人的大義。從孫策到孫權，累世相繼承，力量的强與弱，不在於一個于禁。于禁没到，應當是有其他緣故。"後來于禁回到了魏，果然是因爲有病而滯留，然而人質始終没送來。大軍開到江邊，責備吴國違背諾言，吴於是斷絶關係不再貢獻。此後出任河内典農，賜爵位爲關内侯，轉任清河太守。

初，魏文帝置度支尚書，專掌軍國支計，朝議以征討未息，動須節量。及明帝嗣位，欲用孚，問左右曰："有兄風不？"答云："似兄。"天子曰："吾得司馬懿二人，復何憂哉！"轉爲度支尚書。孚以爲擒敵制勝，宜有備預。每諸葛亮入寇關中，邊兵不能制敵，中軍奔赴，輒不及事機，宜預選步騎二萬，以爲二部，爲討賊之備。又以關中連遭賊寇，穀帛不足，遣冀州農丁五千屯於上邽，秋冬習戰陣，春夏修田桑。由是關中軍國有餘，待賊有備矣。後除尚書右僕射，進爵昌平亭侯，遷尚書令。及大將軍曹爽擅權，李勝、何晏、鄧颺等亂政，孚不視庶事，但正身遠害而已。及宣帝誅爽，孚與景帝屯司馬

當初，魏文帝設置度支尚書，專門掌管軍隊國家的支出計劃，朝廷的議論認爲征戰討伐没有平息，舉措必須節約。等到明帝繼承君位，打算任用司馬孚，問左右的人説："有他兄長的風範嗎?"回答説："像他兄長。"天子説："我得到兩個司馬懿，還有什麽憂慮呢！"司馬孚轉任度支尚書。司馬孚認爲擒敵制勝，應有所準備。每次諸葛亮入侵關中，邊境的軍隊不能制止敵人，後方軍隊奔赴邊境，就會趕不上戰機，應該事先挑選兩萬步兵騎兵，分成兩部分，作爲討伐敵人的預備隊。司馬孚又認爲關中連續遭受敵人進犯，穀物布帛不足，派遣冀州農夫五千人在上邽駐扎，秋天冬天演習戰陣，春季夏季治理田地桑園。從此關中軍隊國家有了富餘，預防入侵有了準備。此後拜任尚書右僕射，進封爵位爲昌平亭侯，遷任尚書令。等到大將軍曹爽專權，李勝、何晏、鄧颺等人搞亂政治，司馬孚不過問日常政

門，以功進爵長社縣侯，加侍中。

事，衹是端正自身遠離禍害而已。等到宣帝誅殺曹爽，司馬孚與景帝駐扎在司馬門，因爲有功進封爵位爲長社縣侯，加任侍中。

時吴將諸葛恪圍新城，以孚進督諸軍二十萬防禦之。孚次壽春，遣毌丘儉、文欽等進討。諸將欲速擊之，孚曰："夫攻者，借人之力以爲功，且當詐巧，不可力争也。"故稽留月餘乃進軍，吴師望風而退。

當時吴將諸葛恪包圍新城，任命司馬孚督統諸軍二十萬人防禦敵軍。司馬孚駐扎在壽春，派遣毌丘儉、文欽等人進軍討伐。諸將想快速進擊，司馬孚説："進攻這種事，要藉對方的力量取得成功，而且應當狡詐巧妙，不能力争。"故意滯留一個多月纔進軍，吴國軍隊望風而逃。

魏明悼后崩，議書銘旌，或欲去姓而書魏，或欲兩書。孚以爲："經典正義，皆不應書。凡帝王皆因本國之名以爲天下之號，而與往代相别耳，非爲擇美名以自光也。天稱皇天，則帝稱皇帝；地稱后土，則后稱皇后。此乃所以同天地之大號，流無二之尊名，不待稱國號以自表，不俟稱氏族以自彰。是以《春秋》隱公三年《經》曰'三月庚戌天王崩'，尊而稱天，不曰周王者，所以殊乎列國之君也。'八月庚辰宋公和卒'，書國稱名，所以異乎天王也。襄公十五年《經》曰'劉夏逆王后于齊'，不云逆周王后姜氏者，所以異乎列國之夫人也。至乎列國，則曰'夫人姜氏至自齊'，又曰'紀伯姬卒'，書國稱姓，此所以異乎天王后也。由此考之，尊稱皇帝，赫赫無二，何待於魏乎？尊稱皇后，彰以謚號，何待於姓乎？議者欲書魏者，此以爲天皇之尊，同於往古列國之君也。或欲書姓者，此以爲天皇之后，同於往古之夫人也。乖經典之大義，異乎聖人之明制，非所以垂訓將來，爲萬世不易之式者也。"遂從孚議。

魏明悼后去世，議論如何書寫靈柩前的旗幡，有人打算去掉姓而寫魏，有人打算姓與魏都寫。司馬孚認爲："根據經典正義，都不應寫。凡是帝王都根據本國的名稱來作天下的稱號，從而與以往的各代相區别，不是爲了選擇美名來爲自己增光。天稱作皇天，則帝稱作皇帝；地稱作后土，則后稱作皇后。這就是與天地的大號相同，流傳世間没有第二的尊貴名號，不用稱國號來自我表明，不用稱氏族來自我炫耀的原因。因此《春秋》隱公三年《經》説'三月庚戌天王崩'，尊敬而稱天，不稱周王，是爲了與列國的國君相區别。'八月庚辰宋公和卒'，寫國號稱人名，是爲了與天王相區别。襄公十五年《經》説'劉夏在齊迎接王后'，不説迎接周王后姜氏，是爲了與列國的夫人相區别。至於列國，則説'夫人姜氏從齊來'，又説'紀伯姬去世'，寫國名稱呼姓氏，爲的是區别於天王后。由此考證，尊稱皇帝，顯赫無二，有什麽必要寫上魏呢？尊稱皇后，用謚號加以彰明，有什麽必要寫上姓呢？議論者中想寫上魏的人，自以爲表現了天皇的尊貴，其實却與古代列國的國君等同。想寫上姓氏的人，自以爲表現了這是天皇的后妃，其實却與古代的夫人等同。違背了經典大義，不同於聖人的明確制度，不能爲將來留下成訓，不能成爲萬世不變的法式。"於是依從了司馬孚的議論。

遷司空。代王淩爲太尉。及蜀將姜維寇隴右，雍州刺史王經戰敗，遣孚西鎮關中，統諸軍事。征西將軍陳泰與安西將軍鄧艾進擊維，維退。孚

遷任司空。代替王淩任太尉。等到蜀國將領姜維入侵隴右，雍州刺史王經打了敗仗，派遣司馬孚去西部鎮守關中，統率諸軍。征西將軍陳泰與安西將軍鄧艾進軍攻打姜維，姜維退兵。司馬

還京師，轉太傅。

孚回京城，轉任太傅。

及高貴鄉公遭害，百官莫敢奔赴，孚枕尸於股，哭之慟，曰："殺陛下者臣之罪。"奏推主者。會太后令以庶人禮葬，孚與群公上表，乞以王禮葬，從之。孚性至慎。宣帝執政，常自退損。後逢廢立之際，未嘗預謀。景文二帝以孚屬尊，不敢逼。後進封長樂公。

等到高貴鄉公被害，百官没人敢去表示哀悼，司馬孚伏在尸體上，哭得很悲痛，説："殺害陛下是我的罪過。"奏請追究主謀的人。適逢太后下令以庶民之禮下葬，司馬孚和群公上表，請求以王禮下葬，依從了他們。司馬孚生性非常謹慎。宣帝執政，司馬孚經常退讓謙抑。後來在廢置確立國君的那段時間，未曾參與謀劃。景、文兩朝皇帝因爲司馬孚位尊，不敢逼迫他。後來進封爲長樂公。

及武帝受禪，陳留王就金墉城，孚拜辭，執王手，流涕歔欷，不能自勝。曰："臣死之日，固大魏之純臣也。"詔曰："太傅勳德弘茂，朕所瞻仰，以光導弘訓，鎮静宇内，願奉以不臣之禮。其封爲安平王，邑四萬户。進拜太宰、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有司奏，諸王未之國者，所置官屬，權未有備。帝以孚明德屬尊，當宣化樹教，爲群后作則，遂備置官屬焉。又以孚内有親戚，外有交游，惠下之費，而經用不豐，奉絹二千匹。及元會，詔孚乘輿車上殿，帝於阼階迎拜。既坐，帝親奉觴上壽，如家人禮。帝每拜，孚跪而止之。又給以雲母輦、青蓋車。

等到武帝接受禪讓，陳留王去金墉城，司馬孚向他告辭，拉着王的手，流淚嘆息，不能控制自己的情感。説："到我死的那天，一定要成爲大魏的忠臣。"詔書説："太傅功勛道德宏大茂盛，是我所瞻仰的，用以光大輔導弘大的教誨，鎮撫清静天下，願把不必稱臣的禮奉送給他。封他爲安平王，采邑四萬户。進升爲太宰、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官吏奏報，諸王没有去所封國的，所設置的府衙中的輔吏，暫且還不完備。皇帝因爲司馬孚有完美的德行尊貴的地位，應當宣揚樹立教化，爲各王作出榜樣，於是爲他備置府衙的輔吏。又因爲司馬孚内有親戚，外有朋友，給下面人好處的花費，用度不富裕，奉送兩千匹絹。等到元旦皇帝朝見群臣，詔書讓司馬孚乘坐小車上殿，皇帝在堂前臺階迎拜。坐下以後，皇帝親自奉上酒杯祝壽，如同家庭中的禮節。每次皇帝行拜禮，司馬孚都要下跪而制止他。又給司馬孚雲母輦、青蓋車。

孚雖見尊寵，不以爲榮，常有憂色。臨終，遺令曰："有魏貞士河内温縣司馬孚，字叔達，不伊不周，不夷不惠，立身行道，終始若一。當以素棺單椁，斂以時服。"泰始八年薨，時年九十三。帝於太極東堂舉哀三日。詔曰："王勳德超世，尊寵無二，期頤在位，朕之所倚。庶永百齡，諮仰訓導，奄忽殂隕，哀慕感切。其以東園温明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襲、緋練百匹、絹布各五百匹、

司馬孚雖然被尊寵，但不以此爲榮，常有憂愁的神色。臨終，遺令説："魏朝守志不移的人河内温縣司馬孚，字叔達，不同於伊尹、周公，不同於伯夷、柳下惠，立身行道，始終如一。應當用不上漆的棺和單層的椁，用平時穿的衣服裝殮。"泰始八年去世，時年九十三歲。皇帝在太極東堂舉哀三天。詔書説："王的功勛道德超越世人，尊貴寵幸没人能比，期望他保養在官位上，作我的依靠。盼他長命百歲，咨詢景仰他的訓導，忽然去世，哀傷思慕深切感懷。用東園温明秘器、朝服一套、衣一套、緋練百匹、絹布各

錢百萬、穀千斛以供喪事。諸所施行，皆依漢東平獻王蒼故事。”其家遵孚遺旨，所給器物，一不施用。帝再臨喪，親拜盡哀。及葬，又幸都亭，望柩而拜，哀動左右。給鑾輅輕車，介士武賁百人，吉凶導從二千餘人，前後鼓吹，配饗太廟。九子：邕、望、輔、翼、晃、瓌、珪、衡、景。

五百匹、錢一百萬、穀一千斛供給喪事。各類事情的施行，都按照漢朝東平獻王劉蒼的先例。”司馬孚的家人遵從司馬孚的遺言，所給的器物，一概不用。皇帝兩次去靈堂，親自拜別竭盡悲哀。等到下葬，又親臨都亭，向靈柩行拜禮，悲哀感動了左右。給鑾輅輕車，甲士武賁一百人，吉凶導從兩千多人，前後鼓吹，祔祭在太廟。司馬孚有九個兒子：司馬邕、司馬望、司馬輔、司馬翼、司馬晃、司馬瓌、司馬珪、司馬衡、司馬景。

司馬邕

邕字子魁。初爲世子，拜步兵校尉、侍中。先孚卒，追贈輔國將軍，謚曰貞。邕子崇爲世孫，又早夭。泰始九年，立崇弟平陽亭侯隆爲安平王。立四年，咸寧二年薨，謚曰穆。無子，國絶。

司馬邕字子魁。起初作世子時，官拜步兵校尉、侍中。先於司馬孚而死，追贈輔國將軍，謚號是貞。司馬邕的兒子司馬崇是世孫，又死得早。泰始九年，立司馬崇的弟弟平陽亭侯司馬隆爲安平王。四年後，在咸寧二年去世，謚號是穆。没有兒子，封國斷絶。

義陽成王司馬望

義陽成王望字子初，出繼伯父朗，寬厚有父風。仕郡上計吏，舉孝廉，辟司徒掾，歷平陽太守、洛陽典農中郎將。從宣帝討王淩，以功封永安亭侯。遷護軍將軍，改封安樂鄉侯，加散騎常侍。時魏高貴鄉公好才愛士，望與裴秀、王沈、鍾會并見親待，數侍宴筵。公性急，秀等居内職，急有召便至。以望外官，特給追鋒車一乘，武賁五人。時景文相繼輔政，未嘗朝覲，權歸晋室。望雖見寵待，每不自安，由是求出，爲征西將軍、持節、都督雍凉二州諸軍事。在任八年，威化明肅。先是蜀將姜維屢寇關中，及望至，廣設方略，維不得爲寇，關中賴之。進封順陽侯。徵拜衛將軍，領中領軍，典禁兵。尋加驃騎將軍、開府。頃之，代何曾爲司徒。

義陽成王司馬望字子初，過繼給伯父司馬朗，寬厚有父親的風範。任郡中的上計吏，被薦舉爲孝廉，徵爲司徒掾，歷任平陽太守、洛陽典農中郎將。跟隨宣帝討伐王淩，因有功被封爲永安亭侯。遷任護軍將軍，改封安樂鄉侯，加任散騎常侍。當時魏高貴鄉公好才愛士，司馬望和裴秀、王沈、鍾會都被親近對待，多次侍奉宴筵。公性急，裴秀等人在宫内任職，有緊急召唤馬上就到。因爲司馬望任外職，特地給他一乘追鋒車，勇士五人。當時景帝、文帝相繼輔佐朝政，不曾朝見，權力歸於晋室。司馬望雖被寵幸，經常内心不安，因此請求出京城，任征西將軍、持節、都督雍凉二州諸軍事。在任八年，威嚴教化顯赫整肅。以前蜀將姜維屢次入侵關中，等到司馬望到任，廣泛制定謀略，姜維無法進犯，關中依賴他。進封順陽侯。徵任衛將軍，兼中領軍，主管禁兵。不久加封爲驃騎將軍、開設府署。不久，代替何曾任司徒。

武帝受禪，封義陽王，邑萬户，給兵二千人。泰始三年，詔曰：“夫

武帝接受禪讓，封司馬望爲義陽王，采邑一萬户，給兵士兩千人。泰始三年，詔書説：“崇

尚賢庸勛，尊宗茂親，所以體國經化，式是百辟也。且台司之重，存乎天官，故周建六職，政典爲首。司徒、中領軍，以明德近屬，世濟其美；祖考創業，翼佐大命，出典方任，入贊朝政，文德既著，武功宣暢。逮朕嗣位，弼道惟明，宜登上司，兼統軍戎，内輔帝室，外隆威重。其進位太尉，中領軍如故。置太尉軍司一人，參軍事六人，騎司馬五人。又增置官騎十人，并前三十，假羽葆鼓吹。”

尚賢能任用功臣，尊敬宗族昌盛親屬，以此治理國家宣揚教化，做出榜樣給百官看。再説臺司的重要，存在於天官，因而周朝建立政、刑、事、治、教、禮六種官職，治國的典章最爲重要。司徒、中領軍司馬望，因德行美好又是皇親，世人從他的那些美德上受益；祖先創業，輔佐天命，出京主管一方重任，入朝協助朝廷政治，既有顯著的文德，又有宣暢的武功。等到我繼承君位，輔弼之道英明，應該登上太尉的官位，兼管軍事，對内輔佐皇室，對外隆盛君主的威重。進位爲太尉，中領軍依舊。設置太尉軍司一人，參軍事六人，騎司馬五人。又增置官騎十人，加上以前的共三十人，假羽葆鼓吹。”

吴將施績寇江夏，邊境騷動。以望統中軍步騎二萬，出屯龍陂，爲二方重鎮，假節，加大都督諸軍事。會荆州刺史胡烈距績，破之，望乃班師。俄而吴將丁奉寇芍陂，望又率諸軍以赴之，未至而奉退。拜大司馬。孫晧率衆向壽春，詔望統中軍二萬，騎三千，據淮北。晧退，軍罷。泰始七年薨，時年六十七，賻贈有加。望性儉吝而好聚斂，身亡之後，金帛盈溢，以此獲譏。四子：弈、洪、整、楙。

吴國將領施績入侵江夏，邊境騷動。任命司馬望統率中軍步兵騎兵兩萬人，出外駐扎在龍陂，形成兩方重鎮，假節，加任大都督諸軍事。適逢荆州刺史胡烈抵禦施績，擊破敵軍，司馬望於是收兵回朝。不久吴國將領丁奉入侵芍陂，司馬望又率諸軍奔赴前綫，還没到丁奉就退兵了。拜爲大司馬。孫晧率軍隊向壽春進犯，詔書令司馬望統率中軍兩萬人，騎兵三千人，占據淮北。孫晧退兵，晋軍作罷。泰始七年去世，時年六十七歲，對喪事的贈送超出常禮。司馬望生性儉樸吝嗇而且喜好聚斂，死了以後，金帛充溢，因此受到譏刺。有四個兒子：司馬弈、司馬洪、司馬整、司馬楙。

弈至黄門郎，先望卒。整亦早亡。以弈子奇襲爵。奇亦好畜聚，不知紀極，遣三部使到交廣商貨，爲有司所奏，太康九年，詔貶爲三縱亭侯。更以章武王威爲望嗣。後威誅，復立奇爲棘陽王以嗣望。

司馬弈官至黄門郎，比司馬望先死。司馬整也死得早。讓司馬弈的兒子司馬奇承襲爵位。司馬奇也喜好積蓄聚斂，没有限度，派遣三部使到交廣做生意，被有關的官吏舉奏，太康九年，詔書下令貶司馬奇爲三縱亭侯。改用章武王司馬威作爲司馬望的繼承人。後來司馬威被殺，又立司馬奇爲棘陽王來繼承司馬望。

河間平王司馬洪 司馬滔

河間平王洪字孔業，出繼叔父昌武亭侯遺。仕魏，歷位典農中郎將、原武太守，封襄賁男。武帝受禪，封河間王。立十二年，咸寧二年薨。二子：威、混。威嗣，徙封章

河間平王司馬洪字孔業，過繼給叔父昌武亭侯司馬遺。在魏做官，歷任典農中郎將、原武太守，封爲襄賁男。武帝接受禪讓，封他爲河間王。十二年後，咸寧二年去世。有兩個兒子：司馬威、司馬混。司馬威繼承爵位，改封到章武。

武。其後威既繼義陽王望，更立混爲洪嗣。混歷位散騎常侍，薨。

後來司馬威繼承了義陽王司馬望，改立司馬混作爲司馬洪的繼承人。司馬混歷任散騎常侍，去世。

及洛陽陷，混諸子皆没于胡。而小子滔初嗣新蔡王確，亦與其兄俱没。後得南還，與新蔡太妃不協。太興二年上疏，以兄弟并没在遼東，章武國絶，宜還所生。太妃訟之，事下太常。太常賀循議："章武、新蔡俱承一國不絶之統，義不得替其本宗而先後傍親。按滔既已被命爲人後矣，必須無復兄弟，本國永絶，然後得還所生。今兄弟在遠，不得言無，道里雖阻，復非絶域。且鮮卑恭命，信使不絶。自宜詔下遼東，依劉群、盧諶等例，發遣令還，繼嗣本封。謂滔今未得便委離所後也。"元帝詔曰："滔雖出養，自有所生母。新蔡太妃相待甚薄，滔執意如此。如其不聽，終當紛紜，更爲不可。今便順其所執，還襲章武。"

等到洛陽陷落，司馬混的幾個兒子都被胡人俘虜。而小兒子司馬滔剛繼承新蔡王司馬確，也和兄長一同被俘。後來得以回到南方，與新蔡太妃不和。太興二年上疏，認爲兄弟都被擄到遼東，章武的封國被斷絶，自己應當回到出生地去。太妃爲此争辯，事情交付給太常。太常賀循評議説："章武、新蔡都奉承一個封國不當滅絶的系統，按道義不能抛棄自己的宗族而先做旁支親屬的後人。考察司馬滔已經被定爲别人的繼承人，必須不再另有兄弟，本國永遠絶後，這樣纔能回到出生地。如今兄弟在遠方，不能説没有，路途雖然阻隔，可也不是極遠的地域。再説鮮卑恭順聽命，信使不斷。自然應該向遼東下詔書，依照劉群、盧諶等人的先例，迫使他們放還，繼嗣原來的封國。我認爲司馬滔現在不便離開他所繼嗣的地方。"元帝下詔説："司馬滔雖然過繼，但自有生母。新蔡太妃對待他很薄情，司馬滔纔堅持這樣。如果不聽他的，將始終有紛争，更加不好。如今就順着他的意願，回去繼承章武。"

滔歷位散騎常侍，薨，子休嗣。休與彭城王雄俱奔蘇峻。峻平，休已戰死。弟珍年八歲，以小弗坐。咸和六年襲爵，位至大宗正。薨，無嗣。河間王欽以子範之繼，位至游擊將軍。薨，子秀嗣。義熙元年，爲桂陽太守。秀妻桓振之妹，振作逆，秀不自安，謀反，伏誅，國除。

司馬滔歷任散騎常侍，去世，兒子司馬休繼嗣。司馬休和彭城王司馬雄都投奔了蘇峻。蘇峻被平定，司馬休已經戰死。弟弟司馬珍年方八歲，因爲小没獲罪。咸和六年承襲爵位，位至大宗正。去世，没有子孫。河間王司馬欽讓兒子司馬範之繼嗣，位至游擊將軍。去世，兒子司馬秀繼嗣。義熙元年，任桂陽太守。司馬秀的妻子是桓振的妹妹，桓振叛逆，司馬秀自己不安，謀反，被殺，封國被廢除。

司馬威

威字景曜，初嗣洪。咸寧三年，徙封章武。太康九年，嗣義陽王望。威凶暴無操行，諂附趙王倫。元康末，爲散騎常侍。倫將篡，使威與黄門郎駱休逼帝奪璽綬，倫以威爲中書令。倫敗，惠帝反正，曰："阿皮捩吾指，奪吾璽綬，不可不殺。"阿皮，

司馬威字景曜，起初繼嗣司馬洪。咸寧三年，改封章武。太康九年，繼嗣義陽王司馬望。司馬威凶暴没有好品行，諂媚依附趙王司馬倫。元康末年，任散騎常侍。司馬倫將篡位，派司馬威和黄門郎駱休逼迫皇帝争奪璽綬，司馬倫任命司馬威爲中書令。司馬倫失敗，惠帝恢復帝位，説："阿皮扭轉我的手指，奪我的璽綬，不能不

威小字也。於是誅威。

隨穆王司馬整

隨穆王整，兄弈卒，以整爲世子。歷南中郎將，封清泉侯，先父望薨，追贈冠軍將軍。武帝以義陽國一縣追封爲隨縣王。子邁嗣。太康九年，以義陽之平林益邁爲隨郡王。

竟陵王司馬楙

竟陵王楙字孔偉，初封樂陵亭侯，起家參相國軍事。武帝受禪，封東平王，邑三千九十七户。入爲散騎常侍、尚書。

楙善諂諛，曲事楊駿。及駿誅，依法當死，東安公繇與楙善，故得不坐。尋遷大鴻臚，加侍中。繇欲擅朝政，與汝南王亮不平。亮托以繇討駿顧望，免繇、楙等官，遣楙就國。楙遂殖財貨，奢僭逾制。趙王倫篡位，召還。及義兵起，倫以楙爲衛將軍、都督諸軍事。倫敗，楙免官。齊王冏輔政，繇復爲僕射，舉楙爲平東將軍、都督徐州諸軍事，鎮下邳。成都王穎輔政，進楙爲衛將軍。

會惠帝北征，即以楙爲車騎將軍，都督如故，使率衆赴鄴。蕩陰之役，東海王越奔于下邳，楙不納，越乃還國。帝既西幸，越總兵謀迎大駕，楙甚懼。長史王修説曰：“東海宗室重望，今將興義，公宜舉徐州以授之，此克讓之美也。”楙從之，乃自承制都督兖州刺史、車騎將軍，表于天子。時帝在長安，遣使者劉虔即拜焉。

楙慮兖州刺史苟晞不避己，乃給虔兵，使稱詔誅晞。晞時已避位，楙在州徵求不已，郡縣不堪命。范陽王

殺。”阿皮是司馬威的小名。於是殺了司馬威。

隨穆王司馬整，兄長司馬弈去世，以司馬整爲世子。歷任南中郎將，封爲清泉侯，比父親司馬望先死，追贈爲冠軍將軍。武帝以義陽國一個縣追封他爲隨縣王。兒子司馬邁繼嗣。太康九年，用義陽的平林進升他爲隨郡王。

竟陵王司馬楙字孔偉，起初封爲樂陵亭侯，剛做官時任參相國軍事。武帝接受禪讓，封他爲東平王，封邑三千零九十七户。入京爲散騎常侍、尚書。

司馬楙善於阿諛奉承，曲意事奉楊駿。等到楊駿被誅，依法該判死罪，東安公司馬繇與司馬楙關係好，因而没獲罪。不久遷任大鴻臚，加任侍中。司馬繇想獨攬朝政，與汝南王司馬亮不和。司馬亮以司馬繇討伐楊駿不堅決爲由，免了司馬繇、司馬楙等人的官職，打發司馬楙去所封國。司馬楙於是經營財貨，奢侈超越制度。趙王司馬倫篡位，召回司馬楙。等到義軍起兵，司馬倫任命司馬楙爲衛將軍、都督諸軍事。司馬倫失敗，司馬楙被免官。齊王司馬冏輔佐朝政，司馬繇又任僕射，推舉司馬楙任平東將軍、都督徐州諸軍事，鎮守下邳。成都王司馬穎輔佐朝政，提拔司馬楙爲衛將軍。

適逢惠帝向北征討，就令司馬楙爲車騎將軍，都督職務依舊，派他率軍奔赴鄴。蕩陰之戰，東海王司馬越跑到下邳，司馬楙不接納，司馬越於是回到了自己的封國。皇帝巡視西部後，司馬越聚集軍隊準備迎接皇帝，司馬楙很是恐懼。長史王修獻策説：“東海王在宗室中地位重要，如今將要做出義舉，公應該把徐州授給他，這是克制謙讓的美事。”司馬楙依從了他，於是自認秉承皇帝旨意都督兖州刺史、車騎將軍，上表報告天子。當時皇帝在長安，派遣使者劉虔去授職。

司馬楙擔心兖州刺史苟晞不避讓自己，於是給劉虔兵士，讓他以詔書名義誅殺苟晞。苟晞當時已經辭去官職，司馬楙在州中不斷地尋求苟

虓遣晞還兖州，徙楙都督青州諸軍事。楙不受命，背山東諸侯，與豫州刺史劉喬相結。虓遣將田徽擊楙，破之，楙走還國。帝還洛陽，楙乃詣闕。

晞，郡縣無法忍受他的命令。范陽王司馬虓派苟晞回到兖州，調司馬楙都督青州諸軍事。司馬楙不接受命令，背着山東諸侯，與豫州刺史劉喬相勾結。司馬虓派遣將領田徽攻擊司馬楙，打敗了司馬楙，司馬楙跑回了自己的封國。皇帝回到洛陽，司馬楙於是前往宫闕。

及懷帝踐阼，改封竟陵王，拜光禄大夫。越出牧豫州，留世子毗及其黨何倫訪察宫省。楙白帝討越，乃合衆襲倫，不克。帝委罪於楙，楙奔竄獲免。越薨，乃出。及洛陽傾覆，爲亂兵所害。

等到懷帝即位，改封司馬楙爲竟陵王，拜任光禄大夫。司馬越出任豫州牧，留下世子司馬毗及其同黨何倫訪察設於宫内的官署。司馬楙説服皇帝討伐司馬越，於是糾集衆人襲擊司馬倫，没成功。皇帝歸罪於司馬楙，司馬楙逃奔流竄纔免於難。司馬越死，司馬楙纔出來。等到洛陽傾覆，被亂兵殺害。

太原成王司馬輔

太原成王輔，魏末爲野王太守。武帝受禪，封渤海王，邑五千三百七十九户，泰始二年之國。後爲衛尉，出爲東中郎將，轉南中郎將。咸寧三年，徙爲太原王，監并州諸軍事。太康四年入朝，五年薨，追贈鎮北將軍。永平元年，更贈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子弘立，元康中爲散騎常侍，後徙封中丘王。三年薨，子鑠立。

太原成王司馬輔，魏末任野王太守。武帝接受禪讓，封他爲渤海王，封邑五千三百七十九户，泰始二年去封國。後來任衛尉，出任東中郎將，轉任南中郎將。咸寧三年，遷任太原王，監并州諸軍事。太康四年入朝，五年去世，追贈鎮北將軍。永平元年，改贈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兒子司馬弘繼嗣，元康年間任散騎常侍，後來改封爲中丘王。三年後去世，兒子司馬鑠繼嗣。

司馬翼

翼字子世，少歷顯位，官至武賁中郎將。武帝未受禪而卒，以兄邕之支子承爲嗣，封南宫縣王。薨，子祐嗣立，承遂無後。

司馬翼字子世，年輕時就出任顯赫的官位，官做到武賁中郎將。武帝没接受禪讓時就死了，讓兄長司馬邕的庶子司馬承繼嗣，封爲南宫縣王。死，兒子司馬祐繼嗣，司馬承於是没了後人。

下邳獻王司馬晃

下邳獻王晃字子明，魏封武始亭侯，拜黄門侍郎，改封西安男，出爲東莞太守。武帝受禪，封下邳王，邑五千一百七十六户，泰始二年就國。

下邳獻王司馬晃字子明，魏朝封他爲武始亭侯，官拜黄門侍郎，改封西安男，出任東莞太守。武帝接受禪讓，封他爲下邳王，封邑五千一百七十六户，泰始二年去所封國。

晃孝友貞廉，謙虚下士，甚得宗室之稱。後爲長水校尉、南中郎將。九年，詔曰："南中郎將、下邳王晃

司馬晃孝順友善貞正廉潔，謙虚對賢士恭敬，很是得到宗室的稱贊。後來任長水校尉、南中郎將。九年，詔書説："南中郎將、下邳王司

清亮中正，體行明潔，才周政理，有文武策識。其以晃爲使持節，都督寧益二州諸軍事、安西將軍，領益州刺史。”晃以疾不行，更拜尚書，遷右僕射。久之，出爲鎮東將軍、都督青徐二州諸軍事。惠帝即位，入爲車騎將軍，加散騎常侍。將誅楊駿，以晃領護軍，屯東掖門。尋守尚書令。遷司空，加侍中，令如故。元康六年薨，追贈太傅。

二子：裒、緯。裒早卒，緯有篤疾，别封良城縣王，以太原王輔第三子韡爲嗣。官至侍中、尚書，早薨，子韶立。

太原烈王司馬瓌

太原烈王瓌字子泉，魏長樂亭侯，改封貴壽鄉侯。歷振威將軍、秘書監，封固始子。武帝受禪，封太原王，邑五千四百九十六户，泰始二年就國。四年入朝，賜衮冕之服，遷東中郎將。十年薨，詔曰：“瓌乃心忠篤，智器雅亮。歷位文武，有幹事之績。出臨封土，夷夏懷附，鎮守許都，思謀可紀。不幸早薨，朕甚悼之。今安厝在近，其追贈前將軍。”子顒立，徙封河間王，别有傳。

高陽元王司馬珪

高陽元王珪字子璋，少有才望，魏高陽鄉侯。歷河南令，進封湞陽子，拜給事黄門侍郎。武帝受禪，封高陽王，邑五千五百七十户。歷北中郎將、督鄴城守諸軍事。泰始六年入朝，以父孚年高，乞留供養。拜尚書，遷右僕射。十年薨，詔遣兼大鴻臚持節監護喪事，贈車騎將軍、儀同三司。

珪有美譽於世，而帝甚悼惜之。無子，詔以太原王輔子緝襲爵。緝立五年，咸寧四年薨，謚曰哀。無

司馬晃清廉貞正，辦事開明廉潔，才能周遍政理，有文武的策謀見識。任命司馬晃爲使持節、都督寧益二州諸軍事、安西將軍，兼益州刺史。”司馬晃因有病没出任，改任尚書，遷任右僕射。很久後，出任鎮東將軍、都督青徐二州諸軍事。惠帝即位，入京任車騎將軍，加任散騎常侍。將要誅殺楊駿，讓司馬晃領護軍，屯守東掖門。不久任尚書令。遷任司空，加任侍中，尚書令的職務依舊。元康六年去世，追贈爲太傅。

有兩個兒子：司馬裒、司馬緯。司馬裒死得早，司馬緯有重病，另封爲良城縣王，讓太原王司馬輔的第三個兒子司馬韡繼嗣。官至侍中、尚書，死得早，兒子司馬韶繼嗣。

太原烈王司馬瓌字子泉，是魏的長樂亭侯，改封貴壽鄉侯。歷任振威將軍、秘書監，封爲固始子。武帝接受禪讓，被封爲太原王，封邑五千四百九十六户，泰始二年去封國。四年入朝，賜他衮冕的服裝，遷任東中郎將。十年去世，詔書說：“司馬瓌心地忠厚，才智高雅鮮明。歷任文官武職，有幹事的業績。出京去自己的封國，各族人感懷依附，鎮守許都，策謀可以記載。不幸早逝，我很是悼念他。如今安葬在不遠處，追贈爲前將軍。”兒子司馬顒繼嗣，遷封爲河間王，另有傳。

高陽元王司馬珪字子璋，年輕時有才氣名望，是魏高陽鄉侯。歷任河南令，進封爲湞陽子，官拜給事黄門侍郎。武帝接受禪讓，封他爲高陽王，封邑五千五百七十户。歷任北中郎將、督鄴城守諸軍事。泰始六年入朝，因爲父親司馬孚年老，請求留京供養。官拜尚書，遷任右僕射。十年去世，詔書派遣兼大鴻臚持節監護喪事，追贈車騎將軍、儀同三司。

司馬珪在世上有美譽，而皇帝很是悼念痛惜他。没有兒子，詔書讓太原王司馬輔的兒子司馬緝承襲爵位。司馬緝繼嗣五年，咸寧四年去

子，太康二年詔以太原王瓌世子顒子訟爲緝後，封真定縣侯。

世，謚號是哀。没有兒子，太康二年詔書讓太原王司馬瓌長子司馬顒的兒子司馬訟做司馬緝的繼承人，封爲真定縣侯。

常山孝王司馬衡

常山孝王衡字子平，魏封德陽鄉侯。進封汝陽子，爲駙馬都尉。武帝受禪，封常山王，邑三千七百九十户。二年薨，無子，以安平世子邕第四子殷爲嗣。

常山孝王司馬衡字子平，魏封爲德陽鄉侯。進封汝陽子，任駙馬都尉。武帝接受禪讓，封他爲常山王，封邑三千七百九十户。二年去世，没有兒子，讓安平獻王的長子司馬邕的第四個兒子司馬殷繼嗣。

沛順王司馬景

沛順王景字子文，魏樂安亭侯。歷諫議大夫。武帝受禪，封沛王，邑三千四百户。立十一年，咸寧元年薨，子韜立。

沛順王司馬景字子文，是魏朝的樂安亭侯。歷任諫議大夫。武帝接受禪讓，封他爲沛王，封邑三千四百户。在位十一年，咸寧元年去世，兒子司馬韜繼嗣。

彭城穆王司馬權

彭城穆王權字子輿，宣帝弟魏魯相東武城侯馗之子也。初襲封，拜冗從僕射。武帝受禪，封彭城王，邑二千九百户。出爲北中郎將、都督鄴城守諸軍事。泰始中入朝，賜衮冕之服。咸寧元年薨，子元王植立。歷位後將軍，尋拜國子祭酒、太僕卿、侍中、尚書。出爲安東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代淮南王允鎮壽春，未發。或云植助允攻趙王倫，遂以憂薨。贈車騎將軍，增封萬五千户。子康王釋立，官至南中郎將、持節、平南將軍，分魯國蕃、薛二縣以益其國，凡二萬三千户。薨，子雄立，坐奔蘇峻伏誅，更以釋子紘嗣。

彭城穆王司馬權字子輿，是宣帝的弟弟魏魯相東武城侯司馬馗的兒子。剛承襲封爵時，任冗從僕射。武帝接受禪讓，封他爲彭城王，封邑兩千九百户。出任北中郎將、都督鄴城守諸軍事。泰始年間入朝，賜他衮冕的服飾。咸寧元年去世，兒子元王司馬植繼嗣。歷任後將軍，不久官拜國子祭酒、太僕卿、侍中、尚書。出任安東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代替淮南王司馬允鎮守壽春，没有出發。有人説司馬植幫助司馬允攻打趙王司馬倫，於是憂鬱而死。追贈車騎將軍，增加封邑一萬五千户。兒子康王司馬釋繼嗣，官至南中郎將、持節、平南將軍，分出魯國蕃、薛兩個縣來擴充他的封國，共兩萬三千户。去世，兒子司馬雄繼嗣，因投奔蘇峻獲罪被殺，改用司馬釋的兒子司馬紘繼嗣。

司馬紘

紘字偉德，初封堂邑縣公。建興末，元帝承制，以紘繼高密王據。及帝即位，拜散騎侍郎，遷翊軍校尉、前將軍。雄之誅也，紘入繼本宗。拜國子祭酒，加散騎常侍，尋遷大宗正、秘書監。有風疾，性理不恒。或欲上疏陳事，歷示公卿。又杜門讓還章印貂蟬，著《杜門賦》以顯

司馬紘字偉德，起初被封爲堂邑縣公。建興末年，元帝根據皇帝旨意，把司馬紘過繼給高密王司馬據。等到元帝即位，司馬紘官拜散騎侍郎，遷任翊軍校尉、前將軍。司馬雄被誅殺後，司馬紘回去繼承自己的宗族。官拜國子祭酒，加任散騎常侍，不久遷任大宗正、秘書監。有瘋病，情緒理智不能持久。有時想上疏陳奏事情，展示在公卿之前。又閉門謙讓退還印章冠飾，著

其志。由是更拜光禄大夫，領大宗師，常侍如故。後疾甚，馳騁無度，或攻劫軍寺，或捍傷官屬，醜言悖詈，誹謗上下。又乘車突入端門，至太極殿前。於是御史中丞車灌奏劾，請免紘官，下其國嚴加防録。成帝詔曰："王以明德茂親，居宗師之重，宜敷道養德，静一其操。而頃游行煩數，冒履風塵。宜令官屬已下，各以職奉衛，不得令王復有此勞。内外職司，各慎其局。王可解常侍、光禄、宗師，先所給車牛可録取，賜米布床帳以養疾。"咸康八年薨，贈散騎常侍、金紫光禄大夫。二子：玄、俊。

《杜門賦》來表達他的志向。因此改拜光禄大夫，兼任大宗師，常侍的職位依舊。後來病重，放縱無度，有時攻擊掠取軍寺，有時傷害官屬，惡語傷人，誹謗上下。又乘車衝入端門，直到太極殿前。於是御史中丞車灌上奏彈劾，請求免去司馬紘的官職，送他到所封國嚴加防範約束。成帝下詔説："王憑着美德又是有才的親屬，官居宗師的要位，應該廣布道義修養德行，使他的操行清静專一。而近來屢屢游蕩煩勞，冒風履塵。應命令府吏以下，各自根據職責侍奉護衛，不能讓王再有這類煩勞。内外機構，各自慎重對待職掌。王可以免去常侍、光禄、宗師，先前所給的車牛可以收回，賜米布床帳用於養病。"咸康八年去世，追贈散騎常侍、金紫光禄大夫。有兩個兒子：司馬玄、司馬俊。

玄嗣立。會庚戌制不得藏户，玄匿五户，桓温表玄犯禁，收付廷尉。既而宥之，位至中書侍郎。薨，子弘之立，位至散騎常侍。薨，子邵之立。薨，子崇之立。薨，子緝之立。宋受禪，國除。

司馬玄繼嗣。適逢庚戌制不許隱瞞户數，司馬玄隱匿五户，桓温上表説司馬玄犯禁，收捕他交給廷尉。這之後又赦免了他，官做到中書侍郎。去世，兒子司馬弘之繼嗣，官做到散騎常侍。去世，兒子司馬邵之繼嗣。去世，兒子司馬崇之繼嗣。去世，兒子司馬緝之繼嗣。宋接受禪讓後，封國被取消。

恭王司馬俊

恭王俊字道度，出嗣高密王略，官至散騎常侍。薨，子敬王純之立，歷臨川内史、司農少府卿、太宰右長史。薨，子恢之立。義熙末，以給事中兼太尉，修謁洛陽園陵。宋受禪，國除。

恭王司馬俊字道度，過繼給高密王司馬略，官做到散騎常侍。去世，兒子敬王司馬純之繼嗣，歷任臨川内史、司農少府卿、太宰右長史。去世，兒子司馬恢之繼嗣。義熙末年，以給事中身份兼任太尉，修整拜謁洛陽園陵。宋接受禪讓後，封國被取消。

高密文獻王司馬泰

高密文獻王泰字子舒，彭城穆王權之弟，魏陽亭侯，補陽翟令，遷扶風太守。武帝受禪，封隴西王，邑三千二百户，拜游擊將軍。出爲兖州刺史，加鷹揚將軍。遷使持節、都督寧益二州諸軍事、安西將軍，領益州刺史，稱疾不行。轉安北將軍，代兄權督鄴城守事。遷安西將軍、都督關中事。太康初，入爲散騎常侍、

高密文獻王司馬泰字子舒，是彭城穆王司馬權的弟弟，任魏陽亭侯，補任陽翟令，遷任扶風太守。武帝接受禪讓，封他爲隴西王，封邑三千二百户，官拜游擊將軍。出任兖州刺史，加封鷹揚將軍。遷任使持節、都督寧益二州諸軍事、安西將軍，兼益州刺史，聲稱有病没有赴任。轉任安北將軍，代替兄長司馬權督鄴城防守事宜。遷任安西將軍、都督關中事。太康初年，入朝任散騎常侍、前將軍，兼鄴城門校尉，因病

前將軍，領鄴城門校尉，以疾去官。後代下邳王晃爲尚書左僕射。出爲鎮西將軍，領護西戎校尉、假節，代扶風王駿都督關中軍事，以疾還京師。永熙初，代石鑒爲司空，尋領太子太保。及楊駿誅，泰領駿營，加侍中，給步兵二千五百人，騎五百匹。泰固辭，乃給千兵百騎。

辭官。後來代替下邳王司馬晃任尚書左僕射。出任鎮西將軍，兼任護西戎校尉、假節，代替扶風王司馬駿都督關中軍事，因病回到京師。永熙初年，代替石鑒任司空，不久兼任太子太保。等到楊駿被誅殺，司馬泰兼管楊駿的軍營，加授侍中，給步兵兩千五百人，馬五百匹。司馬泰堅決推辭，於是給一千步兵一百匹馬。

楚王瑋之被收，泰嚴兵將救之，祭酒丁綏諫曰："公爲宰相，不可輕動。且夜中倉卒，宜遣人參審定問。"泰從之。瑋既誅，乃以泰録尚書事，遷太尉，守尚書令，改封高密王，邑萬户。元康九年薨，追贈太傅。

楚王司馬瑋被收捕時，司馬泰整肅兵馬將要去救他，祭酒丁綏勸諫説："公身爲宰相，不能輕率行動。再説夜晚倉猝，應該派人參加審問。"司馬泰聽從了他。司馬瑋被誅殺後，就任命司馬泰録尚書事，遷任太尉，試任尚書令，改封爲高密王，封邑一萬户。元康九年去世，追贈爲太傅。

泰性廉静，不近聲色。雖爲宰輔，食大國之租，服飾肴膳如布衣寒士。任真簡率，每朝會，不識者不知其王公也。事親恭謹，居喪哀戚，謙虚下物，爲宗室儀表。當時諸王，惟泰及下邳王晃以節制見稱。雖并不能振施，其餘莫得比焉。泰四子：越、騰、略、模。越自有傳。騰出後叔父，弟略立。

司馬泰品性廉潔清静，不接近音樂女色。雖任宰輔，享有大國的租賦，但服飾飲食如同平民百姓。率真自然簡易坦率，每次朝會，不認識他的人不知他是王公。事奉父母恭敬謹慎，居喪悲哀憂傷，謙虚甘居人下，是宗室的儀表。當時的諸王，衹有司馬泰和下邳王司馬晃因爲節制自己被稱贊。雖然都不能救濟施捨，但其餘方面没人能比。司馬泰有四個兒子：司馬越、司馬騰、司馬略、司馬模。司馬越自己有傳。司馬騰過繼給叔父，弟弟司馬略繼嗣。

孝王司馬略

孝王略字元簡，孝敬慈順，小心下士，少有父風。元康初，愍懷太子在東宫，選大臣子弟有名稱者以爲賓友，略與華恒等并侍左右。歷散騎黄門侍郎、散騎常侍、秘書監，出爲安南將軍、持節、都督沔南諸軍事，遷安北將軍、都督青州諸軍事。略逼青州刺史程牧，牧避之，略自領州。永興初，㡎令劉根起兵東萊，誑惑百姓，衆以萬數，攻略於臨淄，略不能距，走保聊城。懷帝即位，遷使持節、都督荆州諸軍事、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京兆流人王逌與叟人

孝王司馬略字元簡，孝敬慈順，謹慎謙恭地對待賢士，有些他父親的風範。元康初年，愍懷太子在太子宫，挑選大臣子弟中有聲望的人作爲賓客友人，司馬略和華恒等人一同侍奉在太子左右。歷任散騎黄門侍郎、散騎常侍、秘書監，出任安南將軍、持節、都督沔南諸軍事，遷任安北將軍、都督青州諸軍事。司馬略威逼青州刺史程牧，程牧避開他，司馬略自己兼管青州。永興初年，㡎令劉根在東萊起兵，欺騙迷惑百姓，有上萬人追隨，在臨淄攻打司馬略，司馬略抵禦不住，跑到聊城固守。懷帝即位，遷任使持節、都督荆州諸軍事、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京兆被流放的人王逌與叟人郝洛聚集幾千人，駐扎

郝洛聚衆數千，屯于冠軍。略遣參軍崔曠率將軍皮初、張洛等討逌，爲逌所譎，戰敗。略更遣左司馬曹攄統曠等進逼逌。將大戰，曠在後密自退走，攄軍無繼，戰敗，死之。略乃赦曠罪，復遣部將韓松又督曠攻逌，逌降。尋進開府，加散騎常侍。永嘉三年薨，追贈侍中、太尉。子據立。薨，無子，以彭城康王子紘爲嗣。其後紘歸本宗，立紘子俊以奉其祀。

在冠軍。司馬略派參軍崔曠率將軍皮初、張洛等人討伐王逌，中王逌計，打了敗仗。司馬略又派左司馬曹攄統率崔曠等人進逼王逌。將要大戰，崔曠在後邊悄悄地自己退兵跑了，曹攄的軍隊没有後援，打了敗仗，曹攄死在戰場上。司馬略赦免了崔曠的罪過，又派部將韓松再次督統崔曠攻打王逌，王逌投降了。不久進位開府，加任散騎常侍。永嘉三年去世，追贈侍中、太尉。兒子司馬據繼嗣。去世，没有兒子，讓彭城康王的兒子司馬紘繼嗣。後來司馬紘回到自己的宗族，立司馬紘的兒子司馬俊繼嗣。

新蔡武哀王司馬騰

新蔡武哀王騰字元邁，少拜冗從僕射，封東嬴公，歷南陽、魏郡太守，所在稱職。徵爲宗正，遷太常，轉持節、寧北將軍、都督并州諸軍事、并州刺史。惠帝討成都王穎，六軍敗績。騰與安北將軍王浚共殺穎所署幽州刺史和演，率衆討穎。穎遣北中郎將王斌距戰，浚率鮮卑騎擊斌，騰爲後係，大破之。穎懼，挾帝歸洛陽，進騰位安北將軍。永嘉初，遷車騎將軍、都督鄴城守諸軍事，鎮鄴。又以迎駕之勛，改封新蔡王。

初，騰發并州，次于真定。值大雪，平地數尺，營門前方數丈雪融不積，騰怪而掘之，得玉馬，高尺許，表獻之。其後公師藩與平陽人汲桑等爲群盜，起於清河鄃縣，衆千餘人，寇頓丘。以葬成都王穎爲辭，載穎主而行，與張泓故將李豐等將攻鄴。騰曰："孤在并州七年，胡圍城不能克。汲桑小賊，何足憂也。"及豐等至，騰不能守，率輕騎而走，爲豐所害。四子：虞、矯、紹、確。虞有勇力，騰之被害，虞逐豐，豐投水而死。是日，虞及矯、紹并鉅鹿太守崔曼、車騎長史羊恒、從事中郎蔡克等又爲豐餘黨所害，及諸名家流移依鄴

新蔡武哀王司馬騰字元邁，年輕時官拜冗從僕射，封爲東嬴公，歷任南陽、魏郡太守，在官位上稱職。徵召爲宗正，遷任太常，轉任持節、寧北將軍、都督并州諸軍事、并州刺史。惠帝討伐成都王司馬穎，六軍打了敗仗。司馬騰和安北將軍王浚一起殺了司馬穎手下的幽州刺史和演，率衆討伐司馬穎。司馬穎派北中郎將王斌迎戰，王浚率領鮮卑騎兵攻擊王斌，司馬騰作爲後援，大破敵軍。司馬穎恐懼，挾持皇帝回洛陽，進升司馬騰爲安北將軍。永嘉初年，遷任車騎將軍、都督鄴城守諸軍事，鎮守鄴。又因爲迎接皇帝的功勛，改封爲新蔡王。

當初，司馬騰從并州出發，駐扎在真定。趕上下大雪，平地雪深幾尺，營門前方幾丈雪融化不積存，司馬騰感到奇怪而挖掘那塊地，得到玉馬，高一尺左右，上表奉獻了玉馬。後來公師藩和平陽人汲桑等人結夥爲强盜，在清河鄃縣起兵，有一千多人追隨，攻打頓丘。以安葬成都王司馬穎爲藉口，用車載着司馬穎的牌位，與張泓過去的將領李豐等將攻打鄴。司馬騰説："我在并州七年，胡人圍城無法取勝。汲桑那個小賊寇，不值得憂慮。"等到李豐等人到來，司馬騰守不住，率輕騎逃跑，被李豐殺害。司馬騰有四個兒子：司馬虞、司馬矯、司馬紹、司馬確。司馬虞勇敢有力，司馬騰被害時，司馬虞追逐李豐，李豐跳河而死。這天，司馬虞及司馬矯、司馬紹和鉅鹿太守崔曼、車騎長史羊恒、從事中郎

者，死亡并盡。初，鄴中雖府庫虛竭，而騰資用甚饒。性儉嗇，無所振惠，臨急，乃賜將士米可數升，帛各丈尺，是以人不爲用，遂致於禍。及苟晞救鄴，桑還平陽。于時盛夏，尸爛壞不可復識，騰及三子骸骨不獲。庶子確立。

蔡克等人又被李豐的餘黨所害，至於那些名家大户漂流遷移依附到鄴的，都死光了。當初，鄴中雖然庫存空虛，而司馬騰的資財用度很富裕。司馬騰生性節省吝嗇，對人不予賑濟恩惠，臨到事情急迫，纔賜給將士大約幾升米，帛各一丈零幾尺，因而軍民不爲他出力，於是導致災禍。等到苟晞救鄴，汲桑退回平陽。當時是盛夏，尸體腐爛無法辨識，司馬騰及三個兒子的尸骨没有得到。庶子司馬確繼嗣。

莊王司馬確

莊王確字嗣安，歷東中郎將、都督豫州諸軍事，鎮許昌。永嘉末，爲石勒所害。無子，初以章武王混子滔奉其祀，其後復以汝南威王祐子弼爲確後。太興元年薨，無子，又以弼弟邈嗣確，位至侍中。薨，子晃立，拜散騎侍郎。桓温廢武陵王，免晃爲庶人，徙衡陽。孝武帝立晃弟崇繼邈後，爲奴所害，子惠立。宋受禪，國除。

莊王司馬確字嗣安，歷任東中郎將、都督豫州諸軍事，鎮守許昌。永嘉末年，被石勒殺害。没有兒子，起初讓章武王司馬混的兒子司馬滔供奉司馬確的祭祀，後來又讓汝南威王司馬祐的兒子司馬弼做司馬確的後人。太興元年去世，没有兒子，又讓司馬弼的弟弟司馬邈繼承司馬確，官位到侍中。去世，兒子司馬晃繼嗣，官拜散騎侍郎。桓温廢黜武陵王，罷免司馬晃爲庶人，遷徙到衡陽。孝武帝立司馬晃的弟弟司馬崇繼嗣司馬邈，被奴僕害死，兒子司馬惠繼嗣。宋接受禪讓，封國被取消。

南陽王司馬模

南陽王模字元表，少好學，與元帝及范陽王虓俱有稱於宗室。初封平昌公。惠帝末，拜冗從僕射，累遷太子庶子、員外散騎常侍。成都王穎奔長安，東海王越以模爲北中郎將，鎮鄴。永興初，成都王穎故帳下督公師藩、樓權、郝昌等攻鄴，模左右謀應之。廣平太守丁邵率衆救模，范陽王虓又遣兗州刺史苟晞援之，藩等散走。遷鎮東大將軍，鎮許昌。進爵南陽王。永嘉初，轉征西大將軍、開府、都督秦雍梁益諸軍事，代河間王顒鎮關中。模感丁邵之德，敕國人爲邵生立碑。

南陽王司馬模字元表，年少時好學，與元帝及范陽王司馬虓都在宗室中有名望。起初被封爲平昌公。惠帝末年，官拜冗從僕射，逐漸遷任太子庶子、員外散騎常侍。成都王司馬穎跑到長安，東海王司馬越任命司馬模爲北中郎將，鎮守鄴。永興初年，成都王司馬穎過去的帳下督公師藩、樓權、郝昌等人攻打鄴，司馬模手下人謀劃策應。廣平太守丁邵率衆救司馬模，范陽王司馬虓又派兗州刺史苟晞救援他，公師藩等人離散逃跑了。遷任鎮東大將軍，鎮守許昌。進升爵位爲南陽王。永嘉初年，轉任征西大將軍、開府、都督秦雍梁益諸軍事，代替河間王司馬顒鎮守關中。司馬模感激丁邵的恩德，命令國人爲丁邵生前立碑。

時關中饑荒，百姓相啖，加以疾癘，盜賊公行。模力不能制，乃鑄銅人鐘鼎爲釜器以易穀，議者非之。東

當時關中饑荒，百姓人吃人，再加上疾病瘟疫，盜賊公然作惡。司馬模的力量不能控制，於是把銅人鐘鼎鑄成炊具來換糧食，議論的人否定

海王越表徵模爲司空，遣中書監傅祗代之。模謀臣淳于定説模曰："關中天府之國，霸王之地。今以不能綏撫而還，既於聲望有虧。又公兄弟唱起大事，而并在朝廷，若自强則有專權之罪，弱則受制於人，非公之利也。"模納其言，不就徵。表遣世子保爲西中郎將、東羌校尉，鎮上邽，秦州刺史裴苞距之。模使帳下都尉陳安率衆攻苞，苞奔安定。太守賈疋以郡迎苞，模遣軍司謝班伐疋，疋退奔盧水。其年，進位太尉、大都督。

這種做法。東海王司馬越上表徵召司馬模爲司空，派遣中書監傅祗代替司馬模。司馬模的謀臣淳于定勸説司馬模説："關中是天府之國，是霸王的地域。要是因爲不能安撫而回朝，已經對聲望有損了。再説公的兄弟倡導大事，而兩人都在朝廷，如果自身强大則有專權的罪名，軟弱則被別人控制，回朝對您不是件有利的事。"司馬模采納了他的話，不赴徵召。上表派遣長子司馬保爲西中郎將、東羌校尉，鎮守上邽，秦州刺史裴苞拒絶司馬保。司馬模派帳下都尉陳安率衆人攻打裴苞，裴苞跑到安定。太守賈疋率領郡人迎接裴苞，司馬模派軍司謝班伐賈疋，賈疋逃跑到盧水。這一年，進升爲太尉、大都督。

洛京傾覆，模使牙門趙染戍蒲坂，染求馮翊太守不得，怒，率衆降于劉聰。聰使其子粲及染攻長安，模使淳于定距之，爲染所敗。士衆離叛，倉庫虚竭，軍祭酒韋輔曰："事急矣，早降可以免。"模從之，遂降于染。染箕踞攘袂數模之罪，送詣粲。粲殺之，以模妃劉氏賜胡張本爲妻。子保立。

洛京被顛覆，司馬模派牙門趙染守衛蒲坂，趙染向馮翊太守求援而不成，發怒，率衆人投降了劉聰。劉聰派他的兒子劉粲和趙染攻打長安，司馬模派淳于定抵禦，被趙染打敗。衆人背叛逃離，倉庫空虚，軍祭酒韋輔説："事情緊急了，早投降可以免難。"司馬模聽從了他，於是投降了趙染。趙染脚朝前坐着捋起袖子數落司馬模的罪名，送到劉粲那裏。劉粲殺了司馬模，把司馬模的妃子劉氏賜給胡人張本做妻子。司馬模的兒子司馬保繼嗣。

司馬保

保字景度，少有文義，好述作。初拜南陽國世子。模遇害，保在上邽。其後賈疋死，裴苞又爲張軌所殺，保全有秦州之地，自號大司馬，承制置百官。隴右氐羌并從之，凉州刺史張寔遣使貢獻。及愍帝即位，以保爲右丞相，加侍中、都督陝西諸軍事。尋進位相國。

司馬保字景度，年少時有文采，喜好著述寫作。起初被封爲南陽國世子。司馬模遇害時，司馬保在上邽。以後賈疋死了，裴苞又被張軌殺了，司馬保完全控制了秦州的地域，自己號稱大司馬，秉承旨意設置百官。隴右氐羌都依從了他，凉州刺史張寔派使節貢獻。等到愍帝即位，任命司馬保爲右丞相，加任侍中、都督陝西諸軍事。不久進位爲相國。

模之敗也，都尉陳安歸於保，保命統精勇千餘人以討羌，寵遇甚厚。保將張春等疾之，譖安有異志，請除之，保不許。春等輒伏刺客以刺安，安被創，馳還隴城，遣使詣保，貢獻不絶。

司馬模失敗後，都尉陳安投奔了司馬保，司馬保命令他統率精兵勇士一千餘人去討伐羌，對陳安寵幸待遇優厚。司馬保的將領張春等人妒忌，誣陷陳安有二心，請求除掉他，司馬保不同意。張春等人就埋伏刺客刺殺陳安，陳安受傷，跑回隴城，派使者到司馬保處，朝貢不斷。

愍帝之蒙塵也，保自稱晋王。時

愍帝蒙受耻辱後，司馬保自稱晋王。當時上

上邽大饑，士衆窘困，張春奉保之南安。陳安自號秦州刺史，稱藩於劉曜。春復奉保奔桑城，將投于張寔。寔使兵迎保，實禦之也。是歲，保病薨，時年二十七。保體質豐偉，嘗自稱重八百斤。喜睡，痿疾，不能御婦人。無子，張春立宗室司馬瞻奉保後。陳安舉兵攻春，春走，瞻降于安，安送詣劉曜，曜殺之。安迎保喪，以天子禮葬于上邽，謚曰元。

邽饑荒嚴重，官兵困窘，張春護送司馬保去南安。陳安自己封任秦州刺史，對劉曜自稱屬地。張春又護送司馬保奔往桑城，將投奔張寔。張寔派兵迎接司馬保，實際上是防備他。這一年，司馬保病死，時年二十七歲。司馬保身高體胖，曾自稱體重八百斤。好睡覺，有陽痿的毛病，不能與女子交合。没有兒子，張春立宗室司馬瞻繼嗣。陳安起兵攻打張春，張春逃跑，司馬瞻投降了陳安，陳安把他送交劉曜，劉曜殺了他。陳安迎接司馬保的靈柩，按天子的禮節把司馬保葬在上邽，謚號是元。

范陽康王司馬綏

范陽康王綏字子都，彭城王權季弟也。初爲諫議大夫。泰始元年受封，在位十五年。咸寧五年薨，子虓立焉。

范陽康王司馬綏字子都，是彭城王司馬權的小弟。起初任諫議大夫。泰始元年受封，在位十五年。咸寧五年去世，兒子司馬虓繼嗣。

司馬虓

虓字武會，少好學馳譽，研考經記，清辯能言論。以宗室選拜散騎常侍，累遷尚書。出爲安南將軍、都督豫州諸軍事、持節，鎮許昌，進位征南將軍。

司馬虓字武會，年少時好學有名聲，研究考訂經典，善發言論且清晰明辯。因爲是宗室親屬，被選任散騎常侍，逐漸遷升爲尚書。出任安南將軍、都督豫州諸軍事、持節，鎮守許昌，進位爲征南將軍。

河間王顒表立成都王穎爲太弟，爲王浚所破，挾天子還洛陽。虓與東平王楙、鎮東將軍周馥等上言曰：

河間王司馬顒上表立成都王司馬穎爲太弟，司馬穎被王浚打敗，挾持天子回到洛陽。司馬虓與東平王司馬楙、鎮東將軍周馥等人向皇帝進言說：

> 自愍懷被害，皇儲不建，委重前相，輒失臣節。是以前年太宰與臣，永惟社稷之貳，不可久空，所以共啓成都王穎以爲國副。受重之後，而弗克負荷。"小人勿用"，而以爲腹心。骨肉宜敦，而猜佻荐至。險詖宜遠，而讒説殄行。此皆臣等不聰不明，失所宗賴。遂令陛下謬於降授，雖戮臣等，不足以謝天下。今大駕還宫，文武空曠，制度荒破，靡有孑遺。臣等雖劣，足匡王室。而道路之言，謂張方與臣

> 自從愍懷太子被害，没有設置皇位繼承人，把重任交給前相，就失去了做臣的節操。因此前年太宰與臣下長久地考慮太子的人選，不能長期空缺，所以一同啓奏以成都王司馬穎作爲太子。司馬穎接受重任後，而不能挑起重擔。"小人不用"，而當成了心腹。骨肉間應當敦厚，而猜忌輕薄一再出現。陰險邪僻應當疏遠，而讒言蜂起。這都是我們不聰明，在尊奉依賴人上失策。於是讓陛下在授權上出錯，就是殺了我們，也不足以向天下謝罪。如今皇帝回宫，文武官員空缺，制度荒廢破壞，没有殘存。臣等雖然低劣，但足以匡輔王室。外界傳説，張方與

等不同。既惜所在興異，又以太宰惇德允元，著於具瞻，每當義節，輒爲社稷宗盟之先。張方受其指教，爲國效節。昔年之舉，有死無貳。此即太宰之良將，陛下之忠臣。但以受性强毅，不達變通，遂守前志，已致紛紜。然退思惟，既是其不易之節，且慮事翻之後，爲天下所罪，故不即西還耳。原其本事，實無深責。臣聞先代明主，未嘗不全護功臣，令福流子孫。自中間以來，陛下功臣初無全者，非獨人才皆劣，其於取禍，實由朝廷策之失宜，不相容恕。以一旦之咎，喪其積年之勛，既違《周禮》議功之典，且使天下之人莫敢復爲陛下致節者。臣等此言，豈獨爲一張方，實爲社稷遠計，欲令功臣長守富貴。臣愚以爲宜委太宰以關右之任，一方事重，及自州郡已下，選舉授任，一皆仰成。若朝之大事，廢興損益，每輒疇諮。此則二伯述職，周召分陝之義，陛下復行於今時。遣方還郡，令群后申志，時定王室。所加方官，請悉如舊。此則忠臣義士有勸，功臣必全矣。司徒戎，異姓之賢；司空越，公族之望，并忠國愛主，小心翼翼，宜幹機事，委以朝政。安北將軍王浚佐命之胤，率身履道，忠亮清正，遠近所推。如今日之大舉，實有定社稷之勛，此是臣等所以嘆息歸高也。浚宜特崇重之，以副群望，遂撫幽朔，長爲北藩。臣等竭力捍城，藩屏皇家，陛下垂拱，而四海自正。則四祖之業，必隆於今，日月之暉，昧而復

我們不同。既惋惜他在任上作亂，又想到太宰的淳厚有德誠信善良，有目共睹，在道義節操面前，就作爲國家宗族盟友的榜樣。張方受他的指點教誨，爲國家奉獻節操。往年的舉動，寧可死也没有二心。這就是太宰的良將，陛下的忠臣。衹是因爲生性剛强堅定，不能做到隨機應變，於是固守先前的志向，以致産生混亂。然而退一步考慮，既要肯定他不改易的節操，而且想到他事態變化後，被天下怪罪，因而不立即回到西部。追究事情的本末，實在没有深重的過責。我們聽説先代開明的君主，總是成全保護功臣，使福澤流傳給子孫。自從中間以來，陛下的功臣開始没有能保全的人，并不是人才都差，他們招致禍患，實在是因爲朝廷政策的不當，不能相互包容寬恕。因爲一個早晨的過失，喪失多年的功勛，既違背了《周禮》評議功勛的典章，又使天下人没人敢再爲陛下獻出節操。我們這些話，難道僅僅爲了一個張方，實在是爲了國家長遠打算，想讓功臣長久擁有富貴。我們愚笨的想法認爲應該把關右的重任交給太宰，一方的重大事情，以及自州郡以下，選舉授職，全都仰望他的成功。如果是朝廷中的大事，如廢置起用減損增益，就向他咨詢。這就是所謂二伯彙報政務，周公、召公分别治理陝的東西兩側的義理，陛下又在今天實行了。發遣張方回郡，讓諸王伸張心意，隨時安定王室。授予張方的官職，請全部依照先前。這樣就使得功臣義士努力，功臣必定能保全。司徒戎，是異姓的賢士；司空司馬越，是公族的名人，兩人都忠於國家愛戴君主，小心翼翼，適合幹機要的國事，交給他們朝政。安北將軍王浚是佐助天命者的後代，躬行道義，忠誠清廉，被遠近的人推崇。像如今這樣大的舉動，實在是有安定國家的功勛，這是我們嘆息崇敬的原因。對王浚應該特别推崇重用，來符合大家的期望，順利地鎮撫幽朔，長久地做北部的藩籬。我們竭力保衛疆土，

曜。乞垂三思，察臣所言。又可以臣表西示太宰。

捍衛皇室，陛下不用費氣力，四海自然平定。那麼四代祖先的事業，必定在今日興盛，日月的光輝，昏暗後又復明。懇請陛下三思，考察我們的言論。又可把我們的上表給西部的太宰看。

又表曰："成都王失道，爲奸邪所誤，論王之身，不宜深責。且先帝遺體，陛下群弟，自元康以來，罪戮相尋，實海内所爲匈匈，而臣等所以痛心。今廢成都，更封一邑，宜其必許。若廢黜尋有禍害，既傷陛下矜慈之恩，又令遠近恒謂公族無復骨肉之情，此實臣等内省悲慚，無顔於四海也。乞陛下察臣忠款。"於是虓先率衆自許屯於滎陽。

又上表説："成都王背離道義，被奸邪耽誤，説到王本人，不該過分責備。再説先帝的後代，陛下的衆兄弟，自從元康以來，懲處殺戮不斷，海内實在正是爲此而紛亂，而我們這些臣子正是爲此而痛心。假如廢掉成都王，改封一個城邑，他應當是贊許的。如果廢黜不久産生禍害，既傷害了陛下同情仁慈的恩典，又讓遠近的人總説王族不再有骨肉親情，這實在是我們内自省察悲傷慚愧，在四海之内没有臉面的事。懇請陛下體察我們的真誠。"於是司馬虓先率衆人從許轉到滎陽駐扎。

會惠帝西遷，虓與從兄平昌公模、長史馮嵩等刑白馬啑血而盟，推東海王越爲盟主，虓都督河北諸軍事、驃騎將軍、持節，領豫州刺史。劉喬不受越等節度，乘虚破許。虓自拔渡河，王浚表虓領冀州刺史，資以兵馬。虓入冀州發兵，又南濟河，破喬等。河間王顒聞喬敗，斬張方，傳首於越。越與虓西迎帝，而顒出奔。於是奉天子還都，拜虓爲司徒。永興三年暴疾薨，時年三十七。無子，養模子黎爲嗣。黎隨模就國，於長安遇害。

適逢惠帝西遷，司馬虓和堂兄平昌公司馬模、長史馮嵩等人殺白馬歃血結盟，推舉東海王司馬越爲盟主，司馬虓都督河北諸軍事、驃騎將軍、持節，兼豫州刺史。劉喬不接受司馬越等人節制，乘虚攻破許。司馬虓自己移師渡黄河，王浚上表請司馬虓兼冀州刺史，資助他兵馬。司馬虓進入冀州調動軍隊，又向南渡黄河，攻破劉喬等人。河間王司馬顒聽説劉喬戰敗，殺了張方，把首級傳送給司馬越。司馬越與司馬虓向西迎接皇帝，而司馬顒出逃。於是護送天子回都城，拜司馬虓爲司徒。永興三年得暴病去世，時年三十七歲。没有兒子，領養司馬模的兒子司馬黎繼嗣。司馬黎跟隨司馬模去自己的封國，在長安遇害。

濟南惠王司馬遂

濟南惠王遂字子伯，宣帝弟魏鴻臚丞恂之子也。仕魏關内侯，進封平昌亭侯，歷典軍郎將。景元二年，轉封武城鄉侯、督鄴城守諸軍事、北中郎將。五等建，封祝阿伯，累遷冠軍將軍。武帝受禪，封濟南王。泰始二年薨。二子：耽、緝。耽嗣立，咸寧三年徙爲中山王。是年薨，無子，

濟南惠王司馬遂字子伯，是宣帝的弟弟魏鴻臚丞司馬恂的兒子。任魏的關内侯，進封爲平昌亭侯，歷任典軍郎將。景元二年，轉封武城鄉侯、督鄴城守諸軍事、北中郎將。五等爵位建立，封爲祝阿伯，逐漸遷任冠軍將軍。武帝接受禪讓，封他爲濟南王。泰始二年去世。有兩個兒子：司馬耽、司馬緝。司馬耽繼嗣，咸寧三年改封爲中山王。這一年去世，没有兒子，司馬緝繼

緝繼。成都王穎以緝爲建威將軍，與石熙等率衆距王浚，没於陣，薨。無子，國除。

嗣。成都王司馬穎任命司馬緝爲建威將軍，與石熙等人率軍衆抵禦王浚，陷落在戰陣中，去世。没有兒子，封國被取消。

司馬勳

後遂之曾孫勳字偉長，年十餘歲，愍帝末，長安陷，劉曜將令狐泥養爲子。及壯，便弓馬，能左右射。咸和六年，自關右還，自列云"是大長秋恂之玄孫，冠軍將軍濟南惠王遂之曾孫，略陽太守瓘之子"，遂拜謁者僕射，以勇聞。

後來，司馬遂的曾孫司馬勳字偉長，年紀十多歲，愍帝末期，長安陷落，劉曜的將領令狐泥領養司馬勳爲兒子。等到成年，熟悉射箭騎馬，能左右開弓。咸和六年，從關右回來，自稱"是大長秋司馬恂的玄孫，冠軍將軍濟南惠王司馬遂的曾孫，略陽太守司馬瓘的兒子"，於是官拜謁者僕射，以勇猛聞名。

庾翼之鎮襄陽，以梁州刺史桓宣卒，請勳代之。初屯西城，退守武當。時石季龍死，中國亂，雍州諸豪帥馳告勳。勳率衆出駱谷，壁于懸鉤，去長安二百里，遣部將劉煥攻長安，又拔賀城。於是關中皆殺季龍太守令長以應勳。勳兵少，未能自固，復還梁州。永和中，張琚據隴東，遣使招勳，勳復入長安。初，京兆人杜洪以豪族陵琚，琚以勇俠侮洪，洪知勳憚琚兵强，因説勳曰："不殺張琚，關中非國家有也。"勳乃僞請琚，於坐殺之。琚弟走池陽，合衆攻勳，頻戰不利，請和，歸梁州。後桓温伐關中，命勳出子午道，而爲苻雄所敗，退屯于女媧堡。

庾翼鎮守襄陽時，因爲梁州刺史桓宣死了，請求讓司馬勳代替。起初駐扎在西城，退守武當。當時石季龍死了，中原動亂，雍州的豪族將帥們急速報告司馬勳。司馬勳率軍隊出駱谷，在懸鉤安營，離長安二百里，派遣部將劉煥攻長安，又奪取賀城。於是關中都殺死季龍手下的太守令長來響應司馬勳。司馬勳兵少，不能自我穩固，又退回梁州。永和年間，張琚占據隴東，派使者召見司馬勳，司馬勳又進入長安。當初，京兆人杜洪憑藉自己是豪門凌駕於張琚之上，張琚憑藉勇猛羞辱杜洪，杜洪知道司馬勳怕張琚兵强，於是勸司馬勳説："不殺張琚，關中就不會歸國家所有。"司馬勳於是假裝請張琚，在座上殺了他。張琚的弟弟跑到池陽，糾合兵力攻打司馬勳，屢戰不利，求和，回到梁州。後來桓温攻伐關中，命令司馬勳出兵子午道，而被苻雄打敗；退兵駐扎在女媧堡。

俄遷征虜將軍，監關中軍事，領西戎校尉，賜爵通吉亭侯。爲政暴酷，至於治中別駕及州之豪右，言語忤意，即於坐梟斬之，或引弓自射。西土患其凶虐。在州常懷據蜀，有僭僞之意。桓温聞之，務相綏懷，以其子康爲漢中太守。勳逆謀已成，憚益州刺史周撫，未發。及撫卒，遂擁衆入劍閣。梁州別駕雍端、西戎司馬隗粹并切諫，勳皆誅之，自號梁益二州牧、成都王。桓温遣朱序討勳，勳

不久遷任征虜將軍，監關中軍事，兼西戎校尉，賜爵爲通吉亭侯。從政暴虐殘酷，至於管轄下的別駕及州中的豪族，言語不順他心意的，就在座位上殺掉，或拉弓自己射殺。西方地域對他的凶虐憂慮。在州中常想占據蜀地，有割據自封王朝的心思。桓温聽説後，致力於安撫關懷，讓他的兒子司馬康做漢中太守。司馬勳叛逆的謀劃已經完成，因害怕益州刺史周撫，没有行動。等到周撫死了，於是就擁兵進入劍閣。梁州別駕雍端、西戎司馬隗粹一同懇切勸諫，都被司馬勳殺了，自己號稱梁益二州牧、成都王。桓温派朱

兵潰，爲序所獲，及息龍子、長史梁憚、司馬金壹等送于温，并斬之，傳首京師。

序討伐司馬勳，司馬勳軍隊潰敗，被朱序俘獲，與兒子龍子、長史梁憚、司馬金壹等被押送到桓温那裏，都被殺了，傳送首級到京師。

譙剛王司馬遜

譙剛王遜字子悌，宣帝弟魏中郎進之子也。仕魏關内侯，改封城陽亭侯，參鎮東軍事，拜輕車將軍、羽林左監。五等建，徙封涇陽男。武帝受禪，封譙王，邑四千四百户。泰始二年薨。二子：隨、承。定王隨立。薨，子邃立，没于石勒，元帝以承嗣遜。

譙剛王司馬遜字子悌，是宣帝的弟弟魏中郎司馬進的兒子。任魏關内侯，改封城陽亭侯，參鎮東軍事，官拜輕車將軍、羽林左監。五等爵位建立，改封涇陽男。武帝接受禪讓，封他爲譙王，封邑四千四百户。泰始二年去世。有兩個兒子：司馬隨、司馬承。定王司馬隨繼嗣。去世，兒子司馬邃繼嗣，死於石勒，元帝讓司馬承繼嗣司馬遜。

閔王司馬承

閔王承字敬才，少篤厚有志行。拜奉車都尉、奉朝請，稍遷廣威將軍、安夷護軍，鎮安定。從惠帝還洛陽，拜游擊將軍。永嘉中，天下漸亂，間行依征南將軍山簡，會簡卒，進至武昌。元帝初鎮揚州，承歸建康，補軍諮祭酒。愍帝徵爲龍驤將軍，不行。元帝爲晋王，承制更封承爲譙王。太興初，拜屯騎校尉，加輔國將軍，領左軍將軍。

閔王司馬承字敬才，年少時忠厚有志氣德行。官拜奉車都尉、奉朝請，逐漸遷任廣威將軍、安夷護軍，鎮守安定。跟從惠帝回洛陽，官拜游擊將軍。永嘉年間，天下逐漸混亂，暗地裏依附征南將軍山簡，適逢山簡去世，進入到武昌。元帝開始鎮守揚州時，司馬承回到建康，補任軍諮祭酒。愍帝徵召他爲龍驤將軍，不赴任。元帝做晋王，根據旨意改封司馬承爲譙王。太興初年，官拜屯騎校尉，加任輔國將軍，兼左軍將軍。

承居官儉約，家無别室。尋加散騎常侍，輔國、左軍如故。王敦有無君之心，表疏輕慢。帝夜召承，以敦表示之，曰："王敦頃年位任足矣，而所求不已，言至於此，將若之何?"承曰："陛下不早裁之，難將作矣。"帝欲樹藩屏，會敦表以宣城内史沈充爲湘州，帝謂承曰："湘州南楚險固，在上流之要，控三州之會，是用武之國也。今以叔父居之，何如?"承曰："臣幸托末屬，身當宿衛，未有驅馳之勞，頻受過厚之遇，夙夜自厲，思報天德。君之所命，惟力是視，敢有辭焉！然湘州蜀寇之餘，人物凋盡，若上憑天威，得之所莅，比及三年，請從戎役。若未及此，雖復灰身，亦

司馬承做官節儉，不納妾。不久加任散騎常侍，輔國、左軍職位依舊。王敦有不忠於國君之心，上表奏疏輕慢。皇帝夜晚召來司馬承，把王敦的表拿給他看，説："王敦近年權位足够高了，而他想要的没止境，話説到這樣，將對他怎麽辦呢?"司馬承説："陛下不早裁决此事，災難將會發生。"皇帝想樹立藩籬屏障，適逢王敦上表請求以宣城内史沈充任湘州刺史，皇帝對司馬承説："湘州南楚險要堅固，在上流的要害位置，控制三州的交會處，是能用兵的封地。假如讓叔父鎮守，怎麽樣?"司馬承説："我有幸托身於親族，擔任着保衛的職務，没有盡力效命的功勞，屢屢受到過於優厚的待遇，早晚勉勵自己，想着報答上天的恩德。國君的命令，我祇有盡力，怎敢推辭呢！然而湘州是蜀國敵人遺留下來的，人物衰敗窮盡，如果上憑天威，在官位上有所成

無益也。”於是詔曰：“夫王者體天理物，非群才不足濟其務。外建賢哲，以樹風聲，内睦親親，以廣藩屏。是以太公封齊，伯禽居魯，此先王之令典，古今之通義也。我晉開基，列國相望，乃授琅邪武王，鎮統東夏；汝南文成，總一淮許；扶風、梁王，迭據關右；爰暨東嬴，作司并州。今公族雖寡，不逮曩時，豈得替舊章乎！散騎常侍、左將軍、譙王承貞素款亮，志存忠恪，便蕃左右，恭肅彌著。今以承監湘州諸軍事、南中郎將、湘州刺史。”

就，等到了三年，請求讓我從軍服役。如果没能到那個地步即便是死了，亦没有好處。”於是下詔書説：“身爲王應體察天意治理萬物，没有衆多人才就不能完成大業。對外起用賢士哲人，來樹立風氣名聲，對内和睦親屬，來擴大藩籬屏障。因此太公被封在齊，伯禽居住到魯，這是先王的美好制度，是古今通行的道義。我晉開創基業，各國相望，於是授命琅邪武王，鎮守統轄東夏；汝南文成，總管淮許；扶風、梁王，先後據守關右；及至東嬴，在并州設置官府。如今公族雖少，不比往昔，難道能廢棄舊章程嗎！散騎常侍、左將軍、譙王司馬承貞潔誠信廉正，心存忠誠恭敬，作爲左右的屏障，恭敬更顯著。現在任命司馬承監湘州諸軍事、南中郎將、湘州刺史。”

初，劉隗以王敦威權太盛，終不可制，勸帝出諸心腹，以鎮方隅。故先以承爲湘州，續用隗及戴若思等，并爲州牧。承行達武昌，釋戎備見王敦。敦與之宴，欲觀其意，謂承曰：“大王雅素佳士，恐非將帥才也。”承曰：“公未見知耳，鉛刀豈不能一割乎！”承以敦欲測其情，故發此言。敦果謂錢鳳曰：“彼不知懼而學壯語，此之不武，何能爲也。”聽承之鎮。時湘土荒殘，公私困弊，承躬自儉約，乘葦茭車，而傾心綏撫，甚有能名。敦恐其爲己患，詐稱北伐，悉召承境内船乘。承知其奸計，分半與之。

當初，劉隗認爲王敦威權太盛，最終難以控制，勸皇帝派出心腹，去鎮守地方。因而先派司馬承就任於湘州，繼而任用劉隗及戴若思等人，都做州牧。司馬承出行到達武昌，不帶武裝去見王敦。王敦爲他設宴，想觀察司馬承的用意，對司馬承説：“大王雖然是雅素有才之人，但恐怕不是將帥之才。”司馬承説：“公不一定知道，鉛刀難道就不能一割嗎！”司馬承因爲王敦想測試他的真情，所以這樣説。王敦果然對錢鳳説：“他不知道害怕還學説豪邁的話，這種不懂武的人，能幹什麽。”聽任司馬承赴任所。當時湘土地荒殘，公私困乏，司馬承親身節儉，乘坐葦茭車，而傾心安撫，很有好名聲。王敦恐怕他成爲自己的禍患，假稱北伐，徵用司馬承境内全部船乘。司馬承知道他的奸計，分出一半給他。

敦尋構難，遣參軍桓羆説承，以劉隗專寵，今便討擊，請承以爲軍司，以軍期上道。承嘆曰：“吾其死矣！地荒人鮮，勢孤援絶。赴君難，忠也；死王事，義也。惟忠與義，夫復何求！”便欲唱義，而衆心疑惑。承曰：“吾受國恩，義無有貳。”府長史虞悝慷慨有志節，謂承曰：“王敦居分陝之任，而一旦作逆，天地所不

王敦不久就開始製造動亂，派參軍桓羆説服司馬承，以劉隗專寵，如今去討伐爲由，讓司馬承任軍司，按軍期上路。司馬承嘆息説：“我大概要死了！土地荒蕪人烟稀少，勢力孤單增援斷絶。爲君赴難，這是忠；爲王事而死，這是義。有了忠和義，還有什麽所求呢！”於是就要倡導義舉，然而衆人心中疑惑。司馬承説：“我受國家恩典，舉義没有二心。”府長史虞悝慷慨有志氣節操，對司馬承説：“王敦以朝廷官員身份任

容，人神所痛疾。大王宗室藩屏，寧可從其僞邪！便宜電奮，存亡以之。”於是與愷及弟前丞相掾望、建昌太守長沙王循、衡陽太守淮陵劉翼等共盟誓，囚桓羆，馳檄湘州，指期至巴陵。零陵太守尹奉首同義謀，出軍營陽。於是一州之內，皆同義舉。乃使虞望討諸不服，斬湘東太守鄭澹。澹，敦姊夫也。

敦遣南蠻校尉魏乂、將軍李恒、田嵩等甲卒二萬以攻承。承且戰且守，待救於尹奉、虞望，而城池不固，人情震恐。或勸承南投陶侃，又云可退據零桂。承曰："吾舉義衆，志在死節，寧偷生苟免，爲奔敗之將乎！事之不濟，其令百姓知吾心耳。"

初，安南將軍甘卓與承書，勸使固守，當以兵出沔口，斷敦歸路，則湘圍自解。承答書曰："季思足下：勞於王事。天綱暫圮，中原丘墟。四海義士，方謀克復，中興江左，草創始爾，豈圖惡逆萌自寵臣。吾以暗短，托宗皇屬。仰豫密命，作鎮南夏，親奉中詔，成規在心。伯仁諸賢，扼腕歧路，至止尚淺，凡百茫然。豺狼易驚，遂肆醜毒，聞知駭踊，神氣衝越。子來之義，人思自百，不命而至，衆過數千。誠足以決一旦之機，攄山海之憤矣。然迫於倉卒，舟楫未備，魏乂、李恒，尋見圍逼，是故事與意違，志力未展。猥辱來使，深同大趣；嘉謀英算，發自深衷。執讀周復，欣無以量。足下若能卷甲電赴，猶或有濟；若其狐疑，求我枯魚之肆矣。兵聞拙速，未睹工遲。季思足下，勉之勉之！書不盡意，絶筆而已。"

地方長官，而一旦作亂，天地所不容，人神所痛恨。大王是宗室的藩籬屏障，難道可以順從他的詭詐嗎！現在就應該立即發奮，存亡在此一舉。”於是與虞愷以及其弟前丞相掾虞望、建昌太守長沙王循、衡陽太守淮陵劉翼等人共同盟誓，囚禁桓羆，迅速在湘州發檄文，指定日期到達巴陵。零陵太守尹奉首先響應義謀，出兵營陽。於是整個州内，都響應義舉。於是派虞望討伐不服的人，殺湘東太守鄭澹。鄭澹是王敦的姐夫。

王敦派遣南蠻校尉魏乂、將軍李恒、田嵩等兵士兩萬人攻打司馬承。司馬承邊戰邊守，等待尹奉、虞望的救兵，然而城池不堅固，人心十分恐懼。有人勸司馬承向南投奔陶侃，又説可以退守零桂。司馬承説："我發動舉義的人，立志爲節操而死，難道能苟且偷生，成爲逃奔的將領嗎！事情不能成功，希望百姓能瞭解我的心。"

起初，安南將軍甘卓給司馬承寫信，勸司馬承固守，應當用兵出沔口，切斷王敦的退路，這樣對湘的包圍就自然瓦解了。司馬承回信説："季思足下：爲王事辛勞。國法暫時毁壞，中原成了廢墟。四海的義士，正在謀劃恢復，恢復江左的基業，初步的創建已開始，怎麽能想到作惡叛逆在寵臣中萌生。我愚昧見識短，托身於皇室宗親。靠着預先的密令，鎮守南夏，親奉手詔，已確定的規矩記在心中。伯仁等賢臣，在歧路上令人惋惜，事發日短，衆人茫然。豺狼容易受驚，於是放肆醜行惡毒，聽説的人奮起，神氣衝天。民心向着正義，人人想着以一當百，不下命令就來到，人數有幾千。確實可以在一時之間決戰，發泄山海的憤怒。然而被時間倉猝所迫，舟船没有齊備，魏乂、李恒很快就來圍逼，因此事與願違，心意力量没能表現出來。承蒙您派來使者，與我意向完全相同；神機妙算，發自内心深處。讀了一遍又一遍，高興的心情無法表達，您要是能帶着軍隊火速到來，也許還有幫助；要是再遲疑，那就是要求我這離水的魚再掙扎啊。用兵衹聽説有人在神速方面笨拙，没見誰在遲緩方面工巧。季思足下，努力呀努力！書信不能完全表達心意，不過是我的遺書罷了。"

卓軍次賭口，聞王師敗績，停師不進。乂等攻戰日逼，敦又送所得臺中人書疏，令乂射以示承。城内知朝廷不守，莫不悵惋。劉翼戰死，相持百餘日，城遂没。乂檻送承荆州，刺史王廙承敦旨於道中害之，時年五十九。敦平，詔贈車騎將軍。子無忌立。

甘卓的軍隊駐扎在賭口，聽説譙王的軍隊打了敗仗，軍隊停止不前。魏乂等人攻戰一天緊似一天，王敦又送去他所得到的臺省中人們的疏奏，命令魏乂射給司馬承看。城内的人得知朝廷守不住了，没有不惆悵惋惜的。劉翼戰死，相持了一百多天，城於是陷落了。魏乂用檻車送司馬承去荆州，刺史王廙根據王敦的意思在半路上殺害了他，時年五十九歲。王敦被平定，下詔追贈司馬承爲車騎將軍。兒子無忌繼嗣。

烈王司馬無忌

烈王無忌字公壽，承之難，以年小獲免。咸和中，拜散騎侍郎，累遷屯騎校尉、中書、黄門侍郎。江州刺史褚裒當之鎮，無忌及丹楊尹桓景等餞於版橋。時王廙子丹楊丞耆之在坐，無忌志欲復仇，拔刀將手刃之，裒、景命左右救捍獲免。御史中丞車灌奏無忌欲專殺人，付廷尉科罪。成帝詔曰："王敦作亂，閔王遇禍，尋事原情，今王何責。然公私憲制，亦已有斷，王當以體國爲大，豈可尋繹由來，以亂朝憲。主者其申明法令，自今已往，有犯必誅。"於是聽以贖論。

烈王無忌字公壽，司馬承遇難時，他因爲年紀小免於難。咸和年間，官拜散騎侍郎，逐漸遷任屯騎校尉、中書、黄門侍郎。江州刺史褚裒要去邊鎮，無忌及丹楊尹桓景等人在版橋爲他餞行。當時王廙的兒子丹楊丞耆之在座，無忌有心復仇，拔出刀將要親手殺耆之，褚裒、桓景命令左右護衛耆之纔獲免。御史中丞車灌奏報説無忌想自作主張殺人，交廷尉治罪。成帝下詔書説："王敦作亂，閔王遇禍，探究事情的原委，今王有什麽過錯呢？然而公私的法律制度，也已經有了决斷，王應當以治理國家爲重，怎能推求根源，搞亂朝廷法律。主管的人應申明法令，從今以後，有違犯的必定誅殺。"於是聽任按贖罪論處。

建元初遷散騎常侍，轉御史中丞，出爲輔國將軍、長沙相，又領江夏相，尋轉南郡、河東二郡太守，將軍如故。隨桓温伐蜀，以勛賜少子愔爵廣晋伯，進號前將軍。永和六年薨，贈衛將軍。二子：恬、愔。恬立。

建元初年，遷任散騎常侍，轉任御史中丞，出京任輔國將軍、長沙相，又兼任江夏相，不久轉任南郡、河東兩郡太守，將軍的職位依舊。跟隨桓温討伐蜀，因爲有功賜給小兒子司馬愔廣晋伯的爵位，進封號爲前將軍。永和六年去世，追贈衛將軍。有兩個兒子：司馬恬、司馬愔。司馬恬繼嗣。

敬王司馬恬

敬王恬字元愉，少拜散騎侍郎，累遷散騎常侍、黄門郎、御史中丞。值海西廢，簡文帝登阼，未解嚴，大司馬桓温屯中堂，吹警角，恬奏劾温大不敬，請科罪。温視奏嘆曰："此兒乃敢彈我，真可畏也。"

敬王司馬恬字元愉，年輕時官拜散騎侍郎，逐漸升任散騎常侍、黄門郎、御史中丞。時值海西公被廢，簡文帝登基，還没有解除戒嚴，大司馬桓温在中堂屯聚，吹響警角，司馬恬上奏彈劾桓温大不敬，請求定他的罪。桓温看着奏章感嘆説："這年輕人居然敢彈劾我，真可敬畏。"

恬忠正有幹局，在朝憚之。遷右

司馬恬忠誠正直有才幹，朝廷上的官吏們懼

衛將軍、司雍秦梁四州大中正，拜尚書，轉侍中，領左衛將軍，補吴國内史，又領太子詹事。恬既宗室勛望，有才用，孝武帝時深杖之，以爲都督兖、青、冀、幽并揚州之晋陵、徐州之南北郡軍事，領鎮北將軍、兖青二州刺史、假節。太元十五年薨，追贈車騎將軍。四子：尚之、恢之、允之、休之。尚之立。

怕他。遷任右衛將軍、司雍秦梁四州大中正，拜尚書，轉任侍中，兼左衛將軍，補任吴國内史，又兼任太子詹事。司馬恬在宗室功勛名望極高，有才能，孝武帝時深深依賴他，任命他爲都督兖、青、冀、幽和揚州的晋陵、徐州的南北郡軍事，兼鎮北將軍、兖青兩州刺史、假節。太元十五年去世，追贈車騎將軍。有四個兒子：尚之、恢之、允之、休之。尚之繼嗣。

忠王司馬尚之

忠王尚之字伯道，初拜秘書郎，遷散騎侍郎。恬鎮京口，尚之爲振威將軍、廣陵相，父憂去職。服闋，爲驃騎諮議參軍。宗室之内，世有人物。王國寶之誅也，散騎常侍劉鎮之、彭城内史劉涓子、徐州别駕徐放并以同黨被收，將加大辟。尚之言於會稽王道子曰："刑獄不可廣，宜釋鎮之等。"道子以尚之昆季并居列職，每事仗焉，乃從之。

忠王尚之字伯道，最初官拜秘書郎，遷任散騎侍郎。司馬恬鎮守京口，尚之是振威將軍、廣陵相，父親去世時離職。服喪完畢，任驃騎諮議參軍。在宗室之内，世代有傑出人物。王國寶被誅時，散騎常侍劉鎮之、彭城内史劉涓子、徐州别駕徐放一起按同黨被收捕，將施以死刑。尚之對會稽王道子説："刑罰不能涉及面太大，應該放了鎮之等人。"道子因爲尚之兄弟都在朝中任職，每逢有事要依賴他，於是聽從了他。

兖州刺史王恭忌其盛也，與豫州刺史庾楷并稱兵，以討尚之爲名，南連荆州刺史殷仲堪、南郡公桓玄等。道子命前將軍王珣、右將軍謝琰討恭，尚之距楷。允之與楷子鴻戰於當利，鴻敗走，斬楷將段方，楷單馬奔于桓玄。道子以尚之爲建威將軍、豫州刺史、假節，一依楷故事，尋進號前將軍；允之爲吴國内史；恢之驃騎司馬、丹楊尹；休之襄城太守。各擁兵馬，勢傾朝廷。後將軍元顯執政，亦倚以爲援。

兖州刺史王恭忌妒尚之勢力興盛，與豫州刺史庾楷一同起兵，以討伐尚之爲名，向南串聯荆州刺史殷仲堪、南郡公桓玄等人。道子命令前將軍王珣、右將軍謝琰討伐王恭，尚之抵禦庾楷。允之與庾楷的兒子庾鴻在當利交戰，庾鴻打了敗仗逃走，殺了庾楷的將領段方，庾楷一人騎馬投奔桓玄。道子任命尚之爲建威將軍、豫州刺史、假節，完全按庾楷的原職，不久進號前將軍；允之任吴國内史；恢之任驃騎司馬、丹楊尹；休之任襄城太守。各自掌管兵馬，勢力在朝廷上超越他人。後將軍元顯執政，也倚仗他作爲後援。

元顯寵倖張法順，每宴會，坐起無别。尚之入朝，正色謂元顯曰："張法順驅走小人，有何才異，而暴被拔擢。當今聖世，不宜如此。"元顯默然。尚之又曰："宗室雖多，匡諫者少，王者尚納芻蕘之言，况下官與使君骨肉不遠，蒙眷累世，何可坐

元顯寵幸張法順，每逢宴飲，起坐没有區别。尚之入朝，臉色嚴肅地對元顯説："張法順不過是個跑腿的小人，有什麽才能出衆的地方，而得到迅速的提拔。在如今這聖明世上，不應該如此。"元顯沉默不語。尚之又説："宗室人雖多，能匡正勸諫的人少，帝王尚且采納草野之人的意見，何况我與長官血緣關係不遠，幾代人受

視得失而不盡言。”因叱法順令下。舉坐失色，尚之言笑自若，元顯深銜之。後符下西府，令出勇力二千人。尚之不與，曰：“西藩濱接荒餘，寇虜無常，兵止數千，不足戍衛，無復可分徹者。”元顯尤怒。會欲伐桓玄，故無他。

及元顯稱詔西伐，命尚之爲前鋒，尚之子文仲爲寧遠將軍、宣城内史。桓玄至姑熟，遣馮該等攻歷陽，斷洞浦，焚尚之舟艦。尚之率步卒九千陣於浦上，先遣武都太守楊秋屯横江。秋奔于玄軍，尚之衆潰，逃于涂中十餘日。譙國人韓連、丁元等以告玄，玄害之於建康市。玄上疏以閔王不宜絶嗣，乃更封尚之從弟康之爲譙縣王。安帝反正，追贈尚之衛將軍，以休之長子文思爲尚之嗣，襲封譙郡王。

文思性凶暴，每違軌度，多殺弗辜。好田獵，燒人墳墓，數爲有司所糾，遂與群小謀逆。劉裕聞之，誅其黨與，送文思付父休之，令自訓厲。後與休之同怨望稱兵，爲裕所敗而死，國除。

司馬恢之

恢之字季明，歷官驃騎司馬、丹楊尹。尚之爲桓玄所害，徙恢之等於廣州，而於道中害之。安帝反正，追贈撫軍將軍。

司馬休之

休之字季預。少仕清塗，以平王恭、庾楷功，拜龍驤將軍、襄城太守，鎮歷陽。桓玄攻歷陽，休之嬰城固守。及尚之戰敗，休之以五百人出城力戰，不捷，乃還城，携子侄奔于慕容超。聞義軍起，復還京師。大將軍武陵王令曰：“前龍驤將軍休之，才幹貞審，功業既成。歷陽之戰，事

寵，怎麽能坐視得失而不把話説透。”於是呵斥法順令他退下。滿座人都很吃驚，尚之談笑自如，元顯深深懷恨。後來向西府下符節，命令派出兩千勇士。尚之不給，説：“西藩與荒遠地域相連，敵寇出没無常，而兵力僅幾千人，不足以守衛，没有能再分派出去的人。”元顯特别惱怒。適逢要討伐桓玄，因而没造成禍害。

等到元顯以奉詔的名義討伐西部，命令尚之爲前鋒，尚之的兒子文仲爲寧遠將軍、宣城内史。桓玄到達姑熟，派馮該等人攻打歷陽，切斷洞浦，焚燒尚之的船隻。尚之率領九千步兵在岸邊列陣，先派武都太守楊秋在横江駐守。楊秋投奔了桓玄的軍隊，尚之的軍隊潰散，逃到涂中十多天。譙國人韓連、丁元等人向桓玄報告，桓玄在建康市殺害了尚之。桓玄上疏認爲閔王不應斷絶繼嗣，於是改封尚之的堂弟康之爲譙縣王。安帝重新掌權，追贈尚之衛將軍，讓休之的長子文思繼嗣尚之，承襲譙郡王的爵位。

文思性情凶狠暴虐，經常違背法度規矩，濫殺無辜。喜好打獵，燒别人的墳墓，屢次被有關官吏糾察，於是與一些小人謀劃叛逆。劉裕聽説了，誅殺了文思的同黨，把文思交給他父親休之，讓他自行管教。後來與休之一同因積怨而起兵，被劉裕打敗而死，封國被取消。

恢之字季明，歷任驃騎司馬、丹楊尹。尚之被桓玄所害，把恢之等人遷徙到廣州，而在半路上殺害了他。安帝重新掌權，追贈他爲撫軍將軍。

休之字季預。少任清要之職，因爲平定王恭、庾楷的功勞，官拜龍驤將軍、襄城太守，鎮守歷陽。桓玄攻打歷陽，休之環城固守。等到尚之戰敗，休之用五百人出城奮力交戰，没能取勝，於是回城，帶着子侄們投奔慕容超。聽説義軍興起，又回到京師。大將軍武陵王下令説：“前龍驤將軍休之，有才幹正直精審，功業已成。歷陽之戰，事情在於機智迅捷。等到勢窮力竭，

在機捷。及至勢乖力屈，奉身出奔，猶鳩集義徒，崎嶇險阻。既應親賢之舉，宜委分陝之重。可監荆益梁寧秦雍六州軍事、領護南蠻校尉、荆州刺史、假節。”到鎮無幾，桓振復襲江陵，休之戰敗，出奔襄陽。寧朔將軍張暢之、高平相劉懷肅自沔攻振，走之。休之還鎮，御史中丞王楨之奏休之失戍，免官。朝廷以豫州刺史魏詠之代之，徵休之還京師，拜後將軍、會稽内史。御史中丞阮歆之奏休之與尚書虞嘯父犯禁嬉戲，降號征虜將軍，尋復爲後將軍。

捨身出奔，還糾集正義的人們，踏上崎嶇險阻。既然要符合親近賢人的舉措，就應該交給他治理陝土的重任。可以讓他監荆益梁寧秦雍六州軍事、兼任護南蠻校尉、荆州刺史、假節。”到任所没多久，桓振又攻襲江陵，休之打了敗仗，出奔到襄陽。寧朔將軍張暢之、高平相劉懷肅從沔攻打桓振，打跑了他。休之回到任所，御史中丞王楨之奏報休之失守，免去官職。朝廷以豫州刺史魏詠之代替他，徵召休之回京師，官拜後將軍、會稽内史。御史中丞阮歆之奏報休之與尚書虞嘯父違犯禁令嬉鬧游戲，降封號爲征虜將軍，不久又恢復爲後將軍。

及盧循作逆，加督浙江東五郡軍事，坐公事免。劉毅誅，復以休之都督荆雍梁秦寧益六州軍事、平西將軍、荆州刺史、假節。以子文思爲亂，上疏謝曰：“文思不能聿修，自貽罪戾，憂懼震惶，惋愧交集。臣御家無方，威訓不振，致使子侄愆法，仰負聖朝。悚赧兼懷，胡顔自處，請解所任，歸罪闕庭。”不許。

等到盧循叛逆，加任督浙江東五郡軍事，因爲公事獲罪被免職。劉毅被誅，又以休之都督荆雍梁秦寧益六州軍事、平西將軍、荆州刺史、假節。因爲兒子文思作亂，上疏謝罪説：“文思不能行善，自己留下罪戾，憂慮恐懼震驚惶惑，惋惜慚愧交集。我治家無方，威嚴教訓没有振興，致使子侄違法，辜負聖明的朝廷。我恐懼羞愧交加，哪有臉面就這樣過下去，請求解除我的職務，帶罪回朝。”皇上不許。

後以文思事怨望，遂結雍州刺史魯宗之，將共誅執政。時休之次子文寶及兄子文祖并在都，收付廷尉賜死。劉裕親自征之，密使遺休之治中韓延之書曰：“文思事意，遠近所知。去秋遣康之送還司馬君者，推至公之極也。而了無愧心，久絶表疏，此是天地所不容。吾受命西征，止其父子而已。彼土僑舊，爲之驅逼，一無所問。往年郗僧施、謝劭、任集之等交構積歲，專爲劉毅規謀，所以至此。今卿諸人一時逼迫，本無纖釁。吾虚懷期物，自有由來，今在近路，是諸賢濟身之日。若大軍相臨，交鋒接刃，蘭艾雜揉，或恐不分。故白此意，并可示同懷諸人。”

後來因爲文思的事怨恨，於是勾結雍州刺史魯宗之，打算一同誅殺執政的人。當時休之的次子文寶及哥哥的兒子文祖都在都城，收捕交給廷尉賜死。劉裕親自征討休之，派密使給休之治中韓延之書信説：“文思的事情，遠近皆知。去年秋天派遣康之送還司馬君的事，推究起來是極公正的。而休之全無愧心，很久不向朝廷上表奏疏，這是天地所不容的。我受命西征，僅針對他父子而已。那邊的僑居者與本地人，被休之驅趕逼迫，一概不問。往年郗僧施、謝劭、任集之等人多年勾結，專門爲劉毅出謀劃策，所以有那種結局。如今你們這些人受一時的逼迫，本來是毫無罪責的。我敞開心扉期待衆人，自有原因，如今我們相距不遠，是諸位賢人救助自身的日子。如果大軍相臨，兵刃相交，好人壞人混在一起，或許難於區分。因而説明這個意思，你也可以向志趣相同的人出示。”

延之報曰："聞親率戎馬，遠履西畿，闔境士庶，莫不恇駭。何者？莫知師出之名故也。辱來疏，始委以譙王前事，良增嘆息。司馬平西體國忠貞，款懷待物。以君有匡復之勛，家國蒙賴，推德委誠，每事諮仰。譙王往以微事見劾，猶自遜位，况以大過，而當默然也！但康之前言，有所不盡，故重使胡道，申白所懷。道未及反，已表奏廢之，所不盡者命耳。推寄相與，正當如此，有何不可，便及兵戈。自義旗以來，方伯誰敢不先相諮疇，而徑表天子，可謂欲加之罪，其無辭乎！劉裕足下，海内之人，誰不見足下此心。而復欲誑國士，'天地所不容'，在彼不在此矣。來言'虛懷期物，自有由來'；今伐人之君，啖人以利，真可謂'虛懷期物，自有由來'矣！劉藩死於閶闔之門，諸葛斃於左右之手。甘言詫方伯，襲之以輕兵，遂使席上靡款懷之士，閫外無自信諸侯。以是爲得算，良可耻也。吾誠鄙劣，嘗聞道於君子。以平西之至德，寧可無授命之臣乎！假令天長喪亂，九流渾濁，當與臧洪游於地下耳。"裕得書嘆息，以示諸佐曰："事人當應如此！"

延之回信説："聽説您親率兵馬，遠征西域，整個境内的士人百姓，没有不恐懼的。爲什麽呢？原因是不知道出兵的名義。委屈您來信，開始把原因歸於譙王以前的事，更增加了我的嘆息。司馬平西治國忠貞，待人誠懇。因爲您有匡正恢復國家的功勛，家國依賴，推崇美德奉上誠心，每事咨詢仰望。譙王過去因爲小事被彈劾，他還主動遜位，何况要是因爲大錯的責任，而會沉默嗎！衹是康之以前説的話，有没説到的地方，因而重新派胡道，申述自己的想法。胡道還没回來，休之已經上表奏請廢了文思，這是説話没説透的人的命啊。相互推心置腹，就該這樣，有什麽辦不到的，就一定要動兵戈呢？自從舉起義旗以來，地方長官誰敢不先互相咨詢商議，就直接給天子上表，可以説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詞！劉裕足下，海内的人誰不知道您的心思。而又想欺騙國中的士人，'天地所不容'，在别處不在這裏。來信説'敞開心扉期待衆人，自有原因'；如今討伐别人的君，用利害關係引誘人，真可以説是'敞開心扉期待衆人，自有原因'啊！劉藩死在閶闔之門，諸葛死在左右人的手中。用甜言蜜語欺騙地方官，用輕便部隊襲擊他們，於是使席位上没有了誠懇的人士，城門外没有了自信的諸侯。把這當作得計，實在是可耻啊。我確實淺陋，然而曾在君子那裏聽説過道。憑着平西的完美德行，難道會没有爲他獻身的臣嗎！假如天下長久喪亂，九條河流渾濁，我該和臧洪在地下交往。"劉裕得到書信嘆息，把信給左右人看，説："爲人做事應當像這樣！"

宗之聞裕向荆州，自襄陽就休之共屯江陵。使文思及宗之子軌以兵距裕，戰于江津。休之大敗，遂與宗之俱奔于姚興。裕平姚泓，休之將奔于魏，未至，道死。

宗之聽説劉裕出兵荆州，從襄陽到休之那裏共同駐守江陵。派文思及宗之的兒子司馬軌率兵抵禦劉裕，在江津交戰。休之大敗，於是和宗之一起投奔姚興。劉裕平定姚泓，休之將投奔到魏，還没到，死在路上。

司馬允之

允之字季度，出後叔父愔，襲爵廣晋伯，歷位輔國將軍、吴國宣城譙梁内史。王恭、庾楷、桓玄等内伐也，會稽王道子命允之兄弟距楷，

允之字季度，過繼給叔父司馬愔，承襲了廣晋伯的爵位，歷任輔國將軍、吴國宣城譙梁内史。王恭、庾楷、桓玄等人在國内征伐時，會稽王道子命令允之兄弟抵禦庾楷，被打敗。元興

破之。元興初，與兄恢之同徙廣州，於道被害。義軍起，追贈太常卿。從弟康之以子文惠襲爵。宋受禪，國除。

初年，和兄長恢之一同被遷徙到廣州，在道上被害。義軍興起，追贈爲太常卿。堂弟康之讓兒子文惠繼承爵位。宋接受禪讓後，封國被取消。

韓延之

韓延之字顯宗，南陽赭陽人，魏司徒暨之後也。少以分義稱。安帝時爲建威將軍、荆州治中，轉平西府録事參軍。以劉裕父名翹字顯宗，延之遂字顯宗，名兒爲翹，以示不臣劉氏。與休之俱奔姚興。劉裕入關，又奔于魏。

韓延之字顯宗，南陽赭陽人，是魏司徒韓暨的後人。年少時以名分義氣著稱。安帝時任建威將軍、荆州治中，轉任平西府録事參軍。因爲劉裕的父親名翹字顯宗，延之於是取字顯宗，爲兒子取名爲翹，以此表示不向劉氏臣服。和休之一起投奔姚興。劉裕入關，又投奔到魏。

司馬恬

恬字敬王，初封廣晋伯。早卒，無子，兄恬以子允之嗣。

司馬恬字敬王，起初被封爲廣晋伯。死得早，没兒子，兄長司馬恬讓兒子允之繼嗣。

高陽王司馬睦

高陽王睦字子友，譙王遜之弟也。魏安平亭侯，歷侍御史。武帝受禪，封中山王，邑五千二百户。睦自表乞依六蓼祀皋陶，鄫杞祀相立廟。事下太常，依禮典平議。博士祭酒劉憙等議："《禮記·王制》，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而五。是則立始祖之廟，謂嫡統承重，一人得立耳。假令支弟并爲諸侯，始封之君不得立廟也。今睦非爲正統，若立祖廟，中山不得并也。後世中山乃得爲睦立廟，爲後世子孫之始祖耳。"詔曰："禮文不明，此制度大事，宜令詳審，可下禮官博議，乃處當之。"

高陽王司馬睦字子友，是譙王司馬遜的弟弟。在魏爲安平亭侯，歷任侍御史。武帝接受禪讓，封他爲中山王，封邑五千二百户。司馬睦自己上表請求依照六蓼祭祀皋陶，鄫杞祭祀相建立宗廟。事情交給太常，按照禮典評議。博士祭酒劉憙等人議："《禮記·王制》，諸侯設五廟，二昭二穆，加上太祖廟共五個。據此立始祖的廟，指的是嫡傳系統的繼承，一個人可以立。假如旁支兄弟都是諸侯，最初被封的國君不能立廟。如今司馬睦不是正統，如果立祖廟，中山不能并列。後世的中山王纔能爲司馬睦立廟，作爲後世子孫的始祖。"詔書説："禮制條文不明，這是關係到制度的大事，應該詳細審定，可交付禮官廣泛議論，再處理此事。"

咸寧三年，睦遣使募徙國内八縣受逋逃、私占及變易姓名、詐冒復除者七百餘户，冀州刺史杜友奏睦招誘逋亡，不宜君國。有司奏，事在赦前，應原。詔曰："中山王所行何乃至此，覽奏甚用憮然。廣樹親戚，將以上輔王室，下惠百姓也。豈徒榮崇其身，而使民逾典憲乎！此事當大論得失，正臧否所在耳。苟不宜君國，

咸寧三年，司馬睦派人招募遷徙國内八縣接受逃亡、私自占有及改變姓名、詐冒免除徭役的七百多户，冀州刺史杜友奏報司馬睦招納引誘逃亡的人，不適宜做一國之君。有關官吏上奏，説事情發生在大赦前，應原諒。詔書説："中山王所做的事怎麽到了這個地步，讀奏章讓人很茫然。廣泛地任用親戚，將靠他們對上輔助王室，對下施恩惠於百姓。難道僅僅爲了榮耀崇大自身，而使百姓違背法律嗎！這件事應該深入議論

何論於赦令之間耶。其貶睦爲縣侯。"乃封丹水縣侯。

得失，這正是區分好壞的地方。如果不宜做一國之君，爲什麼用在赦令前後來論斷呢？貶司馬睦爲縣侯。"於是封爲丹水縣侯。

及吴平，太康初詔復爵。有司奏封江陽王，帝曰："睦退静思愆，改修其德，今有爵土，不但以赦。江陽險遠，其以高陽郡封之。"乃封爲高陽王。元康元年，爲宗正。薨於位，世子蔚早卒，孫毅立。拜散騎侍郎，永嘉中没于石勒。隆安元年，詔以譙敬王恬次子恢之之子文深繼毅後。立五年，薨，無嗣，復以高密王純之子法蓮繼之。宋受禪，國除。

等到吴國被平定，太康初年下詔恢復爵位。有關官吏奏請封他爲江陽王，皇帝説："司馬睦退身平静地思考過失，重新修養自己的品德，如今有了爵位土地，不僅僅是因爲赦免。江陽地方險要遥遠，把高陽郡封給他。"於是封爲高陽王。元康元年，任宗正。死在官位上，長子司馬蔚死得早，孫子司馬毅繼承王位。官拜散騎侍郎，永嘉年間死於石勒。隆安元年，詔書讓譙敬王司馬恬次子恢之的兒子文深做司馬毅的繼承人。在王位五年，去世，没兒子，又以高密王司馬純的兒子法蓮繼嗣。宋接受禪讓，封國被取消。

任城景王司馬陵

任城景王陵字子山，宣帝弟魏司隸從事安城亭侯通之子也。初拜議郎。泰始元年，封北海王，邑四千七百户。三年，轉封任城王，之國。咸寧五年薨，子濟立。拜散騎侍郎、給事中、散騎常侍、輔國將軍。隨東海王越在項，爲石勒所害，二子俱没。有二弟：順、斌。

任城景王司馬陵字子山，是宣帝的弟弟魏司隸從事安城亭侯司馬通的兒子。起初官拜議郎。泰始元年，封爲北海王，封邑四千七百户。三年，轉封任城王，去了封國。咸寧五年去世，兒子司馬濟繼承王位。官拜散騎侍郎、給事中、散騎常侍、輔國將軍。跟隨東海王司馬越在項地，被石勒殺害，兩個兒子都死了。有兩個弟弟：司馬順、司馬斌。

司馬順

順字子思，初封習陽亭侯。及武帝受禪，順嘆曰："事乖唐虞，而假爲禪名！"遂悲泣。由是廢黜，徙武威姑臧縣。雖受罪流放，守意不移而卒。

司馬順字子思，起初被封爲習陽亭侯。等到武帝接受禪讓，司馬順嘆息説："事情與唐、虞相違背，而藉用禪讓的名義！"於是悲哀哭泣。因此被廢黜，遷徙到武威姑臧縣。雖然受罪流放，但堅持自己的看法不改變直到死。

司馬斌

西河繆王斌字子政，魏中郎。武帝受禪，封陳王，邑千七百一十户。三年，改封西河。咸寧四年薨，子隱立。薨，子喬立。

西河繆王司馬斌字子政，是魏的中郎。武帝接受禪讓，封他爲陳王，封邑一千七百一十户。三年，改封西河。咸寧四年去世，兒子司馬隱繼承王位。司馬隱死，兒子司馬喬繼承王位。

史臣曰：泰始之初，天下少事，革魏餘弊，遵周舊典，并建宗室，以爲藩翰。諸父同虞虢之尊，兄弟受魯衛之祉，以爲歷紀長久，本支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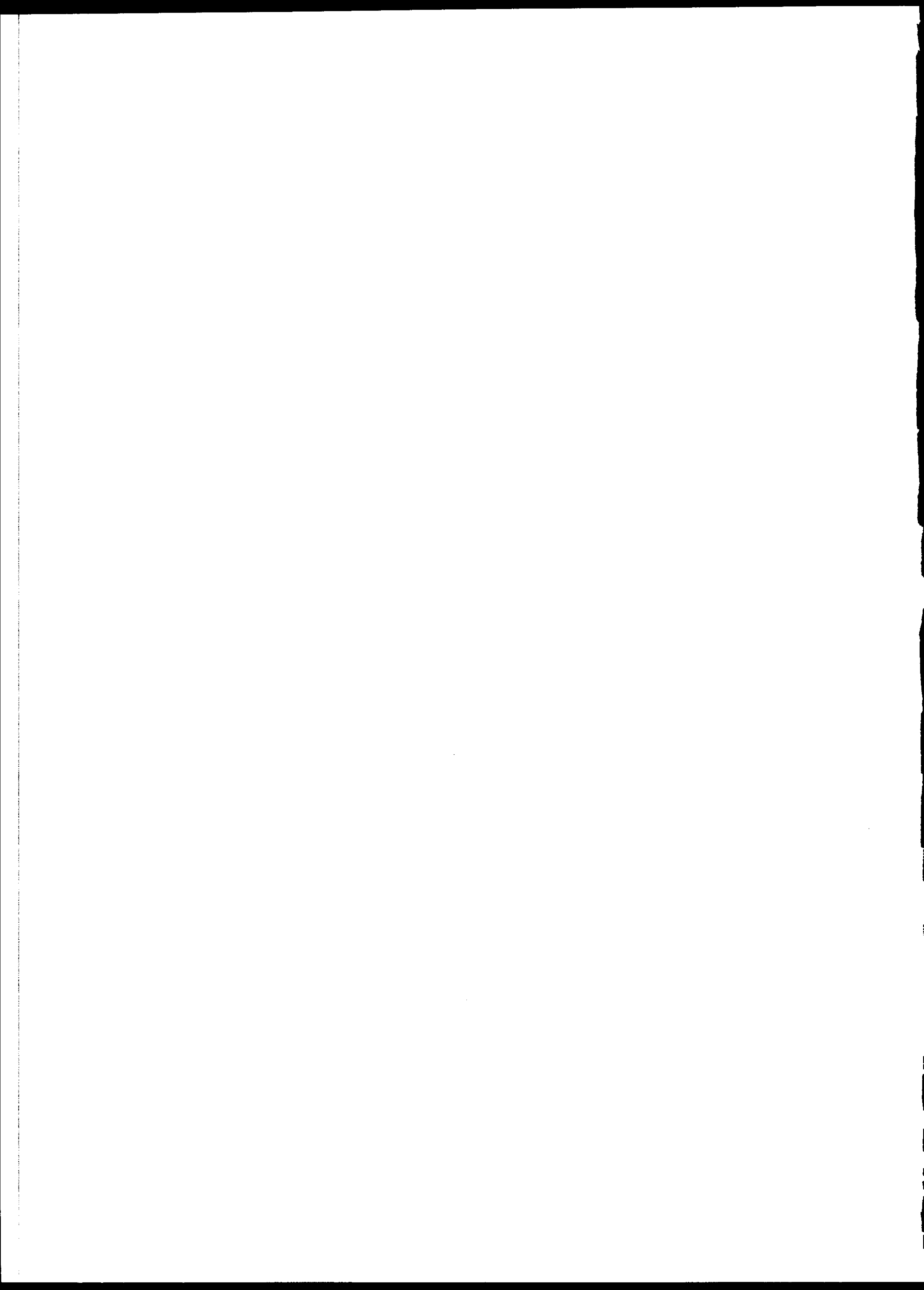
史臣曰：泰始初年，天下少事，革除魏遺留下來的弊端，遵循周朝的舊典章，一起建立宗室，作爲保衛國家的屏障。那些父輩的人與虞虢的尊貴相同，兄弟享有魯、衛的福祉，以爲歷

世。安平風度宏邈，器宇高雅，内弘道義，外闡忠貞。洎高貴薨殂，則枕尸流慟；陳留就國，則拜辭隕涕。語曰“疾風彰勁草”，獻王其有焉。故能位班上列，享年眉壽，清徽至範，爲晉宗英，子孫遵業，世篤其慶。高密風監清遠，簡素寡欲，孝以承親，忠以奉上，方諸枝庶，實謂國楨。新蔡、南陽，俱莅方岳。值王室多難，中原蕪梗，表義甄節，效績艱危。于時醜類實繁，凶威日逞，勢懸衆寡，相繼淪亡，悲夫！譙閔沈雄壯勇，作鎮南服。屬奸回肆亂，稱兵内侮。懷忠憤發，建義湘州，荆沔響應，群才致力。雖元勛不立，而誠節克彰，垂裕後昆，奕世貞烈，豈不休哉！勳托末屬，稟性凶暴。仍荷朝寄，推轂梁岷，遂棄親背主，負恩放命。憑庸蜀之饒，苞藏不逞；恃江山之固，奸謀日深。是以搢紳切齒，攄積憤之志；義士思奮，厲忘身之節。天道禍淫，應時蕩定。昔汲黯猶在，淮南寢謀，周撫若存，凶渠未發，以邪忌正，異代同規。《詩》云“自貽伊戚”，其勳之謂矣。習陽憑慶枝葉，守約懷逸，栖情塵外，希踪物表，顧匹夫之獨善，貴達節之弘規，言出身播，猶爲幸也。

代長久，正宗旁支百世相傳。安平風度宏大飄逸，器宇高雅，對内弘揚道義，對外闡發忠貞。到高貴鄉公遇害時，則趴在尸體上痛哭；陳留王赴金墉城，則跪拜辭行悲傷落淚。俗話說“疾風知勁草”，可以用來形容獻王。因而能位居上卿之列，享有高壽，美好至極的典範，是晉宗族的英才，子孫遵循遺業，世代忠實於他的善行。高密王作風清静超俗，簡樸少欲望，用孝心奉承親人，用忠誠奉承朝廷，比起其他旁支宗親，實在可以説他是國家的棟梁。新蔡王、南陽王，都統治一方。時值王室多難，中原荒蕪阻塞，表明義氣節操，在艱難危困時建立功績。那時惡人實在太多，凶威一天比一天得逞，勢力懸殊人力不足，因而相繼淪亡，可悲啊！譙閔王勇敢有大略，鎮守南方。適逢奸邪放肆作亂，起兵欺侮朝廷。譙閔王懷着忠心發奮振作，在湘州舉義，荆沔響應，衆多人才出力。雖然没有建頭功，但顯現了忠誠節操，把功業留給後人，幾代人忠貞賢明，難道不可喜嗎！司馬勳托身於宗室，稟性凶暴。仍負荷着朝廷的寄托，被推舉到梁岷，於是背棄宗族國君，辜負君恩拋棄命令。憑藉庸蜀的富饒，包藏自己的不滿；仗着江山的堅固，奸邪的謀劃越來越深。因此官吏切齒，發泄長期不滿的心意；義士發奮，磨礪自己忘身的節操。上天之道降災禍於邪惡，適時平定。過去汲黯還在，淮南王擱置了策謀，周撫要是活着，司馬勳也不敢作亂，由於邪惡顧忌正直，不同的朝代同樣的道理。《詩》説“自己給自己留下悲傷”，説的就是司馬勳啊。習陽亭侯因出身宗室而得福，保持儉約心懷隱逸，置情感於塵世之外，仰慕追隨超越世事，關心獨善其身，看重通達事理合乎節操的準則，一句話説出而揚名，還是應該慶幸。

贊曰：安平立節，雅性貞亮。高密含和，宗室之望。新蔡遇禍，忠全元喪。譙閔徇義，力屈志揚。勳自貽戚，名隕身亡。順不恤忌，流播遐方。

贊曰：安平王樹立節操，高尚的性格忠貞賢明。高密王心懷和睦，是宗室的名人。新蔡王遇難，保全了忠誠喪失了性命。譙閔王爲道義而死，力量竭盡志氣播揚。司馬勳自找憂戚，名敗身亡。司馬順不顧忌，揚名到遠方。



晋書卷三十八

列傳第八

宣五王

宣帝九男，穆張皇后生景帝、文帝、平原王榦，伏夫人生汝南文成王亮、琅邪武王伷、清惠亭侯京、扶風武王駿，張夫人生梁王肜，柏夫人生趙王倫。亮及倫别有傳。

宣帝有九個兒子，穆張皇后生景帝、文帝、平原王司馬榦，伏夫人生汝南文成王司馬亮、琅邪武王司馬伷、清惠亭侯司馬京、扶風武王司馬駿，張夫人生梁王司馬肜，柏夫人生趙王司馬倫。司馬亮及司馬倫另有傳。

平原王司馬榦

平原王榦字子良。少以公子魏時封安陽亭侯，稍遷撫軍中郎將，進爵平陽鄉侯。五等建，改封定陶伯。武帝踐阼，封平原王，邑萬一千三百户，給鼓吹、駙馬二匹，加侍中之服。咸寧初，遣諸王之國，榦有篤疾，性理不恒，而頗清虚静退，簡於情欲，故特詔留之。太康末，拜光禄大夫，加侍中，特假金章紫綬，班次三司。惠帝即位，進左光禄大夫，侍中如故，劍履上殿，入朝不趨。

榦雖王大國，不事其務，有所調補，必以才能。雖有爵禄，若不在己，秩奉布帛，皆露積腐爛。陰雨則出犢車而内露車，或問其故，對曰："露者宜内也。"朝士造之，雖通姓名，必令立車馬於門外，或終夕不見。時有得覲，與人物酬接，亦恂恂恭遜，初無闕失。前後愛妾死，既斂，輒不釘棺，置後空室中，數日一發視，或行淫穢，須其尸壞乃葬之。

平原王司馬榦字子良。年少時以公子身份在魏被封爲安陽亭侯，逐漸遷任撫軍中郎將，進爵平陽鄉侯。五等爵位建立，改封定陶伯。武帝登基，封他爲平原王，封邑一萬一千三百户，給鼓吹、駕副車的馬兩匹，加侍中的服飾。咸寧初年，派遣諸王赴封國，司馬榦有重病，不能保持理性，而又很喜好清静虚無退讓，很少欲望，因而特地下詔書留下他。太康末年，官拜光禄大夫，加任侍中，特别假用金印章紫綬帶，列位同於三司。惠帝即位，進位爲左光禄大夫，侍中的職位依舊，佩劍穿鞋上殿，入朝不用小步急行。

司馬榦雖然是大封國的王，不料理政務，如果有調職補任，必定根據才能。雖然有爵位俸禄，好像不在自己身上，俸禄布帛，都堆在露天腐爛。陰雨天則趕出牛車而讓没有帷蓋的車入庫，有人問是什麽緣故，回答説："没有帷蓋的車適宜收藏。"朝廷官員走訪他，雖然通報了姓名，必定讓來人的車馬停立在門外，或許一整天也不見。有時得以拜見，和别人應酬交往，也很恭敬謙遜，起初没有缺漏失誤。前後愛妾死，已經入殮，總是不釘上棺材，放在後面的空房中，每隔幾天打開看一次，或許做些淫穢事，等到尸體腐爛纔下葬。

趙王倫輔政，以幹爲衛將軍。惠帝反正，復爲侍中，加太保。齊王冏之平趙王倫也，宗室朝士皆以牛酒勞冏，幹獨懷百錢，見冏出之，曰："趙王逆亂，汝能義舉，是汝之功，今以百錢賀汝。雖然，大勢難居，不可不慎。"冏既輔政，幹詣之，冏出迎拜。幹入，踞其床，不命冏坐，語之曰："汝勿效白女兒。"其意指倫也。及冏誅，幹哭之慟，謂左右曰："宗室日衰，唯此兒最可，而復害之，從今殆矣！"

趙王司馬倫輔佐朝政，任命司馬幹爲衛將軍。惠帝廢而復立，司馬幹又做侍中，加任太保。齊王司馬冏平定趙王司馬倫時，宗室成員朝廷官吏都用牛酒慰勞司馬冏，惟獨司馬幹懷揣百錢，見到司馬冏拿出來，說："趙王叛逆作亂，你能行義舉，是你的功勞，現在用百錢來祝賀你。雖然這樣，你很難占有大勢，不能不謹慎。"司馬冏輔佐朝政後，司馬幹去拜訪，司馬冏出來迎拜。司馬幹進屋後，蹲坐在司馬冏的床上，不讓司馬冏坐下，對他說："你不要效仿女人。"這話的意思是指司馬倫。等到司馬冏被殺，司馬幹哭得很是悲痛，對左右的人說："宗室逐漸衰敗，衹有這個兒子最行，而又殺害了他，從今以後危險了！"

東海王越興義，至洛陽，往視幹，幹閉門不通。越駐車良久，幹乃使人謝遣，而自於門間窺之。當時莫能測其意，或謂之有疾，或以爲晦迹焉。永嘉五年薨，時年八十。會劉聰寇洛，不遑贈謚。有二子，世子廣早卒，次子永以太熙中封安德縣公，散騎常侍，皆爲善士。遇難，合門堙滅。

東海王司馬越舉義，到達洛陽，去看望司馬幹，司馬幹閉門不出。司馬越的車停留了很久，司馬幹纔派人送客，而自己從門縫中窺視。當時没人能測度他的用意，有人說他有病，有人認爲他隱晦行迹。永嘉五年去世，時年八十歲。適逢劉聰入侵洛陽，没有閑暇贈他謚號。有兩個兒子，長子司馬廣死得早，次子司馬永於太熙年間被封爲安德縣公，散騎常侍，他們都是好人。遇難，滿門滅絕。

琅邪王司馬伷

琅邪武王伷字子將，正始初封南安亭侯。早有才望，起家爲寧朔將軍，監守鄴城，有綏懷之稱。累遷散騎常侍，進封東武鄉侯，拜右將軍、監兗州諸軍事、兗州刺史。五等初建，封南皮伯。轉征虜將軍、假節。武帝踐阼，封東莞郡王，邑萬六百户。始置二卿，特詔諸王自選令長。伷表讓，不許。入爲尚書右僕射、撫軍將軍，出爲鎮東大將軍、假節、都督徐州諸軍事，代衛瓘鎮下邳。伷鎮御有方，得將士死力，吴人憚之。加開府儀同三司，改封琅邪王，以東莞益其國。

琅邪武王司馬伷字子將，正始初年被封爲南安亭侯。很早就有才氣名望，最初做官爲寧朔將軍，監守鄴城，有善於安撫使人歸順的名聲。逐漸遷任散騎常侍，晋封東武鄉侯，官拜右將軍、監兗州諸軍事、兗州刺史。五等爵位建立，封爲南皮伯。轉任征虜將軍、假節。武帝登皇位，封他爲東莞郡王，封邑一萬零六百户。開始設置二卿時，特地下詔讓諸王自選令長。司馬伷上表推讓，皇上不准許。入朝爲尚書右僕射、撫軍將軍，出任鎮東大將軍、假節、都督徐州諸軍事，代替衛瓘鎮守下邳。司馬伷鎮守禦敵有方，將士們願以死效力，吴國人怕他。加授開府儀同三司，改封琅邪王，用東莞來擴充他的封國。

平吴之役，率衆數萬出涂中，孫

在平定吴國的戰役中，率領幾萬人從涂中出

皓奉箋送璽綬，詣伷請降。詔曰："琅邪王伷督率所統，連據涂中，使賊不得相救。又使琅邪相劉弘等進軍逼江，賊震懼，遣使奉僞璽綬。又使長史王恒率諸軍渡江，破賊邊守，獲督蔡機，斬首降附五六萬計，諸葛靚、孫奕等皆歸命請死。功勛茂著，其封子二人爲亭侯，各三千户，賜絹六千匹。"頃之，并督青州諸軍事，加侍中之服。進拜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兵，孫晧奉送書信璽綬，到司馬伷那裏請求投降。詔書説："琅邪王司馬伷督率着自己統管的軍隊，連接占據涂中，使敵人不能相救。又派琅邪相劉弘等人進軍逼近長江，敵人震驚恐懼，派使者奉送僞璽綬。司馬伷又派長史王恒率各部渡長江，攻破敵人邊防守備，捕獲督蔡機，斬首及投降歸附的有五六萬人，諸葛靚、孫奕等人都歸順請罪。司馬伷功勛顯著，封他兩個兒子爲亭侯，各封三千户，賜絹六千匹。"不久，一并督青州諸軍事，加侍中的服飾。進位爲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伷既戚屬尊重，加有平吴之功，克己恭儉，無矜滿之色，僚吏盡力，百姓懷化。疾篤，賜床帳、衣服、錢帛、粳粱等物，遣侍中問焉。太康四年薨，時年五十七。臨終表求葬母太妃陵次，并乞分國封四子，帝許之。子恭王覲立。又封次子澹爲武陵王，繇爲東安王，漼爲淮陵王。

司馬伷既因爲是皇親國戚而地位尊貴，又有平定吴的功勞，克制自己恭敬不放縱，没有矜功自滿的樣子，僚屬盡力，百姓感化依附。病重，賜床帳、衣服、錢帛、粳粱等物品，派遣侍中去問候他。太康四年去世，時年五十七歲。臨終上表請求葬在母太妃陵墓旁，并請求把自己的封國分封給四個兒子，皇帝答應了。兒子恭王司馬覲繼承王位。又封次子司馬澹爲武陵王，司馬繇爲東安王，司馬漼爲淮陵王。

司馬覲

覲字思祖，拜冗從僕射。太熙元年薨，時年三十五。子睿立，是爲元帝。中興初，以皇子裒爲琅邪王，奉恭王祀。裒早薨，更以皇子焕爲琅邪王。其日薨，復以皇子昱爲琅邪王。咸和之初，既徙封會稽，成帝又以康帝爲琅邪王。康帝即位，封成帝長子哀帝爲琅邪王。哀帝即位，以廢帝爲琅邪王。廢帝即位，以會稽王攝行琅邪國祀。簡文帝登阼，琅邪王無嗣。及帝臨崩，封少子道子爲琅邪王。道子後爲會稽王，更以恭帝爲琅邪王。帝既即位，琅邪國除。

司馬覲字思祖，官拜冗從僕射。太熙元年去世，時年三十五歲。兒子司馬睿繼承王位，也就是元帝。恢復帝業之初，讓皇子司馬裒做琅邪王，供奉恭王的祭祀。司馬裒死得早，改讓皇子司馬焕做琅邪王。那天去世，又以皇子司馬昱爲琅邪王。咸和初年，司馬昱改封到會稽後，成帝又讓康帝做琅邪王。康帝即位，封成帝長子哀帝爲琅邪王。哀帝即位，讓廢帝做琅邪王。廢帝即位，以會稽王代理琅邪國的祭祀。簡文帝登基，琅邪王没人繼承。等到皇帝臨終，封小兒子道子爲琅邪王。道子後來做會稽王，改讓恭帝做琅邪王。恭帝即位後，琅邪國取消。

武陵莊王司馬澹

武陵莊王澹字思弘。初爲冗從僕射，後封東武公，邑五千二百户。轉前將軍、中護軍。性忌害，無孝友之行。弟東安王繇有令名，爲父母

武陵莊王司馬澹字思弘。起初任冗從僕射，後來被封爲東武公，封邑五千二百户。轉任前將軍、中護軍。生性忌妒害人，没有孝順友善的品行。弟弟東安王司馬繇有好名聲，被父母所愛，

所愛，澹惡之如仇，遂譖繇於汝南王亮，亮素與繇有隙，奏廢徙之。趙王倫作亂，以澹爲領軍將軍。澹素與河内郭俶、俶弟侃親善。酒酣，俶等言張華之冤，澹性酗酒，因并殺之，送首于倫，其酗虐如此。

司馬澹討厭他如同仇人，於是在汝南王司馬亮那裏説司馬繇的壞話，司馬亮平素和司馬繇有矛盾，奏請廢置遷徙他。趙王司馬倫作亂，讓司馬澹作領軍將軍。司馬澹一向與河内郭俶、郭俶的弟弟郭侃親善。酒喝到興頭上，郭俶等人説到張華的冤屈，司馬澹生性酗酒，於是把兩人都殺了，把首級送給司馬倫，他就這樣撒酒瘋行暴虐。

澹妻郭氏，賈后内妹也。初恃勢，無禮於澹母。齊王冏輔政，澹母諸葛太妃表澹不孝，乞還繇，由是澹與妻子徙遼東。其子禧年五歲，不肯隨去，曰："要當爲父求還，無爲俱徙。"陳訴歷年，太妃薨，繇被害，然後得還。拜光禄大夫、尚書、太子太傅，改封武陵王。永嘉末爲石勒所害，子哀王喆立。喆字景林，拜散騎常侍，亦爲勒所害。無子，其後元帝立皇子晞爲武陵王，以奉澹祀焉。

司馬澹的妻子郭氏，是賈后的内妹。起初憑仗着家勢，對司馬澹的母親無禮。齊王司馬冏輔佐朝政，司馬澹母諸葛太妃上表説司馬澹不孝，乞求讓司馬繇回來，因此司馬澹與妻兒遷徙到遼東。他兒子司馬禧年紀五歲，不肯跟着去，説："應當爲父親請求回來，不該一起遷徙。"陳訴多年，太妃去世，司馬繇被害，然後得以回朝。官拜光禄大夫、尚書、太子太傅，改封武陵王。永嘉末年被石勒殺害，兒子哀王司馬喆繼嗣。司馬喆字景林，官拜散騎常侍，也被石勒殺害。没有兒子，後來元帝立皇子司馬晞爲武陵王，來供奉司馬澹的祭祀。

東安王司馬繇

東安王繇字思玄。初拜東安公，歷散騎黄門侍郎，遷散騎常侍。美鬚髯，性剛毅，有威望，博學多才，事親孝，居喪盡禮。誅楊駿之際，繇屯雲龍門，兼統諸軍，以功拜右衛將軍，領射聲校尉，進封郡王，邑二萬户，加侍中，兼典軍大將軍，領右衛如故。遷尚書右僕射，加散騎常侍。是日誅賞三百餘人，皆自繇出。東夷校尉文俶父欽爲繇外祖諸葛誕所殺，繇慮俶爲舅家之患，是日亦以非罪誅俶。

東安王司馬繇字思玄。起初爲東安公，歷任散騎黄門侍郎，遷任散騎常侍。鬍子長得美，性情剛毅，有威望，博學多才，事奉親人孝順，居喪窮盡禮儀。誅殺楊駿時，司馬繇屯兵於雲龍門，兼統領衆軍，因有功官拜右衛將軍，兼射聲校尉，晋封爲郡王，封邑兩萬户，加任侍中，兼典軍大將軍，仍兼任右衛將軍。遷任尚書右僕射，加任散騎常侍。這一天誅罰賞賜三百餘人，命令都從司馬繇那裏發出。東夷校尉文俶的父親文欽被司馬繇的外祖諸葛誕所殺，司馬繇擔心文俶是舅舅家的禍患，這天也把文俶無罪而殺掉。

繇兄澹屢構繇於汝南王亮，亮不納。至是以繇專行誅賞，澹因隙譖之，亮惑其説，遂免繇官，以公就第，坐有悖言，廢徙帶方。永康初，徵繇，復封，拜宗正卿，遷尚書，轉左僕射。惠帝之討成都王穎，時繇

司馬繇的哥哥司馬澹屢次在汝南王司馬亮那裏給司馬繇羅織罪名，司馬亮不聽信。到此時因司馬繇在誅罰賞賜上獨斷專行，司馬澹乘機説司馬繇的壞話，司馬亮被司馬澹的説辭迷惑，於是免了司馬繇的官，以公的身份回宅第，因有悖逆言論獲罪，廢置遷徙到帶方。永康初年，徵召

遭母喪在鄴，勸穎解兵而降。及王師敗績，穎怨繇，乃害之。後立琅邪王覲子長樂亭侯渾爲東安王，以奉繇祀。尋薨，國除。

司馬繇，恢復封爵，官拜宗正卿，遷任尚書，轉任左僕射。惠帝討伐成都王司馬穎時，正值司馬繇在鄴爲母親辦喪事，勸司馬穎放下兵器投降。等到皇帝的軍隊戰敗，司馬穎怨恨司馬繇，於是殺了他。後來立琅邪王司馬覲的兒子長樂亭侯司馬渾爲東安王，來供奉司馬繇的祭祀。不久去世，封國被取消。

淮陵元王司馬漼

淮陵元王漼字思冲。初封廣陵公，食邑二千九百户。歷左將軍、散騎常侍。趙王倫之篡也，三王起義，漼與左衛將軍王輿攻殺孫秀，因而廢倫。以功進封淮陵王，入爲尚書，加侍中，轉宗正、光禄大夫。薨，子貞王融立。薨，無子，安帝時立武陵威王孫蘊爲淮陵王，以奉元王之祀，位至散騎常侍。薨，無子，以臨川王寶子安之爲嗣。宋受禪，國除。

淮陵元王司馬漼字思冲。起初被封爲廣陵公，采邑兩千九百户。歷任左將軍、散騎常侍。趙王司馬倫篡位時，三王起義，司馬漼和左衛將軍王輿攻殺孫秀，因而廢了司馬倫。因有功進位爲淮陵王，入朝任尚書，加任侍中，轉任宗正、光禄大夫。去世，兒子貞王司馬融繼嗣。去世，没有兒子，安帝時立武陵威王的孫子司馬蘊爲淮陵王，來供奉元王的祭祀，官位做到散騎常侍。去世，没有兒子，以臨川王司馬寶的兒子安之繼嗣。宋接受禪讓，封國被取消。

清惠亭侯司馬京

清惠亭侯京字子佐，魏末以公子賜爵。年二十四薨，追贈射聲校尉，以文帝子機字太玄爲嗣。泰始元年，封燕王，邑六千六百六十三户。機之國，咸寧初徵爲步兵校尉，以漁陽郡益其國，加侍中之服。拜青州都督、鎮東將軍、假節，以北平、上谷、廣甯郡一萬三百三十七户增燕國爲二萬户。薨，無子，齊王冏表以子幾嗣。後冏敗，國除。

清惠亭侯司馬京字子佐，魏末年以公子身份被賜予爵位。二十四歲去世，追贈射聲校尉，讓文帝的兒子司馬機字太玄繼嗣。泰始元年，封爲燕王，封邑六千六百六十三户。司馬機去封國，咸寧初年徵召他爲步兵校尉，用漁陽郡來擴充他的封國，加侍中的服飾。官拜青州都督、鎮東將軍、假節，用北平、上谷、廣甯郡一萬零三百三十七户把燕國增至兩萬户。去世，没有兒子，齊王司馬冏上表用自己的兒子司馬幾繼嗣。後來司馬冏失敗，封國被取消。

扶風王司馬駿

扶風武王駿字子臧。幼聰惠，年五六歲能書疏，諷誦經籍，見者奇之。及長，清貞守道，宗室之中最爲俊望。魏景初中，封平陽亭侯。齊王芳立，駿年八歲，爲散騎常侍侍講焉。尋遷步兵、屯騎校尉，常侍如故。進爵鄉侯，出爲平南將軍、假節、都督淮北諸軍事，改封平壽侯，轉安東將軍。咸熙初，徙封東牟侯，

扶風武王司馬駿字子臧。年幼時聰惠，五六歲能書寫奏疏，朗誦經籍，看到的人稱奇。等到長大，清静貞正遵守道義，在宗室中最有美名。魏景初年中，被封爲平陽亭侯。齊王曹芳即位，司馬駿八歲，做散騎常侍侍講。不久遷任步兵、屯騎校尉，常侍的職位依舊。進爵爲鄉侯，出任平南將軍、假節、都督淮北諸軍事，改封平壽侯，轉任安東將軍。咸熙初年，改封東牟侯，轉任安東大將軍，鎮守許昌。

轉安東大將軍，鎮許昌。

武帝踐阼，進封汝陰王，邑萬户，都督豫州諸軍事。吴將丁奉寇芍陂，駿督諸軍距退之。遷使持節、都督揚州諸軍事，代石苞鎮壽春。尋復都督豫州，還鎮許昌。遷鎮西大將軍、使持節、都督雍涼等州諸軍事，代汝南王亮鎮關中，加衮冕侍中之服。

武帝登上皇位後，晋封爲汝陰王，封邑一萬户，都督豫州諸軍事。吴國將領丁奉入侵芍陂，司馬駿督率諸軍抵禦擊退敵軍。遷任使持節、都督揚州諸軍事，代替石苞鎮守壽春。不久又都督豫州，回去鎮守許昌。遷任鎮西大將軍、使持節、都督雍涼等州諸軍事，代替汝南王司馬亮鎮守關中，加授衮冕侍中的服飾。

駿善撫御，有威恩，勸督農桑，與士卒分役，己及僚佐并將帥兵士等人限田十畝，具以表聞。詔遣普下州縣，使各務農事。

司馬駿善於安撫統治，有威嚴恩惠，勸告督促農業桑植，與士卒分擔勞役，自己和幕僚助手以及將帥兵士等人限種田十畝，都上表報告。詔書命令普及到各州縣，使人們各自從事農事。

咸寧初，羌虜樹機能等叛，遣衆討之，斬三千餘級。進位征西大將軍，開府辟召，儀同三司，持節、都督如故。又詔駿遣七千人代涼州守兵。樹機能、侯彈勃等欲先劫佃兵，駿命平虜護軍文俶督涼、秦、雍諸軍各進屯以威之。機能乃遣所領二十部及彈勃面縛軍門，各遣入質子。安定、北地、金城諸胡吉軻羅、侯金多及北虜熱冏等二十萬口又來降。其年入朝，徙封扶風王，以氏户在國界者增封，給羽葆、鼓吹。太康初，進拜驃騎將軍，開府、持節、都督如故。

咸寧初年，羌族樹機能等人反叛，司馬駿派遣衆人討伐他們，斬殺三千多人。進位爲征西大將軍，建府署徵召輔吏，任儀同三司，持節、都督職位依舊。又下詔令司馬駿派七千人代替涼州守兵。樹機能、侯彈勃等人想先劫掠佃兵，司馬駿命令平虜護軍文俶督涼、秦、雍諸軍各進軍屯兵來威懾他們。機能於是遣送自己統領的二十部及彈勃反綁自己來到軍門，各自派自己兒子入爲人質。安定、北地、金城幾地的胡人吉軻羅、侯金多及北虜熱冏等二十萬人又來投降。這一年司馬駿入朝，改封扶風王，用氐人户口在封國界内的人增加他的封邑户數，給羽葆、鼓吹。太康初年，晋封爲驃騎將軍，開府、持節、都督的職位依舊。

駿有孝行，母伏太妃隨兄亮在官，駿常涕泣思慕，若聞有疾，輒憂懼不食，或時委官定省。少好學，能著論，與荀顗論仁孝先後，文有可稱。及齊王攸出鎮，駿表諫懇切，以帝不從，遂發病薨。追贈大司馬，加侍中、假黄鉞。西土聞其薨也，泣者盈路，百姓爲之樹碑，長老見碑無不下拜，其遺愛如此。有子十人，暢、歆最知名。

司馬駿有孝順的品行，母親伏太妃跟隨兄長司馬亮在官任上，司馬駿常落淚思慕，如果聽説母親有病，就憂慮擔心吃不下飯，有時放下官職去省視問安。年少時好學，能著書立論，與荀顗論述仁與孝的先後，文章有可稱道之處。等到齊王司馬攸出京師去自己的封國，司馬駿上表勸諫懇切，因爲皇帝不從，於是發病去世。追贈大司馬，加任侍中、假黄鉞。西部的人聽説他死了，滿路上的人爲他哭泣，百姓爲他立碑，長者老人見到碑没有不下拜的，他留下的愛戴就是這樣。有十個兒子，司馬暢、司馬歆最知名。

司馬暢

暢字玄舒。改封順陽王，拜給事中、屯騎校尉、游擊將軍。永嘉末，劉聰入洛，不知所終。

司馬暢字玄舒。改封爲順陽王，官拜給事中、屯騎校尉、游擊將軍。永嘉末年，劉聰進入洛陽，不知司馬暢的結局。

司馬歆

新野莊王歆字弘舒。武王薨後，兄暢推恩請分國封歆。太康中，詔封新野縣公，邑千八百户，儀比縣王。歆雖少貴，而謹身履道。母臧太妃薨，居喪過禮，以孝聞。拜散騎常侍。

新野莊王司馬歆字弘舒。武王死了以後，兄長司馬暢推廣恩寵請求分割國土封給司馬歆。太康年間，下詔封司馬歆爲新野縣公，封邑一千八百户，禮儀與縣王相同。司馬歆雖然少年富貴，而能自身謹慎履行道義。母親臧太妃去世，服喪超過禮制，因孝而聞名。官拜散騎常侍。

趙王倫篡位，以爲南中郎將。齊王冏舉義兵，移檄天下，歆未知所從。嬖人王綏曰："趙親而强，齊疏而弱，公宜從趙。"參軍孫洵大言於衆曰："趙王凶逆，天下當共討之，大義滅親，古之明典。"歆從之。乃使洵詣冏，冏迎執其手曰："使我得成大節者，新野公也。"冏入洛，歆躬貫甲冑，率所領導冏。以勛進封新野郡王，邑二萬户。遷使持節、都督荆州諸軍事、鎮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趙王司馬倫篡位，以司馬歆爲南中郎將。齊王司馬冏發動義兵，在天下傳送檄文，司馬歆不知該聽誰的。受寵的王綏説："趙王親近而强大，齊王疏遠而弱小，公應追隨趙王。"參軍孫洵對衆人大聲説："趙王凶虐叛逆，天下應當共同討伐他，大義滅親，是古代聖明的法則。"司馬歆依從了他。於是派孫洵去見司馬冏，司馬冏迎上去拉着他的手説："使我能成就大的節操的，是新野公啊。"司馬冏進入洛陽，司馬歆親披甲冑，率領部下爲司馬冏作嚮導。因爲有功晋封爲新野郡王，封邑兩萬户。遷任使持節、都督荆州諸軍事、鎮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歆將之鎮，與冏同乘謁陵，因説冏曰："成都至親，同建大勛，今宜留之與輔政。若不能爾，當奪其兵權。"冏不從。俄而冏敗，歆懼，自結於成都王穎。

司馬歆將赴任所，與司馬冏同車去拜謁陵墓，趁機勸司馬冏説："成都王至親，共同建立大功勛，如今應留下他參與輔佐朝政。如果不行，應當剥奪他的兵權。"司馬冏不聽從。不久司馬冏失敗，司馬歆恐懼，主動與成都王司馬穎結交。

歆爲政嚴刻，蠻夷并怨。及張昌作亂於江夏，歆表請討之。時長沙王乂執政，與成都王穎有隙，疑歆與穎連謀，不聽歆出兵，昌衆日盛。時孫洵爲從事中郎，謂歆曰："古人有言，一日縱敵，數世之患。公荷藩屏之任，居推轂之重，拜表輒行，有何不可！而使奸凶滋蔓，禍釁不測，豈維翰王室，鎮静方夏之謂乎！"歆將出軍，王綏又曰："昌等小賊，偏裨

司馬歆治政嚴厲苛刻，蠻夷都抱怨。等到張昌在江夏作亂，司馬歆上表請求討伐他。當時長沙王司馬乂執政，與成都王司馬穎有矛盾，懷疑司馬歆與司馬穎合謀，不讓司馬歆出兵，張昌的人馬一天比一天强盛。當時孫洵任從事中郎，對司馬歆説："古人有言，一天姑息養奸，能造成幾代人的憂患。公擔負着王室藩籬屏障的重任，處在輔佐朝廷的重要位置上，上呈表章就行動，有什麽不可以！而使奸邪凶虐滋長蔓延，災禍難於預測，這難道能叫作支撑王室鎮撫中原

自足制之，不煩違帝命，親矢石也！”乃止。昌至樊城，歆出距之，衆潰，爲昌所害。追贈驃騎將軍。無子，以兄子劭爲後，永嘉末没於石勒。

嗎！”司馬歆將要出兵，王綏又説：“張昌這一類小賊寇，偏將裨將就足以制服他們，用不着違反皇帝命令，親臨戰場！”於是收兵。張昌到了樊城，司馬歆出兵抵禦他，軍隊潰敗，被張昌殺害。追贈爲驃騎將軍。没有兒子，以兄長的兒子司馬劭爲繼承人，永嘉末年死於石勒。

梁王司馬肜

梁孝王肜字子徽。清修恭慎，無他才能，以公子封平樂亭侯。及五等建，改封開平子。武帝踐阼，封梁王，邑五千三百五十八户。及之國，遷北中郎將，督鄴城守事。

梁孝王司馬肜字子徽。清静修行恭敬謹慎，没有别的才能，以公子身份被封爲平樂亭侯。等到五等爵位建立，改封爲開平子。武帝登上皇位，封他爲梁王，封邑五千三百五十八户。等到去所封國，遷任北中郎將，督鄴城防守事宜。

時諸王自選官屬，肜以汝陰上計吏張蕃爲中大夫。蕃素無行，本名雄，妻劉氏解音樂，爲曹爽教伎。蕃又往來何晏所，而恣爲奸淫。晏誅，徙河間，乃變名自結於肜。爲有司所奏，詔削一縣。咸寧中，復以陳國、汝南南頓增封爲次國。太康中，代孔洵監豫州軍事，加平東將軍，鎮許昌。頃之，又以本官代下邳王晃監青徐州軍事，進號安東將軍。

當時諸王自己挑選官吏下屬，司馬肜以汝陰上計吏張蕃爲中大夫。張蕃一向没有好品行，本名雄，妻子劉氏懂音樂，爲曹爽教授歌伎。張蕃又往來於何晏處，而恣意做奸淫的事。何晏被殺，遷徙到河間，於是改名主動與司馬肜結交。被有關官吏奏報，下詔削減司馬肜一個縣。咸寧年間，又把陳國、汝南南頓增封爲附屬國。太康年間，代替孔洵監豫州軍事，加任平東將軍，鎮守許昌。不久，又以原職代替下邳王司馬晃監青州、徐州軍事，進號爲安東將軍。

元康初，轉征西將軍，代秦王柬都督關中軍事，領護西戎校尉。加侍中，進督梁州。尋徵爲衛將軍、録尚書事，行太子太保，給千兵百騎。久之，復爲征西大將軍，代趙王倫鎮關中，都督凉、雍諸軍事，置左右長史、司馬。又領西戎校尉，屯好畤，督建威將軍周處、振威將軍盧播等伐氐賊齊萬年於六陌。肜與處有隙，促令進軍而絶其後，播又不救之，故處見害。朝廷尤之。尋徵拜大將軍、尚書令、領軍將軍、録尚書事。

元康初年，轉任征西將軍，代替秦王司馬柬都督關中軍事，兼任護西戎校尉。加任侍中，進位督梁州。不久被徵任衛將軍、録尚書事，代理太子太保，授給他士兵一千人馬一百匹。很久後，又任征西大將軍，代替趙王司馬倫鎮守關中，都督凉、雍諸軍事，設置左右長史、司馬。又兼任西戎校尉，屯兵在好畤，在六陌監督建威將軍周處、振威將軍盧播等人討伐氐族敵寇齊萬年。司馬肜與周處有矛盾，催促他進軍而斷絶了他的後援，盧播又不救他，因而周處被害。朝廷指責司馬肜。不久徵召他爲大將軍、尚書令、領軍將軍、録尚書事。

肜嘗大會，謂參軍王銓曰：“我從兄爲尚書令，不能啖大臠。大臠故難。”銓曰：“公在此獨嚼，尚難矣。”肜曰：“長史大臠爲誰？”曰：“盧播

司馬肜曾經大會賓客，對參軍王銓説：“我堂兄任尚書令，不能吞食權利。權利是很難得的。”王銓説：“公在這裏獨吞大權，尚且難啊。”司馬肜説：“長史中誰最有權？”回答説：“是盧

是也。”肜曰：“是家吏，隱之耳。”銓曰：“天下咸是家吏，便恐王法不可復行。”肜又曰：“我在長安，作何等不善！”因指單衣補幰以爲清。銓答曰：“朝野望公舉薦賢才，使不仁者遠。而位居公輔，以衣補幰，以此爲清，無足稱也。”肜有慚色。

永康初，共趙王倫廢賈后，詔以肜爲太宰、守尚書令，增封二萬户。趙王倫輔政，有星變，占曰“不利上相”。孫秀懼倫受災，乃省司徒爲丞相，以授肜，猥加崇進，欲以應之。或曰：“肜無權，不益也。”肜固讓不受。及倫篡位，以肜爲阿衡，給武賁百人，軒懸之樂十人。倫滅，詔以肜爲太宰，領司徒，又代高密王泰爲宗師。

永寧二年薨，喪葬依汝南文成王亮故事。博士陳留蔡克議謚曰：“肜位爲宰相，責深任重，屬尊親近，且爲宗師，朝所仰望，下所具瞻。而臨大節，無不可奪之志；當危事，不能舍生取義；愍懷之廢，不聞一言之諫；淮南之難，不能因勢輔義；趙王倫篡逆，不能引身去朝。宋有蕩氏之亂，華元自以不能居官，曰‘君臣之訓，我所司也。公室卑而不正，吾罪大矣’！夫以區區之宋，猶有不素餐之臣，而况帝王之朝，而有苟容之相，此而不貶，法將何施！謹案《謚法》‘不勤成名曰靈’，肜見義不爲，不可謂勤，宜謚曰靈。”梁國常侍孫霖及肜親黨稱枉，臺乃下符曰：“賈氏專權，趙王倫篡逆，皆力制朝野，肜勢不得去，而責其不能引身去朝，義何所據？”克重議曰：“肜爲宗臣，而國亂不能匡，主顛不能扶，非所以爲相。故《春秋》譏華元樂舉，謂

播。”司馬肜説：“那是家臣，别提他。”王銓説：“天下都是家臣，恐怕王法就不能再推行了。”司馬肜又説：“我在長安，哪樣事做得不好！”於是指着單衣補幰表示自己清廉。王銓回答説：“朝廷内外指望公舉薦賢才，使不仁的人遠離朝廷。而您位居三公輔相，因爲單衣補幰，就把這當作清廉，不值得稱道。”司馬肜現出慚愧的神色。

永康初年，和趙王司馬倫一起廢賈后，詔書任命司馬肜爲太宰、守尚書令，增加封邑兩萬户。趙王司馬倫輔佐朝政，有星象變化，占卜結果説“不利上相”。孫秀怕司馬倫受災禍，於是减省司徒爲丞相，把這個職位授給司馬肜，苟且加以提升，想以此應和星象。有人説：“司馬肜没有權，没有好處。”司馬肜堅决推辭不接受。等到司馬倫篡位，任命司馬肜主持朝政，給武士百人，軒懸的樂隊十人。司馬倫被滅，詔書任命司馬肜爲太宰，兼司徒，又代替高密王司馬泰任宗師。

永寧二年去世，喪葬按照汝南文成王司馬亮的先例。博士陳留人蔡克議論謚號説：“司馬肜的官位是宰相，責任重大，親屬關係尊貴親近，况且又是宗師，上被朝廷所敬仰，下爲百姓所瞻望。然而在大節面前，没有不可改變的志向；面對危難的事情，不能捨棄生命去追求正義；愍懷太子被廢時，没聽到他一句勸諫；淮南王發難時，不能趁勢輔助正義；趙王司馬倫篡位叛逆，不能抽身離開朝廷。宋國有蕩氏的動亂，華元自認爲不能身居官位，説：‘君臣的規範，是我所掌管的。公室地位卑微而不能糾正，我的罪大啊！’一個小小的宋國，尚且有無功不受禄的大臣，何况帝王的朝廷，而有苟且容身的宰相，這要是不貶損，怎麽施行法治呢！謹案《謚法》‘不勤政而成名叫做靈’，司馬肜見到正義的事不去做，不能説是勤，應取謚號爲靈。”梁國常侍孫霖及司馬肜的親信黨羽聲稱冤屈，官署於是下公文説：“賈氏專權，趙王司馬倫篡位叛逆，都以威力控制朝廷内外，司馬肜在那種形勢下不能離開，而指責他不能抽身離開朝廷，根據的是什麽義理呢？”蔡克重新議論説：“司馬肜

之不臣。且賈氏之酷烈，不甚於呂后，而王陵猶得杜門；趙王倫之無道，不甚於殷紂，而微子猶得去之。近者太尉陳準，異姓之人，加弟徽有射鉤之隙，亦得托疾辭位，不涉僞朝。何至於肜親倫之兄，而獨不得去乎？趙盾入諫不從，出亡不遠，猶不免於責，況肜不能去位，北面事僞主乎？宜如前議，加其貶責，以廣爲臣之節，明事君之道。”於是朝廷從克議。肜故吏復追訴不已，故改焉。

是宗室大臣，然而國家動亂不能匡正。君主被顛覆不能扶助，做宰相不該是這樣的。因此《春秋》譏諷華元樂舉，説他們不像大臣。再説賈氏的酷虐暴烈，不比呂后更厲害，而王陵仍得以閉門不出；趙王司馬倫的無道，不比殷紂王更嚴重，而微子還能够離去。近代的有太尉陳準，是外姓的人，由於兄弟陳徽有曾背叛趙王司馬倫而有舊仇，也得以聲稱有病，不入僞朝廷。何況司馬肜是司馬倫的親兄長，却偏偏無法離去呢？趙盾入朝勸諫不被聽從，出外逃亡没有走遠，尚且不能免於罪責，何況司馬肜不能辭去官位，面朝北事奉僞君主呢？應該按照先前的議論，對他加以貶損責難，來推廣作臣的節操，明確事奉國君的道理。”於是朝廷依從蔡克的議論。司馬肜過去的下屬不斷地追訴，因而又改了謚號。

無子，以武陵王澹子禧爲後，是爲懷王。拜征虜將軍，與澹俱没於石勒。元帝時，以西陽王羕子悝爲肜嗣，早薨，是爲殤王。至是懷王子翹自石氏歸國得立，是爲聲王，官至散騎常侍。薨，無子，詔以武陵威王子璉爲翹嗣，歷永安太僕，與父晞俱廢徙新安。薨，太元中復國，子龢立。薨，子珍之立。桓玄纂位，國臣孔璞奉珍之奔于壽陽，義熙初乃歸，累遷左衛將軍、太常卿。劉裕伐姚泓，請爲諮議參軍，爲裕所害，國除。

司馬肜没有兒子，以武陵王司馬澹的兒子司馬禧繼嗣，也就是懷王。官拜征虜將軍，和司馬澹都死於石勒。元帝時，以西陽王司馬羕的兒子司馬悝爲司馬肜的後人，死得早，也就是殤王。到這時懷王的兒子司馬翹從石氏那裏回國得以繼承王位，也就是聲王，官做到散騎常侍。死，没有兒子，詔書令武陵威王的兒子司馬璉繼嗣司馬翹，歷任永安太僕，和父親司馬晞一同被廢遷徙到新安。死，太元年間恢復封國，兒子司馬龢繼承王位。死，兒子珍之繼嗣。桓玄篡位，封國的臣孔璞護送珍之逃到壽陽，義熙初年纔回去，逐漸遷任左衛將軍、太常卿。劉裕討伐姚泓，請珍之做諮議參軍，被劉裕所害，封國被取消。

文六王

文帝九男，文明王皇后生武帝、齊獻王攸、城陽哀王兆、遼東悼惠王定國、廣漢殤王廣德，其樂安平王鑒、燕王機、皇子永祚、樂平王延祚不知母氏。燕王機繼清惠亭侯，别有傳。永祚早亡，無傳。

文帝有九個兒子，文明王皇后生武帝、齊獻王攸、城陽哀王兆、遼東悼惠王定國、廣漢殤王廣德，其中樂安平王鑒、燕王機、皇子永祚、樂平王延祚不知母親是誰。燕王機繼嗣清惠亭侯，另外有傳。永祚死得早，没有傳。

齊王司馬攸

齊獻王攸字大猷。少而岐嶷。及長，清和平允，親賢好施，愛經籍，能屬文，善尺牘，爲世所楷。才望出武帝之右，宣帝每器之。景帝無子，命攸爲嗣。從征王淩，封長樂亭侯。及景帝崩，攸年十歲，哀動左右，大見稱嘆。襲封舞陽侯。奉景獻羊后於别第，事后以孝聞。復歷散騎常侍、步兵校尉，時年十八，綏撫營部，甚有威惠。五等建，改封安昌侯，遷衛將軍。

齊獻王司馬攸字大猷。年少時就聰慧。等到長大，清静和氣公允，親近賢人喜好施捨，愛好經典書籍，能寫文章，善於書信，被世人所效法。才氣名聲比武帝大，宣帝常器重他。景帝没有兒子，讓司馬攸作繼承人。跟隨征討王淩，被封爲長樂亭侯。等到景帝去世，司馬攸年僅十歲，悲哀感動了周圍的人，很是受到稱頌贊嘆。承襲了舞陽侯的封號。在另外的宅第事奉景獻羊后，事奉皇后以孝聞名。又歷任散騎常侍、步兵校尉，當時十八歲，安撫軍營部屬，很有威嚴與恩惠。五等爵位建立，改封爲安昌侯，遷任衛將軍。

居文帝喪，哀毁過禮，杖而後起。左右以稻米乾飯雜理中丸進之，攸泣而不受。太后自往勉喻曰："若萬一加以他疾，將復如何！宜遠慮深計，不可專守一志。"常遣人逼進飲食，司馬嵇喜又諫曰："毁不滅性，聖人之教。且大王地即密親，任惟元輔。匹夫猶惜其命，以爲祖宗，况荷天下之大業，輔帝室之重任，而可盡無極之哀，與顔閔争孝！不可令賢人笑，愚人幸也。"喜躬自進食，攸不得已，爲之强飯。喜退，攸謂左右曰："嵇司馬將令我不忘居喪之節，得存區區之身耳。"

爲文帝服喪，悲哀毁容超過禮制，拄着木杖纔能站立起來。手下人用稻米乾飯做成丸狀給他吃，司馬攸哭着不接受。太后親自去開導他説："如果萬一得了其他疾病，又該怎麽辦呢？應該從長遠考慮，不能專守着一個想法。"常派人逼司馬攸吃東西，司馬嵇喜又勸諫説："哀傷而不泯滅性情，這是聖人的教化。况且大王處在宗室近親的位置，擔任着輔佐朝政的重任。普通人爲了祖宗尚且愛惜性命，何况你擔負着天下的大業，擔負着輔佐皇室的重任，怎能盡没有邊際的悲哀，與顔淵閔損争孝呢！不能讓賢人嘲笑，讓愚人慶幸。"嵇喜親自奉上飲食，司馬攸不得已，勉强吃飯。嵇喜退下後，司馬攸對左右的人説："嵇司馬將讓我不忘居喪的禮節，得以保全我小小的身軀。"

武帝踐阼，封齊王。時朝廷草創，而攸總統軍事，撫寧内外，莫不景附焉。詔議藩王令自選國内長吏，攸奏議曰："昔聖王封建萬國，以親諸侯，軌迹相承，莫之能改。誠以君不世居，則人心偷幸；人無常主，則風俗僞薄。是以先帝深覽經遠之統，思復先哲之軌，分土畫疆，建爵五等，或以進德，或以酬功。伏惟陛下應期創業，樹建親戚，聽使藩國自除長吏。而今草創，制度初立，雖庸蜀

武帝登上皇位，封司馬攸爲齊王。當時朝廷剛創立，司馬攸總管軍事，鎮撫安寧内外，没有不依附的。詔書議論藩王讓他們自選封國内的高級官吏，司馬攸奏議説："過去聖王封建萬國，用以親近諸侯，規矩代代相承，没人能改變。實在是因爲國君不世代相傳，就會人心暗存僥幸；人們没有穩定的主人，就會風俗虚僞不淳厚。因此先帝深入考究了治理萬世的道統，考慮恢復先代聖哲的規矩，劃分土地疆界，建立五等爵位，或者是爲了推崇美德，或者是爲了酬勞功臣。我以爲陛下是順應天意創立大業，樹立封建親戚，

順軌，吳猶未賓，宜俟清泰，乃議復古之制。"書比三上，輒報不許。其後國相上長吏缺，典書令請求差選。攸下令曰："忝受恩禮，不稱惟憂。至於官人叙才，皆朝廷之事，非國所宜裁也。其令自上請之。"時王家人衣食皆出御府，攸表租秩足以自供，求絶之。前後十餘上，帝又不許。攸雖未之國，文武官屬，下至士卒，分租賦以給之，疾病死喪賜與之。而時有水旱，國內百姓則加振貸，須豐年乃責，十減其二，國內賴之。

聽任藩國自行任命高級官吏。然而現今初創大業，制度剛剛建立，雖然庸蜀順從，吳還没有臣服，應當等到清平安泰，再商議恢復古代制度。"奏章接連送上三次，都回答説不同意。這之後國相上報説高級官吏缺乏，典書令請求差遣推選。司馬攸下命令説："愧受恩寵禮遇，擔憂的就是不稱職。至於授官職論才幹，都是朝廷的事，不是封國適宜裁定的。我命令向上請求此事。"當時王府家人衣食都由皇家提供，司馬攸上表説租賦俸禄足以自給，請求不再供給。前後十多次上表，皇帝又不准許。司馬攸雖然没去自己的封國，但對文武官吏，下至士卒，都是把租賦俸禄分給他們，如有疾病死亡喪葬就餽贈他們。有時發生旱澇災害，就對國內百姓加以賑濟借貸，等到豐收的年頭纔收回，少要十分之二，國內依賴他。

遷驃騎將軍，開府辟召，禮同三司。降身虛己，待物以信。常嘆公府不案吏，然以董御戎政，復有威克之宜，乃下教曰："夫先王馭世，明罰敕法，鞭扑作教，以正逋慢。且唐虞之朝，猶須督責。前欲撰次其事，使粗有常。懼煩簡之宜，未審其要，故令劉、程二君詳定。然思惟之，鄭鑄刑書，叔向不韙；范宣議制，仲尼譏之。令皆如舊，無所增損。其常節度所不及者，隨事處决。諸吏各竭乃心，思同在公古人之節。如有所闕，以賴股肱匡救之規，庶以免負。"於是內外祗肅。時驃騎當罷營兵，兵士數千人戀攸恩德，不肯去，遮京兆主言之，帝乃還攸兵。

遷任驃騎將軍，并設府署徵召輔吏，禮儀如同三司。降低身份使自己謙虛，用誠信待人。經常感嘆公府不考查官吏，然而以督察控制軍政，纔會再有適當的威嚴約束，於是下教令説："前代帝王統治國家，明確刑罰整飭法律，把鞭打作爲教訓方式，來糾正拖延怠慢。況且唐、虞的朝代，還得督察責求。以前我想論述這件事，使督察法大致固定下來。又擔心繁簡上是否合適，没能審核它的要點，因而命令劉、程兩人詳細考定。然而又想到，鄭國鑄造刑書，叔向否定；范宣議論制度，仲尼譏諷他。命令完全依照舊典，没有增加減損。那些平常規則没有論及的，根據事情論處決斷。所有官吏各自盡心竭力，一心放在公事上是古人的節操。如果有所缺漏，要靠朝廷重臣們匡正救助的規定，差不多可以免去責任。"於是內外恭敬整肅。當時驃騎這一職務應當取消營兵，兵士幾千人依戀司馬攸的恩德，不肯離去，攔住京兆官員訴説，皇帝於是退還司馬攸的營兵。

攸每朝政大議，悉心陳之。詔以比年饑饉，議所節省。攸奏議曰："臣聞先王之教，莫不先正其本。務農重本，國之大綱。當今方隅清穆，

司馬攸每逢參與朝政的議論，都詳盡陳述。詔書認爲連年饑荒，商議該節省的事。司馬攸奏議説："我聽説先代帝王的教化，没有不先端正根本的。務農業重根本，是國家的大綱。如今四

武夫釋甲，廣分休假，以就農業。然守相不能勤心恤公，以盡地利。昔漢宣嘆曰：‘與朕理天下者，惟良二千石乎！’勤加賞罰，黜陟幽明，于時翕然，用多名守。計今地有餘羡，而不農者衆，加附業之人復有虚假，通天下謀之，則飢者必不少矣。今宜嚴敕州郡，檢諸虚詐害農之事，督實南畝，上下同奉所務。則天下之穀可復古政，豈患於暫一水旱，便憂飢餒哉！考績黜陟，畢使嚴明，長威懷惠，莫不自厲。又都邑之内，游食滋多，巧伎末業，服飾奢麗，富人兼美，猶有魏之遺弊，染化日淺，靡財害穀，動復萬計。宜申明舊法，必禁絶之。使去奢即儉，不奪農時，畢力稼穡，以實倉廩。則榮辱禮節，由之而生，興化反本，於兹爲盛。”

方安定，武士脱下盔甲，四散休假，去從事農業。然而地方官不能努力體恤公務，來充分發揮地利。過去漢宣帝嘆息説：‘和我治理天下的人，衹有好的太守啊！’及時加以賞罰，罷黜昏官提升賢臣，那時很是安定，任用的多是著名的太守。算計着如今土地有剩餘，而不務農的人很多，加上歸附農業的人中又有虚假，從全國考慮，那麽挨餓的人一定不少。現在應當嚴厲敕令州郡，檢查那些虚僞欺詐損害農業的事，督促充實農田，上下一同重視所從事的事。這樣天下的穀物可以恢復到古時的水平，難道還怕短暫一時的水災旱災，便要擔心饑荒嗎！考核政績决定罷黜升遷，一律要求嚴明，畏懼威嚴感懷恩惠，没有不自己發奮的。此外都邑内，不務農而有飯吃的越來越多，憑藉技藝工巧末等行業，服飾奢侈華麗，富人加倍奢華，仍舊有魏遺留下的弊端，接受教化時間不長，浪費財物糧食，動輒又是以萬計數。應當申明過去的法律，一定要禁止斷絶這種現象。使人放棄奢華改爲儉樸，不侵奪農時，全力耕種收割，來充實倉庫。這樣榮辱禮節，從此產生，興起教化返回根本，從此昌盛。”

轉鎮軍大將軍，加侍中，羽葆、鼓吹，行太子少傅。數年，授太子太傅，獻箴於太子曰：“伊昔上皇，建國立君，仰觀天文，俯察地理，創業恢道，以安人承祀，祚延統重，故援立太子。尊以弘道，固以貳己，儲德既立，邦有所恃。夫親仁者功成，邇佞者國傾，故保相之材，必擇賢明。昔在周成，旦奭作傅，外以明德自輔，内以親親立固，德以義濟，親則自然。嬴廢公族，其崩如山；劉建子弟，漢祚永傳。楚以無極作亂，宋以伊戾興難。張禹佞給，卒危强漢。輔弼不忠，禍及乃躬；匪徒乃躬，乃喪乃邦。無曰父子不間，昔有江充；無曰至親匪貳，或容潘崇。諛言亂真，譖潤離親，驪姬之讒，晋侯疑申。固親以道，勿固以恩；修身以敬，勿托

轉任鎮軍大將軍，加任侍中，用羽葆、鼓吹，代理太子少傅。幾年後，被授職爲太子太傅，向太子進言説：“過去上古的帝王，建立國家確立君位，抬頭看天文，低頭察地理，創立大業弘揚道義，來安定人民繼承祭祀，福祚延續道統相傳，因而確立太子。用弘大的道義使他尊貴，用自己副手的身份使他地位穩固，太子的德行確立了，國家就有了依靠。那些親善仁義的太子功業告成，接近奸佞的太子國家傾覆，因此保傅宰相的人選，一定要挑賢明的人。過去在周成王時，旦奭擔任傅，在外靠明德自我輔助，在内靠對家人親善求得穩固，德靠義成事，親善則不勉强。嬴氏廢棄公族，他的潰敗如同山崩；劉氏封建子弟，漢代的帝業長久留傳。楚因爲無極作亂，宋因爲伊戾興難。張禹能説善辯，最終危及强盛的漢朝。輔佐的人不忠誠，災禍殃及你的身體；不衹是你的身體，還要喪亡你的國家。不要説父子不會有隔閡，過去有江充的先例；不要

以尊。自損者有餘，自益者彌昏。庶事不可以不恤，大本不可以不敦。見亡戒危，睹安思存。冢子司義，敢告在闇。”世以爲工。

說至親之間没有貳心，或許會有潘崇那樣的人。奉承的話可以亂真，誣陷的影響可以離間親人，驪姬的讒言，使晉侯懷疑申生。穩固親情要用道，不要用恩；修身要靠敬，不要寄托於尊貴。自我貶損的人有餘地，自我滿足的人更昏庸。各種事情不能不體恤，根本大事不能不敦厚。見到滅亡就要戒備危險，看到安定就要想到生存。長子主持道義，我冒昧地告訴看門人。”世人認爲這篇箴言寫得精巧。

咸寧二年，代賈充爲司空，侍中、太傅如故。初，攸特爲文帝所寵愛，每見攸，輒撫床呼其小字曰“此桃符座也”，幾爲太子者數矣。及帝寢疾，慮攸不安，爲武帝敘漢淮南王、魏陳思故事而泣。臨崩，執攸手以授帝。先是太后有疾，既瘳，帝與攸奉觴上壽，攸以太后前疾危篤，因歔欷流涕，帝有愧焉。攸嘗侍帝疾，恒有憂戚之容，時人以此稱嘆之。及太后臨崩，亦流涕謂帝曰：“桃符性急，而汝爲兄不慈，我若遂不起，恐必不能相容。以是屬汝，勿忘我言。”

咸寧二年，代替賈充任司空，侍中、太傅的職位依舊。起初，司馬攸特别被文帝寵愛，每次見到司馬攸，就拍着床叫他的小名説“這是桃符的座位”，幾乎立爲太子的情况有多次。等到皇帝卧病，擔心司馬攸不安，爲武帝叙述漢代淮南王、魏陳思王的故事而哭泣。臨死，拉着司馬攸的手托付給武帝。這之前太后有病，病好了以後，皇帝與司馬攸捧着酒杯祝壽，司馬攸因爲太后先前的病危重，於是歔欷流淚，皇帝覺得慚愧。司馬攸曾經在皇帝病時侍奉，總是有憂戚的面容，當時的人因此而稱贊感嘆。等到太后臨終，也流着淚對皇帝説：“桃符性急，而你作兄長的不慈愛，我如果就此一病不起，恐怕你們一定不能相容。因此囑托你，别忘了我的話。”

及帝晚年，諸子并弱，而太子不令，朝臣内外，皆屬意於攸。中書監荀勖、侍中馮紞皆諂諛自進，攸素疾之。勖等以朝望在攸，恐其爲嗣，禍必及己，乃從容言於帝曰：“陛下萬歲之後，太子不得立也。”帝曰：“何故？”勖曰：“百僚内外皆歸心於齊王，太子焉得立乎！陛下試詔齊王之國，必舉朝以爲不可，則臣言有徵矣。”紞又言曰：“陛下遣諸侯之國，成五等之制者，宜先從親始。親莫若齊王。”

到了皇帝晚年，幾個兒子都懦弱，而太子又不賢，朝廷内外，都有意立司馬攸。中書監荀勖、侍中馮紞都阿諛奉承自我鑽營，司馬攸一向厭惡他們。荀勖等人因爲朝廷的期望在司馬攸，恐怕他繼嗣，災禍必定殃及自己，於是不動聲色地對皇帝説：“陛下萬歲之後，太子無法立爲皇帝。”皇帝説：“爲什麽呢？”荀勖説：“百官内外都心向齊王，太子怎麽能繼位呢？陛下試着下詔命齊王去所封國，必定是滿朝人不同意，那麽我的話就有了證明了。”馮紞又説：“陛下派遣諸侯赴封國，完成五等爵位的制度，應該從親人開始。親人没有比齊王更親的了。”

帝既信勖言，又納紞説，太康三年乃下詔曰：“古者九命作伯，或入毗朝政，或出御方岳。周之吕望，五侯九伯，實得征之。侍中、司空、齊

皇帝相信了荀勖的話以後，又接受了馮紞的意見，在太康三年下詔書説：“古代官爵爲九命的作伯，或入朝輔佐朝政，或出京統治四方。周代的吕望，對五侯九伯，都可以征討。侍中、司

王攸，明德清暢，忠允篤誠。以母弟之親，受台輔之任，佐命立勛，劬勞王室，宜登顯位，以稱具瞻。其以爲大司馬、都督青州諸軍事，侍中如故，假節，將本營千人，親騎帳下司馬大車皆如舊，增鼓吹一部，官騎滿二十人，置騎司馬五人。餘主者詳案舊制施行。”攸不悦，主簿丁頤曰：“昔太公封齊，猶表東海；桓公九合，以長五伯。况殿下誕德欽明，恢弼大藩，穆然東軫，莫不得所。何必絳闕，乃弘帝載！”攸曰：“吾無匡時之用，卿言何多。”

空、齊王司馬攸，美德清静昌盛，忠誠公允。憑着同母弟的身份，擔負着三公的重任，輔佐天命建立功勛，爲王室辛勞，應該登上顯赫的官位，來滿足大家的期望。任命他爲大司馬、都督青州諸軍事，侍中的職位依舊，假節，統領本營兵士千人，親騎帳下司馬大車都依舊，增加鼓吹一部，官騎補足二十人，設置騎司馬五人。其餘由主事的人按舊制施行。”司馬攸不高興，主簿丁頤説：“過去太公封在齊，仍在東海顯赫；齊桓公九合諸侯，在五霸中最强。何况殿下大德欽敬聖明，輔弼大的封國，整肅東行，人人各得其所。何必衹有在朝廷，纔能弘大帝業！”司馬攸説：“我没有匡正時事的能力，卿哪來那麽多話。”

明年，策攸曰：“於戲！惟命不于常，天既遷有魏之祚。我有晋既受順天明命，光建群后，越造王國于東土，錫兹青社，用藩翼我邦家。茂哉無怠，以永保宗廟。”又詔下太常，議崇錫之物，以濟南郡益齊國。又以攸子寔爲北海王。於是備物典策，設軒懸之樂、六佾之舞，黄鉞朝車乘輿之副從焉。

第二年，給司馬攸策書説：“啊！天命不常在，天已經遷移了魏的朝廷帝業。我晋朝已經接受依順了上天的命令，榮封諸王，遠在東方建立了王國，賜給他東方之地，來保衛輔助我們國家。美好啊永不怠慢，永遠保衛宗廟。”又給太常下詔書，商議尊崇賞賜的物品，用濟南郡增益齊國。又任命司馬攸的兒子司馬寔爲北海王。於是準備物品儀節，設置軒懸的樂隊、六佾的樂舞行列，黄鉞朝車乘輿的副車跟從。

攸知勖、紞構己，憤怨發疾，乞守先后陵，不許。帝遣御醫診視，諸醫希旨，皆言無疾。疾轉篤，猶催上道。攸自强入辭，素持容儀，疾雖困，尚自整厲，舉止如常，帝益疑無疾。辭出信宿，歐血而薨，時年三十六。帝哭之慟，馮紞侍側曰：“齊王名過其實，而天下歸之。今自薨隕，社稷之福也，陛下何哀之過！”帝收淚而止。詔喪禮依安平王孚故事，廟設軒懸之樂，配饗太廟。子冏立，别有傳。

司馬攸知道荀勖、馮紞陷害自己，憤怒怨恨而生病，乞求守在先后陵地，不允許。皇帝派遣御醫診治，那些醫生迎合皇帝旨意，都説没病。病轉重，仍催他上路。司馬攸自己勉强入朝辭行，他平素保持容貌儀表，病雖重，還是自我整肅，舉止如同平常，皇帝更懷疑他没病。出行住了兩夜，吐血而死，當時三十六歲。皇帝哭得悲痛，馮紞在旁邊侍奉説：“齊王的名聲超過了實際，而天下人心向着他。如今自己去世，是國家的福，陛下爲什麽要過度悲傷！”皇帝不再流淚哭泣。下詔命喪禮依照安平王司馬孚的先例，廟裏設軒懸的樂隊，在太廟祔祭。兒子司馬冏繼位，另有傳。

攸以禮自拘，鮮有過事。就人借書，必手刊其謬，然後反之。加以至性過人，有觸其諱者，輒泫然流涕。

司馬攸用禮自我約束，極少有過失。向别人借書，必定親手改正書中的謬誤，然後再還書。加上純厚的性情超過常人，如有觸犯他避諱的情

雖武帝亦敬憚之，每引之同處，必擇言而後發。三子：蕤、贊、寔。

況，就潸然落淚。即便是武帝也敬畏他，每逢叫他在一起時，一定要想好了言辭再開口。三個兒子：司馬蕤、司馬贊、司馬寔。

司馬蕤

蕤字景回，出繼遼東王定國。太康初，徙封東萊王。元康中，歷步兵、屯騎校尉。蕤性强暴，使酒，數陵侮弟冏，冏以兄故容之。冏起義兵，趙王倫收蕤及弟北海王寔繫廷尉，當誅。倫太子中庶子祖納上疏諫曰："罪不相及，惡止其身，此先哲之弘謨，百王之達制也。是故鯀既殛死，禹乃嗣興；二叔誅放，而邢衛無責。逮乎戰國，及至秦漢，明恕之道寢，猜嫌之情用，乃立質任以御衆，設從罪以發奸。其所由來，蓋三代之弊法耳。蕤、寔，獻王之子，明德之胤，宜蒙特宥，以全穆親之典。"會孫秀死，蕤等悉得免。冏擁衆入洛，蕤於路迎之。冏不即見，須符付前頓。蕤恚曰："吾坐爾殆死，曾無友于之情！"

司馬蕤字景回，過繼給遼東王定國。太康初年，改封爲東萊王。元康年間，歷任步兵、屯騎校尉。司馬蕤性格强暴，酗酒任性，屢次欺凌侮辱弟弟司馬冏，司馬冏因爲他是兄長而寬容他。司馬冏發動義兵，趙王司馬倫收捕司馬蕤及弟弟北海王司馬寔交給廷尉，判殺頭。司馬倫的太子中庶子祖納上疏勸諫說："罪不涉及别人，惡僅限於他自身，這是先代哲人的弘大謀略，百世帝王通行的制度。因此鯀被殺而死，禹繼嗣興盛；管叔被誅殺，蔡叔被流放，而邢衛没有責任。到了戰國，及至秦朝、漢朝，開明寬恕的道止息，猜忌嫌疑的心思通行，於是用人質來控制他人，設立連坐法來發現奸邪。這些方法的來源，大概是三代的有害的法律。司馬蕤、司馬寔，是獻王的兒子，有美德者的後代，應受到特别的寬宥，來成全和睦親人的典章。"適逢孫秀死，司馬蕤等人全得以免難。司馬冏率領兵衆進入洛陽，司馬蕤在路旁迎接他。司馬冏不立即見他，要等交付兵符前軍安頓。司馬蕤怨恨說："我受你牽連差一點喪命，怎麼没有親友之情！"

及冏輔政，詔以蕤爲散騎常侍，加大將軍，領後軍、侍中、特進，增邑滿二萬户。又從冏求開府，冏曰："武帝子吴、豫章尚未開府，宜且須後。"蕤以是益怨，密表冏專權，與左衛將軍王輿謀共廢冏。事覺，免爲庶人。尋詔曰："大司馬以經識明斷，高謀遠略，猥率同盟，安復社稷。自書契所載，周召之美未足比勛，故授公上宰。東萊王蕤潛懷忌妒，包藏禍心，與王輿密謀，圖欲譖害。收輿之日，蕤與青衣共載，微服奔走，經宿乃還。奸凶赫然，妖惑外内。又前表冏所言深重，雖管蔡失道，牙慶亂宗，不復過也。《春秋》之典，

等到司馬冏輔佐朝政，下詔任命司馬蕤爲散騎常侍，加任大將軍，兼後軍、侍中、特進，增加封邑補足兩萬户。司馬蕤又向司馬冏請求開設府署，司馬冏說："武帝的兒子吴王、豫章王還没有開設府署，應該等以後再說。"司馬蕤因此更加怨恨，秘密上表說司馬冏專權，與左衛將軍王輿謀劃一同廢了司馬冏。事情敗露，被免爲庶民。不久下詔說："大司馬見識廣判斷明，謀略高遠，率領同盟，安定恢復國家。自從有文字記載以來，周公、召公的賢明也不足以和他的功勛相比，因而授他上宰職位。東萊王司馬蕤暗中忌妒，包藏禍心，與王輿密謀，想誣告陷害。收捕王輿那天，司馬蕤和下人同車，身穿便服爲王輿奔走，一宿纔回家。奸詐凶險顯而易見，迷惑内外。此外司馬蕤先前上表彈劾司馬冏所用的言

大義滅親，其徙蕤上庸。”後封微陽侯。永寧初，上庸内史陳鍾承冏旨害蕤。冏死，詔誅鍾，復蕤封，改葬以王禮。

辭深重，就是管蔡背離道義，牙慶攪亂宗族，也超不過司馬蕤的措辭。《春秋》的典章，大義滅親，把司馬蕤遷徙到上庸。”後來封司馬蕤爲微陽侯。永寧初年，上庸内史陳鍾稟承司馬冏的旨意殺害了司馬蕤。司馬冏死後，下詔書誅殺陳鍾，恢復司馬蕤的封地，按王禮改葬。

司馬贊

贊字景期，繼廣漢殤王廣德後。年六歲，太康元年薨，謚冲王。

司馬贊字景期，過繼給廣漢殤王廣德作後人。六歲時死，當時是太康元年，謚號是冲王。

司馬寔

寔字景深，初爲長樂亭侯。攸以贊薨，又以寔繼廣漢殤王後，改封北海王。永寧初爲平東將軍、假節，加散騎常侍，代齊王冏鎮許昌。尋進安南將軍、都督豫州軍事，增邑滿二萬户。未發，留爲侍中、上軍將軍，給千兵百騎。

司馬寔字景深，起初是長樂亭侯。司馬攸因爲司馬贊死了，又讓司馬寔過繼給廣漢殤王作後人，改封爲北海王。永寧初年任平東將軍、假節，加任散騎常侍，代替齊王司馬冏鎮守許昌。不久進位爲安南將軍、都督豫州軍事，增加封邑補足兩萬户。没出發，留任侍中、上軍將軍，授他千名士兵百匹戰馬。

城陽王司馬兆

城陽哀王兆字千秋，年十歲而夭。武帝踐阼，詔曰：“亡弟千秋少聰慧，有夙成之質。不幸早亡，先帝先后特所哀愍。先后欲紹立其後，而竟未遂，每追遺意，情懷感傷。其以皇子景度爲千秋後，雖非典禮，亦近世之所行，且以述先后本旨也。”於是追加兆封謚。景度以泰始六年薨，復以第五子憲繼哀王後。薨，復以第六子祗爲東海王，繼哀王後。薨，咸寧初又封第十三子遐爲清河王，以繼兆後。

城陽哀王司馬兆字千秋，十歲時夭折。武帝登上皇位，下詔書曰：“我死去的弟弟千秋少年聰慧，有早熟的氣質。不幸早早故去，先帝先后特别哀傷。先后想延續他的後人，而最終没如意，每當追思遺願，情懷感傷。立皇子景度爲千秋的後人，雖然不符典章禮制，也是近世所通行的，况且是爲了遵循先后的本意。”於是追加司馬兆的封謚。景度在泰始六年去世，又以第五個兒子司馬憲繼嗣哀王。去世，又以第六個兒子司馬祗爲東海王，作哀王的後人。去世，咸寧初年又封第十三個兒子司馬遐爲清河王，作司馬兆的後人。

遼東王司馬定國

遼東悼惠王定國，年三歲薨。咸寧初追加封謚，齊王攸以長子蕤爲嗣。蕤薨，子遵嗣。

遼東悼惠王定國，三歲時死去。咸寧初年追加封謚，齊王司馬攸讓長子司馬蕤繼嗣。司馬蕤去世，兒子司馬遵繼嗣。

廣漢王司馬廣德

廣漢殤王廣德，年二歲薨。咸寧初追加封謚，齊王攸以第五子贊紹封。薨，攸更以第二子寔嗣廣德。

廣漢殤王廣德，兩歲時死去。咸寧初年追加封謚，齊王司馬攸讓第五個兒子司馬贊繼承封爵。死，司馬攸改讓第二子司馬寔繼嗣廣德。

樂安王司馬鑒

樂安平王鑒字大明，初封臨泗亭侯。武帝踐阼，封樂安王。帝爲鑒及燕王機高選師友，下詔曰："樂安王鑒、燕王機并以長大，宜得輔導師友，取明經儒學，有行義節儉，使足嚴憚。昔韓起與田蘇游而好善，宜必得其人。"

樂安平王司馬鑒字大明，起初封爲臨泗亭侯。武帝登上皇位，封他爲樂安王。皇帝爲司馬鑒及燕王司馬機認真挑選師長朋友，下詔書說："樂安王司馬鑒、燕王司馬機都已長大，應該有輔導他們的師長朋友，選取精通經典儒學，有好品行節約儉樸的人，使他們足以敬畏。過去韓起和田蘇交往從而好行善，應當一定得到稱職的人。"

泰始中，拜越騎校尉。咸寧初，以齊之梁鄒益封，因之國，服侍中之服。元康初，徵爲散騎常侍、上軍大將軍，領射聲校尉。尋遷使持節、都督豫州軍事、安南將軍，代清河王遐鎮許昌，以疾不行。七年薨，子殤王籍立。薨，無子，齊王冏以子冰紹鑒後。以濟陰萬一千二百一十九户改爲廣陽國，立冰爲廣陽王。冏敗，廢。

泰始年間，官拜越騎校尉。咸寧初年，用齊國的梁鄒擴充封地，於是赴封國，穿戴侍中的服飾。元康初年，徵召他任散騎常侍、上軍大將軍，兼射聲校尉。不久遷任使持節、都督豫州軍事、安南將軍，代替清河王司馬遐鎮守許昌，因病没有成行。七年去世，兒子殤王司馬籍繼位。去世，没有兒子，齊王司馬冏讓兒子司馬冰作司馬鑒的後代。用濟陰一萬一千二百一十九户改爲廣陽國，立司馬冰做廣陽王。司馬冏失敗，廣陽王被廢。

樂平王司馬延祚

樂平王延祚字大思，少有篤疾，不任封爵。太康初，詔曰："弟祚早孤無識，情所哀愍。幼得篤疾，日冀其差，今遂廢痼，無復後望，意甚傷之。其封爲樂平王，使有名號，以慰吾心。"尋薨，無子。

樂平王延祚字大思，小時有重病，不勝任封爵。太康初年，詔書說："弟司馬延祚早年喪父尚幼小無知，令人哀傷同情。小時患重病，每天盼着病好，如今竟成了殘廢，不再有治好的指望，心中很是哀傷。封他爲樂平王，使他有個名號，來安慰我的心。"不久死去，没有兒子。

史臣曰：平原性理不恒，世莫之測。及其處亂離之際，屬交争之秋，而能遠害全身，享兹介福，其愚不可及已！琅邪武功既暢，飾之以温恭，扶風文教克宣，加之以孝行，抑宗室之可稱者也。齊王以兩獻之親，弘二《南》之化，道光雅俗，望重台衡，百辟具瞻，萬方屬意。既而地疑致逼，文雅見疵，紞勖陳蔓草之邪謀，武皇深翼子之滯愛。遂乃褫龍章於衮職，徙侯服於下藩，未及戒塗，終於憤恚，惜哉！若使天假之年而除其

史臣曰：平原王情緒理智不穩定，世上没人能猜度他。説到他處在動亂離散的年代，生活在交兵争鬥的時期，却能遠離災害保全自身，享受大福，他的愚昧别人是達不到的！琅邪王武功既好，再加上温和恭敬，扶風王文采教化出衆，再加上孝行，或者是宗室中可以稱道的人吧。齊王以文帝、景帝的宗親身份，弘揚《周南》、《召南》的教化，道德光照雅俗，名望在宰輔中重大，百官景仰，萬方歸心。後來地位高而遭疑惑逼迫，文采儒雅而被挑毛病，馮紞、荀勖拿出如同蔓草的奸邪計謀，武帝深深地維護着對兒子難解的愛心。於是剥奪了齊王在朝中的權力，遷徙

害，奉綴衣之命，膺負圖之托，光輔嗣君，允厘邦政，求諸冥兆，或廢興之有期，徵之人事，庶勝殘之可及，何八王之敢力爭，五胡之能競逐哉！《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攸實有之；“讒人罔極，交亂四國”，其荀馮之謂也。

到千里外的封國，沒等到籌備登程，就死於憤恨，可惜啊！假如上天給他年壽而且除掉他的政敵，奉命作心腹之臣，接受治國的重托，輔佐繼位的皇帝，確實能治理國家政治，那麽從陰間的徵兆測算，或許廢興自有時日，從人世間的事態證明，可能勝敗可以推求，八王哪敢力爭，五胡怎能爭逐！《詩》説“没有賢人，國家就衰敗了”，司馬攸實在可以證實這話；“奸臣説人壞話没有止境，擾亂四面八方”，説的大概是荀勖、馮紞一類人吧。

贊曰：文宣孫子，或賢或鄙。扶風遺愛，琅邪克己。澹諂凶魁，肜參釁始。幹雖静退，性乖恒理。彼美齊獻，卓爾不群。自家刑國，緯武經文。木摧於秀，蘭燒以熏。

贊曰：文帝、宣帝的子孫，有的賢明有的鄙下。扶風王留下愛心，琅邪王約束克制自身。司馬澹諂媚凶虐數第一，司馬肜參與了公報私仇。司馬幹雖然清虚退讓，但性情理智不穩定。那美好的齊獻王，出類拔萃。自己治理國家，文武雙全。樹木因高大而被砍伐，蘭花因能熏香而被燒掉。

晉書卷三十九

列傳第九

王沈

王沈字處道，太原晉陽人也。祖柔，漢匈奴中郎將。父機，魏東郡太守。沈少孤，養於從叔司空昶，事昶如父，奉繼母寡嫂以孝義稱。好書，善屬文。大將軍曹爽辟爲掾，累遷中書門下侍郎。及爽誅，以故吏免。後起爲治書侍御史，轉秘書監。正元中，遷散騎常侍、侍中，典著作。與荀顗、阮籍共撰《魏書》，多爲時諱，未若陳壽之實録也。

時魏高貴鄉公好學有文才，引沈及裴秀數於東堂講宴屬文，號沈爲文籍先生，秀爲儒林丈人。及高貴鄉公將攻文帝，召沈及王業告之，沈、業馳白帝，以功封安平侯，邑二千户。沈既不忠於主，甚爲衆論所非。

尋遷尚書，出監豫州諸軍事、奮武將軍、豫州刺史。至鎮，乃下教曰："自古賢聖，樂聞誹謗之言，聽輿人之論，芻蕘有可録之事，負薪有廊廟之語故也。自至鎮日，未聞逆耳之言，豈未明虚心，故令言者有疑。其宣下屬城及士庶，若能舉遺逸於林藪，黜奸佞於州國，陳長吏之可否，説百姓之所患，興利除害，損益昭然者，給穀五百斛。若達一至之言，説刺史得失，朝政寬猛，令剛柔得適者，給穀千斛。謂余不信，明如皎日。"

王沈字處道，太原晉陽人。祖父王柔，是漢朝匈奴中郎將。父親王機，是魏東郡太守。王沈少年喪父，由堂房叔父司空王昶領養，侍奉王昶如同生父，侍奉繼母寡嫂以孝義著稱。好讀書，善於寫文章。大將軍曹爽徵召他爲屬官，逐漸遷任中書門下侍郎。曹爽被誅時，因舊官吏身份被罷免。以後被任命爲治書侍御史，轉任秘書監。正元年間，遷升爲散騎常侍、侍中，主管著作。與荀顗、阮籍一同撰寫《魏書》，常有隱諱，不像陳壽那樣如實記録。

當時魏高貴鄉公好學有文才，邀請王沈及裴秀多次在東堂講學宴飲寫文章，號稱王沈爲文籍先生，裴秀爲儒林丈人。高貴鄉公將要攻打文帝，召王沈及王業告訴他們，王沈、王業趕緊報告了文帝，因有功被封爲安平侯，食邑兩千户。由於王沈對主人不忠，很是被輿論指責。

不久升任尚書，出京爲監豫州諸軍事、奮武將軍、豫州刺史。到了任所，就教導説："古代的聖賢，喜歡聽批評的話，聽下人的言論，割草砍柴者也有可以記録的事，背柴人能説出朝廷的事。自從到了任所那天，未聽到逆耳之言，難道是因爲我未表明虚心，因而讓人有疑慮嗎？通告所屬城及士民百姓，如果能從民間推舉隱逸的賢才，在州國罷黜奸邪之臣，陳述官吏的好壞，訴説百姓的憂患，興利除害，效果顯著的，贈穀物五百斛。如果是至理名言，評説刺史的得失，朝政的寬嚴，使剛柔得當的，贈穀物一千斛。不要説我不講信用，我的誠信如同明亮的太陽。"

主簿陳廞、褚𧅞曰："奉省教旨，伏用感嘆。勞謙日昃，思聞苦言。愚謂上之所好，下無不應。而近未有極諫之辭，遠無傳言之箴者，誠得失之事將未有也。今使教命班下，示以賞勸，將恐拘介之士，或憚賞而不言；貪賕之人，將慕利而妄舉。苟不合宜，賞不虛行，則遠聽者未知當否之所在，徒見言之不用，謂設有而不行。愚以告下之事，可小須後。"

主簿陳廞、褚𧅞說："手捧細讀教令旨意，令我們感嘆。勞累謙遜從早到晚，還想着聽到批評的言論。我們認爲上之所好下爲效法。然而身邊没有極力勸諫的事，遠處没有規勸之言，實在是因爲有關得失的事幾乎没有。現在把教令頒布下去，表示有賞賜有鼓勵，恐怕廉正自守的人，有的將害怕賞賜而不說話；貪圖錢財的人，將爲了獲利而胡亂檢舉。假如徵求的言論不合時宜，没有頒發不符實際的賞賜，那麽遠方得知此事的人不知事情的底細，徒然看到允諾不兑現，會說空設懸賞而不執行。我們認爲告示下民的事，可稍等以後再說。"

沈又教曰："夫德薄而位厚，功輕而祿重，貪夫之所徇，高士之所不處也。若陳至言於刺史，興益於本州，達幽隱之賢，去祝鮀之佞，立德於上，受分於下，斯乃君子之操，何不言之有！直言至理，忠也。惠加一州，仁也。功成辭賞，廉也。兼斯而行，仁智之事，何故懷其道而迷其國哉！"褚𧅞復白曰："堯、舜、周公所以能致忠諫者，以其款誠之心著也。冰炭不言，而冷熱之質自明者，以其有實也。若好忠直，如冰炭之自然，則諤諤之臣，將濟濟而盈庭；逆耳之言，不求而自至。若德不足以配唐虞，明不足以并周公，實不可以同冰炭，雖懸重賞，忠諫之言未可致也。昔魏絳由和戎之功，蒙女樂之賜，管仲有興齊之勳，而加上卿之禮，功勳明著，然後賞勸隨之。未聞張重賞以待諫臣，懸穀帛以求盡言也。"沈無以奪之，遂從𧅞議。

王沈又教導說："道德淺薄而官位高，功勞輕微而俸祿重，這是貪婪的人所追求的，是人品高潔的人所不取的。假如向刺史陳述至理名言，以使本州振興，舉薦幽隱的賢人，摒除祝鮀那樣的奸佞，在上樹立了德行，在下受到賞賜，這是君子的操行，怎麽會有不說的情况呢！直言至理，這是忠。給一州人好處，這是仁。功勞告成而推辭賞賜，這是廉。行事兼及忠、仁、廉，是仁義明智的事，爲什麽胸懷道德而在本州有疑惑呢！"褚𧅞又說："堯、舜、周公所以能招來忠諫，是因爲他們懇切真誠之心顯著。冰炭不說話，而冷熱的本質自然明瞭，是因爲冰炭有冷熱的實質。如果喜好忠誠正直，就像冰炭那樣自然，直言進諫之臣將充滿朝堂；不順耳的言論不求自來。如果德不足以與唐、虞匹配，明不足以與周公爲伍，實質不能與冰炭比擬，雖然懸重賞，忠誠勸諫的言論不會自來。過去魏絳因爲有與外族結盟的功勞，蒙受了歌舞伎樂的賞賜，管仲有振興齊國的功勛，因而待他上卿之禮，功勛顯著，然後伴隨以賞賜鼓勵。没聽説懸重賞來等待進諫的大臣，用穀物來求得忠言。"王沈没有駁倒他，於是聽從了褚𧅞的意見。

沈探尋善政，案賈逵以來法制禁令，諸所施行，擇善者而從之。又教曰："後生不聞先王之教，而望政道日興，不可得也。文武并用，長久之道也。俗化陵遲，不可不革。革俗之

王沈探尋善治，按照賈逵以來的法制禁令，所施行的方針，挑好的執行。又教導說："年輕人不學習先王的教化，而指望政治道德一天比一天興盛，那是不可能的。文武兼用，是長治久安的辦法。民間風化衰敗，不能不革新。改革舊俗

要，實在敦學。昔原伯魯不悦學，閔馬父知其必亡。將吏子弟，優閑家門，若不教之，必致游戲，傷毁風俗矣。”於是九郡之士，咸悦道教，移風易俗。

的關鍵，實在在於重視學習。從前原伯魯不好學，閔馬父知道他必敗。將領官吏的子弟，在家中悠閑，如果不教育他們，必定會游戲人生，傷風敗俗。”於是九郡之士，都喜歡道德教化，移風易俗。

遷征虜將軍、持節、都督江北諸軍事。五等初建，封博陵侯，班在次國。平蜀之役，吴人大出，聲爲救蜀，振蕩邊境。沈鎮御有方，寇聞而退。轉鎮南將軍。武帝即王位，拜御史大夫，守尚書令，加給事中。沈以才望，顯名當世，是以創業之事，羊祜、荀勖、裴秀、賈充等，皆與沈諮謀焉。

升任征虜將軍、持節、都督江北諸軍事。五等爵位剛建立時，封爲博陵侯，位在封國二等。平定蜀國的戰役，吴國人大舉出動，聲稱救蜀，使邊境動蕩。王沈鎮守防禦有方，敵人聞聲而退。轉任鎮南將軍。武帝登上王位，拜王沈爲御史大夫，守尚書令，加給事中。王沈憑才氣名望，在當時名聲顯赫，因此創業的事，羊祜、荀勖、裴秀、賈充等人，都跟王沈商議謀劃。

及帝受禪，以佐命之勛，轉驃騎將軍、録尚書事，加散騎常侍，統城外諸軍事。封博陵郡公，固讓不受，乃進爵爲縣公，邑千八百户。帝方欲委以萬機，泰始二年，薨。帝素服舉哀，賜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三十萬、布百匹、葬田一頃，謚曰元。明年，帝追思沈勛，詔曰：“夫表揚往行，所以崇賢垂訓，慎終紀遠，厚德興教也。故散騎常侍、驃騎將軍、博陵元公沈蹈禮居正，執心清粹，經綸墳典，才識通洽。入歷常伯納言之位，出幹監牧方岳之任，内著謀猷，外宣威略。建國設官，首登公輔，兼統中朝，出納大命，實有翼亮佐世之勛。其贈沈司空公，以寵靈既往，使没而不朽。又前以翼贊之勛，當受郡公之封，而固辭懇至，嘉其讓德，不奪其志。可以郡公官屬送葬。沈素清儉，不營産業。其使所領兵作屋五十間。”子浚嗣。後沈夫人荀氏卒，將合葬，沈棺櫬已毁，更賜東園秘器。咸寧中，復追封沈爲郡公。

武帝接受禪讓之時，因爲輔立皇上的功勛，轉任驃騎將軍、録尚書事，加散騎常侍，統城外諸軍事。封他爲博陵郡公，堅决推辭不接受，於是進爵爲縣公，封邑一千八百户。皇帝正想任他爲執政大臣，泰始二年，去世。皇帝穿素服致哀，賜棺木朝服一套、衣一套、錢三十萬、布百匹、供安葬的田地一頃，謚號元。第二年，皇帝追思王沈的勛績，下詔書説：“表揚過去的功德，是爲了崇敬賢能流傳古訓，對死者慎重對先人紀念，是爲了崇德興教。已故散騎常侍、驃騎將軍、博陵元公王沈，遵循禮儀身居正道，忠誠清廉純正，精研古籍，才識淵博。在朝廷内歷任常伯納言的官位，出外擔負治理一方的重任，對内出謀劃策，對外顯示威力謀略。建立國家設置官職時，首先登上三公輔相之位，兼管内朝，發布皇上號令，實在有輔佐國家的功勛。追贈王沈司空公，以此對既往表示恩寵，使死而不朽。此外，以前因輔佐的功勛，應當受郡公的封爵，然而他堅决推辭，贊美他謙讓的品德，不改變他的遺志。可以讓郡公的屬吏送葬。王沈平素清廉儉樸，不置産業。派他所率領的兵士建房五十間。”兒子王浚繼嗣。後來王沈的夫人荀氏去世，將合葬，王沈的棺材已經腐朽，重新賜貴族用的棺材。咸寧年間，又追封王沈爲郡公。

王浚

浚字彭祖。母趙氏婦，良家女也，貧賤，出入沈家，遂生浚，沈初不齒之。年十五，沈薨，無子，親戚共立浚爲嗣，拜駙馬都尉。太康初，與諸王侯俱就國。三年來朝，除員外散騎侍郎。元康初，轉員外常侍，遷越騎校尉、右軍將軍。出補河内太守，以郡公不得爲二千石，轉東中郎將，鎮許昌。

及愍懷太子幽于許昌，浚承賈后旨，與黄門孫慮共害太子。遷寧北將軍、青州刺史。尋徙寧朔將軍、持節、都督幽州諸軍事。于時朝廷昏亂，盜賊蜂起，浚爲自安之計，結好夷狄，以女妻鮮卑務勿塵，又以一女妻蘇恕延。

及趙王倫篡位，三王起義兵，浚擁衆挾兩端，遏絶檄書，使其境内士庶不得赴義，成都王穎欲討之而未暇也。倫誅，進號安北將軍。及河間王顒、成都王穎興兵内向，害長沙王乂，而浚有不平之心。穎表請幽州刺史石堪爲右司馬，以右司馬和演代堪，密使演殺浚，并其衆。演與烏丸單于審登謀之，於是與浚期游薊城南清泉水上。薊城内西行有二道，演、浚各從一道。演與浚欲合鹵簿，因而圖之。值天暴雨，兵器沾濕，不果而還。單于由是與其種人謀曰："演圖殺浚，事垂克而天卒雨，使不得果，是天助浚也。違天不祥，我不可久與演同。"乃以謀告浚。浚密嚴兵，與單于圍演。演持白幡詣浚降，遂斬之，自領幽州。大營器械，召務勿塵，率胡晋合二萬人，進軍討穎。以主簿祁弘爲前鋒，遇穎將石超於平棘，擊敗之。浚乘勝遂克鄴城，士衆暴掠，死者甚多。鮮卑大略婦女，浚

王浚字彭祖。母親姓趙，是清白人家的女兒，家境貧寒，因出入王沈家，於是生了王浚，王沈起初鄙視他。王浚年齡十五歲時，王沈去世，没有兒子，親戚共同立王浚爲後嗣，官拜駙馬都尉。太康初年，和衆王侯都去了封國。三年回京朝見，授員外散騎侍郎。元康初年，轉任員外常侍，升越騎校尉、右軍將軍。出京任河内太守，又因郡公不能任太守，轉任東中郎將，鎮守許昌。

愍懷太子被幽禁在許昌時，王浚秉承賈后的旨意，與黄門孫慮一起殺害太子。升任寧北將軍、青州刺史。不久改任寧朔將軍、持節、都督幽州諸軍事。當時朝廷昏亂，盜賊群起，王浚爲了自己的安全着想，與夷狄結交，把一女嫁給鮮卑務勿塵，另一女嫁給蘇恕延。

趙王司馬倫篡位後，三王起兵舉義，王浚領兵觀望，阻止檄文傳遞，使他境内的人民不能參加義軍，成都王司馬穎想討伐王浚而没有時間。趙王司馬倫被誅滅，王浚進號爲安北將軍。等到河間王司馬顒、成都王司馬穎舉兵攻打洛陽，殺害長沙王司馬乂，而王浚心中憤憤不平。司馬穎上表請求幽州刺史石堪爲右司馬，用右司馬和演代替石堪，密令和演殺王浚，吞并王浚的軍隊。和演和烏丸單于審登謀劃此事，於是與王浚約定去薊城南清泉水上游玩。薊城内往西走有兩條路，和演、王浚各走一條路。和演準備在與王浚會合儀仗隊時趁機下手。時值天降暴雨，兵器都淋濕了，没能實現預謀而返回。單于因此與同族人謀劃説："和演計劃殺王浚，眼看要成功而天竟下起雨來，使計劃没有實現，這是天助王浚啊。違背天意不吉利，我不能長期與和演同謀。"於是把計謀告訴王浚。王浚暗中命軍隊戒嚴，和單于包圍了和演。和演拿着白幡去王浚那裏投降，於是殺了和演，王浚自己占據幽州。大規模營造器械，召務勿塵，率領胡人晋人合計兩萬，進軍征討司馬穎。以主簿祁弘爲前鋒，在平棘遭遇司馬穎的將領石超，打敗石超。王浚乘勝

命敢有挾藏者斬，於是沈於易水者八千人。黔庶荼毒，自此始也。

攻克鄴城，士兵殘暴掠奪，死的人很多。鮮卑人大肆掠奪婦女，王浚下令膽敢挾藏婦女的斬首，於是拋入易水的有八千人。百姓遭禍，就是從這時開始的。

浚還薊，聲實益盛。東海王越將迎大駕，浚遣祁弘率烏丸突騎爲先驅。惠帝旋洛陽，轉浚驃騎大將軍、都督東夷河北諸軍事，領幽州刺史，以燕國增博陵之封。懷帝即位，以浚爲司空，領烏丸校尉，務勿塵爲大單于。浚又表封務勿塵遼西郡公，其別部大飄滑及其弟渴末別部大屠瓮等皆爲親晋王。

王浚回到薊，名聲實力更盛。東海王司馬越將迎奉皇帝，王浚派遣祁弘率領烏丸用於突擊的騎兵爲前鋒。惠帝回洛陽，王浚轉任驃騎大將軍、都督東夷河北諸軍事，兼幽州刺史，用燕國增加博陵的封地。懷帝即位，任命王浚爲司空，兼烏丸校尉，務勿塵爲大單于。王浚又上表請封務勿塵爲遼西郡公，封他的部屬大飄滑及其弟渴末的部屬大屠瓮等人都爲親晋王。

永嘉中，石勒寇冀州，浚遣鮮卑文鴦討勒，勒走南陽。明年，勒復寇冀州，刺史王斌爲勒所害，浚又領冀州。詔進浚爲大司馬，加侍中、大都督、督幽冀諸軍事。使者未及發，會洛京傾覆，浚大樹威令，專征伐，遣督護王昌、中山太守阮豹等，率諸軍及務勿塵世子疾陸眷并弟文鴦、從弟末柸，攻石勒於襄國。勒率衆來距，昌逆擊敗之。末柸逐北入其壘門，爲勒所獲。勒質末柸，遣間使求和，疾陸眷遂以鎧馬二百五十匹、金銀各一簏贖末柸，結盟而退。

永嘉年間，石勒入侵冀州，王浚派遣鮮卑人文鴦征討石勒，石勒跑到南陽。第二年，石勒又侵犯冀州，刺史王斌被石勒殺害，王浚又兼管冀州。詔書進封王浚爲大司馬，加侍中、大都督、督幽冀諸軍事。使者没來得及派出，正趕上洛京傾覆，王浚大樹權威，决定征伐，派遣都護王昌、中山太守阮豹等人，率領衆軍及務勿塵的長子疾陸眷和弟弟文鴦、堂弟末柸，在襄國攻打石勒。石勒率兵抵禦，王昌迎擊打敗了他。末柸因追逐敗兵進入石勒營壘的大門，被石勒俘獲。石勒以末柸爲人質，派遣密使求和，疾陸眷用披甲的戰馬二百五十匹、金銀各一箱贖末柸，結盟以後退兵。

其後浚布告天下，稱受中詔承制，乃以司空荀藩爲太尉，光禄大夫荀組爲司隸，大司農華薈爲太常，中書令李絙爲河南尹。又遣祁弘討勒，及於廣宗。時大霧，弘引軍就道，卒與勒遇，爲勒所殺。由是劉琨與浚争冀州。琨使宗人劉希還中山合衆，代郡、上谷、廣寧三郡人皆歸于琨。浚患之，遂輟討勒之師，而與琨相距。浚遣燕相胡矩督護諸軍，與疾陸眷并力攻破希。驅略三郡士女出塞，琨不復能争。

此後王浚布告天下，聲稱接受詔命秉承旨意，任命司空荀藩爲太尉，光禄大夫荀組爲司隸，大司農華薈爲太常，中書令李絙爲河南尹。又派遣祁弘征討石勒，到達廣宗。當時大霧，祁弘領着軍隊上路，倉猝間與石勒相遇，被殺害。由此劉琨與王浚争冀州。劉琨派宗族中人劉希回中山糾集人馬，代郡、上谷、廣寧三郡人都歸順了劉琨。王浚感到憂慮，於是停止了討伐石勒，而與劉琨對峙。王浚派遣燕相胡矩督護諸軍，和疾陸眷合力打敗劉希。驅趕掠奪三郡男女出塞，劉琨没有力量再争戰。

浚還，欲討勒，使棗嵩督諸軍屯

王浚收兵，打算討伐石勒，派棗嵩督統諸軍

易水，召疾陸眷，將與之俱攻襄國。浚爲政苛暴，將吏又貪殘，并廣占山澤，引水灌田，潰陷冢墓，調發殷煩，下不堪命，多叛入鮮卑。從事韓咸切諫，浚怒，殺之。疾陸眷自以前後違命，恐浚誅之。勒亦遣使厚賂，疾陸眷等由是不應召。浚怒，以重幣誘單于猗盧子右賢王日律孫，令攻疾陸眷，反爲所破。

在易水駐兵，召疾陸眷，將和他一同攻打襄國。王浚苛刻暴虐，將領官吏又貪婪殘暴，一起大肆侵占山澤，引水灌田，淹陷墳墓，調用派遣頻繁，下邊人受不了，很多叛逃到鮮卑。從事韓咸懇切勸諫，王浚發怒，殺了他。疾陸眷自認爲前後違背了命令，怕王浚殺他。石勒也派人賄賂，疾陸眷等人因此不接受召唤。王浚發怒，用重金引誘單于猗盧的兒子右賢王日律孫，令他攻打疾陸眷，反而被疾陸眷打敗。

時劉琨大爲劉聰所迫，諸避亂游士多歸于浚。浚日以强盛，乃設壇告類，建立皇太子，備置衆官。浚自領尚書令，以棗嵩、裴憲并爲尚書，使其子居王宫，持節，領護匈奴中郎將，以妻舅崔毖爲東夷校尉。又使嵩監司冀并兖諸軍事、行安北將軍，以田徽爲兖州，李惲爲青州。惲爲石勒所殺，以薄盛代之。

當時劉琨被劉聰逼迫得緊，那些避亂流浪的人很多歸附了王浚。王浚一天天强盛，於是設祭壇行告廟，立皇太子，設置官員。王浚自己兼尚書令，讓棗嵩、裴憲并任尚書，讓兒子居住王宫，持節，領護匈奴中郎將，讓妻舅崔毖任東夷校尉。又讓棗嵩監司冀并兖諸軍事、行安北將軍，讓田徽任兖州刺史，李惲任青州刺史。李惲被石勒殺害，由薄盛代替他。

浚以父字處道，爲"當塗高"應王者之讖，謀將僭號。胡矩諫浚，盛陳其不可。浚忿之，出矩爲魏郡守。前渤海太守劉亮、從子北海太守摶、司空掾高柔并切諫，浚怒，誅之。浚素不平長史燕國王悌，遂因他事殺之。時童謡曰："十囊五囊入棗郎。"棗嵩，浚之子婿也。浚聞，責嵩而不能罪之也。又謡曰："幽州城門似藏户，中有伏尸王彭祖。"有狐踞府門，翟雉入聽事。時燕國霍原，北州名賢，浚以僭位事示之，原不答，浚遂害之。由是士人憤怨，内外無親。以矜豪日甚，不親爲政，所任多苛刻；加亢旱災蝗，士卒衰弱。

王浚因爲父親字處道，與"當塗高"應稱王的讖語，謀劃稱帝。胡矩勸諫王浚，極力陳述稱不行。王浚怨恨他，把胡矩派出任魏郡守。前渤海太守劉亮、侄兒北海太守王摶、司空掾高柔都懇切勸諫，王浚發怒，殺了他們。王浚一向怨恨長史燕國人王悌，便藉口其他事殺了他。當時童謡説："十口袋五口袋，全進了棗郎的口袋。"棗嵩，是王浚的女婿。王浚聽到童謡，斥責棗嵩而不能治他的罪。又有童謡説："幽州城門像倉庫，中有死尸王彭祖。"有狐狸蹲坐在府門，野鷄飛進廳事堂。當時燕國人霍原，是北方州郡的名人賢士，王浚把僭位稱王的事對他講，霍原不回答，王浚便殺害了他。由此官民怨恨，内外没有親信。由於王浚驕横日甚一日，不管政務，所任用之人多數都刻薄殘暴；加上大旱蝗災，士卒衰弱。

浚之承制也，參佐皆内叙，唯司馬游統外出。統怨，密與石勒通謀。勒乃詐降於浚，許奉浚爲主。時百姓内叛，疾陸眷等侵逼。浚喜勒之附己，勒遂爲卑辭以事之，獻遺珍寶，

王浚奉旨授官時，僚屬都在朝内任職，惟有司馬游統出京。游統發怒，暗中與石勒合謀。石勒便假裝向王浚投降，答應尊奉王浚爲人主。當時百姓内亂，疾陸眷等人侵犯進逼。王浚對石勒歸附自己感到高興，石勒就以謙卑的言辭來事奉

使驛相繼。浚以勒爲誠，不復設備。勒乃遣使剋日上尊號於浚，浚許之。

他，供獻珍寶，使者不斷。王浚認爲石勒誠信，不再設防。石勒便派遣使者約定日期爲王浚加尊號，王浚答應了他。

勒屯兵易水，督護孫緯疑其詐，馳白浚，而引軍逆勒。浚不聽，使勒直前。衆議皆曰："胡貪而無信，必有詐，請距之。"浚怒，欲斬諸言者，衆遂不敢復諫。盛張設以待勒。勒至城，便縱兵大掠。浚左右復請討之，不許。及勒登聽事，浚乃走出堂皇，勒衆執以見勒。勒遂與浚妻并坐，立浚于前。浚罵曰："胡奴調汝公，何凶逆如此!"勒數浚不忠於晋，并責以百姓餒乏，積粟五十萬斛而不振給。遂遣五百騎先送浚于襄國，收浚麾下精兵萬人，盡殺之。停二日而還，孫緯遮擊之，勒僅而得免。勒至襄國，斬浚，而浚竟不爲之屈，大罵而死。無子。

石勒在易水駐軍，督護孫緯懷疑其中有詐，急速報告王浚，并領兵阻擋石勒。王浚不聽，讓石勒徑直前進。大家議論都認爲："胡人貪婪而不講信義，其中必定有詐，請阻攔他。"王浚發怒，要殺那些發議論的人，大家便不敢再勸諫。大肆鋪張接待石勒。石勒到了城中，就放縱士兵大肆掠奪。王浚手下人又請求討伐他，王浚不答應。等到石勒登上廳事堂，王浚這纔跑出大廳，被石勒手下人抓住見石勒。石勒便與王浚的妻子并排而坐，讓王浚站在面前。王浚駡道："胡奴欺騙你老子，怎麽如此凶逆!"石勒數落王浚不忠於晋，并用百姓飢餓困乏，庫存五十萬斛糧食而不用於賑濟的事責問他。於是派五百騎兵先押送王浚回襄國，收捕王浚部下精兵上萬人，全殺死。住了兩天後撤回，孫緯攔擊他，石勒勉强得以逃脱。石勒到了襄國，殺王浚，而王浚始終不屈服，大駡而死。王浚没有兒子。

太元二年，詔興滅繼絶，封沈從孫道素爲博陵公。卒，子崇之嗣。義熙十一年，改封東莞郡公。宋受禪，國除。

太元二年，下詔書令興滅國繼絶世，封王沈的侄孫道素爲博陵公。死，兒子崇之繼嗣。義熙十一年，改封爲東莞郡公。宋接受禪讓，封國被取消。

荀顗

荀顗字景倩，潁川人，魏太尉彧之第六子也。幼爲姊婿陳群所賞。性至孝，總角知名，博學洽聞，理思周密。魏時以父勛除中郎。宣帝輔政，見顗奇之，曰"荀令君之子也"。擢拜散騎侍郎，累遷侍中。爲魏少帝執經，拜騎都尉，賜爵關内侯。難鍾會《易》無互體，又與扶風王駿論仁孝孰先，見稱於世。

荀顗字景倩，潁川人，是魏太尉荀彧的第六個兒子。年幼時被姐夫陳群賞識。生性極孝順，幼年就有名聲，學識廣博，思維周密。魏時因爲父親的功勛被任命爲中郎。宣帝輔佐朝政，見到荀顗感到驚奇，説"真是荀令君的兒子啊"。提升爲散騎侍郎，逐級升官任侍中。爲魏少帝講授經典，官拜騎都尉，賜他關内侯的爵位。責難鍾會治《易》没有互體，又與扶風王司馬駿論仁和孝誰爲首，被世人稱道。

時曹爽專權，何晏等欲害太常傅嘏，顗營救得免。及高貴鄉公立，顗言於景帝曰："今上踐阼，權道非常，宜速遣使宣德四方，且察外志。"毌丘儉、文欽果不服，舉兵反。顗預討

當時曹爽獨攬大權，何晏等人想害太常傅嘏，荀顗營救使他得以免難。高貴鄉公即位，荀顗對景帝説："如今皇上登基，獲得君權的途徑不同尋常，應趕快派人赴各地宣布仁德，并且觀察外界的動向。"毌丘儉、文欽果然不服，發兵

儉等有功，進爵萬歲亭侯，邑四百户。文帝輔政，遷尚書。帝征諸葛誕，留顗鎮守。顗甥陳泰卒，顗代泰爲僕射，領吏部，四辭而後就職。顗承泰後，加之淑慎，綜核名實，風俗澄正。咸熙中，遷司空，進爵鄉侯。

反叛。荀顗參與討伐毌丘儉等人有功，進爵爲萬歲亭侯，封邑四百户。文帝輔佐朝政時，升任尚書。文帝征討諸葛誕，留荀顗鎮守。荀顗的外甥陳泰死了，荀顗代替陳泰任僕射，兼管吏部，四次推辭然後就職。荀顗接任陳泰，更加恭慎，綜合考核名望與實際，風俗澄清。咸熙年間，升任司空，進爵爲鄉侯。

顗年逾耳順，孝養蒸蒸，以母憂去職，毀幾滅性，海内稱之。文帝奏，宜依漢太傅胡廣喪母故事，給司空吉凶導從。及蜀平，興復五等，命顗定禮儀。顗上請羊祜、任愷、庾峻、應貞、孔顥共删改舊文，撰定晋禮。

荀顗年過六十歲，孝順奉養一片誠心，因爲母親的喪事而辭去職務，悲哀得幾乎喪失了理智，海内都稱贊他。文帝上奏，應依照漢太傅胡廣爲母親辦喪事的先例，給司空設置葬禮儀仗隨從。等到蜀被平定，興立五等爵位，命令荀顗制定禮儀。荀顗上疏請羊祜、任愷、庾峻、應貞、孔顥共同删改舊典章，撰定晋禮儀。

咸熙初，封臨淮侯。武帝踐阼，進爵爲公，食邑一千八百户。又詔曰："昔禹命九官，契敷五教，所以弘崇王化，示人軌儀也。朕承洪業，昧于大道，思訓五品，以康四海。侍中、司空顗，明允篤誠，思心通遠，翼亮先皇，遂輔朕躬，實有佐命弼導之勛。宜掌教典，以隆時雍。其以顗爲司徒。"尋加侍中，遷太尉、都督城外牙門諸軍事，置司馬親兵百人。頃之，又詔曰："侍中、太尉顗，温恭忠允，至行純備，博古洽聞，耆艾不殆。其以公行太子太傅，侍中、太尉如故。"

咸熙初年，被封爲臨淮侯。武帝登上皇位，進升爵位爲公，食邑一千八百户。又下詔説："過去禹任命九官，契推行五教，用以崇大王道教化，顯示法度禮儀。我接受大業，對大道昏昧，想用五倫教導百姓，來使四海平安。侍中、司空荀顗，公正誠信，志向遠大，輔佐先皇，又輔佐我，實在有佐助輔導帝王的功勛。應該掌管教化禮典，使時世更安定太平。任命荀顗爲司徒。"不久加任侍中，升任太尉、都督城外牙門諸軍事，設置司馬親兵一百人。不久，又下詔説："侍中、太尉荀顗，温和恭敬忠誠公允，品行清純，博通古事知識淵博，高齡而不懈怠。讓其代理太子太傅，侍中、太尉的官職依舊。"

時以《正德》、《大豫》雅頌未合，命顗定樂。事未終，以泰始十年薨。帝爲舉哀，皇太子臨喪，二宫賻贈，禮秩有加。詔曰："侍中、太尉、行太子太傅、臨淮公顗，清純體道，忠允立朝，歷司外内，茂績既崇，訓傅東宫，徽猷弘著，可謂行歸于周，有始有卒者矣。不幸薨殂，朕甚痛之。其賜温明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襲。謚曰康。"又詔曰："太尉不恤私門，居無館宇，素絲之志，没而彌

當時因爲《正德》、《大豫》中的雅頌不相配合，命令荀顗定樂。事情未完，於泰始十年去世。皇帝爲他舉哀，皇太子親臨喪禮，皇帝、皇后爲喪事饋贈物品，禮節等級超過常規。詔書説："侍中、太尉、行太子太傅、臨淮公荀顗，品行清純遵循道義，在朝誠信公允，歷任内外官職，大功顯赫，教導太子，弘揚善美之道，可以説是行爲圓滿，有始有終的人。不幸去世，我很是哀痛。賜棺木、朝服一具、衣一套。謚號康。"又下詔説："太尉不顧及自己的家，居住没有華麗的房屋，儉樸的志向，死後更爲聞名。賜他家

顥。其賜家錢二百萬，使立宅舍。”咸寧初，詔論次功臣，將配饗宗廟。所司奏顗等十二人銘功太常，配饗清廟。

顗明《三禮》，知朝廷大儀，而無質直之操，唯阿意苟合於荀勖、賈充之間。初，皇太子將納妃，顗上言賈充女姿德淑茂，可以參選，以此獲譏於世。

顗無子，以從孫徽嗣。中興初，以顗兄玄孫序爲顗後，封臨淮公。序卒，又絶，孝武帝又封序子恒繼顗後。恒卒，子龍符嗣。宋受禪，國除。

錢二百萬，讓他們建造宅第。”咸寧初年，下詔書給功臣排出高低，將在宗廟中祔祭。主管官吏奏請將荀顗等十二人在太常那裏銘刻功績，祔祭於宗廟。

荀顗懂《三禮》，知道朝廷大禮，然而没有正直的節操，衹是在荀勖、賈充之間曲意迎合。當初，皇太子將要娶妃，荀顗進言説賈充的女兒恣容品德美好，可以參選，因此受到當時人譏笑。

荀顗没有兒子，讓侄孫荀徽繼嗣。晋偏安南渡初年，荀顗兄長的玄孫荀序作荀顗的後人，封爲臨淮公。荀序死，又無人繼承，孝武帝又封荀序的兒子荀恒繼嗣荀顗。荀恒死，兒子荀龍符繼嗣。宋接受禪讓，封國被取消。

荀勖

荀勖字公曾，潁川潁陰人，漢司空爽曾孫也。祖棐，射聲校尉。父肸，早亡。勖依于舅氏。岐嶷夙成，年十餘歲能屬文。從外祖魏太傅鍾繇曰：“此兒當及其曾祖。”既長，遂博學，達於從政。仕魏，辟大將軍曹爽掾，遷中書通事郎。爽誅，門生故吏無敢往者，勖獨臨赴，衆乃從之。爲安陽令，轉驃騎從事中郎。勖有遺愛，安陽生爲立祠。遷廷尉正，參文帝大將軍軍事，賜爵關内侯，轉從事中郎，領記室。

荀勖字公曾，潁川潁陰人，是漢朝司空荀爽的曾孫。祖父荀棐，任射聲校尉。父親荀肸，死得早。荀勖寄身於舅舅家。聰慧早成，十多歲能寫文章。堂外祖父魏太傅鍾繇説：“這孩子將趕上他曾祖父。”長大以後，學識廣博，善於從政。在魏做官，爲大將軍曹爽的屬官，升任中書通事郎。曹爽被殺，門生故吏没有敢去赴喪的，惟獨荀勖去，衆人纔跟着去。任安陽令，轉任驃騎從事中郎。荀勖有留下的愛心，安陽的門生爲他立了祠堂。升任廷尉正，參文帝大將軍軍事，賜他關内侯的爵位，轉任從事中郎，兼記室。

高貴鄉公欲爲變時，大將軍掾孫佑等守閶闔門。帝弟安陽侯幹聞難欲入，佑謂幹曰：“未有入者，可從東掖門。”及幹至，帝遲之，幹以狀白，帝欲族誅佑。勖諫曰：“孫佑不納安陽，誠宜深責。然事有逆順，用刑不可以喜怒爲輕重。今成倅刑止其身，佑乃族誅，恐義士私議。”乃免佑爲庶人。

高貴鄉公想發動政變時，大將軍掾孫佑等人守閶闔門。文帝的弟弟安陽侯司馬幹聽説有難要進城，孫佑對司馬幹説：“没有進去的人，可從東掖門進。”司馬幹趕到，文帝嫌他來遲了，司馬幹把原因告訴他，文帝想滅孫佑的家族。荀勖進諫説：“孫佑不接納安陽侯，確實應該責罰。然而事情有輕重，用刑不能根據喜怒决定。如今成倅受刑限於自身，而孫佑却全族被殺，恐怕正義之人私下議論。”於是把孫佑免爲平民。

時官騎路遺求爲刺客入蜀，勖言於帝曰：“明公以至公宰天下，宜杖正義以伐違貳。而名以刺客除賊，非

當時官騎路遺請求以刺客身份進入蜀國，荀勖對文帝説：“明公靠公正主宰天下，應該憑仗正義去討伐悖逆。如果靠刺客除去敵人，就不是

所謂刑于四海，以德服遠也。”帝稱善。

所謂四海的典範，靠德使遠方臣服。”文帝認爲對。

及鍾會謀反，審問未至，而外人先告之。帝待會素厚，未之信也。勖曰：“會雖受恩，然其性未可許以見得思義，不可不速爲之備。”帝即出鎮長安，主簿郭奕、參軍王深以勖是會從甥，少長舅氏，勸帝斥出之。帝不納，而使勖陪乘，待之如初。先是，勖啓“伐蜀，宜以衛瓘爲監軍”。及蜀中亂，賴瓘以濟。會平，還洛，與裴秀、羊祜共管機密。

鍾會謀反時，詳情還没探到，而外人先來報告。文帝一向對鍾會優厚，不信他會謀反。荀勖說：“鍾會雖然受到恩惠，然而他生性不見得想着忠義，不能不趕快防備。”文帝立即出外鎮守長安，主簿郭奕、參軍王深因爲荀勖是鍾會的堂甥，是甥舅關係，年輕時在舅舅家長大，勸文帝斥退他。文帝不采納，而讓荀勖陪乘，待他如同先前一樣。這以前，荀勖陳述“討伐蜀，應任命衛瓘爲監軍”。等到蜀地戰亂，全靠衛瓘維持。鍾會之亂被平定，回洛陽，與裴秀、羊祜共同掌管機要部門。

時將發使聘吴，并遣當時文士作書與孫晧，帝用勖所作。晧既報命和親，帝謂勖曰：“君前作書，使吴思順，勝十萬之衆也。”帝即晋王位，以勖爲侍中，封安陽子，邑千户。武帝受禪，改封濟北郡公。勖以羊祜讓，乃固辭爲侯。拜中書監，加侍中，領著作，與賈充共定律令。

當時將派使者去吴國訪問，并且讓當時的文人給孫晧文書，文帝選用荀勖寫的文書。孫晧答覆同意和親，文帝對荀勖說：“你以前寫的文書，使吴國心想歸順，勝過十萬軍隊。”文帝登上晋王位，任命荀勖爲侍中，封爲安陽子，食邑一千户。武帝接受禪讓，改封濟北郡公。荀勖因爲羊祜謙讓，堅决推辭而爲侯。官拜中書監，加侍中，兼管著作，與賈充共同制定律令。

充將鎮關右也，勖謂馮紞曰：“賈公遠放，吾等失勢。太子婚尚未定，若使充女得爲妃，則不留而自停矣。”勖與紞伺帝間并稱“充女才色絶世，若納東宫，必能輔佐君子，有《關雎》后妃之德”。遂成婚。當時甚爲正直者所疾，而獲佞媚之譏焉。久之，進位光禄大夫。

賈充將去鎮守關右，荀勖對馮紞說：“賈公被派往遠處，我們這些人失去勢力。太子婚事還没定，如果使賈充的女兒作太妃，那麽賈充不用挽留而自己就走不成了。”荀勖與馮紞趁皇帝有空時都說“賈充的女兒才能容貌舉世無雙，如果娶到東宫，必定能輔佐太子，有《關雎》中后妃的德行”。於是成婚。當時很是被正直的人厭惡，而被譏諷爲諂媚。很久之後，升爲光禄大夫。

既掌樂事，又修律吕，并行於世。初，勖於路逢趙賈人牛鐸，識其聲。及掌樂，音韵未調，乃曰：“得趙之牛鐸則諧矣。”遂下郡國，悉送牛鐸，果得諧者。又嘗在帝坐進飯，謂在坐人曰：“此是勞薪所炊。”咸未之信。帝遣問膳夫，乃云：“實用故車脚。”舉世伏其明識。

掌管禮樂之事後，又修定樂律，都在世上流行。當初，荀勖在路上聽見趙商人的牛鈴，記住了聲音。等到掌管禮樂，音韵未和諧，就說：“得到趙的牛鈴就和諧了。”於是下令各郡國，都送牛鈴，音樂果然和諧了。又曾在皇帝座前吃飯，對在座的人說：“這飯菜是用車脚燒成的。”都不信他的話。皇帝派人問厨師，回答說：“確實用的是舊車脚。”大家都佩服他的明識。

俄領秘書監，與中書令張華依劉向《别録》，整理記籍。又立書博士，

不久兼任秘書監，與中書令張華依照劉向《别録》，整理簿記典籍。又設置書博士，安排弟

置弟子教習，以鍾、胡爲法。

咸寧初，與石苞等并爲佐命功臣，列於銘饗。及王濬表請伐吴，勖與賈充固諫不可，帝不從，而吴果滅。以專典詔命，論功封子一人爲亭侯，邑一千户，賜絹千匹。又封孫顒爲潁陽亭侯。

及得汲郡冢中古文竹書，詔勖撰次之，以爲《中經》，列在秘書。

時議遣王公之國，帝以問勖，勖對曰："諸王公已爲都督，而使之國，則廢方任。又分割郡縣，人心戀本，必用嗷嗷。國皆置軍，官兵還當給國，而闕邊守。"帝重使勖思之，勖又陳曰："如詔準古方伯選才，使軍國各隨方面爲都督，誠如明旨。至於割正封疆，使親疏不同，誠爲佳矣。然分裂舊土，猶懼多所摇動，必使人心匆擾，思惟竊宜如前。若於事不得不時有所轉封，而不至分割土域，有所損奪者，可隨宜節度。其五等體國經遠，實不成制度。然但虚名，其於實事，略與舊郡縣鄉亭無異。若造次改奪，恐不能不以爲恨。今方了其大者，以爲五等可須後裁度。凡事雖有久而益善者，若臨時或有不解，亦不可忽。"帝以勖言爲允，多從其意。

子教授學習，效法鍾繇、胡昭。

咸寧初年，與石苞等人一同因爲是輔佐功臣，在刻石配饗之列。王濬上表請求伐吴時，荀勖與賈充堅決勸諫反對，皇帝不聽從，而吴國果然被滅。因爲荀勖專管詔書，論功封一個兒子爲亭侯，食邑一千户，賜絹一千匹。又封孫子荀顒爲潁陽亭侯。

得到汲郡墓中古文竹書後，下詔荀勖撰編，作爲《中經》，列入宫内藏書。

當時討論派遣王公去封國，皇帝問荀勖，荀勖回答説："各位王公已是都督，而讓他們去封國，就廢棄了地方長官之職。再説分割郡縣，人心依戀原狀，必定會發出不滿之聲。封國都設置軍隊，還要提供官兵給封國，而使邊防守備受到損害。"皇帝讓荀勖重新考慮此事，荀勖又陳書説："詔令探究古代諸侯挑選人才，使軍隊封國各隨所在地爲都督，那的確如同聖明的詔書所言。至於分割封疆，使親疏關係在封地上有所區别，也的確是好事。然而分裂舊有的郡縣，仍怕産生不安定，必定使人心慌亂，我的看法還如同先前。假如根據實際不得不隨時有所轉封，而不至於分割地域，有所變動的話，可以按時調度。按五等爵位封國，其實不成制度。然而僅是虚名，究其實質，大致和舊的郡縣鄉亭無差别。如果輕易改變，恐怕産生遺憾。如今大的方面已定制，五等爵位可以等以後再裁定。凡事雖然有謀劃越久越好的情况，如果一時有的不明白，也不能忽視。"皇帝認爲荀勖的話對，多依從他的意見。

時又議省州郡縣半吏以赴農功，勖議以爲：

省吏不如省官，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昔蕭曹相漢，載其清静，致畫一之歌，此清心之本也。漢文垂拱，幾致刑措，此省事也。光武并合吏員，縣官國邑裁置十一，此省官也。魏太和中，遣王人四出，减天下吏員，正始中亦并合郡縣，此

當時又討論精减州郡縣半數吏人去從事農業，荀勖認爲：

省吏不如省官，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無爲而治。過去蕭何、曹參作漢丞相，無爲而治，百姓歌唱他們的法度劃一，這是清心的根本。漢文帝無爲而治，幾乎使刑罰擱置不用，這就是省事。漢光武帝合并吏員，縣官國邑减十分之一，這就是省官。魏太和年間，派遣使臣去各地，削减天下吏員，正始年間也曾合并郡縣，這就是省吏。如果

省吏也。今必欲求之於本，則宜以省事爲先。凡居位者，使務思蕭曹之心，以翼佐大化。篤義行，崇敦睦，使昧寵忘本者不得容，而僞行自息，浮華者懼矣。重敬讓，尚止足，令賤不妨貴，少不陵長，遠不間親，新不間舊，小不加大，淫不破義，則上下相安，遠近相信矣。位不可以進趣得，譽不可以朋黨求，則是非不妄而明，官人不惑於聽矣。去奇技，抑異說，好變舊以徼非常之利者必加其誅，則官業有常，人心不遷矣。事留則政稽，政稽則功廢。處位者而孜孜不息，奉職司者而夙夜不懈，則雖在挈瓶而守不假器矣。使信若金石，小失不害大政，忍忿悁以容之。簡文案，略細苛，令之所施，必使人易視聽。願之如陽春，畏之如雷震。勿使微文煩撓，爲百吏所黷，二三之命，爲百姓所饜，則吏竭其誠，下悅上命矣。設官分職，委事責成。君子心競而不力爭，量能受任，思不出位，則官無異業，政典不奸矣。凡此皆愚心謂省事之本也。苟無此愆，雖不省吏，天下必謂之省矣。若欲省官，私謂九寺可并於尚書，蘭臺宜省付三府。然施行歷代，世之所習，是以久抱愚懷而不敢言。至於省事，實以爲善。若直作大例，皆減其半，恐文武衆官郡國職業，及事之興廢，不得皆同。凡發號施令，典而當則安，儻有駁者，或致壅否。凡職所臨履，先精其得失。使忠信之官，明察之長，各裁其中，先條上言之。然後混齊大

一定要從根本解決，就應該從省事開始。凡是居官位的人，務必效法蕭何、曹參之所爲，來輔佐國家。行仁義，重和睦，使貪寵忘本的人不被寬容，那麼虛僞的行徑自然止息，浮華的人感到懼怕。重視恭敬謙讓，崇尚知止知足，讓賤不害貴，少不欺長，遠不離親，新不離舊，小不凌大，奢不失義，這就上下安心，遠近信任。官位不能靠趨附得到，名譽不能靠朋黨營求，這樣就是非分明，任官不被視聽所迷惑。廢除歪門邪道，壓制異端邪說，對喜好改變現狀從而求取不正常利益的人加以責罪，公務就會穩定，人心就會安定。拖延就會停滯，停滯就會荒廢。居官的人孜孜不倦，有職的人晝夜不懈，那麼雖然官位低微也能謹慎守職。使信義像金石一樣堅固，小的失誤不傷害大政，任勞任怨而寬容。簡化公文案卷，省略細碎繁雜，發布的命令，一定要使人容易理解。盼望政令如盼陽春，畏懼政令如避雷震。不要讓隱微不明的文辭煩擾，被百官所輕慢，不要讓反覆無常的政令，被百姓討厭，這樣官吏就十分盡忠，下級樂於接受上司的命令。設置官員劃分職權，交付事情責求完成。君子爭勝而不以勢相爭，根據能力授官，思慮不超越權位，這樣官吏就不做本職以外的事，法典制度就不會敗壞。上述都是我心中想到的省事之本。假如沒有上面提到的，即使不減省官吏，天下也一定認爲已減省了。如果想減省官吏，我認爲九寺可以與尚書合并，蘭臺應精減歸於三府。然而已經施行了幾代，被世人習慣，因此早有這個想法而不敢說。至於省事，實在是好事。假如僅僅制定大的條例，凡事都減省一半，恐怕文武百官郡國職事，以及事務的興廢，不能一概而論。凡發號施令，符合法度并且公允就安定，假如雜亂無章，會導致阻塞。凡職權内所做的事，先精審得失。讓忠信之官，明察之長，各自裁決取其中，先分條上報。然後再綜合意見，詳細列出應減省的事，

體，詳宜所省，則令下必行，不可搖動。如其不爾，恐適惑人聽。比前行所省，皆須臾輒復，或激而滋繁，亦不可不重。

勖論議損益多此類。

太康中詔曰："勖明哲聰達，經識天序，有佐命之功，兼博洽之才。久典内任，著勛弘茂，詢事考言，謀猷允誠。宜登大位，毗贊朝政。今以勖爲光禄大夫、儀同三司、開府辟召，守中書監、侍中、侯如故。"時太尉賈充、司徒李胤并薨，太子太傅又缺。勖表陳："三公保傅，宜得其人。若使楊珧參輔東宫，必當仰稱聖意。尚書令衛瓘、吏部尚書山濤皆可爲司徒。若以瓘新爲令未出者，濤即其人。"帝并從之。

明年秋，諸州郡大水，兖土尤甚。勖陳宜立都水使者。其後門下啓通事令史伊羡、趙咸爲舍人，對掌文法。詔以問勖，勖曰："今天下幸賴陛下聖德，六合爲一，望道化隆洽，垂之將來。而門下上稱程咸、張惲，下稱此等，欲以文法爲政，皆愚臣所未達者。昔張釋之諫漢文，謂獸圈嗇夫不宜見用；邴吉住車，明調和陰陽之本。此二人豈不知小吏之惠，誠重惜大化也。昔魏武帝使中軍司荀攸典刑獄，明帝時猶以付内常侍。以臣所聞，明帝時唯有通事劉泰等官，不過與殿中同號耳。又頃言論者皆云省官減事，而求益吏者相尋矣。多云尚書郎太令史不親文書，乃委付書令史及幹，誠吏多則相倚也。增置文法之職，適恐更耗擾臺閣，臣竊謂不可。"

時帝素知太子暗弱，恐後亂國，遣勖及和嶠往觀之。勖還盛稱太子之德，而嶠云太子如初。於是天下貴嶠

那麽命令一下必定執行，不能動摇。如果不這樣，恐怕會迷惑人們的視聽。考核以前所減省的，都在短期内恢復，或許因而更繁雜，也不能不恢復。

荀勖議論利弊大多屬這一類。

太康年間詔書説："荀勖明哲豁達，通曉上天的安排，有輔佐皇上的功績，博學多聞。長期在朝内任職，功勛顯赫，咨詢事情考定言論，謀劃公允誠信。應該登上高位，輔助朝政。任命荀勖爲光禄大夫、儀同三司、開府辟召，守中書監、侍中、侯依舊。"當時太尉賈充、司徒李胤都死了，太子太傅的職務又空缺。荀勖上表陳述："三公保傅，應該有稱職的人選。如果讓楊珧參與輔佐太子，必定能滿足皇帝心意。尚書令衛瓘、吏部尚書山濤都可爲司徒。如果因爲衛瓘新任尚書令不便出任的話，山濤就是可任命的人。"皇帝都依從了他。

第二年秋天，各州郡發大水，兖地尤其嚴重。荀勖陳述應該設都水使者。這之後門下省啓奏通事令史伊羡、趙咸任舍人，對答掌管法令條文。詔書以此事詢問荀勖，荀勖説："如今天下有幸仰仗陛下的聖德，天下統一，期望道德教化興盛，流傳到未來。而門下省首先推崇程咸、張惲，然後又稱這類人，想憑着文書法令從政，這都是我不明白的。從前張釋之勸諫漢文帝，説獸圈嗇夫不應被重用；邴吉途中停車，闡明調和陰陽之本。他們兩人難道不知道小官吏的聰明嗎，實在是重視化育萬物啊。過去魏武帝派中軍司荀攸掌管刑法，明帝時仍把此任交付給内常侍。據我所知，明帝時惟有通事劉泰等官，不過與殿中稱呼相同罷了。再説近來論説的人都説要省官員減事務，然而請求增加官吏的也連續不斷。都説尚書郎太令史不親自管文書，而交付書令史辦理，實在是因爲官吏多了就相互依賴。增置掌管法令條文的官職，恐怕更煩擾臺閣，我認爲不可行。"

當時皇帝早就知道太子愚昧軟弱，恐怕日後搞亂國家，派荀勖及和嶠前去觀察太子。荀勖回來後盛贊太子的品德，而和嶠説太子和以前一

而賤勖。帝將廢賈妃，勖與馮紞等諫請，故得不廢。時議以勖傾國害時，孫資、劉放之匹。然性慎密，每有詔令大事，雖已宣布，然終不言，不欲使人知己豫聞也。族弟良曾勸勖曰："公大失物情，有所進益者自可語之，則懷恩多矣。"其婿武統亦說勖"宜有所營置，令有歸戴者"。勖并默然不應，退而語諸子曰："人臣不密則失身，樹私則背公，是大戒也。汝等亦當宦達人間，宜識吾此意。"久之，以勖守尚書令。

勖久在中書，專管機事。及失之，甚罔罔悵恨。或有賀之者，勖曰："奪我鳳皇池，諸君賀我邪！"及在尚書，課試令史以下，核其才能，有暗於文法，不能決疑處事者，即時遣出。帝嘗謂曰："魏武帝言'荀文若之進善，不進不止；荀公達之退惡，不退不休'。二令君之美，亦望於君也。"居職月餘，以母憂上還印綬，帝不許。遣常侍周恢喻旨，勖乃奉詔視職。

勖久管機密，有才思，探得人主微旨，不犯顏迕爭，故得始終全其寵祿。太康十年卒，詔贈司徒，賜東園秘器、朝服一具、錢五十萬、布百匹。遣兼御史持節護喪，謚曰成。勖有十子，其達者輯、藩、組。

輯嗣，官至衛尉。卒，謚曰簡。子畯嗣。卒，謚曰烈。無適子，以弟息識爲嗣。輯子綽。

綽字彦舒，博學有才能，撰《晉後書》十五篇，傳於世。永嘉末，爲司空從事中郎，没於石勒，爲勒參軍。

荀藩

藩字大堅。元康中，爲黄門侍

樣。於是天下尊重和嶠而看不起荀勖。皇帝將要廢賈妃，荀勖與馮紞等人勸諫，因而未廢。當時的議論認爲荀勖傾覆國家危害時政，與孫資、劉放是一類人。然而荀勖性情縝密，每當有詔令大事，雖然已經宣布，但他始終不提及，不願使别人知道自己事先就知道了。同族兄弟荀良曾勸荀勖說："你太不近人情了，有關提拔進升的事自然可以對别人說，那麼心懷感激的就多了。"他女婿武統也勸荀勖"應該有所安排，使得有歸附擁戴的人"。荀勖都沉默不回答，事後對幾個兒子說："當臣的不守秘密是不忠，樹立私情就會背公，這是大戒。你們也將在人間做官，應懂得我的意思。"很久以後，任荀勖守尚書令。

荀勖長期在中書，專管機要大事。等到失去中書的職位，很是惘然遺憾。也有向荀勖祝賀的，荀勖說："奪去了我的鳳凰池，你們還祝賀我！"等到在尚書省任職，檢查考試令史以下的官吏，考核他們的能力，有不明法令條文，不能解決疑難事情的，立即打發走。皇帝曾對他說："魏武帝說'荀文若舉薦能人，不達目的不罷休；荀公達斥退惡人，不達目的不罷休'。二位賢君的美德，也能在你身上看到。"在職一個多月，因爲母親去世上交印綬，皇帝不允許。派常侍周恢宣旨，荀勖便奉命治政。

荀勖長期管理機要大事，有才氣，能推測到國君隱微的想法，不觸犯國君違旨相爭，因而能始終保全他的地位俸禄。太康十年去世，下詔追贈司徒，賜高貴棺木、朝服一套、錢五十萬、布一百匹。派兼御史持節護喪，謚號成。荀勖有十個兒子，其中顯赫的有荀輯、荀藩、荀組。

荀輯繼嗣，官至衛尉。死後，謚號簡。兒子荀畯繼嗣。死後，謚號烈。没有嫡子，讓弟弟的兒子荀識繼嗣。荀輯還有個兒子荀綽。

荀綽字彦舒，博學多才，撰《晉後書》十五篇，流傳於世。永嘉末年，任司空從事中郎，被石勒俘獲，任石勒的參軍。

荀藩字大堅。元康年間，任黄門侍郎，接受

郎，受詔成父所治鍾磬。以從駕討齊王冏勳，封西華縣公。累遷尚書令。永嘉末，轉司空，未拜而洛陽陷没，藩出奔密。王浚承制，奉藩爲留臺太尉。及愍帝爲太子，委藩督攝遠近。建興元年薨於開封，年六十九，因葬亡所。謚曰成，追贈太保。藩二子：邃、闓。

詔書完成父親研究的鐘磬。因爲跟從皇帝討伐齊王司馬冏的功勛，被封爲西華縣公。逐漸升遷任尚書令。永嘉末年，轉任司空，還未上任而洛陽陷落，荀藩出逃投奔到密。王浚秉承旨意，尊奉荀藩爲留臺太尉。愍帝作了太子，委任荀藩監督遠近之官。建興元年死於開封，時年六十九歲，於是葬在去世的地方。謚號成，追贈太保。荀藩有兩個兒子：荀邃、荀闓。

荀邃

邃字道玄，解音樂，善談論。弱冠辟趙王倫相國掾，遷太子洗馬。長沙王乂以爲參軍。乂敗，成都王爲皇太弟，精選僚屬，以邃爲中舍人。鄴城不守，隨藩在密。元帝召爲丞相從事中郎，以道險不就。愍帝就加左將軍、陳留相。父憂去職，服闋，襲封。愍帝欲納邃女，先徵爲散騎常侍。邃懼西都危逼，故不應命，而東渡江，元帝以爲軍諮祭酒。太興初，拜侍中。邃與刁協婚親，時協執權，欲以邃爲吏部尚書，邃深距之。尋而王敦討協，協黨與并及於難，唯邃以疏協獲免。敦表爲廷尉，以疾不拜。遷太常，轉尚書。蘇峻作亂，邃與王導、荀崧并侍天子於石頭。峻平後卒，贈金紫光禄大夫，謚曰靖。子汪嗣。

荀邃字道玄，懂音樂，善談論。二十歲左右被徵召爲趙王司馬倫相國掾，升任太子洗馬。長沙王司馬乂任命他爲參軍。司馬乂失敗，成都王是皇太弟，精選幕僚，任命荀邃爲中舍人。鄴城失守，跟隨荀藩在密。元帝召他爲丞相從事中郎，因爲路途艱險没有去就職。愍帝隨即加封他爲左將軍、陳留相。父親死後辭職，服喪完畢，繼承封爵。愍帝想娶荀邃的女兒，先徵荀邃爲散騎常侍。荀邃怕西都凶險，因而不接受任命，而東渡長江，元帝任命他爲軍諮祭酒。太興初年，官拜侍中。荀邃與刁協是姻親，當時刁協掌握大權，想讓荀邃作吏部尚書，荀邃堅决拒絶。不久王敦討伐刁協，刁協的同黨都遭了難，惟有荀邃因爲疏遠刁協而獲免。王敦上表請封荀邃爲廷尉，荀邃以有病爲由不接受。升任太常，轉任尚書。蘇峻作亂，荀邃與王導、荀崧一同在石頭侍奉天子。蘇峻被平定後去世，贈金紫光禄大夫，謚號靖。兒子荀汪繼嗣。

荀闓

闓字道明，亦有名稱，京都爲之語曰："洛中英英荀道明。"大司馬、齊王冏辟爲掾。冏敗，暴尸已三日，莫敢收葬。闓與冏故吏李述、嵇含等露板請葬，朝議聽之，論者稱焉。爲太傅主簿、中書郎。與邃俱渡江，拜丞相軍諮祭酒。中興建，遷右軍將軍，轉少府。明帝嘗從容問王廙曰："二荀兄弟孰賢？"廙答以闓才明過邃。帝以語庾亮，亮曰："邃真粹之地，亦闓所不及。"由是議者莫能定

荀闓字道明，也有名望，京都稱頌他説："洛中精英荀道明。"大司馬、齊王司馬冏徵他爲屬官。司馬冏失敗，尸體暴露在外三天，没人敢收葬。荀闓與司馬冏過去的屬吏李述、嵇含等公開上疏請求下葬，朝廷議論依從了他們，評論此事的人稱贊他們。任太傅主簿、中書郎。與荀邃都渡過長江，官拜丞相軍諮祭酒。中興開始，升任右軍將軍，轉任少府。明帝曾不動聲色地問王廙説："兩位荀氏兄弟誰賢能？"荀廙以荀闓的才能聰明超過荀邃作了回答。皇帝把這話對庾亮説，庾亮説："荀邃純真之處，也是荀闓所比不

其兄弟優劣。歷御史中丞、侍中、尚書，封射陽公。太寧二年卒，追贈衛尉，謚曰定。子達嗣。

上的。”因此議論的人没人能確定兄弟二人的優劣。歷任御史中丞、侍中、尚書，封爵爲射陽公。太寧二年去世，追贈衛尉，謚號定。兒子荀達繼嗣。

荀組

組字大章。弱冠，太尉王衍見而稱之曰：“夷雅有才識。”初爲司徒左西屬，補太子舍人。司徒王渾請爲從事中郎，轉左長史，歷太子中庶子、滎陽太守。

荀組字大章。二十歲左右，太尉王衍見到他稱贊説：“文雅有才識。”起初任司徒左西屬，補任太子舍人。司徒王渾請他任從事中郎，轉任左長史，歷任太子中庶子、滎陽太守。

趙王倫爲相國，欲收大名，選海内德望之士，以江夏李重及組爲左右長史，東平王堪、沛國劉謨爲左右司馬。倫篡，以組爲侍中。及長沙王乂敗，惠帝遣組及散騎常侍閭丘冲詣成都王穎，慰勞其軍。帝西幸長安，以組爲河南尹。遷尚書，轉衛尉，賜爵成陽縣男，加散騎常侍、中書監。轉司隸校尉，加特進、光禄大夫，常侍如故。于時天下已亂，組兄弟貴盛，懼不容於世，雖居大官，并諷議而已。

趙王司馬倫作相國，想獲取好名聲，選擇國内有德行的人，讓江夏李重和荀組任左右長史，東平王堪、沛國劉謨任左右司馬。司馬倫篡位，讓荀組任侍中。長沙王司馬乂失敗，惠帝派荀組及散騎常侍閭丘冲到成都王司馬穎那裏，慰勞他的軍隊。皇帝西至長安，讓荀組任河南尹。升任尚書，轉任衛尉，賜成陽縣男的爵位，加散騎常侍、中書監。轉任司隸校尉，加特進、光禄大夫，常侍依舊。那時天下已亂，荀組兄弟顯貴興盛，害怕不容於時，所以雖居高官，僅勸諫議論而已。

永嘉末，復以組爲侍中，領太子太保。未拜，會劉曜、王彌逼洛陽，組與藩俱出奔。懷帝蒙塵，司空王浚以組爲司隸校尉。組與藩移檄天下，以琅邪王爲盟主。

永嘉末年，又以荀組爲侍中，兼太子太保。未就任，適逢劉曜、王彌進逼洛陽，荀組與荀藩都出奔。懷帝蒙難，司空王浚讓荀組作司隸校尉。荀組與荀藩移送檄文，以琅邪王爲盟主。

愍帝稱皇太子，組即太子之舅，又領司隸校尉，行豫州刺史事，與藩并保滎陽之開封。建興初，詔藩行留臺事。俄而藩薨，帝更以組爲司空，領尚書左僕射，又兼司隸，復行留臺事，州征郡守皆承制行焉。進封臨潁縣公，加太夫人、世子印綬。明年，進位太尉，領豫州牧、假節。

愍帝稱皇太子時，荀組就是太子的舅舅，又兼任司隸校尉，行豫州刺史事，與荀藩一同保衛滎陽郡的開封。建興初年，詔任荀藩行留臺事。不久荀藩死，皇帝又以荀組爲司空，領尚書左僕射，又兼司隸，又行留臺事，州郡的征伐守衛都由他根據旨意行事。進封爲臨潁縣公，授太夫人、世子印綬。第二年，進位爲太尉，兼豫州牧、假節。

元帝承制，以組都督司州諸軍，加散騎常侍，餘如故。頃之，又除尚書令，表讓不拜。及西都不守，組乃遣使移檄天下共勸進。帝欲以組爲司

元帝秉承旨意，任命荀組都督司州諸軍，加散騎常侍，其他職位依舊。不久，又任命他爲尚書令，上表辭讓不就職。西都失守，荀組派遣使節在全國傳送檄文勸元帝即帝位。皇帝想任命荀

徒，以問太常賀循。循曰："組舊望清重，忠勤顯著，遷訓五品，實允衆望。"於是拜組爲司徒。

組爲司徒，以此事問太常賀循。賀循説："荀組名重忠誠，功績顯著，升任他教誨五常，實在是衆望所歸。"於是任荀組爲司徒。

組逼於石勒，不能自立。太興初，自許昌率其屬數百人渡江，給千兵百騎，組先所領仍皆統攝。頃之，詔組與太保、西陽王羕并録尚書事，各加班劍六十人。永昌初，遷太尉，領太子太保。未拜，薨，年六十五。謚曰元。子奕嗣。

荀組被石勒逼迫，不能自立。太興初年，從許昌率領他的部屬幾百人渡江，給他千名兵士百匹戰馬，荀組先前所率領的人仍全部由他統轄。不久，詔令荀組與西陽王司馬羕同爲録尚書事，各加佩劍儀仗六十人。永昌初年，升太尉，領太子太保。未就職，去世，時年六十五歲。謚號元。兒子荀奕繼嗣。

荀奕

奕字玄欣。少拜太子舍人、駙馬都尉，侍講東宫。出爲鎮東參軍，行揚武將軍、新汲令。愍帝爲皇太子，召爲中舍人，尋拜散騎侍郎，皆不就。隨父渡江。元帝踐阼，拜中庶子，遷給事黄門郎。父憂去職，服闋，補散騎常侍、侍中。

荀奕字玄欣。年輕時官拜太子舍人、駙馬都尉，在東宫侍講。出任鎮東參軍，行揚武將軍、新汲令。愍帝爲皇太子，召他爲中舍人，不久任散騎侍郎，都不就任。跟隨父親渡江。元帝登上皇位，拜爲中庶子，升任給事黄門郎。因父親喪事離任，服喪完畢，補任散騎常侍、侍中。

時將繕宫城，尚書符下陳留王，使出城夫。奕駁曰："昔虞賓在位，《書》稱其美；《詩》咏《有客》，載在《雅》《頌》。今陳留王位在三公之上，坐在太子之右，故答表曰書，賜物曰與。此古今之所崇，體國之高義也。謂宜除夫役。"時尚書張闓、僕射孔愉難奕，以爲："昔宋不城周，《陽秋》所譏。特蠲非體，宜應减夫。"奕重駁，以爲："《陽秋》之末，文武之道將墜于地，新有子朝之亂，于時諸侯逋替，莫肯率職。宋之于周，實有列國之權。且同已勤王而主之者晋，客而辭役，責之可也。今之陳留，無列國之勢，此之作否，何益有無！臣以爲宜除，於國職爲全。"詔從之。

當時將要修繕宫城，尚書向陳留王下發符節，讓他出修城的勞役，荀奕駁議説："從前虞相讓其位，《尚書》稱頌以德相讓的美德；《詩經》中的《有客》，記載在《雅》、《頌》中。如今陳留王地位在三公之上，位次比太子高，因而答表叫作書，賞賜物品稱爲與。這是古今都崇尚的，是治國的大義。我認爲應除去勞役。"當時尚書張闓、僕射孔愉反駁荀奕，認爲："從前宋不爲周築城，被《春秋》譏諷。免除勞役不符體制，可以减少役夫數目。"荀奕又反駁，認爲："《春秋》之末，文王、武王的道義將要敗壞，又有子朝的作亂，當時諸侯混戰，没人肯遵循職守。宋對於周來説，實際有列國之權。况且宋追隨了勤王的晋并奉晋爲盟主，作爲客而推辭勞役，指責它是可以的。如今的陳留王，没有列國的權勢，讓他派勞役，有什麽好處呢？我認爲應該免除，這樣對於國家職權是完美的。"詔書依從了他。

時又通議元會日帝應敬司徒王導不。博士郭熙、杜援等以爲禮無拜臣之文，謂宜除敬。侍中馮懷議曰：

當時又共同議論元旦朝會那天皇帝是否應當禮敬司徒王導。博士郭熙、杜援等人認爲禮儀中没有君拜臣的記載，説應當免除行禮。侍中馮懷

"天子修禮，莫盛於辟雍。當爾之日，猶拜三老，况今先帝師傅。謂宜盡敬。"事下門下，奕議曰："三朝之首，宜明君臣之體，則不應敬。若他日小會，自可盡禮。又至尊與公書手詔則曰'頓首言'，中書爲詔則云'敬問'，散騎優册則曰'制命'。今詔文尚異，况大會之與小會，理豈得同！"詔從之。

議論説："天子制定禮儀，没有比建學禮儀更盛大的了。在那一天，還要拜三老，何况是先帝的師傅。我認爲應當極盡恭敬。"事情交到門下省，荀奕議論説："元旦的朝會，應該明確君臣的禮節，因而不該以君敬臣。如果是其他日子的朝會，自然可以盡禮。此外帝王給公手詔時説'頓首言'，中書之詔書則説'敬問'，散騎册命時則説'制命'。如今詔書行文尚且有區别，何况大朝會與小朝會，按理怎麽能相同呢？"下詔依從了他。

咸和七年卒，追贈太僕，謚曰定。

咸和七年死，追贈太僕，謚號定。

馮紞

馮紞字少胄，安平人也。祖浮，魏司隸校尉。父員，汲郡太守。紞少博涉經史，識悟機辯。歷仕爲魏郡太守，轉步兵校尉，徙越騎。得幸於武帝，稍遷左衛將軍。承顔悦色，寵愛日隆，賈充、荀勖并與之親善。充女之爲皇太子妃也，紞有力焉。及妃之將廢，紞、勖乾没救請，故得不廢。伐吴之役，紞領汝南太守，以郡兵隨王濬入秣陵。遷御史中丞，轉侍中。

馮紞字少胄，安平人。祖父馮浮，是魏司隸校尉。父親馮員，是汲郡太守。馮紞少年時廣讀經書史籍，聰明善辯。歷任魏郡太守，轉步兵校尉，調任越騎。受到武帝重用，不久升任左衛將軍。能順承取悦皇上，寵愛有加，賈充、荀勖都和他親善。賈充的女兒作皇太妃，馮紞在這件事上出了力。賈妃將要被廢時，馮紞、荀勖竭力救助，因而没有被廢。伐吴之戰，馮紞兼汝南太守，帶郡兵跟隨王濬進入秣陵。升任御史中丞，轉任侍中。

帝病篤得愈，紞與勖見朝野之望，屬在齊王攸。攸素薄勖。勖以太子愚劣，恐攸得立，有害於己，乃使紞言於帝曰："陛下前者疾若不差，太子其廢矣。齊王爲百姓所歸，公卿所仰，雖欲高讓，其得免乎！宜遣還藩，以安社稷。"帝納之。及攸薨，朝野悲恨。初，帝友于之情甚篤，既納紞、勖邪説，遂爲身後之慮，以固儲位。既聞攸殞，哀慟特深。紞侍立，因言曰："齊王名過於實，今得自終，此乃大晋之福。陛下何乃過哀！"帝收淚而止。

皇帝重病而康復後，馮紞與荀勖見朝廷内外的願望，都寄托在齊王司馬攸身上。司馬攸一向看不起荀勖。荀勖因爲太子愚蠢，恐怕司馬攸會繼位，對自己有害，於是叫馮紞對皇帝説："陛下前些時疾病要是未康復，太子恐怕被廢了。齊王是百姓歸心，公卿仰望的人，即便他品德高想推讓，能免得了嗎！應打發他回封國，以安定國家。"皇帝采納了他的話。等到司馬攸去世，朝廷内外悲傷怨恨。起初，皇上的兄弟之情很深厚，采納了馮紞、荀勖的邪説後，開始爲自己死後的事擔心，以便穩固皇儲的地位。聽到司馬攸的死訊後，哀慟特别深。馮紞站在旁邊，便説："齊王名過其實，如今死去，這是大晋之福。陛下何必過分哀傷！"皇帝不再哭泣。

初謀伐吴，紞與賈充、荀勖同共苦諫不可。吴平，紞内懷慚懼，疾張

起初謀劃伐吴，馮紞和賈充、荀勖共同竭力勸諫説不行。吴被平定，馮紞心懷慚愧恐懼，恨

華如仇。及華外鎮，威德大著，朝論當徵爲尚書令。紞從容侍帝，論晉魏故事，因諷帝，言華不可授以重任，帝默然而止。事具《華傳》。

張華如同仇人。張華出京鎮守後，威望顯著，朝廷的議論認爲應當任他爲尚書令。馮紞從容侍奉皇帝，議論晉、魏的歷史，趁勢勸皇帝，説不能把重任交給張華，皇帝没有説話而不再任命。事情詳細記載在本書《張華傳》。

太康七年，紞疾，詔以紞爲散騎常侍，賜錢二十萬、床帳一具。尋卒。二子：播、熊。播，大長秋。熊字文羆，中書郎。紞兄恢，自有傳。

太康七年，馮紞患病，下詔任命他爲散騎常侍，賜錢二十萬、床帳一套。不久死去。有兩個兒子：馮播、馮熊。馮播，任大長秋。馮熊字文羆，任中書郎。馮紞的兄長馮恢，本書另有傳。

史臣曰：夫立身之道，曰仁與義。動静既形，悔吝斯及。有莘之媵，殊《北門》之情；渭濱之叟，匪西山之節。湯武有以濟其功，夏殷不能譏其志。王沈才經文武，早尸人爵，在魏參席上之珍，居晉爲幄中之士，桐宫之謀遽泄，武闈之禍遂臻。是知田光之口，豈燕丹之可絶；豫讓之形，非智氏之能變。動静之際，有擄蒺藜，仁義之方，求之彌遠矣。彭祖謁由捧雉，孕本貿絲，因家乏主，遂登顯秩。擁北州之士馬，偶東京之糜沸，自可感召諸侯，宣力王室。而乘間伺隙，潛圖不軌，放肆獯虜，遷播乘輿。遂使漳滏蕭然，黎元塗地。縱貪夫於藏户，戮高士於燕垂，阻越石之内難，邀世龍之外府。悪稔毒痡，坐致焚燎，假手仇敵，方申凶獷，慶封之戮，慢駡何補哉！公曾，慈明之孫；景倩，文若之子，踐隆堂而高視，齊逸軌而長騖。孝敬足以承親，周慎足以事主，刊姬公之舊典，采蕭相之遺法。然而援朱均以貳極，煽褒閻而偶震。雖廢興有在，隆替靡常，稽之人事，乃二荀之力也。至於斗粟興謡，逾里成咏，勖之階禍，又已甚焉。馮紞外騁戚施，内窮狙詐，斃攸安賈，交勖仇張，心謟楚費，過逾晉伍。爰絲獻壽，空取慰於仁

史臣曰：所謂立身之道，是仁和義。一個人的行爲已成，悔恨也就跟隨其後。有莘的媵妾，不同於《北門》中表現出的情操；渭水之濱的老叟，没有伯夷、叔齊在西山表現出的節氣。湯、武能够完成他們的功業，夏、殷不能譏諷他們的志向。王沈有文武之才，早有爵位，在魏享有宴席上的珍饈，在晉作朝廷中的謀臣，高貴鄉公將攻文帝的謀劃被突然泄露，武闈之禍跟着就到。由此知道田光的嘴，難道是燕丹能堵得住的嗎?豫讓的行動，不是智伯可以改變的。動静之間，有如抓住蒺藜，仁義之道，追求而相距更遠。彭祖生母地位低下，孕育他的是位良家貧婦，因爲王家缺乏繼承人，彭祖於是登上顯赫的官位。擁有北州的士卒兵馬，適逢東京之亂，本來可以感召諸侯，效力於王室。然而他乘着仇殺之際，暗中圖謀作亂，放縱夷狄，四處征戰。使得漳、滏蕭條，百姓遭難。以府庫放縱貪婪的人，在北疆殺戮有識之士，阻止了劉琨的發難，却把石勒引到外府。蓄毒而成病，導致災禍，假仇敵之手，施展凶蠻，慶封被殺，謾駡又有何用！公曾，是慈明的孫子；景倩，是文若的兒子，登上高堂而目光高遠，沿着先哲的法度而馳騁。孝敬足以奉承親人，謹慎足以事奉君主，修訂姬公的舊典，采用蕭相的遺法。然而引用朱均以造成兩極，褒姒得勢而幽王可危。雖然興廢客觀存在，帝王替代没有規律，但從人事上考察，却是二位姓荀的功勞。至於兄弟不和興起謡言，超越其位引起諷咏，荀勖招致的禍害，實在太重了。馮紞刻意奉承，用盡狡詐，導致齊王司馬攸死去，定了

心，紞之陳説，幸收哀於迷慮，投畀之罰無聞，《青蠅》之詩不作矣。

賈妃之位，結交荀勖仇視張華，心計勝過楚費，超出晉伍。爰絲獻壽，徒然以仁心取得安慰，馮紞的説辭，僥幸使皇帝在迷茫憂慮中止住悲哀，把諂媚之人投喂豺虎的刑罰已經消失，《青蠅》那類詩也没人作了。

贊曰：處道文林，胡貳爾心？彭祖凶孽，自貽伊戚。臨淮翼翼，孝形于色。安陽英英，匪懈其職。傾齊附魯，是爲蝥賊。紞之不臧，交亂罔極。

贊曰：王沈有文才，爲何對主人有二心？王浚凶暴，自招禍患。臨淮侯荀顗恭敬，孝心顯世。安陽侯荀勖有英才，對職守不懈怠。傾齊依魯，是爲亂臣賊子。馮紞不善，内亂無窮。

晋書卷四十

列傳第十

賈充

賈充字公閭，平陽襄陵人也。父逵，魏豫州刺史、陽里亭侯。逵晚始生充，言後當有充閭之慶，故以爲名字焉。

充少孤，居喪以孝聞。襲父爵爲侯。拜尚書郎，典定科令，兼度支考課。辯章節度，事皆施用。累遷黄門侍郎、汲郡典農中郎將。參大將軍軍事，從景帝討毌丘儉、文欽於樂嘉。帝疾篤，還許昌，留充監諸軍事，以勞增邑三百五十户。

後爲文帝大將軍司馬，轉右長史。帝新執朝權，恐方鎮有異議，使充詣諸葛誕，圖欲伐吴，陰察其變。充既論説時事，因謂誕曰："天下皆願禪代，君以爲如何?"誕厲聲曰："卿非賈豫州子乎，世受魏恩，豈可欲以社稷輸人乎！若洛中有難，吾當死之。"充默然。及還，白帝曰："誕再在揚州，威名夙著，能得人死力。觀其規略，爲反必也。今徵之，反速而事小；不徵，事遲而禍大。"帝乃徵誕爲司空，而誕果叛。復從征誕，充進計曰："楚兵輕而鋭，若深溝高壘以逼賊城，可不戰而克也。"帝從之。城陷，帝登壘以勞充。帝先歸洛陽，使充統後事。進爵宣陽鄉侯，增邑千户。遷廷尉，充雅長法理，有平反之稱。

賈充字公閭，是平陽襄陵人。父親賈逵，是魏豫州刺史、陽里亭侯。賈逵晚年纔生下賈充，説日後當會有充滿里巷的喜慶，因而以"充"、"閭"作爲名和字。

賈充少年喪父，服喪以孝聞名。承襲父親的侯爵。官拜尚書郎，主持勘定科令，兼度支考課。辨析典章節制調度，在辦事上都得以應用。積功遷任黄門侍郎、汲郡典農中郎將。參與大將軍軍事，跟從景帝在樂嘉討伐毌丘儉、文欽。皇帝病重，回許昌，留下賈充監督諸軍事，因爲有功增加封邑三百五十户。

後任文帝大將軍司馬，轉任右長史。文帝剛執掌朝廷大權，恐怕四方邊鎮有異議，派賈充到諸葛誕那裏，商量準備伐吴，暗中觀察其中的變化。賈充論説了時事後，趁勢對諸葛誕説："天下都希望禪代，君以爲怎麽樣?"諸葛誕嚴厲地説："你不是賈豫州的兒子嗎? 世代蒙受魏的恩寵，怎麽能想把國家交給别人呢！如果洛陽城内有難，我會爲魏而死。"賈充默默不語。等到回京，對文帝説："諸葛誕兩度駐守揚州，威嚴名望一向顯著，能得到别人的拼死效力。觀察他的規劃謀略，是必定要反叛的。假如徵召他，會促使他反叛然而禍患小；如果不徵，反叛會推遲然而禍患大。"文帝於是徵召諸葛誕任司空，而諸葛誕果然反叛。賈充又跟從征伐諸葛誕，獻計説："楚兵輕裝但鋭利，如果深挖溝高築壘來逼近叛賊城池，可以不戰而勝。"文帝聽從了他。攻破城池，文帝登上營壘慰勞賈充。文帝先回洛陽，派賈充統管後事。進爵爲宣陽鄉侯，增加封

邑一千户。遷任廷尉，賈充很擅長法理，有糾正錯案的名聲。

轉中護軍，高貴鄉公之攻相府也，充率衆距戰於南闕。軍將敗，騎督成倅弟太子舍人濟謂充曰："今日之事如何?"充曰："公養汝等，正擬今日，復何疑!"濟於是抽戈犯蹕。及常道鄉公即位，進封安陽鄉侯，增邑千二百户，統城外諸軍，加散騎常侍。

轉任中護軍，高貴鄉公攻打相府時，賈充率領衆人在南闕迎戰。軍隊將要戰敗，騎督成倅的弟弟太子舍人成濟對賈充説："今天的事怎麽辦?"賈充説："公養了你們這些人，正是爲今天，還有什麽可疑慮的!"成濟於是抽出戈進犯高貴鄉公的車駕。等到常道鄉公即位，進封爲安陽鄉侯，增加封邑一千二百户，統領城外諸軍，加任散騎常侍。

鍾會謀反於蜀，帝假充節，以本官都督關中、隴右諸軍事，西據漢中，未至而會死。時軍國多事，朝廷機密，皆與籌之。帝甚信重充，與裴秀、王沈、羊祜、荀勖同受腹心之任。帝又命充定法律。假金章，賜甲第一區。五等初建，封臨沂侯，爲晋元勛，深見寵異，禄賜常優於群官。

鍾會在蜀謀反，文帝令賈充持節，以本官都督關中、隴右諸軍事，向西占據漢中，還没到鍾會就死了。當時軍隊國家多事，朝廷的機密，賈充都參與籌劃。文帝很是信任器重賈充，與裴秀、王沈、羊祜、荀勖一同接受心腹重任。文帝又命令賈充修訂法律。使用金章，賜上等宅第一所。五等爵位剛建立，封爲臨沂侯，作爲晋有大功勛者，深深地被寵信和特殊對待，俸禄賞賜常優於其他官員。

充有刀筆才，能觀察上旨。初，文帝以景帝恢贊王業，方傳位於舞陽侯攸。充稱武帝寬仁，且又居長，有人君之德，宜奉社稷。及文帝寢疾，武帝請問後事。文帝曰："知汝者賈公閭也。"帝襲王位，拜充晋國衛將軍、儀同三司、給事中，改封臨潁侯。及受禪，充以建明大命，轉車騎將軍、散騎常侍、尚書僕射，更封魯郡公，母柳氏爲魯國太夫人。

賈充有舞文弄墨的才能，能觀察上方的旨意。當初，文帝以景帝宏大佐助王業，將要把王位傳給舞陽侯司馬攸。賈充稱頌武帝寬厚仁慈，而且又是長子，有做君王的德行，應該繼承王位。等到文帝病卧在床上，武帝詢問後事。文帝説："瞭解你的是賈公閭啊。"武帝繼承王位，拜賈充爲晋國衛將軍、儀同三司、給事中，改封爲臨潁侯。等到接受禪讓，賈充因爲參與建立國家昌明天命，轉任車騎將軍、散騎常侍、尚書僕射，改封魯郡公，母親柳氏爲魯國太夫人。

充所定新律既班于天下，百姓便之。詔曰："漢氏以來，法令嚴峻。故自元成之世，及建安、嘉平之間，咸欲辯章舊典，删革刑書。述作體大，歷年無成。先帝愍元元之命陷於密網，親發德音，厘正名實。車騎將軍賈充，奬明聖意，諮詢善道。太傅鄭冲，又與司空荀顗、中書監荀勖、中軍將軍羊祜、中護軍王業，及廷尉杜友、守河南尹杜預、散騎侍郎裴

賈充制定的新法律頒布以後，百姓感到便利。詔書説："漢代以來，法令嚴峻。因而從漢元帝、漢成帝時代，到建安、嘉平之間，都想分析舊的典章，删定改革刑律。因著述規模宏大，歷經多年没有成功。先帝憐憫善良的百姓陷於細密的法網，親自發出仁德的聲音，整理修正名實。車騎將軍賈充，輔助光大聖意，咨詢善道。太傅鄭冲，又與司空荀顗、中書監荀勖、中軍將軍羊祜、中護軍王業，及廷尉杜友、守河南尹杜預、散騎侍郎裴楷、潁川太守周雄、齊相郭頎、

楷、潁川太守周雄、齊相郭頎、騎都尉成公綏 荀煇、尚書郎柳軌等，典正其事。朕每鑒其用心，常慨然嘉之。今法律既成，始班天下，刑寬禁簡，足以克當先旨。昔蕭何以定律受封，叔孫通以制儀爲奉常，賜金五百斤，弟子皆爲郎。夫立功立事，古之所重。自太傅、車騎以下，皆加祿賞，其詳依故典。”於是賜充子弟一人關内侯，絹五百匹。固讓，不許。

後代裴秀爲尚書令，常侍、車騎將軍如故。尋改常侍爲侍中，賜絹七百匹。以母憂去職，詔遣黄門侍郎慰問。又以東南有事，遣典軍將軍楊囂宣諭，使六旬還内。

充爲政，務農節用，并官省職，帝善之。又以文武異容，求罷所領兵。及羊祜等出鎮，充復上表欲立勛邊境，帝并不許。從容任職，褒貶在己，頗好進士，每有所薦達，必終始經緯之，是以士多歸焉。帝舅王恂嘗毁充，而充更進恂。或有背充以要權貴者，充皆陽以素意待之。而充無公方之操，不能正身率下，專以諂媚取容。

侍中任愷、中書令庾純等剛直守正，咸共疾之。又以充女爲齊王妃，懼後益盛。及氐 羌反叛，時帝深以爲慮，愷因進説，請充鎮關中。乃下詔曰：“秦 涼二境，比年屢敗，胡虜縱暴，百姓荼毒。遂使異類扇動，害及中州。雖復吴 蜀之寇，未嘗至此。誠由所任不足以内撫夷夏，外鎮醜逆，輕用其衆而不能盡其力。非得腹心之重，推轂委成，大臣其弊，恐爲患未已。每慮斯難，忘寢與食。侍中、守尚書令、車騎將軍賈充，雅量弘高，達見明遠，武有折衝之威，文

騎都尉成公綏 荀煇、尚書郎柳軌等，主持此事。我每每看到他們的用心，常感慨地稱贊他們。如今法律已經完成，開始在天下頒布，刑罰寬鬆禁令簡化，足以符合先旨。過去蕭何因爲修定法律受封，叔孫通因爲制定儀禮任奉常，賜金五百斤，弟子都爲郎官。建立功勛完成事業，是古代所看重的。自太傅、車騎以下，都加以俸禄賞賜，詳細做法依照舊有的典章。”於是賜賈充子弟一人任關内侯，絹五百匹。賈充堅決推辭，皇帝不許。

後來代替裴秀任尚書令，常侍、車騎將軍的職位依舊。不久改常侍爲侍中，賜絹七百匹。因母親喪事離職，下詔書派遣黄門侍郎慰問。又因爲東南方有事，派典軍將軍楊囂宣讀旨意，讓賈充六十天後回朝廷。

賈充執政，致力農業節省用度，合并官吏減省職位，皇帝稱贊他。又因爲文武各有特長，請求撤銷他所統領的兵士。等到羊祜等人出外鎮守，賈充又上表想在邊境立功，皇帝都不同意。從容任職，褒貶在於自己，很喜歡推舉人才，每逢有所薦舉，必定自始至終地規劃安排，因此士人很多都歸附他。皇帝的舅舅王恂曾詆毁賈充，而賈充更加舉進王恂。有時有背着賈充要弄權貴的人，賈充都表面上用真情相待。然而賈充没有正直公正的操守，不能端正自身爲下屬作表率，專門靠諂媚取悦於人。

侍中任愷、中書令庾純等人剛直堅守公正，都厭惡他。又因爲賈充的女兒做了齊王妃，恐怕日後勢力更盛。等到氐、羌反叛，當時皇帝爲此十分憂慮，任愷於是進言，請求派賈充鎮守關中。於是下詔書説：“秦 涼兩處邊境，連年屢次打敗仗，胡虜放縱暴行，百姓遭難。於是使得外族人受到鼓動，禍害殃及中原地區。即便是吴、蜀的侵犯，也没到如此地步。實在是由於在職的官吏不足以對内安撫夷夏，對外鎮懾醜類叛逆，輕率地用兵而不能充分發揮出力量。如果不任用心腹重臣，委以重任責求成功，徹底匡正原來的弊端，恐怕禍患會没完没了。每當想到邊境的災難，就廢寢忘食。侍中、守尚書令、車騎將軍賈

懷經國之慮，信結人心，名震域外。使權統方任，綏静西夏，則吾無西顧之念，而遠近獲安矣。其以充爲使持節、都督秦凉二州諸軍事，侍中、車騎將軍如故，假羽葆、鼓吹，給第一駙馬。”朝之賢良欲進忠規獻替者，皆幸充此舉，望隆惟新之化。

充，超俗的氣量高大，見識深遠，武有擊退敵軍的威風，文有治國的智慧，誠信能團結人心，名聲威震國外。派他擔負統率一方的重任，安定西夏，那麽我就没有擔心西方的憂慮，而遠近都得以平安了。任命賈充爲使持節、都督秦凉二州諸軍事，侍中、車騎將軍的職位依舊，賜給羽葆、鼓吹，給第一駙馬。”朝廷中的賢良想要進忠規勸諍言直諫的人，都慶幸賈充的調任，期望宏大惟新的教化。

充既外出，自以爲失職，深銜任愷，計無所從。將之鎮，百僚餞于夕陽亭，荀勖私焉。充以憂告，勖曰：“公，國之宰輔，而爲一夫所制，不亦鄙乎！然是行也，辭之實難。獨有結婚太子，不頓駕而自留矣。”充曰：“然。孰可寄懷?”對曰：“勖請言之。”俄而侍宴，論太子婚姻事，勖因言充女才質令淑，宜配儲宫。而楊皇后及荀顗亦并稱之。帝納其言。會京師大雪，平地二尺，軍不得發。既而皇儲當婚，遂不西行。詔充居本職。先是羊祜密啓留充，及是，帝以語充。充謝祜曰：“始知君長者。”

賈充既然被外放任職，自以爲失職，深深怨恨任愷，又無計可施。將要赴邊鎮，百官在夕陽亭爲他餞行，荀勖與他私下交談。賈充把自己的憂慮告訴他，荀勖説：“公，是國家的宰輔，而竟被一個人所約束，難道不太輕視人了嗎！然而這次外出，推辭實在太難。惟有與太子結成婚姻，不用費事就自然可以留下了。”賈充説：“是這樣。誰可以寄托心意呢?”荀勖回答説：“請讓我去説此事。”不久荀勖侍奉宴飲，議論太子婚事，荀勖趁機説賈充的女兒才貌美好，應婚配在皇儲宫中。而楊皇后及荀顗也都贊同。皇帝采納了荀勖的意見。適逢京城下大雪，平地雪深二尺，軍隊不能出發。不久皇儲該結婚，於是不再去西部。下詔令賈充官居本職。這以前羊祜秘密啓奏留下賈充，到這時，皇帝把這告訴賈充。賈充謝羊祜説：“我這纔知道您是個長者。”

時吴將孫秀降，拜爲驃騎大將軍。帝以充舊臣，欲改班，使車騎居驃騎之右。充固讓，見聽。尋遷司空，侍中、尚書令、領兵如故。

那時吴國將領孫秀歸降，拜爲驃騎大將軍。皇帝因爲賈充是舊臣，想改變朝廷班次，讓車騎的位置在驃騎之上。賈充堅决推讓，被皇上聽從。不久遷任司空，侍中、尚書令、領兵依舊。

會帝寢疾，充及齊王攸、荀勖參醫藥。及疾愈，賜絹各五百匹。初，帝疾篤，朝廷屬意於攸。河南尹夏侯和謂充曰：“卿二女婿，親疏等耳，立人當立德。”充不答。及是，帝聞之，徙和光禄勳，乃奪充兵權，而位遇無替。尋轉太尉、行太子太保、録尚書事。咸寧三年，日蝕於三朝，充請遜位，不許。更以沛國之公丘益其封，寵倖愈甚，朝臣咸側目

適逢皇帝卧病在床，賈充及齊王司馬攸、荀勖參與醫藥。等到病愈，每人賜絹五百匹。起初，皇帝病重，朝廷歸心於司馬攸。河南尹夏侯和對賈充説：“您兩個女婿，親疏相等，立人當立德。”賈充不回答。等到皇帝病好時，聽説此事，調夏侯和任光禄勳，剥奪賈充的兵權，而官位待遇没有改變。不久轉任太尉、代理太子太保、録尚書事。咸寧三年，元旦那天日食，賈充請求讓位，不被允許。另外用沛國的公丘擴大賈充的封地，更加受寵，朝廷大臣都很忌恨他。

焉。

河南尹王恂上言："弘訓太后入廟，合食於景皇帝，齊王攸不得行其子禮。"充議以爲："禮，諸侯不得祖天子，公子不得禰先君，皆謂奉統承祀，非謂不得復其父祖也。攸身宜服三年喪事，自如臣制。"有司奏："若如充議，服子服，行臣制，未有前比。宜如恂表，攸喪服從諸侯之例。"帝從充議。

河南尹王恂進言說："弘訓太后的牌位進入宗廟，配享於景皇帝，齊王司馬攸不能行兒子的禮儀。"賈充議論認爲："根據禮，諸侯不能按對祖先的禮去祭天子，公子不能按對父親的禮去祭先君，都說的是奉承皇統祭祀祖先，不是說不能恢復父祖關係。司馬攸應服三年喪事，自然是按照做臣的禮制。"有關官吏上奏說："如果依照賈充的議論，服兒子的喪服，行臣的禮制，以前是没有的。應該按照王恂的表章，司馬攸的喪服按諸侯的慣例。"皇帝依從了賈充的奏議。

伐吴之役，詔充爲使持節、假黄鉞、大都督，總統六師，給羽葆、鼓吹、緹幢、兵萬人、騎二千，置左右長史、司馬、從事中郎，增參軍、騎司馬各十人，帳下司馬二十人，大車、官騎各三十人。充慮大功不捷，表陳"西有昆夷之患，北有幽并之戍，天下勞擾，年穀不登，興軍致討，懼非其時。又臣老邁，非所克堪"。詔曰："君不行，吾便自出。"充不得已，乃受節鉞，將中軍，爲諸軍節度，以冠軍將軍楊濟爲副，南屯襄陽。吴江陵諸守皆降，充乃徙屯項。

伐吴的戰役，詔書任命賈充爲使持節、假黄鉞、大都督，總統六軍，給羽葆、鼓吹、緹幢、兵士一萬人、騎兵二千，設置左右長史、司馬、從事中郎，增加參軍、騎司馬各十人，帳下司馬二十人，大車、官騎各三十人。賈充擔心不能建立大功，上表陳述："西部有昆夷的禍患，北部有幽并的戰争，天下紛勞擾亂，糧食收成不好，起兵討伐，恐怕不是時候。再説我年老了不能承擔這一重任。"詔書説："你不去，我就親自去。"賈充不得已，這纔接受節鉞，統率中軍，爲各軍節制調度，以冠軍將軍楊濟爲副手，向南到襄陽駐扎。吴國江陵幾個太守都投降了，賈充就改在項駐扎。

王濬之克武昌也，充遣使表曰："吴未可悉定，方夏，江淮下濕，疾疫必起，宜召諸軍，以爲後圖。雖腰斬張華，不足以謝天下。"華豫平吴之策，故充以爲言。中書監荀勖奏，宜如充表。帝不從。杜預聞充有奏，馳表固争，言平在旦夕。使及至轘轅，而孫皓已降。吴平，軍罷。帝遣侍中程咸犒勞，賜充帛八千匹，增邑八千户；分封從孫暢新城亭侯，蓋安陽亭侯；弟陽里亭侯混、從孫關内侯衆增户邑。

王濬攻克武昌時，賈充派使者上表說："吴國不能完全平定，現在正值夏天，江淮低下潮濕，疾病瘟疫必定流行，應該召回諸軍，爲日後伐吴做準備。即便是腰斬張華，也不足以向天下人謝罪。"張華參與了平定吴國的策謀，因而賈充這麼説。中書監荀勖上奏，説應按賈充的表章辦。皇帝不聽。杜預聽説賈充有奏章，急忙上表力争，説平定吴就在這兩天。使者到了轘轅時，孫皓已經投降了。吴國被平定，收兵。皇帝派侍中程咸犒勞，賜賈充帛八千匹，增加封邑八千户；分封侄孫賈暢新城亭侯，賈蓋安陽亭侯；弟陽里亭侯賈混、侄孫關内侯賈衆增加封邑。

充本無南伐之謀，固諫不見用。及師出而吴平，大慚懼，議欲請罪。

賈充本來没有南伐的謀略，全力勸諫又不被采用。等到軍隊出征并且平定了吴國，十分慚愧

帝聞充當詣闕，豫幸東堂以待之。罷節鉞、僚佐，仍假鼓吹、麾幢。充與群臣上告成之禮，請有司具其事。帝謙讓不許。

及疾篤，上印綬遜位。帝遣侍臣諭旨問疾，殿中太醫致湯藥，賜床帳錢帛，自皇太子宗室躬省起居。太康三年四月薨，時年六十六。帝爲之慟，使使持節、太常奉策追贈太宰，加衮冕之服、緑綟綬、御劍，賜東園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襲，大鴻臚護喪事，假節鉞、前後部羽葆、鼓吹、緹麾，大路、鑾路、轀輬車、帳下司馬大車，椎斧文衣武賁、輕車介士。葬禮依霍光及安平獻王故事，給塋田一頃。與石苞等爲王功配饗廟庭，謚曰武。追贈充子黎民爲魯殤公。

充婦廣城君郭槐，性妒忌。初，黎民年三歲，乳母抱之當閤。黎民見充入，喜笑，充就而拊之。槐望見，謂充私乳母，即鞭殺之。黎民戀念，發病而死。後又生男，過期，復爲乳母所抱，充以手摩其頭。郭疑乳母，又殺之，兒亦思慕而死。充遂無胤嗣。

及薨，槐輒以外孫韓謐爲黎民子，奉充後。郎中令韓咸、中尉曹軫諫槐曰："禮，大宗無後，以小宗支子後之，無異姓爲後之文。無令先公懷腆后土，良史書過，豈不痛心。"槐不從。咸等上書求改立嗣，事寢不報。槐遂表陳是充遺意。帝乃詔曰："太宰、魯公充，崇德立勛，勤勞佐命，背世殂隕，每用悼心。又胤子早終，世嗣未立。古者列國無嗣，取始封支庶，以紹其統，而近代更除其國。至於周之公旦，漢之蕭何，或豫建元子，或封爵元妃，蓋尊顯勛庸，不同常例。太宰素取外孫韓謐爲世子

恐懼，商議要請罪。皇帝聽説賈充要入宫，就先到東堂等他。免去他節鉞、僚佐，仍舊假鼓吹、麾幢。賈充和群臣獻上報告事成的禮，請有關官吏準備這件事。皇帝謙讓不許。

等到病重，上交印綬讓位。皇帝派侍臣宣旨探問病情，殿中太醫送上湯藥，賞賜床帳錢帛，皇室的人包括皇太子都親自去問候起居。太康三年四月去世，時年六十六歲。皇帝爲他悲慟，派使持節、太常奉策追贈他爲太宰，加授衮冕的服飾、緑綟綬、御劍，賜棺木、朝服一套、衣一套，大鴻臚監護喪事，假節鉞、前後部羽葆、鼓吹、緹麾，大路、鑾路、轀輬車、帳下司馬大車，椎斧文衣武士、輕車甲士。葬禮依照霍光及安平獻王先例，給墓地一頃。與石苞等人因爲輔佐帝王的功勛而附祭在皇室宗廟，謚號是武。追贈賈充的兒子黎民爲魯殤公。

賈充的妻子廣城君郭槐，生性妒忌。當初，黎民三歲，奶媽在門前抱着他。黎民看到賈充進來，高興地笑了，賈充過去撫摸他。郭槐看見了，説賈充與奶媽有私情，於是把奶媽鞭打致死。黎民懷念奶媽，生病死了。後來郭槐又生下個男孩，過周歲，又被奶媽抱着，賈充用手摸孩子的頭。郭氏懷疑奶媽，又殺掉了，兒子也因思念奶媽而死。賈充於是没有後代繼嗣。

等到賈充死後，郭槐就讓外孫韓謐做黎民的兒子，繼承賈充。郎中令韓咸、中尉曹軫勸諫郭槐説："根據禮制，正宗没有後代，用旁宗支系的兒子作後代，没有讓異姓作後代的條文。不要讓先公懷抱美德於地下，却使得好史官記載他的過失，那豈不令人痛心。"郭槐不聽從。韓咸等人上書請求改立繼承人，事情被壓下來没上報。郭槐於是上表陳述立韓謐是賈充的遺願。皇帝就下詔説："太宰、魯公賈充，崇大德行建立功勛，勤勞輔佐天命，辭世而去，每每讓我悼念。再説繼嗣者死得早，後人還没確立。古代諸國没有後嗣，用始封者的旁支來繼承，而近代改爲取消封國。至於周朝的公旦，漢代的蕭何，或者預先確定嫡長子，或給元妃封爵，都是尊重顯示他

黎民後。吾退而斷之，外孫骨肉至近，推恩計情，合於人心。其以謐爲魯公世孫，以嗣其國。自非功如太宰，始封無後如太宰，所取必以己自出不如太宰，皆不得以爲比。”

們的功勛，不同於常例。太宰平素選取外孫韓謐作長子黎民的後代。我私下裏考慮，外孫骨肉關係極親近，推究恩情，合於人心。讓韓謐作魯公的世孫，來繼承他的封國。假如不是功勛與太宰相同，始封没有後代與太宰一樣，所選取的後人必定是自己的意願選出的，可能不如太宰，都不能比照此例。”

及下禮官議充謚，博士秦秀議謚曰荒，帝不納。博士段暢希旨，建議謚曰武，帝乃從之。自充薨至葬，賻賜二千萬。惠帝即位，賈后擅權，加充廟備六佾之樂，母郭爲宜城君。及郭氏亡，謚曰宣，特加殊禮。時人譏之，而莫敢言者。

等到讓禮官議定賈充的謚號，博士秦秀提議謚號叫荒，皇帝不采納。博士段暢迎合皇上旨意，建議謚號叫武，皇帝這纔答應。從賈充死到下葬，助喪的賞賜達兩千萬。惠帝即位，賈后專權，加賜賈充宗廟備有六佾的樂隊，母親郭氏爲宜城君。等到郭氏死後，謚號是宣，特意加用特殊的禮儀。當時人們譏諷此事，但没有敢説話的人。

初，充前妻李氏淑美有才行，生二女褒、裕，褒一名荃，裕一名濬。父豐誅，李氏坐流徙。後娶城陽太守郭配女，即廣城君也。武帝踐阼，李以大赦得還，帝特詔充置左右夫人，充母亦敕充迎李氏。郭槐怒，攘袂數充曰：“刊定律令，爲佐命之功，我有其分。李那得與我并!”充乃答詔，托以謙冲，不敢當兩夫人盛禮，實畏槐也。而荃爲齊王攸妃，欲令充遣郭而還其母。時沛國劉含母，及帝舅羽林監王虔前妻，皆毌丘儉孫女。此例既多，質之禮官，俱不能决。雖不遣後妻，多異居私通。充自以宰相爲海内準則，乃爲李築室於永年里而不往來。荃、濬每號泣請充，充竟不往。會充當鎮關右，公卿供帳祖道，荃、濬懼充遂去，乃排幔出於坐中，叩頭流血，向充及群僚陳母應還之意。衆以荃王妃，皆驚起而散。充甚愧愕，遣黄門將宫人扶去。既而郭槐女爲皇太子妃，帝乃下詔斷如李比皆不得還，後荃恚憤而薨。

當初，賈充的前妻李氏賢淑美麗有好品行，生了兩個女兒賈褒、賈裕，賈褒别名叫荃，裕别名叫濬。李氏的父親李豐被誅，李氏獲罪被流放。賈充後娶城陽太守郭配的女兒，也就是廣城君。武帝登上皇位，李氏因爲大赦得以回來，皇帝特地下詔讓賈充設置左右夫人，賈充的母親也讓賈充去迎接李氏回來。郭槐發怒，挽起袖子數落賈充説：“刊改修訂法律條令，完成輔佐天命的功業，也有我一份。李氏哪能與我并列!”賈充於是回答詔命，以謙讓爲托辭，説不敢享有兩位夫人的盛禮，其實是怕郭氏。而賈荃做了齊王司馬攸的妃子，想讓賈充打發走郭氏而迎回她母親。當時沛國劉含的母親，以及皇帝之舅羽林監王虔的前妻，都是毌丘儉的孫女。這樣的事例多了，向禮官質詢，都不能决斷。雖然不遣送走後妻，一般都分居兩處私下往來。賈充自認爲宰相是天下行爲的準則，於是爲李氏在永年里修建房屋而不來往。賈荃、賈濬常常號哭請求賈充，賈充終究不去。適逢賈充該去鎮守關右，公卿設帳祭路神，賈荃、賈濬怕賈充就此離去，於是排出帳幔來到座中，叩頭流血，向賈充及衆官吏陳述母親應該回家的道理。衆人因爲賈荃是王妃，都驚起走散。賈充很是慚愧驚愕，派黄門將她扶走。後來郭槐的女兒做了皇太子妃，皇帝這纔下

詔斷定如同李氏這一類情況的都不能重返家中，後來賈荃憤恨而死。

初，槐欲省李氏，充曰："彼有才氣，卿往不如不往。"及女爲妃，槐乃盛威儀而去。既入户，李氏出迎，槐不覺脚屈，因遂再拜。自是充每出行，槐輒使人尋之，恐其過李也。初，充母柳見古今重節義，竟不知充與成濟事，以濟不忠，數追罵之。侍者聞之，無不竊笑。及將亡，充問所欲言，柳曰："我教汝迎李新婦尚不肯，安問他事!"遂無言。及充薨後，李氏二女乃欲令其母祔葬，賈后弗之許也。及后廢，李氏乃得合葬。李氏作《女訓》行於世。

起初，郭槐想去看望李氏，賈充説："她有才氣，你去還不如不去。"等到女兒做了妃子，郭槐這纔威儀盛大地出行。進門以後，李氏出來迎接，郭槐不自覺地腿發軟，於是拜了兩拜。從此以後，每逢賈充出行，郭槐就派人尋找他，怕他去探望李氏。起初，賈充的母親柳見古今看重節操義氣，竟然不知道賈充與成濟的事，認爲成濟不忠，屢次追着罵他。侍者們聽到，没有不偷偷笑的。等到將要去世，賈充問她還想説什麽，柳説："我讓你去迎接李新婦你尚且不肯，還問别的事!"於是不説話。等到賈充死後，李氏的兩個女兒想讓母親祔葬，賈后不答應。等到賈后被廢，李氏纔得以合葬。李氏作《女訓》流行於世。

賈謐

謐字長深。母賈午，充少女也。父韓壽，字德真，南陽堵陽人，魏司徒暨曾孫。美姿貌，善容止，賈充辟爲司空掾。充每宴賓僚，其女輒於青璅中窺之，見壽而悦焉。問其左右識此人不，有一婢説壽姓字，云是故主人。女大感想，發於寤寐。婢後往壽家，具説女意，并言其女光麗艶逸，端美絶倫。壽聞而心動，便令爲通殷勤。婢以白女，女遂潜修音好，厚相贈結，呼壽夕入。壽勁捷過人，踰垣而至，家中莫知，惟充覺其女悦暢異於常日。時西域有貢奇香，一著人則經月不歇，帝甚貴之，惟以賜充及大司馬陳騫。其女密盗以遺壽，充僚屬與壽燕處，聞其芬馥，稱之於充。自是充意知女與壽通，而其門閤嚴峻，不知所由得入。乃夜中陽驚，托言有盗，因使循墻以觀其變。左右白曰："無餘異，惟東北角如狐狸行處。"充乃考問女之左右，具以狀對。充秘之，遂以女妻壽。壽官至散騎常

賈謐字長深。母親賈午，是賈充的小女兒。父親韓壽，字德真，是南陽堵陽人，魏司徒韓暨的曾孫。相貌美舉止好，賈充徵他爲司空掾。每逢賈充宴饗賓客幕僚，他小女兒就在宫門窺視，見到韓壽而喜歡他。問她的左右是否認識此人，有一個婢女説出了韓壽的姓氏和字，説是以前的主人。女兒十分思慕，白天晚上都心神不定。婢女去韓壽家，説出了賈午的心意，并説這個女子艶麗過人，端莊無比。韓壽聽説後動了心，於是讓婢女爲他轉達自己的殷勤。婢女把話傳給賈午，賈午於是暗中以身相許，豐厚地贈物結交，讓韓壽晚上去她住處。韓壽强勁敏捷過人，翻墻而入，家中没人知道，衹有賈充察覺到小女兒愉悦暢快與平常不同。當時西域有人進貢奇香，一旦接觸人身過月香味不消退，皇帝把香看得很貴重，衹賜給了賈充和大司馬陳騫。賈午暗中偷出來送給韓壽，賈充的幕僚與韓壽宴飲相處，聞到那種香氣，到賈充那裏稱贊。由此賈充心中知道女兒與韓壽私通，然而他家門户嚴緊，不知韓壽從哪兒得以進去。於是夜晚佯裝受驚，藉口有盗賊，就派人巡視院墻來觀察變動。左右人報告説："没有别的異常，衹有東北角似乎有

侍、河南尹。元康初卒，贈驃騎將軍。

狐狸走動。”賈充於是拷問小女兒的奴婢，都把實情說了。賈充隱瞞了此事，於是把小女兒嫁給了韓壽。韓壽官做到散騎常侍、河南尹。元康初年死，追贈驃騎將軍。

謐好學，有才思。既爲充嗣，繼佐命之後，又賈后專恣，謐權過人主，至乃鏁繫黄門侍郎，其爲威福如此。負其驕寵，奢侈逾度，室宇崇僭，器服珍麗，歌僮舞女，選極一時。開閤延賓，海内輻凑，貴游豪戚及浮競之徒，莫不盡禮事之。或著文章稱美謐，以方賈誼。渤海石崇歐陽建、滎陽潘岳、吴國陸機陸雲、蘭陵繆徵、京兆杜斌摯虞、琅邪諸葛詮、弘農王粹、襄城杜育、南陽鄒捷、齊國左思、清河崔基、沛國劉瓌、汝南和郁周恢、安平牽秀、潁川陳眕、太原郭彰、高陽許猛、彭城劉訥、中山劉輿劉琨皆傅會於謐，號曰二十四友，其餘不得預焉。

賈謐好學，有才氣思路。他既是賈充的後嗣，繼承了佐命重臣的傳代，又有賈后的專寵放縱，賈謐的權力超過國君，以至於拘囚黄門侍郎，他作威作福就是這樣。憑着驕寵，奢侈過度，房屋高大超越禮法，器用服飾珍貴華麗，歌僮舞女，都挑選了當時最好的。開門請客，海内人物聚集，顯貴的游士豪門的親屬以及追逐名利的人，没有不極盡禮節事奉他的。有人寫文章贊美賈謐，用他和賈誼相比。渤海石崇歐陽建、滎陽潘岳、吴國陸機陸雲、蘭陵繆徵、京兆杜斌摯虞、琅邪諸葛詮、弘農王粹、襄城杜育、南陽鄒捷、齊國左思、清河崔基、沛國劉瓌、汝南和郁周恢、安平牽秀、潁川陳眕、太原郭彰、高陽許猛、彭城劉訥、中山劉輿劉琨都依附於賈謐，號稱二十四友，其他人不得介入其間。

歷位散騎常侍、後軍將軍。廣城君薨，去職。喪未終，起爲秘書監，掌國史。先是，朝廷議立晋書限斷，中書監荀勖謂宜以魏正始起年，著作郎王瓚欲引嘉平已下朝臣盡入晋史，于時依違未有所决。惠帝立，更使議之。謐上議，請從泰始爲斷。於是事下三府，司徒王戎、司空張華、領軍將軍王衍、侍中樂廣、黄門侍郎嵇紹、國子博士謝衡皆從謐議。騎都尉濟北侯荀畯、侍中荀藩、黄門侍郎華混以爲宜用正始開元。博士荀熙、刁協謂宜嘉平起年。謐重執奏戎、華之議，事遂施行。

歷任散騎常侍、後軍將軍。廣城君死，離職。服喪還没完，起用他爲秘書監，掌管國史。在這以前，朝廷議論修晋史的上限，中書監荀勖認爲應從魏正始起年，著作郎王瓚想把嘉平以下的朝臣都收入晋史，當時究竟依照誰的意見還没有决斷。惠帝即位，又讓朝臣議論此事。賈謐上奏議，請求以泰始年爲上限。於是把此事下交三府，司徒王戎、司空張華、領軍將軍王衍、侍中樂廣、黄門侍郎嵇紹、國子博士謝衡都同意賈謐的奏議。騎都尉濟北侯荀畯、侍中荀藩、黄門侍郎華混認爲應用正始年爲起點。博士荀熙、刁協認爲應從嘉平起年。賈謐重申王戎、張華的議論，此事於是施行。

尋轉侍中，領秘書監如故。謐時從帝幸宣武觀校獵，諷尚書於會中召謐受拜，誡左右勿使人知，於是衆疑其有異志矣。謐既親貴，數入二宫，共愍懷太子游處，無屈降心。常與太

不久轉任侍中，依舊兼任秘書監。賈謐當時跟從皇帝去宣武觀圍獵，婉言勸尚書在聚會時召唤賈謐接受任命，告誡左右不要使别人知道，於是衆人疑心賈謐有二心。賈謐因爲地位親貴，多次進入東宫，與愍懷太子一同游樂相處，没有屈

子弈棋爭道，成都王穎在坐，正色曰："皇太子，國之儲君，賈謐何得無禮！"謐懼，言之於后，遂出穎爲平北將軍，鎮鄴。

及爲常侍，侍講東宫，太子意有不悦，謐患之。而其家數有妖異，飄風吹其朝服飛上數百丈，墜於中丞臺，又蛇出其被中，夜暴雷震其室，柱陷入地，壓毁床帳，謐益恐。及遷侍中，專掌禁内，遂與后成謀，誣陷太子。及趙王倫廢后，以詔召謐於殿前，將戮之。走入西鍾下，呼曰："阿后救我！"乃就斬之。韓壽少弟蔚有器望，及壽兄鞏令保、弟散騎侍郎預、吴王友鑒、謐母賈午皆伏誅。

初，充伐吴時，嘗屯項城，軍中忽失充所在。充帳下都督周勤時晝寢，夢見百餘人録充，引入一徑。勤驚覺，聞失充，乃出尋索，忽睹所夢之道，遂往求之。果見充行至一府舍，侍衛甚盛。府公南面坐，聲色甚厲，謂充曰："將亂吾家事，必爾與荀勖，既惑吾子，又亂吾孫。間使任愷黜汝而不去，又使庾純詈汝而不改。今吴寇當平，汝方表斬張華。汝之暗戇，皆此類也。若不悛慎，當旦夕加罪。"充因叩頭流血。公曰："汝所以延日月而名器如此者，是衛府之勳耳。終當使係嗣死於鍾虡之間，大子斃於金酒之中，小子困於枯木之下。荀勖亦宜同，然其先德小濃，故在汝後，數世之外，國嗣亦替。"言畢，命去。充忽然得還營，顔色憔悴，性理昏喪，經日乃復。及是，謐死於鍾下，賈后服金酒而死，賈午考竟用大杖，終皆如所言。

趙王倫之敗，朝廷追述充勳，

己恭敬的心。常與太子下棋爭道，成都王司馬穎在座，神情嚴肅地説："皇太子是國家的儲君，賈謐怎能無禮！"賈謐害怕，對皇后説了此事，於是把司馬穎外放任平北將軍，鎮守鄴。

到做常侍時，在東宫講學，太子有不高興的意思，賈謐感到擔憂。而他家屢次出現怪異的事，風把他的朝服吹到天上幾百丈高，掉到中丞臺，還有蛇跑到他的被子中，夜晚暴雷擊中他的房屋，柱子陷入地下，壓壞了床帳，賈謐更是恐懼。等到遷任侍中，專管宫禁内部，於是與皇后合謀，誣陷太子。等到趙王司馬倫廢了皇后，用詔書召賈謐到殿前，將要殺了他。跑到西邊鐘下，大喊："皇后救我！"於是就在鐘下殺了他。韓壽的小弟韓蔚有才能名望，與韓壽兄鞏令韓保、弟散騎侍郎韓預、吴王友韓鑒、賈謐的母親賈午都被殺。

當初，賈充討伐吴國時，曾經在項城屯兵，軍中忽然找不到賈充在哪裏。賈充帳下都督周勤當時在白天打盹，夢見一百多人逮捕了賈充，帶入一條路。周勤受驚醒來，聽説賈充丢了，就出去尋找，忽然看到夢中的那條路，於是前去尋求。果然看到賈充走到一處府宅，侍衛很多。宅主面朝南坐着，聲音面容很是嚴厲，對賈充説："將要搞亂我家事的，必定是你與荀勖，既迷惑我兒子，又擾亂我孫子。其間讓任愷廢黜你而你不離去，又讓庾純責駡你而你不改悔。如今吴國將要平定，你又要上表斬張華。你的愚昧，都是這一類。如果不改悔慎行，將早晚加罪。"賈充於是叩頭流血。宅主説："你所以能活到現在而且名號器用如此，是因爲有守衛我府宅的功勛。最終將讓你的後嗣死於鐘虡之間，大女兒死於金酒之中，小女兒受困於枯木之下。荀勖也該如此，然而他先前的德行稍厚，因而在你之後，幾代以後，封國的繼承人也將廢置。"話説完，命令賈充離去。賈充忽然得以回營，面容憔悴，神志不清，過了一天纔恢復。到後來，賈謐死於鐘下，賈后喝金酒而死，賈午被大杖拷打致死，都如同所説的那樣。

趙王司馬倫失敗時，朝廷追述賈充的功勛，

議立其後。欲以充從孫散騎侍郎衆爲嗣，衆陽狂自免。以子禿後充，封魯公，又病死。永興中，立充從曾孫湛爲魯公，奉充後，遭亂死，國除。泰始中，人爲充等謠曰："賈、裴、王，亂紀綱。王、裴、賈，濟天下。"言亡魏而成晉也。

商議爲他立後嗣。想讓賈充的侄孫散騎侍郎賈衆作後嗣，賈衆裝瘋自免。讓賈衆的兒子賈禿作賈充的後人，封爲魯公，又病死了。永興年間，立賈充的侄曾孫賈湛爲魯公，作爲賈充的後嗣，遭動亂而死，封國被取消。泰始年間，人們爲賈充等人作歌謠説："賈、裴、王，擾亂紀綱。王、裴、賈，成就天下。"説的是他們葬送了魏而成就了晉。

賈混

充弟混字宫奇，篤厚自守，無殊才能。太康中，爲宗正卿。歷鎮軍將軍，領城門校尉，加侍中，封永平侯。卒，贈中軍大將軍、儀同三司。

充從子彝、遵并有鑒裁，俱爲黄門郎。遵弟模最知名。

賈充的弟弟賈混字宫奇，性情忠厚自守法度，没有特殊才能。太康年間，任宗正卿。歷任鎮軍將軍，兼城門校尉，加任侍中，被封爲永平侯。死後，追贈中軍大將軍、儀同三司。

賈充的侄兒賈彝、賈遵都有鑒别判斷力，都任黄門郎。賈遵的弟弟賈模最知名。

賈模

模字思範，少有志尚。頗覽載籍，而沈深有智算，確然難奪。深爲充所信愛，每事籌之焉。充年衰疾劇，恒憂己謚傳，模曰："是非久自見，不可掩也。"

起家爲邵陵令，遂歷事二宫尚書吏部郎，以公事免，起爲車騎司馬。豫誅楊駿，封平陽鄉侯，邑千户。及楚王瑋矯詔害汝南王亮、太保衛瓘，詔使模將中騶二百人救之。

賈模字思範，年少時有志向。讀了不少典籍，而且深沉善於謀劃，堅定不可動摇。很是被賈充信任喜愛，每逢有事都和他籌劃。賈充年老病重，總是擔憂自己的謚號與傳記，賈模説："是與非日久自然分明，不會被遮掩的。"

接受徵召離家出任邵陵令，然後歷任二宫尚書吏部郎，因爲公事被免官，又起用爲車騎司馬。參預誅殺楊駿，被封爲平陽鄉侯，封邑千户。等到楚王司馬瑋假傳詔令害汝南王司馬亮、太保衛瓘，詔書派賈模統率中騶二百人去救他們。

是時賈后既豫朝政，欲委信親黨，拜模散騎常侍，二日擢爲侍中。模乃盡心匡弼，推張華、裴頠同心輔政。數年之中，朝野寧静，模之力也。乃加授光禄大夫。然模潛執權勢，外形欲遠之，每有啓奏賈后事，入輒取急，或托疾以避之。至於素有嫌忿，多所中陷，朝廷甚憚之。加貪冒聚斂，富擬王公。但賈后性甚强暴，模每盡言爲陳禍福，后不能從，反謂模毁己。於是委任之情日衰，而讒間之徒遂進。模不得志，憂憤成

那時賈后已干預朝政，想委任親信同黨，任命賈模爲散騎常侍，兩天後就提拔爲侍中。賈模於是盡心匡正輔佐，推舉張華、裴頠同心輔佐朝政。幾年之中，朝廷内外安寧平静，這是賈模的功勞。於是加授他爲光禄大夫。然而賈模暗中執掌權勢，外表却顯得遠離權勢，每逢有啓奏賈后的事，入宫則急忙索取，或假稱有病來迴避。對於平素有嫌隙怨恨的人，經常從中陷害，朝廷人士很怕他。加上貪臟冒領聚斂，財富可以和王公相比。但賈后性情强暴，賈模經常盡力爲她陳説禍福，賈后不能聽從，反而説賈模詆毁自己。於是委托信任的心情日見淡薄，而説壞話挑撥的人

疾。卒，追贈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曰成。子遊字彥將嗣，歷官太子侍講、員外散騎侍郎。

郭彰

郭彰字叔武，太原人，賈后從舅也。與賈充素相親遇，充妻待彰若同生。歷散騎常侍、尚書、衛將軍，封冠軍縣侯。及賈后專朝，彰豫參權勢，物情歸附，賓客盈門。世人稱爲"賈郭"，謂謐及彰也。卒，謚曰烈。

楊駿

楊駿字文長，弘農華陰人也。少以王官爲高陸令、驍騎、鎮軍二府司馬。後以后父超居重位，自鎮軍將軍遷車騎將軍，封臨晉侯。識者議之曰："夫封建諸侯，所以藩屏王室也。后妃，所以供粢盛，弘內教也。后父始封而以臨晉爲侯，兆於亂矣。"尚書褚䂮、郭奕并表駿小器，不可以任社稷之重。武帝不從。帝自太康以後，天下無事，不復留心萬機，惟耽酒色，始寵后黨，請謁公行。而駿及珧、濟勢傾天下，時人有"三楊"之號。

及帝疾篤，未有顧命，佐命功臣，皆已没矣，朝臣惶惑，計無所從。而駿盡斥群公，親侍左右，因輒改易公卿，樹其心腹。會帝小間，見所用者非，乃正色謂駿曰："何得便爾！"乃詔中書，以汝南王亮與駿夾輔王室。駿恐失權寵，從中書借詔觀之，得便藏匿。中書監華廙恐懼，自往索之，終不肯與。信宿之間，上疾遂篤，后乃奏帝以駿輔政，帝頷之。便召中書監華廙、令何劭，口宣帝旨使作遺詔，曰："昔伊望作佐，勛垂不朽；周霍拜命，名冠往代。侍中、車騎將軍、行太子太保，領前將軍楊駿，經德履喆，鑒識明遠，毗翼二

就有機可乘。賈模不得志，憂憤成疾。死，追贈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號是成。兒子賈遊字彥將繼嗣，歷任太子侍講、員外散騎侍郎。

郭彰字叔武，太原人，是賈后的堂舅。與賈充一向相互親善，賈充的妻子對待郭彰如同一母所生。歷任散騎常侍、尚書、衛將軍，被封爲冠軍縣侯。等到賈后專權，郭彰參預權勢，人心歸附，賓客盈門。世人稱爲"賈郭"，説的是賈謐及郭彰。死，謚號是烈。

楊駿字文長，是弘農華陰人。年輕時以王官身份任高陸令、驍騎、鎮軍二府司馬。後來以皇后之父的身份破格承擔重職，從鎮軍將軍遷升爲車騎將軍，被封爲臨晉侯。有見識的人議論説："封建諸侯，是爲了作王室的屏障。后妃，是負責準備祭品，弘揚宮內教化的。皇后的父親一開始就被封爲臨晉侯，這是動亂的兆頭。"尚書褚䂮、郭奕都上表説楊駿氣量小，不能擔負國家重任。武帝不聽。皇帝自從太康以後，天下安定，不再留心國事，衹是沉湎於酒色，開始寵幸皇后的親屬，請托説情公開行事。而楊駿及楊珧、楊濟權勢壓倒天下，當時的人有"三楊"的説法。

等到皇帝病重，没有遺命之托，輔佐天命的功臣，都已經死了，朝廷大臣惶恐疑惑，不知如何纔好。而楊駿完全排斥開衆公卿，自己守在皇帝左右，趁機就改換公卿，樹立自己的心腹。正趕上皇帝病稍好轉，見到所用的人不合適，於是嚴肅地對楊駿説："怎能這麼隨便呢！"於是詔令中書，讓汝南王司馬亮與楊駿共同輔佐王室。楊駿恐怕失去權勢寵幸，從中書那裏借詔書看，得到後就藏匿了起來。中書監華廙害怕，親自去索取詔書，楊駿始終不肯給他。兩夜之間，皇上病情加重，皇后於是奏請讓楊駿輔政，皇帝點頭答應了。於是叫來中書監華廙、中書令何劭，宣稱皇帝旨意讓他們作遺詔，説："過去伊尹、姜望輔佐朝政，功勛永垂不朽；周勃、霍光受命，名聲在以往的朝代最大。侍中、車騎將軍、行太

宮，忠肅茂著，宜正位上台，擬迹阿衡。其以駿爲太尉、太子太傅、假節、都督中外諸軍事，侍中、録尚書、領前將軍如故。置參軍六人、步兵三千人、騎千人，移止前衛將軍珧故府。若止宿殿中宜有翼衛，其差左右衛三部司馬各二十人、殿中都尉司馬十人給駿，令得持兵仗出入。”詔成，后對廙、劭以呈帝，帝親視而無言。自是二日而崩，駿遂當寄托之重，居太極殿。梓宫將殯，六宫出辭，而駿不下殿，以武賁百人自衛。不恭之迹，自此而始。

子太保，兼前將軍楊駿，有美德才能，判斷識别力清晰深遠，輔翼東宫，忠誠恭敬之心顯著，應該把他的職位端正爲三公，擬同宰相。任命楊駿爲太尉、太子太傅、假節、都督中外諸軍事，侍中、録尚書、兼前將軍的職位依舊。設置參軍六人、步兵三千人、騎兵千人，搬到前衛將軍楊珧原來的府第。如果住在殿中應有侍衛，派左右衛三部司馬各二十人、殿中都尉司馬十人給楊駿，讓他們可以持兵仗出入。”詔書寫成，皇后當着華廙、何劭把詔書呈交皇帝，皇帝親自看了没有説話。這之後兩天皇帝去世，楊駿於是身負皇帝重托，居於太極殿。皇帝的靈柩將要出殯，六宫出門辭行，而楊駿不下宫殿，用武士百人自衛。不恭敬的迹象，從這時開始了。

惠帝即位，進駿爲太傅、大都督、假黄鉞，録朝政，百官總己。慮左右間己，乃以其甥段廣、張劭爲近侍之職。凡有詔命，帝省訖，入呈太后，然後乃出。駿知賈后情性難制，甚畏憚之。又多樹親黨，皆領禁兵。於是公室怨望，天下憤然矣。駿弟珧、濟并有俊才，數相諫止，駿不能用，因廢於家。駿暗於古義，動違舊典。武帝崩未逾年而改元，議者咸以爲違《春秋》逾年書即位之義。朝廷惜於前失，令史官没之，故明年正月復改年焉。

惠帝即位，進升楊駿爲太傅、大都督、假黄鉞，總領朝政，百官歸他一人管。擔心左右離間自己，於是讓他外甥段廣、張劭擔任近侍的職務。凡有詔書命令，皇帝看完，入呈太后，然後纔發出。楊駿知道賈后性情難於控制，很是懼怕她。又廣泛培植親信黨羽，都率領禁兵。於是宗室抱怨，天下憤憤不平。楊駿的弟弟楊珧、楊濟都有出衆的才能，多次勸他不要再如此，楊駿不能采納，因而把他們廢置在家而不用。楊駿不明古義，行動違反舊典章。武帝死還没過一年就改元，議論的人都認爲違背了《春秋》過一年再記載即位的古義。朝廷對先前的失誤感到痛惜，讓史官遮掩此事，因而第二年正月又改了年號。

駿自知素無美望，懼不能輯和遠近，乃依魏明帝即位故事，遂大開封賞，欲以悦衆。爲政嚴碎，愎諫自用，不允衆心。馮翊太守孫楚素與駿厚，説之曰：“公以外戚，居伊霍之重，握大權，輔弱主，當仰思古人至公至誠謙順之道。於周則周召爲宰，在漢則朱虚、東牟，未有庶姓專朝，而克終慶祚者也。今宗室親重，藩王方壯，而公不與共參萬機，内懷猜忌，外樹私昵，禍至無日矣。”駿不能從。弘訓少府蒯欽，駿之姑子，少

楊駿自知平素没有好名聲，怕不能和周圍的人和睦相處，於是依照魏明帝即位時的先例，大行封官賞賜，想以此取悦衆人。從政嚴厲瑣碎，剛愎自用，不能和洽衆心。馮翊太守孫楚平素與楊駿深交，勸他説：“公以外戚身份，位居伊尹、霍光那樣的要位，把握大權，輔佐弱主，應當認真想想古人極端恭敬極端誠信謙順的道義。在周朝則是周公、召公做宰相，在漢朝則靠朱虚、東牟，没有外姓專權而最終能成功的。如今宗室親近權重，藩王正强大，而您不和他們共同參預國事，内懷猜測妒忌，外樹親信私黨，用不了多久禍患就到了。”楊駿不能聽從。弘訓少府蒯欽，

而相昵，直亮不回，屢以正言犯駿，珧、濟爲之寒心。欽曰：“楊文長雖暗，猶知人之無罪不可妄殺，必當疏我。我得疏外，可以不與俱死。不然，傾宗覆族，其能久乎！”

是楊駿姑母的兒子，兩人年少時就親昵，正直信實不遮掩，屢次以嚴正的話冒犯楊駿，楊珧、楊濟都爲他寒心。蒯欽說：“楊文長雖然昏庸，還知道人没罪不能亂殺，他必定疏遠我。我能被疏遠排斥在外，可以不和他一同死。不這樣，宗族傾覆，還能有多久呢！”

殿中中郎孟觀、李肇，素不爲駿所禮，陰構駿將圖社稷。賈后欲預政事，而憚駿未得逞其所欲，又不肯以婦道事皇太后。黄門董猛，始自帝之爲太子即爲寺人監，在東宫給事於賈后。后密通消息於猛，謀廢太后。猛乃與肇、觀潛相結托。賈后又令肇報大司馬、汝南王亮，使連兵討駿。亮曰：“駿之凶暴，死亡無日，不足憂也。”肇報楚王瑋，瑋然之，於是求入朝。駿素憚瑋，先欲召入，防其爲變，因遂聽之。

殿中中郎孟觀、李肇，平素不被楊駿以禮相待，暗中編造楊駿要圖謀國家大權。賈后想要干預政務，而因爲怕楊駿没能如願，又不願以婦道事奉皇太后。黄門董猛，從皇帝做太子時就任寺人監，在東宫侍奉賈后。賈后暗中與董猛互通消息，謀劃廢置太后。董猛於是與李肇、孟觀相互勾結依賴。賈后又命令李肇通報大司馬、汝南王司馬亮，讓他糾集軍隊討伐楊駿。司馬亮説：“楊駿凶狠殘暴，死亡就在眼前，不足以憂慮。”李肇通報楚王司馬瑋，司馬瑋答應了他，於是請求入朝。楊駿一向怕司馬瑋，先前就想召他回朝，以防他製造變故，於是就聽任他入朝。

及瑋至，觀、肇乃啓帝，夜作詔，中外戒嚴，遣使奉詔廢駿，以侯就第。東安公繇率殿中四百人隨其後以討駿。段廣跪而言於帝曰：“楊駿受恩先帝，竭心輔政。且孤公無子，豈有反理？願陛下審之。”帝不答。

等到司馬瑋來了，孟觀、李肇就奏請皇帝，連夜作詔書，内外戒嚴，派使者奉詔書廢置楊駿，以侯爵身份回家。東安公司馬繇率領殿中四百人跟在使者後面去討伐楊駿。段廣跪在地上對皇帝説：“楊駿受先帝恩寵，盡心輔政。况且没有兒子，豈有反叛的道理？願陛下仔細考慮。”皇帝不回答。

時駿居曹爽故府，在武庫南，聞内有變，召衆官議之。太傅主簿朱振説駿曰：“今内有變，其趣可知，必是閹竪爲賈后設謀，不利於公。宜燒雲龍門以示威，索造事者首，開萬春門，引東宫及外營兵，公自擁翼皇太子，入宫取奸人。殿内震懼，必斬送之，可以免難。”駿素怯懦，不决，乃曰：“魏明帝造此大功，奈何燒之！”侍中傅祗夜白駿，請與武茂俱入雲龍門觀察事勢。祗因謂群僚“宫中不宜空”，便起揖，於是皆走。

當時楊駿住在曹爽過去的府宅，在兵器庫的南側，聽説宫内有變，召集衆官商議。太傅主簿朱振勸楊駿説：“如今宫内有變，其意圖是可以預知的，必定是宦官内臣爲賈后設立計謀，不利於公。應該火燒雲龍門來示威，索求製造事端人的頭，打開萬春門，引來東宫及外營兵馬，公自己擁持護衛着皇太子，入宫捉拿奸人。宫内震驚恐懼，必定殺了奸人送來，這樣可以免於災難。”楊駿一向怯懦，不能决斷，就説：“魏明帝建造了這樣大的工程，怎樣燒呢！”侍中傅祗連夜告訴楊駿，請他與武茂一同進雲龍門觀察事態形勢。傅祗藉機對群僚説“宫中不宜没人”，然後站起揖别，於是衆人都跑散了。

尋而殿中兵出，燒駿府，又令弩

很快宫裏出兵，火燒楊駿的府宅，又命令弓

士於閣上臨駿府而射之，駿兵皆不得出。駿逃于馬厩，以戟殺之。觀等受賈后密旨，誅駿親黨，皆夷三族，死者數千人。又令李肇焚駿家私書，賈后不欲令武帝顧命手詔聞于四海也。駿既誅，莫敢收者，惟太傅舍人巴西閻纂殯斂之。

初，駿徵高士孫登，遺以布被。登截被於門，大呼曰："斫斫刺刺。"旬日托疾詐死，及是，其言果驗。永熙中，温縣有人如狂，造書曰："光光文長，大戟爲墻。毒藥雖行，戟還自傷。"及駿居内府，以戟爲衛焉。

永寧初，詔曰："舅氏失道，宗族隕墜，渭陽之思，孔懷感傷。其以蓩亭侯楊超爲奉朝請、騎都尉，以慰《蓼莪》之思焉。"

箭手在閣樓上從高處向楊駿府射箭，楊駿的兵士都出不來。楊駿逃到馬厩，被戟殺死。孟觀等人受賈后密令，誅殺楊駿的親族同黨，都夷滅三族，死了幾千人。又命令李肇焚燒楊駿家私人藏書，賈后不願讓武帝遺命手詔被外界知道。楊駿被殺後，没人敢收尸，衹有太傅舍人巴西閻纂收殮埋葬了他。

當初，楊駿徵召高士孫登，贈他布被。孫登在門前截斷布被，大聲喊："砍砍刺刺。"十天後聲稱有病裝死，等到事發，他的話果然應驗。永熙年間，温縣有個人如同瘋子，寫書説："光光文長，大戟爲墻。毒藥雖然流行，還是戟把自己傷。"等到楊駿居於内府，用戟作爲防衛兵器。

永寧初年，詔書説："舅氏喪失道義，宗族隕落，甥舅之情，很令人感傷。命蓩亭侯楊超爲奉朝請、騎都尉，以此撫慰我像《蓼莪》詩中表達出的那種情思。"

楊珧

珧字文琚，歷位尚書令、衛將軍。素有名稱，得幸於武帝，時望在駿前。以兄貴盛，知權寵不可居，自乞遜位，前後懇至，終不獲許。初，聘后，珧表曰："歷觀古今，一族二后，未嘗以全，而受覆宗之禍。乞以表事藏之宗廟，若如臣之言，得以免禍。"從之。右軍督趙休上書陳："王莽五公，兄弟相代。今楊氏三公，并在大位，而天變屢見，臣竊爲陛下憂之。"由此珧益懼，固求遜位，聽之，賜錢百萬、絹五千匹。

楊珧字文琚，歷任尚書令、衛將軍。一向有名望，受到武帝寵幸，當時的名氣在楊駿之上。因爲兄長地位尊貴顯赫，知道權力寵幸不能長久擁有，自己乞求辭職，前後幾次懇切至誠，始終得不到允許。當初，聘娶皇后，楊珧上表説："考察古今歷代，一個家族出兩個皇后，未曾有得以保全的，反而遭受傾覆宗族的災禍。請求把此表收藏於宗廟，如果如同我所説的，得以免我災禍。"依從了他。右軍督趙休上書説："王莽家出五公，兄弟相替代。如今楊氏三公，都居高位，而上天屢次顯現出變故，我私下裏爲陛下擔憂此事。"因此楊珧更加恐懼，堅決要求辭退官位，皇帝依從了他，賜錢一百萬、絹五千匹。

珧初以退讓稱，晚乃合朋黨，構出齊王攸。中護軍羊琇與北軍中候成粲謀欲因見珧而手刃之。珧知而辭疾不出，諷有司奏琇，轉爲太僕。自是舉朝莫敢枝梧，而素論盡矣。珧臨刑稱冤，云："事在石函，可問張華。"當時皆謂宜爲申理，合依鍾毓事例。而賈氏族黨待諸楊如仇，促行

楊珧起初以謙讓著稱，晚年纔糾合朋黨，陷害齊王司馬攸使他出京。中護軍羊琇與北軍中候成粲謀劃想趁着見楊珧時親手殺掉他。楊珧得知後聲稱有病不出門，暗示有關官吏上書彈劾羊琇，使他轉任太僕。從此整個朝廷没人敢抗拒他，而平素對他的美譽也全没有了。楊珧臨刑時喊冤，説："事情都在石匣子裏，可以去問張華。"當時都説應該爲他申明理由，以符合鍾毓

刑者遂斬之，時人莫不嗟嘆焉。

事件的先例。然而賈氏親族對待楊家人如同仇敵，催促行刑的人於是就殺了他，當時的人没有不爲此而感嘆的。

楊濟

濟字文通，歷位鎮南、征北將軍，遷太子太傅。濟有才藝，嘗從武帝校獵北芒下，與侍中王濟俱著布袴褶，騎馬執角弓在輦前。猛獸突出，帝命王濟射之，應弦而倒。須臾復一出，濟受詔又射殺之，六軍大叫稱快。帝重兵官，多授貴戚清望，濟以武藝號爲稱職。與兄珧深慮盛滿，乃與諸甥李斌等共切諫。駿斥出王佑爲河東太守，建立皇儲，皆濟謀也。

楊濟字文通，歷任鎮南、征北將軍，遷任太子太傅。楊濟有才氣技藝，曾經跟從武帝在北芒下圍獵，和侍中王濟都穿布褲夾衣，騎馬拿着角弓在車駕前。猛獸突然躥出來，武帝命令王濟射殺，結果應聲而倒。一會又躥出一隻，楊濟接受命令又射殺了它，六軍大聲歡呼叫好。皇帝重視武官，多根據名望向貴戚授職，楊濟因爲武藝號稱稱職。和兄長楊珧深深擔心自滿，於是與外甥李斌等人懇切勸諫。楊駿貶斥王佑出京任河東太守，建立皇儲，都是楊濟的謀略。

初，駿忌大司馬汝南王亮，催使之藩。濟與斌數諫止之，駿遂疏濟。濟謂傅咸曰："若家兄徵大司馬入，退身避之，門户可得免耳。不爾，行當赤族。"咸曰："但徵還，共崇至公，便立太平，無爲避也。夫人臣不可有專，豈獨外戚！今宗室疏，因外戚之親以得安，外戚危，倚宗室之重以爲援，所謂唇齒相依，計之善者。"濟益懼而問石崇曰："人心云何?"崇曰："賢兄執政，疏外宗室，宜與四海共之。"濟曰："見兄，可及此。"崇見駿，及焉，駿不納。

當初，楊駿顧忌大司馬汝南王司馬亮，催促他去藩國。楊濟與李斌屢次勸諫阻止他，楊駿於是疏遠了楊濟。楊濟對傅咸説："如果我兄長徵調大司馬入京，對他謙退避讓，家門可以免於難。如不那樣，定會禍及家族。"傅咸説："祇要徵大司馬回京，共同弘大公正，就可以確立太平，没必要避讓。大臣不能專權，難道僅限於外戚嗎? 如今宗室内部疏遠，要靠外戚的親近纔得以安寧，外戚有危難，要倚仗宗室尊貴作爲後援，這就是所謂唇齒相依，計謀中的上策。"楊濟更加害怕而去問石崇説："人心現在怎麼想?"石崇説："你兄長執政，疏遠排斥宗室，應該與四方共同掌管朝政。"楊濟説："見到我兄長，可以提及此話。"石崇見到楊駿，説了此話，楊駿不采納。

後與諸兄俱見害。難發之夕，東宫召濟。濟謂裴楷曰："吾將何之?"楷曰："子爲保傅，當至東宫。"濟好施，久典兵馬，所從四百餘人皆秦中壯士，射則命中，皆欲救濟。濟已入宫，莫不嘆恨。

後來和幾位兄弟都被害。災難發生的那天晚上，東宫召見楊濟。楊濟對裴楷説："我該去哪裏呢?"裴楷説："你身爲保傅，應當去東宫。"楊濟喜好施捨，長期主管軍隊，跟從他的四百多人都是秦地壯士，祇要射箭就能命中，都要救楊濟。楊濟已經入宫，衆人没有不嘆息遺憾的。

史臣曰：賈充以諂諛陋質，刀筆常材，幸屬昌辰，濫叨非據。抽戈犯順，曾無猜憚之心；杖鉞推亡，遽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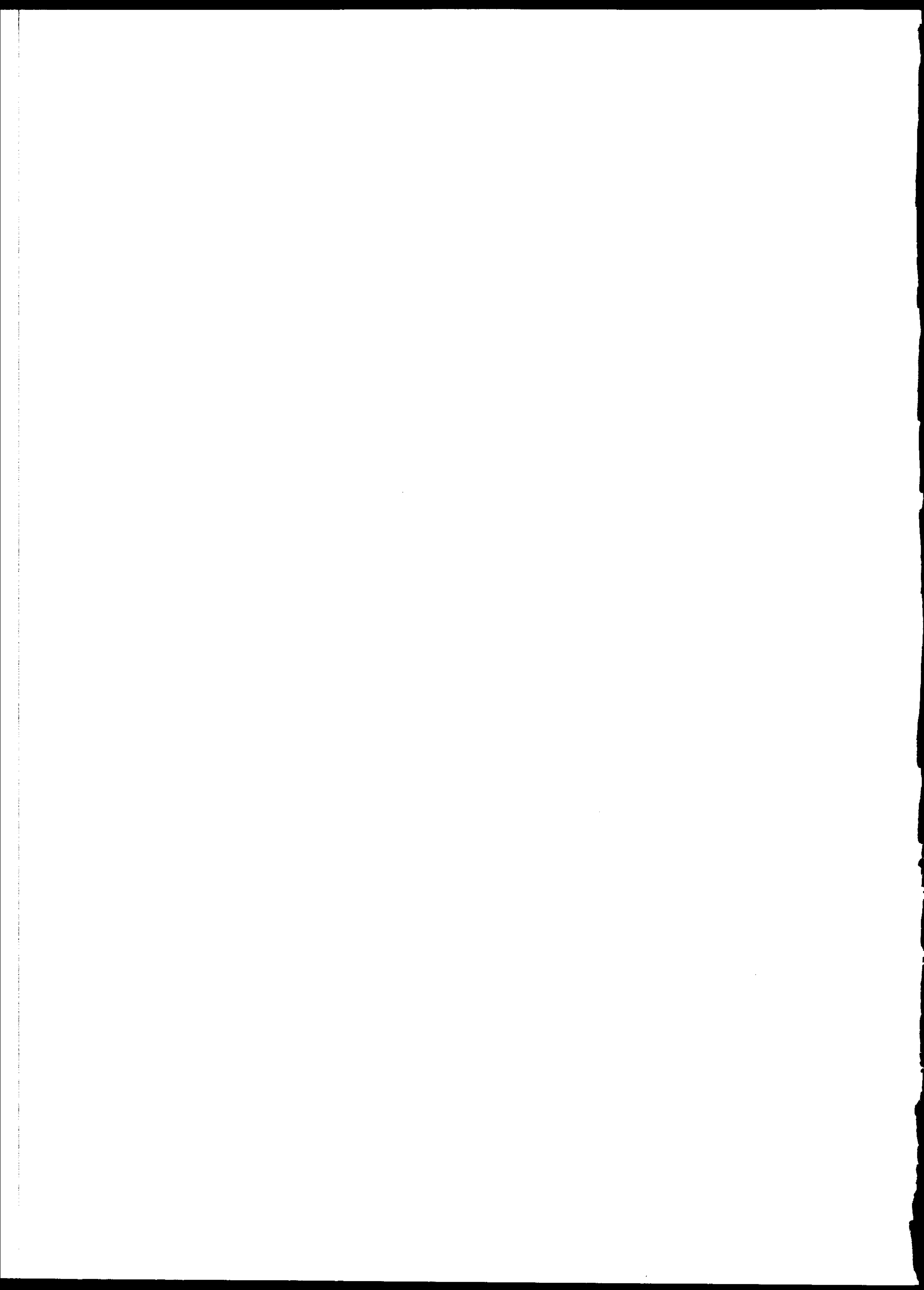
史臣曰：賈充憑着諂媚奉承的淺薄品質，舞文弄墨的平庸才能，有幸趕上昌盛的時代，力不能勝任而占據高位。抽出兵戈犯上作亂，連猜忌

知難之請，非惟魏朝之悖逆，抑亦晉室之罪人者歟！然猶身極寵光，任兼文武，存荷台衡之寄，没有從享之榮，可謂無德而禄，殃將及矣。逮乎貽厥，乃乞丐之徒，嗣惡稔之餘基，縱奸邪之凶德。煽兹哲婦，索彼惟家，雖及誅夷，曷云塞責。昔當塗闕翦，公閭實肆其勞，典午分崩，南風亦盡其力，可謂“君以此始，必以此終”，信乎其然矣。楊駿階緣寵幸，遂荷棟梁之任，敬之猶恐弗逮，驕奢淫泆，庸可免乎？括母以明智全身，會昆以先言獲宥，文琚識同曩烈，而罰異昔人，悲夫！

畏懼的心思都没有；交付他軍權伐吴，竟有知難而退的請求，不僅是魏的叛逆，也是晉的罪人啊！然而他享盡寵幸光耀，身兼文武要職，活着擔負宰相的重任，死後有祔祭於皇室的殊榮，可以說是没有美德而享有厚禄，災禍將要殃及了。至於他的子孫，那是乞丐一類的人，繼承了惡習的根本，放縱奸邪的凶德。煽動那多謀的婦人，追求那種家天下的局面，即便是被誅滅，怎能説就算是開脱罪責了呢！過去魏的破滅，賈充實在是盡了辛勞，晉的分崩，賈后也盡了氣力，可以説是“你以這種方式起家，必以這種方式終結”，這話真是不假啊！楊駿憑藉外戚身份受寵幸，於是擔負棟梁重任，恭敬尚且還怕來不及，反而驕奢淫佚，難道能免於災難嗎？趙括的母親因明智而保全自身，鍾會的兄長因有言在先而獲得赦免，文琚見識與先人相同，而受到的懲罰却與先人兩樣，可悲啊！

贊曰：公閭便佞，心乖雅正。邀遇時來，遂階榮命。乞丐承緒，凶家亂政。瑣瑣文長，遂居棟梁。據非其位，乃底滅亡。珧雖先覺，亦罹禍殃。

贊曰：公閭諂佞，心思違背正道。遇上好時機，於是登上顯赫地位。乞丐繼承世系，禍害家族擾亂政治。平庸的文長，就身居要職。不勝任而占據高位，最終滅亡。楊珧雖事先覺悟，也遭禍殃。



晋書卷四十一

列傳第十一

魏舒

魏舒字陽元，任城樊人也。少孤，爲外家甯氏所養。甯氏起宅，相宅者云："當出貴甥。"外祖母以魏氏甥小而慧，意謂應之。舒曰："當爲外氏成此宅相。"久乃别居。身長八尺二寸，姿望秀偉，飲酒石餘，而遲鈍質朴，不爲鄉親所重。從叔父吏部郎衡，有名當世，亦不之知，使守水碓，每嘆曰："舒堪數百户長，我願畢矣！"舒亦不以介意。不修常人之節，不爲皎厲之事，每欲容才長物，終不顯人之短。性好騎射，著韋衣，入山澤，以漁獵爲事。唯太原王乂謂舒曰："卿終當爲台輔，然今未能令妻子免飢寒，吾當助卿營之。"常振其匱乏，舒受而不辭。

魏舒字陽元，任城樊人。年幼時父親死去，被外祖父甯氏家收養。甯氏蓋房，看宅地風水的人説："將出貴甥。"外祖母因爲外孫魏氏年少而聰明，心中認爲他應了風水先生的話。魏舒説："我當爲外公家證明這所宅院的吉相。"很久以後纔另住他處。身高八尺二寸，體形容貌秀美偉岸，能喝一石多酒，然而遲鈍質樸，不被鄉親們看重。堂房叔父吏部郎魏衡，在當世有名，也不瞭解他，讓他看守水力舂米的設施，并經常嘆息説："魏舒能勝任百户長，我就心滿意足了！"魏舒也不把這放在心上。不注重常人的節操，不做矜持自高的事，經常想要包容才能崇尚人物，始終不揭露别人的短處。生性喜好騎馬射箭，穿着葦衣，進入山澤，以捕魚打獵爲業。衹有太原王乂對魏舒説："你最終將成爲宰相，然而如今不能讓妻子兒女免去飢寒，我應當幫你經營生計。"時常賑濟魏舒的不足，魏舒接受并不推辭。

舒嘗詣野王，主人妻夜産，俄而聞車馬之聲，相問曰："男也，女也？"曰："男，書之，十五以兵死。"復問："寢者爲誰？"曰："魏公舒。"後十五載，詣主人，問所生兒何在，曰："因條桑爲斧傷而死。"舒自知當爲公矣。

魏舒曾經去野王，房主人的妻子夜裏生小孩，不一會兒聽到車馬的聲音，車上人相問説："是男孩還是女孩？"回答説："男孩，寫下來，十五歲時死於利器。"又問："屋裏睡的是誰？"回答説："魏公魏舒。"十五年以後，又去房主人那裏，問所生的兒子在哪裏，回答説："因爲砍桑枝被斧頭砍傷而死。"魏舒自己知道將會成爲公。

年四十餘，郡上計掾察孝廉。宗黨以舒無學業，勸令不就，可以爲高耳。舒曰："若試而不中，其負在我，安可虚竊不就之高以爲己榮乎！"於

四十多歲時，郡中計掾訪察孝廉。宗族認爲魏舒没有學業，勸他别去赴試，可以此表現高潔。魏舒説："如果赴試而考不中，那責任在我，怎能以不赴試竊取高潔的虚名來作爲自己的榮耀

是自課，百日習一《經》，因而對策升第。除澠池長，遷浚儀令，入爲尚書郎。時欲沙汰郎官，非其才者罷之。舒曰："吾即其人也。"襆被而出。同僚素無清論者咸有愧色，談者稱之。

呢！"於是自學功課，百天學習一部《經》，因而對答策問并考中。授他澠池長，遷任浚儀令，入朝任尚書郎。當時要節選淘汰郎官，不稱職的罷免。魏舒說："我就是該淘汰的人。"捲起被褥就走。同僚中一向没有高論的人都面有愧色，談論此事的人稱道魏舒。

累遷後將軍鍾毓長史，毓每與參佐射，舒常爲畫籌而已。後遇朋人不足，以舒滿數。毓初不知其善射。舒容範閑雅，發無不中，舉坐愕然，莫有敵者。毓嘆而謝曰："吾之不足以盡卿才，有如此射矣，豈一事哉！"

逐漸遷任後將軍鍾毓的長史，鍾毓經常和部下射箭，魏舒常常爲他籌劃而已。後來遇上友人不足，讓魏舒湊數。鍾毓起初不知魏舒善於射箭。魏舒射姿典雅，射出没有不中的，滿座驚訝，没人比得上。鍾毓感嘆道歉說："我没有充分發揮你的才能，有如此好的射藝，難道僅限於射箭這一件事嗎！"

轉相國參軍，封劇陽子。府朝碎務，未嘗見是非；至於廢興大事，衆人莫能斷者，舒徐爲籌之，多出衆議之表。文帝深器重之，每朝會坐罷，目送之曰："魏舒堂堂，人之領袖也。"

轉任相國參軍，被封爲劇陽子。在官府朝中細碎的事務上，未曾看出魏舒治政的好壞；至於關係到國家廢興的大事，衆人没有能作出決斷的，魏舒慢慢籌劃它，往往超出衆議之外。文帝深深器重他，每逢朝會完畢，目送他說："魏舒容貌堂堂，是衆人的領袖。"

遷宜陽、滎陽二郡太守，甚有聲稱。徵拜散騎常侍。出爲冀州刺史，在州三年，以簡惠稱。入爲侍中。武帝以舒清素，特賜絹百匹。遷尚書，以公事當免官，詔以贖論。舒三娶妻皆亡，是歲自表乞假還本郡葬妻，詔賜葬地一頃，錢五十萬。

遷任宜陽、滎陽兩郡太守，很有好名聲。徵入朝中任散騎常侍。出任冀州刺史，在冀州三年，有簡明仁愛的名聲。入朝任侍中。武帝因爲魏舒清廉樸素，特地賜絹百匹。遷任尚書，因公事應當免去官職，詔書命令按贖過論處。魏舒娶了三次妻都死了，這年自己上表請假回本郡安葬妻子，下詔賜葬地一頃，錢五十萬。

太康初，拜右僕射。舒與衛瓘、山濤、張華等以六合混一，宜用古典封禪東嶽，前後累陳其事，帝謙讓不許。以舒爲左僕射，領吏部。舒上言："今選六宫，聘以玉帛，而舊使御府丞奉聘，宣成嘉禮，贄重使輕。以爲拜三夫人宜使卿，九嬪使五官中郎將，美人、良人使謁者，於典制爲弘。"有詔詳之，衆議異同，遂寢。加右光禄大夫、儀同三司。

太康初年，官拜右僕射。魏舒與衛瓘、山濤、張華等人認爲天下統一，應按照古代典章在泰山封禪，前後多次陳述此事，皇帝謙讓不同意。任命魏舒爲左僕射，兼管吏部。魏舒上書說："如今挑選六宫，以玉帛行聘禮，而以往派御府丞奉送聘禮，完成喜慶禮儀，禮物重而使者輕。我認爲拜三夫人應派遣卿，九嬪派遣五官中郎將，美人、良人派遣謁者，這樣在典章制度方面顯得盛大。"下詔書讓詳細論證此事，衆人的意見不一，於是被擱置下來。加任右光禄大夫、儀同三司。

及山濤薨，以舒領司徒，有頃即真。舒有威重德望，禄賜散之九族，

等到山濤去世，讓魏舒兼任司徒，不久正式就任。魏舒有威望，俸禄賞賜分送給親屬，家中

家無餘財。陳留周震累爲諸府所辟，辟書既下，公輒喪亡，僉號震爲殺公掾，莫有辟者。舒乃命之，而竟無患，識者以此稱其達命。

没有多餘財物。陳留人周震幾次被多個官府徵召，聘書下達以後，官府主人就死去，衆人給周震一個外號叫殺公掾，没有徵用他的人。魏舒就任用他，而竟然没有災患，有見識的人根據此事説魏舒通達知命。

以年老，每稱疾遜位。中復暫起，署兗州中正，尋又稱疾。尚書左丞郤詵與舒書曰："公久疾小差，視事是也，唯上所念。何意起訖還卧，曲身迴法，甚失具瞻之望。公少立巍巍，一旦棄之，可不惜哉！"舒稱疾如初。

因年老，常稱病辭職。中間又短時間就職，代理兗州中正，不久又稱病。尚書左丞郤詵給魏舒寫信説："公久病稍好，治理政務就是了，這正是皇上所關心的。爲什麽重新就職後又卧病，委曲自身迴避法度，很是失去了衆人的厚望。公年少時建立了巍巍大業，一旦放棄，難道不可惜嗎！"魏舒和起初一樣仍舊稱病。

後以災異遜位，帝不聽。後因正旦朝罷還第，表送章綬。帝手詔敦勉，而舒執意彌固，乃下詔曰："司徒、劇陽子舒，體道弘粹，思量經遠，忠肅居正，在公盡規。入管銓衡，官人允敘；出贊袞職，敷弘五教。惠訓播流，德聲茂著，可謂朝之俊乂者也。而屢執冲讓，辭旨懇誠，申覽反覆，省用憮然。蓋成人之美，先典所與，難違至情。今聽其所執，以劇陽子就第，位同三司，禄賜如前。几杖不朝，賜錢百萬，床帳簟褥自副。以舍人四人爲劇陽子舍人，置官騎十人。使光禄勛奉策，主者詳案典禮，令皆如舊制。"於是賜安車駟馬，門施行馬。舒爲事必先行而後言，遜位之際，莫有知者。時論以爲晋興以來，三公能辭榮善終者，未之有也。司空衛瓘與舒書曰："每與足下共論此事，日日未果，可謂瞻之在前，忽焉在後矣。"太熙元年薨，時年八十二。帝甚傷悼，賵賻優厚，謚曰康。

後來因災異請求辭官，皇帝不答應。此後趁正月初一朝會完畢回到宅第，上表送還印章綬帶。皇帝下手詔敦促勸勉，而魏舒堅决堅持己意，於是下詔説："司徒、劇陽子魏舒，行道宏大精粹，思量深遠，忠敬正直，一心在公，盡力謀劃。在朝中銓選官吏，任命官員公允有秩序；出任地方官，敷陳弘大五教。美好的教誨流傳四方，聲望顯著，可以説是朝中的俊傑人物。然而屢次表示謙讓，言辭心意懇切真誠，我反復閲覽，讀來令人若有所失。成就别人的美意，是先代典章所贊許的，難於違背他的誠心。如今聽從他的要求，以劇陽子身份回府第，位同三司，俸禄賞賜和以前相同。賜几案手杖，不必上朝，賜錢百萬，床帳席褥自相配套。用舍人四人做劇陽子舍人，設置官騎十人。派光禄勛奉送策書，主持此事的人詳細地按照典章禮節，需一切依照舊制。"於是賜安車駟馬，門前設置鹿角木架。魏舒辦事必定先做後説，辭職時，没有人知道。當時的議論認爲晋開國以來，三公能辭職榮耀結局美好的，還没有别人。司空衛瓘給魏舒寫信説："常與你共同議論辭職的事，每次没有結果，可以説是看此事在前面，一下又落在了後面。"太熙元年去世，時年八十二歲。皇帝很是哀悼，贈與安葬的財物優厚，謚號康。

子混字延廣，清惠有才行，爲太子舍人。年二十七，先舒卒，朝野咸爲舒悲惜。舒每哀慟，退而嘆曰：

兒子魏混字延廣，清静聰慧有才能，任太子舍人。二十七歲時，死在魏舒之前，朝廷内外都爲魏舒悲傷痛惜。魏舒常常悲痛，事後嘆息説：

"吾不及莊生遠矣，豈以無益自損乎！"於是終服不復哭。詔曰："舒惟一子，薄命短折。舒告老之年，處窮獨之苦，每念怛然，爲之嗟悼。思所以散愁養氣，可更增滋味品物。仍給賜陽燧四望繐窗户皂輪車牛一乘，庶出入觀望，或足散憂也。"以庶孫融嗣。又早卒，從孫晃嗣。

"我比莊生差得遠了，豈能用無益的悲痛來損傷自己呢！"於是一直到服喪完畢不再哭泣。詔書説："魏舒衹有一個兒子，薄命短壽。魏舒告老遜位時，遭受困窘孤獨的痛苦，每當想起此事就悲傷，爲他感嘆哀悼。思忖散愁養氣的方法，可以進一步增加有滋味的物品。再賜給陽燧四望繐窗户皂輪車牛一乘，希望出入觀望，也許足以排遣憂愁。"讓庶孫魏融繼嗣。又死得早，侄孫魏晃繼嗣。

李憙

李憙字季和，上黨銅鞮人也。父佺，漢大鴻臚。憙少有高行，博學研精，與北海管寧以賢良徵，不行。累辟三府，不就。宣帝復辟憙爲太傅屬，固辭疾，郡縣扶輿上道。時憙母疾篤，乃竊逾泫氏城而徒還，遂遭母喪，論者嘉其志節。後爲并州别駕，時驍騎將軍秦朗過并州，州將畢軌敬焉，令乘車至閤。憙固諫以爲不可，軌不得已從之。

李憙字季和，上黨銅鞮人。父親李佺，是漢朝大鴻臚。李憙年輕時有好品行，廣博地學習精深地研究，與北海人管寧以賢良被徵召，不去。幾次徵入三府，不就任。宣帝又徵召李憙任太傅屬，以有病爲藉口堅决推辭，郡縣扶他登車上路。當時李憙的母親病重，於是偷偷翻越泫氏城墻徒步回家，於是趕上母親的喪事，議論此事的人贊美他的志氣節操。後來任并州别駕，當時驍騎將軍秦朗路過并州，州將畢軌對他恭敬，讓他乘車到官署。李憙堅决勸諫認爲不能那樣，畢軌不得已依從了他。

景帝輔政，命憙爲大將軍從事中郎，憙到，引見，謂憙曰："昔先公辟君而君不應，今孤命君而君至，何也？"對曰："先君以禮見待，憙得以禮進退。明公以法見繩，憙畏法而至。"帝甚重之。轉司馬，尋拜右長史。從討毌丘儉還，遷御史中丞。當官正色，不憚强禦，百僚震肅焉。薦樂安孫璞，亦以道德顯，時人稱爲知人。尋遷大司馬，以公事免。

景帝輔佐朝政時，任命李憙爲大將軍從事中郎，李憙到任，被引見，景帝對李憙説："過去先公徵用你而你不答應，如今我任命你你就來了，爲什麽呢？"李憙回答説："先君以禮對待我，我得以依照禮决定進仕或退身。明公用法來約束我，我畏懼法律就來了。"景帝很是器重他。轉任司馬，不久官拜右長史。跟從討伐毌丘儉回朝，遷任御史中丞。居官正直，不畏强暴權勢，百官爲此震肅。舉薦樂安人孫璞，也因有道德而顯赫，當時的人稱贊他能識别人才。不久遷任大司馬，因公事被免官。

司馬伷爲寧北將軍，鎮鄴，以憙爲軍司。頃之，除凉州刺史，加揚威將軍、假節，領護羌校尉，綏御華夷，甚有聲績。羌虜犯塞，憙因其隙會，不及啓聞，輒以便宜出軍深入，遂大克獲，以功重免譴，時人比之漢朝馮、甘焉。於是請還，許之。居

司馬伷任寧北將軍，鎮守鄴，以李憙爲軍司。不久，任命李憙爲凉州刺史，加任揚威將軍、假節，兼護羌校尉，安定華夏抵禦蠻夷，很有聲望業績。羌人進犯邊塞，李憙趁着有機可乘時，來不及奏報，就適時出兵深入，於是取得大勝，因功勞大免遭譴責，當時的人把他比爲漢朝的馮奉世、甘延壽。於是請求回京，答應了他。

家月餘，拜冀州刺史，累遷司隸校尉。

住在家中一個多月，官拜冀州刺史，逐漸升任司隸校尉。

及魏帝告禪于晉，憙以本官行司徒事，副太尉鄭冲奉策。泰始初，封祁侯。

等到魏皇帝向晉禪讓時，李憙以本官代理司徒的職務，做太尉鄭冲的副手奉持策書。泰始初年，被封爲祁侯。

憙上言："故立進令劉友、前尚書山濤、中山王睦、故尚書僕射武陔各占官三更稻田，請免濤、睦等官。陔已亡，請貶謚。"詔曰："法者，天下取正，不避親貴，然後行耳，吾豈將枉縱其間哉！然案此事皆是友所作，侵剥百姓，以繆惑朝士。奸吏乃敢作此，其考竟友以懲邪佞。濤等不貳其過者，皆勿有所問。《易》稱'王臣蹇蹇，匪躬之故'。今憙亢志在公，當官而行，可謂'邦之司直'者矣。光武有云'貴戚且斂手以避二鮑'，豈其然乎！其申敕群僚，各慎所司，寬宥之恩，不可數遇也。"憙爲二代司隸，朝野稱之。以公事免。

李憙上疏說："過去的立進令劉友、前尚書山濤、中山王司馬睦、已故的尚書僕射武陔各占公家三更稻田，請求免去山濤、司馬睦等人官職。武陔已經死了，請求貶損他的謚號。"詔書說："法律這種東西，天下以它爲準繩，不迴避皇親貴族，這之後纔能實行，我怎能在其間放縱邪枉呢！然而考察此事都是劉友做的，侵犯剥削百姓，迷惑朝廷官員。奸臣居然敢做這樣的事，當刑訊追究劉友來懲戒邪佞。山濤等人如不再出過失，都不再問罪。《易經》說'王臣忠誠，是因爲没有私心'。如今李憙堅持一心在公的志向，按照責任辦事，可以說是'國家的司直'啊。光武帝說過'皇親國戚尚且收斂自己來迴避二鮑'，是否就是這樣呢！告誡衆官吏，各自慎重對待自己的職務，寬大原宥的恩典，是不會多次遇上的。"李憙任兩代司隸，朝廷内外稱贊他。因公事被免官。

其年，皇太子立，以憙爲太子太傅。自魏明帝以後，久曠東宫，制度廢闕，官司不具，詹事、左右率、庶子、中舍人諸官并未置，唯置衛率令典兵，二傅并攝衆事。憙在位累年，訓道盡規。

那年，立了皇太子，任命李憙爲太子太傅。自魏明帝以後，東宫長久空曠，制度荒廢缺損，官員不完備，詹事、左右率、庶子、中舍人等官職都没設置，祇設置了衛率讓他主管兵馬，太傅、少傅共同代理衆事。李憙在位多年，教訓道義盡心謀劃。

遷尚書僕射，拜特進、光禄大夫，以年老遜位。詔曰："光禄大夫、特進李憙，杖德居義，當升台司，毗亮朕躬，而以年尊致仕。雖優游無爲，可以頤神，而虚心之望，能不憮然！其因光禄之號，改假金紫，置官騎十人，賜錢五十萬，禄賜班禮，一如三司，門施行馬。"

遷任尚書僕射，授特進、光禄大夫，因年老退位。詔書說："光禄大夫、特進李憙，憑仗美德推行道義，應當官居臺司，輔助光大皇家，然而因年高辭去官職。雖然悠閑無爲，可以養神，然而虚心的名望，怎能不讓人感慨！因襲光禄的稱號，改授假金紫，設置官騎十人，賜錢五十萬，俸禄賞賜等級禮儀，與三司相同，門前設置鹿角木栅。"

初，憙爲僕射時，凉州虜寇邊，憙唱義遣軍討之。朝士謂出兵不易，虜未足爲患，竟不從之。後虜果大縱

當初，李憙任僕射時，凉州敵人入侵邊境，李憙倡導起兵去討伐。朝廷官員認爲出兵不易，敵人不足以造成禍患，最終不聽從李憙。後來敵

逸，凉州覆没，朝廷深悔焉。以憙清素貧儉，賜絹百匹。及齊王攸出鎮，憙上疏諫争，辭甚懇切。

人果然極端放肆，凉州覆没，朝廷深感後悔。因李憙清廉樸素節儉，賜絹百匹。等到齊王司馬攸出外鎮守，李憙上疏諫諍，言辭很是懇切。

憙自歷仕，雖清非異衆，而家無儲積，親舊故人乃至分衣共食，未嘗私以王官。及卒，追贈太保，謚曰成。子贊嗣。

李憙自從做官，雖然不是清廉得與衆不同，然而家中没有積蓄，與親朋好友甚至共享衣食，未曾利用朝廷官員身份謀私。等到死後，追贈太保，謚號成。兒子李贊繼嗣。

少子儉字仲約，歷左積弩將軍、屯騎校尉。儉子弘字世彦，少有清節，永嘉末，歷給事黄門侍郎、散騎常侍。

小兒子李儉字仲約，歷任左積弩將軍、屯騎校尉。李儉的兒子李弘字世彦，年少時即有清廉的節操，永嘉末年，歷任給事黄門侍郎、散騎常侍。

劉寔　劉智

劉寔字子真，平原高唐人也。漢濟北惠王壽之後也，父廣，斥丘令。寔少貧苦，賣牛衣以自給。然好學，手約繩，口誦書，博通古今。清身潔己，行無瑕玷。郡察孝廉，州舉秀才，皆不行。以計吏入洛，調爲河南尹丞，遷尚書郎、廷尉正。後歷吏部郎，參文帝相國軍事，封循陽子。

劉寔字子真，平原高唐人。是漢朝濟北惠王劉壽的後代，父親劉廣，是斥丘令。劉寔少年時貧苦，靠賣牛衣來養活自己。然而他好學，手裏纏着繩子，口中還誦讀着詩書，知識廣博通曉古今。自身品德清潔，行爲没有瑕玷。郡中訪察孝廉，州裏推舉秀才，都不去。以計吏身份進洛陽，調任河南尹丞，遷任尚書郎、廷尉正。後來歷任吏部郎，參與文帝相國軍事，被封爲循陽子。

鍾會、鄧艾之伐蜀也，有客問寔曰："二將其平蜀乎?"寔曰："破蜀必矣，而皆不還。"客問其故，笑而不答，竟如其言。寔之先見，皆此類也。

鍾會、鄧艾討伐蜀國時，有客人問劉寔説："兩位將領能平定蜀國嗎?"劉寔説："必定能擊破蜀國，然而都回不來了。"客人問其中的緣故，笑着不説，結局正如劉寔所説的那樣。劉寔的先見之明，都類此。

以世多進趣，廉遜道闕，乃著《崇讓論》以矯之。其辭曰：

因爲世上進取競争過盛，廉潔謙遜的品德缺損，於是著《崇讓論》來矯正世風。文章説：

> 古之聖王之化天下，所以貴讓者，欲以出賢才，息争競也。夫人情莫不欲己之賢也，故勸令讓賢以自明賢也，豈假讓不賢哉！故讓道興，賢能之人不求而自出矣，至公之舉自立矣，百官之副亦豫具矣。一官缺，擇衆官所讓最多者而用之，審之道也。在朝之士相讓於上，草廬之人咸皆化之，推賢讓能之風從此生矣。爲一國所讓，則一國士也；

> 古代聖王在教化天下時，之所以要崇尚謙讓，是因爲想發現賢才，平息競争。人的本性没有不希望自己賢明的，因而勸善讓賢來表現自己的賢明，難道有藉着謙讓來表現自己不賢的嗎！因而謙讓的品德興盛，賢能的人不用搜求就自己出來了，極公正的舉措自己就施行了，百官的副手也就預先齊備了。一個官職缺員，選取衆官所推讓得最多的那個人任用他，這是審慎的方法。朝廷的官員在皇帝面前都謙讓，平民百姓都受教化而模仿，推舉賢人向賢能讓位的風氣從此就

天下所共推，則天下士也。推讓之風行，則賢與不肖灼然殊矣。此道之行，在上者無所用其心，因成清議，隨之而已。故曰，蕩蕩乎堯之爲君，莫之能名。言天下自安矣，不見堯所以化之，故不能名也。又曰，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焉，無爲而化者其舜也歟。賢人相讓於朝，大才之人恒在大官，小人不争於野，天下無事矣。以賢才化無事，至道興矣。己仰其成，復何與焉！故可以歌《南風》之詩，彈五弦之琴也。成此功者非有他，崇讓之所致耳。孔子曰，能以禮讓爲國，則不難也。

產生了。一國的人推舉他，他就是一國的能人；天下人都推舉他，他就是天下的能人。推讓的風氣盛行，那麼賢與不賢就經緯分明了。這種習氣流行，在高位的人不用費心，因爲有了公正的議論，聽從就是了。因此說，堯作爲君偉大啊，無法用語言來稱頌。説的是天下自己就安定了，没看到堯是怎麽教化的，因此無法用言辭形容。又説，舜、禹擁有天下而不據爲己有，不求有所作爲而能實現教化的人恐怕就是舜吧。賢人在朝廷上相謙讓，有大才的人常居大官，平民在民間不相争奪，天下就平安了。用賢才來教化無事的百姓，最好的道就興起了。自己衹要等待成功就行了，還有什麽必要參與其間呢！因而可以歌吟《南風》的詩篇，彈奏五弦琴了。成就這種功業不是靠别的，是崇尚謙讓造成的。孔子説，能用禮儀謙讓治國，那麽就不難了。

在朝之人不務相讓久矣，天下化之。自魏代以來，登進辟命之士，及在職之吏，臨見受敘，雖自辭不能，終莫肯讓有勝己者。夫推讓之風息，争競之心生。孔子曰，上興讓則下不争，明讓不興下必争也。推讓之道興，則賢能之人日見推舉；争競之心生，則賢能之人日見謗毁。夫争者之欲自先，甚惡能者之先，不能無毁也。故孔墨不能免世之謗己，况不及孔墨者乎！議者僉然言，世少高名之才，朝廷不有大才之人可以爲大官者。山澤人小官吏亦復云，朝廷之士雖有大官名德，皆不及往時人也。余以爲此二言皆失之矣。非時獨乏賢也，時不貴讓。一人有先衆之譽，毁必隨之，名不得成使之然也。雖令稷契復存，亦不復能全其名矣。能否混雜，優

在朝廷裏的人不致力於謙讓已經很久了，天下也因此變化。自從魏以來，應徵做官的人，及在職的官吏，在被委以官職時，雖然自己説自己無能，但終究没有人肯把職位讓給勝過自己的人。推讓的風氣没了，競争的心就產生了。孔子説，在上位的人崇尚推讓，下面的人就不争奪，説明謙讓不興下面必定争奪。推讓的風氣興起，那麽賢能的人每天都被推舉；競争的心產生，那麽賢能的人每天都被詆毁。競争的人想要自己争先，很是憎惡賢能的人占了先，因而不能不詆毁。因此孔子、墨子不能避免世人誹謗自己，更何况不如孔、墨的人呢！議論的人都説，世間少有名望高的人才，朝廷没有具備大才能可以做大官的人。民間百姓及小官吏也説，朝廷的人雖有高官名望，但都不如以往的人。我認爲這兩種看法都不對。不是現今缺乏人才，而是現今不重視謙讓。一個人有了超出衆人的聲譽，詆毁必定跟着出現，是他的名聲無法保全造成這種情况。即便是稷、契又來到人世，也不能保全他們的名

劣不分，士無素定之價，官職有缺，主選之吏不知所用，但案官次而舉之。同才之人先用者，非勢家之子，則必爲有勢者之所念也。非能獨賢，因其先用之資，而復遷之無已。遷之無已，不勝其任之病發矣。觀在官之人，政績無聞，自非勢家之子，率多因資次而進也。

聲。賢人庸才混雜，優劣不分，人没有平素確定的評價，官職有了缺員，主持選用的人不知用誰，衹是按官職次第來推舉。才能同等的人而先被任用的，不是有權勢人家的子弟，就必定是被有權勢的人所惦記的人。不能僅根據一個人的賢能，而是因爲他曾先被任用的資本，於是又不斷地被遷升。不斷地遷升，不能勝任的毛病就出現了。考察在官位的人，政績没聽到什麽，自己又不是權勢人家的子弟，一般是因爲資歷次第而得以進升的。

向令天下貴讓，士必由於見讓而後名成，名成而官乃得用之。諸名行不立之人，在官無政績之稱，讓之者必矣，官無因得而用之也。所以見用不息者，由讓道廢，因資用人之有失久矣。故自漢魏以來，時開大舉，令衆官各舉所知，唯才所任，不限階次，如此者甚數矣。其所舉必有當者，不聞時有擢用，不知何誰最賢故也。所舉必有不當，而罪不加，不知何誰最不肖也。所以不可得知，由當時之人莫肯相推，賢愚之名不別，令其如此。舉者知在上者察不能審，故敢漫舉而進之。或舉所賢，因及所念，一頓而至，人數猥多，各言所舉者賢，加之高狀，相似如一，難得而分矣。參錯相亂，真僞同貫，更復由此而甚。雖舉者不能盡忠之罪，亦由上開聽察之路濫，令其爾也。昔齊王好聽竽聲，必令三百人合吹而後聽之，廩以數人之俸。南郭先生不知吹竽者也，以三百人合吹可以容其不知，因請爲王吹竽，虚食數人之俸。嗣王覺而改之，難彰先王之過。乃下令曰："吾之好聞竽

假如使天下崇尚謙讓，士人必定由於被推讓然後纔出名，有了名聲官府纔能任用他。那些名聲行狀没有樹立起來的人，在官位没有政績的名望，當然得讓位給别人，官府没有理由任用他們。他們之所以不斷地被任用，是因爲謙讓的美德荒廢了，憑資歷用人的歷史已經很長了。因此從漢、魏以來，時常舉行大規模的舉薦活動，讓衆官吏各自推舉他們所瞭解的人，僅根據才能任用，不限官階次第，像這樣的情況有多次了。他們所推舉的人必定有適合的，没聽説時常有人被提拔任用，那是因爲不知道誰最賢能。所推舉的人必定有不合適的，然而不加罪，那是因爲不知道誰最不賢。不知道的原因，是由於當時的人没有肯相推讓的，賢能與愚昧的名分没有區别，造成了上述情況。推舉别人的人知道在高位的人不能詳細審察，因而敢於隨便舉進。有的推舉賢能時，由於涉及到了他所喜愛的人，於是一時間紛紛來到，人數衆多，各自説自己推舉的人賢能，用誇大的言辭描述，被推舉的人好像都一個樣，難以區分。參差錯亂，真僞混雜，由此變得更爲嚴重。雖然推舉者有不能盡忠的罪名，也由於在上者聽取推舉考察人才的路開得太濫，纔造成了這種局面。過去齊宣王愛聽竽聲，一定要三百人合吹纔聽，給每個吹竽者幾個人的俸禄。南郭先生是不會吹竽的人，因爲三百人合吹可以容得下他不會，於是請

聲有甚於先王，欲一一列而聽之。”先生於此逃矣。推賢之風不立，濫舉之法不改，則南郭先生之徒盈於朝矣。才高守道之士日退，馳走有勢之門日多矣。雖國有典刑，弗能禁矣。

求爲王吹竽，白白享用幾個人的俸禄。齊湣王覺悟而改變了做法，仍難於顯出先王的過錯。於是下令説：“我比先王更愛聽竽聲，想令他們依次吹給我聽。”南郭先生於是逃走了。推舉賢人的風氣不樹立，濫舉的方法不改變，那麽南郭先生一類人就會充斥朝廷。才高守道的人逐漸減少，争權奪利有權勢的家門逐漸增多。即便國家有典章刑法，也禁止不了。

夫讓道不興之弊，非徒賢人在下位，不得時進也，國之良臣荷重任者，亦將以漸受罪退矣。何以知其然也？孔子以爲顔氏之子不貳過耳，明非聖人皆有過。寵貴之地欲之者多矣，惡賢能者塞其路，其過而毁之者亦多矣。夫謗毁之生，非徒空設，必因人之微過而甚之者也。毁謗之言數聞，在上者雖欲弗納，不能不杖所聞，因事之來而微察之也，無以，其驗至矣。得其驗，安得不理其罪。若知而縱之，王之威日衰，令之不行自此始矣。知而皆理之，受罪退者稍多，大臣有不自固之心。夫賢才不進，貴臣日疏，此有國者之深憂也。《詩》曰：“受禄不讓，至于已斯亡。”不讓之人憂亡不暇，而望其益國朝，不亦難乎！

謙讓之道不能興起的弊病，不僅在於賢人處在低下的地位，不能按時遷升，國家良臣中擔負重任的人，也將漸漸受到怪罪而退出官位。怎麽能知道是這樣呢？孔子認爲顔氏的兒子不重復同一過失，説明不是聖人誰都會有過失。寵幸尊貴的地位想要得到的人多了，他們憎惡賢能的人擋其路，因而一旦别人有了過失就詆毁别人的人也多了。誹謗詆毁的産生，并非憑空而來，必定是藉着别人細微的過失來進行誇張。誹謗詆毁的話聽了多次，在高位的人雖然不想相信，但不能不根據所聽到的，藉着事情的發展來仔細觀察，没多久，詆毁的話就應驗了。有了驗證，又怎麽能不治罪呢。如果知道了却又放縱，帝王的威望就漸漸衰落，有命令而得不到執行從此就開始了。知道了就全都治罪，受怪罪而退位的人漸漸增多，大臣就有了自身無保障的心。賢才不能進升，重臣日見疏遠，這是統治國家的人深深的憂慮。《詩經》説：“受到爵禄而不相讓，導致自己滅亡。”不謙讓的人擔心滅亡都來不及，而指望他有益於國家朝廷，不也太難了嗎！

竊以爲改此俗甚易耳。何以知之？夫一時在官之人，雖雜有凡猥之才，其中賢明者亦多矣，豈可謂皆不知讓賢爲貴邪！直以其時皆不讓，習以成俗，故遂不爲耳。人臣初除，皆通表上聞，名之謝章，所由來尚矣。原謝章之本意，欲進賢能以謝國恩也。

我私下認爲改變這種陋俗不難。怎麽知道呢？一時在官位的人，雖然夾雜有庸才，但其中賢明的人也很多，難道都不知道讓賢是高貴品德嗎！衹是因爲當時都不讓，習慣成自然，於是就不做罷了。臣子剛被授職時，都向上進表，叫作謝章，這種做法由來久遠了。原來謝章的本意，是推舉賢能來感謝國恩的。過去舜讓禹任司空，禹跪拜行稽

昔舜以禹爲司空，禹拜稽首，讓于稷契及咎繇。使益爲虞官，讓于朱虎、熊、羆。使伯夷典三禮，讓于夔龍。唐虞之時，衆官初除，莫不皆讓也。謝章之義，蓋取於此。《書》記之者，欲以永世作則。季世所用，不賢不能讓賢，虚謝見用之恩而已。相承不變，習俗之失也。

首禮，讓位於稷契及咎繇。讓益任虞官，讓位於朱虎、熊、羆。讓伯夷主管三禮，讓位於夔龍。唐虞時代，衆官在初受官職時，没有不謙讓的。謝章的本義，大概就是從此而來。《尚書》記録這些事，是要把它作爲世世代代的典範。到了末世所行用的，不賢的人不能讓賢，假意感謝被任用的恩典而已。如此相承不變，這是習俗的失誤。

夫叙用之官得通章表者，其讓賢推能乃通，其不能有所讓徒費簡紙者，皆絶不通。人臣初除，各思推賢能而讓之矣，讓之文付主者掌之。三司有缺，擇三司所讓最多者而用之。此爲一公缺，三公已豫選之矣。且主選之吏，不必任公而選三公，不如令三公自共選一公爲詳也。四征缺，擇四征所讓最多者而用之，此爲一征缺，四征已豫選之矣，必詳於停缺而令主者選四征也。尚書缺，擇尚書所讓最多者而用之，此爲八尚書共選一尚書，詳於臨缺令主者選八尚書也。郡守缺，擇衆郡所讓最多者而用之，詳於任主者令選百郡守也。

被録用的官員要通報表章的，能讓賢推能纔上報，不能有所推讓白白浪費簡册紙張的，一律不向上報送。做臣的剛被授職時，各自想推舉賢能而讓位於人，推讓的文辭交給主事人掌管。三司有了缺員，挑選三司所推讓得最多的人任用他。這就是一公缺員，三公已預先選好了。再説主管選人的官員，不必擔任着公而選三公，不如讓三公自己共同挑選一公爲好。四征缺員，挑選四征所推讓得最多的人任用他，這就是一征缺員，四征已預先選好了，必定比缺員以後讓主事人挑選審慎。尚書缺員，挑選尚書所推讓得最多的人任用他，這是八個尚書共同選一個尚書，比臨到缺員讓主事人挑選八個尚書審慎。郡守缺員，挑選衆郡守所推讓得最多的人任用他，比擔任主管的人命令挑選百郡守審慎。

夫以衆官百郡之讓，與主者共相比，不可同歲而論也。雖復令三府參舉官，本不委以舉選之任，各不能以根其心也。其所用心者裁之不二三，但令主者案官次而舉之，不用精也。賢愚皆讓，百姓耳目盡爲國耳目。夫人情争則欲毁己所不如，讓則競推於勝己。故世争則毁譽交錯，優劣不分，難得而讓也。時讓則賢智顯出，能否之美歷歷相次，不可得而亂也。當此時也，能退身修己者，讓之者多矣。雖欲守貧

拿衆官百郡的推讓，與主事人一人相比，是不可同日而語的。即便再讓三府參與推舉官吏，但本來没交給三府舉用挑選的責任，各自不能把此事放在心上。他們所用的心思算起來不到十分之二三，衹是讓主事人按官階次第來舉進，不用精審。賢明愚鈍都能謙讓，那麼百姓的耳目就全是國家的耳目。人的本性是競争，就想詆毁比自己强的人，謙讓則争着推舉勝過自己的人。因而世上競争則詆毁贊譽交錯，優劣不分，難能謙讓。世風謙讓則賢人智者顯露頭角，賢與不賢則歷歷在目層次分明，不會錯雜混亂。在這種時候，能够退

賤，不可得也。馳騖進趣而欲人見讓，猶却行而求前也。夫如此，愚智咸知進身求通，非修之於己則無由矣。游外求者，於此相隨而歸矣。浮聲虛論，不禁而自息矣。人人無所用其心，任衆人之議，而天下自化矣。不言之化行，巍巍之美於此著矣。讓可以致此，豈可不務之哉！

出官場修養自身的人，推讓於他的人多了。即便想居於貧賤，也是不可能的。拼命競爭而想讓人謙讓，如同倒着行走却想向前。像這樣，愚人智者都知道想做官求通達，如果不自我修養就没有别的途徑。在外游歷求官的人，在此時就相追隨着回鄉了。浮華空虛的言論，不用禁止就自然平息了。人人不必用心計，任憑衆人的議論，而天下自然就受到了教化。不用宣講的教化流行，極美好的政治從此就顯露出來了。謙讓可以造成這般景象，怎能不努力實行呢！

《春秋傳》曰："范宣子之讓，其下皆讓。欒黶雖汰，弗敢違也。晋國以平，數世賴之。"上世之化也，君子尚能而讓其下，小人力農以事其上，上下有禮，讒慝遠黜，由不争也。及其亂也，國家之弊，恒必由之。篤論了了如此。在朝君子典選大官，能不以人廢言，舉而行之，各以讓賢舉能爲先務，則群才猥出，能否殊别，蓋世之功，莫大於此。

《春秋傳》説："范宣子謙讓，他下面的人就都謙讓。欒黶雖然專横，也不敢違背。晋國因此團結，幾世都得到好處。"古代的教化，君子崇尚賢能而對下人謙讓，小人努力務農來事奉上司，上下有禮，邪惡之人被疏遠廢黜，都是因爲没有争奪。等到末世動亂，國家的弊病，常常就是由於不知謙讓。發自内心的議論就是這些。在朝廷的君子及主管選才的大官，能不因人廢言，推行此道，各自以讓賢舉能爲首先要做的事，那麽就會有衆多人才涌現，賢與不賢區别分明，超過世人的功業，没有比這更大的了。

泰始初，進爵爲伯，累遷少府。咸寧中爲太常，轉尚書。杜預之伐吴也，寔以本官行鎮南軍司。

泰始初年，進升爵位爲伯，漸次遷升爲少府。咸寧年間任太常，轉任尚書。杜預伐吴時，劉寔以本官兼鎮南軍司。

初，寔妻盧氏生子躋而卒，華氏將以女妻之。寔弟智諫曰："華家類貪，必破門户。"辭之不得，竟婚華氏而生子夏。寔竟坐夏受賂，免官。頃之爲大司農，又以夏罪免。

當初，劉寔的妻子盧氏生下兒子劉躋就死了，華氏將要把女兒嫁給劉寔。劉寔的弟弟劉智勸他説："華家大都貪婪，必定會破敗家門。"劉寔推辭不了，最終結婚并生了兒子劉夏。劉寔終於因劉夏受賄賂獲罪，被免官。不久又任大司農，又因爲劉夏犯罪被免官。

寔每還州里，鄉人載酒肉以候之。寔難逆其意，輒共啖而返其餘。或謂寔曰："君行高一世，而諸子不能遵。何不旦夕切磋，使知過而自改邪！"寔曰："吾之所行，是所聞見，不相祖習，豈復教誨之所得乎！"世以寔言爲當。

劉寔每次回到家鄉，鄉人都用車拉着酒肉等候着他。劉寔難於違背衆人心意，就與大家一同吃喝然後退回剩餘的食物。有人對劉寔説："君品行高潔一世，而幾個兒子不能遵循。爲什麽不每天教誨，使他們知道過錯而自行改正呢！"劉寔説："我所做的，是我所聽到看到的，而不是世代傳下來的，難道是反復教誨就能得到的嗎！"

後起爲國子祭酒、散騎常侍。愍懷太子初封廣陵王，高選師友，以寔爲師。元康初，進爵爲侯，累遷太子太保，加侍中、特進、右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領冀州都督。九年，策拜司空，遷太保，轉太傅。

太安初，寔以老病遜位，賜安車駟馬、錢百萬，以侯就第。及長沙成都之相攻也，寔爲軍人所掠，潛歸鄉里。

惠帝崩，寔赴山陵。懷帝即位，復授太尉。寔自陳年老，固辭，不許。左丞劉坦上言曰："夫堂高級遠，主尊相貴。是以古之哲王莫不師其元臣，崇養老之教，訓示四海，使少長有禮。七十致仕，亦所以優異舊德，厲廉高之風。太尉寔體清素之操，執不渝之潔，懸車告老，二十餘年，浩然之志，老而彌篤。可謂國之碩老，邦之宗模。臣聞老者不以筋力爲禮，寔年逾九十，命在日制，遂自扶輿，冒險而至，展哀山陵，致敬闕庭，大臣之節備矣。聖詔殷勤，必使寔正位上台，光飪鼎實，斷章敦喻，經涉二年。而寔頻上露板，辭旨懇誠。臣以爲古之養老，以不事爲優，不以吏之爲重，謂宜聽寔所守。"

三年，詔曰："昔虞任五臣，致垂拱之化，漢相蕭何，興寧一之譽，故能光隆於當時，垂裕于百代。朕紹天明命，臨御萬邦，所以崇顯政道者，亦賴之於元臣庶尹，畢力股肱，以副至望。而君年耆告老，確然難違。今聽君以侯就第，位居三司之上，秩祿準舊，賜几杖不朝及宅一區。國之大政，將就諮于君，副朕意焉。"歲餘薨，時年九十一，謚曰元。

世人認爲劉寔的話有道理。

後來被起用爲國子祭酒、散騎常侍。愍懷太子剛被封爲廣陵王時，大選師友，以劉寔爲師。元康初年，進升爵位爲侯，逐漸遷任太子太保，加任侍中、特進、右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兼冀州都督。元康九年，策封爲司空，遷任太保，轉任太傅。

太安初年，劉寔因爲年老有病辭官，賜他安車駟馬、錢百萬，以侯爵身份回府第。等到長沙王與成都王相攻打時，劉寔被軍人劫掠，偷偷回到家鄉。

惠帝死，劉寔去了陵地。懷帝即位，又授他太尉。劉寔自稱年老堅決推辭，不被允許。左丞劉坦進言說："廳堂高則臺階遠，君主尊崇則宰相尊貴。因此古代的聖明帝王沒有不以元老大臣爲師的，從而崇大養老的教化，訓示四海，使得少長有禮。七十辭官，也是對以往德行的特殊待遇，是勉勵廉潔高尚的作風。太尉劉寔憑着清廉純樸的節操，持有不變的高潔，收車告老，已有二十多年，正大的志向，越老越堅定。可以說是國家的年高望重之人，是國家的楷模。我聽說老年人不用氣力符合禮，劉寔年過九十，壽命受時日制約，於是自己帶病乘車，冒險出行，在帝陵展示悲哀，向朝廷致敬，大臣的節操已經完備了。聖上詔書誠懇，必定使劉寔登上臺省正位，輔助帝業，斷章摘句敦促曉諭，效力兩年。然而劉寔多次公開上書，言辭誠懇。我認爲古人養老，以不事君做官爲優，把不向老人授官當作尊重，應該聽從劉寔的意見。"

三年，詔書說："過去虞任用五臣，達到了無爲而治的教化，漢朝以蕭何爲相，得到了安定統一的美譽，因而能在當時興盛，流傳功業給後代。我繼承天命，統治萬邦，若要崇大顯赫的政治道德，也依賴於元老重臣百官之長，盡力輔佐，來符合我最大的願望。然而君年高告老，實在難於違背。如今聽任君以侯爵身份回宅第，地位在三司之上，俸祿依舊，賜几案手杖不必上朝及宅第一所。國家大的政務，將上門向君咨詢，以稱我的心意。"一年多後去世，時年九十一歲，

寔少貧窶，杖策徒行，每所憩止，不累主人，薪水之事，皆自營給。及位望通顯，每崇儉素，不尚華麗。嘗詣石崇家，如厠，見有絳紋帳，裀褥甚麗，兩婢持香囊。寔便退，笑謂崇曰："誤入卿内。"崇曰："是厠耳。"寔曰："貧士未嘗得此。"乃更如他厠。雖處榮寵，居無第宅，所得俸禄，贍恤親故。雖禮教陵遲，而行己以正。喪妻爲廬杖之制，終喪不御内。輕薄者笑之，寔不以介意。自少及老，篤學不倦，雖居職務，卷弗離手。尤精《三傳》，辨正《公羊》，以爲衛輒不應辭以王父命，祭仲失爲臣之節，舉此二端以明臣子之體，遂行於世。又撰《春秋條例》二十卷。

謚號是元。

劉寔年少時貧窮，拄着棍子徒步行走，每逢到了休息的地方，不打擾主人，柴水一類事情都自己料理。等到地位名望通達顯赫，常崇尚儉約樸素，不追求華麗。曾去石崇家，上厠所，看到有深紅色花紋帳幕，墊褥很是華麗，兩個奴婢手持香囊。劉寔於是退出，笑着對石崇説："我誤入你的内室。"石崇説："那是厠所。"劉寔説："我清貧之人未曾享用過。"於是去了别的厠所。劉寔雖然處於榮耀受寵的地位，但在居住上没有府第宅院，所得到的俸禄，用於贍養幫助親屬故舊。雖然禮教衰微，而他自己按正道行事。妻子死了，按苴杖居廬的制度辦喪事，到喪事完畢都不與女子同床。輕薄的人笑話他，劉寔也不介意。從小到老，好學不倦，雖然做官，書卷也不離手。尤其精通《三傳》，辨正《公羊傳》，認爲衛輒不應因祖父之命而不服從，祭仲有失做臣的節操，舉這兩件事來説明做臣之禮，於是他的看法在世上流行。又撰寫了《春秋條例》二十卷。

有二子，躋、夏。躋字景雲，官至散騎常侍。夏以貪污棄放於世。

有兩個兒子，劉躋、劉夏。劉躋字景雲，官做到散騎常侍。劉夏因爲貪污被世人摒棄。

弟智字子房，貞素有兄風。少貧窶，每負薪自給，讀誦不輟，竟以儒行稱。歷中書黄門吏部郎，出爲潁川太守。平原管輅嘗謂人曰："吾與劉潁川兄弟語，使人神思清發，昏不假寐。自此之外，殆白日欲寢矣。"入爲秘書監，領南陽王師，加散騎常侍，遷侍中、尚書、太常。著《喪服釋疑論》，多所辨明。太康末卒，謚曰成。

劉寔的弟弟劉智字子房，貞潔樸素有兄長的風範。年少時家境貧困，常背柴供養自己，誦讀書籍從不間斷，最終因儒生的品行被稱道。歷任中書黄門吏部郎，出任潁川太守。平原人管輅曾對人説："我與劉潁川兄弟談話，令人精神思路清新受啓發，天黑了也不打瞌睡。在談話時間以外，恐怕白天也想睡覺。"入朝任秘書監，兼南陽王師，加任散騎常侍，遷任侍中、尚書、太常。著《喪服釋疑論》，辨析説明之處不少。太康末年去世，謚號是成。

高光　高韜

高光字宣茂，陳留圉城人，魏太尉柔之子也。光少習家業，明練刑理。初以太子舍人累遷尚書郎，出爲幽州刺史、潁川太守。是時武帝置黄沙獄，以典詔囚。以光歷世明法，用爲黄沙御史，秩與中丞同。遷廷尉。

高光字宣茂，陳留圉城人，是魏太尉高柔的兒子。高光年少時通曉家業，熟悉刑法理論。最初由太子舍人逐漸遷任尚書郎，出任幽州刺史、潁川太守。當時武帝設置黄沙獄，用法典告誡囚犯。因爲高光歷代明曉法律，任命他爲黄沙御史，俸禄與中丞相同。遷任廷尉。

元康中，拜尚書，典三公曹。時

元康年間，官拜尚書，主管三公曹。當時趙

趙王倫篡逆，光於其際，守道全貞。及倫賜死，齊王冏輔政，復以光爲廷尉，遷尚書，加奉車都尉。後從駕討成都王穎有勳，封延陵縣公，邑千八百户。于時朝廷咸推光明於用法，故頻典理官。惠帝爲張方所逼，幸長安，朝臣奔散，莫有從者，光獨侍帝而西。遷尚書左僕射，加散騎常侍。

光兄誕爲上官巳等所用，歷徐、雍二州刺史。誕性任放無倫次，而决烈過人，與光異操。常謂光小節，恒輕侮之，光事誕愈謹。

帝既還洛陽，時太弟新立，重選傅訓，以光爲少傅，加光禄大夫，常侍如故。及懷帝即位，加光禄大夫金章紫綬，與傅祗并見推崇。尋爲尚書令，本官如故。以疾卒，贈司空、侍中。屬京洛傾覆，竟未加謚。

子韜字子遠，放佚無檢。光爲廷尉時，韜受貨賕，有司奏案之，而光不知。時人雖非光不能防閑其子，以其用心有素，不以爲累。初，光詣長安留臺，以韜兼右衛將軍。韜與殿省小人交通，及光卒，仍於喪中往來不絶。時東海王越輔政，不朝覲。韜知人心有望，密與太傅參軍姜賾、京兆杜概等謀討越，事泄伏誅。

史臣曰：下士競而文，中庸静而質，不若進不足而退有餘也。魏舒、劉寔發慮精華，結綬登槐，覽止成務。季和切問近對，當官正色。詩云“貪人敗類”，豈劉夏之謂歟！

贊曰：舒言不矜，憙對千乘。子真、宣茂，雅志難陵。進忠能舉，退讓攸興。皎皎瑚器，來光玉繩。

王司馬倫篡權叛逆，高光在那段時間，堅守正道保全節操。等到司馬倫被賜死，齊王司馬冏輔佐朝政，又任命高光爲廷尉，遷任尚書，加任奉車都尉。後來跟從皇帝討伐成都王司馬穎有功，被封爲延陵縣公，封邑一千八百户。當時朝廷都推崇高光擅長用法，因此多次出任法律官員。惠帝被張方逼迫，前往長安，朝廷大臣奔走離散，没有跟從的人，惟獨高光侍奉皇帝西行。遷任尚書左僕射，加任散騎常侍。

高光的兄長高誕被上官巳等人任用，歷任徐、雍兩州刺史。高誕生性放縱没有規矩，而果斷剛烈超過常人，與高光的品行不一樣。高誕常説高光拘於小節，總是輕慢欺侮他，高光對待高誕更加恭謹。

皇帝回洛陽後，時值皇太弟剛剛確立，慎重地挑選輔佐人才，任用高光爲少傅，加任光禄大夫，常侍的職位依舊。等到懷帝即位，加授光禄大夫金章紫綬，與傅祗一同受到推崇。不久任尚書令，原有官職依舊。因病去世，追贈司空、侍中。適逢京洛被顛覆，竟然没有授他謚號。

兒子高韜字子遠，放縱不檢點。高光任廷尉時，高韜收受賄賂，有關官吏奏報此事，而高光不知道。當時的人雖然批評高光不能防備自己的兒子，但因爲他平素用心，就不以這件事使高光受連累。起初，高光到長安留在官署，讓高韜兼任右衛將軍。高韜與皇帝及公卿居所的小人勾結，等到高光去世時，仍在服喪中來往不斷。當時東海王司馬越輔佐朝政，不朝見皇帝。高韜知道人心埋怨，暗中與太傅參軍姜賾、京兆杜概等人謀劃討伐司馬越，事情泄露被殺。

史臣曰：下等才能的人競争而有文采，中等才能的人清静而質樸，不如進不足而退有餘。魏舒、劉寔思維精華，出仕爲官，便成就大事。季和懇切發問據實應答，當官嚴正。詩中的“貪人敗類”，難道説的是劉夏嗎！

贊曰：魏舒言語不驕矜，李憙敢與王侯作對，子真、宣茂，志氣高潔，難於欺凌。能舉進忠良，興起退讓。皎潔的瑚器，來光亮玉繩星。

晋書卷四十二

列傳第十二

王渾

王渾字玄冲，太原晋陽人也。父昶，魏司空。渾沈雅有器量。襲父爵京陵侯，辟大將軍曹爽掾。爽誅，隨例免。起爲懷令，參文帝安東軍事，累遷散騎黄門侍郎、散騎常侍。咸熙中爲越騎校尉。

王渾字玄冲，太原晋陽人。父親王昶，是魏司空。王渾深沉儒雅有器量。承襲了父親京陵侯的爵位，被徵爲大將軍曹爽的屬官。曹爽被誅，依慣例被免官。起用爲懷令，參文帝安東軍事，逐漸升遷任散騎黄門侍郎、散騎常侍。咸熙年間任越騎校尉。

武帝受禪，加揚烈將軍，遷徐州刺史。時年荒歲饑，渾開倉振贍，百姓賴之。泰始初，增封邑千八百户。久之，遷東中郎將，監淮北諸軍事，鎮許昌。數陳損益，多見納用。

武帝接受禪讓，加封王渾爲揚烈將軍，遷任徐州刺史。當時遇上災荒饑饉，王渾開倉賑濟，百姓依賴他。泰始初年，增加封邑一千八百户。一段時間後，遷任東中郎將，監淮北諸軍事，鎮守許昌。屢次陳述治國方略，多被采納。

轉征虜將軍、監豫州諸軍事、假節，領豫州刺史。渾與吴接境，宣布威信，前後降附甚多。吴將薛瑩、魯淑衆號十萬，淑向弋陽，瑩向新息。時州兵并放休息，衆裁一旅，浮淮潜濟，出其不意，瑩等不虞晋師之至。渾擊破之，以功封次子尚爲關内侯。

轉任征虜將軍、監豫州諸軍事、假節，兼豫州刺史。王渾的管轄地與吴邊境相連，他宣布威信，前後來投降依附的人很多。吴將薛瑩、魯淑的軍隊號稱十萬，魯淑軍向弋陽，薛瑩軍向新息。當時州兵都放假休息，軍隊衹有一旅人，王渾用船悄悄渡過淮河，出其不意，薛瑩等人没料到晋軍的到來。王渾打敗他們，因有功封王渾的次子王尚爲關内侯。

遷安東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鎮壽春。吴人大佃皖城，圖爲邊害。渾遣揚州刺史應綽督淮南諸軍攻破之，并破諸別屯，焚其積穀百八十餘萬斛、稻苗四千餘頃、船六百餘艘。渾遂陳兵東疆，視其地形險易，歷觀敵城，察攻取之勢。

遷任安東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鎮守壽春。吴人大規模在皖城屯田，圖謀在邊境製造禍害。王渾派遣揚州刺史應綽督統淮南各軍攻破他們，并且攻破了另外的一些軍屯，焚燒了吴人積儲的穀物一百八十多萬斛、稻苗四千多頃、船六百多艘。王渾於是在東部邊境陳兵，瞭解地形的險易，逐個地觀看敵城，考察攻取的形勢。

及大舉伐吴，渾率師出横江，遣參軍陳慎、都尉張喬攻尋陽瀨鄉，又擊吴牙門將孔忠，皆破之，獲吴將

等到大規模討伐吴國，王渾率軍隊從横江出兵，派遣參軍陳慎、都尉張喬攻打尋陽瀨鄉，又攻擊吴牙門將孔忠，都打敗了他們，俘獲吴將

周興等五人。又遣殄吴護軍李純據高望城，討吴將俞恭，破之，多所斬獲。吴厲武將軍陳代、平虜將軍朱明懼而來降。吴丞相張悌、大將軍孫震等率衆數萬指城陽，渾遣司馬孫疇、揚州刺史周浚擊破之，臨陣斬二將，及首虜七千八百級，吴人大震。

孫晧司徒何植、建威將軍孫晏送印節詣渾降。既而王濬破石頭，降孫晧，威名益振。明日，渾始濟江，登建鄴宫，釃酒高會。自以先據江上，破晧中軍，案甲不進，致在王濬之後。意甚愧恨，有不平之色，頻奏濬罪狀，時人譏之。帝下詔曰："使持節、都督揚州諸軍事、安東將軍、京陵侯王渾，督率所統，遂逼秣陵，令賊孫晧救死自衛，不得分兵上赴，以成西軍之功。又摧大敵，獲張悌，使晧塗窮勢盡，面縛乞降。遂平定秣陵，功勛茂著。其增封八千户，進爵爲公，封子澄爲亭侯、弟湛爲關内侯，賜絹八千匹。"

轉征東大將軍，復鎮壽陽。渾不尚刑名，處斷明允。時吴人新附，頗懷畏懼。渾撫循羈旅，虚懷綏納，座無空席，門不停賓。於是江東之士莫不悦附。

徵拜尚書左僕射，加散騎常侍。會朝臣立議齊王攸當之藩，渾上書諫曰：

> 伏承聖詔，憲章古典，進齊王攸爲上公，崇其禮儀，遣攸之國。昔周氏建國，大封諸姬，以藩帝室，永世作憲。至於公旦，武王之弟，左右王事，輔濟大業，不使歸藩。明至親義著，不可遠朝故也。是故周公得以聖德光弼幼主，忠誠著於《金縢》，光述文武仁聖之德。攸於大晋，

周興等五人。又派遣殄吴護軍李純占據高望城，討伐吴將俞恭，打敗了他，斬殺俘獲很多。吴厲武將軍陳代、平虜將軍朱明因恐懼而來投降。吴丞相張悌、大將軍孫震等人率兵數萬向城陽進發，王渾派遣司馬孫疇、揚州刺史周浚打敗他們，在陣前殺死兩員將領，并斬首七千八百人，吴人十分恐懼。

孫晧的司徒何植、建威將軍孫晏送官印符節到王渾那裏投降。後來王濬攻破石頭，使孫晧投降，威望名聲更大。第二天，王渾纔渡江，登上建鄴宫，擺酒宴聚會。自認爲先占據江上，攻破孫晧的中軍，按兵不動，招致落在王濬之後。心中很是慚愧忌恨，有不服氣的樣子，屢次奏報王濬的罪狀，當時的人議諷他。皇帝下詔書説："使持節、都督揚州諸軍事、安東將軍、京陵侯王渾，督率他的軍隊，進逼秣陵，使得敵人孫晧救死自衛，無法分兵奔赴上游，從而成就了西軍的功業。又摧毁大敵，俘獲張悌，使得孫晧窮途末路，自縛乞求投降。於是平定秣陵，功勛顯赫。增加封邑八千户，進升爵位爲公，封他的兒子王澄爲亭侯、弟弟王湛爲關内侯，賜絹八千匹。"

轉任征東大將軍，又鎮守壽陽。王渾不崇尚刑法名分，處事决斷公正。當時吴人剛剛歸附，很是有畏懼之心。王渾安撫外鄉人，誠心安慰接納，座上没有空着的席位，門前没有滯留的賓客。於是江東的人士没有不喜悦依附的。

徵召授官爲尚書左僕射，加任散騎常侍。適逢朝臣議論齊王司馬攸當去藩國，王渾上書勸諫説：

> 恭敬地接受詔書，效法古代典章，進升齊王司馬攸爲上公，崇盛對他的禮儀，派司馬攸赴藩國。過去周氏建國，大封姬姓，用以屏蔽王室，世世代代效法。至於公旦，是武王的弟弟，掌管王事，輔佐大業，不讓他去藩國。説明至親道義顯著，不能遠離朝廷的緣故。因此周公得以用聖德光耀佐助幼君，忠誠記載在《金縢》中，光大遵循文王、武王仁義聖明的美德。司馬攸對於大

姬旦之親也。宜贊皇朝，與聞政事，實爲陛下腹心不貳之臣。且攸爲人，修潔義信，加以懿親，志存忠貞。今陛下出攸之國，假以都督虛號，而無典戎幹方之實，去離天朝，不預王政。傷母弟至親之體，虧友于款篤之義，懼非陛下追述先帝、文明太后待攸之宿意也。若以攸望重，於事宜出者，今以汝南王亮代攸。亮，宣皇帝子，文皇帝弟，伷、駿各處方任，有内外之資，論以後慮，亦不爲輕。攸今之國，適足長異同之論，以損仁慈之美耳。而令天下窺陛下有不崇親親之情，臣竊爲陛下不取也。若以妃后外親，任以朝政，則有王氏傾漢之權，吕産專朝之禍。若以同姓至親，則有吴楚七國逆亂之殃。歷觀古今，苟事輕重，所在無不爲害也。不可事事曲設疑防，慮方來之患者也，唯當任正道而求忠良。若以智計猜物，雖親見疑，至於疏遠者亦何能自保乎！人懷危懼，非爲安之理，此最有國有家者之深忌也。愚以爲太子太保缺，宜留攸居之，與太尉汝南王亮、衛將軍楊珧共爲保傅，幹理朝事。三人齊位，足相持正，進有輔納廣義之益，退無偏重相傾之勢。令陛下有篤親親之恩，使攸蒙仁覆之惠。臣同國休戚，義在盡言，心之所見，不能默已。私慕魯女存國之志，敢陳愚見，觸犯天威。欲陛下事每盡善，冀萬分之助。臣而不言，誰當言者。

晋，如同姬旦那種親近關係。應該贊助皇朝，參與政事，實在是陛下的心腹忠誠的臣下。况且司馬攸的爲人，高潔誠信，加上是皇室親族，心存忠貞。如今陛下派司馬攸去藩國，給他都督的虚號，而没有調兵執政的實際權力，遠離朝廷，不參預朝政。傷害了一母同胞兄弟至親的體統，損害了兄弟友愛忠誠的道義，恐怕這不是陛下遵循先帝、文明太后對待司馬攸平宿的意願。如果因爲司馬攸名望大，從國事考慮應當派出的話，如今可用汝南王司馬亮代替司馬攸。司馬亮是宣皇帝的兒子，文皇帝的弟弟，司馬伷、司馬駿各處一方重任，在朝廷内外都有資望，説到日後的憂慮，也不算輕。假如讓司馬攸去了封國，恰好助長了親疏不一的言論，而損害了君主仁慈的美名。讓天下人看到陛下有不崇尚對親人友善的情操，我私下裏認爲陛下那樣做不可取。如果認爲把朝政交給后妃外戚，則會有王氏權傾漢室的危險，有吕産專權的禍患。如果任用同姓至親，則有吴、楚等七國叛逆的禍殃。縱觀歷代，衹要是事關重大，都有可能造成禍害。不能事事懷疑設防，擔心將要發生的禍患，衹應當任用正道搜求忠良。如果憑心計猜疑别人，就是親人也受懷疑，那麽没有親屬關係的人又怎麽能自保呢！人心懷有恐懼感，不是求得安定的方法，這最是統治國家的人要深深禁忌的。我認爲太子太保缺員，應留下司馬攸任此職，和太尉汝南王司馬亮、衛將軍楊珧一同擔任保傅，料理朝政。三人官位同等，足以相互扶持糾正，進一步説有輔佐納言推廣道義的好處，退一步説没有偏重一方相互傾軋的權勢。使陛下有厚待親人的恩典，讓司馬攸蒙受仁義的恩惠。我與國家命運休戚相關，從道義上要求我有話必説，心中所想到的，不能沉默不言。私下敬慕魯女愛國的志氣，冒昧地陳述自己的看法，觸犯了天威。想讓陛下每件事都辦得完美，希望自己能盡微薄之力。我不説，該誰

帝不納。

來説呢。

皇帝不采納。

太熙初，遷司徒。惠帝即位，加侍中，又京陵置士官，如睢陵比。及誅楊駿，崇重舊臣，乃加渾兵。渾以司徒文官，主史不持兵，持兵乃吏屬絳衣。自以偶因時寵，權得持兵，非是舊典，皆令皂服。論者美其謙而識體。

太熙初年，遷任司徒。惠帝即位，加授侍中，又在京陵設置士官，如同睢陵那樣。等到誅殺楊駿，尊崇舊臣，於是加授王渾軍職。王渾因爲司徒是文官，主掌國史不統領軍隊，統率軍隊則官吏穿紅色服裝。自認爲偶然受到一時的寵幸，權且掌管軍隊，不符舊典章，於是命令都穿黑衣。議論的人贊美他謙虚而識大體。

楚王瑋將害汝南王亮等也，公孫宏説瑋曰："昔宣帝廢曹爽，引太尉蔣濟參乘，以增威重。大王今舉非常事，宜得宿望，鎮厭衆心。司徒王渾宿有威名，爲三軍所信服，可請同乘，使物情有憑也。"瑋從之。渾辭疾歸第，以家兵千餘人閉門距瑋。瑋不敢逼。俄而瑋以矯詔伏誅，渾乃率兵赴官。帝嘗訪渾元會問郡國計吏方俗之宜，渾奏曰："陛下欽明聖哲，光于遠近，明詔冲虚，詢及芻蕘，斯乃周文疇咨之求，仲尼不耻下問也。舊三朝元會前計吏詣軒下，侍中讀詔，計吏跪受。臣以詔文相承已久，無他新聲，非陛下留心方國之意也。可令中書指宣明詔，問方土異同，賢才秀異，風俗好尚，農桑本務，刑獄得無冤濫，守長得無侵虐。其勤心政化興利除害者，授以紙筆，盡意陳聞。以明聖指垂心四遠，不復因循常辭。且察其答對文義，以觀計吏人才之實。又先帝時，正會後東堂見征鎮長史司馬、諸王國卿、諸州别駕。今若不能别見，可前詣軒下，使侍中宣問，以審察方國，於事爲便。"帝然之。又詔渾録尚書事。

楚王司馬瑋將要害汝南王司馬亮等，公孫宏勸司馬瑋説："過去宣帝廢曹爽，召來太尉蔣濟陪乘，用以增加威嚴氣勢。大王如今做不尋常的事，應該有老成有名望的人，鎮壓衆人的心。司徒王渾平素有威名，被三軍信服，可以請他同乘，使人情有所依賴。"司馬瑋依從了他。王渾聲稱有病回到宅第，用千餘名家兵閉門抗拒司馬瑋。司馬瑋不敢逼迫他。不久司馬瑋因爲假傳聖旨被殺，王渾於是率兵上任。皇帝曾就元旦朝會時如何向郡國計吏問詢方俗一事向王渾咨詢，王渾奏報説："陛下聖明，光照遠近，開明的詔令冲淡虚静，咨詢下及平民，這如同周文王的訪求四方，孔子的不耻下問。過去三朝元旦朝會前計吏到殿前，侍中讀詔書，計吏下跪受詔。我認爲詔文相承已久，没有新意，不符合陛下留心四方藩國的本意。可以令中書指名宣讀詔書，問四方的異同，人才的狀况，風俗的崇尚，農桑的情形，刑獄有無冤屈濫用，地方官有無侵奪暴虐。那些用心於政治教化興利除害的人，給他們紙筆，把知道的都寫出來。以此表明聖上關心四方，不再因循以往的言辭。而且考察他們作答的文義，來觀察計吏的實際才能。此外在先帝時，元旦朝會後在東堂見征鎮長史司馬、各王國卿、各州的别駕。如今要是不能見，可召至殿前，派侍中慰問，以此審察四方藩國，在形式上也方便。"皇帝同意了王渾的奏章。又下詔命王渾録尚書事。

渾所歷之職，前後著稱，及居台輔，聲望日減。元康七年薨，時年七十五，謚曰元。長子尚早亡，次子濟

王渾在所擔任的職務上，一直有名望，等到官居宰相，聲望逐日降低。元康七年去世，時年七十五歲，謚號元。長子王尚死得早，次子王濟

嗣。

繼嗣。

王濟

濟字武子。少有逸才，風姿英爽，氣蓋一時。好弓馬，勇力絶人，善《易》及《莊》《老》，文詞俊茂，伎藝過人，有名當世，與姊夫和嶠及裴楷齊名。尚常山公主。年二十，起家拜中書郎，以母憂去官。起爲驍騎將軍，累遷侍中，與侍中孔恂、王恂、楊濟同列，爲一時秀彦。武帝嘗會公卿藩牧於式乾殿，顧濟、恂而謂諸公曰："朕左右可謂恂恂濟濟矣！"每侍見，未嘗不諮論人物及萬機得失。濟善於清言，修飾辭令，諷議將順，朝臣莫能尚焉，帝益親貴之。仕進雖速，論者不以主婿之故，咸謂才能致之。然外雖弘雅，而内多忌刻，好以言傷物，儕類以此少之。以其父之故，每排王濬，時議譏焉。

王濟字武子。年少時有超人的才能，風姿英俊豪爽，氣概超越一時。喜好弓箭騎馬，勇力無人能比，善於《易》及《莊》、《老》，文詞美好，技藝超人，在當世有名望，與姐夫和嶠及裴楷名望相同。娶了常山公主。二十歲，應召離家出任中書郎，爲母親守喪辭官。起用爲驍騎將軍，逐漸升遷任侍中，與侍中孔恂、王恂、楊濟在同一官列，成爲當時俊傑。武帝曾在式乾殿會見公卿及地方長官，看着二濟、二恂對諸位公卿說："我的左右可以說温順恭謹的恂恂濟濟一堂！"每次侍君參見，没有不議論人物及各類事情得失的。王濟善於清談，修飾辭令，諷議順隨，朝臣没有能超過他的，皇帝更加親近看重他。官升得雖快，議論的人不認爲是因爲翁婿的緣故，都說是靠才能達到的。然而外表雖然寬宏儒雅，而内心很是嫉妒苛刻，喜歡用言語傷人，周圍人因此輕視他。因爲他父親的緣故，經常排擠王濬，當時的議論譏諷他。

齊王攸當之藩，濟既陳請，又累使公主與甄德妻長廣公主俱入，稽顙泣請帝留攸。帝怒謂侍中王戎曰："兄弟至親，今出齊王，自是朕家事。而甄德、王濟連遣婦來生哭人！"以忤旨，左遷國子祭酒，常侍如故。

齊王司馬攸將去藩國，王濟在陳述請求之後，又屢次讓公主與甄德的妻子長廣公主一同入宫，磕頭流淚請求皇帝留下司馬攸。皇帝生氣地對侍中王戎說："兄弟間關係最親，如今派出齊王，自然是我家裏的事。而甄德、王濟接連打發婦人來活活哭死人！"由於抵忤聖旨，降職任國子祭酒，常侍的職位依舊。

數年，入爲侍中。時渾爲僕射，主者處事或不當，濟性峻厲，明法繩之。素與從兄佑不平，佑黨頗謂濟不能顧其父，由是長同異之言。出爲河南尹，未拜，坐鞭王官吏免官，而王佑始見委任。而濟遂被斥外，於是乃移第北芒山下。

幾年後，入宫任侍中。當時王渾任僕射，主事人處理事情有時不恰當，王濟生性嚴厲，依法懲處他。王濟平素與堂兄王佑不和，王佑的黨羽很是認爲王濟太不顧念自己的父親，於是助長了不同的意見。出任河南尹，還没上任，因鞭打王府輔吏官而獲罪被免官，而王佑正受到委任。王濟於是被貶斥出朝，王濟就把家搬到北芒山下。

性豪侈，麗服玉食。時洛京地甚貴，濟買地爲馬埒，編錢滿之，時人謂爲"金溝"。王愷以帝舅奢豪，有牛名"八百里駮"，常瑩其蹄角。濟請以錢千萬與牛對射而賭之。愷亦自

王濟生性奢侈，衣食講究。當時洛京地價很高，王濟買地用作騎射的跑道，把錢編在一起鋪滿跑道，當時的人稱之爲"金溝"。王愷因爲是皇帝之舅奢侈豪華，有一頭牛叫做"八百里駮"，常裝飾牛的蹄角。王濟提出用錢一千萬和牛做賭

恃其能，令濟先射。一發破的，因據胡床，叱左右速探牛心來，須臾而至，一割便去。和嶠性至儉，家有好李，帝求之，不過數十。濟候其上直，率少年詣園，共啖畢，伐樹而去。帝嘗幸其宅，供饌甚豐，悉貯琉璃器中。蒸肫甚美，帝問其故，答曰："以人乳蒸之。"帝色甚不平，食未畢而去。

注比試射箭。王愷自認爲有本事，讓王濟先射。王濟一發射中，於是坐在交椅上，喝叱左右趕快把牛心取來，轉眼間來到，一刀割下就走。和嶠生性極儉樸，家中有棵好李子樹，皇帝索要，也不過給他幾十個。王濟趁着和嶠去值班，帶領年輕人到果園，一起吃完，砍了李子樹纔走。皇帝曾到王濟的住宅，奉上的飯食很豐盛，都裝在琉璃器皿中。蒸肫子味道很好，皇帝問原因，回答説："用人奶蒸的。"皇帝臉色很不好看，没吃完就走了。

濟善解馬性，嘗乘一馬，著連乾鄣泥，前有水，終不肯渡。濟云："此必是惜鄣泥。"使人解去，便渡。故杜預謂濟有馬癖。

王濟很懂馬的性情，曾騎着一匹馬，馬身上披有連乾鄣泥，前方有水，馬始終不肯渡過去。王濟説："這一定是捨不得鄣泥。"讓人解下去，馬於是渡水。因而杜預説王濟有愛馬的嗜好。

帝嘗謂和嶠曰："我將罵濟而後官爵之，何如？"嶠曰："濟俊爽，恐不可屈。"帝因召濟，切讓之，既而曰："知愧不？"濟答曰："尺布斗粟之謡，常爲陛下耻之。他人能令親疏，臣不能使親親，以此愧陛下耳。"帝默然。

皇帝曾經對和嶠説："我想罵王濟然後給他封官進爵，怎麽樣？"和嶠説："王濟豪爽，恐怕不能委屈他。"皇帝於是召來王濟，深深地責備他，然後説："知道慚愧嗎？"王濟回答説："兄弟間不能相容，我常爲陛下感到羞耻。别人能讓親人疏遠，我不能讓親人親近，爲此我愧對陛下。"皇帝默然不語。

帝嘗與濟弈棋，而孫晧在側，謂晧曰："何以好剥人面皮？"晧曰："見無禮於君者則剥之。"濟時伸脚局下，而晧譏焉。

皇帝曾與王濟下棋，而孫晧在旁邊，皇帝對孫晧説："爲什麽喜歡剥人的臉皮？"孫晧説："見到對國君無禮的人就剥了他。"王濟當時把脚伸到了棋盤下，因而孫晧譏諷王濟。

尋使白衣領太僕。年四十六，先渾卒，追贈驃騎將軍。及其將葬，時賢無不畢至。孫楚雅敬濟，而後來，哭之甚悲，賓客莫不垂涕。哭畢，向靈床曰："卿常好我作驢鳴，我爲卿作之。"體似聲真，賓客皆笑。楚顧曰："諸君不死，而令王濟死乎！"

不久讓他由平民身份兼任太僕。四十六歲，死在王渾之前，追贈爲驃騎將軍。等到將要安葬，當時的賢人都來了。孫楚很敬重王濟，而來得晚，哭得很悲傷，賓客没有不落淚的。哭完了，對着靈床説："卿常常喜好我學驢叫，我爲卿叫一遍。"學得形體相似聲音逼真，賓客都笑了。孫楚回頭看着他們説："你們不死，却讓王濟死了！"

初，濟尚主，主兩目失明，而妒忌尤甚，然終無子，有庶子二人。卓字文宣，嗣渾爵，拜給事中。次聿，字茂宣，襲公主封敏陽侯。濟二弟，澄字道深，汶字茂深，皆辯慧有才藻，并歷清顯。

當初，王濟娶了公主，公主雙目失明，而妒忌心很重，然而始終没生孩子，有妾生的兒子兩人。王卓字文宣，繼承了王渾的爵位，官拜給事中。次子王聿，字茂宣，繼承公主封爲敏陽侯。王濟有兩個弟弟，王澄字道深，王汶字茂深，都善言談聰明有文采，都歷任清高顯貴之職。

王濬

王濬字士治，弘農湖人也。家世二千石。濬博涉墳典，美姿貌，不修名行，不爲鄉曲所稱。晚乃變節，疏通亮達，恢廓有大志。嘗起宅，開門前路廣數十步。人或謂之何太過，濬曰："吾欲使容長戟幡旗。"衆咸笑之，濬曰："陳勝有言，燕雀安知鴻鵠之志。"

王濬字士治，弘農湖地人。家世中有人做過太守。王濬博覽古籍，姿容相貌俊美，不注重名聲品行，不被鄉里人稱道。後來改變了節操，開通豁達，很有大志向。曾蓋房，大門前留有幾十步寬。有人問他爲什麽留下太多地方，王濬説："我想使門前容下長戟幡旗。"衆人都笑他，王濬説："陳勝説過，燕雀哪知道鴻鵠的志向。"

州郡辟河東從事。守令有不廉潔者，皆望風自引而去。刺史燕國徐邈有女才淑，擇夫未嫁。邈乃大會佐吏，令女於内觀之。女指濬告母，邈遂妻之。後參征南軍事，羊祜深知待之。祜兄子暨白祜："濬爲人志太，奢侈不節，不可專任，宜有以裁之。"祜曰："濬有大才，將欲濟其所欲，必可用也。"轉車騎從事中郎，識者謂祜可謂能舉善焉。

州郡徵他爲河東從事。官吏中不廉潔的人，都聽到消息自行離去。刺史燕國人徐邈有個女兒淑賢有才，挑選丈夫尚未出嫁。徐邈盛大地會集下屬官吏，讓女兒在裏面觀看他們。女兒指着王濬告訴母親，徐邈於是把女兒嫁給他。後來參征南軍事，羊祜深深理解厚待他。羊祜兄長的兒子羊暨對羊祜説："王濬做人的志向太過分，奢侈不節制，不能過於信任，應該對他有所限制。"羊祜説："王濬有大才，我將要幫他實現願望，必定可以任用。"轉任車騎從事中郎，有見識的人説羊祜能推舉有良才的人。

除巴郡太守。郡邊吴境，兵士苦役，生男多不養。濬乃嚴其科條，寬其徭課，其産育者皆與休復，所全活者數千人。轉廣漢太守，垂惠布政，百姓賴之。濬夜夢懸三刀於卧屋梁上，須臾又益一刀，濬驚覺，意甚惡之。主簿李毅再拜賀曰："三刀爲州字，又益一者，明府其臨益州乎?"及賊張弘殺益州刺史皇甫晏，果遷濬爲益州刺史。濬設方略，悉誅弘等，以勛封關内侯。懷輯殊俗，待以威信，蠻夷徼外，多來歸降。徵拜右衛將軍，除大司農。車騎將軍羊祜雅知濬有奇略，乃密表留濬，於是重拜益州刺史。

拜任巴郡太守。巴郡與吴國邊境相鄰，兵士們以勞役爲苦，生男孩大多不養活。王濬於是使條令嚴厲，使徭役寬鬆，那些生育的人，都讓他們休整并免除徭役，這樣活下來的有幾千人。轉任廣漢太守，實施恩惠仁政，百姓依賴他。王濬夜間夢到卧室梁上懸着三把刀，一會兒又添了一把刀，王濬驚醒，心中厭惡這個夢。主簿李毅拜了兩拜祝賀説："三把刀是州字，又添一把，您恐怕要去益州了吧?"等到賊人張弘殺了益州刺史皇甫晏，果然調王濬任益州刺史。王濬設計謀劃，全部誅殺了張弘等人，因爲有功被封爲關内侯。安撫不同的風俗，用威嚴信用待人，異族境外，大多前來歸順投降。徵召授職爲右衛將軍，授官大司農。車騎將軍羊祜很知道王濬有奇謀，於是暗中上表留王濬，於是又任益州刺史。

武帝謀伐吴，詔濬修舟艦。濬乃作大船連舫，方百二十步，受二千餘人。以木爲城，起樓櫓，開四出門，其上皆得馳馬來往。又畫鷁首怪獸於

武帝謀劃伐吴，下詔令王濬修造舟船。王濬於是建造大船相連的船，一百二十步見方，載兩千多人。用木材建城，樹起高臺，開通向四方的大門，城上都可以騎馬往來。又在船頭上畫上鷁

船首，以懼江神。舟楫之盛，自古未有。濬造船於蜀，其木杮蔽江而下。吳建平太守吾彥取流杮以呈孫晧曰："晉必有攻吳之計，宜增建平兵。建平不下，終不敢渡。"晧不從。尋以謠言拜濬爲龍驤將軍、監梁益諸軍事。語在《羊祜傳》。

鳥的頭及怪獸，用來恫嚇江神。舟船的規模之大，自古没有過。王濬在蜀造船，砍削下的木片遮蓋了江面向下游漂流。吳建平太守吾彥取來木片呈給孫晧說："晉一定有攻打吳的謀劃，應該增加建平的兵力。建平不被攻下，晉軍最終不敢渡江。"孫晧不聽從。不久因謠言授王濬爲龍驤將軍、監梁益諸軍事。事情記載在《羊祜傳》。

時朝議咸諫伐吳，濬乃上疏曰："臣數參訪吳楚同異，孫晧荒淫凶逆，荆揚賢愚無不嗟怨。且觀時運，宜速征伐。若今不伐，天變難預。令晧卒死，更立賢主，文武各得其所，則强敵也。臣作船七年，日有朽敗，又臣年已七十，死亡無日。三者一乖，則難圖也，誠願陛下無失事機。"帝深納焉。賈充、荀勖陳諫以爲不可，唯張華固勸。又杜預表請，帝乃發詔，分命諸方節度。濬於是統兵。先在巴郡之所全育者，皆堪徭役供軍，其父母戒之曰："王府君生爾，爾必勉之，無愛死也！"

當時朝廷的議論都勸阻伐吳，王濬就上書說："我多次查訪吳楚的異同，孫晧荒淫凶暴，荆揚的人不論賢愚没有不抱怨的。況且觀察時機運數，應該迅速征伐。如果現在不討伐，天意的變化難以預料。假如孫晧突然死了，更換了賢明的國君，文官武將各自有了合適的位置，那麼吳就是强敵了。我造船七年，逐漸會有腐朽敗壞的，再說我已七十歲，離死已不遠。這三條有一項不順，就難於圖謀了，誠懇地希望陛下不失時機。"皇帝深深接受他的看法。賈充、荀勖陳述勸諫認爲不可伐吳，衹有張華堅持勸戰。加上杜預上表請求，皇帝於是下詔書，分派命令各方節度。王濬於是統領軍隊。先前在巴郡那些保全了生育的人，都能够服徭役供給軍隊，他們的父母告誡他們說："王太守生養了你們，你們一定要努力，不要捨不得死！"

太康元年正月，濬發自成都，率巴東監軍、廣武將軍唐彬攻吳丹楊，克之，擒其丹楊監盛紀。吳人於江險磧要害之處，并以鐵鎖横截之，又作鐵錐長丈餘，暗置江中，以逆距船。先是，羊祜獲吳間諜，具知情狀。濬乃作大筏數十，亦方百餘步，縛草爲人，被甲持杖，令善水者以筏先行，筏遇鐵錐，錐輒著筏去。又作火炬，長十餘丈，大數十圍，灌以麻油，在船前，遇鎖，然炬燒之，須臾，融液斷絶，於是船無所礙。二月庚申，克吳西陵，獲其鎮南將軍留憲、征南將軍成據、宜都太守虞忠。壬戌，克荆門、夷道二城，獲監軍陸晏。乙

太康元年正月，王濬從成都發兵，率領巴東監軍、廣武將軍唐彬攻打吳國的丹楊，攻克了那裏，擒獲了丹楊監盛紀。吳人在長江險阻要害的地方，都用鐵鎖横向截斷，又做一丈多長的鐵錐，暗中設置在江中，用以迎頭阻擋船隻。在攻吳以前，羊祜抓獲吳間諜，完全瞭解了情況。王濬於是做了幾十個大筏子，也百餘步見方，用草扎成人形，披盔甲拿兵器，命令水性好的人乘筏子走在前面，筏子遇上鐵錐，鐵錐就刺到筏子上漂走了。又做火炬，十餘丈長，圓周有幾十圍大，灌上麻油，置於船前，遇到鐵鎖，點燃火炬燒它，一會兒功夫，融成液體斷絶，於是船没有障礙。二月庚申日，攻克吳西陵，俘獲吳鎮南將軍留憲、征南將軍成據、宜都太守虞忠。壬戌日，攻克荆門、夷道兩城，俘獲監軍陸晏。乙丑

丑，克樂鄉，獲水軍督陸景。平西將軍施洪等來降。乙亥，詔進濬爲平東將軍、假節、都督益梁諸軍事。

日，攻克樂鄉，俘獲水軍督陸景。平西將軍施洪等人來投降。乙亥日，詔書進升王濬爲平東將軍、假節、都督益梁諸軍事。

濬自發蜀，兵不血刃，攻無堅城，夏口、武昌，無相支抗。於是順流鼓棹，徑造三山。晧遣游擊將軍張象率舟軍萬人禦濬，象軍望旗而降。晧聞濬軍旌旗器甲，屬天滿江，威勢甚盛，莫不破膽。用光禄勛薛瑩、中書令胡冲計，送降文於濬曰："吴郡孫晧叩頭死罪。昔漢室失御，九州幅裂，先人因時略有江南，遂阻山河，與魏乖隔。大晉龍興，德覆四海，暗劣偷安，未喻天命。至于今者，猥煩六軍，衡蓋露次，遠臨江渚。舉國震惶，假息漏刻，敢緣天朝，含弘光大。謹遣私署太常張夔等奉所佩璽綬，委質請命。"壬寅，濬入于石頭。晧乃備亡國之禮，素車白馬，肉袒面縛，銜璧牽羊，大夫衰服，士輿櫬，率其僞太子瑾、瑾弟魯王虔等二十一人，造于壘門。濬躬解其縛，受璧焚櫬，送于京師。收其圖籍，封其府庫，軍無私焉。帝遣使者犒濬軍。

王濬自從在蜀地發兵，兵器不見血，攻城無頑敵，夏口、武昌，都不相互支持抵抗。於是順流摇槳，直奔三山。孫晧派遣游擊將軍張象率水兵萬人抵禦王濬，張象的軍隊看到晋軍戰旗就投降。孫晧聽説王濬軍旌旗兵器盔甲與天際相連，滿江都是，威勢很盛，没有不嚇破膽的。采用光禄勛薛瑩、中書令胡冲的策略，送投降文書給王濬説："吴郡孫晧叩頭死罪。過去漢朝皇室失去統治，九州分裂，先人憑藉天時占據了江南，於是山河被阻，與魏隔離。大晋興盛，美德布滿四海，吴昏昧偷安，不知天命。至於今天，多多煩擾六軍，露宿野外，遠道來到江中小洲。全國震驚惶恐，苟且偷生片刻，冒昧攀援天朝，寬宏大量。恭謹地派遣私署太常張夔等人奉上我所佩的玉璽綬帶，把性命交您發落。"壬寅日，王濬進入石頭。孫晧於是備下亡國的禮節，白色的車馬，袒露肢體，雙手反綁，口銜璧玉手牽羊，大夫穿喪服，官吏用車拉着棺材，率領僞太子孫瑾、孫瑾的弟弟魯王孫虔等二十一人，來到軍壘門前。王濬躬身爲他鬆綁，接受璧玉焚燒棺材，送孫晧等人去京師。接收吴國的地圖書籍，封閉了他們的府庫，軍隊没有人侵占。皇帝派使者犒勞王濬的軍隊。

初，詔書使濬下建平，受杜預節度，至秣陵，受王渾節度。預至江陵，謂諸將帥曰："若濬得下建平，則順流長驅，威名已著，不宜令受制於我。若不能克，則無緣得施節度。"濬至西陵，預與之書曰："足下既摧其西藩，便當徑取秣陵，討累世之逋寇，釋吴人於塗炭。自江入淮，逾于泗汴，泝河而上，振旅還都，亦曠世一事也。"濬大悦，表呈預書。

起初，詔書令王濬攻下建平，受杜預節制調度，到了秣陵，受王渾節制調度。杜預到了江陵，對衆將帥説："如果王濬能攻下建平，就順流長驅而下，威名已經顯著，不宜令他受我節制。如果不能攻克建平，也就没辦法施行節度。"濬到了西陵，杜預給他書信説："你已經摧毁了吴國西部屏障，就該直接去攻取秣陵，討伐逃亡了幾代的敵寇，把吴人從災難中解救出來。從長江進入淮河，越過泗水汴水，逆黄河而上，凱旋回都城，這也是前所未有的事業啊。"王濬十分欣喜，上表呈上杜預的書信。

及濬將至秣陵，王渾遣信要令暫過論事，濬舉帆直指，報曰："風利，

等到王濬將要到達秣陵，王渾送信邀請命令王濬去暫且商議軍事，王濬揚帆直下，報告説：

不得泊也。”王渾久破晧中軍，斬張悌等，頓兵不敢進。而濬乘勝納降，渾恥而且忿，乃表濬違詔不受節度，誣罪狀之。有司遂按濬檻車徵，帝弗許，詔讓濬曰：“伐國事重，宜令有一。前詔使將軍受安東將軍渾節度，渾思謀深重，案甲以待將軍。云何徑前，不從渾命，違制昧利，甚失大義。將軍功勳，簡在朕心，當率由詔書，崇成王法，而於事終恃功肆意，朕將何以令天下?”濬上書自理曰：

“順風，無法停船。”王渾早已攻破孫晧的中軍，斬殺張悌等人，按兵不敢前進。而王濬乘勝受降，王渾感到羞恥而且忿恨，於是上表說王濬違抗詔書不受節制調度，編織罪名上告他。有關官吏於是要依法用檻車徵王濬，皇帝不許，下詔責備王濬說：“討伐敵國事關重大，命令應該統一。先前下詔書讓將軍受安東將軍王渾節度，王渾謀略深遠，按兵不動等待將軍。爲什麽自行前進，不服從王渾的命令，違背制度昧於利益，很是有失大義。將軍的功勛，全記在我心中，應當一切依照詔書，崇大成就王法，如果都仗着有功而任意行事，我將靠什麽號令天下?”王濬上書自行陳述道理說：

臣前被《庚戌詔書》曰：“軍人乘勝，猛氣益壯，便當順流長騖，直造秣陵。”臣被詔之日，即便東下。又前被詔書云“太尉賈充總統諸方，自鎮東大將軍伷及渾、濬、彬等皆受充節度”，無令臣別受渾節度之文。

我先前接受《庚戌詔書》說：“軍人乘勝，勇猛的精神更盛，就該順流推進，直奔秣陵。”我接受詔書那天，就開始東進。此外先前詔書又說“太尉賈充總管各方，自鎮東大將軍司馬伷及王渾、王濬、唐彬等人都受賈充節制調度”，没有命令我另外接受王渾節度的文字。

臣自達巴丘，所向風靡，知孫晧窮蹙，勢無所至。十四日至牛渚，去秣陵二百里，宿設部分，爲攻取節度。前至三山，見渾軍在北岸，遣書與臣，可暫來過，共有所議，亦不語臣當受節度之意。臣水軍風發，乘勢造賊城，加宿設部分行有次第，無緣得於長流之中迴船過渾，令首尾斷絶。須臾之間，晧遣使歸命。臣即報渾書，并寫晧箋，具以示渾，使速來，當於石頭相待。軍以日中至秣陵，暮乃被渾所下當受節度之符，欲令臣明十六日悉將所領，還圍石頭，備晧越逸。又索蜀兵及鎮南諸軍人名定見。臣以爲晧已來首都亭，無緣共合空

我自從到達巴丘，所向披靡，知道孫晧窘迫，已經没有威勢。十四日到達牛渚，離秣陵二百里，駐扎安排，爲攻取部署。前進到三山，看到王渾的軍隊在北岸，他送書信給我，説我可以到他那裏短暫停留，有事共同商議，也没説我該受他節制調度的話。我的水軍迅猛奮發，乘勢奔赴敵城，加上部署行進有次第，無法在浩蕩的江水中調轉船頭到王渾那裏，使得船隊首尾斷絶。轉眼之間，孫晧派遣使者來投降。我當即給王渾覆信，并抄寫了孫晧的書信，都交給王渾過目，讓他快來，我將在石頭等他。軍隊在中午到達秣陵，黄昏時就接到王渾下達的該受他節度的符命，想命令我在第二天即十六日統領我全部軍隊回師包圍石頭，防備孫晧逃逸。又索取蜀軍及鎮南各軍人名約定見面。我認爲孫晧已來都亭伏罪，没必要一同徒勞地包圍。再説

圍。又兵人定見，不可倉卒，皆非當今之急，不可承用。中詔謂臣忽棄明制，專擅自由。伏讀嚴詔，驚怖悚栗，不知軀命當所投厝。豈惟老臣獨懷戰灼，三軍上下咸盡喪氣。臣受國恩，任重事大，常恐托付不效，孤負聖朝。故投身死地，轉戰萬里，被蒙寬恕之恩，得從臨履之宜。是以憑賴威靈，幸而能濟，皆是陛下神策廟算。臣承指授，效鷹犬之用耳，有何勛勞而恃功肆意，寧敢昧利而違聖詔。

軍人約定見面，不能倉猝，又都不是眼下的急事，無法接受命令。詔書說我忽視拋棄制度，獨斷專行。拜讀嚴厲的詔書，驚恐戰栗，不知命運將會如何。豈祇我一人心懷恐懼，三軍上下都喪失了鋭氣。我享受國家恩典，責任重大，常怕辜負皇上托付，對不起朝廷。因而投身於凶險的戰場，轉戰萬里，蒙受寬恕的恩典，得以有見機行事的方便，因而憑藉威靈，僥幸成功，都是陛下神機妙算。我按照指點，效鷹犬之勞罷了，有什麽功勛能讓我仗着有功而放任自己呢，難道敢昧於利益而違背聖詔嗎。

臣以十五日至秣陵，而詔書以十六日起洛陽，其間懸闊，不相赴接，則臣之罪責宜蒙察恕。假令孫皓猶有螳螂舉斧之勢，而臣輕軍單入，有所虧喪，罪之可也。臣所統八萬餘人，乘勝席卷。皓以衆叛親離，無復羽翼，匹夫獨立，不能庇其妻子，雀鼠貪生，苟乞一活耳。而江北諸軍不知其虛實，不早縛取，自爲小誤。臣至便得，更見怨恚，并云守賊百日，而令他人得之，言語噂喈，不可聽聞。

我十五日到達秣陵，而詔書十六日從洛陽發出，這期間間隔很長，不相連接，那麽我的罪責應受到考慮寬恕。假如孫皓仍有螳螂舉斧的勢頭，而我率輕軍自行攻入，造成虧損喪亡，責罰我是可以的。我所統領的八萬多人，乘勝追擊。孫皓已經衆叛親離，不再有幫凶，孤身一人，不能庇護妻兒，雀鼠貪生，苟且求得活命罷了。而江北諸軍不知吴國虛實，不早俘獲，自是小的失誤。我馬到成功，更遭人怨恨，并説守候敵人一百天，而讓别人得了功勞，議論紛雜，無法入耳。

案《春秋》之義，大夫出疆，由有專輒。臣雖愚蠢，以爲事君之道，唯當竭節盡忠，奮不顧身，量力受任，臨事制宜，苟利社稷，死生以之。若其顧護嫌疑，以避咎責，此是人臣不忠之利，實非明主社稷之福也。臣不自料，忘其鄙劣，披布丹心，輸寫肝腦，欲竭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庶必掃除凶逆，清一宇宙，願令聖世與唐虞比隆。陛下粗察臣之愚款，而識其欲自效

按《春秋》的大義，大夫出外，尚且有自主權。我雖然愚蠢，但認爲侍奉國君的道義，祇應竭盡節操忠心，奮不顧身，根據能力接受任務，臨事制定對策，祇要對國家有利，任憑生死。如果擔心招致嫌疑，而躲避罪責，這是作臣的不忠的利益所在，實在不是聖明君主與朝廷的福分。我不自量力，不顧自己的地位低下，披露赤膽忠心，傾吐忠心竭力不惜生命的實情，希望竭盡輔佐大臣的力量，加上忠貞，但願定能掃除凶敵叛逆，統一安定天下，願聖世與唐堯虞舜同樣昌盛。陛下大致清楚我的老實忠誠，而且

之誠，是以授臣以方牧之任，委臣以征討之事。雖燕主之信樂毅，漢祖之任蕭何，無以加焉。受恩深重，死且不報，而以頑疏，舉錯失宜。陛下弘恩，財加切讓，惶怖怔營，無地自厝，願陛下明臣赤心而已。

知道我本人願意效力的誠心，因而授予我治理一方的重任，把征討的大事交付給我。即便是燕主信任樂毅，漢祖信任蕭何，也無法超過您對我的信任。受恩深重，用死都難以報答，而我因頑鈍疏忽，舉措不當。陛下弘恩，僅對我加以責備，惶恐不安，無地自容，但願陛下明白我的赤膽忠心而已。

渾又騰周浚書，云濬軍得吳寶物。濬復表曰：

王渾致書周浚，説王濬的軍隊得到了吳的寶物。王濬又上表説：

被《壬戌詔書》，下安東將所上揚州刺史周浚書，謂臣諸軍得孫皓寶物，又謂牙門將李高放火燒皓僞宮。輒公文上尚書，具列本末。又聞渾案陷上臣。臣受性愚忠，行事舉動，信心而前，期於不負神明而已。秣陵之事，皆如前所表，而惡直醜正，實繁有徒，欲構南箕，成此貝錦，公於聖世，反白爲黑。

接《壬戌詔書》，下達安東將軍所上呈揚州刺史周浚的書信，説我所統領的軍隊得到了孫皓的寶物，又説牙門將李高放火燒孫皓的僞宮。就寫公文上報尚書，把事情的情形都羅列出來。又聽説王渾寫文書誣陷上告我。我生性愚鈍忠厚，一舉一動，問心無愧就去做，祇希望不辜負神明就行了。秣陵的事，都如同我先前上表説的那樣，然而嫉害正直，大有人在，故意編造，羅織罪名，公然行於聖世，顛倒黑白。

夫佞邪害國，自古而然。故無極破楚，宰嚭滅吳，及至石顯，傾亂漢朝，皆載在典籍，爲世所戒。昔樂毅伐齊，下城七十，而卒被讒間，脱身出奔。樂羊既反，謗書盈篋。況臣頑疏，能免讒慝之口！然所望全其首領者，實賴陛下聖哲欽明，使浸潤之譖不得行焉。然臣孤根獨立，朝無黨援，久棄遐外，人道斷絶，而結恨強宗，取怨豪族。以累卵之身，處雷霆之衝；繭栗之質，當豺狼之路，其見吞噬，豈抗唇齒！

佞臣奸邪害國，自古就是那樣。因而無極攻破楚，宰嚭消滅吳，至於石顯，搞亂了漢朝，這些都記載在典籍中，被世人引以爲戒。過去樂毅討伐齊，攻下七十個城池，然而最終被讒言離間，脱身出奔。樂羊得勝回朝後，誹謗他的書信裝滿了書箱。何況我頑鈍疏漏，怎能堵得上説壞話人的嘴！然而我能保全身首的希望所在，全仗着陛下聖明，使漸進的讒言行不通。然而我勢孤力單，朝中没有同黨聲援，長久地被拋在荒遠的地方，人事關係斷絶，而又與勢力強大的宗派豪門結下了仇怨。以危如累卵的自身，處於雷霆的衝擊中；以初生牛犢弱小的身軀，擋在豺狼的道路上，將被吞噬，怎麽抵禦得了唇齒！

夫犯上干主，其罪可救，乖忤貴臣，則禍在不測。故朱雲折檻，嬰逆鱗之怒，慶忌救之，成帝不問。望之、周堪違忤石顯，雖闔朝嗟嘆，而死不旋踵。此臣

冒犯了國君，這個罪是可以挽救的，得罪了權貴大臣，那災禍就難以測度。因此朱雲折斷囚籠，大大惹怒了成帝，慶忌救他，成帝不再問罪。望之、周堪得罪了石顯，雖然滿朝嘆息，而死亡仍無可避免。這是我深

之所大怖也。今渾之支黨姻族內外，皆根據磐互，并處世位。聞遣人在洛中，專共交構，盜言孔甘，疑惑觀聽。夫曾參之不殺人，亦以明矣，然三人傳之，其母投杼。今臣之信行，未若曾參之著；而讒構沸騰，非徒三夫之對，外內扇助，爲二五之應。夫猛獸當塗，麒麟恐懼，况臣脆弱，敢不悚栗！

感恐怖的。如今王渾的黨羽姻親內外，都相互勾結，都處於世代相承的官位。聽說在洛中派遣了人，專門在一起勾結，讒言很是動聽，疑惑人們的視聽。曾參不殺人，也是明明白白的了，然而三人傳說他殺人，他母親就嚇得扔下了織布梭子而走。如今我的信用品行，不如曾參那麼顯著；而讒言沸騰，不僅僅是三個人在說，內外煽動，衆人響應。猛獸擋路，麒麟恐懼，何況我脆弱，怎能不戰栗！

僞吴君臣，今皆生在，便可驗問，以明虛實。前僞中郎將孔攄説，去二月武昌失守，水軍行至。晧案行石頭還，左右人皆跳刀大呼云："要當爲陛下一死戰决之。"晧意大喜，謂必能然，便盡出金寶，以賜與之。小人無狀，得便持走，晧懼，乃圖降首。降使適去，左右劫奪財物，略取妻妾，放火燒宫。晧逃身竄首，恐不脱死，臣至，遣參軍主者救斷其火耳。周浚以十六日前入晧宫，臣時遣記室吏往視書籍，浚使收縛。若有遺寶，則浚前得，不應移踪後人，欲求苟免也。

僞吴的君臣，如今都活着，這就可以驗證審問，從而辨明真假。先前僞中郎將孔攄説，去年二月武昌失守，水軍將到。孫晧巡視石頭回朝，左右人都舞刀大呼説："總該爲陛下决一死戰。"孫晧心中大喜，認爲必定能那樣，於是就悉數拿出金銀寶物，去賜給他們。小人無禮，得到就拿着跑了，孫晧恐懼，就打算投降。投降的使者剛離去，左右劫奪財物，掠奪妻妾，放火燒宫。孫晧拼命逃竄，惟恐不能活命，我到了那裏，派參軍主事的人去撲滅大火。周浚於十六日前進入孫晧的宫室，我當時派遣記室吏去視察書籍，周浚派人把記室吏拘禁。如果有遺留下的財寶，那麽周浚已在先得到，不該留下踪迹給後人，以期苟且免罪。

臣前在三山得浚書云："晧散寶貨以賜將士，府庫略虛。"而今復言"金銀篋笥，動有萬計"，疑臣軍得之。言語反覆，無復本末。臣復與軍司張牧、汝南相馮紞等共入觀晧宫，乃無席可坐。後日又與牧等共視晧舟船，渾又先臣一日上其船。船上之物，皆渾所知見。臣之案行，皆出其後，若有寶貨，渾應得之。

我先前在三山收到周浚的書信説："孫晧分發財寶賞賜將士，庫房中被掠奪空虛。"而如今又説"金銀竹箱，數以萬計"，懷疑我的軍隊拿去了。言語反復，不再有事情的原委。我又與軍司張牧、汝南相馮紞等人一同進孫晧的宫室觀看，竟然没有地方可坐。日後又與張牧等人一同去看孫晧的舟船，王渾又比我早一天上了孫晧的船。船上的東西，都是王渾所知道看見的。我的巡行，都在他之後，如果有寶物，王渾應該得到了。

又臣將軍素嚴，兵人不得妄離部陣間。在秣陵諸軍，凡二十

再説我治軍一向嚴明，軍人不許擅自離開部隊戰陣。在秣陵的幾路軍隊，總計二十

萬衆。臣軍先至，爲土地之主。百姓之心，皆歸仰臣，臣切敕所領，秋毫不犯。諸有市易，皆有伍任證左，明從券契，有違犯者，凡斬十三人，皆吴人所知也。餘軍縱横，詐稱臣軍，而臣軍類皆蜀人，幸以此自别耳。豈獨浚之將士皆是夷齊，而臣諸軍悉聚盗跖耶！時有八百餘人，緣石頭城劫取布帛。臣牙門將軍馬潛即收得二十餘人，并疏其督將姓名，移以付浚，使得自科結，而寂無反報，疑皆縱遣，絶其端緒也。

又聞吴人言，前張悌戰時，所殺財有二千人，而渾、浚露布言以萬計。以吴剛子爲主簿，而遣剛至洛，欲令剛增斬級之數。可具問孫晧及其諸臣，則知其定審。若信如所聞，浚等虚詐，尚欺陛下，豈惜於臣！云臣屯聚蜀人，不時送晧，欲有反狀。又恐動吴人，言臣皆當誅殺，取其妻子，冀其作亂，得騁私忿。謀反大逆，尚以見加，其餘謗嗜，故其宜耳。

渾案臣"瓶罄小器，蒙國厚恩，頻繁擢叙，遂過其任"。渾此言最信，内省慚懼。今年平吴，誠爲大慶，於臣之身，更受咎累。既無孟側策馬之好，而令濟濟之朝有讒邪之人，虧穆穆之風，損皇代之美。由臣頑疏，使致於此，拜表流汗，言不識次。

萬人。我的軍隊先到，成了一地之主。百姓的心，都歸附仰仗我，我深切告誡我所統領的部隊，秋毫不犯。凡有市場交易，都有數人擔任見證，明確地依從契約，有違犯的人，共斬殺了十三個，這都是吴人所知道的。其他的軍隊亂竄於各處，詐稱是我的部下，而我軍都是蜀人，幸虧靠這一點自我區别。難道周浚的將士都是伯夷、叔齊，而我的各軍全部聚集了盗跖嗎！當時有八百餘人，順着石頭城劫取布帛。我的牙門將軍馬潛當即捕獲二十多人，都分别記下了他們督將的姓名，移交給周浚，使他能自行依法了結，然而没有了音信返報，我懷疑都被放縱走了，斷絶了此事的頭緒。

又聽吴人説，先前張悌作戰時，僅被殺了兩千人，而王渾、周浚散布説數以萬計。以吴剛的兒子爲主簿，而派吴剛去洛，想讓吴剛增報殺敵的數目。可以全都向孫晧及他的大臣們問詢，就可以詳細確定地知道。如果真如同我聽到的那樣，周浚等人虚報欺詐，尚且欺騙陛下，難道會憐惜我嗎！説我屯聚蜀人，不按時交送孫晧，有想造反的樣子。又恐嚇吴人，説我將會把他們都殺掉，掠取他們的妻兒，希望他們作亂，得以發泄私忿。謀反大逆不道，尚且還要被再加罪名，其餘誹謗言論，也就是很自然的了。

王渾奏報我"小小才能，蒙受國家厚恩，頻繁提拔任用，於是就超過了他的能力"。王渾這話最真實，心中反省慚愧恐懼。今年平定了吴，實在是大的喜事，而對於我來説，反而受災患連累。既没有孟之反鞭打馬匹以示不矜功的好品德，又讓興盛的朝廷中有進讒言行奸邪的人，損害肅穆的風氣，損害皇代的美名。因爲我的頑鈍疏漏，造成這種情況，拜送表章汗流滿面，語無倫次。

濬至京都，有司奏，濬表既不列前後所被七詔月日，又赦後違詔不受渾節度，大不敬，付廷尉科罪。詔

王濬到了京城，有關官吏奏報，王濬上表既不列前後所受七個詔書的月日，又赦免後來違背詔書不受王渾節制調度，大不敬，交廷尉治罪。

曰："濬前受詔徑造秣陵，後乃下受渾節度。詔書稽留，所下不至，便令與不受詔同責，未爲經通。濬不即表上被渾宣詔，此可責也。濬有征伐之勞，不足以一眚掩之。"有司又奏，濬赦後燒賊船百三十五艘，輒敕付廷尉禁推。詔曰"勿推"。拜濬輔國大將軍，領步兵校尉。舊校唯五，置此營自濬始也。有司又奏，輔國依比，未爲達官，不置司馬，不給官騎。詔依征鎮給五百大車，增兵五百人爲輔國營，給親騎百人、官騎十人，置司馬。封爲襄陽縣侯，邑萬户。封子彝楊鄉亭侯，邑千五百户，賜絹萬匹，又賜衣一襲、錢三十萬及食物。

詔書説："王濬先受詔書直奔秣陵，後來纔下詔讓他受王渾節度。詔書滯留，没有下達到，如果把這與不接受詔書説成有同等罪責，不能説是合乎情理。王濬不當即上表報告被王渾宣詔，這是可以責罰的。王濬有征戰討伐的功勞，不足以被一點過失掩蓋。"有關官吏又奏報，説王濬在詔書赦免吴國後燒敵船一百三十五艘，就該下令交廷尉下獄推究。詔書説"不要推究"。拜王濬爲輔國大將軍，兼步兵校尉。過去校的編制衹設五個，設置這個營是從王濬開始的。有關官吏又奏報，輔國一職依照條例，不算是高官，不置司馬，不給官騎。詔書令依照征鎮的職位給五百大車，增兵五百人爲輔國營，給親騎一百人、官騎十人，設置司馬。封爲襄陽縣侯，封邑一萬户。封兒子王彝爲楊鄉亭侯，封邑一千五百户，賜絹一萬匹，又賜衣一套、錢三十萬及食物。

濬自以功大，而爲渾父子及豪强所抑，屢爲有司所奏，每進見，陳其攻伐之勞，及見枉之狀，或不勝忿憤，徑出不辭。帝每容恕之。益州護軍范通，濬之外親也，謂濬曰："卿功則美矣，然恨所以居美者，未盡善也。"濬曰："何謂也？"通曰："卿旋旆之日，角巾私第，口不言平吴之事。若有問者，輒曰：'聖主之德，群帥之力，老夫何力之有焉！'如斯，顔老之不伐，龔遂之雅對，將何以過之。藺生所以屈廉頗，王渾能無愧乎！"濬曰："吾始懼鄧艾之事，畏禍及，不得無言，亦不能遣諸胸中，是吾褊也。"

王濬自認爲功勞大，而被王渾父子及豪强所壓抑，屢次被官吏們彈劾，每逢進見，都陳述自己攻戰討伐的功勞，以及被冤枉的情況，有時忿恨至極，不告辭就徑直離去了。皇帝常常寬容原諒他。益州護軍范通，是王濬的姻親，對王濬説："你的功勞可以説是很大了，然而遺憾的是在能使你享有美名的方面，你没能做到盡善盡美。"王濬問："這是什麽意思？"范通説："您凱旋那天，就該頭戴角巾回到家中，口中不提平定吴國的事。如果有人問，就説：'靠的是聖明國君的美德，衆將帥的力量，我在此事上哪有什麽功勞呢！'像這樣，顔老的不矜功，龔遂的謙虚對答，又怎能超過你呢。藺相如所以在廉頗面前委屈自己，王渾能不慚愧嗎！"王濬説："我開始時怕鄧艾那種事，懼怕災禍殃及，不能不説，也不能放在心中，這是我氣量狹小。"

時人咸以濬功重報輕，博士秦秀、太子洗馬孟康、前温令李密等并表訟濬之屈。帝乃遷濬鎮軍大將軍，加散騎常侍，領後軍將軍。王渾詣濬，濬嚴設備衛，然後見之，其相猜防如此。

當時的人都認爲王濬功勞大而報答輕，博士秦秀、太子洗馬孟康、前温令李密等人一同上表申述王濬的委屈。皇帝於是升王濬爲鎮軍大將軍，加任散騎常侍，兼後軍將軍。王渾拜訪王濬，王濬嚴設防衛，然後纔見他，他們之間的相互猜疑防範就是這樣。

濬平吴之後，以勳高位重，不復

王濬平定吴國以後，因爲功高位重，不再以

素業自居，乃玉食錦服，縱奢侈以自逸。其有辟引，多是蜀人，示不遺故舊也。後又轉濬撫軍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特進，散騎常侍、後軍將軍如故。太康六年卒，時年八十，謚曰武。葬柏谷山，大營塋域，葬垣周四十五里，面别開一門，松柏茂盛。子矩嗣。

樸素自居，而玉食錦服，放縱奢侈來自享安逸。如有徵召引薦，多是蜀人，表示不遺忘故舊。後來又轉任王濬爲撫軍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授特進，散騎常侍、後軍將軍的職位依舊。太康六年去世，時年八十歲，謚號武。葬在柏谷山，大規模建造墓地，墓地圍墻周長四十五里，四面各開一門，松柏茂盛。兒子王矩繼嗣。

矩弟暢，散騎郎。暢子粹，太康十年，武帝詔粹尚潁川公主，仕至魏郡太守。

王矩的弟弟王暢，任散騎郎。王暢的兒子王粹，太康十年，武帝下詔令王粹娶潁川公主，官至魏郡太守。

濬有二孫，過江不見齒録。安西將軍桓温鎮江陵，表言之曰："臣聞崇德賞功，爲政之所先；興滅繼絶，百王之所務。故德參時雍，則奕世承祀；功烈一代，則永錫祚胤。案故撫軍王濬歷職内外，任兼文武，料敵制勝，明勇獨斷，義存社稷之利，不顧專輒之罪。荷戈長騖，席卷萬里，僭號之吴，面縛象魏。今皇澤被於九州，玄風洽於區外。襄陽之封，廢而莫續；恩寵之號，墜於近嗣。遐邇酸懷，臣竊悼之。濬今有二孫，年出六十，室如懸磬，糊口江濱，四節蒸嘗，菜羹不給。昔漢高定業，求樂毅之嗣；世祖旌賢，建葛亮之胤。夫效忠異代，立功異國，尚通天下之善，使不泯棄。况濬建元勛於當年，著嘉慶於身後，靈基托根於南垂，皇祚中興於江左，舊物克彰，神器重耀，豈不由伊人之功力也哉！誠宜加恩，少垂矜憫，追録舊勛，纂錫茅土。則聖朝之恩，宣暢於上，忠臣之志，不墜于地矣。"卒不見省。

王濬有兩個孫子，過江南遷後没有被録用。安西將軍桓温鎮守江陵，上表議論此事説："我聽説崇尚美德賞賜功臣，是從政的首要事情；使泯滅的振興，使斷絶的繼續，是各代帝王所從事的。因而德行參與了時世安定，那麽世代祭祀不斷；功績顯赫於一代，那麽永遠賜福於後代。已故撫軍大將軍王濬歷任朝廷内外官職，能文能武，料敵制勝，明智勇敢善决斷，胸懷國家利益，不顧專擅的罪名。持槍長驅直入，席捲萬里，僭越名號的吴君，反綁自己在宫門外投降。如今皇帝的恩澤布滿九州，談玄之風融洽於區域以外。襄陽侯的封爵，廢置而没人繼承；恩寵的名號，在近代後人就墜落了。遠近心酸，我暗中悲傷。王濬如今有兩個孫子，年過六十，家中一無所有，在江邊糊口，四時的節候祭祀，拿不出菜羹。過去漢高祖建立帝業，尋求樂毅的後人；晋世祖表彰賢能，授官於諸葛亮的子孫。在别的朝代效忠，在其他國家立功，尚且可以施行天下的善舉，使他們的功業不被遺棄。何况王濬在當年建立了頭功，在身後留下了吉祥，祖先把後代托付在南疆，皇室朝廷的帝業在江東復興重建，舊物能顯赫，神器重新光耀，難道不是因爲那個人的功勞嗎！實在應該施加恩典，稍加憐憫，追記往日功勛，繼承封爵。那麽聖朝的恩典，在上天暢達，忠臣的志向，不會墜落於地下。"上表始終不被考慮。

唐彬

唐彬字儒宗，魯國鄒人也。父

唐彬字儒宗，是魯國鄒人。父親唐臺，是

臺，太山太守。彬有經國大度，而不拘行檢。少便弓馬，好游獵，身長八尺，走及奔鹿，强力兼人。晚乃敦悦經史，尤明《易經》，隨師受業，還家教授，恒數百人。初爲郡門下掾，轉主簿。刺史王沈集諸參佐，盛論距吴之策，以問九郡吏。彬與譙郡主簿張惲俱陳吴有可兼之勢，沈善其對。又使彬難言吴未可伐者，而辭理皆屈。還遷功曹，舉孝廉，州辟主簿，累遷别駕。

泰山太守。唐彬有治國的大度量，而不拘品行檢點。年少時熟悉騎馬射箭，喜好游獵，身高八尺，跑起來能追上奔跑的鹿，力氣有幾個人那麽大。後來纔看重喜好經書史籍，尤其懂《易經》，跟老師學習，回家教授，常有幾百人。起初任郡門下掾，轉任主簿。刺史王沈召集諸多手下人，熱烈討論抵禦吴的對策，向九郡官吏發問。唐彬與譙郡主簿張惲都陳述吴國可以被兼并的形勢，王沈贊賞他們的回答。又讓唐彬反駁那些認爲不能伐吴的人，那些人都理屈辭窮。回去後升任功曹，推舉孝廉，州裏召他爲主簿，逐漸升遷任别駕。

彬忠肅公亮，盡規匡救，不顯諫以自彰。又奉使詣相府計事，于時僚佐皆當世英彦，見彬莫不欽悦，稱之於文帝，薦爲掾屬。帝以問其參軍孔顥，顥忌其能，良久不答。陳騫在坐，斂板而稱曰："彬之爲人，勝騫甚遠。"帝笑曰："但能如卿，固未易得，何論於勝。"因辟彬爲鎧曹屬。帝問曰："卿何以致辟？"對曰："修業陋巷，觀古人之遺迹，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帝顧四坐曰："名不虚行。"他日，謂孔顥曰："近見唐彬，卿受蔽賢之責矣。"

唐彬忠誠恭敬公正開明，盡心規勸匡正，不爲表現自己而顯示勸諫。又奉命去相府商議事情，當時幕僚們都是當世的名人才子，見到唐彬没有不欽佩高興的，到文帝那裏稱贊他，要推薦他爲屬官。文帝向參軍孔顥問詢此事，孔顥忌妒唐彬的才能，半天不回話。陳騫在座，收斂笏板説："唐彬的爲人，超過我很多。"文帝笑着説："衹要能如同你，就已經難得了，還説什麽超過。"於是徵召唐彬任鎧曹屬。皇帝問："你憑什麽被徵用？"回答説："在簡陋的街巷裏修治學業，考察古人的遺迹，言論充滿天下而没有過失，行爲遍及天下而没有怨惡。"皇帝看着四周説："名不虚傳。"事後，文帝對孔顥説："近日見到唐彬，你有遮掩賢人的過責啊。"

初，鄧艾之誅也，文帝以艾久在隴右，素得士心，一旦夷滅，恐邊情搔動，使彬密察之。彬還，白帝曰："鄧艾忌克詭狹，矜能負才，順從者謂爲見事，直言者謂之觸迕。雖長史司馬，參佐牙門，答對失指，輒見罵辱。處身無禮，大失人心。又好施行事役，數勞衆力。隴右甚患苦之，喜聞其禍，不肯爲用。今諸軍已至，足以鎮壓内外，願無以爲慮。"

當初，在鄧艾被誅時，文帝因爲鄧艾長期在隴西，平素很得人心，一旦被滅，恐怕邊關形勢動蕩，派唐彬去暗中察訪。唐彬回來，對文帝説："鄧艾生性忌妒苛刻詭詐狹隘，誇耀自負，順從的人被認爲會辦事，直言的人被認爲是冒犯。即使是長史司馬，參佐牙門，答對不合心意，就被他辱駡。做人不講究禮，大失人心。又喜好施行雜事工役，屢次勞師動衆。隴西很是覺得憂慮辛苦，聽到他遇上了禍事很高興，不肯再爲他賣力。如今各軍已到，足以鎮壓内外，希望不要爲此事擔心。"

俄除尚書水部郎。泰始初，賜爵關内侯。出補鄴令，彬道德齊禮，期

不久拜任尚書水部郎。泰始初年，賜他關内侯的爵位。外放任鄴令，唐彬道德符合禮，一年

月化成。遷弋陽太守，明設禁防，百姓安之。以母喪去官。益州東接吴寇，監軍位缺，朝議用武陵太守楊宗及彬。武帝以問散騎常侍文立，立曰："宗、彬俱不可失。然彬多財欲，而宗好酒，惟陛下裁之。"帝曰："財欲可足，酒者難改。"遂用彬。尋又詔彬監巴東諸軍事，加廣武將軍。上征吴之策，甚合帝意。

就完成了教化。遷任弋陽太守，公開地設立禁令防範，百姓安定。因爲母親的喪事辭官。益州與吴國敵寇相鄰，監軍的位置缺員，朝廷議論任用武陵太守楊宗及唐彬。武帝以此事問詢散騎常侍文立，文立説："楊宗、唐彬都不可失去。然而唐彬財欲重，而楊宗貪酒，請陛下裁定。"武帝説："財欲可以滿足，而貪杯的人難於改變。"於是任用了唐彬。不久又下詔命令唐彬監巴東諸軍事，加授廣武將軍。上疏論征吴的策略，很合皇帝心意。

後與王濬共伐吴，彬屯據衝要，爲衆軍前驅。每設疑兵，應機制勝。陷西陵、樂鄉，多所擒獲。自巴陵、沔口以東，諸賊所聚，莫不震懼，倒戈肉袒。彬知賊寇已殄，孫晧將降，未至建鄴二百里，稱疾遲留，以示不競。果有先到者争物，後到者争功，于時有識莫不高彬此舉。吴平，詔曰："廣武將軍唐彬受任方隅，東禦吴寇，南臨蠻越，撫寧疆埸，有綏禦之績。又每慷慨，志在立功。頃者征討，扶疾奉命，首啓戎行，獻俘授馘，勛效顯著。其以彬爲右將軍、都督巴東諸軍事。"徵拜翊軍校尉，改封上庸縣侯，食邑六千户，賜絹六千匹。朝有疑議，每參預焉。

後來和王濬一同伐吴，唐彬占據交通要道，作爲衆軍的先頭部隊。常設置疑兵，把握時機取得勝利。攻陷西陵、樂鄉，俘獲的敵人很多。自巴陵、沔口以東，敵軍各部所聚集之處，没有不震驚恐懼的，紛紛倒戈投降。唐彬知道敵人已經步入絶境，孫晧即將投降，離建鄴二百里，聲稱有病而滯留，以示不争功。果然有先到的人争物，後到的人争功，當時有見識的人没有不稱贊唐彬這一舉動的。吴國平定，詔書説："廣武將軍唐彬在邊境任職，向東抵禦吴寇，向南面臨蠻越，撫慰安定疆埸，有安邦禦敵的功績。又常慷慨陳辭，志在立功。不久前征討，帶病接受命令，爲衆軍前鋒，獻上俘虜和殺敵之數，功勛顯著。任命唐彬爲右將軍、都督巴東諸軍事。"徵拜翊軍校尉，改封上庸縣侯，食邑六千户，賜絹六千匹。朝廷如有疑難，經常參預其中。

北虜侵掠北平，以彬爲使持節、監幽州諸軍事、領護烏丸校尉、右將軍。彬既至鎮，訓卒利兵，廣農重稼，震威耀武，宣喻國命，示以恩信。於是鮮卑二部大莫廆、擿何等并遣侍子入貢。兼修學校，誨誘無倦，仁惠廣被。遂開拓舊境，却地千里。復秦長城塞，自温城洎于碣石，綿亘山谷且三千里，分軍屯守，烽堠相望。由是邊境獲安，無犬吠之警，自漢魏征鎮莫之比焉。鮮卑諸種畏懼，遂殺大莫廆。彬欲討之，恐列上俟報，虜必逃散，乃發幽冀車牛。參

北方敵寇侵擾掠奪北平，任命唐彬爲使持節、監幽州諸軍事、兼護烏丸校尉、右將軍。唐彬到達邊鎮後，訓練士卒修治兵器，拓廣農田重視農業，振奮軍威顯示武力，宣傳國家法令，顯示恩典信用。於是鮮卑二部大莫廆、擿何等人都派遣兒子入侍皇帝做人質。唐彬兼修學校，教誨誘導不知疲倦，仁慈恩惠廣泛散布。於是開拓舊日的邊境，推進千里。修復秦長城要塞，從温城至碣石，在山谷中綿延近三千里，分軍屯守，烽火臺相望。從此邊境獲得安寧，没有犬吠報警，自漢魏以來的大將軍没有能比過他的。鮮卑各部族畏懼，於是殺了大莫廆。唐彬想討伐他們，恐怕按程序等候上報，敵人必定逃散，於是

軍許祇密奏之，詔遣御史檻車徵彬付廷尉，以事直見釋。百姓追慕彬功德，生爲立碑作頌。

就調動幽冀車牛。參軍許祇暗中奏報，下詔派御史檻車徵唐彬交付廷尉，因爲事出有因被釋放。百姓追慕唐彬的功德，在唐彬活着的時候爲他立碑贊頌。

彬初受學於東海閻德，門徒甚多，獨目彬有廊廟才。及彬官成，而德已卒，乃爲之立碑。

唐彬起初在東海閻德那裏求學，閻德學生很多，惟獨看中唐彬有在朝中做官的才能。等到唐彬做了官，而閻德已經死了，於是爲閻德立碑。

元康初，拜使持節、前將軍、領西戎校尉、雍州刺史。下教曰："此州名都，士人林藪。處士皇甫申叔、嚴舒龍、姜茂時、梁子遠等，并志節清妙，履行高潔。踐境望風，虛心饑渴，思加延致，待以不臣之典。幅巾相見，論道而已，豈以吏職，屈染高規。郡國備禮發遣，以副於邑之望。"於是四人皆到，彬敬而待之。元康四年卒官，時年六十，謚曰襄，賜絹二百匹，錢二十萬。長子嗣，官至廣陵太守。少子岐，征虜司馬。

元康初年，授任爲使持節、前將軍、兼西戎校尉、雍州刺史。發布教令說："這個州是有名的大城，士人聚集。隱居不做官的人皇甫申叔、嚴舒龍、姜茂時、梁子遠等人，都是志向節操清高美好，品行高潔。一踏上這塊土地就聽到他們的名聲，我虛心如飢似渴，想請他們到來，不按官方的禮節接待他們。以平民打扮相見，談經論道而已，怎能因爲官職，委屈污染他們高潔的準則。郡國備禮發送，來滿足城邑的心願。"於是四個人都到了，唐彬恭敬地對待他們。元康四年死在官任上，時年六十歲，謚號襄，賜絹二百匹，錢二十萬。長子繼嗣，官做到廣陵太守。小兒子唐岐，任征虜司馬。

史臣曰：孫氏負江山之阻隔，恃牛斗之妖氛，奄有水鄉，抗衡上國。二王屬當戎旅，受律遄征，渾既獻捷横江，濬亦克清建鄴。于時討吴之役，將帥雖多，定吴之功，此焉爲最。向使弘范父之不伐，慕陽夏之推功，上稟廟堂，下憑將士。豈非懋勋懋德，善始善終者歟！此而不存，彼焉是務。或矜功負氣，或恃勢驕陵，競構南箕，成兹貝錦。遂乃喧黷宸扆，斁亂彝倫，既爲戒於功臣，亦致譏于清論，豈不惜哉！王濟遂驕父之褊心，乖争子之明義，俊材雖多，亦奚以爲也。唐彬畏避交争，屬疾遲留，退讓之風，賢於渾濬遠矣。傳云"不拘行檢"，安得長者之行哉！

史臣曰：孫氏憑藉江山的阻隔，仗着牛斗星宿的妖氣，占有水鄉，與晋國抗衡。王渾、王濬在軍旅之中，受命迅速出征，王渾在横江告捷後，王濬也攻克了建鄴。當時討伐吴國的戰役，將帥雖多，平定吴的功勞，這算是最大。假如推崇范父的不矜功，敬慕陽夏的推讓功勞，說在上受命於朝廷，在下靠的是將士。難道不是大功大德，善始善終的人了嗎！没有這種精神，却在另一方面追求。或者矜功慪氣，或者仗勢盛氣凌人，構陷他人，編織罪名。於是污染了宫室的空氣，敗壞搞亂了法度規矩，既使得功臣們引以爲戒，又招致輿論的譏諷，難道不可惜嗎！王濟順遂了驕横的父親的狹小心胸，違背了兒子在父親面前規諫的道義，超人的才能雖多，又有什麽用啊。唐彬害怕且避免互相争奪，托病滯留，退讓的風範，比王渾王濬賢明多了。傳記中說他"不拘於品行檢點"，從哪得來長者的品行呢！

贊曰：二王總戎，淮海攸同。渾既害善，濬亦矜功。武子豪桀，夙參朝列。逞欲牛心，紆情馬埒。儒宗知退，避名全節。

贊曰：二王統領軍隊，淮海就統一了。王渾傷害好人，而王濬誇耀功勞。王濟豪傑，身居朝臣之列。挖牛心以顯示豪奢，修騎射圍墻來寄托心境。唐彬知道退讓，躲避功名，保全節操。

晋書卷四十三

列傳第十三

山濤

山濤字巨源，河内懷人也。父曜，宛句令。濤早孤，居貧，少有器量，介然不群。性好《莊》《老》，每隱身自晦。與嵇康、吕安善，後遇阮籍，便爲竹林之交，著忘言之契。康後坐事，臨誅，謂子紹曰："巨源在，汝不孤矣。"

山濤字巨源，河内懷人。父親山曜是宛句令。山濤早年喪父，家境貧困，年少時有器量，獨特不群。喜好《莊子》《老子》，常隱身不顯其才能。與嵇康、吕安有交情，後來遇到阮籍，建立了竹林之交而爲竹林七賢，有了不必開口彼此就心領神會的默契。嵇康後來獲罪，臨刑前，對兒子嵇紹説："有巨源在，你就不是孤兒。"

濤年四十，始爲郡主簿、功曹、上計掾。舉孝廉，州辟部河南從事。與石鑒共宿，濤夜起蹴鑒曰："今爲何等時而眠邪！知太傅卧何意？"鑒曰："宰相三不朝，與尺一令歸第，卿何慮也！"濤曰："咄！石生無事馬蹄間邪！"投傳而去。未二年，果有曹爽之事，遂隱身不交世務。

山濤四十歲，初任郡主簿、功曹、上計掾。被推舉爲孝廉，州裏召他任部河南從事。與石鑒住在一起，山濤夜裏起來推醒石鑒説："現在是什麽時候還睡呀！你知道太傅稱病是什麽用意嗎？"石鑒説："宰相三次不上朝，就下詔書讓他回家，你擔什麽心呢！"山濤説："唉！石先生在戰亂中會没有危險嗎！"扔下符信就離去了。不到兩年，果然有了曹爽之變，於是隱身不再參與世事。

與宣穆后有中表親，是以見景帝。帝曰："吕望欲仕邪？"命司隸舉秀才，除郎中。轉驃騎將軍王昶從事中郎。久之，拜趙國相，遷尚書吏部郎。文帝與濤書曰："足下在事清明，雅操邁時。念多所乏，今致錢二十萬、穀二百斛。"魏帝嘗賜景帝春服，帝以賜濤。又以母老，并賜藜杖一枚。

與宣穆后是中表親，因此見到景帝。景帝説："吕望想做官嗎？"命令司隸推舉他爲秀才，任郎中。轉任驃騎將軍王昶從事中郎。很久後，官拜趙國相，升任尚書吏部郎。文帝給山濤書信説："你辦事清廉高明，文雅的品行超出世人。考慮到你各種用品缺乏，今天送上錢二十萬、穀物二百斛。"魏帝曾賜給景帝春服，景帝轉賜給山濤。又因爲母親年老，一并賜給他藜杖一把。

晚與尚書和逌交，又與鍾會、裴秀并申款昵。以二人居勢争權，濤平心處中，各得其所，而俱無恨焉。遷大將軍從事中郎。鍾會作亂於蜀，而

晚年與尚書和逌交往，又和鍾會、裴秀誠懇親密相待。由於他倆居高官争權力，山濤心平氣和處在他們當中，各得其所，而都没有遺憾。升任大將軍從事中郎。鍾會在蜀作亂，而文帝將西

文帝將西征。時魏氏諸王公并在鄴，帝謂濤曰："西偏吾自了之，後事深以委卿。"以本官行軍司馬，給親兵五百人，鎮鄴。

征。當時魏氏諸位王公都在鄴，文帝對山濤說："西邊的事我自行解決，後方的事就全委托你了。"以本官代理行軍司馬，給親兵五百人，鎮守鄴。

咸熙初，封新沓子。轉相國左長史，典統別營。時帝以濤鄉閭宿望，命太子拜之。帝以齊王攸繼景帝後，素又重攸，嘗問裴秀曰："大將軍開建未遂，吾但承奉後事耳。故立攸，將歸功於兄，何如?"秀以爲不可，又以問濤。濤對曰："廢長立少，違禮不祥。國之安危，恒必由之。"太子位於是乃定。太子親拜謝濤。及武帝受禪，以濤守大鴻臚，護送陳留王詣鄴。泰始初，加奉車都尉，進爵新沓伯。

咸熙初年，被封爲新沓子。轉任相國左長史，統管別營。當時皇帝因爲山濤在鄉閭有名望，命太子參拜他。皇帝以齊王司馬攸繼嗣景帝，又一向器重司馬攸，曾問裴秀說："大將軍創建大業未能如願，我僅繼承了他身後的事罷了。因而立司馬攸，將歸功於兄長，可否?"裴秀認爲不行，又以此事詢問山濤。山濤回答說："廢長立少，違禮不祥。國家的安危，常由此而起。"太子人選於是確定。太子親自拜謝山濤。武帝接受禪讓後，讓山濤爲守大鴻臚，護送陳留王去鄴。泰始初年，加授奉車都尉，進爵新沓伯。

及羊祜執政，時人欲危裴秀，濤正色保持之。由是失權臣意，出爲冀州刺史，加寧遠將軍。冀州俗薄，無相推轂。濤甄拔隱屈，搜訪賢才，旌命三十餘人，皆顯名當時。人懷慕尚，風俗頗革。轉北中郎將，督鄴城守事。入爲侍中，遷尚書。以母老辭職，詔曰："君雖乃心在於色養，然職有上下，旦夕不廢醫藥，且當割情，以隆在公。"濤心求退，表疏數十上，久乃見聽。除議郎，帝以濤清儉無以供養，特給日契，加賜床帳茵褥。禮秩崇重，時莫爲比。

羊祜執政，當時的人想排擠裴秀，山濤嚴正地維護他。因此違背了權臣的心意，出京任冀州刺史，加寧遠將軍。冀州風俗鄙薄，不相互推薦。山濤甄別選拔隱士及受屈者，搜求訪問賢才，表揚徵召三十多人，都在當時出了名。人們開始崇尚賢能，風俗有了改變。轉任北中郎將，督鄴城防守事。入朝任侍中，改任尚書。因母親年老辭職，詔書說："你雖然把心思用在孝敬上，但職務有上下之分，早晚又醫藥不斷，應當割捨親情，使一心爲公之風興盛。"山濤一心請求辭職，數十次上表，很長時間纔被接受。授爲議郎，皇帝因爲山濤清廉儉樸難以供養，特地給他每天供給的憑證，加賜床帳席褥。禮節俸祿又高又重，當時沒人能比。

後除太常卿，以疾不就。會遭母喪，歸鄉里。濤年逾耳順，居喪過禮，負土成墳，手植松柏。詔曰："吾所共致化者，官人之職是也。方今風俗陵遲，人心進動，宜崇明好惡，豈宜鎮以退讓。山太常雖尚居諒闇，情在難奪，方今務殷，何得遂其志邪！其以濤爲吏部尚書。"濤辭以喪病，章表懇切。會元皇后崩，遂扶

後來任太常卿，因爲有病不赴任。母親去世，回到家鄉。山濤年過六十歲，服喪超過禮制，背土成墳，親手種下松柏。詔書說："與我共同完成教化的，是統治衆人的官職。如今風俗衰敗，人心動蕩，應該申明好惡，怎能用退讓來壓抑自己。山太常雖然還在服喪，人情難於違背，但如今事多，豈能順遂他的心願呢！任命山濤爲吏部尚書。"山濤以喪事疾病爲由推辭，上表言辭懇切。遇元皇后去世，纔乘車回到洛陽。

輿還洛。逼迫詔命，自力就職。前後選舉，周徧内外，而并得其才。

由於詔令的逼迫，自已纔就職。先後選用官吏，遍及朝廷内外，而都任用有才之人。

咸寧初，轉太子少傅，加散騎常侍；除尚書僕射，加侍中，領吏部。固辭以老疾，上表陳情。章表數十上，久不攝職，爲左丞白褒所奏。帝曰："濤以病自聞，但不聽之耳。使濤坐執銓衡則可，何必上下邪！不得有所問。"濤不自安，表謝曰："古之王道，正直而已。陛下不可以一老臣爲加曲私，臣亦何心屢陳日月。乞如所表，以章典刑。"帝再手詔曰："白褒奏君甚妄，所以不即推，直不喜凶赫耳。君之明度，豈當介意邪！便當攝職，令斷章表也。"濤志必欲退，因發從弟婦喪，輒還外舍。詔曰："山僕射近日暫出，遂以微苦未還，豈吾側席之意。其遣丞掾奉詔諭旨，若體力故未平康者，便以輿車輿還寺舍。"濤辭不獲已，乃起視事。

咸寧初年，轉任太子少傅，加散騎常侍；任尚書僕射，加侍中，兼管吏部。以年老有病爲由堅決推辭，上表陳述病情。上表幾十次，很久不赴任，被左丞白褒奏劾。皇帝說："山濤說自己有病，是我没聽從他罷了。讓山濤安坐執掌官吏銓選就是了，何必在乎上下呢！不要問罪。"山濤自己心中不安，上表謝罪說："古代的王道，講究的是正直。陛下不能因爲一個老臣而加以偏私，我又有什麽心情屢次面對日月呢。請求按照上表所說的，以申明典章法制。"皇帝再次下詔說："白褒彈劾你很是荒謬，我之所以不立即推究他，是因爲不願意讓不吉利的事張揚罷了。你的心胸，怎能介意此事！應該赴任，讓奏章不再出現。"山濤堅决退讓，乘着爲堂弟媳婦發喪，就回到外宅。詔書說："山僕射近日暫時出行，接着因爲稍有病痛没能回來，這不是我對待賢臣的心意。派遣丞掾奉詔宣讀旨意，如果是體力没有康復的話，就用車接他回官舍。"山濤推辭不掉，開始就任理政。

濤再居選職十有餘年，每一官缺，輒啓擬數人，詔旨有所向，然後顯奏，隨帝意所欲爲先。故帝之所用，或非舉首，衆情不察，以濤輕重任意。或譖之於帝，故帝手詔戒濤曰："夫用人惟才，不遺疏遠單賤，天下便化矣。"而濤行之自若，一年之後衆情乃寢。濤所奏甄拔人物，各爲題目，時稱《山公啓事》。

山濤再次任銓選官吏的職務十多年，每一官缺員，就擬定幾個人，詔書有了意向，然後公開奏報，順着皇帝的心意决定用人的先後。因此皇帝所任用的人，有的不是首先被舉薦的人，衆人心中不清楚，認爲山濤選人輕重任意。有人到皇帝那裏説他的壞話，因此皇帝下手詔告誡山濤說："用人惟才，不遺漏疏遠貧賤之人，天下就太平了。"而山濤仍然那樣做，一年之後大家的埋怨纔平息。山濤奏請甄别選拔的奏章，各自立了題目，當時稱《山公啓事》。

濤中立於朝，晚值后黨專權，不欲任楊氏，多有諷諫，帝雖悟而不能改。後以年衰疾篤，上疏告退曰："臣年垂八十，救命旦夕，若有毫末之益，豈遺力於聖時。迫以老耄，不復任事。今四海休息，天下思化，從而静之，百姓自正。但當崇風尚教以敦之耳，陛下亦復何事。臣耳目聾

山濤在朝做官任要職，晚年遇上后黨專權，不想任用楊氏，山濤多次勸諫，皇帝雖然明白却不能改。後來因爲年老體衰病重，上疏告退說："我年近八十歲，每天在保命，如果稍有精力，我豈會在這聖明的時代不出力。被年老所迫，不再任職。如今四海休養生息，天下思慕教化，使他們清静，百姓自然歸於正道。衹要崇尚風俗教化來敦促他們而已，陛下還有什麽事可做。我耳

瞑，不能自勵。君臣父子，其間無文，是以直陳愚情，乞聽所請。”乃免冠徒跣，上還印綬。詔曰：“天下事廣，加吴土初平，凡百草創，當共盡意化之。君不深識往心而以小疾求退，豈所望於君邪！朕猶側席，未得垂拱，君亦何得高尚其事乎！當崇至公，勿復爲虚飾之煩。”

濤苦表請退，詔又不許。尚書令衛瓘奏：“濤以微苦，久不視職。手詔頻煩，猶未順旨。參議以爲無專節之尚，違在公之義。若實沈篤，亦不宜居位。可免濤官。”中詔瓘曰：“濤以德素爲朝之望，而常深退讓，至于懇切。故比有詔，欲必奪其志，以匡輔不逮。主者既不思明詔旨，而反深加詆案，虧崇賢之風，以重吾不德，何以示遠近邪！”濤不得已，又起視事。

太康初，遷右僕射，加光禄大夫，侍中、掌選如故。濤以老疾固辭，手詔曰：“君以道德爲世模表，况自先帝識君遠意。吾將倚君以穆風俗，何乃欲舍遠朝政，獨高其志耶！吾之至懷故不足以喻乎，何來言至懇切也。且當以時自力，深副至望。君不降志，朕不安席。”濤又上表固讓，不許。

吴平之後，帝詔天下罷軍役，示海内大安，州郡悉去兵，大郡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帝嘗講武于宣武場，濤時有疾，詔乘步輦從。因與盧欽論用兵之本，以爲不宜去州郡武備，其論甚精。于時咸以濤不學孫吴，而暗與之合。帝稱之曰：“天下名言也。”而不能用。及永寧之後，屢有變難，寇賊猋起，郡國皆以無備不能制，天下遂以大亂，如濤言焉。

後拜司徒，濤復固讓。詔曰：

聾眼花，不能自勵。君臣父子，没必要掩飾，因此陳述我的想法，乞求聽從我的請求。”於是脱下官服，上交印綬。詔書説：“天下事多，加上吴國剛被平定，百事草創，應當共同盡心推行教化。你不記以往而因小病請求退職，難道是我所期待的！我尚且在等待賢臣，不能百事不管，你怎能不委屈自己而效力呢！應當推崇至公，不要再上表請求告退。”

山濤苦苦上表請求退休，詔書又不許。尚書令衛瓘上奏：“山濤因爲小病，長期不就職。皇上頻頻下手詔，仍不聽從。臣認爲這是没有節操，違背了一心爲公之義。如果真是病重，也不宜身居高位。可以免去山濤的官職。”下詔書給衛瓘説：“山濤德行一向爲朝廷所重，而常深切地退讓，十分懇切。因此接連有詔書，務必改變他的想法，來輔佐朝廷。主事的人既不弄清詔書旨意，反而深加詆毁，損害了崇敬賢人的風氣，從而加重了我没有美德的名聲，怎麽向遠近示範呢！”山濤不得已，又上任理事。

太康初年，升任右僕射，加光禄大夫，侍中、掌管銓選的職位依舊。山濤因爲年老有病堅决推辭，皇帝下手詔説：“你以道德成爲世人的楷模，况且從先帝起就欣賞你遠大的志向。我將仰仗你來使風俗清明，爲什麽想遠離朝政，而僅使自己的志向高潔呢！我至誠之心情難道還不足以讓你明白嗎，爲什麽還要推辭呢。應當及時奮發，滿足期望。你不收回推辭之心，我不能安卧。”山濤又上表堅决推辭，不允許。

吴國平定後，皇帝下詔書停止軍役，以示天下太平，州郡全部撤去軍隊，大郡設置一百名武吏，小郡五十人。皇帝曾在宣武場講武，山濤當時有病，下詔書讓他乘轎子跟從。於是與盧欽議論用兵之道，認爲不該撤去州郡的武備，他的言論很精當。當時都認爲山濤不學孫臏、吴起，而暗中與他們相合。皇帝稱贊他説：“這是天下名言。”然而不被采納。永寧之後，屢次發生戰亂，盗賊突起，郡國都因爲没有武備而不能抵禦，天下由此大亂，正如山濤所説的那樣。

後來任司徒，山濤又堅决推讓。詔書説：

"君年耆德茂，朝之碩老，是以授君台輔之位。而遠崇克讓，至于反覆，良用於邑。君當終始朝政，翼輔朕躬。"濤又表曰："臣事天朝三十餘年，卒無毫厘以崇大化。陛下私臣無已，猥授三司。臣聞德薄位高，力少任重，上有折足之凶，下有廟門之咎。願陛下垂累世之恩，乞臣骸骨。"詔曰："君翼贊朝政，保乂皇家，匡佐之勛，朕所倚賴。司徒之職，實掌邦教，故用敬授，以答群望。豈宜冲讓以自抑損邪!"已敕斷章表，使者乃卧加章綬。濤曰："垂没之人，豈可污官府乎!"輿疾歸家。以太康四年薨，時年七十九。詔賜東園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五十萬、布百匹，以供喪事，策贈司徒，蜜印紫綬，侍中貂蟬，新沓伯蜜印青朱綬，祭以太牢，謚曰康。將葬，賜錢四十萬、布百匹。左長史范晷等上言："濤舊第屋十間，子孫不相容。"帝爲之立室。

初，濤布衣家貧，謂妻韓氏曰："忍饑寒，我後當作三公，但不知卿堪公夫人不耳!"及居榮貴，貞慎儉約，雖爵同千乘，而無嬪媵。禄賜俸秩，散之親故。

初，陳郡袁毅嘗爲鬲令，貪濁而賂遺公卿，以求虚譽，亦遺濤絲百斤，濤不欲異於時，受而藏於閣上。後毅事露，檻車送廷尉，凡所受賂，皆見推檢。濤乃取絲付吏，積年塵埃，印封如初。

濤飲酒至八斗方醉，帝欲試之，乃以酒八斗飲濤，而密益其酒，濤極本量而止。有五子：該、淳、允、謨、簡。

該字伯倫，嗣父爵，仕至并州刺史、太子左率，贈長水校尉。該子瑋

"你德高望重，是朝中有名望的元老，因此授予你宰相的高位，而過於退讓，以至於反復多次，確實令人難過。你應該始終效力於朝政，輔佐我。"山濤又上表説："我爲本朝服務三十多年，最終没能對發揚教化做出絲毫貢獻。陛下無限地偏向我，授我三司的職位。我聽説德薄官高，能力小擔重任，上有不能勝任而敗壞國事的凶險，下會給家族帶來災禍。願陛下賜我幾代之恩，乞求讓我告老還鄉。"詔書説："你輔助朝政，安定皇室，匡佐的功勛，是我所依賴的。司徒這個職位，實際上掌管國家教化，因此敬授予你，來滿足大家的期望。怎能用退讓來壓抑貶損自己呢!"下令不再讓他上奏章後，派人在山濤病榻上加授印章綬帶。山濤説："快死了的人，怎麽能玷污官府呢!"帶病乘車回家。在太康四年去世，時年七十九歲。下詔賜他高貴棺木、朝服一套、衣一套、錢五十萬、布百匹，作喪事之用，下策書追贈他爲司徒，賜蜜印紫綬，侍中貂蟬，新沓伯蜜印青朱綬，用太牢祭祀，謚號康。將要下葬，賜錢四十萬、布百匹。左長史范晷等人對皇上説："山濤的舊宅第有十間房，子孫住不下。"皇帝爲之建造房屋。

起初，山濤是平民，家中貧困，對妻子韓氏説："忍耐飢寒，我以後將做三公，不知道你能否當公夫人!"榮華富貴以後，忠誠謹慎儉約，雖然爵位如同諸侯，然而没有納妾。俸禄賞賜，散發給了親朋故舊。

起初，陳郡人袁毅曾任鬲令，貪污而且賄賂公卿，以此求得虚名，也送給山濤一百斤絲，山濤不願異於時人，接受了絲而收藏在閣樓上。後來袁毅的事敗露，被押入檻車交付廷尉，凡是接受賄賂的人，都受到追究。山濤便取出絲交給官吏，多年的塵埃堆積，印封都没開啓。

山濤喝酒喝到八斗方醉，皇帝想試試他，準備了八斗酒讓他喝，而暗中又增添他的酒，山濤喝到自己的極量就不再喝了。有五個兒子：山該、山淳、山允、山謨、山簡。

山該字伯倫，繼承父親的爵位，官作到并州刺史、太子左率，追贈長水校尉。山該的兒子山

字彥祖，翊軍校尉。次子世回，吏部郎、散騎常侍。淳字子玄，不仕，允字叔真，奉車都尉，并少尪病，形甚短小，而聰敏過人。武帝聞而欲見之，濤不敢辭，以問於允。允自以尪陋，不肯行。濤以爲勝己，乃表曰："臣二子尪病，宜絶人事，不敢受詔。"謨字季長，明惠有才智，官至司空掾。

瑋字彥祖，任翊軍校尉。次子山世回，任吏部郎、散騎常侍。山淳字子玄，不做官，山允字叔真，任奉車都尉，兩人都有駝背之疾，個子也很矮，然而聰明過人。武帝聽説後想見他們，山濤不敢拒絶，去問山允。山允自認爲駝背個子矮，不肯去。山濤認爲他們勝過自己，於是上表説："我兩個兒子體弱多病，不與人來往，不敢接受詔命。"山謨字季長，聰慧有才智，官作到司空掾。

山簡

簡字季倫。性温雅，有父風，年二十餘，濤不之知也。簡嘆曰："吾年幾三十，而不爲家公所知！"後與譙國嵇紹、沛郡劉謨、弘農楊準齊名。初爲太子舍人，累遷太子庶子、黄門郎，出爲青州刺史。徵拜侍中，頃之，轉尚書。歷鎮軍將軍、荆州刺史，領南蠻校尉，不行，復拜尚書。光熙初，轉吏部尚書。永嘉初，出爲雍州刺史、鎮西將軍。徵爲尚書左僕射，領吏部。

山簡字季倫。性情温文爾雅，有父親的風度，年齡二十多歲，山濤不瞭解他。山簡嘆息説："我快三十歲了，而不被家父瞭解！"後來與譙國人嵇紹、沛郡人劉謨、弘農人楊準都有名望。起初任太子舍人，多次升官任太子庶子、黄門郎，出任青州刺史。召入朝爲侍中，不久，轉任尚書。歷任鎮軍將軍、荆州刺史，兼南蠻校尉，未赴任，又任尚書。光熙初年，轉任吏部尚書。永嘉初年，出任雍州刺史、鎮西將軍。召入朝任尚書左僕射，兼管吏部。

簡欲令朝臣各舉所知，以廣得才之路。上疏曰："臣以爲自古興替，實在官人；苟得其才，則無物不理。《書》言'知人則哲，惟帝難之'。唐虞之盛，元愷登庸；周室之隆，濟濟多士。秦漢已來，風雅漸喪。至於後漢，女君臨朝，尊官大位，出於阿保，斯亂之始也。是以郭泰、許劭之倫，明清議於草野；陳蕃、李固之徒，守忠節於朝廷。然後君臣名節，古今遺典，可得而言。自初平之元，訖於建安之末，三十年中，萬姓流散，死亡略盡，斯亂之極也。世祖武皇帝應天順人，受禪于魏，泰始之初，躬親萬機，佐命之臣，咸皆率職。時黄門侍郎王恂、庾純始於太極東堂聽政，評尚書奏事，多論刑獄，不論選舉。臣以爲不先所難，而辨其

山簡想讓朝廷大臣各自推舉自己所瞭解的人，以此廣求人才。上疏説："我認爲自古以來的興衰，在於用人；得到了適當的人才，就能治理好國家。《尚書》説'知人善任，帝王所難'。唐虞的興盛，是有好的輔佐大臣；周室的興隆，是因爲人才濟濟。秦漢以來，教化逐漸衰敗。到了後漢，女主臨朝，尊貴的官位，出自左右幸臣，這是亂的開始。因此郭泰、許劭一類人，在民間發表高論；陳蕃、李固一類人，在朝廷堅守忠節。這樣君臣的名節，古今遺留下來的典章，得以流傳。從初平年開始，到建安末年，三十年中，百姓流散，死亡逃散殆盡，這是戰亂到了極點。世祖武皇帝順應天命人心，接受魏的禪讓，泰始初年，日理萬機，輔佐大臣，都能奉行職事。當時黄門侍郎王恂、庾純開始在太極東堂聽政，評議尚書奏報，一般是議論刑法，不議論選舉。我認爲這是不先弄清難事，而弄清容易的事。陛下剛開始治理天下，人心欲竭盡忠誠，每

所易。陛下初臨萬國，人思盡誠，每於聽政之日，命公卿大臣先議選舉，各言所見後進俊才、鄉邑尤異、才堪任用者，皆以名奏，主者隨缺先叙。是爵人於朝，與衆共之之義也。”朝廷從之。

永嘉三年，出爲征南將軍、都督荊湘交廣四州諸軍事、假節，鎮襄陽。于時四方寇亂，天下分崩，王威不振，朝野危懼。簡優游卒歲，唯酒是耽。諸習氏，荊土豪族，有佳園池，簡每出嬉游，多之池上，置酒輒醉，名之曰高陽池。時有童兒歌曰：“山公出何許，往至高陽池。日夕倒載歸，茗艼無所知。時時能騎馬，倒著白接䍦。舉鞭問葛疆：‘何如并州兒？’”疆家在并州，簡愛將也。

尋加督寧、益軍事。時劉聰入寇，京師危逼。簡遣督護王萬率師赴難，次于涅陽，爲宛城賊王如所破，遂嬰城自守。及洛陽陷没，簡又爲賊嚴嶷所逼，乃遷于夏口。招納流亡，江漢歸附。時華軼以江州作難，或勸簡討之。簡曰：“與彦夏舊友，爲之惆悵。簡豈利人之機，以爲功伐乎！”其篤厚如此。時樂府伶人避難，多奔沔漢，宴會之日，僚佐或勸奏之。簡曰：“社稷傾覆，不能匡救，有晋之罪人也，何作樂之有！”因流涕慷慨，坐者咸愧焉。

年六十卒，追贈征南大將軍、儀同三司。子遐。

山遐

遐字彦林，爲餘姚令。時江左初基，法禁寬弛，豪族多挾藏户口，以爲私附。遐繩以峻法，到縣八旬，出口萬餘。縣人虞喜以藏户當棄市，遐欲繩喜。諸豪强莫不切齒於遐，言於執事，以喜有高節，不宜屈辱。又以

當在聽政的日子裏，命令公卿大臣先議論選舉，各自說出自己所見到的後輩英才、鄉邑中的出衆者、有才能可以任用的人，把名字都奏報上來，主事的人根據缺員情況優先叙用。這是授人官職，與衆人共同决定的辦法。”朝廷依從了他。

永嘉三年，出任征南將軍、都督荊湘交廣四州諸軍事、假節，鎮守襄陽。那時四方作亂，天下分裂，君威不振，朝廷内外憂懼。山簡終年悠閑自得，沉迷於飲酒。習氏，是荊地的豪族，有優美的園林水池，山簡每逢出外娛樂游玩，大多去池上，設酒喝醉，命名水池爲高陽池。當時有兒歌唱道：“山公何處去，去了高陽池。天黑躺倒歸，大醉無所知。有時能騎馬，倒戴白頭巾。舉鞭問葛疆：‘可比并州兒？’”葛疆的家在并州，是山簡喜愛的將領。

不久加督寧、益軍事。當時劉聰入侵，京師受到威脅。山簡派遣督護王萬率領軍隊去解救，屯兵涅陽，被宛城敵人王如打敗，於是護城自守。洛陽陷落，山簡又被敵人嚴嶷逼迫，於是遷到夏口。招納流亡的人，江漢人歸附。當時華軼在江州作亂，有人勸山簡討伐他。山簡說：“與彦夏是老朋友，我爲他惆悵。山簡怎能討伐朋友，爲自己撈取功勞呢！”他的敦厚就是這樣。當時樂府藝人避難，大多跑到沔漢，宴會時，手下人有的勸說奏樂。山簡說：“國家顛覆，不能匡正救難，是晋的罪人，怎能作樂！”由此流淚感嘆，在座的人都感到羞愧。

死時六十歲，追贈征南大將軍、儀同三司。兒子山遐。

山遐字彦林，任餘姚令。當時江左剛奠定基業，法律禁令寬鬆，豪族大多隱藏人户，作爲私家的奴僕。山遐用嚴峻的法律約束他們，到縣裏八十天，查出被隱藏人户一萬多。縣裏人虞喜因爲該判棄尸於市的罪，山遐想要對虞喜繩之以法。衆豪强没有不對山遐咬牙切齒的，對管事的

遐輒造縣舍，遂陷其罪。遐與會稽内史何充箋：“乞留百日，窮翦逋逃，退而就罪，無恨也。”充申理，不能得。竟坐免官。

人説，因爲虞喜有高尚的節操，不應受屈辱。又因爲山遐擅自建造縣官署，便羅織罪名陷害他。山遐給會稽内史何充去信説：“請求留下我一百天，徹底消滅逃犯，然後離任伏罪，就没有遺憾了。”何充申述道理，未成功。山遐終於坐罪免官。

後爲東陽太守，爲政嚴猛。康帝詔曰：“東陽頃來竟囚，每多入重。豈郡多罪人，將捶楚所求，莫能自固邪！”遐處之自若，郡境肅然。卒于官。

後任東陽太守，爲政嚴厲。康帝下詔書説：“東陽近來全是囚犯，經常是犯有重罪。難道郡裏罪人多，不用刑罰，就不能自守！”山遐坦然對待，郡内整肅。死在官任上。

史臣曰：若夫居官以潔其務，欲以啓天下之方，事親以終其身，將以勸天下之俗，非山公之具美，其孰能與於此者哉！自東京喪亂，吏曹湮滅，西園有三公之錢，蒲陶有一州之任，貪饕方駕，寺署斯滿。時移三代，世歷九王，拜謝私庭，此焉成俗。若乃餘風稍殄，理或可言。委以銓綜，則群情自抑；通乎魚水，則專用生疑。將矯前失，歸諸後正，惠絶臣名，恩馳天口，世稱《山公啓事》者，豈斯之謂歟！若盧子家之前代，何足算也。

史臣曰：如果説做官能廉潔，是想要開天下的風氣；事奉親人能有始有終，將會勸勉天下風俗，要不是山公做到兩全其美，又有誰能做到呢！自從東京戰亂，官吏逃亡，西園有三公的錢財，蒲陶有一州之任，貪婪横行，官署便又人滿爲患。時間推移到三代，世代經歷九王，拜官謝爵於私庭，成爲風俗。如果遺留下的風氣稍有消滅，在道理上或許值得一説。掌握考核選舉的權力，群情自會抑制；溝通魚水關係，專權就會被懷疑。矯正先前的過失，是爲了以後，封賜不給賢臣，能言善辯者受恩，世上稱道《山公啓事》的，難道説的就是如此！像盧子家那樣的前代人，又算得了什麽呢。

王戎

王戎字濬冲，琅邪臨沂人也。祖雄，幽州刺史。父渾，凉州刺史、貞陵亭侯。戎幼而穎悟，神彩秀徹。視日不眩，裴楷見而目之曰：“戎眼爛爛，如岩下電。”年六七歲，於宣武場觀戲，猛獸在檻中虓吼震地，衆皆奔走，戎獨立不動，神色自若。魏明帝於閣上見而奇之。又嘗與群兒嬉於道側，見李樹多實，等輩競趣之，戎獨不往。或問其故，戎曰：“樹在道邊而多子，必苦李也。”取之信然。

王戎字濬冲，琅邪臨沂人。祖父王雄，是幽州刺史。父親王渾，是凉州刺史、貞陵亭侯。王戎年幼聰明，神采飛揚。看太陽眼睛不花，裴楷發現後看着他説：“王戎眼有光芒，像山崖下的電光。”六七歲時，在宣武場看戲，猛獸在柵欄中吼聲震地，衆人都嚇跑了，王戎一人站在那裏不動，神色鎮定。魏明帝在閣上見到而稱奇。又曾與一群兒童在路旁玩耍，見到李子樹上有很多果實，大家争着去摘，惟獨王戎不去。有人問他原因，王戎説：“樹在路邊而長滿果實，必定是苦李。”摘到後果然是苦的。

阮籍與渾爲友。戎年十五，隨渾

阮籍與王渾是朋友。王戎十五歲時，跟隨父

在郎舍。戎少籍二十歲，而籍與之交。籍每適渾，俄頃輒去，過視戎，良久然後出。謂渾曰："濬冲清賞，非卿倫也。共卿言，不如共阿戎談。"及渾卒於涼州，故吏賻贈數百萬，戎辭而不受，由是顯名。爲人短小，任率不修威儀，善發談端，賞其要會。朝賢嘗上巳禊洛，或問王濟曰："昨游有何言談？"濟曰："張華善説《史》《漢》；裴頠論前言往行，衮衮可聽；王戎談子房、季札之間，超然玄著。"其爲識鑒者所賞如此。

親王渾在郎舍。王戎比阮籍年輕二十歲，而阮籍與他結交。阮籍每次去王渾處，一會兒就走，去看王戎，很久纔出來。阮籍對王渾説："濬冲清潔高尚，非你可比，與你説話，不如與阿戎交談。"等到王渾死在涼州，舊交之官吏贈送幾百萬錢，王戎推辭不接受，因此名聲遠揚。身材矮小，直率不重威儀，善於出題清談，能得清談要領。朝中賢臣曾在上巳日游宴於洛，有人問王濟説："昨天出游有什麽言談？"王濟説："張華善於談《史記》《漢書》；裴頠論從前的言行，娓娓動聽；王戎談論子房、季札，超脱玄妙。"王戎就是如此被有識之士賞識。

戎嘗與阮籍飲，時兖州刺史劉昶字公榮在坐，籍以酒少，酌不及昶，昶無恨色。戎異之，他日問籍曰："彼何如人也？"答曰："勝公榮，不可不與飲；若減公榮，則不敢不共飲；惟公榮可不與飲。"戎每與籍爲竹林之游，戎嘗後至。籍曰："俗物已復來敗人意。"戎笑曰："卿輩意亦復易敗耳！"

王戎曾與阮籍飲酒，當時兖州刺史劉昶字公榮在座，阮籍因爲酒少，不給劉昶斟酒，劉昶没有遺憾的樣子。王戎感到奇怪，有一天問阮籍説："他是怎麽樣的人？"回答説："勝過公榮的人，不能不和他一起飲酒；如果不如公榮，就不敢不一同飲酒；惟獨公榮可以不和他一同飲酒。"王戎常與阮籍作竹林之游，王戎曾後到。阮籍説："俗人又來敗壞我的興致。"王戎笑着説："你的興致也太容易敗壞了！"

鍾會伐蜀，過與戎别，問計將安出。戎曰："道家有言，'爲而不恃'，非成功難，保之難也。"及會敗，議者以爲知言。

鍾會討伐蜀，路過時與王戎告别，問有何計策。王戎説："道家有這樣的話，'做而不居功'，建功不難，保住功業就難了。"等到鍾會失敗，議論的人認爲這是有見解的言論。

襲父爵，辟相國掾，歷吏部黄門郎、散騎常侍、河東太守、荆州刺史，坐遣吏修園宅，應免官，詔以贖論。遷豫州刺史，加建威將軍，受詔伐吴。戎遣參軍羅尚、劉喬領前鋒，進攻武昌，吴將楊雍、孫述、江夏太守劉朗各率衆詣戎降。戎督大軍臨江，吴牙門將孟泰以蘄春、邾二縣降。吴平，進爵安豐縣侯，增邑六千户，賜絹六千匹。

繼承父親的爵位，被徵用爲相國掾，歷任吏部黄門郎、散騎常侍、河東太守、荆州刺史，犯了派人修園宅的罪，應免去官職，詔書命令按贖罪論處。改任豫州刺史，加建威將軍，接受詔令伐吴。王戎派參軍羅尚、劉喬任前鋒，進攻武昌，吴將楊雍、孫述、江夏太守劉朗各自率軍隊到王戎那裏投降。王戎督統大軍到了江邊，吴牙門將孟泰率蘄春、邾兩縣投降。吴國被平定，進爵爲安豐縣侯，增加食邑六千户，賜絹六千匹。

戎渡江，綏慰新附，宣揚威惠。吴光禄勳石偉方直，不容晧朝，稱疾歸家。戎嘉其清節，表薦之。詔拜偉爲議郎，以二千石禄終其身。荆土悦

王戎渡過長江，安撫新歸附的人，恩威并舉。吴光禄勳石偉正直，不被孫晧所容，稱病回家。王戎嘉獎他的節操，上表舉薦他。詔書任石偉爲議郎，讓他終身享有二千石的俸禄。荆地人

服。徵爲侍中。南郡太守劉肇賂戎筒中細布五十端，爲司隸所糾，以知而未納，故得不坐，然議者尤之。帝謂朝臣曰："戎之爲行，豈懷私苟得，正當不欲爲異耳！"帝雖以是言釋之，然爲清慎者所鄙，由是損名。

心悦歸服。召王戎爲侍中。南郡太守劉肇用五十端筒中細布賄賂王戎，被司隸糾劾，由於知道但没接受，所以没有論罪，然而議論的人指責他。皇帝對朝臣説："王戎的行爲，難道是懷有私心貪得嗎？而是不願做異於他人的事罷了！"皇帝雖然以這樣的話解釋，然而被清廉的人所鄙視，王戎由此損害了名聲。

戎在職雖無殊能，而庶績修理。後遷光禄勳、吏部尚書，以母憂去職。性至孝，不拘禮制，飲酒食肉，或觀弈棋，而容貌毁悴，杖然後起。裴頠往吊之，謂人曰："若使一慟能傷人，濬冲不免滅性之譏也。"時和嶠亦居父喪，以禮法自持，量米而食，哀毁不逾於戎。帝謂劉毅曰："和嶠毁頓過禮，使人憂之。"毅曰："嶠雖寢苫食粥，乃生孝耳。至於王戎，所謂死孝，陛下當先憂之。"戎先有吐疾，居喪增甚。帝遣醫療之，并賜藥物，又斷賓客。

王戎任職雖然没有特殊才能，但治理有方。後來升任光禄勳、吏部尚書，因母親喪事離職。生性極孝，不拘於禮法，喝酒吃肉，或看人下棋，然而容貌憔悴，拄着木杖纔能站起。裴頠去吊唁，對人説："如果悲痛傷及人身，濬冲免不了受到居喪而滅性的批評。"當時和嶠也在爲父親服喪，用禮法約束自己，吃飯限量，但哀傷没有超過王戎。皇帝對劉毅説："和嶠哀傷超過禮制，讓人爲他擔憂。"劉毅説："和嶠雖然睡草席吃稀飯，但不過是生孝。至於王戎，那是所謂的死孝，陛下該先爲王戎擔憂。"王戎先前有嘔吐的疾病，居喪嘔吐更重。皇帝派醫生爲他治病，并賜給他藥物，又斷了賓客。

楊駿執政，拜太子太傅。駿誅之後，東安公繇專斷刑賞，威震外内。戎誡繇曰："大事之後，宜深遠之。"繇不從，果得罪。轉中書令，加光禄大夫，給恩信五十人。遷尚書左僕射，領吏部。

楊駿執政，任王戎爲太子太傅。楊駿被誅以後，東安公司馬繇一人决定賞賜刑罰，威勢震懾朝廷内外。王戎告誡司馬繇説："大事之後，應作長遠考慮。"司馬繇不聽從，果然獲罪。王戎轉任中書令，加光禄大夫，給親信五十人。升任尚書左僕射，兼管吏部。

戎始爲甲午制，凡選舉皆先治百姓，然後授用。司隸傅咸奏戎，曰："《書》稱'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今内外群官，居職未期而戎奏還，既未定其優劣，且送故迎新，相望道路，巧詐由生，傷農害政。戎不仰依堯舜典謨，而驅動浮華，虧敗風俗，非徒無益，乃有大損。宜免戎官，以敦風俗。"戎與賈、郭通親，竟得不坐。尋轉司徒。以王政將圮，苟媚取容，屬愍懷太子之廢，竟無一言匡諫。

王戎開始推行甲午制時，凡選舉官吏先去治理百姓，然後授職任用。司隸傅咸上奏指責王戎，説："《尚書》説'三年考察政績，三次考察决定賢愚升降'。如今朝廷内外的官吏，在職不滿一年而王戎就奏請他們回朝，既没確定他們的優劣，而且送舊官迎新官，新舊道路相望，由此而産生奸巧欺詐，傷農害政。王戎不依堯舜的典章，却驅動浮華，傷風敗俗，不僅没有益處，反而大有損害。應該免去王戎的官職，以敦厚風俗。"王戎與賈、郭是姻親，終於没有獲罪。不久轉任司徒。因爲統治將要崩潰，於是苟且諂媚以取皇上歡心，愍懷太子被廢，始終没有一句話匡正勸諫。

裴頠，戎之婿也，頠誅，戎坐免官。齊王冏起義，孫秀録戎於城内，趙王倫子欲取戎爲軍司。博士王繇曰："濬冲譎詐多端，安肯爲少年用?"乃止。惠帝反宫，以戎爲尚書令。既而河間王顒遣使就説成都王穎，將誅齊王冏。檄書至，冏謂戎曰："孫秀作逆，天子幽逼。孤糾合義兵，掃除元惡，臣子之節，信著神明。二王聽讒，造構大難，當賴忠謀，以和不協。卿其善爲我籌之。"戎曰："公首舉義衆，匡定大業，開闢以來，未始有也。然論功報賞，不及有勞，朝野失望，人懷貳志。今二王帶甲百萬，其鋒不可當，若以王就第，不失故爵。委權崇讓，此求安之計也。"冏謀臣葛旟怒曰："漢魏以來，王公就第，寧有得保妻子乎！議者可斬。"於是百官震悚，戎僞藥發墮厠，得不及禍。

裴頠，是王戎的女婿，裴頠被殺，王戎坐罪被免官。齊王司馬冏起義，孫秀在城内囚禁了王戎，趙王司馬倫的兒子想任王戎爲軍司。博士王繇説："濬冲譎詐多端，怎麼肯爲年輕人效力?"便打消了這個念頭。惠帝返回宫中。任命王戎爲尚書令。此後河間王司馬顒派人到成都王司馬穎那裏游説，將要討伐齊王司馬冏。討伐文書到了，司馬冏對王戎説："孫秀作亂，天子被幽禁。我糾集義兵，掃除首惡，臣子的節操，顯現於神明。二王聽信讒言，造成大難，我該依賴忠臣良謀，來調和矛盾。請你用心爲我籌劃此事。"王戎説："公首先舉義，匡正安定大業，立國以來，從未有過。然而論功行賞，没有遍及有功勞的人，朝廷内外失望，人有二心。如今二王帶兵百萬，勢不可擋，如果以王的身份回家，不會失去以往的爵位。交出權力崇尚謙讓，這是求安定的辦法。"司馬冏的謀臣葛旟發怒説："漢魏以來，王公回家，難道有能保住妻子兒女的嗎！發這種議論的人可以殺掉。"於是百官恐懼，王戎裝作藥性發作掉入厠所，因而未遭殺害。

戎以晉室方亂，慕蘧伯玉之爲人，與時舒卷，無蹇諤之節。自經典選，未嘗進寒素，退虚名，但與時浮沈，户調門選而已。尋拜司徒，雖位總鼎司，而委事僚采。間乘小馬，從便門而出游，見者不知其三公也。故吏多至大官，道路相遇輒避之。性好興利，廣收八方園田水碓，周遍天下。積實聚錢，不知紀極，每自執牙籌，晝夜算計，恒若不足。而又儉嗇，不自奉養，天下人謂之膏肓之疾。女適裴頠，貸錢數萬，久而未還。女後歸寧，戎色不悦，女遽還直，然後乃歡。從子將婚，戎遺其一單衣，婚訖而更責取。家有好李，常出貨之，恐人得種，恒鑽其核。以此獲譏於世。

王戎因爲晉室正處於戰亂，羨慕蘧伯玉的爲人，順隨形勢屈伸，没有忠正的節操。自從主管選舉，從未任用過門第卑微的平民，也没有貶退過徒有虚名的官吏，而是順隨時局而浮沉，在官吏内遷轉舉薦而已。不久任司徒，雖然官位極高，但把政事交給同僚。有時騎着小馬，從便門出游，見到他的人不知道他是三公。原來的下屬多作了大官，在道路上相遇王戎就避開。生性喜好謀利，廣收八方的園田及水力磨坊，遍及天下。積聚錢物，貪得無厭，往往拿着籌碼，晝夜算計，總覺不够。而又吝嗇，不顧及自己的身體，天下人説他是病入膏肓。女兒嫁給裴頠，向王戎借錢幾萬，很久未還。女兒後來回家，王戎臉色不好看，女兒急忙還了錢，這纔有了笑臉。侄兒將結婚，王戎送他一件單衣，婚事辦完又要了回來。家中有好李子，常拿出去賣，恐怕别人得到種子，總是鑽壞果核。因此在世上受到嘲笑。

其後從帝北伐，王師敗績於蕩陰，戎復詣鄴，隨帝還洛陽。車駕之西遷也，戎出奔于郟。在危難之間，親接鋒刃，談笑自若，未嘗有懼容。時召親賓，歡娛永日。永興二年，薨于郟縣，時年七十二，謚曰元。

以後跟從皇帝北伐，王室軍隊在蕩陰打了敗仗，王戎又去了鄴，隨皇帝回洛陽。皇帝西遷時，王戎出奔到郟。在危難時期，親自作戰，談笑自如，從未有懼怕的樣子。時常召集親朋賓客，終日歡娛。永興二年，在郟縣去世，時年七十二歲，謚號元。

戎有人倫鑒識，嘗目山濤如璞玉渾金，人皆欽其寶，莫知名其器；王衍神姿高徹，如瑤林瓊樹，自然是風塵表物。謂裴頠拙於用長，荀勖工於用短，陳道寧緵緵如束長竿。族弟敦有高名，戎惡之。敦每候戎，輒托疾不見。敦後果爲逆亂。其鑒賞先見如此。嘗經黃公酒壚下過，顧謂後車客曰："吾昔與嵇叔夜、阮嗣宗酣暢於此，竹林之游亦預其末。自嵇、阮云亡，吾便爲時之所羈紲。今日視之雖近，邈若山河！"初，孫秀爲琅邪郡吏，求品於鄉議。戎從弟衍將不許，戎勸品之。及秀得志，朝士有宿怨者皆被誅，而戎、衍獲濟焉。

王戎善於鑒別人才，曾把山濤看作是没有雕琢的玉没有分剖的金，人們都敬重他的寶貴，但不知怎樣形容他的才能；王衍神韵姿容高雅純潔，像瑶林瓊樹，自然是世俗以外的人物。説裴頠不善於發揮自己的長處，而荀勖善於彌補自己的短處，陳道寧挺拔如長竿。同族弟弟王敦有名望，王戎厭惡他。王敦每次等着見王戎，王戎就推托有病不見。王敦後來果然叛逆作亂。王戎的鑒别力和先見之明就像這樣。曾經路過黄公酒壚，回頭對後面車上的客人説："我過去與嵇叔夜、阮嗣宗在這裏暢飲，竹林之游我也曾參加。自從嵇、阮故去，我就被時事束縛。今天看這一切雖近在眼前，但却好像遠隔山河！"當初，孫秀任琅邪郡吏，讓鄉大夫評議。王戎的堂弟王衍打算不答應，王戎勸他給孫秀品評。孫秀得志後，朝中官員與他有宿怨的都被殺害，而王戎、王衍却從孫秀那裏得到好處。

子萬，有美名。少而大肥，戎令食糠而肥愈甚。年十九卒。有庶子興，戎所不齒。以從弟陽平太守愔子爲嗣。

兒子王萬，有好名聲。年少而肥胖，王戎讓他吃糠而他肥胖得更厲害。十九歲死。有庶子王興，王戎瞧不起他。讓堂弟陽平太守王愔的兒子繼嗣。

王衍

衍字夷甫，神情明秀，風姿詳雅。總角嘗造山濤，濤嗟嘆良久，既去，目而送之曰："何物老嫗，生寧馨兒！然誤天下蒼生者，未必非此人也。"父乂，爲平北將軍，常有公事，使行人列上，不時報。衍年十四，時在京師，造僕射羊祜，申陳事狀，辭甚清辯。祜名德貴重，而衍幼年無屈下之色，衆咸異之。楊駿欲以女妻焉，衍耻之，遂陽狂自免。武帝聞其名，問戎曰："夷甫當世誰比？"戎

王衍字夷甫，神情明净秀美，安詳高雅。童年時曾拜訪山濤，山濤感嘆了很久，王衍走了，山濤目送他説："什麽老婦人，生了這麽個兒子！耽誤天下百姓的，未必不是這個人。"父親王乂，是平北將軍，常有公事，派人列出，不定時上報。王衍十四歲，當時在京師，去僕射羊祜那裏，申述事情，言辭很是清楚明辯。羊祜名聲德行很重，而王衍年紀雖小却没有委屈於人下的樣子，衆人都感到驚異。楊駿想把女兒嫁給他，王衍以此爲耻，便裝瘋免去此事。武帝聽説他的名聲，問王戎説："夷甫在當世可以與誰相比？"王

曰："未見其比，當從古人中求之。"

泰始八年，詔舉奇才可以安邊者，衍初好論從横之術，故尚書盧欽舉爲遼東太守。不就，於是口不論世事，唯雅咏玄虚而已。嘗因宴集，爲族人所怒，舉樏擲其面。衍初無言，引王導共載而去。然心不能平，在車中攬鏡自照，謂導曰："爾看吾目光乃在牛背上矣。"父卒於北平，送故甚厚，爲親識之所借貸，因以捨之。數年之間，家資罄盡，出就洛城西田園而居焉。後爲太子舍人，還尚書郎。出補元城令，終日清談，而縣務亦理。入爲中庶子、黄門侍郎。

魏正始中，何晏、王弼等祖述《老》《莊》，立論以爲："天地萬物皆以無爲本。無也者，開物成務，無往不存者也。陰陽恃以化生，萬物恃以成形，賢者恃以成德，不肖恃以免身。故無之爲用，無爵而貴矣。"衍甚重之。惟裴頠以爲非，著論以譏之，而衍處之自若。衍既有盛才美貌，明悟若神，常自比子貢。兼聲名藉甚，傾動當世。妙善玄言，唯談《老》《莊》爲事。每捉玉柄麈尾，與手同色。義理有所不安，隨即改更，世號"口中雌黄"。朝野翕然，謂之"一世龍門"矣。累居顯職，後進之士，莫不景慕放效。選舉登朝，皆以爲稱首。矜高浮誕，遂成風俗焉。衍嘗喪幼子，山簡吊之。衍悲不自勝，簡曰："孩抱中物，何至於此！"衍曰："聖人忘情，最下不及於情。然則情之所鍾，正在我輩。"簡服其言，更爲之慟。

衍妻郭氏，賈后之親，藉中宫之勢，剛愎貪戾，聚斂無厭，好干預人事，衍患之而不能禁。時有鄉人幽州

戎說："没見到可以和他相比的人，應從古人中尋求。"

泰始八年，下詔讓推舉有奇才可以安定邊境的人，王衍起初喜好談論縱横之説，因此尚書盧欽推舉他作遼東太守。不赴任，於是不談論世事，惟作詩清談而已。曾因爲宴飲相聚，惹怒了族人，舉起木盤扔到他臉上。王衍起初不説話，叫上王導同車離去。然而心中不平，在車中拿起鏡子照自己，對王導説："你看我的目光却在牛背上。"父親死在北平，喪事送贈很多，親友向他借貸，就施捨給他們。幾年之間，家産耗盡，到洛城西田園居住。後來任太子舍人，升任尚書郎。出京補任元城令，終日清談，然而縣中政務也得到處理。召入任中庶子、黄門侍郎。

魏正始年間，何晏、王弼等人開始論述《老》《莊》，立論認爲："天地萬物都以無爲本。所謂無，通曉萬物之理而成功，無處不存在。陰陽靠它變化産生，萬物靠它成形，賢人靠它成就德行，不賢的人靠它免難保身。因此無的作用，没有爵位而寶貴。"王衍很重視這一言論。而裴頠認爲不對，著述理論批判，王衍對待批判若無其事。王衍既有高才美貌，而又聰明如神，常自比子貢。再加上名聲極高，在當時極有影響。善於談玄，把《老》《莊》作爲話題。常常手拿玉柄拂塵，與手同色。義理有覺得不合適的地方，立刻更改，世上號稱"口中雌黄"。朝廷内外異口同聲，説他是"一世龍門"。連續出任顯赫官職，後來做官的人，没有不仰慕效法的。選舉上朝，都以他爲首。高傲虚浮怪誕，於是成了風俗。王衍曾死了幼子，山簡去吊唁。王衍悲傷不能自持，山簡説："懷抱的幼兒，何至於如此悲傷！"王衍説："聖人忘情，最下者不及於情。而情之所鍾，正在我這類人。"山簡佩服他的話，更爲悲痛。

王衍的妻子郭氏，是賈后的親戚，憑内宫的勢力，剛愎貪暴，聚斂不知滿足，喜好干預人事，王衍憂慮却不能禁止。當時有同鄉人幽州刺

刺史李陽，京師大俠也，郭氏素憚之。衍謂郭曰："非但我言卿不可，李陽亦謂不可。"郭氏爲之小損。衍疾郭之貪鄙，故口未嘗言錢。郭欲試之，令婢以錢繞床，使不得行。衍晨起見錢，謂婢曰："舉阿堵物却！"其措意如此。

後歷北軍中候、中領軍、尚書令。女爲愍懷太子妃，太子爲賈后所誣，衍懼禍，自表離婚。賈后既廢，有司奏衍，曰："衍與司徒梁王彤書，寫呈皇太子手與妃及衍書，陳見誣之狀。彤等伏讀，辭旨懇惻。衍備位大臣，應以義責也。太子被誣得罪，衍不能守死善道，即求離婚。得太子手書，隱蔽不出。志在苟免，無忠蹇之操。宜加顯責，以厲臣節。可禁錮終身。"從之。

衍素輕趙王倫之爲人。及倫篡位，衍陽狂斫婢以自免。及倫誅，拜河南尹，轉尚書，又爲中書令。時齊王冏有匡復之功，而專權自恣，公卿皆爲之拜，衍獨長揖焉。以病去官。成都王穎以衍爲中軍師，累遷尚書僕射，領吏部，後拜尚書令、司空、司徒。衍雖居宰輔之重，不以經國爲念，而思自全之計。説東海王越曰："中國已亂，當賴方伯，宜得文武兼資以任之。"乃以弟澄爲荆州，族弟敦爲青州。因謂澄、敦曰："荆州有江漢之固，青州有負海之險，卿二人在外，而吾留此，足以爲三窟矣。"識者鄙之。

及石勒、王彌寇京師，以衍都督征討諸軍事、持節、假黄鉞以距之。衍使前將軍曹武、左衛將軍王景等擊賊，退之，獲其輜重。遷太尉，尚書令如故。封武陵侯，辭封不受。時洛陽危逼，多欲遷都以避其難，而衍獨

史李陽，是京師的大俠，郭氏一向怕他。王衍對郭氏説："不但是我説你不對，李陽也説不對。"郭氏爲此稍加收斂。王衍憎惡郭氏的貪婪卑劣，因此從不提錢。郭氏想試試他，令婢女用錢繞床，使王衍無法走動。王衍早晨起來見到錢，對婢女説："拿這些東西下去！"他的心意就是這樣。

後來歷任北軍中候、中領軍、尚書令。女兒是愍懷太子的妃子，太子受賈后誣陷，王衍怕惹來災禍，自己上表請求離婚。賈后被廢後，有關官吏彈劾王衍，説："王衍給司徒梁王司馬彤寫信，轉呈皇太子給妃子及王衍的親筆信，陳述被誣陷的情況。司馬彤等讀了信，内容懇切真誠。王衍身居大臣之位，應根據義理自律。太子被誣陷獲罪，王衍不能以死固守善道，却要求離婚。得到太子的親筆信，隱藏不拿出來。在於苟且免難，没有忠誠節操。應加以重罰，以激勵人臣的節操。可以終身禁錮。"聽從。

王衍一向輕視趙王司馬倫的爲人。司馬倫篡位後，王衍裝瘋砍殺奴婢來免難。司馬倫被誅後，王衍官拜河南尹，轉任尚書，又任中書令。當時齊王司馬冏有恢復皇室的功勞，因而專權自任，公卿都對他行拜禮，惟獨王衍對他行拱手禮。因病辭去官職。成都王司馬穎任命王衍爲中軍師，多次升官任尚書僕射，兼管吏部，後來官拜尚書令、司空、司徒。王衍雖然官居三公要位，不把治國當作大事，而想着自我保全。勸東海王司馬越説："中原已經亂了，應當依賴地方長官，應該選文武兼備的人任用爲地方長官。"便用弟王澄任荆州刺史，族弟王敦任青州刺史。對王澄、王敦説："荆州有江漢的險要，青州有靠海的險阻，你二人在外，而我留在這裏，足以算作狡兔三窟。"有識之士鄙視王衍。

石勒、王彌進犯京師，任命王衍爲都督征討諸軍事、持節、假黄鉞來迎擊敵人。王衍派前將軍曹武、左衛將軍王景等迎擊敵軍，打退他們，繳獲他們的輜重。升任太尉，尚書令的職位依舊。封他爲武陵侯，推辭不接受封爵。當時洛陽危急，多數人想遷都來避難，而惟獨王衍賣掉車

賣車牛以安衆心。

越之討苟晞也，衍以太尉爲太傅軍司。及越薨，衆共推爲元帥。衍以賊寇鋒起，懼不敢當。辭曰："吾少無宦情，隨牒推移，遂至於此。今日之事，安可以非才處之。"俄而舉軍爲石勒所破，勒呼王公，與之相見，問衍以晋故。衍爲陳禍敗之由，云計不在己。勒甚悦之，與語移日。衍自説少不豫事，欲求自免，因勸勒稱尊號。勒怒曰："君名蓋四海，身居重任，少壯登朝，至於白首，何得言不豫世事邪！破壞天下，正是君罪。"使左右扶出。謂其黨孔萇曰："吾行天下多矣，未嘗見如此人，當可活不?"萇曰："彼晋之三公，必不爲我盡力，又何足貴乎!"勒曰："要不可加以鋒刃也。"使人夜排墻填殺之。衍將死，顧而言曰："嗚呼！吾曹雖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虛，戮力以匡天下，猶可不至今日。"時年五十六。

衍俊秀有令望，希心玄遠，未嘗語利。王敦過江，常稱之曰："夷甫處衆中，如珠玉在瓦石間。"顧愷之作畫贊，亦稱衍岩岩清峙，壁立千仞。其爲人所尚如此。

子玄，字眉子，少慕簡曠，亦有俊才，與衛玠齊名。荀藩用爲陳留太守，屯尉氏。玄素名家，有豪氣，荒弊之時，人情不附，將赴祖逖，爲盗所害焉。

王澄

澄字平子。生而警悟，雖未能言，見人舉動，便識其意。衍妻郭性貪鄙，欲令婢路上擔糞。澄年十四，諫郭以爲不可。郭大怒，謂澄曰："昔夫人臨終，以小郎屬新婦，不以新婦屬小郎。"因捉其衣裾，將杖之。

牛來安定衆人的心。

司馬越在討伐苟晞時，王衍以太尉的身份出任太傅軍司。司馬越去世，衆人推舉王衍爲元帥。王衍因爲盜匪四處興起，害怕而不敢擔當。推辭説："我年少時没有做官的欲望，隨着選補官吏，到了今天的官位。如今的事，怎麽能用不具備才能的人來充任呢。"不久全軍被石勒打敗，石勒呼喚王公，和他相見，向王衍詢問晋舊事。王衍爲他陳述失敗的緣由，説計謀不是他出的。石勒很喜歡王衍，跟他談了一整天。王衍自稱不參與國事，想求得自身免難，於是勸石勒稱帝。石勒發怒説："你遠近聞名，身居重任，年輕時入朝爲官，直到頭髮變白，怎能説是不參與國事呢！破壞天下，正是你的罪狀。"叫左右的人扶他出去。石勒對他的同黨孔萇説："我走遍天下，從没見過這樣的人，該不該留他一命呢?"孔萇説："他是晋的三公，必定不會爲我們盡力，又有什麽可用的呢!"石勒説："但不能對他使用刀殺。"派人在夜裏推倒墻壁把他壓死。王衍臨死時，回頭對人説："唉！我雖不如古人，假如不崇尚虚浮，一心匡救天下，還可以不至於到今天這樣的地步。"時年五十六歲。

王衍俊秀有好名聲，追求玄奥幽遠，未曾談利。王敦過江，常稱贊他説："夷甫處在衆人中，好像珠玉在瓦石中間。"顧愷之作畫贊，也稱贊王衍巍巍清高，屹立於萬丈山崖。他就是這樣被人崇尚。

兒子王玄，字眉子，年少時追求曠達，也有出衆的才能，和衛玠有同樣的名聲。荀藩任用他爲陳留太守，屯守在尉氏。王玄是名家，有豪氣，荒亂時期，不依附於人情，將要投奔祖逖時，被强盜殺害。

王澄字平子。幼年機敏聰慧，雖然不能説話，但看見别人的舉動，就知道他的意思。王衍的妻子郭氏生性貪婪，想讓婢女在路上擔糞。王澄當時十四歲，勸告郭氏説不能那樣做。郭氏大怒，對王澄説："過去夫人臨終前，把你囑托給我，而不是把我囑托給你。"於是拉住他的衣襟，

澄争得脱，逾窗而走。

衍有重名於世，時人許以人倫之鑒。尤重澄及王敦、庾敳，嘗爲天下人士目曰："阿平第一，子嵩第二，處仲第三。"澄嘗謂衍曰："兄形似道，而神鋒太俊。"衍曰："誠不如卿落落穆穆然也。"澄由是顯名。有經澄所題目者，衍不復有言，輒云"已經平子矣"。

少歷顯位，累遷成都王穎從事中郎。穎嬖豎孟玖譖殺陸機兄弟，天下切齒。澄發玖私奸，勸穎殺玖，穎乃誅之，士庶莫不稱善。及穎敗，東海王越請爲司空長史。以迎大駕勳，封南鄉侯。遷建威將軍、雍州刺史，不之職。時王敦、謝鯤、庾敳、阮脩皆爲衍所親善，號爲四友，而亦與澄狎，又有光逸、胡毋輔之等亦豫焉。酣宴縱誕，窮歡極娱。

惠帝末，衍白越以澄爲荆州刺史、持節、都督，領南蠻校尉，敦爲青州。衍因問以方略，敦曰："當臨事制變，不可豫論。"澄辭義鋒出，算略無方，一坐嗟服。澄將之鎮，送者傾朝。澄見樹上鵲巢，便脱衣上樹，探鷇而弄之，神氣蕭然，傍若無人。劉琨謂澄曰："卿形雖散朗，而内實動俠，以此處世，難得其死。"澄默然不答。

澄既至鎮，日夜縱酒，不親庶事，雖寇戎急務，亦不以在懷。擢順陽人郭舒於寒悴之中，以爲别駕，委以州府。時京師危逼，澄率衆軍，將赴國難，而飄風折其節柱。會王如寇襄陽，澄前鋒至宜城，遣使詣山簡，爲如黨嚴嶷所獲。嶷僞使人從襄陽來而問之曰："襄陽拔未？"答云："昨旦破城，已獲山簡。"乃陰緩澄使，令得亡去。澄聞襄陽陷，以爲信然，

要用棍子打他。王澄掙脱，跳窗逃跑。

王衍在世上名氣大，當時的人把他比作辨别人的品行的鏡子。王衍尤其看重王澄及王敦、庾敳，曾爲天下人品評説："阿平第一，子嵩第二，處仲第三。"王澄曾對王衍説："兄長外形似道家，而神采氣概超人。"王衍説："的確不如你灑脱温和。"王澄因此名聲顯赫。有經過王澄品評的人，王衍不再發表看法，就説"已經經過平子了"。

年少即歷任顯要官位，逐步升官爲成都王司馬穎的從事中郎。司馬穎的寵臣孟玖誣告而殺害陸機兄弟，天下人憤恨。王澄揭發孟玖的隱情，勸司馬穎殺掉孟玖，司馬穎於是殺了孟玖，官吏百姓都叫好。等到司馬穎失敗，東海王司馬越請他任司空長史。因爲迎奉皇帝的功勛，封爲南鄉侯。轉任建威將軍、雍州刺史，不就職。當時王敦、謝鯤、庾敳、阮脩都是王衍的好友，號稱四友，而也和王澄游樂，又有光逸、胡毋輔之等人也參與其中。飲酒放浪，極盡歡娱。

惠帝末年，王衍對司馬越説任命王澄爲荆州刺史、持節、都督，兼南蠻校尉，王敦任青州刺史。王衍於是向王敦問治政之法，王敦説："應臨事制定對策，不能事先論定。"王澄的言辭鋒芒畢露，計謀出奇，在座的人都嘆服。王澄將去赴任，滿朝的人爲他送行。王澄看到樹上的鵲巢，就脱衣上樹，逗弄幼鳥，神情悠然，旁若無人。劉琨對王澄説："你外表雖然灑脱，而内心却仗義而想有所作爲，這樣處世，難得壽終正寢。"王澄沉默不答。

王澄到達任所以後，日夜放縱飲酒，不料理政務，即便是軍情要事，也不放在心上。提拔貧寒的順陽人郭舒，任命他爲别駕，把州事交給他。當時京城危急，王澄率領衆軍，將奔赴國難，而一陣風吹斷了節柱。正趕上王如進攻襄陽，王澄的先鋒到達宜城，派人到山簡處，被王如的同夥嚴嶷抓到。嚴嶷假裝派人從襄陽來問他："襄陽攻下了嗎？"回答説："昨天清晨攻破城池，已獲山簡。"於是故意放鬆對王澄的使節的看管，讓他得以逃跑。王澄聽説襄陽陷落，以

散衆而還。既而耻之，托糧運不贍，委罪長史蔣俊而斬之，竟不能進。巴蜀流人散在荆湘者，與土人忿争，遂殺縣令，屯聚樂鄉。澄使成都内史王機討之。賊請降，澄僞許之，既而襲之於寵洲，以其妻子爲賞，沈八千餘人於江中。於是益梁流人四五萬家一時俱反，推杜弢爲主，南破零桂，東掠武昌，敗王機于巴陵。澄亦無憂懼之意，但與機日夜縱酒，投壺博戲，數十局俱起。殺富人李才，取其家資以賜郭舒。南平太守應詹驟諫，不納。於是上下離心，内外怨叛。澄望實雖損，猶傲然自得。後出軍擊杜弢，次于作塘。山簡參軍王冲叛于豫州，自稱荆州刺史。澄懼，使杜蕤守江陵。澄遷于孱陵，尋奔沓中。郭舒諫曰："使君臨州，雖無異政，未失衆心。今西收華容向義之兵，足以擒此小醜，奈何自棄。"澄不能從。

爲是真的，解散軍衆返回。過後又以不能救助襄陽爲耻，以糧食運送不及時爲由，把罪名加在長史蔣俊身上并殺了他，終究不能前進。巴蜀流亡在荆湘的人，與當地人結怨争鬥，殺了縣令，屯聚在樂鄉。王澄派成都内史王機討伐他們。賊請求投降，王澄假意答應，然後在寵洲偷襲他們，用他們的妻兒作賞，把八千多人沉入江中。於是在益梁流亡的四五萬家一時間都反，推選杜弢爲首領，南破零桂，東掠武昌，在巴陵打敗王機。王澄還不擔憂，而與王機日夜暢飲，投壺游戲，幾十局後纔一同作罷。殺富人李才，把他的家産拿來賜給郭舒。南平太守應詹多次勸諫，不采納。於是上下離心，内外抱怨反叛。王澄的威望受損，却還傲慢自得。後來出兵攻打杜弢，駐屯作塘。山簡的參軍王冲在豫州叛變，自稱豫州刺史。王澄恐懼，派杜蕤守江陵。王澄轉移到孱陵，不久跑到沓中。郭舒勸諫説："你到州裏，雖然没有特别的政績，但未失民心。如果向西接收華容舉義之軍，足以捉住那個小醜，爲什麽自暴自棄。"王澄不聽。

初，澄命武陵諸郡同討杜弢，天門太守扈瓌次于益陽。武陵内史武察爲其郡夷所害，瓌以孤軍引還。澄怒，以杜曾代瓌。夷袁遂，瓌故吏也，托爲瓌報仇，遂舉兵逐曾，自稱平晋將軍。澄使司馬毌丘邈討之，爲遂所敗。會元帝徵澄爲軍諮祭酒，於是赴召。

當初，王澄命令武陵幾個郡一同討伐杜弢，天門太守扈瓌在益陽。武陵内史武察被郡中的夷人殺害，扈瓌率孤軍收兵。王澄發怒，讓杜曾代替扈瓌。夷人袁遂，是扈瓌以前的屬吏，以爲扈瓌報仇爲名，舉兵驅逐杜曾，自稱平晋將軍。王澄派司馬毌丘邈討伐他，被袁遂打敗。接着元帝徵召王澄任軍諮祭酒，於是赴任。

時王敦爲江州，鎮豫章，澄過詣敦。澄夙有盛名，出於敦右，士庶莫不傾慕之。兼勇力絶人，素爲敦所憚，澄猶以舊意侮敦。敦益忿怒，請澄入宿，陰欲殺之。而澄左右有二十人，持鐵馬鞭爲衛，澄手嘗捉玉枕以自防，故敦未之得發。後敦賜澄左右酒，皆醉，借玉枕觀之。因下床而謂澄曰："何與杜弢通信?"澄曰："事自可驗。"敦欲入内，澄手引敦衣，

當時王敦就職於江州，鎮守豫章，王澄去拜訪王敦。王澄素有名望，名氣在王敦之上，官吏百姓没有不傾慕他的。再加上他勇氣超人，王敦一向怕他，王澄仍像過去那樣侮辱王敦。王敦更加忿怒，請王澄留宿，暗中想殺他。而王澄身邊有二十人，拿着鐵馬鞭守衛，王澄常握着玉枕來自我防衛，因此王敦未能下手。後來王敦賞賜王澄的手下人喝酒，都醉了，又借玉枕觀看。下床對王澄説："爲什麽跟杜弢通信?"王澄説："事情可以澄清。"王敦要進去，王澄手拉王敦的衣

至于絶帶。乃登于梁，因罵敦曰："行事如此，殃將及焉。"敦令力士路戎扼殺之，時年四十四，載尸還其家。劉琨聞澄之死，嘆曰："澄自取之。"及敦平，澄故吏佐著作郎桓稚上表理澄，請加贈謚。詔復澄本官，謚曰憲。長子詹，早卒。次子徽，右軍司馬。

服，以至於拉斷了衣帶。王澄登上房梁，罵王敦説："這樣做，災禍就要到了。"王敦命令武士路戎捉住王澄殺掉，時年四十四歲，用車拉着尸體送回家。劉琨聽説了王澄的死訊，嘆息説："王澄是自找的。"平定王敦後，王澄的舊官吏佐著作郎桓稚上表議論王澄，請求加贈謚號。詔書恢復王澄本來的官位，謚號憲。長子王詹，死得早。次子王徽，任右軍司馬。

郭舒字稚行。幼請其母從師，歲餘便歸，粗識大義。鄉人少府范晷、宗人武陵太守郭景，咸稱舒當爲後來之秀，終成國器。始爲領軍校尉，坐擅放司馬彪，繫廷尉，世多義之。刺史夏侯含辟爲西曹，轉主簿。含坐事，舒自繫理含，事得釋。刺史宗岱命爲治中，喪母去職。劉弘牧荊州，引爲治中。弘卒，舒率將士推弘子璠爲主，討逆賊郭勱，滅之，保全一州。

郭舒字稚行。年幼時請求他母親拜師求學，一年多後回來，學到了些知識。同鄉人少府范晷、同族人武陵太守郭景，都稱贊郭舒長大後將成爲俊傑，成爲國家的梁柱。開始任領軍校尉，犯了擅自放走司馬彪之罪，交廷尉治罪，世人多認爲郭舒仗義。刺史夏侯含任用他爲西曹，轉任主簿。夏侯含因事犯罪，郭舒捆綁自己爲夏侯含申辯，事情得到解釋。刺史宗岱任命他爲治中，因母親去世離職。劉弘掌管荊州，召他爲治中。劉弘死，郭舒率領將士推舉劉弘的兒子劉璠爲首領，討伐叛逆者郭勱，消滅了他，保全了一州。

王澄聞其名，引爲别駕。澄終日酣飲，不以衆務在意，舒常切諫之。及天下大亂，又勸澄修德養威，保完州境。澄以爲亂自京都起，非復一州所能匡禦，雖不能從，然重其忠亮。荊土士人宗廞嘗因酒忤澄，澄怒，叱左右棒廞。舒厲色謂左右曰："使君過醉，汝輩何敢妄動！"澄恚曰："别駕狂邪，誑言我醉！"因遣掐其鼻，灸其眉頭，舒跪而受之。澄意少釋，而廞遂得免。

王澄知道郭舒的名聲，召他爲别駕。王澄整天痛飲，不把政務放在心上，郭舒常懇切地勸告他。等到天下大亂，又勸王澄加强修養，樹立威望，保全州境。王澄認爲亂從京都引起，不是一個州能匡正抵禦的，雖不能聽從郭舒，但看重他的忠誠。荊州本地士人宗廞曾因爲飲酒得罪了王澄，王澄發怒，命令左右棒打宗廞。郭舒神色嚴厲地對左右説："刺史喝得太多了，你們這些人怎敢妄動！"王澄發怒説："别駕太狂了，胡説我醉了！"於是讓人掐他的鼻子，燙他的眉頭，郭舒跪而忍受。王澄的怒氣漸消，而宗廞終於免於禍患。

澄之奔敗也，以舒領南郡。澄又欲將舒東下，舒曰："舒爲萬里紀綱，不能匡正，令使君奔亡，不忍渡江。"乃留屯沌口，采稆湖澤以自給。鄉人盗食舒牛，事覺，來謝。舒曰："卿飢，所以食牛耳，餘肉可共啖之。"世以此服其弘量。

王澄失敗逃奔時，任命郭舒兼管南郡。王澄又想讓郭舒向東撤，郭舒説："我萬里而治，不能匡正亂世，使得刺史逃奔，我不忍心渡江。"於是留守沌口，在湖澤中采集稆以自給。鄉下人偷吃了郭舒的牛，事情被發覺，偷牛人來謝罪。郭舒説："你飢餓，所以吃牛，剩下的肉可以一起吃。"世人因此佩服郭舒的寬宏大量。

郭舒

舒少與杜曾厚，曾嘗召之，不往，曾銜之。至是，澄又轉舒爲順陽太守，曾密遣兵襲舒，遁逃得免。

郭舒年輕時與杜曾交情深厚，杜曾曾經徵召郭舒，郭舒不去，杜曾怨恨他。到這時，王澄又轉任郭舒爲順陽太守，杜曾秘密派兵襲擊郭舒，郭舒逃跑免於災難。

王敦召爲參軍，轉從事中郎。襄陽都督周訪卒，敦遣舒監襄陽軍。甘卓至，乃還。朝廷徵舒爲右丞，敦留不遣。敦謀爲逆，舒諫不從，使守武昌。荆州别駕宗澹忌舒才能，數譖之於王廙。廙疑舒與甘卓同謀，密以白敦，敦不受。高官督護繆坦嘗請武昌城西地爲營，太守樂凱言於敦曰："百姓久買此地，種菜自贍，不宜奪之。"敦大怒曰："王處仲不來江湖，當有武昌地不，而人云是我地邪！"凱懼，不敢言。舒曰："公聽舒一言。"敦曰："平子以卿病狂，故掐鼻炙眉頭，舊疢復發邪！"舒曰："古之狂也直，周昌、汲黯、朱雲不狂也。昔堯立誹謗之木，舜置敢諫之鼓，然後事無枉縱。公爲勝堯舜邪？乃逆折舒，使不得言，何與古人相遠！"敦曰："卿欲何言？"舒曰："繆坦可謂小人，疑誤視聽，奪人私地，以强陵弱。晏子稱：君曰其可，臣獻其否，以成其可。是以舒等不敢不言。"敦即使還地，衆咸壯之。敦重舒公亮，給賜轉豐，數詣其家。表爲梁州刺史。病卒。

王敦召他任參軍，轉任從事中郎。襄陽都督周訪死，王敦派郭舒監襄陽軍。甘卓到，纔離開，朝廷徵召郭舒爲右丞，王敦留住他不讓走。王敦謀反，郭舒勸諫不聽，派郭舒守武昌。荆州别駕宗澹忌妒郭舒的才能，多次在王廙面前説郭舒的壞話。王廙懷疑郭舒與甘卓同謀，秘密告訴王敦，王敦不信。高官督護繆坦曾請求武昌城西的土地設營，太守樂凱對王敦説："百姓買這塊地很久了，種菜養活自己，不宜奪走。"王敦大怒説："我王處仲不來江湖，會有武昌嗎，而人們説這就是我的土地！"樂凱恐懼，不敢説話。郭舒説："請你聽我一句話。"王敦説："平子因你病狂，所以掐你的鼻子燙你的眉頭，你舊病復發了吧！"郭舒説："古代的狂就是耿直，周昌、汲黯、朱雲其實不狂。從前堯立下誹謗之木，舜設置敢諫之鼓，這樣以後事情就没有偏差了。你的行爲超過了堯舜嗎？怎能阻止我，不讓我説話，爲什麽與古人差那麽遠！"王敦説："你想説什麽？"郭舒説："繆坦可以説是小人，擾亂視聽，奪走别人家土地，以强欺弱。晏子説：君説可以，臣説不行，然後可行。因而我不敢不説。"王敦於是派人歸還土地，人們都稱贊他。王敦器重郭舒光明正大，賞賜變得豐厚，數次去郭舒的家。上表任用他爲梁州刺史。病死。

樂廣

樂廣字彦輔，南陽淯陽人也。父方，參魏征西將軍夏侯玄軍事。廣時年八歲，玄常見廣在路，因呼與語，還謂方曰："向見廣神姿朗徹，當爲名士。卿家雖貧，可令專學，必能興卿門户也。"方早卒，廣孤貧，僑居山陽，寒素爲業，人無知者。性冲約，有遠識，寡嗜欲，與物無競。

樂廣字彦輔，南陽淯陽人。父親樂方，參魏征西將軍夏侯玄軍事。樂廣當時八歲，夏侯玄曾在路上見到樂廣，於是叫過來跟他説話，回來後對樂方説："見到樂廣神情爽朗通脱，將成爲名士。你家雖然貧寒，可以讓他專心求學，必定能振興你家。"樂方死得早，樂廣喪父貧困，僑居在山陽，清苦勤學，没有人知道他。性情淡泊，有遠見，少欲望，與世無争。尤其善於清

尤善談論，每以約言析理，以厭人之心，其所不知，默如也。

談，常用簡單的話説明道理，讓人心服，他所不瞭解的事，則保持沉默。

裴楷嘗引廣共談，自夕申旦，雅相欽挹，嘆曰："我所不如也。"王戎爲荆州刺史，聞廣爲夏侯玄所賞，乃舉爲秀才。楷又薦廣於賈充，遂辟太尉掾，轉太子舍人。尚書令衛瓘，朝之耆舊，逮與魏正始中諸名士談論，見廣而奇之，曰："自昔諸賢既没，常恐微言將絶，而今乃復聞斯言於君矣。"命諸子造焉，曰："此人之水鏡，見之瑩然，若披雲霧而睹青天也。"王衍自言："與人語甚簡至，及見廣，便覺己之煩。"其爲識者所嘆美如此。

裴楷曾請樂廣一起清談，從晚上到天明，互相欽佩謙讓，感嘆説："我不如他。"王戎任荆州刺史，聽説樂廣被夏侯玄贊賞，就推舉他爲秀才。裴楷又把樂廣推薦給賈充，於是徵用爲太尉掾，轉任太子舍人。尚書令衛瓘，是朝中元老，與魏正始年間一些名士清談，見到樂廣而稱奇，説："自從以往的賢人們去世，常擔心精深的言論將滅絶，而今天又從你那裏聽到了這樣的言論。"命自己的兒子登門求教，説："他的明鑒爽朗，見到他會心明眼亮，就像撥開雲霧而看到青天。"王衍自己説："我跟别人説話很簡約，等我見到樂廣，就發覺自己的話太多。"樂廣就是這樣被有識之士贊美。

出補元城令，遷中書侍郎，轉太子中庶子，累遷侍中、河南尹。廣善清言而不長於筆，將讓尹，請潘岳爲表。岳曰："當得君意。"廣乃作二百句語，述己之志。岳因取次比，便成名筆。時人咸云："若廣不假岳之筆，岳不取廣之旨，無以成斯美也。"

出朝補任元城令，升任中書侍郎，轉任太子中庶子，逐漸升爲侍中、河南尹。樂廣善於清談而不善於寫作，將辭去河南尹，請潘岳作表。潘岳説："應告訴我你的意思。"樂廣説了二百句話，述説自己的心志。潘岳於是根據先後，寫出了名篇。當時的人都説："如果樂廣不藉助潘岳的筆，潘岳不取樂廣的意思，成就不了這件美事。"

嘗有親客，久闊不復來，廣問其故，答曰："前在坐，蒙賜酒，方欲飲，見杯中有蛇，意甚惡之，既飲而疾。"于時河南聽事壁上有角，漆畫作蛇，廣意杯中蛇即角影也。復置酒於前處，謂客曰："酒中復有所見不?"答曰："所見如初。"廣乃告其所以，客豁然意解，沈痾頓愈。

曾經有客人，久别不曾來，樂廣問其中原因，回答説："以前在座時，承蒙賜酒，正要喝，看到杯中有蛇，很厭惡，喝酒後就病了。"那時河南府廳事墻壁上有角，漆畫如蛇，樂廣想杯中的蛇是角的影子。又在以前的地方擺酒，對客人説："酒中還有你看見過的東西嗎?"回答説："和以前看到的一樣。"樂廣於是告訴客人原因，客人一下子明白了，老毛病頓時就好了。

衛玠總角時，嘗問廣夢，廣云是想。玠曰："神形所不接而夢，豈是想邪!"廣曰："因也。"玠思之經月不得，遂以成疾。廣聞故，命駕爲剖析之，玠病即愈。廣嘆曰："此賢胸中當必無膏肓之疾!"

衛玠未成年時，曾問樂廣什麽是夢，樂廣説是想。衛玠説："精神脱離形體而作夢，難道是想嗎!"樂廣説："此是因。"衛玠想了一個月仍不明白，於是得了病。樂廣聽説病因，駕車去爲衛玠剖析，衛玠的病就好了。樂廣贊嘆説："這位賢人胸中必定没有難於醫治的病!"

廣所在爲政，無當時功譽，然每去職，遺愛爲人所思。凡所論人，必

樂廣在所從政的地方，没有得到功勞贊譽，然而每次離去後，留下的愛心被人們懷念。凡是

先稱其所長，則所短不言而自見矣。人有過，先盡弘恕，然後善惡自彰矣。廣與王衍俱宅心事外，名重於時。故天下言風流者，謂王、樂爲稱首焉。

評論别人，必定先稱贊别人的長處，短處不説也就清楚了。人有過失，先儘量寬恕，然後善惡就自己明瞭。樂廣與王衍都把心思放在世事之外，在當時名氣重大。因此天下人談論風流人物，認爲應以王衍、樂廣爲首。

少與弘農楊準相善。準之二子曰喬曰髦，皆知名於世。準使先詣裴頠，頠性弘方，愛喬有高韵。謂準曰："喬當及卿，髦少減也。"又使詣廣，廣性清淳，愛髦有神檢。謂準曰："喬自及卿，然髦亦清出。"準笑曰："我二兒之優劣，乃裴、樂之優劣也。"論者以爲喬雖有高韵，而神檢不足，樂爲得之矣。

年少時與弘農楊準友善。楊準的兩個兒子叫楊喬和楊髦，在世上都知名。楊準讓兒子先去拜訪裴頠，裴頠性格寬厚方正，愛楊喬有風度。對楊準説："楊喬將趕上你，楊髦稍差。"又讓他們拜訪樂廣，樂廣性格清淳，愛楊髦有神韵。對楊準説："楊喬可以趕上你，然而楊髦也會清静超脱。"楊準笑着説："我兩個兒子的優劣，正是裴、樂的優劣。"評論的人認爲楊喬雖然有超人的風範，但神韵不足，樂廣是爲論説精當。

是時王澄、胡毋輔之等，皆亦任放爲達，或至裸體者。廣聞而笑曰："名教内自有樂地，何必乃爾！"其居才愛物，動有理中，皆此類也。值世道多虞，朝章紊亂，清己中立，任誠保素而已。時人莫有見其際焉。

那時王澄、胡毋輔之等人，也都把放任當作通達，有的甚至裸體。樂廣聽後笑着説："名教之内自有讓人歡樂的地方，何必如此！"他愛惜人才，舉動符合禮法，都是像這一類情況。正值世道不安定，朝廷法度混亂，自己堅持中立，誠信清白而已。當時人很難知其心胸。

先是河南官舍多妖怪，前尹多不敢處正寢，廣居之不疑。嘗外户自閉，左右皆驚，廣獨自若。顧見墻有孔，使人掘墻，得狸而殺之，其怪亦絶。

在這以前河南官舍多妖怪，前任河南尹大多不敢住在正屋，樂廣住下不害怕。有一次外面大門自己關上，左右都驚恐，祇有樂廣鎮定自若。看見墻上有洞，派人挖墻，抓到狐狸殺掉，怪異之事也就消失了。

愍懷太子之廢也，詔故臣不得辭送，衆官不勝憤嘆，皆冒禁拜辭。司隸校尉滿奮敕河南中部收縛拜者送獄，廣即便解遣。衆人代廣危懼。孫琰説賈謐曰："前以太子罪惡，有斯廢黜，其臣不懼嚴詔，冒罪而送。今若繫之，是彰太子之善，不如釋去。"謐然其言，廣故得不坐。

愍懷太子被廢時，詔令舊臣不許辭别送行，官員們十分憤恨，都冒着禁令去辭行。司隸校尉滿奮令河南中部捕捉送行的人送到獄中，樂廣又放走了他們。衆人替樂廣擔心。孫琰勸賈謐説："以前因爲太子的罪惡，有這樣的廢黜，他的臣下不怕嚴厲的禁令，冒罪送别。如果抓捕他們，是張揚太子的好處，不如放走他們。"賈謐認爲他説得對，樂廣因而没有獲罪。

遷吏部尚書左僕射，後東安王繇當爲僕射，轉廣爲右僕射，領吏部，代王戎爲尚書令。始戎薦廣，而終踐其位，時人美之。

升任吏部尚書左僕射，後來東安王司馬繇應當爲僕射，改任樂廣爲右僕射，領吏部，代王戎爲尚書令。起初王戎推薦樂廣，最終代替了自己的位置，當時的人稱贊這件事。

成都王穎，廣之婿也，及與長沙王乂遘難，而廣既處朝望，群小

成都王司馬穎，是樂廣的女婿，長沙王司馬乂發難時，樂廣已身處朝廷重位，一些小人誹

讒謗之。乂以問廣，廣神色不變，徐答曰："廣豈以五男易一女。"乂猶以爲疑，廣竟以憂卒。荀藩聞廣之不免也，爲之流涕。三子：凱、肇、謨。

凱字弘緒，大司馬齊王掾，參驃騎軍事。肇字弘茂，太傅東海王掾。洛陽陷，兄弟相携南渡江。謨字弘範，征虜將軍、吴郡内史。

史臣曰：漢相清静，見機於曠務；周史清虚，不嫌於尸禄。豈台揆之任，有異於常班者歟！濬冲善發談端，夷甫仰希方外，登槐庭之顯列，顧漆園而高視。彼既憑虚，朝章已亂。戎則取容於世，旁委貨財；衍則自保其身，寧論宗稷？及三方構亂，六戎藉手，犬羊之侣，鋒鏑如雲。夷甫區區焉，佞彼凶渠，以求容貸，頹墻之隕，猶有禮也。平子肆情傲物，對鏡難堪，終失厥生，自貽伊敗。且夫衣服表容，珪璋範德，聲移宫羽，彩照山華，布武有章，立言成訓。澄之箕踞，不已甚矣。若乃解袒登枝，裸形捫鵲，以此爲達，謂之高致，輕薄是效，風流詎及。道睽將聖，事乖跰指，操情獨往，自夭其生者焉。昔晏嬰哭莊公之尸，樂令解愍懷之客，豈聞伯夷之風歟，懦夫能立志者也。

贊曰：晋家求士，乃構仙臺，陵雲切漢，山叟知材。濬冲居鼎，談優務劣。夷甫兩顧，退求三穴。神亂當年，忠乖曩列。平子陵侮，多於用拙。樂令披雲，高天澄澈。

誹謗他。司馬乂拿此事問樂廣，樂廣神色不變，慢慢回答説："我怎能用五男换一女。"司馬乂仍舊疑慮，樂廣最終因憂慮而死。荀藩聽説樂廣未能免禍，爲他落淚。有三個兒子：樂凱、樂肇、樂謨。

樂凱字弘緒，任大司馬齊王掾，參驃騎軍事。樂肇字弘茂，任太傅東海王掾。洛陽陷落，兄弟一同南渡長江。樂謨字弘範，任征虜將軍、吴郡内史。

史臣曰：漢相清静，無爲而治；周相清虚，受禄而不務政事。難道三公宰相的任用，與一般官員不同嗎！濬冲善於清談，夷甫崇尚道家，登上三公的顯赫之位，學老莊而高遠。他們信奉虚無，朝綱混亂。王戎討好别人以求安身，積蓄財物；王衍則自保其身，難道還能顧及國家嗎？三方戰亂，外族插手，羌狄人馬，兵器如雲。夷甫小人，諂媚凶惡，以求寬容，推墻壓死，還算是禮遇。平子縱情傲物，承受不了美名，最終丢了性命，自取滅亡。衣服修飾儀容，珪璋規範道德，聲韵符合禮樂，神采映照山華，立武有理，立言成訓。王澄的傲慢，太過分了。如果解衣爬樹，裸身抓鵲，以此爲通達，認爲這是高雅的情趣，那麽輕薄的人會效仿，傷風敗俗。道德敗壞至極怪事相接，獨往獨來，自己斷送了生命。往昔晏嬰爲莊公伏尸痛哭，而今樂令釋放愍懷的追隨者，是受伯夷的影響吧，軟弱的人也可以立志。

贊曰：晋朝訪求賢人隱士，構築仙臺，高入雲霄，山叟知才。濬冲身居高位，好清談而不務實。夷甫首鼠兩端，狡兔三窟。擾亂當世，不忠於人。平子凌侮賢人，多用小人。樂令撥開雲霧，藍天清澄。

晋書卷四十四

列傳第十四

鄭袤

鄭袤字林叔，滎陽開封人也。高祖衆，漢大司農。父泰，揚州刺史，有高名。袤少孤，早有識鑒。荀攸見之曰："鄭公業爲不亡矣。"隨叔父渾避難江東。時華歆爲豫章太守，渾往依之，歆素與泰善，撫養袤如己子。年十七，乃還鄉里。性清正。時濟陰魏諷爲相國掾，名重當世，袤同郡任覽與結交。袤以諷奸雄，終必爲禍，勸覽遠之。及諷敗，論者稱焉。

鄭袤字林叔，是滎陽開封人。高祖鄭衆，漢時任大司農。父親鄭泰，漢時任揚州刺史，有好名聲。鄭袤年少喪父，很早就有見地和能識別人才。荀攸見到他説："鄭公業好像還活着呢。"鄭袤隨叔父鄭渾避難江東。當時華歆任豫章太守，鄭渾前往投靠他，華歆一向與鄭泰友善，撫養鄭袤如同自己的兒子。鄭袤十七歲時，纔回故里。爲人清正。當時濟陰人魏諷任相國掾，名氣很大，和鄭袤同郡的任覽與他結交。鄭袤認爲魏諷是奸雄之人，終究要釀成禍害，勸任覽遠離他。等到魏諷事發兵敗，議論的人都稱賞鄭袤。

魏武帝初封諸子爲侯，精選賓友，袤與徐幹俱爲臨淄侯文學，轉司隸功曹從事。司空王朗辟爲掾，袤舉高陽許允、扶風魯芝、東萊王基，朗皆命之，後咸至大位，有重名。袤遷尚書郎。出爲黎陽令，吏民悦服。太守班下屬城，特見甄異，爲諸縣之最。遷尚書右丞。轉濟陰太守，下車旌表孝悌，敬禮賢能，興立庠序，開誘後進。調補大將軍從事中郎，拜散騎常侍。會廣平太守缺，宣帝謂袤曰："賢叔大匠垂稱於陽平、魏郡，百姓蒙惠化。且盧子家、王子雍繼踵此郡，使世不乏賢，故復相屈。"袤在廣平，以德化爲先，善作條教，郡中愛之。徵拜侍中，百姓戀慕，涕泣路隅。遷少府。高貴鄉公即位，袤與河南尹王肅備法駕奉迎于元城，封廣

魏武帝當初封兒子爲諸侯時，爲他們精心選擇門客朋友，鄭袤和徐幹都擔任臨淄侯文學，後改任司隸功曹從事。司空王朗延請爲屬官，鄭袤舉薦高陽人許允、扶風人魯芝、東萊人王基，王朗都任用他們，後來他們都做了高官，有很高的名望。鄭袤升任尚書郎。後外任爲黎陽令，部下和百姓都心悦誠服。太守考核屬官，經過甄别，鄭袤尤爲突出，爲各縣縣令之首。升任尚書右丞。改任濟陰太守，到任就表彰孝悌之人，尊重賢才能人，興辦學校，教育後輩。調任大將軍從事中郎，任散騎常侍。正值廣平太守空缺，宣帝對鄭袤説："你叔叔將作大匠鄭渾在陽平、魏郡任上留有好名聲，百姓得到恩惠感化。况且盧子家、王子雍接着管理此郡，使該地世代不乏賢人，所以再次讓你去任職。"鄭袤在廣平，把教化放在首位，善於用法規管理人，百姓愛戴他。徵召爲侍中，百姓敬仰他，捨不得他走，在路旁哭泣相送。升任少府。高貴鄉公即位，鄭袤和河

昌亭侯。徙光禄勛，領宗正。

南尹王肅備好車馬儀仗在元城迎接他，封廣昌亭侯。改任光禄勛，領宗正。

毌丘儉作亂，景帝自出征之，百官祖送于城東，袤疾病不任會。帝謂中領軍王肅曰："唯不見鄭光禄爲恨。"肅以語袤，袤自輿追帝，及於近道。帝笑曰："故知侯生必來也。"遂與袤共載，曰："計將何先？"袤曰："昔與儉俱爲臺郎，特所知悉。其人好謀而不達事情，自昔建勛幽州，志望無限。文欽勇而無算。今大軍出其不意，江、淮之卒鋭而不能固，深溝高壘以挫其氣，此亞夫之長也。"帝稱善。轉太常。高貴鄉公議立明堂辟雍，精選博士，袤舉劉毅、劉寔、程咸、庾峻，後并至公輔大位。及常道鄉公立，與議定策，進封安城鄉侯，邑千户。景元初，疾病失明，屢乞骸骨，不許。拜光禄大夫。五等初建，封密陵伯。

毌丘儉作亂，景帝親自征討，百官在城東爲他祭路神相送，鄭袤有病没能到。景帝對中領軍王肅説："衹是没見到鄭袤很遺憾。"王肅告訴了鄭袤，鄭袤親自駕車追趕景帝，没多遠就追上了。景帝笑着説："本來就知道你像侯生一樣必定會來的。"於是和鄭袤共同乘車，問他："先用什麽計謀？"鄭袤答："過去我和毌丘儉同爲尚書郎，特别瞭解他。此人喜愛謀略而不明事理，自過去在幽州立功以來，志向和欲望無限。文欽勇而無謀。如今王師出其不意，江、淮士兵有鋭氣而不能堅守，我們挖深溝築高壘以挫傷其鋭氣，這是周亞夫最擅長的。"景帝很贊同。改任太常。高貴鄉公讓大臣議論建立明堂辟雍，精心挑選博士，鄭袤推舉劉毅、劉寔、程咸、庾峻，他們後來都做到三公和輔相的高位。等到常道鄉公爲君主，鄭袤因參與商議擁立之事，進封安城鄉侯，封邑一千户。景元初年，病重失明，多次請求退休，未准。任光禄大夫。建立五等封爵時，封爲密陵伯。

武帝踐阼，進爵爲侯。雖寢疾十餘年，而時賢并相推薦。泰始中，詔曰："光禄密陵侯袤，履行純正，守道冲粹，退有清和之風，進有素絲之節，宜登三階之曜，補衮職之闕。今以袤爲司空。"天子臨軒，遣五官中郎將國坦就第拜授。袤前後辭讓，遣息稱上送印綬，至于十數。謂坦曰："魏以徐景山爲司空，吾時爲侍中，受詔譬旨。徐公語吾曰：'三公當上應天心，苟非其人，實傷和氣，不敢以垂死之年，累辱朝廷也。'終於不就。遵大雅君子之迹，可不務乎！"固辭，久之見許，以侯就第，拜儀同三司，置舍人官騎，賜床帳簟褥、錢五十萬。

武帝即位，鄭袤進爵爲侯。雖卧病十餘年，但却被當時賢人争相推薦。泰始年間，詔書説："光禄密陵侯鄭袤，爲人中和純正，退有清静平和的風度，進有潔白無暇的節操，應當登三公之位，補上公之缺。任命鄭袤爲司空。"武帝走到殿前，派五官中郎將國坦到鄭袤家宣旨。鄭袤一再推辭，派兒子鄭稱送回官印，來回十多次。鄭袤對國坦説："魏以徐景山爲司空，當時我是侍中，受詔如聖旨。徐公對我説：'三公應當上合天意，如果任非其人，的確很傷和氣，不敢以快死之人，連累辱没朝廷。'終於没有接受任命。遵循高雅君子的足迹，是可以不接受的吧！"堅决推辭，很久纔被允許，以侯爵退休，授儀同三司，設置屬官守衛，賞賜床上用品、錢五十萬。

九年薨，時年八十五。帝於東堂發哀，賜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襲、

九年去世，終年八十五歲。皇帝在東堂發喪，賞賜棺材、朝服一套、常服一件、錢三十

錢三十萬、絹布各百匹，以供喪事。謚曰元。有子六人，長子默嗣，次質、舒、詡、稱、予，位并列卿。

萬、絹布各百匹，用來辦喪事。謚號元。有六個兒子，長子鄭默繼嗣，次子鄭質、鄭舒、鄭詡、鄭稱、鄭予，官位都到卿。

鄭默

默字思元。起家秘書郎，考核舊文，删省浮穢。中書令虞松謂曰："而今而後，朱紫别矣。"轉尚書考功郎，專典伐蜀事，封關内侯，遷司徒左長史。武帝受禪，與太原郭奕俱爲中庶子。朝廷以太子官屬宜稱陪臣，默上言："皇太子體皇極之尊，無私於天下。宫臣皆受命天朝，不得同之藩國。"事遂施行。出爲東郡太守，值歲荒人饑，默輒開倉振給，乃舍都亭，自表待罪。朝廷嘉默憂國，詔書褒嘆，比之汲黯。班告天下，若郡縣有此比者，皆聽出給。入爲散騎常侍。

鄭默字思元。初爲秘書郎，考訂舊文，删除多餘污穢之語。中書令虞松對他説："從今以後，紅紫有區别了。"改任尚書考功郎，專管討伐蜀國之事，封關内侯，升任司徒左長史。晋武帝接受魏帝禪讓時，鄭默與太原人郭奕同爲中庶子。朝廷認爲太子官屬應當稱陪臣，鄭默上疏説："皇太子體現帝王的高貴，對天下無私。宫臣皆受命於朝廷，不能與封國等同。"建議被采納。出任東郡太守，正值年荒人飢，鄭默開倉賑濟百姓，然後住在郡縣治所，上表請求處分。朝廷認爲此是憂國之舉，下詔褒獎他，把他比作汲黯。朝廷還布告天下，如郡縣有這種情况的，都照此辦理。召入任散騎常侍。

初，帝以貴公子當品，鄉里莫敢與爲輩，求之州内，于是十二郡中正僉共舉默。文帝與袤書曰："小兒得厠賢子之流，愧有竊賢之累。"及武帝出祀南郊，詔使默驂乘，因謂默曰："卿知何以得驂乘乎？昔州里舉卿相輩，常愧有累清談。"遂問政事，對曰："勸穡務農，爲國之基。選人得才，濟世之道。居官久職，政事之宜。明慎黜陟，勸戒之由。崇尚儒素，化導之本。如此而已矣。"帝善之。

當初，武帝認爲宗室子弟應當定等級，鄉里人不敢與他們爲同等級，向州裏尋求，於是十二郡中正都共同推舉鄭默。文帝給鄭袤寫信説："小兒得以躋身賢德之流，實在慚愧。"等到武帝在南郊祭天時，下詔讓鄭默陪乘，對鄭默説："你知道爲什麼讓你陪乘嗎？原來州中推舉你同等級，常愧連累公正的評價。"於是問到政事，鄭默説："勤耕務農是國家的根本，選用賢才是救世之道。任職期限長，有利於政事。慎重進退，以利勸戒。推崇儒家真義，是教化和引導的根本。如此而已。"武帝很贊同。

後以父喪去官，尋起爲廷尉。是時鬲令袁毅坐交通貨賂，大興刑獄。在朝多見引逮，唯默兄弟以潔慎不染其流。遷太常。時僕射山濤欲舉一親親爲博士，謂默曰："卿似尹翁歸，令吾不敢復言。"默爲人敦重，柔而能整，皆此類也。

後來因爲父親的喪事辭官，不久起用爲廷尉。當時朝廷因鬲令袁毅犯有賄賂罪，大興刑獄。在朝官員多受牽連，衹有鄭默兄弟潔身自好没有事。升任太常。當時僕射山濤想要推舉一親戚任博士，對鄭默説："你好像是尹翁歸，讓我不敢再説。"鄭默爲人敦厚莊重，柔中有剛，事情大都如此。

及齊王攸當之國，下禮官議崇錫典制。博士祭酒曹志等并立異議，

齊王司馬攸將去封國時，讓禮官議論崇賜的典章制度。博士祭酒曹志等違背司馬攸的意

默容過其事，坐免。尋拜大鴻臚。遭母喪，舊制，既葬還職，默自陳懇至，久而見許。遂改法定令，聽大臣終喪，自默始也。服闋，爲大司農，轉光禄勳。

太康元年卒，時年六十八，謚曰成。尚書令衛瓘奏："默才行名望，宜居論道，五升九卿，位未稱德，宜贈三司。"而后父楊駿先欲以女妻默子豫，默曰："吾每讀《雋不疑傳》，常想其人。畏遠權貴，奕世所守。"遂辭之。駿深爲恨。至此，駿議不同，遂不施行。默寬冲博愛，謙虚温謹，不以才地矜物，事上以禮，遇下以和，雖僮竪厮養不加聲色，而猶有嫌怨，故士君子以爲居世之難。子球。

思，鄭默没有深究，因牽連有罪而免官。不久任大鴻臚。趕上母親去世，舊例，葬後就要回來供職，鄭默懇請不回，很久纔獲准許。於是改定法令，聽任大臣服喪期滿，這是從鄭默開始的。服喪期滿，任大司農，改任光禄勳。

太康元年去世，終年六十八歲，謚號成。尚書令衛瓘上奏："鄭默才高望重，應當擔任三公，却五次擔任九卿，没有盡顯其德，應追封三公。"皇后的父親楊駿原想把女兒嫁給鄭默的兒子鄭豫，鄭默説："我每次讀《雋不疑傳》，常常尋思這個人。害怕并遠離位高權重的人，是我們世代要遵守的。"於是加以推辭。楊駿很忌恨。所以他不同意，此事就没有實行。鄭默寬厚平和，充滿愛心，謙虚謹慎，不以才華和門第傲視别人，恭謹對上，謙和待下，即便對家奴厮役也不發火，但還有隔閡怨恨，所以士大夫們認爲處世是很難的。鄭默的兒子鄭球。

鄭球

球字子瑜。少辟宰府，入侍二宫。成都王爲大將軍，起義討趙王倫，球自頓丘太守爲右長史，以功封平壽公。累遷侍中、尚書、散騎常侍、中護軍、尚書右僕射，領吏部。永嘉二年卒，追贈金紫光禄大夫，謚曰元。球弟豫，永嘉末爲尚書。

鄭球字子瑜。年少時被宰相府徵用，在東宫侍奉。成都王任大將軍，起兵討伐趙王司馬倫，鄭球由頓丘太守改任右長史，因爲有功封爲平壽公。多次升官任侍中、尚書、散騎常侍、中護軍、尚書右僕射，領吏部。永嘉二年去世，追封爲金紫光禄大夫，謚號元。鄭球的弟弟鄭豫，永嘉末年任尚書。

李胤

李胤字宣伯，遼東襄平人也。祖敏，漢河内太守，去官還鄉里，遼東太守公孫度欲强用之，敏乘輕舟浮滄海，莫知所終。胤父信追求積年，浮海出塞，竟無所見，欲行喪制服，則疑父尚存，情若居喪而不聘娶。後有鄰居故人與其父同年者亡，因行喪制服。燕國徐邈與之同州里，以不孝莫大於無後，勸使娶妻。既生胤，遂絶房室，恒如居喪禮，不堪其憂，數年而卒。胤既幼孤，母又改行，有識之後，降食哀戚，亦以喪禮自居。又以祖不知存亡，設木主以事

李胤字宣伯，是遼東襄平人。祖父李敏，漢時任河内太守，辭官回家鄉，遼東太守公孫度想逼他當官，他乘扁舟漂流大海，不知去向。兒子李信找他多年，渡大海走塞外，始終未找到，想要服喪，又懷疑他還活着，於是心情如同服喪不思婚娶。後來因鄰居故人與他父親同歲的人死了，便也開始服喪了。與他同鄉的燕國人徐邈以不孝有三無後爲大爲由，勸他娶妻。生下李胤後，就斷絶與妻來往，好像在服喪一樣，悲傷過度，幾年後去世。李胤幼年喪父，母又改嫁，成年以後，節食悲傷，也説自己在服喪。又因祖父生死不明，就設木製牌位以供奉。因此以孝聞名。外表不加修飾，弱不經風，却知識淵博，寬

之。由是以孝聞。容貌質素，頹然若不足者，而知度沈邃，言必有則。

宏大量，言而有信。

初仕郡上計掾，州辟部從事、治中，舉孝廉，參鎮北軍事。遷樂平侯相，政尚清簡。入爲尚書郎，遷中護軍司馬、吏部郎，銓綜廉平。賜爵關中侯，出補安豐太守。文帝引爲大將軍從事中郎，遷御史中丞，恭恪直繩，百官憚之。伐蜀之役，爲西中郎將、督關中諸軍事。後爲河南尹，封廣陸伯。

李胤初爲郡國上計掾，州中徵用爲部從事、治中，舉爲孝廉，參與鎮北軍事。升任樂平侯相，爲政崇尚清明簡約。召入任尚書郎，改任中護軍司馬、吏部郎，選拔官吏公正廉潔。賜爵關中侯，外任補爲安豐太守。文帝用爲大將軍從事中郎，改任御史中丞，秉公執法，百官都怕他。伐蜀時任西中郎將、督關中諸軍事。後來任河南尹，封爲廣陸伯。

泰始初，拜尚書，進爵爲侯。胤奏以爲："古者三公坐而論道，内參六官之事，外與六卿之教，或處三槐，兼聽獄訟，稽疑之典，謀及卿士。陛下聖德欽明，垂心萬機，猥發明詔，儀刑古式，雖唐、虞疇諮，周文翼翼，無以加也。自今以往，國有大政，可親延群公，詢納讜言。其軍國所疑，延詣省中，使侍中、尚書諮論所宜。若有疾疢，不任覲會，臨時遣侍臣訊訪。"詔從之。遷吏部尚書僕射，尋轉太子少傅。詔以胤忠允高亮，有匪躬之節，使領司隸校尉。胤屢自表讓，忝傅儲宫，不宜兼監司之官。武帝以二職并須忠賢，故每不許。

泰始初年，任尚書，進爵爲侯。李胤上奏認爲："古代三公坐而論道，在内參與六官之事，在外參預六軍之教，處於三公之位，兼聽斷案，考核疑難典章，和大臣商量。陛下聖明，日理萬機，多發詔令，遵循古法，雖唐、虞訪求，周文嚴謹，也趕不上啊。從今以後，國家有大事，可親自召見諸公，詢問采納正確之言。遇到疑難，可擴大到臺省，讓侍中、尚書各抒己見。如果有病没來，可臨時派近臣垂問。"皇帝下詔同意。升任吏部尚書僕射，不久改任太子少傅。因高風亮節領司隸校尉。李胤多次表示自己愧當太子師傅，不適合兼任監察官。武帝認爲任此二職者都必須忠誠賢明，所以每次都不同意。

咸寧初，皇太子出居東宫，帝以司隸事任峻重，而少傅有旦夕輔導之務，胤素羸，不宜久勞之，轉拜侍中，加特進。俄遷尚書令，侍中、特進如故。胤雖歷職内外，而家至貧儉，兒病無以市藥。帝聞之，賜錢十萬。其後帝以司徒舊丞相之職，詔以胤爲司徒。在位五年，簡亮持重，稱爲任職。以吴會初平，大臣多有勛勞，宜有登進，乃上疏遜位。帝不聽，遣侍中宣旨，優詔敦諭，絶其章表。胤不得已，起視事。

咸寧初年，皇太子到東宫居住，武帝認爲司隸校尉事務繁重，而少傅又要早晚輔導太子，李胤向來身體羸弱，不應長期勞累，改任侍中，加特進。不久改任尚書令，侍中、特進照舊。李胤雖然當過朝内外官職，但家中却很貧窮儉樸，兒子有病没錢買藥。武帝聽説後，賞錢十萬。後來武帝認爲以前丞相職位中有司徒一職，下詔以李胤爲司徒。在任五年，清静持重，很稱職。以吴會剛平定，大臣多有功勞，應當提拔爲由，上疏請求辭官。武帝不聽，派侍中宣旨，拒絶其上疏，厚詔敦促。李胤不得已，出來處理政事。

太康三年薨，詔遣御史持節監喪致祠，謚曰成。皇太子命舍人王贊誄之，文義甚美。帝後思胤清節，詔曰："故司徒李胤，太常彭灌，并履忠清儉，身没，家無餘積，賜胤家錢二百萬、穀千斛，灌家半之。"三子，固、真長、修。固字萬基，散騎郎，先胤卒，固子志嗣爵。志字彦道，歷位散騎侍郎、建威將軍、陽平太守。真長位至太僕卿。修黄門侍郎、太弟中庶子。

太康三年去世，武帝下詔派御史持節監喪致哀，謚號成。皇太子令舍人王贊寫哀悼文章，文筆和内容都很美。武帝後來想起李胤高潔的節操，下詔説："已故司徒李胤，太常彭灌，忠心耿耿，高潔儉樸，人死以後，家無餘財，賞李胤家錢二百萬、穀一千斛，彭灌家减半。"三個兒子：李固、李真長、李修。李固字萬基，擔任散騎郎，死於李胤前，兒子李志繼承爵位。李志字彦道，歷任散騎侍郎、建威將軍、陽平太守。李真長官至太僕卿。李修任黄門侍郎、太弟中庶子。

盧欽

盧欽字子若，范陽涿人也。祖植，漢侍中。父毓，魏司空。世以儒業顯。欽清澹有遠識，篤志經史，舉孝廉，不行，魏大將軍曹爽辟爲掾。爽弟嘗有所屬請，欽白爽子弟不宜干犯法度，爽深納之，而罰其弟。除尚書郎。爽誅，免官。後爲侍御史，襲父爵大利亭侯，累遷琅邪太守。宣帝爲太傅，辟從事中郎，出爲陽平太守，遷淮北都督、伏波將軍，甚有稱績。徵拜散騎常侍、大司農，遷吏部尚書，進封大梁侯。

盧欽字子若，是范陽涿人。祖父盧植，漢時任侍中。父親盧毓，魏時任司空。世代以儒學顯赫。盧欽淡泊有遠見，專攻經史，被舉爲孝廉，不去，魏大將軍曹爽徵用爲屬官。曹爽的弟弟曾經有所囑托，盧欽告訴他們應依法辦事，曹爽非常贊同，懲罰了弟弟。擔任尚書郎。曹爽被殺，盧欽免官。後爲侍御史，繼承父親的大利亭侯爵位，多次升任琅邪太守。宣帝任太傅時，徵用爲從事中郎，外任陽平太守，升任淮北都督、伏波將軍，很有政績。徵召爲散騎常侍、大司農，升任吏部尚書，進封大梁侯。

武帝受禪，以爲都督沔北諸軍事、平南將軍、假節，給追鋒軺卧車各一乘、第二駙馬二乘、騎具刀器、御府人馬鎧等，及錢三十萬。欽在鎮寬猛得中，疆埸無虞。入爲尚書僕射，加侍中、奉車都尉，領吏部。以清貧，特賜絹百匹。欽舉必以材，稱爲廉平。

武帝接受禪讓，以盧欽爲都督沔北諸軍事、平南將軍、假節，給追鋒軺卧車各一乘、第二駙馬二乘、騎具刀器、御府人馬鎧甲等以及錢三十萬。盧欽在軍鎮寬猛相濟，邊疆平安無事。召入任尚書僕射，加侍中、奉車都尉，領吏部。因爲清貧，特被賞賜絹一百匹。盧欽惟才是舉，享有廉潔公平的美譽。

咸寧四年卒，詔曰："欽履道清正，執德貞素。文武之稱，著于方夏。入躋機衡，惟允庶事。肆勤内外，有匪躬之節。不幸薨没，朕甚悼之。其贈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賜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襲、布五十匹、錢三十萬。"謚曰元。又以欽忠

咸寧四年去世，詔書説："盧欽遵循正道，清正廉潔。文武雙全，聞名華夏。入掌機要，處事公平。勤政於内外，鞠躬盡瘁。不幸去世，我很悲痛。追贈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賜棺材、朝服各一套、常服一件、布五十匹、錢三十萬。"謚號元。因盧欽忠誠高潔，不經營産業，去世以後，家無房産，特賞錢五十萬，爲蓋房舍。又下

清高潔，不營産業，身没之後，家無所庇，特賜錢五十萬，爲立第舍。復下詔曰："故司空王基、衛將軍盧欽、領典軍將軍楊囂，并素清貧，身没之後，居無私積。頃者饑饉，聞其家大匱，其各賜穀三百斛。"欽歷宰州郡，不尚功名，唯以平理爲務。禄俸散之親故，不營貲産。動循禮典，妻亡，制廬杖，終喪居外。所著詩賦論難數十篇，名曰《小道》。子浮嗣。

詔書説："已故司空王基、衛將軍盧欽、領典軍將軍楊囂，都一向清貧，去世以後，家無餘財。近來鬧饑荒，聽説這幾家尤其匱乏，各給穀三百斛。"盧欽歷任地方官，不崇尚功名，衹以公平治理爲宗旨。俸禄分給親戚故舊，不經營家産。按禮儀典章辦事，妻子去世，蓋陋舍，在外舍服喪完畢。所著詩賦論難數十篇，書名《小道》。兒子盧浮繼嗣。

盧浮　盧珽

浮字子雲，起家太子舍人。病疽截手，遂廢。然朝廷器重之，以爲國子博士、祭酒、秘書監，皆不就。

欽弟珽字子笏，衛尉卿。珽子志。

盧浮字子雲，初爲太子舍人。手生毒瘡被截去，成了殘廢。但朝廷很器重他，讓他任國子博士、祭酒、秘書監，他都不肯。

盧欽的弟弟盧珽，字子笏，任衛尉卿。盧珽的兒子盧志。

盧志

志字子道，初辟公府掾、尚書郎，出爲鄴令。成都王穎之鎮鄴也，愛其才量，委以心膂，遂爲謀主。齊王冏起義，遣使告穎。穎召志計事，志曰："趙王無道，肆行纂逆，四海人神，莫不憤怒。今殿下總率三軍，應期電發，子來之衆，不召自至。掃夷凶逆，必有征無戰。然兵事至重，聖人所慎。宜旌賢任才，以收時望。"穎深然之，改選上佐，高辟掾屬，以志爲諮議參軍，仍補左長史，專掌文翰。穎前鋒都督趙驤爲倫所敗，士衆震駭，議者多欲還保朝歌。志曰："今我軍失利，敵新得勝，必有輕易陵轢之情，若頓兵不進，三軍畏衄，懼不可用。且戰何能無勝負，宜更選精兵，星行倍道，出賊不意，此用兵之奇也。"穎從之。及倫敗，志勸穎曰："齊王衆號百萬，與張泓等相持不能决，大王徑得濟河，此之大勛，莫之與比，而齊王今當與大王共輔朝政。志聞兩雄不俱處，功名不并立，

盧志字子道，最初徵用爲公府掾、尚書郎，外任鄴令。成都王司馬穎鎮守鄴時，喜歡他的才量，委以心腹，於是成爲謀主。齊王司馬冏起兵，派使臣告訴司馬穎。司馬穎召盧志商議，盧志説："趙王暴虐，肆意謀反，普天神人，都很痛恨。現在殿下統率三軍，按期突發，一呼百應，不招自來。掃平謀反之人，必不戰而逃。然而軍事事關重大，是聖人謹慎的事情。應表彰賢明重用賢人，以孚衆望。"司馬穎非常贊同他，重新選擇幕僚，高聘下層屬官，以盧志爲諮議參軍，補任左長史，專掌文書。司馬穎前鋒都督趙驤被司馬倫打敗，士兵驚恐，多數人主張退保朝歌。盧志説："如今我軍失利，敵人剛勝，必定放鬆警惕而驕横，如果按兵不動，三軍害怕失敗，我擔心不可用。况且打仗怎能無勝負，應選擇精兵星夜兼程，出其不意，這是用兵的奇謀。"司馬穎聽從了他。司馬倫被打敗，盧志勸司馬穎説："齊王號稱百萬，與張泓等相持不下，殿下徑直渡過黄河，這是大功，没有人能與殿下相比，而齊王現在却要與殿下共輔朝政。我聽説兩雄不能并處，功名不能并立，現在最好以太妃有小病，請求回去探望，推崇齊王，慢慢籠絡天下

今宜因太妃微疾，求還定省，推崇齊王，徐結四海之心，此計之上也。”穎納之，遂以母疾還藩，委重於冏。由是穎獲四海之譽，天下歸心。朝廷封志爲武强侯，加散騎常侍。

人心，這是上策。”司馬穎采納了他的建議，於是以母親有病爲由回封國，把重任交給司馬冏。由此獲得了廣泛贊譽，人心向往。朝廷封盧志爲武强侯，加散騎常侍。

及河間王顒納李含之説，欲内除二王，樹穎儲副，遣報穎，穎將應之，志正諫，不從。及冏滅，穎遥執朝權，遂懷觖望之心。以長沙王乂在内，不得恣其所欲，密欲去乂。時荆州有張昌之亂，穎表求親征，朝廷許之。會昌等平，乃迴兵以討乂。志諫曰：“公前有復皇祚之大勳，及事平，歸功於齊，辭九錫之賞，不當朝政之權，振陽翟饑人，葬黄橋白骨，皆盛德之事，四海之人莫不荷賴矣。逆寇縱肆，猾擾荆、楚，今公掃清群難，南土以寧，振旅而旋，頓軍關外，文服入朝，此霸王者之事也。”穎不納。

河間王司馬顒采納李含的建議，想要内除二王，立司馬穎爲皇太子，派人報告司馬穎，司馬穎將要答應，盧志進諫阻止，不聽。等到司馬冏被滅，司馬穎遥控朝政，於是有野心。因爲長沙王司馬乂在内，不能爲所欲爲，想秘密除掉他。當時荆州有張昌叛亂，司馬穎上表請求親征，朝廷同意。等到張昌等被滅，便回師討伐司馬乂。盧志進諫説：“您過去有恢復國統的大功，等到事情平定，歸功於齊王，推掉九錫之賞，不要朝政大權，賑濟陽翟飢民，埋葬黄橋白骨，這都是大善之舉，四海之内没有不仰仗您的。叛賊侵犯，擾亂荆、楚，現在您掃清他們，南方得以安寧，你凱旋歸來，駐兵關外，以文官之服入朝，這是霸王的事業。”司馬穎不聽。

及乂死，穎表志爲中書監，留鄴，參署相府事。乘輿敗於蕩陰，穎遣志督兵迎帝。及王浚攻鄴，志勸穎奉天子還洛陽。時甲士尚萬五千人，志夜部分，至曉，衆皆成列，而程太妃戀鄴不欲去，穎未能决。俄而衆潰，唯志與子謐、兄子綝、殿中武賁千人而已，志復勸穎早發。時有道士姓黄，號曰聖人，太妃信之。及使呼入，道士求兩杯酒，飲訖，抛杯而去，於是志計始决。而人馬復散，志於營陣間尋索，得數乘鹿車，司馬督韓玄收集黄門，得百餘人。志入，帝問志曰：“何故散敗至此?”志曰：“賊去鄴尚八十里，而人士一朝駭散，太弟今欲奉陛下還洛陽。”帝曰：“甚佳。”於是御犢車便發。屯騎校尉郝昌先領兵八千守洛陽，帝召之，至汲郡而昌至，兵仗甚盛。志喜於復振，

司馬乂死後，司馬穎上奏盧志任中書監，留在鄴，參與相府的事情。皇帝敗於蕩陰，司馬穎派盧志帶兵迎接皇帝。王浚攻打鄴，盧志勸司馬穎送皇帝回洛陽。當時士兵還有一萬五千人，盧志夜裹重新組合，到天亮，都排列成隊，但程太妃留戀鄴不肯走，司馬穎不能决定。一會兒衆人潰散，衹有盧志和兒子盧謐、侄子盧綝、殿中武賁一千人，盧志再次勸司馬穎早出發。這時有道士姓黄，號聖人，太妃相信他。等把他叫進來，他要了兩杯酒，喝完，扔杯而去，於是决定用盧志的計謀。但人馬又散了，盧志在營陣間尋找，得到幾乘鹿車，司馬督韓玄召集黄門，得一百多人。盧志入見皇帝，皇帝問他：“什麽原因潰敗如此?”盧志答：“賊離鄴還有八十里，但士衆一時驚散，太弟現在想要送陛下回洛陽。”皇帝説：“很好。”於是駕牛車出發。屯騎校尉郝昌先領兵八千守洛陽，皇帝召他來，皇帝到汲郡時郝昌趕到，兵勢很盛。盧志高興軍威重振，奏天子應下赦書，和百姓共慶。到了洛陽，盧志又啓奏讓滿

啓天子宜下赦書，與百姓同其休慶。既達洛陽，志啓以滿奮爲司隸校尉。奔散者多還，百官粗備，帝悦，賜志絹二百匹、綿百斤、衣一襲、鶴綾袍一領。

奮擔任司隸校尉。奔散者大多歸來，百官基本齊備，皇帝很高興，賞盧志絹二百匹、綿百斤、衣一套、鶴綾袍一件。

初，河間王顒聞王浚起兵，遣右將軍張方救鄴。方聞成都軍敗，頓兵洛陽，不敢進，縱兵虜掠，密欲遷都長安，將焚宗廟宫室，以絶人心。志説方曰："昔董卓無道，焚燒洛陽，怨毒之聲，百年猶存，何爲襲之！"乃止。方遂逼天子幸其壘。帝垂泣就輿，唯志侍側，曰："陛下今日之事，當一從右將軍。臣駑怯，無所云補，唯知盡微誠，不離左右而已。"停方壘三日便西，志復從至長安。穎被黜，志亦免官。

當初，河間王司馬顒聽説王浚起兵，派右將軍張方救鄴。張方聽説成都王司馬穎兵敗，駐兵洛陽，不敢前進，縱兵擄掠，秘密地想要遷都長安，將要焚毀宗廟宫室，堅定遷都之心。盧志對張方説："過去董卓暴虐，焚燒洛陽，怨恨之聲，百年猶存，你爲何繼承他呢！"於是作罷。張方逼皇帝到他的營壘去。皇帝垂淚上車，僅有盧志侍奉在旁，説："陛下今天的事，應當聽從右將軍。我才劣膽怯，不知幫陛下什麼，惟知盡忠，不離左右而已。"在張方營中停了三天便往西去，盧志又緊隨到了長安。司馬穎被廢，盧志也免官。

及東海王越奉迎大駕，顒啓帝復穎還鄴，以志爲魏郡太守，加左將軍，隨穎北鎮。行達洛陽，而平昌公模遣前鋒督護馮嵩距穎。穎還長安，未至而聞顒斬張方，求和於越。穎住華陰，志進長安，詣闕陳謝，即還就穎于武關。奔南陽，復爲劉陶所驅，迴詣河北。及穎薨，官屬奔散，唯志親自殯送，時人嘉之。越命志爲軍諮祭酒，遷衛尉。永嘉末，轉尚書。洛陽没，志將妻子北投并州刺史劉琨。至陽邑，爲劉粲所虜，與次子謐、詵等俱遇害于平陽。長子諶。

等到東海王司馬越迎接皇帝，司馬顒啓奏皇帝讓司馬穎回鄴，以盧志爲魏郡太守，加左將軍，隨司馬穎鎮守北方。走到洛陽，却遇平昌公司馬模派前鋒督護馮嵩抵禦司馬穎。司馬穎回長安，未到就聽説司馬顒斬了張方，向司馬越求和。司馬穎住在華陰，盧志到了長安，進皇宫謝罪，又馬上到武關與司馬穎會面。逃往南陽，又被劉陶驅趕，回到河北。等到司馬穎去世，官屬逃散，衹有盧志親自送殯，當時人都誇獎他。司馬越任命盧志爲軍諮祭酒，升任衛尉。永嘉末年，改任尚書。洛陽陷落，盧志帶領妻子兒女往北投奔并州刺史劉琨。到陽邑，被劉粲俘虜，與次子盧謐、盧詵等同被害於平陽。長子盧諶。

盧諶

諶字子諒，清敏有理思，好《老》《莊》，善屬文。選尚武帝女滎陽公主，拜駙馬都尉，未成禮而公主卒。後州舉秀才，辟太尉掾。洛陽没，隨志北依劉琨，與志俱爲劉粲所虜。粲據晋陽，留諶爲參軍。琨收散卒，引猗盧騎還攻粲。粲敗走，諶得赴琨，先父母兄弟在平陽者，悉爲劉

盧諶字子諒，頭腦清晰敏捷有見解，喜歡《老》《莊》，擅長寫文章。娶武帝女兒滎陽公主，任駙馬都尉，還没完婚公主就去世。後來州中舉爲秀才，徵用爲太尉掾。洛陽陷落，跟隨盧志北面依附劉琨，與盧志同被劉粲俘虜。劉粲占據晋陽，留盧諶任參軍。劉琨收羅散兵，領猗盧的騎兵回攻劉粲。劉粲敗走，盧諶得以回到劉琨處，原先父母兄弟在平陽的，都被劉聰殺害。劉琨任

聰所害。琨爲司空，以諶爲主簿，轉從事中郎。琨妻即諶之從母，既加親愛，又重其才地。

司空，以盧諶爲主簿，改任從事中郎。劉琨的妻子是盧諶的伯母，既愛他又看重他的才幹和門第。

建興末，隨琨投段匹磾。匹磾自領幽州，取諶爲别駕。匹磾既害琨，尋亦敗喪。時南路阻絶，段末波在遼西，諶往投之。元帝之初，末波通使于江左，諶因其使抗表理琨，文旨甚切，於是即加吊祭。累徵諶爲散騎中書侍郎，而爲末波所留，遂不得南渡。末波死，弟遼代立，諶流離世故且二十載。石季龍破遼西，復爲季龍所得，以爲中書侍郎、國子祭酒、侍中、中書監。屬冉閔誅石氏，諶隨閔軍，于襄國遇害，時年六十七，是歲永和六年也。

建興末年，隨劉琨投奔段匹磾。段匹磾獨占幽州，以盧諶爲别駕。段匹磾害死劉琨後不久自己也敗亡。當時南方的路阻隔，段末波在遼西，盧諶前往投奔他。元帝初年，段末波和晋朝互通使臣，盧諶因使臣上奏替劉琨申訴，文意深切，於是朝廷加以吊唁祭祀。多次徵召盧諶爲散騎中書侍郎，却被段末波留住，不得南渡。段末波死，弟弟段遼繼位，盧諶流落他鄉近二十年。石季龍攻破遼西，盧諶又被石季龍得到，以爲中書侍郎、國子祭酒、侍中、中書監。冉閔殺死石氏，盧諶跟隨冉閔的軍隊，在襄國遇害，終年六十七歲，那年是永和六年。

諶名家子，早有聲譽，才高行潔，爲一時所推。值中原喪亂，與清河崔悦、潁川荀綽、河東裴憲、北地傅暢并淪陷非所，雖俱顯于石氏，恒以爲辱。諶每謂諸子曰："吾身没之後，但稱晋司空從事中郎爾。"撰《祭法》，注《莊子》，及文集，皆行於世。

盧諶是名家之子，早有聲譽，才高行潔，爲當時人所推崇。正值中原戰亂，與清河人崔悦、潁川人荀綽、河東人裴憲、北地人傅暢都身陷異邦，雖然在後趙很顯赫，却總引以爲耻。盧諶總對兒子們説："我死以後，祇稱晋司空從事中郎。"撰寫《祭法》，爲《莊子》作注，加上文集，都流傳於世。

悦字道儒，魏司空林曾孫，劉琨妻之侄也。與諶俱爲琨司空從事中郎，後爲末波佐史。没石氏，亦居大官。其綽、憲、暢并别有傳。

崔悦字道儒，是魏司空崔林的曾孫，劉琨的内侄。和盧諶同爲劉琨司空從事中郎，後來任段末波佐史。落入後趙，也當大官。荀綽、裴憲、傅暢本書另外有傳。

華表

華表字偉容，平原高唐人也。父歆，清德高行，爲魏太尉。表年二十，拜散騎黄門郎，累遷侍中。正元初，石苞來朝，盛稱高貴鄉公，以爲魏武更生。時聞者流汗沾背，表懼禍作，頻稱疾歸下舍，故免于大難。後遷尚書。五等建，封觀陽伯。坐供給喪事不整，免。

華表字偉容，是平原高唐人。父親華歆，品行高潔，任魏太尉。華表二十歲時，任散騎黄門郎，多次升任侍中。正元初年，石苞來朝，盛贊高貴鄉公，認爲魏武再生。當時在場者都汗流浹背，華表害怕大難臨頭，一再説自己病重要回家，所以免於大難。後來升任尚書。立五等爵位，封爲觀陽伯。因給喪事供應的東西不齊備，被免官。

泰始中，拜太子少傅，轉光禄勳，遷太常卿。數歲，以老病乞骸

泰始年間，任太子少傅，改任光禄勳，升任太常卿。幾年後，以年老有病請求退休。詔書

骨。詔曰："表清貞履素，有老成之美，久幹王事，靜恭匪懈。而以疾固辭，章表懇至。今聽如所上，以爲太中大夫，賜錢二十萬，床帳褥席禄賜與卿同，門施行馬。"

表以苦節垂名，司徒李胤、司隸王宏等并嘆美表清澹退靜，以爲不可得貴賤而親疏也。咸寧元年八月卒，時年七十二，謚曰康，詔賜朝服。有六子：廙、岑、嶠、鑒、澹、簡。

華廙

廙字長駿，弘敏有才義。妻父盧毓典選，難舉姻親，故廙年三十五不得調，晚爲中書通事郎。泰始初，遷冗從僕射。少爲武帝所禮，歷黄門侍郎、散騎常侍、前軍將軍、侍中、南中郎將、都督河北諸軍事。父疾篤輒還，仍遭喪。舊例，葬訖復任，廙固辭，迕旨。

初，表有賜客在鬲，使廙因縣令袁毅録名，三客各代以奴。及毅以貨賕致罪，獄辭迷謬，不復顯以奴代客，直言送三奴與廙，而毅亦盧氏婿也。又中書監荀勖先爲中子求廙女，廙不許，爲恨，因密啓帝，以袁毅貨賕者多，不可盡罪，宜責最所親者一人，因指廙當之。又緣廙有違忤之咎，遂于喪服中免廙官，削爵土。大鴻臚何遵奏廙免爲庶人，不應襲封，請以表世孫混嗣表。有司奏曰："廙所坐除名削爵，一時之制。廙爲世子，著在名簿，不聽襲嗣，此爲刑罰再加。諸侯犯法，八議平處者，褒功重爵也。嫡統非犯終身棄罪，廢之爲重，依律應聽襲封。"詔曰："諸侯薨，子逾年即位，此古制也。應即位而廢之，爵命皆去矣，何爲罪罰再加？且吾之責廙，以肅貪穢，本不論常法也。諸賢不能將明此意，乃更詭

說："華表清正而品行端正，有老成之美，多年處理政務，不敢懈怠。因病重請求退休，態度懇切。現在准其所求，以爲太中大夫，賞錢二十萬，床帳褥席俸禄與九卿相同，門前設置攔阻人馬通行的木栅。"

華表以守志不渝聞名，司徒李胤、司隸王宏等都感慨華表淡泊寧靜，認爲不可以貴賤來定遠近。咸寧元年八月去世，終年七十二歲，謚號康，詔令賜給朝服。有六個兒子：華廙、華岑、華嶠、華鑒、華澹、華簡。

華廙字長駿，才思敏捷。岳父盧毓主持選舉，不舉姻親，所以華廙三十五歲都不得當官，很晚纔任中書通事郎。泰始初年，升任冗從僕射。年少時被武帝禮遇，歷任黄門侍郎、散騎常侍、前軍將軍、侍中、南中郎將、都督河北諸軍事。父親病重便返家，父親病故。舊例，下葬完畢就要回到任上，華廙堅决不回，違背了皇帝的旨意。

當初，華表有客三人在鬲，派華廙到縣令袁毅處登記姓名，三客均作奴用。等到袁毅以賄賂致罪，判决文書糊塗荒謬，不再體現以奴代客，而是直接説送三奴給華廙，而袁毅也是盧家的女婿。再者中書監荀勖以前爲兒子向華廙求其女兒爲婚，因華廙不同意便懷恨在心，於是密奏皇帝，認爲袁毅行賄的人太多，不能都治罪，應當懲罰最親的一人，於是提出華廙合適。又因華廙有違旨的過失，於是就在華廙服喪期間免了他的官，剥奪了他的爵位和封地。大鴻臚何遵啓奏華廙應免爲普通百姓，不應再繼承封爵，請求以華表嫡孫華混繼嗣。有關部門上奏説："華廙犯罪被取消原有身份并剥奪爵位，祇是一時的規定。華廙是嫡子，寫在名簿上，不讓繼嗣，這比刑罰還重。諸侯犯法，按八議公平處理，應當減免刑罰。嫡子繼承不是犯終身廢置罪的，廢爵就太過分了，依據法律應聽任他繼嗣。"詔書説："諸侯去世，兒子過一年即位，這是古制。應即位而廢置他，爵位和性命全丢了，什麽叫比刑罰還重？况且我懲罰他，是爲了整治貪財醜惡，本來就不

易禮律，不顧憲度，君命廢之，而群下復之，此爲上下正相反也。”於是有司奏免議者官，詔皆以贖論。混以世孫當受封，逃避，斷髮陽狂，病喑不能語，故得不拜，世咸稱之。

廙栖遲家巷垂十載，教誨子孫，講誦經典。集經書要事，名曰《善文》，行于世。與陳勰共造猪闌於宅側，帝嘗出視之，問其故，左右以實對，帝心憐之。帝後又登陵雲臺，望見廙苜蓿園，阡陌甚整，依然感舊。

太康初大赦，乃得襲封。久之，拜城門校尉，遷左衛將軍。數年，以爲中書監。惠帝即位，加侍中、光禄大夫、尚書令，進爵爲公。廙應楊駿召，不時還，有司奏免官。尋遷太子少傅，加散騎常侍，動遵禮典，得傅導之義。後年衰病篤，詔遣太醫療病，進位光禄大夫、開府儀同三司。時河南尹韓壽因托賈后求以女配廙孫陶，廙距而不許，后深以爲恨，故遂不登台司。年七十五卒，謚曰元。三子：混、薈、恒。

混字敬倫，嗣父爵，清貞簡正，歷位侍中、尚書，卒官。子陶嗣，補鞏令，没於石勒。

薈字敬叔，爲河南尹。與荀藩、荀組俱避賊，至臨潁，父子并遇害。

華恒

恒字敬則，博學以清素爲稱。尚武帝女滎陽長公主，拜駙馬都尉。元康初，東宫建，恒以選爲太子賓友，賜爵關内侯，食邑百户。辟司徒王渾倉曹掾，屬除散騎侍郎，累遷散騎常侍、北軍中候，俄拜領軍，加散騎常侍。

愍帝即位，以恒爲尚書，進爵苑陵縣公。頃之，劉聰逼長安，詔出恒

按常規辦。你們不能明白我的意圖，反而偷换禮律，不顧法律，我命令廢掉他，你們又恢復他，這是上下不一致。”於是有關部門上奏免去異議者的官位，詔令予以贖罪論。華混以嫡孫應當受封，他逃避，斷髮裝瘋，喑啞失音不能説話，因此得以不就任，人們都稱贊他。

華廙隱居在家快十年了，教育子孫，講讀經典。收集經書要事，編成《善文》，流行於世。和陳勰一起在屋旁建猪欄，皇帝曾經外出看見，問原因，左右以實話相告，皇帝很同情他。後來皇帝又登陵雲臺，望見華廙苜蓿園，阡陌縱横，十分懷舊。

太康初年大赦，華廙纔得以繼承封爵。很久以後，任城門校尉，升任左衛將軍。幾年後，任中書監。惠帝即位，加侍中、光禄大夫、尚書令，進爵爲公。楊駿召華廙回，他未按時到，有關部門上奏免官。不久升任太子少傅，加散騎常侍，按禮行事，得師傅教導的真義。後來年老病重，詔令命太醫給他治病，進位光禄大夫、開府儀同三司。這時河南尹韓壽托賈后請求把女兒許配給華廙的孫子華陶，遭到華廙拒絶，賈后非常恨他，所以不能登三公之位。七十五歲時去世，謚號元。三個兒子：華混、華薈、華恒。

華混字敬倫，繼承父親爵位，清正簡樸，歷任侍中、尚書，死於任上。兒子華陶繼嗣，補任鞏令，落入石勒手中。

華薈字敬叔，任河南尹。和荀藩、荀組一起避賊，到臨潁，父子同時遇害。

華恒字敬則，博學以清白聞名。娶武帝女兒滎陽長公主，任駙馬都尉。元康初年，立太子，華恒因被選爲太子賓友，賜爵關内侯，食邑一百户。司徒王渾徵用爲倉曹掾，接着任散騎侍郎，多次升任散騎常侍、北軍中候，不久任領軍，加散騎常侍。

愍帝即位，以華恒爲尚書，進爵苑陵縣公。不久，劉聰逼近長安，詔令華恒外任鎮軍將軍，

爲鎮軍將軍，領潁川太守，以爲外援。恒興合義軍，得二千人，未及西赴，而關中陷没。時群賊方盛，所在州郡相繼奔敗，恒亦欲棄郡東渡，而從兄軼爲元帝所誅，以此爲疑。先書與驃騎將軍王導，導言於帝。帝曰：“兄弟罪不相及，况群從乎！”即召恒，補光禄勳。恒到，未及拜，更以爲衛將軍，加散騎常侍、本州大中正。

領潁川太守，以爲外援。華恒集合義軍，得二千人，未來得及開往西邊，關中就失守了。當時群賊正强大，所在州郡相繼望風而逃，華恒也想棄郡東渡，而堂兄華軼被元帝殺死，因此猶豫。先給驃騎將軍王導寫信，王導報告元帝。元帝説：“兄弟罪不相連，何况是叔伯兄弟呢！”立即召回華恒，補任光禄勛。華恒到後，還没來得及任命，又改任衛將軍，加散騎常侍、本州大中正。

尋拜太常，議立郊祀。尚書刁協、國子祭酒杜彝議，須還洛乃修郊祀。恒議，漢獻帝居許，即便郊柴，宜於此修立。司徒荀組、驃騎將軍王導同恒議，遂定郊祀。尋以疾求解，詔曰：“太常職主宗廟，烝嘗敬重，而華恒所疾，不堪親奉職事。夫子稱‘吾不與祭，如不祭’，况宗伯之任職所司邪！今轉恒爲廷尉。”頃之，加特進。

不久任太常，議論行郊祭。尚書刁協、國子祭酒杜彝認爲必須回洛陽再行郊祭。華恒認爲漢獻帝在許住，就在許郊祭，應當在本地行郊祭。司徒荀組、驃騎將軍王導與華恒意見一致，於是决定郊祭。不久以病重提出辭官，詔書説：“太常專管宗廟，祭祀很莊重，而華恒病重，不能親自主持。孔子説‘我不參加祭祀，就如同没有祭祀’，何况這本身就是太常的職責呢！現在改任華恒爲廷尉。”不久，加特進。

太寧初，還驃騎將軍，加散騎常侍，督石頭水陸諸軍事。王敦表轉恒爲護軍，疾病不拜。授金紫光禄大夫，又領太子太保。成帝即位，加散騎常侍，領國子祭酒。咸和初，以愍帝時賜爵進封一皆削除，恒更以討王敦功封苑陵縣侯，復領太常。蘇峻之亂，恒侍帝左右，從至石頭，備履艱危，困悴逾年。

太寧初年，升驃騎將軍，加散騎常侍，督石頭水陸諸軍事。王敦上奏改任華恒爲護軍，病重不就任。任金紫光禄大夫，又領太子太保。成帝即位，加散騎常侍，領國子祭酒。咸和初年，因愍帝時賜爵進封全部取消，華恒另以討王敦功封苑陵縣侯，再領太常。蘇峻之亂，華恒侍奉在皇帝身邊，一起到石頭，備受艱辛，困窘一年以上。

初，恒爲州大中正，鄉人任讓輕薄無行，爲恒所黜。及讓在峻軍中，任勢多所殺害，見恒輒恭敬，不肆其虐。鍾雅、劉超之死，亦將及恒，讓盡心救衛，故得免。

當初，華恒任州大中正，同鄉任讓輕薄放縱，被華恒黜落。等到任讓在蘇峻軍中，有勢者多被他殺害，見到華恒則很恭敬，不胡作非爲。鍾雅、劉超死後，也將輪到華恒，任讓盡心相救，所以得以脱險。

及帝加元服，又將納后。寇難之後，典籍靡遺，婚冠之禮，無所依據。恒推尋舊典，撰定禮儀，并郊廟辟雍朝廷軌則，事并施用。遷左光禄大夫、開府，常侍如故，固讓未拜。

等到元帝加元服，又將立皇后。戰亂之後，典籍全毁，婚冠之禮，無所依據。華恒探尋舊典，撰定禮儀，加上郊廟辟雍朝廷禮制，全部得以實施。升任左光禄大夫、開府，常侍照舊，堅决推讓没有就任。適逢去世，終年六十九歲，册

會卒，時年六十九，册贈侍中、左光禄大夫、開府，謚曰敬。

恒清恪儉素，雖居顯列，常布衣蔬食，年老彌篤。死之日，家無餘財，唯有書數百卷，時人以此貴之。子俊嗣，爲尚書郎。俊子仰之，大長秋。

華嶠

嶠字叔駿，才學深博，少有令聞。文帝爲大將軍，辟爲掾屬，補尚書郎，轉車騎從事中郎。泰始初，賜爵關内侯。遷太子中庶子，出爲安平太守。辭親老不行，更拜散騎常侍，典中書著作，領國子博士，遷侍中。

太康末，武帝頗親宴樂，又多疾病。屬小瘳，嶠與侍臣表賀，因微諫曰："伏惟聖體漸就平和，上下同慶，不覺抃舞。臣等愚戇，竊有微懷，以爲收功於所忽，事乃無悔；慮福於垂成，祚乃日新。唯願陛下深垂聖明，遠思所忽之悔，以成日新之福。冲静和氣，嗇養精神，頤身於清簡之宇，留心於虚曠之域。無厭世俗常戒，以忽群下之言，則豐慶日延，天下幸甚！"帝手詔報曰："輒自消息，無所爲慮。"元康初，封宣昌亭侯。誅楊駿，改封樂鄉侯，遷尚書。

後以嶠博聞多識，屬書典實，有良史之志，轉秘書監，加散騎常侍，班同中書。寺爲内臺，中書、散騎、著作及治禮音律，天文數術，南省文章，門下撰集，皆典統之。初，嶠以《漢紀》煩穢，慨然有改作之意。會爲臺郎，典官制事，由是得遍觀秘籍，遂就其緒。起于光武，終于孝獻，一百九十五年，爲帝紀十二卷、皇后紀二卷、十典十卷、傳七十卷及三譜、序傳、目録，凡九十七卷。嶠以皇后配天作合，前史作外戚傳以繼

贈侍中、左光禄大夫、開府，謚號敬。

華恒謹慎儉樸，雖居顯位，常布衣蔬食，年老尤其如此。死時家無餘財，祇有書數百卷，人們因此很尊敬他。兒子華俊繼嗣，爲尚書郎。華俊兒子仰之，任大長秋。

華嶠字叔駿，學識淵博，年少有好名聲。文帝任大將軍，徵用爲屬官，補任尚書郎，改任車騎從事中郎。泰始初年，賜爵關内侯。升任太子中庶子，出任安平太守。以父母年老推辭不就，改任散騎常侍，負責中書著作，領國子博士，升任侍中。

太康末年，武帝沉湎於酒色，又多疾病。病稍好，華嶠和侍臣上表祝賀，乘機隱晦地進諫道："聖體漸安，上下同慶，歡欣鼓舞。我等愚昧，私下以爲，不放過任何細微之處，纔能没有後悔的事；勝利在望時想到幸福來之不易，國家纔能日新月異。祇願陛下無限聖明，深思不經意處的後悔，來獲得常新的幸福。淡泊和氣，頤養精神，心胸開闊，不要厭惡世俗常規，不要忽視百官的話，那麼就會永遠富足幸福，天下幸運！"皇帝親自寫詔書説："自己休養，不用考慮。"元康初年，封宣昌亭侯。殺楊駿後，改封樂鄉侯，升任尚書。

後來以華嶠博聞多識，著書考核，有良史之志，改任秘書監，加散騎常侍，和中書并列。機構設在尚書省，中書、散騎、著作和制定禮儀、考校音律、天文算術、尚書和門下撰文，都歸他管。當初，華嶠認爲《漢紀》繁雜，感慨有改寫之志。正趕上擔任尚書郎，專管官制，由此得以遍覽各種典籍，於是大體就緒。始於光武帝，終於孝獻帝，共一百九十五年，有帝紀十二卷、皇后紀二卷、十典十卷、傳七十卷及三譜、序傳、目録，共九十七卷。華嶠認爲皇后與皇帝爲一體，前史將皇后放在外戚傳并放在最後不對，所以改爲皇后紀，排在帝紀後面。又改志爲典，因

末編，非其義也，故易爲皇后紀，以次帝紀。又改志爲典，以有《堯典》故也。而改名《漢後書》奏之，詔朝臣會議。時中書監荀勖、令和嶠、太常張華、侍中王濟咸以嶠文質事核，有遷、固之規，實録之風，藏之秘府。後太尉汝南王亮、司空衛瓘爲東宫傅，列上通講，事遂施行。嶠所著論議難駁詩賦之屬數十萬言，其所奏官制、太子宜還官及安邊、雩祭、明堂辟雍、浚導河渠，巡禹之舊迹置都水官，修蠶宫之禮置長秋，事多施行。元康三年卒，追贈少府，謚曰簡。

爲有《堯典》的緣故。全書改名爲《漢後書》上奏，詔令朝臣討論。當時中書監荀勖、中書令和嶠、太常張華、侍中王濟都認爲華嶠文字質樸、史實真實，有司馬遷、班固的遺風，把它藏在專放秘籍的地方。後來太尉汝南王司馬亮、司空衛瓘任太子師傅，上奏要給太子通講一遍，獲准施行。華嶠所著議論、駁論、詩賦之類數十萬言，他所説的官制、太子應當回宫和安定邊疆、求雨的祭祀、明堂辟雍、疏導河流、巡訪禹的足迹設置都水官、撰寫皇后養蠶的禮儀設置長秋官，事情大多施行。元康三年去世，追贈少府，謚號簡。

嶠性嗜酒，率常沈醉。所撰書十典未成而終，秘書監何劭奏嶠中子徹爲佐著作郎，使踵成之，未竟而卒。後監繆徵又奏嶠少子暢爲佐著作郎，克成十典，并草魏、晋紀傳，與著作郎張載等俱在史官。永嘉喪亂，經籍遺没，嶠書存者三十餘卷。

華嶠酷愛喝酒，經常喝醉。撰寫十典還未完成就去世了，秘書監何劭上奏用華嶠的兒子華徹爲佐著作郎，讓他續完，未完成也去世了。後來秘書監繆徵又上奏用華嶠的小兒子華暢爲佐著作郎，終於完成十典，并撰寫魏、晋紀傳，和著作郎張載同爲史官。永嘉之亂，經籍遺失，華嶠的書仍保存了三十餘卷。

嶠有三子：頤、徹、暢。頤嗣，官至長樂内史。暢有才思，所著文章數萬言。遭寇亂，避難荆州，爲賊所害，時年四十。

華嶠有三個兒子：華頤、華徹、華暢。華頤繼嗣，官至長樂内史。華暢才思敏捷，所寫文章數萬言。遭遇戰亂，避難荆州，被賊殺害，年僅四十。

石鑒

石鑒字林伯，樂陵厭次人也。出自寒素，雅志公亮。仕魏，歷尚書郎、侍御史、尚書左丞、御史中丞，多所糾正，朝廷憚之，出爲并州刺史、假節、護匈奴中郎將。

石鑒字林伯，是樂陵厭次人。出身寒門，志趣高雅，處事公正。在魏做官時，歷任尚書郎、侍御史、尚書左丞、御史中丞，對時政人事多有糾正，皇帝都怕他，出任并州刺史、假節、護匈奴中郎將。

武帝受禪，封堂陽子。入爲司隸校尉，轉尚書。時秦、凉爲虜所敗，遣鑒都督隴右諸軍事，坐論功虚僞免官。後爲鎮南將軍、豫州刺史，坐討吴賊虚張首級。詔曰："昔雲中守魏尚以斬首不實受刑，武牙將軍田順以詐增虜獲自殺，誣罔敗法，古今所疾。鑒備大臣，吾所取信。往者西

武帝接受魏帝禪讓，封石鑒爲堂陽子。召入任司隸校尉，改任尚書。這時秦、凉被異族打敗，派石鑒都督隴右諸軍事，因虚報戰功被免官。後任鎮南將軍、豫州刺史，因討吴時虚報殺敵人數被治罪。詔書説："從前雲中守魏尚以斬首人數不對被治罪，武牙將軍田順以多報俘虜人數而自殺，欺詐壞法，古今所痛恨。石鑒身爲大臣，我很信任他。過去西邊戰事，公然欺騙朝

事，公欺朝廷，以敗爲得，竟不推究。中間黜免未久，尋復授用，冀能補過，而乃與下同詐。所謂大臣，義得爾乎！有司奏是也，顧未忍耳。今遣歸田里，終身不得復用，勿削爵土也。”久之，拜光禄勛，復爲司隸校尉，稍加特進，遷右光禄大夫、開府，領司徒。前代三公册拜，皆設小會，所以崇宰輔之制也。自魏末已後，廢不復行。至鑒，有詔令會，遂以爲常。太康末，拜司空，領太子太傅。

廷，以敗報功，最後未追究。期間免官不久，再次啓用，希望能將功補過，但仍與部下共同欺詐。作爲大臣，情義何在！有關部門上奏是對的，回頭想想又不忍心。現在遣返回家，終身不得再用，但不要剥奪爵位和封地。”很久以後，任光禄勛，再任司隸校尉，不久加特進，升任右光禄大夫、開府，領司徒。前代册封三公，都要設宴會，以顯示三公的重要。自魏末以後，不再推行。到石鑒時，詔令恢復，於是成爲制度。太康末年，任司空，領太子太傅。

武帝崩，鑒與中護軍張劭監統山陵。時大司馬、汝南王亮爲太傅楊駿所疑，不敢臨喪，出營城外。時有告亮欲舉兵討駿，駿大懼，白太后令帝爲手詔，詔鑒及張劭使率陵兵討亮。劭，駿甥也，便率所領催鑒速發，鑒以爲不然，保持之，遣人密覘視亮，已别道還許昌，於是駿止，論者稱之。山陵訖，封昌安縣侯。

武帝去世，石鑒與中護軍張劭監管陵墓。當時大司馬、汝南王司馬亮被太傅楊駿懷疑，不敢前去吊唁，在城外駐扎。這時有人報告説司馬亮想出兵討伐楊駿，楊駿很害怕，讓太后命令皇帝親自寫詔書，令石鑒和張劭率守陵兵討伐司馬亮。張劭是楊駿的外甥，便率兵催石鑒快發兵，石鑒認爲不會這樣，按兵不動，派人窺視司馬亮，司馬亮已從另外一條道回許昌，楊駿便停止行動，議論的人都稱贊石鑒。守陵完畢，封昌安縣侯。

元康初，爲太尉。年八十餘，克壯慷慨，自遇若少年，時人美之。尋薨，謚曰元。子陋，字處賤，襲封，歷屯騎校尉。

元康初年，任太尉。八十多歲，慷慨激昂，把自己當成少年，人們都贊美他。不久去世，謚號元。兒子石陋字處賤，繼承封爵，擔任屯騎校尉。

温羡

温羡字長卿，太原祁人，漢護羌校尉序之後也。祖恢，魏揚州刺史。父恭，濟南太守。兄弟六人并知名於世，號曰“六龍”。羡少以朗寤見稱，齊王攸辟爲掾，遷尚書郎。惠帝即位，拜豫州刺史，入爲散騎常侍，累遷尚書。及齊王冏輔政，以羡攸之故吏，意特親之，轉吏部尚書。

温羡字長卿，是太原祁人，漢護羌校尉温序的後代。祖父温恢，魏時任揚州刺史。父親温恭，任濟南太守。兄弟六人同聞名於世，號稱“六龍”。温羡年少時以聰明聞名，齊王司馬攸徵用爲屬官，升任尚書郎。惠帝即位，任豫州刺史，召入任散騎常侍，多次升官任尚書。等到齊王司馬冏輔政，因温羡是司馬攸的舊部，特別親近他，改任吏部尚書。

先是，張華被誅，冏建議欲復其官爵。論者或以爲非，羡駁之曰：“自天子已下，争臣各有差，不得歸

原先張華被殺，司馬冏建議恢復他的官爵。有人提出異議，温羡反駁道：“自天子以下，諫官各有過失，不能歸罪於一人。所以晏子説：

罪於一人也。故晏子曰：'爲己死亡，非其親昵，誰能任之？'里克之殺二庶，陳乞之立陽生，漢朝之誅諸吕，皆積年之後乃得立事。未有事主見存，而得行其志於數月之内者也。式乾之會，張華獨諫。上宰不和，不能承風贊善，望其指麾從命，不亦難乎！况今皇后譖害其子，内難不預，禮非所在。且后體齊於帝，尊同皇極，罪在枉子，事不爲逆，義非所討。今以華不能廢枉子之后，與趙盾不討殺君之賊同，而貶責之，於義不經通也。"華竟得追復爵位。

其後以從駕討成都王穎有勳，封大陵縣公，邑千八百户。出爲冀州刺史，加後將軍。范陽王虓敗於許昌也，自牧冀州，羡乃避之。惠帝之幸長安，以羡爲中書令，不就。及帝還洛陽，徵爲中書監，加散騎常侍。未拜，會帝崩，懷帝即位，遷左光禄大夫、開府，領司徒，論者僉謂爲速。在位未幾，病卒，贈司徒，謚曰元。有三子：祗、允、裕。

祗字敬齊，太傅西曹掾。允字敬咸，太子舍人。裕字敬嗣，尚武安長公主，官至左光禄大夫。

史臣曰：晋氏中朝，承累世之資，建兼并之業，衣冠斯盛，英彦如林。此數公者，或以雅望處台槐，或以高名居保傅，自非一時之秀，亦曷能至于斯。惜其參緘於論道之辰，獨善於兼濟之日，良圖鯁議，無足多談。然退己進賢，林叔弘推讓之美；自家刑國，宣伯協恭孝之規。子若之儒素爲基，偉容之苦節流譽，慶垂來葉，不亦宜哉！石鑒以公亮升，温羡以明寤顯，屬于危亂，不隕其名。歲寒見松柏之後凋，斯人之謂矣。

'爲己死亡，不是他親近的人，誰能承擔？'里克殺庶子二人，陳乞立陽生，漢朝殺吕氏，都是多年後纔能立事。没有事主還活着，而能在數月之内爲所欲爲的。式乾殿之會，獨有張華進諫。宰相不和，不能順勢揚善，指望張華指揮他們緊跟，不也是很難的嗎！况且現在皇后衹是陷害太子，并没參預内難，於禮不通。而且皇后和皇帝同爲一體，尊同皇帝，罪在陷害太子，不算謀反，按禮不應討伐。現在把張華不能廢掉陷害太子的皇后，與趙盾不討伐殺害國君的賊等同，而貶低譴責他，是於理義不通。"張華最終得以恢復爵位。

後來以從駕討伐成都王司馬穎有功，封大陵縣公，食邑一千八百户。出任冀州刺史，加後將軍。范陽王司馬虓兵敗許昌，自己統管冀州，温羡避開他。惠帝到長安，以温羡爲中書令，他不去。惠帝回洛陽，徵召爲中書監，加散騎常侍。還没任命，惠帝去世，懷帝即位，任左光禄大夫、開府，領司徒，人們議論他晋升太快。在任不久病死，贈司徒，謚號元。有三個兒子：温祗、温允、温裕。

温祗字敬齊，任太傅西曹掾。温允字敬咸，任太子舍人。温裕字敬嗣，娶武安長公主，官至左光禄大夫。

史臣曰：晋朝中期，繼承了幾代的功業，建立了統一大業，人才濟濟，賢士如林。這幾個人，或以名望處臺省，或以名高而爲太子師傅，不是一時之秀，何以能至於此。可惜他們在論道之時保持沉默，在濟世救國時獨善其身，良謀直言，無可稱道。然而退己進賢，林叔弘揚推讓的美德；以國治家，宣伯理順孝敬的規則。子若的儒者德行，偉容的守志不渝，福傳來世，不也很好嗎！石鑒以公正亮直晋升，温羡以賢明顯赫，正值危亂，不失其名。歲寒知松柏之挺拔，説的就是這些人。

贊曰：讓矣密陵，孝哉廣陸。欽既博雅，表亦貞肅。鑒績克宣，溫聲載穆。同鏘玉振，爭芬蘭郁。

贊曰：鄭袤謙讓，李胤孝順。盧欽高雅，華表堅貞。石鑒好勝，溫羨肅穆。共振玉聲，競相芬芳。

晉書卷四十五

列傳第十五

劉毅

劉毅字仲雄，東萊掖人。漢城陽景王章之後。父喈，丞相屬。毅幼有孝行，少厲清節，然好臧否人物，王公貴人望風憚之。僑居平陽，太守杜恕請爲功曹，沙汰郡吏百餘人，三魏稱焉。爲之語曰："但聞劉功曹，不聞杜府君。"

劉毅字仲雄，是東萊掖人。漢城陽景王劉章的後代。父親劉喈，丞相屬。劉毅年幼孝順，年少時磨煉高潔的節操，但喜歡評論人物，王公貴人望風而懼。寄居平陽，太守杜恕請他任功曹，淘汰郡吏百餘人，被三魏之人所稱道。評論他說："衹聞劉功曹，不聞杜府君。"

魏末，本郡察孝廉，辟司隸都官從事，京邑肅然。毅將彈河南尹，司隸不許，曰："攫獸之犬，鼷鼠蹈其背。"毅曰："既能攫獸，又能殺鼠，何損於犬！"投傳而去。同郡王基薦毅於公府，曰："毅方正亮直，介然不群，言不苟合，行不苟容。往日僑仕平陽，爲郡股肱，正色立朝，舉綱引墨，朱紫有分，《鄭》《衛》不雜，孝弟著於邦族，忠貞效於三魏。昔孫陽取騏驥於吳坂，秦穆拔百里於商旅。毅未遇知己，無所自呈。前已口白，謹復申請。"太常鄭袤舉博士，文帝辟爲相國掾，辭疾，積年不就。時人謂毅忠於魏氏，而帝怒其顧望，將加重辟。毅懼，應命，轉主簿。

魏末，本郡推薦孝廉，徵用爲司隸都官從事，京城秩序井然。劉毅將要彈劾河南尹，司隸不同意，說："狗去撲獸，鼷鼠蹬其背。"劉毅說："既能捕獸，又能殺鼠，何損於狗！"扔下證件而去。同郡王基把劉毅推薦給公府，說："劉毅正直誠實，超凡脱俗，言行不迎合對方。以前爲官平陽，爲郡之要員，在公府端莊嚴肅，條理分明，朱紫有別，《鄭》《衛》不亂，以孝悌聞名於州郡，因忠貞在三魏被仿效。過去孫陽在吳坂得到駿馬，秦穆公在商人中啓用百里奚。劉毅未遇知己，没有自薦。前面已經口頭講過，小心地再次申請。"太常鄭袤推舉其爲博士，文帝徵用爲相國掾，以病推辭，多年不做官。人們説劉毅忠於魏氏，而皇帝恨他留戀舊朝，將處以極刑。劉毅害怕，應召，改任主簿。

武帝受禪，爲尚書郎、駙馬都尉，遷散騎常侍、國子祭酒。帝以毅忠蹇正直，使掌諫官。轉城門校尉，遷太僕，拜尚書，坐事免官。咸寧初，復爲散騎常侍、博士祭酒。轉司隸校尉，糾正豪右，京師肅然。司部

武帝接受禪讓爲帝，以劉毅爲尚書郎、駙馬都尉，升任散騎常侍、國子祭酒。武帝認爲劉毅忠誠正直，讓他掌管諫官。改任城門校尉，升任太僕，拜任尚書，因事獲罪被免官。咸寧初年，再爲散騎常侍、博士祭酒。改任司隸校尉，糾舉豪族，京師秩序井然。官員見勢放下官印的很

守令望風投印綬者甚衆，時人以毅方之諸葛豐、蓋寬饒。皇太子朝，鼓吹將入東掖門，毅以爲不敬，止之於門外，奏劾保傅以下。詔赦之，然後得入。

帝嘗南郊，禮畢，喟然問毅曰："卿以朕方漢何帝也？"對曰："可方桓、靈。"帝曰："吾雖德不及古人，猶克己爲政。又平吴會，混一天下。方之桓、靈，其已甚乎！"對曰："桓、靈賣官，錢入官庫；陛下賣官，錢入私門。以此言之，殆不如也。"帝大笑曰："桓、靈之世，不聞此言。今有直臣，故不同也。"散騎常侍鄒湛進曰："世談以陛下比漢文帝，人心猶不多同。昔馮唐答文帝，云不能用頗、牧而文帝怒，今劉毅言犯順而陛下歡。然以此相校，聖德乃過之矣。"帝曰："我平天下而不封禪，焚雉頭裘，行布衣禮，卿初無言。今於小事，何見褒之甚？"湛曰："臣聞猛獸在田，荷戈而出，凡人能之。蜂蠆作於懷袖，勇夫爲之驚駭，出於意外故也。夫君臣有自然之尊卑，言語有自然之逆順。向劉毅始言，臣等莫不變色。陛下發不世之詔，出思慮之表，臣之喜慶，不亦宜乎！"

在職六年，遷尚書左僕射。時龍見武庫井中，帝親觀之，有喜色。百官將賀，毅獨表曰："昔龍降鄭時門之外，子産不賀。龍降夏庭，沫流不禁，卜藏其漦。至周幽王，禍釁乃發。《易》稱'潛龍勿用，陽在下也'。證據舊典，無賀龍之禮。"詔報曰："正德未修，誠未有以膺受嘉祥。省來示，以爲瞿然。賀慶之事，宜詳依典義，動静數示。"尚書郎劉漢等議，以爲："龍體既蒼，雜以素文，意者大晉之行，戢武興文之應也。而

多，人們把他比作諸葛豐、蓋寬饒。皇太子入朝，樂隊將入東掖門，劉毅認爲不嚴肅，把他們擋在門外，上奏彈劾太子保傅以下官員。詔令赦免他們，然後得以進入。

皇帝曾到南郊祭天，禮儀完畢，對劉毅嘆息道："你把我比作漢朝的哪位皇帝？"劉毅答："可比桓帝、靈帝。"皇帝説："我雖德不及古人，依然克己爲政。又平定吴會，統一天下。把我比作桓、靈二帝不是太過分了嗎！"劉毅答："二帝賣官，錢入官庫；陛下賣官，錢入私門。就此而言，還不如他們呢。"皇帝大笑説："桓、靈之時，不聞此言。今有直臣，所以不同。"散騎常侍鄒湛進諫説："人們把陛下比作漢文帝，仍多有異議。從前馮唐回答文帝，説不能用廉頗、李牧而文帝發怒，今劉毅冒犯陛下而陛下歡喜。以此相比較，聖德却超過他了。"皇帝説："我平定天下而不封禪，焚雉頭裘，行布衣禮，你當初不説。今天在小事上，爲何過分褒獎？"鄒湛説："猛獸在田，操戈而出，人人都能做到。蜂蠆在懷抱中出現，勇夫爲之驚駭，這是出於意外的緣故。君尊臣卑理所當然，説話亦當如此。劉毅開始説時，臣等没有不變色的。陛下發布罕有的詔令，出乎意料之外，我們高興，不也是可以的嗎！"

在任六年，升任尚書左僕射。當時龍出現在武庫井中，皇帝親自去看，面有喜色。百官將去道賀，劉毅獨自上奏説："過去龍降在鄭國時門之外，子産不賀。龍降在夏朝的庭院中，涎沫不止，算卦説把它藏起來。到周幽王，災難發生。《易經》説'龍潛伏不作施展，是因爲陽氣低沉'。考之舊典，無賀龍之禮。"詔書回覆説："正德不修，的確不能接受吉祥。看到你的上表，感到惶恐。慶賀之事，應該慎重地根據禮典行動。"尚書郎劉漢等認爲："龍呈青色，夾有白色花紋，這是大晋偃武修文之兆。而劉毅却用衰世妖孽來懷疑當今吉祥。又認爲龍在井中是潛龍，

毅乃引衰世妖異，以疑今之吉祥。又以龍在井爲潛，皆失其意。潛之爲言，隱而不見。今龍彩質明煥，示人以物，非潛之謂也。毅應推處。”詔不聽。後陰氣解而復合，毅上言：“必有阿黨之臣，奸以事君者，當誅而不誅故也。”

都不正確。潛即隱而不見。現在龍色彩鮮艷，示人以形，并不是潛。劉毅應推究處理。”詔不准。後來陰氣散而又合，劉毅上言：“肯定是結黨營私之臣，狡詐以侍君，當殺而没殺的緣故。”

毅以魏立九品，權時之制，未見得人，而有八損，乃上疏曰：

臣聞：立政者，以官才爲本，官才有三難，而興替之所由也。人物難知，一也；愛憎難防，二也；情僞難明，三也。今立中正，定九品，高下任意，榮辱在手。操人主之威福，奪天朝之權勢。愛憎决於心，情僞由於己。公無考校之負，私無告訐之忌。用心百態，求者萬端。廉讓之風滅，苟且之俗成。天下詾詾，但争品位，不聞推讓，竊爲聖朝耻之。

劉毅認爲魏建立九品中正制，是權宜之制，没有選到人才，而有八害，於是上疏説：

我聽説：執政者，以量才授官爲本，此事有三難，但關係到國家的盛衰興亡。人物難知，這是一；愛憎難防，這是二；真僞難辨，這是三。如今設立中正，評定九品，高低隨意，榮辱在手。有皇帝的威福和朝廷的權勢。愛憎和虚實全在於己，對公不負考核之責，對私不怕告發。用盡心計，鑽營各方。廉潔謙讓的風氣消失了，得過且過的習俗形成了。天下紛亂，衹争品級和官位，没聽説謙讓，我爲聖朝感到羞耻。

夫名狀以當才爲清，品輩以得實爲平，安危之要，不可不明。清平者，政化之美也；枉濫者，亂敗之惡也，不可不察。然人才異能，備體者寡。器有大小，達有早晚。前鄙後修，宜受日新之報；抱正違時，宜有質直之稱；度遠闕小，宜得殊俗之狀；任直不飾，宜得清實之譽；行寡才優，宜獲器任之用。是以三仁殊塗而同歸，四子異行而均義。陳平、韓信笑侮於邑里，而收功於帝王；屈原、伍胥不容於人主，而顯名於竹帛，是篤論之所明也。

描述情况以抓住才能爲清正，評價人物以實事求是爲公平，國家安危的關鍵，不可不明。清正公平是政治教化的光明面；歪曲事實是動亂滅亡的陰暗面，不可不明察。然而人各有所長，全才很少。才有大小，成名有早晚。改邪歸正，應得到常新的回報；懷才不遇，應得到正直的美名；深謀遠慮而不計小事，應得到超凡脱俗的評價；率真自然而不事修飾，應得到清純實在的聲譽；行動不多而才能優異，應得到器重和信任的重用。所以三位仁者殊途而同歸，四子異行却都很合義。陳平、韓信在鄉里被人取笑和侮辱，却爲帝王建功立業；屈原、伍子胥不爲君主所容，却名留青史，這是恰當的評論所要昭示的。

今之中正，不精才實，務依黨利；不均稱尺，務隨愛憎。所欲與者，獲虚以成譽；所欲下

現在的中正，不看真才實學，專門依靠幫派利益；處事不公，專門根據個人感情。想要給的，作假以助他成名；想要讓他下

者，吹毛以求疵。高下逐强弱，是非由愛憎。隨世興衰，不顧才實，衰則削下，興則扶上，一人之身，旬日異狀。或以貨賂自通，或以計協登進，附托者必達，守道者困悴。無報於身，必見割奪；有私於己，必得其欲。是以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暨時有之，皆曲有故。慢主罔時，實爲亂源。損政之道一也。

的，便吹毛求疵。品級的高下隨着勢力的强弱爲轉移，是非由個人的愛憎來決定。追隨世道的興衰，不顧真才實學，衰弱則降下，興盛則扶上，同一個人，十天之内就發生變化。或以賄賂使自己通達，或與計吏同行以求晋升，依托他人的人必能達到目的，恪守原則的人困窘悲傷。對己不利，必見殘害；有利於己，定要得到。所以上品官員没有出自於貧賤之家的，下品官員没有出身於有權勢的大族的。即或有之，亦另有原因。欺君欺世，實爲亂世之源。這是九品中正制的弊病之一。

置州都者，取州里清議，咸所歸服，將以鎮異同，一言議。不謂一人之身，了一州之才，一人不審便坐之。若然，自仲尼以上，至于庖犧，莫不有失，則皆不堪，何獨責于中人者哉！若殊不修，自可更選。今重其任而輕其人，所立品格，還訪刁攸。攸非州里之所歸，非職分之所置。今訪之，歸正於所不服，决事於所不職，以長讒構之源，以生乖争之兆，似非立都之本旨，理俗之深防也。主者既善刁攸，攸之所下而復選以二千石，已有數人。劉良上攸之所下，石公罪攸之所行，駁違之論横於州里，嫌仇之隙結於大臣。夫桑妾之訟，禍及吴、楚；鬥鷄之變，難興魯邦。况乃人倫交争而部黨興，刑獄滋生而禍根結。損政之道二也。

設置中正，用州里之清議，大家都服從，可以鎮住不服的，統一言論。不是説一人就能知道一州的人才，他如不知被品評者便不能被評。如此，自孔子以上，至於庖犧，都有過失，都不行，爲何衹責備平常人！如果特别不善，自然可以重新選擇。現在重視他的職權而輕視其人，確立高下的等級後，回訪刁攸。他既不是州里所歸順的，也不是職權所設置的。現在詢問他，讓正確的歸順於不服的，讓不主事的來决定事情，由此助長讒言，產生矛盾，這好像不是設立中正的本意，而是治理世俗要深加防備的。主事者與刁攸好，刁攸降下品級又被選爲二千石的，已有數人。劉良提高刁攸降下的品級，石苞懲處刁攸所幹的事，全州到處是互相論難的言論，憎惡的仇怨在大臣中結下。妻妾訴訟，給吴、楚帶來災禍；鬥鷄事件，使魯國蒙受災難。於是便有人倫相争而朋黨產生，刑獄滋生而禍根結下。這是其弊病之二。

本立格之體，將謂人倫有序，若貫魚成次也。爲九品者，取下者爲格，謂才德有優劣，倫輩有首尾。今之中正，務自遠者，則抑割一國，使無上人；穢劣下比，則拔舉非次，并容

本着設立品級的原則，就是要使人倫有序，就像把魚串成次第排列的樣子。設立九品，把下等也列入品級，就是説才能和德行有優劣，人倫輩分有前後。現在的中正，爲自己長遠打算的，則壓制一方，使無上品；淫亂卑劣下等的，則不按次序提拔，并能容

其身。公以爲格，坐成其私。君子無大小之怨，官政無繩奸之防。使得上欺明主，下亂人倫。乃使優劣易地，首尾倒錯。推貴異之器，使在凡品之下；負戴不肖，越在成人之首。損政之道三也。

陛下踐阼，開天地之德，弘不諱之詔，納忠直之言，以覽天下之情，太平之基，不世之法也。然賞罰，自王公以至於庶人，無不加法。置中正，委以一國之重，無賞罰之防。人心多故，清平者寡，故怨訟者衆。聽之則告訐無已，禁絶則侵枉無極，與其理訟之煩，猶愈侵枉之害。今禁訟訴，則杜一國之口，培一人之勢，使得縱横，無所顧憚。諸受枉者抱怨積直，獨不蒙天地無私之德，而長壅蔽于邪人之銓。使上明不下照，下情不上聞。損政之道四也。

昔在前聖之世，欲敦風俗，鎮靜百姓，隆鄉黨之義，崇六親之行，禮教庠序以相率，賢不肖於是見矣。然鄉老書其善以獻天子，司馬論其能以官於職，有司考績以明黜陟。故天下之人退而修本，州黨有德義，朝廷有公正，浮華邪佞無所容厝。今一國之士多者千數，或流徙異邦，或取給殊方，面猶不識，况盡其才力！而中正知與不知，其當品狀，采譽於臺府，納毁於流言。任己則有不識之蔽，聽受則有彼此之偏。所知者以愛憎奪其平，所不知者以人事亂其度。既無鄉老紀行之譽，又非朝廷考績之課。

納他。公家的品級變成了私人的財産。君子無怨，國家政治無懲治奸臣的措施。使得上欺明主，下亂人倫。於是使優劣和前後顛倒，把高貴和優秀的人才定在平常品級以下，把背有不孝之名的人放在最前面。這是其弊病之三。

陛下登基，開啓天地的善心，發布廣開言路的詔令，采納忠誠的言論，遍覽天下的民情，這是太平之基，罕有之法呀。至於賞罰，自王公以至百姓，都用法來加以規定。設置中正，委以一國的重任，却没有賞罰的準備。人心多詐，清平的很少，所以怨恨訴訟的很多。聽任它則揭人隱私不止，禁止它則侵犯無辜没有盡頭，辦案雖煩瑣，仍勝過侵犯無辜。現在禁止訴訟，則堵塞一國之口，培植一人勢力，使得爲所欲爲，無所顧忌。各被冤枉者揣着怨氣和真心話，惟獨没蒙受到天地無私的恩惠，而長期滯留在邪佞之人的選舉之下。使得上明不下照，下情不上達。這是其弊病之四。

早在聖世之時，想要改善民風，安撫百姓，就要提高鄉里的道德，推崇六親的行爲，禮教學校互相一致，這樣便與不賢有了分别。鄉老寫下他的善獻給天子，司馬根據他的能授予官職，有關部門考核業績來决定升降。所以天下人後退而自修其身，鄉里有道德，朝廷有公正，浮華奸邪之人無處容身。現在一國之士數以千計，或流落他鄉，或在異地謀求衣食，相貌尚且不認識，談何充分發揮他們的才能！不管中正知與不知，遇上應當品評之時，從官府采得美譽，從流言取得壞名。祇信自己就會被不瞭解所蒙蔽，聽信别人就會被彼此的局限所限制。對於認識的人僅憑愛憎，對於不認識的人僅憑關係。既不是鄉老記録上的聲譽，又不是朝廷的考核。於是使做官的人，捨近求遠，棄本逐末。官位靠乞求而得，不由行爲確定，

遂使進官之人，棄近求遠，背本逐末。位以求成，不由行立，品不校功，黨譽虚妄。損政五也。

評定品級不考核功勞，朋黨的吹捧不實。這是其弊病之五。

凡所以立品設狀者，求人才以理物也，非虚飾名譽，相爲好醜。雖孝悌之行，不施朝廷，故門外之事，以義斷恩。既以在官，職有大小，事有劇易，各有功報，此人才之實效，功分之所得也。今則反之，於限當報，雖職之高，還附卑品，無績於官，而獲高叙，是爲抑功實而隆虚名也。上奪天朝考績之分，下長浮華朋黨之士。損政六也。

一般之所以立品級看表現，是爲了求人才以治民，并不是衹爲名譽，分别好壞。孝悌本不能用於朝廷，所以家庭以外衹能講義而不能講情。已經做官，職權有大小，事情有難易，各有功報，這正是人之實用，職務之所在。現在却相反，到了報功的期限，雖然職位很高，却處於很低的品級，没有政績的，却獲得很高的品級，這就壓抑了有功勞的人而崇尚虚名。對上使朝廷的考核名存實亡，對下幫助了不務實際、拉幫結派的人。這是其弊病之六。

凡官不同事，人不同能，得其能則成，失其能則敗。今品不狀才能之所宜，而以九等爲例。以品取人，或非才能之所長；以狀取人，則爲本品之所限。若狀得其實，猶品狀相妨，繫縶選舉，使不得精於才宜。況今九品，所疏則削其長，所親則飾其短。徒結白論，以爲虚譽，則品不料能，百揆何以得理，萬機何以得修？損政七也。

官職的設立要針對不同的事，人的能力也不相同，發揮了他的才能則成功，失去了則失敗。現在不問才能是否合適，衹管讓他登上九品。依品級來選取人，并不是他的才能達到了；依表現又被品級所局限。如果表現符合實際情况，品級和表現仍相妨礙，就會被選舉束縛，使不得專注才能。何况今天的中正，與他疏遠的，就貶低人家的長處，與他親近的，就掩飾人家的短處。專講空話，以爲虚名，則品級和能力不符，怎麽能够處理事情？這是其弊病之七。

前九品詔書，善惡必書，以爲褒貶，當時天下，少有所忌。今之九品，所下不彰其罪，所上不列其善，廢褒貶之義，任愛憎之斷，清濁同流，以植其私。故反違前品，大其形勢，以驅動衆人，使必歸己。進者無功以表勸，退者無惡以成懲。懲勸不明，則風俗污濁，天下人焉得不解德行而鋭人事？損政八也。

以前爲九品所頒的詔書，善惡必書，以爲褒貶，當時很少有所忌諱。今天的中正，降職不明示對方錯誤，晋升不羅列對方善舉，廢棄褒貶的宗旨，僅憑感情，清濁相混，以達到個人目的。所以違反早期制度，大造聲勢，來煽動衆人，使他們都歸向自己。晋升者没有功勞來激勵他，降職者没有錯誤來懲戒他。獎懲不明，則風氣污濁，天下人又怎能不懈怠德行而專心於人情事故呢？這是其弊病之八。

由此論之，選中正而非其人，授權勢而無賞罰，或缺中正而無禁檢，故邪黨得肆，枉

由此而論，立中正而没選對人，給他權勢而無賞罰，或缺中正而無約束，所以奸邪猖狂，冤獄遍地。雖名爲中正，實際是邪惡

濫縱横。雖職名中正，實爲奸府；事名九品，而有八損。或恨結於親親，猜生於骨肉，當身困于敵仇，子孫離其殃咎。斯乃歷世之患，非徒當今之害也。是以時主觀時立法，防奸消亂，靡有常制，故周因於殷，有所損益。至于中正九品，上聖古賢皆所不爲，豈蔽於此事而有不周哉，將以政化之宜無取於此也。自魏立以來，未見其得人之功，而生仇薄之累。毁風敗俗，無益於化，古今之失，莫大於此。愚臣以爲宜罷中正，除九品，棄魏氏之弊法，立一代之美制。

的處所；其事雖在九品，却有八害。或在親戚中結下仇恨，或在骨肉中産生猜疑，當身陷於仇敵當中，子孫躲開禍害。這却是歷代的而非僅是現在的災禍。所以君主審時立法，防奸消亂，没有不變的制度，所以周沿襲殷，有所增减。到了中正九品，古代聖賢都不用它，難道是被此事蒙蔽而有不周全的嗎，是注重政治教化而不用它。自魏建立以來，没見它得到人的功勞，却帶來仇恨和不厚道的毛病。傷風敗俗，無益於教化，古今的失誤，没有比這更大的了。我認爲應當罷免中正，廢除九品，放棄曹魏的有弊病之法，建立一代美好的制度。

疏奏，優詔答之。後司空衛瓘等亦共表宜省九品，復古鄉議里選。帝竟不施行。

上奏後，皇帝優詔回答他。後來司空衛瓘等共同建議應廢除九品中正制，恢復古代的鄉里議論推舉制。皇帝并没有實行。

毅夙夜在公，坐而待旦，言議切直，無所曲撓，爲朝野之所式瞻。嘗散齋而疾，其妻省之，毅便奏加妻罪而請解齋。妻子有過，立加杖捶，其公正如此。然以峭直，故不至公輔。帝以毅清貧，賜錢三十萬，日給米肉。年七十，告老。久之，見許，以光禄大夫歸第，門施行馬，復賜錢百萬。

劉毅一心爲公，從早到晚，言論誠懇，不轉彎抹角，朝野都以他爲榜樣。曾經在散齋期間生病，他的妻子去看他，劉毅便上奏治罪妻子解除齋戒。妻子和孩子有錯，馬上杖打，其公正如此。但因嚴厲而耿直，所以官没做到三公。皇帝因劉毅清貧，賞錢三十萬，每日供給米肉。七十歲時，要求退休。很久纔被批准，以光禄大夫回家，門前設置攔阻人馬通行的木栅，再賞錢一百萬。

後司徒舉毅爲青州大中正，尚書以毅懸車致仕，不宜勞以碎務。陳留相樂安孫尹表曰："禮，凡卑者執勞，尊者居逸，是順叙之宜也。司徒魏舒、司隸校尉嚴詢與毅年齒相近，往者同爲散騎常侍，後分授外内之職，資塗所經，出處一致。今詢管四十萬户州，兼董司百僚，總攝機要，舒所統殷廣，兼執九品，銓十六州論議，主者不以爲劇。毅但以知一州，便謂不宜累以碎事，於毅太優，詢、

後來司徒推舉劉毅任青州大中正，尚書認爲他已退休，不應再以瑣事相煩。陳留相樂安孫尹上奏説："禮，凡位低者勞累，位尊者閑逸，這是合乎順序的。司徒魏舒、司隸校尉嚴詢和劉毅年齡相近，以前同爲散騎常侍，後來各在内外任職，資歷一樣。現在嚴詢管四十萬户州，兼督察主管百官，總掌機要，魏舒統治衆多人口，兼管中正，權衡十六州的評論，主事者不以爲繁重。劉毅不過主持一州，便説他不適合以瑣碎之事相牽累，對劉毅太好，對嚴詢、魏舒太不好。如果以前聽任退休，不應又授官或升官，原光禄

舒太劣。若以前聽致仕，不宜復與遷授位者，故光禄大夫鄭袤爲司空是也。夫知人則哲，惟帝難之。尚可復委以宰輔之任，不可諮以人倫之論，臣竊所未安。昔鄭武公年過八十，入爲周司徒，雖過懸車之年，必有可用。毅前爲司隸，直法不撓，當朝之臣，多所按劾。諺曰：'受堯之誅，不能稱堯。'直臣無黨，古今所悉。是以汲黯死於淮陽，董仲舒裁爲諸侯之相。而毅獨遭聖明，不離輦轂，當世之士咸以爲榮。毅雖身偏有風疾，而志氣聰明，一州品第，不足勞其思慮。毅疾惡之心小過，主者必疑其論議傷物，故高其優禮，令去事實，此爲机閣毅，使絶人倫之路也。臣州茂德惟毅，越毅不用，則清談倒錯矣。"

大夫鄭袤爲司空就是這樣。知人之明，即使皇帝也感到不易。尚且可再委以宰相的重任，却不可向他咨詢人倫觀點，我私下感到不安。過去鄭武公年過八十，入朝任周司徒，雖過退休之年，必有可用。劉毅以前爲司隸校尉，執法如山，當朝大臣，多被彈劾。諺語説：'被堯殺了，不能説堯好。'正直的大臣無派别，古今都知道。所以汲黯死於淮陽，董仲舒被削爲諸侯之相。而劉毅惟獨遇到聖上，不離左右，當朝的士人都以爲榮耀。劉毅雖身體局部有風病，但聰明有志氣，一州評論并分等次，不足勞他費神。劉毅嫉惡之心稍有過頭，主事者必定懷疑他評論有損事物，所以給他很高的禮遇，不讓他幹實事，與世隔絶，使絶人倫之路。臣州裏的優秀人才祇有劉毅，越過他不用，則公正的評論就要顛倒了。"

於是青州自二品已上光禄勛石鑒等共奏曰："謹按陳留相孫尹表及與臣等書如左。臣州履境海岱，而參風齊、魯，故人俗務本，而世敦德讓，今雖不充於舊，而遺訓猶存，是以人倫歸行，士識所守也。前被司徒符，當參舉州大中正。僉以光禄大夫毅，純孝至素，著在鄉閭。忠允亮直，竭於事上，仕不爲榮，惟期盡節。正身率道，崇公忘私，行高義明，出處同揆。故能令義士宗其風景，州閭歸其清流。雖年耆偏疾，而神明克壯，實臣州人士所思準繫者矣。誠以毅之明格，能不言而信，風之所動，清濁必偃，以稱一州咸同之望故也。竊以爲禮賢尚德，教之大典，王制奪與，動爲開塞，而士之所歸，人倫爲大。臣等虚劣，雖言廢於前，今承尹書，敢不列啓。按尹所執，非惟惜名議於毅之身，亦通陳朝宜奪與大準。以爲尹言當否，應蒙評議。"

於是青州自二品以上光禄勛石鑒等共同上奏説："謹按陳留相孫尹和我們的奏章如下。我們地處海岱之間，兼有齊、魯之風，所以人心務本而崇尚謙讓，現在雖不如過去濃厚，但遺訓仍在，所以人人崇尚德行，士人堅持操守。前些時得司徒符節，當參選州大中正。都認爲光禄大夫劉毅，純孝樸素，聞名鄉里。忠誠正直，盡力爲皇帝效勞，做官不求榮譽，衹期望守住節操。修身守道，公而忘私，道德高尚，進退有節。所以能令義士仰望其風采，影響一州之風氣。他雖然年老有病，却神清氣壯，實在是臣本州的人望。的確以劉毅的磊落風格，能做到不言而信，影響所及，各界改觀，這是一州榜樣的緣故。竊以爲禮遇賢人，崇尚道德，是教化的重要内容，朝廷之任免關係到選官之路是否通暢，而士人最注重人倫。臣等無能，雖然以前没有啓奏，現在捧着孫尹的奏章，敢不啓奏。孫尹所説，不衹是愛惜對於劉毅的評論，也是全面陳述朝廷選官的總的原則。我們認爲孫尹説的當否，應當評議。"

由是毅遂爲州都，銓正人流，清

於是劉毅任州中正，選舉人才，區别清濁，

濁區别，其所彈貶，自親貴者始。太康六年卒，武帝撫机驚曰："失吾名臣，不得生作三公!"即贈儀同三司，使者監護喪事。羽林左監北海王宫上疏曰："中詔以毅忠允匪躬，贈班台司，斯誠聖朝考績以毅著勛之美事也。臣謹按，謚者行之迹，而號者功之表。今毅功德并立，而有號無謚，於義不體。臣竊以《春秋》之事求之，謚法主於行而不繫爵。然漢、魏相承，爵非列侯，則皆没而高行，不加之謚，至使三事之賢臣，不如野戰之將，銘迹所殊。臣願聖世舉《春秋》之遠制，改列爵之舊限，使夫功行之實不相掩替，則莫不率賴。若以革舊毁制，非所倉卒，則毅之忠益，雖不攻城略地，論德進爵，亦應在例。臣敢惟行甫請周之義，謹牒毅功行如右。"帝出其表使八坐議之，多同宫議。奏寢不報。二子：暾、總。

彈劾官吏，貶低官職，從親戚、尊貴者開始。太康六年去世，武帝摸着停尸之床震驚地説："我失去了一位名臣，他不能生爲三公！"即贈儀同三司，派人監護喪事。羽林左監北海王宫上疏説："皇上以爲劉毅鞠躬盡瘁而追封，這是聖朝認爲劉毅有顯著功勛。臣謹按，謚表其德，而號表其功。現在劉毅功德并立，却有號無謚，於義不符。以《春秋》之例來論證，謚法主要依德行而不依爵。但漢、魏相承，不是列侯，則都不計其高尚品德，不給加謚，以致位居丞相的賢臣，不如野戰的將領，碑文亦大有區别。臣願聖世奉行《春秋》古制，改革頒爵位的舊的限制，使功勞和德行的真相不相掩蓋，則没有不服從和依靠陛下的。如果認爲改革或廢除舊制，不能倉促進行，那麽劉毅的盡忠，雖不攻城掠地，但論德晋爵，亦應在列。臣膽敢思考行甫請周之例，小心地寫下劉毅的功勞和德行如上。"皇帝把奏章拿給尚書省討論，多數同意王宫的建議。奏章久壓不報。兩個兒子：劉暾、劉總。

劉暾

暾字長升，正直有父風。太康初爲博士，會議齊王攸之國，加崇典禮，暾與諸博士坐議迕旨。武帝大怒，收暾等付廷尉。會赦得出，免官。初，暾父毅疾馮紞奸佞，欲奏其罪，未果而卒。至是，紞位宦日隆，暾慨然曰："使先人在，不令紞得無患。"

後爲酸棗令，轉侍御史。會司徒王渾、主簿劉輿獄辭連暾，將收付廷尉。渾不欲使府有過，欲距劾自舉之。與暾更相曲直，渾怒，便遜位還第。暾乃奏渾曰："謹按司徒王渾，蒙國厚恩，備位鼎司，不能上佐天子，調和陰陽，下遂萬物之宜，使卿大夫各得其所。敢因劉輿拒捍詔使，私欲大府興長獄訟。昔陳平不答漢文之問，邴吉不問死人之變，誠得宰相

劉暾字長升，正直有父親的遺風。太康初年爲博士，正值討論齊王司馬攸去封國，增加禮儀一事，劉暾與諸位博士因議論違背旨意被治罪。武帝大怒，收劉暾等交付廷尉。因大赦放出，免官。當初，劉暾的父親劉毅痛恨馮紞奸佞，欲奏其罪，還没結果就去世了。現在，馮紞官運亨通，劉暾感慨道："假如父親在世，不會讓他如此自在。"

後爲酸棗令，改任侍御史。正值司徒王渾、主簿劉輿的供詞牽連到劉暾，將被交付廷尉。王渾不想讓司徒府有過錯，想抗拒彈劾便自己出來説。與劉暾互争對錯，王渾發怒，退位回家。劉暾於是彈劾王渾説："司徒王渾蒙國厚恩，位爲三公，不能上佐天子，調和陰陽，下遂萬物，使卿大夫各得其所。膽敢藉劉輿抵制天子使臣，個人想要讓司徒府捲入訴訟。昔日陳平不答漢文帝之問，邴吉不問死人之變，確實合乎宰相的身份。而王渾却發動訴訟，怨恨而退，舉動草率，

之體也。既興刑獄，怨懟而退，舉動輕速，無大臣之節。請免渾官。右長史、楊丘亭侯劉肇，便辟善柔，苟於阿順。請大鴻臚削爵土。”諸聞暾此奏者，皆嘆美之。

無大臣之體。請免王渾官。右長史、楊丘亭侯劉肇阿諛奉迎，請大鴻臚削除其爵位封地。”凡聽説劉暾奏章者無不贊美。

其後武庫火，尚書郭彰率百人自衛而不救火，暾正色詰之。彰怒曰：“我能截君角也。”暾勃然謂彰曰：“君何敢恃寵作威作福，天子法冠而欲截角乎！”求紙筆奏之，彰伏不敢言，衆人解釋，乃止。彰久貴豪侈，每出輒從百餘人。自此之後，務從簡素。

這以後武器庫着火，尚書郭彰率一百人自衛而不救火，劉暾嚴肅地責問他。郭彰發怒説：“我能裁你的角。”劉暾勃然大怒説：“你怎敢恃寵作威作福，天子法冠你想要截角嗎！”要紙筆寫奏章，郭彰伏地而不敢言，衆人勸解，纔停止。郭彰長期豪華奢侈，每次外出後面都跟着百餘人。從此以後，務求儉樸。

暾遷太原内史，趙王倫篡位，假征虜將軍，不受，與三王共舉義。惠帝復阼，暾爲左丞，正色立朝，三臺清肅。尋兼御史中丞，奏免尚書僕射、東安公繇及王粹、董艾等十餘人。朝廷嘉之，遂即真。遷中庶子、左衛將軍、司隸校尉，奏免武陵王澹及何綏、劉坦、温畿、李晅等。長沙王乂討齊王冏，暾豫謀，封朱虚縣公，千八百户。乂死，坐免。頃之，復爲司隸。

劉暾升任太原内史，趙王司馬倫篡位後，使之假征虜將軍，不肯接受，與三王共同起義。惠帝復位，劉暾爲左丞，正色立朝，三省清正肅穆。不久，兼任御史中丞，上奏免尚書僕射、東安公司馬繇及王粹、董艾等十餘人官。朝廷表揚他，於是正式任命。升任中庶子、左衛將軍、司隸校尉，上奏免武陵王司馬澹及何綏、劉坦、温畿、李晅等人官。長沙王司馬乂討伐齊王司馬冏，劉暾參預謀劃，封朱虚縣公，給封户一千八百户。司馬乂死，免官。不久，再爲司隸校尉。

及惠帝之幸長安也，留暾守洛陽。河間王顒遣使鴆羊皇后，暾乃與留臺僕射荀藩、河南尹周馥等上表，理后無罪。語在《后傳》。顒見表，大怒，遣陳顔、吕朗率騎五千收暾，暾東奔高密王略。會劉根作逆，略以暾爲大都督，加鎮軍將軍討根。暾戰失利，還洛。至酸棗，值東海王越奉迎大駕。及帝還洛，羊后反宫。后遣使謝暾曰：“賴劉司隸忠誠之志，得有今日。”以舊勛復封爵，加光禄大夫。

惠帝到長安時，留劉暾守洛陽。河間王司馬顒派人要鴆殺羊皇后，劉暾便與留臺僕射荀藩、河南尹周馥等上表，説皇后無罪。奏章在《后傳》。司馬顒見表，大怒，派陳顔、吕朗率騎兵五千捉劉暾，劉暾東奔高密王司馬略。正值劉根叛亂，司馬略以劉暾爲大都督，加鎮軍將軍討伐劉根。劉暾失利，回洛陽。到酸棗，值東海王司馬越奉迎皇帝。等皇帝回洛陽，羊皇后也回皇宫。皇后派使臣感謝劉暾説：“靠劉司隸的忠誠纔有今天。”以舊勛再次封爵，加光禄大夫。

暾妻前卒，先陪陵葬。子更生初婚，家法，婦當拜墓，携賓客親屬數十乘，載酒食而行。先是，洛陽令王

劉暾妻已死，先埋入陪葬地。兒子更生剛結婚，依家法，兒媳應當拜墓，全家帶着數十乘車的賓客親屬，還有酒食前去。以前，洛陽令王棱

稜爲越所信，而輕暾，暾每欲繩之，稜以爲怨。時劉聰、王彌屯河北，京邑危懼。稜告越，云暾與彌鄉親而欲投之。越嚴騎將追暾，右長史傅宣明暾不然。暾聞之，未至墓而反，以正義責越，越甚慚。

被司馬越信任，輕視劉暾，劉暾總想治他，他恨劉暾。當時劉聰、王彌駐扎在河北，京城危險恐懼。王稜告訴司馬越，説劉暾與王彌是同鄉，想要投奔他。司馬越急令騎兵追劉暾，右長史傅宣説劉暾不會這樣。劉暾聽説後，没到墓地而返回，以此行的目的責問司馬越，司馬越很慚愧。

及劉曜寇京師，以暾爲撫軍將軍、假節、都督城守諸軍事。曜退，遷尚書僕射。越憚暾久居監司，又爲衆情所歸，乃以爲右光禄大夫，領太子少傅，加散騎常侍。外示崇進，實奪其權。懷帝又詔暾領衛尉，加特進。後復以暾爲司隸，加侍中。暾五爲司隸，允協物情故也。

等劉曜侵犯京城，以劉暾爲撫軍將軍、假節、都督守城諸軍事。劉曜撤退，升任尚書僕射。司馬越害怕劉暾久居監察部門，又爲衆望所歸，於是以之爲右光禄大夫，領太子少傅，加散騎常侍。表面上是晋升，實際奪了他的權。懷帝又令劉暾領衛尉，加特進。後來再以劉暾爲司隸校尉，加侍中。劉暾五次任司隸校尉，這是因爲人事和洽。

王彌入洛，百官殲焉。彌以暾鄉里宿望，故免於難。暾因説彌曰："今英雄競起，九州幅裂，有不世之功者，宇内不容。將軍自興兵已來，何攻不克，何戰不勝，而復與劉曜不協，宜思文種之禍，以范蠡爲師。且將軍可無帝王之意，東王本州，以觀時勢，上可以混一天下，下可以成鼎峙之事，豈失孫劉乎！蒯通有言，將軍宜圖之。"彌以爲然，使暾于青州，與曹嶷謀，且徵之。暾至東阿，爲石勒游騎所獲，見彌與嶷書而大怒，乃殺之。暾有二子：佑、白。

王彌到洛陽，百官被殺。王彌認爲劉暾是鄉里老成望重的人，所以没有加害他。劉暾乘機對王彌説："當今英雄逐鹿，國家分裂，有奇功者被人不容。將軍自發兵以來，攻無不克，戰無不勝，却與劉曜不和，應當想想文種的災禍，以范蠡爲師。况且將軍怎能無稱王之意，東王本州，以觀形勢，上可以統一天下，下可以成鼎立之事，做個劉備或孫權！按蒯通諫劉邦的話，將軍應早作打算。"王彌認爲有理，派劉暾到青州，與曹嶷謀劃，且任用他。劉暾到東阿，被石勒巡邏騎兵抓獲，見王彌給曹嶷的信大怒，於是殺了他。劉暾有兩個兒子：劉佑、劉白。

佑爲太傅屬，白太子舍人。白果烈有才用，東海王越忌之，竊遣上軍何倫率百餘人入暾第，爲劫取財物，殺白而去。

劉佑爲太傅屬，劉白任太子舍人。劉白剛直有才幹，東海王司馬越恨他，私自派上軍何倫率一百餘人到劉暾家，搶劫財物，殺了劉白離去。

總字弘紀，好學直亮，後叔父彪，位至北軍中候。

劉總字弘紀，好學，正直忠實，過繼給叔父劉彪，官至北軍中候。

程衛

程衛字長玄，廣平曲周人也。少立操行，强正方嚴。劉毅聞其名，辟爲都官從事。毅奏中護軍羊琇犯憲應死。武帝與琇有舊，乃遣齊王攸喻毅，毅許之。衛正色以爲不可，徑

程衛字長玄，是廣平曲周人。年少就建立操守品行，剛正嚴肅。劉毅聞其名，徵用爲都官從事。劉毅上奏中護軍羊琇違法應死。武帝與羊琇以前有交情，於是派齊王司馬攸去説情，劉毅答應了。程衛堅持以爲不可，直接駕車到護軍

自馳車入護軍營，收琇屬吏，考問陰私，先奏琇所犯狼藉，然後言於毅。由是名振遐邇，百官厲行。遂辟公府掾，遷尚書郎、侍御史，在職皆以事幹顯。補洛陽令，歷安定、頓丘太守，所莅著績。卒于官。

營中，拿下羊琇屬官，拷問隱情，先奏羊琇的不檢行爲，然後報告劉毅。由此名震遐邇，百官嚴肅行事。於是徵用爲公府掾，升任尚書郎、侍御史，在職都以辦事幹練聞名。補洛陽令，歷任安定、頓丘太守，所到之處，成績顯著。在任上去世。

和嶠

和嶠字長輿，汝南西平人也。祖洽，魏尚書令。父逌，魏吏部尚書。嶠少有風格，慕舅夏侯玄之爲人，厚自崇重。有盛名于世，朝野許其能整風俗，理人倫。襲父爵上蔡伯，起家太子舍人。累遷潁川太守，爲政清簡，甚得百姓歡心。太傅從事中郎庾顗見而嘆曰："嶠森森如千丈松，雖磥砢多節目，施之大厦，有棟梁之用。"賈充亦重之，稱於武帝，入爲給事黄門侍郎，遷中書令，帝深器遇之。舊監令共車入朝，時荀勖爲監，嶠鄙勖爲人，以意氣加之，每同乘，高抗專車而坐。乃使監令異車，自嶠始也。

和嶠字長輿，是汝南西平人。祖父和洽，魏時任尚書令。父親和逌，魏時任吏部尚書。和嶠年少有風度，羨慕舅舅夏侯玄的爲人，自重，有盛名於當時。朝野稱贊他能整治風俗，理順人倫。繼承父親的爵位上蔡伯，開始做官爲太子舍人。多次升任潁川太守，爲政清平簡約，很得百姓歡心。太傅從事中郎庾顗見到他感嘆道："和嶠高聳如千丈松，雖多節，用於大厦，是棟梁之材。"賈充亦看重他，在武帝面前稱贊他，召入任給事黄門侍郎，升任中書令，武帝很器重他。過去監和令同車入朝，當時荀勖任監，和嶠鄙視他的爲人，盛氣凌人，. 每次入朝，和嶠獨坐一車。監、令不同車，自和嶠開始。

吴平，以參謀議功，賜弟郁爵汝南亭侯。嶠轉侍中，愈被親禮，與任愷、張華相善。嶠見太子不令，因侍坐曰："皇太子有淳古之風，而季世多僞，恐不了陛下家事。"帝默然不答。後與荀顗、荀勖同侍，帝曰："太子近入朝，差長進，卿可俱詣之，粗及世事。"即奉詔而還，顗、勖并稱太子明識弘雅，誠如明詔。嶠曰："聖質如初耳！"帝不悦而起。嶠退居，恒懷慨嘆，知不見用，猶不能已。在御坐言及社稷，未嘗不以儲君爲憂。帝知其言忠，每不酬和。後與嶠語，不及來事。或以告賈妃，妃銜之。太康末，爲尚書，以母憂去職。

吴國平定，以參與謀劃之功，賜弟弟和郁爵汝南亭侯。和嶠改任侍中，愈被信任厚待，與任愷、張華親密。和嶠見太子不聽命令，在旁邊座位上説："皇太子有淳樸之風，而衰世多虚僞，恐怕不明白陛下家事。"武帝沉默不答。後來與荀顗、荀勖共同侍候，武帝説："太子最近入朝，稍有長進，你們可一起去，大概講講人世間事。"完畢而歸，荀顗、荀勖共同稱贊太子聰明高雅，的確如皇帝所説。和嶠説："氣質如初啊！"皇帝不高興地站起來。和嶠回到家裏，常常感慨，知道不被用，仍不能自已。在皇帝處談到國家，總替太子擔憂。皇帝知道他言辭忠誠，每次不以文字相酬答。後與和嶠説話，不再提到將來。有人告訴賈妃，賈妃恨他。太康末年，任尚書，以母親的喪事離職。

及惠帝即位，拜太子少傅，加散騎常侍、光禄大夫。太子朝西宫，嶠

等到惠帝即位，拜任太子少傅，加散騎常侍、光禄大夫。太子拜見太后，和嶠跟入。賈后

從入。賈后使帝問嶠曰："卿昔謂我不了家事，今日定云何?"嶠曰："臣昔事先帝，曾有斯言。言之不效，國之福也。臣敢逃其罪乎!"元康二年卒，贈金紫光禄大夫，加金章紫綬，本位如前。策謚曰簡。嶠家産豐富，擬于王者，然性至吝，以是獲譏於世，杜預以爲嶠有錢癖。以弟郁子濟嗣，位至中書郎。

郁字仲輿，才望不及嶠，而以清幹稱，歷尚書左右僕射、中書令、尚書令。洛陽傾没，奔于苟晞，疾卒。

讓惠帝問和嶠："你以前説我不明白家事，今天你定要説什麼?"和嶠説："臣以前侍奉皇帝，曾有此話。話不奏效，是國家的福氣。臣敢逃過此罪嗎！"元康二年去世，追封金紫光禄大夫，加金章紫綬，官位如前。謚號簡。和嶠家産豐富，可與王比，但吝嗇，以此被人譏笑，杜預認爲和嶠有錢癖。以弟弟和郁的兒子和濟繼嗣，位至中書郎。

和郁字仲輿，才幹和名望趕不上和嶠，却以清正幹練聞名，歷任尚書左右僕射、中書令、尚書令。洛陽陷落後，投靠苟晞，因病去世。

武陔　武茂

武陔字元夏，沛國竹邑人也。父周，魏衛尉。陔沈敏有器量，早獲時譽，與二弟韶叔夏、茂季夏并總角知名，雖諸父兄弟及鄉閭宿望，莫能覺其優劣。同郡劉公榮有知人之鑒，常造周，周見其三子焉。公榮曰："皆國士也。元夏最優，有輔佐之才，陳力就列，可爲亞公。叔夏、季夏不減常伯、納言也。"

陔少好人倫，與潁川陳泰友善。魏明帝世，累遷下邳太守。景帝爲大將軍，引爲從事中郎，累遷司隸校尉，轉太僕卿。初封亭侯，五等建，改封薛縣侯。文帝甚親重之，數與詮論時人。嘗問陳泰孰若其父群，陔各稱其所長，以爲群、泰略無優劣，帝然之。

泰始初，拜尚書，掌吏部，遷左僕射、左光禄大夫、開府儀同三司。陔以宿齒舊臣，名位隆重，自以無佐命之功，又在魏已爲大臣，不得已而居位，深懷遜讓，終始全潔，當世以爲美談。卒于位，謚曰定。子輔嗣。

韶歷吏部郎、太子右衛率、散騎常侍。

茂以德素稱，名亞于陔，爲上洛

武陔字元夏，是沛國竹邑人。父親武周，魏時任衛尉。武陔深沉敏鋭有度量，早有聲譽，與二弟武韶字叔夏、武茂字季夏孩童時就知名，即使父輩兄弟和鄉里老成而有名望的人，也都分辨不出他們的優劣。同郡劉公榮能鑒賞人物，常到武周家，武周讓三個兒子出來見面。公榮説："都是國士。元夏最優，有王佐之才，施展才力去做官，可爲司徒。叔夏、季夏不次於常伯、納言。"

武陔年少時喜歡品評人物，與潁川太守陳泰友善。魏明帝時，升任下邳太守。景帝爲大將軍，引爲從事中郎，多次升至司隸校尉，改任太僕卿。先封爲亭侯，立五等爵位時，改封薛縣侯。文帝很器重他，多次與他評論當時人物。曾問陳泰和他的父親陳群哪個更優，武陔各説他們的長處，認爲陳群、陳泰差不多，文帝同意。

泰始初年，拜任尚書，掌管吏部，升任左僕射、左光禄大夫、開府儀同三司。武陔以年老是舊臣，名聲和官位都很高，自認爲無輔佐之功，又在魏已爲大臣，不得已而做官，很想辭職，保全節操，當世以爲美談。在任上去世，謚號定。兒子武輔繼嗣。

武韶歷任吏部郎、太子右衛率、散騎常侍。

武茂以品德和操行著稱，名聲次於武陔，任

太守、散騎常侍、侍中、尚書。潁川荀愷年少于茂，即武帝姑子，自負貴戚，欲與茂交，距而不答，由是致怨。及楊駿誅，愷時爲僕射，以茂駿之姨弟，陷爲逆黨，遂見害。茂清正方直，聞於朝野，一旦枉酷，天下傷焉。侍中傅祗上表申明之，後追贈光祿勛。

上洛太守、散騎常侍、侍中、尚書。潁川荀愷比武茂小，是武帝姑姑的兒子，自恃是貴戚，想與武茂結交，武茂不肯，由此結怨。等到楊駿被殺，荀愷當時任僕射，因武茂是楊駿的表兄弟，誣爲叛黨，於是被害。武茂清廉正直，聞名朝野，一旦含冤而死，天下痛心。侍中傅祗上奏爲他申辯，後來追封爲光祿勛。

任愷

任愷字元褒，樂安博昌人也。父昊，魏太常。愷少有識量，尚魏明帝女，累遷中書侍郎、員外散騎常侍。晉國建，爲侍中，封昌國縣侯。

任愷字元褒，是樂安博昌人。父親任昊，魏時任太常。任愷年少有見識和度量，娶魏明帝的女兒，多次升任中書侍郎、員外散騎常侍。晉國建立，任侍中，封昌國縣侯。

愷有經國之幹，萬機大小多管綜之。性忠正，以社稷爲己任，帝器而昵之，政事多諮焉。泰始初，鄭冲、王祥、何曾、荀顗、裴秀等各以老疾歸第。帝優寵大臣，不欲勞以筋力，數遣愷諭旨於諸公，諮以當世大政，參議得失。愷惡賈充之爲人也，不欲令久執朝政，每裁抑焉。充病之，不知所爲。後承間言愷忠貞局正，宜在東宮，使護太子。帝從之，以爲太子少傅，而侍中如故，充計畫不行。會秦、雍寇擾，天子以爲憂。愷因曰："秦、凉覆敗，關右騷動，此誠國家之所深慮。宜速鎮撫，使人心有庇。自非威望重臣有計略者，無以康西土也。"帝曰："誰可任者?"愷曰："賈充其人也。"中書令庾純亦言之，於是詔充西鎮長安。充用荀勖計得留。

任愷有治國的才幹，大小事情都管。爲人忠正，以國家爲己任，皇帝器重而親近他，政事多向他咨詢。泰始初年，鄭冲、王祥、何曾、荀顗、裴秀等各以老、病回家。皇帝優待寵信他們，不想勞其筋骨，多次派任愷告訴他們旨意，咨詢當朝大事，參與議論得失。任愷討厭賈充的爲人，不想讓他久執朝政，總壓制他。賈充恨他，却拿他没辦法。後趁空説任愷忠貞正直，宜在東宫，使照顧太子。皇帝同意，以爲太子少傅，侍中照舊，賈充的陰謀未得逞。正值秦、雍賊寇騷擾，天子擔憂。任愷乘機説："秦、凉覆没，關右騷動，這的確值得國家深思。應迅速鎮守安撫，使人心穩定。如果不是有威望、有計謀的重臣，無以收復西土。"皇帝問："誰可擔當此任?"任愷説："賈充可以。"中書令庾純亦説是，於是詔令賈充西鎮長安。賈充用荀勖的計謀得以留下來。

充既爲帝所遇，欲專名勢，而庾純、張華、温顒、向秀、和嶠之徒皆與愷善，楊珧、王恂、華廙等充所親敬，于是朋黨紛然。帝知之，召充、愷宴于式乾殿，而謂充等曰："朝廷宜一，大臣當和。"充、愷各拜謝而罷。既而充、愷等以帝已知之而不責，結怨愈深，外相崇重，内甚不

賈充既然被皇帝所器重，就想控制權勢，而庾純、張華、温顒、向秀、和嶠等都和任愷友好，楊珧、王恂、華廙等都和賈充親近，於是朋黨相争。皇帝知道後，在式乾殿宴請賈充、任愷，對賈充等説："朝廷應當統一，大臣應當和睦。"賈充、任愷對拜道歉作罷。接着賈充、任愷等因爲皇帝已經知道而不責備，結怨越來越深，外表上互相推崇，内心却很不平衡。有人給

平。或爲充謀曰："愷總門下樞要，得與上親接，宜啓令典選，便得漸疏，此一都令史事耳。且九流難精，間隙易乘。"充因稱愷才能，宜在官人之職。帝不之疑，謂充舉得其才。即日以愷爲吏部尚書，加奉車都尉。

賈充出主意説："任愷總管門下機要，得與皇帝親近，應啓奏皇帝令他主持選舉，便能漸漸疏遠，這就是一個都令史的事情。何况九品人物難弄清，有機可乘。"賈充於是稱贊任愷有才能，應當主持選舉。皇帝没起疑心，還説賈充推薦了合適人選。第二天就以任愷爲吏部尚書，加奉車都尉。

愷既在尚書，選舉公平，盡心所職，然侍覲轉希。充與荀勖、馮紞承間浸潤，謂愷豪侈，用御食器。充遣尚書右僕射、高陽王珪奏愷，遂免官。有司收太官宰人檢核，是愷妻齊長公主得賜魏時御器也。愷既免而毁謗益至，帝漸薄之。然山濤明愷爲人通敏有智局，舉爲河南尹。坐賊發不獲，又免官。復遷光禄勳。

任愷在尚書任上，選舉公平，盡心盡力，但見皇帝少了。賈充與荀勖、馮紞乘機進讒言，説任愷奢侈，用皇帝的餐具。賈充讓尚書右僕射、高陽王司馬珪彈劾任愷，於是免官。有關部門逮捕太官宰人檢查核實，結果是任愷的妻子齊長公主得到的用作賞賜的魏時的皇帝用品。任愷已被免了官，而誹謗却越來越多，皇帝漸漸疏遠了他。但山濤明白任愷爲人曠達機敏有才智，推舉爲河南尹。因治賊無功，又被免官。再次升任光禄勳。

愷素有識鑒，加以在公勤恪，甚得朝野稱譽。而賈充朋黨又諷有司奏愷與立進令劉友交關。事下尚書，愷對不伏。尚書杜友、廷尉劉良并忠公士也，知愷爲充所抑，欲申理之，故遲留而未斷，以是愷及友、良皆免官。愷既失職，乃縱酒耽樂，極滋味以自奉養。初，何劭以公子奢侈，每食必盡四方珍饌，愷乃逾之，一食萬錢，猶云無可下箸處。愷時因朝請，帝或慰諭之，愷初無復言，惟泣而已。後起爲太僕，轉太常。

任愷向來能鑒賞人物，加上對公事盡力、謹慎，很得朝野稱贊。但賈充朋黨又暗示有關部門彈劾任愷與立進令劉友勾結。事下尚書，任愷不服。尚書杜友、廷尉劉良都是忠於職守的人，知道任愷被賈充壓制，想要替他申辯，所以遲遲不判，於是任愷和杜友、劉良都免官。任愷既然丢了官，便縱酒享樂，嘗盡滋味以保養自己。當初，何劭認爲公子奢侈，每次進食必定凑齊四方佳肴，任愷更過分，一餐萬金，還説没有可吃之菜。任愷有時去朝見，皇帝又慰問他，他開始不回答，衹是哭。後啓用爲太僕，改任太常。

初，魏舒雖歷位郡守，而未被任遇，愷爲侍中，薦舒爲散騎常侍。至是舒爲右光禄、開府，領司徒，帝臨軒使愷拜授。舒雖以弘量寬簡爲稱，時以愷有佐世器局，而舒登三公，愷止守散卿，莫不爲之憤嘆也。愷不得志，竟以憂卒，時年六十一，謚曰元，子罕嗣。

當初，魏舒雖歷任郡守，但未被器重，任愷爲侍中，推薦魏舒爲散騎常侍。至此魏舒爲右光禄、開府，領司徒，皇帝走到殿前讓任愷授官。魏舒雖以寬宏大量著稱，當時人却認爲任愷有輔佐之才，而魏舒位至三公，任愷衹是有名無實的九卿，莫不爲之憤慨。任愷不得志，最後因憂慮去世，終年六十一歲，謚號元，兒子任罕繼嗣。

罕字子倫，幼有門風，才望不及愷，以淑行致稱，爲清平佳士。歷黄

任罕字子倫，年幼有家風，才能和名望不如任愷，以善良之舉獲得聲譽，是清正公平的優秀

門侍郎、散騎常侍、兖州刺史、大鴻臚。

士人。歷任黄門侍郎、散騎常侍、兖州刺史、大鴻臚。

崔洪

崔洪字良伯，博陵安平人也。高祖寔，著名漢代。父讚，魏吏部尚書、左僕射，以雅量見稱。洪少以清厲顯名，骨鯁不同於物，人之有過，輒面折之，而退無後言。

崔洪字良伯，是博陵安平人。高祖崔寔，在漢代很著名。父親崔讚，魏時任吏部尚書、左僕射，以雅量著稱。崔洪年少時以清正嚴肅出名，耿直過人，人有過錯，就當面批評，過後没有二話。

武帝世，爲御史治書。時長樂馮恢父爲弘農太守，愛少子淑，欲以爵傳之。恢父終，服闋，乃還鄉里，結草爲廬，陽喑不能言，淑得襲爵。恢始仕爲博士祭酒，散騎常侍翟嬰薦恢高行邁俗，侔繼古烈。洪奏恢不敦儒素，令學生番直左右，雖有讓侯微善，不得稱無倫輩，嬰爲浮華之目。遂免嬰官，朝廷憚之。尋爲尚書左丞，時人爲之語曰："叢生棘刺，來自博陵。在南爲鷂，在北爲鷹。"

武帝朝，爲御史治書。當時長樂馮恢的父親爲弘農太守，愛小兒子馮淑，想把爵位傳給他。馮恢的父親去世，馮恢服喪期滿，便回鄉里，用草編織成簡陋的房屋，假裝成啞巴，馮淑得以繼承。馮恢開始做官爲博士祭酒，散騎常侍翟嬰推薦馮恢，説他有高尚的操行，超凡脱俗，有古烈士之風。崔洪上奏説馮恢不能帶頭履行儒者的品德操行，令學生在左右輪流值班，雖有讓侯的小善，却不能説蓋世無雙，翟嬰是華而不實之流。於是免翟嬰的官，朝廷害怕他。不久任尚書左丞，當時人評價他説："叢生荆棘，來自博陵。在南爲鷂，在北爲鷹。"

選吏部尚書，舉用甄明，門無私謁。薦雍州刺史郤詵代己爲左丞。詵後糾洪，洪謂人曰："我舉郤丞而還奏我，是挽弩自射也。"詵聞曰："昔趙宣子任韓厥爲司馬，以軍法戮宣子之僕。宣子謂諸大夫曰：'可賀我矣，我選厥也任其事。'崔侯爲國舉才，我以才見舉，惟官是視，各明至公，何故私言乃至此！"洪聞其言而重之。

任吏部尚書，選官公平，没有私下求情的。推薦雍州刺史郤詵代替自己任左丞。郤詵後來檢舉崔洪，崔洪對人説："我推舉郤丞而他反而彈劾我，這是挽弓射自己。"郤詵聽説後説："過去趙宣子以韓厥爲司馬，韓厥却以軍法殺了宣子的僕人。宣子對各位大夫説：'可以祝賀我了，我選韓厥是要讓他盡責任的。'崔侯爲國選才，我以才被選，衹以官職爲重，都表現得很公正，爲什麽要説這麽不公道的話！"崔洪聽説後很看重他。

洪口不言貨財，手不執珠玉。汝南王亮常宴公卿，以琉璃鍾行酒。酒及洪，洪不執。亮問其故，對曰"慮有執玉不趨之義故爾"。然實乖其常性，故爲詭説。楊駿誅，洪與都水使者王佑親，坐見黜。後爲大司農，卒于官。子廓，散騎侍郎，亦以正直稱。

崔洪口不言財物，手不握珠玉。汝南王司馬亮常宴請大臣，以琉璃鍾行酒。酒到崔洪處，他不拿。司馬亮問原因，回答："想到握玉不能快走的緣故。"但的確違背常理，所以是詭辯。楊駿被殺，崔洪與都水使者王佑親近，因牽連坐罪被黜落。後爲大司農，在任上去世。兒子崔廓，散騎侍郎，亦以正直聞名。

郭奕

郭奕字大業，太原陽曲人也。少有重名，山濤稱其高簡有雅量。初爲野王令，羊祜常過之，奕嘆曰：“羊叔子何必減郭大業！”少選復往，又嘆曰：“羊叔子去人遠矣。”遂送祜出界數百里，坐此免官。咸熙末，爲文帝相國主簿。時鍾會反於蜀，荀勖即會之從甥，少長會家，勖爲文帝掾，奕啓出之。帝雖不用，然知其雅正。

郭奕字大業，是太原陽曲人。年少有大名，山濤稱贊他高超不凡有雅量。最初任野王令，羊祜常路過，郭奕感嘆道：“羊叔子何必次於郭大業！”没多久又去，郭奕又感嘆道：“羊叔子不是凡人啊。”於是送羊祜出界數百里，被治罪免官。咸熙末年，爲文帝相國主簿。這時鍾會在蜀反叛，荀勖是鍾會的任甥，小時候在鍾會家長大，荀勖爲文帝掾，郭奕啓奏免他的官，文帝雖不聽，但知道他公正。

武帝踐阼，初建東宫，以奕及鄭默并爲中庶子。遷右衛率、驍騎將軍，封平陵男。咸寧初，遷雍州刺史、鷹揚將軍，尋假赤幢曲蓋、鼓吹。奕有寡姊，隨奕之官，姊下僮僕多有奸犯，而爲人所糾。奕省按畢，曰：“大丈夫豈當以老姊求名?”遂遣而不問。時亭長李含有俊才，而門寒爲豪族所排，奕用爲别駕，含後果有名位，時以奕爲知人。

武帝即位，初建東宫，以郭奕和鄭默爲中庶子。升任右衛率、驍騎將軍，封平陵男。咸寧初年，升任雍州刺史、鷹揚將軍，不久借給他赤幢曲蓋、鼓吹。郭奕有個寡婦姐姐，隨郭奕去做官，她手下的奴僕有許多犯罪的，於是被人檢舉。郭奕審查完畢，説：“大丈夫豈能以老姐姐求名?”於是送走不問。當時亭長李含有俊才，但門第低微被大族排擠，郭奕用爲别駕，李含後來果然做了大官，當時人認爲郭奕能識别人物。

太康中，徵爲尚書。奕有重名，當世朝臣皆出其下。時帝委任楊駿，奕表駿小器，不可任以社稷。帝不聽，駿後果誅。及奕疾病，詔賜錢二十萬，日給酒米。太康八年卒，太常上謚爲景。有司議以貴賤不同號，謚與景皇同，不可，請謚曰穆。詔曰：“謚所以旌德表行，按謚法一德不懈爲簡。奕忠毅清直，立德不渝。”於是遂賜謚曰簡。

太康年間，徵用爲尚書。郭奕有大名聲，當朝大臣都排在他下面。當時武帝委任楊駿，郭奕説楊駿度量小，不可委以國家重任。武帝不聽，楊駿後來果然被殺。等到郭奕病重，詔令賞錢二十萬，每天給酒米。太康八年去世，太常上謚號景。有關部門認爲貴賤不同號，謚號與景皇同，不可，請求爲穆。詔書説：“謚號所以表彰德行，按謚法固守道德不鬆懈爲簡。郭奕忠誠剛毅，廉潔正直，守德不渝。”於是賜謚號簡。

侯史光

侯史光字孝明，東萊掖人也。幼有才悟，受學於同縣劉夏。舉孝廉，州辟别駕。咸熙初，爲洛陽典農中郎將，封關中侯。

侯史光字孝明，是東萊掖人。年幼聰明，拜同縣劉夏爲師。舉孝廉，州裏用爲别駕。咸熙初年，任洛陽典農中郎將，封關中侯。

泰始初，拜散騎常侍，尋兼侍中。與皇甫陶、荀廙持節循省風俗，及還，奏事稱旨，轉城門校尉，進爵

泰始初年，拜任散騎常侍，不久兼任侍中。與皇甫陶、荀廙拿着符節巡察風土人情，等到回來，彙報情況合乎皇帝旨意，改任城門校尉，進

臨海侯。其年詔曰："光忠亮篤素，有居正執義之心，歷職内外，恪勤在公，其以光爲御史中丞。雖屈其列校之位，亦所以伸其司直之才。"光在職寬而不縱。太保王祥久疾廢朝，光奏請免之，詔優祥而寢光奏。

後遷少府，卒官，詔賜朝服一具、衣一襲、錢三十萬、布百匹。及葬，又詔曰："光厲志守約，有清忠之節。家極貧儉，其賜錢五十萬。"光儒學博古，歷官著績，文筆奏議皆有條理。長子玄嗣，官至玄菟太守。卒，子施嗣，東莞太守。

爵臨海侯。當年詔書說："史光忠誠樸素，有正義之心，做過内、外官，恭敬辛勞，任命史光爲御史中丞。雖屈居列卿、校尉的官位，也是爲了施展他司直的才幹。"侯史光在職寬鬆而不放縱。太保王祥久病没上朝，侯史光奏請免他的官，詔令優待王祥而扣下侯史光的奏章。

後來升任少府，在任上去世，詔賜朝服一具、常服一件、錢三十萬、布一百匹。等到下葬，又下詔說："史光剛毅清貧，有廉潔忠誠的節操。家很貧窮，賜賞錢五十萬。"侯史光擅長儒學，通曉古代，在任上都有顯著成績，文筆奏章皆有條理。長子侯玄繼嗣，官至玄菟太守。去世，兒子侯施繼嗣，爲東莞太守。

何攀

何攀字惠興，蜀郡郫人也。仕州爲主簿。屬刺史皇甫晏爲牙門張弘所害，誣以大逆。時攀適丁母喪，遂詣梁州拜表，證晏不反，故晏冤理得申。王濬爲益州，辟爲别駕。濬謀伐吴，遣攀奉表詣臺，口陳事機，詔再引見，乃令張華與攀籌量進討之宜。濬兼遣攀過羊祜，面陳伐吴之策。攀善于將命，帝善之，詔攀參濬軍事。及孫晧降於濬，而王渾恚於後機，欲攻濬，攀勸濬送晧與渾，由是事解。以攀爲濬輔國司馬，封關内侯。

何攀字惠興，是蜀郡郫人。在州任主簿。正值刺史皇甫晏被牙門張弘殺害，誣陷他謀反。當時何攀正趕上母親的喪事，於是到梁州上奏章，證明皇甫晏没有謀反，所以皇甫晏的冤情得以申訴。王濬爲益州刺史，用爲别駕。王濬謀劃討伐吴國，派何攀帶着奏章到中央，口述時機，詔令再次引見，於是命張華與他籌劃討伐事宜。王濬還派何攀經過羊祜處，面陳伐吴之策。何攀善於傳命，皇帝愛惜他，讓他參王濬軍事。等到孫晧向王濬投降，王渾却因晚到一步而生氣，想要攻打王濬，何攀勸王濬把孫晧送給王渾，由此矛盾化解。以何攀爲王濬的輔國司馬，封關内侯。

轉滎陽令，上便宜十事，甚得名稱。除廷尉平，時廷尉卿諸葛冲以攀蜀士，輕之，及共斷疑獄，冲始嘆服。遷宣城太守，不行，轉散騎侍郎。楊駿執政，多樹親屬，大開封賞，欲以恩澤自衛。攀以爲非，乃與石崇共立議奏之。語在《崇傳》。帝不納。以豫誅駿功，封西城侯，邑萬户，賜絹萬匹，弟逄平鄉侯，兄子逵關中侯。攀固讓所封户及絹之半，餘所受者分給中外宗親，略不入己。遷翊軍校尉，頃之，出爲東羌校尉。

改任滎陽令，上奏對國家有利的十件事，很得贊譽。任廷尉平，當時廷尉卿諸葛冲因他是蜀地人士，輕視他，等到共同審理疑難案件，纔開始佩服他。升任宣城太守，還没走，又改任散騎侍郎。楊駿執政，多用親屬，大搞封賞，想用恩惠自衛。何攀以爲不妥，便與石崇共同彈劾他。奏章見《石崇傳》。皇帝不采納。因參預謀劃殺楊駿有功，封西城侯，食邑一萬户，賞絹一萬匹，弟弟何逄爲平鄉侯，侄子何逵爲關中侯。何攀堅決讓出所封户和絹各一半，剩餘的分給親戚，基本上没留給自己。升任翊軍校尉，不久，出任東羌校尉。徵用爲揚州刺史，在任三年，升

徵爲揚州刺史，在任三年，遷大司農。轉兖州刺史，加鷹揚將軍，固讓不就。太常成粲、左將軍卞粹勸攀莅職，中詔又加切厲，攀竟稱疾不起。

及趙王倫篡位，遣使召攀，更稱疾篤。倫怒，將誅之，攀不得已，扶疾赴召。卒于洛陽，時年五十八。攀居心平允，莅官整肅，愛樂人物，敦儒貴才。爲梁、益二州中正，引致遺滯。巴西陳壽、閻乂、犍爲費立皆西州名士，并被鄉閭所謗，清議十餘年。攀申明曲直，咸免冤濫。攀雖居顯職，家甚貧素，無妾媵伎樂，惟以周窮濟乏爲事。子璋嗣，亦有父風。

任大司農。改任兖州刺史，加鷹揚將軍，堅决推辭。太常成粲、左將軍卞粹勸他就職，皇帝手詔又催得急，他却稱自己有病而不赴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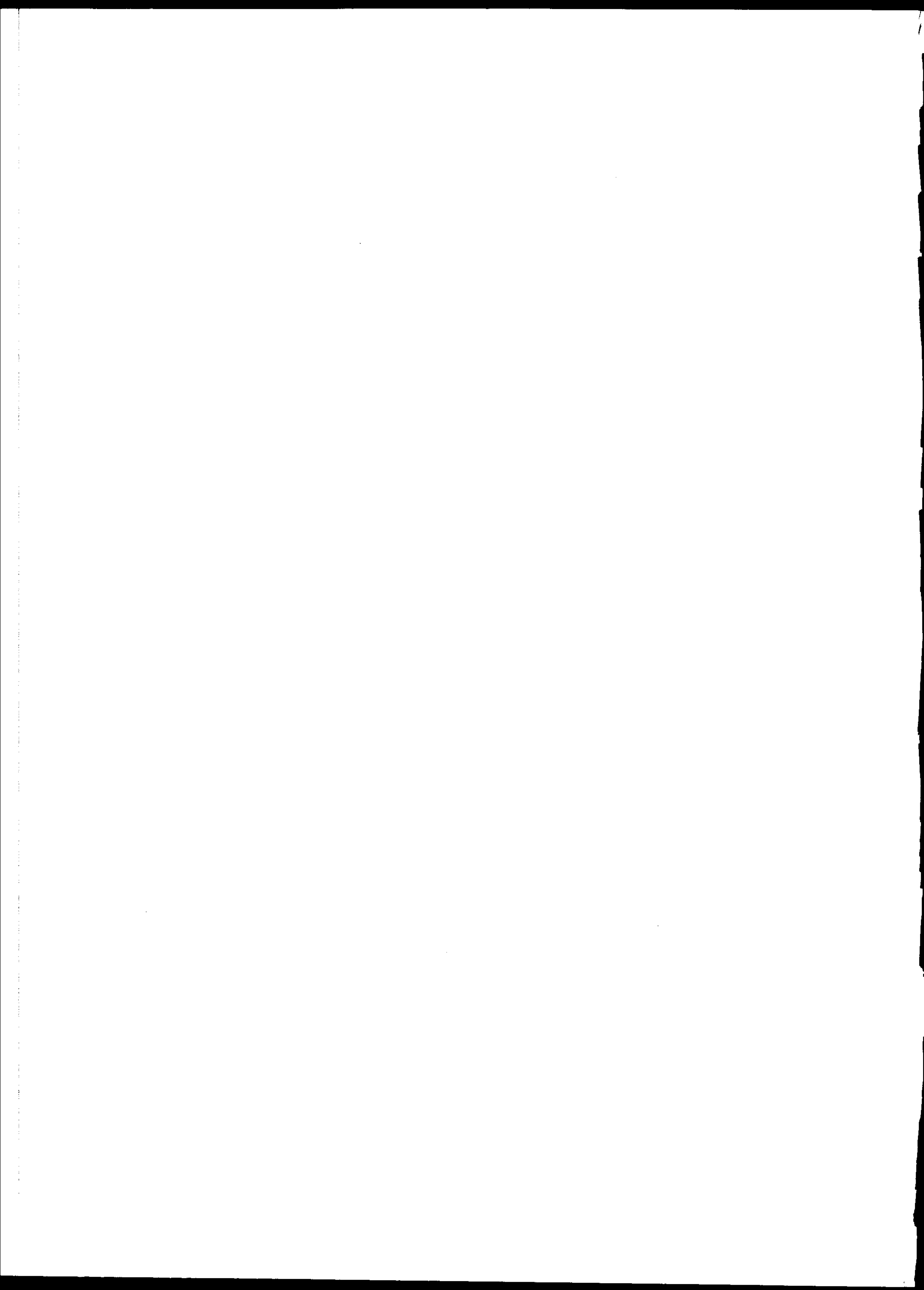
等到趙王司馬倫篡位，派人召見何攀，他越發説自己病重。司馬倫發怒，將要殺他，他不得已，帶病應召。在洛陽去世，年僅五十八歲。何攀居心公允，爲官嚴肅，鑒賞人物，尊儒愛才。任梁、益二州中正，引用了被埋没的人才。巴西陳壽、閻乂、犍爲費立都是西州名士，被鄉里誹謗，評議了十餘年。何攀辯明曲直，洗清冤枉。何攀雖居高位，家很貧窮，没有小妾丫環、舞女樂器，衹做周濟窮人的事。兒子何璋繼嗣，也有父親的遺風。

史臣曰：幽、厲不君，上德猶懷進善；共、驩在位，大聖之所不堪。况乎志士仁人，寧求苟合！懷其寵秩，所以繫其存亡者也。雖復百口銷金，投光撫劍，馳書北闕，敗車猶踐，而諫主不易，譏臣實難。劉毅一遇寬容，任、和兩遭膚受，詳觀餘烈，亦各其心焉。若夫武陔懷魏臣之志，崔洪愛郤詵之道，長升勸王彌之尊，何攀從趙王倫之命，君子之人，觀乎臨事者也。

贊曰：仲雄初令，忠謇揚庭。身方諸葛，帝擬桓、靈。大業非楊，元褒誚賈。和氏條暢，堪施大厦。崔門不謁，聲飛朝野。侯史、武陔，輔佐之才。何攀平允，冤濫多迴。

史臣曰：周幽王、周厲王喪失爲君之體，德高者仍懷着進善之心；共工、驩兜在位，至聖不堪忍受。何况志士仁人，難道會隨便附和嗎！被君主寵愛并被授以官秩，就要想着他的存亡。雖然用金來裝飾百口劍，投光撫摸，飛報朝廷，敗車依舊在踐踏，而進諫國君不容易，譏諷朝臣實在難。劉毅遇到寬容，任愷、和嶠兩次遭到讒言，詳細地觀察餘下的剛烈之士，也各有自己的想法。像武陔仍把自己當作魏臣，崔洪喜歡郤詵講的道理，劉暾勸王彌稱霸，何攀聽從趙王司馬倫的命令，要知君子的人品，可以看他怎樣對事。

贊曰：仲雄初次出任，其忠誠就傳遍朝廷。自比諸葛亮，把皇帝比作漢桓帝、漢靈帝。郭奕非難楊駿，任愷譴責賈充。和嶠條理順暢，可作棟梁之材。崔洪門前没有私下謁見的，其名聲却飛遍朝野。侯史光、武陔也是輔佐之才。何攀公平，冤枉和酷濫多被糾正。



晋書卷四十六

列傳第十六

劉頌

劉頌字子雅，廣陵人，漢廣陵厲王胥之後也。世爲名族。同郡有雷、蔣、穀、魯四姓，皆出其下，時人爲之語曰："雷、蔣、穀、魯，劉最爲祖。"父觀，平陽太守。頌少能辨物理，爲時人所稱。察孝廉，舉秀才，皆不就。文帝辟爲相府掾，奉使于蜀。時蜀新平，人饑土荒，頌表求振貸，不待報而行，由是除名。

武帝踐阼，拜尚書三公郎，典科律，申冤訟。累遷中書侍郎。咸寧中，詔頌與散騎郎白褒巡撫荆揚，以奉使稱旨，轉黄門郎。遷議郎，守廷尉。時尚書令史扈寅非罪下獄，詔使考竟，頌執據無罪，寅遂得免，時人以頌比張釋之。在職六年，號爲詳平。會滅吴，諸將争功，遣頌校其事，以王渾爲上功，王濬爲中功。帝以頌持法失理，左遷京兆太守，不行，轉任河内。臨發，上便宜，多所納用。郡界多公主水碓，遏塞流水，轉爲浸害，頌表罷之，百姓獲其便利。尋以母憂去職。服闋，除淮南相。在官嚴整，甚有政績。舊修芍陂，年用數萬人，豪强兼并，孤貧失業，頌使大小戮力，計功受分，百姓歌其平惠。

頌在郡上疏曰：

劉頌字子雅，廣陵人，漢廣陵厲王劉胥的後代。世代爲名門望族。同郡有雷、蔣、穀、魯四姓，都出於劉姓，當時的人爲他們編諺語説："雷、蔣、穀、魯，劉爲最祖。"父名劉觀，做過平陽太守。劉頌從小就能辨析物理，被當時人所稱頌。推舉爲孝廉、秀才，都不就。文帝召用爲相府屬官，奉命出使蜀。當時蜀地剛剛平定，百姓飢餓，土地荒蕪，劉頌上表請求救濟，不等答覆就實行救濟，因此被除去官職。

晋武帝即位，授劉頌爲尚書三公郎，主持法律法令，申昭冤案。逐漸升任爲中書侍郎。咸寧時，詔劉頌與散騎郎白褒巡視荆揚地區，因爲奉使合乎旨意，轉任黄門郎。再遷爲議郎，代理廷尉。當時尚書令史扈寅無罪入獄，詔派劉頌復查，他主持證明無罪，扈寅得以免罪，當時人把劉頌比之爲張釋之。在職六年，號稱詳密公平。恰會滅了吴國，諸將争功，派遣劉頌校理此事，劉頌認爲王渾應爲上功，王濬應爲中功。皇帝以爲劉頌執法失理，降爲京兆太守，未上任，轉任河内。臨出發前，上奏利國之事，多被采用。各郡界内多由公家設置水碓，堵塞水流，反而成爲災害，劉頌上表請求罷除拆毁了這些水碓，使百姓得到了便利。不久因母喪離職。喪服期滿後，任淮南相。在任嚴肅整飭，很有政績。過去修築芍陂，一年動用數萬人的勞力，豪强乘機兼并，孤弱貧困的人失去了田地，劉頌叫老幼一齊努力，按所修多少計值，百姓都歌頌他爲政公平施惠人民。

劉頌在郡上疏説：

臣昔忝河内，臨辭受詔："卿所言悉要事，宜大小數以聞。恒苦多事，或不能悉有報，勿以爲疑。"臣受詔之日，喜懼交集，益思自竭，用忘其鄙，願以螢燭，增暉重光。到郡草具所陳如左，未及書上，會臣嬰丁天罰，寢頓累年，今謹封上前事。臣雖才不經國，言淺多違，猶願陛下垂省，使臣微誠得經聖鑒，不總棄於常案。如有足采，冀補萬一。

我過去任職河内，臨別時接受詔令說："你所講的都是很重要的事情，到任後也應該把大小事情都上奏。朕平常苦於事多，或許不能給你一一答覆，你也不要因此而有所懷疑。"臣下接受詔令那天，歡喜和恐懼交集，更加思慮竭力盡忠，因此忘記了自己的鄙淺，願用小小的一點燭光，增加皇上的光輝。到郡任後草草寫成下面所說的話，没等到奏上，恰好我遭母喪，停職多年，現在謹慎地奏上以前想上奏的事。我雖然才能不足以治理好，言語淺陋違錯，但希望陛下能够審閱，使我的忠誠能讓聖上知道，不至於被丢棄到文書堆裏。如果有可以采用的意見，還希望對治理國家能起到一點補助作用。

伏見詔書，開啓土宇，以支百世，封建戚屬，咸出之藩，夫豈不懷，公理然也。樹國全制，始成于今，超秦、漢、魏氏之局節，紹五帝三代之絶迹。功被無外，光流後裔，巍巍盛美，三五之君殆有慚德。何則？彼因自然而就之，異乎絶迹之後更創之。雖然，封幼稚皇子于吴、蜀，臣之愚慮，謂未盡善。夫吴越剽輕，庸、蜀險絶，此故變釁之所出，易生風塵之地。且自吴平以來，東南六州將士更守江表，此時之至患也。又内兵外守，吴人有不自信之心，宜得壯主以鎮撫之，使内外各安其舊。又孫氏爲國，文武衆職，數擬天朝，一旦堙替，同于編户。不識所蒙更生之恩，而災困逼身，自謂失地，用懷不靖。今得長王以臨其國，隨才授任，文武并叙，士卒百役不出其鄉，求富貴者取之于國内。内兵得散，新邦乂安，兩獲其所，於事爲宜。宜取同姓諸王年二十以上人才高者，分王吴、

我見到詔書中說，開闢國土，建立百世的基業，分封親族，讓他們出守藩國，難道就不思念他們，但公理就是如此。建設國家健全制度，到今天取得成功，超過了秦、漢、魏氏的狹隘的禮法制度，發揚了五帝三代的絶迹。功績流被天下，光輝照耀後代，巍巍盛美，前代的一些帝王大概會慚愧自己仁德不厚。爲什麼呢？因爲他們因循自然而成就功業，和今天在絶迹以後另創大業根本不同。即使這樣，把年紀幼小的皇子分封到吴蜀，以我之見，認爲不是最好。吴、越一帶的人輕浮，庸、蜀一帶地方險峻絶遠，因此常出變故叛亂，是容易發生事情的地方。況且自從平定吴以來，讓東南六州的將士守衛長江下游，這是目前最大的隱患。加上内地軍隊出守外地，吴人自己有不信任朝廷的心理，應該有强壯的主將鎮守安撫他們，使他們内外都安於現狀。又孫氏建國後，文武衆多官員，人數和我們天朝差不多，一旦滅國，使他們和百姓一樣。他們看不到蒙受再生之恩德，而自認爲災禍困苦逼着他們，使他們失去了原有的土地，因此心中懷着作亂的意圖。現在應有一位年長德高的封王統治吴地，量才任職，文武并用，使軍隊和各種勞役不出於這些地方，想求得富

蜀。以其去近就遠，割裂土宇，令倍於舊。以徙封故地，用王幼稚，須皇子長乃遣君之，於是無晚也。急所須地，交得長主，此事宜也。臣所陳封建，今大義已舉，然餘衆事，儻有足采，以參成制，故皆并列本事。

貴的人向封國之内求取。内兵就可以解散，新得的封國可以平安，兩全其美，這樣處理也非常合宜。所以應該選擇同姓的諸王中年齡在二十歲以上有高才的人，分封吴、蜀。以他們去地遠近，給他們分封的土地，加倍於過去的封國。如遷徙所封故地，皇子年紀幼小，等到皇子長大便派他去統治那些地區，那時也不算晚。解决了那些地區的急務，又得到年紀大的藩主，這樣處理比較合宜。我所陳奏有關分封的事，現已列舉了大概，但還有其他一些事務，如果有足以采用的，可用來參考以前各項制度，因此都一起列舉在下面。

臣聞：不憚危悔之患，而願獻所見者，盡忠之臣也；垂聽逆耳，甘納苦言者，濟世之君也。臣以期運，幸遇無諱之朝。雖嘗抗疏陳辭，泛論政體，猶未悉所見，指言得失，徒荷恩寵，不異凡流。臣竊自愧，不盡忠規，無以上報，謹列所見如左。臣誠未自許所言必當，然要以不隱所懷爲上報之節。若萬一足采，則微臣更生之年；如皆瞽妄，則國之福也。願陛下缺半日之間，垂省臣言。

我知道：不害怕危險災難，而願意進獻所聞所見的人，是盡忠心的大臣；聽取逆耳的言語，甘願采納苦言的，是能治世的國君。臣運氣好，榮幸地遇上了無所諱忌的朝廷。雖然曾經直言上書陳辭，廣泛議論國政，但仍没有把所見所聞全部陳奏，指出其中的利弊得失，白白地承蒙恩寵，和凡俗的人没兩樣。我心裏非常慚愧，不能盡忠力諫，難以報效，僅列舉我的見聞如下。我的確不敢自稱所説的一定妥當，但大要是以不隱諱自己的所思所想。如萬一有可采納的，那將是我的再生之年；如都是妄説，也是國家的好事。請皇上花一點時間，看我的奏言。

伏惟陛下雖應天順人，龍飛踐阼，爲創基之主，然所遇之時，實是叔世。何則？漢末陵遲，閹竪用事，小人專朝，君子在野，政荒衆散，遂以亂亡。魏武帝以經略之才，撥煩理亂，兼肅文教，積數十年，至于延康之初，然後吏清下順，法始大行。逮至文明二帝，奢淫驕縱，傾殆之主也。然内盛臺榭聲色之娱，外當三方英豪嚴敵，事成克舉，少有愆違，其故何也？實賴

我想陛下雖應天順人，登上皇位，成爲開創基業的國主，但所遇的時機，却是末世。爲什麽這樣説呢？漢末衰敗，宦官專權，小人把持朝政，君子在野，國政荒廢人民離散，終於衰亂滅亡。魏武帝以其雄才大略，撥亂反正，整頓文教，積數十年，到了延康之初，官吏清廉百姓順服，法令制度大行於天下。到了文帝和明帝，驕奢淫逸，成爲使國家覆亡的國主。但仍然在内盛行游山玩水和喜好音樂美色，在外有三方英雄豪傑的威脅，國家大事都能成功，很少有失誤，這又是什麽緣故呢？實際上全憑以前的興

前緒，以濟勳業。然法物政刑，固已漸頹矣。自嘉平之初，晉祚始基，逮于咸熙之末，其間累年。雖鈇鉞屢斷，翦除凶醜，然其存者咸蒙遭時之恩，不軌于法。泰始之初，陛下踐阼，其所服乘皆先代功臣之胤，非其子孫，則其曾玄。古人有言，膏粱之性難正，故曰時遇叔世。當此之秋，天地之位始定，四海洗心整綱之會也。然陛下猶以用才因宜，法寬有由，積之在素，異于漢魏之先；三祖崛起，易朝之爲，未可一旦直繩御下，誠時宜也。然至所以爲政，矯世衆務，自宜漸出公塗，法正威斷，日遷就肅。譬由行舟，雖不横截迅流，然俄向所趣，漸靡而往，終得其濟。積微稍著，以至于今，可以言政。而自泰始以來，將三十年，政功美績，未稱聖旨，凡諸事業，不茂既往。以陛下明聖，猶未及叔世之弊，以成始初之隆，傳之後世，不無慮乎！意者，臣言豈不少概聖心夫！

顧惟萬載之事，理在二端。天下大器，一安難傾，一傾難正。故慮經後世者，必精目下之政，政安遺業，使數世賴之。若乃兼建諸侯而樹藩屏，深根固蒂，則祚延無窮，可以比迹三代。如或當身之政，遺風餘烈不及後嗣，雖樹親戚，而成國之制不建，使夫後世獨任智力以安大業。若未盡其理，雖經異時，憂責猶追在陛下，將如之何！願陛下善當今之政，樹不拔之勢，則天下無遺憂矣。

旺，用來接濟當時的業績。但立法刑政等制度，已經逐漸衰敗了。從嘉平初年，晉朝開始建立，到咸熙末年，這期間好多年。雖然常常動用鈇鉞刑具，剪除一些凶殘之人，但遺留下來的奸人却都蒙受一時的恩賜，受不到法律的制裁。泰始初年，陛下登基後，所任用的人都是前代功臣的後代，不是他們的子孫，就是他們的曾孫玄孫。古人說，貪圖美食佳肴的本性難以改正，因此我說遇上了末世。在這多事之秋，天下剛剛安定，正是洗心革面整頓綱紀的機會。但陛下仍以用人適宜，法律寬鬆，假以時日，這和漢魏的創業者不一樣；經歷三位祖先纔興起的我朝，改朝換代初期的作爲，不能一朝一夕就使用嚴法統治，這也的確是應當如此。但在爲政方面，矯正各種事情，自然應當逐漸出於公正之途，法律公正威嚴，一天天地走向整肅，就像水上行舟，雖然不能横截急流，但側着船身，漸漸地向前，終能渡過江河。從少積多，到了今天，就可以好好地治理國家。但從泰始年間以來，近三十年，國政功績，不能符合聖上的旨意，各項事業，比不上過去。以陛下的英明，仍未改變末世的弊病，成就偉業，傳給後世，沒有憂慮嗎！或者說，我的話難道就不能放在聖上的心上！

回想千萬年以來的大事，有兩條道理。天下國家，一旦安定就很難傾覆，一旦傾覆就很難反正。因此思慮能使後世長久的君主，必然精心治理當前的政事，政權穩固遺留大業，纔能使後世有所依靠。如果同時建立諸侯王而立藩國，使根深蒂固，就會國運延續沒有窮盡，可以和三代相比。如果自身在位時的國政，遺風遺業傳不到後代，即使立藩國，但成就大國基業的制度不建立，後繼者祇能憑自己的才智來建國家大業。如果不能依理而行，雖然到了以後的時代，憂患的責任仍然會追究到陛下頭上，那時將怎麼辦！我希望陛下能很好地治理今天的國家，建立堅不可摧之勢，那樣天下就沒有遺患

了。

夫聖明不世及，後嗣不必賢，此天理之常也。故善爲天下者，任勢而不任人。任勢者，諸侯是也；任人者，郡縣是也。郡縣之察，小政理而大勢危；諸侯爲邦，近多違而遠慮固。聖王推終始之弊，權輕重之理，包彼小違以據大安，然後足以藩固內外，維鎮九服。夫武王聖主也，成王賢嗣也，然武王不恃成王之賢而廣封建者，慮經無窮也。且善言今者，必有驗之於古。唐虞以前，書文殘缺，其事難詳。至於三代，則并建明德，及興王之顯親，列爵五等，開國承家，以藩屏帝室，延祚久長，近者五六百歲，遠者僅將千載。逮至秦氏，罷侯置守，子弟不分尺土，孤立無輔，二世而亡。漢承周、秦之後，雜而用之，前後二代各二百餘年。揆其封建不用，雖强弱不適，制度舛錯，不盡事中，然迹其衰亡，恒在同姓失職，諸侯微時，不在强盛。昔吕氏作亂，幸賴齊、代之援，以寧社稷。七國叛逆，梁王捍之，卒弭其難。自是之後，威權削奪，諸侯止食租奉，甚者至乘牛車。是以王莽得擅本朝，遂其奸謀，傾蕩天下，毒流生靈。光武紹起，雖封樹子弟，而不建成國之制，祚亦不延。魏氏承之，圈閉親戚，幽囚子弟，是以神器速傾，天命移在陛下。長短之應，禍福之徵，可見於此。又魏氏雖正位居體，南面稱帝，然三方未賓，正朔有所不加，實有戰國相持之勢。大晋之興，宣帝定燕，太祖

聖明不能傳到後世，後繼的人不是必然賢明，這是常理。因此善於治理天下的人，會順應形勢而不是依靠人。順應形勢，指的是分封諸侯；依靠人，指的是郡縣。考察郡縣，就使小的政務得到治理但大的局勢却很危急；諸侯作爲藩邦，則會日前雖多失誤但從長遠考慮却很穩固。聖明的帝王推測前後弊端，權衡輕重之理，包容諸侯的小錯誤以穩固大的安定，然後足以使國內外藩屏鞏固，維持統治天下。武王是聖主，成王是賢能的繼君，但武王不依靠成王的賢能而建立封國的原因，就是考慮到國家大業的長久流傳。況且善於談論今日國政的人，他必然是拿古代發生的事作爲驗證。唐虞以前的事，史書記載殘缺，難以知道那時的詳情。到了三代，就立聖明的仁德，以及把那些興立帝王的親族，都按五等爵位分封他們，使他們開國承家，用來保障皇室，使國運久長，其中時間短的五六百年，時間長的將近千年。到了秦朝，罷除諸侯設立郡縣，帝王子弟不分給尺寸土地，孤立而無人輔助，兩代就滅亡。漢承周、秦之後，諸侯郡縣混雜設置，前後兩朝各傳了二百多年。考察當時是不用分封，雖然諸侯國强弱不同，制度錯誤百出，很不完備，但從其衰亡的迹象看，常在於同姓王失去職權，諸侯王勢力微弱，并不在於强盛。當年吕氏作亂，依靠齊、代二王的援助，安定了國家。七國叛亂時，梁王捍衛國家，終於平定了叛亂。從此以後，諸侯王的勢力被削奪，僅僅有享受封國租賦的權力，更嚴重的甚至於坐着牛拉的車子。因此使王莽能够篡奪漢朝，實現了他的奸計，使天下傾覆動蕩，禍害百姓。光武帝繼起後，雖然封立子弟爲王，但不設立成國的制度，國運未能長久。魏氏繼承漢朝，禁閉親戚，關押子弟，因此國運很快傾亡，天命轉移到了陛下身上。長處短處的應驗，災禍福分的徵兆，由此可見。又魏氏雖然身居正位，面

平蜀，陛下滅吴，可謂功格天地，土廣三王，舟車所至，人迹所及，皆爲臣妾，四海大同，始于今日。宜承大勳之籍，及陛下聖明之時，開啓土宇，使同姓必王，建久安於萬載，垂長世於無窮。

朝南而稱帝，但三方尚未服順，皇權不能凌駕於那些地區，實際上形成戰國時各國對峙的局面。大晋興起，宣帝平定了燕，太祖平定了蜀，陛下滅了吴，可以説是功蓋天下，國土比三王時還要廣，車船能通的地方，人迹能到的地方，都成了陛下的奴僕，四海統一，開始於今天。應該乘這盛大功勛的機會，以及陛下聖明之時，分封國土，使同姓子弟爲諸侯王，建立千秋萬代的長治久安，直至世代相傳。

臣又聞國有任臣則安，有重臣則亂。而王制，人君立子以適不以長，立適以長不以賢，此事情之不可易者也。而賢明至少，不肖至衆，此固天理之常也。物類相求，感應而至，又自然也。是以暗君在位，則重臣盈朝；明后臨政，則任臣列職。夫任臣之與重臣，俱執國統而立斷者也，然成敗相反，邪正相背，其故何也？重臣假所資以樹私，任臣因所籍以盡公。盡公者，政之本也；樹私者，亂之源也。推斯言之，則泰日少，亂日多，政教漸頽，欲國之無危，不可得也。又非徒唯然而已。借令愚劣之嗣，蒙先哲之遺緒，得中賢之佐，而樹國本根不深，無幹輔之固，則所謂任臣者化而爲重臣矣。何則？國有可傾之勢，則執權者見疑，衆疑難以自信，而甘受死亡者非人情故也。若乃建基既厚，藩屏强禦，雖置幼君赤子而天下不懼，曩之所謂重臣者，今悉反忠而爲任臣矣。何則？理無危勢，懷不自猜，忠誠得著，不惕于邪故也。聖王知賢哲之不世及，故立相持之勢以御其臣。是以五等既列，臣無忠慢，同於竭

我又聽説國家有能臣就安寧，有權臣就混亂。而帝王的制度，國君設立太子用嫡子而不是按年齡大小，設立嫡子用年長的而不是按他們賢能的程度，這是不能改變的。但賢明的極少，没有才能的極多，這原是一般的情况。物類相求，相互感應而聚到一起，這是很自然的。因此愚昧的國君在位，就會權臣滿朝；賢明的帝皇臨朝，就會能臣占據職位。能臣和權臣，都是執掌國事而決斷朝政的，但成敗相反，邪正相背，這是何故呢？權臣憑藉權力樹立私黨，能臣通過權力盡力爲公。盡力爲公，是政治的根本；樹立私黨，是禍亂的根源。比較而言，安定的時日少，而混亂的時日多，政教逐漸頽廢，想讓國家没有危險，是不可能的。不僅僅是這樣。假如愚昧劣弱的後繼者，承蒙前代哲王的遺業，得到中等賢能之才的輔佐，但建立國家的根基不深，没有枝幹相輔的局勢，那樣的話所謂能臣的人也就變成了權臣。爲什麽呢？國家出現傾覆的勢態，當權的人就受到懷疑，被衆人猜疑就難以自信，而甘願接受死亡，這不是人之常情，因此爲保護自己的緣故就成了權臣。如果國基深厚，作爲屏障的藩國强大，那即使立幼小的君主天下人也不會憂懼，過去所説的權臣，現在反而忠誠而成爲能臣。爲什麽呢？從道理上講國家没有危亡的情勢，大臣不受猜疑，忠誠的人得到表彰，正是由於不害怕奸邪的緣故。聖明的帝王知道賢能的哲王不會代代出現，因

節，以徇其上。群后既建，繼體賢鄙，亦均一契，等於無慮。且樹國苟固，則所任之臣，得賢益理；次委中智，亦足以安。何則？勢固易持故也。

此設立藩國相持的局勢來統治大臣。因此一經設立五等爵位，大臣無論忠奸，都會一同盡力守忠，來順從他們的主上。諸侯一確定，繼承的人不論賢能還是鄙陋，也都一樣對待，等於沒有憂慮。況且封國如果穩固，那麽所任用的大臣，賢能的人將會使國家治理得更好；委任中等智力的大臣，也足以長治久安。爲什麽呢？是由於國勢本來就容易維持的緣故。

然則建邦苟盡其理，則無向不可。是以周室自成康以下，逮至宣王，宣王之後，到于赧王，其間歷載，朝無名臣，而宗廟不隕者，諸侯維持之也。故曰，爲社稷計，莫若建國。夫邪正逆順者，人心之所繫服也。今之建置，宜審量事勢，使諸侯率義而動，同忿俱奮，令其力足以維帶京邑。若包藏禍心，惕于邪而起，孤立無黨，所蒙之籍不足獨以有爲。然齊此甚難，陛下宜與達古今善識事勢之士深共籌之。建侯之理，使君樂其國，臣榮其朝，各流福祚，傳之無窮；上下一心，愛國如家，視百姓如子，然後能保荷天祿，兼翼王室。今諸王裂土，皆兼於古之諸侯，而君賤其爵，臣耻其位，莫有安志，其故何也？法同郡縣，無成國之制故也。今之建置，宜使率由舊章，一如古典。然人心繫常，不累十年，好惡未改，情願未移。臣之愚慮，以爲宜早創大制，遲回衆望，猶在十年之外，然後能令君臣各安其位，榮其所蒙，上下相持，用成藩輔。如今之爲，適足以虧天府之藏，徒棄穀帛之資，無補鎮國衛上之勢也。

這樣説來設立邦國如果能事事合理，就會無所不成。所以周室自成康以來，到宣王以後，一直到赧王，這中間有好些代，朝廷没有名臣，但國家没有墜毁的原因，正是由於諸侯的幫助。所以説，爲社稷考慮，没有比立封國更重要的。邪正逆順，是維係人心的關鍵。現在建置藩國，應該審時度勢，讓諸侯王率義而行，同仇敵愾，使他們的力量足以維護京城。如果諸侯包藏禍心，因奸邪而起事，就會孤立無援，他所憑藉的力量也不足以有所作爲。但要做到如此是很難的，陛下應該與通達古今懂得事勢的人共同謀劃。建立諸侯國，在於使諸侯以藩國爲樂，大臣以能在封國的朝廷爲光榮，各自福運傳承，傳到萬代；上下同心，愛國如家，視百姓如子女，然後纔能保持享受福禄，同時保衛王室。現在諸侯王的封土，都超過了古時的諸侯，但諸侯輕視的爵位，大臣以所處的職位爲耻辱，没有安定的心志，這是什麽原因呢？是由於他們地位和郡縣相同，没有封國的制度的緣故。現在的建置，應該按照舊有的章程，一如古代的典制。但人心都是守常，不到十年，好惡不會改變，心願不會變化。我的愚笨想法，覺得應該早建制度，遲緩就會失去衆望，要改變人心將更在十年以後，如早立制度然後就能使君臣各安其位，以所受的職位爲榮，上下互相支持，形成藩屏輔助的事態。如果仍像現在一樣，那就衹能是虧損國家的儲存物資，白白地浪費糧食布帛，無補於鎮守國土保衛皇上的大

古者封建既定，各有其國，後雖王之子孫，無復尺土，此今事之必不行者也。若推親疏，轉有所廢，以有所樹，則是郡縣之職，非建國之制。今宜豫開此地，令十世之內，使親者得轉處近。十世之遠，近郊地盡，然後親疏相維，不得復如十世之內。然猶樹親有所，遲天下都滿，已彌數百千年矣。今方始封而親疏倒施，甚非所宜。宜更大量天下土田方里之數，都更裂土分人，以王同姓，使親疏遠近不錯其宜，然後可以永安。古者封國，大者不過土方百里，然後人數殷衆，境內必盈其力，足以備充制度。今雖一國周環近將千里，然力實寡，不足以奉國典。所遇不同，故當因時制宜，以盡事適今。宜令諸王國容少而軍容多，然於古典所應有者悉立其制，然非急所須，漸而備之，不得頓設也。須車甲器械既具，群臣乃服綵章；倉廩已實，乃營宮室；百姓已足，乃備官司；境內充實，乃作禮樂。唯宗廟社稷，則先建之。至於境內之政，官人用才，自非內史、國相命於天子，其餘衆職及死生之斷、穀帛資實、慶賞刑威、非封爵者，悉得專之。今臣所舉二端，蓋事之大較；其所不載，應在二端之屬者，以此爲率。今諸國本一郡之政耳，若備舊典，則官司以數，事所不須，而以虛制損實力。至于慶賞刑斷，所以衛下之權，不重則無以威衆人而衛上。故臣之愚慮，欲令諸侯權具，國容少而軍容

局。

古時分封諸侯既定，各自有了封國，後來即便是諸侯王的子孫，再不分封尺寸的土地，這在今天是必然行不通的。如果推論親疏，轉而廢黜疏遠的人，來立親近的人，那就像是郡縣的官制，不是建立封國的制度。現在應該預先實施分封，使十世以內，血緣關係親近的人分封在近郊地區。十世以後，近郊地分封完了，然後親疏相互支持，不能再如十世以內一樣。但建立親屬封國仍有地方，等到天下都分封滿了，就已經過了好幾百年上千年了。現在剛剛開始分封就使親疏關係倒置，很不合宜。應再次大規模地丈量天下土地的數量，都分封給人，用來使同姓的親族爲王，讓親疏遠近不至於錯置而各得其所，這樣就可以永久安寧。古時的封國，大的不過方圓百里，然後人民很多，境內必然人力充盈，足以完備各項制度。現在雖然一封國將近千里，但國力實際上寡弱，不足以尊奉國家典制。所遇到的情形不同，就應當因時制宜，用來適應今天的局勢。所以應該使諸侯王國的禮儀制度少但軍隊紀律多，但對於古代典制中諸侯國應有的制度都給他們設立健全，對一些不是急需的制度，可以逐漸趨於完備，不能立即全部設立起來。要等到車甲器械都齊備了，群臣纔佩帶彩色服飾；倉庫已經充實了，纔營建宮室；百姓已經富足了，纔完善官司衙門；國內充實了，纔設置禮樂制度。但宗廟社稷，應先建造起來。至於境內的政務，任用官員，如果是內史、國相的話由天子任命，其餘各級職務以及決斷死生、糧食物資、刑罰賞賜、不是封爵位的事，都由諸侯王專權處理。我所列舉的兩點，是這事的大概；其中沒有寫的，應在這兩點範圍內的，應以此爲準。現在的諸侯國原是一個郡的政事而已，如果設立古時的典章制度，就會官衙太多，不需要那些機構，虛設的官制損耗實力。至於刑罰賞賜，是統治下級的大權，權力不重就不能統治衆

多，然亦終於必備今事爲宜。

人保衛皇上。因此我的意見認爲，想使諸侯有權，就應使他們禮儀少而軍隊法紀多，但最終仍以能處理今天的事爲宜。

周之建侯，長享其國，與王者并，遠者僅將千載，近者猶數百年；漢之諸王，傳祚暨至曾玄。人性不甚相遠，古今一揆，而短長甚違，其故何邪？立意本殊而制不同故也。周之封建，使國重於君，公侯之身輕於社稷，故無道之君不免誅放。敦興滅繼絶之義，故國祚不泯。不免誅放，則群后思懼；胤嗣必繼，是無亡國也。諸侯思懼，然後軌道，下無亡國，天子乘之，理勢自安，此周室所以長在也。漢之樹置君國，輕重不殊，故諸王失度，陷于罪戮，國隨以亡。不崇興滅繼絶之序，故下無固國。下無固國，天子居上，勢孤無輔，故奸臣擅朝，易傾大業。今宜反漢之弊，修周舊迹。國君雖或失道，陷于誅絶，又無子應除，苟有始封支胤，不問遠近，必紹其祚。若無遺類，則虚建之，須皇子生，以繼其統，然後建國無滅。又班固稱“諸侯失國亦猶網密”，今又宜都寬其檢。且建侯之理，本經盛衰，大制都定，班之群后，著誓丹青，書之玉版，藏之金匱，置諸宗廟，副在有司。寡弱小國猶不可危，豈況萬乘之主！承難傾之邦而加其上，則自然永久居重固之安，可謂根深華嶽而四維之也。臣之愚，願陛下置天下于自安之地，寄大業于固成之勢，則可以無遺憂矣。

周建立諸侯，長久享有封國，和稱王的人并存，長久的近千年之久，時間短的也好幾百年；漢朝的諸侯王，傳位纔到曾孫或玄孫輩。人性相差不遠，古今一樣，而這兩代諸侯王享國的年代長短相差太懸殊，這是什麼原因呢？是立意原本就不同而制度又不一樣的緣故。周朝設立諸侯，使封國重於君主，公侯之身輕於國家，因此無道的君主免不了被誅殺流放。切實振興繼承將要滅絶了的諸侯的封國，因此國家不至於泯滅。免不了被誅殺流放，各諸侯王就會害怕；後代必然繼承國位，所以没有亡國。諸侯王害怕，然後就遵守法度，也就使在下没有滅亡的諸侯國，天子統治依靠他們，國勢自然安定，這就是周室之所以長期存在的緣故。漢朝設置封國，輕重相同，因此諸侯王失去法度，身陷罪過被殺，封國隨着滅亡。不崇尚興繼滅絶的道理，因此在下没有穩固的封國。下面没有穩固的封國，天子居處在上，勢力孤單無人救助，所以奸臣把持朝政，容易使國家滅亡。現在應該改革漢朝的弊端，修復周朝的舊制。即使有失道的國君，被誅殺滅絶，又没有子嗣繼承君位，但如果有當初受封的封國的後代，不論親疏遠近，也必然能繼承君位。如果没有遺留下來的後代，就設立虚位，等皇子出生，來繼承國統，然後使國家繼興而不至滅絶。班固説“諸侯失去封國也是由於法網嚴密”，所以現在又應放寬對他們的檢查。况且建立封國的道理，關係盛衰，大制都確定下來，頒告各封王，昭顯盟誓，寫在玉板上，藏進金櫃中，安放在宗廟裏，副本藏在有關部門。這樣的話勢寡力弱的小封國也不會有危險，何况萬乘之國的主上呢！國君凌駕於難以傾覆的封國之上，就會穩固安全，如華嶽般根深蒂固而天下太平。我的意見，是希望陛下能處於安全的地

位，寄托大業於已成之勢，就可以没有後患了。

今閭閻少名士，官司無高能，其故何也？清議不肅，人不立德，行在取容，故無名士。下不專局，又無考課，吏不竭節，故無高能。無高能，則有疾世事；少名士，則後進無準，故臣思立吏課而肅清議。夫欲富貴而惡貧賤，人理然也。聖王大諳物情，知不可去，故直同公私之利，而詭其求道，使夫欲富者必先由貧，欲貴者必先安賤。安賤則不矜，不矜然後廉耻厲；守貧者必節欲，節欲然後操全。以此處務，乃得盡公。盡公者，富貴之徒也；爲無私者終得其私，故公私之利同也。今欲富者不由貧自得富，欲貴者不安賤自得貴，公私之塗既乖，而人情不能無私，私利不可以公得，則恒背公而横務。是以風節日頽，公理漸替，人士富貴，非軌道之所得。以此爲政，小大難期。然教頽來既久，難反一朝。又世放都靡，營欲比肩，群士渾然，庸行相似，不可頓肅，甚殊黜陟也。且教不求盡善，善在抑尤，同侈之中，猶有甚泰。使夫昧適情之樂者，捐其顯榮之貴，俄在不鮮之地；約己潔素者，蒙儉德之報，列于清官之上。二業分流，令各有蒙。然俗放都奢，不可頓肅，故臣私慮，願先從事於漸也。

現在鄉村没有名士，官衙没有賢才，這是什麽緣故呢？對時政的議論不整肅，人們不樹立德行，一舉一動都是爲了取悦他人，所以没有名士。下面的人不專管一職，又不進行考核，官吏不盡力，所以没有很高才能的人。没有很高才能的人，就會使國家大事遭受危害；名士太少，就使後進的人没有來源，因此我覺得應該對官吏進行考核并整肅對時政的議論。想富貴而討厭貧賤，這是人之常情。聖王非常懂得事物的情理，知道這種常情不能除去，所以將公私利益等同起來，而責成人們按道義來求取財富，使想富裕的人必先經過貧苦，想顯貴的人必先安於卑賤。安於卑賤就不驕傲，不驕傲就有了廉耻；堅守貧苦的人必然會節制欲望，節制欲望然後就能保全節操。這樣處理事務，便能盡力爲公。盡力爲公，是走向富貴的路途；不謀私利的人最終得到私利，所以説公私的利益是相同的。現在想謀求富的人不經過貧苦就得到富，想顯貴的人不安於卑賤就得到顯貴，公私利益相反，就導致了人情不能没有私心，滿足私利不是通過爲公的途徑，就會常常背棄公而取私利。所以風俗節操一天比一天頽廢，公理漸喪，人們謀取富貴，不是通過合法的渠道獲得。這樣處理政務，大小事情都難以實現。但政教頽廢由來已久，難以一朝反正。又社會風氣奢侈萎靡，競相營私，衆人渾然，庸俗的行爲一樣，不能一下就整頓肅清，升降懸殊。况且政教不求盡善盡美，在於抑制大者，一樣奢侈的人中，還有更過分的。應讓那些不懂得適合情理而縱情的人，放棄他們顯赫榮耀的富貴，一下處在不毛之地；約束自己廉潔樸素的人，受到有儉約德行的報答，排列在清官的位置上。兩種情况分開來，使各得其所。但社會風氣奢侈，不能短期内整頓肅清，因此我私下考慮，希望漸漸地來改變。

天下至大，萬事至衆，人君至少，同于天日，故非垂聽所得周覽。是以聖王之化，執要而已，委務于下而不以事自嬰也。分職既定，無所與焉，非憚日昃之勤，而牽於逸豫之虞，誠以政體宜然，事勢致之也。何則？夫造創謀始，逆闇是非，以別能否，甚難察也。既以施行，因其成敗，以分功罪，甚易識也。易識在考終，難察在造始，故人君恒居其易則安，人臣不處其難則亂。今陛下每精事始而略于考終，故群吏慮事懷成敗之懼輕，飾文采以避目下之譴重，此政功所以未善也。今人主能恒居易執要以御其下，然後人臣功罪形于成敗之徵，無逃其誅賞。故罪不可蔽，功不可誣。功不可誣，則能者勸；罪不可蔽，則違慢日肅，此爲國之大略也。臣竊惟陛下聖心，意在盡善，懼政有違，故精事始，以求無失。又以衆官勝任者少，故不委務，寧居日昃也。臣之愚慮，竊以爲今欲盡善，故宜考終。何則？精始難校故也。又群官多不勝任，亦宜委務，使能者得以成功，不能者得以著敗。敗著可得而廢，功成可得遂任，然後賢能常居位以善事，暗劣不得以尸祿害政。如此不已，則勝任者漸多，經年少久，即群司遍得其人矣。此校才考實，政之至務也。今人主不委事仰成，而與諸下共造事始，則功罪難分。下不專事，居官不久，故能否不別。何以驗之？今世士人決不悉良能也，又決不悉疲軟也。然今欲舉一忠賢，不知

天下極大，萬事極多，帝皇僅一位，如同天日僅有一個，因此不能事事都聽取遍覽。所以聖王的教化，抓住大要而已，委任政務於下面的官吏而不是事事由自己來處理。分職已定，就不再參與，不要日夜操勞，不要怕人說不管事，而是政體應該如此，事勢導致這樣。爲什麼呢？剛開始創業策謀，不懂是非，難區別能與不能，很難對官員考察。已經實行以後，按照做事的成敗，來區分功罪，非常容易。容易識別在於考察以後，難以觀察在於創造以前，所以帝王常處在容易考察的情況下就很安然，大臣不處在危難之中就會亂。現在陛下常常精於注意事情的起始而忽略了考察其結果，因此各級官吏處理事務時很少有做得成功與否的憂懼，矯飾文詞來躲避眼前將要受到的譴責，所以政事没有處理好。陛下如能抓住要領以統治臣下，然後大臣的功罪就能通過政事成敗表現出來，難以逃脱對他的賞罰。這樣就會罪不能隱，功不能没。功不能没，就使賢能的人得到勉勵；罪不能隱，就會錯誤減少日趨整肅，這是治理國家的大計。我推測陛下的心意，在於盡善盡美，又害怕政事有失誤，所以精心於事情的起始，以求得到没有失誤。又因爲衆多的官員中能勝任的很少，因此不委托政務給他們，寧肯自己終日忙碌。我認爲現在想盡善盡美，就應當考察結果。爲什麼呢？因爲精於起始則難以考察結果。官員大多不能勝任，也應委任政務給他們，使有才能的人能够取得成功，無能的人能够顯現錯誤。錯誤表現出來就能廢除他的職務，取得成功的人可以得到進一步的任用，然後賢能的人就可以常居官位來很好地工作，愚劣的人就不能占據官位浪費俸禄來禍害政事。如此不斷地實行下去，就會使勝任職位的人慢慢增多起來，年代稍爲久遠，各部門就都能得到勝任的人才。這樣考核，是爲政的要務。現在陛下不依靠官員取得成功，而和衆位官吏共同謀劃事務的起始，就

所賞；求一負敗，不知所罰。及其免退，自以犯法耳，非不能也。登進者自以累資及人間之譽耳，非功實也。若謂不然，則當今之政未稱聖旨，此其徵也。陛下御今法爲政將三十年，而功未日新，其咎安在？古人有言："琴瑟不調，甚者必改而更張。"凡臣所言，誠政體之常，然古今異宜，所遇不同。陛下縱未得盡仰成之理，都委務於下，至如今事應奏御者，蠲除不急，使要事得精可三分之二。

使功罪難以區分。下面的人不能專任事務，身居官位時間不長，因此能與不能難以區分。如何考察他們呢？現在的官員決不會都是賢良的人才，又決不會都是軟弱無能的人。但現在想舉薦一位忠誠賢良的人，却得不到獎賞；查出一位無能犯法的官吏，也得不到懲罰。等到被免官退職，還自認爲不應該，并不是没有才能。升進的人自己覺得不過是資歷久和人們的獎譽而已，并不是有功績。如果説不是這樣，那麽當今的政務不能使聖上稱心，這就是驗證。陛下利用現在的法度爲政將近三十年，而功業不能日新一日，這原因又在哪裏呢？古人説："琴瑟不調，必須改弦更張。"大凡我所説的，是政體的常規，但古今情況不同，遇到的事不同。陛下縱然不能盡得成功的途徑，將事務都委任臣下，但把如今應上奏的事務，去掉不是急務的，使重大的事情精減大約三分之二。

古者六卿分職，冢宰爲師。秦漢已來，九列執事，丞相都總。今尚書制斷，諸卿奉成，於古制爲重，事所不須，然今未能省并。可出衆事付外寺，使得專之，尚書爲其都統，若丞相之爲。惟立法創制，死生之斷，除名流徙，退免大事，及連度支之事，臺乃奏處。其餘外官皆專斷之，歲終臺閣課功校簿而已。此爲九卿造創事始，斷而行之，尚書書主，賞罰繩之，其勢必愈考成司非而已。於今親掌者動受成於上，上之所失，不得復以罪下，歲終事功不建，不知所責也。夫監司以法舉罪，獄官案劾盡實，法吏據辭守文，大較雖同，然至於施用，監司與夫法獄體宜小異。獄官唯實，法吏唯文，監司則欲舉大而略小。何

古時六卿分職，冢宰爲首。秦漢以來，九卿執掌國事，丞相爲總管。現在由尚書決斷，各部門遵照執行，比古代的制度要繁重，有些部門本不需要，但今天未能減省歸并。可以分出衆多事務交付外寺，使他們有專管的權力，由尚書總管，像古時的丞相。衹有創立法制，決斷死生，罷除流放官吏，斥退黜免的大事，以及收入支出等事，由臺閣上奏處理。其餘事務由外官專掌決斷，年底由臺閣考察計算功績就可以了。這樣由九卿起始創造，決斷實行，尚書記載主持，依法賞罰，其結果必然會更好地考察成績追究錯誤。當今執行的人一舉一動都受上面指揮，上面有了失誤，不能再歸罪於下，年底也不考核功績，不加責罰。監察部門依法糾舉罪責，獄官按罪查清事實，執法的官吏根據訟辭謹守律文，大法雖然相同，但在實施的過程中，監察部門和法獄官吏又有些小的差異。獄官注重事實，法吏重文辭，監察部門則想列舉大過而略去小誤。爲什麽呢？細

則？夫細過微闕，謬妄之失，此人情之所必有，而悉糾以法，則朝野無全人，此所謂欲理而反亂者也。

故善爲政者綱舉而網疏，綱舉則所羅者廣，網疏則小必漏，所羅者廣則爲政不苛，此爲政之要也。而自近世以來，爲監司者，類大綱不振而微過必舉。微過不足以害政，舉之則微而益亂；大綱不振，則豪强横肆，豪强横肆，則百姓失職矣，此錯所急而倒所務之由也。今宜令有司反所常之政，使天下可善化。及此非難也，人主不善碎密之案，必責犯强舉尤之奏，當以盡公，則害政之奸自然禽矣。夫大奸犯政而亂兆庶之罪者，類出富强，而豪富者其力足憚，其貨足欲，是以官長顧勢而頓筆。下吏縱奸，懼所司之不舉，則謹密網以羅微罪。使奏劾相接，狀似盡公，而撓法不亮固已在其中矣。非徒無益於政體，清議乃由此而益傷。古人有言曰：“君子之過，如日之蝕焉。”又曰：“過而能改。”又曰：“不貳過。”凡此數者，皆是賢人君子不能無過之言也。苟不至於害政，則皆天網之所漏；所犯在甚泰，然後王誅所必加，此舉罪淺深之大例者也。

故君子得全美以善事，不善者必夷戮以警衆，此爲政誅赦之準式也。何則？所謂賢人君子，苟不能無過，小疵不可以廢其身，而輒繩以法，則愧於明時。何則？雖有所犯，輕重甚殊，於士君子之心受責不同而名不異

微的過失，謬妄的缺點，這人之常情是每個人都必然會有的，而都依法追究，就會使朝野没有不犯錯誤的人，這就造成所謂本想治理却反而使局面更爲混亂的原因。

所以善於爲政的人抓住綱要而放寬小罪，抓住綱要就會包羅面廣，法紀寬疏就會使小的過失被遺漏，包羅面廣就會爲政不嚴苛，這是爲政的關鍵。但從近世以來，監司官員，常常不抓住大綱但對細微過錯必加追究。細微的過錯不足以禍害政務，追究的話就會苛細而更亂；大綱不振，就會豪强横行肆虐，豪强横行肆虐，就會使百姓失業，這就是造成緩急失措輕重顛倒的原因。現在應命令有關部門改正平常的爲政方式，使天下可以推行好的教化。要達到這種程度并不難，陛下如不喜好支離苛密的案件，必然會責成上奏重大案件，使官吏盡力爲公，則禍害國政的奸臣自然會束手就擒。那些大奸犯法而擾亂百姓的人，大多出自豪强，而豪强勢力足以嚇人，財貨足以爲所欲爲，因此官員怯於他的勢力而不敢上奏。下吏放縱奸邪，但怕説他任職而不負責，就羅織一些小的過錯。使上奏彈劾不斷，看起來盡力爲公，而擾亂法律不公平却被掩蓋。不僅無益於政體，對時政的議論也更多。古人説：“君子的過失，像太陽發生日食一樣。”又説：“有了過失但能改正。”又説：“不犯第二次錯誤。”這幾條，都是講賢人君子也不能没有過錯的言論。如果不至於禍害國政，就都應爲法網所遺漏；所犯錯誤太大，然後加以王法，這是我所説的罪過深淺如何處理的大概。

君子應保全美譽來從事善政，不好的人必被誅殺來警戒衆人，這是爲政或殺或赦的準則。爲什麽呢？所謂賢人君子，也不能没有過失，不因小的過失就廢免其人，動不動就繩之以法，就會愧對聖明。爲什麽呢？雖然犯有錯誤，但輕重懸殊，對於士君子心中所受的責罰不同但名譽上没有什麽不同，所

者，故不軌之徒得引名自方，以惑衆聽，因名可亂，假力取直，故清議益傷也。凡舉過彈違，將以肅風論而整世教，今舉小過，清議益頹。是以聖人深識人情而達政體，故其稱曰："不以一眚掩大德。"又曰："赦小過，舉賢才。"又曰："無求備於一人。"故冕而前旒，充纊塞耳，意在善惡之報必取其尤，然後簡而不漏，大罪必誅，法禁易全也。何則？害法在犯尤，而謹搜微過，何異放兕豹于公路，而禁鼠盜于隅隙。古人有言，"鈇鉞不用而刀鋸日弊，不可以爲政"，此言大事緩而小事急也。時政所失，少有此類，陛下宜反而求之，乃得所務也。

以不法之徒得以引用他們的聲名來自比，惑亂視聽，趁着名聲可以擾亂，藉力取直，所以對時政議論更不利。大凡糾舉過錯彈劾失誤，是要用來肅清誣陷整頓教化，現在糾舉小過，使清議更爲頹廢。所以聖人深知人情而通達政體，所以説："不因一點小錯誤而掩蓋了大德行。"又説："赦免小過，推舉賢才。"又説："不要對人求全責備。"因此戴着冕冠前有玉旒，用絲絮塞住耳朵表示不聽信讒言，用意在於對惡人的懲罰必須取其中大的，然後簡約但不疏漏，犯大罪的人必然受到誅殺，這樣法禁就容易全備。爲什麽呢？危害法律在於犯大罪行，却去嚴謹地搜尋小的過失，這和把豺狼虎豹放在大路上不管，而去嚴禁在墻角縫中偷盗物品的老鼠，又有什麽區别。古人説，"鈇鉞放棄不用而常使用刀鋸，不能爲政"，這是説放棄大事而處理小事。當今政務的過失，有點相類似，陛下應當反過來去做，就能做應做的事。

夫權制不可以經常，政乖不可以守安，此言攻守之術異也。百姓雖愚，望不虛生，必因時而發。有因而發，則望不可奪；事變異前，則時不可違。明聖達政，應赴之速，不及下車，故能動合事機，大得人情。昔魏武帝分離天下，使人役居户，各在一方；既事勢所須，且意有曲爲，權假一時，以赴所務，非正典也。然逡巡至今，積年未改，百姓雖身丁其困，而私怨不生，誠以三方未悉蕩并，知時未可以求安息故也。是以甘役如歸，視險若夷。至于平吴之日，天下懷静，而東南二方，六州郡兵，將士武吏，戍守江表，或給京城運漕，父南子北，室家分離，咸更不寧。又不習水土，運役勤瘁，

權宜之制不能長期使用，政務乖謬不能保安，這是説攻與守的方法不同。百姓雖然愚昧無知，但他們的願望不會憑空産生，必定是隨時宜而産生。有原因而産生，那這一願望就不可剥奪；事情没發生變化以前，那時機也不可違抗。聖明的爲政之道，會迅速去處理，等不到下車，因此能一舉一動合乎時機，做到大得人心。昔年魏武帝分離天下，使人們服役住家，各在一方；這既是形勢所需要，又不得意，權且用於一時，以應付急務，并不是常典。但沿用至今，積年不改，百姓雖然身受困苦，但不生私怨，實在是因爲他們懂得三方尚未平定統一，知道暫時不能求得安寧的緣故。所以心甘情願服役就像在家裏一樣，視危險如同平安。到了平定吴的時候，天下想望平静，但東南二方，六州的郡兵，將士武吏，戍守長江沿岸，或者給京城在水上運輸物資，父親在南，兒子在北，家人分離，都不安寧。又不習水土，

并有死亡之患，勢不可久。此宜大見處分，以副人望。魏氏錯役，亦應改舊。此二者各盡其理，然黔首感恩懷德，謳吟樂生必十倍於今也。自董卓作亂以至今，近出百年，四海勤瘁，丁難極矣。六合渾并，始於今日，兆庶思寧，非虛望也。然古今異宜，所遇不同，誠亦未可以希遵在昔，放息馬牛；然使受百役者不出其國，兵備待事其鄉，實在可爲。縱復不得悉然爲之，苟盡其理，可静三分之二，吏役可不出千里之内。但如斯而已，天下所蒙已不訾矣。

政務多端，世事之未盡理者，難遍以疏舉，振領總綱，要在三條。凡政欲静，静在息役，息役在無爲。倉廩欲實，實在利農，利農在平糴。爲政欲著信，著信在簡賢，簡賢在官久。官久非難也，連其班級，自非才宜，不得傍轉以終其課，則事善矣。平糴已有成制，其未備者可就周足，則穀積矣。無爲匪他，却功作之勤，抑似益而損之利。如斯而已，則天下静矣。此三者既舉，雖未足以厚化，然可以爲安有餘矣。夫王者之利，在生天地自然之財，農是也。所立爲指於此，事誠有功益。苟或妨農，皆務所息，此悉似益而損之謂也。然今天下自有事所必須，不得止已，或用功甚少而所濟至重。目下爲之，雖少有廢，而計終已大益。農官有十百之利，及有妨害，在始似如未急，終作大患，宜逆加功，以塞其漸。如河、汴將合，沈萊苟善，則役不可息。

運輸勞作頻繁生病，甚至有死亡的災患，這種情勢不可長久。這些事應當很好地加以解決，以滿足人們的願望。魏氏人役交錯，也應改革舊法。這兩點做得合理，百姓就會十倍於今天地感恩戴德，謳歌歡樂的生活。自董卓作亂到今天，將近百年，天下苦於勞役，人丁艱難到了極點。天下統一，開始在今天，百姓想念安寧，不是憑空虛望。但古今不同，遭遇不同，確實也不能全照古人的方法，全部免役，但讓受各種勞役的人不出各自的地區，兵卒守備在各自的家鄉，的確可以做到。即使不能全部這樣做，但如果做到合理，就可以平静三分之二的人，服役就可以不出千里。做到這些，天下人蒙受的好處就難以計算了。

政務千頭萬緒，世事尚未治理好的，難以全部在奏疏中列舉，提綱挈領，關鍵在於三條。想要政治清静，清静在於減少勞役，減少勞役在於無爲而治。想使倉庫充實，則在於發展農業，而利農在於平糴糧價。爲政在於申明信義，申明信義在於簡選賢能，簡選賢能在於任官時間長。使官員任職長并不是困難的事，讓他們在位連任，如果才能不合適，就不要讓他轉任他官，這樣事情就能辦好。平糴糧價現在已經有了成法，其中尚未完備的可以補充完善，就能儲蓄穀物。要無爲而治没有别的方法，減輕煩重的勞役，抑制像是有益實則有害的事。如此而已，天下就清静了。這三條一旦實施，雖然還不足以純厚教化，但可以做到安寧是綽綽有餘的。國家的利益，在於天地自然之財富，也就是農業。所建立的制度爲農，就會有功益。如果妨礙農業，都專務於搜刮，這都是好像有利實則有害的做法。但現在天下有必須要做的事，不能停下來，有的花費功夫很少但所起作用很大。目前做的事，稍微有些廢弛，但到了最後會大有好處。農官有十倍百倍的好處，到後來有了妨害，在於有些事開始時看來似乎不要緊，但最終成了大患，

諸如此類，亦不得已已。然事患緩急，權計輕重，自非近如此類，準以爲率，乃可興爲，其餘皆務在靜息。然能善算輕重，權審其宜，知可興可廢，甚難了也，自非上智遠才，不幹此任。夫創業之美，勛在垂統，使夫後世蒙賴以安。其爲安也，雖昏猶明，雖愚若智。濟世功者，實在善化之爲，要在靜國。至夫修飾官署，凡諸作役務爲恒傷過泰，不患不舉，此將來所不須於陛下而自能者也。至於仰蒙前緒，所憑日月者，實在遺風繫人心，餘烈匡幼弱，而今勤所不須，以傷所憑。鈞此二者，何務孰急，陛下少垂恩迴慮，詳擇所安，則大理盡矣。

應該反過來做工作，用來堵塞住這種禍患的發展。又如黄河、汴水合堤，沈萊治理，這些勞役不能停下來。諸如此類，也是不得已的。但事情要考慮緩急，權衡輕重，如果不是此類，就以此爲準則，纔可以用勞役，其餘都專務於清静而與民休息。但要能精於計算輕重，權衡利弊，知道該興什麽廢什麽，這很難做到，如果不是上等的智能高超的才幹，不能勝任。創業的偉大，功勛在於垂範，使後世的人有所依賴得到安寧。安寧的局面，雖然看似昏暗實則光明，大智若愚。成就濟世功業的人，實際在於做好教化工作，其根本在於使國家清静。至於修建官署，諸如此類的役作往往傷於過於奢侈，這些用不着擔心不做，將來會不等陛下下令就會做。至於承受前代的遺業，依靠時日，實際在於前代的遺風能得人心，他們的餘業可以匡救幼弱，但現在勤於所不需要的事，却損傷了所依靠的事。這兩點，哪些事急需解决，陛下如稍微加以考慮，詳細選擇合適的事，就會天下大治了。

世之私議，竊比陛下於孝文。臣以爲聖德隆殺，將在乎後，不在當今。何則？陛下龍飛鳳翔，應期踐阼，有創業之勛矣。掃滅强吴，奄征南海，又有之矣。以天子之貴，而躬行布衣之所難，孝儉之德，冠于百王，又有之矣。履宜無細，動成軌度，又有之矣。若善當身之政，建藩屏之固，使晋代久長，後世仰瞻遺迹，校功考事，實與湯武比隆，何孝文足云！臣之此言，非臣下褒上虚美常辭，其事實然。若所以資爲安之理，或未盡善，則恐良史書勛，不得遠盡弘美，甚可惜也。然不可使夫知政之士得參聖慮，經年少久，終必有成。願陛下少察臣言。

社會上的議論，私下將陛下比作孝文帝。我認爲聖德的興隆還是衰敗，在於後世，不在當今。爲什麽？陛下就像龍鳳飛翔，應時登上帝位，有創業的大功。掃蕩消滅了强大的吴國，很快又征服了南海而有之。以天子之尊，仍爲百姓着想，有孝順節儉的仁德，超過了百王，又有這一功德。做事無論巨細，一舉一動都成法度，又有這種品德。如果處理好在位時的國政，建立鞏固的封國，使晋代天長地久，後世瞻仰遺迹，考察功績，那實在能和湯武相比，孝文帝怎能同陛下相比呢！我這番話，并不是褒揚虚美陛下的説法，事實就是如此。如果要問爲何如此，或有未能做好，那恐怕優秀的史官在記載功勛的時候，没有寫好，非常可惜。這就不能不使那些懂得政務的人士參與陛下的謀慮，等實行的年代稍長久，最終必然會取得成就。希望陛下能稍加注意我的言

論。

又論肉刑，見《刑法志》。詔答曰："得表陳封國之制，宜如古典，任刑齊法，宜復肉刑，及六州將士之役，居職之宜，諸所陳聞，具知卿之乃心爲國也。動静數以聞。"

又議論對肉刑的看法，見於《刑法志》中。下詔回答説："得到陳奏建立封國制度，應遵照古代典制，用刑齊法，應該恢復肉刑，以及談到六州將士之役，居官任職的方法等，所陳奏的各條，我知道了你在忠心爲國。以後有事仍請全部奏報。"

元康初，從淮南王允入朝。會誅楊駿，頌屯衛殿中，其夜，詔以頌爲三公尚書。又上疏論律令事，爲時論所美。久之，轉吏部尚書，建九班之制，欲令百官居職希遷，考課能否，明其賞罰。賈郭專朝，仕者欲速，竟不施行。

元康初年，劉頌跟隨淮南王司馬允入朝。正遇上誅殺楊駿，劉頌駐扎守衛殿中，當天夜裏，下詔任命劉頌爲三公尚書。又上書議論律令方面的事，受到時論的稱贊。很久以後，轉任吏部尚書，設立九班制度，想使百官任職很少改任，以便考察其是否有才能，賞罰分明。當時賈郭專擅朝政，做官的人想迅速得到升遷，這一制度最後不能施行。

及趙王倫之害張華也，頌哭之甚慟。聞華子得逃，喜曰："茂先，卿尚有種也!"倫黨張林聞之，大怒，憚頌持正而不能害也。孫秀等推崇倫功，宜加九錫，百僚莫敢異議。頌獨曰："昔漢之錫魏，魏之錫晋，皆一時之用，非可通行。今宗廟乂安，雖嬖后被退，勢臣受誅，周勃誅諸吕而尊孝文，霍光廢昌邑而奉孝宣，并無九錫之命。違舊典而習權變，非先王之制。九錫之議，請無所施。"張林積忿不已，以頌爲張華之黨，將害之。孫秀曰："誅張、裴已傷時望，不可復誅頌。"林乃止。於是以頌爲光禄大夫，門施行馬。尋病卒，使使者吊祭，賜錢二十萬、朝服一具，謚曰貞。中書侍郎劉沈議，頌當時少輩，應贈開府。孫秀素恨之，不聽。頌無子，養弟和子雍早卒，更以雍弟詡子隔爲適孫，襲封。永康元年，詔以頌誅賈謐督攝衆事有功，追封梁鄒縣侯，食邑千五百户。

趙王司馬倫殺害了張華，劉頌哭得很悲痛。他聽説張華的兒子逃脱，又高興地説："茂先，您還有後代啊!"司馬倫的黨羽張林聽到此事，大怒，但懼於劉頌爲人持正而不能暗害他。孫秀等人推崇司馬倫的功績，認爲應加九錫，百官不敢提出異議。惟有劉頌説："昔年漢朝給魏加九錫，魏給晋加九錫，都是一時使用，不能當常禮推行。現在宗廟平安，即使皇后被廢黜，專權的奸臣受到誅殺，但過去周勃殺諸吕而推尊孝文帝，霍光廢掉昌邑而奉迎孝宣帝，都没有給予九錫的成命。現在違背舊有的典制而效法一時之制，不是前代帝王的制度。九錫的建議，請不要施行。"張林對此憤怒不已，認爲劉頌是張華的黨羽，將要殺他。孫秀説："殺了張華、裴頠已經傷了人望，不能再殺了劉頌。"張林纔罷手。便任命劉頌爲光禄大夫，在他官署前設有行馬。不久病逝，皇帝派人去吊唁祭祀，賜給二十萬錢、朝服一具，謚爲貞。中書侍郎劉沈奏議，稱劉頌爲當時小輩，應贈開府。孫秀平素忌恨他，没有允許。劉頌無子，撫養弟弟劉和的兒子劉雍早死，又以劉雍弟弟劉詡的兒子劉隔爲嫡孫，繼承封爵。永康元年，下詔因劉頌殺賈謐時統攝百事有功，追封爲梁鄒縣侯，賜給食邑一千五百户。

頌弟彪字仲雅，參安東軍事。伐吴，獲張悌，累官積弩將軍。及武庫火，彪建計斷屋，得出諸寶器。歷荆州刺史。次弟仲字世混，歷黄門郎、滎陽太守，未之官，卒。

初，頌嫁女臨淮陳矯，矯本劉氏子，與頌近親，出養於姑，改姓陳氏。中正劉友譏之，頌曰："舜後姚虞、陳田本同根系，而世皆爲婚，禮律不禁。今與此同義，爲婚可也。"友方欲列上，爲陳騫所止，故得不劾。頌問明法掾陳默、蔡畿曰："鄉里誰最屈?"二人俱云："劉友屈。"頌作色呵之，畿曰："友以私議冒犯明府爲非，然鄉里公論稱屈。"友辟公府掾、尚書郎、黄沙御史。

劉頌的弟弟劉彪字仲雅，參與安東軍事。伐吴時，抓獲了張悌，多次升官至積弩將軍。到武庫發生火災，劉彪出主意拆斷了與着火地方相接的房屋，搶救出來很多珠寶器物。歷任荆州刺史。劉頌的二弟劉仲字世混，歷任黄門郎、滎陽太守，還未上任，逝世。

當初，劉頌把女兒嫁給臨淮人陳矯，陳矯本是劉氏人家的後代，和劉頌是近親，由他姑姑家收養，改姓陳。中正劉友以此事規勸他，劉頌説："舜以後姚虞、陳田等姓本是同根一系，而世世通婚，禮律不禁。現在我家這件事也是一樣的道理，通婚是可以的。"劉友正想條列奏上，被陳騫所阻止，因此未被彈劾。劉頌問明法掾陳默、蔡畿説："鄉人中誰最委屈?"二人都説："劉友委屈。"劉頌變色呵斥他們，蔡畿辯解説："劉友因私自議論冒犯明府是錯了，但鄉人公論説他委屈。"劉友前後被徵召爲公府掾、尚書郎、黄沙御史等職。

李重

李重字茂曾，江夏鍾武人也。父景，秦州刺史、都亭定侯。重少好學，有文辭；早孤，與群弟居，以友愛著稱。弱冠爲本國中正，遜讓不行。後爲始平王文學，上疏陳九品曰："先王議制，以時因革，因革之理，唯變所適。九品始於喪亂，軍中之政，誠非經國不刊之法也。且其檢防轉碎，徵刑失實，故朝野之論，僉謂驅動風俗，爲弊已甚。而至於議改，又以爲疑。臣以革法創制，當先盡開塞利害之理，舉而錯之，使體例大通而無否滯亦未易故也。古者諸侯之治，分土有常，國有定主，人無異望，卿大夫世禄，仕無出位之思，臣無越境之交，上下體固，人德歸厚。秦反斯道，罷侯置守，風俗淺薄，自此來矣。漢革其弊，斟酌周、秦，并建侯守，亦使分土有定，而牧司必各舉賢，貢士任之鄉議，事合聖典，比

李重字茂曾，江夏鍾武人。父李景，爲秦州刺史、都亭定侯。李重從小好學，有文采；早年成爲孤兒，和衆位弟弟住在一起，以友愛著稱。二十歲時任本國中正，謙遜退讓不上任。後任始平王文學，上疏陳述九品説："前代帝王設立制度，隨時變革，變革的道理，在於變得適合國情。九品制開始實行於喪亂時期，是軍隊中的制度，不是長久實行的治國方法。况且檢查防備也變得煩瑣，刑罰失實，因此朝野的議論，都認爲九品制亂風俗，已經有很大弊端。但到了有人提議更改，就又遲疑不决。我認爲改革法令創立制度，應當首先考慮利害得失，然後實施，使大的體例通達而没有阻礙并不輕易變動。古時候諸侯治國，分封土地有一定的制度，封國有固定的王侯，人没有非分的欲望，卿大夫世世代代享受福禄，做官的人没有超出自己本職的想法，大臣没有超越國境的交往，上下秩位固定，人們的道德歸於仁厚。秦反其道而行之，廢除諸侯設立郡守，風俗變得淺薄，就是由此。漢改革秦的弊病，參考周、秦制度，設立了封國與郡縣，使分

踪三代。方今聖德之隆，光被四表，兆庶顒顒，欣睹太平。然承魏氏凋弊之迹，人物播越，仕無常朝，人無定處，郎吏蓄於軍府，豪右聚於都邑，事體駁錯，與古不同。謂九品既除，宜先開移徙，聽相并就。且明貢舉之法，不濫於境外，則冠帶之倫將不分而自均，即土斷之實行矣。又建樹官司，功在簡久。階級少，則人心定；久其事，則政化成而能否著，此三代所以直道而行也。以爲選例九等，當今之要，所宜施用也。聖王知天下之難，常從事於其易，故寄隱括於閭伍，則邑屋皆爲有司。若任非所由，事非所核，則雖竭聖智，猶不足以贍其事。由此而觀，誠令二者既行，即人思反本，修之於鄉，華競自息，而禮讓日隆矣。"

封土地有了一定的制度，而郡縣官吏必須各自推舉賢才，貢舉士人要依據家鄉對他的評議，事情做得合乎聖王典制，可以和三代相比迹。當今聖德隆厚，光芒照耀四方，億萬百姓仰望不已，看到了太平盛世。但承接魏氏的凋敝，人離物散，做官的人不常在朝廷，人們没有固定的居處，郎吏聚集在軍府，豪强集中在都城，事體駁雜乖錯，和古代不同。我認爲九品制已經授與，就應首先使各級遷移，聽任相互合并。而且申明薦舉的方法，不能濫收境外之人，這樣做官的人士不用分别就可以達到均衡，就地解决實施。又建立官級制度，成功在於簡便而能長久推行。品級少，人心就安定；長期從事某職，就會取得成就顯出好壞，所以三代能够直道而行。我認爲選官按例分爲九等，是當今的要務，現在應當加以實施。聖王知道天下不好治理，常常用簡易的方法來治理，所以在鄉里寄托那些隱逸的人，這樣家家户户都像是官署。如果任用不當，事務不合，那即使竭盡聖明之智，也不能辦好事情。由此看來，如果能使這兩點都實行的話，就會都想回歸本業，在鄉里的人也進德修業，奢華競争的風氣就會自然止息，而禮貌謙讓的風氣將一天比一天隆盛。"

遷太子舍人，轉尚書郎。時太中大夫恬和表陳便宜，稱漢孔光、魏徐幹等議，使王公已下制奴婢限數，及禁百姓賣田宅。中書啓可，屬主者爲條制。重奏曰："先王之制，士農工商有分，不遷其業，所以利用厚生，各肆其力也。《周官》以土均之法，經其土地井田之制，而辨其五物九等貢賦之序，然後公私制定，率土均齊。自秦立阡陌，建郡縣，而斯制已没。降及漢、魏，因循舊迹，王法所峻者，唯服物車器有貴賤之差，令不僭擬以亂尊卑耳。至于奴婢私産，則實皆未嘗曲爲之立限也。八年《己巳詔書》申明律令，諸士卒百工以上，所服乘皆不得違制。若一縣一歲

升任太子舍人，轉爲尚書郎。當時太中大夫恬和上表，講到漢孔光、魏徐幹等人曾有過議論，使王公以下限制占有奴婢的數量，以及禁止百姓賣掉田地院宅。中書認爲可以實行，下令主持的人制定條例。李重上奏説道："先王的制度，士農工商各有分别，不變更他們的職業，所以物盡其用生活充裕，各盡其力。《周官》平均土地的方法，用井田制經營土地，分别五物九等賦税的次序，然後公私的制度確定，天下的土地都平均。自從秦打破井田的疆界，建立了郡縣制度，這種制度受到瓦解。到了漢、魏，因襲舊制，國法所嚴格限制的，祇是在衣服器物車輛等方面有高貴與卑賤的差别，使人們不至於僭越仿效而擾亂了尊卑制度。至於奴婢作爲私産，却實際上没有做過限制。八年《己巳詔書》中已申明律令，士卒百工以上，所穿的衣服和使用的車馬都不能

之中，有違犯者三家，洛陽縣十家已上，官長免。如詔書之旨，法制已嚴。今如和所陳而稱光、幹之議，此皆衰世逾侈，當時之患。然盛漢之初不議其制，光等作而不行，非漏而不及，能而不用也。蓋以諸侯之軌既滅，而井田之制未復，則王者之法不得制人之私也。人之田宅既無定限，則奴婢不宜偏制其數，懼徒爲之法，實碎而難檢。方今聖明垂制，每尚簡易，法禁已具，和表無施。”

違犯制度。如果一縣在一年之中，有三家人違犯這一法令，洛陽縣一年之中有十家以上犯法的，就免地方官之職。照詔書的方法，法制已經很嚴格。現在如恬和所陳奏中講的孔光、徐幹的建議，都是衰敗時代過於奢侈，成了當時的禍患。但盛漢在其初期并没有這種制度，孔光等人提議了却未實行，這不是遺漏掉而没有實行，而是能推行但并未采用。是因爲諸侯分封已滅，而井田制并没有恢復，這樣國家的法律不能限制人們的私産。人們的田地宅院既然没有一定的限度，那麽奴婢也就不應該限制占有的數量，我害怕這是一種徒勞的法令，實際瑣碎而難以檢查。當今聖明天子統治天下，事事都崇尚簡單易行，各項法令禁律都已完備，恬和的上表請不要施行。”

又司隸校尉石鑒奏，鬱林太守介登役使所監，求召還；尚書荀愷以爲遠郡非人情所樂，奏登貶秩居官。重駁曰：“臣聞立法無制，所以齊衆檢邪，非必曲尋事情，而理無所遺也。故所滯者寡，而所濟者衆。今如登郡比者多，若聽其貶秩居官，動爲準例，懼庸才負遠，必有黷貨之累，非所以肅清王化，輯寧殊域也。臣愚以爲宜聽鑒所上，先召登還，且使體例有常，不爲遠近異制。”詔從之。

司隸校尉石鑒上奏説，鬱林太守介登被諸侯王役使，請求召還他；尚書荀愷認爲邊遠郡地不是人們所樂意去的地方，奏請降低介登的官級讓他在原郡做官。李重駁議説：“我聽説立法没有定制，用以整飭衆人糾察奸邪，不必瑣碎追究，無所遺漏。所以受阻滯的人少，而受幫助的人多。現在像介登一樣做郡守的人很多，如果聽任讓他降級任職，并成爲準則的話，我擔憂才能平庸的人到邊遠郡地任職，會有貪污受賄的弊病，這不是整肅清明教化，使邊遠地區和輯安寧的辦法。我認爲應該聽從石鑒所上的奏議，先召回介登，使國法有常例可遵守，不因爲地方的遠近而實行不同的制度。”下詔聽從了他的建議。

太熙初，遷廷尉平。駁廷尉奏邯鄲醉等，文多不載。再遷中書郎，每大事及疑議，輒參以經典處决，多皆施行。遷尚書吏部郎，務抑華競，不通私謁，特留心隱逸，由是群才畢舉，拔用北海西郭湯、琅邪劉珩、燕國霍原、馮翊吉謀等爲秘書郎及諸王文學，故海内莫不歸心。時燕國中正劉沈舉霍原爲寒素，司徒府不從，沈又抗詣中書奏原，而中書復下司徒參論。司徒左長史荀組以爲：“寒素者，當謂門寒身素，無世祚之

太熙初年，升廷尉平。駁議廷尉邯鄲醉等人，文詞繁多這裏不記載。再升爲中書郎，朝廷每有大事以及有疑問的問題，他都參考經典進行處理，大多都被施行。升爲尚書吏部郎，堅决抑制奢華争競，不接待私下拜謁的人，尤其留心任用隱逸的人才，於是衆多的賢才都被舉用，提拔任用北海西郭湯、琅邪劉珩、燕國霍原、馮翊吉謀等人作秘書郎以及諸侯王文學，因此天下莫不歸心。當時燕國中正劉沈薦舉霍原爲寒素，司徒府不同意，劉沈又堅持向中書奏舉霍原，而中書又把這件事下達給司徒府討論。司徒左長史荀組認爲：“所謂寒，應當指出身卑微貧窮的人，

資。原爲列侯，顯佩金紫，先爲人間流通之事，晚乃務學，少長異業，年逾始立，草野之譽未洽，德禮無聞，不應寒素之目。”重奏曰：“案如《癸酉詔書》，廉讓宜崇，浮競宜黜。其有履謙寒素靖恭求己者，應有以先之。如詔書之旨，以二品繫資，或失廉退之士，故開寒素以明尚德之舉。司徒總御人倫，實掌邦教，當務峻準評，以一風流。然古之厲行高尚之士，或栖身岩穴，或隱迹丘園，或克己復禮，或耄期稱道，出處默語，唯義所在。未可以少長異操，疑其所守之美，而遠同終始之責，非所謂擬人必於其倫之義也。誠當考之於邦黨之倫，審之於任舉之主。沈爲中正，親執銓衡。陳原隱居求志，篤古好學，學不爲利，行不要名，絶迹窮山，韞韣道藝，外無希世之容，内全遁逸之節，行成名立，搢紳慕之，委質受業者千里而應，有孫孟之風，嚴鄭之操。始舉原，先諮侍中、領中書監華，前州大中正、後將軍嬰，河南尹軼。去三年，諸州還朝，幽州刺史許猛特以原名聞，擬之西河，求加徵聘。如沈所列，州黨之議既舉，又刺史班詔表薦，如此而猶謂草野之譽未洽，德禮無聞，舍所徵檢之實，而無明理正辭，以奪沈所執。且應二品，非所求備。但原定志窮山，修述儒道，義在可嘉。若遂抑替，將負幽邦之望，傷敦德之教。如詔書所求之旨，應爲二品。”詔從之。

没有世族淵源的資格。霍原是列侯，擁有金紫，當初在社會上做一些流通往來的事務，後來纔致力於學習，小時候和長大成人後不一樣，年紀大了纔樹立聲名，但鄉野間對他的稱譽還不大，聽不到他好的德行禮法，不應當把他看成是寒門出身。”李重上奏説：“按照《癸酉詔書》，應該推崇廉潔謙讓，廢黜浮華争競。其中有自謙稱爲寒門而端正謙恭要求自己的人，應先任用他。按詔書的意旨，如以二品作爲資格，可能會失去廉潔退讓的人士，因此起用寒門出身的人用來表明崇尚美德。司徒總管選拔人才，實際上是掌管國家教化，應當有嚴格的評定標準，來統一風氣。但古代德行高尚的人士，有的栖身岩穴之中，有的隱迹在山丘園林，有的要求自己遵從禮制，有的到老以仁道見稱，出處行動沉默寡言，惟義是從。不能因爲年輕時和成人後操守不同，就懷疑他現有的美德，而責成他始終如一，這不是所説的選人必選其德之理。而確實應當以當地的情况來考察他，從任用薦舉的人那裏調查他。劉沈是中正，親自執掌選舉權。他陳奏霍原隱居求志，熱愛古制喜好學習，學習不圖謀利，行爲不邀取功名，躲藏在深山，身藏道藝，對外没有希圖取悦於世的諛容，在内保全隱逸的氣節，成就了德行樹立了聲名，縉紳之士都欽慕他，委身向他求教的學生來自千里之外，有着孫子孟子的遺風，嚴光鄭玄的節操。劉沈一開始舉薦霍原，先咨詢了侍中、領中書監張華，前州大中正、後將軍嬰，河南尹軼等。過了三年，各州官員還朝，幽州刺史許猛特意把霍原的名字向上薦舉，把他擬任西河，請求加以徵聘任用。如劉沈所列舉的那樣，州裏已舉薦了他，而且刺史也上表舉薦，這樣還説他在鄉野的聲譽不好，没有好的德行，捨棄了已徵驗考察過的結果，而又没有明確的道理和義正的言辭，使劉沈改變看法。况且薦應二品，不是他所要求的。但是霍原意志堅定隱居深山，修述儒道，德義可嘉。如果抑制不用，將會辜負幽州人的願望，傷害敦厚仁德的教化。按照詔書所要求的旨意，應舉霍原爲二品。”下詔聽從了劉沈的奏議。

重與李毅同爲吏部郎，時王戎爲尚書，重以清尚見稱，毅淹通有智識，雖二人操異，然俱處要職，戎以識會待之，各得其所。毅字茂彦，舊史闕其行事。于時内官重，外官輕，兼階級繁多，重議之，見《百官志》。又上疏曰："凡山林避寵之士，雖違世背時，出處殊軌，而先王許之者，嘉其服膺高義也。昔先帝患風流之弊，而思反純朴，乃諮詢朝衆，搜求隱逸。咸寧二年，始以太子中庶子徵安定皇甫謐，四年又以博士徵南安朱冲，太康元年，復以太子庶子徵冲，雖皆以病疾不至，而朝野悦服。陛下遠邁先帝禮賢之旨，臣訪冲州邑，言其雖年近耋耄，而志氣克壯，耽道窮藪，老而彌新，操尚貞純，所居成化，誠山栖耆德，足以表世篤俗者也。臣以爲宜垂聖恩，及其未没，顯加優命。"時朝廷政亂，竟不能從。出爲行討虜護軍、平陽太守，崇德化，修學校，表篤行，拔賢能，清簡無欲，正身率下，在職三年，彈黜四縣。弟嶷亡，表去官。

李重和李毅同爲吏部郎，當時王戎任尚書，李重以清正尚直受到稱贊，李毅博通有智慧才識，雖然二人節操不同，但都身處要職，王戎以知音對待他們，各得其長。李毅字茂彦，史書没有記載他的事迹。當時内官權重，外官權輕，加上官級繁多，李重奏議過這一弊端，見於《百官志》中。又上疏説："大凡在山林之中逃避寵幸的人士，雖然違背當世，出處不同，但先王贊許他們的原因，是嘉許他們高尚的情操。過去先帝憂慮風俗奢華的弊端，想反歸純樸，就向在朝的官員咨詢，搜訪隱逸之士。咸寧二年，徵用安定皇甫謐爲太子中庶子，四年又召南安朱冲爲博士，太康元年，又徵用朱冲爲太子庶子，雖然他們都稱病没有到任，但朝野都表示高興誠服。現在陛下發揚光大先帝禮敬賢才的宗旨，我尋訪朱冲的家鄉，説是他雖然年紀很老，但志氣仍很大，精心研究儒道，到老而更新，德操純貞，所在地都受他的教化，的確是隱居山野的高德之人，足以作爲表率而使風俗敦厚。我認爲應該宣示聖恩，趁他還没有去世，給予表彰優禮。"當時朝政混亂，最終没能聽從。李重出任行討虜護軍、平陽太守，尊崇道德教化，修建學校，表彰忠誠篤行之人，提拔賢能，清廉儉約而無欲，端正自己給下屬作表率，在職三年期間，彈劾罷免了四個縣的官員。他的弟弟李嶷死後，他上表辭去了官職。

永康初，趙王倫用爲相國左司馬，以憂逼成疾而卒，時年四十八。家貧，宅宇狹小，無殯斂之地，詔於典客署營喪。追贈散騎常侍，謚曰成。子式，有美名，官至侍中，咸和初卒。

永康初年，趙王司馬倫用李重爲相國左司馬，因憂迫成疾而死，終年四十八歲。家貧，住宅狹小，没有收殮停柩之地，下詔在典客署辦喪事。追贈爲散騎常侍，謚號成。子名李式，有好的名聲，官至侍中，咸和初年逝世。

史臣曰：子雅束髮登朝，竭誠奉國，廣陳封建，深中機宜，詳辨刑名，該核政體。雖文慚華婉，而理歸切要。游目西京，望賈誼而非遠；眷言東國，顧郎顗而有餘。逮元康之間，賊臣專命，舉朝戰栗，苟避菹

史臣曰：子雅年輕時就在朝做官，竭盡忠誠努力爲國，廣泛論述建立封國，深合時宜，詳細論述刑名，所論都適合政體。雖然文辭不够華美婉麗，但切要有理。和西京時代的人相比，離賈誼不遠；和東國的人相比，超過了郎顗。到元康之間，亂臣賊子專擅朝命，朝廷上下震驚，都苟

醢；頌以此時，忠鯁不撓，哭張公之非罪，拒趙王之妄錫，雖古遺直，何以尚兹。至於緣其私議，不平劉友，異夫憎而知善，舉不避仇者歟！李重言因革之理，駁田產之制，詞愜事當，蓋亹亹可觀。及銳志銓衡，留心隱逸，濬冲期之識會，豈虛也哉！

贊曰：劉頌剛直，義形於詞。自下摩上，彼實有之。李重清雅，志乃無私。推賢拔滯，嘉言在兹。懋哉兩哲，邦家之基。

且偷安；劉頌在這時，仍忠直不屈，痛哭張公的無罪，拒絕給趙王妄加九錫，即使古代的耿直名臣，誰能如此。至於私議，對劉友有不公平的看法，是憎惡某人但又能表彰他的優點，推舉人才能不避仇敵一樣！李重講因循與改革的道理，駁斥田產之制，詞合事當，都有可取之處。到他銳意主持選拔官吏，留意舉薦隱逸的賢人，濬冲當成知己，豈是虛假的！

贊曰：劉頌剛烈正直，德義形於言表。上下磨礪，他的確有這種德義。李重清廉雅正，心志無私。推舉賢良提拔隱逸，好的言行在他那裏體現。兩位賢哲，是國家的基石。

晉書卷四十七

列傳第十七

傅玄

傅玄字休奕，北地泥陽人也。祖燮，漢漢陽太守。父幹，魏扶風太守。玄少孤貧，博學善屬文，解鍾律。性剛勁亮直，不能容人之短。郡上計吏，再舉孝廉，太尉辟，皆不就。州舉秀才，除郎中，與東海繆施俱以時譽選入著作，撰集魏書。後參安東、衛軍軍事，轉温令，再遷弘農太守，領典農校尉。所居稱職，數上書陳便宜，多所匡正。五等建，封鶉觚男。武帝爲晉王，以玄爲散騎常侍。及受禪，進爵爲子，加駙馬都尉。

傅玄字休奕，北地泥陽人。祖父傅燮，漢漢陽太守。父傅幹，魏扶風太守。傅玄小時候孤苦貧困，博學多識，善於寫文章，又通曉樂律。性格剛勁正直，不能容忍他人的短處。郡上計吏，舉薦孝廉，太尉徵召，都不就任。州中舉薦爲秀才，任郎中，和東海人繆施都因爲有時譽而選入任著作郎，撰寫魏書。後參安東、衛軍軍事，轉温令，升任弘農太守，領典農校尉。在任稱職，多次上書陳奏利國利民的事，多所指正。建五等爵制後，封爲鶉觚男。武帝爲晉王時，任傅玄爲散騎常侍。到受禪登基後，進升爲子爵，加授駙馬都尉。

帝初即位，廣納直言，開不諱之路，玄及散騎常侍皇甫陶共掌諫職。玄上疏曰："臣聞先王之臨天下也，明其大教，長其義節；道化隆於上，清議行於下，上下相奉，人懷義心。亡秦蕩滅先王之制，以法術相御，而義心亡矣。近者魏武好法術，而天下貴刑名；魏文慕通達，而天下賤守節。其後綱維不攝，而虚無放誕之論盈於朝野，使天下無復清議，而亡秦之病復發於今。陛下聖德，龍興受禪，弘堯舜之化，開正直之路，體夏禹之至儉，綜殷周之典文，臣咏嘆而已，將又奚言！惟未舉清遠有禮之臣，以敦風節；未退虚鄙，以懲不恪。臣是以猶敢有言。"詔報曰："舉

武帝剛即位，就廣泛采納忠直的言論，開直言之路，傅玄同散騎常侍皇甫陶共同掌管諫議之職。傅玄上奏疏説："我聽説前代帝王統治天下，宣明教化，推崇節義；道德教化興隆於上，公正言論風行在下，上下相互尊奉，人懷仁義之心。覆亡的秦朝滌蕩毁滅了前代帝王的制度，用法術控制天下，而仁義之心衰亡。近前魏武帝喜好法術，而天下看重刑罰；魏文帝欽慕通達，而天下輕賤守節。此後綱紀不振，但崇尚虚無、荒誕的言論充斥於天下，使天下不再有公正的評論，而後亡秦的弊病在現在重現。陛下有仁聖之德，龍興而接受禪讓，弘揚堯舜的教化，開正直的言路，力行夏禹的儉約，繼承殷周的典章制度，愚臣歌咏贊嘆，還又有何話可説！但尚未推舉清明高遠、懷有禮德的臣下，用來敦厚風氣；没有斥退虚僞鄙陋的人，用以懲治不恭不敬。愚臣因

清遠有禮之臣者，此尤今之要也。”乃使玄草詔進之。玄復上疏曰：

臣聞舜舉五臣，無爲而化，用人得其要也。天下群司猥多，不可不審得其人也。不得其人，一日則損不貲，况積日乎！典謨曰“無曠庶官”，言職之不可久廢也。諸有疾病滿百日不差，宜令去職，優其禮秩而寵存之，既差而後更用。臣不廢職於朝，國無曠官之累，此王政之急也。

臣聞先王分士農工商以經國制事，各一其業而殊其務。自士已上子弟，爲之立太學以教之，選明師以訓之，各隨其才優劣而授用之。農以豐其食，工以足其器，商賈以通其貨。故雖天下之大，兆庶之衆，無有一人游手。分數之法，周備如此。漢魏不定其分，百官子弟不修經藝而務交游，未知莅事而坐享天禄；農工之業多廢，或逐淫利而離其事；徒繫名於太學，然不聞先王之風。今聖明之政資始，而漢魏之失未改，散官衆而學校未設，游手多而親農者少，工器不盡其宜。臣以爲亟定其制，通計天下若干人爲士，足以副在官之吏；若干人爲農，三年足有一年之儲；若干人爲工，足其器用；若干人爲商賈，足以通貨而已。尊儒尚學，貴農賤商，此皆事業之要務也。

前皇甫陶上事，欲令賜拜散官皆課使親耕，天下享足食之利。禹稷躬稼，祚流後世，是以《明堂》、《月令》著帝藉之

此仍膽敢有話可説。”下詔説：“推舉清明高遠、懷有禮德的大臣，這尤爲當前的要務。”於是讓傅玄起草詔書奏進。傅玄又上疏説：

我聽説舜舉用五個臣子，無爲而治，因爲用人得其要領。天下官署太多，不能不詳審求得合適的人。得不到合適的人，一天損失都不可估量，何况曠日持久呢！經典中説“不要曠廢衆官”，説的是官職不能長期廢置。那些有疾病滿一百天不能痊愈的人，應下令離職，優禮厚待而寵愛存念他們，痊愈以後再起用。大臣在朝廷不做虚廢之官，國家也没有閑曠官員的累贅，這是帝王之政的當務之急。

我聽説前代帝王劃分士農工商用來經營國家治理政事，各自從事一種行業做不同的事務。從士以上人家的子弟，爲他們設立太學進行教育，選擇有才的老師來教育他們，然後各隨他們才能的優劣來授官任職。農民耕作而豐衣足食，工匠製造足够的器具，商人經商來流通貨物。因此雖然天下很廣，人民衆多，但没有一人游手好閑。分别行業的方法，是如此完備。漢魏不加分别，百官子弟不學習經藝而專務交游，不知道做事而坐享國家俸禄；農工之業大多廢棄，有的人去追逐暴利而放棄了自己的事；學生寄名於太學，并不知先王的遺風。現在聖明之政剛剛起步，而漢魏以來的弊端并未改變，散官多而學校没有設立，游手好閑的人多而從事農耕的人少，造的器具不盡合宜。愚臣認爲應立刻建立制度，計算天下有多少人爲士，足够充當在任的官吏；有多少人務農，三年就足有一年的儲糧；有多少工匠，能提供足够的用具；多少人經商，足以使貨物流通。尊重儒教，崇尚學習，重視農業，輕賤商業，這都是事業的要務。

上次皇甫陶上書奏事，想讓賜授的散官都考核使他們親自耕作，天下享受豐衣足食的好處。禹稷親自耕地，國運流傳後世，因此《明堂》、《月令》記載帝王耕田的制

制。伊尹古之名臣，耕於有莘；晏嬰齊之大夫，避莊公之難，亦耕於海濱。昔者聖帝明王，賢佐俊士，皆嘗從事於農矣。王人賜官，冗散無事者，不督使學，則當使耕，無緣放之使坐食百姓也。今文武之官既衆，而拜賜不在職者又多，加以服役爲兵，不得耕稼，當農者之半，南面食祿者參倍於前。使冗散之官農，而收其租稅，家得其實，而天下之穀可以無乏矣。夫家足食，爲子則孝，爲父則慈，爲兄則友，爲弟則悌。天下足食，則仁義之教可不令而行也。爲政之要，計人而置官，分人而授事，士農工商之分不可斯須廢也。若未能精其防制，計天下文武之官足爲副貳者使學，其餘皆歸之於農，若百工商賈有長者，亦皆歸之於農。務農若此，何有不贍乎！《虞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是爲九年之後乃有遷叙也。故居官久，則念立慎終之化；居不見久，則競爲一切之政。六年之限，日月淺近，不周黜陟。陶之所上，義合古制。

度。伊尹是古代的名臣，曾在有莘耕作；晏嬰是齊國的大夫，逃避莊公之難，也農耕於海邊。古時的聖明帝王，賢士俊臣，都曾從事於農業。封人王號或賜人官銜，對於冗散無事的人，不督促讓他學習，就應當讓他耕作，不要無緣無故放任他們使其坐吃百姓的糧食。現在文武官員已經很多，封賜而不在職的更多，加上服役當兵不能耕種的人，等於農民的一半，當官而領俸祿的人又三倍於前。讓冗散的官員務農，收取他們的租稅，家庭得以富裕，天下的糧食可以不缺。家中足食，做兒子的就孝順，當父親的就慈愛，做兄長的就友愛，爲弟弟的就敬長。天下足食，仁義之教就可不令而行。爲政的要務，按照人口來設立官職，分別其才能而授以事務，士農工商的區分時刻不能廢除。如果不能精確計算官員，就計算天下文武官員中能輔佐的人讓他們學習，其餘的人都歸於農業，如果百工商人有多餘的，也都歸於農業。這樣務農，還有什麽不富足的呢！《虞書》上說："三年考核功績，三次考核後就黜退無能的人，升進有功的人。"是說九年以後纔遷升。因此任官長久，就心存建立始終謹慎的教化；任官不能長久，就競相做出權宜之計的政務。六年的任期，時間太短，不够升降年限。皇甫陶所上奏的事，義理上合乎古代的制度。

夫儒學者王教之首也。尊其道，貴其業，重其選，猶恐化之不崇；忽而不以爲急，臣懼日有陵遲而不覺也。仲尼有言："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然則尊其道者，非惟尊其書而已，尊其人之謂也。貴其業者，不妄教非其人也。重其選者，不妄用非其人也。若此，而學校之綱舉矣。

儒學是帝王之教的首務。尊崇其道德，重視其功業，看重其選官，尚且恐怕不能崇高教化；忽視而不認爲是急務，我害怕一天比一天衰落而不能察覺。仲尼說道："人能弘揚道義，不是道義能弘揚人。"然而遵從其道的人，不僅僅是遵從書本而已，說的是要遵從其人。重視其教育，不妄教不合適的人；尊重其選官，不妄用不合適的人。如果這樣的話，學校就會振興了。

書奏，帝下詔曰："二常侍懇懇於所論，可謂乃心欲佐益時事者也。而主者率以常制裁之，豈得不使發憤

上奏後，皇帝下詔說："二位常侍的論說非常忠懇，可以說是真心想輔佐補益政事的人。而主管的人用往常的法度來衡量，怎麽能不使他們

耶！二常侍所論，或舉其大較而未備其條目，亦可便令作之，然後主者八坐廣共研精。凡關言於人主，人臣之所至難。而人主若不能虛心聽納，自古忠臣直士之所慷慨，至使杜口結舌。每念於此，未嘗不嘆息也。故前詔敢有直言，勿有所距，庶幾得以發懞補過，獲保高位。苟言有偏善，情在忠益，雖文辭有謬誤，言語有失得，皆當曠然恕之。古人猶不拒誹謗，況皆善意在可采録乎！近者孔鼂、綦毋龢皆案以輕慢之罪，所以皆原，欲使四海知區區之朝無諱言之忌也。”俄遷侍中。

發憤呢！二常侍的論説，有的僅舉出了大概而没有完備的條目，也可以就讓他們再作，然後主管的八個部門共同廣泛地加以精細研究。大凡言論關係到皇帝，大臣很難做到。而皇帝若不能虚心聽取采納，自古以來忠臣志士慷慨激昂，却致使其閉口結舌不敢説話。每想到這裏，我都未嘗不感嘆。因此上次下詔要求官員敢於直言進諫，不要有所戒心，或許可以啓發蒙昧補救過失，能保住高官職位。如果言論有偏激之處，但忠心可嘉，即使文辭上有謬誤，言語上有過失，都應當寬大原諒他們。古人尚且不拒絶誹謗的言論，何況現在他們的善意有可以采用的呢！近來孔鼂、綦毋龢都以輕慢之罪受到懲處，所以赦免他們，是想讓天下人知道朝廷没有諱疾忌醫。”不久升爲侍中。

初，玄進皇甫陶，及入而抵，玄以事與陶争，言喧嘩，爲有司所奏，二人竟坐免官。

當初，傅玄推薦皇甫陶，等到入朝而相互不和，傅玄因有事和皇甫陶發生争論，言語喧嘩，被有關部門劾奏，二人竟因此被免官。

泰始四年，以爲御史中丞。時頗有水旱之災，玄復上疏曰：

泰始四年，任命爲御史中丞。當時水旱災害很多，傅玄又上疏説：

臣聞聖帝明王受命，天時未必無災，是以堯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惟能濟之以人事耳。故洪水滔天而免沈溺，野無生草而不困匱。伏惟陛下聖德欽明，時小水旱，人未大饑，下祗畏之詔，求極意之言，同禹湯之罪己，侔周文之夕惕。臣伏歡喜，上便宜五事：

我聽説聖明帝王接受天命，一年四季未必就没有災害，因此堯有九年的水災，湯有七年的旱荒，不過他們能用人力來救濟罷了。所以洪水滔天却免於沉溺淹死，田野草木不生却不困迫窮乏。現在陛下聖德光明，有時有小的水旱災害，并没有造成大的饑荒，却頒布敬畏的詔書，求得極諫盡意的言論，就如禹、湯那樣的罪責自己，如周文王那樣早晚憂懼。我心中十分歡喜，奏上有利於國家的事五條：

其一曰，耕夫務多種而耕暵不熟，徒喪功力而無收。又舊兵持官牛者，官得六分，士得四分；自持私牛者，與官中分，施行來久，衆心安之。今一朝減持官牛者，官得八分，士得二分；持私牛及無牛者，官得七分，士得三分，人失其所，必不歡樂。臣愚以爲宜佃兵持官牛者與四

第一，耕種的農人致力於多種而作物乾枯不成熟，浪費勞力而没有收成。又以前兵卒使用政府耕牛的，官府得到收成的六分，士卒得四分；自己有私牛的，和官府平分收成，施行由來已久，衆心安定。現在一旦減少使用官府耕牛的人的收成，官府得八分，士卒得二分；有私牛以及没有牛的，官府得七分，士卒得三分，人們失去所應得的，必然不會歡樂。臣下認爲應當讓佃耕的兵卒使

分，持私牛與官中分，則天下兵作歡然悦樂，愛惜成穀，無有損棄之憂。

用官府耕牛的人得到收成的四分，有私牛的人和官府平分收成，就會使天下的耕卒歡欣快樂，愛護珍惜收穫的穀物，不會有減損丢棄的憂慮。

其二曰，以二千石雖奉務農之詔，猶不勤心以盡地利。昔漢氏以墾田不實，徵殺二千石以十數。臣愚以爲宜申漢氏舊典，以警戒天下郡縣，皆以死刑督之。

第二，儘管二千石官雖執行致力農業的詔令，但仍不勤懇用心以發揮土地的潛力。過去漢代因開墾的田地虚報，被殺的二千石官有十多人。臣下我認爲應當重申漢代的舊法，用來警告天下郡縣的官員，都用處以死刑來監督他們。

其三曰，以魏初未留意於水事，先帝統百揆，分河堤爲四部，并本凡五謁者，以水功至大，與農事并興，非一人所周故也。今謁者一人之力，行天下諸水，無時得遍。伏見河堤謁者車誼不知水勢，轉爲他職，更選知水者代之。可分爲五部，使各精其方宜。

第三，因爲魏初没有留心水利事業，到先帝統治百官，分河堤爲四部，總共有五位謁者，這是因爲水的功用極大，和農業并興，不是一位官員所能管理周全的緣故。現在以謁者一人的能力，視察天下各地水堤，不知何時纔能巡察完成。我認爲河堤謁者車誼不懂水利，應轉任其他職務，更選懂得水利的人代替。可分河堤官爲五部，使他們各自精心治理一方。

其四曰，古以步百爲畝，今以二百四十步爲一畝，所覺過倍。近魏初課田，不務多其頃畝，但務修其功力，故白田收至十餘斛，水田收數十斛。自頃以來，日增田頃畝之課，而田兵益甚，功不能修理，至畝數斛已還，或不足以償種。非與曩時異天地，横遇災害也，其病正在於務多頃畝而功不修耳。竊見河堤謁者石恢甚精練水事及田事，知其利害，乞中書召恢，委曲問其得失，必有所補益。

第四，古人以一百步爲一畝，現在以二百四十步爲一畝，超過了一倍以上。近代魏初田税，不致力於增多畝數，專務於耕作，因此旱田收成到一畝十多斛，水田收幾十斛。最近以來，一天比一天增加田畝的税收，而田卒更嚴重，不能修理農田，以至於一畝僅收幾斛或更少，有的人收穫的還不足以償還種子。這不是和從前的天地不同，或遭受了水旱災害，病根正在於致力於多算田畝而不整修農田。我認爲河堤謁者石恢很精通水利和農業，懂得其中的利弊，請求中書召來石恢，詳細地詢問其利弊得失，必然會有所補益。

其五曰，臣以爲胡夷獸心，不與華同，鮮卑最甚。本鄧艾苟欲取一時之利，不慮後患，使鮮卑數萬散居人間，此必爲害之勢也。秦州刺史胡烈素有恩信於西方，今烈往，諸胡雖已無惡，必且消弭，然獸心難保，不必其可

第五，我認爲胡夷獸心，和華夏人不同，鮮卑最爲嚴重。鄧艾原本想取得一時的好處，不考慮帶來的後患，讓鮮卑數萬人散雜居住在華夏間，這必然會造成興起禍患的形勢。秦州刺史胡烈平素有恩惠信義在西境，現在胡烈去那裏，各地胡人雖已不作惡，也必將消除禍患，但獸心難保，不一定

久安也。若後有動釁，烈計能制之。惟恐胡虜適困於討擊，便能東入安定，西赴武威，外名爲降，可動復動。此二郡非烈所制，則惡胡東西有窟穴浮游之地，故復爲患，無以禁之也。宜更置一郡於高平川，因安定西州都尉募樂徙民，重其復除以充之，以通北道，漸以實邊。詳議此二郡及新置郡，皆使并屬秦州，令烈得專御邊之宜。

就可以長久安寧。如果以後叛亂，胡烈會設計制服他們。恐怕胡虜被討伐所困，就會向東進入安定，向西趕赴武威，對外名義上是降順，但能叛亂時就又叛亂。這兩郡不屬胡烈管轄，則凶惡的胡人東西都有藏身的窟穴和來往游動的地域，因此一旦再成禍患，就無法禁止。應當在高平川再設置一郡，通過安定西州都尉招募樂於遷徙那裏的人民，免除他們的賦役來充實這些地區，開通北面的道路，逐漸充實邊疆地帶。應詳盡地討論這兩郡及新設置郡的情況，使都屬於秦州管轄，讓胡烈能够專門管理邊地事宜。

詔曰："得所陳便宜，言農事得失及水官興廢，又安邊御胡政事寬猛之宜，申省周備，一二具之，此誠爲國大本，當今急務也。如所論皆善，深知乃心，廣思諸宜，動静以聞也。"

下詔説："得到所陳奏的有利國事的奏疏，談到農業方面的得失及水利官員的興舉廢置情況，以及安定邊地抵禦胡人和處理政事的寬嚴尺度等，陳述詳細周到，一一具體分明，這的確是治理國家的根本，當今的急務。所論述都很好，我深知你心，請廣泛地思慮諸多事宜，經常疏奏上聞。"

五年，遷太僕。時比年不登，羌胡擾邊，詔公卿會議。玄應對所問，陳事切直，雖不盡施行，而常見優容。轉司隸校尉。

五年，升任太僕。當時連年收成不好，羌胡侵擾邊地，詔令公卿會同商議對策。傅玄應答皇帝所問，陳奏事情直言極諫，雖没有全部施行，但常常受到寬容。轉任司隸校尉。

獻皇后崩於弘訓宫，設喪位。舊制，司隸於端門外坐，在諸卿上，絶席。其入殿，按本品秩在諸卿下，以次坐，不絶席。而謁者以弘訓宫爲殿内，制玄位在卿下。玄恚怒，厲聲色而責謁者。謁者妄稱尚書所處，玄對百僚而罵尚書以下。御史中丞庾純奏玄不敬，玄又自表不以實，坐免官。然玄天性峻急，不能有所容；每有奏劾，或值日暮，捧白簡，整簪帶，竦踊不寐，坐而待旦。於是貴游懾伏，臺閣生風。尋卒於家，時年六十二，謚曰剛。

獻皇后在弘訓宫去世，設立靈位。按舊制，司隸坐在端門外，在大臣上面，獨坐一席。入殿後，按品級位次排在大臣下面，按次序、同席而坐。而謁者以爲弘訓宫爲殿内，排列傅玄的座次在卿下。傅玄大怒，聲色俱厲地斥責謁者。謁者妄言是尚書所安排，傅玄面對百官而駡尚書以下的官員。御史中丞庾純彈劾傅玄犯不敬罪，傅玄又自己上表稱他所奏不實，坐罪被免官。但傅玄天性峻嚴急切，不能寬容他人；每有奏劾，即使時值天黑，仍手捧彈奏用的白簡，整理好簪帶，肅敬不睡，坐等天亮。於是那些貴族們震懾畏伏，朝廷百官敬畏成風。不久逝世於家中，終年六十二歲，謚號剛。

玄少時避難於河内，專心誦學，後雖顯貴，而著述不廢。撰論經國九流及三史故事，評斷得失，各爲區

傅玄少年時在河内避難，專心學習，後來雖然顯貴，但不停止著述。撰寫治理國政、九流各家以及三史故事等，評論判斷其利弊得失，分門

例，名爲《傅子》，爲内、外、中篇，凡有四部、六録，合百四十首，數十萬言，并文集百餘卷行於世。玄初作内篇成，子咸以示司空王沈。沈與玄書曰："省足下所著書，言富理濟，經綸政體，存重儒教，足以塞楊墨之流遁，齊孫孟於往代。每開卷，未嘗不嘆息也。'不見賈生，自以過之，乃今不及'，信矣！"

其後追封清泉侯。子咸嗣。

傅咸

咸字長虞，剛簡有大節。風格峻整，識性明悟，疾惡如仇，推賢樂善，常慕季文子、仲山甫之志。好屬文論，雖綺麗不足，而言成規鑒。潁川庾純常嘆曰："長虞之文近乎詩人之作矣！"

咸寧初，襲父爵，拜太子洗馬，累遷尚書右丞。出爲冀州刺史，繼母杜氏不肯隨咸之官，自表解職。三旬之間，遷司徒左長史。時帝留心政事，詔訪朝臣政之損益。咸上言曰："陛下處至尊之位，而修布衣之事，親覽萬機，勞心日昃。在昔帝王，躬自菲薄，以利天下，未有逾陛下也。然泰始開元以暨于今，十有五年矣，而軍國未豐，百姓不贍，一歲不登便有菜色者，誠由官衆事殷，復除猥濫，蠶食者多而親農者少也。臣以頑疏，謬忝近職，每見聖詔以百姓饑饉爲慮，無能云補，伏用慚恧，敢不自竭，以對天問。舊都督有四，今并監軍，乃盈於十。夏禹敷土，分爲九州，今之刺史，幾向一倍。户口比漢十分之一，而置郡縣更多。空校牙門，無益宿衛，而虚立軍府，動有百數。五等諸侯，復坐置官屬。諸所寵給，皆生於百姓。一夫不農，有受其飢，今之不農，不可勝計。縱使五稼

别類，書名爲《傅子》，分内、外、中篇，共有四部、六録，合一百四十條，好幾十萬字，并有文集一百多卷流傳於世。傅玄當初寫成内篇，他的兒子傅咸拿給司空王沈看，王沈給傅玄寫信説："拜讀了你所寫的書，語言豐富而論理暢達，闡述政體，注重儒教，足以堵塞楊朱墨翟的餘波，可以同古代的孫子孟子相并列。每次開卷一讀，未嘗不大加贊嘆。'不見賈生，自認爲超過了他，到今天纔知道不如他'，這話對啊！"

後來被追封爲清泉侯。兒子傅咸繼嗣。

傅咸字長虞，剛直有大節。風格嚴正，聰明穎悟，疾惡如仇，樂於推舉賢能，常常敬慕季文子、仲山甫的氣節。喜好作文論理，雖纖綺瑰麗不够，但語言有規勸鑒戒的風格。潁川人庾純常常感嘆説："長虞的文章接近於詩人的作品啊！"

咸寧初，繼承父親的爵位，爲太子洗馬，連續升官爲尚書右丞。出任冀州刺史，繼母杜氏不肯隨傅咸到任所，傅玄就上表請求解除職務。三旬的時間，遷爲司徒左長史。當時皇帝留心政事，下詔訪詢朝廷大臣有關國政的利弊得失。傅咸上言説："陛下處於至尊的位置，却重視百姓的事，日理萬機，辛苦勞心。古時的帝王，雖親自儉勞，以利天下，也没有超過陛下的。但從泰始元年直到今天，已經十五年了，而國家不富足，百姓不豐裕，一年收成不好便有飢餓的人，這確實是由於官多事雜，免除賦税的人太多而濫雜，侵占的人多而務農的人少。我雖愚頑粗疏，却被安排在親近的職位上，每次見到聖詔爲百姓的飢苦而憂慮，不能有所補益，深感慚愧，敢不竭盡自己的能力來應對陛下的詔問。過去有四位都督，現在加上監軍，超過十人。夏禹治理國土，分爲九州，現在的刺史，幾乎接近一倍。户口比漢僅有其十分之一，而設置的郡縣更多。空校牙門，無益於值宿守衛，而虚設軍府，動不動就有上百家。有五等爵位的諸侯，又設置官屬。那些受到寵幸的賞賜，都是百姓所生産。一個農夫不耕作，就有人受飢餓，現在不耕作的人，難

普收，僅足相接；暫有災患，便不繼贍。以爲當今之急，先并官省事，静事息役，上下用心，惟農是務也。”

咸在位多所執正。豫州大中正夏侯駿上言，魯國小中正、司空司馬孔毓，四移病所，不能接賓，求以尚書郎曹馥代毓，旬日復上毓爲中正。司徒三却，駿故據正。咸以駿與奪惟意，乃奏免駿大中正。司徒魏舒，駿之姻屬，屢却不署，咸據正甚苦。舒終不從，咸遂獨上。舒奏咸激訕不直，詔轉咸爲車騎司馬。

咸以世俗奢侈，又上書曰：“臣以爲穀帛難生，而用之不節，無緣不匱。故先王之化天下，食肉衣帛，皆有其制。竊謂奢侈之費，甚於天災。古者堯有茅茨，今之百姓競豐其屋。古者臣無玉食，今之賈豎皆厭粱肉。古者后妃乃有殊飾，今之婢妾被服綾羅。古者大夫乃不徒行，今之賤隸乘輕驅肥。古者人稠地狹而有儲蓄，由於節也；今者土廣人稀而患不足，由於奢也。欲時之儉，當詰其奢；奢不見詰，轉相高尚。昔毛玠爲吏部尚書，時無敢好衣美食者。魏武帝嘆曰：‘孤之法不如毛尚書。’令使諸部用心，各如毛玠，風俗之移，在不難矣。”又議移縣獄於郡及二社應立，朝廷從之。遷尚書左丞。

惠帝即位，楊駿輔政。咸言於駿曰：“事與世變，禮隨時宜，諒闇之不行尚矣。由世道彌薄，權不可假，故雖斬焉在疚，而躬覽萬機也。逮至漢文，以天下體大，服重難久，遂制既葬而除。世祖武皇帝雖大孝烝烝，亦從時釋服，制心喪三年，至於萬機

以計算。即使五穀普遍豐收，僅僅够吃；有一時的災患，就不能接濟。我認爲當今的急務，應先省并官署，减少事務和勞役，上下用心，專心於農業生産。”

傅咸任官時多秉公行事。豫州大中正夏侯駿上奏，説魯國小中正、司空司馬孔毓，四次移换病所，不能接待賓客，請求以尚書郎曹馥代替孔毓，十天内又推薦孔毓爲中正。司徒三次拒絶，夏侯駿堅持己見。傅咸認爲夏侯駿對官員取用降黜都由他自己的意願决定，就上奏免除夏侯駿的大中正官。司徒魏舒，是夏侯駿的姻親，多次拒絶聯署，傅咸據理力争堅持不讓，魏舒終究不聽從，傅咸於是就獨自上疏。魏舒劾奏傅咸言論過激毁謗不公，下詔轉任傅咸爲車騎司馬。

傅咸因爲世俗奢侈，又上書説：“我認爲五穀布帛很難生産，而使用不節約，很難不匱乏。所以先王教化天下，吃肉穿衣，都有制度。我認爲奢侈浪費，比天災更嚴重。古時候堯都住茅屋，而現在百姓競相擴修房屋。古時臣下没有精美的食物，現在的商人童僕都飽食細米好肉。古時后妃纔有特殊的妝飾，現在的婢女小妾都穿戴綾錦絲羅。古時大夫以上纔不徒步行走，現在的卑賤僕隸都騎着輕捷肥壯的駿馬。古時人多地少而有儲蓄，是由於節約；現在地廣人稀而憂患不足，是由於奢侈。要崇尚節約，應當處置奢侈的人；奢侈的人不被處罰，就會相互崇尚奢侈。當年毛玠任吏部尚書，没有敢於喜好穿着打扮愛吃精美食物的人。魏武帝感嘆説：‘我的法不如毛尚書。’下令讓各部門用心從政，都像毛玠那樣，風俗的改變，是不會太難的。”又建議遷移縣的監獄到郡上以及應建立二社，朝廷聽從了他的建議。升任尚書左丞。

惠帝即位，楊駿輔佐政事。傅咸對楊駿説道：“事隨世變，禮隨時變，天子居喪的制度不實行已經很久了。由於世道更爲衰微，大權不能借給他人，因此雖然重孝在身，而仍在日理萬機。到了漢文帝時，認爲國事重大，不能長服重孝，於是制定安葬死者後就不再服孝。世祖武皇帝雖然大孝純厚，也按時脱去孝服，在心中服孝

之事，則有不違。今聖上欲委政於公，諒闇自居，此雖謙讓之心，而天下未以爲善。天下未以爲善者，以億兆顒顒，戴仰宸極，聽於冢宰，懼天光有蔽。人心既已若此，而明公處之固未爲易也。竊謂山陵之事既畢，明公當思隆替之宜。周公聖人，猶不免謗。以此推之，周公之任既未易而處，況聖上春秋非成王之年乎！得意忘言，言未易盡。苟明公有以察其悾款，言豈在多。”時司隸荀愷從兄喪，自表赴哀，詔聽之而未下，愷乃造駿。咸因奏曰：“死喪之戚，兄弟孔懷。同堂亡隕，方在信宿，聖恩矜憫，聽使臨喪。詔未下而便以行造，急諂媚之敬，無友于之情。宜加顯貶，以隆風教。”帝以駿管朝政，有詔不問，駿甚憚之。咸復與駿箋諷切之，駿意稍折，漸以不平。由是欲出爲京兆、弘農太守，駿甥李斌說駿，不宜斥出正人，乃止。

致喪三年，至於國家各種大事，都忙不過來。現在聖上想委托政事於你，自己戴孝服喪，這雖然是謙讓之心，而天下人認爲不妥。天下人認爲不妥的原因，是因爲百姓仰慕，企盼的是皇上，聽命於冢宰，害怕皇上被蒙蔽。人心既然如此，而你執政本就不會容易。我認爲先帝安葬之事結束，就應當考慮皇帝親政的事。周公是聖人，尚且免不了被人非議。由此推論，周公執政都很難，何況聖上年富春秋又不像周成王那樣年幼呢！得義理而忘言，言而未盡。如果你能審察我誠懇之情，豈在於言多。”當時司隸荀愷的堂兄死，上表自求赴喪，詔令聽任他去而未下達，荀愷就拜請楊駿。傅咸因此上奏說：“死喪哀痛，兄弟戀念。同堂兄長死亡，剛剛兩夜，聖恩憐憫，聽任讓他去赴喪。詔令尚未下達就去拜請大臣，急於諂媚高官，沒有兄弟的情份。應該大加貶斥，用來振興風俗教化。”皇帝因爲楊駿掌管朝政，下詔不追究責任，楊駿非常害怕傅咸。傅咸又給楊駿寫信諷勸切責他，楊駿的得意之情稍稍受到挫折，漸漸心中不平。因此想讓傅咸出任京兆、弘農太守，楊駿的外甥李斌勸說楊駿，不應該排斥外放剛正的人，纔沒有實現。

駿弟濟素與咸善，與咸書曰：“江海之流混混，故能成其深廣也。天下大器，非可稍了，而相觀每事欲了。生子痴，了官事，官事未易了也。了事正作痴，復爲快耳！左丞總司天臺，維正八坐，此未易居。以君盡性而處未易居之任，益不易也。想慮破頭，故具有白。”咸答曰：“衛公云，酒色之殺人，此甚於作直。坐酒色死，人不爲悔。逆畏以直致禍，此由心不直正，欲以苟且爲明哲耳！自古以直致禍者，當自矯枉過直，或不忠允，欲以亢厲爲聲，故致忿耳。安有悾悾爲忠益，而當見疾乎！”居無何，駿誅。咸轉爲太子中庶子，遷御史中丞。

楊駿的弟弟楊濟早和傅咸友善，他給傅咸寫信說：“江海之水浩浩蕩蕩，所以能成其深廣。天下大事，不能隨便了結，而相觀每件事都想了結。生子痴呆，了結官事，官事不容易了結啊。了結事務作痴呆，又是快樂的事！左丞總管天臺，維護主持八坐官署，這一官職不好當。以你的性格而處在不好處的位置上，更不容易。我頗費腦筋想了這些事，因此把它們全寫信來告訴您。”傅咸回信說：“衛公說過，酒色殺人，這要甚於秉公辦事。以酒色得罪而死，人不會後悔。害怕秉公辦事會遭禍，這是由於心不正直，想以苟且偷安來明哲保身！自古以來由於正直導致禍患的人，應該是自己矯枉過正，或者是不能忠心公允，想以激昂嚴厲爲聲譽，因此招致他人的憤恨。豈有忠心耿耿，而應當被嫉詬的呢！”過了不久，楊駿被殺。傅咸轉任太子中庶子，改任御史中丞。

時太宰、汝南王亮輔政，咸致書曰："咸以爲太甲、成王年在蒙幼，故有伊周之事。聖人且猶不免疑，况臣既不聖，王非孺子，而可以行伊周之事乎！上在諒闇，聽於冢宰，而楊駿無狀，便作伊周，自爲居天下之安，所以至死。其罪既不可勝，亦是殿下所見。駿之見討，發自天聽，孟觀、李肇與知密旨耳。至於論功，當歸美於上。觀等已數千户縣侯，聖上以駿死莫不欣悦，故論功寧厚，以叙其歡心。此群下所宜以實裁量，而遂扇動，東安封王，孟李郡公，餘侯伯子男，既妄有加，復又三等超遷。此之熏赫，震動天地，自古以來，封賞未有若此者也。無功而厚賞，莫不樂國有禍，禍起當復有大功也。人而樂禍，其可極乎！作此者，皆由東安公。謂殿下至止，當有以正之。正之以道，衆亦何所怒乎！衆之所怒，在於不平耳。而今皆更倍論，莫不失望。咸之愚冗，不惟失望而已，竊以爲憂。又討駿之時，殿下在外，實所不綜。今欲委重，故令殿下論功。論功之事，實未易可處，莫若坐觀得失，有居正之事宜也。"

當時太宰、汝南王司馬亮輔佐政事，傅咸向他致信説："傅咸認爲太甲、周成王年紀幼小，因而有伊尹周公輔佐的事。聖人尚且不免被懷疑，何况臣又不是聖人，皇帝也不是小孩，而可以行伊尹周公的事麽！皇上在服喪期間，由冢宰執政，而楊駿不守法度，便充當伊尹周公，自以爲處在天下的頂位上，所以導致了死亡。他的罪惡極大，也是殿下親眼所見。楊駿被殺，發端於皇帝，孟觀、李肇不過參與知道密旨罷了。至於論功勞，應當歸於皇上。孟觀等人已是有數千户封邑的縣侯，聖上因爲楊駿已死無不歡欣，因此論功勞寧肯豐厚一些，用來嘉獎使他們歡心。這就是説群臣應該按實際情况估量功勞，可竟然藉此煽動誇功，東安封爲王，孟李成了郡級公爵，其餘侯伯子男爵位，既妄加封賞，又超加三等升遷。這種顯赫之勢，震天動地，自古以來，封賞都没有這樣的。没有功勞却厚加封賞，就會使人都喜歡國家有難，有難正好又能立大功。人樂於有難，不可思議！始作俑者，是東安公。我認爲是殿下有災禍，應當有所糾正。如用正確的途徑糾正，大家又有什麽可怨的呢！大家之所以怨恨，在於不公平而已。而現在都加倍論功，大家莫不失望。傅咸愚笨，不僅僅是失望而已，而且有憂患。在討伐楊駿的時候，殿下在外面，的確没有總攬此事。現在想升官，所以讓殿下論功。論功的事情，實在不好處理，不如坐觀得失，居於中正地位。"

咸復以亮輔政專權，又諫曰："楊駿有震主之威，委任親戚，此天下所以喧嘩。今之處重，宜反此失。謂宜静默頤神，有大得失，乃維持之；自非大事，一皆抑遣。比四造詣，及經過尊門，冠蓋車馬，填塞街衢，此之翕習，既宜弭息。又夏侯長容奉使爲先帝請命，祈禱無感，先帝崩背，宜自咎責，而自求請命之勞，而公以爲少府。私竊之論，云長容則公之姻，故至於此。一犬吠形，群犬吠聲，懼於群吠，遂至叵聽也。咸之

傅咸又因爲司馬亮輔佐政事專權，又勸諫説："楊駿行施皇上的權力，委任自己的親戚，所以天下人纔議論。現在你又在此重位，應該糾正這一過失。我認爲現在應静默養神，有大得大失的事，纔主持；若不是大事，全部交有關部門辦理。接連四次去請謁，以及到府門去的人員車馬，都填塞滿了街道，這種狀況，也應停止。夏侯長容奉了使命爲先帝請命，祈禱康復，先帝去世，他應當自劾請罪，反而自求功勞，而你又任命他爲少府。我私下的看法，認爲夏侯長容是你的姻親，所以能如此。一犬吠影，百犬吠聲，衆多狗叫就不聽了。傅咸我的爲人，不能等到見面

爲人，不能面從而有後言。嘗觸楊駿，幾爲身禍；況於殿下，而當有惜！往從駕，殿下見語：'卿不識韓非逆鱗之言耶，而欻摩天子逆鱗！'自知所陳，誠頷頷觸猛獸之鬚耳。所以敢言，庶殿下當識其不勝區區。前摩天子逆鱗，欲以盡忠；今觸猛獸之鬚，非欲爲惡，必將以此見恕。"亮不納。長容者，夏侯駿也。

再說話。過去觸犯楊駿，幾乎遭到災禍；何况對於你，而應當有所珍惜！以前跟隨皇帝，你曾說：'卿不知道韓非說的逆鱗的話嗎，而竟敢觸動天子的逆鱗！'我自知所說的話，的確是在觸猛獸之鬚。我之所以敢說，是希望你知道我的誠懇之心。從前觸摩天子逆鱗，是想盡忠心；現在觸犯猛獸的鬍鬚，不是想做壞事，您一定會原諒我。"司馬亮不采納。長容，即夏侯駿。

會丙寅，詔群僚舉郡縣之職以補內官。咸復上書曰："臣咸以爲夫興化之要，在於官人。才非一流，職有不同。譬諸林木，洪纖枉直，各有攸施。故明揚逮于仄陋，疇咨無拘內外。內外之任，出處隨宜，中間選用，惟內是隆；外舉既頹，復多節目，競內薄外，遂成風俗。此弊誠宜亟革之，當內外通塞無所偏耳。既使通塞無偏，若選用不平，有以深責；責之苟深，無憂不平也。且膠柱不可以調瑟，況乎官人而可以限乎。伏思所限者，以防選用不能出人。不能出人，當隨事而制，無須限法。法之有限，其於致遠，無乃泥乎！或謂不制其法，以何爲貴？臣聞刑懲小人，義責君子，君子之責，在心不在限也。正始中，任何晏以選舉，內外之衆職各得其才，粲然之美於斯可觀。如此，非徒御之以限，法之所致，乃委任之由也。委任之懼，甚於限法。是法之失，非己之尤，尤不在己，責之無懼，所謂'齊之以刑，人免而無恥'者也。苟委任之，一則慮罪之及，二則懼致怨謗。己快則朝野稱咏，不善則衆惡見歸，此之戰戰，孰與倚限法以苟免乎！"

正好在丙寅這天，詔令百官薦舉郡縣地方官補充中央官職。傅咸又上書說："臣傅咸認爲振興教化的要務，在於任用官吏。才能不在一個水平，職位就不應相同。就像林木，粗細曲直，各有所用。因此選拔應直至出身卑微的人，并且不限中央地方。中央與地方的官任，來源隨其所宜，選用期間，衹看重中央官員；地方官員的選拔衰廢，又有許多私下的關節，競相做中央官而輕視地方官，就形成了風俗。這種弊端的確應當改革，使中央地方官員的提拔升降無所偏向。即使升降没有偏向，如果選用不公平，就加以重責，重責之下，就不怕不公平了。再說粘合成的琴柱不能用來調琴瑟，何况任用官吏而可以限定嗎？我想之所以限定的原因，是用來防止選用不能出人。不能出人，應當按具體的事情來處置，没必要限定法規。法規有限定，它對於招徠遠方的人，不是太拘泥了麼！有人說不制定法規，拿什麼作爲重視的標準呢？我聽說刑法懲治小人，仁義責罰君子，君子受責罰，在於心中而不在限定。正始時，任命何晏主持選舉，中央地方衆多官職都各得其才，清明公平的美政由此可見。這樣的話，不僅用限定來控制，由法規所招致，還有委派任用的原由。委派任用方面的憂懼，比限定法規還要嚴重。法規上的錯誤，不是自己的過失，過失不在自己，受責罰也不畏懼。就是所說的'用刑法來整治，人們就免於無耻'。如果委派任命的話，一則考慮罪及自己，二則害怕招致怨恨。自己快慰則朝野歌頌，自己不好就招來許多非議，這樣小心害怕，誰能依靠限定法規來僥幸免罪呢！"

咸再爲本郡中正，遭繼母憂去官。頃之，起以議郎，長兼司隸校尉。咸前後固辭，不聽，敕使者就拜，咸復送還印綬。公車不通，催使攝職。咸以身無兄弟，喪祭無主，重自陳乞，乃使於官舍設靈坐。咸又上表曰："臣既駑弱，不勝重任。加在哀疚，假息日閲，陛下過意，授非所堪。披露丹款，歸窮上聞，謬詔既往，終然無改。臣雖不能滅身以全禮教，義無靦然，虛忝隆寵。前受嚴詔，視事之日，私心自誓，隕越爲報。以貨賂流行，所宜深絶，切敕都官，以此爲先。而經彌日月，未有所得。斯由陛下有以獎厲，慮於愚戇，將必死繫，故自掩檢以避其鋒耳。在職有日，既無赫然之舉，又不應弦垂翅，人誰復憚？故光祿大夫劉毅爲司隸，聲震内外，遠近清肅。非徒毅有王臣匪躬之節，亦由所奏見從，威風得伸也。"詔曰："但當思必應繩中理，威風日伸，何獨劉毅！"

傅咸又爲本郡中正官，遭繼母喪辭去官職。不久，以議郎起用，長兼司隸校尉。傅咸前後堅決辭讓，皇帝不允許，派人去他家授官，傅咸又送還官印。官府的車不走，催促讓他到任。傅咸因爲自己没有兄弟，喪事祭祀無人主持，又堅決地陳請乞求，皇上就讓他在官舍設靈位祭祀。傅咸又上表説："臣愚昧怯弱，不能擔當重任。加上在服喪期間，難以就任，陛下以過高的期望，授給我不能承擔的工作。我流露一腔忠誠，使皇上能聽到，責斥的詔書往來，但我始終不改。我雖然不能滅身來保全禮教，但情理上不能到任，圖有虛名地受尊隆寵幸。以前受嚴詔，上任的時候，自己私下裏發誓，要鞠躬盡瘁做爲報答。因爲賄賂流行，應當堅决杜絶，所以嚴格敕令官吏，以此爲先務。但經過很長時期，仍未有效果。這是由於陛下獎勵有加，考慮到我的愚笨，必將繫爲死囚，所以自加遮掩檢點來逃避鋒芒而已。在職多日，既没有赫然明顯的舉動，又不能像鳥一樣應着弓弦的響聲垂下翅膀，人又有誰畏憚我呢？以前光禄大夫劉毅做司隸，聲名震動内外，遠近都清明肅然。這不僅僅是劉毅有大臣奮不顧身盡忠的氣節，也是由於他所陳奏的都被聽從，所以他的威猛之風纔得到伸展。"下詔説："儘管考慮使法規合乎情理，使威猛之風得以施展，何止劉毅！"

時朝廷寬弛，豪右放恣，交私請托，朝野溷淆。咸奏免河南尹澹、左將軍倩、廷尉高光、兼河南尹何攀等，京都肅然，貴戚懾伏。咸以"聖人久於其道，天下化成。是以唐虞三載考績，九年黜陟。其在《周禮》，三年大比。孔子亦云，'三年有成'。而中間以來，長吏到官，未幾便遷，百姓困於無定，吏卒疲於送迎"。時僕射王戎兼吏部，咸奏："戎備位台輔，兼掌選舉，不能謐静風俗，以凝庶績，至令人心傾動，開張浮競。中郎李重、李義不相匡正。請免戎等官。"詔曰："政道之本，誠宜久於其

當時朝廷法網寬疏鬆弛，豪强放縱無法，私下結黨營私，朝野污濁混亂。傅咸上奏免去河南尹澹、左將軍倩、廷尉高光、兼河南尹何攀等人的官職，京城一片肅然，貴戚都畏懼而斂手。傅咸認爲"聖人長久地施行仁道，天下教化興成。因此唐虞時期每三年考核一次官吏，每九年進行一次提拔降免。這在《周禮》中記載着，三年一次大考核。孔子也説"三年有成"。而從中間以來到現在，官吏到任，不久就改换，官吏不定使百姓很困苦，小吏走卒也被送往迎來的事務弄得很疲倦。"當時僕射王戎兼管吏部，傅咸上奏説："王戎居臺輔的職位，兼管官吏選舉，不能使風俗寧静，以有政績，致使人心浮動，競相奔走要官。中郎李重、李義不幫助他糾正。請罷免

職，咸奏是也。戎職在論道，吾所崇委，其解禁止。”御史中丞解結以咸劾戎爲違典制，越局侵官，干非其分，奏免咸官。詔亦不許。

咸上事以爲：

按令，御史中丞督司百僚。皇太子以下，其在行馬内，有違法憲者皆彈糾之。雖在行馬外，而監司不糾，亦得奏之。如令之文，行馬之内有違法憲，謂禁防之事耳。宫内禁防，外司不得而行，故專施中丞。今道路橋梁不修，鬥訟屠沽不絶，如此之比，中丞推責州坐，即今所謂行馬内語施於禁防。既云中丞督司百僚矣，何復説行馬之内乎！既云百僚，而不得復説行馬之内者，内外衆官謂之百僚，則通内外矣。司隸所以不復説行馬内外者，禁防之事已於中丞説之故也。中丞、司隸俱糾皇太子以下，則共對司内外矣，不爲中丞專司内百僚，司隸專司外百僚。自有中丞、司隸以來，更互奏内外衆官，惟所糾得無内外之限也。而結一旦横挫臣，臣前所以不羅縷者，冀因結奏得從私願也。今既所願不從，而敕云但爲過耳，非所不及也，以此見原。臣忝司直之任，宜當正己率人，若其有過，不敢受原，是以申陳其愚。司隸與中丞俱共糾皇太子以下，則從皇太子以下無所不糾也。得糾皇太子而不得糾尚書，臣之暗塞既所未譬。皇太子爲在行馬之内邪，皇太子在行馬之内而得糾之，尚書在行馬之内而不得糾，

王戎等人官職。”下詔説：“從政之道的根本，的確應當使官吏長時期從事同一工作，傅咸所陳奏的正確。王戎的本職在於論道，是我尊崇委重的，要禁止他再懈怠。”御史中丞解結以爲傅咸彈劾王戎是違犯典制，越級干涉官員，又不是他的分内工作，奏免傅咸官職。下詔也不允許。

傅咸上奏陳事認爲：

按法令，御史中丞監督百官。皇太子以下，在有路障範圍内，違犯法律的都彈劾糾察他們。即使在有路障範圍之外，司法部門不糾察，御史中丞也能彈劾他們。按照法令條文，在路障範圍内有違犯法律的，就應該嚴禁防止。宫内禁防，其他部門不能管理，因此專門由御史中丞管理。現在道路橋梁不整修，打架告狀屠宰買賣等不禁止，這樣的事，中丞推脱責任於州郡官員承擔，就是現在所説的路障内講實施禁止防範。既説中丞監督百官，爲什麽又説僅在一定範圍之内呢！既説百官，就再不能説僅在一定範圍之内的原因，是内外衆官稱爲百官，包括了内外。司隸之所以不再説路障内外的原因，是由於禁防的事務已被中丞説過的緣故。中丞、司隸都糾察皇太子以下，就是共管部門内外，不是説中丞專管内百官，司隸專管外百官。自有中丞、司隸以來，互相劾奏内外衆官，所糾劾的没有内外的限制。而解結一旦横加挫辱我，我以前之所以不羅列他錯誤的原因，是希望通過解結的劾奏實現我的個人願望。現在願望不能實現，而敕命説衹是有點過分罷了，不是不能干涉，因此被原諒。我列於司隸的重任，應當端正自己作爲表率，如有過失，不敢接受赦免，因此申述我的愚見。司隸與中丞都共同糾察皇太子以下，那麽皇太子以下官員應無所不糾。能糾察皇太子而不能糾察尚書，這是閉塞的我聞所未聞。如果皇太子在路障之内，皇太子在路障之内而能糾察他，尚書在路障之内而不能糾察，没有這樣的道理。這一道理很明白，而解結以此來挫辱我。我没什麽可恨

無有此理。此理灼然，而結以此挫臣。臣可無恨耳，其於觀聽，無乃有怪邪！臣識石公前在殿上脱衣，爲司隸荀愷所奏，先帝不以爲非，于時莫謂侵官；今臣裁糾尚書，而當有罪乎？

的，但這對於看到聽到的人來説，不是覺得很奇怪嗎！我知道從前石公在殿上脱衣，被司隸荀愷劾奏，先帝并不認爲劾奏錯了，當時也没有人説是辱官；現在我糾察尚書，就應當有罪嗎？

咸累自上稱引故事，條理灼然，朝廷無以易之。

傅咸多次上奏稱説引用故事，條理明顯，朝廷没有理由反對。

吴郡顧榮常與親故書曰："傅長虞爲司隸，勁直忠果，劾按驚人。雖非周才，偏亮可貴也。"元康四年卒官，時年五十六。詔贈司隸校尉，朝服一具、衣一襲、錢二十萬，謚曰貞。有三子：敷、晞、纂。長子敷嗣。

吴郡顧榮常給親朋寫信説："傅長虞做司隸，剛毅正直忠誠果敢，劾奏糾察大膽驚人。雖然不是全才，但偏亮可貴。"元康四年逝世於任上，終年五十六歲。下詔贈司隸校尉，朝服一具、衣一襲，錢二十萬，謚號貞。有三個兒子：傅敷、傅晞、傅纂。長子傅敷爲後嗣。

傅敷

敷字穎根，清静有道，素解屬文。除太子舍人，轉尚書郎、太傅參軍，皆不起。永嘉之亂，避地會稽，元帝引爲鎮東從事中郎。素有羸疾，頻見敦喻，辭不獲免，輿病到職。數月卒，時年四十六。晞亦有才思，爲上虞令，甚有政績，卒於司徒西曹屬。

傅敷字穎根，清静有仁道，平素善於作文。任太子舍人，轉尚書郎、太傅參軍，都不赴任。永嘉之亂時，避居會稽，元帝任命爲鎮東從事中郎。平常很瘦弱，多次被敦促上任，辭謝没有得到應允，帶病到職。過了幾月就去世，終年四十六歲。傅晞也有才思，任上虞縣令，很有政績，去世於司徒西曹屬官任上。

傅祗

祗字子莊。父嘏，魏太常。祗性至孝，早知名，以才識明練稱。武帝始建東宫，起家太子舍人，累遷散騎黄門郎，賜爵關内侯，食邑三百户。母憂去職。及葬母，詔給太常五等吉凶導從。其後諸卿夫人葬給導從，自此始也。服終，爲滎陽太守。自魏黄初大水之後，河濟泛溢，鄧艾嘗著《濟河論》，開石門而通之，至是復浸壞。祗乃造沈萊堰，至今兖豫無水患，百姓爲立碑頌焉。尋表兼廷尉，遷常侍、左軍將軍。

傅祗字子莊。父親傅嘏，爲魏太常。傅祗極爲孝順，很早就知名，以才識幹練被稱贊。武帝開始建立東宫時，初任太子舍人，多次升遷爲散騎黄門郎，賜爵關内侯，食邑三百户。因母喪離職。到埋葬他母親時，詔命給予太常五等吉凶作爲導從。後來諸位卿士的夫人埋葬時給予導從，是從此開始的。服喪期滿後，爲滎陽太守。自從魏黄初年間發生大水災後，黄河濟水泛濫，鄧艾曾爲此寫了《濟河論》，開通石門來引導洪水，到這時又決堤泛濫。傅祗主持修築了沈萊堰，至今兖豫一帶没有水患，百姓立碑稱頌他。不久兼任廷尉，升任常侍、左軍將軍。

及帝崩，梓宫在殯，而太傅楊駿輔政，欲悦衆心，議普進封爵。祗與

皇帝去世，殯殮之時，太傅楊駿輔政，想取悦人心，建議普遍進升封爵。傅祗給楊駿寫信

駿書曰："未有帝王始崩，臣下論功者也。"駿不從。入爲侍中。時將誅駿，而駿不之知。祗侍駿坐，而雲龍門閉，内外不通。祗請與尚書武茂聽國家消息，揖而下階。茂猶坐，祗顧曰："君非天子臣邪！今内外隔絶，不知國家所在，何得安坐！"茂乃驚起。駿既伏誅，裴楷息瓚，駿之婿也，爲亂兵所害。尚書左僕射荀愷與楷不平，因奏楷是駿親，收付廷尉。祗證楷無罪，有詔赦之。時又收駿官屬，祗復啓曰："昔魯芝爲曹爽司馬，斬關出赴爽，宣帝義之，尚遷青州刺史。駿之僚佐不可加罰。"詔又赦之。祗多所維正皆如此。

説："没有帝王剛剛去世，臣下就論賞功勞的事。"楊駿不聽從他的勸説。入爲侍中。當時將要殺楊駿，但楊駿自己不知道。傅祗陪侍楊駿就座，但雲龍門已關閉，内外不通。傅祗請同尚書武茂一起去打探消息，作揖後走下臺階。武茂仍坐着，傅祗回頭説："您不是天子的大臣嗎！現在内外隔絶，不知皇帝在何處，怎能安坐不動呢！"武茂纔驚懼而起。楊駿已經被殺，裴楷的兒子裴瓚，是楊駿的女婿，被亂兵殺害。尚書左僕射荀愷和裴楷不和，就趁機奏裴楷是楊駿的姻親，將他逮捕交付廷尉處治。傅祗證明裴楷無罪，詔令赦免了他。當時又逮捕了楊駿的下屬人員，傅祗又啓奏説："昔年魯芝爲曹爽的司馬，在危急時斬斷門鎖去救曹爽，宣帝認爲他有節義，而且還升任爲青州刺史。所以楊駿的屬官不能加以刑罰。"皇帝又下詔赦免了他們。傅祗維持正義大都如此。

除河南尹，未拜，遷司隸校尉。以討楊駿勳，當封郡公八千户，固讓，减半，降封靈川縣公，千八百户，餘二千二百户封少子暢爲武鄉亭侯。又以本封賜兄子雋爲東明亭侯。

任命爲河南尹，没有上任，改任司隸校尉。因討伐楊駿的功勛，應當封郡公八千户，他堅决辭讓，退了一半，降封爲靈川縣公，封一千八百户，餘下二千二百户封少子傅暢爲武鄉亭侯。又以本封賜給他哥哥的兒子傅雋爲東明亭侯。

楚王瑋之矯詔也，祗以聞奏稽留，免官。期年，遷光禄勳，復以公事免。氐人齊萬年舉兵反，以祗爲行安西軍司，加常侍，率安西將軍夏侯駿討平之。遷衛尉，以風疾遜位，就拜常侍，食卿禄秩，賜錢及床帳等。尋加光禄大夫，門施行馬。

楚王司馬瑋假傳詔書，傅祗因奏聞延遲，被免官。第二年，改任爲光禄勛，又因公事被免職。氐人齊萬年舉兵反叛，朝廷任命傅祗爲行安西軍司，加任常侍，率領安西將軍夏侯駿討平了叛亂。升任衛尉，因有中風病而退休，在家拜爲常侍，仍食用卿的禄秩，賜給錢及床帳等物。不久加任光禄大夫，門口設置路障。

及趙王倫輔政，以爲中書監，常侍如故，以鎮衆心。祗辭之以疾，倫遣御史輿祗就職。王戎、陳準等相與言曰："傅公在事，吾屬無憂矣。"其爲物所倚信如此。

到趙王司馬倫輔政，任命爲中書監，仍任常侍如故，用以鎮撫人心。傅祗以疾病爲由辭謝，司馬倫派遣御史用車接傅祗就職上任。王戎、陳準等互相説："傅公在職，我們就没有憂慮了。"他被大家所倚重信任到這種地步。

倫篡，又爲右光禄、開府，加侍中。惠帝還宫，祗以經受僞職請退，不許。初，倫之篡也，孫秀與義陽王威等十餘人預撰儀式禪文。及倫敗，齊王冏收侍中劉逵、常侍騶捷、杜育、

司馬倫篡位，又任右光禄、開府，加任侍中。惠帝回宫復位，傅祗以曾接受過僞職爲由請求退休，没有允許。當初，司馬倫篡位時，孫秀和義陽王司馬威等十多人事先撰寫了禪讓的儀式禪文。到司馬倫失敗，齊王司馬冏逮捕了侍

黄門郎陸機、右丞周導王尊等付廷尉。以禪文出中書，復議處祗罪，會赦得原。後以禪文草本非祗所撰，於是詔復光禄大夫。子宣，尚弘農公主。

尋遷太子少傅，上章遜位還第。及成都王穎爲太傅，復以祗爲少傅，加侍中。懷帝即位，遷光禄大夫、侍中，未拜，加右僕射、中書監。時太傅東海王越輔政，祗既居端右，每宣君臣謙光之道，由此上下雍穆。祗明達國體，朝廷制度多所經綜。歷左光禄、開府，行太子太傅，侍中如故。疾篤遜位，不許。遷司徒，以足疾，詔版輿上殿，不拜。

大將軍苟晞表請遷都，使祗出詣河陰，修理舟楫，爲水行之備。及洛陽陷没，遂共建行臺，推祗爲盟主，以司徒、持節、大都督諸軍事傳檄四方。遣子宣將公主與尚書令和郁赴告方伯徵義兵，祗自屯盟津小城，宣弟暢行河陰令，以待宣。祗以暴疾薨，時年六十九。祗自以義誠不終，力疾手筆敕厲其二子宣、暢，辭旨深切，覽者莫不感激慷慨。祗著文章駁論十餘萬言。

中劉逵、常侍騶捷杜育、黄門郎陸機、右丞周導王尊等人交付廷尉。認爲禪文出於中書，又建議給傅祗處罪，恰好遇到赦免免受處分。後來認爲禪文草稿不是傅祗撰寫，於是詔命恢復光禄大夫。兒子傅宣，娶了弘農公主。

不久升任爲太子少傅，上表辭職回家。成都王司馬穎爲太傅，又任傅祗爲少傅，加任侍中。晋懷帝即位，改任光禄大夫、侍中，没有上任，加任右僕射、中書監。當時由太傅東海王司馬越輔政，傅祗既官居其右，就常常講君臣之間謙和的道理，因此上下和睦。傅祗通達國體，朝廷的制度大多由他制定。歷任左光禄、開府，行太子太傅，任侍中如故。因疾病加重要求退休，没有允許。改任司徒，因脚有病，詔令他坐車上殿，可以不向皇上朝拜。

大將軍苟晞上表請求遷都，派傅祗前往河陰，修理船隻，爲水上運輸作準備。到洛陽陷落，共同成立行臺，推舉傅祗爲盟主，以司徒、持節、大都督諸軍事的身份傳檄四面八方。又派遣兒子傅宣帶領公主和尚書令和郁赴各封地徵發義兵，傅祗自己駐守在盟津小城，傅宣的弟弟傅暢任河陰令，接應傅宣。傅祗因暴病而死，終年六十九歲。傅祗認爲自己誠義不終，力疾手書遺言嚴命他的兩個兒子傅宣、傅暢，辭意深切，看了的人無不感激慷慨。傅祗寫的文章駁論等十餘萬言。

傅宣

宣字世弘。年六歲喪繼母，哭泣如成人，中表異之。及長，好學，趙王倫以爲相國掾、尚書郎、太子中舍人，遷司徒西曹掾。去職，累遷爲秘書丞、驃騎從事中郎。惠帝至自長安，以宣爲左丞，不就，遷黄門郎。懷帝即位，轉吏部郎，又爲御史中丞。卒年四十九，無子，以暢子冲爲嗣。

傅宣字世弘。六歲時死了繼母，哭泣像成年人一樣，使他的兄弟姊妹們感到很奇異。長大後，喜好學習，趙王司馬倫引他爲相國掾、尚書郎、太子中舍人，升任司徒西曹掾。去職，多次升遷爲秘書丞、驃騎從事中郎。惠帝從長安返回後，任命傅宣爲左丞，不上任，改任黄門郎。懷帝即位，轉任吏部郎，又爲御史中丞。死時四十九歲，没有兒子，以傅暢的兒子傅冲爲後嗣。

傅暢

暢字世道。年五歲，父友見而戲之，解暢衣，取其金環與侍者，暢不

傅暢字世道。五歲時，他父親的朋友見了就戲耍他，脱了傅暢的衣服，取下他戴着的金環給

之惜，以此賞之。年未弱冠，甚有重名。以選入侍講東宫，爲秘書丞。尋没於石勒，勒以爲大將軍右司馬。諳識朝儀，恒居機密，勒甚重之。作《晋諸公叙讚》二十二卷，又爲《公卿故事》九卷。咸和五年卒。子詠，過江爲交州刺史、太子右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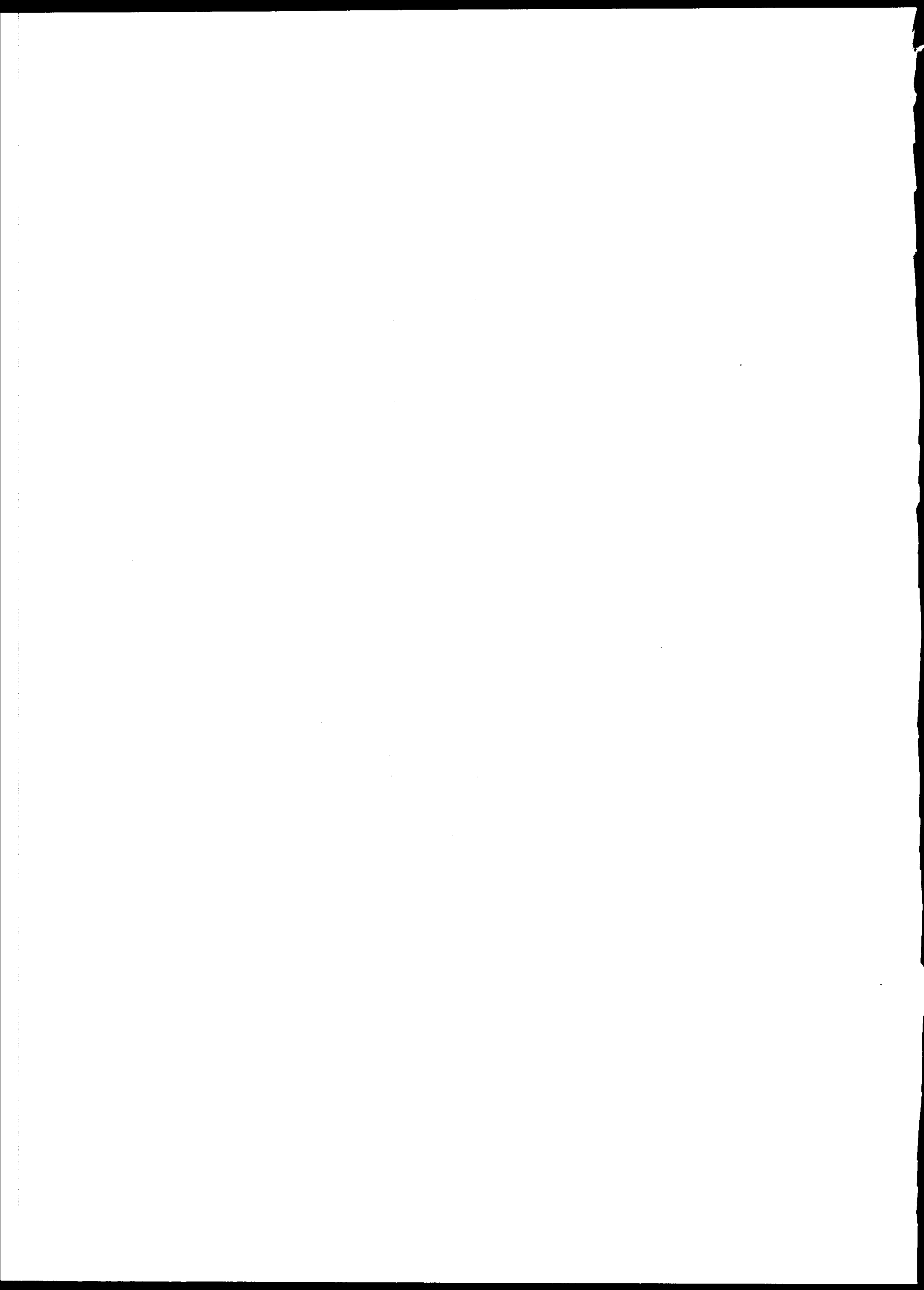
了旁邊伺候的人，傅暢竟然不可惜，以此贊賞傅暢。不到二十歲時，就很有名氣。因此入選東宫侍講，爲秘書丞。不久爲石勒所獲，石勒任命他爲大將軍右司馬。精通朝廷禮儀，常處重要職位，石勒很器重他。作《晋諸公叙讚》二十二卷，又著《公卿故事》九卷。咸和五年去世。子傅詠，過江後任交州刺史、太子右率。

史臣曰：武帝覽觀四方，平章百姓，永言啓沃，任切争臣。傅玄體强直之姿，懷匪躬之操，抗辭正色，補闕弼違，諤諤當朝，不忝其職者矣。及乎位居三獨，彈擊是司，遂能使臺閣生風，貴戚斂手。雖前代鮑、葛，何以加之！然而惟此褊心，乏弘雅之度，驟聞競爽，爲物議所譏，惜哉！古人取戒於韋弦，良有以也。長虞風格凝峻，弗墜家聲。及其納諫汝南，獻書臨晋，居諒直之地，有先見之明矣。傅祗名父之子，早樹風猷，崎嶇危亂之朝，匡救君臣之際，卒能保全禄位，可謂有道存焉。

史臣曰：武帝總觀天下，辨别百官，言語竭盡忠告，任用諍臣。傅玄有强硬剛直的風姿，心懷奮不顧身盡忠的節操，抗言正色，彌補過失，在當朝直言進諫，不愧於他所任的職務。到了位居三獨，彈劾百官，終於能使臺閣生氣勃勃，貴戚不敢作壞事。即使前代的鮑、葛等人，又怎能超過他呢！然而心地狹隘，缺乏寬弘雅量的氣度，争强好勝，被時議所譏諷，可惜啊！古人佩帶韋弦以自警，確實是有原因的。長虞風格凝重冷峻，不失家風。到他在汝南進諫，在臨晋獻書，居於忠誠正直的地位，有先見之明。傅祗是名父的兒子，很早就樹立風範，在危亂的時期艱難曲折地任職，在匡救君臣之際，最終能够保全禄位，是由於他身存道義啊。

贊曰：鶉觚貞諒，實惟朝望。志厲强直，性乖夷曠。長虞剛簡，無虧風尚。子莊才識，爰膺袞職。忠績未申，泉途遽逼。

贊曰：鶉觚堅貞忠誠，的確是朝野衆望所歸。剛强正直，但性格乖異不曠達。長虞剛直簡約，不虧風尚。子莊有才有識，官居高位。可惜忠績尚未施展，就被逼上了黄泉之路。



晋書卷四十八

列傳第十八

向雄

向雄字茂伯，河内山陽人也。父韶，彭城太守。雄初仕郡爲主簿，事太守王經。及經之死也，雄哭之盡哀，市人咸爲之悲。後太守劉毅嘗以非罪笞雄，及吴奮代毅爲太守，又以少譴繫雄於獄。司隸鍾會於獄中辟雄爲都官從事，會死無人殯斂，雄迎喪而葬之。文帝召雄而責之曰："往者王經之死，卿哭王經於東市，我不問也。今鍾會躬爲叛逆，又輒收葬，若復相容，其如王法何!"雄曰："昔者先王掩骼埋胔，仁流朽骨，當時豈先卜其功罪而後葬之哉！今王誅既加，於法已備。雄感義收葬，教亦無闕。法立於上，教弘於下，何必使雄違生背死以立於時！殿下仇枯骨而捐之中野，爲將來仁賢之資，不亦惜乎!"帝甚悦，與談宴而遣之。

向雄字茂伯，河内山陽人。父親向韶，爲彭城太守。向雄一開始做官在郡上任主簿，從事於太守王經。到王經死時，向雄哭悼他極其哀痛，市上人都爲之悲傷。後來太守劉毅曾以莫須有之罪笞打向雄，到吴奮代替劉毅作了太守，又以小錯把向雄逮捕入獄。司隸鍾會徵召在獄中的向雄爲都官從事，鍾會死後無人收殮，向雄爲他發喪安葬。文帝召見向雄并斥責説："過去王經死後，你在東市哭悼王經，我没有過問。現在鍾會叛亂作逆，你又收殮安葬他，如果再次寬容你，那對國家法律怎麽交待!"向雄説："過去先王掩埋敵人的尸體，仁德施於朽骨，當時難道也是先數清他們的罪行然後埋葬的嗎！現在已按國法殺了他，對於法律來説已算正法。我出於恩義收葬他，對禮而言也不算闕失。國法設立在上，禮教弘揚於下，何必非讓我違背心願背棄死者而活在當世呢！殿下仇視枯骨而把它抛在荒野之中，被將來的仁者賢人笑談，不也太可惜了嗎!"皇帝聽完很高興，和他一起聊天吃飯後送他回去。

累遷黄門侍郎。時吴奮、劉毅俱爲侍中，同在門下，雄初不交言。武帝聞之，敕雄令復君臣之好。雄不得已，乃詣毅，再拜曰："向被詔命，君臣義絶，如何?"於是即去。帝聞而大怒，問雄曰："我令卿復君臣之好，何以故絶?"雄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今之進人若加諸膝，退人若墜諸川。劉河内於臣不爲

多次升遷爲黄門侍郎。當時吴奮、劉毅都任侍中，向雄同處他們手下，開始時不和他們交往言談。武帝聽到這件事，敕令向雄恢復君臣之間的友好關係。向雄不得已，就拜謁劉毅，拜了兩拜説："近來接受詔命，讓君臣義絶，怎麽樣?"説完馬上離去。武帝聽説後大怒，責問向雄説："我命你恢復君臣之好，你爲什麽反而要斷絶呢?"向雄説："古時候的君子用禮接納人，也用禮斥退人；現在是接納人就像要抱着他放在自己

戎首，亦已幸甚，安復爲君臣之好！”帝從之。

膝蓋上，斥退時又像抛入河中一樣。劉河内對待我不當成首敵，已經很幸運了，又怎能恢復君臣之好呢！”皇帝聽從了他。

泰始中，累遷秦州刺史，假赤幢、曲蓋、鼓吹，賜錢二十萬。咸寧初，入爲御史中丞，遷侍中，又出爲征虜將軍。太康初，爲河南尹，賜爵關内侯。齊王攸將歸藩，雄諫曰：“陛下子弟雖多，然有名望者少。齊王卧在京邑，所益實深，不可不思。”帝不納。雄固諫忤旨，起而徑出，遂以憤卒。

泰始年間，多次遷升爲秦州刺史，暫用赤幢、曲蓋、鼓吹，賜給二十萬錢。咸寧初，入朝任御史中丞，遷任侍中，又出任征虜將軍。太康初，任河南尹，賜爵關内侯。齊王司馬攸將要回到轄地，向雄進諫説：“陛下子弟雖然很多，但其中有名望的很少。作爲齊王隱居京城，好處實在很多，不能不考慮。”皇帝不采納。向雄堅持進諫冒犯皇上，起而徑直走出，不久憤慨而死。

弟匡，惠帝世爲護軍將軍。

向雄弟弟向匡，惠帝時任護軍將軍。

段灼

段灼字休然，敦煌人也。世爲西土著姓，果直有才辯。少仕州郡，稍遷鄧艾鎮西司馬，從艾破蜀有功，封關内侯，累遷議郎。武帝即位，灼上疏追理艾曰：

段灼字休然，敦煌人。他家世代爲西部大姓，爲人果敢正直而有辯才。年輕時在州郡做官，漸漸遷任鄧艾手下的鎮西司馬，跟隨鄧艾攻破蜀國立有戰功，封爵關内侯，多次升遷爲議郎。武帝即位，段灼上奏疏奏請追理鄧艾説：

> 故征西將軍鄧艾，心懷至忠，而荷反逆之名；平定巴蜀，而受三族之誅，臣竊悼之。惜哉，言艾之反也！以艾性剛急，矜功伐善，而不能協同朋類，輕犯雅俗，失君子之心，故莫肯理之。臣敢昧死言艾所以不反之狀。
>
> 艾本屯田掌犢人，宣皇帝拔之於農吏之中，顯之於宰府之職。處内外之官，據文武之任，所在輒有名績，固足以明宣皇帝之知人矣。會值洮西之役，官兵失利，刺史王經困於圍城之中。當爾之時，二州危懼，隴右懔懔，幾非國家之有也。先帝以爲深憂重慮，思惟可以安邊殺敵莫賢於艾，故授之以兵馬，解狄道之圍。圍解，留屯上邽。承官軍大敗之後，士卒破膽，將吏無

> 已故征西將軍鄧艾，心懷至忠之心，却身負叛逆的罪名；有平定巴蜀的大功，却三族都受到誅滅，臣下我私下很哀悼。説鄧艾是反叛，實在可惜！因爲鄧艾性格剛急，好誇耀功勞，而不能協調同事朋友間的關係，冒犯衆人，失去了大家對他的信任，所以無人理會他。臣大膽冒死説一説鄧艾之所以没有謀反的情況。
>
> 鄧艾本來是屯田區掌管放牧的人，宣皇帝在農官中提拔了他，後來任宰府之職。身處朝廷内外官員，擔任又文又武的重任，所到之處都有好名聲功績，本已足以表明宣皇帝知人善任。恰好遇上洮西戰役，官兵打了敗仗，刺史王經被圍困在城中。就在那時，二州危險震懼，隴右地區驚懼害怕，幾乎要不屬國家占有。先帝把這作爲深重的憂慮，考慮可以安定邊地打敗敵人，没有比鄧艾更賢能的人，因此給他人馬，解救了狄道的重圍。解圍後，留下駐扎在上邽。當時正是官軍大敗之後，士卒嚇破了膽，將軍們失去了

氣，倉庫空虚，器械殫盡。艾欲積穀强兵，以待有事。是歲少雨，又爲區種之法，手執耒耜，率先將士，所統萬數，而身不離僕虜之勞，親執士卒之役。故落門、段谷之戰，能以少擊多，摧破强賊，斬首萬計。遂委艾以廟勝成圖，指授長策。艾受命忘身，龍驤麟振，前無堅敵。蜀地阻險，山高谷深，而艾步乘不滿二萬，束馬懸車，自投死地，勇氣陵雲，將士乘勢，故能使劉禪震怖，君臣面縛。軍不逾時，而巴蜀蕩定，此又固足以彰先帝之善任矣。

艾功名已成，亦當書之竹帛，傳祚萬世。七十老公，復何所求哉！艾以禪初降，遠郡未附，矯令承制，權安社稷。雖違常科，有合古義，原心定罪，事可詳論。故鎮西將軍鍾會，有吞天下之心，恐艾威名，知必不同，因其疑似，構成其事。艾被詔書，即遣强兵，束身就縛，不敢顧望。誠自知奉見先帝，必無當死之理也。會受誅之後，艾參佐官屬、部曲將吏，愚戇相聚，自共追艾，破壞檻車，解其囚執。艾在困地，是以狼狽失據。夫反非小事，若懷惡心，即當謀及豪傑，然後乃能興動大衆，不聞艾有腹心一人。臨死口無惡言，獨受腹背之誅，豈不哀哉！故見之者垂涕，聞之者嘆息。此賈誼所以慷慨於漢文，天下之事可爲痛哭者，良有以也。

陛下龍興，闡弘大度，受誅之家，不拘叙用，聽艾立後，祭祀不絶。昔秦人憐白起之無罪，

勇氣，倉庫空虚，武器用盡。鄧艾想積聚糧食加强兵力，用來防備戰争。當年雨少，又行區種之法，手執耒耜耕作，給將士們作表率，他統領的人數以萬計，而自身不放棄奴僕一樣的勞動，親自幹士兵們幹的工作。因此落門、段谷戰役中，能以少勝多，打敗强敵，斬殺敵人上萬人。於是委任鄧艾圖謀長久之計，授他好的計策。鄧艾受命忘身，踴躍振奮，所向無敵。蜀地險阻，山高谷深，而鄧艾步兵騎兵不滿兩萬，放棄車馬，自投必死之地，勇氣直衝雲霄，將士同仇敵愾，使得劉禪震動恐懼，君臣相綁來降。軍隊出征時間不長，而巴蜀被掃蕩平定，這又足以表明先帝的知人善任。

鄧艾功成名就，也應當寫在史書中，流傳萬世。七十歲的老人，又有什麽追求呢！鄧艾因爲劉禪剛投降，遠郡尚没有歸順，就假命皇帝詔制，權以安定國家。雖然違反常規，但能合於古義，給他原心定罪，事情可以詳細討論。原鎮西將軍鍾會，有并吞天下的野心，害怕鄧艾的威名，明知必然不和他同謀，就以鄧艾似要叛逆，陷害成大罪。鄧艾接到詔書，就送回兵權，自捆就擒，不敢顧望。實是他自己知道見了先帝，必然没有處死的理由。鍾會被殺以後，鄧艾的參謀官員、部曲將士，愚笨糊塗地聚到一起，共同追上鄧艾，砸壞檻車，解脱他的刑具。鄧艾身處困境，因此狼狽萬分而進退失據。謀反不是小事，如果胸懷惡心，就應當和豪傑共謀，然後興師動衆，没聽説鄧艾有一個心腹之人。臨死仍口無惡言，單單受到不明不白的殺戮，怎能不讓人哀痛！因此見到的人掉眼淚，聽到的人也嘆息。這就如賈誼在漢文帝前慷慨激昂，天下之事讓人痛哭，十分相似。

陛下即位，寬弘大度，被殺者家屬，不受限制加以録用，聽任爲鄧艾立後，使祭祀不斷。過去秦人同情白起没有罪過，吴人傷

吴人傷子胥之冤酷，皆爲之立祠。天下之人爲艾悼心痛恨，亦由是也。謂可聽艾門生故吏收艾尸柩，歸葬舊墓，還其田宅，以平蜀之功，繼封其後，使艾闔棺定謚，死無所恨。赦冤魂於黄泉，收信義於後世，則天下徇名之士，思立功之臣，必投湯火，樂爲陛下死矣！	感伍子胥的深冤，都給他們立祠祭祀。天下人替鄧艾悼念傷痛，也是如此。我認爲可以聽任鄧艾的學生舊僚收殮鄧艾，歸葬舊墓，發還田産和宅第，按平定蜀的功勞，讓他的後人繼承封爵，使鄧艾蓋棺定論，死而無怨。赦免他的冤魂於黄泉，顯示信義於後世，使天下的捨身之人，想立功之臣，必然會赴湯蹈火，樂意爲陛下視死如歸！
帝省表，甚嘉其意。	皇帝看了段灼的奏疏，很贊同他的意見。
灼後復陳時宜曰：	段灼又陳奏時事説：
臣聞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之城，五里之郭，圍圍而攻之，有不克者，此天時不如地利。城非不高，池非不深，穀非不多，兵非不利，委而去之，此地利不如人和。然古之王者，非不先推恩德，結固人心。人心苟和，雖三里之城，五里之郭，不可攻也。人心不和，雖金城湯池，不能守也。臣推此以廣其義，舜彈五弦之琴，咏《南風》之詩，而天下自理，由堯人可比屋而封也。曩者多難，奸雄屢起，攪亂衆心，刀鋸相乘，流死之孤，哀聲未絶。故臣以爲陛下當深思遠念，杜漸防萌，彈琴咏詩，垂拱而已。其要莫若推恩以協和黎庶，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不足以保妻子。是故唐堯以親睦九族爲先，周文以刑于寡妻爲急，明王聖主莫不先親後疏，自近及遠。臣以爲太宰、司徒、衛將軍三王宜留洛中鎮守，其餘諸王自州征足任者，年十五以上悉遣之國。爲選中郎傅相，才兼文武，以輔佐之。聽於其國繕修兵馬，廣布恩信。必撫下猶子，愛國如家，君	我聽説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寬廣的内城，五里左右的外城，四面包圍而攻打，有不能攻克的，這是天時不如地利。城墻不是不高，護城河不是不深，糧食不是不多，武器不是不鋭利，放棄而逃跑，這是地利不如人和。因此古時稱王的人，莫不先推施恩德，籠絡人心。如果人心齊，即使三里寬廣的内城，五里左右的外城，敵人也不能攻克。人心不和，即使有堅固的城墻沸騰的護城河，也不能堅守。臣由此推廣其中的道理，舜彈着五弦琴，吟着《南風》詩，而天下自然治理，是由於堯的時候家家都受到封賞。從前災難很多，奸雄屢起，擾亂了衆心，戰争不斷，流亡瀕於死亡的孤兒，哀哭之聲不絶。因此我認爲陛下應當有深遠的考慮，防微杜漸，然後彈琴吟詩，天下可拱手而治。其關鍵没有比推行恩德來協和百姓更重要的了，因此推行恩德就足以保全天下，不推行恩德不能够保護妻子兒女。因此唐堯以親愛和睦九族爲先務，周文王把用禮法對待自己的妻子當成急務，聖明的帝王莫不都先施恩於親近的人然後推恩到疏遠的人，由近旁的人推及遠方的人。我認爲太宰、司徒、衛將軍三王應留在洛中鎮守，其餘諸位藩王從能任一州的人開始，年紀在十五歲以上的都派他們回到封國。給他們選派中郎傅相，有文武全才，用來輔佐他們。聽任他們在封國内整頓兵馬，廣施恩信。他們

臣分定，百世不遷，連城開地，爲晋、魯、衛。所謂盤石之宗，天下服其强矣。雖云割地，譬猶囊漏貯中，亦一家之有耳。若慮後世强大，自可豫爲制度，使得推恩以分子弟。如此則枝分葉布，稍自削小，漸使轉至萬國，亦後世之利，非所患也。

必然會撫慰百姓如同子女，愛國如家，君臣的名分已定，百世不變，城鎮相連地域開闊，成爲晋、魯、衛。這就是所説的穩如磐石的宗族，天下服其强盛。雖説是割地而分，就像口袋破在倉庫裏，仍是一家所有。如果擔心他們後世會强大起來，自然可以預先制定制度，使他們推行恩義分封自己的子弟。這樣一來就枝葉分布，漸漸縮小，慢慢地轉變成爲萬國，這也會給後世帶來好處，不能起災禍。

昔在漢世，諸吕自疑，内有朱虚、東牟之親，外有諸侯九國之强，故不敢動摇。於今之宜，諸侯强大，是爲太山之固。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而魏法禁錮諸王，親戚隔絶，不祥莫大焉。間者無故又瓜分天下，立五等諸侯。上不象賢，下不議功，而是非雜糅，例受茅土。似權時之宜，非經久之制，將遂不改，此亦煩擾之人，漸亂之階也。夫國之興也，由於九族親睦，黎庶協和；其衰也，在於骨肉疏絶，百姓離心。故夏邦不安，伊尹歸殷；殷邦不和，吕氏入周。殷監在於夏后，去事之誡，誡來事之鑒也。

過去在漢世，諸吕自己疑心，内有朱虚、東牟這樣的親族，外有諸侯九國的强大，因此不敢動摇。現在的情况，諸侯强大，有如泰山般堅固。不是同族，心思就必然不同。魏的法度禁錮各位封王，親戚隔絶，這是最不祥的。近來又無故瓜分天下，立五等諸侯。在上的不分賢明，在下的不議功績，是非混雜，却照例封王。這似乎是權宜之計，不是長久的制度，沿用不改的話，這也是引起麻煩的人，發生混亂的階梯。國家興盛，是由於九族親睦，百姓協和；國家衰亡，原因在於骨肉疏遠隔絶，百姓離心。因此夏邦不安定，伊尹就歸屬殷；殷邦不和睦，吕氏入於周。殷的鑒戒在於夏后，過去的教訓，的確可作爲鑒戒。

又陳曰：

昔伐蜀，募取凉州兵馬、羌胡健兒，許以重報，五千餘人，隨艾討賊，功皆第一。而《乙亥詔書》，州郡將督，不與中外軍同，雖在上功，無應封者。唯金城太守楊欣所領兵，以逼江由之勢，得封者三十人。自金城以西，非在欣部，無一人封者。苟在中軍之例，雖下功必侯；如在州郡，雖功高不封，非所謂近不重施，遠不遺恩之謂也。

又陳奏説：

當年攻伐蜀時，招募凉州兵馬、羌胡健兒，答應厚重報答，有五千多人，跟隨鄧艾討賊，功勞都屬一等。而《乙亥詔書》中，州郡將帥，和中外軍隊待遇不同，雖處上等功績，却没有受封賜的人。衹有金城太守楊欣率領的士兵，因逼進江由的戰事，得到封賞的有三十人。自金城以西，不屬於楊欣的部隊，没有一位受封賜的人。如果是在中軍的行列，即使下等的功績也必封爲侯；如果處在州郡，即使功勞再高也不封賞，這不是所説的親近者不重加恩施，疏遠者不忘施恩

臣聞魚懸由於甘餌，勇夫死於重報。故荆軻慕燕丹之義，專諸感闔閭之愛，匕首振於秦庭，吴刀耀於魚腹，視死如歸，豈不有由也哉！夫功名重賞，士之所競，不平致怨，由來久矣。《詩》云："尸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臣以爲此等宜蒙爵封。

的做法。

我聽説魚被釣起是由於它喜歡魚鈎上的餌食，勇猛的戰士得到重賞會捨身忘死。因此荆軻欽慕燕丹的義俠，專諸感激闔閭的愛重，所以纔有匕首揮舞在秦庭，吴刀閃耀於魚腹的事件，視死如歸，難道不是有原因的嗎！重賞功名，人們競相争取，不公平就會招致怨恨，從來就是這樣。《詩》中説："布穀鳥在桑樹上的窩裏，它有七隻小鳥。淑人君子，他的行儀專一。"我認爲上面説的那些人應該受到封爵。

灼前後陳事，輒見省覽。然身微宦孤，不見進序，乃取長假還鄉里。臨去，遣息上表曰：

段灼前後陳奏的事，都被皇帝覽閲。然而身份輕微無人相助，不被升遷，就請長假回歸故里。臨行前，派兒子上表説：

臣受恩三世，剖符守境，試用無績，沈伏數年，犬馬之力，無所復堪。陛下弘廣納之聽，采狂夫之言，原臣侵官之罪，不問干忤之愆，天地恩厚，於臣足矣。臣聞忠臣之於其君，猶孝子之於其親：進則有欣然之慶，非貪官也；退則有戚然之憂，非懷禄也。其意在於不忘光君榮親，情所不能已已者也。臣伏自悼，私懷至恨：生長荒裔，而久在外任，自還抱疾，未嘗覲見，陛下竟不知臣何人，此臣之恨一也。遭運會之世，值有事之時，而不能垂功名於竹帛，此臣之恨二也。逮事聖明之君，而尪悴羸劣，陳力又不能，當歸死於地下，此臣之恨三也。哀二親早亡隕，兄弟并凋喪，孝敬無復施於家門，此臣之恨四也。夏之日忽以過，冬之夜尋復來，人生百歲，尚以爲不足，而臣中年嬰災，此臣之恨五也。慚日月之所養，愧昊蒼而無報，此臣之所以懷五恨而嘆息，臨歸路而自悼者

我家三世蒙受皇恩，執符信守邊境，國家試用我却没有功績，沉浮數年，犬馬之勞，再也不能驅使。陛下廣開言路，采用狂放之人的言論，原諒了我越級進言的罪過，不斥責我冒犯忤逆的錯誤，天地般深厚的恩德，對於臣來説已滿足了。我聽説忠臣對待他的國君，就像孝子對待自己的父親：進用就有欣欣然的歡慶，并非貪圖官位；斥退就有悲戚戚的憂慮，并非懷戀俸禄。而意在於不忘記光大君主榮耀父母，是情不自禁的事。我私下裏痛心，心中懷有極大的遺憾：生長在荒遠的地方，又長期在外任職，身帶疾病，未曾被召見，使陛下竟不知我是什麽人，這是臣下的第一點遺憾。遭遇改朝换代的時代，正逢多事的歲月，而不能建立功名寫入史册，這是臣下的第二點遺憾。等到事奉聖明的國君，却疾病體弱，又不能盡陳全力，應當歸死於地下，這是臣下的第三點遺憾。哀痛雙親早已去世，兄弟都已去世，我的孝敬之心不能施予家中，這是臣下的第四點遺憾。夏日匆匆過去，冬夜瞬間又來，人活百歲，還認爲不够，而我中年就遭受災患，這是臣下的第五點遺憾。慚愧日月對我的惠養，愧對蒼天而無以爲報，這就是臣下我之所以心懷五點遺憾而感慨嘆息，面臨回

也。

語有之曰："華言虛也，至言實也，苦言藥也，甘言疾也。"臣欲言天下太平，而靈龜神狐未見，仙芝蓂莆未生，麒麟未游乎靈禽之囿，鳳皇未儀於太極之庭，此臣之所以不敢華言而爲佞者也。昔漢高祖初定天下，于時戍卒婁敬上書諫曰："陛下取天下不與成周同，而欲比隆成周，臣竊以爲不侔。"於是漢祖感悟，深納其言，賜姓爲劉氏。又顧謂陸賈曰："爲我著秦所以亡，而吾所以得之者。"賈乃作《新語》之書，述叙前世成敗，以爲勸戒。又田肯建一言之計，非親子弟莫可使王齊者，而受千金之賜。故世稱漢祖之寬明博納，所以能成帝業也。

歸的路而自己悲傷的原因。

古語說："華麗的言語是虛的，誠厚的言語是實的，苦口良藥，甜言是禍。"臣下想說天下太平，但靈龜神狐没有顯現，仙芝蓂莆没有生長，禽鳥的園林裏没有麒麟游逸，太極的大庭中没有鳳凰來儀，這就是我之所以不敢用華美的言語來奉承陛下的原因。當年漢高祖初定天下，戍邊兵士婁敬上書進諫："陛下得到天下和成周不同，而想同成周比較功業，臣認爲比不上。"於是漢高祖感動醒悟，深切地采納了他的建議，并賜姓爲劉。又回頭對陸賈說："給我寫出秦之所以滅亡，我之所以得到天下的原因。"陸賈就著《新語》一書，叙述前代的興亡成敗，作爲勸戒。又有田肯一句話的計策，說不是親子弟不要讓他稱齊王，而受到千金的賞賜。因此後世稱贊漢高祖寬容聖明廣聽進言，所以能够成就帝王之業。

今之言世者，皆曰堯舜復興，天下已太平矣。臣獨以爲未，亦竊有所勸焉。且百王垂制，聖賢吐言，來事之明鑒也。孟子曰："堯不能以天下與舜，則舜之有天下也，天與之也。昔舜爲相，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天下諸侯朝覲者、獄訟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舜曰天也，乃之中國，踐天子位焉。若居堯之宫，逼堯之子，非天所與者也。"曩昔西有不臣之蜀，東有僭號之吴，三主鼎足，并稱天子。魏文帝率萬乘之衆，受禪於靡陂，而自以德同唐虞，以爲漢獻即是古之堯，自謂即是今之舜，乃謂孟軻、孫卿不通禪代之變，遂作禪代之文，刻石垂戒，班示天下，傳之後世，亦安能使將來君子皆曉然

現在說時勢的，都歌頌說是堯舜復興，天下已經太平。我獨認爲不然，并有所勸戒。况且百王統治，聖賢講話，過去的事就是明亮的鏡子。孟子說："堯不能把天下給舜，那麽舜有天下，是上天給的。當時舜爲相，堯逝世後，服喪三年完畢，舜讓位給堯的兒子而自己逃到南河，天下諸侯去朝覲的、打官司的，不去堯的兒子那裏而去舜那裏。舜認爲是天意，就到中原，登天子之位。如果居住在堯的宫中，逼迫堯的兒子，那就不是上天給他的。"從前西有不臣服的蜀，東有私自稱號的吴，三主鼎立，都稱天子。魏文帝率千軍萬馬，在靡陂接受禪讓，而自認爲德同唐虞，以爲漢獻帝就是古時候的堯，自己就是當世的舜，於是説孟軻、孫卿因禪讓换代的變革受阻塞，就作了禪讓换代的文章，刻在石上立法訓戒，布告天下，傳於後世，這又怎麽能讓將來的君子們明白通曉而心服其中的道理呢！可是魏文帝衹是羡慕堯舜的聲名，以剛凑合起來的魏

心服其義乎！然魏文徒希慕堯舜之名，推新集之魏，欲以同於唐虞之盛，忽骨肉之恩，忘藩屏之固，竟不能使四海賓服，混一皇化，而于時群臣莫有諫者，不其過矣哉！孫卿曰："堯舜禪讓，是不然矣。天下者，至重也，非至强莫之能任；至大也，非至辯莫之能分；至衆也，非至明莫之能見。此三至者，非聖人莫之能盡。"由此言之，孫卿、孟軻亦各有所不取焉。陛下受禪，從東府入西宫，兵刃耀天，旌旗翳日。雖應天順人，同符唐虞，然法度損益，則亦不異於昔魏文矣，故宜資三至以强制之。而今諸王有立國之名，而無襟帶之實。又蜀地有自然之險，是歷世奸雄之所窺闞，逋逃之所聚也，而無親戚子弟之守，此豈深思遠慮，杜漸防萌者乎！

國，想比同於唐虞時候的盛世，輕忽骨肉間的恩情，忘掉封王藩屏的重要，竟然不能使天下服從，統一皇王教化，而當時群臣没有一個進諫的人，不是他們的過錯嗎！孫卿説："堯舜禪讓，其實不是。天下，是極其重要的，不是最强大的人不能勝任；是極其廣大的，没有辨析能力不能分封；人是極其衆多的，不是最聖明的人不能明察。這三條最關鍵的本領，不是聖人不能盡有。"由此而言，孫卿、孟軻也各有所不取。陛下接受禪讓，從東府進入西宫，兵刃光耀衝天，旌旗遮蔽陽光。雖然應順天人，等同唐虞，然而法度的增加减損，却又和魏文帝没有什麽不同，因此應當以以上三點統治國家。現在諸侯王有封國的名義，却没有土地山川之實。又蜀地有天然之險，是歷代奸雄所伺機窺視的地方，也是逃亡犯人所聚集的地方，却没有親戚子弟鎮守，這難道是深思遠慮，防微杜漸的做法嗎！

昔漢文帝據已成之業，六合同風，天下一家。而賈誼上疏陳當時之勢，猶以爲譬如抱火厝於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然，因謂之安。此言誠存不忘亡，安不忘亂者也。然臣之慺慺，亦竊願陛下居安思危，無曰高高在上，常念臨深之義，不忘履冰之戒。盡除魏世之弊法，綏以新政之大化，使萬邦欣欣，喜戴洪惠，昆蟲草木，咸蒙恩澤。朝廷咏康哉之歌，山藪無《伐檀》之人，此固天下所視望者也。陛下自初踐阼，發無諱之詔，置箴諫之官，赫然寵異諤諤之臣，以明好直言之信，恐陳事者知直言之不用，皆杜口結舌，祥瑞亦曷由來哉！

過去漢文帝據有已成的基業，天地四方之内風俗相同，天下一家。而賈誼上疏陳奏當時的時勢，尚且認爲就像抱着火放在堆積的柴薪之下，人睡在上面，火還没有燃燒起來，却認爲很安全。這個例子的確是長存不忘衰亡，居安不忘混亂的至言。因此小臣勤勤懇懇，也希望陛下能居安思危，不要高高在上，常常念着如臨深淵的處境，不忘記如履薄冰的訓戒。全部消除魏的弊端，用新政的浩大教化安定國家，使萬邦欣喜，歡慶承戴洪大的惠澤，連昆蟲草木，都能蒙受恩澤。然後朝廷咏頌康泰的詩歌，山澤没有諷咏《伐檀》的人，這本來是天下人所仰視期望的。陛下從登基以來，發布直言之詔，設直言之官，明白地寵幸直言的大臣，用以表明喜好直言，但恐怕陳條奏事的人明知直言不會被采用，都杜口結舌，那祥瑞又從何而來呢！

臣無陸生之才，不在顧問之地，蓋聞主聖臣直，義在於有犯無隱。臣不惟疏遠，未信而言，敢歷論前代隆名之君及亡敗之主廢興所由，又博陳舉賢之路，廣開養老之制，崇必信之道，又張設議者之難，凡五事以聞。臣之所言，皆直陳古今已行故事，非新聲異端也。辭義實淺，不足采納。然臣私心，誠謂有可發起覺悟遺忘。願陛下察臣愚忠，愍臣狂直，無使天下以言者爲戒。疾痛增篤，退念桑梓之詩，惟狐死之義，輒取長休，歸近墳墓。顧瞻宫闕，繫情皇極，不勝丹款，遣息穎表言。

我没有陸生的才能，也不在顧問大臣的地位，但聽説君主聖明則臣下正直，道理在於寧有冒犯也不隱諱。我不懼疏遠，未有取信而説，膽敢陳述前代有名的君主及敗亡的主上興盛衰廢的由來，又列舉進賢的道路，廣開養老的制度，尊崇信義的路途，又鋪陳設立諫議官的難處，共五件事情奏聞。我所説的，都是陳述古往今來已實行過的事，不是我新編的異端之言。辭采義理的確很淺陋，不足以采納。然而我心中認爲，的確可以從舊事中有所感悟。希望陛下體察小臣的忠心，原諒我的狂放耿直，不要讓天下人以進言爲戒。我疾病加重，退下來思念家鄉的詩，有狐死首丘的心意，就想請長假，回歸養老。回頭瞻望宫殿，心繫陛下，一片丹心不勝依依，打發兒子段穎送上奏表。

其一曰：臣聞善有章也，著在經典；惡有罰也，戒在刑書。上自遠古，下洎秦漢，其明王霸主及亡國暗君，故可得而稱；至于忠蹇賢相及佞諂奸臣，亦可得而言。故朝有謇謇盡規之臣，無不昌也；任用阿諛唯唯之士，無不亡也。是有國者皆欲求忠以自輔，舉賢以自佐；而亡國破家者相繼，皆由任失其人。所謂賢者不賢，忠者不忠也。臣謹言前任賢所由興，任不肖所以亡者。堯之末年，四凶在朝而不去，八元在家而不舉，然致天平地寧，四門穆穆，其功固在重華之爲相。夏癸放於鳴條，商辛梟於牧野，此俱萬乘之主，而國滅身擒，由不能屬任賢相，用婦人之言，荒淫無道，肆志沈宴，作靡靡之樂，長夜之飲，於是登糟丘，臨酒池，觀牛飲，望肉林，龍逢忠而被害，比干諫而剖心，天下之所以歸惡者也。太甲暴

第一：我聽説對善舉有所表彰，書寫在經典中；對邪惡有所懲罰，訓戒在刑書裏。上起遠古，下到秦漢，那些明王霸主及亡國昏君，由此可以得到褒美或指斥；至於忠誠賢相和佞諛奸臣，也可以述説。所以朝廷有直言極諫的大臣，無不昌明；任用阿諛奉承唯唯諾諾的庸臣，無不衰亡。因此據有國家的帝王都想求得忠臣用來輔佐自己，舉薦賢能來幫助自己；而國破家亡的帝王相繼出現，都是由於用人不當。所謂賢者不賢，忠者不忠。我謹慎地説一説前代任用賢能使國家興盛，任用無能使國家衰亡的例子。在堯的末年，有四凶在朝而不離去，八元在家却不舉用，但天下安寧，四門肅敬，其功績原本在於任重華爲相。夏癸被流放在鳴條，商紂王被斬殺於牧野，這二人都是擁有萬輛兵車的國主，而國家滅亡自身被擒，是由於不能專用賢相，而聽用婦人的話，荒淫無道，沉溺宴樂，作靡靡之音，長夜狂飲，於是登糟丘，臨酒池，觀看人俯身像牛一樣飲酒，又看懸挂起來的肉塊同樹林一樣，龍逢忠心而遭到殺害，比干進諫却被剖心，所以天下都歸於邪惡。太甲殘暴肆虐，顛覆了湯的法

虐，顛覆湯之典制，於是伊尹放之桐宫，而能改悔反善，三年而後歸于亳。既已放而復還，殷道微而復興，諸侯咸服，號稱太宗，實賴阿衡之盡忠也。周室既衰，諸侯并争，天王微弱，政遂陵遲。齊桓公，淫亂之主耳，然所以能九合一匡之功，有尊周之名，誠管夷吾之力。及其死也，蟲流出門，豈非任豎貂之過乎！且一桓公之身，得管仲，其功如彼；用豎貂，其亂如此。夫榮辱存亡，實在所任，可不審哉！秦本伯翳之後，微微小邑，至秦仲始大，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焉。自穆公至於始皇，皆能留心待賢，遠求異士，招由余於西戎，致五羖於宛市，取丕豹於晋鄉，迎蹇叔於宗里。由是四方雄俊繼踵而至，故能世爲强國，吞滅諸侯，奄有天下，兼稱皇帝，由謀臣之助也。道化未淳，崩于沙丘。胡亥乘虐，用詐自誤，不能弘濟統緒，克成堂構，而乃殘賊仁義，毒流黔首。故陳勝、吴廣，奮臂大呼，而天下響應。於是趙高逆亂，閻樂承指，二世窮迫，自戮望夷。子嬰雖立，去帝爲王，孤危無輔，四旬而亡。此由邪臣擅命，指鹿爲馬，所以速秦之禍也。秦失其鹿，豪傑競逐，項羽既得而失之，其咎在烹韓生，而范增之謀不用。假令羽既距項伯之邪説，斬沛公于鴻門，都咸陽以號令諸侯，則天下無敵矣。而羽距韓生之忠諫，背范增之深計，自謂霸王之業已定，都彭城，還故鄉，爲晝被文綉，此蓋世俗兒女之情耳，而羽榮之。

典制度，於是伊尹把他流放到桐宫，但他能改惡從善，三年以後回到亳。已被流放而又回來，殷道微弱而又復興，諸侯都順服，號稱爲太宗，的確是靠了輔佐大臣竭盡忠心。周室已經衰落，諸侯争霸，周王力量微弱，國政於是衰敗。齊桓公，一位淫亂的霸主而已，然而他之所以能有合諸侯匡天下的功績，又有尊崇周室的好名，實在是管夷吾的功勞。到他死後，尸體腐爛生出的蟲子都跑到了門外，難道不是任用豎貂的過錯嗎！齊桓公本人，得到了管仲，他的功績是那樣大；任用了豎貂，他的敗亂就這樣快。看來榮辱存亡，的確在於所任用的人，能不謹慎嗎！秦原本是伯翳的後代，小小一點地域，到秦仲時開始擴大，有了車馬禮樂侍從等方面的興趣。從秦穆公到秦始皇，都能留心對待賢良，遠方去訪求能人，在西戎招來了由余，在宛地市場上買來了五羖，在晋地得到了丕豹，在宗里迎來了蹇叔。於是四面八方的英雄俊傑接踵而來，因此能世代成爲强國，消滅諸侯，占有天下，稱爲皇帝，都是由於謀臣的協助。但秦始皇王道教化尚未淳厚，死在沙丘。胡亥暴虐，用詭詐自己害了自己，不能弘揚延續統治，成守祖業，而竟然把仁義當成殘賊，禍害百姓。所以陳勝、吴廣，振臂高呼，而天下人紛紛響應。於是趙高謀反，閻樂承受他的意旨，秦二世走投無路，自殺於望夷。子嬰雖然繼位，去除帝號稱爲王號，但孤單危亡無人輔助，四十天的時間就宣告滅亡。這是由於奸臣擅奪主權，指鹿爲馬，所以加速了秦的滅亡。秦失去了帝位，豪傑并起競相争奪，項羽已經得到而又失去，他的錯誤在於烹煮了韓生，而不采用范增的計謀。假如項羽不聽項伯的邪説，把沛公殺死在鴻門，定都咸陽然後向諸侯發號施令，就會無敵於天下。但是項羽拒絶了韓生的忠諫，背棄了范增的良策，自認爲霸王基業已定，建都彭城，回歸故鄉，穿錦衣彩綉，這些都是世俗兒女之情，但項羽

是故五載爲漢所擒，至此尚不知覺悟，乃曰"天亡我，非戰之罪"，甚痛矣哉！且夫士之歸仁，猶水之歸下，禽之走曠野，故曰"爲川驅魚者獺也，爲藪驅雀者鸇也，爲湯武驅人者桀紂也"。漢高祖起於布衣，提三尺之刃而取天下，用六國之資，無唐虞之禪，豈徒賴良平之奇謀，盡英雄之智力而已乎，亦由項氏爲驅人也。子孫承基二百餘年，逮成帝委政舅家，使權勢外移。安昌侯張禹者，漢之三公，成帝保傅也，帝親幸其家，拜禹床下，深問天災人事。禹當惟大臣之節，爲社稷深慮，忠言嘉謀，陳其災患，則王氏不得專權寵，王莽無緣乘勢位，遂托雲龍而登天衢，令漢祚中絶也。禹佞諂不忠，挾懷私計，徒低仰於五侯之間，苟取容媚而已。是以朱雲抗節求尚方斬馬劍，欲以斬禹，以戒其餘，可謂忠矣。而成帝尚復不寤，乃以爲居下訕上，廷辱保傅，罪死無赦，詔御史將雲下，欲急烹之。雲攀殿折檻，幸賴左將軍辛慶忌叩頭流血，以死争之。若不然，則雲已摧碎矣。後雖釋檻不修，欲以彰明直臣，誠足以爲後世之戒，何益於漢室所由亡也哉！然世之論者以爲亂臣賊子無道之甚者莫過於莽，此亦猶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傳稱莽始起外戚，折節力行，以要名譽，宗族稱孝，朋友歸仁。及其輔政成哀之際，勤勞國家，動見稱述。然于時人士詣闕上書薦莽者不可稱紀，内外群臣莫不歸莽功德。遭遇漢室中微，國嗣三

却深以爲榮。因此過了五年就被漢打敗，到這一地步仍不醒悟，還説"是上天滅亡我，不是仗打得不好的罪過"，很讓人傷痛！士人歸向仁德，就像水往下流，禽獸跑向曠野一樣，所以説"給河流中驅趕魚的是獺，替山澤中驅趕雀的是鸇，替湯武驅趕人才的是桀紂"。漢高祖以平民起事，手提三尺之劍奪取了天下，以六國爲基礎，没有唐虞的禪讓，難道僅僅是憑藉張良陳平的出奇謀略，耗盡英雄的智力就可以了麼，也是由於項羽給他驅趕來了人才。子孫繼承他的基業二百多年，到成帝時托付政權給外戚，使權勢移到外人手中。安昌侯張禹，是漢的三公，成帝的保傅，皇帝親自到他家去，在床下向張禹揖拜，詢問天災人事。張禹應當行大臣的志節，爲社稷深謀遠慮，忠誠進言好好謀劃，陳述當時的災患，那麼王氏就不能專權寵幸，王莽也就無緣乘機占據權勢，最終托言雲龍出現而登上帝位，使漢的帝業中斷。張禹佞諛諂媚没有忠心，心懷個人打算，衹是低首仰承在王氏五侯之間，苟且取悦獻媚罷了。因此朱雲堅守節操請求尚方斬馬劍，想用來斬殺張禹，以警告其餘的人，真可以説是忠心耿耿。而成帝仍然不醒悟，竟認爲官居下位而訕謗在上者，在朝廷上凌辱保傅，應處以不能赦免的死罪，詔命御史將朱雲投入監獄，想立即烹煮了他。朱雲攀拽殿上折斷了欄杆，幸虧左將軍辛慶忌叩頭流血，以死抗争纔保全了他的性命。不然的話，朱雲早已被砸爛搗碎了。後來雖然將欄杆原樣保存不修理，想用來表彰直言大臣，的確可以作爲後世的鑒戒，但對漢室的興亡又有什麼用呢！然而世上議論的人認爲亂臣賊子中最爲無道的是王莽，這也就像説其作惡超過商紂。據説王莽開始以外戚起家，固守節操身體力行，用來邀取名譽，宗族的人稱他孝順，朋友們説他仁厚。到他在成帝哀帝之際輔佐政事的時候，勤勞於國務，一舉一動都被稱頌。因此當時人士到朝廷上書

絶，而太后壽考，爲之宗主，故莽得遂策命孺子而奪其位也。昔湯武之興，亦逆取而順守之耳。向莽深惟殷周取守之術，崇道德，務仁義，履信實，去華僞，施惠天下，十有八年，恩足以感百姓，義足以結英雄，人懷其德，豪傑并用，如此，宗廟社稷宜未滅也，光武雖復賢才，大業詎可冀哉！莽即位之後，自謂得天人之助，以爲功廣三王，德茂唐虞，乃自驕矜，奮其威詐，班宣符讖，震暴殘酷，窮凶極惡，人怨神怒，冬雷電以驚其耳目，夏地動以惕其心腹。而莽猶不知覺悟，方復重行不順時之令，竟連伍之刑，佞媚者親幸，忠諫者誅夷。由是天下忿憤，内外俱發，四海分崩，城池不守，身死於匹夫之手，爲天下笑，豈不異哉！其所由然者，非取之過，而守之非道也。莽既屠肌，六合雲擾，劉聖公已立而不辨，盆子承之而覆敗，公孫述又稱帝於蜀漢。如此數子，固非所謂應天順人者，徒爲光武之驅除者耳。夫天下者，蓋亦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殷商之旅，其會如林，矢于牧野，維予侯興。”又曰：“侯服于周，天命靡常。”由此言之，主非常人也，有德則天下歸之，無德則天下叛之。故古之明王，其勞心遠慮，常如臨川無津涯。於是法天地，象四時，隆恩德，敬大臣，近忠直，遠佞人。仁孝著乎宫墻，弘化洽乎兆庶；爲平直如砥矢，信義感人神。雖有椒房外戚之寵，不受其委曲之言；雖有近習愛幸

推薦王莽的人不可勝數，朝廷内外群臣都將功德歸於王莽。遭遇漢室中途衰微，國家的繼承人三次斷絶，而太后長壽，成爲國主，因此王莽得以最終策立孺子而奪取帝位。古時湯武興起，也不過是用戰爭取得而順遂守成罷了。過去王莽深知殷周取得和守成的方法，尊崇道德，專務仁義，實施信用，棄華去僞，施恩惠於天下，達十八年之久，恩德足以感動百姓，仁義足以結交英雄，人們心中懷着仁德，豪傑都被他所用，這樣，他的宗廟社稷應該不會滅亡，光武帝雖復用賢才，又怎能希望成就大業呢！王莽即位以後，自以爲得到天人幫助，認爲功比三王廣大，德比唐虞更盛，於是自己驕傲自誇，用其淫威狡詐，宣諭符圖讖語，凶暴殘酷，窮凶極惡，人怨神怒，冬天竟有霹雷閃電以驚耳目，夏日地震來告誡心腹。而王莽仍不覺悟，又大規模推行不順應天時的政令，居然實行連伍的刑法，佞諛獻媚的人受到寵幸，忠言直諫的人受到殘殺滅族。於是天下憤怒，内外一起發動，四海分崩離析，都城不能守，身死於匹夫之手，被天下人恥笑，豈不是很奇怪嗎！之所以這樣，不是取得天下的錯誤，而是守成不是正道。王莽已被殺死，天下大亂，劉聖公已建立帝位而不能治理天下，劉盆子繼立而又敗亡，公孫述又在蜀漢稱帝。這幾個人，本來都不是所說的順天應人的人，都是被光武帝所驅除者而已。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不是某一人的天下。“殷商戰爭，諸侯如林，在牧野盟誓，惟我興盛。”又説：“諸侯服從於周，天命無常。”由此説來，國主不是常人，有仁德則天下就會歸服，没有仁德則天下就會背叛。因此古時的聖明君王，深謀遠慮，常常像到河裏找不到岸邊。於是敬祀天地，順應四時，尊隆恩德，禮敬大臣，親近忠誠正直之人，遠斥佞諛之人。仁德孝道彰顯宫廷，教化於百姓；公平正直，信義感動人神。雖然對後宫外戚寵幸，但不聽他們枉曲不明之

之竪，不聽其姑息之辭。四門穆穆，闢而不闔，待諫者而無忌。恒戰戰栗栗，不忘戒懼，所以欲永終天禄，恐爲將來賢聖之驅除也。且臣聞之，懼危者，常安者也；憂亡者，恒存者也。使夫有國之君能安不忘危，則本枝百世，長保榮祚，名位與天地無窮，亦何慮乎爲來者之驅除哉！傳有之曰："狂夫之言，明主察焉。"

言；雖然有身邊愛幸的宦官，但不聽他們奸邪之辭。四門敬肅，開而不合，以接待進諫的人而無所忌諱。常小心謹慎，不忘戒懼，所以想永保皇位，恐怕被將來的聖賢所驅除。况且我聽説，害怕危險的人，是最安全的人；擔心衰亡的人，是最長存的人。假如君主能居安思危，就能流傳百代，長久地保持帝位，天長地久，又何必擔心被人驅除呢！傳中有這樣的話："狂人之言，明主體察。"

其二曰：士之立業，行非一概。吳起貪官，母死不歸，殺妻求將，不孝之甚。然在魏，使秦人不敢東向；在楚，則三晋不敢南謀。曾參、閔騫，誠孝子也，不能宿夕離其親，豈肯出身致死，涉危險之地哉！今大晋應期運之所授，齊聖美於有虞，而吳人不臣，稱帝私附，此亦國之羞也。陛下誠欲致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使奮威淮浦、震服蠻荆者，故宜疇咨博采，廣開貢士之路，薦岩穴，舉賢才，徵命考試，匪俊莫用。今臺閣選舉，塗塞耳目，九品訪人，唯問中正。故據上品者，非公侯之子孫，則當塗之昆弟也。二者苟然，則蓽門蓬户之俊，安得不有陸沈者哉！

第二：士大夫建功立業，行爲不可一概而論。吳起貪於官位，母死不歸葬，殺了妻子謀求將位，極其不孝。然而他在魏時，使秦人不敢侵犯；在楚，三晋就不敢向南圖謀。曾參、閔子騫，的確是孝子，不能朝夕離開他們的父母，怎麽願意出生入死，到危險的地方去呢！現在大晋順應天運所授，與有虞同樣善美，而吳人不臣服，稱帝而歸附，這也是國家的羞耻。陛下如果確實想引來勇士，忠心大臣，讓他們奮發於淮河邊上，震懾制服蠻荆的話，本應博采衆長，廣開舉薦賢人之路，推薦隱逸之士，訪舉賢才，下令對他們考試，不是優等不用。現在國家選舉，堵塞耳目，九品訪人，僅問中正官。因此占據上品的人，不是公侯的子孫，就是在朝官員的兄弟。這兩種人多了，那麽貧窮家庭出身的賢才，豈能不沉淪在下呢！

其三曰：昔田子方養老馬，而窮士知所歸，况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乎！昔明王聖主，無不養老。老人衆多，未必皆賢，不可悉養。故父事三老，所以明孝；宗事五更，所以明敬。孟子曰："吾老以及人之老，吾幼以及人之幼。"今天下雖定，而華山之

第三：過去田子方養了老馬，而貧窮之士都知歸向於他，何况居有天下廣大的地方，站立在天下的正位上，實行天下的大道者呢！當年聖明君王，没有不贍養老人的。老人很多，未必都賢能，不能全部贍養。因此像奉養父親一樣尊崇三老，是用來表彰孝道；尊崇五更，所以表明敬重。孟子説："奉養自家的老人進而尊敬其他老人，愛護自家的小孩進而愛護别人的小孩。"現在天

陽無放馬之群，桃林之下未有休息之牛，故以吴人尚未臣服故也。夫饑者易爲食，渴者易爲飲，天下元元瞻望新政。願陛下思子方之仁，念犬馬之勞，思帷蓋之報，發仁惠之詔，廣開養老之制。

其四曰：法令賞罰，莫大乎信。古人有言："人而無信，不知其可。"況有養人以惠，使人以義，而可以不信行之哉！臣前爲西郡太守，被州所下《己未詔書》："羌胡道遠，其但募取樂行，不樂勿强。"臣被詔書，輒宣恩廣募，示以賞信，所得人名即條言征西。其晋人自可差簡丁强，如法調取；至於羌胡，非恩意告諭，則無欲度金城、河西者也。自往每興軍渡河，未曾有變，故刺史郭綏勸帥有方，深加獎厲，要許重報。是以所募感恩利賞，遂立績效，功在第一。今州郡督將，并已受封，羌胡健兒，或王或侯，不蒙論叙也。晋文猶不貪原而失信，齊桓不惜地而背盟，況聖主乎！

其五曰：昔周漢之興，樹親建德，周因五等之爵，漢有河山之誓。及其衰也，神器奪於重臣，國祚移於他人。故滅周者秦，非姬姓也；代漢者魏，非劉氏也。於今國家大計，使異姓無裂土專封之邑，同姓并據有連城之地，縱復令諸王後世子孫還自相并，蓋亦楚人失繁弱於雲夢，尚未爲亡其弓也。其於神器不移他族，則始祖不遷之廟，萬年億兆不改其名矣。大晋諸王二十餘人，而公侯伯子男五百餘國，欲

下雖然安定，而華山之南没有放牧的馬群，桃林之下没有休息的耕牛，是因爲吴人還没有臣服的緣故。飢餓的人應供食，乾渴的人應供水，天下百姓正在渴望新政。希望陛下思慮田子方那樣的仁德，憐念犬馬之勞，加恩於老人，發布仁德恩惠的詔書，廣立尊養老人的制度。

第四：法令賞罰，没有比守信更重要的。古人説："作爲人却没有信用，不知他會怎樣。"何況想用恩惠養人，用德義使人，而可以不守信用麽！我以前當西郡太守，接到州所下達的《己未詔書》説："羌胡道路偏遠，對士兵衹能由其應募樂於前往，不樂意不要强迫。"臣下接受詔書，就宣明仁恩廣爲招募，表示獎賞有信用，得到人名就上條陳述征西。晋人自己可以派遣强兵，依法調動選取；至於羌胡，不是恩意告知，他們就不想跨過金城、河西。以前每次興師渡過黄河，都没發生變故，本是刺史郭綏勸勉統率有方，重加獎勵，答應給予厚重的報答。因此被招募的人感激恩惠貪利獎賞，終於建立功績實效，功在第一。現在州郡督將，都已受到封賞，羌胡健兒，有的爲王有的做侯，不用我論叙了。晋文公尚且不貪有原而失信用，齊桓公不因惜地而背棄誓盟，何況聖主呢！

第五：過去周漢興起，樹立親信建立仁德，周因襲五等爵位，漢有山河之盟。等到衰亡之時，國家被權重的大臣奪去，政權轉移到了他人手裏。所以滅周的是秦，不是姬姓的人；代替漢的是魏，不是劉氏的人。當今的國家大計，應該使異姓的人没有劃分土地專門受封的邑土，讓同姓子弟據有城鎮相接的土地，即使是諸侯王的後世子孫們回過頭去自相兼并，也不過是楚人在雲夢丢失於繁弱，并不算是去掉土地。如果國家不轉移到他族手中，那麽始祖不加變更的宗廟，就會億萬年也不改姓名。大晋諸侯王二十多人，而公侯伯子男等又有五百多封國，要説

言其國皆小乎，則漢祖之起，俱無尺土之地，况有國者哉！將謂大晋世世賢聖，而諸侯之胤常不肖邪，則放勛欽明而有丹朱，瞽瞍頑凶而有虞舜。天下有事無不由兵，而無故多樹兵本，廣開亂原，臣故曰五等不便也。臣以爲可如前表，諸王宜大其國，增益其兵，悉遣守藩，使形勢足以相接，則陛下可高枕而卧耳。臣以爲諸侯伯子男名號皆宜改易之，使封爵之制，禄奉禮秩，并同天下諸侯之例。

臣聞與覆車同軌者未嘗安也，與死人同病者未嘗生也，與亡國同法者未嘗存也。况夫巍巍大晋，方將登太山，禪梁父，刻石書勛，垂示無窮。宜遠鑒往代興廢，深爲嚴防，使著事奮筆，必有紀焉。昔伊尹耻其君不爲堯舜，此臣所以私懷慷慨，自忘輕賤者也。

灼書奏，帝覽而異焉，擢爲明威將軍、魏興太守。卒于官。

這些封國小嗎，那麽漢高祖起事時，没有尺寸土地，何况有封國的呢！要使大晋世世代代聖賢，而諸侯的後代不産生邪惡，那麽放勛聖明却有丹朱這樣壞的兒子，瞽瞍凶頑却有虞舜這樣好的兒子。天下有事無不是因爲有軍隊的原因，而無故多集軍隊，是廣泛地開啓禍亂的源頭，我因此認爲五等爵制於國不利。我認爲可以像我上次奏表所説，諸侯王應擴大他們的國邑，增加他們的兵力，都派遣他們守住藩國，形成足以互相銜接的態勢，這樣陛下就可以高枕無憂了。我認爲諸侯伯子男的名號都應當改變，使封爵的制度，俸禄禮樂秩序，都和天下諸侯處在相同之列。

我聽説與傾覆的車走同路的車没有安全，與死了的人患同樣病的人没有活着的，和已滅亡的國家實行相同法度的國家也没有存在的。何况巍巍大晋，正要登上泰山，在梁父進行封禪，刻石書寫功勛，向後人顯示國家千秋萬代。所以應該廣泛借鑒前代的興衰，嚴加防備，使做事舉筆，必有記録。當年伊尹羞耻他的國君不行堯舜之道，這也是我之所以心懷慷慨，忘記了自己是個輕微卑賤之人的原因。

段灼的表疏奏上，皇帝覽閲後很驚異他的才能，提拔爲明威將軍、魏興太守。逝世在官任上。

閻纘

閻纘字續伯，巴西安漢人也。祖圃，爲張魯功曹，勸魯降魏，封平樂鄉侯。父璞，嗣爵，仕吴至牂柯太守。纘僑居河南新安，少游英豪，多所交結，博覽墳典，該通物理。父卒，繼母不慈，纘恭事彌謹。而母疾之愈甚，乃誣纘盗父時金寶，訟于有司。遂被清議十餘年，纘無怨色，孝謹不怠。母後意解，更移中正，乃得復品。

閻纘字續伯，巴西安漢人。祖父閻圃，任張魯的功曹，勸張魯投降魏有功，封爲平樂鄉侯。父親閻璞，繼承爵位，在吴任官到牂柯太守。閻纘僑居河南新安，年輕時就同英雄豪傑交游，多加交結，博覽典籍，精通物理。父親死後，繼母不慈愛，閻纘侍奉更加勤謹。而繼母忌恨他更爲嚴重，竟然誣陷説閻纘偷盗父親留下的金銀珠寶，上告給司法部門。於是被清流貶議了十多年，閻纘没有怨恨之色，孝順恭謹不懈怠。繼母後來恨意消解，又報告中正官以前的事不是實情，終於恢復了他的品秩。

爲太傅楊駿舍人，轉安復令。駿之誅也，纘棄官歸，要駿故主簿潘岳、掾崔基等共葬之。基、岳畏罪，推纘爲主。墓成，當葬，駿從弟模告武陵王澹，將表殺造意者。衆咸懼，填冢而逃，纘獨以家財成墓，葬駿而去。國子祭酒鄒湛以纘才堪佐著作，薦於秘書監華嶠。嶠曰："此職閑廩重，貴勢多争之，不暇求其才。"遂不能用。河間王顒引爲西戎校尉司馬，有功，封平樂鄉侯。

後來當了太傅楊駿的舍人，轉任安復縣令。楊駿被殺時，閻纘棄官回家，邀請楊駿手下原主簿潘岳、掾史崔基等一起埋葬楊駿。崔基、潘岳害怕招來罪責，推舉閻纘做主。墳墓修成後，正要安葬，楊駿堂弟楊模把此事報告給了武陵王司馬澹，將要上表請殺出主意的人。衆人都非常害怕，填了墳墓逃跑，僅閻纘用自家錢財修成墳墓，埋葬了楊駿纔離去。國子祭酒鄒湛認爲閻纘才能足以勝任著作郎，就向秘書監華嶠推薦。華嶠說："這一職位清閑而俸禄很高，權貴有勢的人多争取它，根本没有機會求得真正能勝任的賢才。"最終未能任用。河間王司馬顒引薦做了西戎校尉司馬，有功績，封爲平樂鄉侯。

愍懷太子之廢也，纘輿棺詣闕，上書理太子之冤曰：

> 伏見赦文及榜下前太子遹手疏，以爲驚愕。自古以來，臣子悖逆，未有如此之甚也。幸賴天慈，全其首領。臣伏念遹生於聖父而至此者，由於長養深宫，沈淪富貴，受饒先帝，父母驕之。每見選師傅下至群吏，率取膏粱擊鍾鼎食之家，希有寒門儒素如衛綰、周文、石奮、疎廣，洗馬、舍人亦無汲黯、鄭莊之比，遂使不見事父事君之道。臣案古典，太子居以士禮，與國人齒，以此明先王欲令知先賤然後乃貴。自頃東宫亦微太盛，所以致敗也。非但東宫，歷觀諸王師友文學，皆豪族力能得者，率非龔遂、王陽，能以道訓。友無亮直三益之節，官以文學爲名，實不讀書，但共鮮衣好馬，縱酒高會，嬉游博弈，豈有切磋，能相長益！臣常恐公族遲陵，以此嘆息。今遹可以爲戒，恐其被斥，棄逐遠郊，始當悔過，無所復及。

愍懷太子被廢時，閻纘用車拉着棺材到宫殿外，上書爲太子申冤說：

> 我看到赦文及榜下前太子司馬遹手疏，覺得非常驚愕。自古以來，臣子背叛反逆，都没有這樣嚴重的。幸虧皇帝仁慈，保全了他的尸首。我想司馬遹生在聖明父親家中而竟然到了這一地步的原因，是由於長期生養在深宫裏，沉溺於富貴之中，先帝給予他很豐厚，父母又很嬌慣他。每次見給他選老師下達到百官，都選擇富貴豐腴吃飯時奏樂用鼎盛飯的人家，很少有寒門出身的名儒如衛綰、周文、石奮、疎廣那樣的人，洗馬、舍人也没有像汲黯、鄭莊這樣的人，最終使他不懂得侍奉父親國君的道理。我查驗古人經典，太子以士的禮節居處，和國人同輩，以此表明先王想讓他先居卑賤然後纔能居於高貴。近來東宫也略顯太奢華了，所以導致了身敗。不僅東宫，遍觀諸位封王的老師朋友和文學之士，都是些豪門大族有能力得到這種地位的人，都不是像龔遂、王陽這樣的人，能引導訓誡他們。朋友没有耿直有益的氣節，文學官祇是徒有虚名，其實不讀書，僅僅是在一起穿着華麗的衣服騎着高頭大馬，放縱飲酒大肆聚會，嬉戲游玩賭博下棋，哪有切磋學習，能相得益彰呢！我經常擔心皇族衰落，因此嘆息。現在司馬遹可以

引以爲戒，恐怕他將要被斥責，流放到荒遠地區，即使他後悔過錯，也來不及了。

昔戾太子無狀，稱兵距命，而壺關三老上書，有田千秋之言，猶曰："子弄父兵，罪應笞耳!"漢武感悟之，築思子之臺。今遹無狀，言語悖逆，受罪之日，不敢失道，猶爲輕於戾太子，尚可禁持，重選保傅。如司空張華，道德深遠，乃心忠誠，以爲之師。光禄大夫劉寔，寒苦自立，終始不衰，年同吕望，經籍不廢，以爲之保。尚書僕射裴頠，明允恭肅，體道居正，以爲之友。置游談文學，皆選寒門孤宦以學行自立者，及取服勤吏事、涉履艱難、事君事親、名行素聞者，使與共處。使嚴御史監護其家，絶貴戚子弟、輕薄賓客。如此，左右前後，莫非正人。師傅文學，可令十日一講，使共論議於前。敕使但道古今孝子慈親，忠臣事君，及思愆改過之義，皆聞善道，庶幾可全。

過去戾太子缺乏德行，興兵違抗君命，而壺關三老上書，又有田千秋的話，尚且説道："兒子向父親動用武力，罪應受到笞刑!"漢武帝感悟他的話，建築了思念兒子的臺。現在司馬遹也無德行，説話大逆不道，接受罪責的時候，不敢喪失父子之道，尚比戾太子罪輕，可以禁門自省，給他重新選擇保傅。如司空張華，有深厚的道德，忠心誠懇，讓他做老師。光禄大夫劉寔，寒苦困頓仍自樹德行，始終不衰，年紀與吕望相同，仍讀書不輟，讓他做傅保。尚書僕射裴頠，明理公正端恭嚴正，體察道德居身端正，讓他做朋友。設置游玩清談文理學業，都選擇那些出身寒門孤身做官而又學問德行潔身自立的人，以及選取勤快懂事、經過艱難困苦、侍奉國君雙親、聲名德行平素被稱贊的人，讓他們和太子處在一起。又派嚴格的御史監督守護他家，斷絶他和貴戚子弟、輕薄賓客往來。這樣，他的前後左右、都是正直的人。老師文學，可讓他們每十天講課一次，一起在他面前講論。敕命他們衹講古往今來孝子尊愛父母，忠臣侍奉國君，以及認識錯誤改過自新的道理，讓他聽到的都是好事，或許可以成全他。

昔太甲有罪，放之三年，思庸克復，爲殷明王。又魏文帝懼於見廢，夙夜自祗，竟能自全。及至明帝，因母得罪，廢爲平原侯，爲置家臣庶子，師友文學，皆取正人，共相匡矯。兢兢慎罰，事父以孝，父没，事母以謹，聞于天下，于今稱之。漢高皇帝數置酒於庭，欲廢太子，後四晧爲師，子房爲傅，竟復成就。前事不忘，後事之戒。孟軻有云，"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慮患也深"，故多善功。李斯云：

過去太甲有罪，被流放了三年，又能回歸正道，成爲殷的明王。又魏文帝害怕被廢棄，晝夜禮敬，竟能自己保全。等到明帝，因爲母親得罪，被廢爲平原侯，給他安排了家臣庶人子弟，師友文學，都選取正直的人，一起糾正錯誤。他兢兢業業慎對處罰，用孝道侍奉父親，父親逝世後，侍奉母親，好名聲流傳天下，至今被人們稱贊。漢高皇帝好幾次在庭中設下宴席，想廢掉太子，後來四晧做了老師，子房做了保傅，最終成就了太子。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孟軻説，"孤臣孽子，操心也多，憂患也深"，因此多有好的功效。李斯説："慈祥的母親大多有

"慈母多敗子，嚴家無格虜。"由陛下驕遹，使至於此，庶其受罪以來，足自思改。方今天下多虞，四夷未寧，將伺國隙。儲副大事，不宜空虛。宜爲大計，小復停留。先加嚴誨，依平原侯故事，若不悛改，棄之未晚也。

敗家的兒子，嚴厲的家庭沒有不馴服的悍强奴僕。"由於陛下嬌慣司馬遹，使事情到了這一地步，自他接受罪責以來，足以自己思過改變。當今天下多事，四周尚未安寧，在國家有機可乘時伺機而動。立太子是大事，不應空虛此位。應從大計考慮，讓他留下。先嚴加教誨，依照平原侯的故事處理，如果他不知悔改，再廢棄他也不算晚。

臣素寒門，無力仕宦，不經東宫，情不私遹。念昔楚國處女諫其王曰"有龍無尾"，言年四十，未有太子。臣嘗備近職，雖未得自結天日，情同閹寺，悾悾之誠，皆爲國計。臣老母見臣爲表，乃爲臣卜卦，云"書御即死"。妻子守臣，涕泣見止。臣獨以爲頻見拔擢，嘗爲近職，此恩難忘，何以報德？唯當陳誠，以死獻忠。輒具棺絮，伏須刑誅。

我出身寒門，無力做官，不和東宫往來，感情上不偏私於司馬遹。想到過去楚國有一處女向國王進諫説"有龍没有尾巴"，説的是國王四十歲了，還没有太子。我曾經在皇帝近旁任職，雖未能自結天日，情同宦官，但一片忠誠，都是爲了國家大計。我的老母親看到我寫奏表，就給我算卦，説"奏表進呈即死"。妻子兒女守着我，流淚勸阻。但我認爲多次被提拔，又曾做過親近職務，這一大恩難以忘記，我用什麽報答恩德呢？惟一應當做的就是陳上我的誠意，用死來進獻我的忠心。我已準備好了棺材，衹等處以死刑。

書御不省。

表疏進上皇帝没有覽省。

及張華遇害，賈謐被誅，朝野震悚，纘獨撫華尸慟哭曰："早語君遜位而不肯，今果不免，命也夫！"過叱賈謐尸曰："小兒亂國之由，誅其晚矣！"

等到張華遇害，賈謐被殺，朝野震動恐懼，惟有閻纘撫在張華尸體上痛哭説："我早就勸你退休你却不願意，現在果然不能免禍，這是命啊！"又經過賈謐尸體旁叱責説："你這小兒是亂國的禍端，殺你殺得太晚了！"

皇太孫立，纘復上疏曰：

皇太孫立，閻纘又上疏説：

臣前上書訟太子之枉，不見省覽。昔壺關三老陳衛太子之冤，而漢武築思子之臺。高廟令田千秋上書，不敢正言，托以鬼神之教，而孝武大感，月中三遷，位至丞相，乘車入殿，號曰車氏。恨臣精誠微薄，不能有感，竟使太子流離，没命許昌。向令陛下即納臣言，不致此禍。天贊聖意，三公獻謀，庶人賜死，罪人斯得，太子以明，臣恨

我上次上書訟訴太子的冤屈，没有被省閲。過去壺關三老陳訴衛太子的冤屈，而後有漢武帝建築思子之臺。高廟命令田千秋上書，不敢直説，假托鬼神之教，而孝武帝大爲感動，田千秋一月之内三次升遷，官位做到丞相，坐着車子進入宫殿，號稱爲車氏。我恨自己精誠微薄，不能感動皇帝，最終使太子流離失所，命喪許昌。假如陛下當時采納了我的進言，就不會招致這一災禍。上天贊賞聖上意旨，三公獻上謀策，庶人被賜死，罪犯死當其罪，太子的冤屈已明，我衹

其晚，無所復及。詔書慈悼，迎喪反葬，復其禮秩，誠副衆望，不意呂霍之變復生於今日！伏見詔書建立太孫，斯誠陛下上順先典以安社稷，中慰慈悼冤魂之痛，下令萬國心有所繫。追惟庶人，所爲無狀，幾傾宗廟，賴相國、太宰至忠憤發，潛謀俱斷，奉贊聖意，以成神武。雖周誅二叔，漢掃諸呂，未足以喻。臣願陛下因此大更釐改，以爲永制。禮置太子，居以士禮，與國人齒，爲置官屬，皆如朋友，不爲純臣。既使上厭至望，以崇孝道，又令不相嚴憚，易相規正。

恨太晚，來不及挽救太子的性命。詔書慈愛追悼，迎喪回歸安葬，恢復太子的禮秩，的確符合大家的願望，没想到呂霍之亂又産生在今天！我看到詔書立皇太孫，這的確是陛下上能順應先人典制用來安定社稷，中間慰藉追悼冤魂的痛苦，下能使天下人心中有所留念。追念庶人，所作所爲太不像樣，幾乎傾覆了宗廟，幸而相國、太宰忠心奮發，密謀果斷，奉承聖上旨意，以成就神武。即使周人誅殺管叔、蔡叔，漢朝掃滅諸呂，也不足以相比。我希望陛下乘此機會大加革新，以制定永久的制度。用禮法安置太子，讓他以士人禮節居處，和封國人同輩，給他設置官屬，都像朋友，不做純粹的大臣。這樣做既能滿足最高的願望，用以尊崇孝道，又使他們不相互嚴厲害怕，容易互相規勸糾正。

昔漢武既信奸讒，危害太子，復用望氣之言，欲盡誅詔獄中囚。邴吉以皇孫在焉，閉門距命，後遂擁護皇孫，督罰乳母，卒至成人，立爲孝宣皇帝。苟志於忠，無往不可。歷觀古人雖不避死，亦由世教寬以成節。吉雖距詔書，事在於忠，故宥而不責。自晉興已來，用法太嚴，遲速之間，輒加誅斬。一身伏法，猶可强爲，今世之誅，動輒滅門。昔呂后臨朝，肆意無道。周昌相趙，三召其王而昌不遣，先徵昌入，乃後召王。此由漢制本寬，得使爲快。假令如今，呂后必謂昌已反，夷其三族，則誰敢復爲殺身成義者哉！此法宜改，可使經遠。又漢初廢趙王張敖，其臣貫高謀弑高祖，高祖不誅，以明臣道。田叔、孟舒十人爲奴，髡鉗隨王，隱親侍養，故令平安。向使晉法得容爲義，東宫

過去漢武帝既信任奸臣讒言，危害太子，又聽從方士占候的話，想殺盡獄中的囚犯。邴吉因爲皇孫在獄中，關閉監獄大門抗拒詔命，後來終於擁護皇孫，監督責罰乳母，終於成人，立爲孝宣皇帝。如果心志忠誠，將無往而不勝。遍觀古人雖然不避死亡，也是由於世事教化寬緩而成就了他們的氣節。邴吉雖然抗拒詔書，但事情出於忠心，因此寬宥他不加責罰。自從晉興起以來，執法太嚴苛，瞬息之間，動不動就加以殺戮。一人受死，還可以勉强這樣做，現在殺人，動不動就殺滅一族。當年呂后臨朝執政，濫肆無道。周昌輔佐趙王，呂后三次召遣趙王而周昌不讓去，後先召命周昌入朝，再召命趙王。這是由於漢制本來寬鬆，使他能逞其意。如果是今天，呂后必然會認爲周昌已經謀反，滅了他家三族，那誰又敢再做殺身成仁的人呢！這種嚴法應該更改，使它能長久實行。又漢初廢黜趙王張敖，他的臣下貫高去謀殺漢高祖，高祖不殺他，用以表彰爲臣之道。田叔、孟舒等十人自願做奴僕，受剃髮鉗足的刑罰跟隨其王，親自侍

之臣得如周昌，固護太子得如邴吉，距詔不坐，伏死諫争，則聖意必變，太子以安。如田叔、孟舒侍從不罪者，則隱親左右，奸凶毒藥無緣得設，太子不夭也。

候，因此使他很平安。假如晋的法律能容得人們取義，東宫的臣下像周昌，堅持保護太子能像邴吉，抗拒詔命而不坐罪，以死相諫，那麽聖上旨意必會改變，太子得以安全。像田叔、孟舒那樣侍從而受刑的人，就會左右審度，奸邪凶惡之人的毒藥也就没機會投放，太子就不會夭亡。

臣每責東宫臣故無侍從者，後聞頗有於道路望車拜辭，而有司收付洛陽獄，奏科其罪。然臣故莫從，良有以也。又本置三率，盛其兵馬，所以宿衛防虞。而使者卒至，莫有警嚴覆請審者，此由恐畏滅族。今皇孫冲幼，去事多故。若有不虞，强臣專制，奸邪矯詐，雖有相國保訓東宫，擁佑之恩同於邴吉，適可使玉體安全，宜開來防，可著于令：自今已後，諸有廢興倉卒，群臣皆得輒嚴，須録詣殿前，面受口詔，然後爲信，得同周昌不遣王節，下聽臣子隱親，得如田叔、孟舒，不加罪責，則永固儲副，以後安嗣之遠慮也。來事難知，往事可改。臣前每見詹事裴權用心懇惻，舍人秦戢數上疏啓諫；而爰倩贈以九列，權有忠意，獨不蒙賞。謂宜依倩爲比，以寵其魂。推尋表疏，如秦戢輩及司隸所奏，諸敢拜辭於道路者，明詔稱揚，使微異於衆，以勸爲善，以獎將來也。

我常斥責東宫故臣没有侍從太子的人，後來聽説很有一些人在路上望車叩拜，而被有關部門抓進洛陽獄中，上奏處理他們的罪責。所以故臣不跟隨，是有原因的。又本來安置了三位將帥，擺開他們的兵馬，用以保衛防備。而使者突然到來，就没有警戒嚴格而再請審查的人，這都是由於害怕被滅族。現在皇孫年紀幼小，將來多事。如果有預料不到的事發生，强臣專制，奸邪狡詐，即使有相國在東宫保護訓導，擁戴輔佑之恩和邴吉相同，也僅能使太子玉體安全，應該明示防範未來，可以明令規定：從今以後，再有倉猝發生廢興太子的事，群臣都能特加嚴謹，必須在殿前聽録，在皇帝面前接受親口所授的詔令，然後可以取信，能和周昌抗命不讓趙王進京的氣節相比，在下聽任臣下親自審度，能像田叔、孟舒那樣，不受罪責，就會使太子之位永遠穩固，以作爲今後安定繼承者的遠謀。未來的事不可預測，但以往的事可以改正。我以前常見詹事裴權用心勤懇，舍人秦戢多次上疏進諫；而爰倩賜在九卿的行列，裴權忠心耿耿，却惟獨不受賞賜。我覺得應該依照爰倩同等的待遇對待他，用來恩寵他的靈魂。查審上表奏疏，如秦戢之類以及司隸的上奏，以及那些敢在路途上叩拜的人，公開下詔加以稱贊，使和一般人區别，用以勸勉做好事的人，也用來勸獎將來的人。

纘又陳：

今相國雖已保傅東宫，保其安危。至於旦夕訓誨，輔導出入，動静劬勞，宜選寒苦之士，

閻纘又陳奏説：

現在相國雖然已經在東宫爲保傅，保護皇太孫的安全。至於早晚訓誡教誨，輔導他出入進退，以及動静勞苦，應該選擇寒苦家

忠貞清正，老而不衰，如城門校尉梁柳、白衣南安朱冲比者，以爲師傅。其侍臣以下文武將吏，且勿復取盛戚豪門子弟，若吴太妃家室及賈、郭之黨。如此之輩，生而富溢，無念修己，率多輕薄浮華，相驅放縱，皆非所補益於吾少主者也。皆可擇寒門篤行、學問素士、更履險易、節義足稱者，以備群臣，可輕其禮儀，使與古同，於相切磋爲益。

昔魏文帝之在東宫，徐幹、劉楨爲友，文學相接之道并如氣類。吴太子登，顧譚爲友，諸葛恪爲賓，卧同床帳，行則參乘，交如布衣，相呼以字，此則近代之明比也。天子之子不患不富貴，不患人不敬畏，患於驕盈，不聞其過，不知稼穡之艱難耳。至於甚者，乃不知名六畜，可不勉哉！昔周公親撻伯禽，曹參笞窋二百，聖考慈父皆不傷恩。今不忍小相維持，令至闕失頓相罪責，不亦誤哉！

在禮，太子朝夕視膳，昏定晨省，跪問安否，於情得盡。五日一朝，於敬既簡，於恩亦疏，易致構間。故曰“一朝不朝，其間容刀”。五日之制，起漢高祖，身爲天子，父爲庶人，萬機事多，故闕私敬耳。今主上臨朝，太子無事，專主孝養，宜改此俗。《文王世子》篇曰：“王季一飯亦一飯，再飯亦再飯。”安有逸豫五日一覲哉！

纘又陳：

今迎太子神柩，孤魂獨行，

庭出身的人士，忠貞端正，老而意志不衰，如城門校尉梁柳、布衣南安朱冲這樣的人，作爲師傅。侍臣以下文武將吏，也不要選取貴戚豪門家的子弟，像吴太妃那樣的家室以及賈、郭那類人。這類人物，生來富足，不考慮自己的修養，大都是輕薄浮華的人，互相放縱，都不是對我們年輕的主上有所補益的人。可以選擇出身寒門行爲忠實、學問好、經過艱難險阻、節義足以稱道的人，用來充實群臣，可以輕減他的禮儀規格，和古代相同，使他們在一起相互切磋。

過去魏文帝在東宫，以徐幹、劉楨爲學友，文學交往之道和他們秉性相同。吴太子孫登，以顧譚爲學友，諸葛恪爲賓客，在一張床上睡覺，出行時坐同一輛車，像百姓一樣交往，相互以名字稱呼，這是近來很明顯的例子。天子的兒子不怕不富貴，不怕人不敬畏，怕的是驕奢淫逸，不知道自己的過錯，不懂得種莊稼的艱難。更嚴重的，竟然不知道六畜的名字，能不勉勵嗎！當年周公親手鞭打伯禽，曹參笞窋二百，聖明慈愛的父親都不會傷父子之情。現在不能相互體諒，一旦有錯誤動不動就加以罪責，不也太過分了嗎！

按禮制，太子早晚都要侍候父皇用膳，晚上服侍就寢，早晨問候請安，跪問父皇安寧與否，盡得父子之情。現在五天一朝拜的話，對禮敬方面過於簡略，於恩義也太疏遠，容易導致父子不和。因此説“一個早上不拜見，父子中間就能容得下刀”。五天一拜見的制度，興自漢高祖，他身爲天子，父親是百姓，國事繁多，因此少了個人對父親的禮敬。現在主上臨朝，太子無事可做，專門從事孝敬皇上，可以改變過去的習俗。《文王世子》篇説：“王季吃一頓也吃一頓，吃第二頓飯也吃第二頓飯。”哪裏有閑逸放縱五天一次拜見的道理呢！

閻纘又陳奏説：

現在迎回太子的靈柩，但他的孤魂在遠

太孫幼冲，不可涉道。謂可遣妃奉迎遠路，令其父衍隨行衛護。皇太子初見誣陷，臣家門無祐，三世假親，具嘗辛苦，以家觀國，固知太子有變。臣故求副監國，欲依邴吉故事，距違來使，供養擁護，身親飲食醫藥，冀足救危。主者以臣名資輕淺，不肯見與。世人見笑，謂爲此職進退難居，有必死憂。臣獨以爲苟全儲君，賈氏所誅，甘心所願。今監國御史直副皆當三族，侍衛無狀，實自宜然。臣謂其小人，不足具責。故孔子曰："可以托六尺之孤，臨大節而不可奪。"是以聖王慎選。故河南尹向雄，昔能犯難葬故將鍾會，文帝嘉之，始拔顯用，至於先帝，以爲右率。如間之事，若得向雄之比，則豈可觸哉！此二使者，但爲愚怯，亦非與謀，但可誅身，自全三族。如郭俶、郭斌，則於刑爲當。

又東宮亦宜妙選忠直亮正，如向雄比。陛下千秋萬歲之後，太孫幼冲，選置兵衛，宜得柱石之士如周昌者。世俗淺薄，士無廉節，賈謐小兒，恃寵恣睢，而淺中弱植之徒，更相翕習，故世號魯公二十四友。又謐前見臣表理太子，曰："閻兒作此爲健，然觀其意，欲與諸司馬家同。"皆爲臣寒心。伏見詔書，稱明滿奮、樂廣。侍郎賈胤，與謐親理，而亦疏遠，往免父喪之後，停家五年，雖爲小屈，有識貴之。潘岳、繆徵等皆謐父黨，共相沈浮，人士羞之，聞其晏然，莫不爲怪。今詔書暴揚其罪，并

方獨行，太孫年紀幼小，還不能步入正道。我認爲可以派遣妃子去遠路奉迎回太子的靈柩，讓她父親衍隨行保護。皇太子當初被誣陷時，家門無人保佑，三代繼親，嘗盡辛苦，用自家情形來觀察國事，知道太子會有變故。因此我請求輔佐監國，想依邴吉的故事，拒抗派來的使者，供侍擁護，親自服侍飲食醫藥，希望能解救危難。主上因爲我名望資歷短淺，不肯給我這一職位。世人笑話，認爲這一職務進退難居，有必將面臨死亡的危險。衹是我覺得如果能保全儲君的話，即使被賈氏殺了，也心甘情願。現在監國御史直副都應夷滅三族，侍衛不像樣，的確應如此處罰。我認爲他們是小人，不足以都責斥。因此孔子說："可以托付六尺高的孤兒，面臨危急而不改變志向。"所以帝王慎重選擇輔佐太子的人選。原任河南尹向雄，過去能冒着危險埋葬前將軍鍾會，文帝表揚了他，被提拔任用，至先帝作爲表率。如上次的事變，假設得到和向雄同樣的人，那怎麼會觸動他呢！這兩位使者，衹是愚笨怯弱，殺他們二人足够了，可以保全他們的三族。像郭俶、郭斌，則於刑爲允當。

又東宮也應精選忠正亮直，如向雄那樣的人。陛下將來逝世以後，皇太孫年紀幼小，挑選率兵保衛的，應得到像棟梁之臣如周昌那樣的人。世俗淺薄，士人没有廉耻節義，賈謐小兒，依仗寵幸胡作非爲，而卑淺懦弱的人，互相仿效，所以世稱魯公有二十四友。又賈謐以前見我爲太子申冤，就說："閻兒做出這一舉動像是很正直，但看他的心意，是想取得和諸位司馬氏家一樣的地位。"這都讓我寒心。又看到詔書，稱贊滿奮、樂廣。侍郎賈胤，和賈謐是親屬，但也被疏遠，回家爲父親服喪期滿以後，閑在家已有五年，雖受小小屈辱，但有識之士很看重。像潘岳、繆徵等人都是賈謐同黨，互相沉浮，人們耻於和他們爲伍，聽說他們竟很安然，都以爲這是怪事。現在詔書披露宣布

皆遣出，百姓咸云清當，臣獨謂非。但岳徵二十四人，宜皆齊黜，以肅風教。

朝廷善其忠烈，擢爲漢中太守。趙王倫死，既葬，纘以車轢其冢。時張華兄子景後徙漢中，纘又表宜還。

纘不護細行，而慷慨好大節。卒於官，時年五十九。纘五子，皆開朗有才力。

長子亨爲遼西太守，屬王浚自用其人，亨不得之官。依青州刺史苟晞，刑政苛虐，亨數切諫，爲晞所害。

史臣曰：愍懷之廢也，天下稱其冤。然皆懼亂政之參夷，懾淫嬖之凶忍，遂使謀臣懷忠而結舌，義士蓄憤而吞聲。閻纘伯官既微於侍郎，位不登於執戟，輕生重義，視死如歸，伏奏而待嚴誅，輿棺以趨鼎鑊，察言觀行，豈非忠直壯乎！顧視晉朝公卿，曾不得與其徒隸齒也。茂伯篤終，哭王經以全節。休然追遠，理鄧艾以成名。故得義感明時，仁流枯骨。雖朱勃追論新息，樂布奏事彭王，弗之尚也。

贊曰：感義收會，篤終理艾。道既相侔，名亦俱泰。續伯區區，輿櫬陳謨。逼兹淫嬖，弗遂良圖。啜其泣矣，何嗟及乎！

他們的罪行，全都遣出，百姓都説處理得公正，僅我認爲不對。潘岳、繆徵等類似二十四友，全應罷官免職，用以整頓風俗教化。

朝廷表揚閻纘忠烈，提拔爲漢中太守。趙王司馬倫死，已經安葬，閻纘用車輪輾他的墳。張華哥哥的兒子張景後來被流放到漢中，閻纘又上表説應該讓他回來。

閻纘不拘小節，爲人慷慨而注重大節。逝世在任上，當時五十九歲。有五個兒子，都性格開朗而有才學。

長子閻亨任遼西太守，後王浚自己做主任用了他，閻亨未能到任。依附青州刺史苟晞，苟晞刑政嚴苛暴虐，閻亨多次勸諫，後被苟晞殺害。

史臣曰：愍懷太子被廢，天下人都説冤枉。但都害怕被説成是擾亂國政而夷滅三族，害怕奸臣的凶殘，最終使謀臣心懷忠心但張口結舌，義士滿含憤恨却忍氣吞聲。閻續伯是小小的侍郎，職位不能執掌兵權，但輕生重義，視死如歸，俯身上奏而等待處以極刑，載着棺材而走向鼎鑊之刑，觀察他的言行，難道不是忠誠正直的壯士嗎！再回頭看晉朝的其他公卿，還不如奴僕輩的人。茂伯忠誠一生，哭悼王經來保全名節。休然追念舊情，爲鄧艾辯冤而成名。因此能够用義德感動明主，仁德施惠到朽骨。即使朱勃追論新息，欒布奏事彭王的事情，也比不上。

贊曰：感於恩義收葬鍾會，忠誠篤實追理鄧艾。二人道既相同，名聲也都很好。續伯區區之身，載棺陳奏忠言。被奸邪之人逼迫，不能實現良好的謀策。怎不讓人慨惜啜泣，感嘆不已！

晉書卷四十九

列傳第十九

阮籍

阮籍字嗣宗，陳留尉氏人也。父瑀，魏丞相掾，知名於世。籍容貌瓌傑，志氣宏放，傲然獨得，任性不羈，而喜怒不形於色。或閉户視書，累月不出；或登臨山水，經日忘歸。博覽群籍，尤好《莊》《老》。嗜酒能嘯，善彈琴。當其得意，忽忘形骸。時人多謂之痴，惟族兄文業每嘆服之，以爲勝己，由是咸共稱異。

籍嘗隨叔父至東郡，兖州刺史王昶請與相見，終日不開一言，自以不能測。太尉蔣濟聞其有雋才而辟之，籍詣都亭奏記曰："伏惟明公以含一之德，據上台之位，英豪翹首，俊賢抗足。開府之日，人人自以爲掾屬；辟書始下，而下走爲首。昔子夏在於西河之上，而文侯擁篲；鄒子處於黍谷之陰，而昭王陪乘。夫布衣韋帶之士，孤居特立，王公大人所以禮下之者，爲道存也。今籍無鄒卜之道，而有其陋，猥見采擇，無以稱當。方將耕於東皐之陽，輸黍稷之餘税。負薪疲病，足力不强，補吏之召，非所克堪。乞迴謬恩，以光清舉。"初，濟恐籍不至，得記欣然。遣卒迎之，而籍已去，濟大怒。於是鄉親共喻之，乃就吏。後謝病歸。復爲尚書郎，少時，又以病免。及曹爽輔政，召爲參軍。籍因以疾辭，屏於田里。歲餘而

阮籍字嗣宗，陳留尉氏人。父阮瑀，魏丞相掾，知名於世。阮籍容貌優異，志氣豪放，傲然獨得，放任不羈，但喜怒不從臉上流露出來。有時閉門讀書，連月不出；有時登臨山水，一天忘掉回去。博覽群書，尤其喜好《莊子》《老子》。愛喝酒能長嘯，善於彈琴。當他得意時，就忘掉了自己的形體。當時人大多説他是個痴呆人，衹有族兄文業常嘆服他，認爲勝過自己，於是大家都稱他是怪才。

阮籍曾跟隨叔父到東郡，兖州刺史王昶請求和他相見，見面後阮籍一天没説一句話，王昶認爲此人不可度量。太尉蔣濟聽説他有俊才就徵用他，阮籍到都亭寫信説："我聽到明公以一貫的恩德，處上級的地位，英雄豪傑翹首盼望被引用，俊秀賢才都投奔於足下。打開府門召集人才的日子，人人自以爲會成爲你的部下；徵召的公文一下，却以我這種人爲首。當年子夏在西河之上，文侯給他拿着掃箒掃路；鄒子處在黍谷的陰面，而昭王與他相陪坐車。穿一般百姓衣服的人士，孤行獨立，而王公大人之所以屈尊禮待他們的原因，是因爲他們有治國之道。現在阮籍没有鄒卜治國之道，而有他的無知，辱蒙你選擇了我，但并不合適。我正準備到東皋之南去耕作，供輸糧食賦税。身背柴禾而疲累疾病，脚力不强，徵召選補爲官吏，不是我能勝任的。請收回你的恩德，發揚你清明公正的選用。"當初，蔣濟擔心阮籍不來，得到信後很高興。派手下人迎接他，但阮籍已離去，蔣濟大爲生氣。於是鄉人親戚都勸阮籍，他纔到任。後來藉口有病辭歸。

爽誅，時人服其遠識。宣帝爲太傅，命籍爲從事中郎。及帝崩，復爲景帝大司馬從事中郎。高貴鄉公即位，封關内侯，徙散騎常侍。

又任命爲尚書郎，時間不長，又因病離職。到曹爽輔政，召爲參軍。阮籍就藉口有病辭官，隱居鄉下。過了一年多而曹爽被殺，時人佩服他有遠識。宣帝任太傅時，任命阮籍爲從事中郎。等到皇帝去世，又任景帝大司馬從事中郎。高貴鄉公即位，封他爲關内侯，遷任散騎常侍。

籍本有濟世志，屬魏晋之際，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與世事，遂酣飲爲常。文帝初欲爲武帝求婚於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鍾會數以時事問之，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皆以酣醉獲免。及文帝輔政，籍嘗從容言於帝曰："籍平生曾游東平，樂其風土。"帝大悦，即拜東平相。籍乘驢到郡，壞府舍屏鄣，使内外相望，法令清簡，旬日而還。帝引爲大將軍從事中郎。有司言有子殺母者，籍曰："嘻！殺父乃可，至殺母乎！"坐者怪其失言。帝曰："殺父，天下之極惡，而以爲可乎？"籍曰："禽獸知母而不知父，殺父，禽獸之類也。殺母，禽獸之不若。"衆乃悦服。

阮籍原有濟世之志，正當魏晋之際，天下大亂，名士很少有保全的人，阮籍因此不問世事，便酣飲以爲常。文帝當初想替武帝向阮籍求婚，阮籍大醉六十天，没有開口而作罷。後鍾會多次向阮籍問時事，想以他回答的對錯與否羅致他的罪責，都因爲酣醉而免禍。到文帝輔政，阮籍曾從容地對皇帝説："我平生曾到東平游覽，很喜歡那裏的風土。"皇帝大爲高興，即任爲東平相。阮籍騎驢到郡所，拆毁府舍墻壁，使内外相互能看得見，法令清正簡約，十天就回到京城。被皇帝用爲大將軍從事中郎。有關部門報告説有兒子殺了母親，阮籍説："啊！殺了父親還可以，竟然殺了母親！"在座的人都責怪他失言。文帝問他："殺父，是天下十惡之首，而你認爲可以嗎？"阮籍説："禽獸僅知母親而不知道父親，殺了父親，就如禽獸。殺了母親，那連禽獸都不如。"大家心悦誠服。

籍聞步兵厨營人善釀，有貯酒三百斛，乃求爲步兵校尉。遺落世事，雖去佐職，恒游府内，朝宴必與焉。會帝讓九錫，公卿將勸進，使籍爲其辭。籍沈醉忘作，臨詣府，使取之，見籍方據案醉眠。使者以告，籍便書案，使寫之，無所改竄。辭甚清壯，爲時所重。

阮籍聽説步兵伙房的人善於釀酒，有貯存的酒三百斛，就請求做步兵校尉。遺忘世事，雖除去佐職，仍常游府中，有酒宴必到。正值文帝辭讓九錫，公卿大臣將要勸進，讓阮籍寫勸辭。阮籍沉醉忘了寫作，大臣們將要到府上去勸説，派人取書，見阮籍正爬在桌子上沉醉睡覺。使者把情况告訴他，阮籍就寫在桌子上，使人謄抄，無所改校。言辭很清正，被當時人所看重。

籍雖不拘禮教，然發言玄遠，口不臧否人物。性至孝，母終，正與人圍棋，對者求止，籍留與决賭。既而飲酒二斗，舉聲一號，吐血數升。及將葬，食一蒸肫，飲二斗酒，然後臨訣，直言窮矣，舉聲一號，因又吐血數升。毁瘠骨立，殆致滅性。裴楷往吊之，籍散髮箕踞，醉而直視，楷吊

阮籍雖然不受禮教拘束，但説話深遠，不評論人物。性情極孝順，母親去世時，他正和人下圍棋，對方請求不下了，阮籍要留着和他决勝負。接着喝酒二斗，高聲長號，吐血好幾升。等他母親將要安葬，吃了一條蒸腿，喝二斗酒，然後去向遺體告别，想説的話説完了，高聲一吼，又吐血好幾升。過分哀毁骨瘦如柴，幾乎要死去。裴楷前往吊喪，阮籍散髮盤腿而坐，喝得大

唁畢便去。或問楷："凡吊者，主哭，客乃爲禮。籍既不哭，君何爲哭?"楷曰："阮籍既方外之士，故不崇禮典。我俗中之士，故以軌儀自居。"時人嘆爲兩得。籍又能爲青白眼，見禮俗之士，以白眼對之。及嵇喜來吊，籍作白眼，喜不懌而退。喜弟康聞之，乃齎酒挾琴造焉，籍大悦，乃見青眼。由是禮法之士疾之若仇，而帝每保護之。

醉直瞪着眼睛，裴楷吊唁完了就離去。有人問裴楷："吊喪的人，主人哭，客人隨禮也哭。阮籍既然不哭，你爲什麽要哭?"裴楷説："阮籍已是超凡脱俗之人，因此不尊崇禮制。我是俗人，因此用遵守禮儀來要求自己。"時人感嘆他們各得其所。阮籍還能作青白眼，見了遵從禮教的人，用白眼對待他。到嵇喜來吊唁，阮籍作白眼，嵇喜不高興地退出。嵇喜的弟弟嵇康聽到後，就帶着酒挾着琴去，阮籍大爲高興，就用青眼看他。因此崇禮守法的人痛恨他如仇敵，而文帝常保護他。

籍嫂嘗歸寧，籍相見與别。或譏之，籍曰："禮豈爲我設邪!"鄰家少婦有美色，當壚沽酒。籍嘗詣飲，醉，便卧其側。籍既不自嫌，其夫察之，亦不疑也。兵家女有才色，未嫁而死。籍不識其父兄，徑往哭之，盡哀而還。其外坦蕩而内淳至，皆此類也。時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迹所窮，輒慟哭而反。嘗登廣武，觀楚漢戰處，嘆曰："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登武牢山，望京邑而嘆，於是賦《豪傑詩》。景元四年冬卒，時年五十四。

阮籍的嫂子曾回娘家探親，阮籍和她相見話别。有人譏諷他，阮籍説："禮教難道是爲我設的嗎!"鄰居家的少婦有美色，是賣酒女。阮籍曾經去買酒喝，醉了，就躺在她身邊。阮籍自己不嫌疑，她丈夫看到了，也没什麽懷疑。有一軍人家中女兒有才有色，未出嫁而死。阮籍不認識她的父兄，徑直前往哭悼，盡哀而還。他外表坦蕩而内心純潔，都是像這些事。有時任意一人駕着車子，不走道路，車走到無路可走的地方，就痛哭一場然後返回。曾到廣武，觀看楚漢交戰過的地方，感嘆説："當時没有英雄，使小子成就了功名!"登上武牢山，眺望京邑而慨嘆，便賦《豪傑詩》。景元四年冬逝世，終年五十四歲。

籍能屬文，初不留思。作《詠懷詩》八十餘篇，爲世所重。著《達莊論》，叙無爲之貴。文多不録。

阮籍善於寫文章，不加思索。作有《詠懷詩》八十多篇，被世人推重。著有《達莊論》，叙述無爲的好處，文章太長不在此抄録。

籍嘗於蘇門山遇孫登，與商略終古及栖神導氣之術，登皆不應，籍因長嘯而退。至半嶺，聞有聲若鸞鳳之音，響乎岩谷，乃登之嘯也。遂歸著《大人先生傳》，其略曰："世人所謂君子，惟法是修，惟禮是克。手執圭璧，足履繩墨。行欲爲目前檢，言欲爲無窮則。少稱鄉黨，長聞鄰國。上欲圖三公，下不失九州牧。獨不見群虱之處褌中，逃乎深縫，匿乎壞絮，自以爲吉宅也。行不敢離縫際，動不敢出褌襠，自以爲得繩墨也。然炎丘

阮籍曾在蘇門山遇到孫登，就和他商討自古以來静神導氣的方術，孫登全不應對，阮籍就長嘯而回，走到半山腰，聽到像鸞鳳鳴叫的聲音，響徹山谷，是孫登的嘯聲。就回去作了《大人先生傳》，大概是："世人所説的君子，衹知學習法度，衹懂遵守禮教。手執玉圭，嚴格遵守法律。行爲想受到現實的檢驗，言語想成爲將來的規矩。小時候被鄉黨稱贊，長大了有好名聲在鄰國。往上想圖謀爲三公，往下不失爲九州牧守。惟獨看不到就像一群虱子鑽在褌裏，逃進褌縫裏，躲匿在破絮中，自認爲是找到了好的住宅。行走不敢離開縫邊，動作不敢跑出褌襠，又自以

火流，焦邑滅都，群虱處於褌中而不能出也。君子之處域内，何異夫虱之處褌中乎！”此亦籍之胸懷本趣也。

爲得到了行動的準則。但一旦火燒起來，燒邑滅都，群虱在褲中跑不出來全部燒死。君子處在國内，和虱子處在褲中又有什麽區别呢！”從這裏可以看出阮籍的胸懷旨趣。

子渾，字長成，有父風。少慕通達，不飾小節。籍謂曰：“仲容已豫吾此流，汝不得復爾！”太康中，爲太子庶子。

阮籍的兒子阮渾，字長成，有父親的風範。從小就追求通達，不拘小節。阮籍對他説：“仲容已參與到我這種人的行列，你不能再這樣！”太康時，任太子庶子。

阮咸

咸字仲容，父熙，武都太守。咸任達不拘，與叔父籍爲竹林之游，當世禮法者譏其所爲。咸與籍居道南，諸阮居道北，北阮富而南阮貧。七月七日，北阮盛曬衣服，皆錦綺粲目。咸以竿挂大布犢鼻於庭，人或怪之，答曰：“未能免俗，聊復爾耳！”

阮咸字仲容，父親阮熙，武都太守。阮咸放達任情不拘禮節，與叔父阮籍游於竹林，當世信守禮法的人譏諷他們的所作所爲。阮咸與阮籍居住在道路南面，其他阮氏的人居住在道路北面，北面阮氏富而南面阮氏窮。七月七日，北面阮氏盛曬衣服，都錦綉奪目。阮咸用竿子挂了件大褲頭在院中，有人感到很奇怪就問他，他回答説：“不能免俗，權且表示一下意思而已！”

歷仕散騎侍郎。山濤舉咸典選，曰：“阮咸貞素寡欲，深識清濁，萬物不能移。若在官人之職，必絶於時。”武帝以咸耽酒浮虚，遂不用。太原郭奕高爽有識量，知名於時，少所推先，見咸心醉，不覺嘆焉。而居母喪，縱情越禮。素幸姑之婢，姑當歸于夫家，初云留婢，既而自從去。時方有客，咸聞之，遽借客馬追婢，既及，與婢累騎而還，論者甚非之。

歷任散騎侍郎。山濤推舉阮咸主持選舉，説：“阮咸清正少欲，深知清濁，任何人不能改變他。如處在任人的職位，最爲合適。”武帝認爲阮咸好酒虚浮，於是不用他。太原人郭奕志高有識人之量，當時有名，很少推服他人，見到阮咸便傾心佩服，不覺大爲感嘆。但給母親服喪，却縱情無禮。平素寵愛姑母的侍女，姑母要到夫家去，當初説要留下侍女，但侍女自己跟了去。當時正有客人，阮咸聽到此事，立即借客人的馬追侍女，追上以後，和侍女兩人騎一匹馬回來，議論的人對他大加非難。

咸妙解音律，善彈琵琶。雖處世不交人事，惟共親知弦歌酣宴而已。與從子脩特相善，每以得意爲歡。諸阮皆飲酒，咸至，宗人間共集，不復用杯觴斟酌，以大盆盛酒，圓坐相向，大酌更飲。時有群豕來飲其酒，咸直接去其上，便共飲之。群從昆弟莫不以放達爲行，籍弗之許。荀勖每與咸論音律，自以爲遠不及也，疾之，出補始平太守。以壽終。二子：瞻、孚。

阮咸精通音律，善彈琵琶。雖然處世不和他人交往，僅同知親的人高歌酣宴而已。和他的侄子阮脩特别要好，常以得意爲歡。諸阮氏都喝酒，阮咸到後，族人集合到一起，不再用酒杯盛酒，用大盆盛酒，圍坐了一圈，倒酒再喝。常有一群猪來喝酒，阮咸就走上去，和猪一起喝。諸位兄弟們莫不認爲阮咸以放任曠達爲德行，惟獨阮籍不這樣看。荀勖每次和阮咸討論音律，自以爲遠不如他，出於禮節補官始平太守。無疾而終。有兩個兒子：阮瞻、阮孚。

阮瞻

瞻字千里。性清虛寡欲，自得於懷。讀書不甚研求，而默識其要，遇理而辯，辭不足而旨有餘。善彈琴，人聞其能，多往求聽，不問貴賤長幼，皆爲彈之。神氣冲和，而不知向人所在。内兄潘岳每令鼓琴，終日達夜，無忤色。由是識者嘆其恬澹，不可榮辱矣。舉止灼然。見司徒王戎，戎問曰："聖人貴名教，老莊明自然，其旨同異?"瞻曰："將無同。"戎咨嗟良久，即命辟之，時人謂之"三語掾"。太尉王衍亦雅重之。瞻嘗群行，冒熱渴甚，逆旅有井，衆人競趨之，瞻獨逡巡在後，須飲者畢乃進，其夷退無競如此。

阮瞻字千里。性格清虛少欲，自得於心懷。讀書不大精研詳求，而默識書中的大致内容，遇到辯理，言辭不足但意蕴有餘。善於彈琴，人們聽説他有這一技能，都去請求彈給他們聽，不問貴賤長幼，都給他們彈奏。神氣平和，不知他究竟在向何人彈。内兄潘岳常常讓他彈琴，從早彈到晚，没有一點兒不願意的神色。因此認識他的人都佩服他的恬静淡泊，榮辱不驚。一舉一動都很明顯。見司徒王戎，王戎問道："聖人注重名教，老莊崇尚自然，他們的大旨有什麽異同?"阮瞻説："没什麽異同。"王戎感嘆良久，就下令徵召他，時人稱爲"三語掾"。太尉王衍也雅愛推重他。阮瞻曾和一群人一起行路，走熱以後渴得厲害，路上有井，衆人争相向井跑去，阮瞻獨自徘徊在後，等其他人喝完了纔上去喝，他的平易謙退不和别人競争的性格就是這樣。

東海王越鎮許昌，以瞻爲記室參軍，與王承、謝鯤、鄧攸俱在越府。越與瞻等書曰："禮，年八歲出就外傅，明始可以加師訓之則；十年曰幼學，明可漸先王之教也。然學之所入淺，體之所安深。是以閑習禮容，不如式瞻儀度；諷誦遺言，不若親承音旨。小兒毗既無令淑之質，不聞道德之風，望諸君時以閑豫，周旋誨接。"

東海王司馬越鎮守許昌，任用阮瞻爲記室參軍，和王承、謝鯤、鄧攸都在司馬越的王府。司馬越給阮瞻等寫信説："按禮，八歲時出來找師傅，表明可以開始受老師教導；十歲時叫做幼學，表明可以接受先王之教。然而學習所得到的很淺，言教身教得到的纔深。所以學習禮法儀容，不如模仿觀看禮儀風度；誦讀前代帝王遺言，不如親身聆聽皇帝的教誨。我的兒子司馬毗既没有聰慧的天賦，又没聽過道德的教育，希望諸位在閑暇時，常能對他教誨。"

永嘉中，爲太子舍人。瞻素執無鬼論，物莫能難，每自謂此理足可以辯正幽明。忽有一客通名詣瞻，寒温畢，聊談名理。客甚有才辯，瞻與之言，良久及鬼神之事，反覆甚苦。客遂屈，乃作色曰："鬼神，古今聖賢所共傳，君何得獨言無！即僕便是鬼。"於是變爲異形，須臾消滅。瞻默然，意色大惡。後歲餘，病卒於倉垣，時年三十。

永嘉年間，任太子舍人。阮瞻平素堅持無鬼論，不能駁倒他，常自認爲這一理論可以辯明生與死。有一次忽然有一位客人通報要拜訪阮瞻，寒暄完了，閑聊名理。客人很有辯才，阮瞻和他談論，涉及到鬼神之事，反復争論很激烈。客人最後服輸，就變色説道："鬼神之事，古往今來聖賢都相信有，你怎能一個人説没有呢！像我就是鬼。"於是變成很怪異的形狀，不一會兒就消失了。阮瞻默然，神色極爲不好。過了一年多，病逝於倉垣，年僅三十歲。

阮孚

孚字遥集。其母，即胡婢也。孚

阮孚字遥集。他的母親，是胡人婢女。阮孚

之初生，其姑取王延壽《魯靈光殿賦》曰“胡人遥集於上楹”而以字焉。初辟太傅府，遷騎兵屬。避亂渡江，元帝以爲安東參軍。蓬髮飲酒，不以王務嬰心。時帝既用申韓以救世，而孚之徒未能棄也。雖然，不以事任處之。轉丞相從事中郎。終日酣縱，恒爲有司所按，帝每優容之。

剛生下來，他的姑母取王延壽的《魯靈光殿賦》“胡人遥集於上楹”句中二字作爲他的字。最初在太傅府中任職，遷爲騎兵屬。避亂渡江後，晋元帝任命爲安東參軍。蓬頭散髮飲酒作樂，不把王事放在心上。當時皇帝正在利用申不害和韓非的思想以救世，而對阮孚這樣的人也没有黜免。即便這樣，并不給他們實權。轉任丞相從事中郎。終日酣飲放縱，常被有關部門按察，皇帝常寬容他。

琅邪王裒爲車騎將軍，鎮廣陵，高選綱佐，以孚爲長史。帝謂曰：“卿既統軍府，郊壘多事，宜節飲也。”孚答曰：“陛下不以臣不才，委之以戎旅之重。臣僶勉從事，不敢有言者，竊以今王莅鎮，威風赫然，皇澤遐被，賊寇斂迹，氛祲既澄，日月自朗，臣亦何可爝火不息？正應端拱嘯咏，以樂當年耳。”遷黄門侍郎、散騎常侍。嘗以金貂换酒，復爲所司彈劾，帝宥之。轉太子中庶子、左衛率，領屯騎校尉。

琅邪王司馬裒任車騎將軍，鎮守廣陵，選擇輔助的人，以阮孚爲長史。皇帝對阮孚説：“你既然掌管軍府，軍中多事，應該節制飲酒。”阮孚回答説：“陛下不認爲我没有才能，委以軍中大事。我當勉力從事，再不敢説什麽。但我認爲現在諸王在位鎮守，威風赫赫，皇帝恩澤惠施遠近，賊寇收斂足迹，妖氛戰氣已經澄清，日月自照，我又怎麽可點着火把不熄滅呢？正應該端坐拱手長嘯歌咏，用來歡慶當年而已。”升任黄門侍郎、散騎常侍。曾用金貂换酒喝，又被有關部門彈劾，皇帝寬免了他。轉任太子中庶子、左衛率，代任屯騎校尉。

明帝即位，遷侍中。從平王敦，賜爵南安縣侯。轉吏部尚書，領東海王師，稱疾不拜。詔就家用之，尚書令郗鑒以爲非禮。帝曰：“就用之誠不快，不爾便廢才。”及帝疾大漸，温嶠入受顧命，過孚，要與同行。升車，乃告之曰：“主上遂大漸，江左危弱，實資群賢，共康世務。卿時望所歸，今欲屈卿同受顧托。”孚不答，固求下車，嶠不許。垂至臺門，告嶠内迫，求暫下，便徒步還家。

明帝即位，升任侍中。跟隨討平王敦之亂，賜爵南安縣侯。轉任吏部尚書，兼領東海王的老師，稱病不就任。下詔令就在他家任用，尚書令郗鑒認爲不合禮制。皇帝説：“在家任用他誠然不大好，但不能隨便廢棄人才。”等皇帝病重，温嶠進宫接受顧命，經過阮孚家，請他一起去。上車後，告訴他説：“皇上病重，江左危弱，的確要依靠諸位賢才，共同使國家安康。你現在是衆望所歸，所以想屈尊你和我一起去接受皇帝的托命。”阮孚不應答，堅決要求下車，温嶠不允許。馬上要到臺門，告訴温嶠説他要解手，請求下車一會兒，下車後便步行回家。

初，祖約性好財，孚性好屐，同是累而未判其得失。有詣約，見正料財物，客至，屏當不盡，餘兩小簏，以著背後，傾身障之，意未能平。或有詣阮，正見自蠟屐，因自嘆曰：“未知一生當著幾量屐！”神色甚閑

當初，祖約喜好錢財，阮孚生性喜好木屐，同爲各自所好連累但人們不能判别二人的得失。有人去見祖約，見他正在料理財物，客人到，隱藏來不及藏完，還剩兩小筐，就放在了自己身後，斜着身子遮擋，臉色不平静。又有人去見阮孚，見他正在用蠟塗木屐，而且自己感嘆説：

暢。於是勝負始分。

咸和初，拜丹楊尹。時太后臨朝，政出舅族。孚謂所親曰："今江東雖累世，而年數實淺。主幼時艱，運終百六，而庾亮年少，德信未孚，以吾觀之，將兆亂矣。"會廣州刺史劉顗卒，遂苦求出。王導等以孚疏放，非京尹才，乃除都督交廣寧三州軍事、鎮南將軍、領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假節。未至鎮，卒，年四十九。尋而蘇峻作逆，識者以爲知幾。無子，從孫廣嗣。

阮脩

脩字宣子。好《易》《老》，善清言。嘗有論鬼神有無者，皆以人死者有鬼，脩獨以爲無，曰："今見鬼者云著生時衣服，若人死有鬼，衣服有鬼邪?"論者服焉。後遂伐社樹，或止之，脩曰："若社而爲樹，伐樹則社移；樹而爲社，伐樹則社亡矣。"

性簡任，不修人事。絶不喜見俗人，遇便舍去。意有所思，率爾褰裳，不避晨夕，至或無言，但欣然相對。常步行，以百錢挂杖頭，至酒店，便獨酣暢。雖當世富貴而不肯顧，家無儋石之儲，宴如也。與兄弟同志，常自得於林阜之間。

王衍當時談宗，自以論《易》略盡，然有所未了，研之終莫悟，每云"不知比沒當見能通之者不"。衍族子敦謂衍曰："阮宣子可與言。"衍曰："吾亦聞之，但未知其亹亹之處定何如耳!"及與脩談，言寡而旨暢，衍乃嘆服焉。

梁國張偉志趣不常，自隱於屠

"不知一生能穿多少雙屐!"神色很閑適自如。於是二人的强弱勝負被分辨清楚。

咸和初，任丹楊尹。當時太后臨朝，政權掌握在外戚手中。阮孚對他親近的人説："現在江東雖然歷代有權，但年數實際不多。皇上幼小時局艱難，將有危運，可是庾亮年輕，恩德信義尚未得人心，在我看來，是敗亂之兆。"恰好廣州刺史劉顗死，就苦苦請求外任。王導等認爲阮孚放浪，不是擔任京尹官的人才，就任命爲都督交廣寧三州軍事、鎮南將軍、兼領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給予符節。還没有到任所而逝世，時年四十九歲。不久蘇峻叛亂，知情的人認爲阮孚對時局的判斷非常正確。没有兒子，從孫阮廣繼嗣。

阮脩字宣子。愛好《易經》《老子》，善於清談。曾論有没有鬼神，都認爲人死了就成爲鬼，祇有阮脩以爲没有鬼，他説："現在見到鬼的人都説鬼穿的是活着時穿的衣服，如果人死成鬼，衣服也有鬼嗎?"辯論的人都服他。後來他竟然砍伐社樹，有人制止他，阮脩説："如果土神變成樹，伐樹後神位就會移走；如果樹就是土神的話，那砍伐樹就没有土神。"

性情簡約放任，不注重人情世故。絶對不喜見俗人，見了就捨棄而去。想念别人，就立刻提起衣服去，不管是早是晚，到時不説話，但相對而坐很高興。經常步行，用一百錢挂在拐杖頭上，到了酒店，就獨自酣飲。即使當世的富貴人家他也不願去光顧，家中没有一石的儲蓄，他像是平安無事一樣。和一些兄弟同志，經常留戀優游於山林之間。

王衍在當時爲玄談的宗主，自以爲論《易》完美，但仍有所不通，研究也最終没有弄懂，經常説"不知道我死以前能不能見到精通《易》的人"。王衍的族子王敦對王衍説："阮宣子通《易》可以和他討論。"王衍説："我也聽説過他，但不知道他侃侃而談究竟怎麽樣!"等到和阮脩交談，言語不多但旨意暢達，王衍纔嘆服他。

梁國張偉志趣不同常人，自隱於賤業者中，

釣，脩愛其才美，而知其不真。偉後爲黄門郎、陳留内史，果以世事受累。

阮脩喜愛他的文才，但瞭解他隱逸并不是出於真心。張偉後來當了黄門郎、陳留内史等，果然因爲世事受到牽累。

脩居貧，年四十餘未有室，王敦等斂錢爲婚，皆名士也，時慕之者求入錢而不得。

阮脩安居貧窮，四十多歲尚未娶妻，王敦等人給他聚積錢財爲婚，都是知名人士，當時欽慕他的人請求交錢還得不到允許。

脩所著述甚寡，嘗作《大鵬贊》曰："蒼蒼大鵬，誕自北溟。假精靈鱗，神化以生。如雲之翼，如山之形。海運水擊，扶摇上征。翕然層舉，背負太清。志存天地，不屑唐庭。鸒鳩仰笑，尺鷃所輕。超世高逝，莫知其情。"

阮脩著述很少，曾作《大鵬贊》道："蒼蒼大鵬，生自北溟。藉靈鱗之精，神化而生。翅膀如雲，形狀如山。在海上拍水飛行，盤旋上升。一收一張，背負天空。志在天地，不屑於堂皇宫庭。斑鳩仰頭譏笑，尺鷃對它輕視。超然脱世高飛而去，没有誰知道它的雄心。"

王敦時爲鴻臚卿，謂脩曰："卿常無食，鴻臚丞差有禄，能作不?"脩曰："亦復可爾耳!"遂爲之。轉太傅行參軍、太子洗馬。避亂南行，至西陽期思縣，爲賊所害，時年四十二。

王敦當時任鴻臚卿，對阮脩説："你經常没有吃的，鴻臚丞俸禄還可以，能不能當?"阮脩説："就算能吧!"於是任了這一官職。轉任太傅行參軍、太子洗馬。避亂南行，到了西陽期思縣，被賊殺害，時年四十二歲。

阮放

放字思度。祖略，齊郡太守。父顗，淮南内史。放少與孚并知名。中興，除太學博士、太子中舍人、庶子。時雖戎車屢駕，而放侍太子，常説《老》《莊》，不及軍國。明帝甚友愛之。轉黄門侍郎，遷吏部郎，在銓管之任，甚有稱績。

阮放字思度。祖父阮略，任齊郡太守。父阮顗，爲淮南内史。阮放少年時和阮孚都很知名。晋朝中興，任太學博士、太子中舍人、庶子。當時雖然戰事屢興，而阮放侍奉太子，常講説《老子》《莊子》，不談及軍國政事。明帝對他很友好寵愛。調任黄門侍郎，升任吏部郎，管理選舉官吏，很有政績。

時成帝幼冲，庾氏執政，放求爲交州，乃除監交州軍事、揚威將軍、交州刺史。行達寧浦，逢陶侃將高寶平梁碩自交州還，放設饌請寶，伏兵殺之。寶衆擊放，敗走，保簡陽城，得免。到州少時，暴發渴，見寶爲祟，遂卒，朝廷甚悼惜之，年四十四。追贈廷尉。

當時成帝幼小，庾氏執掌國政，阮放要求到交州任職，任命爲監交州軍事、揚威將軍、交州刺史。到達寧浦，遇上陶侃的將領高寶平定梁碩從交州回來，阮放宴請高寶，埋伏士兵殺了他。高寶的部下又攻打阮放，阮放敗逃，保住了簡陽城，幸免於難。到州任時間不長，暴發渴疾，看到高寶的鬼魂作祟，便死亡，朝廷很追悼惋惜他，終年四十四歲。追贈爲廷尉。

放素知名，而性清約，不營産業，爲吏部郎，不免饑寒。王導、庾亮以其名士，常供給衣食。子晞之，南頓太守。

阮放平素知名於時，但性情清正簡約，不經營産業，任吏部郎，仍免不了飢餓寒冷。王導、庾亮等人因爲他是名士，經常供給他衣食。子阮晞之，爲南頓太守。

阮裕

裕字思曠。宏達不及放，而以德業知名。弱冠辟太宰掾。大將軍王敦命爲主簿，甚被知遇。裕以敦有不臣之心，乃終日酣觴，以酒廢職。敦謂裕非當世實才，徒有虛譽而已，出爲溧陽令，復以公事免官。由是得違敦難，論者以此貴之。

咸和初，除尚書郎。時事故之後，公私弛廢，裕遂去職還家，居會稽剡縣。司徒王導引爲從事中郎，固辭不就。朝廷將欲徵之，裕知不得已，乃求爲王舒撫軍長史。舒薨，除吏部郎，不就。即家拜臨海太守，少時去職。司空郗鑒請爲長史，詔徵秘書監，皆以疾辭。復除東陽太守。尋徵侍中，不就。還剡山，有肥遁之志。有以問王羲之，羲之曰："此公近不驚寵辱，雖古之沈冥，何以過此！"人云，裕骨氣不及逸少，簡秀不如真長，韶潤不如仲祖，思致不如殷浩，而兼有諸人之美。成帝崩，裕赴山陵，事畢便還。諸人相與追之，裕亦審時流必當逐己，而疾去，至方山不相及。劉惔嘆曰："我入東，正當泊安石渚下耳，不敢復近思曠傍。"

裕雖不博學，論難甚精。嘗問謝萬云："未見《四本論》，君試爲言之。"萬叙説既畢，裕以傅嘏爲長，於是構辭數百言，精義入微，聞者皆嗟味之。裕嘗以人不須廣學，正應以禮讓爲先，故終日靜默，無所修綜，而物自宗焉。在剡曾有好車，借無不給。有人葬母，意欲借而不敢言。後裕聞之，乃嘆曰："吾有車而使人不敢借，何以車爲！"遂命焚之。

在東山久之，復徵散騎常侍，領國子祭酒。俄而復以爲金紫光禄大夫，領琅邪王師。經年敦逼，并無所

阮裕字思曠。宏達不如阮放，但以德業知名。二十歲時徵召爲太宰掾。大將軍王敦命爲主簿，很受知遇之恩。阮裕認爲王敦有謀反的野心，就終日酣飲，因飲酒廢棄公務。王敦覺得阮裕不是當世有實才的人，衹不過徒有虛名而已，讓他出任溧陽令，又因公事而被免官。因此得以躲過了王敦叛亂之難，論説的人因此看重他。

咸和初，任尚書郎。當時經變故之後，公私事務廢弛，阮裕於是辭職回家，居住在會稽剡縣。司徒王導引薦爲從事中郎，堅決拒絶不到任。朝廷又將召他，阮裕知道不得已，就請求爲王舒的撫軍長史。王舒死後，任吏部郎，不到任。就在他家任命爲臨海太守，不久離職。司空郗鑒請他爲長史，朝廷下詔任爲秘書監，都推托有病拒絶。又任爲東陽太守。不久召爲侍中，不到任。回到剡山，有隱居避世的心意。有人去問王羲之，王羲之説："此公近來榮辱不驚，即使古時的隱逸，又有誰能比得過他！"人們説，阮裕骨氣不如逸少，簡約神秀不如真長，神采不如仲祖，才思不如殷浩，但兼有這幾位的優點。成帝死，阮裕奔赴陵墓，吊唁完畢就回去。大家相互追趕他，阮裕也估計當時那些名流必然會追自己，就加速逃去。追到方山未追上。劉惔感嘆説："我來到東部，正好停在安石的小島上，不敢接近思曠的身邊。"

阮裕雖然學識不淵博，但精於辯論。曾問謝萬説："我没見過《四本論》，請你給我講講。"謝萬叙説完了，阮裕推長傅嘏，便作辭數百句，精義深刻，聽的人都嗟嘆品味，阮裕曾認爲人不須學識廣博，正應當以禮讓爲先務，因此整日靜默，無所進修，而物自宗。在剡時曾有一輛好車，人來借没有不借給的。有人要埋葬母親，心裏想借但不敢説。到後來阮裕聽到這件事，就感嘆説："我有車而讓別人不敢借，還要車有何用呢！"就燒了車。

在東山時間長了，又任命爲散騎常侍，領國子祭酒。不久又任爲金紫光禄大夫，兼領琅邪王師。長年敦促逼迫，都不就任。御史中丞周閔上

就。御史中丞周閔奏裕及謝安違詔累載，并應有罪，禁錮終身，詔書貰之。或問裕曰："子屢辭徵聘，而宰二郡，何邪?"裕曰："雖屢辭王命，非敢爲高也。吾少無宦情，兼拙於人間，既不能躬耕自活，必有所資，故曲躬二郡。豈以騁能，私計故耳。"年六十二卒。三子：傭、寧、普。

奏阮裕和謝安連年違抗詔命，都應有罪，應禁錮終身，詔書寬免了他們。有人問阮裕說："你多次拒絶召用，而管理二郡，這是爲什麽呢?"阮裕說："我雖然屢次拒絶君王的詔令，并不敢自高。我從小就没有做官的心思，加上不通人際關係，既不能親自耕作來養活自己，就心須有所依靠，所以違心管理二郡。豈是逞能，爲自己考慮而已。"六十二歲時逝世。有三個兒子：阮傭、阮寧、阮普。

傭，早卒。寧，鄱陽太守。普，驃騎諮議參軍。傭子歆之，中領軍。寧子腆，秘書監。腆弟萬齡及歆之子彌之，元熙中并列顯位。

阮傭，早逝。阮寧，任鄱陽太守。阮普，爲驃騎諮議參軍。阮傭的兒子阮歆之，爲中領軍。阮寧的兒子阮腆，任秘書監。阮腆的弟弟阮萬齡以及阮歆之的兒子阮彌之，元熙時并列高官顯位。

嵇康

嵇康字叔夜，譙國銍人也。其先姓奚，會稽上虞人，以避怨，徙焉。銍有嵇山，家于其側，因而命氏。兄喜，有當世才，歷太僕、宗正。

嵇康字叔夜，譙國銍人。他的祖先姓奚，是會稽上虞人，因爲躲避怨仇，遷到那裏。銍地有嵇山，就把家安在山側，因山改了姓。哥哥名叫嵇喜，有當世之才，歷任太僕、宗正。

康早孤，有奇才，遠邁不群。身長七尺八寸，美詞氣，有風儀，而土木形骸，不自藻飾，人以爲龍章鳳姿，天質自然。恬靜寡欲，含垢匿瑕，寬簡有大量。學不師受，博覽無不該通，長好《老》《莊》。與魏宗室婚，拜中散大夫。常修養性服食之事，彈琴咏詩，自足於懷。以爲神仙稟之自然，非積學所得，至於導養得理，則安期、彭祖之倫可及，乃著《養生論》。又以爲君子無私，其論曰："夫稱君子者，心不措乎是非，而行不違乎道者也。何以言之?夫氣靜神虚者，心不存於矜尚；體亮心達者，情不繫於所欲。矜尚不存乎心，故能越名教而任自然；情不繫於所欲，故能審貴賤而通物情。物情順通，故大道無違；越名任心，故是非無措也。是故言君子則以無措爲主，

嵇康早年成孤兒，有奇才，超群脱俗。身長七尺八寸，詞氣和美，有風度儀表，但他不看重自身，不加修飾，人們認爲他有龍鳳那樣的風姿，天質自然。恬靜少欲，對事能含忍隱匿，寬和簡約氣量很大。學習没有師承，博覽群書無不貫通，長大後喜好《老子》《莊子》。和魏宗室通婚，任中散大夫。經常關心修身養性衣食之事，彈琴咏詩，自娱心懷。認爲神仙受於自然，不是積累學識所得，如果調養合理，趕得上安期、彭祖這樣的人，就寫了《養生論》。又認爲君子没有私心，他論説道："稱爲君子的人，是心中不在乎是與非，而行爲不違背道義的人。爲什麽這樣説呢?氣靜神虚的人，心中不存有誇耀崇尚的事物；體明心亮的人，性情不寄托於所欲求的東西。心中不存在誇耀崇尚，因此能超越名教而任情自然；性情不寄托於欲求，因此能知貴賤而通達物情。物情通順，所以不違大道；任心超越，因此不在乎是非。所以説君子以無所作爲爲主，以通達物情爲美；小人則以矯情爲非，以違犯道

以通物爲美；言小人則以匿情爲非，以違道爲闕。何者？匿情矜吝，小人之至惡；虛心無措，君子之篤行也。是以大道言‘及吾無身，吾又何患’。無以生爲貴者，是賢於貴生也。由斯而言，夫至人之用心，固不存有措矣。故曰，‘君子行道，忘其爲身’，斯言是矣。君子之行賢也，不察於有度而後行也；任心無邪，不議於善而後正也；顯情無措，不論於是而後爲也。是故傲然忘賢，而賢與度會；忽然任心，而心與善遇；儻然無措，而事與是俱也。”其略如此。蓋其胸懷所寄，以高契難期，每思郢質。所與神交者惟陳留阮籍、河內山濤，豫其流者河內向秀、沛國劉伶、籍兄子咸、琅邪王戎，遂爲竹林之游，世所謂“竹林七賢”也。戎自言與康居山陽二十年，未嘗見其喜愠之色。

康嘗采藥游山澤，會其得意，忽焉忘反。時有樵蘇者遇之，咸謂爲神。至汲郡山中見孫登，康遂從之游。登沈默自守，無所言說。康臨去，登曰：“君性烈而才雋，其能免乎！”康又遇王烈，共入山，烈嘗得石髓如飴，即自服半，餘半與康，皆凝而爲石。又於石室中見一卷素書，遽呼康往取，輒不復見。烈乃嘆曰：“叔夜志趣非常而輒不遇，命也！”其神心所感，每遇幽逸如此。

山濤將去選官，舉康自代。康乃與濤書告絶，曰：

> 聞足下欲以吾自代，雖事不行，知足下故不知之也。恐足下羞庖人之獨割，引尸祝以自助，故爲足下陳其可否。
>
> 老子、莊周，吾之師也，親

義爲缺。爲什麼呢？矯情吝嗇，是小人的最大罪惡；虛心而無所作爲，是君子的宗旨。因此說大道講‘連我自身都没有，我又有什麽可害怕的’。不看重生命，要比看重生命的好。由此説來，聖賢的用心，本來就不存念有所作爲。所以説，‘君子行道，忘記了自身’，很正確。君子做賢事，是不會先觀察估量然後纔實行的；任憑心意没有邪念，不會先商議善事然後行事；性情顯明無所作爲，不會討論正確了然後去做。因此傲然而忘賢，但賢會聚集於他身上；不經意地任憑心意，但心意就會和善良相遇；若有所失無所作爲，但事物與是非都各得其所。”他的言論大概如此。他胸懷所寄托的，認爲高妙而難以期望，常常思念郢人那樣的知己。和他神交的有陳留阮籍、河內山濤，與他們一流的還有河內向秀、沛國劉伶、阮籍哥哥的兒子阮咸、琅邪王戎，他們游賞於竹林之間，就是世人所説的“竹林七賢”。王戎自己説和嵇康一起居處山陽二十年，未曾見過他喜悦或生氣的神色。

嵇康曾采藥游覽山澤，正遇上他心曠神怡，不經意間忘了回去。當時有打柴割草的人碰上他，都説是見了神。到汲郡山中遇見了孫登，嵇康就跟隨他游覽。孫登沉默自守，不説什麽話。嵇康臨别要走，孫登説：“你性格剛烈而有才，難道能免禍嗎！”嵇康又遇到王烈，一起進入山中，王烈曾得到石髓甜如糖，就自己服用一半，剩餘一半給嵇康，尚未服用都凝結成了石頭。又在石室中見到一卷白帛寫成的書，立即喊嵇康去取，馬上就不見了。王烈感嘆説：“叔夜志趣不同常人而運氣不好，這是命啊！”他的心神感悟，常常遇到一些幽玄怪異的事情都是這樣。

山濤即將辭去選官，推舉嵇康代替自己。嵇康就給山濤寫信斷絶關係，信中説：

> 聽説足下想讓我代替你做官，雖然事情没能行得通，但知道了你還是不瞭解我。恐怕是你羞於庖人獨自宰割，想引薦祭祀時的尸祝來代庖，因此給你陳述一下這件事行不行。
>
> 老子、莊周，是我的老師，親身居於賤

居賤職；柳下惠、東方朔，達人也，安乎卑位。吾豈敢短之哉！又仲尼兼愛，不羞執鞭；子文無欲卿相，而三爲令尹，是乃君子思濟物之意也。所謂達能兼善而不渝，窮則自得而無悶。以此觀之，故知堯舜之居世，許由之岩栖，子房之佐漢，接輿之行歌，其揆一也。仰瞻數君，可謂能遂其志者也。故君子百行，殊塗同致，循性而動，各附所安。故有“處朝廷而不出，入山林而不反”之論。且延陵高子臧之風，長卿慕相如之節，意氣所托，亦不可奪也。

吾每讀《尚子平》、《臺孝威傳》，慨然慕之，想其爲人。加少孤露，母兄驕恣，不涉經學，又讀《老》《莊》，重增其放，故使榮進之心日頹，任逸之情轉篤。阮嗣宗口不論人過，吾每師之，而未能及。至性過人，與物無傷，惟飲酒過差耳，至爲禮法之士所繩，疾之如仇讎，幸賴大將軍保持之耳。吾以不如嗣宗之資，而有慢弛之闕；又不識物情，暗於機宜；無萬石之慎，而有好盡之累；久與事接，疵釁日興，雖欲無患，其可得乎！

又聞道士遺言，餌术黄精，令人久壽，意甚信之。游山澤，觀魚鳥，心甚樂之。一行作吏，此事便廢，安能舍其所樂，而從其所懼哉！

夫人之相知，貴識其天性，因而濟之。禹不逼伯成子高，全其長也；仲尼不假蓋於子夏，護其短也。近諸葛孔明不迫元直以入蜀，華子魚不强幼安以卿相，

位；柳下惠、東方朔，是達觀的人，安居卑賤的位置。我難道敢小看他們嗎！又仲尼主張兼愛，不羞於給人執鞭趕車；子文不想做卿相，而三次做了令尹，這是君子考慮到要救助人。就是所說的順達則能兼善但不改初衷，窮迫則能安然自得而不憂悶。由此看來，就能知道堯舜身居國君，仍有許由隱逸山林，子房輔佐漢朝，仍有接輿逸行唱歌，其道理是一致的。仰視這些人，可以説是能遂自己心志的人。因此君子有上百種處世之路，殊途同歸，依性情而動，各遂其心。因此有“處朝廷而不出，入山林而不返”的説法。况且延陵看重子臧的風骨，長卿敬慕相如的氣節，意氣所寄托，也是不能强求的。

我每次讀《尚子平》、《臺孝威傳》，感慨欽慕，想到他們的爲人。加上我從小孤苦，母親兄長嬌慣放縱，不治經學，衹讀《老》《莊》，更增加了我的放蕩，因此使我榮耀進取之心一天天頽廢，任性放逸的性格越來越專誠。阮嗣宗不議論别人的過失，我常仿效他，而趕不上。他天性過人，與物兩不相傷，不過飲酒稍多而已，以致被遵禮守法的人所抨擊，痛恨他如仇敵，幸虧依賴大將軍保護他。我覺得自己不如嗣宗的天資，而有怠慢的缺點；又不通人情，不合時宜；没有萬石的謹慎，而有喜好任情的累贅；長久和人接觸，缺點越來越多，即使想没有後患，怎能平安無事呢！

我又聽道士的遺言説，服用白术、黄精製成的藥丸，能使人長壽，我很相信。游山玩水，觀賞魚鳥，心裏非常快樂。一去作了官，這些事情就做不成，我怎麽能捨棄自己的歡樂，而做自己所懼怕的事呢！

人和人相識，貴在瞭解他的天性，因此幫助成全他。禹不逼伯成子高，是成全他的長處；仲尼不借蓋給子夏，是護他的短處。近代的諸葛孔明不追迫元直到蜀國，華子魚不强迫幼安作卿相，這可以説是能瞭解人，

此可謂能相終始，真相知者也。自卜已審，若道盡塗殫則已耳，足下無事冤之令轉於溝壑也。

吾新失母兄之歡，意常凄切。女年十三，男年八歲，未及成人，況復多疾，顧此悢悢，如何可言。今但欲守陋巷，教養子孫，時時與親舊叙離闊，陳説平生，濁酒一杯，彈琴一曲，志意畢矣，豈可見黄門而稱貞哉！若趣欲共登王塗，期於相致，時爲歡益，一旦迫之，必發狂疾。自非重仇，不至此也。既以解足下，并以爲别。

此書既行，知其不可羈屈也。

是真正相爲知己的人。自己估量自己，如果不是窮途末路，足下不要使我從事冤曲之事而將來轉死於山谷荒野之中。

我近來母親兄長逝世而失去歡樂，心中常懷悲切。女兒十三歲，兒子八歲，尚未成人，加上多病，想到此就惆悵不安，如何能説得盡。現在祇想居守陋巷，教養子孫，經常和親戚故人暢叙别情，閑聊平生，喝一杯酒，彈一曲琴，心意就滿足了，怎麽能見了宦官而不能堅定不移呢！如您急欲同做高官，期望相互一致，常爲歡益的話，一旦你逼迫，我必然會發瘋。我們向來不是仇敵，我想你不至於逼我到這種地步。這封信既回答足下，同時表示從今以後我們絶交。

此信發出後，人們知道嵇康是不會羈縻屈從的。

性絶巧而好鍛。宅中有一柳樹甚茂，乃激水圜之，每夏月，居其下以鍛。東平吕安服康高致，每一相思，輒千里命駕，康友而善之。後安爲兄所枉訴，以事繫獄，辭相證引，遂復收康。康性慎言行，一旦縲紲，乃作《幽憤詩》，曰：

嗟余薄祜，少遭不造，哀煢靡識，越在襁褓。母兄鞠育，有慈無威。恃愛肆姐，不訓不師。爰及冠帶，憑寵自放，抗心希古，任其所尚。托好《莊》《老》，賤物貴身，志在守樸，養素全真。

曰予不敏，好善暗人，子玉之敗，屢增惟塵。大人含弘，藏垢懷耻。人之多僻，政不由己。惟此褊心，顯明臧否；感悟思愆，怛若創痏。欲寡其過，謗議沸騰，性不傷物，頻致怨憎。昔慚柳惠，今愧孫登，内負宿心，

生性手巧而喜歡打鐵。院中有一棵柳樹長得很茂盛，就攔水把樹圍起來，每到夏天，就在樹下打鐵。東平人吕安佩服嵇康的志尚，每當想念他的時候，就不遠千里駕車來看望他，嵇康很友善地接待他。後來吕安被他的哥哥冤枉訴訟，因事被送進監獄，獄辭相互引證牽連嵇康，他也被逮捕。嵇康生性言行謹慎，一旦被囚禁，就作了《幽憤詩》，詩説：

感嘆我没有依仗，從小就無人調教，哀痛孤單無人識理，還在襁褓中就失去了父親。母親兄長養育了我，祇有慈愛没有威儀。我依仗慈愛行爲放肆，没受訓導也没有老師。等到長大成人，依憑寵愛自我放蕩，全身心地仰慕古人，放任心所崇尚。喜好《老子》《莊子》，輕物而愛重自身。心志在於保守質樸，保存樸素保全精誠之心。

我不聰敏，好結交愚昧的人，子玉的敗亡，是有人多次放縱了他的污點。大人物寬宏，能納垢忍辱。多邪僻的人，政事由不了自己。我心地狹窄，表明了對他人好壞的評論；感悟思過，痛得像抽筋剥皮。想減少錯誤，但誹謗的言論沸騰不止，生性不傷人，但頻頻招來仇怨憎惡。慚對古人柳下惠，在

外恧良朋。仰慕嚴鄭，樂道閑居，與世無營，神氣晏如。

今天慚對孫登，在内有負自己平日的心願，在外愧對好友。仰慕鄭子真和嚴君平，樂於其道隱逸閑居，與世無争，神氣安然自適。

咨予不淑，嬰累多虞。匪降自天，實由頑疏，理弊患結，卒致囹圄。對答鄙訊，縶此幽阻，實恥訟冤，時不我與。雖曰義直，神辱志沮，澡身滄浪，曷云能補。雍雍鳴雁，厲翼北游，順時而動，得意忘憂。嗟我憤嘆，曾莫能疇。事與願違，遘兹淹留，窮達有命，亦又何求？

感嘆我爲人不善，絆累多事。不是從天上降下來的事故，實在是自己愚頑荒疏，不分好壞結下禍患，終於招致身陷囹圄。對答的言辭鄙淺而被審訊，抓進了牢獄，實是耻於訴冤，時不待我。雖説守義正直，但已受辱志喪，即使在滄浪之水中洗澡，又哪能補救。鳴叫的大雁，振翅北飛，順應天時而行動，心中得意而忘了憂愁。可嘆我心中憤慨，還比不上那些鳥。事與願違，遇禍滯留在牢獄，窮厄順達是命運的安排，又有什麽可求？

古人有言，善莫近名。奉時恭默，咎悔不生。萬石周慎，安親保榮。世務紛紜，衹攪余情，安樂必誡，乃終利貞。煌煌靈芝，一年三秀；予獨何爲，有志不就。懲難思復，心焉内疚，庶勖將來，無馨無臭。采薇山阿，散髮岩岫，永嘯長吟，頤神養壽。

古人有名言，最好不要接近功名。順應潮流恭敬沉默，錯誤就不會産生。萬石爲人周到謹慎，安定親人保住榮華。世務紛紛，衹是攪亂了我的心情，雖處安樂也必警戒，最終將會吉利。煌煌發光的靈芝，一年開三次花；惟獨我不知做了什麽，有志難成。遇到災難纔思想悔過，心中内疚，衹有在將來勉勵，能無香無臭。在山中采野菜，披頭散髮身處石穴之中，唱歌嘯吟，頤年益壽。

初，康居貧，嘗與向秀共鍛於大樹之下，以自贍給。潁川鍾會，貴公子也，精練有才辯，故往造焉。康不爲之禮，而鍛不輟。良久會去，康謂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會曰："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會以此憾之。及是，言於文帝曰："嵇康，卧龍也，不可起。公無憂天下，顧以康爲慮耳。"因譖"康欲助毌丘儉，賴山濤不聽。昔齊戮華士，魯誅少正卯，誠以害時亂教，故聖賢去之。康、安等言論放蕩，非毁典謨，帝王者所不宜容。宜因釁除之，以淳風俗"。帝既昵聽信會，遂并害之。

當初，嵇康貧困，曾和向秀一起在樹下打鐵，用來自己養活自己。潁川人鍾會，是一位貴公子，精明而有辯才，因此前往拜會嵇康。嵇康不以禮待他，仍不停地打鐵。過了好長時間鍾會要走了，嵇康問道："聽到什麽而來？見到什麽而去？"鍾會説："聽所聽到的而來，見所見到的而去。"鍾會因此恨他。等嵇康入獄，鍾會對文帝説："嵇康，是卧龍，不能讓他飛起。您不憂天下，但要顧慮嵇康此人。"就乘機進讒言説："嵇康想幫助毌丘儉，幸而山濤没有聽從。昔年齊國殺了華士，魯國殺了少正卯，的確是因爲他們禍害時局擾亂名教，所以聖賢殺了他們。現在嵇康、吕安等人言論放蕩，詆毁聖人經典，做帝王的人不應該容忍他們。應乘這個事端除掉他們，用來淳厚風俗。"皇帝親寵聽信鍾會，把他們都殺害了。

康將刑東市，太學生三千人請以爲師，弗許。康顧視日影，索琴彈之，曰："昔袁孝尼嘗從吾學《廣陵散》，吾每靳固之，《廣陵散》於今絶矣！"時年四十。海内之士，莫不痛之。帝尋悟而恨焉。初，康嘗游于洛西，暮宿華陽亭，引琴而彈。夜分，忽有客詣之，稱是古人，與康共談音律，辭致清辯，因索琴彈之，而爲《廣陵散》，聲調絶倫，遂以授康，仍誓不傳人，亦不言其姓字。

嵇康將要被行刑東市，太學生三千人請讓嵇康做他們的老師，没得到允許。嵇康回頭看着太陽的影子，索要了一把琴彈奏，説："昔年袁孝尼曾跟我學《廣陵散》，我常常吝嗇不教他，《廣陵散》從今天起就絶傳了！"死時四十歲。海内之士，没有人不痛惜他。皇帝不久就悔悟這事。當初，嵇康曾在洛水西邊游賞，晚上住在華陽亭，拿琴彈奏。半夜，忽然有客人來見他，自稱是古人，和嵇康一起談論音律，辭采清麗善辯，於是要了琴彈奏，而成《廣陵散》，聲調絶美無比，就傳授給了嵇康，又發誓再不傳給他人，也不説他姓名。

康善談理，又能屬文，其高情遠趣，率然玄遠。撰上古以來高士爲之傳贊，欲友其人於千載也。又作《太師箴》，亦足以明帝王之道焉。復作《聲無哀樂論》，甚有條理。子紹，别有傳。

嵇康善於談理，又能寫文章，他高遠的情趣，飄然深遠。撰寫上古以來高士的傳記和論贊，想使這些人做自己永久的朋友。又寫了《太師箴》，也足以説明帝王之道。又作《聲無哀樂論》，很有條理。兒子嵇紹，另有傳。

向秀

向秀字子期，河内懷人也。清悟有遠識，少爲山濤所知，雅好老莊之學。莊周著内外數十篇，歷世才士雖有觀者，莫適論其旨統也，秀乃爲之隱解，發明奇趣，振起玄風，讀之者超然心悟，莫不自足一時也。惠帝之世，郭象又述而廣之，儒墨之迹見鄙，道家之言遂盛焉。始，秀欲注，嵇康曰："此書詎復須注，正是妨人作樂耳。"及成，示康曰："殊復勝不？"又與康論養生，辭難往復，蓋欲發康高致也。

向秀字子期，河内懷人。清醒明慧而有遠見，從小被山濤所知，雅好老莊之學。莊周著有内外數十篇，歷代有學識的人雖然有學習的，但没人能恰當地論述書中道理，向秀就爲此細研精解，説明書中的奇趣，振興玄學，讀的人都超然心領神會，没有不一時滿足的。惠帝的時候，郭象又擴充了他的注解，儒家墨家受到鄙棄，道家的言論於是興盛起來。當初，向秀想作注，嵇康説："這部書難道還需要作注，正是製造樂聲妨礙别人作樂而已。"等到書成，拿給嵇康看説："難道還比不了嗎？"又和嵇康辯論養生，往復辯難，是想引發嵇康的高妙思辯。

康善鍛，秀爲之佐，相對欣然，傍若無人。又共吕安灌園於山陽。康既被誅，秀應本郡計入洛。文帝問曰："聞有箕山之志，何以在此？"秀曰："以爲巢許狷介之士，未達堯心，豈足多慕。"帝甚悦。秀乃自此役，作《思舊賦》云：

嵇康善於打鐵，向秀當他的助手，欣然相對，旁若無人。又和吕安一起在山陽灌溉園林。嵇康被殺，向秀應徵本郡的計吏之官到了洛陽。文帝問他説："聽説你有箕山隱居的志向，怎麽在這地方？"向秀説："我認爲巢父和許由都是狷狂耿介的人士，不能明達堯的心意，哪裏值得過多的欽慕。"皇帝很高興。向秀就從此做官，作《思舊賦》道：

余與嵇康、呂安居止接近，其人并有不羈之才。嵇意遠而疏，呂心曠而放，其後并以事見法。嵇博綜伎藝，於絲竹特妙，臨當就命，顧視日影，索琴而彈之。逝將西邁，經其舊廬。于時日薄虞泉，寒冰淒然。鄰人有吹笛者，發聲寥亮。追想曩昔游宴之好，感音而嘆，故作賦曰：

將命適於遠京兮，遂旋反以北徂。濟黃河以泛舟兮，經山陽之舊居。瞻曠野之蕭條兮，息余駕乎城隅。踐二子之遺迹兮，歷窮巷之空廬。嘆《黍離》之愍周兮，悲《麥秀》於殷墟。惟追昔以懷今兮，心徘徊以躊躇。棟宇在而弗毀兮，形神逝其焉如。昔李斯之受罪兮，嘆黃犬而長吟。悼嵇生之永辭兮，顧日影而彈琴。托運遇於領會兮，寄餘命於寸陰。聽鳴笛之慷慨兮，妙聲絕而復尋。佇駕言其將邁兮，故援翰以寫心。

後爲散騎侍郎，轉黃門侍郎、散騎常侍，在朝不任職，容迹而已。卒於位。二子：純、悌。

我和嵇康、呂安行爲接近，他們都有豪放不羈的才能。嵇康胸意高遠而散淡，呂安曠達而豪放，後來都因故被繩之以法。嵇康技藝廣博，彈琴尤爲高妙，臨要行刑時，回顧日影，索要琴來彈奏。太陽將要西沉，餘光掠過他的舊廬。當時日近虞泉，寒冰淒然。鄰人有吹笛子的，笛聲嘹亮。追想當年游賞歡宴的美好時光，我被笛聲感動嘆息，因此作賦道：

將要去遥遠的地方遠游啊，就徘徊而北去。泛小舟渡過黃河啊，經過那山陽的故居。瞻望着蕭條的原野啊，將我的車馬停息在城角。行走訪找二人的遺迹啊，經過那巷子盡頭的空屋。感嘆《黍離》的愍懷周啊，悲念《麥秀》的思悼殷墟。追昔懷今啊，心中徘徊而躊躇。房屋仍在没有毁壞啊，但形影靈魂不知到了哪裏。當年李斯遭受罪啊，感嘆像黃狗而長吟。追悼嵇生永别啊，回顧日影而彈琴。寄托命運於領會旨意啊，苟活餘生於一寸的光陰。聽慷慨悲歌的笛聲啊，美妙的笛聲已停而仍在尋踪。停車説時間已很長了啊，因此提筆來抒寫心懷。

後任散騎侍郎，轉任黃門侍郎、散騎常侍，在朝不稱職，僅容納身迹而已。逝世在官任上。有兩個兒子：向純、向悌。

劉伶

劉伶字伯倫，沛國人也。身長六尺，容貌甚陋。放情肆志，常以細宇宙齊萬物爲心。澹默少言，不妄交游，與阮籍、嵇康相遇，欣然神解，携手入林。初不以家産有無介意。常乘鹿車，携一壺酒，使人荷鍤而隨之，謂曰："死便埋我。"其遺形骸如此。嘗渴甚，求酒於其妻。妻捐酒毁器，涕泣諫曰："君酒太過，非攝生之道，必宜斷之。"伶曰："善！吾不能自禁，惟當祝鬼神自誓耳。便可具酒肉。"妻從之。伶跪祝曰："天生劉

劉伶字伯倫，沛國人。身高六尺，容貌很醜陋。放肆情志，常以身處宇宙調和萬物爲意。淡泊而沉默少言，不隨便和他人交游，和阮籍、嵇康相遇，欣然心領神會，携手共游山水。有没有家産根本就不介意。常常坐着鹿車，帶一壺酒，使人扛着鍬跟着，説："死了就把我埋了。"他置生死於度外就是這樣。曾有一次渴得厲害，向他妻子要酒喝。妻子潑掉酒砸毁酒器，哭泣着勸他説："您喝酒太多了，這不是養生的辦法，應該戒酒。"劉伶説："好！我自己戒不了，衹有向鬼神禱告發誓。你可以準備酒肉讓我求神發誓。"妻子聽從了他就準備了酒肉。劉伶跪下來祈禱

伶，以酒爲名。一飲一斛，五斗解酲。婦兒之言，愼不可聽。”仍引酒御肉，隗然復醉。嘗醉與俗人相忤，其人攘袂奮拳而往。伶徐曰：“鷄肋不足以安尊拳。”其人笑而止。

說：“天生我劉伶，以酒爲名。一飲一斛，喝上五斗纔能除病。婦人之言，千萬不能聽。”仍然喝酒吃肉，喝得又是大醉。曾在喝醉時與別人相争執，那人扯住他的衣袖揮拳要打。劉伶緩緩地說：“我瘦得像鷄肋不能讓你的拳頭打得舒服。”那人就笑着不打了。

伶雖陶兀昏放，而機應不差。未嘗厝意文翰，惟著《酒德頌》一篇。其辭曰：“有大人先生，以天地爲一朝，萬期爲須臾，日月爲扃牖，八荒爲庭衢。行無轍迹，居無室廬，幕天席地，縱意所如。止則操卮執觚，動則挈榼提壺，惟酒是務，焉知其餘。有貴介公子、搢紳處士，聞吾風聲，議其所以，乃奮袂攘襟，怒目切齒，陳説禮法，是非蜂起。先生於是方捧罌承槽，銜杯漱醪，奮髯箕踞，枕麴藉糟，無思無慮，其樂陶陶。兀然而醉，怳爾而醒。静聽不聞雷霆之聲，熟視不睹泰山之形。不覺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俯觀萬物，擾擾焉若江海之載浮萍。二豪侍側焉，如蜾蠃之與螟蛉。”

劉伶雖然酒醉狂傲放縱，但很有稟賦。未曾留意寫作，僅寫了《酒德頌》一篇。文章説：“有位大人先生，把天地看成一座房屋，萬年看成一會兒，把日月當成門窗，八荒作爲庭廊。行走時没有車印足迹，居住時没有房屋，以天爲被子以地爲鋪席，任意去自己想去的地方。停下來就拿起酒杯，行走時就帶上酒壺，惟以喝酒爲務，不知其他事。有貴人公子、搢紳處士，聽到我的風聲，議論我的行止，就揮袖抓襟，怒目切齒，講説禮儀法度，是非紛紛。先生這時正捧着酒罐，拿着酒杯飲酒，鬍鬚飄動盤腿而坐，枕靠着麴糟，無憂無慮，樂乎陶陶。昏然醉去，恍然而醒。静聽聽不到雷霆之聲，熟視看不到泰山之形。感覺不到痛徹肌膚的寒暑，没有利欲的感情。俯看萬物，紛擾就像江海上飄流的浮萍。兩個有錢有勢的人侍立在旁邊，就像蜾蠃和螟蛉。”

嘗爲建威參軍。泰始初對策，盛言無爲之化。時輩皆以高第得調，伶獨以無用罷。竟以壽終。

曾任建威參軍。泰始初上對策，竭力提倡無爲而治。同輩的人都因考核優秀而升遷，惟獨劉伶因無所作爲而罷官。最後老死在家中。

謝鯤

謝鯤字幼輿，陳國陽夏人也。祖纘，典農中郎將。父衡，以儒素顯，仕至國子祭酒。鯤少知名，通簡有高識，不修威儀，好《老》《易》，能歌善鼓琴，王衍、嵇紹并奇之。

謝鯤字幼輿，陳國陽夏人。祖父謝纘，任典農中郎將。父謝衡，以儒學顯名，官至國子祭酒。謝鯤從小就知名，通達簡約又有高見遠識，不修威儀，喜好《老子》和《易經》，能唱歌又善於彈琴，王衍、嵇紹都認爲他是個奇才。

永興中，長沙王乂入輔政，時有疾鯤者，言其將出奔。乂欲鞭之，鯤解衣就罰，曾無忤容。既舍之，又無喜色。太傅東海王越聞其名，辟爲掾，任達不拘，尋坐家僮取官稿除名。于時名士王玄、阮脩之徒，并以鯤初登宰府，便至黜辱，爲之嘆恨。

永興年間，長沙王司馬乂入朝輔政，當時有嫉恨謝鯤的人，説他將要出逃。司馬乂想鞭打他，謝鯤脱下衣服認罰，没有一點兒違忤的臉色。又放了他，也没有喜色。太傅東海王司馬越聽到他的名聲，召爲屬官，任情放達不拘小節，不久因家僮取文稿罪被除名。當時名士王玄、阮脩等人，都因爲謝鯤剛到宰府任職，就被

鯤聞之，方清歌鼓琴，不以屑意，莫不服其遠暢，而恬於榮辱。鄰家高氏女有美色，鯤嘗挑之，女投梭，折其兩齒。時人爲之語曰：“任達不已，幼輿折齒。”鯤聞之，慠然長嘯曰：“猶不廢我嘯歌。”

罷免受辱，替他嘆息遺憾。謝鯤聽到消息時，正在歌唱彈琴，并不在意，大家都佩服他的高遠暢達，而淡於榮辱。鄰居高氏家女子有美色，謝鯤曾挑誘她，那位女子投出織布的梭子，打掉了他的兩顆牙齒。當時的人給他編了歌謠說：“任情放達不止，幼輿斷了牙齒。”謝鯤聽了，傲然長嘯說：“仍然阻擋不了我的長嘯當歌。”

越尋更辟之，轉參軍事。鯤以時方多故，乃謝病去職，避地于豫章。嘗行經空亭中夜宿，此亭舊每殺人。將曉，有黄衣人呼鯤字令開户，鯤憺然無懼色，便於窗中度手牽之，胛斷，視之，鹿也，尋血獲焉。爾後此亭無復妖怪。

司馬越不久又徵召他，轉任參軍事。謝鯤因當時正值國家多事，就以病爲由辭謝離職，避居在豫章。曾行路經過一座空無人居的亭子并夜裏住在那兒，這座亭子過去經常有人被殺。天快亮時，有個穿黄衣服的人呼喚謝鯤的名字要他開門，謝鯤安然没有害怕的神色，就在窗中伸手抓那人，扭斷了他的肩胛，一看，是鹿的胛骨，就順着血迹抓住了鹿。此後那座亭子再没有過妖怪。

左將軍王敦引爲長史，以討杜弢功封咸亭侯。母憂去職，服闋，遷敦大將軍長史。時王澄在敦坐，見鯤談話無倦，惟嘆謝長史可與言，都不眄敦，其爲人所慕如此。鯤不徇功名，無砥礪行，居身於可否之間，雖自處若穢，而動不累高。敦有不臣之迹，顯於朝野。鯤知不可以道匡弼，乃優游寄遇，不屑政事，從容諷議，卒歲而已。每與畢卓、王尼、阮放、羊曼、桓彝、阮孚等縱酒，敦以其名高，雅相賓禮。

左將軍王敦徵召他爲長史，以討伐杜弢有功封爲咸亭侯。母喪離職，服喪期滿後，改任王敦的大將軍長史。當時王澄在王敦處閑坐，看到謝鯤談話不倦，感嘆衹有謝長史可以和他言談，瞧都不瞧王敦一眼，謝鯤常受到他人這樣的欽慕。謝鯤不計較功名，不磨礪自己的德行，處身於可與不可之間，雖然自處像是污穢，但行爲并不連累他的高潔。王敦有反叛的迹象，顯露於朝野。謝鯤知道不能糾正他的罪過，就以閑散來寄托遭遇，不理政事，從容地諷勸議論，以度過時光。經常和畢卓、王尼、阮放、羊曼、桓彝、阮孚等人放縱飲酒，因爲他的名望很高，王敦很雅重禮待他。

嘗使至都，明帝在東宫見之，甚相親重。問曰：“論者以君方庾亮，自謂何如？”答曰：“端委廟堂，使百僚準則，鯤不如亮。一丘一壑，自謂過之。”温嶠嘗謂鯤子尚曰：“尊大君豈惟識量淹遠，至於神鑒沈深，雖諸葛瑾之喻孫權不過也。”

王敦曾派謝鯤到京都去，明帝在東宫召見他，很是親近器重。問他說：“有人認爲你像庾亮，你自己認爲如何？”回答說：“委任於朝廷，做百官的準則，我不如庾亮。放達於一丘一壑，我自以爲超過了他。”温嶠曾對謝鯤的兒子謝尚說：“您父親不僅識量遠大，甚至於神鑒深沉，即便拿諸葛瑾稱贊孫權來比方也不過分。”

及敦將爲逆，謂鯤曰：“劉隗奸邪，將危社稷。吾欲除君側之惡，匡主濟時，何如？”對曰：“隗誠始禍，

到王敦將要叛逆，對謝鯤說：“劉隗奸邪，將要危及國家，我想清除國君身邊的惡人，匡救主上挽救時局，怎麽樣？”謝鯤對答說：“劉隗的

然城狐社鼠也。”敦怒曰：“君庸才，豈達大理。”出鯤爲豫章太守，又留不遣，藉其才望，逼與俱下。

確爲害，但僅是城墻上的狐狸和土地廟裏的老鼠而已。”王敦生氣地說：“你是個庸才，豈能懂得大道理。”外任謝鯤爲豫章太守，又留下不派遣，想憑藉他的才望，逼他一起叛亂。

敦至石頭，嘆曰：“吾不復得爲盛德事矣。”鯤曰：“何爲其然？但使自今以往，日忘日去耳。”初，敦謂鯤曰：“吾當以周伯仁爲尚書令，戴若思爲僕射。”及至都，復曰：“近來人情何如？”鯤對曰：“明公之舉，雖欲大存社稷，然悠悠之言，實未達高義。周顗、戴若思，南北人士之望，明公舉而用之，群情帖然矣。”是日，敦遣兵收周、戴，而鯤弗知，敦怒曰：“君粗疏邪！二子不相當，吾已收之矣。”鯤與顗素相親重，聞之愕然，若喪諸己。參軍王嶠以敦誅顗，諫之甚切，敦大怒，命斬嶠，時人士畏懼，莫敢言者。鯤曰：“明公舉大事，不戮一人。嶠以獻替忤旨，便以釁鼓，不亦過乎！”敦乃止。

王敦到了石頭，感嘆說：“我不能再做有恩德的事。”謝鯤說：“怎麽能那樣呢？從今往後，一天天忘掉而已。”當初，王敦對謝鯤說：“我會以周伯仁爲尚書令，戴若思爲僕射。”等到了都下，又說：“近來人情怎麽樣？”謝鯤對答說：“明公的舉動，雖想很好地保護國家，但言語悠忽不定，天下人實在未能知道高義。周顗、戴若思，是南北人士中有威望之人，明公如能推舉任用他們，群情就會服從。”當天，王敦派兵逮捕了周、戴二人，但謝鯤不知道。王敦發怒說：“你太粗疏了！這二人不行，我已經把他們逮捕了。”謝鯤和周顗平常互相親重，聽了感到愕然，像傷害了自己。參軍王嶠因王敦殺周顗，全力勸諫，王敦大怒，下令斬了王嶠，當時人害怕，沒有敢說話的人。謝鯤說：“明公行大事，不殺一人。王嶠因勸諫觸犯意旨，就要殺他，不也太過分了嗎！”王敦便罷手。

敦既誅害忠賢，而稱疾不朝，將還武昌。鯤喻敦曰：“公大存社稷，建不世之勛，然天下之心實有未達。若能朝天子，使君臣釋然，萬物之心於是乃服。杖衆望以順群情，盡冲退以奉主上，如斯則勛侔一匡，名垂千載矣。”敦曰：“君能保無變乎？”對曰：“鯤近日入覲，主上側席，遲得見公，宮省穆然，必無虞矣。公若入朝，鯤請侍從。”敦勃然曰：“正復殺君等數百人，亦復何損於時！”竟不朝而去。

王敦殺害忠賢，又稱病不上朝，將要回到武昌。謝鯤勸告王敦說：“你保存了國家，建立了罕有的功勛，但天下人心中實際仍未能知曉。如果能朝見天子，使君臣關係和好，天下人心中纔會順服。依靠衆望所歸以順群情，盡淡泊退讓來侍奉皇上，這樣就會功勛同於齊桓公一匡諸侯，而名垂千載了。”王敦說：“你能保證沒有變故嗎？”對答說：“我近日去朝覲，皇上位在側席，等待見你，宮禁整肅，肯定不會有事。你如果入朝，請讓我隨從你去。”王敦勃然大怒說：“正應再殺你這樣的幾百人，又有什麽損失！”竟然不朝拜而去。

是時朝望被害，皆爲其憂。而鯤推理安常，時進正言。敦既不能用，内亦不悦。軍還，使之郡，莅政清肅，百姓愛之。尋卒官，時年四十三。敦死後，追贈太常，謚曰康。子尚嗣，别有傳。

當時朝中有名望的人受害，人們都替謝鯤憂慮。但謝鯤進言理事安如平常，不時進諫。王敦不能采用，心中也不高興。軍隊撤回，派謝鯤到郡上任，在位清正，百姓都喜愛他。不久逝世在任上，當時四十三歲。王敦死後，朝廷追贈謝鯤爲太常，謚爲康。兒子謝尚繼嗣，另有傳。

胡毋輔之

胡毋輔之字彦國，泰山奉高人也。高祖班，漢執金吾。父原，練習兵馬，山濤稱其才堪邊任，舉爲太尉長史，終河南令。輔之少擅高名，有知人之鑒。性嗜酒，任縱不拘小節。與王澄、王敦、庾敳俱爲太尉王衍所昵，號曰四友。澄嘗與人書曰："彦國吐佳言如鋸木屑，霏霏不絶，誠爲後進領袖也。"

胡毋輔之字彦國，泰山奉高人。高祖名胡毋班，爲漢執金吾。父親名胡毋原，練習兵馬，山濤稱贊他的才能能擔當守邊之任，推舉爲太尉長史，終於河南令。胡毋輔之從小就有高名，有知人的鑒别力。生性好飲酒，任情放縱不拘小節。和王澄、王敦、庾敳都被太尉王衍所親昵，號稱四友。王澄曾給人寫信説："彦國口吐佳言像鋸木屑，紛紛不斷，的確可爲青年領袖。"

辟别駕、太尉掾，并不就。以家貧，求試守繁昌令，始節酒自厲，甚有能名。遷尚書郎。豫討齊王冏，賜爵陰平男。累轉司徒左長史。復求外出，爲建武將軍、樂安太守。與郡人光逸晝夜酣飲，不視郡事。成都王穎爲太弟，召爲中庶子，遂與謝鯤、王澄、阮脩、王尼、畢卓俱爲放達。

召爲别駕、太尉掾，都不就任。因家貧，請求代爲繁昌令，開始節制飲酒自加勉勵，很有能幹的名聲。遷任尚書郎。參與討伐齊王司馬冏，賜爵陰平男。幾次轉任司徒左長史。又求外任，爲建武將軍、樂安太守。和郡人光逸晝夜酣飲，不理郡中事務。成都王司馬穎爲太弟，召爲中庶子，於是和謝鯤、王澄、阮脩、王尼、畢卓等人都任性放達。

嘗過河南門下飲，河南騶王子博箕坐其傍，輔之叱使取火。子博曰："我卒也，惟不乏吾事則已，安復爲人使！"輔之因就與語，嘆曰："吾不及也！"薦之河南尹樂廣，廣召見，甚悦之，擢爲功曹。其甄拔人物若此。

曾經到河南門下飲酒，河南騶卒王子博盤腿坐在他旁邊，胡毋輔之大聲喝斥讓他去取火。王子博説："我一個小卒，做好自己的事就行了，怎能又被人使唤呢！"輔之就和他坐在一起言談，感嘆道："我不如你啊！"把他推薦給河南尹樂廣，樂廣見後，感到很喜悦，提拔爲功曹。胡毋輔之選擇提拔人才就是這樣。

東海王越聞輔之名，引爲從事中郎，復補振威將軍、陳留太守。王彌經其郡，輔之不能討，坐免官。尋除寧遠將軍、揚州刺史，不之職，越復以爲右司馬、本州大中正。越薨，避亂渡江，元帝以爲安東將軍諮議祭酒，遷揚武將軍、湘州刺史、假節。到州未幾卒，時年四十九。子謙之。

東海王司馬越聽到胡毋輔之的高名，就召引爲從事中郎，又補爲振威將軍、陳留太守。王彌經過陳留郡，胡毋輔之不能討伐，坐罪免官。不久任寧遠將軍、揚州刺史，不到任，司馬越又任命爲右司馬、本州大中正。司馬越死後，避亂渡過長江，元帝任命爲安東將軍諮議祭酒，遷任揚武將軍、湘州刺史、假節。到州任不久逝世，終年四十九歲。兒子胡毋謙之。

胡毋謙之

謙之字子光。才學不及父，而傲縱過之。至酣醉，常呼其父字，輔之亦不以介意，談者以爲狂。輔之正酣飲，謙之窺而厲聲曰："彦國年老，不得爲爾！將令我尻背東壁。"輔之

胡毋謙之字子光。才學不如他父親，但傲然放縱超過了他父親。到喝得酣醉的時候，常常呼叫他父親的名字，胡毋輔之也不介意，談論的人認爲太狂放。胡毋輔之正在酣飲時被胡毋謙之偷看到并厲聲説："彦國年紀大了，不能再這樣！

歡笑，呼入與共飲。其所爲如此。年未三十卒。

這樣要讓我將來光着屁股背向東面墻壁的。”胡毋輔之聽了歡笑着，把他叫進來一起喝，他的所作所爲就是這樣。年紀不到三十歲就死了。

畢卓

畢卓字茂世，新蔡鮦陽人也。父諶，中書郎。卓少希放達，爲胡毋輔之所知。太興末，爲吏部郎，常飲酒廢職。比舍郎釀熟，卓因醉夜至其甕間盜飲之，爲掌酒者所縛，明旦視之，乃畢吏部也，遽釋其縛。卓遂引主人宴於甕側，致醉而去。

畢卓字茂世，新蔡鮦陽人。父親名畢諶，任中書郎。畢卓少年時就放達不拘，爲胡毋輔之所看重。太興末年，爲吏部郎，經常飲酒而廢棄公事。鄰舍釀酒熟，畢卓因酒醉晚上到酒甕中盜飲酒，被管酒的人捆住，第二天早上一看，原來是畢吏部，馬上解了繩子。畢卓就拉着主人在酒甕旁設置宴會，到喝醉纔散去。

卓嘗謂人曰：“得酒滿數百斛船，四時甘味置兩頭，右手持酒杯，左手持蟹螯，拍浮酒船中，便足了一生矣。”及過江，爲温嶠平南長史，卒官。

畢卓曾對人說：“要是能得到裝滿一船有好幾百斛的酒，一年四季有甘甜可口的食物放在船的兩頭，右手端着酒杯，左手拿着蟹螯，吟咏在酒船中，便足以了此一生了。”到過江後，任温嶠的平南長史，死在官任上。

王尼

王尼字孝孫，城陽人也，或云河內人。本兵家子，寓居洛陽，卓犖不羈。初爲護軍府軍士，胡毋輔之與琅邪王澄、北地傅暢、中山劉輿、潁川荀邃、河東裴遐迭屬河南功曹甄述及洛陽令曹攄請解之。攄等以制旨所及，不敢。輔之等齎羊酒詣護軍門，門吏疏名呈護軍，護軍嘆曰：“諸名士持羊酒來，將有以也。”尼時以給府養馬，輔之等入，遂坐馬厩下，與尼炙羊飲酒，醉飽而去，竟不見護軍。護軍大驚，即與尼長假，因免爲兵。

王尼字孝孫，城陽人，或說爲河內人。本爲兵家子，寓居在洛陽，卓異不羈。當初爲護軍府軍士，胡毋輔之和琅邪王澄、北地傅暢、中山劉輿、潁川荀邃、河東裴遐等接連委托河南功曹甄述及洛陽令曹攄請解除王尼的軍籍。曹攄等人認爲事關法制，不敢做。胡毋輔之等人帶着羊肉好酒到護軍府門去，門吏寫了名單呈送護軍，護軍感嘆說：“諸位名士帶了羊肉好酒來，必然是有原因的。”王尼當時在府中養馬，輔之等人進來後，就坐在馬厩下邊，和王尼燒烤羊肉喝酒，醉飽而去，竟不去見護軍。護軍大爲驚奇，就給王尼請了長假，因此免掉了軍籍。

東嬴公騰辟爲車騎府舍人，不就。時尚書何綏奢侈過度，尼謂人曰：“綏居亂世，矜豪乃爾，將死不久。”人曰：“伯蔚聞言，必相危害。”尼曰：“伯蔚比聞我語，已死矣。”未幾，綏果爲東海王越所殺。初入洛，尼詣越不拜。越問其故，尼曰：“公無宰相之能，是以不拜。”因數之，言甚切。又云：“公負尼物。”越大驚

東嬴公司馬騰召爲車騎府舍人，不就任。當時尚書何綏奢侈過度，王尼對人說：“何綏身處亂世，這樣誇耀富豪，不久將會死去。”有人說：“伯蔚聽到這話，必然會加害於你。”王尼說：“伯蔚等聽到我的話，早已死了。”時間不長，何綏果然被東海王司馬越所殺。初入洛，王尼見司馬越不拜。司馬越問其緣故，王尼說：“你没有宰相的德能，所以不拜。”因此數落司馬越，言辭很激烈。又說：“你欠了我的東西。”司

曰："寧有是也?"尼曰："昔楚人亡布，謂令尹盗之。今尼屋舍資財，悉爲公軍人所略，尼今飢凍，是亦明公之負也。"越大笑，即賜絹五十匹。諸貴人聞，競往餉之。

馬越大驚説："難道有這種事嗎?"王尼説："昔年楚人丢了布，説是令尹偷走了。現在我的房屋財物，全被你的軍人搶去，我如今挨餓受凍，所以説是明公欠了我的東西。"司馬越大笑，就賜給絹五十匹。那些貴人聽了，都争着給他送東西。

洛陽陷，避亂江夏。時王澄爲荆州刺史，遇之甚厚。尼早喪婦，止有一子。無居宅，惟畜露車，有牛一頭，每行，輒使子御之，暮則共宿車上。常嘆曰："滄海横流，處處不安也。"俄而澄卒，荆土饑荒，尼不得食，乃殺牛壞車，煮肉啖之。既盡，父子俱餓死。

洛陽陷落後，避亂到了江夏。當時王澄爲荆州刺史，待他很好。王尼早年死了妻子，祇有一個兒子。没有住宅，祇有露車，有一頭牛，每當行路時，就讓兒子駕車，到晚上就一起睡在車上過夜。常感嘆説："滄海横流，到處都不安寧。"不久王澄死了，荆州發生饑荒，王尼得不到食物，就殺了牛毁了車，煮牛肉吃。吃光了，父子都餓死了。

羊曼

羊曼字祖延，太傅祜兄孫也。父暨，陽平太守。曼少知名，本州禮命，太傅辟，皆不就。避難渡江，元帝以爲鎮東參軍，轉丞相主簿，委以機密。歷黄門侍郎、尚書吏部郎、晋陵太守，以公事免。曼任達頹縱，好飲酒。温嶠、庾亮、阮放、桓彝同志友善，并爲中興名士。時州里稱陳留阮放爲宏伯，高平郗鑒爲方伯，泰山胡毋輔之爲達伯，濟陰卞壼爲裁伯，陳留蔡謨爲朗伯，阮孚爲誕伯，高平劉綏爲委伯，而曼爲黯伯，凡八人，號兗州八伯，蓋擬古之八雋也。

羊曼字祖延，是太傅羊祜哥哥的孫子。父名羊暨，陽平太守。羊曼從小知名，本州下文召命，太傅召他，都不就任。避難渡過長江後，元帝任命爲鎮東參軍，轉任丞相主簿，委以機密事務。歷任黄門侍郎、尚書吏部郎、晋陵太守，因公事有誤免職。羊曼任達放縱，喜好飲酒。和温嶠、庾亮、阮放、桓彝等志同道合相互友善，都爲中興名士。當時州里稱陳留阮放爲宏伯，高平郗鑒爲方伯，泰山胡毋輔之爲達伯，濟陰卞壼爲裁伯，陳留蔡謨爲朗伯，阮孚爲誕伯，高平劉綏爲委伯，而稱羊曼爲黯伯，一共八人，號爲兗州八伯，大概是仿效古時候的八俊吧。

王敦既與朝廷乖貳，羈録朝士，曼爲右長史。曼知敦不臣，終日酣醉，諷議而已。敦以其士望，厚加禮遇，不委以事，故得不涉其難。敦敗，代阮孚爲丹楊尹。時朝士過江初拜官，相飾供饌。曼拜丹楊，客來早者得佳設，日宴則漸罄，不復及精，隨客早晚而不問貴賤。有羊固拜臨海太守，竟日皆美，雖晚至者猶獲盛饌。論者以固之豐腆，乃不如曼之真

王敦既和朝廷乖離有二心，就録用朝士，任羊曼爲右長史。羊曼知道王敦有不臣之心，就終日酣醉，諷議而已。王敦因爲羊曼有名望，就厚加禮遇，但并不委以事務，因此得以免禍。王敦敗後，羊曼替代阮孚爲丹楊尹。當時朝廷人士過長江後剛任新官，相互誇耀設宴。羊曼任職丹楊，招待客人來得早的吃好的酒飯，到日落時就吃完了，不再有好吃的，隨客人來的早晚而不問他的身份貴賤。有位叫羊固的任臨海太守，終日都招待佳肴美酒，即使到晚了的人也能得到盛美

率。

蘇峻作亂，加前將軍，率文武守雲龍門。王師不振，或勸曼避峻。曼曰："朝廷破敗，吾安所求生?"勒衆不動，爲峻所害，年五十五。峻平，追贈太常。子賁嗣，少知名，尚明帝女南郡悼公主，除秘書郎，早卒。弟聃。

羊聃

聃字彭祖。少不經學，時論皆鄙其凡庸。先是，兖州有八伯之號，其後更有四伯。大鴻臚陳留江泉以能食爲穀伯，豫章太守史疇以大肥爲笨伯，散騎郎高平張嶷以狡妄爲猾伯，而聃以狼戾爲瑣伯，蓋擬古之四凶。

聃初辟元帝丞相府，累遷廬陵太守。剛克粗暴，恃國戚，縱恣尤甚，睚眦之嫌輒加刑殺。疑郡人簡良等爲賊，殺二百餘人，誅及嬰孩，所髡鎖復百餘。庾亮執之，歸于京都。有司奏聃罪當死，以景獻皇后是其祖姑，應八議。成帝詔曰："此事古今所無，何八議之有！猶未忍肆之市朝，其賜命獄所。"兄子賁尚公主，自表求解婚。詔曰："罪不相及，古今之令典也。聃雖極法，於賁何有！其特不聽離婚。"琅邪太妃山氏，聃之甥也，入殿叩頭請命。王導又啓："聃罪不容恕，宜極重法。山太妃憂戚成疾，陛下罔極之恩，宜蒙生全之宥。"於是詔下曰："太妃惟此一舅，發言摧咽，乃至吐血，情慮深重。朕往丁荼毒，受太妃撫育之恩，同於慈親。若不堪難忍之痛，以致頓斃，朕亦何顔以寄。今便原聃生命，以慰太妃渭陽之思。"於是除名。頃之，遇疾，恒見簡良等爲祟，旬日而死。

的酒食。評論的人認爲羊固的豐厚，反不如羊曼的真誠。

蘇峻叛亂，加任前將軍，率領文武官員守雲龍門。王師被打敗，有人勸羊曼躲避蘇峻，羊曼説："朝廷破敗，我怎能生存呢?"率衆不走，被蘇峻殺害，時年五十五歲。蘇峻被平定後，追贈太常。兒子羊賁繼嗣，羊賁從小就知名，娶明帝的女兒南郡悼公主爲妻，任秘書郎，早死。羊曼的弟弟羊聃。

羊聃字彭祖。從小不好學習，時人議論都鄙視他的平庸。原先，兖州有八伯的稱號，後來又有四伯。大鴻臚陳留江泉以能吃爲穀伯，豫章太守史疇以太胖爲笨伯，散騎郎高平張嶷以狡妄爲猾伯，而羊聃因凶暴爲瑣伯，是模仿古代的四凶。

羊聃當初被召進元帝丞相府，多次遷升爲廬陵太守。凶狠粗暴，依仗是國戚，更加縱情放肆，有一點失誤的人都加以殘殺。懷疑郡人簡良等做賊，殺了二百多人，誅連到了嬰童，受剃髮鎖枷等刑罰的又有一百多人。庾亮逮捕了羊聃，押到京師。有關部門奏羊聃應當處以死罪，又因爲景獻皇后是他的祖姑母，應八議。成帝下詔説："此事古今没有，有什麽八議的！但我尚不忍心殺棄他在市朝，就賜他在獄中自殺。"他哥哥的兒子羊賁娶了公主，自己上表請求解除婚姻。下詔説："罪不相牽連，是自古以來的法典。羊聃雖然犯了極刑，於羊賁有何關係！所以特命不准離婚。"琅邪太妃山氏，是羊聃的外甥女，進殿叩頭請命。王導又啓奏："羊聃罪不容恕，應處以極刑。山太妃憂慮悲戚成疾，陛下有無盡的恩德，應承蒙赦他一條活命。"於是下詔説："太妃衹有這一個舅舅，爲他痛哭，甚至吐血，情慮深重。朕過去孤單遭禍，受太妃撫育之恩，如同親生。如她老人家不能忍受這種痛苦，以致生病不起，我還有何面目見她。現在赦羊聃一條活命，用來安慰太妃甥舅之思念。"於是將羊聃削職爲民。不久，羊聃生病，常夢見簡良等人的鬼魂作祟，十天後死去。

光逸

光逸字孟祖，樂安人也。初爲博昌小吏，縣令使逸送客，冒寒舉體凍濕，還遇令不在，逸解衣炙之，入令被中卧。令還，大怒，將加嚴罰。逸曰："家貧衣單，沾濕無可代。若不暫温，勢必凍死，柰何惜一被而殺一人乎！君子仁愛，必不爾也，故寢而不疑。"令奇而釋之。

光逸字孟祖，樂安人。初任博昌小吏，縣令派光逸護送客人，冒着寒冷全身凍僵濕透，回來碰上縣令不在，光逸脱下衣服用火烤，鑽進縣令的被子中睡覺。縣令回來後，大怒，將要加以嚴厲處罰。光逸説："我家貧衣單，濕透没有替换的衣服。如不暫時暖和一下，勢必要凍死，爲什麽要可惜一條被子而殺了一條人命呢！我想你是仁愛君子，必然不會這樣，所以就睡在床上并不害怕。"縣令大爲驚奇就釋放了他。

後爲門亭長，迎新令至京師。胡毋輔之與荀邃共詣令家，望見逸，謂邃曰："彼似奇才。"便呼上車，與談良久，果俊器。令怪客不入，吏白與光逸語。令大怒，除逸名，斥遣之。

後來爲門亭長，到京師迎接新縣令。胡毋輔之與荀邃一起到縣令家，看見光逸，對荀邃説："那人看來是個奇才。"就叫他上了車，和他交談很久，果然有俊才之器。縣令納悶客人怎麽不進來，僕吏告訴他客人在和光逸交談。縣令大怒，光逸被免職，訓斥後打發了他。

後舉孝廉，爲州從事，棄官投輔之。輔之時爲太傅越從事中郎，薦逸於越，越以門寒而不召。越後因閑宴，責輔之無所舉薦。輔之曰："前舉光逸，公以非世家不召，非不舉也。"越即辟焉。書到郡縣，皆以爲誤，審知是逸，乃備禮遣之。

後來被舉薦爲孝廉，任州從事，棄官投奔胡毋輔之。輔之當時任太傅司馬越的從事中郎，向司馬越推薦光逸，司馬越因爲他出身寒門而不召用。司馬越後來在閑宴時，責怪輔之無所薦舉。輔之説："上次舉薦光逸，你因他不是世家出身而不召用，不是我不舉薦。"司馬越就召用他。聘書下到州縣，都認爲是錯了，後來弄清楚確是光逸，就備禮送他。

尋以世難，避亂渡江，復依輔之。初至，屬輔之與謝鯤、阮放、畢卓、羊曼、桓彝、阮孚散髮裸裎，閉室酣飲已累日。逸將排户入，守者不聽，逸便於户外脱衣露頭於狗竇中窺之而大叫。輔之驚曰："他人决不能爾，必我孟祖也。"遽呼入，遂與飲，不捨晝夜。時人謂之八達。

不久因國難，避亂渡過長江，又歸依胡毋輔之。剛到時，正遇上輔之與謝鯤、阮放、畢卓、羊曼、桓彝、阮孚散髮裸體，關閉屋門酣飲已經多日。光逸將要破門而入，守門的人不讓他進去，光逸就在屋外脱衣露頭在狗出進的孔洞中窺視大叫，胡毋輔之驚叫説："他人絶不會這樣，必然是我的孟祖來了。"馬上呼喊進來，和他們一起飲酒，晝夜不停。當時人稱他們爲八達。

元帝以逸補軍諮祭酒。中興建，爲給事中，卒官。

元帝任光逸爲軍諮祭酒。中興時，任給事中，逝世在官任上。

史臣曰：夫學非常道，則物靡不通；理有忘言，則在情斯遣。其進也，撫俗同塵，不居名利；其退也，餐和履順，以保天真。若乃一其本

史臣曰：學而不拘常道，就會無物不通；理有妄言，則情得以張揚。進，則隨俗同進，不計名利；退，穿衣吃飯保存天真。至於尋其根本，體察無爲，分其華葉，開寓言之道，魏伯陽留下

原，體無爲之用，分其華葉，開寓言之道，是以伯陽垂範，鳴謙置式，欲崇諸己，先下於人，猶大樂無聲，而䂍鸞斯應者也。莊生放達其旨，而馳辯無窮；棄彼榮華，則俯輕爵位，懷其道術，則顧蔑王公；舐痔兼車，鳴鳶吞腐。以兹自口，於焉玩物，殊異虚舟，有同攘臂。嵇、阮竹林之會，劉、畢芳樽之友，馳騁莊門，排登李室。若夫儀天布憲，百官從軌，經禮之外，棄而不存。是以帝堯縱許由於埃𡏖之表，光武舍子陵於潺湲之瀨，松蘿低舉，用以優賢，岩水澄華，兹焉賜隱；臣行厥志，主有嘉名。至於嵇康遺巨源之書，阮氏創先生之傳，軍諮散髮，吏部盜樽，豈以世疾名流，兹焉自垢？臨鍛竈而不迴，登廣武而長嘆，則嵇琴絶響，阮氣徒存。通其旁徑，必凋風俗；召以效官，居然尸素。軌躅之外，或有可觀者焉。咸能符契情靈，各敦終始，愴神交於晚笛，或相思而動駕。史臣是以捨其遺事，附于篇云。

贊曰：老篇爰植，孔教提衡。各存其趣，道貴無名。相彼非禮，遵乎達生。秋水揚波，春雲斂映。旨酒厥德，憑虚其性。不玩斯風，誰虧王政？

榜樣，以謙仰的方式，想尊崇自己，就先低下於别人，像大樂没有聲音，但鑾鈴響應。莊生放達他的意志，而辯論無窮；抛棄榮華富貴，就能輕視爵位，懷有道術，就蔑視王公；趨炎附勢有車輛，就像家鷹有腐肉。以此滿足，在那裏貪取財物，這和虛懷若谷不同，却和振臂搶奪一樣。嵇康、阮籍的竹林之會，劉伶、畢卓的美酒之友，馳騁莊子之門，進入李耳的室中。至於天地法規，百官制度，經禮之外，抛棄而不留。因此帝堯放縱許由在塵世，光武帝捨免嚴子陵在山水間，如松蘿下垂，用來優禮賢士，泉水澄美，以此賞賜隱士；臣下得行其志，主上擁有好名。至於嵇康寫給巨源的信，阮氏創作的大人先生傳，軍諮散髮，吏部偷酒，難道是因爲世人嫉恨名流，來自行污穢嗎？在打鐵爐前打鐵而不回，登上廣武而長嘆，則嵇康的琴聲已成千古絶響，而阮籍的氣度尚存。跟隨他們的道路，必然會凋敝社會風俗；讓官員效法，必然會尸位素餐。法規以外，也有可以稱道的。他們都能心交神會，始終誠實，在晚笛聲中愴然神交，或是相互思念而千里驅車相見。史臣因此搜采他們的遺事，寫成此篇。

贊曰：老子建立他的學説，孔教與此相對。各自有其道理，道理貴在無名。看到那些名士不從禮俗，遵從達觀放逸的人生，如秋水揚波春雲收影。以美酒爲德，以玄虛無爲爲本性。如果不是他們沉溺於這種風氣的話，那國政又是誰引向喪敗的？

晋書卷五十

列傳第二十

曹志

曹志字允恭，譙國譙人，魏陳思王植之孽子也。少好學，以才行稱，夷簡有大度，兼善騎射。植曰："此保家主也。"立以爲嗣。後改封濟北王。

曹志字允恭，譙國譙人，是魏陳思王曹植的庶子。從小好學，以有才行著稱，平易簡約有大度，還善於騎馬射箭。曹植説："這孩子是保家的主兒。"就立他繼嗣。後來改封爲濟北王。

武帝爲撫軍將軍，迎陳留王于鄴，志夜謁見，帝與語，自暮達旦，甚奇之。及帝受禪，降爲鄄城縣公。詔曰："昔在前世，雖曆運迭興，至於先代苗裔，傳祚不替，或列藩九服，式序王官。選衆命賢，惟德是與，蓋至公之道也。魏氏諸王公養德藏器，壅滯曠久，前雖有詔，當須簡授，而自頃衆職少缺，未得式叙。前濟北王曹志履德清純，才高行潔，好古博物，爲魏宗英，朕甚嘉之。其以志爲樂平太守。"志在郡上書，以爲宜尊儒重道，請爲博士置吏卒。遷章武、趙郡太守。雖累郡職，不以政事爲意，晝則游獵，夜誦《詩》、《書》，以聲色自娱，當時見者未能審其量也。

武帝任撫軍將軍，迎接陳留王到鄴，曹志在夜裏謁見他，皇帝和他交談，從早到晚，很驚奇。皇帝接受禪讓，降他的爵位爲鄄城縣公。下詔説："過去在前代，雖然國運交迭興盛，對於先代的後裔，繼承不廢，或者九服之内都位列藩王，充任官職。選衆任職，惟給有德的人，這是最爲公平的途徑。魏氏諸位王公培養道德胸懷才器，壅塞不用時間已久，以前雖然下過詔書，應當選擇任用他們，但近來各部門缺少官員，未能起用他們。前濟北王曹志德業清純，才行高潔，好古博物，是魏宗室中的英才，我很喜愛他。現任曹志爲樂平太守。"曹志在郡中上書，認爲應當尊崇儒學重視仁道，請爲博士派吏卒。改任章武、趙郡太守。雖然連着任郡太守的職位，但不把政事放在心上，白天游覽打獵，晚上則誦讀《詩》、《書》，以音樂美色自娱，當時見到他的人都不能推測他的才量。

咸寧初，詔曰："鄄城公曹志，篤行履素，達學通識，宜在儒林，以弘胄子之教。其以志爲散騎常侍、國子博士。"帝嘗閲《六代論》，問志曰："是卿先王所作邪？"志對曰："先王有手所作目録，請歸尋按。"還奏曰："按録無此。"帝曰："誰作？"

咸寧初，下詔説："鄄城公曹志，篤行有素，通達學識，應在儒林行列，用來弘大世家子弟的教育。現任命曹志爲散騎常侍、國子博士。"皇帝曾讀《六代論》，問曹志説："是你家中先王寫的嗎？"曹志對答説："先王有親手寫的著作目録，請讓我回家查一查。"查後回來上奏説："查了目録没有此書。"皇帝又問："那是誰作的呢？"

志曰："以臣所聞，是臣族父冏所作。以先王文高名著，欲令書傳于後，是以假托。"帝曰："古來亦多有是。"顧謂公卿曰："父子證明，足以爲審。自今已後，可無復疑。"

後遷祭酒。齊王攸將之國，下太常議崇錫文物。時博士秦秀等以爲齊王宜内匡朝政，不可之藩。志又常恨其父不得志於魏，因愴然嘆曰："安有如此之才，如此之親，不得樹本助化，而遠出海隅？晋朝之隆，其殆乎哉！"乃奏議曰："伏聞大司馬齊王當出藩東夏，備物盡禮，同之二伯。今陛下爲聖君，稷契爲賢臣，内有魯衛之親，外有齊晋之輔，坐而守安，此萬世之基也。古之夾輔王室，同姓則周公其人也，異姓則太公其人也，皆身在内，五世反葬。後雖有五霸代興，桓文譎主，下有請隧之僭，上有九錫之禮，終於譎而不正，驗於尾大不掉，豈與召公之歌《棠棣》，周詩之咏《鴟鴞》同日論哉！今聖朝創業之始，始之不諒，後事難工。幹植不强，枝葉不茂；骨骾不存，皮膚不充。自羲皇以來，豈是一姓之獨有！欲結其心者，當有磐石之固；夫欲享萬世之利者，當與天下議之。故天之聽明，自我人之聽明。秦魏欲獨擅其威，而財得没其身；周漢能分其利，而親疏爲之用。此自聖主之深慮，日月之所照。事雖淺，當深謀之；言雖輕，當重思之。志備位儒官，若言不及禮，是志寇竊。知忠不言，議所不敢。志以爲當如博士等議。"議成當上，見其從弟高邑公嘉。嘉曰："兄議甚切，百年之後必書晋史，目下將見責邪。"帝覽議，大怒曰："曹志尚不明吾心，况四海乎！"以議者不指答所問，横

曹志説："以我所聽到的，是我的族父曹冏所作。因爲先王文名太高，他想讓書傳於後世，因此假托先王所作。"皇帝説："自古以來也多有這樣的事。"回過頭對公卿説："父子證明，足以查審。從今以後，可以不再懷疑了。"

後改任爲祭酒。齊王司馬攸將到封國去，皇帝下詔太常討論給他崇賜文物。當時博士秦秀等人以爲齊王應在朝廷匡助朝政，不應讓他到藩國。曹志常常遺憾他的父親在魏不得志，因此愴然感嘆説："哪有這樣的高才，這樣的親族，不讓他穩固根本輔助教化，而讓他遠去海角呢？晋朝的隆盛，豈不危險了嗎！"就上奏議説："聽説大司馬齊王外出藩守東夏，備物盡禮，等同二伯。現在陛下爲聖君，有稷契一樣的人做賢臣，在内有魯衛那樣的親族，在外有齊晋那樣的藩輔，坐而守安，這是傳之萬世的基業。古代輔佐王室，同姓有周公，異姓有太公，都是身在朝内，五世迎回封國安葬。以後雖然有五霸代興，齊桓公晋文公欺詐天子，下有請隧的僭越，上有九錫的禮遇，最終欺詐而不正，驗證了尾大不掉的害處，怎能同召公歌唱《棠棣》，周詩咏誦《鴟鴞》同日而語呢！現在聖朝剛開始創業，開始就不誠信，以後的事就不好做。樹幹栽植不茁壯，枝葉就不會茂盛；骨頭不存在，皮膚就不充實。自羲皇以來，天下難道是一姓所獨有的嗎！想争取人心的人，應當先有如磐石般的基業；想享有萬代利益的人，應當和天下人共同討論國政。因此説上天的聰明，出自我們人的聰明。秦魏想獨擅其威儀，導致了滅亡；周漢能分享其利，不論親密疏遠的都受其利用。這自然是聖主的遠慮，如日月照耀。事情雖然淺顯，也應當深切謀劃；人微言輕，也應該慎重考慮。曹志位列儒官，如果言語無禮，那是我的錯罪。知而不言，我所不敢。我以爲應當按博士等討論的去做。"奏議寫成要去上奏，見了他堂弟高邑公曹嘉。曹嘉説："兄長議論很深刻，將來一定會寫入晋史，但現在將受到責罰。"皇帝看了奏議，大怒説："曹志尚且不知我心，何况天下人呢！"按照討論的人答非所問，編造奇談怪論，下策免

造異論，策免太常鄭默。於是有司奏收志等結罪，詔惟免志官，以公還第，其餘皆付廷尉。

了太常鄭默的官職。於是有關部門逮捕了曹志等人羅織罪名，詔令僅免了曹志的官職，讓他回家，其他人都交付廷尉處理。

頃之，志復爲散騎常侍。遭母憂，居喪過禮，因此篤病，喜怒失常。九年卒，太常奏以惡謚。崔褒嘆曰："魏顆不從亂，以病爲亂故也。今謚曹志而謚其病，豈謂其病不爲亂乎！"於是謚爲定。

不久，曹志又任散騎常侍。遭母死，服喪過分超禮，因此得了重病，喜怒無常。九年死去，太常上奏給予不好的謚號。崔褒感嘆說："魏顆不從亂，但因病爲亂受牽累。現在給曹志加謚而謚他的病，難道不是說他的病爲亂嗎！"於是謚爲定。

庾峻

庾峻字山甫，潁川鄢陵人也。祖乘，才學洽聞，漢司徒辟，有道徵，皆不就。伯父嶷，中正簡素，仕魏爲太僕。父道，廉退貞固，養志不仕。牛馬有踶齧者，恐傷人，不貨於市。及諸子貴，賜拜太中大夫。

庾峻字山甫，潁川鄢陵人。祖父庾乘，才學博聞多識，漢司徒徵召，有道徵用，都不就任。伯父庾嶷，中正簡樸，在魏做官到太僕。父庾道，廉正謙退純正，養其心志而不做官。家中牛馬有好踢咬的，害怕傷人，不牽到市場上去賣。到他的幾個兒子做官貴達，被賜爲太中大夫。

峻少好學，有才思。嘗游京師，聞魏散騎常侍蘇林老疾在家，往候之。林嘗就乘學，見峻流涕，良久曰："尊祖高才而性退讓，慈和泛愛，清靜寡欲，不營當世，惟修德行而已。鄢陵舊五六萬户，聞今裁有數百。君二父孩抱經亂，獨至今日，尊伯爲當世令器，君兄弟復俊茂，此尊祖積德之所由也。"

庾峻從小好學，有才思。曾到京師游玩，聽到魏散騎常侍蘇林老病在家，就前往看望他。蘇林曾向庾乘學習過，見了庾峻就流淚，好久纔說："你祖父有高才而生性退讓，慈祥和藹而泛愛衆人，清靜寡欲，不鑽營於當世，衹是進修德行而已。鄢陵舊有五六萬户，聽說今天僅有幾百户。你二父還是嬰孩就經歷亂世，獨能至今日，你伯父爲當世賢才，你兄弟又都是俊才，這都是你祖父積德的結果啊。"

歷郡功曹，舉計掾，州辟從事。太常鄭袤見峻，大奇之，舉爲博士。時重《莊》、《老》而輕經史，峻懼雅道陵遲，乃潛心儒典。屬高貴鄉公幸太學，問《尚書》義於峻，峻援引師說，發明經旨，申暢疑滯，對答詳悉。遷秘書丞。長安有大獄，久不決，拜峻侍御史，往斷之，朝野稱允。武帝踐阼，賜爵關中侯，遷司空長史，轉秘書監、御史中丞，拜侍中，加諫議大夫。常侍帝講《詩》，中庶子何劭論《風》、《雅》正變之義，峻起難往反，四坐莫能屈之。

歷任郡功曹，推舉爲管財務的小吏，州中徵召爲從事。太常鄭袤見了庾峻，大爲驚奇，薦舉爲博士。當時重視《老》、《莊》而輕視經史之學，庾峻怕正道衰微，就潛心研究儒家經典。遇上高貴鄉公到太學，向庾峻問《尚書》中的要義，庾峻援引師說，闡明經文意旨，暢解有疑難的地方，對答詳細周全。升任秘書丞。長安有件大案，長期不能判决，任命庾峻爲侍御史，前往斷了案子，朝野稱他處理公正。武帝即位，賜爵關中侯，任司空長史，轉秘書監、御史中丞，任爲侍中，加任諫議大夫。常常侍奉皇帝講《詩經》，中庶子何劭論《風》、《雅》正變之義，庾峻反復駁難，四座無人能駁倒他。

是時風俗趣競，禮讓陵遲。峻上疏曰：

臣聞黎庶之性，人衆而賢寡；設官分職，則官寡而賢衆。爲賢衆而多官，則妨化；以無官而棄賢，則廢道。是故聖王之御世也，因人之性，或出或處，故有朝廷之士，又有山林之士。朝廷之士，佐主成化，猶人之有股肱心膂，共爲一體也。山林之士，被褐懷玉，太上栖於丘園，高節出於衆庶。其次輕爵服，遠耻辱以全志。最下就列位，惟無功而能知止。彼其清劭足以抑貪污，退讓足以息鄙事。故在朝之士聞其風而悦之，將受爵者皆耻躬之不逮。斯山林之士、避寵之臣所以爲美也，先王嘉之。節雖離世，而德合於主；行雖詭朝，而功同於政。故大者有玉帛之命，其次有几杖之禮，以厚德載物，出處有地。既廊廟多賢才，而野人亦不失爲君子，此先王之弘也。

秦塞斯路，利出一官。雖有處士之名，而無爵列於朝者，商君謂之六蝎，韓非謂之五蠹。時不知德，惟爵是聞。故閭閻以公乘侮其鄉人，郎中以上爵傲其父兄。漢祖反之，大暢斯否。任蕭曹以天下，重四晧於南山。以張良之勳，而班在叔孫之後；蓋公之賤，而曹相諮之以政。帝王貴德於上，俗亦反本於下。故田叔等十人，漢廷臣無能出其右者，而未嘗干禄於時。以釋之之貴，結王生之襪於朝，而其名愈重。自非主臣尚德兼愛，孰能通天下之志，如此其大者乎！

當時風俗競相要官，禮讓衰微。庾峻就上疏説：

我聽説百姓的本性，人雖多而賢才少；設置官吏分任其職，就官少而賢人多。賢才多又官多，就會妨礙教化；因無官而捨棄賢人，就會廢棄仁道。因此聖王統治天下，依各人的性情，有的做官有的隱居，所以有在朝廷的賢士，又有在山林的賢士。在朝廷的人，輔佐皇上成就教化，就像人有股肱心臟骨骼，同成人體。隱居山林的人，身穿褐布胸懷美玉，最高尚的栖身丘園，高節的出於百姓。其次的輕視官爵，遠離耻辱以保全志節。最下的位列朝廷，無功績能知適可而止。他們的清純美好足以抑制貪污，謙恭退讓足以減息卑鄙之事。因此朝廷的人聽到他們的風尚而喜悦，將要受爵位的人耻於被封爵。那些山林賢士、躲避寵愛的大臣行爲美好，先王嘉奬他們。他們的節義雖然遠離塵世，但德行符合皇上心意；行爲雖然奇異，但功德同於教化。因此節義行爲高尚的人賜給玉帛，其次賜給几杖，用以厚德載物，或出仕或隱居都有地方可去。即使國家多賢才，而隱逸之人也不失爲君子，這是先王的偉大。

秦國堵塞這條道路，利出於官。雖有隱退的名義，却没有爵位列於朝廷的人，商君稱之爲六蝎，韓非稱之爲五蠹。當時人不知德義，衹知有無爵位。因此鄉村有爵位的人就侮辱他的鄉人，郎中因有上爵就在他父兄面前傲慢。漢高祖反其道而行之，大暢此途。任用蕭何曹參治理天下，敬重四晧於南山。以張良的功勳，而位置排在叔孫通之後；蓋公雖貧賤，但曹相向他咨詢國政。帝王尊德在上，民間也返歸根本於下。因此田叔等十人，漢朝廷没有能超過他們的人，但未曾在當時做官。以釋之的高貴，在朝堂給王生穿襪子，而聲名越高。如果不是主上臣下尚德兼愛，誰能貫通天下人之心，到如此大的程度呢！

夫不革百王之弊，徒務救世之政，文士競智而務入，武夫恃力而爭先。官高矣，而意未滿；功報矣，其求不已。又國無隨才任官之制，俗無難進易退之恥。位一高，雖無功而不見下，已負敗而後見用。故因前而升，則處士之路塞矣。又仕者黜陟無章，是以普天之下，先競而後讓，舉世之士，有進而無退。大人溺於動俗，執政撓於群言，衡石爲之失平，清濁安可復分？昔者先王患向之所以取天下者，今之爲弊，是故功成必改其物，業定必易其教。雖以爵禄使下，臣無貪陵之行；雖以甲兵定功，主無窮武之悔也。

臣愚以爲古者大夫七十懸車，今自非元功國老，三司上才，可聽七十致仕，則士無懷禄之嫌矣。其父母八十，可聽終養，則孝莫大於事親矣。吏歷試無績，依古終身不仕，則官無秕政矣。能小而不能大，可降還莅小，則使人以器矣。人主進人以禮，退人以禮，人臣亦量能受爵矣。其有孝如王陽，臨九折而去官，潔如貢禹，冠一免而不著，及知止如王孫，知足如疎廣，雖去列位而居東野，與人父言，依於慈，與人子言，依於孝。此其出言合於國檢，危行彰於本朝。去勢如脱屣，路人爲之隕涕；辭寵如金石，庸夫爲之興行。是故先王許之，而聖人貴之。

夫人之性陵上，猶水之趣下也，益而不已必決，升而不已必困。始於匹夫行義不敦，終於皇

如不改革前代帝王的弊政，衹是專務於挽救當世的政務，文人競爭智力而務求入仕，武夫依仗武力而爭先恐後。官位已高，己意仍不足；功勞已報，仍請求不止。國家没有按才能選任官員的制度，世俗没有以進爲難以退爲易的羞耻之心。位一高，雖然無功而不顯於下，已失敗而被任用。因此而升用，則隱處之士的路途受到阻塞。又做官的人升降没有章法，所以普天之下，重視競爭而輕賤謙讓，舉世之士，衹有升進而没有退讓。官員沉溺於俗務，執政的人受流言的困擾，量器爲此失去公平，清明污濁又怎能分明？以前先王害怕過去奪取天下的良法，會成爲當今的弊法，所以成功以後必然會革新事物，大業已定必然改變政教。即使以爵位俸禄取用臣下，但大臣没有貪污欺騙的行爲；雖以戰功定官爵，所以皇上并不後悔窮兵黷武。

我知道古時大夫七十歲退休，現在如不是元勛國老，三司高官，可以聽任七十歲退休，那麽士人就没有心戀禄位的嫌疑。其父母到八十歲，可以聽任官員回家侍養父母，就會孝順没有大過侍養父母的。官員多次考核没有政績，依古法使他終身不仕，就會使官員没有不善之政。能幹小事不能幹大事，就可以降任小職，就能依才能用人。皇上以禮進用人才，也以禮斥退庸人，人臣也按其才能接受爵位。其中有孝順如王陽，臨九折而辭官，廉潔如貢禹，一免冠就不再做官，以及知止的如王孫，知足的如疎廣，雖已離棄官位而居住鄉野，但從父輩而言，是慈愛，從晚輩來説，是孝敬。這些人出口説話合於國法，高行顯於本朝。他們離去權勢如脱鞋，路人替他們掉眼淚；辭去寵愛如棄金石，平庸的人爲之效法實行。因此先王嘉許他們，而聖人看重他們。

人的本性向上，就像水向下流一樣，滿了還不止必然决溢，升進不止必然受困。開始於凡人行義不誠厚，終止於國家因此敗

輿爲之敗績，固不可不慎也。下人并心進趣，上宜以退讓去其甚者。退讓不可以刑罰使，莫若聽朝士時時從志，山林往往間出。無使入者不能復出，往者不能復反。然後出處交泰，提衡而立，時靡有爭，天下可得而化矣。

又疾世浮華，不修名實，著論以非之，文繁不載。

九年卒，詔賜朝服一具、衣一襲、錢三十萬。臨終，敕子珉朝卒夕殯，幅巾布衣，葬勿擇日。珉奉遵遺命，斂以時服。二子：珉、敳。

亡，所以不能不慎重。在下的人都心存進取，在上的人應以退讓棄去其中太過的人。退讓時不應用刑罰，不如聽任朝士的心志，使隱士出來做官。不要讓做官的人不能免官，免官而又不能再返回。然後做官隱居相處泰然，公平而立，没有爭搶，天下就可以移風易俗了。

又痛恨世俗浮華，不講究名實，寫文章斥責這些歪風邪氣，文章繁多這裏不載録。

九年逝世，詔賜朝服一套、衣一件、三十萬錢。臨死，命令兒子庾珉説早上死了晚上就殯殮，幅方巾布衣，下葬不要選擇日子。庾珉遵奉父親的遺命，用當時的一般衣服給他穿戴殮葬。庾峻有兩個兒子：庾珉、庾敳。

庾珉

珉字子琚。性淳和好學，行己忠恕。少歷散騎常侍、本國中正、侍中，封長岑男。

懷帝之没劉元海也，珉從在平陽。元海大會，因使帝行酒，珉不勝悲憤，再拜上酒，因大號哭，賊惡之。會有告珉及王儁等謀應劉琨者，元海因圖弑逆，珉等并遇害。初，洛陽之未陷也，珉爲侍中，直于省内，謂同僚許遐曰："世路如此，禍難將及，吾當死乎此屋耳！"及是，竟不免焉。太元末，追謚曰貞。

庾珉字子琚。天性淳和好學，行爲忠誠寬厚。年輕時就歷任散騎常侍、本國中正、侍中，封爲長岑男。

懷帝被劉元海所害，庾珉在平陽隨從。劉元海舉行大聚會，讓皇帝巡行勸酒，庾珉不勝悲憤，再拜上酒，大聲哭號，惡賊非常痛恨他。正好有告庾珉以及王儁等人圖謀接應劉琨的人，劉元海於是圖謀殺逆，庾珉等人一起遇害。當初，洛陽尚未陷落，庾珉爲侍中，在宫内值班，對同僚許遐説："世路如此，禍難就要到來，我應當死在這屋子中了！"到此時，最終未能幸免。太元末年，追謚貞。

庾敳

敳字子嵩。長不滿七尺，而腰帶十圍，雅有遠韵。爲陳留相，未嘗以事嬰心，從容酣暢，寄通而已。處衆人中，居然獨立。嘗讀《老》、《莊》，曰："正與人意暗同。"太尉王衍雅重之。

敳見王室多難，終知嬰禍，乃著《意賦》以豁情，猶賈誼之《服鳥》也。其詞曰："至理歸於渾一兮，榮辱固亦同貫。存亡既已均齊兮，正盡死復何嘆。物咸定於無初兮，俟時至

庾敳字子嵩。身高不到七尺，而腰寬十圍，文雅有深韵。任陳留相，從不把事務放在心上，從容暢快，寄喻通達而已。處衆人之中，安然獨立。曾讀《老子》和《莊子》，説："正和我的心意暗合。"太尉王衍雅愛敬重他。

庾敳看到王室多難，知道最終會遭禍，就寫了《意賦》來抒發感情，就像賈誼寫的《服鳥》。賦説："至理歸於統一，榮辱本來共通。生死存亡都是均等的，即使死了也没什麼可嘆息。事物都定於没有本原，等待時機到了然後得到驗證。

而後驗。若四節之素代兮，豈當今之得遠？且安有壽之與夭兮，或者情横多戀。宗統竟初不别兮，大德亡其情願。蠢動皆神之爲兮，痴聖惟質所建。真人都遣穢累兮，性茫蕩而無岸。縱驅於遼廓之庭兮，委體乎寂寥之館。天地短於朝生兮，億代促於始旦。顧瞻宇宙微細兮，眇若豪鋒之半。飄颻玄曠之域兮，深漠暢而靡玩。兀與自然并體兮，融液忽而四散。”從子亮見賦，問曰：“若有意也，非賦所盡；若無意也，復何所賦?”答曰：“在有無之間耳!”

就像四季互相替代，難道今天就能長久下去？況且哪裏有長壽與夭亡，疑人都貪戀世間。宗族系統開始難以區别，大德失去了自身的意趣。率性而動都是神的作爲，是痴是聖全由本性所造作。真人都驅遣了污穢遺累，性情放逸而没有邊際。縱横驅使在遼廓的大庭，委身在寂寥的館舍。天地比早上升起的朝日還要短暫，億萬年代也比一個晨旦更爲促迫。回顧瞻望微小的宇宙，就像毫毛尖鋒的一半。飄摇在幽深開闊的大域中，深漠暢達而分散游玩。渾沌無知與大自然共爲一體，融化了的體液倏忽之間便四散而去。”他的侄子庾亮看到此賦，就問他説：“如果有深意，不是賦中能盡顯出來的；如没有深意，又有什麽可賦的呢?”他回答説：“在有無之間而已!”

遷吏部郎。是時天下多故，機變屢起，敳常静默無爲。參東海王越太傅軍事，轉軍諮祭酒。時越府多儁異，敳在其中，常自袖手。豫州牧長史河南郭象善《老》、《莊》，時人以爲王弼之亞。敳甚知之，每曰：“郭子玄何必減庾子嵩。”象後爲太傅主簿，任事專勢。敳謂象曰：“卿自是當世大才，我疇昔之意都已盡矣。”

升任吏部郎。當時天下多事，多次發生事變，庾敳常常静默而無所作爲。參與東海王司馬越太傅軍中事務，轉任軍諮祭酒。當時司馬越府中有很多俊才，庾敳在他們當中，常常袖手旁觀。豫州牧長史河南人郭象善於《老》、《莊》之學，當時人把他看成王弼以後第二人。庾敳和他很相知，常説：“郭子玄水平不低於我庾子嵩。”郭象後任太傅主簿，處理事務專擅權勢。庾敳對郭象説：“你雖是有大才能的人，但我往昔看重你的心意已經全没有了。”

敳有重名，爲搢紳所推，而聚斂積實，談者譏之。都官從事温嶠奏之，敳更器嶠，目嶠森森如千丈松，雖磊砢多節，施之大厦，有棟梁之用。時劉輿見任於越，人士多爲所構，惟敳縱心事外，無迹可間。後以其性儉家富，説越令就换錢千萬，冀其有吝，因此可乘。越於衆坐中問於敳，而敳乃頽然已醉，幘墮机上，以頭就穿取，徐答云：“下官家有二千萬，隨公所取矣。”輿於是乃服。越甚悦，因曰：“不可以小人之慮度君子之心。”王衍不與敳交，敳卿之不置。衍曰：“君不得爲耳。”敳曰：“卿自君我，我自卿卿。我自用我家

庾敳名聲很高，被權貴所推重，但聚斂積累財物，談論的人都諷刺他。都官從事温嶠劾奏他，庾敳更器重温嶠，認爲温嶠如森林中高聳的千丈松樹，雖然大而多節，但用來修蓋大厦，就有當棟梁之材的大作用。當時劉輿受司馬越信任，人士多被他誣陷，惟有庾敳縱情事外，找不到可挑撥離間的行迹。後來認爲他生性節儉而家中富厚，勸説司馬越讓庾敳和他换千萬錢，估計庾敳吝嗇不肯换，這樣就有機可乘。司馬越在大庭廣衆之中向庾敳問這件事，庾敳已經頽然大醉，頭巾掉在桌子上，他用腦袋去頂頭巾，慢慢回答説：“下官家中有二千萬錢，隨你去取吧。”劉輿於是敬服他。司馬越很高興，就説：“不可用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王衍不和庾敳交往，庾敳常稱他爲卿。王衍説：“你不能這樣。”庾敳

法，卿自用卿家法。”衍甚奇之。

說：“你自當稱我爲君，我自當稱你爲卿。我自用我家的家法，你自用你家的家法。”王衍對他大爲驚奇。

石勒之亂，與衍俱被害，時年五十。

石勒叛亂時，和王衍都被殺害，當時五十歲。

郭象

郭象字子玄，少有才理，好《老》、《莊》，能清言。太尉王衍每云：“聽象語，如懸河瀉水，注而不竭。”州郡辟召，不就。常閑居，以文論自娛。後辟司徒掾，稍至黄門侍郎。東海王越引爲太傅主簿，甚見親委，遂任職當權，熏灼内外，由是素論去之。永嘉末病卒，著碑論十二篇。

郭象字子玄，從小就有才學，喜好《老子》、《莊子》，善於清談。太尉王衍常説：“聽郭象説話，如河水懸空傾瀉而下，長流不息。”州郡召他，不上任。常閑居在家，以文論自娱。後來召爲司徒掾，逐漸升爲黄門侍郎。東海王司馬越召爲太傅主簿，很受親信重用，最終出任要職擅自專權，權傾内外，從此輿論就抨擊他。永嘉末因病逝世，著有碑論十二篇。

先是注《莊子》者數十家，莫能究其旨統。向秀於舊注外而爲解義，妙演奇致，大暢玄風，惟《秋水》、《至樂》二篇未竟而秀卒。秀子幼，其義零落，然頗有别本遷流。象爲人行薄，以秀義不傳於世，遂竊以爲己注，乃自注《秋水》、《至樂》二篇，又易《馬蹄》一篇，其餘衆篇或點定文句而已。其後秀義别本出，故今有向、郭二《莊》，其義一也。

當初給《莊子》作注解的人有數十家，但没有人能弄清此書的要義。向秀在前人的注解之外另作新的解釋，很有新意，使玄學風行，僅有《秋水》、《至樂》二篇尚未注完向秀就去世了。向秀的孩子還幼小，他注釋的書散失，但頗有一些别的本子流傳。郭象爲人德行差，以爲向秀的解義在世上没有流傳，就剽竊成爲自己作的注解，又自己注了《秋水》、《至樂》二篇，又改换了《馬蹄》一篇，其他各篇不過校定了部分句子而已。後來向秀的解義别本出現，所以今天有向、郭二人的《莊子注》，其實解義是相同的。

庾純

庾純字謀甫。博學有才義，爲世儒宗。郡補主簿，仍參征南府，累遷黄門侍郎，封關内侯，歷中書令、河南尹。

庾純字謀甫。博學有才，爲當世儒宗。郡中補爲主簿，參征南府，多次升任爲黄門侍郎，封關内侯，歷任中書令、河南尹。

初，純以賈充奸佞，與任愷共舉充西鎮關中，充由是不平。充嘗宴朝士，而純後至，充謂曰：“君行常居人前，今何以在後？”純曰：“旦有小市井事不了，是以來後。”世言純之先嘗有伍伯者，充之先有市魁者，充、純以此相譏焉。充自以位隆望重，意殊不平。及純行酒，充不時

當初，庾純因爲賈充奸邪，就和任愷一起舉薦賈充西去鎮守關中，賈充從此對他憤憤不平。賈充曾經宴請朝士，庾純後到，賈充説：“你行動常在别人前面，這次怎麽到了後面？”庾純説：“早上有一些小買賣的事没有辦完，因此來遲了。”世人傳説庾純的祖先有當過伍伯的人，賈充的祖先有當過市魁的人，賈充、庾純以此互相譏刺對方。賈充自己覺得官位高威望重，心中很

飲。純曰："長者爲壽，何敢爾乎！"充曰："父老不歸供養，將何言也！"純因發怒曰："賈充！天下凶凶，由爾一人。"充曰："充輔佐二世，蕩平巴蜀，有何罪而天下爲之凶凶？"純曰："高貴鄉公何在？"衆坐因罷。充左右欲執純，中護軍羊琇、侍中王濟佑之，因得出。充慚怒，上表解職。純懼，上河南尹、關内侯印綬，上表自劾曰："司空公賈充請諸卿校并及臣。臣不自量，飲酒過多。醉亂行酒，重酌於公，公不肯飲，言語往來，公遂訶臣父老不歸供養，卿爲無天地。臣不服罪自引，而更忿怒，厲聲名公，臨時喧譊，遂至荒越。禮，'八十月制'，誠以衰老之年，變難無常也。臣不惟生育之恩，求養老父，而懷祿貪榮，烏鳥之不若。充爲三公，論道興化，以教義責臣，是也。而以枉錯直，居下犯上，醉酒迷荒，昏亂儀度。臣得以凡才，擢授顯任。《易》戒濡首，《論》誨酒困，而臣聞義不服，過言盈庭，黷慢台司，違犯憲度，不可以訓。請臺免臣官，廷尉結罪，大鴻臚削爵土。敕身不謹，伏須罪誅。"御史中丞孔恂劾純，請免官。詔曰："先王崇尊卑之禮，明貴賤之序，著温克之德，記沈酗之禍，所以光宣道化，示人軌儀也。昔廣漢陵慢宰相，獲犯上之刑；灌夫托醉肆忿，致誅斃之罪。純以凡才，備位卿尹，不惟謙敬之節，不忌覆車之戒，陵上無禮，悖言自口，宜加顯黜，以肅朝倫。"遂免純官。

是不平。等到庾純巡行勸酒，賈充不按時飲酒。庾純説："年紀大的人爲你敬酒，怎麽敢這樣無禮呢！"賈充説："你自己的父親老了不回去供養盡孝，還在這兒説什麽呢！"庾純就發火説："賈充！天下洶洶，全是你一人造成的。"賈充説："我賈充輔佐了兩朝皇帝，掃蕩平定了巴蜀，有什麽罪而使天下洶洶呢？"庾純説："那麽高貴鄉公在哪兒呢？"宴席這樣就散了。賈充的手下人想抓到庾純，中護軍羊琇、侍中王濟保護着他，因此得以逃出。賈充羞慚大怒，就上表請求辭職。庾純害怕了，就交出河南尹、關内侯的印綬，上表自劾説："司空公賈充請諸位文武官員赴宴也請了我。我不自量力，飲酒太多。醉得糊裏糊塗地勸酒，給他杯中的酒倒的多了，他不肯喝，於是争吵起來，他就呵斥我説你父親老了不回家去供養盡孝，這種做法是無天無地。我不服罪退讓，而更加憤怒，厲聲叫着他的姓名，一時争吵，以至於荒謬越禮。按禮制，'八十月制'的規定，的確是衰老的人在晚年，變化無常。我不思考父母的生育之恩，請求回家侍養老父親，而心懷利禄貪求榮華，連烏鴉都不如。賈充身爲三公，講論道義振興教化，用教化的道理斥責我，他是正確的。而我以錯誤對正確，居下犯上，醉酒迷亂，昏亂而失去了應有的儀度。我能够以平庸之才，提拔擔任顯要的職務。《周易》訓誡沉溺於酒而失其本性，《論語》教誨不要困於飲酒，而我聽到正確的道理仍不服，錯誤的言語充滿大庭，褻瀆輕慢上級高官，違犯了國家法律，不足爲訓。請求免除我的官職，由廷尉判處罪行，大鴻臚削去我的爵位封土。我整飭自己不謹慎，應處死罪。"御史中丞孔恂劾奏庾純，請免掉他的官職。皇帝下詔説："先王崇尚尊卑的禮制，嚴明貴賤的次序，宣明温良謙讓的德行，記下沉溺酗酒的災禍，用來弘大發揚道德教化，顯示行爲規範。當年廣漢欺凌輕慢宰相，被處以犯上的刑法；灌夫假藉酒醉發泄私憤，導致誅殺的罪行。庾純以平庸之才，位列卿尹，不思慮謙恭禮敬的節義，不禁忌翻車的教訓，無禮犯上，口出謬論，應大加黜免，以整肅朝綱。"於是免

又以純父老不求供養，使據禮典正其臧否。太傅何曾、太尉荀顗、驃騎將軍齊王攸議曰："凡斷正臧否，宜先稽之禮、律。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新令亦如之。按純父年八十一，兄弟六人，三人在家，不廢侍養。純不求供養，其於禮、律未有違也。司空公以純備位卿尹，望其有加於人。而純荒醉，肆其忿怒。臣以爲純不遠布孝至之行，而近習常人之失，應在譏貶。"司徒石苞議："純榮官忘親，惡聞格言，不忠不孝，宜除名削爵土。"司徒西曹掾劉斌議以爲："敦敘風俗，以人倫爲先；人倫之教，以忠孝爲主。忠故不忘其君，孝故不忘其親。若孝必專心於色養，則明君不得而臣；忠必不顧其親，則父母不得而子也。是以爲臣者，必以義斷其恩；爲子也，必以情割其義。在朝則從君之命，在家則隨父之制。然後君父兩濟，忠孝各序。純兄峻以父老求歸，峻若得歸，純無不歸之勢；峻不得歸，純無得歸之理。純雖自聞，同不見聽。近遼東太守孫和、廣漢太守鄧良皆有老母，良無兄弟，授之遠郡，辛苦自歸，皆不見聽。且純近爲京尹，父在界内，時得自啓定省，獨於禮法外處其貶黜，斌愚以爲非理也。禮，年八十，一子不從政。純有二弟在家，不爲違禮。又令，年九十，乃聽悉歸。今純父實未九十，不爲犯令。罵辱宰相，宜加放斥，以明國典。聖恩愷悌，示加貶退，臣愚無所清議。"河南功曹史龐札等表曰：

掉庾純的官職。

又因爲庾純父親年老而不去供養，讓人根據禮典來説明他是否正確。太傅何曾、太尉荀顗、驃騎將軍齊王司馬攸等上奏説："凡斷定正確與否，應先查詢禮、律。禮律規定，家中有八十歲的老人，就要有一個兒子不能從政；有九十歲的老人，一家人都不能從政。新的禮也是如此規定的。庾純的父親今年八十一歲，兄弟六人，有三人在家，没有廢棄侍養。庾純不要求回家供養父親，并不違犯禮律。司空公因爲庾純位列卿尹，期望他能比别人更好。但庾純醉酒，發泄他的憤怒。我們認爲庾純不能遠學流傳盡孝的德行，却近學常人的過失之處，應責斥貶黜。"司徒石苞上奏説："庾純貪圖榮華高官而不養親，不聽格言，不忠不孝，應除去官位削去爵位封土。"司徒西曹掾劉斌上奏認爲："要敦厚風俗，必以倫理道德爲頭等大事；倫理道德又以忠孝爲主。忠不忘國君，孝不忘父母。如果孝一定要親自侍養，那聖上就得不到臣下；如果忠就一定要不管父母，那父母就得不到兒子。所以做臣下的人，必然要以義捨棄親恩；做兒子的人，必然要以親情割棄義。在朝廷就聽從國君的命令，在家中就隨從父母的教導。然後國君父母兩全其美，忠孝有序。庾純的哥哥庾峻以父親年老爲由請求歸養，庾峻如果能回家侍養，庾純就没有不回去的情勢；庾峻不能回去侍養，庾純也就没有回去的道理。庾純即使自己提出要求，也同樣不會被聽取采納。近來遼東太守孫和、廣漢太守鄧良都有老母親在家，鄧良没有兄弟，又讓他管理邊遠之郡，辛辛苦苦請求回歸侍養，都得不到同意。況且庾純是京尹，父親住在他的管轄内，能常回去探望，惟獨對他在禮法之外加以貶斥黜免，我認爲這不合道理。按禮法，家有八十歲的老人，一個兒子不從政。庾純有兩位弟弟在家，不算違背禮法。又按照律令，家有九十歲的老人，纔聽任兒子全部回家侍養盡孝。現在庾純的父親實際年紀不到九十，不算犯法。至於他辱駡宰相，應該加以放逐貶斥，以申明國家法典。聖上恩德和易近人，對他加以貶斥，臣下再没什麽可説的。"

河南功曹史龐札等上表說：

臣郡前尹關内侯純，醉酒失常，《戊申詔書》既免尹官，以父篤老不求供養，下五府依禮典正其臧否。臣謹按三王養老之制，八十，一子不從政；九十，其家不從政，斯誠使人無闕孝養之道，爲臣不違在公之節也。先王制禮垂訓，莫尚於周。當其時也，姬公留周，伯禽之魯，孝子不匱，典禮無愆。今公府議，七十時制，八十月制，欲以駁奪從政之限，削除爵土。是爲公旦立法，還自越之，魯侯爲子，即爲罰首也。石奮期頤，四子列郡。近太宰獻王諸子，亦在藩外。古今同符，忠孝并濟。

我所在之郡前任關内侯庾純，酒醉失常，《戊申詔書》中已經免了他的尹官，又因爲他的父親年老不請求回家侍養，下令讓五府依據禮典説明他正確與否。我們謹慎地查按三王的養老制度，家有八十歲的老人，有一個兒子不能從政；家有九十歲的老人，一家人不能從政，這是使人們不缺乏孝順侍養雙親的禮義，使做臣下的不違犯對國家盡忠的大節。先王制定禮義垂範後世，没有比周更早的。那時，姬公留在周，伯禽到了魯，這樣做既不缺乏孝心，也不違犯典制。現在公府議定，家有七十歲的老人就得在家守養三個月，家有八十歲的老人就得每月在家守養，想依此來限制從政的期限，削除爵位和封土。這樣做的話那公旦建立了禮法，他自己又有越禮的行爲，魯侯作爲兒子，就成了第一位該懲罰的人。像石奮已是百歲老人，他的四個兒子仍在各郡做官。近來太宰獻王的兒子們，也在邊疆任職。古今相同，忠孝兩全。

臣聞悔吝之疵，君子有之。尹性少飲多，遂至沈醉。尹醒聞知，悼恨前失，執謙引罪，深自奏劾，求入重法。今公府不原所由，而謂傲很，是爲重罪過醉之言，而没迷復之義也。臣聞父子天性，愛由自然，君臣之交，出自義合，而求忠臣必於孝子。是以先王立禮，敬同於父，原始要終，齊於所生，如此猶患人臣罕能致身。今公府議云，禮律雖有常限，至於疾病歸養，不奪其志。如此則爲禮禁正直，而陷人以詐，違越王制，開其殆原。尹少履清苦，事親色養，歷職内外，公廉無私，此陛下之所以屢發明詔，而尹之所以仍見擢授也。尹行己也恭，率下也敬，先

我聽説悔恨的毛病，君子也有。庾純生性很少多喝酒，那次喝多了以至於沉醉。他酒醒後知道自己的行爲，悔恨前面所犯的錯誤，道歉請罪，自劾而請求處以重刑。現在公府不原諒他，而説是傲慢違逆，這是對他酒醉失言的重罰，而不能使他迷途知返。我知道父子天性，慈愛出於自然，君臣間的關係，出於道義相合，而必須在孝子之中纔能求得忠臣。因此先王建立禮制，要求禮敬如同父親，有始有終，國君對於群臣等於親生兒子，這樣做尚且害怕群臣很少有能盡全力的。現在公府奏議説，禮律雖然有一般的期限，但家中老人生病而回家侍養的話，不會强迫臣的意願。這樣的話就會使正直的人受禮律限禁，而陷害人們歸於狡詐，違背帝王禮制，引起混亂。庾純從小歷經清苦，侍奉親老非常盡孝，歷任内外官職，公正廉潔没有私心，這就是陛下多次下達明確的詔書嘉

衆後己，實是宿心。一旦由醉，責以暴慢。按奏狀不忠不孝，群公建議削除爵土，此愚臣所以自悲自悼，拊心泣血也！

獎他，而他之所以仍被提拔重用的原因。他爲人行己謙恭，率下禮敬，先人後己，這實在是他的本來願望。一旦醉後失言，就譴責他凶暴輕慢。按照奏狀説他不忠不孝，群公建議削除他的爵位封地，這實在讓我悲痛，捫心泣血！

按今父母年過八十，聽令其子不給限外職，誠以得有歸來之緣。今尹居在郡内，前每表屢蒙定省。尹昆弟六人，三人在家，孝養不廢。兄侍中峻，家之嫡長，往比自表，求歸供養，詔喻不聽。國體法同，兄弟無異，而虚責尹不求供養如斯，臣懼長假飾之名，而損忠誠之實也。夫禮者，所以經國家，定社稷也。故陶唐之隆，順考古典；周成之美，率由舊章。伏惟陛下聖德欽明，敦禮崇教，疇諮四岳，以詳典制。尹以犯違受黜，而所由者醉。公以教義見責，而所因者忿。積忿以立義，由醉以得罪，禮律不復爲斷，文致欲以成法。是以愚臣敢冒死亡之誅，而恥不伸於盛明之世，惟蒙哀察。

按照現在父母年過八十歲，聽使他們的兒子不限外任，是因爲能使他們回家的緣故。現在庾純居住在郡内，以前常表請多次定期回家省親。他兄弟六人，三人在家，盡孝侍養不廢。哥哥侍中庾峻，是家中的長子，以前曾接連上表，請求回家供養父親，詔命不允許。國法是一樣的，兄弟又没差異，而又無故這樣譴責他不請求回家侍養父親，我擔心會助長虚假矯飾之名，而有損忠貞誠厚之實。禮法，是用來治理國家，安定社稷的。所以陶唐興盛，順從古時的典制；周成美政，仍遵守舊有的章法。想到陛下現在聖德彰明，敦厚尊崇禮教，咨詢掌管四方的官員，用來詳明典章制度。他以犯上受到黜免，而所以導致這一結果的原因是因爲醉酒。表面上是因教義受責，而産生的原因是發泄私憤。積憤來樹立教義，由於醉酒而受罪罰，不再是按禮律來判罪，而是羅織文辭以爲法律，這樣做是不合適的。因此我敢冒着被誅殺的危險，而羞恥在今日盛明的世道正義得不到伸張。祇是希望承蒙皇上哀憐體察。

帝復下詔曰："自中世以來，多爲貴重順意，賤者生情，故令釋之、定國得揚名於前世。今議責庾純，不惟温克，醉酒沈湎，此責人以齊聖也。疑賈公亦醉，若其不醉，終不於百客之中責以不去官供養也。大晋依聖人典禮，制臣子出處之宜，若有八十，皆當歸養，亦不獨純也。古人云：'由醉之言，俾出童羖。'明不責醉，恐失度也。所以免純者，當爲將來之醉戒耳。齊王、劉掾議當矣。"

皇帝又下詔説："自從中世以來，很多情況下是顯貴重臣如意，而出身卑賤的人産生怨情，因此特意使釋之、定國能在前朝揚名天下。現在奏議譴責庾純，説他不加温良謙讓，沉湎醉酒，這是以聖賢標準來責求於人。我懷疑當時賈公也喝醉了，如果他没醉的話，畢竟不會在有衆位客人的場合斥責庾純不辭職回家供養父親。大晋依照聖人的典章制度，制定了臣下出仕與告退的方式，如果家中有八十歲的老人，官員都應當回家侍養，也不僅僅是庾純一人。古人説：'酒醉時説的話，就像説公羊没有角，不能當真。'不斥

復以純爲國子祭酒，加散騎常侍。後將軍荀眅於朝會中奏純以前坐不孝免黜，不宜升進。侍中甄德進曰："孝以顯親爲大，禄養爲榮。詔赦純前愆，擢爲近侍，兼掌教官，此純召不俟駕之日。而後將軍眅敢以私議貶奪公論，抗言矯情，誣罔朝廷，宜加貶黜。"眅坐免官。

責説醉話的人，又恐怕有失法度。之所以罷免庾純，是爲教訓將來醉酒的人。齊王、劉掾的奏議很恰當。"就又任命庾純爲國子祭酒，加任散騎常侍。後將軍荀眅在朝會時奏劾庾純以前因不孝之罪被黜免，不應該提升。侍中甄德進奏説："孝順以尊顯雙親爲大，以俸禄侍養爲光榮。皇上已下詔赦免了庾純前次的錯誤，提拔爲近侍大臣，兼任教官，這對庾純來説是召用不等車駕備齊就趕來就任的時日。而後將軍荀眅膽敢以個人私議貶斥公論，矯情抗言，欺誣朝廷，應加以貶斥罷黜。"荀眅由此被免官。

初，眅與純俱爲大將軍所辟，眅整麗車服，純率素而已，眅以爲愧恨。至是，毁純。眅既免黜，純更以此愧之，亟往慰勉之，時人稱純通恕。

當初，荀眅與庾純都被大將軍所召用，荀眅車駕衣服華麗整齊，庾純粗率樸素而已，荀眅因此嫉恨庾純。到這時，便詆毁庾純。荀眅已被黜免，庾純因此更爲慚愧，立刻去安慰勉勵他，當時人稱贊庾純通達寬容。

遷侍中，以父憂去官。起爲御史中丞，轉尚書。除魏郡太守，不之官，拜少府。年六十四卒。子旉。

遷任侍中，因父喪辭職。服喪期滿後爲御史中丞，轉任尚書。任魏郡太守，不到任，爲少府。六十四歲時逝世。兒子名庾旉。

庾旉

旉字允臧。少有清節，歷位博士。齊王攸之就國也，下禮官議崇錫之物。旉與博士太叔廣、劉暾、繆蔚、郭頤、秦秀、傅珍等上表諫曰：

庾旉字允臧。少年就有清正的氣節，歷位博士。齊王司馬攸將到封國去，皇帝下詔命禮官討論給他尊崇賜物。庾旉與博士太叔廣、劉暾、繆蔚、郭頤、秦秀、傅珍等上表進諫説：

《書》稱帝堯"克明俊德，以親九族"。武王光有天下，兄弟之國十有六人，同姓之國四十人，元勛睦親，顯以殊禮，而魯、衛、齊、晋大啓土宇，并受分器。所謂惟善所在，親疏一也。大晋龍興，隆唐周之遠迹，王室親屬，佐命功臣，咸受爵土，而四海乂安。今吴會已平，詔大司馬齊王出統方岳，當遂撫其國家，將準古典，以垂永制。

《尚書》稱贊帝堯"能顯揚盛德，和睦九族"。武王光大天下，兄弟封國的有十六人，同姓封國的四十人，對開國元勛和親睦的同族，用特殊禮節來加以顯揚，而魯、衛、齊、晋等國大開封土，并授分封的器物。就是所説的表揚善美，親疏相同對待。大晋如龍興起，尊隆唐周時代的遠迹，王室親屬，輔佐的功臣，都封到爵位和國土，因此天下平安。今吴會之亂已經平定，詔命大司馬齊王出鎮方岳，將要治理封國，效法古代典制，用來作爲永久的制度垂範後世。

昔周之選建明德以左右王室也，則周公爲太宰，康叔爲司寇，聃季爲司空。及召、芮、

從前周朝選擇明德的人來輔佐王室，以周公爲太宰，康叔爲司寇，聃季爲司空。以及召、芮、畢、毛等國，都居於公卿大夫的

畢、毛諸國，皆入居公卿大夫之位，明股肱之任重，守地之位輕也，未聞古典以三事之重出之國者。漢氏諸侯王位尊勢重，在丞相三公上。其入贊朝政者，乃有兼官，其出之國，亦不復假台司虛名爲隆寵也。

位置，用以表明輔佐王室之任重，守衛封地之位輕，從没見到過古代典章中把三公這樣的重臣派去鎮守封國的。漢氏諸侯王職位尊顯權勢重，在三公丞相之上。其中入朝輔佐朝政的人，纔兼任他職；其中出守封國的人，不再封任臺司的虛名作爲尊隆寵愛的方式。

昔申無宇曰“五大不在邊”，先儒以爲貴寵公子公孫，累世正卿也。又曰“五細不在庭”，先儒以爲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也。不在庭，不在朝廷爲政也。又曰：“親不在外，羈不在内。今棄疾在外，鄭丹在内，君其少戒之。”叔向有言：“公室將卑，其枝葉先落。”公族，公室之本，而去之，諺所謂芘焉而縱尋斧柯者也。

從前申無宇説“五大不在邊”，因爲從前大儒認爲貴幸寵愛的公子公孫，都是歷朝的正卿。又説“五細不在庭”，因爲從前大儒認爲卑賤會妨礙高貴，小輩欺凌長輩，疏遠會離間親密，新貴會離間舊人，弱小會加慢强大。不在庭，是説不在朝廷從政的意思。又説：“親密不能在外，牽制不能在内。現在棄疾在外，鄭丹在内，請皇上稍加戒備。”叔向説：“公室將要卑微，先從枝葉開始衰落。”公族，是公室的根本，而去掉了根本，就等於諺語所説的想用大樹遮蔭却又放縱尋找斧子砍樹的人。

今使齊王賢邪，則不宜以母弟之親尊，居魯衛之常職；不賢邪，不宜大啓土宇，表建東海也。古禮，三公無職，坐而論道，不聞以方任嬰之。惟周室大壞，宣王中興，四夷交侵，救急朝夕，然後命召穆公征淮夷。故其詩曰“徐方不回，王曰旋歸”，宰相不得久在外也。今天下已定，六合爲家，將數延三事，與論太平之基，而更出之，去王城二千里，違舊章矣。

現在如以爲齊王賢能，就不應該把同母弟這樣的尊親，任於魯衛這樣的一般封國的地位；如認爲不賢能，也不適合爲他大開封土，表彰安置在東海之地。按照古代的禮制，三公無職，坐而論道，未聽説委以方面重任的事情。祇有周室衰敗，宣王中興，四夷侵犯，邊地日夜要求急救，然後命令召穆公率軍去攻伐淮夷。因詩中説“徐方不回，王曰旋歸”，因爲宰相不能長久在外而不還朝。現在天下已經平定，六合之内歸於一家，正要多次延請三公，和他們討論振興國家的大業，却又命齊王出守封國，離京城二千里之外，這是違犯古代典章的。

旉草議，先以呈父純，純不禁。太常鄭默、博士祭酒曹志并過其事。武帝以博士不答所問，答所不問，大怒，事下有司。尚書朱整、褚䂮等奏：“旉等侵官離局，迷罔朝廷，崇飾惡言，假托無諱，請收旉等八人付廷尉科罪。”旉父純詣廷尉自首：“旉

奏議由庾旉起草，先呈給父親庾純看，庾純没有制止他。太常鄭默、博士祭酒曹志等都參與這件事。武帝認爲是博士不回答所問的問題，回答的是没有問的問題，大怒，把此事交給有關部門處理。尚書朱整、褚䂮等上奏説：“庾旉等人侵犯上官離亂時局，迷罔朝廷，推崇上奏違法之論，假言托詞無所忌諱，請逮捕庾旉等八人交付

以議草見示，愚淺聽之。”詔免純罪。

廷尉按法論罪。”庾旉的父親庾純到廷尉去自首說：“庾旉把起草的奏議給我看過，我没有制止，也請處罰我的罪過。”下詔免庾純的罪。

廷尉劉頌又奏旉等大不敬，棄市論，求平議。尚書又奏請報聽廷尉行刑。尚書夏侯駿謂朱整曰：“國家乃欲誅諫臣！官立八座，正爲此時，卿可共駁正之。”整不從，駿怒起，曰：“非所望也！”乃獨爲駁議。左僕射魏舒、右僕射下邳王晃等從駿議。奏留中七日，乃詔曰：“旉等備爲儒官，不念奉憲制，不指答所問，敢肆其誣罔之言，以干亂視聽。而旉是議主，應爲戮首。但旉及家人并自首，大信不可奪。秦秀、傅珍前者虚妄，幸而得免，復不以爲懼，當加罪戮，以彰凶慝。猶復不忍，皆丐其死命。秀、珍、旉等并除名。”

廷尉劉頌又上奏說庾旉等人犯有大逆不道冒犯皇上之罪，應按死刑論處，請求進行評議。尚書又奏請下令廷尉按此執行。尚書夏侯駿對朱整説：“國家竟要誅殺進諫的大臣！我們居官八座的位置，正要在這種時刻起作用，請你和我一起駁正這件事。”朱整不聽他的話，夏侯駿大怒而起，説：“你不是我所期望的人！”就獨自上奏駁議。左僕射魏舒、右僕射下邳王司馬晃等贊同夏侯駿的駁議。奏議留在宫中七天，便下詔説：“庾旉等人位列儒官，不念遵奉典制，不回答所問的問題，竟敢放肆地奏上他們欺君罔上的言論，用來擾亂視聽。而庾旉是上奏議的主謀，應當斬首。但庾旉和父親都自首，大信不可奪。秦秀、傅珍前次虚妄，幸被免罪，又不以爲教訓，應當加以殺戮，用來明戒凶惡的人。但又不忍心，所以都免了他們的死罪。秦秀、傅珍、庾旉等都予以除名。”

後數歲，復起爲散騎侍郎。終于國子祭酒。

過了幾年，又起用爲散騎侍郎。逝世在國子祭酒任上。

秦秀

秦秀字玄良，新興雲中人也。父朗，魏驍騎將軍。秀少敦學行，以忠直知名。咸寧中，爲博士。

秦秀字玄良，新興雲中人。父親秦朗，任魏驍騎將軍。秦秀從小就學習踏實，以忠厚正直知名。咸寧時，爲博士。

何曾卒，下禮官議謚。秀議曰：

何曾死後，下詔命禮官討論給他賜謚號。秦秀奏議説：

故太宰何曾，雖階世族之胤，而少以高亮嚴肅，顯登王朝。事親有色養之名，在官奏科尹模，此二者實得臣子事上之概。然資性驕奢，不循軌則。《詩》云：“節彼南山，惟石岩岩，赫赫師尹，人具爾瞻。”言其德行高峻，動必以禮耳。丘明有言：“儉，德之恭；侈，惡之大也。”大晋受命，勞謙隱約，曾受寵二代，顯赫累世。暨乎耳

前太宰何曾，雖然品階是世族的後代，而從小就有高風亮節并且嚴謹整肅，在朝廷擔任顯官。侍養父母有孝順的名聲，做官時奏劾依法處置尹模，這兩點的確是臣下侍奉主上的大節。但他秉性驕傲奢侈，不守法度。《詩經》中説：“高峻的南山，巨石高大，赫赫師尹，人們都敬仰他。”説的是師尹的德行高尚，做事必依照禮法行動而已。左丘明説：“節儉，是美德；奢侈，是極大的罪惡。”大晋承受天命，勤勞謙虚儉約，何曾受寵於兩朝，歷世顯赫。到了六十歲的

順之年，身兼三公之位，食大國之租，荷保傅之貴，執司徒之均。二子皆金貂卿校，列于帝側。方之古人，責深負重，雖舉門盡死，猶不稱位。而乃驕奢過度，名被九域，行不履道，而享位非常。以古義言之，非惟失輔相之宜，違斷金之利也。穢皇代之美，壞人倫之教，生天下之醜，示後生之傲，莫大於此。自近世以來，宰臣輔相，未有受垢辱之聲，被有司之劾，父子塵累而蒙恩貸若曾者也。

年齡，身兼三公之位，食用着大國的租賦，負保傅的顯貴地位，掌握司徒的權力。兩個兒子都身着金貂位列卿校，在皇帝身旁。和古人相比，所負的責任非常重大，即使全家爲國效命而死，仍和他們取得的職位不相稱。而他竟然驕奢過度，聲名流傳天下，行爲却不循法度，而享受的地位非同尋常。用古代的義理來說，他不僅喪失了輔相的行爲，而且違棄了同心協力的原則。污穢皇朝的美政，敗壞人倫教化，使天下產生醜惡，給後人顯示傲慢，没有比這更壞的。從近代以來，輔臣宰相中，被人垢辱的聲名，遭到有關部門的彈劾，却蒙受寬貸没有像何曾父子這樣的事。

周公吊二季之陵遲，哀大教之不行，於是作謚以紀其終。曾參奉之，啓手歸全，易簀而没，蓋明慎終，死而後已。齊之史氏，亂世陪臣耳，猶書君賊，累死不懲。况於皇代守典之官，敢畏强盛，而不盡禮。管子有言："禮義廉耻，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宰相大臣，人之表儀，若生極其情，死又無貶，是則帝室無正刑也。王公貴人，復何畏哉！所謂四維，復何寄乎！謹按《謚法》："名與實爽曰繆，怙亂肆行曰醜。"曾之行己，皆與此同，宜謚繆醜公。

周公追吊夏商末年的衰微，哀惜教化的敗落，於是創謚號用來表記他們的滅亡。曾參奉行其道，爲求善終，换了竹席而後逝去，是表明對死亡的謹慎，直到死而後已。齊國的史臣，是亂世中的陪臣而已，尚且在史書中寫欺君的賊臣，被連殺幾人仍不改寫。何况皇朝掌管典章的官員，竟敢害怕顯貴，而不盡禮法嗎。管子説："禮義廉耻，稱做四維，四維不張，國家就要滅亡。"宰相大臣，是人們的表率，如果活着的時候隨心所欲，死了又不加貶斥，那就説明國家没有正常的法典。王公貴人，又有什麽可害怕的呢！所謂四維，又在哪裏！按照《謚法》："名實不符叫做繆，恃亂肆行叫做醜。"何曾自己的行爲，都和這兩條相同，應該賜給他謚號繆醜公。

時雖不同秀議，而聞者懼焉。

當時雖然没有同意秦秀的奏議，但知道的人從此警戒。

秀性忌讒佞，疾之如仇，素輕鄙賈充，及伐吴之役，聞其爲大都督，謂所親者曰："充文案小才，乃居伐國大任，吾將哭以送師。"或止秀曰："昔蹇叔知秦軍必敗，故哭送其子耳。今吴君無道，國有自亡之形，群率踐境，將不戰而潰。子之哭也，既爲不

秦秀生性忌恨讒諛奸邪之人，疾惡如仇，平素鄙視賈充，到征伐吴的戰役中，聽到任命賈充爲大都督，就對他親近的人説："賈充是處理公文的小才，竟然負征伐敵國之大任，我將哭着送軍隊出征。"有人制止秦秀説："當年蹇叔知道秦軍必打敗仗，因此哭着送他兒子出征。現在吴君無道，有自取滅亡的形勢，我軍統帥進入敵國境

智，乃不赦之罪。”於是乃止。及孫晧降于王濬，充未之知，方以吴未可平，抗表請班師。充表與告捷同至，朝野以充位居人上，智出人下，僉以秀爲知言。

及充薨，秀議曰：“充舍宗族弗授，而以異姓爲後，悖禮溺情，以亂大倫。昔鄫養外孫莒公子爲後，《春秋》書‘莒人滅鄫’。聖人豈不知外孫親邪！但以義推之，則無父子耳。又案詔書‘自非功如太宰，始封無後如太宰，所取必己自出如太宰，不得以爲比’。然則以外孫爲後，自非元功顯德，不之得也。天子之禮，蓋可然乎？絶父祖之血食，開朝廷之禍門。《謚法》‘昏亂紀度曰荒’，請謚荒公。”不從。

王濬有平吴之勛，而爲王渾所譖毁。帝雖不從，無明賞罰，以濬爲輔國大將軍，天下咸爲之怨。秀乃上言曰：“自大晋啓祚，輔國之號，率以舊恩。此爲王濬無功之時，受九列之顯位，立功之後更得寵人之辱號也。四海視之，孰不失望！蜀小吴大，平蜀之後，二將皆就加三事，今濬還而降等，天下安得不惑乎！吴之未亡也，雖以三祖之神武，猶躬受其屈。以孫晧之虚名，足以驚動諸夏，每一小出，雖聖心知其垂亡，然中國輒懷惶怖。當爾時，有能借天子百萬之衆，平而有之，與國家結兄弟之交，臣恐朝野實皆甘之耳。今濬舉蜀漢之卒，數旬而平吴，雖舉吴人之財寶以與之，本非己分有焉，而遽與計校乎？”

後與劉暾等同議齊王攸事，忤旨，除名。尋復起爲博士。秀性婞

内，敵人將不戰而敗。你現在要哭，既不明智，又犯了不能赦免的罪過。”於是罷休，孫晧向王濬投降後，賈充不知道，還認爲吴不能平定，上表請求班師。賈充的奏表和王濬的捷報同時到達朝廷，朝野人士都認爲賈充官位居於人上，智力在人下，都認爲秦秀有知人之明。

賈充死後，秦秀上奏説：“賈充捨棄宗族的人不立後，而以異姓的人立爲後嗣，違背禮法失去人性，亂了人倫。過去鄫養育外孫莒公子爲後嗣，《春秋》就寫‘莒人滅亡了鄫’。聖人難道不知道外孫也很親近嗎！但以義理推論，就不是父子。又查詔書説‘如果不是功如太宰，分封後没有太宰那樣的功勞，所選的繼嗣人必是自己親生，不能以此作爲比較的標準’。那麽以外孫爲後嗣，如果不是元勛有大德的人，就不能這樣。天子的禮制，難道可以這樣嗎？斷絶了親生血脉，打開了朝廷的災禍之門。《謚法》説‘昏亂無度叫做荒’，請謚爲荒公。”没有允許。

王濬有平定吴的功勛，而被王渾讒言詆毁。皇帝雖然没有聽信，但賞罰不明，任王濬爲輔國大將軍，天下人都替他抱不平。秦秀於是上言説：“自從大晋開國以來，輔國這一稱號，向來給予舊恩之人。這是王濬没有立功的時候，處九卿的顯赫職位，立功以後却得到寵幸的人所獲得的不光榮的稱號。天下人看到此事，誰能不失望呢！蜀小吴大，平定蜀以後，二位將領都加三公的稱號，現在王濬平吴歸來反而降了等級，天下人怎能不困惑呢！吴未滅亡的時候，即使以三祖的神勇威武，尚且親身受到吴的屈辱。以孫晧的虚名，也足以驚動中原，每一次小小侵擾，即使聖主心裏知道吴將要滅亡，但中原之國每次都心懷恐怖。那時，如果有人能率領天子的百萬大軍，平定了吴歸於國有，即使和那位將領結爲兄弟之交，我估計朝野的人都心甘情願。現在王濬率領蜀漢的士卒，數旬的時間就平定了吴，即使把吴人的財寶全給了他也是應該的，因爲本來就不是自己的，怎能立即和他計較呢？”

後來和劉暾等人一起奏議齊王司馬攸的事，觸犯皇上旨意，被除名。不久又起用爲博士。秦

直，與物多忤。爲博士前後垂二十年，卒於官。

秀性格剛直，處理事務常觸犯他人。爲博士前後近二十年，逝世在任上。

史臣曰：齊獻王以明德茂親，經邦論道，允釐庶績，式敘彝倫。武帝納奸諂之邪謀，懷始終之遠慮，遂乃君兹青土，作牧東藩。遠邇驚嗟，朝野失望。曹志等服膺教義，方軌儒門，蹇蹇匪躬，慺慺體國。故能抗言鳳闕，忤犯龍鱗，身雖暫屈，道亦弘矣！庾氏世載清德，見稱於世，汝穎之多奇士，斯焉取斯。謀甫素疾佞邪，而發因醉飽，投鼠忌器，豈易由言。竊人之財，猶謂之盜，子玄假譽攘善，將非盜乎！

史臣曰：齊獻王以高尚的道德和帝王兄弟的身份，治理邦國坐而論道，處理各種事務，整飭人倫次序。武帝采納奸佞諂諛之人的計謀，心懷始終之遠謀，於是讓他在青州作諸侯王，治理東邊藩地。使遠近驚嘆，朝野人士深感失望。曹志等人信從教義，遵守儒家學説，自身忠直，勤謹治國。所以能在朝廷上直言進諫，敢於忤犯皇帝，自身雖一時受到屈辱，但道義却得到弘大！庾氏世代有廉潔美德，被世人稱頌，汝潁一帶有很多奇特之士，就是像他們這樣的家族纔能選取人才。謀甫從來痛恨佞邪之人，但却在酒醉飽食後竟敢藉題發揮，投鼠忌器，豈僅是禍從口出。偷盜他人的財物，尚且被稱爲盜賊，子玄竊取善舉和聲譽，難道不是盜賊嗎！

贊曰：魏氏維城，濟北知名。潁川多士，峻亦飛英。長岑徇義，祭酒遺榮。謀甫三爵，酗營斯作。象既攘善，秀惟癉惡。旉獻嘉謀，幾趨鼎鑊。

贊曰：魏氏連城以衛國，濟北知名當時。潁川多人才，庾峻也是英豪。長岑殉於道義，遺留了祭酒的榮耀。謀甫飲酒，酗醉狂言。郭象竊取美名，秦秀憎惡邪惡。庾旉獻上好的策謀，却幾乎被殺。

晉書卷五十一

列傳第二十一

皇甫謐

皇甫謐字士安，幼名静，安定朝那人，漢太尉嵩之曾孫也。出後叔父，徙居新安。年二十，不好學，游蕩無度，或以爲痴。嘗得瓜果，輒進所後叔母任氏。任氏曰："《孝經》云：'三牲之養，猶爲不孝。'汝今年餘二十，目不存教，心不入道，無以慰我。"因嘆曰："昔孟母三徙以成仁，曾父烹豕以存教，豈我居不卜鄰，教有所闕，何爾魯鈍之甚也！修身篤學，自汝得之，於我何有！"因對之流涕。謐乃感激，就鄉人席坦受書，勤力不怠。居貧，躬自稼穡，帶經而農，遂博綜典籍百家之言。沈静寡欲，始有高尚之志，以著述爲務，自號玄晏先生。著《禮樂》、《聖真》之論。後得風痹疾，猶手不輟卷。

皇甫謐字士安，小時候名皇甫静，安定朝那人，是漢太尉皇甫嵩的曾孫。過繼給後叔父，遷居到了新安。二十歲時，仍不喜歡學習，游蕩無度，有人認爲他是個白痴。曾有一次得到瓜果，都進獻給後叔母任氏。任氏説："《孝經》説：'用牛羊猪肉侍養父母，仍不能算是孝子。'你今年二十歲了，眼中没教義，心裏没有道德，没有什麽可以拿來安慰我。"因此嘆息説："當年孟母三次搬家以成就孟子的仁德，曾子的父親烹殺了小猪用來維持對兒子的教育，莫非是我居家不選擇好鄰居，缺乏對你的教育，不然你怎麽會這樣愚笨呢！修身勤學，得到好處的是你自己，對我有什麽用呢！"就對着他流淚。皇甫謐很感激後叔母對他的教訓，就向鄉人席坦學習，勤勉努力而不懈怠。家中貧窮，就親自耕作，拿着書本勞動務農，終於博通典籍及諸子百家的學説。恬静少欲，開始有了高尚的志向，以著述爲業，自號玄晏先生。著有《禮樂》、《聖真》等文。後來得了風濕性疾病，仍然手不釋卷。

或勸謐修名廣交，謐以爲"非聖人孰能兼存出處，居田里之中亦可以樂堯舜之道，何必崇接世利，事官鞅掌，然後爲名乎"。作《玄守論》以答之，曰：

有人勸皇甫謐務求名聲廣泛交友，皇甫謐認爲"不是聖人誰能兼有出仕和隱處兩種方式，居於田里之中也可以樂有堯舜之道，何必推崇交接世俗之利，煩勞做官，然後纔算有名呢"。作了《玄守論》來回答别人，説：

或謂謐曰："富貴人之所欲，貧賤人之所惡，何故委形待於窮而不變乎？且道之所貴者，理世也；人之所美者，及時也。先生年邁齒變，饑寒不贍，轉死溝

有人對我説："富貴是人想要的，貧賤是人所痛惡的，爲什麽困頓不振地守着窮困而不改變呢？況且道義所貴重的，是治理社會；人所貴重的，是抓住時機。先生到了年老齒脱，飢餓寒冷無人照顧，流浪死亡在山

壑，其誰知乎?”

謐曰：“人之所至惜者，命也；道之所必全者，形也；性形所不可犯者，疾病也。若擾全道以損性命，安得去貧賤存所欲哉？吾聞食人之禄者懷人之憂，形强猶不堪，况吾之弱疾乎！且貧者士之常，賤者道之實，處常得實，没齒不憂，孰與富貴擾神耗精者乎！又生爲人所不知，死爲人所不惜，至矣！喑聾之徒，天下之有道者也。夫一人死而天下號者，以爲損也；一人生而四海笑者，以爲益也。然則號笑非益死損生也。是以至道不損，至德不益。何哉？體足也。如迴天下之念以追損生之禍，運四海之心以廣非益之病，豈道德之至乎！夫唯無損，則至堅矣；夫唯無益，則至厚矣。堅故終不損，厚故終不薄。苟能體堅厚之實，居不薄之真，立乎損益之外，游乎形骸之表，則我道全矣。”

丘溝壑之中，將會有誰知道呢?”

我回答説：“人所最珍惜的，是生命；道義所必要保全的，是形體；性命和形體所不可干犯的，是疾病。如果爲保全道義以損傷性命，又怎能抛棄貧賤而保存所思所想的東西呢？我認爲食用别人俸禄的人必然要心中挂記着别人的憂患，有强壯的體格尚且都受不了，何况我這樣體弱殘疾呢！况且貧困是士人常事，卑賤是道義的基礎，身居卑賤而得到道義，到死没有憂患，豈不比身處富貴耗費精神更好！又活着的時候爲人所不知，死了也爲人所不可惜，那最好！啞巴聾子這樣的人，是天下有道之人。一人死去而天下人悲痛哭號，對他們而言是損失；一人出生而四海的人歡笑，對他們有好處。然而哭號歡笑并不能對死者有好處對生者有損失。所以最高的道義無所謂損傷，最高的道德無所謂利益。爲什麽呢？由於體貌完善。如果使天下人回轉思念來追加有損活人的災禍，運用四海之内的人心來增廣没有好處的弊病，難道就是最高的道德嗎！正因爲無所損傷，就能最爲堅固；正因爲無所利益，就能最爲厚實。堅固所以終究不能損傷，厚實所以終究不能卑薄。如果體察到堅厚的實質，處於不卑薄的真實環境，立身於損傷利益之外，游心於形體骸骨之上，那樣我的道義就全備了。”

遂不仕。耽玩典籍，忘寢與食，時人謂之“書淫”。或有箴其過篤，將損耗精神。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况命之修短分定懸天乎!”

於是不做官。沉迷於鑽研典籍，廢寢忘食，當時人稱他爲“書淫”。有人勸他説過於勤苦，將會損耗精神。皇甫謐説：“早晨懂得了道義，晚上死了也可以，何况命的長短是由上天决定的呢!”

叔父有子既冠，謐年四十喪所生後母，遂還本宗。

城陽太守梁柳，謐從姑子也，當之官，人勸謐餞之。謐曰：“柳爲布衣時過吾，吾送迎不出門，食不過鹽菜，貧者不以酒肉爲禮。今作郡而送之，是貴城陽太守而賤梁柳，豈中古

叔父有兒子已經二十歲，皇甫謐在四十歲時，撫育過他的後母去世，他就又回到了本家。

城陽太守梁柳，是皇甫謐表姑的兒子，將要去做官，有人勸皇甫謐爲他餞行。皇甫謐回答説：“梁柳爲一般百姓時到我這裏，我送迎都不出門，給他吃的超不過咸菜等東西，貧困的人不把酒肉作爲敬人的禮節。現在他做了郡守而餞送

人之道，是非吾心所安也。”

時魏郡召上計掾，舉孝廉；景元初，相國辟，皆不行。其後鄉親勸令應命，謐爲《釋勸論》以通志焉。其辭曰：

相國晋王辟余等三十七人，及泰始登禪，同命之士莫不畢至，皆拜騎都尉，或賜爵關内侯，進奉朝請，禮如侍臣。唯余疾困，不及國寵。宗人父兄及我僚類，咸以爲天下大慶，萬姓賴之，雖未成禮，不宜安寢，縱其疾篤，猶當致身。余唯古今明王之制，事無巨細，斷之以情，實力不堪，豈慢也哉！乃伏枕而嘆曰：“夫進者，身之榮也；退者，命之實也。設余不疾，執高箕山，尚當容之，况余實篤！故堯舜之世，士或收迹林澤，或過門不敢入。咎繇之徒兩遂其願者，遇時也。故朝貴致功之臣，野美全志之士。彼獨何人哉！今聖帝龍興，配名前哲，仁道不遠，斯亦然乎！客或以常言見逼，或以逆世爲慮。余謂上有寛明之主，下必有聽意之人，天網恢恢，至否一也，何尤於出處哉！”遂究賓主之論，以解難者，名曰《釋勸》。

客曰：“蓋聞天以懸象致明，地以含通吐靈。故黄鍾次序，律吕分形。是以春華發萼，夏繁其實，秋風逐暑，冬冰乃結。人道以之，應機乃發。三材連利，明若符契。故士或同升於唐朝，或先覺於有莘，或通夢以感主，或

他，是看重城陽太守而看賤了梁柳，難道這就能合乎古人的道義，這不是我覺得心安的。”

當時魏郡召他爲上計掾，舉薦爲孝廉；景元初期，相國召用，都不去上任。後來鄉親們勸他響應任命，皇甫謐寫了《釋勸論》來表達自己的心志。其文説：

相國晋王召用我等三十七人，到泰始登基，同時受命的人莫不畢至，都拜爲騎都尉，或者賜爵爲關内侯，進奉朝請，接受如侍臣一樣的禮遇。衹有我困於疾病，没有接受國家的寵愛。宗族中的父老兄弟和我的同輩友朋，都認爲天下大慶，百姓有了依靠，雖然尚未成禮，但不應安然寢食，即使疾病加重，也應當致身爲國。我覺得古今聖明君王的制度，事情不論大小，都是按情理來判斷是非，的確是力不從心，豈是怠慢呢！於是伏在枕上嘆息説：“入仕，是自身的榮耀；退隱，是命運的安排。假使我不得病，就是執身高貴如箕山，尚且能受到優容，何况我實際很篤誠！因此堯舜時代，士人有的隱迹山林川澤，有的經過自己的家門而不入。咎繇這樣的人能遂其心願的原因，是遇到了那個時代。所以朝廷看重能立功的大臣，鄉野稱美保全心志的士人。他們都是些什麽人啊！現在聖明的帝王如龍奮飛，和前代聖哲的人相比，離仁道已不遥遠，情况也應該和古人一樣吧！勸客有的以常理逼我，有的要我考慮不要逆世而行。我認爲在上有寛仁聖明的國主，在下就有聽任心意的人，天網恢恢，去與不去是一樣的，爲什麽要當官或隱退呢！”於是探究賓主的關係，來解答論難的人，名爲《釋勸》。

客人説：“聽説上天通過日月星辰來導致光明，大地通過含納通徹來吐露靈氣。因此黄鐘律吕，各有其次序和分别。所以春天百花萼發，夏天果實繁結，秋天凉風逐暑，冬天冰凍凝結。人道隨之，應時機而發。天地人互相爲利，明驗得若合符契。因此士人或一起在唐受到升用，或被有莘先發現任

釋鈞於渭濱，或叩角以干齊，或解褐以相秦，或冒謗以安鄭，或乘馹以救屯，或班荆以求友，或借術於黄神。故能電飛景拔，超次邁倫，騰高聲以奮遠，抗宇宙之清音。由此觀之，進德貴乎及時，何故屈此而不伸？今子以英茂之才，游精於六藝之府、散意於衆妙之門者有年矣。既遭皇禪之朝，又投禄利之際，委聖明之主，偶知己之會，時清道真，可以冲邁，此真吾生濯髮雲漢、鴻漸之秋也。韜光逐藪，含章未曜，龍潛九泉，硜焉執高，棄通道之遠由，守介人之局操，無乃乖於道之趣乎？

用，或通過托夢來感悟其主，或在渭水河邊放下釣魚竿做官，或敲着牛角在齊國做官，或脱下褐衣爲相秦國，或冒着誹謗以安定鄭國，或騎着快馬以解救危難，或鋪荆於地而坐來訪求朋友，或向黄神求借術數。所以他們能如雷電飛空影子高拔，超過同時代的其他人，聲名高騰以奮發超遠，同宇宙間之清音高流相并行。由此觀之，進德貴在把握時機，爲什麽委屈自己而不伸展才能呢？現在以你的才華，精心鑽研於六藝之中，分散心意於衆妙之門已有好些年了。既遭遇到皇帝禪位登基的朝代，又處在能得到利禄的時機，委身於聖明的君主，參與知己同仁的聚會，時代清明道德真誠，可以大顯身手，這真是我們此生在雲霄洗髮、謀取高位的時日。韜光養晦追逐林澤，含納華彩不能發光，如龍潛入九泉之中，固執地持其高志，放棄通達道路的路途，堅守平常人的狹隘節操，豈不是有乖於道義的志趣嗎？

“且吾聞招摇昏迴則天位正，五教班叙則人理定。如今王命切至，委慮有司，上招迕主之累，下致駭衆之疑。達者貴同，何必獨異？群賢可從，何必守意？方今同命并臻，饑不待餐，振藻皇塗，咸秩天官。子獨栖遲衡門，放形世表，遜遁丘園，不睨華好，惠不加人，行不合道，身嬰大疢，性命難保。若其羲和促轡，大火西頽，臨川恨晚，將復何階！夫貴陰賤璧，聖所約也；顛倒衣裳，明所箴也。子其鑒先哲之洪範，副聖朝之虚心，冲靈翼於雲路，浴天池以濯鱗，排閶闔，步玉岑，登紫闥，侍北辰，翻然景曜，雜沓英塵。輔唐虞之主，化堯舜之人，宣刑錯之政，配殷周之臣，銘功景鍾，參叙彝倫，存則鼎食，亡爲貴

“况且我聽説招摇昏星則天位正，五教有一定次序就人理安定。如今王命切實下達，却委托有關部門，在上招致迕逆主上的禍累，在下導致衆人驚駭的疑慮。通達的人貴在和同於衆人，你何必標新立異？群賢可以相從，又何必堅守心意？當今和你一同受命的人都已到了朝廷，如飢餓的人等不到吃飯一樣，振興皇朝，都位列朝官。你獨栖身陋室，放形世外，遜讓隱遁在丘園之中，不看華麗美好，惠德不加於人，行爲不合乎道義，身患大病，性命難保。如果那羲和神加快鞭轡，大火向西降落，臨川恨晚，又將以什麽爲進身之階呢！貴重光陰賤視璧玉，是聖人所約定的；顛倒衣裳，是明所箴。請你有鑒於先哲的宏大模範，以副聖朝的虚納之心，在雲霄冲發身翼，在天池洗浴來洗濯鱗身，打開閶闔之門，步入玉岑，登上紫闥，侍御北辰，幡然如影閃耀，和同於群英之中。輔佐如唐虞一樣的主上，化育如堯舜之人，宣明刑法擱置不用的政令，和殷周

臣，不亦茂哉！而忽金白之輝曜，忘青紫之班瞵，辭容服之光粲，抱弊褐之終年，無乃勤乎！”

時代的大臣相匹配，銘刻功績於景鐘上，參敘人倫次序，活着時列鼎而食，死了仍爲貴臣，不也很好嗎！但你却忽視如白金般的輝耀，忘却官階品位，拒絶華貴服飾的光粲，懷抱破敝褐衣來終享天年，不也太勤苦了嗎！”

主人笑而應之曰：“吁！若賓可謂習外觀之暉暉，未睹幽人之仿佛也；見俗人之不容，未喻聖皇之兼愛也；循方圓於規矩，未知大形之無外也。故曰，天玄而清，地静而寧，含羅萬類，旁薄群生，寄身聖世，托道之靈。若夫春以陽散，冬以陰凝，泰液含光，元氣混蒸，衆品仰化，誕制殊徵。故進者享天禄，處者安丘陵。是以寒暑相推，四宿代中，陰陽不治，運化無窮，自然分定，兩克厥中。二物俱靈，是謂大同；彼此無怨，是謂至通。

主人笑着回答説：“嗨！你這位賓客可以説是洞悉外觀的暉光，却未能目睹隱士的情况；看到了我不見容於俗人，却未能明白聖皇的兼愛之心；遵循着世俗的方圓規矩，却不知宏大的形制并無有外延。因此説，天玄而清，地静而寧，包含萬物，充滿群生，寄身於聖明之世，依托着道義的威靈。至於春天陽氣飄散，冬天陰氣凝結，泰液池中含放光芒，元氣混沌蒸發，萬物仰依化育，大制極富特徵。所以進用的人享受國家的俸禄，退居的人安居丘陵之中。因此寒暑相繼，四宿替代居中，陰陽不用治理，運動變化没有窮盡，自然而然分别列定，按中分成兩半。二物都靈，叫做大同；彼此無怨，叫做至通。

“若乃衰周之末，貴詐賤誠，牽於權力，以利要榮。故蘇子出而六主合，張儀入而横勢成，廉頗存而趙重，樂毅去而燕輕，公叔没而魏敗，孫臏刖而齊寧，蠡種親而越霸，屈子疏而楚傾。是以君無常籍，臣無定名，損義放誠，一虚一盈。故馮以彈劍感主，女有反賜之説，項奮拔山之力，蒯陳鼎足之勢，東郭劫於田榮，顔闔耻於見逼。斯皆棄禮喪真，苟榮朝夕之急者也，豈道化之本與！

“到了衰周的末期，重欺詐輕誠實，受權勢的牽制，用權利來邀取榮耀。所以蘇秦出來游説六國結成合縱，張儀入謀劃策而連横形成，廉頗在而趙國威重，樂毅離去而燕國輕微，公叔死而魏敗亡，孫臏受刖刑却使齊國安寧，范蠡文種親而越稱霸，屈原遭疏遠而楚國亡。因此國君没有常主宗籍，大臣没有固定的名位，損害仁義放棄誠實，一面虧虚另一面又充盈。所以馮諼用彈劍來感悟其主，女有反賜之言，項羽振奮他能拔山之力，蒯通陳奏三足鼎立的態勢，東郭受劫於田榮，顔闔耻於受到逼迫。這都是拋棄禮義喪失了本性，暫時獲得朝夕間榮寵的急功好利之人，豈是道化的本原呢！

“若乃聖帝之創化也，參德乎二皇，齊風乎虞夏，欲温温而和暢，不欲察察而明切也；欲混混若玄流，不欲蕩蕩而名發

“至於聖明帝王創立教化，在伏羲神農二皇那裏參考德義，像虞夏二國那樣整齊風俗，想温文爾雅使國政和順暢達，不想煩瑣苛刻而自以爲明察；想渾然如浩浩流水，

也；欲索索而條解，不欲契契而繩結也；欲芒芒而無垠際，不欲區區而分別也；欲暗然而日章，不欲示白若冰雪也；欲醇醇而任德，不欲瑣瑣而執法也。是以見機者以動成，好遁者無所迫。故曰，一明一昧，得道之概；一弛一張，合禮之方；一浮一沈，兼得其真。故上有勞謙之愛，下有不名之臣；朝有聘賢之禮，野有遁竄之人。是以支伯以幽疾距唐，李老寄迹於西鄰，顏氏安陋以成名，原思娛道於至貧，榮期以三樂感尼父，黔婁定謚於布衾，干木偃息以存魏，荆萊志邁於江岑，君平因蓍以道著，四晧潛德於洛濱，鄭真躬耕以致譽，幼安發令乎今人。皆持難奪之節，執不迴之意，遭拔俗之主，全彼人之志。故有獨定之計者，不借謀於衆人；守不動之安者，不假慮於群賓。故能棄外親之華，通内道之真，去顯顯之明路，入昧昧之埃塵，宛轉萬情之形表，排托虚寂以寄身，居無事之宅，交釋利之人。輕若鴻毛，重若泥沈，損之不得，測之愈深。真吾徒之師表，余迫疾而不能及者也。子議吾失宿而駭衆，吾亦怪子較論而不折中也。

不想蕩然而圖名利；想索然而條暢疏解，不想契然如草繩糾結；想如光芒四射般無有邊際，不想一介區區而加以分别；想暗然而日日彰顯，不想顯白和冰雪一樣；想醇醇而任依德義，不想苛瑣地究執於法令。因此抓住機會的人因行動而取得成功，喜好隱逸的人也不受逼迫。所以説，一明一暗，就能得到道的大概；一弛一張，就合乎禮義方式；一浮一沉，就能兼得其真。所以在上的人有勤謹謙虚的仁愛，在下的人便有不圖虚名的大臣；朝廷有延聘賢才的禮節，鄉野有隱遁的人物。所以説支伯藉口疾病拒絶唐的官禄，李老寄迹於西鄰，顏氏安於貧陋而成名，原思喜道義而至於極爲貧困，榮期講述人生有三件樂事而感動了尼父，黔婁定謚號在破布衾中，干木偃息隱居而使魏國保全下來，荆萊志氣高邁於江表，君平因占卦而道義顯著，四晧仁德潛顯於洛水岸邊，鄭真親自耕作而招致美譽，幼安發令作用直到今人。這些人都是持有難以奪回的氣節，堅執不能回轉的意志，遭遇超俗的主上，保全了那些人的心志。所以説有能獨自定立計謀的人，不會向衆人藉助謀劃；堅守不妄動而安適的人，不向衆位賓客求主意。因此能拋棄在朝親貴的榮華，而通達在内道義的本真，拋棄光亮的明路，進入暗昧的埃塵，婉轉而知萬事萬物的形表，排托空虚寂寞來托身，居住在無事的宅院，交結放下利害之心的人。輕如鴻毛，重如泥沉，不能損傷，測之愈深。這便真正是我的師表，我快追而趕不上他們。你議論我失去機緣而驚駭衆人，我也怪你偏激但不能折中。

"夫才不周用，衆所斥也；寢疾彌年，朝所棄也。是以胥克之廢，丘明列焉；伯牛有疾，孔子斯嘆。若黄帝創制於九經，岐伯剖腹以蠲腸，扁鵲造虢而尸起，文摯徇命於齊王，醫和顯術於秦晋，倉公發秘於漢皇，華

"才能不够，是衆人所斥責的；因疾卧床多年，是朝廷所棄用的。所以胥克廢而不用，丘明却列於朝官；伯牛有疾，孔子爲他可惜。如黄帝在九經中創立醫制，岐伯剖腹而洗治胃腸，扁鵲到虢而死尸復活，文摯爲齊王而殉命，醫和在秦晋顯示醫術，倉公向漢皇授秘方，華佗由於見識獨到而存其精

佗存精於獨識，仲景垂妙於定方。徒恨生不逢乎若人，故乞命訴乎明王。求絶編於天録，亮我躬之辛苦，冀微誠之降霜，故俟罪而窮處。”

其後武帝頻下詔敦逼不已，謐上疏自稱草莽臣曰：

臣以尪弊，迷於道趣，因疾抽簪，散髮林阜，人綱不閑，鳥獸爲群。陛下披榛采蘭，并收蒿艾。是以皋陶振褐，不仁者遠。臣惟頑蒙，備食晋粟，猶識唐人擊壤之樂，宜赴京城，稱壽闕外。而小人無良，致災速禍，久嬰篤疾，軀半不仁，右脚偏小，十有九載。又服寒食藥，違錯節度，辛苦荼毒，于今七年。隆冬裸袒食冰，當暑煩悶，加以咳逆，或若温瘧，或類傷寒，浮氣流腫，四肢酸重。於今困劣，救命呼噏，父兄見出，妻息長訣。仰迫天威，扶輿就道，所苦加焉，不任進路，委身待罪，伏枕嘆息。臣聞《韶》《衛》不并奏，《雅》《鄭》不兼御，故郤子入周，禍延王叔；虞丘稱賢，樊姬掩口。君子小人，禮不同器，况臣糠蘱，糅之雕胡？庸夫錦衣，不稱其服也。竊聞同命之士，咸以畢到，唯臣疾疢，抱釁床蓐，雖貪明時，懼斃命路隅。設臣不疾，已遭堯舜之世，執志箕山，猶當容之。臣聞上有明聖之主，下有輸實之臣；上有在寬之政，下有委情之人。唯陛下留神垂恕，更旌瑰俊，索隱於傅巖，收釣於渭濱，無令泥滓久濁清流。

義，仲景在醫方中顯示他的高妙醫術。我恨自己生不能逢遇這些高人，因此向聖明的帝王哭訴乞命。乞求國家官吏册中取消我的名字，表明我自身的辛苦，希望我的誠意能得到清白，所以窮困而待罪。”

此後武帝多次下詔敦促不止，皇甫謐上書自稱草莽臣説：

小臣因疾病，沉迷於道德的旨趣，又由於疾病抽掉了頭上的簪子，在山林中披頭散髮，不熟悉人倫綱紀，同鳥獸爲群。陛下廣納賢才，又兼收庸才。因此皋陶以布衣之人被重用，没有仁心的人就會遠去。小臣我頑魯愚蒙，被提拔享用晋的俸禄，我尚懂得唐人擊壤歌頌太平盛世的歡樂，應當身赴京城，在大殿外向陛下謝恩。但像我這樣的小人没有良好的行爲，招致災禍很快到來，長時期身患疾病，軀體半身不遂，右脚偏小，已長達十九年。又服用寒食藥，用藥失當，深受荼毒，至今也已七年。隆冬時節赤身裸體食用寒冰，暑熱之時又煩悶難忍，加上咳喘氣逆，有時就像得了温熱瘧病，有時又像得了傷寒病，氣虚體腫，四肢酸重。至今困頓虚弱，喊叫救命，父兄被我煩擾得出門而去，妻子兒女長期不見。如果現在迫於陛下的恩威，坐車上路，我的痛苦將會更加嚴重，所以不走進身之路，俯身待罪，伏枕悲嘆。小臣聽説《韶》、《衛》二樂不在一起演奏，《雅》、《鄭》二樂也是如此，所以郤子到周朝做官，災禍延及王叔；虞丘在朝廷爲官賢直，樊姬就閉口不語。君子小人，按禮不能同時重用，何况像小臣如同麥糠，即便和糅又能雕飾什麽呢？平庸的人穿上錦綉衣服，和衣服不能相稱。我聽説和我一起受命的士人，都已經到了朝廷，衹有我重病在身，在床蓐之間飽受苦難，雖然也貪戀聖明的時代，但又懼怕病死在路上。如果我没有疾病，已經遇到了堯舜一樣的時代，但仍堅持箕山隱居的志向，也應當容讓我。小臣聽説上有聖明的主上，下面就有竭盡忠心的

大臣；上有寬仁的政令，下面就有詳盡報告情況的人。希望陛下能留心寬恕，更訪求表彰英俊之才，能在傅巖求索隱士，能在渭濱收起釣竿，不要使泥滓長期污濁了清流。

謐辭切言至，遂見聽許。

皇甫謐言辭切至，皇帝允許了他的請求。

歲餘，又舉賢良方正，并不起。自表就帝借書，帝送一車書與之。謐雖羸疾，而披閱不怠。初服寒食散，而性與之忤，每委頓不倫，嘗悲恚，叩刃欲自殺，叔母諫之而止。

過了一年多，又被舉薦爲賢良方正，都不應命。自己上表向皇帝借書，皇帝給他送了一車書。皇甫謐雖然體弱疾篤，仍披閱書籍不稍怠慢。當初服用寒食散，却和藥性相忤，常常偏癱苦痛，曾經悲痛忿恨，拿刀想自殺，叔母勸說後纔罷手。

濟陰太守蜀人文立，表以命士有贄爲煩，請絶其禮幣，詔從之。謐聞而嘆曰："亡國之大夫不可與圖存，而以革歷代之制，其可乎！夫'束帛戔戔'，《易》之明義，玄纁之贄，自古之舊也。故孔子稱夙夜强學以待問，席上之珍以待聘。士於是乎三揖乃進，明致之難也；一讓而退，明去之易也。若殷湯之於伊尹，文王之於太公，或身即莘野，或就載以歸，唯恐禮之不重，豈吝其煩費哉！且一禮不備，貞女耻之，况命士乎！孔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棄之如何？政之失賢，於此乎在矣。"

濟陰太守蜀人文立，認爲任命士人帶有禮品煩擾，上表請求斷絶送給他們的禮幣，皇帝下詔聽從了他的建議。皇甫謐聽到此事就嘆息説："亡國之臣不能和他圖謀存國大計，而任用他改變歷代的定制，難道可以嗎！'多帶束帛'，是《易》之明義，黑色幣帛的禮品，是自古以來的舊儀。因此孔子説早晚刻苦學習來等待詢問，具備美好的食物來等待聘用。士人於是多次揖讓纔進用，以表明致用的不容易；一次揖讓就黜退，表明離任的容易。像殷湯對待伊尹，文王對待太公，或是親身到莘野迎接，或是載在車中一起回去，惟恐禮節不重，難道能吝惜煩費嗎！况且禮節不完備，良家女都會感到可耻，何况是任命的士人呢！孔子説：'端木賜啊，你吝惜那羊，我愛重那禮。'拋棄了禮將怎樣？國家失去賢才，就在這些事情上。"

咸寧初，又詔曰："男子皇甫謐沈静履素，守學好古，與流俗異趣，其以謐爲太子中庶子。"謐固辭篤疾。帝初雖不奪其志，尋復發詔徵爲議郎，又召補著作郎。司隸校尉劉毅請爲功曹，并不應。著論爲葬送之制，名曰《篤終》，曰：

咸寧初年，又下詔説："男子皇甫謐沉静高尚，勤學好古，與流俗不同，將任命皇甫謐爲太子中庶子。"皇甫謐以疾病加重堅决推辭。皇帝當初不强奪他的心意，不久却又發詔書徵命爲議郎，又召補爲著作郎。司隸校尉劉毅請他爲功曹，都不答應。他作論送葬的制度，名爲《篤終》，文章中説：

> 玄晏先生以爲存亡天地之定制，人理之必至也。故禮六十而制壽，至于九十，各有等差，防終以素，豈流俗之多忌者哉！吾年雖未制壽，然嬰疢彌紀，仍遭

> 玄晏先生認爲生死是天地的定制，人理的必然。所以禮制規定人到六十便辦壽具，直到九十，各有等級差别，平素就防備去世，豈像流俗那樣有很多的忌諱呢！我的年紀雖然還不到制壽的年歲，但患病多年，屢

喪難，神氣損劣，困頓數矣。常懼夭隕不期，慮終無素，是以略陳至懷。

遭喪難，神氣損耗，屢屢困頓。常常害怕不期而死，防老無時，所以大致陳述我的心懷。

夫人之所貪者，生也；所惡者，死也。雖貪，不得越期；雖惡，不可逃遁。人之死也，精歇形散，魂無不之，故氣屬于天；寄命終盡，窮體反真，故尸藏于地。是以神不存體，則與氣升降；尸不久寄，與地合形。形神不隔，天地之性也；尸與土并，反真之理也。今生不能保七尺之軀，死何故隔一棺之土？然則衣衾所以穢尸，棺槨所以隔真，故桓司馬石椁不如速朽；季孫璵璠比之暴骸；文公厚葬，《春秋》以爲華元不臣；楊王孫親土，《漢書》以爲賢於秦始皇。如今魂必有知，則人鬼異制，黄泉之親，死多於生，必將備其器物，用待亡者。今若以存况終，非即靈之意也。如其無知，則空奪生用，損之無益，而啓奸心，是招露形之禍，增亡者之毒也。

人所貪戀的，是活着；所厭惡的，是死去。雖然貪戀，也不能超越死期；雖然厭惡，也不能逃避死亡。人死後，精神消歇形體散亡，魂魄也一樣，因此氣屬於天；寄托的生命終於消盡，軀體返歸本真，所以尸體掩藏於地下。因此精神不存在於身體，就隨氣升降；尸身不能長期寄托於生命，就與大地合在一起。形體精神不能隔離，是天地間的本性；尸體和土地并合，是返歸本真的至理。現在活着都不能保全七尺之軀，死後又何必用一副棺材將尸體和土地隔開呢？那麽穿衣蓋被衹能使尸體受到污穢，棺材衹能阻隔返歸本真，因此桓司馬用的石棺材不如很快就朽掉的好；季孫用璵璠的棺槨埋葬等於暴尸；文公被厚葬，《春秋》書中認爲華元是不忠誠的大臣；楊王孫用尸體親土埋葬，《漢書》認爲賢德超過秦始皇。如果使魂魄有知覺，那樣的制度將不一樣，在黄泉下的親人，死人多於活人，他們必然會準備好用的器物，用來等待死者。現在如果拿活着的情形和死後相比，那不是魂靈的意願。如果魂魄没有知覺，那是白白地奪用活人的東西，損耗了也没什麽好處，却開啓了奸邪人的歹心，招致抛露形骸的災禍，增加了死者所受的荼毒。

夫葬者，藏也；藏也者，欲人之不得見也。而大爲棺槨，備贈存物，無異於埋金路隅而書表於上也。雖甚愚之人，必將笑之。豐財厚葬以啓奸心，或剖破棺槨，或牽曳形骸，或剥臂捋金環，或捫腸求珠玉。焚如之形，不痛於是？自古及今，未有不死之人，又無不發之墓也。故張釋之曰："使其中有欲，雖固南山猶有隙；使其中無欲，雖無石

埋葬死者，是把他掩藏起來；掩藏，是想讓人不能見到他。但做大的棺材，又隨葬好多活着時用的東西，這無異於是把金子埋在路邊而在上面寫上字。即使很愚笨的人，也會嘲笑這一作法。用豐厚的財物厚葬而啓發奸邪人的壞心，有的砍破棺材，有的牽拉尸骸，有的從胳膊上摘下金環，有的剖開腸肚搜找珠玉。即使焚燒形體，難道還能比這更痛心嗎？從古到今，没有不死的人，也没有不被盗掘的墳墓。所以張釋之説："假使其中有盗墓的人想要的東西，即使堅固如南

椁，又何戚焉!”斯言達矣，吾之師也。夫贈終加厚，非厚死也，生者自爲也。遂生意於無益，棄死者之所屬，知者所不行也。《易》稱“古之葬者，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是以死得歸真，亡不損生。

山也有縫隙；假使其中没有他們想要的東西，即使没有石頭做的棺材，又有什麽可憂戚的呢!”這話説的很通達，堪稱是我的老師。死時厚葬，并不是厚愛死人，是活着的人自己做的。遂了活人的意願做無益的事，扔棄死者無處可歸，聰智的人是不這樣做的。《易經》中説“古時候埋葬死者，以草薪爲衣裳，埋葬在山野，不封墓不樹碑”。因此死者能够返歸本真，死後也不損耗活人用的財物。

故吾欲朝死夕葬，夕死朝葬，不設棺椁，不加纏斂，不修沐浴，不造新服，殯唅之物，一皆絶之。吾本欲露形入坑，以身親土，或恐人情染俗來久，頓革理難，今故粗爲之制。奢不石椁，儉不露形。氣絶之後，便即時服，幅巾故衣，以籧篨裹尸，麻約二頭，置尸床上。擇不毛之地，穿坑深十尺，長一丈五尺，廣六尺，坑訖，舉床就坑，去床下尸。平生之物，皆無自隨，唯齎《孝經》一卷，示不忘孝道。籧篨之外，便以親土。土與地平，還其故草，使生其上，無種樹木、削除，使生迹無處，自求不知。不見可欲，則奸不生心，終始無怵惕，千載不慮患。形骸與后土同體，魂爽與元氣合靈，真篤愛之至也。若亡有前後，不得移祔。祔葬自周公來，非古制也。舜葬蒼梧，二妃不從，以爲一定，何必周禮。無問師工，無信卜筮，無拘俗言，無張神坐，無十五日朝夕上食。禮不墓祭，但月朔於家設席以祭，百日而止。臨必昏明，不得以夜。制服常居，不得墓次。夫古不崇墓，智也。今之封樹，愚也。若不從

所以我想早上死了晚上就下葬，晚上死了早上就下葬，不設置棺材，不纏裹殮身，不修面沐浴，不做新衣服，殯殮口含的東西，一概不用。我原本想赤身露體投入土坑，用尸身親觸土地，我擔心人情沾染習俗由來已久，難以改變處理，因此現在粗略地自加規定。我死以後奢侈也不能用石棺，節儉也不能暴露形骸。氣絶以後，就用當時穿的衣服，及幅巾舊衣，用竹席裹尸，用麻扎住兩頭，把尸體放置在床上。選一塊不生長草木的地方，挖十尺深的土坑，長一丈五尺，寬六尺，坑挖好後，把床抬到坑旁，再把床挪開將尸體放入坑内。平生所用物品，都不要隨葬，衹帶《孝經》一卷，表示我不忘孝道。竹席之外，就用土掩埋。埋土和地一樣平，把原來的草仍加在上面，使它們生長在上面，不種樹木、不削除草，以使生迹無處，自求不知。見不到想要的東西，奸邪的人就不會産生壞心，永遠没有害怕，千年不考慮禍患。形骸和后土溶爲一體，魂魄和元氣合爲靈氣，這樣做真是對我最篤誠的愛護。無論我死在前還是在後，都不能合葬。合葬是從周公創制來的，不是古人的禮制。舜葬在蒼梧，他的兩個妃子并没有從葬，認爲一次葬定，何必非要依照周禮呢。不要詢問師工，不要相信卜筮，不要拘於俗言，不要設張神座，不要在逢十逢五的日子早晚獻食物。按禮不祭墓，僅在月朔之日在家中置席祭祀，到百天就停止。臨祭必須在昏明時

此，是戮尸地下，死而重傷。魂而有靈，則冤悲没世，長爲恨鬼。王孫之子，可以爲誡。死誓難違，幸無改焉！

候，不能在夜中。服喪穿的衣服如常居時一樣，不能封墓。古人不崇封墳墓，是聰明的；今人封墳種樹，是愚蠢的。如果不遵從我的做法，等於是在地下戮殺尸身，死後又受傷害。魂如果有靈驗，就會永遠冤悲，長爲恨鬼。王孫之子，可以作爲鑒戒。死者的誓願難以違背，請萬幸不要改變！

而竟不仕。太康三年卒，時年六十八。子童靈、方回等遵其遺命。

最終没有做官。太康三年逝世，時年六十八歲。兒子皇甫童靈、皇甫方回等遵照遺命葬埋了他。

謐所著詩賦誄頌論難甚多，又撰《帝王世紀》、《年曆》、《高士》、《逸士》、《列女》等傳、《玄晏春秋》，并重於世。門人摯虞、張軌、牛綜、席純，皆爲晋名臣。

皇甫謐所著詩賦誄頌論難等很多，又撰著了《帝王世紀》、《年曆》、《高士》、《逸士》、《列女》等傳、《玄晏春秋》等，都爲世人所重。他的門人摯虞、張軌、牛綜、席純等，都爲晋的名臣。

皇甫方回

方回少遵父操，兼有文才。永嘉初，博士徵，不起。避亂荆州，閉户閑居，未嘗入城府。蠶而後衣，耕而後食，先人後己，尊賢愛物，南土人士咸崇敬之。刺史陶侃禮之甚厚。侃每造之，著素士服，望門輒下而進。王敦遣從弟廙代侃，遷侃爲廣州。侃將詣敦，方回諫曰："吾聞敵國滅，功臣亡。足下新破杜弢，功莫與二，欲無危，其可得乎！"侃不從而行。敦果欲殺侃，賴周訪獲免。廙既至荆州，大失物情，百姓叛廙迎杜弢。廙大行誅戮以立威，以方回爲侃所敬，責其不來詣己，乃收而斬之。荆土華夷，莫不流涕。

皇甫方回從小就遵守他父親的節操，兼有文才。永嘉初年，博士徵用，不上任。避亂到荆州，閉門閑居，未曾進入城府中去。養蠶然後穿衣，耕作然後食用，先人後己，尊重賢良愛惜物品，南土人士都很崇敬他。刺史陶侃對他禮遇很厚。陶侃每次造訪他，都穿着平日的士服，看見大門就下了車馬走進去。王敦派遣他的堂弟王廙代替陶侃，升任陶侃爲廣州刺史。陶侃將要去見王敦，皇甫方回勸他説："我聽説敵國一消滅，功臣就會遭亡。足下剛剛攻破杜弢，功勞没有第二個人，想要没有危險，難道可以嗎！"陶侃不聽而行。王敦果然想殺陶侃，靠周訪獲免。王廙已到荆州，大失民情，百姓反叛王廙迎接杜弢。王廙大肆殺戮以樹立威名，認爲皇甫方回受到陶侃的尊敬，責怪他不來拜謁自己，就把他抓起來殺掉。荆州不論華夷之人，没有不爲他流淚的。

摯虞

摯虞字仲洽，京兆長安人也。父模，魏太僕卿。虞少事皇甫謐，才學通博，著述不倦。郡檄主簿。

摯虞字仲洽，是京兆長安人。父親摯模，任過魏太僕卿。摯虞從小師事皇甫謐，博通才學，著述不倦。郡中任檄主簿。

虞嘗以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天之所祐者義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順，所以延福；違此而行，所以

摯虞曾認爲人的生死有命，富貴在天。上天所祐助的是道義，人與人所幫助的是信義；守信義思安順，就能延長福分；違背這些而行動，很

速禍。然道長世短，禍福舛錯，怵迫之徒，不知所守，蕩而積憤，或迷或放。故借之以身，假之以事，先陳處世不遇之難，遂棄彝倫，輕舉遠游，以極常人罔惑之情，而後引之以正，反之以義，推神明之應於視聽之表，崇否泰之運於智力之外，以明天任命之不可違，故作《思游賦》。其辭曰：

有軒轅之遐胄兮，氏仲任之洪裔。敷華穎於末葉兮，晞靈根於上世。準乾坤以斡度兮，儀陰陽以定制。匪時運其焉行兮，乘太虚而搖曳。戴朗月之高冠兮，綴太白之明璜。製文霓以爲衣兮，襲采雲以爲裳。要華電之煜爚兮，珮玉衡之琳琅。明景日以鑒形兮，信焕曜而重光。

至美詭好於凡觀兮，修稀合而靡呈。燕石緹襲以華國兮，和璞遥棄於南荆。夏像韜塵于市北兮，瓶罍抗方於兩楹。鸞皇耿介而偏栖兮，蘭桂背時而獨榮。闕寒暑以練真兮，豈改容而爽情。

感昆吾之易越兮，懷暉光之速暮。羡一稔而三春兮，尚含英以容豫。悼曜靈之靡暇兮，限天晷之有度。聆鳴蜩之號節兮，恐隕葉於凝露。希前軌而增騖兮，眷後塵而旋顧。往者倏忽而不逮兮，來者冥昧而未著。二儀泊焉其無央兮，四節環轉而靡窮。星鳥逝而時反兮，夕景潛而且融。景三后之在天兮，嘆聖哲之永終。諒道修而命微兮，孰舍盈而戢冲。握隋珠與蕙若兮，時莫悦而未遑。彼未遑其何恤兮，懼獨

快就會招來禍患。然而天道長而人世短促，禍福顛倒，怵心急迫的人，不知應該遵守什麽，流蕩而積起憤怒，有的迷茫有的放縱。因此通過藉助於人的身體，或藉助所做的事情，先承受處世不遇的災難，於是拋棄人倫，輕易妄動出門遠游，受盡平常人迷茫疑惑的心情，然後引導他返歸正途，回到道義上來，推驗神明在耳聞目睹中的靈驗，尊崇在智力之外人的氣運的好壞，用以表明上天之命是不可違背的，因此作了《思游賦》。文章中説：

有軒轅帝的遠胄啊，是仲任的後裔。敷飾華美的穀穗於末葉啊，在先祖那裏取靈根。以乾坤爲標準來運動，以陰陽爲儀軌來定制。不遇時運又向何處去啊，盤旋在天空而摇曳。戴着明朗圓月的高冠啊，綴佩太白星做的玉璜。裁雲霓製成衣服啊，穿彩雲做的下裳。邀來明亮的光電，佩戴琳琅繁多的玉衡。用明亮的太陽影子照鑒形體啊，真是焕耀而日光重明。

最美麗的東西被凡庸的人觀賞啊，進德修業難以容世而不能呈現。燕玉的光澤被侈麗的世俗掩蓋啊，和氏璧被拋棄在遥遠的楚國。偉岸的雕像淹没在市北的塵土裹啊，瓶罐在兩楹間堅持周正。鳳凰耿直而栖息他地啊，蘭桂生不逢時而獨發榮芳。耐嚴寒酷暑而愈加貞潔啊，豈能改頭換面來違離本情。

慨嘆昆吾山之易於超越啊，追懷黄昏很快過去。思慕一年都像三春啊，期盼含英而悠游的日子。悼惜時光没有餘暇啊，又惜天時之有限度。聽着催度夏秋的蟬鳴啊，憂慮落葉在霜露中飄零。景仰前賢的模範而想像駕馬一樣往前趕啊，又眷顧身後而不斷回頭。逝去的倏忽間已難以追尋啊，將來一片黑暗而不清晰。天地恬淡而無邊無際啊，四時循環而無窮。星辰更换而時光不返啊，夕陽幽昏而暖融。景仰天上的三后啊，感慨聖哲的人永遠逝去。誠信修有美德却命運不好啊，誰願捨去滿盈而收輯零碎。手握隋珠和香草啊，但没有人賞識而時光不再。時光不

美之有傷。蹇委深而投奧兮，庶芬藻之不彰。芳處幽而彌馨兮，寶在夜而愈光。逼區内之迫脅兮，思攄翼乎八荒。望雲階之崇壯兮，願輕舉而高翔。

造庖犧以問象兮，辨吉繇於姬文。將遠游於太初兮，鑒形魄之未分。四靈儼而爲衛兮，六氣紛以成群。驂白獸於商風兮，御蒼龍於景雲。簡廝徒於靈圉兮，從馮夷而問津。召陵陽於游谿兮，旌王子於柏人。前祝融以掌燧兮，殿玄冥以掩塵。形影影而遂遐兮，氣𣷚𣷚而愈新。挹玉膏於萊嵎兮，掇紫英於瀛濱。揖太昊以假憩兮，聽賦政於三春。洪範翕而復張兮，百卉隕而更震。睇玉女之紛影兮，執懿筐於扶木。覽玄象之韡曅兮，仍騰躍乎陽谷。吸朝霞以療飢兮，降廪泉而濯足。將縱轡以逍遥兮，恨東極之路促。詔纖阿而右迴兮，覿朱明之赫戲。莅群神於夏庭兮，迴蒼梧而結知。纚鵾明以承旂兮，驅天馬而高馳。譏羲和於丹丘兮，誚倒景之亂儀。尋凱風而南暨兮，謝太陽於炎離。戚溽暑之陶鬱兮，余安能乎留斯！聞碧鷄之長晨兮，吾將往乎西游。奥浮鷁於弱水兮，泊舳艫兮中流。苟精粹之攸存兮，誠沈羽以泛舟。軼望舒以陵厲兮，羌神漂而氣浮。訊碩老於金室兮，采舊聞於前修。譏淪陰於危山兮，問王母於椒丘。觀玄鳥之參趾兮，會根壹之神籌。擾毚兔於月窟兮，詰姮娥於蓐收。爰攬轡而旋驅兮，訪北叟之倚伏。乘增冰而遂

再又有什麽可惜啊，害怕獨有美德空自傷感。步履艱難地投身在黑暗之中啊，使芬芳難以彰顯。芳草處在幽暗之地而更加馨人心肺啊，寶珠在黑夜中而愈益光亮。逼迫區内的能量啊，思慮舒展翅膀在荒遠之地飛翔。仰望雲層的壯麗啊，願輕展羽翅而高翔。

尋訪伏羲問他卜卦啊，再向周文王請教吉凶。將去那渾沌的元氣中遨游啊，照見形魄未分的情景。麟鳳龜龍儼然爲護衛啊，天地四時之氣濃密。在西風裏駕駛白獸啊，在祥雲中駕御蒼龍。去靈圉那裏挑選僕人啊，向馮夷打聽渡口在哪裏。召命陵陽去到游谿啊，用旌旗引導荀寅到柏人。讓祝融爲前隊舉火照明啊，命玄冥殿後以掩塵。形體飄渺而遠去啊，香氣襲人而愈益芬芳。在萊地的山腰舀取玉膏啊，在瀛水之濱采摘百花。向太昊作揖後打盹休息啊，在陽春時節聽政賦民。天地之大法有張有弛啊，百花凋零而後復蘇。流盼那些紛紜飄飛的仙女啊，在扶桑樹下手提深筐。仰觀天象星辰閃耀啊，在陽谷騰空踴躍。吸朝霞用來充飢啊，降落在甘霖的山泉洗沐。將要駕車飛駛而去消遥自在啊，但恨東極的路太短促。詔令纖阿神向右轉回啊，看到了太陽光焰萬丈。在夏庭接見群臣啊，轉回到蒼梧山而結交。鵾明鳥排着長隊來打旗啊，駕乘天馬在太空馳騁。向丹丘説羲和的讒言啊，譏笑倒影亂了儀軌。乘和風而南去啊，在炎熱的南方受太陽暴曬。酷暑炎熱讓人憂煩啊，我怎能在這裏停留！聽説碧雞山永遠像凉爽的清晨啊，我將西游前往那裏。在弱水上駕着小船啊，船隻在水中緩緩行駛。假使精美的德操尚能存在啊，誠然可以沾濕羽翅在水上泛舟。超越望舒而雷厲前行啊，使人神氣飄渺。在金室向學問高深的長者問訊啊，向前代的賢人采集舊聞。在危山譏笑晚霞啊，在高聳的山尖向西王母求教。觀察參雜錯綜的天象啊，縱覽天地初創時的神籌。在月宫驚擾那裏的兔子啊，在蓐收面前盤問嫦娥。再收住繮繩而驅

濟兮，凌固陰之所淹。探龜蛇於幽穴兮，瞰罔養之潜育。哂倏忽之躁狂兮，喪中黄於耳目，偭燭龍而游衍兮，窮大明於北陸。

車回去啊，去訪問北叟的飲食起居。乘着厚厚的冰面過河啊，穿過陰森聚集的涵洞。在幽深的洞窟中尋找龜蛇啊，照看而養育。譏笑突然間的狂躁啊，喪失了中黄那樣的勇士。向燭龍而悠游啊，横跨日月到了北方。

攀招摇而上躋兮，忽蹈廓而凌虚。登閶闔而遺眷兮，頫玄黄於地輿。召黔雷以先導兮，覲天帝於清都。觀渾儀以寓目兮，拊造化之大罏。爰辨惑於上皇兮，稽吉凶之元符。唐則天而民咨兮，癸亂常而感虞。孔揮涕於西狩兮，臧考祥於婁句。跖肆暴而保乂兮，顔履仁而夙徂。何否泰之靡所兮，眩榮辱之不圖？運可期兮不可思，道可知兮不可爲。求之者勞兮欲之者惑，信天任命兮理乃自得。

一路招摇向上攀登啊，突然升到寥廓的空中。登上天門而回頭眷顧啊，俯視大地以觀天象。招命黔雷爲先導啊，去清都朝見天帝。觀看渾天儀像啊，拍打初造天地的大罏。向上皇辯明疑惑啊，請教符瑞是凶是吉。唐堯順應自然而咨政於民啊，夏桀擾亂綱紀而衰亡。孔子見周王西去參加諸侯之會而傷心流淚啊，臧會在婁句盜寶却平安祥瑞。盜跖横肆暴虐而安然啊，顔回堅持仁義却一生坎坷。爲什麽優劣是如此不分啊，使人目眩而難辨榮辱。時運可以期盼而不可思至啊，道義可以知之而不可爲。貪求的人勞累疑惑啊，聽天由命則心安理得。

且也四位爲匠，乾巛爲均。散而爲物，結而爲人。陽降陰升，一替一興。流而爲川，滯而爲陵。禍不可攘，福不可徼。其否兮有豫，其泰兮有數。成形兮未察，靈像兮已固。承明訓以發蒙兮，審性命之靡求。將澄神而守一兮，奚飄颻而遐游！

况且四位爲匠，乾坤爲均。分散則成物，結合則爲人。陰陽升降，一廢一興。流動則形成河流，停滯就變成山陵。災禍不能推掉，幸福不可招來。時運不好是上天設定，時來運轉也是天有定數。尚未察覺就已形成，神靈已經安排妥當。承受聖明的訓誡來開啓蒙閉啊，明辨命運難以求得。將氣静神定堅守一心啊，爲什麽一定要飄颻遠游！

斐陳辭以告退兮，主悖惘而永嘆。惟升降之不仍兮，咏别易而會難。願大饗以致好兮，盍息駕於一餐。會司儀於有始兮，延嘉賓於九乾。陳鈞天之廣樂兮，展萬舞之至歡。枉矢鑠其在手兮，狼弧翔其斯彎。睨翟犬於帝側兮，殪熊羆於靈軒。

善言陳辭然後告别退出啊，主上疑惑而長嘆。起落升降不再重復啊，感慨離别將難以再會。希望以豐盛的宴會來修好啊，何不暫停來參加宴會呢。接見主持宴會的司儀啊，在九天延請嘉賓。奏天上美妙動人的音樂啊，輕歌燕舞盡情歡樂。手執彎曲的弓箭啊，射那發亮的天狼星。睨視天帝身旁的猛犬啊，在軒車旁殺死威猛的熊豹。

爾乃清道夙蹕，載輪修祖。班命授號，轙軿整旅。兆司讎以屆路兮，萬靈森而陳庭。豐隆軒其警衆兮，鈞陳帥以屬兵。堪輿竦而進時兮，文昌肅以司行。抗

接着清道開路，登車祭神。班賜命令授爵封號，整頓車仗儀容。在路邊進行占卜啊，隊伍森森排列在庭。豐隆在車上宣布戒令啊，整訓操練隊伍。堪輿緊張地報告時間啊，文昌星嚴肅地安排行程。抛棄蚩尤的旗

蚩尤之修旃兮，建雄虹之采旄。乘雲車電鞭之扶輿委移兮，駕應龍青虯之容裔陸離。俯游光逸景倏爍徽霍兮，仰流旍垂旄猋攸襳纚。前湛湛而攝進兮，後儻儻而方馳。且啓行於重陽兮，奄税駕乎少儀。跨列缺兮窺乾巛，揮玉闕兮出天門。涉漢津兮望崐崘，經赤霄兮臨玄根。觀品物兮終復魂，形已消兮氣猶存。眺懸舟之離離兮，懷舊都之藹藹。仍繁榮而督引兮，將遄降而速邁。華雲依霏而翼衡兮，日月炫晃而映蓋。蹈烟熅兮辭天衢，心闇曶兮識故居。路逶迤兮情欣欣，奄忽歸兮反常閭。修中和兮崇彝倫，大道繇兮味琴書。樂自然兮識窮達，澹無思兮心恒娱。

幟啊，樹起雄壯威嚴的彩旗。乘着雲車雷電驅趕着盤旋上升啊，駕騎青龍而光彩斑駁。俯看流光逸景燦然飛逝啊，仰觀旍旗獵獵在風中飄揚。前隊密密麻麻準備推進啊，後隊抬頭仰望將要奔馳。準備在重陽之日起程啊，先停留下來修習禮儀。騎跨着閃電窺視乾坤啊，揮手告别玉闕出了天門。渡過了河漢啊遥望崑崙，穿過了紅雲飛布的上天置身空中。觀看萬物啊終於再現魂魄，形體已經消逝啊氣息尚存。眺望浮舟剥落殘破啊，懷念故都的茂盛草木。依舊繁華而督促引導快降落啊，將要降落却又迅速越過而去。彩雲在車轅旁流動啊，日月的光澤在車蓋上照映。踏着烟霧辭别了上天啊，心中激蕩而識故居。路越近啊心情越興奮，倏忽之間啊回歸故里。學習中和之道啊尊崇人倫綱紀，奉行道義啊以琴書爲樂。安於自然啊通識窮達的道理，恬淡無所思念啊心中永遠快樂。

舉賢良，與夏侯湛等十七人策爲下第，拜中郎。武帝詔曰：“省諸賢良答策，雖所言殊塗，皆明於王義，有益政道。欲詳覽其對，究觀賢士大夫用心。”因詔諸賢良方正直言，會東堂策問，曰：“頃日食正陽，水旱爲災，將何所修，以變大眚？及法令有不宜於今，爲公私所患苦者，皆何事？凡平世在於得才，得才者亦借耳目以聽察。若有文武器能有益於時務而未見申敘者，各舉其人。及有負俗謗議，宜先洗濯者，亦各言之。”虞對曰：“臣聞古之聖明，原始以要終，體本以正末。故憂法度之不當，而不憂人物之失所；憂人物之失所，而不憂災害之流行。誠以法得於此，則物理於彼；人和於下，則災消於上。其有日月之眚，水旱之災，則反聽内視，求其所由，遠觀諸物，近驗諸身。耳目聽察，豈或有蔽其聰明者乎？動心出令，豈或有傾其常正者

推舉爲賢良，和夏侯湛等十七人策爲下等，拜官中郎。武帝下詔説：“省覽諸位賢良和答策，雖然所説的各不相同，但都通明王政理義，有益政道。想進一步詳細覽閲他們的對策，研究體察賢士大夫的用心。”詔令諸位賢良方正直言之士，聚會在東堂對策，問道：“近來發生日食，以及水旱災害，將如何修治國政，來改變大的災禍？還有法令有和今天不相適宜的，使公家和私人受苦患的，都是些什麽事？大凡太平世道在於得到人才，得到人才也要通過一定的耳目來加以觀察。如果有文武才能對時務有益却又没有得到任用的人，請各自舉薦這樣的人。以及有違背時俗受到謗議，應先清除罷免的人，也請各自講出來。”摯虞對答説：“我聽説古代聖明君主，探究事物的起始與終結，體察根本用來糾正枝節。因此憂慮法度不恰當，而不憂慮人物的各失其所；憂慮人物失其所在，但不憂患災害的流行。這的確是因爲法度適當，事物就有了條理；人們和睦於下，災禍就會消失在上。如有日食月食現象，發生水旱災荒，就回頭從内部視聽，尋求它的原因，遠觀各種事物，近處查驗人事。耳聞目睹，

乎？大官大職，豈或有授非其人者乎？賞罰黜陟，豈或有不得其所者乎？河濱山岩，豈或有懷道釣築而未感於夢兆者乎？方外遐裔，豈或有命世傑出而未蒙膏澤者乎？推此類也，以求其故，詢事考言，以盡其實，則天人之情可得而見，咎徵之至可得而救也。若推之於物則無忤，求之於身則無尤，萬物理順，内外咸宜，祝史正辭，言不負誠，而日月錯行，夭癘不戒，此則陰陽之事，非吉凶所在也。期運度數，自然之分，固非人事所能供御，其亦振廩散滯，貶食省用而已矣。是故誠遇期運，則雖陶唐、殷湯有所不變；苟非期運，則宋衛之君，諸侯之相，猶能有感。唯陛下審其所由，以盡其理，則天下幸甚。臣生長蓽門，不逮異物，雖有賢才，所未接識，不敢瞽言妄舉，無以疇答聖問。”擢爲太子舍人，除聞喜令。

是不是有遮蔽住聰明的東西？心中所想的和發出的詔令，是不是違犯了正常的節度？大的官職，是不是有授非其人的現象？賞升罰黜，是不是有做法失當的地方？河岸山岩之中，是不是還有身懷道義但却在釣魚築土而没有在夢兆中得到感應的人呢？方外邊遠地區的人中，是不是還有命世豪傑出現却没有蒙受膏澤的呢？以此類推，以求其原因，詢查其言行，以竭盡其真實，則天人之情就可以體現，過失的報應就可以避免。如果推察事物却無所觸犯，求之於身却没有過錯，萬物得到理順，内外各得其宜，史官記載義正辭嚴，説話忠誠，但仍日月不按期運行，病癘災禍不能阻，那就是天地陰陽之事，不是吉凶之所在。氣運度數，是由自然規則來决定，本來就不是人事所能統治的，人所做的不過是開倉賑濟舒散滯氣，節食省用而已。因此如的確遇上時機，那麽即使陶唐、殷湯也會不加變改；假如不是遇上時機，那麽即使宋衛的君主，諸侯國的國相，也能有所感應。希望陛下審察災異發生的原由，以妥善處理窮盡其理，那就是天下人的大幸。小臣生長在柴扉之家，不接觸奇異之物，雖然有賢才，但從未結交相識，不敢胡言亂語妄有舉動，難以很好地回答聖上的提問。”提拔爲太子舍人，又任爲聞喜縣令。

時天子留心政道，又吴寇新平，天下乂安，上《太康頌》以美晋德。其辭曰：

於休上古，人之資始。四隩咸宅，萬國同軌。有漢不競，喪亂靡紀。畿服外叛，侯衛内圮。天難既降，時惟鞠凶。龍戰獸争，分裂遐邦。備僭岷蜀，度逆海東。權乃緣間，割據三江。明明上帝，臨下有赫。乃宣皇威，致天之辟。奮武遼隧，罪人斯獲。撫定朝鮮，奄征韓貊。文既應期，席卷梁益。元憝委命，九夷重譯。邛、冉、哀牢，是焉底績。

當時天子留意於政道，且吴寇被滅，天下平安，摯虞進上《太康頌》來稱頌晋的美德。文章中説：

偉大的上古時代，有了人類的繁衍。天下四面八方都建了宅屋，萬國歸於統一。有漢風氣不競，喪亂没有法度。畿服之國發生反叛，侯國内部滅絶難續。上天的災難已經降下，時事變得極爲凶險。龍獸争戰，遠邦分裂。劉備在岷蜀一帶僭稱帝號，公孫度在海東叛逆。孫權乘此機會，割據三江地區。聖明的天帝，看了下界大爲發怒。於是發起皇皇威氣，實施上天的責罰。奮發武威在遼地，抓獲了罪人。撫定了朝鮮，又征討韓貊。文帝應命征討，席捲了梁益地區。元凶受到懲罰，九夷地區重歸順服。邛、

我皇之登，二國既平。靡適不懷，以育群生。吴乃負固，放命南冥。聲教未曁，弗及王靈。皇震其威，赫如雷霆。截彼江沔，荆舒以清。邈矣聖皇，參乾兩離。陶化以正，取亂以奇。耀武六旬，輿徒不疲。飲至數實，干旄無虧。洋洋四海，率禮和樂。穆穆宫廟，歌雍咏鑠。光天之下，莫匪帝略。窮髮反景，承正受朔。龍馬騤騤，風于華陽。弓矢橐服，干戈戢藏。嚴嚴南金，業業餘皇。雄劍班朝，造舟爲梁。聖明有造，實代天工。天地不違，黎元時邕。三務斯協，用底厥庸。既遠其迹，將明其踪。喬山惟岳，望帝之封。猗歟聖帝，胡不封哉！

以母憂解職。久之，召補尚書郎。

將作大匠陳勰掘地得古尺，尚書奏："今尺長於古尺，宜以古爲正。"潘岳以爲習用已久，不宜復改。虞駁曰："昔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其形容，象物制器，以存時用。故參天兩地，以正算數之紀；依律計分，以定長短之度。其作之也有則，故用之也有徵。考步兩儀，則天地無所隱其情；準正三辰，則懸象無所容其謬；施之金石，則音韵和諧；措之規矩，則器用合宜。一本不差而萬物皆正，及其差也，事皆反是。今尺長於古尺幾於半寸，樂府用之，律吕不合；史官用之，曆象失占；醫署用之，孔穴乖錯。此三者，度量之所由生，得失之所取徵，皆絓閡而不得通，故宜改今而從古也。唐虞之制，同律度量衡，仲尼之訓，謹權審度。今兩尺并

冉、哀牢平定歸順，是他的偉大功績。

當今皇上登基，平定了二國。胸懷天下，用以養育群生。吴依仗地勢堅固，在南面一帶不服朝命。聲名教化不能施行，皇帝的威靈不能到達。皇上震發神威，有雷霆萬鈞之勢。截斷了江沔地帶，使荆舒地區得以清平。深遠的聖皇，策略就像乾兩相分離。陶冶化育用正，治理亂局用奇。用兵耀武六旬，車馬士卒并不疲困。兵馬無損，兵器不少。洋洋四海，和睦禮樂。肅穆的宫廟，歌舞升平。普天之下，都歸皇帝的統轄。窮髮反正，承受正朔。龍馬健壯，風牧在華陽。弓箭裝入口袋，干戈收藏起來。威嚴的兵戈，高大的戰船。揮動雄劍班師，接連船隻成橋梁。聖明帝王的創造，實在可以替代天工。天地順遂，百姓和睦。三務協和，中庸之道。向遠方宣揚皇帝的業績，表明皇帝遠行的踪迹。高山大岳，期望皇帝的封祭。偉大美好的聖帝，何不封祭呢！

因母喪離職。很久之後，又任尚書郎。

將作大匠陳勰掘地得到一把古尺，尚書奏稱："現在的尺子比古尺要長，應當以古尺爲準。"潘岳認爲習用已久，不宜再改。摯虞駁斥説："過去聖人因爲天下事物的精微而仿照它們的形狀，按物象製成器物，以存留使用。因此用參天兩地奇偶之數，用來確定算數的數目；按尺律計量分寸，用以制定長短的度數。這些製作有其規則，所以用起來也有驗徵。考察步量測知儀軌，就會使天地不能隱去實情；依據日月星三辰，就能使顯象的事物不容其有違謬；施用於金石，就能音韵和諧；運用於規矩，就能使器用合適。一樣也不出現差錯然後萬物都正，到出現了差錯，事物就會與此相反。現在使用的尺子比古尺幾乎要長過半寸之多，樂府的人用了，音律就會不合；史官用了，曆象就會失準；醫務人員用了，針療就會扎錯穴位。這三個方面，是度量産生的根由，它的得失就在這些方面取得驗證，這些方面都阻礙不通，所以就應該改變現行的尺寸

用，不可謂之同；知失而行，不可謂之謹。不同不謹，是謂謬法，非所以軌物垂則，示人之極。凡物有多而易改，亦有少而難變，亦有改而致煩，有變而之簡。度量是人所常用，而長短非人所戀惜，是多而易改者也。正失於得，反邪於正，一時之變，永世無二，是變而之簡者也。憲章成式，不失舊物，季末苟合之制，異端雜亂之用，當以時釐改，貞夫一者也。臣以爲宜如所奏。”又表論封禪，見《禮志》。

而從用古人的尺寸。唐虞時的制度，對度量衡有相同的律度，仲尼訓誡説，要審慎使用權度單位。現在兩種尺度并用，不能説是統一；知道失準仍在通用，不能説是謹慎。不統一不謹慎，叫做尺度謬錯，這不能度量事物垂憲法則，給人們顯示準則。大凡事物有些雖多但容易改革，也有些雖少却難以改變，也有些更革却反而導致了混亂，有些變革後趨向簡易。度量尺寸是人們經常使用的，而對尺寸的長短并不是人們所戀惜的，所以雖多却容易改革。糾正失誤得到正確，反邪歸正，一時的變革，保證永遠不再有第二次，這是變革了但走向簡易的方法。法令成式，不能失去古人的成法，末世苟合使用的制度，異端雜亂的用途，應當因時改革，使其歸於統一。我認爲應當按照尚書奏稱的去做。”又上表論封禪，見《禮志》中。

虞以漢末喪亂，譜傳多亡失，雖其子孫不能言其先祖，撰《族姓昭穆》十卷，上疏進之，以爲足以備物致用，廣多聞之益。以定品違法，爲司徒所劾，詔原之。

摯虞認爲漢末喪亂以來，家譜大多亡佚不存，即使子孫也説不上自己的先祖，就寫作了《族姓昭穆》十卷，上疏進獻給朝廷，認爲足以備物致用，有增廣多聞的好處。由於定品級違犯法規，被司徒彈劾治罪，皇帝下詔赦免了他。

時太廟初建，詔普增位一等。後以主者承詔失旨，改除之。虞上表曰：“臣聞昔之聖明，不愛千乘之國而惜桐葉之信，所以重至尊之命而達於萬國之誠也。前《乙巳赦書》，遠稱先帝遺惠餘澤，普增位一等，以酬四海欣戴之心。驛書班下，被于遠近，莫不鳥騰魚躍，喜蒙德澤。今一旦更以主者思文不審，收既往之詔，奪已澍之施，臣之愚心竊以爲不可。”詔從之。

當時太廟剛剛建成，下詔天下普遍增加爵位一等。後來由於主事的人承奉詔命失旨，改掉了這一詔令。摯虞上表説：“我聽説過去的聖明君主，不吝惜有千輛兵車的國家而愛惜輕如桐葉的信譽，這是所以重視至爲尊上的成命而通達萬國的誠意。前次《乙巳赦書》中，遠稱是先帝遺留的惠澤，普遍增加爵位一等，用來作爲對天下欣然擁戴的人心的酬勞。驛書發布下達，已是遠近皆知，天下人莫不像魚鳥一樣歡騰跳躍，喜悦地承受德澤。現在一旦又因爲主事的人下達文意不謹慎，就收回了以往的詔令，奪回已施惠的恩澤，我認爲不可以這樣做。”下詔聽從了他的意見。

元康中，遷吳王友。時荀顗撰《新禮》，使虞討論得失而後施行。元皇后崩，杜預奏：“諒闇之制，乃自上古，是以高宗無服喪之文，而唯文稱不言。漢文限三十六日。魏氏以

元康時，升任爲吳王友。當時荀顗撰寫了《新禮》，讓摯虞討論了此書的得失然後加以施行。元皇后死後，杜預上奏説：“居喪的制度，起自上古時代，所以高宗没有服喪的禮文，而惟文稱不言。漢文帝限定爲三十六日。魏氏以來，

降，既虞爲節。皇太子與國爲體，理宜釋服，卒哭便除。”虞答預書曰：“唐稱遏密，殷云諒闇，各舉事以爲名，非既葬有殊降。周室以來，謂之喪服。喪服者，以服表喪。今帝者一日萬機，太子監撫之重，以宜奪禮，葬訖除服，變制通理，垂典將來，何必附之於古，使老儒致争哉！”皇太孫尚薨，有司奏“御服齊衰期”。詔令博士議。虞曰：“太子生，舉以成人之禮，則殤理除矣。太孫亦體君傳重，由位成而服全，非以年也。”從之。虞又議玉輅、兩社事，見《輿服志》。

以葬而祭爲節。皇太子代表國體，理應釋服，卒哭禮完了就除服。”摯虞回答杜預的信中説：“唐稱爲遏密，殷時稱諒闇，各自舉事而爲名，不是在已葬後有不同的禮數。周室以來，叫做喪服。喪服，就是用穿的衣服來表示喪禮。現在皇帝日理萬機，太子有撫國的重任，所以應該放棄禮數，安葬完了就除服，改變舊制以通達事理，垂典將來，何必要附會古制，使老儒之間争論不休呢！”皇太孫司馬尚死，有關部門奏議“皇帝穿一年的喪服”。下詔令博士論議。摯虞説：“太子生的時候，已舉以成人之禮，那麽夭亡後就不穿喪服了。太孫也繼體君位有傳國之重，應該由繼成君位後纔喪服齊全，不是以年齡爲標準。”皇帝聽從了他的主張。摯虞又議論玉輅、兩社等事，詳見《輿服志》中。

後歷秘書監、衛尉卿，從惠帝幸長安。及東軍來迎，百官奔散，遂流離鄠杜之間，轉入南山中，糧絶飢甚，拾橡實而食之。後得還洛，歷光禄勛、太常卿。時懷帝親郊。自元康以來，不親郊祀，禮儀弛廢。虞考正舊典，法物粲然。及洛京荒亂，盗竊縱横，人饑相食。虞素清貧，遂以餒卒。

後歷任秘書監、衛尉卿，跟從惠帝到了長安。東軍來迎接，百官逃散，便流離在鄠杜之間，流轉到了南山中，糧食斷絶飢餓難忍，撿拾橡樹子來吃。後來回到洛陽，又歷任光禄勛、太常卿。當時懷帝親自主持郊祀禮。自元康以來，皇帝不親自主持郊祀，禮儀廢弛。摯虞考正舊有典籍，法物粲然具存。到洛京荒亂，盗竊公行，人們餓得吃人。摯虞平素清貧，終於因飢餓而死。

虞撰《文章志》四卷，注解《三輔决録》，又撰古文章，類聚區分爲三十卷，名曰《流别集》，各爲之論，辭理愜當，爲世所重。

摯虞撰有《文章志》四卷，注解《三輔决録》，又撰古文章，按類區分爲三十卷，名爲《流别集》，各爲其寫了論説，言辭義理恰當，爲世人所推重。

虞善觀玄象，嘗謂友人曰：“今天下方亂，避難之國，其唯凉土乎！”性愛士人，有表薦者，恒爲其辭。東平太叔廣樞機清辯，廣談，虞不能對；虞筆，廣不能答；更相嗤笑，紛然於世云。

摯虞善於觀察天象，曾對友人説：“當今天下正亂，避難的地方，僅有凉州地方！”生性喜好士人，有舉薦上表，常爲他們修改薦表。東平人太叔廣善於清辯，太叔廣談論，摯虞不能對答；摯虞筆對，太叔廣不能回答；互相嗤笑，引起争執。

束晳

束晳字廣微，陽平元城人，漢太子太傅疎廣之後也。王莽末，廣曾孫孟達避難，自東海徙居沙鹿山南，因去疎之足，遂改姓焉。祖混，隴西

束晳字廣微，陽平元城人，是漢太子太傅疎廣的後代。王莽末年，疎廣的曾孫疎孟達爲逃難，從東海遷徙居住到了沙鹿山的南面，就把疎字的足旁去掉，改姓爲束。祖父束混，任過隴西

太守。父龕，馮翊太守，并有名譽。

太守。父親束龕，任過馮翊太守，都有好的聲名。

皙博學多聞，與兄璆俱知名。少游國學，或問博士曹志曰："當今好學者誰乎？"志曰："陽平束廣微好學不倦，人莫及也。"還鄉里，察孝廉，舉茂才，皆不就。璆娶石鑒從女，棄之，鑒以爲憾，諷州郡公府不得辟，故皙等久不得調。

束皙博學多聞，與兄長束璆都很知名。少年時在國學學習，有人問博士曹志說："當今好學的人是誰呢？"曹志回答說："陽平人束廣微好學不倦，別人趕不上他。"回到鄉里，舉薦爲孝廉、茂才，都不就。束璆娶了石鑒的侄女爲妻，又拋棄了她，石鑒以此爲恨，私下諷諭州郡公府不能徵用束氏兄弟，所以束皙等人長期不能調用。

太康中，郡界大旱，皙爲邑人請雨，三日而雨注，衆謂皙誠感，爲作歌曰："束先生，通神明，請天三日甘雨零。我黍以育，我稷以生。何以疇之？報束長生。"皙與衛恒厚善，聞恒遇禍，自本郡赴喪。

太康年間，郡中發生大旱災，束皙替邑中人求雨，過了三天就大雨如注，大家認爲是束皙的誠意感動了上天，給他作歌唱道："束先生，通神明，請天三日甘雨淋。我們的黍子得到培育，我們的麥子得以還生。用什麽報答？願束先生長生不老。"束皙和衛恒關係親密，他聽到衛恒遇災禍死亡的消息，就從本郡出發赴喪。

嘗爲《勸農》及《餅》諸賦，文頗鄙俗，時人薄之。而性沈退，不慕榮利，作《玄居釋》以擬《客難》，其辭曰：

曾作《勸農》及《餅》等賦，文詞很鄙俗，受到當時人的輕視。但生性沉靜謙讓，不羨慕榮利，作了《玄居釋》來模擬《客難》一文，文章說：

> 束皙閑居，門人并侍。方下帷深譚，隱几而咍，含毫散藻，考撰同異，在側者進而問之曰："蓋聞道尚變通，達者無窮。世亂則救其紛，時泰則扶其隆。振天維以贊百務，熙帝載而鼓皇風。生則率土樂其存，死則宇内哀其終。是以君子屈己伸道，不耻干時。上國有不索何獲之言，《周易》著躍以求進之辭。莘老負金鉉以陳烹割之說，齊客當康衢而咏《白水》之詩。今先生耽道修藝，嶷然山峙，潜朗通微，洽覽深識，夜兼忘寐之勤，晝騁鑽玄之思，曠年累稔，不墮其志。鱗翼成而愈伏，術業優而不試。乃欲闔匵辭價，泥蟠深處，永戢琳琅之耀，匿首窮魚之渚，當唐年而慕長沮，邦有道而反甯

> 束皙在家閑居，門人在旁侍聽。正好拉下帷幔深談，倚靠几案而笑。含吐詞藻，考撰異同，在側的門人上前發問說："聽說道義尊崇變通，通達的人不會窮迫。在世事紛亂時解救紛争，世事安泰時就扶助隆盛。振繼天道而贊助百務，興隆帝業而鼓動皇風。活着的時候天下人爲他而歡樂，死了以後又天下人爲他而哀痛。所以君子委屈自己而伸張道義，不以進取爲耻。上古時的國家有不索求將有何獲得的言論，《周易》中寫有期待以求進取的言辭。莘老扛負金鉉來陳述烹割的論說，齊客在大道之上歌咏《白水》之詩。現在先生耽溺道藝，巍然不動如山峙立，鑽研通徹細微，博覽深謀遠識，夜裏勤苦得忘了睡覺，白天鑽研玄妙的精思，長年累月，不放棄志向。鱗翼長成却更加潜伏，術藝德業優秀却不去試用。想裝入書櫃拒絶出售，在泥中屈身潜藏深處，永遠收藏琳琅滿目的光耀，隱匿身首在無魚的小島，處在

武。識彼迷此，愚竊不取。

唐堯的時代却羨慕長沮，邦國有道却反去學甯武。認識了那邊却忘了這邊，我認爲并不可取。

“若乃士以援登，進必待求，附勢之黨横擢，則林藪之彦不抽，丹墀步紈袴之童，東野遺白顛之叟。盍亦因子都而事博陸，憑鷁首以涉洪流，蹈翠雲以駭逸龍，振光耀以驚沈鱍。徒屈蟠於陷井，眄天路而不游，學既積而身困，夫何爲乎秘丘。

“至於士人攀援升登，進用必等待訪求，依附權勢的黨羽横加提升，那麽在山澤中的英才就得不到起用，朝廷上行走的是紈絝子弟，山野之中就會遺忘白了頭髮的老叟。何不也通過子都而去事奉博陸，憑鷁首以涉過洪流，蹈翠雲來震駭逸龍，振奮光耀來驚懼河底的鱍魚。屈身在井中，視登天的路而不游，積累學行而身受貧困，又在神秘的山丘做些什麽。

“且歲不我與，時若奔駟，有來無反，難得易失。先生不知盱豫之識悔遲，而忘夫朋盍之義務疾，亦豈能登海湄而抑東流之水，臨虞泉而招西歸之日？徒以曲畏爲梏，儒學自桎，囚大道於環堵，苦形骸於蓬室。豈若托身權戚，憑勢假力，擇栖芳林，飛不待翼，夕宿七娥之房，朝享五鼎之食，匡三正則太階平，贊五教而玉繩直。孰若茹藿餐蔬，終身自匿哉！”

“况且歲月不會多給我，時間如駟馬奔騰，有來無返，難以得到却容易失去。先生不知道猶豫的識辭悔恨遲緩，又忘記了朋友相聚的理義專務快疾，又怎能登上海岸而阻擋向東而去的流水，身臨虞泉而招回向西歸去的落日呢？徒以委曲畏懼爲桎梏，用儒學自設牢籠，把大道囚閉在環繞的墻壁中，在蓬屋中困苦着自己的形骸。哪裏像别人托身權貴，憑藉勢力，選擇芳草深林栖身，奮飛都不用翅翼，晚上住宿在七娥的閨房，早上享用列置五鼎的食物，匡助三正就會使太階安平，贊化五教而法度公平。誰像你食用粗食淡飯，終身隱匿呢！”

束子曰：“居！吾將導爾以君子之道，諭爾以出處之事。爾其明受余訊，謹聽余志。

束子説道：“坐下來！我將用君子之道來引導你，用出仕或隱居的事理來教諭你。你要明白地接受我的訊問，謹慎地聽從我的心志。

“昔元一既啓，兩儀肇立，離光夜隱，望舒晝戢，羽族翔林，蝂蛁赴濕，物從性之所安，士樂志之所執，或背豐榮以岩栖，或排蘭闥而求入，在野者龍逸，在朝者鳳集。雖其軌迹不同，而道無貴賤，必安其業，交不相羡，稷契奮庸以宣道，巢由洗耳以避禪，同垂不朽之稱，俱入賢者之流。參名比譽，誰劣

“遠古時候萬物萌興，天地形成，太陽到晚上就隱藏起來，月亮在白天就休息，鳥在林中飛翔，獸類前往陰濕的地方，萬物都各求本性的安適，士人以執其心志爲樂，有的放棄豐厚榮利栖身山岩之上，有的推官府大門謀求爲官，在野的人如龍逸游，在朝的人如鳳凰雲集。雖然路途不同，但道義上没有貴賤的區别，必定會各安其業，互不羡慕，稷契奮發用以宣明道義，巢由洗净耳朵來逃避禪讓，他們都垂名後世堪稱不朽，

誰優？何必貪與二八爲群，而耻爲七人之疇乎！且道睽而通，士不同趣，吾竊綴處者之末行，未敢聞子之高喻，將忽蒲輪而不眄，夫何權戚之云附哉！

都進入了賢人的行列。比較他們的聲譽，誰好誰不好呢？何必非要貪圖和八元、八愷爲伍，而又耻於和七人同道呢！況且道不同而能通達，士人之路也不同，我將自己綴列在隱士的後面，不敢接受你高明的比喻，將輕視蒲車而不顧盼，又爲何要依附那些權貴呢！

“昔周、漢中衰，時難自托，福兆既開，患端亦作，朝游巍峨之宮，夕墜峥嶸之壑，晝笑夜嘆，晨華暮落，忠不足以衛己，禍不可以預度，是士諱登朝而競赴林薄。或毁名自污，或不食其禄，比從政於匣笥之龜，譬官者於郊廟之犢，公孫泣涕而辭相，楊雄抗論於赤族。

“當年周、漢衰落，一時高官顯貴難以自安，福端一開，患端也就興起，早上在巍峨的宮殿中悠游，晚上却墜落在峥嶸的溝壑，白天歡笑夜晚苦嘆，早上華榮晚上敗落，忠不能保衛自己，禍不能事先測度，所以士人忌諱入朝做官而競趨山林隱居。有的毁名自污，有的不食其俸禄，把從政比作處在匣箱中的烏龜，把做官的人看成是郊祀時廟中的牛畜，公孫哭着拒絶當宰相，楊雄直言説當官將會毁滅宗族。

“今大晋熙隆，六合寧静。蜂蠆止毒，熊羆輟猛，五刑勿用，八紘備整，主無驕肆之怒，臣無鼛纓之請，上下相安，率禮從道。朝養觸邪之獸，庭有指佞之草，禍戮可以忠逃，寵禄可以順保。

“現在大晋興盛，天下寧静。蜂蠆不再施毒，熊羆不再凶猛，刑法不用，八方備整，主上没有驕肆的怒容，臣下没有升官的請求，上下相安，尊禮從道。朝中豢養着去除奸邪的猛獸，庭上有能識别佞人的花草，有了災禍可以因忠心而獲免，禄位可以順遂地保持。

“且夫進無險懼，而惟寂之務者，率其性也。兩可俱是，而舍彼趣此者，從其志也。蓋無爲可以解天下之紛，澹泊可以救國家之急，當位者事有所窮，陳策者言有不入，翟璜不能迴西鄰之寇，平勃不能正如意之立，干木卧而秦師退，四皓起而戚姬泣。夫如是何舍何執，何去何就？謂山岑之林爲芳，谷底之莽爲臭。守分任性，唯天所授，鳥不假甲於龜，魚不借足於獸，何必笑孤竹之貧而羡齊景之富！耻布衣以肆志，寧文裘而拖綉。且能約其躬，則儋石之穡以豐；苟

“而且進没有危險懼怕，但以静寂爲專務的人，是想率從自己的本性。兩方面都正確，而捨棄一面求取另一面的人，是爲了遵從自己的心志。無爲可以解救天下的紛争，淡泊可以挽救國家的危急，在位的人事有做不好的時候，陳言進策的人進言有時不能采納，翟、璜不能使西邊的敵寇回去，陳平、周勃不能糾正如意立於帝位，段干木横卧却能使秦軍撤退，四皓出來進言戚姬便悲泣。這些人又放棄了什麽求取了什麽，離開了哪裏又趨就了哪裏呢？能説山頂之樹林芬芳，谷底的草莽發臭嗎。守本分任本性，是上天所授，飛鳥不向烏龜借甲殻，游魚不向野獸借腿脚，何必要譏笑孤竹的貧困而羡慕齊景的富貴呢！耻穿布衣而從心志，寧願身穿裘

肆其欲，則海陵之積不足；存道德者，則匹夫之身可榮；忘大倫者，則萬乘之主猶辱。將研六籍以訓世，守寂泊以鎮俗，偶鄭老於海隅，匹嚴叟於僻蜀。且世以太虛爲輿，玄爐爲肆，神游莫競之林，心存無營之室，榮利不擾其覺，殷憂不干其寐，捐夸者之所貪，收躁務之所棄，薙聖籍之荒蕪，總群言之一至。全素履於丘園，背纓緌而長逸，請子課吾業於千載，無聽吾言於今日也。"

衣而拖曳錦綉。況且如果能儉約自己，那麽有擔石的積蓄也很豐富；如果隨心所欲，那麽有大海高山一樣的積聚也不會滿足；心存道德的人，即使百姓之身也可以榮耀；忘記人倫的人，即使做了萬乘之主也很耻辱。我將研讀六經來訓導世人，堅守寂寞淡泊來扶正風俗，在海角和鄭老相偶，在偏僻的蜀地和嚴叟爲伴。況且世人以天空爲車，玄爐爲市，在没有競争的山林中神游，心中存在無利的住屋，榮利打擾不了睡覺，大的憂患也干涉不了休息，抛棄誇飾的人所貪的東西，收用急躁趨務的人所抛棄的東西，除聖人典籍中的荒蕪，總合群言於一理。在丘園中保全樸實無華，背棄做官而長期隱逸，請你聽我的課業在千年以後，不要在今天聽我的説法。"

張華見而奇之。石鑒卒，王戎乃辟璆。華召皙爲掾，又爲司空、下邳王晃所辟。華爲司空，復以爲賊曹屬。

張華看到文章後感到很奇特。石鑒死後，王戎就召用束璆。張華召用束皙爲掾，又被司空、下邳王司馬晃所召用。張華爲司空，又任他爲賊曹屬。

時欲廣農，皙上議曰：

當時想擴大農業，束皙建議説：

伏見詔書，以倉廩不實，關右饑窮，欲大興田農，以蕃嘉穀，此誠有虞戒大禹盡力之謂。然農穰可致，所由者三：一曰天時不愆，二曰地利無失，三曰人力咸用。若必春無霢霂之潤，秋繁滂沲之患，水旱失中，雩禳有請。雖使羲、和平秩，后稷親農，理疆畛於原隰，勤藨蓘於中田，猶不足以致倉庾盈億之積也。然地利可以計生，人力可以課致，詔書之旨，亦將欲盡此理乎？

我看到詔書，認爲倉庫中不充實，關右飢餓貧窮，想要大興農田，用來種植糧食作物，這的確是當年有虞告誡大禹要竭力而爲的一樣。那麽農業豐收的辦法，所走之路有三條：一是不誤天時，二是不失地利，三是人力都得到使用。如果春天没有雨露滋潤，秋天水災頻繁，水旱失中，便應常求雨禳災。即使羲、和耕作，后稷親自在從事農作，讓他們在濕地治理田界，在田地之中辛勤除草，尚不能够導致倉庫中積滿糧食。然而地利可以增加生産，人力可以勸課引致，詔書的旨意，不也是要説明這一道理嗎？

今天下千城，人多游食，廢業占空，無田課之實。較計九州，數過萬計。可申嚴此防，令監司精察，一人失課，負及郡縣，此人力之可致也。

現在天下城市千座，游食的人很多，多餘的行業空占人力，没有耕田課税的實績。天下的閑人數以萬計。可以嚴令檢查，讓監察部門精心核察，一人不種田，郡縣官吏受責罰，這樣就可以招來人力。

又州司十郡，土狹人繁，三魏尤甚，而猪羊馬牧，布其境內，宜悉破廢，以供無業。業少之人，雖頗割徙，在者猶多，田諸菀牧，不樂曠野，貪在人間。故謂北土不宜畜牧，此誠不然。案古今之語，以爲馬之所生，實在冀北，大賈牂羊，取之清渤，放豕之歌，起於鉅鹿，是其效也。可悉徙諸牧，以充其地，使馬牛猪羊齕草於空虛之田，游食之人受業於賦給之賜，此地利之可致者也。昔騂駜在坰，史克所以頌魯僖；却馬務田，老氏所以稱有道，豈利之所以會哉？又如汲郡之吳澤，良田數千頃，泞水停洿，人不墾植。聞其國人，皆謂通泄之功不足爲難，舄鹵成原，其利甚重。而豪强大族，惜其魚捕之饒，構説官長，終於不破。此亦谷口之謡，載在史篇。謂宜復下郡縣，以詳當今之計。荆、揚、兗、豫，污泥之土，渠塢之宜，必多此類，最是不待天時而豐年可獲者也。以其雲雨生於畚臿，多稌生於决泄，不必望朝隮而黄潦臻，禜山川而霖雨息。是故兩周争東西之流，史起惜漳渠之浸，明地利之重也。宜詔四州刺史，使謹按以聞。

又州司十郡，地少人多，三魏地區更是如此，但猪羊牛馬的牧養，散布在境内，這些都應該廢除，用來安置無業人員。産業少的人，雖然有很多已經遷徙，但在的人仍很多，把他們安置在牧區耕作，大都不願待在空曠之地，貪圖在人多的地方。所以有人認爲北方土地不適宜畜牧，其實不是這樣。按照古今説法，都認爲馬的生長，確實要在冀北地區，大商販賣羊群，取之於清渤一帶，放猪時唱的歌聲，興起在鉅鹿，這都是過去的實效。可把他們都遷到牧區，來充實這些地區，使馬牛猪羊在空曠的田野上吃草，流浪的人在政府賜給的土地上種地，這是可以利用地利的地方。當年騂駜馬在野外放牧，所以史克稱頌魯僖公；去掉馬場用以耕作，老氏所以稱爲有道，難道不是利益之所以會合嗎？又如汲郡的吳澤，把良田好幾千頃，用以存水，人們不去耕植。向這一帶的人們打聽，他們都説把水排掉并不困難，水泄之後成爲平原，會有極大的好處。但當地的豪强大族，不放棄湖中捕魚的厚利，私下溝通官吏，最終没有破湖排水。這也是谷口謡傳，記載在史書中。我認爲應再給郡縣下令，來詳述目前的辦法。荆、揚、兗、豫一帶，污泥淤積的土地，河渠谷地等，必然多如此類，這些地方是不等天時就能豐年的地帶。因爲這些地區土壤潮濕，泄水就有好收成，不必盼望下雨就有水到來，不必祭祀山川神靈就會有甘雨息。所以兩周時都争東西向的河流，史起可惜漳渠的浸毁，他們都明瞭地利的重要。應該下詔給上述四州的刺史，使他們瞭解情况後上奏。

又昔魏氏徙三郡人在陽平頓丘界，今者繁盛，合五六千家。二郡田地逼狹，謂可徙還西州，以充邊土，賜其十年之復，以慰重遷之情。一舉兩得，外實内寬，增廣窮人之業，以闢西郊之田，此又農事之大益也。

又昔年魏氏遷徙三郡人到陽平頓丘一帶，現在人口繁殖，合計有五六千家。二郡田地狹小，我認爲可以遷回西邊州郡，來充實邊地，賜他們十年不交賦税，用以撫慰再遷的困難。這樣做一舉兩得，邊地充實内地寬鬆，增廣窮人從事種地，用以開墾西邊地區的田地，這又對農業生産有很大的好處。

轉佐著作郎，撰《晉書·帝紀》、十《志》，遷轉博士，著作如故。

初，太康二年，汲郡人不準盗發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冢，得竹書數十車。其《紀年》十三篇，記夏以來至周幽王爲犬戎所滅，以事接之，三家分，仍述魏事至安釐王之二十年。蓋魏國之史書，大略與《春秋》皆多相應。其中經傳大異，則云夏年多殷；益干啓位，啓殺之；太甲殺伊尹；文丁殺季歷；自周受命，至穆王百年，非穆王壽百歲也；幽王既亡，有共伯和者攝行天子事，非二相共和也。其《易經》二篇，與《周易》上下經同。《易繇陰陽卦》二篇，與《周易》略同，《繇辭》則異。《卦下易經》一篇，似《説卦》而異。《公孫段》二篇，公孫段與邵陟論《易》。《國語》三篇，言楚晋事。《名》三篇，似《禮記》，又似《爾雅》、《論語》。《師春》一篇，書《左傳》諸卜筮，“師春”似是造書者姓名也。《瑣語》十一篇，諸國卜夢妖怪相書也。《梁丘藏》一篇，先叙魏之世數，次言丘藏金玉事。《繳書》二篇，論弋射法。《生封》一篇，帝王所封。《大曆》二篇，鄒子談天類也。《穆天子傳》五篇，言周穆王游行四海，見帝臺、西王母。《圖詩》一篇，畫贊之屬也。又雜書十九篇：《周食田法》，《周書》，《論楚事》，《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大凡七十五篇，七篇簡書折壞，不識名題。冢中又得銅劍一枚，長二尺五寸。漆書皆科斗字。初發冢者燒策照取寶物，及官收之，多燼簡斷札，文既殘缺，不復詮次。武帝以其書付秘書校綴次第，尋考指歸，而以今文寫之。皙在著作，得觀竹書，隨疑分釋，皆有義證。遷尚書

轉任佐著作郎，撰有《晋書·帝紀》、十《志》，升爲博士，任著作郎如舊。

當初，太康二年，汲郡人不準盜挖了魏襄王的墳墓，有人説是安釐王的墓冢，得到數十車竹書。其中有《紀年》十三篇，記載夏以來到周幽王被犬戎所滅，用事相接，到三家分晋，記述魏事到安釐王二十年。魏國的史書，大略和《春秋》都相應。其中經傳大的方面不同，説是夏的年代比殷要多；益侵奪啓的王位，被啓殺掉；太甲殺了伊尹；文丁殺了季歷；自周朝受命，到周穆王時共一百年，不是周穆王的年齡爲一百歲；周幽王死後，有位叫共伯和的人代行天子的權力，不是二相共和的局面。其中《易經》二篇，和《周易》上下經相同。《易繇陰陽卦》二篇，和《周易》大略相同，《繇辭》却不同。《卦下易經》一篇，似《説卦》却又不同。《公孫段》二篇，記公孫段與邵陟論《易》之事。《國語》三篇，記載了楚晋二國的事。《名》三篇，像是《禮記》，又似《爾雅》、《論語》。《師春》一篇，記載《左傳》中那些卜筮之事，“師春”像是寫書人的姓名。《瑣語》十一篇，是各國占夢妖怪及看相的書。《梁丘藏》一篇，先叙述魏的世數，其次講丘藏金玉的事。有《繳書》二篇，論弋射法。《生封》一篇，記載帝王所封之事。《大曆》二篇，是鄒子談天説地那樣的内容。《穆天子傳》五篇，記周穆王游行四海，見到了帝臺和西王母。《圖詩》一篇，是畫贊之類的書。又有雜書十九篇：《周食田法》，《周書》，《論楚事》，《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等。總共有七十五篇，有七篇的簡書折毁，看不清楚題名。墓中又得到銅劍一枚，長二尺五寸。漆書皆用蝌蚪文字寫成。當初掘墓的人點燃簡策照明來尋取寶物，到官方收取時，好多已是殘簡斷札，文字已經殘缺不全，不能再恢復原有的次序。武帝下令將這些簡策交付秘書來校勘補綴次第順序，尋求考校其内容，然後寫成通行的文字。束皙當時任著作郎，得以觀覽竹簡，遇到疑問就分别注釋，都有義證。升任尚書郎。

郎。

武帝嘗問摯虞三日曲水之義，虞對曰："漢章帝時，平原徐肇以三月初生三女，至三日俱亡，村人以爲怪，乃招携之水濱洗祓，遂因水以泛觴，其義起此。"帝曰："必如所談，便非好事。"晳進曰："虞小生，不足以知，臣請言之。昔周公成洛邑，因流水以泛酒，故逸詩云'羽觴隨波'。又秦昭王以三日置酒河曲，見金人奉水心之劍，曰：'令君制有西夏。'乃霸諸侯，因此立爲曲水。二漢相緣，皆爲盛集。"帝大悦，賜晳金五十斤。

晉武帝曾問摯虞三日曲水的含義，摯虞對答說："漢章帝的時候，平原人徐肇在三月初生了三個女兒，到第三日都夭亡了，村人感到很怪異，就相互招呼到水濱祭祀消災，於是在水旁飲酒，它的含義就起源於此。"皇帝說："如果確如你說的話，就不是件好事。"束晳進前說："摯虞是小輩，不足以懂得，我試着談談。當年周公建成洛邑，通過流水來漂浮酒杯，所以逸詩中講'羽觴隨波飄流'。又秦昭王在三月初三設置酒會於河灣，見水中有一金人捧出水心之劍，説：'令你統治西夏。'於是稱霸諸侯，因此立爲曲水節。兩漢相承沿用，成了盛大的集會。"皇帝大爲喜悦，賜給束晳金五十斤。

時有人於嵩高山下得竹簡一枚，上兩行科斗書，傳以相示，莫有知者。司空張華以問晳，晳曰："此漢明帝顯節陵中策文也。"檢驗果然，時人伏其博識。

當時有人在嵩高山下撿得竹簡一枚，上書兩行蝌蚪文字，衆人互相傳看，没有認識的人。司空張華以此詢問束晳，束晳説："這是漢明帝顯節陵中的策文。"一檢驗果然如此，當時人都佩服他的博識。

趙王倫爲相國，請爲記室。晳辭疾罷歸，教授門徒。年四十卒，元城市里爲之廢業，門生故人立碑墓側。

趙王司馬倫爲相國，請他爲記室。束晳托病退休回家，教授門徒。四十歲時逝世，元城街上的人因紀念他而停業，門生故人給他在墓旁樹立了墓碑。

晳才學博通，所著《三魏人士傳》，《七代通記》，《晉書·紀》、《志》，遇亂亡失。其《五經通論》、《發蒙記》、《補亡詩》、文集數十篇，行于世云。

束晳才學博通，著有《三魏人士傳》，《七代通記》，《晉書·紀》、《志》，遇戰亂失散。另有《五經通論》、《發蒙記》、《補亡詩》、文集數十篇，流行於世。

王接

王接字祖游，河東猗氏人，漢京兆尹尊十世孫也。父蔚，世修儒史之學。魏中領軍曹羲作《至公論》，蔚善之，而著《至機論》，辭義甚美。官至夏陽侯相。

王接字祖游，河東猗氏人，是漢京兆尹王尊的十世孫。父王蔚，世代學習儒史之學。魏中領軍曹羲作《至公論》，王蔚認爲寫得好，就寫了《至機論》，言辭義理都很美。官做到夏陽侯相。

接幼喪父，哀毁過禮，鄉親皆嘆曰："王氏有子哉！"渤海劉原爲河東太守，好奇，以旌才爲務。同郡馮收試經爲郎，七十餘，薦接於原曰："夫騂騮不總轡，則非造父之肆；明

王接自幼喪父，哀痛身毁超過禮數，鄉親們感嘆説："王氏真有個好兒子啊！"渤海人劉原爲河東太守，愛好奇才，以表薦人才爲務。同郡人馮收試經文做了郎官，七十多歲時，他向劉原推薦王接説："駿馬不套鞍轡，就不是造父隨心所

月不流光，則非隨侯之掌。伏惟明府苞黄中之德，耀重離之明，求賢與能，小無遺錯，是以鄙老思獻所知。竊見處士王接，岐嶷俊異，十三而孤，居喪盡禮，學過目而知，義觸類而長，斯玉鉉之妙味，經世之徽猷也。不患玄黎之不啓，竊樂春英之及時。”原即禮命，接不受。原乃呼見曰：“君欲慕肥遁之高邪?”對曰：“接薄祜，少孤而無兄弟，母老疾篤，故無心爲吏。”及母終，柴毁骨立，居墓次積年。備覽衆書，多出異義。性簡率，不修俗操，鄉里大族多不能善之，唯裴頠雅知焉。平陽太守柳澹、散騎侍郎裴遐、尚書僕射鄧攸皆與接友善。後爲郡主簿，迎太守温宇，宇奇之，轉功曹史。州辟部平陽從事。時泰山羊亮爲平陽太守，薦之於司隸校尉王堪，出補都官從事。

欲駕御的馬；明月不發光，就没有隨侯之珠。明府有黄中之德，閃耀着重離之明，求訪賢能，没有一點遺誤，所以老朽我想進薦我所知道的賢才。我看到處士王接，偉異俊秀，十三歲上死了父親，居喪竭盡禮數，學習過目不忘，義理能觸類旁通，這真是有玉鉉的妙味，具備了經世致用的高明謀略。我不憂慮老人不被啓用，却歡喜春花開得及時。”劉原就以禮招用，王接不接受。劉原就把他叫去説：“你想學習隱士的高潔嗎?”王接對答説：“王接失去依靠，小時候就孤苦而且没有兄弟，母親年紀大又有重病，所以無心爲官。”到母親去世，哀痛得身如枯柴，多年居住在墓地。博覽群書，多出異義。生性簡率，不仿學時俗節操，鄉里大族很多不能好好對待他，祇有裴頠敬重他。平陽太守柳澹、散騎侍郎裴遐和尚書僕射鄧攸都和王接相友善。後來他當了郡主簿，迎接太守温宇，温宇很看重他，轉爲功曹史。州辟部爲平陽從事。當時泰山人羊亮爲平陽太守，向司隸校尉王堪推薦王接，外任補爲都官從事。

永寧初，舉秀才。友人滎陽潘滔遺接書曰：“摯虞、卞玄仁并謂足下應和鼎味，可無以應秀才行。”接報書曰：“今世道交喪，將遂剥亂，而識智之士鉗口韜筆，禍敗日深，如火之燎原，其可救乎？非榮斯行，欲極陳所見，冀有覺悟耳。”是歲，三王義舉，惠帝復阼，以國有大慶，天下秀孝一皆不試，接以爲恨。除中郎，補征虜將軍司馬。

永寧初年，被舉薦爲秀才。友人滎陽人潘滔給王接寫信説：“摯虞、卞玄仁都説足下應居高位，你可以不接受秀才的薦舉。”王接回信説：“現在世道喪亂，將正要撥亂反正，而明智的人都閉口擱筆，使禍亂敗象日深一日，就像燎原之火，難道還可以解救嗎？我不是以此行爲榮，僅想極言陳述我的所聞所見，希望在上的人能有所覺悟而已。”當年，三諸侯王舉事，使惠帝恢復帝位，因國家有大的慶祝活動，天下的秀才孝廉一概都不試用，王接以此爲憾。任中郎，補征虜將軍司馬。

蕩陰之役，侍中嵇紹爲亂兵所害，接議曰：“夫謀人之軍，軍敗則死之；謀人之國，國危則亡之，古之道也。蕩陰之役，百官奔北，唯嵇紹守職以遇不道，可謂臣矣，又可稱痛矣。今山東方欲大舉，宜明高節，以號令天下。依《春秋》褒三累之義，加紹致命之賞，則遐邇向風，莫敢不

蕩陰之戰，侍中嵇紹被亂兵殺害，王接進議説：“謀人之軍，軍敗就自身也死亡；謀人之國，國家危難也就會滅亡，古人的道義如此。蕩陰之戰，百官奔逃，祇有嵇紹堅守職任來抵禦不道之寇，可以説是真正的大臣，又實在讓人哀痛不已。現在山東正要大舉進軍，應旌表高尚的節義，來號令天下。依照《春秋》褒獎三累的古義，給嵇紹應加以英勇獻身的嘉賞，就會遠近如

肅矣。”朝廷從之。

河間王顒欲還駕長安，與關東乖異，以接成都王佐，難之，表轉臨汾公相國。及東海王越率諸侯討顒，尚書令王堪統行臺，上請接補尚書殿中郎，未至而卒，年三十九。

接學雖博通，特精《禮》《傳》。常謂《左氏》辭義贍富，自是一家書，不主爲經發。《公羊》附經立傳，經所不書，傳不妄起，於文爲儉，通經爲長。任城何休訓釋甚詳，而黜周王魯，大體乖硋，且志通《公羊》而往往還爲《公羊》疾病。接乃更注《公羊春秋》，多有新義。時秘書丞衛恒考正汲冢書，未訖而遭難。佐著作郎束晳述而成之，事多證異義。時東萊太守陳留王庭堅難之，亦有證據。晳又釋難，而庭堅已亡。散騎侍郎潘滔謂接曰：“卿才學理議，足解二子之紛，可試論之。”接遂詳其得失。摯虞、謝衡皆博物多聞，咸以爲允當。又撰《列女後傳》七十二人，雜論議、詩賦、碑頌、駁難十餘萬言，喪亂盡失。

長子愆期，流寓江南，緣父本意，更注《公羊》，又集《列女後傳》云。

風響應，没有敢不整肅的人了。”朝廷聽從了他的意見。

河間王司馬顒想遷帝到長安，與關東相對立，以王接爲成都王佐，感到爲難，上表轉任臨汾公相國。到東海王司馬越率領諸侯討伐司馬顒，尚書令王堪統領百官，上表請王接補任尚書殿中郎，未到任而死，時年三十九歲。

王接雖然學問博通，但最精於《禮》《傳》。常常説《左傳》辭義豐富，自成一家之言，不是以經爲主而著的。《公羊傳》依附經文立傳，經文中没有的，傳文不妄加傳注，行文簡約，對通經有益處。任城人何休訓詁解釋得很詳細，但却黜斥周室而稱魯國爲王，大乖體統，况且通曉《公羊》却又往往反而誤解妄評《公羊》。王接就又注釋了《公羊春秋》，多有新義。當時秘書丞衛恒考正汲冢書，未整理完就遇難身亡。佐著作郎束晳接着整理完畢，其中的事實可以證明許多不同的文義。當時有東萊太守陳留人王庭堅對此辯難，也有證據。束晳又解釋辯論，但王庭堅已死。散騎侍郎潘滔對王接説：“你的才學理議，足以辯解這二人的紛争，請試論之。”王接就詳細解釋二人的得失。摯虞、謝衡都博學多識，都認爲評論允當。又撰著了《列女後傳》七十二人，雜著論議、詩賦、碑頌、駁雜等十餘萬言，經喪亂後全部散失。

王接的長子王愆期，流亡寓居長江以南，承接他父親的遺志，再注釋《公羊傳》，又集著了《列女後傳》。

史臣曰：皇甫謐素履幽貞，閑居養疾，留情筆削，敦悦丘墳，軒冕未足爲榮，貧賤不以爲耻，確乎不拔，斯固有晋之高人者歟！洎乎《篤終》立論，薄葬昭儉，既戒奢於季氏，亦無取於王孫，可謂達存亡之機矣。摯虞、束晳等并詳覽載籍，多識舊章，奏議可觀，文詞雅贍，可謂博聞之士也。或攝官延閣，裁成言事之書；或莅政秩宗，參定禋郊之禮。虞既厄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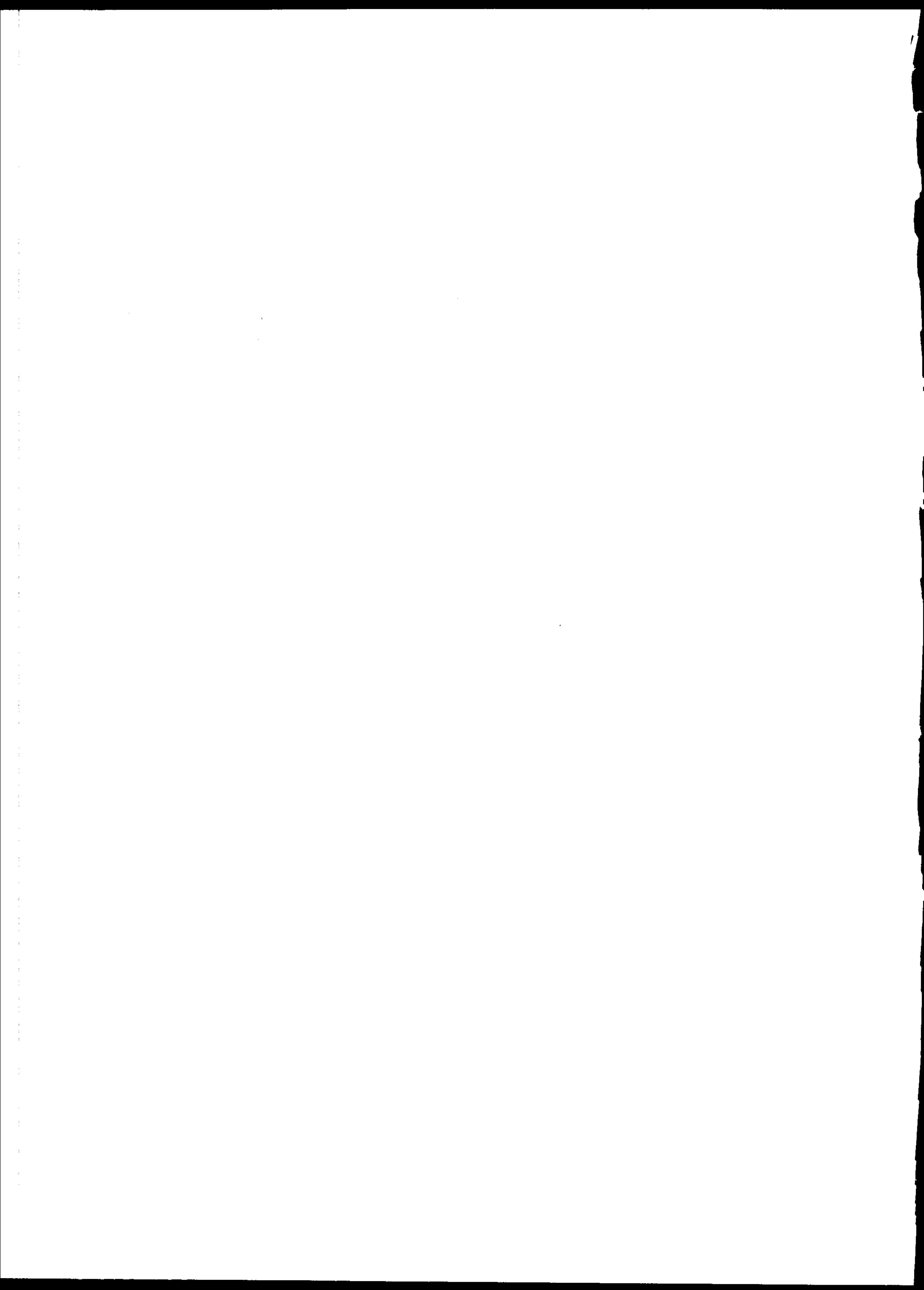
史臣曰：皇甫謐質樸無華而隱居，閑居養病，留心著述，喜好典籍，高官不以爲榮，貧賤不以爲耻，確實是堅貞不拔，真正是有晋一代的高人啊！到他《篤終》篇立論，表示要薄葬以昭明節儉，既告誡不能像季氏那樣奢侈，又不仿效王孫，可以説他是通曉了生死的道理。摯虞、束晳等人都博覽典籍，熟知舊有的典章制度，奏議精闢，文詞雅富，可以説是博學之士。他們或做官館閣，著成論事的書籍；或參政論禮，參與制定郊祭之禮。摯虞困厄於遵從理義，束晳却年歲

從理，晢乃年位不充，天之報施，何其爽也！王接才調秀出，見賞知音，惜其夭枉，未申驥足，嗟夫！

贊曰：士安好逸，栖心蓬蓽。屬意文雅，忘懷榮秩。遺制可稱，養生乖術。摯虞博聞，廣微絶群。財成禮度，刊緝遺文。魏篇式序，漢册斯分。祖游後出，亦播清芬。

不多就去世，上天的報答施惠，怎麼會如此失當呢！王接才學優秀特出，被知音所賞識，可惜早年去世，未能施展才能，可嘆啊！

贊曰：皇甫士安喜好隱逸，有志於柴門陋巷。留心文章典雅，不追求榮華官禄。遺言值得稱道，但在調養身體上却乖錯無術。摯虞博聞多識，束廣微才學超群。寫作禮儀制度，整理遺典舊文。使魏國的書篇有了次序，漢朝的典册有了區分。王祖游雖然後出，但也流播高潔清香。



晉書卷五十二

列傳第二十二

郤詵

郤詵字廣基，濟陰單父人也。父晞，尚書左丞。詵博學多才，瓌偉倜儻，不拘細行，州郡禮命并不應。

泰始中，詔天下舉賢良直言之士，太守文立舉詵應選。詔曰：

蓋太上以德撫時，易簡無文。至于三代，禮樂大備，制度彌繁。文質之變，其理何由？虞夏之際，聖明係踵，而損益不同。周道既衰，仲尼猶曰從周。因革之宜，又何殊也？聖王既沒，遺制猶存，霸者迭興而翼輔之，王道之缺，其無補乎？何陵遲之不反也？豈霸德之淺歟？期運不可致歟？且夷吾之智，而功止於霸，何哉？夫昔人之爲政，革亂亡之弊，建不刊之統，移風易俗，刑措不用，豈非化之盛歟？何修而嚮兹？朕獲承祖宗之休烈，于兹七載，而人未服訓，政道罔述。以古況今，何不相逮之遠也？雖明之弗及，猶思與群賢慮之，將何以辨所聞之疑昧，獲至論於讜言乎？加自頃戎狄内侵，災害屢作，邊甿流離，征夫苦役，豈政刑之謬，將有司非其任歟？各悉乃心，究而論之。上明古制，下切當今。朕之失德，所宜振補。其正議無隱，將敬聽

郤詵字廣基，濟陰單父人。父名郤晞，尚書左丞。郤詵博學多才，容貌偉岸倜儻，不拘小節，州郡招舉做官都不應命。

泰始年間，詔天下薦舉賢良直言之士，太守文立舉薦郤詵應選。下詔說：

上古用仁德統治天下，簡易而没有條文。到了三代，禮樂完備，制度更加繁瑣。文雅與質樸變换，其道理何在？虞夏之際，聖人相接，但增减又有不同。周朝已經衰落，仲尼仍説遵從周禮。這其中因襲更改的情形，又爲什麽不同呢？聖王已經作古，遺留的制度仍然存在，稱霸的人交迭興起而用禮樂來輔助他們，王道缺毁，難道没有辦法補救嗎？爲什麽衰頹而不能反正呢？難道是霸德日短，氣數還不能招致嗎？況且以管仲的智慧，而功德僅到成就霸業爲止，爲什麽？古人治理國政，改革戰亂衰亡的弊端，建立不可磨滅的國統，移風易俗，刑法擱置不用，這難道不是教化的隆盛嗎？如何修治纔能接近這種盛治呢？我繼承了祖宗的宏偉基業，到現在已歷七年，而百姓尚未順服，治政之道疑惑不清。拿今天和古代相比，爲什麽相差這樣遠呢？雖然我的能力不及古代聖王，但仍想和諸位賢能圖謀治國之道，你們將如何分析所聞所見的疑難之事，使我在高超的言論中獲得正確的道理呢？再加上近來戎狄侵入境内，災害屢屢發生，邊地百姓流離失所，征戰的士卒苦於兵役，是不是政教刑法的失誤，或者是有關部門不能勝任

之。

呢？你們各自全心全意，探究論述，要上能明白古代制度，下能切中時政。我的失德之處，應當有所補救。希望正直議論，無所隱諱，我將敬聽。

詵對曰：

伏惟陛下以聖德君臨，猶垂意於博采，故招賢正之士，而臣等薄陋，不足以降大問也。是以竊有自疑之心，雖致身於闕庭，亦僶俛矣。伏讀聖策，乃知下問之旨篤焉。

郤詵對答說：

我想陛下用聖德統治天下，還留心於博采衆議，因此招攬賢良正直的人士，而我們淺薄，不足以回答所提問題。因此私下有懷疑自己之心，雖置身朝廷，也很努力。讀了聖上的策問，纔知道誠懇下問的意旨。

臣聞上古推賢讓位，教同德一，故易簡而人化；三代世及，季末相承，故文繁而後整。虞夏之相因，而損益不同，非帝王之道異，救弊之路殊也。周當二代之流，承凋僞之極，盡禮樂之致，窮制度之理，其文詳備，仲尼因時宜而曰從周，非殊論也。臣聞聖王之化先禮樂，五霸之興勤政刑。禮樂之化深，政刑之用淺。勤之則可以小安，墮之則遂陵遲。所由之路本近，故所補之功不侔也。而齊桓失之葵丘，夷吾淪于小器，功止于霸，不亦宜乎！

我聽說上古推薦賢能而讓位，政教仁德合一，因此雖簡易而百姓受到教化；三代世世相傳，衰亡交接，因此文繁然後得以整理。虞夏相沿襲，而增加減損又有不同，這不是帝王之道不同，而是挽救衰敝的路途有差異。周處於虞夏之後，承接着極其凋敝混亂的局面，盡力於禮樂，窮究制度，條文詳明完備，仲尼按當時的情形而說應從周，并不是異論。我聽說聖王的教化以禮樂爲先，五霸興盛政刑。禮樂教化影響深遠，政刑功用反而少。勤勉就可以小安，懈怠就陷入衰亡。所經之途原本近，所以所補的功績就不能相比。而齊桓公失德於葵丘，管仲沉淪於度量狹小，功業止於成就了霸業，不也是理所當然！

策曰："建不刊之統，移風易俗，使天下洽和，何修而嚮茲？"臣以爲莫大於擇人而官之也。今之典刑，匪無一統，宰牧之才，優劣異績，或以之興，或以之替，此蓋人能弘政，非政弘人也。舍人務政，雖勤何益。臣竊觀乎古今，而考其美惡：古人相與求賢，今人相與求爵。古之官人，君責之於上，臣舉之於下，得其人有賞，失其人有罰，安得不求賢乎？今之官者，父兄營之，親戚助之，有人事則通，

策問說："建立不可磨滅的國統，移風易俗，使天下的人融洽和睦，如何修治而能接近這種盛治呢？"我認爲莫大於選擇賢人任以官職。現在的法典刑律并非不統一，但官吏的才能優劣相差很大，有的政務因官吏有才能而好，有些政務因官吏無才而不好，這是由於人推行政教，而不是政教造就人才。捨棄人而專務政，雖然勤勉也没什麽益處。我審視古今，又研究其好壞：古人相互求訪賢才，今人相互謀求官爵。古時任命官吏，君主責求於上，大臣舉薦於下，得到優秀人才有賞，失去優秀人才受罰，這樣一來，怎能不得賢才呢？現在當官的人，父兄

無人事則塞，安得不求爵乎？賢苟求達，達在修道，窮在失義，故静以待之也。爵苟可求，得在進取，失在後時，故動以要之也。動則爭競，爭競則朋黨，朋黨則誣罔，誣罔則臧否失實，真僞相冒，主聽用惑，奸之所會也。静則貞固，貞固則正直，正直則信讓，信讓則推賢，推賢不伐，相下無饜，主聽用察，德之所趣也。故能使之静，雖日高枕而人自正；不能禁動，雖復夙夜，俗不一也。且人無愚智，咸慕名宦，莫不飾正於外，藏邪於内，故邪正之人難得而知也。任得其正，則衆正益至；若得其邪，則衆邪亦集。物繫其類，誰能止之！故亡國失世者，未嘗不爲衆邪所積也。方其初作，必始於微，微而不絶，其終乃著。天地不能頓爲寒暑，人主亦不能頓爲隆替。故寒暑漸於春秋，隆替起於得失。當今之世，宦者無關梁，邪門啓矣；朝廷不責賢，正路塞矣。得失之源，何以甚此！所謂責賢，使之相舉也；所謂關梁，使之相保也。賢不舉則有咎，保不信則有罰。故古者諸侯必貢士，不貢者削，貢而不適亦削。夫士者，難知也；不適者，薄過也。不得不責，强其所不知也；罰其所不適，深其薄過，非恕也。且天子於諸侯，有不純臣之義，斯責之矣。施行之道，寧縱不濫之矣。今皆反是，何也？夫賢者天地之紀，品物之宗，其急之也，故寧濫以得之，無縱以失之也。今則不然，世之悠悠者，各自取辨耳。故其材行并不

爲他經營，親戚又幫助他，有人事關係就通達，無人事關係就受阻，又怎能不求爵呢？賢能的人要求通達，通達在於修道，困厄在於失義，所以平静以等待它。官爵誠然可以謀求，得到在於迅速，失去在於延誤時機，所以急於邀取它。着急便競爭，競爭就結成朋黨，成了朋黨就欺上瞞下，欺上瞞下就褒貶失實，真假相蒙，主上的視聽因此而惑亂，奸邪的人就聚到了一起。不參與就堅貞，堅貞就正直，正直就守信謙讓，守信謙讓就能推舉賢才，推舉賢才而不誇功，相互稱下而不嫌棄，主上的視聽就會因此而明察，仁德的人就走到了一起。能使其平静，即使每天高枕而卧人們也會正直；不能禁止急功近利，即使不睡覺，民俗也不能好轉。況且人無論愚笨聰明，都欽慕高官，莫不在外矯飾正直，在内包藏奸邪，因此是邪惡的人還是正直的人難以知曉。任用正直的人，就會有衆多正直的人到來；如果得到奸邪的人，就會有衆多奸邪的人聚集起來。物以類聚，誰能禁止得了！因此亡國失勢的人，未嘗不是由於積聚了衆多奸邪之人的緣故。當它剛弄奸時，必然很小，小而不斷絶，到最後就會顯著。天地氣候不能瞬間變得寒冷或暑熱，帝王治國也不能瞬間變得興盛或衰敝。所以寒冷暑熱在於春秋間的逐漸變化，興盛衰敝起於國政的得失。當代而言，做官的人没有限制，開啓了奸邪之門；朝廷不督求賢才，堵塞了正直之路。得與失的根源，還有什麽比這更大呢！所謂督求賢才，是讓他們相互舉薦；所謂限制，是讓官吏相互作保。不舉薦賢才就有過失，不信守保約就受懲罰。因此古時候諸侯必須舉薦賢士，不舉薦的人就要被削去爵位，舉薦了而不適合也要削去爵位。賢士難知，舉薦不適合是小的過失，不能不責罪，是强調他們不知的過失；懲罰他們舉薦不當的錯誤，是加罰他們小的過失，不是寬恕他們。況且天子對於諸侯，有不是忠誠的意義，所以纔責罰他們。

可必，於公則政事紛亂，於私則汚穢狼籍。自頃長吏特多此累，有亡命而被購懸者矣，有縛束而絞戮者矣。貪鄙竊位，不知誰升之者。獸兕出檻，不知誰可咎者。漏網吞舟，何以過此！人之於利，如蹈水火焉，前人雖敗，後人復起，如彼此無已，誰止之者？風流日競，誰憂之者？雖今聖思勞於夙夜，所使爲政，恒得此屬，欲聖世化美俗平，亦俟河之清耳。若欲善之，宜創舉賢之典，峻關梁之防。其制既立，則人慎其舉而不苟，則賢者可知，知賢而試，則官得其人矣；官得其人，則事得其序；事得其序，則物得其宜；物得其宜，則生生豐植，人用資給，和樂興焉。是故寡過而遠刑，知耻以近禮，此所以建不刊之統，移風易俗，刑措而不用也。

實施的辦法，寧肯於過而不失之於濫。現在與此相反，爲什麽呢？賢良的人是天地之綱，萬物之宗，在急需時就寧願失之於濫以得到他們，而不放棄以至於失去他們。現在却不是這樣，世上平庸悠閑的人，各自擇取而已。因此他們并不是必然有才能德行，對於公就政事紛亂，對於私則汚穢狼藉。近來長吏好多人受此牽累，有逃亡在外而被購求懸賞的，有繩捆索綁而被處絞刑的。貪婪鄙陋的人竊居官位，不知誰是提升的人。凶禽野獸放出檻門，不知誰是應責之人。漏網吞舟，還有什麽能超過這種情形呢？人對於利，就如同赴湯蹈火一樣，前人即使失敗，後人又繼續，如此來來往往無有止境，誰去阻止這種局面呢？風氣一天比一天趨向逐利，誰擔憂這種狀態呢？雖然現在聖上早晚憂思勞心，但所派遣爲政的，常常是這類人，而想要教化敦美，風俗平和，比黄河水清還難。如想善政，就應創立推舉賢士的典制，嚴峻法規的防範。典制一設立，就會人人謹慎推舉而不苟且，就可以知道賢士，知道賢士而試用，就會使做官的適得其人；做官的適得其人，就諸事都有序；諸事有序，就會各得其宜；各得其宜，就能生長豐殖，人們所用的物資能够供給，和美歡樂就會産生。因此少過失而遠刑罰，懂得羞耻而奉行禮節，這就是建立不可磨滅的國統，移風易俗，使刑法擱置而不用的方法。

策曰："自頃夷狄内侵，災眚屢降，將所任非其人乎？何由而至此？"臣聞蠻夷猾夏，則皋陶作士，此欲善其末，則先其本也。夫任賢則政惠，使能則刑恕。政惠則下仰其施，刑恕則人懷其勇。施以殖其財，勇以結其心。故人居則資贍而知方，動則親上而志勇。苟思其利而除其害，以生道利之者，雖死不貳；以逸道勞之者，雖勤不怨。故其

策問説："近來夷狄侵入境内，災害屢屢發生，是所任用的官吏不合適嗎？爲什麽到了這種地步呢？"我聽説蠻夷侵擾華夏，皋陶就當了刑官，這就是想要結果好，則先要抓住本。任用賢良則政教行，使用能人就刑法寬。政教行就使在下的仰承恩施，刑法寬就使人們各懷其勇。施恩用以增殖財貨，勇用來團結人心。因此人們居家則資財富足而知方正，行動則親仰聖上而心志英勇。如果爲他們思謀利益而除去害處，用全生之道獲利的人，即使死了也不會有貳心；用游逸

命可授，其力可竭，以戰則克，以攻則拔。是以善者慕德而安服，惡者畏懼而削迹。止戈而武，義實在文，唯任賢然後無患耳。若夫水旱之災，自然理也。故古者三十年耕必有十年之儲，堯湯遭之而人不困，有備故也。自頃風雨雖頗不時，考之萬國，或境土相接，而豐約不同；或頃畝相連，而成敗異流，固非天之必害於人，人實不能均其勞苦。失之於人，而求之於天，則有司惰職而不勸，百姓殆業而咎時，非所以定人志，致豐年也。宜勸人事而已。

之道勞苦的人，雖然勤苦而不怨恨。因此主上的命令可以授給他們，他們就能竭盡全力，用來戰鬥就能勝利，用以攻城就能攻克。所以善良的人仰慕仁德而安心服順，邪惡的人畏懼害怕而隱迹。止戈成武，其意義實際在於文治，任用賢良然後纔能没有災患。至於水旱災害，是自然現象。因此古時耕作三十年必有十年的儲蓄，堯湯時期遭受水旱災害而人不困厄，是有儲備的緣故。近來風雨不調，但考察各國，有的境土相接，而豐收歉收的情形不同；有的田畝相連，而成功衰敗却各有差别，本來就不是上天一定要害人，是人實在不能均勞苦。失誤在於人，而求於上天，有關部門就懈怠職責而不督勸，百姓也就懈怠本業而歸咎於天時，這樣就不能安定人心，獲得豐年，所以應該勤於人事。

臣誠愚鄙，不足以奉對聖朝，猶進之於廷者，將使取諸其懷而獻之乎，臣懼不足也；若收不知言以致知言，臣則可矣。是以辭鄙不隱也。

我實在愚笨鄙陋不能够回答皇上，但仍然向朝廷進獻對策的原因，是我直抒胸懷而進獻，我害怕不够；如收納我的無知言論而招致高智的言論，我還可以。因此言辭淺鄙而不隱諱。

以對策上第，拜議郎。母憂去職。

因爲對策優秀，授議郎。又因母喪離職。

詵母病，苦無車，及亡，不欲車載柩，家貧無以市馬，乃於所住堂北壁外假葬，開户，朝夕拜哭。養鷄種蒜，竭其方術。喪過三年，得馬八匹，輿柩至冢，負土成墳。未畢，召爲征東參軍。徙尚書郎，轉車騎從事中郎。

郤詵母親得病，苦於無車，到了死後，不想用車運載靈柩，家貧不能買馬，就在所住廳堂北墻外暫時安葬，開通門户，早晚祭拜哭臨。又養鷄種蒜，竭盡各種方術來祭母。喪期過了三年，養得八匹馬，用車載靈柩到墓地，堆土成墳。尚未完畢，召任爲征東參軍。升爲尚書郎，轉任車騎從事中郎。

吏部尚書崔洪薦詵爲左丞。及在職，嘗以事劾洪，洪怨詵，詵以公正距之，語在《洪傳》。洪聞而慚服。

吏部尚書崔洪舉薦郤詵爲左丞。到他在位時，曾因有事彈劾崔洪，崔洪怪怨郤詵，郤詵公允嚴正地回絶了他，話語記載在《崔洪傳》中。崔洪聽到後又慚愧又欽服。

累遷雍州刺史。武帝於東堂會送，問詵曰："卿自以爲何如？"詵對曰："臣舉賢良對策，爲天下第一，猶桂林之一枝，崑山之片玉。"帝笑。

多次升遷任雍州刺史。晉武帝在東堂聚會送行，問郤詵説："你自認爲如何？"郤詵對答説："我舉薦賢良應對策問，爲天下第一，就像桂樹林裏的一枝樹，崑山上的一片玉。"皇帝笑了笑。

侍中奏免詵官，帝曰："吾與之戲耳，不足怪也。"詵在任威嚴明斷，甚得四方聲譽。卒於官。子延登，爲州别駕。

侍中奏請罷免郤詵的官職，皇帝説："我和他開玩笑罷了，不能怪他。"郤詵在任上威嚴明斷，很得各方的贊譽。逝世於任上。子名延登，任州别駕。

阮种

阮种字德猷，陳留尉氏人，漢侍中胥卿八世孫也。弱冠有殊操，爲嵇康所重。康著《養生論》，所稱阮生，即种也。察孝廉，爲公府掾。

阮种字德猷，陳留尉氏人，漢侍中阮胥卿的第八代孫。二十歲就有卓異的節操，被嵇康所看重。嵇康所著《養生論》中稱呼的阮生，就是阮种。察舉爲孝廉，爲公府屬吏。

是時西虜内侵，災眚屢見，百姓饑饉，詔三公、卿尹、常伯、牧守各舉賢良方正直言之士。於是太保何曾舉种賢良。

當時西虜入侵内地，災害屢見，百姓飢餓，下詔三公、卿尹、常伯、牧守等各自舉薦賢良方正直言之士。太保何曾推舉阮种爲賢良。

策曰："在昔哲王，承天之序，光宅宇宙，咸用規矩乾坤，惠康品類，休風流衍，彌于千載。朕應踐洪運統位，七載於今矣。惟德弗嗣，不明于政，宵興惕厲，未燭厥猷。子大夫韞櫝道術，儼然而進，朕甚嘉焉。其各悉乃心，以闡喻朕志，深陳王道之本，勿有所隱，朕虚心以覽焉。"种對曰："夫天地設位，聖人成能，王道至深，所以行化至遠。故能開物成務，而功業不匱，近無不聽，遠無不服，德逮群生，澤被區宇，聲施無窮，而典垂百代。故《經》曰：'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宜師踪往代，襲迹三五，矯世更俗，以從人望。令率士遷義，下知所適，播醇美之化，杜邪枉之路，斯誠群黎之所欣想盛德而幸望休風也。"

策問説："古時的聖哲帝王，紹承上天的序統，光芒照耀天地，都因爲合乎乾坤之道，惠康萬事萬物，使美好的風尚流傳衍演，遠到千年以後。我登上大位統治，到現在已七年了。先王的仁德没有繼承下來，不明瞭政事，早起就擔心禍患，不明白治國的計策。你們大家身藏治國之術，莊重地進獻給我，我將很贊許。希望各自全心全意，用來闡明我的意旨，深刻陳述帝王之道的根本，不要有所隱諱，我將虚心觀覽大家的對策。"阮种對答説："天地設立位置，聖人能成其位，帝王之道很深邃，所以德行教化可達久遠。因此能够開啓萬物，成就事務，而功業不乏匱，近處的無不聽從，遠處的無不服順，仁德波及百姓，恩澤遍及天下，聲教施於無窮，而典章垂法百代。因此《周易·恒》説：'聖人應變隨時，得其長久之道，因而教化成功。'應該師法前代，沿襲追踪三皇五帝，矯正世風，改易民俗，以滿足衆人的仰望。現在率領士人改從仁義，在下的人知曉有所適從，實行醇美的教化，杜絶邪曲的路途，這的確是百姓所想望的盛大恩德和期盼的美好風尚。"

又問政刑不宣，禮樂不立。對曰："政刑之宣，故由乎禮樂之用。昔之明王，唯此之務，所以防遏暴慢，感動心術，制節生靈，而陶化萬姓也。禮以體德，樂以咏功，樂本於

又問政刑不能宣明，禮樂没有完善。阮种對答説："政刑要宣明，本來就在於禮樂的實現。古時的明王，把這當成惟一的要務，所以用此防止强暴輕慢，感動人心，節制人們而陶冶萬衆。用禮制體現仁德，用音樂歌咏功績，音樂本於

和，而禮師於敬矣。”

又問戎蠻猾夏。對曰：

戎蠻猾夏，侵敗王略，雖古盛世，猶有此虞。故《詩》稱“獫狁孔熾”，《書》嘆‘蠻夷帥服’。自魏氏以來，夷虜内附，鮮有桀悍侵漁之患。由是邊守遂怠，鄣塞不設。而今醜虜内居，與百姓雜處，邊吏擾習，人又忘戰。受方任者，又非其材，或以狙詐，侵侮邊夷；或干賞啖利，妄加討戮。夫以微羈而御悍馬，又乃操以煩策，其不制者，固其理也。是以群醜蕩駭，緣間而動。雖三州覆敗，牧守不反，此非胡虜之甚勁，蓋用之者過也。臣聞王者之伐，有征無戰，懷遠以德，不聞以兵。夫兵凶器，而戰危事也。兵興則傷農，衆集則費積；農傷則人匱，積費則國虚。昔漢武之世，承文帝之業，資海内之富，役其材臣，以甘心匈奴，競戰勝之功，貪攻取之利，良將勁卒，屈於沙漠，勝敗相若，克不過當，夭百姓之命，填餓狼之口。及其以衆制寡，令匈奴遠迹，收功祁連，飲馬瀚海，天下之秏，已過太半矣。夫虚中國以事夷狄，誠非計之得者也。是以盜賊蜂起，山東不振。暨宣元之時，趙充國征西零，馮奉世征南羌，皆兵不血刃，摧抑强暴，擒其首惡，此則折衝厭難，勝敗相辨，中世之明效也。

又問咎徵作見。對曰：“陰陽否泰，六沴之災，則人主修政以禦之，思患而防之，建皇極之首，詳庶徵之用。《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

和，而禮師於敬。”

又問戎蠻侵擾華夏。對答説：

戎蠻侵擾華夏，侵犯帝王的統治，即使在古時盛世，尚且有此憂慮。所以《詩經》稱“獫狁很猖獗”，《尚書》感嘆‘蠻夷順服’。自從魏氏以來，夷虜依附内地，很少有凶暴侵掠的後患。由此邊疆守備荒墮，亭鄣要塞不加修建。而今醜虜定居内地，和百姓交雜居住，邊地官吏煩於習武，人們又忘記了打仗。受方面大任的官吏，又不是這方面的人才，有的詭詐，侵擾侮辱邊夷；有的求賞謀利，妄加討伐殺戮。用微細的籠頭來駕御刁悍的馬匹，又操用以煩多的計策，不能制服，在意料之中。因此群醜動蕩驚駭，趁空作亂。雖然三州覆亡失敗，太守不能返回，這也不是胡虜很强勁，而是任用的人失誤。我聽説帝王的攻伐，有出征而無戰争，用仁德懷柔遠方的敵人，未聽説過用兵甲。兵甲是凶器，而戰争是危險的事。戰争興起就會損傷農業，兵衆集結就要浪費物資；農業損傷人民就乏匱，浪費費用就國庫空虚。當年漢武帝時代，繼承文帝的基業，憑藉國家富强，用他的賢才大臣，以攻滅匈奴爲甘心，競逐攻戰得勝的功勞，貪於攻占掠取的利益，良將精兵屈死於沙漠之中，勝敗相比，勝少於敗，斷送百姓的生命，填入餓狼的口中。等到他們以多制少，迫使匈奴遠遁匿迹，收其功效在祁連山，飲馬於瀚海，天下損耗已超過了大半。虚耗中原來對付夷狄，的確不是高明的計策。因此盜賊蜂起，山東不再振興。到宣帝元帝的時候，趙充國征伐西零，馮奉世征伐南羌，都兵不血刃，摧毁强暴的敵人，抓獲其首犯，這樣就能克服困難，禦敵决勝，勝敗分明，是漢中期取得的明顯效果。

又問災異的徵兆出現。對答説：“陰陽失調，六氣不和，帝王就修治政事用來抵禦災害，思慮禍患而防止它，治理國家的首務，在於詳明各種徵兆的原因。《詩經》説：‘戒慎再戒慎，天道善

思。'天聰明自我人聰明。是以人主祖承天命，日慎一日也。故能應受多福而永世克祚，此先王之所以退災消眚也。"

又問經化之務。對曰："夫王道之本，經國之務，必先之以禮義，而致人於廉耻。禮義立，則君子軌道而讓於善；廉耻立，則小人謹行而不淫於制度。賞以勸其能，威以懲其廢。此先王所以保乂定功，化洽黎元，而勳業長世也。故上有克讓之風，則下有不爭之俗；朝有矜節之士，則野無貪冒之人。夫廉耻之於政，猶樹藝之有豐壤，良歲之有膏澤，其生物必油然茂矣。若廉耻不存，而惟刑是御，則風俗凋弊，人失其性，錐刀之末，皆有爭心，雖峻刑嚴辟，猶不勝矣。其於政也，如農者之殖磽野，旱年之望豐穡，必不幾矣。此三代所以享德長久，風醇俗美，皆數百年保天之祿，而秦二世而弊者。蓋其所由之塗殊也。"

又問："將使武成七德，文濟九功，何路而臻于兹？凡厥庶事，曷後曷先？"對曰："夫文武經德，所以成功丕業，咸熙庶績者，莫先於選建明哲，授方任能。令才當其官而功稱其職，則萬機咸理，庶僚不曠。《書》曰：'天工人其代之。'然則繼天理物，寧國安家，非賢無以成也。夫賢才之畜於國，由良工之須利器，巧匠之待繩墨也。器用利，則斫削易而材不病；繩墨設，則曲直正而衆形得矣。是以人主必勤求賢，而佚以任之也。賢臣之於主，進則忠國愛人，退則砥節潔志，營職不干私義，出心必由公塗，明度量以呈其能，審經制以效其功。此昔之聖王所以恭己南面而

惡很顯明。'上天的聰明出自我們人的聰明。因此帝王繼承天命，一天比一天戒慎。所以能承受多福而傳萬世，這就是先王之所以能消退災禍的原因。"

又問經略教化的要務。對答說："王道的根本，經國的要務，必須以禮義爲先，然後教導人們知廉耻。禮義立，就會君子行其道而謙讓親善；廉耻一立，就會小人謹慎行事而不亂於制度。賞賜以勉勵他的才能，施威以懲罰他的廢怠。這就是先王之所以能保平安、定功績，教化和睦百姓，而功績事業與世長存的原因。因此上有謙讓的風氣，則下有不相爭的風俗；朝廷有崇尚氣節的人士，鄉野就没有貪財冒利的百姓。廉耻對於政教來説，就像種植要有肥沃的土壤，好年景要有膏腴的水土，這樣必定會自然而然地茂盛成長。如果廉耻不行，而專用刑法統治，就會風俗凋敝，人們失去自己的本性，錐擊刀砍之下，都有相爭之心，即使用苛峻的刑法，也不能阻止。這種情形對於政教來説，就像農民耕植貧瘠的土地，大旱之年盼望豐收，必然不行。這就是三代之所以享德長久，風俗醇美，保持了數百年上天的福祿，而秦僅傳了兩代就滅亡的原因。是各自經歷的道路就不一樣。"

又問："將使武功成就七德，文治達到九功，有什麽路途而能到這種程度？凡此諸事，應該何先何後？"對答説："文武經德，要成就大業，使各種事功都興旺發達的方法，莫先於選擇明哲之人，授賢任能。使才能和官位相當而功業和職務相稱，就會各種事務都得到治理，百官不至於空設。《尚書》説：'上天的職能由人來代替治理。'可見繼承天統治理天下，使國家安寧，没有賢才不能成功。國家儲有賢才，就像良工需要好的工具，巧匠需要綫繩墨尺一樣。工具鋒利，就容易砍削而不浪費材料；綫繩墨尺有了，就能校正曲直而造出各種形狀的用品。因此帝王必定要勤訪賢才，給他官職以發揮才能。賢臣對於帝王，進則忠於國家，愛護人民，退則砥礪節氣，潔净心志，務政不雜私義，出以公心，明瞭法度來顯示他的才能，審辨治政而效力。這就是從前的聖王

化於陶鈞之上者，以其所任之賢與所賢之信也。方今海內之士皆傾望休光，希心紫極，唯明主之所趣舍。若開四聰之聽，廣疇咨之求，抽群英，延俊乂，考工授職，呈能制官，朝無素餐之士，如此化流罔極，樹功不朽矣。"

時种與郤詵及東平王康俱居上第，即除尚書郎。然毀譽之徒，或言對者因緣假托，帝乃更延群士，庭以問之。詔曰："前者對策，各指答所問，未盡子大夫所欲言，故復延見，其具陳所懷。又比年連有水旱災眚，雖戰戰兢兢，未能究天人之理，當何修以應其變？人遇水旱饑饉者，何以救之？中間多事，未得寧静，思以省息煩務，令百姓不失其所。若人有所患苦者，有宜損益，使公私兩濟者，委曲陳之。又政在得人，而知之至難，唯有因人視聽耳。若有文武隱逸之士，各舉所知，雖幽賤負俗，勿有所限。故虛心思聞事實，勿務華辭，莫有所諱也。"

种對曰："伏惟陛下以聖哲玄覽，降恤黎蒸，將濟元元，同之三代，旁求俊乂，以輔至化，此誠堯舜之用心也。臣猥以頑魯之質，應清明之舉，前者對策，不足以疇塞聖詔，所陳不究，臣誠蒙昧，所以爲罪。臣聞天生蒸庶，樹君以司牧之，人君道洽，則彝倫攸序，五福來備。若政有愆失，刑理頗僻，則庶徵不應，而淫亢爲災。此則天人之理，而興廢之由也。昔之聖王，政道備而制先具，軌人以務，致之於本，是以雖有水旱之眚，而無饑饉之患也。自頃陰陽隔并，水旱爲災，亦猶期運之致。不然，則亦有司之不帥，不能宣承聖

之所以自己卑謙教化而造就萬物，因其所任用的人賢良以及賢良的人誠信的緣故。現在海內的人士都仰望聖明的光輝，隆盛皇業，惟願明主調遣驅使。如果廣泛聽取各方言論，選擇精英，延請俊秀，考察他們的本領授以官職，以能力任官，朝廷没有吃閑飯的人，這樣一來將教化風行不止，樹立不朽的功業。"

當時阮种與郤詵以及東平人王康都對策優秀，任爲尚書郎。但是毀壞名譽的人，有的説對策的人弄虛作假，皇帝便再次廣延衆多人士，在朝廷策問他們。詔書説："前次的對策，各自回答了所提的問題，未能説盡諸位所想説的話，因此又延請召見，請將所思所想全部陳述出來。還有連年不斷有水旱災害，雖然我戰戰兢兢，但尚不能窮究天人之理，應當如何治理來對付災害？遇到水旱飢餓的時候，用什麽來拯救？中間變故很多，不能寧静，我思慮减少百姓勞役，使百姓不失其所。如人有患難的時候，應有所補益損减，使公私都有所受益，請詳細陳述。還有，治政在於得人，而知人最難，應根據具體的人察言觀色。如果有文才武略的隱逸人士，請各自舉薦知道的人，即使卑微貧賤、不附世俗的人也不要有所限制。要虛心陳述耳聞目睹的事實，不要華麗辭藻，也不要有所隱諱。"

阮种對答説："我認爲陛下聖哲明察，體恤百姓，拯濟人民，等同三代，又旁求俊秀，用來輔助最美好的教化，這的確是堯舜一樣的用心。鄙臣愚頑粗魯，受清明的舉薦，前次的對策，不足以應對聖詔，所陳奏的也不詳究，我確實很愚昧，所以犯此罪過。我聽説天生百姓，設立君主用來統治他們，人君之道和洽，則人倫次序，五福齊備。如果政教有過失，刑獄法律偏頗失度，就會徵兆不靈驗，而惑亂成災。這就是天人之理，興盛衰廢的原因。古時的聖王，政教之道大備而先完善制度，以要務引導人們，而導致以根本，因此雖然有水旱災害，而没有飢餓的憂患。近來陰陽失調，水旱成災，也是氣數所導致。然而也與有關部門督察不力，不能宣明聖德，來贊揚宏大的教化有關，因此祥和之氣未能降臨而人

德，以贊揚大化，故和氣未降而人事未叙也。方今百姓凋弊，公私無儲，誠在於休役静人，勸畜務分，此其救也。人之所患，由於役煩網密而信道未孚也。役煩則百姓失業，網密則下背其誠，信道未孚則人無固志。此則損益之至務，安危之大端也。傳曰：‘始與善，善進，則不善蔑由至。’孔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人焉廋哉！’若夫文武隱逸之士，幽賤負俗之才，故非愚臣之所能識。謹竭愚以對。”

策奏，帝親覽焉，又擢爲第一。轉中書郎。進止有方，正己率下，朝廷咸憚其威容。每爲駁議，事皆施用，遂爲楷則。

遷平原相。時襄邑衛京自南陽太守遷于河内，與种俱拜，帝望而嘆曰：“二千石皆若此，朕何憂乎！”种爲政簡惠，百姓稱之。卒于郡。

事未能有序。現在百姓貧困，公私没有積蓄，實在有必要減免賦役，綏安人心，勸勉務農，致力本分，這是挽救的辦法。人所憂患的，在於勞役繁多、法網苛密而信譽道德不能讓人信服。勞役繁多則百姓失去本業，法網苛密則人們背棄誠信，信譽道德不行就會使人失去信念。這就是受損或是得益的最大要務，安全還是危亡的大要。傳說：‘開始於善，善進，則不善不能至。’孔子説：‘觀察一個人的所作所爲，他怎麽能隱藏得住呢！’至於有文才武功的隱逸之士，卑微貧賤、不附世俗的賢才，本不是愚臣所能知道的。謹盡我的愚忠以陳對。”

對策上呈，皇帝親自觀覽，又選爲第一。轉任中書郎。阮种進退有方，端正自己以作下屬表率，朝廷大臣都害怕他的威容。每次駁奏建議之事，都被施行采用，逐漸成爲楷模。

升任平原相。當時襄邑衛京由南陽太守遷往河内，同阮种一起拜謝，皇帝望着他們感嘆地説：“如果二千石都這樣的話，我還有什麽可憂慮的呢！”阮种爲政清簡和惠，百姓都稱贊他。逝世在郡任上。

華譚

華譚字令思，廣陵人也。祖融，吴左將軍、録尚書事。父諝，吴黄門郎。譚期歲而孤，母年十八，便守節鞠養，勤勞備至。及長，好學不倦，爽慧有口辯，爲鄉里所重。揚州刺史周浚引爲從事史，愛其才器，待以賓友之禮。

太康中，刺史嵇紹舉譚秀才，將行，别駕陳總餞之，因問曰：“思賢之主以求才爲務，進取之士以功名爲先，何仲舒不仕武帝之朝，賈誼失分漢文之時？此吴晋之滯論，可辨此理而後别。”譚曰：“夫聖人在上，物無不理，百揆之職，非賢不居。故山林無匿景，衡門不栖遲。至承統之王，或是中才，或復凡人，居聖人之器，處兆庶之上，是以其教日頽，風

華譚字令思，廣陵人。祖華融，曾任吴左將軍、録尚書事。父華諝，曾任吴黄門郎。華譚剛滿周歲就死了父親，母親年僅十八，就守節撫養，勤勞備至。到長大後，好學不倦，開朗聰慧，又有辯才，被鄉里所看重。揚州刺史周浚引爲從事史，愛惜他的才器，用賓客朋友的禮節對待他。

太康年間，刺史嵇紹推舉華譚爲秀才，臨行時，别駕陳總爲他餞行，趁此問他：“思求賢良的主上以訪求賢才爲要務，進取之士以功名爲先務，爲何董仲舒不在漢武帝的朝廷做官，賈誼在漢文帝時失去官位？這是吴晋討論不清的論題，請辨析這其中的道理然後作别。”華譚説：“聖人在上，事物無不協理，百官的職位，不是賢才不能占據。因此山林没有隱士，陋室没有飄泊失意的人。到了接承大統的帝王，有的是中等的才能，有的甚至是平凡的人，居於聖人的位置，處

俗漸弊。又中才之君，所資者偏，物以類感，必於其黨，黨言雖非，彼以爲是。以所授有顏冉之賢，所用有廊廟之器，居官者日冀元凱之功，在上者日庶堯舜之義，彼豈知其政漸毀哉！朝雖有求賢之名，而無知才之實。言雖當，彼以爲誣；策雖奇，彼以爲妄。誣則毁己之言入，妄則不忠之責生。豈故爲哉？淺明不見深理，近才不睹遠體也。是以言不用，計不施，恐死亡之不暇，何論功名之立哉！故上官昵而屈原放，宰嚭寵而伍員戮，豈不哀哉！若仲舒抑於孝武，賈誼失於漢文，蓋復是其輕者耳。故白起有云：'非得賢之難，用之難；非用之難，信之難。'得賢而不能用，用而不能信，功業豈可得而成哉！"

於萬民之上，因此教化一天比一天頹廢，風俗漸漸地凋敝。又中等才能的君主，所依憑的人偏頗，物以類聚，必然結成朋黨，朋黨的言論雖然錯誤，但君主認爲正確。以爲所授職的人有顏回冉求的賢能，所任用的人有朝廷大臣的器識，做官的人每天希冀有八元八凱的功績，在帝王之位的人每日期望有堯舜的德義，他們哪裏知道政教已逐漸毁壞呢！朝廷雖然有訪求賢才的名聲，而没有用賢才之實。説的即使恰當，他也認爲是誣妄；對策雖然新奇，他認爲也是狂妄。認爲誣妄則詆毁别人，認爲狂妄則責難别人不忠。難道是故意的嗎？淺易看不見深刻的道理，鄙近看不到遠體。因此言論不能聽用，計策不能施行，恐怕避死逃亡都没有時間，如何談到建立功名呢！因此上官受到親昵而屈原遭到流放，宰嚭得到寵幸而伍員蒙受殺戮，怎不讓人哀痛呢！像董仲舒受孝武帝壓抑，賈誼在漢文帝時失意，大概還是其中較輕的罷了。因此白起説：'不是求得賢才困難，是任用難；不是任用難，而是信任更難。'得到賢才而不能任用，任用了又不能信任，功業怎能有成呢！"

譚至洛陽，武帝親策之曰："今四海一統，萬里同風，天下有道，莫斯之盛。然北有未羈之虜，西有醜施之氐，故謀夫未得高枕，邊人未獲晏然，將何以長弭斯患，混清六合？"對曰："臣聞聖人之臨天下也，祖乾綱以流化，順谷風以興仁，兼三才以御物，開四聰以招賢。故勞謙日昃，務在擇才，宣明岩穴，垂光隱滯。俊乂龍躍，帝道以光；清德鳳翔，王化克舉。是以皋陶見舉，不仁者遠；陸賈重漢，遠夷折節。今聖朝德音發於帷幄，清風翔乎無外，戎旗南指，江漢席卷；干戈西征，羌蠻慕化，誠闢四門之秋，興禮教之日也。故髦俊聞聲而響赴，殊才望險而雲集。虛高館以俟賢，設重爵以待士，急善過於饑渴，用人疾於影響，杜佞諂之門，廢

華譚到了洛陽，武帝親自策問道："現在天下統一，萬里同風，天下有道，没有像現在這樣興盛。然而北邊有尚未服順的虜人，西面有醜陋的氐人，因此謀士不能高枕無憂，邊民不得安寧，將如何長除這一災患，廓清天下呢？"對答説："我聽説聖人統治天下，諳熟國政以推廣教化，順導東風以振興仁義，兼有天地人三才用來統御萬物，廣開各方視聽以招徠賢才。因此整日勞苦，務在選擇賢才，宣召隱居之士、受滯未遇的人。俊秀如龍般歡躍，帝王之道以此光大；美德如鳳般暢翔，聖王教化便能興起。因此皋陶被舉薦，不仁的人就遠離；陸賈兩度替漢朝出使，遠方的夷人就屈服順從。現在聖朝的仁德之音發自朝廷，清明之風流播天下，兵旗南向，攻打江漢如同捲席；大兵西征，羌蠻欽慕懷化，的確是啓開國門的季節，振興禮教的時日。因此才俊之士聞聲而響應奔赴，卓異之才望高而雲集。掃空客館以等待賢才，設置名重爵位以等待賢士，急

鄭聲之樂。混清六合，實由乎此。雖西北有未羈之寇，殊漠有不朝之虜，征之則勞師，得之則無益。故班固云：'有其地不可耕而食，得其人不可臣而畜，來則懲而禦之，去則備而守之。'蓋安邊之術也。"

於從善勝過飢渴，起用人才快比影響，杜絕諂佞的門路，廢棄鄭聲淫樂。廓清天下，的確在於以上這些事。雖然西北有尚未順服的敵寇，遠方沙漠中有不來朝貢的虜人，征伐他們則辛勞軍隊，得到他們也没有好處。因此班固說：'即使占有其地也不能耕作産糧食，即使得其人也不能臣服而畜養，他們來就懲處而抵敵，去就防備而守衛。'這就是安定邊疆之策。"

又策曰："吴蜀恃險，今既蕩平。蜀人服化，無携貳之心；而吴人趑雎，屢作妖寇。豈蜀人敦樸，易可化誘；吴人輕鋭，難安易動乎？今將欲綏静新附，何以爲先？"對曰："臣聞漢末分崩，英雄鼎峙，蜀栖岷隴，吴據江表。至大晋龍興，應期受命，文皇運籌，安樂順軌；聖上潜謀，歸命向化。蜀染化日久，風教遂成；吴始初附，未改其化，非爲蜀人敦慤而吴人易動也。然殊俗遠境，風土不同，吴阻長江，舊俗輕悍。所安之計，當先籌其人士，使雲翔閶闔，進其賢才，待以異禮；明選牧伯，致以威風；輕其賦斂，將順咸悦，可以永保無窮，長爲人臣者也。"

又策問說："吴蜀憑藉天險，現在已經掃蕩平定。蜀人服從王化，没有反叛之心；而吴人徘徊不定，屢次妖寇興作。難道是蜀人敦厚樸實，容易誘導開化；而吴人輕慢氣鋭，難以安定，容易作亂嗎？現在想安定新來歸附的人，應以什麽爲先？"對答說："我聽説漢末分崩離析，英雄鼎足對峙，蜀占岷隴，吴據江東。到我大晋龍運興起，應時承受天命，文皇劃策，安樂順服；聖上密謀，歸命向慕風化。蜀習染教化日久，風俗教化已形成；吴新近歸附，尚未改變他們的風化，并不是蜀人敦厚誠實而吴人容易作亂。然而習俗不同，境域僻遠，風土人情不相同，吴被長江阻隔，舊俗輕慢驃悍。安定的計策，應當先謀選他們本土人士，使他們歌舞朝門，進舉賢才，用優厚的禮遇對待這些賢才；明允選舉官吏，用威儀統治他們；減輕他們的賦税，他們都會喜悦服順，這樣可以永保無窮，使他們永遠成爲臣民。"

又策曰："聖人稱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今天成地平，大化無外，雖匈奴未羈，羌氐驕黠，將修文德以綏之，舞干戚以來之，故兵戈載戢，武夫寢息。如此，已可消鋒刃爲佃器，罷尚方武庫之用未邪？"對曰："夫唐堯歷載，頌聲乃作；文武相承，禮樂大同。清一八紘，綏蕩無外，萬國順軌，海内斐然。雖復被髮之鄉，徒跣之國，皆習章甫而入朝，要衣裳以磬折。夫大舜之德，猶有三苗之征；以周之盛，獫狁爲寇。雖有文德，又須武備。備預不虞，古之善

又策問說："聖人稱如有稱王的人，必經歷世而後有仁德。現在天地承平，宏大的教化無有止境，雖然匈奴尚未順服，羌氐狡猾，我將修治文德來綏化他們，跳干戚舞以招徠他們，所以兵戈聚集不同，武士休息。這樣一來，就可以銷毁兵刃造成農具，廢除尚方武庫的費用嗎？"對答說："唐堯在位一年，歌頌聲就響起；周文王周武王相繼承，禮樂大致相同。廓清統一天下，安綏蕩平域外，萬國順服，海内斐然。即使鄉野之民，赤脚走路的小國，都學戴禮帽而入朝拜服，身穿禮服而折節歸順。以大舜的仁德，尚且有對三苗的征伐；以周朝的隆盛，尚有獫狁作寇。雖然有文德，還需要有武備。防備意料不到

教；安不忘危，聖人常誡。無爲罷武庫之常職，鑠鋒刃爲佃器。自可倒戢干戈，苞以獸皮，將帥之士，使爲諸侯，於散樂休風，未爲不泰也。”

又策曰：“夫法令之設，所以隨時制也。時險則峻法以取平，時泰則寬網以將化。今天下太平，四方無事，百姓承德，將就無爲而乂。至於律令，應有所損益不?”對曰：“臣聞五帝殊禮，三王異教，故或禪讓以光政，或干戈以攻取。至於興禮樂以和人，流清風以寧俗，其歸一也。今誠風教大同，四海無虞，人皆感化，去邪從正。夫以堯舜之盛，而猶設象刑；殷周之隆，而甫侯制律。律令之存，何妨於政。若乃大道四達，禮樂交通，凡人修行，黎庶勵節，刑罰懸而不用，律令存而無施，適足以隆太平之雅化，飛仁風乎無外矣。”

又策曰：“昔帝舜以二八成功，文王以多士興周。夫制化在於得人，而賢才難得。今大統始同，宜搜才實。州郡有貢薦之舉，猶未獲出群卓越之倫。將時無其人？有而致之未得其理也?”對曰：“臣聞興化立法，非賢無以光其道；平世理亂，非才無以宣其業。上自皇羲，下及帝王，莫不張皇綱以羅遠，飛仁風以被物。故得賢則教興，失人則政廢。今四海一統，萬里同風，州郡貢秀孝，臺府簡良才，以八紘之廣，兆庶之衆，豈當無卓越俊逸之才乎？譬猶南海不少明月之寶，大宛不乏千里之駒也。異哲難見，遠數難睹，故堯舜太平之化，二八由舜而甫顯；殷湯革王之命，伊尹負鼎而方用。當今聖朝禮亡國之士，接遐裔之人，或貂蟬於帷幄，或剖符於千里，巡狩必有吕公之遇，宵

的事，是古時的好教誨；居安思危，爲聖人所經常訓誡。不用撤銷武庫的常設官員，不必銷毀兵器製成農具，自然就可以用獸皮包裹兵器，放置起來，讓將帥們去做諸侯，這對於歌舞升平，美好風尚，未必不是好事。”

又策問說：“制定法令，所以隨時而變。形勢險惡就用苛峻法規來求取平安，形勢寬鬆就寬疏法網來教化。當今天下太平，四方無事，百姓仰承聖德，近於無爲而治。至於法律條規，是否應當有所減損或增加呢?”對答說：“我聽説五帝不同禮，三王不同教，因此有的讓出帝位以光大政教，有的率領軍隊來攻取。至於振興禮樂以和睦人衆，流播清風來潔净民俗，他們的目的是一致的。現在風教大同，四海無事，人都感化，去邪歸正。以堯舜時的昌盛，尚且設置了象刑；以殷周時的興隆，還有甫侯制定刑律。律令存在，於政教有何妨呢？如能聖道通達，禮樂交往，常人修煉德行，百姓砥礪氣節，刑罰懸置而不用，律令常存而不行，這樣就完全可以興隆太平盛世的教化，流播仁德之風於國内境外了。”

又策問說：“古時帝舜任用八元八愷取得成功，文王以多賢士而振興周朝。制度教化在於得人，而賢才難得。現在國家剛剛統一，應該廣泛搜羅有真才實學的人。州郡雖有貢薦的舉措，仍未能得到出群卓越的人才，或者是時下没有這種人才，還是有而没有好的辦法得到他們呢?”對答說：“我認爲興隆教化，創立法規，没有賢良不能光大其道；安定天下治理紛亂，没有人才不能成大業。上自皇羲，下到歷代帝王，没有不弘揚綱紀用來羅致賢人，流播仁聖之風用以恩澤萬物。因此得到賢才則教化興起，失去人才就政教廢敗。現在四海統一，萬里同風，州郡貢舉秀才孝廉，中央選擇良才，以天下之廣大，人民之衆多，難道就没有卓越俊逸的人才嗎？就如同南海不少明月之寶，大宛不缺千里馬一樣。聖哲之人難見，遥遠的氣運難察，因此堯舜太平盛世的教化，八元八愷到舜時纔顯用；殷湯革命，伊尹扛着鼎來而被重用。當今聖朝優禮亡國之士，迎接遠方的人，朝廷大臣或優顯於朝堂之上，或任

夢必有岩穴之感。賢俊之出，可企踵而待也。”

職於千里之外，出外視察必能遇到吕公這樣的人士，晚上做夢必會夢見隱逸之士。賢才的出現，就會指日可待。”

時九州秀孝策無逮譚者。譚素以才學爲東土所推，同郡劉頌時爲廷尉，見之嘆息曰：“不悟鄉里乃有如此才也！”博士王濟於衆中嘲之曰：“五府初開，群公辟命，采英奇於仄陋，拔賢俊於岩穴。君吴楚之人，亡國之餘，有何秀異而應斯舉？”譚答曰：“秀異固産於方外，不出於中域也。是以明珠文貝，生於江鬱之濱；夜光之璞，出乎荆藍之下。故以人求之，文王生於東夷，大禹生於西羌。子弗聞乎？昔武王克商，遷殷頑民於洛邑，諸君得非其苗裔乎？”濟又曰：“夫危而不持，顛而不扶，至於君臣失位，國亡無主，凡在冠帶，將何所取哉。”答曰：“吁！存亡有運，興衰有期，天之所廢，人不能支。徐偃修仁義而失國，仲尼逐魯而逼齊，段干偃息而成名，諒否泰有時，曷人力之所能哉！”濟甚禮之。

當時九州的秀才孝廉的對策没有能趕得上華譚的。華譚平素就以才學優秀而被東土的人所推重，同郡人劉頌當時爲廷尉，見了他感嘆地説：“没想到鄉里還有這樣傑出的人才！”博士王濟當衆嘲弄説：“五府剛剛建立，群公受詔命，在出身微賤的人中采訪英才奇士，在隱士中選拔賢良俊才。你是吴楚地方的人，是亡國的遺民，有什麽優秀異能而應對這次薦舉呢？”華譚回答説：“優異之才本來就出在邊遠地區，不出於中原地區。因此明珠文貝，生在長江鬱江的水濱；有夜光的璞玉，産自荆山藍田的山下。拿人來比的話，文王生長在東夷，大禹出生於西羌。您没有聽説過嗎？當年武王戰勝商，遷徙殷不服從統治的人到洛邑，諸位是不是他們的後代？”王濟又説：“危亡之際而不守，顛覆之時而不扶，以至於君臣失位，國亡無主，凡是官員，將有什麽可取之處呢。”回答説：“唉！存亡有時運，興衰有期數，上天所要廢棄的，人力不能支撑。徐偃修仁義而失去國位，仲尼被魯國放逐而又受迫於齊國，段干木不出仕而成就了高名，的確是盛衰有天時，豈是人力所能辦到的！”王濟很禮待他。

尋除郎中，遷太子舍人、本國中正。以母憂去職。服闋，爲鄄城令，過濮水，作《莊子贊》以示功曹，而廷掾張延爲作答教，其文甚美。譚異而薦之，遂見升擢。及譚爲廬江，延已爲淮陵太守。又舉寒族周訪爲孝廉，訪果立功名，時以譚爲知人。以父墓毁去官。尋除尚書郎。

不久任郎中，升爲太子舍人、本國中正。因爲母喪離職。服喪期滿後，任鄄城令，渡過濮水時作了《莊子贊》給手下屬官看，後來廷掾張延又作了答對文章，寫的很美。華譚感到很驚奇，就推薦他，於是被提拔。等到華譚爲廬江内史時，張延已經是淮陵太守。又舉薦寒門周訪爲孝廉，周訪果然立了功名，當時人認爲華譚知人善任。因爲父親的墳墓遭到毁壞離官。不久又任尚書郎。

永寧初，出爲郟令。于時兵亂之後，境内饑饉，譚傾心撫恤。司徒王戎聞而善之，出穀三百斛以助之。譚甚有政績，再遷廬江内史，加綏遠將軍。時石冰之黨陸珪等屯據諸縣，譚遣司馬褚敦討平之，又遣别軍擊冰都

永寧初年，出任郟令。當時戰亂之後，境内百姓飢餓，華譚傾心撫慰。司徒王戎聽説後稱贊他，拿出三百斛穀用以救助。華譚很有政績，又改任廬江内史，加任綏遠將軍。當時石冰的黨羽陸珪等占據各縣，華譚派遣司馬褚敦討伐平定了這些人，又派遣其他軍隊攻打石冰手下都督孟

督孟徐，獲其驍率。以功封都亭侯，食邑千户，賜絹千匹。

陳敏之亂，吴士多爲其所逼。顧榮先受敏官，而潛謀圖之。譚不悟榮旨，露檄遠近，極言其非，由此爲榮所怨。又在郡政嚴，而與上司多忤。揚州刺史劉陶素與譚不善，因法收譚，下壽陽獄。鎮東將軍周馥與譚素相親善，理而出之。及甘卓討馥，百姓奔散，馥謂譚已去，遣人視之，而更移近馥。馥嘆曰："吾嘗謂華令思是臧子源之疇，今果效矣。"甘卓嘗爲東海王越所捕，下令敢有匿者誅之，卓投譚而免。及此役也，卓遣人求之曰："華侯安在？吾甘揚威使也。"譚答不知，遺絹二匹以遣之。使反，告卓。卓曰："此華侯也。"復求之，譚已亡矣。後爲紀瞻所薦，而爲顧榮所止遏，遂數年不得調。

建興初，元帝命爲鎮東軍諮祭酒。譚博學多通，在府無事，乃著書三十卷，名曰《辨道》，上箋進之，帝親自覽焉。轉丞相軍諮祭酒，領郡大中正。譚薦干寶、范珧於朝，乃上箋求退曰："譚聞霸主遠聽，以求才爲務；僚屬量身，以審己爲分。故疎廣告老，漢宣不違其志；干木偃息，文侯就式其廬。譚無古人之賢，竊有懷遠之慕。自登清顯，出入二載，執筆無贊事之功，拾遺無補闕之績；過在納言，暗於舉善；狂寇未賓，復乏謀策。年向七十，志力日衰，素餐無勞，實宜辭退。謹奉還所假左丞相軍諮祭酒版。"不聽。

建武初，授秘書監，固讓不拜。太興初，拜前軍，以疾復轉秘書監。自負宿名，恒怏怏不得志。時晉陵

徐，并俘獲了他們的勇猛將領。因功封爲都亭侯，食邑一千户，賜給絹一千匹。

陳敏之亂時，吴人多受其逼迫。顧榮起先接受陳敏的封官，而秘密圖謀陳敏。華譚没有深悟顧榮的意旨，在遠近各地發布檄文，指斥他的罪過，自此被顧榮所怨恨。華譚在郡政令苛嚴，而對上司多有觸犯。揚州刺史劉陶平素和華譚關係不好，就藉故逮捕華譚，抓進壽陽監獄。鎮東將軍周馥與華譚平素相友善，審理後放了他。等到甘卓攻討周馥，百姓逃散，周馥認爲華譚已經逃走了，派人去看，結果更加轉移到周馥近處。周馥感嘆説："我曾經説華令思是臧子源一類的人，今天果然應驗了。"甘卓曾經被東海王司馬越追捕，下令敢有隱藏的人要被殺頭，甘卓投奔華譚而得以免死。到了這次戰亂，甘卓打發人尋找他説："華侯在哪裏？我是甘揚威的使者。"華譚回答不知道，送了二匹絹打發了使者。使者返回報告甘卓。甘卓説："這就是華侯。"又派人尋找，華譚已經逃走了。後來被紀瞻舉薦，而被顧榮所阻止，於是幾年未能調用。

建興初年，晉元帝任命爲鎮東軍諮祭酒。華譚博學多才，在官府無事，於是著書三十卷，書名叫《辨道》，上表進獻，皇帝親自閲覽了此書。轉任丞相軍諮祭酒，加領郡大中正。華譚向朝廷推薦了干寶和范珧，就上表請求退休，他説："我聽説霸主遠聽，以求得人才爲要務；官員估量自身，以端正審己爲己任。因此疎廣告老還鄉，漢宣帝不違背他的意志；段干木不出仕，魏文侯坐車去他的屋廬。我没有古人的賢能，却有對古人追懷企慕之心。自登上清貴顯要的職位，已出入兩年了，拿着筆没有歌頌國事的功績，論朝政却没有補益國務的功勞。過失在於納言，愚昧不能揚善；猖狂的敵寇尚未順服，我又缺乏謀策。年紀已近七十，心志精力一天比一天衰竭，白吃飯而無功勞，實在應該辭退。謹奉還我所暫代的左丞相軍諮祭酒之官。"没有批准。

建武初年，授秘書監，堅決辭讓不任。太興初年，任前軍，因疾病又轉任秘書監。自負名聲，常常因不得志而憂鬱不樂。當時晉陵朱鳳、

朱鳳、吳郡吳震并學行清修，老而未調，譚皆薦爲著作佐郎。

吳郡吳震都學行清正，到老尚未升調，華譚都推薦爲著作佐郎。

或問譚曰："諺言人之相去，如九牛毛，寧有此理乎?"譚對曰："昔許由、巢父讓天子之貴，市道小人爭半錢之利，此之相去，何啻九牛毛也!"聞者稱善。

有人問華譚說："諺語説人和人之間的差距，就像九牛之比一毛，難道有這樣的道理嗎?"華譚回答說："古時許由、巢父讓出天子的尊貴，市井小人爭逐一文半錢的利益，這中間的差距，何止於九牛之比一毛呢!"聞聽的人都稱贊說得好。

戴若思弟邈，則譚女婿也。譚平生時常抑若思而進邈，若思每銜之。殆用事，恒毀譚於帝，由是官塗不至。譚每懷觖望，嘗從容言於帝曰："臣已老矣，將待死秘閣。汲黯之言，復存於今。"帝不懌。久之，加散騎常侍，屢以疾辭。及王敦作逆，譚疾甚，不能入省，坐免。卒於家。贈光祿大夫，金章紫綬，加散騎常侍，謚曰胡。二子：化、茂。

戴若思的弟弟戴邈，是華譚的女婿。華譚常常貶抑戴若思而提携戴邈，戴若思常恨他。等到戴若思當權，常向皇帝毀謗華譚，因此做官的途徑不能暢達。華譚常心懷怨恨，曾經從容地向皇帝說："愚臣已經老了，將等死於秘閣。當年汲黯的話，再現於今天。"皇帝不高興。時間一長，加任散騎常侍，多次以疾病爲由推辭。到王敦叛亂，華譚病情加重，不能工作，就免了官。逝世在家裏。追贈爲光祿大夫，金章紫綬，加散騎常侍，謚爲胡。兩個兒子：華化、華茂。

化字長風，爲征虜司馬，討汲桑，戰没。茂嗣爵。

華化字長風，任征虜司馬，討伐汲桑時戰死。華茂繼承了爵位。

袁甫

淮南袁甫字公胄，亦好學，與譚齊名，以詞辯稱。嘗詣中領軍何勖，自言能爲劇縣。勖曰："唯欲宰縣，不爲臺閣職，何也?"甫曰："人各有能有不能。譬繒中之好莫過錦，錦不可以爲帢；穀中之美莫過稻，稻不可以爲齏。是以聖王使人，必先以器，苟非周材，何能悉長！黄霸馳名於州郡，而息譽於京邑。廷尉之材，不爲三公，自昔然也。"勖善之，除松滋令。

淮南人袁甫字公胄，也愛好學習，與華譚齊名，以善於詞辯著稱。曾到中領軍何勖前自稱能當縣官。何勖說："僅想做縣官，不做臺閣大官，爲什麽?"袁甫說："人各有所能，有所不能。譬如絲織品中好的莫過於織錦，但織錦不可以做帽子；五穀之中香美的莫過於稻米，但稻米不能够做咸菜。因此聖王任用人，必然先看他的才器，如果不是全能之才，又怎麽能都成高官呢！黄霸在州郡非常有名，但在京城却没有名聲。做廷尉的才能，不能做三公，自古以來就是這樣的。"何勖稱贊他，任松滋令。

轉淮南國大農、郎中令。石珩問甫曰："卿名能辯，豈知壽陽已西何以恒旱？壽陽已東何以恒水?"甫曰："壽陽已東皆是吳人，夫亡國之音哀以思，鼎足强邦，一朝失職，憤嘆甚積，積憂成陰，陰積成雨，雨久成水，故其域恒澇也。壽陽已西皆是中

轉任淮南國大農、郎中令。石珩問袁甫說："你以能言善辯著名，莫非知曉壽陽以西地區爲什麽常常乾旱？壽陽以東地區爲什麽常有水災?"袁甫說："壽陽以東都是吳人，亡國之音哀痛而悲思，成鼎足之勢的强大邦國，一旦失去職位，憤怨慨嘆很多積聚起來，積聚憂傷化成陰濕，陰濕久積變爲雨氣，雨氣久積化成大水，因此這些

國，新平强吴，美寶皆入，志盈心滿，用長歡娱。《公羊》有言，魯僖甚悦，故致旱京師。若能抑强扶弱，先疏後親，則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矣。”觀者嘆其敏捷。年八十餘，卒於家。

地域經常有澇災。壽陽以西是中原地區，新近平定了强大的吴國，美物珍寶都被占有，志氣驕盈，心意滿足，因此長時間地歡快娱樂。《公羊傳》中説，魯僖公很喜悦，因此招致京城旱災。如果能抑制强暴扶助弱小，先禮遇遠親後對待近親，就會天下和睦太平，也不會發生災害。”明理的人都嘆服他才思敏捷。八十多歲時逝世於家中。

史臣曰：夫緝政厘俗，拔群才以成務；振景觀光，俟明主而宣績。武皇之世，天下乂安，朝廷屬意於求賢，邁軸有懷於干禄。郤詵等并韞價州里，褎然應召，對揚天問，高步雲衢，求之前哲，亦足稱矣。令思行己徇義，志篤周、甘，仁者必勇，抑斯之謂！雖才行夙章，而待終秘閣，積薪之恨，豈獨古人乎！

史臣曰：理好政務，整治風俗，選拔衆多人才以成就事業；振興國光，等待聖明的君主來宣揚功績。武皇時代，天下安寧，朝廷留意訪求賢才，在野困處的人懷有求取官禄之意。郤詵等人都隱藏待價於州里，欣然應對召命，對答弘揚皇帝的策問，做了朝廷大官，比之於前哲，也足够稱道了。令思端正行己，遵從德義，心志篤誠如周馥、甘卓，有仁德的人必然無私，或者説的就是華譚這樣的人！雖然才學德行很早就彰顯於世，而終老於秘閣，像積柴草一樣，舊草在下，後來者居上，這種怨恨，難道僅僅是古人有麽！

贊曰：郤、阮洽聞，含章體政。華生毓德，褫巾應命。鳥路曾飛，龍津派泳。素業可久，高芬斯盛。

贊曰：郤詵、阮种博學多聞，體察政務。華生培育德行，摘下佩巾應對召命。曾在鳥路飛翔，在龍津暢泳。清白的操守可以長久，高潔的節操發揚光大。

晋書卷五十三

列傳第二十三

愍懷太子司馬遹

愍懷太子遹字熙祖，惠帝長子，母曰謝才人。幼而聰慧，武帝愛之，恒在左右。嘗與諸皇子共戲殿上，惠帝來朝，執諸皇子手，次至太子，帝曰："是汝兒也。"惠帝乃止。宫中嘗夜失火，武帝登樓望之。太子時年五歲，牽帝裾入暗中。帝問其故，太子曰："暮夜倉卒，宜備非常，不宜令照見人君也。"由是奇之。嘗從帝觀豕牢，言於帝曰："豕甚肥，何不殺以享士，而使久費五穀?"帝嘉其意，即使烹之。因撫其背，謂廷尉傅祗曰："此兒當興我家。"嘗對群臣稱太子似宣帝，於是令譽流於天下。

愍懷太子司馬遹，字熙祖，是惠帝的長子，母親是謝才人。年幼時就聰明，武帝很喜歡他，常讓他在左右跟隨。他曾與衆位皇子一起在殿上游戲，惠帝來朝見，握衆皇子的手，輪到太子，武帝説："這是你兒子啊。"惠帝便停手。宫中曾夜間失火，武帝登樓觀望火情。太子當時年僅五歲，牽着武帝的衣襟進入暗處。武帝問其緣故，太子回答説："夜間忙亂，應該防備意外的事情，不應該讓火光照見皇帝。"武帝由此覺得他不尋常。曾經跟從武帝觀看猪圈，對武帝説："猪很肥，爲什麽不把它們殺了用來宴享士人，而讓它們老是這樣地浪費糧食?"武帝贊同他的意見，就叫人把猪殺了宴享士人。武帝順手撫摩他的後背，對廷尉傅祗説："這孩子一定能振興我家。"武帝曾對群臣稱贊太子很像宣帝，於是太子的美名流傳天下。

時望氣者言廣陵有天子氣，故封爲廣陵王，邑五萬户。以劉寔爲師，孟珩爲友，楊準、馮蓀爲文學。惠帝即位，立爲皇太子。盛選德望以爲師傅，以何劭爲太師，王戎爲太傅，楊濟爲太保，裴楷爲少師，張華爲少傅，和嶠爲少保。元康元年，出就東宫，又詔曰："遹尚幼蒙，今出東宫，惟當賴師傅群賢之訓。其游處左右，宜得正人使共周旋，能相長益者。"於是使太保衛瓘息庭、司空泰息略、太子太傅楊濟息毖、太子少師裴楷息憲、太子少傅張華息禕、尚書令華廙

當時望氣者説廣陵有天子之氣，所以封太子爲廣陵王，封邑五萬户。任命劉寔爲師，孟珩爲友，楊準、馮蓀爲文學。惠帝即位，立他爲皇太子。大力選拔德行名望高的人作太子的師傅，任命何劭爲太師，王戎爲太傅，楊濟爲太保，裴楷爲少師，張華爲少傅，和嶠爲少保。元康元年，太子始居東宫，惠帝又下詔道："太子司馬遹還年幼無知，現在居東宫，應當仰賴於師傅和賢士們的訓導。他身邊交游相處的人，應該是正人君子，讓他和他們共同交往，相得益彰。"於是讓太保衛瓘的兒子衛庭、司空司馬泰的兒子司馬略、太子太傅楊濟的兒子楊毖、太子少師裴楷的兒子裴憲、太子少傅張華的兒子張禕、尚書令華

息恒與太子游處，以相輔導焉。

及長，不好學，惟與左右嬉戲，不能尊敬保傅。賈后素忌太子有令譽，因此密敕黄門閹宦媚諛於太子曰："殿下誠可及壯時極意所欲，何爲恒自拘束?"每見喜怒之際，輒嘆曰："殿下不知用威刑，天下豈得畏服!"太子所幸蔣美人生男，又言宜隆其賞賜，多爲皇孫造玩弄之器，太子從之。於是慢弛益彰，或廢朝侍，恒在後園游戲。愛埤車小馬，令左右馳騎，斷其鞅勒，使墮地爲樂。或有犯忤者，手自捶擊之。性拘小忌，不許繕壁修墻，正瓦動屋。而於宫中爲市，使人屠酤，手揣斤兩，輕重不差。其母本屠家女也，故太子好之。又令西園賣葵菜、藍子、鷄、麪之屬，而收其利。東宫舊制，月請錢五十萬，備於衆用，太子恒探取二月，以供嬖寵。洗馬江統陳五事以諫之，太子不納，語在《統傳》中。舍人杜錫以太子非賈后所生，而后性凶暴，深以爲憂，每盡忠規勸太子修德進善，遠於讒謗。太子怒，使人以針著錫常所坐氈中而刺之。

廙的兒子華恒和太子交游相處，相互輔導。

待到太子長大時，不喜好讀書學習，衹是和身邊的人游玩嬉戲，不能尊敬輔導他的保傅。賈后向來妒嫉太子的好名聲，因此秘密叮囑黄門宦官獻媚太子道："殿下實在可以趁年輕時盡情享樂，爲什麼常常約束自己呢?"每當見到太子高興或發怒時，黄門宦官就感嘆道："殿下不知道動用威嚴的刑罰，天下人豈能畏懼服從呢!"太子所寵幸的蔣美人生了一個男嬰，黄門宦官又説應該大加賞賜，多爲皇孫造供玩的器物，太子聽從了他。於是太子更加懈怠放縱，有時甚至不去朝見，常在後園游戲玩要。喜歡矮車小馬，叫身邊的人縱馬奔馳，故意把勒馬籠頭的皮帶弄斷，使騎馬的人掉到地上取樂。有人違背他的心意，就親手棒打。生性拘泥於一些小禁忌，不允許修壁補墻，正瓦動屋。還在宫中設立市場，讓人殺猪賣酒，用手掂量貨物斤兩，輕重不差。他的生母本來是屠夫家庭的女子，所以太子喜好這些。又下令在西園賣葵菜、藍子、鷄、麪之類，而收取其盈利。按照東宫的老規矩，每月可請求五十萬錢，以備多項開支，太子常想法領取兩個月的錢數，來供所寵愛的人花費。洗馬江統陳述五條意見來規勸他，太子不采納，這些言語記載在《江統傳》中。舍人杜錫認爲太子不是賈后所生，而皇后性情凶暴，對此深感憂慮，經常竭盡忠心規勸太子修德學好，遠避那些讒言誹謗。太子很生氣，叫人把針偷放在杜錫常坐的氈子中刺他。

太子性剛，知賈謐恃后之貴，不能假借之。謐至東宫，或捨之而於後庭游戲。詹事裴權諫曰："賈謐甚有寵於中宫，而有不順之色，若一旦交構，大事去矣。宜深自謙屈，以防其變，廣延賢士，用自輔翼。"太子不能從。初，賈后母郭槐欲以韓壽女爲太子妃，太子亦欲婚韓氏以自固。而壽妻賈午及后皆不聽，而爲太子聘王衍小女惠風。太子聞衍長女美，而賈后爲謐聘之，心不能平，頗以爲言。謐嘗與太子圍棋，争道，成都王穎

太子禀性剛烈，知道賈謐依仗着皇后的寵貴，不能寬容他。賈謐來到東宫，太子有時就不理他而在後園戲耍游玩。詹事裴權規勸道："賈謐十分得寵於皇后，而殿下對他却没有好臉色，萬一相互播弄是非，大事就不好辦了。自己應多謙讓忍耐，提防事有變卦，應廣泛招攬賢士，用來輔佐自己。"太子不能聽從。當初，賈后的生母郭槐想讓韓壽的女兒作太子妃，太子也想娶韓氏來鞏固自己的地位。但韓壽的妻子賈午以及皇后都不同意，而爲太子聘娶王衍的小女兒惠風爲妃。太子聽説王衍的大女兒長得很美，而賈后爲賈謐聘娶她爲妻，心裏氣不平，説了很多不滿的

見而呵謐，謐意愈不平，因此譖太子於后曰："太子廣買田業，多畜私財以結小人者，爲賈氏故也。密聞其言云：'皇后萬歲後，吾當魚肉之。'非但如是也，若宫車晏駕，彼居大位，依楊氏故事，誅臣等而廢后於金墉，如反手耳。不如早爲之所，更立慈順者以自防衛。"后納其言，又宣揚太子之短，布諸遠近。于時朝野咸知賈后有害太子意。中護軍趙俊請太子廢后，太子不聽。

話。賈謐曾與太子下圍棋，兩人争棋路，成都王司馬穎見狀而喝斥賈謐，賈謐心中越加不滿，便在皇后面前説太子的壞話道："太子大量購買田産，積聚了很多私財來交結小人，這是爲了對付賈氏的緣故啊。我私下聽説他講過這樣的話：'皇后死後，我要把她當成魚肉吃。'不但這樣，萬一哪天皇上去世，他登上皇位，依照楊氏的舊事，誅殺我等并把皇后廢黜到金墉，易如反掌。不如趁早替他安排一個處所，重新封立一位仁慈順從的人爲太子來防備萬一。"皇后采納了他的意見，又宣揚太子的短處，使它傳播遠近。這時朝廷内外都知道賈后有加害太子之心。中護軍趙俊請太子廢黜皇后，太子不聽從。

九年六月，有桑生于宫西廂，日長尺餘，數日而枯。十二月，賈后將廢太子，詐稱上不和，呼太子入朝。既至，后不見，置于别室，遣婢陳舞賜以酒棗，逼飲醉之。使黄門侍郎潘岳作書草，若禱神之文，有如太子素意，因醉而書之，令小婢承福以紙筆及書草使太子書之。文曰："陛下宜自了；不自了，吾當入了之。中宫又宜速自了；不了，吾當手了之。并謝妃共要剋期而兩發，勿疑猶豫，致後患。茹毛飲血於三辰之下，皇天許當掃除患害，立道文爲王，蔣爲内主。願成，當三牲祠北君，大赦天下。要疏如律令。"太子醉迷不覺，遂依而寫之，其字半不成。既而補成之，后以呈帝。帝幸式乾殿，召公卿入，使黄門令董猛以太子書及青紙詔曰："遹書如此，今賜死。"遍示諸公王，莫有言者，惟張華、裴頠證明太子。賈后使董猛矯以長廣公主辭白帝曰："事宜速决，而群臣各有不同，若有不從詔，宜以軍法從事。"議至日西不决。后懼事變，乃表免太子爲庶人，詔許之。於是使尚書和郁持節，解結爲副，及大將軍梁王彤、鎮東

九年六月，有一株桑樹生長在皇宫西廂，每天長高一尺多，幾天後桑樹枯死。十二月，賈后將要廢黜太子，謊稱皇上不舒服，叫太子入朝。太子到了宫中，皇后不見他，讓他待在另設的屋子裏，派宫女陳舞把酒和棗子賜給太子，强逼太子喝醉。叫黄門侍郎潘岳起草一篇文稿，像是一篇禱神文章，似乎太子平日早有這些心願，乘着酒醉纔寫出來，又叫小宫女承福拿來紙筆和文稿讓太子抄寫。文中寫道："陛下應當自己了結自己；不自己了結，我應當進宫了結。皇后也應當從速了結自己；不自己了結，我將親手了結她。同謝妃一起兩人要限期發落，不能懷疑猶豫，招致後患。在日月星辰之下茹毛飲血，上天同意我要掃除禍害，立道文爲王，蔣爲皇后。如能遂了心願，必定用三牲祭祠北君，大赦天下。走漏風聲按律令執行。"太子酒醉昏迷不醒，便依照草稿抄寫，寫下的字多半不成字。不久補寫好了，皇后把它呈交給皇上。皇上駕幸式乾殿，召公卿們進去，叫黄門令董猛出示太子寫下的文稿和一道用青紙紫泥寫的詔書，詔書上説："太子司馬遹寫的文稿就是這樣，現在賜他死罪。"董猛把文稿和青紙詔展示給王公們一一看了，王侯公卿們没有誰説話，衹有張華、裴頠替太子證明真僞。賈后派董猛假傳長廣公主的話對皇帝説："事情應該從速决斷，然而群臣各有不同意見，如果有誰不聽從詔令，應該按軍法處理。"議論

將軍淮南王允、前將軍東武公澹、趙王倫、太保何劭詣東宮，廢太子爲庶人。是日太子游玄圃，聞有使者至，改服出崇賢門，再拜受詔，步出承華門，乘粗犢車。澹以兵仗送太子妃王氏、三皇孫于金墉城，考竟謝淑妃及太子保林蔣俊。明年正月，賈后又使黄門自首，欲與太子爲逆。詔以黄門首辭班示公卿。又遣澹以千兵防送太子，更幽于許昌宫之别坊，令治書御史劉振持節守之。先是，有童謡曰："東宫馬子莫聾空，前至臘月纏汝鬃。"又曰："南風起兮吹白沙，遥望魯國鬱嵯峨，千歲髑髏生齒牙。"南風，后名；沙門，太子小字也。

到太陽偏西還不能决定。皇后害怕事情有變故，就奏請免太子死罪廢黜爲平民，皇帝下詔准許。於是派遣尚書和郁持節，解結爲副使，以及大將軍梁王司馬肜、鎮東將軍淮南王司馬允、前將軍東武公司馬澹、趙王司馬倫、太保何劭到東宫去，廢黜太子爲平民。這一天太子正游覽玄圃，聽到有使者來，换了衣服從崇賢門出來，兩次跪拜接受詔書，走出承華門，坐上粗陋的牛車。東武公司馬澹用兵器押送太子妃王氏、三位皇孫到金墉城，謝淑妃和女官太子保林蔣俊被拷問死在獄中。第二年正月，賈后又叫黄門投案自首，想把太子定成謀叛殺君罪。皇帝下詔把黄門的自首供詞分發給公卿看。又派東武公司馬澹用一千名兵士押送太子，换地幽禁在許昌宫另設的房子裏，下令治書御史劉振持節看守他。在此之前，有童謡説："東宫的馬兒耳别聾，等到臘月扎你鬃。"又説："南風起啊吹白沙，遠望魯國愁山高，千年髑髏生齒牙。"南風，是皇后的名；沙門，是太子的小字。

初，太子之廢也，妃父王衍表請離婚。太子至許，遺妃書曰："鄙雖頑愚，心念爲善，欲盡忠孝之節，無有惡逆之心。雖非中宫所生，奉事有如親母。自爲太子以來，敕見禁檢，不得見母。自宜城君亡，不見存恤，恒在空室中坐。去年十二月，道文疾病困篤，父子之情，實相憐愍。于時表國家乞加徽號，不見聽許。疾病既篤，爲之求請恩福，無有惡心。自道文病，中宫三遣左右來視，云：'天教呼汝。'到二十八日暮，有短函來，題言東宫發，疏云：'言天教欲見汝。'即便作表求入。二十九日早入見國家，須臾遣至中宫。中宫左右陳舞見語：'中宫旦來吐不快。'使住空屋中坐。須臾中宫遣陳舞見語：'聞汝表陛下爲道文乞王，不得王是成國耳。'中宫遥呼陳舞：'昨天教與太子酒棗。'便持三升酒、大盤棗來見與，

起初，太子被廢黜時，太子妃的父親王衍上表請求讓太子妃和太子離婚。太子到了許，送信給太子妃説："鄙人雖然固執愚鈍，但心裏尋思做好人，想竭盡忠孝，没有作惡叛逆的念頭。雖然不是皇后所親生，但侍奉皇后如親母。自從作太子以來，皇上詔令要禁止約束，不能見生母。自宜城君去世後，得不到問候體恤，常在空室中獨坐。去年十二月，道文患病嚴重，父子親情，實在是相互憐愍。這時表奏皇上替道文請求加徽號，不被允許。道文的病已經很重，爲他求請恩福，没有什麽惡意。自從道文得病，皇后多次派左右的人來看望，説：'皇上傳唤你。'到二十八日傍晚，有短信送來，上寫東宫太子啓，大致説：'皇上發話要見你。'隨即寫了表奏請求入宫。二十九日早入宫拜見皇上，不一會兒讓到皇后宫中。皇后身邊的陳舞出來説道：'皇后早上起來嘔吐不舒服。'就叫在空屋中坐待。很快皇后就派陳舞來傳話：'聽説你表奏陛下爲道文請求封王，不是求王而是求國罷了。'皇后遠叫陳舞：'昨日皇上讓拿酒棗給太子。'陳舞便端三升

使飲酒啖棗盡。鄙素不飲酒，即便遣舞啓説不堪三升之意。中宫遥呼曰：'汝常陛下前持酒可喜，何以不飲？天與汝酒，當使道文差也。'便答中宫：'陛下會同一日見賜，故不敢辭，通日不飲三升酒也。且實未食，恐不堪。又未見殿下，飲此或至顛倒。'陳舞復傳語云：'不孝那！天與汝酒飲，不肯飲，中有惡物邪？'遂可飲二升，餘有一升，求持還東宫飲盡。逼迫不得已，更飲一升。飲已，體中荒迷，不復自覺。須臾有一小婢持封箱來，云：'詔使寫此文書。'鄙便驚起，視之，有一白紙，一青紙。催促云：'陛下停待。'又小婢承福持筆研墨黄紙來，使寫。急疾不容復視，實不覺紙上語輕重。父母至親，實不相疑，事理如此，實爲見誣，想衆人見明也。"

酒、一大盤棗來，叫把酒飲盡把棗吃光。鄙人平素不飲酒，於是就讓陳舞代爲陳述不能飲下三升酒的意思。皇后遠遠地嚷道：'你平常在陛下面前端起酒來可高興了，爲何不飲？皇上賜酒給你，會讓道文的病好的。'鄙人便答皇后：'陛下朝會群臣時整日賜酒，所以不敢推辭，但一整天也不能飲三升酒。况且今天實在是未進食，恐怕受不了。又尚未見到殿下，飲了這三升酒也許要大醉。'陳舞又傳皇后的話道：'不孝啊！皇上賜你飲酒，你不肯飲，酒中有毒嗎？'於是就大約飲了二升，餘有一升，請求帶回東宫再飲盡。被逼迫不得已，又飲了一升。飲完，體内迷亂，自己不再清醒。不久有一個小婢拿一隻封箱來，説：'皇上有詔叫你抄寫這份文書。'鄙人便慌忙起來，看那封箱，内有一白紙，一青紙。小婢催促道：'陛下正等着。'另一個小婢承福拿着筆及研好的墨和黄紙來，叫寫。急筆快寫容不得再細看，實在意識不到紙上的話分量多輕多重。父母最親，的確不應相互懷疑，事情及情理就是這樣，確實是被誣陷，想來人們也會弄清楚的。"

太子既廢非其罪，衆情憤怨。右衛督司馬雅，宗室之疏屬也，與常從督許超并有寵於太子，二人深傷之，説趙王倫謀臣孫秀曰："國無適嗣，社稷將危，大臣之禍必起。而公奉事中宫，與賈后親密，太子之廢，皆云豫知，一旦事起，禍必及矣。何不先謀之！"秀言於趙王倫，倫深納焉。計既定，而秀説倫曰："太子爲人剛猛，若得志之日，必肆其情性矣。明公素事賈后，街談巷議，皆以公爲賈氏之黨。今雖欲建大功於太子，太子雖將含忍宿忿，必不能加賞於公，當謂公逼百姓之望，翻覆以免罪耳。若有瑕釁，猶不免誅。不若遷延却期，賈后必害太子，然後廢賈后，爲太子報仇，猶足以爲功，乃可以得志。"倫然之。秀因使反間，言殿中人欲廢賈后，迎太子。賈后聞之憂怖，乃使

太子既然是没有罪而被廢，群情憤怒怨恨。右衛督司馬雅，是皇室的遠親，和常從督許超一并得到太子的寵幸，兩人爲太子深感傷心，勸説趙王司馬倫的謀臣孫秀説："國家没有嫡出的皇位繼承人，社稷必將危險，由大臣挑起的禍端定會出現。而你奉事皇后，與賈后親密，太子被廢，都説你事先知道，一旦出現事變，禍患必將降到你身上。爲什麽不預先防備這事呢！"孫秀對趙王司馬倫説了，趙王司馬倫很願意接受。計劃已定，而孫秀又勸趙王司馬倫説："太子爲人剛强凶猛，若哪一天得志，一定任由其性格感情來做事。你向來奉事賈后，街談巷議，都把你當作賈后的同黨。現在雖然想爲太子建立大功，太子即使能容忍對你的宿怨，也必定不能對你加以賞賜，會説你是被百姓的埋怨所逼，翻來覆去以求得免罪罷了。如果有什麽毛病缺點，還是不能免於殺頭。不如拖延時間，賈后一定殺害太子，然後廢掉賈后，爲太子報仇，還足以立功，這樣纔能實現你的想法。"趙王司馬倫認爲他的

太醫令程據合巴豆杏子丸。三月，矯詔使黄門孫慮齎至許昌以害太子。初，太子恐見鴆，恒自煮食於前。慮以告劉振，振乃徙太子於小坊中，絶不與食，宫中猶於墻壁上過食與太子。慮乃逼太子以藥，太子不肯服，因如厠，慮以藥杵椎殺之，太子大呼，聲聞于外。時年二十三。將以庶人禮葬之，賈后表曰："遹不幸喪亡，傷其迷悖，又早短折，悲痛之懷，不能自已。妾私心冀其刻肌刻骨，更思孝道，規爲稽顙，正其名號。此志不遂，重以酸恨。遹雖罪在莫大，猶王者子孫，便以匹庶送終，情實憐愍，特乞天恩，賜以王禮。妾誠暗淺不識禮義，不勝至情，冒昧陳聞。"詔以廣陵王禮葬之。

建議很正確。孫秀就用反間計，説宫中有人打算廢掉賈后，迎接太子回來。賈后聽到後很擔憂害怕，就叫太醫令程據配好巴豆杏仁丸。三月，僞造皇帝詔令派黄門孫慮帶到許昌來毒害太子。起初，太子恐怕被毒害，常自己煮飯吃。孫慮把内情告訴劉振，劉振便把太子遷移到小宅屋中，停止供食，宫中人仍然越過墻壁送食物給太子。孫慮便把藥丸拿來逼太子服下，太子不肯服，趁機上厠所，孫慮就用藥杵砸死他，太子大聲喊叫，聲音傳到外面。死時年僅二十三歲。打算用平民之禮安葬他，賈后表奏道："司馬遹不幸死去，可悲他迷途叛逆，又加上早夭，悲痛之情，不能抑制。妾身私心希望他銘心刻骨，重現孝道，改過請罪，糾正他的名號。這個願望不能實現，令人深感悲傷遺憾。司馬遹的罪孽雖然極大，但還是王室子孫，就用相當於平民之禮送葬，按情理的確讓人憐愍，特此請求皇上開恩，賜給他王禮安葬。妾身愚昧淺薄不懂禮義，但以深切的親情，冒昧陳述給皇上。"皇上下詔按廣陵王之禮安葬他。

及賈庶人死，乃誅劉振、孫慮、程據等，册復太子曰："皇帝使使持節、兼司空、衛尉伊策故皇太子之靈曰：嗚呼！維爾少資岐嶷之質，荷先帝殊異之寵，大啓土宇，奄有淮陵。朕奉遵遺旨，越建爾儲副，以光顯我祖宗。祗爾德行，以從保傅，事親孝敬，禮無違者。而朕昧于凶構，致爾于非命之禍，俾申生、孝己復見于今。賴宰相賢明，人神憤怨，用啓朕心，討厥有罪，咸伏其辜。何補於荼毒冤魂酷痛哉？是用忉怛悼恨，震動於五内。今追復皇太子喪禮，反葬京畿，祠以太牢。魂而有靈，尚獲爾心。"帝爲太子服長子斬衰，群臣齊衰，使尚書和郁率東宫官屬具吉凶之制，迎太子喪於許昌。

等到賈庶人死後，就殺了劉振、孫慮、程據等人，恢復册封太子的名號道："皇帝派使持節、兼司空、衛尉伊對故皇太子的靈位策封道：嗚呼！想你年幼時憑藉着聰慧的天賦，承蒙先帝的特殊恩寵，擴大封疆，封國淮陵。我遵照先帝留下的旨意，立你爲皇太子，目的在於讓你光耀祖宗。你德行恭敬，聽從保傅的教誨，侍奉父母十分孝敬，從未違反禮節。但我被惡毒的讒言誣陷所蒙騙，給你帶來了死於非命的慘禍，使申生、孝己的事情又在當今重演。靠着宰相的賢能英明，人神的憤怒怨恨，警醒了我的心智，討伐那些有罪之人，全部降伏那些孽害。這對於遭受毒害的冤魂的苦痛能有什麽彌補呢？因此而悲痛哀傷後悔，震動着我的五臟。現在追補恢復皇太子的葬禮，把靈柩接回京城安葬，用太牢之禮祭祀。魂如有靈，希望還能得到你的理解。"皇帝穿上爲長子服喪的喪服，群臣全部穿喪服，派尚書和郁率領東宫官員完全按照吉凶之事的制度，到許昌迎回太子的靈柩。

喪之發也，大風雷電，幃蓋飛裂。又爲哀策曰："皇帝臨軒，使洗馬劉務告于皇太子之殯曰：咨爾遹！幼稟英挺，芬馨誕茂。既表髫齔，高明逸秀。昔爾聖祖，嘉爾淑美。顯詔仍崇，名振同軌。是用建爾儲副，永統皇基。如何凶戾潛構，禍害如兹！哀感和氣，痛貫四時。嗚呼哀哉！爾之降廢，實我不明。牝亂沈災，釁結禍成。爾之逝矣，誰百其形？昔之申生，含枉莫訟。今爾之負，抱冤于東。悠悠有識，孰不哀慟！壺關干主，千秋悟己。異世同規，古今一理。皇孫啓建，隆祚爾子。雖悴前終，庶榮後始。窀穸既營，將寧爾神。華髦電逝，戎車雷震。芒芒羽蓋，翼翼縉紳。同悲等痛，孰不酸辛！庶光來葉，永世不泯。"謚曰愍懷。六月己卯，葬于顯平陵。帝感閻纘之言，立思子臺，故臣江統、陸機并作誄頌焉。太子三子：虨、臧、尚，并與父同幽金墉。

發喪的時候，大風呼嘯電閃雷鳴，幃帳車蓋被吹起裂開。又作了一篇哀策文道："皇帝來到殿前，派洗馬劉務在皇太子的靈柩前訴説道：啊，司馬遹！幼年稟賦傑出，風華正茂。孩童時聰穎非常，出類拔萃。昔日你那聖明的皇祖，誇獎你的善良俊美。宣揚的詔書再三推崇，你的名聲流傳海内。於是立你爲太子，繼承皇家大業。爲什麽凶惡之人暗地陷害，造成了這樣的慘禍！悲傷感動和風，哀痛連貫四季。嗚呼哀哉！你被廢爲庶民，實是我昏庸。婦人迷惑陷入災殃，裂痕演變成了禍患。你已離開人世，誰還能作種種表白？從前的申生，蒙受枉屈而無處分辯。現在你所遭受的，是在東邊蒙冤。天地有知，誰不哀慟！壺關三老茂干預武帝不殺戾太子，田千秋上書替戾太子辯冤使漢武帝感悟。不同朝代相同規矩，古今是一樣的道理。皇孫開始確立，厚福將降賜給你的兒子。雖然悲傷但傷心事已在前面結束，榮耀的事可望從今後開始。陵墓已經建成，你的魂靈將安息在那裏。耀眼的彩旗像電光飛揚，馳騁的兵車如雷霆震動。翠羽車蓋望不到頭，大臣官員的隊伍整肅龐大。同樣哀痛，誰不酸辛！可望光大來世，永遠不滅。"謚號愍懷。六月己卯，安葬在顯平陵。皇帝感念閻纘的話，建了思子臺，舊臣江統、陸機都寫了誄頌之文。太子三子：司馬虨、司馬臧、司馬尚，都和其父一同幽禁在金墉。

司馬虨　司馬臧

虨字道文，永康元年正月，薨。四月，追封南陽王。

臧字敬文。永康元年四月，封臨淮王。己巳，詔曰："咎徵數發，奸回作變，遹既逼廢，非命而没。今立臧爲皇太孫。還妃王氏以母之，稱太孫太妃。太子官屬即轉爲太孫官屬。趙王倫行太孫太傅。"五月，倫與太孫俱之東宫，太孫自西掖門出，車服侍從皆愍懷之舊也。到銅駝街，宫人哭，侍從者皆哽咽，路人抆淚焉。桑復生于西廂，太孫廢，乃枯。永寧元

司馬虨字道文，永康元年正月，死。四月，追封爲南陽王。

司馬臧字敬文。永康元年四月，封爲臨淮王。己巳，下詔説："凶兆屢次出現，邪惡作亂，司馬遹已經被逼迫廢黜，死於非命。現在立司馬臧爲皇太孫。放回妃王氏爲母撫養他，稱她爲太孫太妃。太子的屬官即轉做太孫的屬官。趙王司馬倫代太孫太傅。"五月，司馬倫和太孫一起前往東宫，太孫從西掖門出來，車馬禮服侍從都與愍懷太子相同。到了銅駝街，宫女們哭，侍從的人全都哽咽，路人都擦淚。那株桑樹又在西厢復活，太孫被廢，又枯死。永寧元年正月，趙王

年正月，趙王倫篡位，廢爲濮陽王，與帝俱遷金墉，尋被害。太安初，追謚曰哀。

司馬倫篡位，廢皇太孫爲濮陽王，和皇帝一起被遷移到金墉，不久被害。太安初年，追謚爲哀。

司馬尚

尚字敬仁。永康元年四月，封爲襄陽王。永寧元年八月，立爲皇太孫。太安元年三月癸卯，薨，帝服齊衰期，謚曰冲太孫。

司馬尚字敬仁。永康元年四月，封爲襄陽王。永寧元年八月，立爲皇太孫。太安元年三月癸卯，去世，皇帝爲他穿喪服一年，謚號冲太孫。

史臣曰：愍懷挺岐嶷之姿，表夙成之質。武皇鍾愛，既深詒厥之謀；天下歸心，頗有后來之望。及于繼明宸極，守器春坊，四教不勤，三朝或闕，豹姿未變，鳳德已衰，信惑奸邪，疏斥正士，好屠酤之賤役，耽苑囿之佚游，可謂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者也。既而中宫凶忍，久懷危害之心，外戚諂諛，競進讒邪之説；坎牲之謀已構，斃犬之譖遂行；一人乏探隱之聽，百辟無争臣之節。遂使冤逾楚建，酷甚戾園。雖復禮備哀榮，情深憫慟，亦何補於荼毒者哉！

史臣曰：愍懷年幼而有聰慧的姿資，顯露出早成的天賦。武皇特别喜愛他，已經給他留下了周密的計謀；天下心悦誠服而歸附，很有繼承者的人望。等到將要繼承皇位，在東宫作太子，不努力學習，不行忠信四教，有時不去外、治、内三朝，英姿未變，美德已滅，迷惑於奸邪之人，疏遠排斥正直之士，喜歡殺猪賣酒的下賤之事，沉溺於花園林苑的游玩，可説是凡事開頭好，然而結果少有成。不久皇后凶惡殘忍，早就有謀害之心，外戚阿諛奉承，争着勸進讒言；楚觀從藉坎牲而稱人反叛的陰謀已設下，晋驪姬想殺太子而毒死狗的誣害得以施行；皇帝自己缺乏洞察隱情的英明，百官没有諍臣的氣節。於是使冤枉勝過了楚太子建，殘酷超過了漢太子戾園。即使死後得到了應得的榮譽，悲悼之情哀憫痛切，對受害者來説又能有什麽用呢！

贊曰：愍懷聰穎，諒惟天挺。皇祖鍾心，庶僚引領。震宫肇建，儲德不恢。掇蜂構隙，歸胙生災。既罹凶忍，徒望歸來。

贊曰：愍懷聰明穎慧，確是天生傑出。皇祖鍾愛，百官教導。東宫開始設立，太子之德不備。骨肉離間結仇生怨，父子相離惹禍招災。已遭殘害毒殺，空望冤魂歸來。

晋書卷五十四

列傳第二十四

陸機

陸機字士衡，吴郡人也。祖遜，吴丞相。父抗，吴大司馬。機身長七尺，其聲如鐘。少有異才，文章冠世，伏膺儒術，非禮不動。抗卒，領父兵爲牙門將。年二十而吴滅，退居舊里，閉門勤學，積有十年。以孫氏在吴，而祖父世爲將相，有大勛於江表，深慨孫晧舉而棄之，乃論權所以得，晧所以亡，又欲述其祖父功業，遂作《辯亡論》二篇。其上篇曰：

昔漢氏失御，奸臣竊命，禍基京畿，毒遍宇内，皇綱弛頓，王室遂卑。於是群雄蜂駭，義兵四合。吴武烈皇帝慷慨下國，電發荆南，權略紛紜，忠勇伯世，威稜則夷羿震蕩，兵交則醜虜授馘，遂掃清宗祊，蒸禋皇祖。于時雲興之將帶州，猋起之師跨邑，哮闞之群風驅，熊羆之族霧合。雖兵以義動，同盟戮力，然皆苞藏禍心，阻兵怙亂，或師無謀律，喪威稔寇。忠規武節，未有如此其著者也。

武烈既没，長沙桓王逸才命世，弱冠秀發，招攬遺老，與之述業。神兵東驅，奮寡犯衆，攻

陸機字士衡，是吴郡人。祖父陸遜，是吴國丞相。父陸抗，是吴國大司馬。陸機身高七尺，聲如洪鐘。少年即有特出的才學，文章蓋過當世之人，專心於儒學，不合禮義的事不做。陸抗死，接其父兵卒任牙門將。二十歲時吴國滅亡，退居故鄉，關起門來發奮讀書，算來有十年。因孫氏在吴，而祖輩父輩世代爲吴國將相，在江表建有特大的功勛，感慨孫晧因荒淫而國滅人降，於是談論孫權得國的原因，孫晧亡國的根由，又想追述祖輩父輩的功業，就寫了兩篇《辯亡論》。其中上篇説：

從前漢氏朝政失控，奸臣盗用國家的權柄，禍患源於京都，危害遍及天下，朝綱鬆弛，王室由此虚弱。衆豪傑便如蜂群騷動，義勇之兵四方雲集。吴武烈皇帝孫堅奮發昂揚於小國，閃電般從荆南崛起，權謀韜略豐富多變，忠烈英勇稱霸一世，威勢逼則夷羿驚恐震蕩，兵相交則寇敵或殺或降，於是掃清宗廟，祭祀皇祖。這期間猛將雲涌占州據郡，强兵風起跨城連邑，虎豹之群如狂風呼嘯，熊羆之衆若雲霧匯合。雖説是仗義起兵，共同盟誓一起努力，然而都懷有險惡用心，倚仗兵勢趁機作亂，有的則用兵無謀帶兵無律，威風喪盡以至淪落爲寇。忠誠而有準則，武勇而不乏節度，没有誰能比吴武烈皇帝更功德昭著了。

孫堅戰死，長沙桓王以超群之才聞名於世，二十歲而才學特出，招募徵集前朝遺臣，與他們論述大業。神勇之兵向東驅進，

無堅城之將，戰無交鋒之虜。誅叛柔服，而江外底定；飭法修師，則威德翕赫。賓禮名賢，而張公爲之雄；交御豪俊，而周瑜爲之傑。彼二君子皆弘敏而多奇，雅達而聰哲，故同方者以類附，等契者以氣集，江東蓋多士矣。將北伐諸華，誅鋤干紀，旋皇輿於夷庚，反帝坐於紫闥，挾天子以令諸侯，清天步而歸舊物。戎車既次，群凶側目，大業未就，中世而殞。

敢於以少擊多，進攻則不見能堅守城池之將，交戰則沒有可以交鋒抵擋之敵。誅殺叛逆懷柔人心，而江南平定；整治法紀學習文教，於是威信德化隆盛。禮遇名流賢士，而張昭爲其中佼佼者；交結聚攏英雄豪傑，而周瑜爲其中第一人。這兩位君子都聰明過人而富有奇特的才幹，温文爾雅胸懷寬闊而且足智多謀，所以志同道合者慕名而來，意氣相投者聞風而至，由此江東便會集了許多名士。即將北上討伐諸敵，誅除違犯綱紀之人，把皇帝的車駕請回到它該停駐的地方，將皇帝的寶座迎歸皇宮中，挾天子以令諸侯，使國運太平而使從前的典章制度得到恢復。兵車前進，惡人們不敢正眼相看，豐功偉業未能完成，半途謝世。

用集我大皇帝，以奇蹤襲逸軌，叡心因令圖，從政咨於故實，播憲稽乎遺風；而加之以篤敬，申之以節儉，疇諮俊茂，好謀善斷，束帛旅於丘園，旌命交乎塗巷。故豪彥尋聲而響臻，志士晞光而景騖，異人輻輳，猛士如林。於是張公爲師傅；周瑜、陸公、魯肅、呂蒙之儔，入爲腹心，出爲股肱；甘寧、凌統、程普、賀齊、朱桓、朱然之徒奮其威，韓當、潘璋、黃蓋、蔣欽、周泰之屬宣其力；風雅則諸葛瑾、張承、步騭以名聲光國，政事則顧雍、潘濬、呂範、呂岱以器任幹職，奇偉則虞翻、陸績、張惇以風義舉政，奉使則趙咨、沈珩以敏達延譽，術數則吳範、趙達以禨祥協德；董襲、陳武殺身以衛主，駱統、劉基强諫以補過。謀無遺計，舉不失策。故遂割據山川，跨制荊吳，而與天下爭衡矣。魏氏嘗藉戰勝之威，率百萬之師，浮鄧塞之舟，下漢

功成於我大皇帝，用奇謀遵循前世的事業，高瞻遠矚而縝密思謀，理政則咨詢足可效法的舊事，頒布法令則考察前代遺留下來的風尚；加上忠厚禮敬，又非常節約儉樸，訪求優秀之才，喜歡和果斷之人謀事，聘請賢才的束帛之禮送到了名士們隱居的丘園，表揚徵召賢能的旌命交相往來於路上。因此豪傑賢人聞風響應而來，仁人志士如追光隨影般投奔，奇才會聚，勇士如林。於是張公作師傅；周瑜、陸公、魯肅、呂蒙之輩，入則作爲心腹親信，出則作爲左右臂膀；甘寧、凌統、程普、賀齊、朱桓、朱然之輩振奮他們的威猛，韓當、潘璋、黃蓋、蔣欽、周泰等人發揮他們的才幹；詩文方面則諸葛瑾、張承、步騭以他們的才名爲國爭光，理政方面則顧雍、潘濬、呂範、呂岱足以勝任他們的職位，才識奇異卓絶則有虞翻、陸績、張惇憑他們的風采氣概和高尚情操參政，奉命出使則有趙咨、沈珩靠着他們的機智變通而聲譽遠揚，精通術數則有吳範、趙達靠着他們占卜祥瑞來協調德化；董襲、陳武殺身來護主，駱統、劉基竭力規勸以彌補主上的失誤。謀事没有想不到的，做事没有失策的。因此就能占有疆土，控制荊、吳，

陸之衆，羽楫萬計，龍躍順流，鋭師千旅，武步原隰，謀臣盈室，武將連衡，喟然有吞江滸之志，壹宇宙之氣。而周瑜驅我偏師，黜之赤壁，喪旗亂轍，僅而獲免，收迹遠遁。漢王亦憑帝王之號，帥巴漢之人，乘危騁變，結壘千里，志報關羽之敗，圖收湘西之地。而我陸公亦挫之西陵，覆師敗績，困而後濟，絶命永安。續以濡須之寇，臨川摧鋭；蓬蘢之戰，孑輪不反。由是二邦之將，喪氣挫鋒，勢衄財匱，而吴莞然坐乘其弊，故魏人請好，漢氏乞盟，遂躋天號，鼎跱而立。西界庸益之郊，北裂淮漢之涘，東苞百越之地，南括群蠻之表。於是講八代之禮，蒐三王之樂，告類上帝，拱揖群后。武臣毅卒，循江而守；長棘勁鎩，望猋而奮。庶尹盡規於上，黎元展業於下，化協殊裔，風衍遐圻。乃俾一介行人，撫巡外域，巨象逸駿，擾於外閑，明珠瑋寶，耀於内府，珍瑰重迹而至，奇玩應響而赴；輶軒騁於南荒，衝輣息於朔野；黎庶免干戈之患，戎馬無晨服之虞，而帝業固矣。

進而與天下豪强抗衡。魏氏曾憑着得勝之聲威，率領百萬大軍，駕着鄧塞之地的戰船，指揮着漢南的兵衆，戰艦數以萬計，像龍一樣順流騰躍而下，精鋭的部隊千軍萬馬，踏遍平原曠野，謀臣滿屋，武將衆多，大有吞下長江兩岸的願望，統一整個宇宙的氣概。然而周瑜帶領我軍一部，在赤壁將敵擊敗，丢旗亂逃，僅免一死，衹好收兵遠逃。漢王也憑着帝王的名號，率領巴漢民衆，乘機起兵，營壘連結千里，立志報復關羽戰敗身亡之仇，企圖收復湘西之地。而我陸公照樣在西陵挫敗他們，使他們全軍覆没，反弱爲强，終使劉備在永安喪命。接着因濡須入侵，我軍在水邊摧毀敵軍精鋭；蓬蘢大戰，敵軍被消滅得一個不剩。因而魏、蜀兩國的戰將，喪失鋭氣，勢頭受挫財力缺乏，而吴却於談笑間就利用他們的劣勢，故而魏人請求和好，漢氏乞求訂盟，於是登上帝尊之位，與魏、蜀鼎足而立。西邊的疆界定到庸州、益州的郊野，北邊分治到淮水、漢水之濱，東邊占據了百越領地，南邊囊括了群蠻的領域。因此而講釋三王五帝的禮儀，匯集夏商周之禮樂，告祭上帝，禮拜各代君王。武將勇士，沿着長江堅守；長戟利矛，望風高舉。官長對上盡於規勸，百姓在下大展鴻業，教化協調異族之人，道德感化達到偏遠之地。僅派一名使者，巡視外國，於是大象駿馬，在宫外欄厩嘶鬧，珍珠寶貝，在内廷府庫生輝，稀貴之物應命而到，奇特寶玩應召而來；使臣的輕車奔往南方蠻荒之地，將士的兵車停息在北國曠野；百姓免受戰爭的災難，戰馬没有清晨駕車出征之憂，因而江山得以穩固。

大皇既没，幼主莅朝，奸回肆虐。景皇聿興，虔修遺憲，政無大闕，守文之良主也。降及歸命之初，典刑未滅，故老猶存。大司馬陸公以文武熙朝，左丞相陸凱以謇諤盡規，而施績、范慎

大皇逝世之後，年幼的新主臨朝當政，奸佞猖獗爲害。景皇繼位，恭敬遵行前朝定下的大政方針，在治政上没有大的疏漏，是一位遵守典章制度的好君主。被降爲歸命侯的初年，典章刑法没有因此而喪失，舊臣仍在。大司馬陸公以文武之才弘揚朝政，左丞

以威重顯，丁奉、鍾離斐以武毅稱，孟宗、丁固之徒爲公卿，樓玄、賀邵之屬掌機事，元首雖病，股肱猶良。爰逮末葉，群公既喪，然後黔首有瓦解之患，皇家有土崩之釁，曆命應化而微，王師躡運而發，卒散于陣，衆奔于邑，城池無藩籬之固，山川無溝阜之勢，非有工輸雲梯之械，智伯灌激之害，楚子築室之圍，燕人濟西之隊，軍未浹辰而社稷夷矣。雖忠臣孤憤，烈士死節，將奚救哉！

相陸凱以忠懇直諫盡職規勸，而施績、范慎以威嚴持重出名，丁奉、鍾離斐以勇武果敢著稱，孟宗、丁固等人擔任公卿大臣，樓玄、賀邵等人掌管機要，國家元首雖然困頓，左右大臣仍是忠良。到了末世之時，衆大臣已經死去，便有百姓分裂瓦解的擔憂，皇室有分崩離析的徵兆，吴國的天命隨着時世變化而衰微，晋王的大軍跟着時運前來，兵士在行陣中逃散，民衆在城邑間奔逃，城池不再是堅固的防衛，山河不再有溝嶺阻攔的優勢，并非對方有工輸雲梯之類的攻城器械，智伯水灌晋陽的禍害，楚子用修房安頓農民來困圍宋國的辦法，燕人在濟西大破齊軍的精鋭隊伍，而進軍不到十二天，國家就被消滅了。雖然忠臣獨自悲憤，猛士爲氣節而死，確實是無可挽回！

夫曹劉之將非一世所選，向時之師無曩日之衆，戰守之道抑有前符，險阻之利俄然未改，而成敗貿理，古今詭趣，何哉？彼此之化殊，授任之才異也。

要説曹、劉的武將并非是舉世無雙，此前晋軍也没有從前曹、劉的軍隊那麽多，攻戰防守也有前例可仿效，山川險阻的有利條件也未改變，然而勝敗發生了轉變，今昔變化，爲什麽呢？是彼此的變革不一樣，而任用的人才也不同啊。

其下篇曰：

昔三方之王也，魏人據中夏，漢氏有岷益，吴制荆揚而掩有交廣。曹氏雖功濟諸華，虐亦深矣，其人怨。劉翁因險以飾智，功已薄矣，其俗陋。夫吴，桓王基之以武，太祖成之以德，聰明睿達，懿度弘遠矣。其求賢如弗及，恤人如稚子，接士盡盛德之容，親仁罄丹府之愛。拔吕蒙於戎行，試潘濬於係虜。推誠信士，不恤人之我欺；量能授器，不患權之我逼。執鞭鞠躬，以重陸公之威；悉委武衛，以濟周瑜之師。卑宫菲食，豐功臣之賞；披懷虚己，納謨士之算。故魯肅一面而自托，士燮蒙

其下篇寫道：

從前三國所統治的區域，魏占據中原，漢氏擁有岷益，吴控制荆揚并占有交廣。曹氏雖然在中原一帶功成名就，但爲害很深，那裏的人大爲怨恨。劉翁憑藉天險弄巧設詐，功德已經很少，風俗也很鄙陋。而吴國，桓王以武力奠定基礎，太祖以文德成就功業，聰明睿智，風範光大遠揚。求賢才像自己的才能趕不上他們，體恤他人如同自己的幼子，用大德的寬容來接納賢士，以赤誠的愛心來親近仁人。從行伍中提拔吕蒙，從戰俘中起用潘濬。真誠信用賢士，不在乎别人騙我；根據才能授官任職，不擔心他們權大威脅。執鞭鞠躬，是爲了加重陸公的權威；全部把兵力交給周瑜，是爲了壯大他的部隊。自己住簡樸的宫室吃簡單的飯食，却給功臣以豐厚的賞賜；胸懷開闊謙虚坦誠，

險而效命。高張公之德，而省游田之娛；賢諸葛之言，而割情欲之歡；感陸公之規，而除刑法之煩；奇劉基之議，而作三爵之誓；屏氣踠踳，以伺子明之疾；分滋損甘，以育凌統之孤；登壇慷慨，歸魯子之功；削投怨言，信子瑜之節。是以忠臣競盡其謨，志士咸得肆力，洪規遠略，固不厭夫區區者也。故百官苟合，庶務未遑。初都建鄴，群臣請備禮秩，天子辭而弗許，曰："天下其謂朕何！"宫室輿服，蓋慊如也。爰及中葉，天人之分既定，故百度之缺粗修，雖醲化懿綱，未齒乎上代，抑其體國經邦之具，亦足以爲政矣。地方幾萬里，帶甲將百萬，其野沃，其兵練，其器利，其財豐；東負滄海，西阻險塞，長江制其區宇，峻山帶其封域，國家之利未見有弘於兹者也。借使守之以道，御之以術，敦率遺典，勤人謹政，修定策，守常險，則可以長世永年，未有危亡之患也。

采納謀士的計策。所以魯肅見一面就願盡忠，士燮冒着身家性命的危險而願效勞。稱頌張公的忠德，因而減少出獵的歡娱排場；認爲諸葛的意見賢明，便割捨了情欲歡愛；被陸公的規諫所感動，因而免除了繁重的刑法；認爲劉基的議論特出，於是立下了酒後不下令殺人的誓言；屏氣彎腰，探看子明的病情；分出甘甜美味，來撫養凌統留下的孤兒；意氣風發地登上稱帝高壇，歸功於魯子；消除一些人的懷疑埋怨，始終相信子瑜的堅貞節操。所以忠臣恭謹地獻出他們的所有方略，志士全都發揮他們的才幹，大計遠謀，本來就不滿足於這樣的業績。所以百官閑適，而政事不廢。當初定都建鄴，群臣請求詳備禮儀次序，天子拒絶不許，説："我將怎麽告示天下呢！"宫室車馬服飾，都不足够。到了中期，君臣的名分已定，故而各種法度的缺漏得以粗略補修，雖然隆盛的教化美好的綱常，不能與上代并列，但其治國經邦方法之完備，也足以治政了。土地方圓幾萬里，帶甲將士上百萬，田野肥沃，兵卒精練，兵械鋒利，財物豐富；東邊憑靠滄海，西邊倚仗險要的關塞，長江遏制整個區域，高山環繞着封疆，國家的富利没有比這時更大的。假如守成有道，統治有方，遵循遺留下來的典章，厚待百姓謹慎爲政，修訂穩定的國策，堅守各處的險要，就可以永保偉業，没有危亡的擔憂。

或曰："吴蜀脣齒之國也，夫蜀滅吴亡，理則然矣。"夫蜀，蓋藩援之與國，而非吴人之存亡也。其郊境之接，重山積險，陸無長轂之徑；川阨流迅，水有驚波之艱。雖有鋭師百萬，啓行不過千夫；軸艫千里，前驅不過百艦。故劉氏之伐，陸公喻之長蛇，其勢然也。昔蜀之初亡，朝臣異謀，或欲積石以險其流，或欲機械以禦其變。天子總群議以

有人説："吴、蜀是脣齒相依之國，蜀滅吴則亡，是理所當然的。"蜀，是一個地處偏遠地區的友好國家，不關係吴人的存亡問題。它與吴交接的邊境地區，山高地險，陸地没有能通兵車的道路；河道狹窄水流湍急，水路有驚濤駭浪的艱難。即使有百萬精兵，前面僅能有千人出征；有千里相連的戰船，能在先頭作戰的不過百艘。所以劉氏出兵時，陸公把它比喻爲首尾不能相救的長蛇，是其形勢所造成的。當初蜀剛滅亡時，朝中群臣有不同的計策，有的想在江上堆石

諮之大司馬陸公，公以四瀆天地之所以節宣其氣，固無可遏之理，而機械則彼我所共，彼若棄長技以就所屈，即荆楚而争舟楫之用，是天贊我也，將謹守峽口以待擒耳。逮步闡之亂，憑寶城以延强寇，資重幣以誘群蠻。于時大邦之衆，雲翔電發，懸旍江介，築壘遵渚，衿帶要害，以止吳人之西，巴、漢舟師，沿江東下。陸公偏師三萬，北據東坑，深溝高壘，按甲養威。反虜踠迹待戮，而不敢北窺生路，强寇敗績宵遁，喪師太半。分命鋭師五千，西禦水軍，東西同捷，獻俘萬計。信哉賢人之謀，豈欺我哉！自是烽燧罕驚，封域寡虞。陸公没而潜謀兆，吳釁深而六師駭。夫太康之役，衆未盛乎曩日之師；廣州之亂，禍有愈乎向時之難，而邦家顛覆，宗廟爲墟。嗚呼！“人之云亡，邦國殄瘁”，不其然歟！

《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或曰“亂不極則治不形”，言帝王之因天時也。古人有言曰“天時不如地利”，《易》曰“王侯設險以守其國”，言爲國之恃險也。又曰“地利不如人和”，“在德不在險”，言守險之在人也。吳之興也，參而由焉，孫卿所謂合其參者也。及其亡也，恃險而已，又孫卿所謂舍其參者也。夫四州之萌非無衆也，大江以南非乏俊也，山川之險易守也，勁利之器易用也，先政之策

設險，有的想以機巧器械來對付外敵。天子綜合了各種意見向大司馬陸公詢問，陸公認爲江河淮濟四瀆是天地用來宣散其氣的，本來就没有能加以阻遏的道理，而機巧器械則他人與我所共有，對方如果放棄他們的特長而用其所短，到荆楚來船攻水戰，這是上天助我，就留心守住峽口等着活捉他們。待到步闡作亂時，憑靠堅固的城池來招引强寇，倚仗大量的錢財來引誘群蠻。這時大國的兵衆，如同電閃雲涌，旌旗挂滿江邊，沿洲岸到處修築營壘，占領地形復雜的險要之地，來阻止吳軍西進，巴漢的水軍，沿江東下。陸公分兵三萬，向北占領東坑，深挖濠溝高築壁壘，按兵不動養精蓄鋭。反賊被困等死，而不敢向北尋找逃生之路，强敵大敗夜逃，損折了大半兵力。又分派一支五千人的精鋭部隊，到西邊抵擋敵人水軍，東西兩處同獲大捷，抓回的戰俘數以萬計。確實是賢人的計謀啊，豈是欺人呢！從此後戰火少見，疆域内少有令人擔憂的事。陸公去世而陰謀初現，吳國的裂痕加深而軍隊騷亂。太康之戰，敵軍兵力并不比從前曹、劉之軍强；廣州的叛亂，禍害要比從前的災難大得多，進而國家被顛覆，祖宗廟宇變成廢墟。唉！“人說離去，國家就要困頓了”，正是如此！

《易》說“商湯和周武王的革命，應順天道”，又認爲“亂世不到盡頭則治世不會出現”，是說帝王憑着天道行事。古人說“天時不如地利”，《易》說“王侯設置險阻來堅守他們的國家”，說的是憑藉險地來治國。又說“地利不如人和”，“在於道德教化而不在於設險防守”，說的是能否守住險要是由人决定的。吳國的興起，這三方面都具備，即孫卿所說的能具備這三個條件。到它滅亡時，僅能憑藉險要的地勢而已，又是孫卿所說的喪失了三個因素。要說四州的民衆不是不多，大江以南并不缺少英才，山川險要易於防守，剛勁鋒利的器械便於使用，先

易修也，功不興而禍遘何哉？所以用之者失也。故先王達經國之長規，審存亡之至數，謙己以安百姓，敦惠以致人和，寬冲以誘俊乂之謀，慈和以結士庶之愛。是以其安也，則黎元與之同慶；及其危也，則兆庶與之同患。安與衆同慶，則其危不可得也；危與下同患，則其難不足恤也。夫然，故能保其社稷而固其土宇，《麥秀》無悲殷之思，《黍離》無愍周之感也。

前治政的方略很容易遵循，爲什麽功業不成而禍患横生呢？原因是方法失當。所以先王通曉治國的長遠法則，清楚存亡的精妙道理，謙虚謹慎使百姓安居樂業，靠恩德來實現人和，用寬容謙遜來引導俊傑們出謀獻策，憑慈善仁和來取得民衆的愛戴。因而當國家安定太平時，百姓就一起慶賀；到了危機關頭，則萬民患難與共。太平時與衆人一同慶賀，就不會導致危險；危險時和下邊的臣民共患難，險難就不值得憂慮。這樣，就能保全社稷而鞏固疆土，《麥秀》就不會有殷亡的悲思，《黍離》就不會有痛惜周衰的感慨。

至太康末，與弟雲俱入洛，造太常張華。華素重其名，如舊相識，曰："伐吴之役，利獲二俊。"又嘗詣侍中王濟，濟指羊酪謂機曰："卿吴中何以敵此？"答云："千里蒓羹，未下鹽豉。"時人稱爲名對。張華薦之諸公。後太傅楊駿辟爲祭酒。會駿誅，累遷太子洗馬、著作郎。范陽盧志於衆中問機曰："陸遜、陸抗於君近遠？"機曰："如君於盧毓、盧珽。"志默然。既起，雲謂機曰："殊邦遐遠，容不相悉，何至於此！"機曰："我父祖名播四海，寧不知邪！"議者以此定二陸之優劣。

太康末年，和弟弟陸雲一起到洛陽，拜訪太常張華。張華素來尊重他的名望，如同老相識一般，説："攻吴一戰，好處在於得到了兩位俊傑。"又曾拜會侍中王濟，王濟指着羊奶酪對陸機説："你們吴中拿什麽能和它相比？"回答道："千里蒓菜羹，未加鹽豉時。"當時人們稱爲有名的對答。張華把他引薦給各位公卿。後來太傅楊駿召他爲祭酒。剛巧楊駿被殺，逐漸升任爲太子洗馬、著作郎。范陽人盧志當着衆人問陸機道："陸遜、陸抗和你的關係是近是遠？"陸機説："就和你與盧毓、盧珽一樣。"盧志不作聲。起身後，陸雲對陸機説："遠隔不同的國家地區，互不瞭解情况是可以諒解的，何必這樣呢！"陸機説："我祖父和父親名揚四海，難道還有誰不知道嗎！"評説他們的人就以此判定兩人的高下。

吴王晏出鎮淮南，以機爲郎中令，遷尚書中兵郎，轉殿中郎。趙王倫輔政，引爲相國參軍。豫誅賈謐功，賜爵關中侯。倫將篡位，以爲中書郎。倫之誅也，齊王冏以機職在中書，九錫文及禪詔疑機與焉，遂收機等九人付廷尉。賴成都王穎、吴王晏并救理之，得减死徙邊，遇赦而止。

吴王司馬晏外任鎮守淮南，用陸機爲郎中令，升任尚書中兵郎，轉任殿中郎。趙王司馬倫輔佐朝政，推薦爲相國參軍。參與誅討賈謐有功，賜爵爲關中侯。司馬倫企圖篡位，命他作中書郎。司馬倫被殺，齊王司馬冏認爲陸機擔任中書職位，司馬倫的九錫文和禪詔懷疑是陸機參與撰寫的，便收捕陸機等九人交給廷尉審理。賴着成都王司馬穎、吴王司馬晏一起幫忙分辯，得以减免死罪流放偏遠地區，遇到朝廷大赦免罪。

初機有駿犬，名曰黄耳，甚愛

原先陸機有一隻好犬，名叫黄耳，很喜愛

之。既而羇寓京師，久無家問，笑語犬曰："我家絶無書信，汝能齎書取消息不?"犬摇尾作聲。機乃爲書以竹筩盛之而繫其頸，犬尋路南走，遂至其家，得報還洛。其後因以爲常。時中國多難，顧榮、戴若思等咸勸機還吴，機負其才望，而志匡世難，故不從。

它。不久客居京城，很久没有家信，笑着對狗說："我家裏斷了來信，你能送信傳遞消息不?"狗摇尾而叫。陸機就寫好信裝入竹筒綁在它的脖子上，那狗認路往南跑去，終於到了他家，帶了覆信回洛陽。後來以此爲常。當時中原戰亂，顧榮、戴若思等人都勸説陸機回吴地去，陸機仗着他的才氣名望，立志救世於危難之時，所以没有聽從他們的勸告。

冏既矜功自伐，受爵不讓，機惡之，作《豪士賦》以刺焉。其序曰：

司馬冏恃功自誇，接受封爵而毫不謙讓，陸機厭惡他，寫了《豪士賦》對他進行諷刺。其序文寫道：

夫立德之基有常，而建功之路不一。何則？修心以爲量者存乎我，因物以成務者係乎彼。存乎我者，隆殺止乎其域；係乎彼者，豐約惟所遭遇。落葉俟微飇以隕，而風之力蓋寡；孟嘗遭雍門以泣，而琴之感以末。何哉？欲隕之葉無所假烈風，將墜之泣不足煩哀響也。是故苟時啓於天，理盡於人，庸夫可以濟聖賢之功，斗筲可以定烈士之業。故曰"才不半古，功已倍之"，蓋得之於時世也。歷觀今古，徼一時之功而居伊周之位者有矣。

立德有準則，但建功立業的途徑不是一條。爲什麽呢？修身養心在於自己，藉助外力以成事者在於别人。由我掌握的，道德好壞由其自身控制；由别人支配的，功勞大小由其遭遇決定。落葉遇風就掉下，而風的力量本就不大；孟嘗君遇見雍門周就悲哭，而琴聲僅是到最後纔感動他。爲什麽呢？要掉落的葉子不必藉助狂風來吹落，將落下的淚水不必由於哀傷的音樂來催下。所以上天開啓時運，人民通曉事理，平凡的人可以成就聖賢的功勛，才識淺薄之輩可以建立英雄的偉業。所以説"才能不及古人一半，功績大過他們一倍"，這就是得力於時世。遍觀古今，僥幸得一時之功而占據伊尹、周公之位的大有人在。

夫我之自我，智士猶嬰其累；物之相物，昆蟲皆有此情。夫以自我之量而挾非常之勳，神器暉其顧眄，萬物隨其俯仰，心玩居常之安，耳飽從諛之説，豈識乎功在身外，任出才表者哉！且好榮惡辱，有生之所大期；忌盈害上，鬼神猶且不免；人主操其常柄，天下服其大節，故曰天可仇乎。而時有袨服荷戟，立乎廟門之下，援旗誓衆，奮於阡陌之上；况乎世主制命，自下裁物者乎！廣樹恩不足以敵怨，勤興

自己衹看重自己，明智的人還不免受其糾纏拖累；萬物都把他物看成異類，連昆蟲都是這樣的情况。憑着一個人的能力而擁有不同尋常的功勛，豈能别人要看他的臉色行事，萬物都要順着他的心意，内心滿足於日常歡娱，兩耳滿足於阿諛奉承，豈能懂得功業在其自身之外，所擔任的職位超出了他的才能呢！况且喜歡榮耀討厭耻辱，是人生的大心願；忌恨富足的怨恨尊高的，鬼神也免不了；帝王掌握着生殺大權，天下人服從他的統治，所以説誰能仇視天命呢。然而還時常有人穿着黑衣扛着長戟，站在廟門下，揮旗聚衆盟誓，在原野舉事；何况是代替帝王

利不足以補害，故曰代大匠斫者必傷其手。且夫政由甯氏，忠臣所以慷慨；祭則寡人，人主所不久堪。是以君奭怏怏，不悦公旦之舉；高平師師，側目博陸之勢。而成王不遣嫌吝於懷，宣帝若負芒刺於背，非其然者歟？

擬定命令，當居於下位裁決事情的人呢！多方建立恩惠不足以抵消仇怨，經常做些有利的事不足以彌補造成的禍害，所以説代替木匠砍削一定會傷自己的手。而且朝政交由甯氏處理，忠臣因此而奮發努力；祭則無人相助，這是帝王所不能長期忍受的。所以君奭心中不快，不滿公旦的舉動；高平互相師法，冷眼看博陸的權勢。而成王心裏不能排遣對周公的嫌疑，宣帝見霍光若有芒刺在背，不就是這樣嗎？

嗟乎！光于四表，德莫富焉；王曰叔父，親莫昵焉；登帝天位，功莫厚焉；守節没齒，忠莫至焉。而傾側顛沛，僅而自全，則伊生抱明允以嬰戮，文子懷忠敬而齒劍，固其所也。因斯以言，夫以篤聖穆親，如彼之懿，大德至忠，如此之盛，尚不能取信於人主之懷，止謗於衆多之口，過此以往，惡睹其可！安危之理，斷可識矣。又况乎饕大名以冒道家之忌，運短才而易聖哲所難者哉！身危由於勢過，而不知去勢以求安；禍積起於寵盛，而不知辭寵以招福。見百姓之謀己，則申宫警守，以崇不畜之威；懼萬方之不服，則嚴刑峻制，以賈傷心之怨。然後威窮乎震主，而怨行乎上下，衆心日陊，危機將發，而方偃仰瞪眄，謂足以夸世，笑古人之未工，忘己事之已拙，知曩勛之可矜，暗成敗之有會。是以事窮運盡，必有顛仆；風起塵合，而禍至常酷也。聖人忌功名之過己，惡寵禄之逾量，蓋爲此也。

唉！光輝普照四方，道德没有比這更高的了；君王稱他爲叔父，没有比這更親昵的了；使帝王登上大位，功勞没有比這更大的了；守節終生，没有比這更忠的了。而亂世流離，僅能保全自己罷了，那麼伊生胸懷公允便招致殺身之禍，文子心存忠心而被讒言所殺，本來這就是他們應有的結局。就此而言，憑着誠實明智和睦仁愛，是那麼美好，道德之高忠心之極，像這些盛事，尚且不能被帝王真心信任，阻止衆人之口的誹謗，長此以往，怎麼能看出是合適的！安危的道理，絶對可以明白了。何况貪圖盛名而冒犯道家的忌諱，靠運用小才能變聖賢的難事爲易事呢！自身危險是由於權勢過大，却不知削減權勢來求得平安；禍患的積累是緣起於太多的恩寵，却不知謝絶恩寵以招來福氣。看見百姓圖謀自己，就整治武備小心防衛，來增强并非自然形成的威力；害怕各地不服從，就嚴刑重法，來製造令人傷心的怨恨。這樣到後來威勢過大而使帝王驚恐，而且上上下下都有怨言，民心一天天失望，危機即將爆發，但他却正在低頭抬頭都目空一切，認爲自己足以誇耀於世人，譏笑古人做得不好，忘了自己的事情已一團糟，知道從前的功勛可以倚仗，却弄不清成敗有時機。因此事情到頭氣運完了，一定會傾覆；風起塵揚，而禍患到來常常是很殘酷的。聖人忌諱功名超過自身實際，厭惡恩寵禄位過分，大概就因爲這個道理。

夫惡欲之大端，賢愚所共有，而游子殉高位於生前，志士思垂名於身後，受生之分，惟此而已。夫蓋世之業，名莫盛焉；率意無違，欲莫順焉。借使伊人頗覽天道，知盡不可益，盈難久持，超然自引，高揖而退，則巍巍之盛，仰邈前賢，洋洋之風，俯觀來籍，而大欲不止於身，至樂無愆乎舊，節彌效而德彌廣，身逾逸而名逾劭。此之不爲，而彼之必昧，然後河海之迹堙爲窮流，一匱之釁積成山岳，名編凶頑之條，身厭荼毒之痛，豈不謬哉！故聊爲賦焉，庶使百世少有悟云。

厭惡和欲望的大要，賢人愚人都是共同的，而游子生前爲求高官而死，志士希望死後名聲流傳，禀性區别，不過如此而已。壓倒當世的偉業，功名没有比這更大的了；任隨自己心意而毫無違逆，欲望没有比這更順的了。假使他稍爲審視天道，懂得窮盡了就不能再增益，滿盈了就難以長久保持的道理，自己超脱躲避，高拱雙手而退讓，那麽其高大形像，上可以超過前代賢人，美好的風範，下可以傳揚於史册，而且大的欲望可來，極盡歡樂而没有過失，氣節越是經受檢驗而道德越是擴大，自身越是超脱而名聲越是美好。不這樣做，那他一定陷入愚昧，然後就如河海奔流而被填塞爲斷流，災禍一筐筐堆積成山岳，名字被編進凶頑之列，自身飽受毒害的苦痛，難道不是謬誤嗎！所以作這篇賦，希望能使百代之人稍有醒悟。

冏不之悟，而竟以敗。

司馬冏并不醒悟，終於失敗。

機又以聖王經國，義在封建，因采其遠指，著《五等論》曰：

陸機又認爲聖明的君王治理國家，其要義在於推行封建制，因此擇取其深遠意義，寫了《五等論》道：

夫體國經野，先王所慎，創制垂基，思隆後葉。然而經略不同，長世異術。五等之制，始於黄唐，郡縣之治，創於秦漢，得失成敗，備在典謨，是以其詳可得而言。

治國安邦，是前代君王所十分慎重的事，創立制度傳下基業，目的在於使後代興盛。然而治政的方略不同，確保基業永固的措施也不一樣。五等爵的制度，開始於黄帝、唐堯時，郡縣政治，創立於秦、漢時，其得失成敗，全都記載在經典裏，所以詳細情況是可以知道并論説的。

夫王者知帝業至重，天下至廣。廣不可以偏制，重不可以獨任；任重必於借力，制廣終乎因人。故設官分職，所以輕其任也；并建伍長，所以弘其制也。於是乎立其封疆之典，裁其親疏之宜，使萬國相維，以成盤石之固；宗庶雜居，而定維城之業。又有以見綏世之長御，識人情之大方，知其爲人不如厚己，利物不如圖身；安上在於悦下，爲己

君王明白帝業極爲重要，天下十分廣大這一道理。天下廣大不能全都控制，帝業重大不能獨力承擔；責任很重必須藉助外力的幫助，控制廣大地區終究還得靠人。所以設置職官分擔職責，用這一方法來減輕自己的重任；設立伍長，靠他們來擴大自己的控制範圍。因此而建立了分封疆域的制度，裁定有關親近疏遠是否合適等事宜，使各個封國互相依靠，從而形成磐石般的穩固；宗族和平民交雜居住，從而確立了連城衛國之業。又有用來安定天下的常法，瞭解民情的方

存乎利人。故《易》曰“悦以使人，人忘其勞”，孫卿曰“不利而利之，不如利而後利之利也”。是以分天下以厚樂，則己得與之同憂；饗天下以豐利，而己得與之共害。利博而恩篤，樂遠則憂深，故諸侯享食土之實，萬國受傳世之祚。夫然，則南面之君各務其政，九服之内知有定主，上之子愛於是乎生，下之禮信於是乎結，世平足以敦風，道衰足以禦暴。故强毅之國不能擅一時之勢，雄俊之人無所寄霸王之志。然後國安由萬邦之思化，主尊賴群后之圖身，譬猶衆目營方，則天網自昶；四體辭難，而心膂獲乂。蓋三代所以直道，四王所以垂業也。

法，知道爲人着想首先自己厚道，利於萬物首先自己考慮修身；使上邊安穩在於使下邊平安，爲自己打算要有利於他人。所以《易》說“使人民喜悦而使用他們，人民就會忘掉辛勞”，孫卿說“不給好處而得利，不如先給好處再得利更爲有利”。所以把許多歡樂分給天下，那麽自己就能與天下同憂患；把大量的好處贈給天下人，自己就能讓天下人和自己共患難。給的利益多恩德就厚，給的歡樂越到達遠處那麽天下人共同憂慮的就越深，因此諸侯享受封土的實惠，各封國得到代代相傳的福祚。這樣，諸侯王都致力於他們的政事，國都以外的遠近地區都知道有確定的君主，君王視民如子的仁愛由此而産生，臣民的禮信由此而建立，時世太平可以使風俗淳厚，大道衰微仍可抵禦强暴。所以强大的封國不能擅自擁有一時的威逼之勢，雄才大略之人無處施展稱王稱霸的野心。然後天下太平則由自各封國的歸服王化，君主被尊崇則依賴於群臣對自身利害的考慮，如同網眼散布得當，天網自然撤收自如；四肢擺脱了束縛，心臟和脊梁都感到舒服。這大概就是三代能够沿着正確的道路前進，四王能够傳下宏偉大業的原因。

夫盛衰隆弊，理所固有，教之廢興，繫乎其人，原法期於必諒，明道有時而暗。故世及之制弊於强禦，厚下之典漏於末折，侵弱之釁遘自三季，陵夷之禍終乎七雄。昔成湯親照夏后之鑒，公旦目涉商人之戒，文質相濟，損益有物。然五等之禮，不革于時，封畛之制，有隆爾者，豈玩二王之禍而暗經世之算乎？固知百世非可懸御，善制不能無弊，而侵弱之辱愈於殄祀，土崩之困痛於陵夷也。是以經始獲其多福，慮終取其少禍，非謂侯伯無可亂之符，郡縣非興化之具。故

由强大而衰微由興盛而困頓，事理本就如此，教化的廢止或建立，全取决於人，誠信的法度終有一天會變得輕薄，聖明之道有時也會陷入昏亂。所以諸侯代代相襲之制的弊端在於其强暴逞勢而難以控制，對下邊優厚的封賞其缺漏在於可導致末大折本，王室被侵蝕削弱的禍患開始形成於桀紂幽王三個末代君王之時，造成王室衰落的禍害結束於戰國七雄并争。從前成湯親以夏后之亡爲借鑒，公旦目睹了商人的告誡，文采和質樸相輔相成，减損或增益都有前代的禮制文物爲依據。然而五等爵的禮制，未因時代變革，封疆分土的規矩，還有加以推崇的，難道是忽視了夏、殷二王的禍患而治理天下的謀算愚昧糊塗嗎？本來就知道百代不能先駕

國憂賴其釋位，主弱憑於翼戴。及承微積弊，王室遂卑，猶保名位，祚垂後嗣，皇統幽而不輟，神器否而必存者，豈非事勢使之然歟！

馭，良好的制度不可能没有弊端，由此而被侵奪削弱以至於斷絶了宗廟香火，土崩瓦解的困頓導致了衰微破亡的慘痛。所以治政初始就要謀得更多的福利，考慮結局就要選取較少禍患的結局，倒不是説侯伯没有可能謀亂的徵兆，郡縣没有可以振興教化的能力。所以天下有憂患衹能依賴於諸侯自動離其封位來參與王政，君主力量弱小衹能憑靠諸侯的輔佐擁戴。等到承續衰微弊病累積，王室日漸卑弱，仍然保存着一個名位，國統傳於後代，世系不明而不中斷，天子的地位被否定還得留着，難道不是事物的發展趨勢使它這樣的嗎！

降及亡秦，棄道任術，懲周之失，自矜其得。尋斧始於所庇，制國昧於弱下，國慶獨饗其利，主憂莫與共害。雖速亡趨亂，不必一道，顛沛之釁，實由孤立。是蓋思五等之小怨，亡萬國之大德，知陵夷之可患，暗土崩之爲痛也。周之不競，有自來矣。國乏令主，十有餘世。然片言勤王，諸侯必應，一朝振矜，遠國先叛，故强晉收其請隧之圖，暴楚頓其觀鼎之志，豈劉項之能窺關，勝廣之敢號澤哉！借使秦人因循其制，雖則無道，有與共亡，覆滅之禍，豈在曩日！

到了已經滅亡的秦朝，抛棄大道而不擇手段，責罰周室的過失，自誇得勢。用刀斧砍掉庇根護本的枝葉，用削弱地方的愚蠢方法來治國，國家慶幸獨自享受其既得利益，帝王有憂難却没有誰來共患難。雖然很快就滅亡而趨於戰亂，不值一提，但其失敗受挫的徵兆，確實是由孤立無援開始。這大概是考慮到五等分封帶來的小仇怨，失去了對衆多封國的大恩德，懂得國勢衰微足可擔憂，却糊塗於天下四分五裂造成的慘痛。周室不强，自有其原因。國家没有英明的君主，前後有十幾代。然而幾句話説要幫助王室，諸侯必定響應，一旦驕傲自大，遠方的封國首先反叛，因而强大的晉國收回了它請求做墓道埋葬的非分意圖，强暴的楚國停止了它想觀看王鼎的野心，豈能有後來劉邦、項羽可以窺視函谷關，陳勝、吴廣敢於在大澤鄉號令的事呢！假如秦人能够沿襲周室制度，雖然没有德政，諸侯同幫助共存亡，那滅國的大禍，豈能發生在此前的那一天！

漢矯秦枉，大啓王侯，境土逾溢，不遵舊典，故賈生憂其危，鼂錯痛其亂。是以諸侯阻其國家之富，憑其士庶之力，勢足者反疾，土狹者逆遲，六臣犯其弱綱，七子衝其漏網，皇祖夷於

漢朝矯正秦朝的過失，大開王侯封地，封疆過大，不遵從前的典制，所以賈生擔憂由此而帶來的危險，鼂錯痛心由此而造成的禍亂。因此諸侯依仗着其封國的富足，靠着其士民的人力物力，勢力强大了的很快謀反，封土較小的則稍遲作亂，六臣冒犯軟弱

黔徒，西京病於東帝。是蓋過正之災，而非建侯之累也。然吕氏之難，朝士外顧；宋昌策漢，必稱諸侯。逮至中葉，忌其失節，割削宗子，有名無實，天下曠然，復襲亡秦之軌矣。是以五侯作威，不忌萬國；新都襲漢，易於拾遺也。光武中興，纂隆皇統，而由遵覆車之遺轍，養喪家之宿疾，僅及數世，奸宄充斥。卒有强臣專朝，則天下風靡，一夫從衡，而城池自夷，豈不危哉！

的朝綱，七子衝撞疏漏的天網，高祖被賊人射傷，西京被東帝拖累。這應是矯枉過正帶來的災難，而不是封侯的結果。然而吕氏之亂，朝中群臣顧念封於外地的王侯；宋昌爲漢室謀劃，必是稱道各路諸侯。到了中葉，因擔心諸侯失去控制，分割削減皇族子弟的封地，使他們有名無實，天下變得空曠蕭條，又重新走上了秦朝滅亡的老路。所以五侯獨攬威權，不再畏懼衆多侯國；新都侯取代漢帝，比拾起一點掉下的東西還要容易。光武中興，繼承光大皇室世系，但却遵循翻車的老路，延續葬送國家的老毛病，僅僅過了幾代，奸賊到處都是。最後有權臣專擅朝政，天下就隨風而倒，一個董卓恣意横行，而城池自是鏟爲平地，難道還不危險！

在周之衰，難興王室，放命者七臣，干位者三子，嗣王委其九鼎，凶族據其天邑，鉦鞞震於閫宇，鋒鏑流於絳闕，然禍止畿甸，害不覃及，天下晏然，以安待危。是以宣王興於共和，襄惠振於晉鄭。豈若二漢階闥暫擾，而四海已沸，孽臣朝入，九服夕亂哉！

在周室衰微時，災難起於王室，不接受天子命令的有七臣，想謀求王位的有三人，繼位的君王交出了傳國寶鼎，反叛之人占據帝王之邑，軍鉦戰鼓震動國門，刀槍箭鏃飛入宫殿，然而災禍僅止於王都地區，危害没有擴大開來，天下平静，以天下之安對付王都之危。所以宣王能復興於共和時，襄王、惠王得到晉、鄭的救助。豈像兩漢宫中一時有亂，而四海已經沸騰，得寵的奸臣早上入朝，京外各地晚上就大亂呢！

遠惟王莽篡逆之事，近覽董卓擅權之際，億兆悼心，愚智同痛。然周以之存，漢以之亡，夫何故哉？豈世乏曩時之臣，士無匡合之志歟？蓋遠績屈於時異，雄心挫於卑勢耳。故烈士扼腕，終委寇仇之手；中人變節，以助虐國之桀。雖復時有鳩合同志以謀王室，然上非奥主，下皆市人，師旅無先定之班，君臣無相保之志，是以義兵雲合，無救劫殺之禍，衆望未改，而已見大漢之滅矣。

遠思王莽篡權之事，近察董卓把持朝政之時，億萬百姓共傷心，愚者智者同心痛。但周能維存較久，漢却很快滅亡，這是什麽原因呢？難道是天下没有從前那樣的賢臣，智士没有聯合諸侯輔助天下的心志嗎？多是以前的功績因時代變化而窮盡，雄心壯志因劣勢衰運而受挫罷了。因此壯烈之士扼腕嘆息，終於委身於仇敵手下；寵信之臣變節，反過來幫助桀那樣的害國之君。雖然有時也有人糾集志同道合的人爲王室謀事，但上不是深謀遠慮知人善任之主，下都是些市井之民，軍隊没有先定的編制，君臣没有相保共存的决心，所以義兵如雲聚集，不能拯救掠奪燒殺的禍害，人民的希望還没有改變，而

或以“諸侯世位，不必常全，昏主暴君，有時比迹，故五等所以多亂。今之牧守，皆官方庸能，雖或失之，其得固多，故郡縣易以爲政”。夫德之休明，黜陟日用，長率連屬，咸述其職，而淫昏之君無所容過，何則其不治哉！故先代有以興矣。苟或衰陵，百度自悖，鬻官之吏以貨準財，則貪殘之萌皆群后也，安在其不亂哉！故後王有以之廢矣。且要而言之，五等之君，爲己思政；郡縣之長，爲吏圖物。何以徵之？蓋企及進取，仕子之常志；修己安人，良士所希及。夫進取之情鋭，而安人之譽遲，是故侵百姓以利己者，在位所不憚；損實事以養名者，官長所夙慕也。君無卒歲之圖，臣挾一時之志。五等則不然。知國爲己土，衆皆我民；民安，己受其利；國傷，家嬰其病。故前人欲以垂後，後嗣思其堂構，爲上無苟且之心，群下知膠固之義。使其并賢居政，則功有厚薄；兩愚處亂，則過有深淺。然則八代之制，幾可以一理貫；秦漢之典，殆可以一言蔽也。

已經看出大漢要滅亡了。

有人認爲“諸侯的世系爵位，不一定永久保全，昏主暴君，有時并存，所以五等爵制帶來很多禍亂。現在的郡縣牧守，都是根據爲官之道而選用的有才能的人，雖然有時失去他們，但可以選得的本也很多，所以郡縣可以改換官員來治政”。要説德政的美好，則常用降職升官的辦法，屬長連帥等官員，到時都要入朝陳述他們的任職情況，而淫逸昏昧之官無處可寬容他們的過錯，這樣怎麽能不天下太平呢！所以前代就因此而興盛了。如果有時趕上衰微，各種法度自相乖謬，出賣官爵的官吏用錢財作爲衡量人才的標準，因而貪婪殘暴最初都是從群臣中産生的，天下豈有不亂的呢！所以後世君王有因此而被廢止的。而且簡要地説，五等爵的封君，爲了自己而思慮政事；郡縣官長，爲了貪圖外物而做官。怎麽證明它呢？希望進取功名，是做官之人常有的心志；自我修身而使他人安樂，賢士也少有做到的。進取功名的心情迫切，而使人安樂的名聲來得不快，所以侵占百姓來謀取自己利益的事，在位者没有推讓的；損害實事來保有虚名的事，是官長們所向來思慕的。國君没有終年的考慮，臣下仗恃着一時的心志。五等爵制則不這樣。知道封國是自己的疆土，衆人都是我的臣民；人民安寧，自己便得到利益；封國被傷害，自家也困頓。所以前人想傳位給後人，後代思念祖先的遺業，上邊的人没有苟且偷安的想法，下面衆人明白像膠漆一樣團結凝固的道理。讓賢人一起當政，則功勞有厚薄之分；兩個愚人同處於亂世，則過錯有輕重之别。這樣則五帝三皇的制度，差不多可以用同一道理來貫穿；秦、漢的法典，大概也可以用一句話來概括了。

時成都王穎推功不居，勞謙下士。機既感全濟之恩，又見朝廷屢有變難，謂穎必能康隆晋室，遂委身焉。穎以機參大將軍軍事，表爲平原

當時成都王司馬穎讓出功勞不受，禮賢下士。陸機既感激他救助自己的恩德，又看到朝廷多次有變亂災難，認爲司馬穎一定能够使晋室平安興盛，便托身於他。司馬穎任用陸機參與大將

内史。太安初，穎與河間王顒起兵討長沙王乂，假機後將軍、河北大都督，督北中郎將王粹、冠軍牽秀等諸軍二十餘萬人。機以三世爲將，道家所忌，又羇旅入宦，頓居群士之右，而王粹、牽秀等皆有怨心，固辭都督。穎不許。機鄉人孫惠亦勸機讓都督於粹，機曰：“將謂吾爲首鼠避賊，適所以速禍也。”遂行。穎謂機曰：“若功成事定，當爵爲郡公，位以台司，將軍勉之矣！”機曰：“昔齊桓任夷吾以建九合之功，燕惠疑樂毅以失垂成之業，今日之事，在公不在機也。”穎左長史盧志心害機寵，言於穎曰：“陸機自比管樂，擬君暗主，自古命將遣師，未有臣陵其君而可以濟事者也。”穎默然。機始臨戎，而牙旗折，意甚惡之。列軍自朝歌至於河橋，鼓聲聞數百里，漢魏以來，出師之盛未嘗有也。長沙王乂奉天子與機戰於鹿苑，機軍大敗，赴七里澗而死者如積焉，水爲之不流，將軍賈棱皆死之。

軍軍務，表奏他爲平原内史。太安初年，司馬穎與河間王司馬顒起兵征討長沙王司馬乂，讓陸機代理後將軍、河北大都督，統領北中郎將王粹、冠軍將軍牽秀等各部二十多萬人。陸機認爲三代都爲將，是道家所忌諱的，而且客居他鄉做官，頓時就處在衆人之上，而王粹、牽秀等人都有怨恨之意，堅持要辭去都督之職。司馬穎不允許。陸機的同鄉人孫惠也勸陸機把都督之位讓給王粹，陸機說：“那樣將説我猶豫不定臨敵躲避，剛好由此而加快禍患的到來。”於是率軍出發。司馬穎對陸機說：“如果大功告成大事定下，將封你郡公之爵，授你臺司之位，將軍盡力而爲吧！”陸機說：“從前齊桓公任用夷吾而建立了九次合盟諸侯的功業，燕惠王疑心樂毅而斷送了即將成功的大事，今天這事，關鍵在於你而不在我陸機。”司馬穎的左長史盧志心裏嫉恨陸機得寵，對司馬穎說：“陸機把自己比作管仲、樂毅，把你比作昏庸的封君，自古以來任命將領調遣軍隊，還没有過臣子凌駕君侯而能够成事的。”司馬穎默不作聲。陸機初次到軍隊中，象牙裝飾的大將旗幟折斷了，心裏非常忌諱。大軍列隊從朝歌行進到河橋，鼓聲傳聞數百里，漢、魏以來，還没有這樣出兵的盛大場面和規模的。長沙王司馬乂奉天子與陸機在鹿苑作戰，陸機的軍隊大敗，跳七里澗而死的人成堆，澗水因此而無法流動，將軍賈棱也死在裏面。

初，宦人孟玖弟超并爲穎所嬖寵。超領萬人爲小都督，未戰，縱兵大掠。機録其主者。超將鐵騎百餘人，直入機麾下奪之，顧謂機曰：“貉奴能作督不！”機司馬孫拯勸機殺之，機不能用。超宣言於衆曰：“陸機將反。”又還書與玖，言機持兩端，軍不速决。及戰，超不受機節度，輕兵獨進而没。玖疑機殺之，遂譖機於穎，言其有異志。將軍王闡、郝昌、公師藩等皆玖所用，與牽秀等共證之。穎大怒，使秀密收機。其夕，機夢黑幰繞車，手决不開，天明而秀兵

起初，宦官孟玖和他的弟弟孟超一并被司馬穎所親近寵愛。孟超率領一萬人作爲小都督，未打仗，任由士兵們大行搶掠。陸機逮捕了其中的主要分子。孟超帶領一百多名騎兵，直接衝到陸機的帥旗下把他們劫走，回頭對陸機說：“貉奴能作都督否！”陸機的司馬孫拯勸陸機殺了他，陸機没有聽從。孟超對衆人揚言道：“陸機將要謀反。”又回信給孟玖，説陸機脚踏兩隻船，部隊不能速戰速决。等到作戰時，孟超不接受陸機的指揮調度，獨自讓軍隊輕裝前進而全軍覆没。孟玖懷疑陸機殺了孟超，於是對司馬穎説陸機的壞話，説陸機有野心。將軍王闡、郝昌、公師藩等都是孟玖所信用的人，和牽秀等一起作證。司

至。機釋戎服，著白帢，與秀相見，神色自若，謂秀曰："自吳朝傾覆，吾兄弟宗族蒙國重恩，入侍帷幄，出剖符竹。成都命吾以重任，辭不獲已。今日受誅，豈非命也！"因與穎箋，詞甚凄惻。既而嘆曰："華亭鶴唳，豈可復聞乎！"遂遇害於軍中，時年四十三。二子蔚、夏亦同被害。機既死非其罪，士卒痛之，莫不流涕。是日昏霧晝合，大風折木，平地尺雪，議者以爲陸氏之冤。

馬穎大怒，派牽秀秘密收捕陸機。那一夜，陸機夢見黑色的車帷把車纏繞住，用手扯不開，天亮時牽秀便帶人來了。陸機脱下戎裝，戴上白色的便帽，和牽秀相見，神態臉色如平常，對牽秀説："自從吳朝滅亡，我兄弟和宗族之人蒙受國家大恩，入朝則在宫中侍奉，出京則分授兵權。成都王把重任交給我，我推辭但得不到允許。今天被殺，難道不是命該如此！"接着給司馬穎寫了一封信，言詞十分悲切。末了嘆息道："華亭的鶴鳴之聲，怎能再聽到呢！"於是在軍中遇害，當時年僅四十三歲。兩個兒子陸蔚、陸夏也同時被害。陸機不是有罪而死，士兵爲他而悲痛，没有不流淚的。這一天大白天黑霧聚攏，狂風吹斷樹木，平地雪深一尺，議論的人認爲陸氏是冤屈的。

機天才秀逸，辭藻宏麗，張華嘗謂之曰："人之爲文，常恨才少，而子更患其多。"弟雲嘗與書曰："君苗見兄文，輒欲燒其筆硯。"後葛洪著書，稱"機文猶玄圃之積玉，無非夜光焉，五河之吐流，泉源如一焉。其弘麗妍贍，英鋭漂逸，亦一代之絶乎！"其爲人所推服如此。然好游權門，與賈謐親善，以進趣獲譏。所著文章凡三百餘篇，并行於世。

陸機天生文才超群，文章辭藻宏大秀麗，張華曾對他説："人家寫文章，經常遺憾才華太少，而你却擔心太多。"弟陸雲曾給他寫信説："君苗見到你的文章，就想燒掉他的筆硯。"後來葛洪著書，稱贊"陸機的文章如同玄圃積存的寶玉，没有不能在夜裏熠熠生輝的，五河奔流，泉源如在一處。它宏麗美妙，英氣飄逸，也是一代的絶妙文章啊！"他被人推崇佩服到了這種地步。然而喜歡和權貴交游，與賈謐友好親密，因急於求取功名而被人譏諷。所寫的文章共計三百多篇，都流行於世。

孫拯

孫拯者，字顯世，吳都富春人也。能屬文，仕吳爲黄門郎。孫晧世，侍臣多得罪，惟拯與顧榮以智全。吳平後，爲涿令，有稱績。

機既爲孟玖等所誣，收拯考掠，兩踝骨見，終不變辭。門生費慈、宰意二人詣獄明拯，拯譬遣之曰："吾義不可誣枉知故，卿何宜復爾？"二人曰："僕亦安得負君！"拯遂死獄中，而慈、意亦死。

孫拯，字顯世，是吳都富春人。善於寫文章，在吳做官時任黄門郎。孫晧時，侍從之臣許多都獲罪，惟獨孫拯與顧榮靠智慧得以保全自己。吳被平定後，任涿令，有爲人稱道的政績。

陸機已被孟玖等人所陷害，收捕孫拯嚴刑拷打，兩踝的骨頭被打得露了出來，始終不改口。門生費慈、宰意兩人到獄中勸孫拯想明白些，孫拯知道他們的意思并叫他們走開説："我的爲人使我不能誣蠛冤枉知心的故交，你們還有什麽可説的呢？"兩人道："我們又怎能辜負你！"孫拯便死在獄中，而費慈、宰意也被殺害。

陸雲 陸耽

雲字士龍，六歲能屬文，性清正，有才理。少與兄機齊名，雖文章不及機，而持論過之，號曰“二陸”。幼時吴尚書廣陵閔鴻見而奇之，曰：“此兒若非龍駒，當是鳳雛。”後舉雲賢良，時年十六。

陸雲字士龍，六歲就能寫文章，禀性清正，有才幹。少年時與兄陸機一并出名，雖然文章不如陸機，但立論超過他，人稱“二陸”。年幼時吴國尚書廣陵人閔鴻見到陸雲而認爲他是奇才，説：“這孩子如果不是龍駒，也應是鳳雛。”後來舉薦陸雲爲賢良，當時十六歲。

吴平，入洛。機初詣張華，華問雲何在。機曰：“雲有笑疾，未敢自見。”俄而雲至。華爲人多姿制，又好帛繩纏鬚。雲見而大笑，不能自已。先是，嘗著縗絰上船，於水中顧見其影，因大笑落水，人救獲免。雲與荀隱素未相識，嘗會華坐，華曰：“今日相遇，可勿爲常談。”雲因抗手曰：“雲間陸士龍。”隱曰：“日下荀鳴鶴。”鳴鶴，隱字也。雲又曰：“既開青雲睹白雉，何不張爾弓，挾爾矢？”隱曰：“本謂是雲龍騤騤，乃是山鹿野麋。獸微弩强，是以發遲。”華撫手大笑。刺史周浚召爲從事，謂人曰：“陸士龍當今之顔子也。”

吴國平定，進入洛陽。陸機初次拜訪張華，張華問陸雲在哪裏。陸機説：“陸雲有笑病，不敢親自來拜見。”一會兒陸雲到。張華的行爲舉止多弄姿態，又喜歡用帛繩纏鬍鬚。陸雲見而大笑，不能自已。在此之前，曾穿孝服上船，回頭看到自己在水中的倒影，因此而大笑落水，人們把他救上來得免於一死。陸雲與荀隱平素不相識，曾參加張華聚會，張華説：“今天相遇，可不要談常事。”陸雲就舉手道：“雲間陸士龍。”荀隱説：“日下荀鳴鶴。”鳴鶴，是荀隱的字。陸雲又説：“既然撥開青雲看白雉，何不拉開你的弓，搭上你的箭？”荀隱説：“本來以爲這雲中龍又强又壯，却是山鹿野麋。獸小弓强，所以箭射得遲。”張華拍手大笑。刺史周浚召他任從事，對人説：“陸士龍是當今的顔子。”

俄以公府掾爲太子舍人，出補浚儀令。縣居都會之要，名爲難理。雲到官肅然，下不能欺，市無二價。人有見殺者，主名不立，雲録其妻，而無所問。十許日遣出，密令人隨後，謂曰：“其去不出十里，當有男子候之與語，便縛來。”既而果然。問之具服，云：“與此妻通，共殺其夫，聞妻得出，欲與語，憚近縣，故遠相要候。”於是一縣稱其神明。郡守害其能，屢譴責之，雲乃去官。百姓追思之，圖畫形象，配食縣社。

不久以公府屬官的身份任太子舍人，出京補授浚儀令。任職的縣地處都會要地，以難於治理出名。陸雲到任而一切嚴整有條，下屬不敢相欺騙，市場上没有暗行的第二種價格。有人被殺，案犯不能確定，陸雲收捕了死者的妻子，但又不作訊問。十多天後叫她出獄，秘密派人跟在後面，吩咐説：“她離開不超過十里，一定會有個男人等着和她説話，就綁了他們來見我。”後來果然是這樣。審問後都服罪，交代説：“和被害者的妻子通奸，一起殺了她丈夫，聽説她出獄了，想跟她説話，害怕靠近縣衙，所以離遠一些等候。”由此全縣都稱他神明。郡守忌恨他的才能，多次指責他，陸雲便離任而去。百姓回憶想念他，照他的模樣畫成像，供奉在縣中土地廟裏。

尋拜吴王晏郎中令。晏於西園大營第室，雲上書曰：“臣竊見世祖

不久任吴王司馬晏郎中令。司馬晏在西園大造房室，陸雲上書説：“我知道世祖武皇帝當

武皇帝臨朝拱默，訓世以儉，即位二十有六載，宮室臺榭無所新營，屢發明詔，厚戒豐奢。國家纂承，務在遵奉，而世俗陵遲，家競盈溢，漸漬波蕩，遂已成風。雖嚴詔屢宣，而侈俗滋廣。每觀詔書，衆庶嘆息。清河王昔起墓宅時，手詔追述先帝節儉之教，懇切之旨，形于四海。清河王毀壞成宅以奉詔命，海內聽望，咸用欣然。臣愚以先帝遺教日以陵替，今與國家協崇大化、追闡前踪者，實在殿下。先敦素朴而後可以訓正四方；凡在崇麗，一宜節之以制，然後上厭帝心，下允時望。臣以凡才，特蒙拔擢，亦思竭忠效節以報所受之施，是以不慮犯迕，敢陳所懷。如愚臣言有可采，乞垂三省。”

朝處理國政時拱手而許久不出聲，用節儉的道理來訓導世人，在位二十六年，宮室臺榭没有新建的，多次發出明令，嚴加戒除鋪張浪費。國家繼承，要致力於遵守奉行，但世間風俗衰落，家家争相豪華，互相影響而沸沸揚揚，於是已成了一種風氣。雖然多次發布嚴令，但奢侈的風習却更擴大了。每次看到詔書，許多人都嘆息。清河王從前修建墓室時，親手撰寫詔令追憶述説先帝關於節儉的教誨，懇切之意，表明於四海。清河王毁壞已建成的房子來奉行詔令，海内聽到他的名聲，都樂於仿效。我認爲先帝留下來的教誨一天天廢弛失序，現在能幫助國家尊崇教化、追隨前代足迹的，實是在於殿下。先使樸素之風敦厚然後方能教正四方；凡是高大華麗的建築，全都應通過規定制度來節制它，這樣纔能上符合皇帝的要求，下合乎世人的期望。我憑着平凡的才能，特別蒙受提拔，也想竭盡忠誠表明貞節來報答所得之恩，所以不考慮是否冒犯，斗膽陳述自己的看法。如果我的話有可以采納之處，敬望多加省察。”

時晏信任部將，使覆察諸官錢帛，雲又陳曰：“伏見令書，以部曲將李咸、馮南、司馬吴定、給使徐泰等覆校諸官市買錢帛簿。臣愚以聖德龍興，光有大國，選衆官材，庶工肄業。中尉該、大農誕皆清廉淑慎，恪居所司，其下衆官，悉州閭一介，疏暗之咎，雖可日聞，至於處義用情，庶無大戾。今咸、南軍旅小人，定、泰士卒厮賤，非有清慎素著，忠公足稱。大臣所關，猶謂未詳，咸等督察，然後得信，既非開國勿用之義，又傷殿下推誠曠蕩之量。雖使咸等能盡節益國，而功利百倍，至於光輔國美，猶未若開懷信士之無失。况所益不過姑息之利，而使小人用事，大道陵替，此臣所以慷慨也。臣備位大臣，職在獻可，苟有管見，敢不盡規。愚以宜發明令，罷此等覆察，衆

當時司馬晏信用部下將領，派他們反覆核查衆官的錢財，陸雲又陳述道：“見到你的信，任用部屬將官李咸、馮南、司馬吴定、給使徐泰等一再檢查各官市錢財賬簿。我認爲如今聖明的德化大興，弘揚光大於全國，選拔出衆多的爲官之才，各行各業都勸勉努力。中尉該、大農誕都是清正廉潔善良謹慎的人，小心地擔任着他們所負責的職務，他們的下屬衆官，都是地方州閭小吏，疏忽昏昧的過失，雖然可以時常聽説，但至於根據情理來處事方面，大抵上没有大的罪過。現在李咸、馮南等軍隊中的小人，吴定、徐泰等士兵中的下賤者，并不是清廉謹慎素來聞名，忠誠公道足可稱贊。大臣關注，還認爲尚未詳細，要李咸等人去督察，這樣纔足可相信，則既非開發國力禁止濫用的道理，又有損於殿下誠信博大的氣量。即使李咸等能盡忠而有助於國家，而且帶來百倍的利益，但對於光大國家的美政來説，還不如坦誠相信賢士更無過失。何况所得的不過是些婦女兒童的小利，而讓小人辦事，大道廢

事一付治書，則大信臨下，人思盡節矣。"

弛，這就是爲臣所感慨的原因。爲臣充當大臣之數，其職責在於進獻可供采納的意見，怎敢不盡力規勸。愚以爲應當頒發明令，停止這種覆察，一應事宜全都交給治書侍御史去辦，這樣就能降賜大信大德，人人都想盡忠守節了。"

雲愛才好士，多所貢達。移書太常府薦同郡張贍曰：

蓋聞在昔聖王，承天御世，殷薦明德，思和人神，莫不崇典謨以教思，興禮學以陶遠。是以帝堯昭煥而道協人天，西伯質文而周隆二代。大晉建皇，崇配天地，區夏既混，禮樂將庸。君侯應曆運之會，贊天人之期，博延俊茂，熙隆載典。伏見衛將軍舍人同郡張贍，茂德清粹，器思深通。初慕聖門，栖心重仞，啓塗及階，遂升樞奥。抽靈匱於秘宫，披金縢於玄夏，思樂百氏，博采其珍；辭邁翰林，言敷其藻。探微集逸，思心洞神；論道屬書，篇章光觀。含奇宰府，婆娑公門。栖静隱寶，淪虚藏器；褧裳襲錦，緇衣被玉。曾泉改路，懸車將邁，考盤下位，歲聿屢遷。搢紳之士，具懷慨恨。方今太清闢宇，四門啓籥，玄綱括地，天網廣羅；慶雲興以招龍，和風起而儀鳳，誠岩穴耀穎之秋，河津托乘之日也。而贍沈淪下位，群望悼心。若得端委太學，錯綜先典；垂纓玉階，論道紫宫，誠帝室之瑰寶，清廟之偉器。廣樂九奏，必登昊天之庭；《韶》《夏》六變，必饗上帝之祀矣。

陸雲愛惜賢才喜交士人，許多賢達得到他的推薦。移文給太常府舉薦同郡人張贍道：

聽説從前聖明的君王，秉承天道駕馭天下，誠心薦用明智有德之人，心想協和人神，没有不尊崇經典來教化民心，興建禮制學官來培養後代的。所以帝堯輝煌而大道得益於人事天道，西伯質樸文采兼備而周朝興隆兩代。大晉建立皇統，德高可配天地，華夏既已統一，禮樂即將施行。君侯順應時運賜予的良機，輔佐天人協和之時世，廣聘俊才，使朝典增輝。現有衛將軍的賓客我的同郡人張贍，品德高尚而清純，才謀廣博而高深。初時思慕聖賢之門，寄心於高處，邁步入官府，進而登升機要部門。在秘室管理收藏秘册的靈櫃，在深屋打開捆扎密書的金繩，心思百姓的歡樂，博采其珍聞異録；文才超絶於文苑，揮筆鋪寫其辭藻。精研博引，明心察神；論道著書，篇章燦爛。身抱奇才於相府，徘徊停留於公門。處於寧静而胸懷珍寶，伏於虚空而暗藏美器；麻衣中却重叠錦綉，黑衣上却加飾珠玉。太陽從曾泉改道則天向晚，官車近停用之年而人將老，隱伏窮處於低下之位，一年之中又多有變動。士大夫當中，都替他心懷不平和遺憾。如今上天開闢下土，四方之門大開，天道有序而包容大地，天布羅網而廣爲收納；五色祥雲出現而招致飛龍，和風吹起而鳳凰來朝，實在是山林岩洞之士顯示其鋒芒之年，江河野渡之賢托身見用之時。然而張贍沉淪於低賤之位，令衆人埋怨傷心。如能端整朝服居於太學，彙總綜合先代的典章；恭敬垂下冠纓立於玉階，在皇宫中講論大道，將是朝廷的瑰寶，宗廟的偉才。大樂九奏，一定會登聞天庭；《韶》《夏》六變，必定能使上

入爲尚書郎、侍御史、太子中舍人、中書侍郎。成都王穎表爲清河内史。穎將討齊王冏，以雲爲前鋒都督。會冏誅，轉大將軍右司馬。穎晚節政衰，雲屢以正言忤旨。孟玖欲用其父爲邯鄲令，左長史盧志等并阿意從之，而雲固執不許，曰："此縣皆公府掾資，豈有黄門父居之邪！"玖深忿怨。張昌爲亂，穎上雲爲使持節、大都督、前鋒將軍以討昌。會伐長沙王，乃止。

機之敗也，并收雲。穎官屬江統、蔡克、棗嵩等上疏曰：

統等聞人主聖明，臣下盡規，苟有所懷，不敢不獻。昨聞教以陸機後失軍期，師徒敗績，以法加刑，莫不謂當。誠足以肅齊三軍，威示遠近，所謂一人受戮，天下知誡者也。且聞重教，以機圖爲反逆，應加族誅，未知本末者，莫不疑惑。夫爵人於朝，與衆共之；刑人於市，與衆棄之。惟刑之恤，古人所慎。今明公興舉義兵，以除國難，四海同心，雲合響應，罪人之命，懸於漏刻，泰平之期，不旦則夕矣。機兄弟并蒙拔擢，俱受重任，不當背罔極之恩，而向垂亡之寇；去泰山之安，而赴累卵之危也。直以機計慮淺近，不能董攝群帥，致果殺敵，進退之間，事有疑似，故令聖鑒未察其實耳。刑誅事大，言機有反逆之徵，宜令王粹、牽秀檢校其事。令事驗顯然，暴之萬姓，然後加雲等之誅，未足爲晚。今此舉措，實爲太重，得則足令天下情服，失則必使四方心離，不可不

帝享受。

召入任尚書郎、侍御史、太子中舍人、中書侍郎。成都王司馬穎表奏爲清河内史。司馬穎將征討齊王司馬冏，任陸雲爲前鋒都督。剛好趕上司馬冏被殺，轉任大將軍右司馬。司馬穎晚年爲政懈怠，陸雲多次嚴肅批評而觸犯其意。孟玖想任用他的父親爲邯鄲令，左長史盧志等一并迎合順從其意圖，然而陸雲堅持不贊同，説："這縣令都應具有三公掾吏屬官資歷，豈有黄門官之父擔任的！"孟玖深爲怨恨。張昌作亂，司馬穎啓奏陸雲爲使持節、大都督、前鋒將軍以誅討張昌。遇上征伐長沙王，於是作罷。

陸機事敗，同時收捕陸雲。司馬穎的屬官江統、蔡克、棗嵩等上疏説：

江統等聽説主上聖明，臣下當盡忠規勸，如有想法，不敢不進言。昨日聽到文告説因陸機遲後錯過進軍期限，軍兵失敗，按法律施加重刑，没有不認爲是應當的。這樣確實可以肅整三軍，對遠近示以威嚴，所謂一人被殺，天下都引以爲戒。而又聽到另一文告説，因陸機謀反叛逆，應當舉族誅滅，但不瞭解事情底細的人，没有不疑惑的。在朝堂上給一人封官授爵，則與衆人一起恭敬他；在鬧市上刑殺一人，則與衆人一同抛棄他。判人死刑是可哀愍的，這是古人所慎重的事。現在你發起正義之兵，來清除國家的危難，四海同心同德，如飛雲聚合般響應，反賊的性命，衹在於頃刻之間，太平的日子，早上不到晚上必將來臨。陸機兄弟一并蒙受提拔，都接受重任，不該背叛這無限的恩德，而歸向垂死的賊寇；捨棄泰山般的安穩，而奔取累卵般的危險。衹因陸機謀慮短淺，不能督察約束衆將帥，達到消滅敵人的目的，其前進後退之間，事情多有疑惑相似之處，因而使明察的你不能分清事實。判刑殺頭事關重大，説陸機有反逆的徵兆，應當下令王粹、牽秀審察核實這些事。使案情證據清楚，對萬衆公開，然後再對陸雲等人施以死刑，尚不爲遲。現在采取這樣的行動，

令審諦，不可不令詳慎。統等區區，非爲陸雲請一身之命，實慮此舉有得失之機，敢竭愚戇，以備誹謗。

實在是太重，得在可以使天下順服，失在必定使四方離心，不能不對此明察，不能不對此認真謹慎。江統等卑微之人，不是替陸雲請求活命，實在是憂慮這樣做有得失衡量，膽敢竭盡愚魯，而準備接受誹謗之名。

穎不納。統等重請，穎遲迴者三日。盧志又曰："昔趙王殺中護軍趙浚，赦其子驤，驤詣明公而擊趙，即前事也。"蔡克入至穎前，叩頭流血，曰："雲爲孟玖所怨，遠近莫不聞。今果見殺，罪無彰驗，將令群心疑惑，竊爲明公惜之。"僚屬隨克入者數十人，流涕固請，穎惻然有宥雲色。孟玖扶穎入，催令殺雲。時年四十二。有二女，無男。門生故吏迎喪葬清河，修墓立碑，四時祠祭。所著文章三百四十九篇，又撰《新書》十篇，并行於世。

司馬穎不采納。江統等又重新請求，司馬穎遲疑猶豫了三天。盧志又說："從前趙王殺中護軍趙浚，赦免其子趙驤，趙驤投靠你而去攻擊趙王，這就是前例了。"蔡克進來走至司馬穎跟前，叩頭流血，說："陸雲被孟玖所怨恨，遠近没有不知道的。如今果真被殺，其罪名無明顯證據，將要使衆人心感疑惑，私下替你可惜這事。"隨蔡克進來的僚屬有幾十人，流着涙堅决請求，司馬穎也悲惻動情而有寬恕陸雲之意。孟玖攙着司馬穎進内室，催促叫殺陸雲。此時陸雲年僅四十二歲。有兩女，無男。門生及舊時屬吏們迎辦喪事把他安葬在清河，修墓立碑，四季祭祀。所著文章三百四十九篇，又撰寫有《新書》十篇，都流傳於世。

初，雲嘗行，逗宿故人家，夜暗迷路，莫知所從。忽望草中有火光，於是趣之。至一家，便寄宿，見一年少，美風姿，共談《老子》，辭致深遠。向曉辭去，行十許里，至故人家，云此數十里中無人居，雲意始悟。却尋昨宿處，乃王弼冢。雲本無玄學，自此談《老》殊進。

當初，陸雲曾趕路，想停留投宿於老朋友家，夜黑迷路，不知在何處。忽然望見草叢中有火光，於是朝火光奔去。到了一户人家，便停宿在那裏，見到一位少年，風度容貌很美，一起談論《老子》，話語很深遠。近天亮時辭別離去，走了十多里路，來到老朋友家，朋友說這地方十里内無人居住，陸雲心裏纔醒悟。回頭尋找昨晚住宿的地方，却是王弼的墳墓。陸雲本來不研習玄學，從此談論《老子》有特别的長進。

雲弟耽爲平東祭酒，亦有清譽，與雲同遇害。大將軍參軍孫惠與淮南内史朱誕書曰："不意三陸相携暗朝，一旦湮滅，道業淪喪，痛酷之深，荼毒難言。國喪俊望，悲豈一人！"其爲州里所痛悼如此。後東海王越討穎，移檄天下，亦以機、雲兄弟枉害罪狀穎云。

陸雲之弟陸耽任平東祭酒，也有清高的美名，與陸雲一同遇害。大將軍參軍孫惠給淮南内史朱誕的信中說："想不到三陸相伴於昏暗的朝廷，一天便消失離去，道業淪喪，痛心悲慘之深，殘酷狠毒實在難言。國家大失俊傑之所望，悲痛傷心豈僅一人！"陸雲被州縣鄉里人士所痛心哀悼竟至如此。後來東海王司馬越征討司馬穎，移文傳檄天下各地，也將陸機、陸雲兄弟冤枉受害列爲司馬穎的罪狀。

陸喜

喜字恭仲。父瑁，吴吏部尚書。

陸喜字恭仲。父陸瑁，是吴國的吏部尚書。

喜仕吴，累遷吏部尚書。少有聲名，好學有才思。嘗爲自叙，其略曰："劉向省《新語》而作《新序》，桓譚咏《新序》而作《新論》。余不自量，感子雲之《法言》而作《言道》，睹賈子之美才而作《訪論》，觀子政《洪範》而作《古今曆》，覽蔣子通《萬機》而作《審機》，讀《幽通》、《思玄》、《四愁》而作《娱賓》、《九思》，真所謂忍愧者也。"其書近百篇。

陸喜在吴爲官，逐漸升任至吏部尚書。少年時就有名聲，好學而有才華。曾寫過一篇自叙文，其文大致説："劉向省察《新語》而作《新序》，桓譚咏誦《新序》而寫《新論》。我不自量力，有感於子雲的《法言》而作《言道》，見賈子的美才而作《訪論》，觀子政的《洪範》而作《古今曆》，覽蔣子通的《萬機》而作《審機》，讀《幽通》、《思玄》、《四愁》而寫《娱賓》、《九思》，真是所説的厚着臉皮啊。"他的著作有近百篇。

吴平，又作《西州清論》傳於世，借稱諸葛孔明以行其書也。有《較論格品篇》曰："或問予，薛瑩最是國士之第一者乎？答曰：'以理推之，在乎四五之間。'問者愕然請問。答曰：'夫孫晧無道，肆其暴虐，若龍蛇其身，沈默其體，潛而勿用，趣不可測，此第一人也。避尊居卑，禄代耕養，玄静守約，冲退澹然，此第二人也。侃然體國思治，心不辭貴，以方見憚，執政不懼，此第三人也。斟酌時宜，在亂猶顯，意不忘忠，時獻微益，此第四人也。温恭修慎，不爲諂首，無所云補，從容保寵，此第五人也。過此已往，不足復數。故第二已上，多淪没而遠悔吝，第三已下，有聲位而近咎累。是以深識君子，晦其明而履柔順也。'問者曰：'始聞高論，終年啓寤矣。'"

吴平定後，又寫有《西州清論》流傳於世，假稱諸葛孔明之名來行文。在《較論格品篇》中寫道："有人問我，薛瑩在全國才能出衆的人中是不是第一？回答説：'按情理推論，在第四第五之間。'問的人驚愕而請問其原因。答道：'孫晧没有德政，肆意暴虐，如果能有龍蛇之身，而隱藏其體，潛伏起來不發揮作用，趨於深不可測之處，這是第一等之人。迴避高位而安居低位，以自耕自養代替官禄，沉静守節，平和淡泊，這是第二等之人。剛毅正直而想要治國安邦，内心不拒絶貴位，因方正耿介而被人嫉恨，執握大政而毫不畏懼，這是第三等之人。再三考慮時世得宜，身在亂世仍然顯達，心中不忘忠誠報國，經常貢獻一些小良策，這是第四等人。温良恭謙修身謹慎，不帶頭阿諛奉承，對國對民没有什麽補益，安逸穩妥而保有榮耀，這是第五等人。除此以外，不值得再羅列。所以第二等以上，大多都隱姓埋名而遠離災禍耻辱，第三等以下，有聲名地位而靠近禍患牽累。因而有見識的君子，隱藏其光芒而行走於柔心順意之道。'問的人説：'初次聽你高論，終生都受啓迪。'"

太康中，下詔曰："僞尚書陸喜等十五人，南士歸稱，并以貞潔不容晧朝，或忠而獲罪，或退身修志，放在草野。主者可皆隨本位就下拜除，敕所在以禮發遣，須到隨才授用。"乃以喜爲散騎常侍，尋卒。子育，爲尚書郎、弋陽太守。

太康年間，下詔説："僞尚書陸喜等十五人，是南方人士一致稱道的，并且因堅貞高潔不被孫晧朝廷所容納，有的因忠誠而被判罪，有的退隱修養身心，放逐在草莽荒野之中。主管部門都可以根據其原本職位留用授官，敕命所在之處以禮相待派遣，必須量才任用。"於是任命陸喜爲散騎常侍，不久去世。其子名育，任尚書郎、弋陽

太守。

制曰：古人云："雖楚有才，晋實用之。"觀夫陸機、陸雲，實荆衡之杞梓，挺珪璋於秀實，馳英華於早年，風鑒澄爽，神情俊邁。文藻宏麗，獨步當時；言論慷慨，冠乎終古。高詞迥映，如朗月之懸光；叠意迴舒，若重岩之積秀。千條析理，則電坼霜開；一緒連文，則珠流璧合。其詞深而雅，其義博而顯，故足遠超枚馬，高躡王劉，百代文宗，一人而已。然其祖考重光，羽楫吴運，文武奕葉，將相連華。而機以廊廟蘊才，瑚璉標器，宜其承俊乂之慶，奉佐時之業，申能展用，保譽流功。屬吴祚傾基，金陵畢氣，君移國滅，家喪臣遷。矯翮南辭，翻栖火樹；飛鱗北逝，卒委湯池。遂使穴碎雙龍，巢傾兩鳳。激浪之心未騁，遽骨修鱗；陵雲之意將騰，先灰勁翮。望其翔躍，焉可得哉！夫賢之立身，以功名爲本；士之居世，以富貴爲先。然則榮利人之所貪，禍辱人之所惡，故居安保名，則君子處焉；冒危履貴，則哲士去焉。是知蘭植中塗，必無經時之翠；桂生幽壑，終保彌年之丹。非蘭怨而桂親，豈塗害而壑利？而生滅有殊者，隱顯之勢異也。故曰，衒美非所，罕有常安；韜奇擇居，故能全性。觀機雲之行己也，智不逮言矣。睹其文章之誡，何知易而行難？自以智足安時，才堪佐命，庶保名位，無忝前基。不知世屬未通，運鍾方否，進不能闢昏匡亂，退不能屏迹全身，而奮力危邦，竭心庸主，忠抱實而不諒，謗緣虚而見疑，生在己而難長，死因人而易促。上蔡之犬，不誡於前；華亭之鶴，方悔於後。卒令覆宗

制曰：古人道："雖然楚有人才，可晋實際上使用他們。"觀察陸機、陸雲，的確是荆、衡之優秀人才，美德如珪璋寶玉般突出，少年時神采之美早就遠近馳名，高見卓識明澈清亮，神思情致俊秀超邁。文章辭藻宏大富麗，當時獨一無二；言論慷慨激昂，千古絶無僅有。高妙的詞采相互輝映，如同明月射下銀光；深沉的含義迴環舒展，好像層岩叠起秀色。條分縷析，則如電裂霜開；一縷連篇，則似珠連璧合。其文詞高深而優雅，其義理宏博而顯明，因而足可超越枚乘和司馬相如，高居於王粲和劉楨之上。百代以來受人宗仰的文章大家，不過一人罷了。這是其祖先榮光重明，輔佐吴之大運，文武之材累世出現，將相之材連代産生。而陸機以他棟梁大材，瑚璉珍寶的朝廷重器，本當繼承其英雄豪傑後代之福，從事輔佐時世的偉業，施展才幹發揮作用，保持榮譽傳揚功名。隨着吴國滅亡，金陵斷絶了帝王之氣，君主遷徙國家覆滅，家園淪喪臣民出走。高鳥辭别南方，翱翔而停栖於火樹；飛龍馳奔北地，最終委身於湯池。使得雙龍洞穴破碎，兩鳳窠巢傾翻。激昂的雄心未能施展，美好的鱗甲立即變成枯骨；凌雲高飛的壯志將要實現，剛勁的翅膀已先化爲灰燼。指望他們飛翔騰躍，哪裏能成功啊！賢人安身立命，以功名爲根本；志士居於世上，以富貴爲先。這樣説來富貴名利是人人所共同貪圖的，禍患耻辱是人人所共同厭惡的，故而居守安寧保全名節，便是君子所追求的；冒着危險求取富貴，則是哲士要離開的。由此而知蘭草種在道路中間，一定不能長久青翠；桂樹生在幽深山谷，能保持長年樹皮如丹。不是蘭草使人恨桂樹令人親，難道是大路有害於蘭而深谷有利於桂？而它們生滅的遭遇不同，也就是隱藏和顯露的情勢大不一樣啊。所以説，美好的品質炫耀的不是地方，很少有長久安寧的；隱藏奇特的才識而找好地方居住，便能保全心性。考察陸機、陸雲的行爲，其機智聰明達不到他們所説的那樣。看他們文章中的告誡，爲何道理容易

絶祀，良可悲夫！然則三世爲將，釁鍾來葉；誅降不祥，殃及後昆。是知西陵結其凶端，河橋收其禍末，其天意也，豈人事乎！

懂而做起來難呢？自己以爲智慧足以安定時世，才能可以輔佐天命，可望保全名譽地位，不使祖宗的基業受辱。却不懂得世道尚未暢通，時運仍在堵塞，進身不能撥開昏暗匡扶亂世，退身不能隱藏行迹保全性命，而在危險之邦努力奮發，對昏庸之主竭盡心智，忠心不被理解，憑空誹謗却受到懷疑，就自己而言生命已難長久，因他人誣陷而死期更快到來。李斯的上蔡東門黄犬之嘆，没有引以爲戒；不能再聞華亭鶴鳴之悲，在後來帶來悔恨。終於使得宗族覆滅香火斷絶，實在是可悲啊！然而陸氏三代爲將，災難跟着降臨給子孫；誅殺投降之人的不祥之事，曾殃及後代。故此而知在西陵就埋下了凶災的開端，到河橋時就成了禍患的結果，這是天意啊，豈是人爲呢！

晋書卷五十五

列傳第二十五

夏侯湛 夏侯淳

夏侯湛字孝若，譙國譙人也。祖威，魏兗州刺史。父莊，淮南太守。湛幼有盛才，文章宏富，善構新詞，而美容觀，與潘岳友善，每行止同輿接茵，京都謂之“連璧”。

少爲太尉掾。泰始中，舉賢良，對策中第，拜郎中，累年不調，乃作《抵疑》以自廣。其辭曰：

當路子有疑夏侯湛者而謂之曰：“吾聞有其才而不遇者，時也；有其時而不遇者，命也。吾子童幼而岐立，弱冠而著德，少而流聲，長而垂名。拔萃始立，而登宰相之朝；揮翼初儀，而受卿尹之舉。蕩典籍之華，談先王之言。入閶闔，躡丹墀，染彤管，吐洪輝，干當世之務，觸人主之威，有效矣。而官不過散郎，舉不過賢良。鳳栖五期，龍蟠六年，英耀秃落，羽儀摧殘。而獨雍容藝文，蕩駘儒林，志不輟著述之業，口不釋《雅》《頌》之音，徒費情而耗力，勞神而苦心，此術亦以薄矣。而終莫之辯，宜吾子之陸沈也。且以言乎才，則吾子優矣。以言乎時，則子之所與二三公者，義則骨肉之固，交則明道之觀也。富於德，貴於官，其所發明，雖叩牛操築

夏侯湛字孝若，是譙國譙地人。祖父夏侯威，是魏時兗州刺史。父親夏侯莊，任淮南太守。夏侯湛小時有多方面才華，文章宏大富麗，善於創造新詞，而且相貌俊美，與潘岳友好，每次出行都同車共墊，京城人稱他們爲“連璧”。

年輕時爲太尉掾。泰始年間，舉薦爲賢良，對策被選中，授爲郎中，多年未曾升遷，於是寫《抵疑》來自我寬慰。其文説：

有身居高位的人對夏侯湛疑惑不解而對他説：“我聽説有人懷才不遇，是時世造成的；有人遇上好的時運而得不到重用，是命運决定的。你幼年而才華特異，二十歲而品德卓著，小時揚聲，長大傳名。開始立業就出類拔萃，而登上宰相府的大堂；初時向往即展翅飛翔，而受到卿尹的舉薦。激揚典籍的精華，講談先王的言論。進入宫門，走上宫殿臺階，蘸濕彤管大筆，傾吐宏大文光，參預當朝政務，接觸人主威嚴，效勞不少啊。然而官位不超過散郎，舉薦不超過賢良。鳳栖止五載，龍蟠伏六年，明麗的花朵秃落，鮮美的羽毛摧殘。而獨自從容地致力於才藝文章，悠閑灑脱地交游於儒生文士之中，立志不停著述之業，口不歇《雅》《頌》之聲，白白地浪費感情消耗精力，精神勞累而用心良苦，這種做法也够少有的。但始終不能辯白，活該你泥古而不合時宜。况且就才能來説，你是優秀的。就時運而言，則你所親近的那幾位，説情義則如同骨肉般牢固，説交往則是按禮辦事。富在於有德，貴

之客，傭賃拘關之隸，負俗懷譏之士，猶將登爲大夫，顯爲卿尹。於何有寶咳唾之音，愛錙銖之力？向若垂一鱗，迴一翼，令吾子攀其飛騰之勢，挂其羽翼之末，猶奮迅於雲霄之際，騰驤於四極之外。今乃金口玉音，漠然沈默。使吾子栖遲窮巷，守此困極，心有窮志，貌有饑色。吝江河之流，不以濯舟船之畔；惜東壁之光，不以寓貧婦之目。抑非二三公之蔽賢也，實吾子之拙惑也。”

夏侯子曰：“噫！湛也幸，有過，人必知之矣。吾子所以褒飾之太矣。斟酌之喻，非小醜之所堪也。然過承古人之誨，抑因子大夫之忝在弊室也，敢布其腹心，豈能隱几以覽其概乎！”

客曰：“敢祗以聽。”

夏侯子曰：“吾聞先大夫孔聖之言：‘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四德具而名位不至者，非吾任也。是以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僕也承門户之業，受過庭之訓，是以得接冠帶之末，充乎士大夫之列，頗窺《六經》之文，覽百家之學。弱年而入公朝，蒙蔽而當顯舉，進不能拔群出萃，却不能抗排當世，志則乍顯乍昧，文則乍幽乍蔚。知之者則謂之欲逍遥以養生，不知之者則謂之欲遑遑以求達，此皆未是僕之所匱也。

“僕又聞，世有道，則士無所執其節；黜陟明，則下不在量

在於有官，這個道理所闡明的是，即使是牽牛持杵的食客，受雇傭看守關隘的役夫，違背世俗譏諷時事的人士，仍將可以官升爲大夫，位顯爲卿尹。哪裏有以咳唾之音爲異寶，愛錙銖一般的微小之力的？此前若有人垂下一片龍鱗，轉回一隻翅膀，讓你攀附那飛騰之勢，鈎住那翅膀的末梢，還可以奮飛於雲霄之間，騰起於四方之外。現在却讓金口玉言，寂靜沉默。使你居住於窮陋小巷，處在困境之中，心有守窮志氣，面有飢餓神色。吝嗇江河之水，不用來洗濯舟船之舷；捨不得東壁星光，不能讓貧婦抬眼觀望。并非那兩三位大人遮蔽賢能，而實際上是你的笨拙愚昧啊。”

夏侯子說：“噫！夏侯湛有幸，如果自己有過錯，人家必定知道。你所用來誇獎贊揚我的話太過分了。再三考慮來説明道理，不是地位低賤的人所能承受的。然而受古人的教誨太多，或許因爲大夫住在陋室，在此冒昧地講講心裏話，怎能倚着几案而説其大概呢！”

客人說：“讓我恭聽。”

夏侯子說：“我知道先大夫孔聖的話：‘德行不修立，學問不深究，聽到正確的道理不能跟從，不好不能改過，這是我的憂慮。’孝悌忠信四德具備然而功名地位不來，不是我的責任。所以君子靠自己，小人求於他人。我繼承家傳的事業，接受父親的訓導，因而得以承接官宦之家的餘緒，充數於士大夫的行列，稍爲探究《六經》文章，讀百家之學。二十歲而進入公府朝堂，受到庇護而應當顯榮奮起，但進不能超群而拔萃，退不能隱身於當世，志則忽明忽暗，文則忽衰忽盛。理解的人就說這是想自由自在來養生，不理解的人就說這是想匆匆忙忙來求得顯達，這都不是我的不足之處。

“我又聽說，時世有道，賢士就無從守其氣節；賞罰分明，群臣就不會考慮其出力

其力。是以當舉而不辭，入朝而酬問。僕，東野之鄙人，頑直之陋生也。不識當世之便，不達朝廷之情，不能倚靡容悦，出入崎傾，逐巧點妍，嘔喁辯佞。隨群班之次，伏簡墨之後。當此之時，若失水之魚，喪家之狗，行不勝衣，言不出口，安能干當世之務，觸人主之威，適足以露狂簡而增塵垢。縱使心有至言，言有偏直，此委巷之誠，非朝廷之欲也。

“今天子以茂德臨天下，以八方六合爲四境，海内無虞，萬國玄静，九夷之從王化，猶洪聲之收清響；黎苗之樂函夏，若游形之招惠景。鄉曲之徒，一介之士，曾諷《急就》、習甲子者，皆奮筆揚文，議制論道。出草苗，起林藪，御青瑣，入金墉者，無日不有。充三臺之寺，盈中書之閣。有司不能竟其文，當年不能編其籍，此執政之所厭聞也。若乃群公百辟，卿士常伯，被朱佩紫，耀金帶白，坐而論道者，又充路盈寢，黄幄玉階之内，飽其尺牘矣。若僕之言，皆糞土之説，消磨灰爛，垢辱招穢，適可充衛士之爨，盈掃除之器。譬猶投盈寸之膠，而欲使江海易色；燒一羽之毛，而欲令大爐增勢。若燎原之烟，彌天之雲，嘘之不益其熱，噏之不減其氣。今子見僕入朝暫對，便欲坐望高位，吐言數百，謂陵嶒一世，何吾子之失評也！僕固脂車以須放，秣馬以待却，反耕於枳落，歸志乎渦瀨，從容乎農夫，優游乎卒歲矣。

多少。因而面臨舉薦而不推辭，入朝而對答所問。我，齊東野人一樣的鄙陋之人，愚頑而淺薄。不懂得當今之世的機宜，不通曉朝廷的實情，順隨心意，進出投靠，取巧説好，唱和諂媚。跟在群臣末尾，隱名於文牘之後。在這種時候，如同失水之魚，喪家之犬，行無掩飾，有話而説不出口，怎能參預當朝的政事，觸動人主的威嚴，衹適宜於因顯露疏狂簡慢而增加耻辱而已。即使内心有極好的見解，説出來就有偏頗，這是居於窮巷之人的坦誠，不是朝廷所希望的。

“如今天子以大德君臨天下，以四面八方爲周圍邊境，海内没有憂患，萬國寧静，異族順從王化，如同大音匯集清響；黎苗之人喜歡華夏，好似飄游之形隨柔順之影。鄉間之徒，一介書生，曾誦讀過《急就篇》、通曉干支甲子的人，都揮筆作文，談議禮制論説大道。出自草莽荒野，起於森林沼澤，侍奉於宫門，進入金城的人，天天都有。充塞三臺官署，擠滿中書衙門。有關部門收不完他們的文稿，當年不能編完他們的著作，這是當官的聽得生厭的事。至於群臣百官，卿士常伯，披紅挂紫，耀金帶銀，坐而論道的，更是充塞於路盈滿於室，黄色帷帳玉砌臺階之内，可説是滿堆公文了。像我的言論，都是糞土一樣的陳説，碾磨即爛碎成灰，骯髒污穢，衹合當填充衛士的爨竈，裝進盛垃圾的器物。譬如投入一寸多長的膠，而想使江海改變顔色；焚燒一根羽毛，而想讓大爐增加火勢。如同原野上燃燒的大火，滿天的烏雲，吹一口而不能增其熱，吸一口而不能減其雲。現在你見到我入朝答對，便以爲我想期望高位，陳説數百句，就説是傑出一代，你的評論多麼失當啊！我本來是以油膏塗車而當放，喂養駿馬而等待退却，返耕於籬笆之旁，歸心於回水湍流之濱，與農夫自在往來，悠閑自得地度過此生。

“古者天子晝土以封群后，群后受國以臨其邦，懸大賞以樂其成，列九伐以討其違，興衰相形，安危相傾。故在位者以求賢爲務，受任者以進才爲急。今也則九州爲一家，萬國爲百郡，政有常道，法有恒訓，因循而禮樂自定，揖讓而天下大順。夫道學之貴游，閭邑之搢紳，皆高門之子，世臣之胤，弘風長譽，推成而進，悠悠者皆天下之彦也。諷詁訓，傳《詩》《書》，講儒墨，説玄虚，僕皆不如也。二三公之簡僕於凡庸之肆，顯僕於細猥之中，則爲功也重矣；時而清談，則爲親也周矣。且古之君子，不知士，則不明不安。是以居逸而思危，對食而肴乾。今也則否。居位者以善身爲静，以寡交爲慎，以弱斷爲重，以怯言爲信。不知士者無公誹，不得士者不私愧。彼在位者皆稷、契、咎、益、伊、吕、周、召之倫，叔豹、仲熊之儔，稽古則逾黄唐，經緯則越虞夏，蔑昆吾之功，嗤桓文之勳，抵拹管仲，蹉雹晏嬰。其遠則欲升鼎湖，近則欲超太平。方將保重嗇神，獨善其身，玄白冲虚，仡爾養真。雖力挾太山，將不舉一羽；揚波萬里，將不濯一鱗。咳唾成珠玉，揮袂出風雲。豈肯蹩躠鄙事，取才進人，此又吾子之失言也。子獨不聞夫神人乎！噏風飲露，不食五穀。登太清，游山岳，靡芝草，弄白玉。不因而獨備，無假而自足。不與人路同嗜欲，不與世務齊榮辱。故能入無窮之門，享不死之年。以此言之，何待進

“古時天子劃分疆土封賞諸侯，諸侯接受封國而治理其地，出大的賞格以使有成就者歡樂，列定九種制裁辦法來討伐那些違抗王命者，興衰交替出現，安危相互依存。所以在位的人把搜求賢能當成必要之事，接受重任的人將薦進人才看成當務之急。現在是九州同爲一國，封國變爲郡縣，政治有其常規，法令有其永恒的準則，守舊而禮樂已自制定，謙讓而天下民心大順。講論道學的貴族，擔任郡縣職務的官吏，都是高貴門第的子弟，累世重臣的後代，弘揚家風遠播美譽，推舉有成者入朝，熙熙攘攘的都是天下的英才。諷誦訓詁，傳《詩》、《書》，研討儒墨，談論玄虚之學，我都比不上他人。兩三位大人從市井中選拔我出來，使我從卑微猥瑣中得以顯露，這樣的功德够重的了；經常能和他們清談，如此親密也够好的了。而且古時的君子，不能知遇賢士，則感到不明不安。因此居安而思危，面對美食而想到佳肴盡空之時。如今却不這樣。身居官位的人把獨善其身當成安寧，把不多結交賢士看作謹慎，將優柔寡斷當成慎重，將不敢發表言論當成誠信。不能知遇賢士的没有人非議，不能重用人才的内心毫不慚愧。當權者自以爲都是稷、契、咎、益、伊、吕、周、召那樣的人，是叔豹、仲熊之類，察古則勝過黄唐，治政則超越虞夏，蔑視昆吾的功績，譏笑桓文的殊勛，攻擊管仲，損毁晏嬰。遠則想隨黄帝於鼎湖升天，近則想超越太平之世。正要保健身體少費心神，獨善其身，幽深清白而恬淡虚静，强心健體而保養真性。雖然力能挾持泰山，也不願舉起一根羽毛；可以揚波萬里，也不願弄濕一片鱗甲。咳唾之聲即成珠玉，揮動衣袖便生風雲。豈肯費力於俗事，求取人才推薦賢士，這又是你説的不對了。你難道没聽説過神人嗎？他們吸風飲露，不食五穀。飛上太空，遨游山岳，摸芝草，玩白玉。不靠什麽而獨自完備，無求於人而自給自足。不與人間有同樣

賢!"

的嗜好欲望，不和世人共榮辱。所以能够進入無窮之門，安享不死之壽。由此而言，當然不用舉薦賢士!"

客曰:"聖人有言曰:'邦有道，貧且賤焉，耻也。'今子值有道之世，當太平之會，不攘袂奮氣，發謀出奇。使鳴鶴受和，好爵見縻。抑乃沈身郎署，約志勤卑，不亦羸哉!且伊尹之干成湯，甯戚之迕桓公，或投己鼎俎，或庸身飯牛，明廢興之機，歌《白水》之流，德入殷王，義感齊侯。故伊尹起庖厨而登阿衡，甯戚出車下而階大夫。外無徵介，内無請謁，矯身擢手，徑躡名位。吾子亦何不慕賢以自厲，希古以慷慨乎!"

客人道:"聖人説過:'國家有道，賢人仍貧賤，這是一種耻辱。'現在你正值有道之世，面臨着太平的良機，却不挽袖捋臂奮發昂揚之氣，顯露韜略施展奇才。使鶴鳴之聲受到應和，高官厚禄伸手可拿。却沉淪於郎署官府之中，束縛心志苦於小官，不也太困窘麽!且説伊尹求取於成湯，甯戚得遇於桓公，一個自己去搬鼎切菜，一個故意去受雇喂牛，而闡明興亡的機變，歌唱《白水》之歌，其明德被殷王所接受，其大義感動了齊侯。因而伊尹從庖厨崛起而登上高位，甯戚從牛車旁登上大夫。外没有任何他人引見，内没有什麽請求拜訪，自顯身手，直接走上了功臣名位。你爲何也不想想這些賢人而奮發，仰慕古人而進取呢!"

夏侯子曰:"嗚呼!是何言歟!富與貴是人之所欲，非僕之所惡也。夫干將之劍，陸斷狗馬，水截蛟龍，而鉛刀不能入泥。騏驥驊騮之乘，一日而致千里，而駑蹇不能邁畝。百煉之鑒，别鬚眉之數，而壁土不見泰山。鴻鵠一舉，横四海之區，出青雲之外，而尺鷃不陵桑榆。此利鈍之覺，優劣之决也。夫欲進其身者，不過千萬乘，而僕以上朝堂，答世問，不過顯所知。僕以竭心思，盡才學，意無雅正可準，論無片言可采，是以頓於鄙劣而莫之能起也。以此言之，僕何爲其不自衒哉!子不嫌僕德之不劭，而疑其位之不到，是猶反鏡而索照，登木而下釣，僕未以此爲不肖也。

夏侯子説:"唉呀!這是什麽話啊!富貴是人人所想的，也不是我所厭惡。干將之類的寶劍，陸上可以砍狗馬，水裏可以斬蛟龍，但鉛刀却泥土也砍不進。騏驥驊騮之類的駿馬駕車，一天可達千里，而劣馬一天不能耕完一畝。百煉而成的鏡子，可以分清鬚眉的根數，而土壁却照不見泰山。鴻鵠高飛，横越四海，衝出青雲之外，而尺鷃小鳥不能飛越桑榆。這是利和鈍的體現，優和劣的區别。想進身入仕的，不過是求千萬乘之貴，而我登上朝堂，回答當世有關問題，不過是顯示自己的學識。我竭盡心思，用盡才學，其意見不能用雅正來衡量，其言論没有片言隻語可采納，所以在鄙陋愚劣中困頓而不能奮起。由此來説，我豈是没有自我炫耀呢!您不疑忌我品德不佳，而疑惑我官位没有達到應有的品級，這好比把鏡子翻過來而去照影，攀登到樹上而往下釣魚，我不認爲這是不賢明。

"若乃伊尹負鼎以干湯，吕尚隱游以徼文，傅説操築以寤

"如果像伊尹扛着鼎去求商湯，吕尚隱居而出來迎盼文王，傅説操杵築墻來感悟明

主，甯戚擊角以要君，此非僕所能也。莊周駘蕩以放言，君平賣卜以自賢，接輿陽狂以蔽身，梅福棄家以求仙，此又非僕之所安也。若乃季札抗節於延陵，楊雄覃思於《太玄》，伯玉和柔於人懷，柳惠三絀於士官，僕雖不敏，竊頗彷彿其清塵。"

主，甯戚敲擊牛角來尋君，這都不是我所擅長的。莊周不遵常規而放縱言談，君平賣卜換錢而自以爲賢，接輿佯裝癲狂來保護自身，梅福離家出走以訪求仙人，這也不是我所安心的。假若是像季札在延陵顯示其高風亮節，楊雄在《太玄》中寄托其精深思想，伯玉在人心歸向時越見其和順，柳惠從士官之位三次被貶，我雖不聰明，自以爲倒很類似於這些人的高貴品格。"

後選補太子舍人，轉尚書郎，出爲野王令。以恤隱爲急，而緩於公調。政清務閑，優游多暇，乃作《昆弟誥》。其辭曰：

後來選拔補授爲太子舍人，轉任尚書郎，出任野王令。常把退隱當作迫切之事，因而官職升遷緩慢。政務清閑，悠然自得而多有空餘時間，於是寫《昆弟誥》。其文寫道：

惟正月才生魄，湛若曰："咨爾弟淳、琬、瑫、謨、總、瞻：古人有言，'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又曰，'周之有至德也，莫如兄弟'。於戲！古之載于訓籍，傳于《詩》、《書》者，厥乃不思，不可不行。爾其專乃心，一乃聽，砥礪乃性，以聽我之格言。"淳等拜手稽首。

惟正月初三日，夏侯湛說："夏侯淳、夏侯琬、夏侯瑫、夏侯謨、夏侯總、夏侯瞻你們爲弟的：古人有話，'孝就是孝敬父母，友就是友愛兄弟'，'死喪的悲哀，兄弟甚爲懷念'；又說，'周能有大德，没有比得上兄弟和睦的'。哎呀！古人記載於典籍，流傳於《詩》、《書》的道理，那是不容再思慮的，不可不遵行。你們當專注你們的心思，統一你們的聽聞，磨煉你們的性情，來聽我的格言。"夏侯淳等拱手叩頭。

湛若曰："嗚呼！惟我皇乃祖滕公，肇釐厥德厥功，以左右漢祖，弘濟于嗣君，用垂祚于後。世世增數前軌，濟其好行美德。明允相繼，冠冕胥及。以逮于皇曾祖愍侯，寅亮魏祖，用康乂厥世，遂啓土宇，以大綜厥勛于家。我皇祖穆侯，崇厥基以允釐顯志，用恢闡我令業。維我后府君侯，祗服哲命，欽明文思，以熙柔我家道，丕隆我先緒。欽若稽古訓，用敷訓典籍，乃綜其微言。嗚呼！自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圖緯六藝，及百家衆流，罔不探賾索隱，鉤深致遠。《洪範》九疇，彝倫攸叙。乃命

夏侯湛這樣說："啊！我的先祖滕公，開創了那樣的功德業績，來輔佐漢祖，大展宏圖於其繼位之君，以傳福運於後世。代代增進擴大前人開創的道路，完善其美好的德行。光明正直相繼承，高官顯位相連續。到了曾祖愍侯，恭敬侍奉魏祖，以安治時世，於是擴大封土，會集殊勛於其家。我祖父穆侯，加上高祖基業而賜福後代，以弘揚我家美名。維我父侯府君，恭服明哲之命，敬重文德之思，以興盛樂和我家道，推廣增大我祖業。欽敬地考查古訓，以陳述解釋典籍，而彙總其微言大義。啊！從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圖緯六藝，到諸子百家衆多流派，無不探究其精奥追索其幽微，鑽研其深而達其遠。《洪範》中治天下的九類大法，天地人之常道自有其序。於是創立治世的學

世立言，越用繼尼父之大業，斯文在茲。且九齡而我王母薛妃登遐，我后孝思罔極，惟以奉于穆侯之繼室蔡姬，以致其子道。蔡姬登遐，隘于穆侯之命，厥禮乃不得成，用不祔于祖姑。惟乃用騁其永慕，厥乃以疾辭位，用遜于厥家，布衣席稾，以終于三載。厥乃古訓無文，我后丕孝其心，用假于厥制，以穆于世父使君侯。惟伯后聰明睿智，奕世載德，用慈友于我后。我惟烝烝是虔，罔不克承厥誨，用增茂我敦篤，以播休美于一世，厥乃可不遵。惟我用夙夜匪懈，日鑽其道，而仰之彌高，鑽之彌堅，我用欲罷不敢。豈唯予躬是懼，實令迹是奉。厥乃晝分而食，夜分而寢。豈唯令迹是畏，實爾猶是儀。嗚呼，予其敬哉！俞！予聞之，周之有至德，有婦人焉。我母氏羊姬，宣慈愷悌，明粹篤誠，以撫訓群子。厥乃我齔齒，則受厥教于書學，不遑惟寧。敦《詩》《書》禮樂，孳孳弗倦。我有識惟與汝服厥誨，惟仁義惟孝友是尚，憂深思遠，祗以防于微。翳義形於色，厚愛平恕，以濟其寬裕。用緝和我七子，訓諧我五妹。惟我兄弟姊妹束修慎行，用不辱于冠帶，實母氏是憑。予其爲政蕞爾，惟母氏仁之不行是戚，予其望色思寬。獄之不情，教之不泰是訓，予其納戒思詳。嗚呼！惟母氏信著于不言，行感于神明。若夫恭事于蔡姬，敦穆于九族，乃高于古之人。古之人厥乃千里承師，矧我惟父惟母世德之餘烈，服膺之弗

說，以繼承傳揚尼父的大業，而文德即在其中。且父侯九歲時王母薛妃仙逝，我父侯孝思不盡，惟侍奉於穆侯的繼室夫人蔡姬，以竭盡爲子之道。蔡姬仙逝，有穆侯的旨意，祭禮不能完備，因蔡姬不能與祖先合祭。由於長久的思念，父侯即因病辭位，退居於家，穿布衣鋪草席，以守完三年之孝。這是古訓中没有記載的，我父侯大孝其心，因假藉這樣的禮制，以取得和睦於伯父使君侯。惟我伯父侯聰明睿智，累代有德，因而對我父侯仁慈友愛。我惟有虔誠敦厚，無不盡心接受其教誨，來充實豐富我的忠厚之情，以期傳揚美德於一代，這是不可不遵行的。我早晚努力而不鬆懈，每日鑽研其道理，但越抬頭看它越高大，越鑽求它越堅深，我因此而欲罷不敢。哪裏是我自己敬畏，實在是他們的美好行爲必須尊奉。他們白天分食而吃，夜晚分席而睡。哪裏僅是他們的美好行爲令人敬畏，實在是如此行爲依然是我的楷模。啊，我真是敬仰啊！對呀！我聽說，周能有盡善盡美之德，是因爲有婦人的賢助。我生母羊姬，寬懷仁慈和愛平易，明達純正厚道誠實，以撫育教導衆兒女。當我還在剛換牙之時，就在讀書學習上受她教育，使她没有空閑時間得以安寧。敦促我學習《詩》《書》禮樂，孜孜不倦。我深知當與你們聽從她的教誨，崇尚仁義孝友，深思遠慮，謹慎地提防小的過失。深蓄的大義見於神色，忠厚仁愛而平和寬恕，以增益寬容之心。因使我七子和睦，教我五妹融洽。惟我兄弟姊妹能約束自己謹慎行爲，以不使官宦世家受辱，實在是仗着母親的教誨。我擔任這一小小官位，惟獨憂心的是不能遵行母親的仁德，我當望氣色而思寬緩。官司實情不明，教我明白是政教不清的原故，我當接受告誡考慮詳盡。唉呀！母親的誠信表露在不言中，德行足可感動神明。像那對蔡姬的恭謹侍奉，對九族的寬厚和睦，却高出於古時之人。古人是千里之遥的老師，而我父母是繼

可及，景仰之弗可階。汝其念哉！俾群弟天祚于我家，俾爾咸休明是履。淳英哉文明柔順，琬乃沈毅篤固，惟瑫厥清粹平理，謨茂哉俊哲寅亮，總其弘肅簡雅，瞻乃純鑠惠和。惟我蒙蔽，極否于義訓。嗟爾六弟，汝其滋義洗心，以補予之尤。予乃亦不敢忘汝之闕。嗚呼！小子瞻，汝其見予之長於仁，未見予之長於義也。”

承世代恩德留傳下來的功業，信服它而不能趕上，敬仰它而不能達到。你們當感念啊！使衆弟會集天降福運於我家，讓你們都遵循光明的足迹。夏侯淳多麽出衆而文明柔順，夏侯琬却是沉穩剛毅而忠厚堅强，惟夏侯瑫是那樣清正純粹而平和理智，夏侯謨多麽美好而明哲敬信，夏侯總博大端正而簡樸文雅，夏侯瞻却是美善英明而仁慈柔和。祇有我愚頑不明，在知義明理上非常閉塞。哎呀你們六位賢弟，你們當培植仁義洗滌自心，來彌補我的過失。我却也不敢忽略你們的不足。唉！夏侯瞻你這小弟，你大概知道我在父母的仁愛中長大，并未發現我是在理義的教育下成長啊。”

瞻曰：“俞！以如何？”湛若曰：“我之肇于總角，以逮于弱冠，暨于今之二毛，受學于先載，納誨于嚴父慈母。予其敬忌于厥身，而匡予之纖介，翼予之小疵，使予有過未曾不知，予知之迪改，惟冲子是賴。予親于心，愛于中，敬于貌。厥乃口無擇言，柔惠且直，廉而不劌，肅而不厲，厥其成予哉。用集我父母之訓，庶明厲翼，邇可遠在兹。”瞻拜手稽首曰：“俞！”湛曰：“都！在修身，在愛人。”瞻曰：“吁！惟聖其難之。”湛曰：“都！厥不行惟難，厥行惟易。”

夏侯瞻說：“對呀！那將怎樣？”夏侯湛說：“我從幼年開始，到二十歲，至今頭髮斑白，早年接受教育，得到嚴父慈母的教誨。我自身恭敬小心，而他們幫我糾正小毛病，改掉我的小缺點，使我有錯誤即被指出，我知過則改，這是我小小年紀所仰賴的。我親於心，愛於心，敬於身。他們於是毫無保留地教導我，仁慈而直率，正直而没有傷害，嚴肅而不苛刻，那是望我成材啊。而綜合我父母的教誨，當可明白嚴格要求與耐心幫助的道理，其意義雖淺顯而深遠。”夏侯瞻拱手叩頭說：“是啊！”夏侯湛說：“啊！在於修養身心，在於敬愛他人。”夏侯瞻說：“唉！除非聖人别人難以做到。”夏侯湛說：“啊！那是不做則難，做起來就容易了。”

淳曰：“俞！明而昧，崇而卑，冲而恒，顯而賢，同而疑，厲而柔，和而矜。”湛曰：“俞！乃言厥有道。”淳曰：“俞！祇服訓。”湛曰：“來！琬，汝亦昌言。”琬曰：“俞！身不及于人，不敢墮于勤，厥故維新。”湛曰：“俞！瑫亦昌言。”瑫曰：“俞！滋敬于己，不滋敬于己，惟敬乃

夏侯淳說：“是啊！明達而顯得愚昧，崇高而顯得卑小，淡泊而又平常，榮耀而又賢明，贊同而又懷疑，嚴厲而又柔和，平和而又自重。”夏侯湛說：“對啊！你說得有道理。”夏侯淳說：“是啊！恭敬聽從指教。”夏侯湛說：“來！夏侯琬，你也發表高見。”夏侯琬說：“是啊！自己不如别人，不敢不勤勉，知舊而思新。”夏侯湛說：“是啊！夏侯瑫也發表高論。”夏侯瑫說：“是啊！越是

恃，無忘有耻。”湛曰：“俞！謨亦昌言。”謨曰：“俞！無忘於不可不虞，形貌以心，訪心於虞。”湛曰：“俞！總亦昌言。”總曰：“俞！若憂厥憂以休。”湛曰：“俞！瞻亦昌言。”瞻曰：“俞！復外惟内，取諸内，不忘諸外。”湛曰：“俞！休哉！”淳等拜手稽首，湛亦拜手稽首。乃歌曰：“明德復哉，家道休哉，世祚悠哉，百禄周哉！”又作歌曰：“訊德恭哉，訓翼從哉，内外康哉！”皆拜曰：“欽哉！”

過多尊重自我，越是不尊重自我，僅僅依賴於自我尊重，可別忘了帶來耻辱。”夏侯湛說：“對啊！夏侯謨也發表高見。”夏侯謨說：“是啊！别忘了做事不能不有所憂慮，内心表露於容貌，在憂慮中去探求内心。”夏侯湛說：“對呀！夏侯總也發表高見。”夏侯總說：“是啊！如果憂思則從好方面去考慮。”夏侯湛說：“對呀！夏侯瞻也談談你的高論。”夏侯瞻說：“是啊！從内心返回外形，取之於内心，不忘其顯露於外形。”夏侯湛說：“對啊！太好了！”夏侯淳等拱手叩頭，夏侯湛也拱手叩頭。於是作歌唱道：“明德回歸啊，家道美啊，福運悠長啊，恩禄齊備啊！”又作歌唱道：“勸德恭敬啊，教誨聽從啊，内外安樂啊！”都相拜道：“可敬啊！”

居邑累年，朝野多嘆其屈。除中書侍郎，出補南陽相。遷太子僕，未就命，而武帝崩。惠帝即位，以爲散騎常侍。元康初，卒，年四十九。著論三十餘篇，别爲一家之言。

居於都邑多年，朝野人士有不少人感嘆他受委屈。任中書侍郎，外任南陽相。升任太子僕，尚未接受任命，而武帝去世。惠帝即皇帝位，任爲散騎常侍。元康初年，死去，享年四十九歲。其著作共三十餘篇，别爲一家之言。

初，湛作《周詩》成，以示潘岳。岳曰：“此文非徒温雅，乃别見孝弟之性。”岳因此遂作《家風詩》。

起初，夏侯湛寫作《周詩》完稿，拿給潘岳看。潘岳說：“這首詩不但温文爾雅，還體現了孝悌之情。”潘岳因此就寫了《家風詩》。

湛族爲盛門，性頗豪侈，侯服玉食，窮滋極珍。及將没，遺命小棺薄斂，不修封樹。論者謂湛雖生不砥礪名節，死則儉約令終，是深達存亡之理。

夏侯湛家族是高貴門第，生性豪華奢侈，穿王侯之衣吃珍貴之食，享受不盡的異寶奇珍。到了將死時，留下遺囑叫用小棺材簡單裝殮，不修建墳墓及在墓地植樹爲標記。議論的人説夏侯湛生時不追求名聲節操，死時却能儉樸節約而善終，這是深深懂得生死之道的。

淳字孝冲。亦有文藻，與湛俱知名。官至弋陽太守。遭中原傾覆，子侄多没胡寇，唯息承渡江。

夏侯淳字孝冲。也有文才，和夏侯湛一并知名於世。官位至弋陽太守。遇到中原敗亡，子侄多死於胡人之亂，祇有其子夏侯承南渡長江。

夏侯承

承字文子。參安東軍事，稍遷南平太守。太興末，王敦舉兵内向，承與梁州刺史甘卓、巴東監軍柳純、宜都太守譚該等，并露檄遠近，列敦罪狀。會甘卓懷疑不進，王師敗績，敦

夏侯承字文子。參安東軍事，逐漸遷任爲南平太守。太興末年，王敦發兵脅迫朝廷，夏侯承與梁州刺史甘卓、巴東監軍柳純、宜都太守譚該等人一并向遠近發布檄文，陳述王敦罪狀。剛好遇到甘卓心懷疑慮而不敢進兵，朝廷大軍失敗，

悉誅滅異己者，收承，欲殺之，承外兄王廙苦請得免。尋爲散騎常侍。

王敦全部誅殺異己之人，收捕夏侯承，想殺他，夏侯承的表兄王廙苦苦請求而幸免一死。不久任散騎常侍。

潘岳

潘岳字安仁，滎陽中牟人也。祖瑾，安平太守。父芘，琅邪内史。岳少以才穎見稱，鄉邑號爲奇童，謂終賈之儔也。早辟司空太尉府，舉秀才。

潘岳字安仁，是滎陽中牟人。祖父潘瑾，任過安平太守。父潘芘，曾任琅邪内史。潘岳年少時以才華聰穎聞名，鄉里稱他爲神童，認爲是終軍賈誼一類的人才。早年被司空太尉府徵召，舉爲秀才。

泰始中，武帝躬耕藉田，岳作賦以美其事，曰：

泰始年間，武帝親自耕種藉田，潘岳作賦贊美此事，寫道：

伊晉之四年正月丁未，皇帝親率群后藉于千畝之甸，禮也。於是乃使甸師清畿，野廬掃路，封人壝宫，掌舍設枑。青壇蔚其岳立兮，翠幕黕以雲布。結崇基之靈趾兮，啓四塗之廣阼。沃野墳腴，膏壤平砥。清洛濁渠，引流激水。遐阡繩直，邇陌如矢。葱犗服于縹軛兮，紺轅綴於黛耜。儼儲駕於廛左兮，俟萬乘之躬履。百僚先置，位以職分，自上下下，具惟命臣。襲春服之萋萋兮，接游車之轔轔。微風生於輕幰兮，纖埃起乎朱輪。森奉璋以階列兮，望皇軒而肅震。若湛露之晞朝陽兮，衆星之拱北辰也。

晉泰始四年正月丁未日，皇帝親自率領群臣前往千畝田疇的郊野上耕種藉田，這是禮。於是就命甸師清理四周廣大地面，野廬氏掃清道路，封人設立社壇行宫，管理房舍設置欄障。青色的臺壇如山岳聳立，翠綠的帷幕像烏雲密布。修築高壇的靈基，大開四方的廣階。豐美的原野土地肥沃，富饒的大地平坦如砥。清澈的洛水渾濁的溝渠，引來流水激起浪花。遠處南北向的田道如繩拉般筆直，近前東西向的田路像箭飛似劃出。青灰色的犍牛駕着青色的車軛，天青色的車轅連着青黑的耒耜。耕牛整齊待馭於田邊，等候萬乘之尊親臨。文武百官先行到齊，按其職務分班列位，上上下下，都是朝廷命臣。穿着繁華盛美的春服，連起轔轔作響的游車。微風吹動輕柔的車幔，紅色的車輪揚起細塵。衆多的官員手捧玉璋按官階列定，等望皇帝的車駕而肅穆惶恐。如濃露被朝陽曬乾一樣敬畏，似群星拱衛北極星一樣肅穆。

於是前驅魚麗，屬車鱗萃，閶闔洞啓，參塗方駟，常伯陪乘，太僕執轡。后妃獻穜稑之種，司農撰播殖之器，挈壺掌升降之節，宫正設門閭之蹕。天子乃御玉輦，蔭華蓋，衝牙錚鎗，綃紈綷縩。金根照耀以炯晃兮，龍驥騰驤而沛艾。表朱玄於離坎

前導之車富麗堂皇，跟從之車如魚鱗密聚，京城的閶闔門三門大開，四馬之乘三路并出，常伯陪着車乘，太僕執着繮繩。後宫嬪妃獻上穜稑穀種，司農手拿播種栽植工具，挈壺氏掌握上下高低的調度，宫正負責護衛開道的職責。天子駕坐玉輦，遮蓋於華蓋之下，衝牙佩玉錚鎗觸碰，輕紗細絹悉索有聲。金根車駕耀眼明亮，龍馬摇首昂奮奔

兮，飛青縞於震兑。中黄曄以發輝兮，方綵紛其繁會。五路鳴鑾，九旗揚旆，瓊鈒入蕊，雲罕晻藹。簫管嘲哳以啾嘈兮，鼓鞞硡磤以砰礚，筍簴嶷以軒翥兮，洪鐘越乎區外。震震填填，塵霧連天，以幸乎藉田。蟬冕熲以灼灼兮，碧色肅其千千。似夜光之剖荆璞兮，若茂松之依山巔也。

騰。南北紅黑之旗鮮艷，東西青白之旌飛揚。中央黄旗光耀生輝，四方彩幟華麗錦簇。五路鑾鈴鳴響清脆，九種旌旗揚起垂旒，雪亮之戟如花蕊密集，雲罕之車似雲氣繚繞。簫聲管聲嗚嗚啞啞，大鼓小鼓呼呼嘭嘭，鐘磬高架於飛馳的車上，洪亮鐘聲響徹其區域之外。紛紛喧喧，塵霧漫天，以備天子駕幸親耕。蟬綢皇冠光芒閃爍，碧玉色澤濃緑欲滴。好似夜光之璧剖自荆山璞石，如同繁茂之松依倚高山之巔。

於是我皇乃降靈壇，撫御耦，游場染屨，洪縻在手。三推而舍，庶人終畝。貴賤以班，或五或九。于斯時也，居靡都鄙，人無華裔，長幼雜遝以交集，士女頒斌而咸戾。被褐振裾，垂髫總髻，躡踵側肩，掎裳連襼。黄塵爲之四合兮，陽光爲之潜翳。動容發音而觀者，莫不抃舞乎康衢，謳吟乎聖世。情欣樂乎昏作兮，慮盡力乎樹藝。靡誰督而常勤兮，莫之課而自厲。躬先勞而悦使兮，豈嚴刑而猛制哉！

於是我皇臨幸靈壇，手持御用耜耦，足踏鬆土，手攬長繮。三推而罷，衆人耕畢其餘。按貴賤依次耕作，或五推或九推。這個時候啊，不管住在都城還是小邑的，不論是華夏還是外族之民，老少紛紛聚集，男女相雜而至。穿粗衣的挽後裾的，垂短髮的束長髮的，接踵擦肩，拉衣連袖。黄塵因之而四處飛揚，陽光爲此而受到遮蔽。喜形於色歡呼喧嚷的人，無不在大路上擊鼓舞蹈，謳歌吟頌這聖明之世。心情愉快而勤勉勞作，一心衹想盡力耕植。無人督促而常自勤勞，不加課税而自行努力。天子率先親耕而百姓樂受驅遣，何用嚴刑和苛法！

有邑老田父，或進而稱曰："蓋損益隨時，理有常然。高以下爲基，人以食爲天。正其末者端其本，善其後者慎其先。夫九土之宜弗任，四業之務不壹，野有菜蔬之色，朝乏代耕之秩。無儲蓄以虞災，徒望歲以自必。三代之衰，皆此物也。今聖上昧旦丕顯，夕惕若栗，圖匱於豐，防儉於逸，欽哉欽哉，惟穀之恤。展三時之弘務，致倉廩於盈溢，固堯湯之用心，而存救之要術也。"若乃廟祧有事，祝宗諏日，簠簋普淖，則此之自實，縮鬯蕭茅，又於是乎出。黍稷馨香，旨酒嘉栗。宜其時和年登，而神降

鄉邑老農中，有人走上前稱贊道："收成的增減隨天時而行，其中的道理自有常規。高以低爲基礎，民以食爲天。端正本業纔能擺正末業，慎待先行之事纔能善待後緩之事。而九州的事務不能承擔，士農工商各業不專，民間飢民臉有菜色，朝廷不能支足官吏俸禄。没有防備天災的儲蓄，空望年成可以自足。三代的衰弱，全是這種情況。當今聖上天未亮即行大明之道，夜晚警惕小心，豐裕時思慮匱缺，安逸時提防貧乏，可敬啊可敬，惟以憂慮五穀糧食爲重。春夏秋三季大興農務，使倉廩五穀充滿流溢，實在是堯湯那樣的用心，防備應急的重要措施。"至於宗廟祭祀，祝禱擇日，祭器中的黍稷，便是耕種得來的收穫，行祭時焚蕭縮酒，也是由此而來。黍稷芳香，美酒佳栗。

之吉也。古人有言曰："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乎！"夫孝者，天之性、人之所由靈也。昔者明王以孝治天下，其或繼之者，鮮哉希矣！逮我皇晋，實光斯道，儀刑孚于萬國，愛敬盡於祖考。故躬稼以供粢盛，所以致孝也；勸穡以足百姓，所以固本也。能本而孝，盛德大業至矣哉！此一役也，二美顯焉，不亦遠乎，不亦重乎！敢作頌曰："思樂甸畿，薄采其芳。大君戾止，言藉其農。其農三推，萬國以祗。耨我公田，遂及我私。我簠斯盛，我簋斯齊。我倉如陵，我庾如坻。念兹在兹，永言孝思。人力普存，祝史正辭。神祇攸歆，逸豫無期。一人有慶，兆民賴之。"

岳才名冠世，爲衆所疾，遂栖遲十年。出爲河陽令，負其才而鬱鬱不得志。時尚書僕射山濤、領吏部王濟裴楷等并爲帝所親遇，岳内非之，乃題閣道爲謡曰："閣道東，有大牛。王濟鞅，裴楷鞧，和嶠刺促不得休。"

轉懷令。時以逆旅逐末廢農，奸淫亡命，多所依凑，敗亂法度，敕當除之。十里一官欜，使老小貧户守之，又差吏掌主，依客舍收錢。岳議曰：

謹案：逆旅，久矣其所由來也。行者賴以頓止，居者薄收其直，交易貿遷，各得其所。官無役賦，因人成利，惠加百姓而公無末費。語曰："許由辭帝堯之命，而舍於逆旅。"《外傳》曰："晋陽處父過甯，舍於逆旅。"魏武皇帝亦以爲宜，其詩曰："逆旅整設，以通商賈。"然則自

正是時節和順年成豐收，神明降賜的吉福。古人説："聖人的大德，没有再能超過孝的了！"這孝，就是天的本性、人的靈魂。從前聖明的君王用孝來治理天下，而能對此加以繼承的，實在太少了！到了我皇晋，的確光大這一道義，其制度被萬國所信服，其敬愛之意極盡於祖先。故而天子親耕以供奉祭祀穀物，這是用來表達孝心的；鼓勵農作以使百姓豐足，這是用來鞏固國家基礎的。有了堅實的基礎又行孝道，大德偉業可謂極至了！這一藉田之舉，而兩項美事顯明，其意義不也深遠，不也重大麼！冒昧作頌道："歡樂郊野，采摘香茅。君王到來，藉田親耕。耜耦三推，萬國敬仰。耕耨公田，施及私田。簠中盛滿，簋裏充實。倉廩如山陵，穀堆似小島。想此念此，歌咏孝義。人力普存，祝史正告。神靈享祭，安樂無邊。一人有福，萬民仰賴。"

潘岳才華名聲蓋世，被衆人所忌恨，因此閑游止息了十年。出任河陽令，自負其才氣而鬱鬱不得志。當時的尚書僕射山濤、兼領吏部的王濟裴楷等一并被皇帝所賞識，潘岳内心非議他們，於是在尚書閣題寫一首歌謡道："尚書閣東頭，有一頭大牛。王濟作鞅套在前，裴楷作鞧套在後，和嶠勞碌忙不休。"

轉任懷令。當時客舍因經商棄農，奸淫亡命之徒，多以此爲家，敗壞擾亂法紀制度，皇帝下令取消它。每十里路設一座官辦客舍，讓貧窮人家的老人小孩看守着，又派官來掌管主持，按照以往的客舍收費。潘岳議説道：

謹此考查：客舍，其由來已久了。行路的人靠它停宿歇息，主人收取微薄的住宿費，交易買賣，各得其便利。官方不加以役使徵税，順應人力而成其利，百姓得到好處而官方不費一點錢財。有道是："許由辭謝了帝堯的任命，住在客舍裏。"《外傳》説："晋的陽處父路過甯城，住在客舍裏。"魏武皇帝也認爲設立客舍是適宜的，他的詩寫道："設置客舍，商賈通行。"如此則從堯時

堯到今，未有不得客舍之法。唯商鞅尤之，固非聖世之所言也。方今四海會同，九服納貢，八方翼翼，公私滿路。近畿輻輳，客舍亦稠。冬有温爐，夏有凉蔭，芻秣成行，器用取給。疲牛必投，乘凉近進，發槅寫鞍，皆有所憩。

又諸劫盗皆起於迥絶，止乎人衆。十里蕭條，則奸軌生心；連陌接館，則寇情震懾。且聞聲有救，已發有追，不救有罪，不追有戮，禁暴捕亡，恒有司存。凡此皆客舍之益，而官權之所乏也。又行者貪路，告糴炊爨，皆以昏晨。盛夏晝熱，又兼星夜，既限早閉，不及權門。或避晚關，迸逐路隅，衹是慢藏誨盗之原。苟以客舍多敗法教，官守棘權，獨復何人？彼河橋孟津，解券輸錢，高第督察，數入校出，品郎兩岸相檢，猶懼或失之。故懸以禄利，許以功報。今賤吏疲人，獨專權税，管開閉之權，藉不校之勢，此道路之蠹，奸利所殖也。率歷代之舊俗，獲行留之歡心，使客舍洒掃，以待征旅擇家而息，豈非衆庶顒顒之望。

到如今，未曾有過不要客舍的法令。僅有商鞅責難過它，那本來就不是聖明之世所當説的話。現今四海一統，天下納貢，八方富庶，公私充盈。京畿附近人物集聚，客舍也稠密。冬天有温暖的房舍，夏天有凉爽的樹蔭，牛馬草料足可遠行，器物用具足可提供。牛疲乏必來投宿，欲乘凉則就近而至，行車卸鞍，都有地方休憩。

又諸多搶劫都發生於遠僻之處，而不在人多的地方。十里蕭條冷落，歹徒就要心懷不軌；道路館舍相連接，盗賊就會心情恐懼。而且聽到呼聲就有人援救，已經逃走的也有人追趕，不援救的要問罪，不追趕的要殺頭，禁止暴行追捕逃犯，常有人負責過問。凡此種種都是設立客舍的好處，而是官辦客舍所缺乏的。而且行路人要多趕路，要買糧燒飯，都在傍晚早晨時分。盛夏白天炎熱，還要在星夜趕路，既然規定要早早關門，便趕不到官辦的客舍了。有的爲了避免晚上的關閉，便奔走於道旁路側，衹是這種地方常是窩藏産生盗賊的根源。如果認爲客舍多有敗壞法規教化之事，派官吏守候着籬笆門户，難道還有什麽人來往嗎？那河橋孟津，解送契據繳納錢財，有得力的官員監督檢察，查點進入審核送出，有相當級别的郎官兩岸相檢，尚且擔心或許會有遺漏之處。因而以俸禄財利懸賞，許諾以功勞獎勵。如今低賤小官及老弱之人，獨自專管官辦客舍的税利，掌握開通關閉的權力，仗恃着可以不加審核的權力，這是道路上的蛀蟲，是以奸邪手段謀利的孳生所在。而遵循歷代的舊俗，使行人住行都感到稱心，讓客舍有人灑水掃地，以等候旅客選擇住下，這難道不是衆人所恭仰企望的嗎？

請曹列上，朝廷從之。

請求官署上呈，朝廷聽從了他的意見。

岳頻宰二邑，勤於政績。調補尚書度支郎，遷廷尉評，以公事免。楊駿輔政，高選吏佐，引岳爲太傅主簿。駿誅，除名。初，譙人公孫宏少

潘岳先後作兩縣邑宰，勤於政務勞績。調任補授尚書度支郎，遷任廷尉評，後因公事免職。楊駿輔佐朝政，提拔官吏，引薦潘岳爲太傅主簿。楊駿被殺，他也被取消名籍。起初，譙人公

孤貧，客田於河陽，善鼓琴，頗能屬文。岳之爲河陽令，愛其才藝，待之甚厚。至是，宏爲楚王瑋長史，專殺生之政。時駿綱紀皆當從坐，同署主簿朱振已就戮。岳其夕取急在外，宏言之瑋，謂之假吏，故得免。未幾，選爲長安令，作《西征賦》，述所經人物山水，文清旨詣，辭多不録。徵補博士，未召，以母疾輒去官免。尋爲著作郎，轉散騎侍郎，遷給事黄門侍郎。

孫宏年少時孤苦貧窮，客居於河陽以種田爲生，善於彈琴，很會寫文章。潘岳任河陽令時，愛惜其才能技藝，待他很寬厚。到了楊駿被殺時，公孫宏任楚王司馬瑋的長史，專管刑殺政事。當時楊駿門下的人都受牽連獲罪，同署任主簿的朱振已被殺。潘岳那天夜裏告假在城外，公孫宏對司馬瑋說，潘岳是暫時代理的官吏，故而幸免一死。不久，選任爲長安令，寫作《西征賦》，描述了沿途所經之地的人物古迹山形水勢，文采清麗而意旨深遠，所用的詞語多不記載。徵召補授爲博士，未拜職，因母病即離去免官。稍後任著作郎，轉任散騎侍郎，升任給事黄門侍郎。

岳性輕躁，趨世利，與石崇等諂事賈謐，每候其出，與崇輒望塵而拜。構愍懷之文，岳之辭也。謐二十四友，岳爲其首。謐《晋書》限斷，亦岳之辭也。其母數誚之曰：“爾當知足，而乾没不已乎？”而岳終不能改。

潘岳性情輕浮急躁，趨附世利，和石崇等諂媚服事賈謐，每當等候他出門，與石崇就望着車後的塵土而頂禮膜拜。陷害愍懷的那篇文章，就是潘岳寫的。賈謐的二十四友，潘岳是首位。賈謐關於《晋書》年限的議疏，也是出自潘岳的手筆。其母多次譏誚他說：“你要知足，還要不斷僥幸冒險嗎？”但潘岳始終不能改變。

既仕宦不達，乃作《閑居賦》曰：

既然在仕途宦海中不能顯達，便寫作《閑居賦》說：

岳讀《汲黯傳》至司馬安四至九卿，而良史書之，題以巧宦之目，未曾不慨然廢書而嘆也。曰：嗟乎！巧誠有之，拙亦宜然。顧常以爲士之生也，非至聖無軌微妙玄通者，則必立功立事，效當年之用。是以資忠履信以進德，修辭立誠以居業。僕少竊鄉曲之譽，忝司空太尉之命，所奉之主，即太宰魯武公其人也。舉秀才爲郎。逮事世祖武皇帝，爲河陽、懷令，尚書郎，廷尉評。今天子諒闇之際，領太傅主簿。府主誅，除名爲民。俄而復官，除長安令。遷博士，未召拜，親疾，輒去官免。自弱冠涉于知命之年，八徙官而一進階，再免，一除名，一不拜職，遷者

潘岳每當讀《汲黯傳》讀到司馬安四次升遷至九卿，但優秀的史官却用“巧宦”的名目寫他時，自己便感慨地放下書來嘆息。嘆道：唉呀！巧是確有其事，但拙也本應就有的。回想起來，常以爲士人的一生，假如不是没有軌迹可尋而能精通於玄妙之門的至聖之人，就必須建功立業，爲當世效勞立功。所以他就要憑藉忠貞履行信義來增進德行，修辭立真來保有功業。我年少時就在鄉里竊有聲譽，有愧於司空和太尉的舉薦，那便是我所尊奉的主人太宰魯武公這個人。太尉舉薦秀才，命我爲郎。到了侍奉世祖武皇帝時，我出任河陽、懷縣縣令，尚書郎，廷尉評。現在正當天子居喪之時，我任太傅主簿一職。太傅楊駿被殺，我也被除去名籍而變成平民。不久恢復官職，任爲長安縣令。又升遷爲博士，還没有任職，因母親生病，隨即離去而官職也被免了。從二十歲到五十

三而已矣。雖通塞有遇，抑亦拙之效也。昔通人和長輿之論余也，固曰“拙于用多”。稱多者，吾豈敢；言拙，則信而有徵。方今俊乂在官，百工惟時，拙者可以絶意乎寵榮之事矣。太夫人在堂，有羸老之疾，尚何能違膝下色養，而屑屑從斗筲之役？於是覽止足之分，庶浮雲之志，築室種樹，逍遥自得。池沼足以漁釣，春税足以代耕。灌園鬻蔬，供朝夕之膳；牧羊酤酪，俟伏臘之費。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此亦拙者之爲政也。乃作《閑居賦》以歌事遂情焉。

歲，八次變動官職纔得以升一級官階，兩次被免去官位，一次被除去名籍，一次没有拜官，三次升官而已。雖説仕途或通或堵都是一種遭遇，但終還是拙的應驗。以前博古通今的和長輿在談論到我時，堅持説：“你這樣守拙的人要比用世的人多才多藝。”説多才多藝，我哪裏敢當；説到拙，就可信而且有驗證了。如今賢能的人在位，衆官正逢其時，拙的人可以對恩寵榮耀的事斷絶念頭了。我的老母親健在，但老弱有病，怎麽能够違背子女的孝敬奉養之義，而去忙碌於那卑微官職上的事呢？因此明白了知止知足的名分，萌發了視富貴爲浮雲的念頭，在家修房子種樹，逍遥自在。池塘沼澤足可捕魚垂釣，春穀納税足可代爲耕作。澆園賣菜，供早晚的膳食開銷；養羊賣乳，備好冬夏的花費。孝敬啊再孝敬，友善我弟兄，這也是拙的人在處理政務啊。於是就創作《閑居賦》來歌唱此事表達心情。

其辭曰：

“遨墳素之長圃，步先哲之高衢。雖吾顔之云厚，猶内愧於甯蘧。有道余不仕，無道吾不愚。何巧智之不足，而拙艱之有餘也！於是退而閑居，于洛之涘。身齊逸民，名綴下士。背京泝伊，面郊後市。浮梁黝以徑度，靈臺傑其高峙。窺天文之秘奥，睹人事之終始。其西則有元戎禁營，玄幕緑徽，谿子巨黍，異絭同歸，炮石雷駭，激矢虻飛，以先啓行，耀我皇威。其東則有明堂辟雍，清穆敞閑，環林縈映，圓海回泉，聿追孝以嚴父，宗文考以配天，祗聖敬以明順，養更老以崇年。若乃背冬涉春，陰謝陽施，天子有事于柴燎，以郊祖而展義，張鈞天之廣樂，備千乘之萬騎，服棖棖以齊

這歌辭便是：

“遨游在三墳五典八索九丘的書苑裏，追隨在先賢聖哲走過的崇高大道上。雖然説來我的臉皮不薄，但心中還是感到有愧於君子甯蘧。天下有道我不去做官，天下無道我也不愚笨。我的巧智是多麽不足，而愚拙却是多麽有餘啊！於是就退隱而閑居在洛水岸邊。自身等同於隱逸之人，名分與下等士人相連。背負京城而迎着伊水，前有郊野而後有都市。浮橋青黑而直跨對岸，靈臺高聳而巍然峙立。窺探天文星象的奥秘，考察人情世事的始終。住宅的西邊有軍營重地，黑色的帷幕緑色的旌旗，“谿子”“巨黍”那樣的良弓，同機連弩，炮車抛石如同雷霆震駭，急疾的飛箭就像虻蟲般紛飛，所有這些都在前邊開路，充分顯耀了我皇家的天威。住宅的東邊則有天子宣明政教的明堂和學府，清幽肅穆而敞亮寬闊，林木環抱掩映，水池環繞而泉流迴旋，以敬重嚴父來追隨孝義，崇尚帝業來配應天德，敬奉聖明來表示

玄，管啾啾而并吹，煌煌乎，隱隱乎，兹禮容之壯觀，而王制之巨麗也。兩學齊列，雙宇如一，右延國冑，左納良逸。祁祁生徒，濟濟儒術，或升之堂，或入之室。教無常師，道在則是。故髦士投紱，名王懷璽，訓若風行，應猶草靡。此里仁所以爲美，孟母所以三徙也。

恭順，奉養三老五更來尊崇老人。如果是冬去春來，陰氣消歇而陽氣廣布，天子有積薪焚柴行祭之事，通過祭祀祖宗來宣示德義，張設宏大的天樂，備下千輛兵車萬匹戰馬，清一色的服飾窸窣有聲，簫管啾啾一并吹響，明晃晃的樣子，轟隆隆的樣子，這等禮儀法度場面真壯觀，是王家制度的輝煌壯麗啊。國學和太學兩相并列，兩座殿宇如同一個模樣，右邊國學請入貴冑子弟，左邊太學招進賢良隱逸之才。衆多的學生子弟，莊重的儒家學説，有人已入門升堂，有的已進入内室而深得其道。教育并無固定的教師，誰人有道誰爲師。所以英俊之士棄官來學，英明的國君藏起玉璽也來學，德行教化有如春風吹動，受感化的人就像芳草一樣迎風披靡。這就是居停於仁者之鄉可以爲善的緣故，也即孟子母親三次遷居的原因。

"爰定我居，築室穿池，長楊映沼，芳枳樹檵，游鱗瀺灂，菡萏敷披，竹木蓊藹，靈果參差。張公大谷之梨，梁侯烏椑之柿，周文弱枝之棗，房陵朱仲之李，靡不畢植。三桃表櫻胡之别，二柰耀丹白之色，石榴蒲桃之珍，磊落蔓延乎其側。梅杏郁棣之屬，繁榮藻麗之飾，華實照爛，言所不能極也。菜則葱韭蒜芋，青笋紫薑，堇薺甘旨，蓼荾芬芳，蘘荷依陰，時藿向陽，緑葵含露，白薤負霜。

"於是選定我的居所，修建房子開鑿池塘，高大的楊樹掩映着小池，芳香的枳樹築成籬笆，游魚自在出没，荷花紛紛開放，竹林樹木茂盛，鮮美的果實參差錯落。張公大谷中的夏梨，梁侯烏椑上的柿子，周文王的弱枝棗樹，房陵仙人朱仲竊過的李子，没有不種植的。含桃、荆桃、山桃表明了櫻桃和胡桃有别，白李、赤李閃耀着紅白兩種不同的色澤，石榴和葡萄的珍貴果實，高挂蔓延在旁邊。梅子、杏子、郁李、棣樹之類，裝點着一派繁茂華美之景，鮮花和果實輝映照耀，言辭是不能完全表達形容的。蔬菜則有葱韭蒜芋，青笋紫薑，堇菜薺菜甘美，蓼草荾菜芬芳，蘘荷依傍濃蔭而生長，藿花按時向着太陽轉，緑葵飽含露珠，白薤負滿霜花。

"於是凜秋暑退，熙春寒往，微雨新晴，六合清朗。太夫人乃御版輿，升輕軒，遠覽王畿，近周家園。體以行和，藥以勞宣，常膳載加，舊痾有痊。於是席長筵，列孫子，柳垂蔭，車結軌，

"在暑退秋凉的時節，寒氣消去而春天和熙的時候，微雨新晴，天地清净明朗。太夫人便乘版輿，登上輕車，遠觀王都，近繞家園。走動走動來調養身體，做些勞作來取代藥效，日常膳食有所增加，舊病也有所痊愈。於是就擺設長長的酒宴，兒孫排列就

陸摘紫房，水挂赬鯉，或宴于林，或禊于氾。昆弟斑白，兒童稚齒，稱萬壽以獻觴，咸一懼而一喜。壽觴舉，慈顔和，浮杯樂飲，絲竹駢羅，頓足起舞，抗音高歌，人生安樂，孰知其他。退求已而自省，信用薄而才劣。奉周任之格言，敢陳力而就列。幾陋身之不保，而奚擬乎明哲，仰衆妙而絶思，終優游以養拙。”

座，柳樹垂下緑蔭，車輛軌道相連，地上摘來紫果，水中釣起紅鯉，有時在林子裏歡宴，有時在氾水濱祭祀。兄弟們頭髮已經斑白，小孩們年紀尚幼，都舉起酒杯祝願萬壽無疆，都一邊憂懼老人的衰老一邊歡慶她的長壽。祝酒高舉，慈顔和悦，大家快樂地飲着罰杯之酒，絲竹樂器并排羅列演奏，脚踏着節奏起舞，高歌歡唱，人生但求平安歡樂，豈知其他。引退了就祇求自己多加反省，受信任重用的福氣太薄而自己的才能又那麽低劣。我祇有信奉周任的格言，敢望在任職時就好好施展自己的才力。眼下鄙陋之身幾乎難保，還比擬什麽賢明聖哲之人，一心向往老子的衆妙之門而斷絶了俗世的思慮，終生就優哉游哉地守拙吧。”

初，芘爲琅邪内史，孫秀爲小史給岳，而狡黠自喜。岳惡其爲人，數撻辱之，秀常銜忿。及趙王倫輔政，秀爲中書令。岳於省内謂秀曰：“孫令猶憶疇昔周旋不?”答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岳於是自知不免。俄而秀遂誣岳及石崇、歐陽建謀奉淮南王允、齊王冏爲亂，誅之，夷三族。岳將詣市，與母别曰：“負阿母!”初被收，俱不相知，石崇已送在市，岳後至，崇謂之曰：“安仁，卿亦復爾邪!”岳曰：“可謂白首同所歸。”岳《金谷詩》云：“投分寄石友，白首同所歸。”乃成其讖。岳母及兄侍御史釋、弟燕令豹、司徒掾據、據弟詵，兄弟之子，已出之女，無長幼一時被害，唯釋子伯武逃難得免。而豹女與其母相抱號呼不可解，會詔原之。

當初，潘芘任琅邪内史，孫秀作爲小史侍候潘岳，此人狡詐而自負。潘岳厭惡他的爲人，多次鞭撻侮辱他，孫秀長期懷恨在心。等到趙王司馬倫輔佐朝政時，孫秀當了中書令。潘岳在官署中問孫秀道：“孫令還記得從前相處的事不?”孫秀答道：“心裏藏着它，哪天能忘得了呢。”潘岳由此明白自己將不免於難。不久孫秀就誣告潘岳和石崇、歐陽建陰謀尊奉淮南王司馬允、齊王司馬冏叛亂，誅殺了他們，并夷滅三族。潘岳將要被送去斬首時，和老母親告别道：“我辜負了阿母的教養之恩!”起初被收監時，他和石崇都互相不知道對方被抓，石崇已經被押送到要處死他的地方，潘岳後面纔到，石崇對他説：“安仁，你也如此啊!”潘岳説：“可以説是‘白首同所歸’了。”潘岳的《金谷詩》寫道：“投分寄石友，白首同所歸。”竟然成了他的讖語。潘岳的母親和他的兄長侍御史潘釋、弟弟燕縣縣令潘豹、司徒掾潘據、潘據的弟弟潘詵，兄弟們的兒子，自己的女兒，無論年長年幼都一同被殺害，祇有潘釋的兒子伯武逃脱而幸免。而潘豹的女兒與她的母親相抱哭叫而無法拆開，遇到下詔赦免。

岳美姿儀，辭藻絶麗，尤善爲哀誄之文。少時常挾彈出洛陽道，婦人

潘岳風姿儀態俊美，詩文辭藻極爲華麗，尤其善於寫作哀誄文章。少年時常挾持着彈弓出游

遇之者，皆連手縈繞，投之以果，遂滿車而歸。時張載甚醜，每行，小兒以瓦石擲之，委頓而反。岳從子尼。

洛陽大道，遇到他的女子，都手挽手圍住他，紛紛朝他的車上扔果子，以致滿載而歸。同時代的張載人長得很醜，每次出行，小孩們就都用瓦片石塊投擲他，衹好狼狽而回。潘岳有侄子潘尼。

潘尼

尼字正叔。祖勖，漢東海相。父滿，平原內史。并以學行稱。尼少有清才，與岳俱以文章見知。性靜退不競，唯以勤學著述爲事。著《安身論》以明所守，其辭曰：

蓋崇德莫大乎安身，安身莫尚乎存正，存正莫重乎無私，無私莫深乎寡欲。是以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篤其志而後行。然則動者，吉凶之端也；語者，榮辱之主也；求者，利病之幾也；行者，安危之决也。故君子不妄動也，動必適其道；不徒語也，語必經於理；不苟求也，求必造於義；不虛行也，行必由於正。夫然，用能免或繫之凶，享自天之祐。故身不安則殆，言不從則悖，交不審則惑，行不篤則危。四者行乎中，則憂患接乎外矣。憂患之接，必生於自私，而興於有欲。自私者不能成其私，有欲者不能濟其欲，理之至也。欲苟不濟，能無爭乎？私苟不從，能無伐乎？人人自私，家家有欲，衆欲并爭，群私交伐。爭，則亂之萌也；伐，則怨之府也。怨亂既構，危害及之，得不懼乎？

然棄本要末之徒，知進忘退之士，莫不飾才鋭智，抽鋒擢穎，傾側乎勢利之交，馳騁乎當塗之務。朝有彈冠之朋，野有結

潘尼字正叔。祖父潘勖，任過漢時東海相。父親潘滿，做過平原內史。都以才學品行著稱。潘尼年少時就有優秀的才能，和潘岳一起都以文章被人所知。性情嫻靜謙恭不好競爭，惟獨把勤學寫作當成正事。寫了《安身論》來表明自己的操守，文章寫道：

尊德莫大於安身，安身莫高於存正，存正莫重於無私，無私莫深於寡欲。所以君子使其身安然後纔行動，使其心平後纔言語，使其交往確定然後纔有所求，使其心志專一然後纔施行。然而行動，是吉凶的開始；言語，是榮辱的主因；求取，是利弊的徵兆；施行，是安危的決斷。故而君子不妄動，行動則一定要適宜其道；不空談，言語則一定要考慮是否合於理；不苟且求取，求取則必須通於大義；不虛浮實行，實行則必須源於正當。這樣，方能避免有關的不祥，進而享受天降的福佑。所以身不安則危險，言論不順心則背謬，交往不慎則迷惑，行爲不專則困危。這四方面不良情況見於內心，那麼憂患就會自身外接踵而至。憂患的招致，定然是産生於自私，而緣起於欲求。自私的人不可能完全實現其私心，有欲求的人不可能完全達到其欲求，這是絶對的道理。如果欲求不能達到，能不爭鬥嗎？私心如果不順遂，能没有攻訐嗎？人人自私，家家有欲，衆多有欲求的人爭奪，大群自私者交相攻擊。爭鬥，則是禍亂的萌芽；攻訐，則是怨恨之所在。怨和亂既已形成，跟着就要帶來危害，能不令人可怕嗎？

然而捨本求末之徒，知進忘退之人，無不誇才顯智，抽刀拔劍，拜倒在權勢名利交加之處，奔跑忙碌於官宦之家的事情。朝廷裏有彈冠相慶的親朋，朝廷外有結綬相薦的

綬之友，黨與熾於前，榮名扇其後。握權，則赴者鱗集；失寵，則散者瓦解；求利，則托刎頸之歡；争路，則構刻骨之隙。於是浮僞波騰，曲辯雲沸，寒暑殊聲，朝夕異價，駑蹇希奔放之迹，鉛刀競一割之用。至於愛惡相攻，與奪交戰，誹謗噂喈，毁譽縱横，君子務能，小人伐技，風穨於上，俗弊於下。禍結而恨争也不强，患至而悔伐之未辯，大者傾國喪家，次則覆身滅祀。其故何邪？豈不始於私欲而終於争伐哉！

好友，同黨的人在前邊風光顯耀，榮華名利在後面煽動刺激。掌握大權，則投奔者如魚鱗般會集；失去寵幸，則逃避者形同土崩瓦解；追名逐利，則托付以刎頸生死的深交；争權奪勢，則結下刻骨銘心的怨恨。於是浮誇虚僞如波浪翻騰，歪曲巧辯似烏雲紛涌，冬夏之季贊譽有别，早晚之間評價不同，劣馬希求放縱奔騰的大路，鉛刀競争一割一削的用處。以至於或愛或憎相互攻擊，或給或奪相互交戰，誹謗紛雜，褒貶縱横，君子專務其能事，小人誇耀其技巧，風氣自上墮落，時俗自下敗壞。禍根結下却遺憾争取不力，災患來臨却後悔攻訐不够，大的失國喪家，其次則亡身滅祖。其中的原因是什麽呢？難道不是從自私欲求開始而以争鬥攻訐告終嗎？

君子則不然。知自私之害公也，然後外其身；知有欲之傷德也，故遠絶榮利；知争競之遘災也，故犯而不校；知好伐之招怨也，故有功而不德。安身而不爲私，故身正而私全；慎言而不適欲，故言濟而欲從；定交而不求益，故交立而益厚；謹行而不求名，故行成而名美。止則立乎無私之域，行則由乎不争之塗，必將通天下之理，而濟萬物之性。天下猶我，故與天下同其欲；己猶萬物，故與萬物同其利。

君子則不是這樣。懂得自私有害於公利，然後就置身於物外；懂得了欲求有損於道德，因此就遠離富貴名利；懂得你争我奪可釀成災禍，故而即使被觸犯也不計較；懂得喜好誇耀易招來怨恨，所以有功也不自吹自擂。安身而不爲私，因此自身端正而自心保全；謹慎言語而不隨心所欲，因此開言有益而心意順遂；穩定交友而不牟取私利，因此交往而益處不少；小心行事而不求取名聲，因此事成而名聲美好。站就站在無私之處，走就走不争之路，必將通達天下的道理，而有益於萬物的天性。天下如同我心，故而與天下同有欲求；自己就是萬物，故而與萬物同享其利。

夫能保其安者，非謂崇生生之厚而耽逸豫之樂也，不忘危而已。有期進者，非謂窮貴寵之榮而藉名位之重也，不忘退而已。存其治者，非謂嚴刑政之威而明司察之禁也，不忘亂而已。故寢蓬室，隱陋巷，披短褐，茹藜藿，環堵而居，易衣而出，苟存乎道，非不安也。雖坐華殿，載

那些能够保全自身的人，不是在於厚愛自然性命而沉溺於安逸之樂，而是不忘記危險罷了。可望於出仕進取的人，不是在於窮盡富貴恩寵的榮耀而憑藉其名位的重威，而是不忘記退隱而已。能保持太平政治的人，并非在於加强刑法的威嚴而申明各種監察禁令，而是不忘記禍亂而已。故而安寢於茅屋，隱居於陋巷，披着短窄的粗布衣，吃着藜藿之類的野菜，圍墻而住，簡衣而出，如

文軒，服黼綉，御方丈，重門而處，成列而行，不得與之齊榮。用天時，分地利，甘布衣，安藪澤，沾體塗足，耕而後食，苟崇乎德，非不進也。雖居高位，饗重禄，執權衡，握機秘，功蓋當時，勢侔人主，不得與之比逸。遺意慮，没才智，忘肝膽，棄形器，貌若無能，志若不及，苟正乎心，非不治也。雖繁計策，廣術藝，審刑名，峻法制，文辯流離，論議絶世，不得與之争功。故安也者，安乎道者也。進也者，進乎德者也。治也者，治乎心者也。未有安身而不能保國家，進德而不能處富貴，治心而不能治萬物者也。

果心中存有道義，這并非不是安樂。即使端坐於華麗的殿堂，乘着裝飾華美的車子，穿着描彩綉花的衣服，擺設着豐盛的大宴，住在重門深宫之中，出行則列隊整齊，但其美譽却不能與此并齊。利用天時，分享地利，甘當平民，安居於林中湖畔，濕身泥足，親自耕種然後享用自己種出來的糧食，如果崇尚德行，這樣并非不是進取。即使官居高位，享受厚重的俸禄，手握大權，掌管機密，功勞蓋世，勢逼帝王，但其安逸却不能與此相比。拋掉思慮，隱藏才智，忘却肝膽忠心，捨棄形體軀殼，外表似乎無能耐，志向好像老是難够着，如果能够端正心理，并非不能治政。即使計策繁多，辦法手段不少，嚴肅執行法律制度，文辭巧辯紛紜，言談卓絶一世，但其功績却不能與此共争。所以説安身，就是安身於道。求進，就是求進於德。治政，就是治政於心。未有安身而不能保全國家，道德長進而不能享有富貴，治理好自己的心而不能治理萬物的。

然思危所以求安，慮退所以能進，懼亂所以保治，戒亡所以獲存也。若乃弱志虚心，曠神遠致，徙倚乎不拔之根，浮游乎無垠之外，不自貴於物而物宗焉，不自重於人而人敬焉。可親而不可慢也，可尊而不可遠也。親之如不足，天下莫之能狎也；舉之如易勝，而當世莫之能困也。達則濟其道而不榮也，窮則善其身而不悶也，用則立於上而非争也，舍則藏於下而非讓也。夫榮之所不能動者，則辱之所不能加也；利之所不能勸者，則害之所不能嬰也；譽之所不能益者，則毁之所不能損也。

然而思危的目的是在於求安，考慮引退的目的是在於進取，害怕禍亂的目的是在於要保持太平，戒備敗亡的目的是在於要獲得生存。如果使志向微小些内心謙虚些，讓神思更曠達情致更悠遠，移動則憑靠着不可拔動的根底，飄游則超越於無邊無際之外，這樣不自以爲比萬物貴重那萬物就尊奉他，不自以爲比别人尊貴那别人也就敬重他。對人可親近而不可怠慢，要尊敬而不可疏遠。親近别人好像老不够，天下就没人能輕侮你；做事好像輕易就能取勝，而當今就没有誰可以來爲難你。顯達則增益道德而不加以炫耀，困窮則獨善其身而不自尋煩惱，受重用則處在上位而不你争我奪，引退則藏匿在下邊而毫無怨言。榮耀不能令人動心，那麽耻辱就不會加身；功利不能令人動心，那麽禍害就不會糾纏；美譽不能令人增加欲念，那麽誹謗就不會帶來損傷。

今之學者誠能釋自私之心，

現在有學問的人如真的能放下私心雜

塞有欲之求，杜交爭之原，去矜伐之態，動則行乎至通之路，静則入乎大順之門，泰則翔乎寥廓之宇，否則淪乎渾冥之泉，邪氣不能干其度，外物不能擾其神，哀樂不能蕩其守，死生不能易其真，而以造化爲工匠，天地爲陶鈞，名位爲糟粕，勢利爲埃塵，治其内而不飾其外，求諸己而不假諸人，忠肅以奉上，愛敬以事親，可以御一體，可以牧萬民，可以處富貴，可以安賤貧，經盛衰而不改，則庶幾乎能安身矣。

念，堵塞求取之欲，杜絶交相競争的根源，抛棄自我誇耀的心態，舉動則行走於通暢之路，静處則退入順意之門，安泰則飛翔於廣闊的天宇，安居則隱伏於幽深的林泉，邪氣就不能衝犯他的氣度，外物就不能干擾他的精神，哀樂就不能移動他的操守，死生就不能改變他的真性，而把自然造化當成工匠，把天地當成陶輪，將名位看成糟粕，將勢利看成塵埃，修治其内心而不美飾其外形，求取於自我而不藉助於他人，以忠誠嚴肅之心服侍人主，以仁愛恭敬之意侍奉雙親，可以憑此駕御一身，可以憑此統治萬民，可以憑此富貴，也可以憑此安居貧賤，經歷盛衰之變而不改，那麽就可望能安身立命了。

初應州辟，後以父老，辭位致養。太康中，舉秀才，爲太常博士。歷高陸令、淮南王允鎮東參軍。元康初，拜太子舍人，上《釋奠頌》。其辭曰：

初時應州郡徵召，後來因父親年老，辭掉官位回來贍養其父。太康年間，被舉薦爲秀才，任太常博士。歷任高陸縣縣令、淮南王司馬允的鎮東參軍。元康初年，授太子舍人，進獻《釋奠頌》一文。文章寫道：

元康元年冬十二月，上以皇太子富於春秋，而人道之始莫先於孝悌，初命講《孝經》于崇正殿。實應天縱生知之量，微言奥義，發自聖問，業終而體達。三年春閏月，將有事於上庠，釋奠于先師，禮也。越二十四日丙申，侍祠者既齊，輿駕次于太學。太傅在前，少傅在後，恂恂乎弘保訓之道；宫臣畢從，三率備衛，濟濟乎肅翼贊之敬。乃掃壇爲殿，懸幕爲宫。夫子位于西序，顔回侍于北墉。宗伯掌禮，司儀辯位。二學儒官，搢紳先生之徒，垂纓佩玉，規行矩步者，皆端委而陪於堂下，以待執事之命。設樽篚於兩楹之間，陳罍洗於阼階之左。几筵既布，鍾懸既列，我后乃躬拜俯之勤，資在三之義。謙光之美彌劭，闕里之教

元康元年冬十二月，皇上因太子年富力强，而人世的道德規範没有比孝悌更爲首要的了，因此開始命我在崇正殿講解《孝經》。太子確實應承了天賦才能、天生智慧的器量，其深刻之語奥妙之義，都從聖明的提問中得到了闡發，學業完成并通曉了其要旨。元康三年春閏月，打算有事於太學，向先師祭奠，這是禮制。過了二十四天至丙申之日，侍候祭奠的人已經到齊，車駕停駐於太學。太傅在前，少傅在後，恭恭敬敬地弘揚輔佐教誨之道；東宫群臣全都跟從，三率之宿衛一齊來護衛，衆多的人認真地協助禮敬。於是打掃高壇爲殿堂，懸挂帷幕爲宫室。設夫子的牌位於西厢，顔回的牌位侍奉於北墻。宗伯掌管禮數，司儀排明座位。國學和太學的學官，不同官階的教師人等，垂挂冠纓佩帶玉飾，循規蹈矩行步之人，都朝服整肅地陪立於堂下，以等待差遣命令。酒樽竹篚等祭器擺設在兩柱之間，罍洗之類的器皿陳設在東階左邊。祭筵靈座既已布置，

克崇，穆穆焉，邕邕焉，真先王之徽典，不刊之美業，允不可替已。於是牲饋之事既終，享獻之禮已畢，釋玄衣，御春服，弛齋禁，反故式。天子乃命内外群司，百辟卿士，蕃王三事，至于學徒國子，咸來觀禮，我后皆延而與之燕。金石簫管之音，八佾六代之舞，鏗鏘闛閤，般辟俯仰，可以澄神滌欲，移風易俗者，罔不畢奏。抑淫哇，屏《鄭》、《衛》，遠佞邪，釋巧辯。是日也，人無愚智，路無遠邇，離鄉越國，扶老攜幼，不期而俱萃。皆延頸以視，傾耳以聽，希道慕業，洗心革志，想洙泗之風，歌來蘇之惠。然後知居室之善，著應乎千里之外；不言之化，洋溢于九有之内。於熙乎若典，固皇代之壯觀，萬載之一會也。尼昔忝禮官，嘗聞俎豆。今厠末列，親睹盛美，瀸漬徽猷，沐浴芳潤，不知手舞口咏，竊作頌一篇。義近辭陋，不足測盛德之形容，光聖明之遐度。

其辭曰：

“三元迭運，五德代微。黄精既亢，素靈乃暉。有皇承天，造我晋畿。祚以大寶，登以龍飛。宣基誕命，景熙遐緒，三分

鐘樂已經陳列，我嗣君於是親自殷勤叩拜，遵循服侍父親、師長、君王的古義。謙遜禮讓的美好風度更趨完美，對孔子於闕里授徒的教誨益加尊崇，那樣嚴肅，那樣和睦，真是祭奠先王的極好典禮，不可磨滅的美事，這樣的禮數實在是不能廢止。這時用牲畜祭祀之類的事情業已結束，供奉獻祭之類的禮儀已經告終，便脱下黑紅色的祭衣，進獻上春服，解除齋禁，回到原來的樣子。天子就命朝廷内外衆多有關官員，諸侯卿士，藩王三公，以至於從師受業的人及公卿大夫子弟，都來參觀其禮儀，我嗣君全都邀請他們并和他們一起飲宴歡樂。鐘磬簫管吹奏的音樂，八佾六代的樂舞，其聲鏗鏗鏘鏘闛閤嗒嗒，其舞迴旋俯仰，可以清神去欲，能够移風易俗的樂舞，没有不盡皆演奏的。抑制淫樂，排斥《鄭》、《衛》淫曲，遠離佞邪之氣，消除巧辯之言。這一天，人不分愚智，路不分遠近，人們離别鄉里跨越郡國，扶老携幼，不約而同地聚集到一起。都伸着脖子觀看，側着耳朵聆聽，向往大道仰慕文德盛業，洗心革面，追想聖人在洙水泗水之濱授學的風範，歌頌困惑中獲得新醒的恩德。如此而知男女人倫的親善，顯揚於千里之外；不言自喻的自我感化，洋溢於九州之内。這樣美盛的典禮，本來就是皇朝的壯觀景象，萬年始得一遇。潘尼此前充禮官之數，曾經聽説過祭祀之禮。現在側身於參加祭禮者的末位，親眼目睹了這一盛大美好的場面，耳濡目染了其美善光明，沐浴了其芳香的福澤雨露，不知不覺雙手起舞口中吟哦，私下創作了一篇頌。義理淺近而文辭鄙陋，不足以描繪出盛德的氣象，弘揚聖明的遠謀。

文章是這麽寫的：

“經五百四十年三元之數而天地運轉，金木水火土五德交换而取代衰微。黄精既已昂奮，素靈於是光明。皇運自天，建我晋都。賜予帝業，登上皇位。宣帝創立基業而

自文，受終惟武。席卷要蠻，蕩定荒阻；道濟群生，化流率土。後帝承哉，丕隆曾構。奄有萬方，光宅宇宙。

天命已誕，景帝建立了永久的功業，三分天下始自文帝，最終真正承受帝位的是武帝。席捲遠方蠻夷之人，掃平偏僻阻隔之地；以大道解救衆生，以德化傳布天下。後來的皇帝繼承大業，繼續興隆强盛。擁有四方，光照寰宇。

"篤生上嗣，繼期挺秀。聖敬日躋，浚哲閎茂。留精儒術，敦閱古訓。遵道讓齒，降心下問。鋪以金聲，光以玉潤。如日之升，如乾之運。乃延台保，乃命學臣。聖容穆穆，侍講誾誾。抽演微言，啓發道真。探幽窮賾，温故知新。講業既終，精義既研。崇聖重師，卜日告奠。陳其三牢，引其四縣。既戒既式，乃盥乃薦。

"如今誕生了這樣一位忠厚的嗣君，秉承先代之德而英才超群。聖明肅敬天天上進，通達明智風華正茂。留意專心於儒學，誠懇地學習古訓。遵道謙讓，虛心下問。如鐘磬之聲美名傳播，如潤澤之玉品行光潔。如日之升，如天之運。於是延請台保輔導之官，於是任命講學之臣。聖德之容和睦，侍講之臣和悦。推論其奥義，發揮其真理。探索其深而窮盡其義，温習舊課而理解新義。學業既已完成，精義即已鑽研。尊崇聖人敬重先師，擇選吉日禱告祭奠。擺設下猪牛羊祭品，懸挂起樂器。齋戒敬禮，净手獻祭。

"恂恂孔聖，百王攸希。亹亹顔生，好學無違。曰皇儲后，體神合幾。兆吉先見，知來洞微。濟濟二宫，藹藹庶僚。俊乂鱗萃，髦士盈朝。如彼和肆，莫匪瓊瑶；如彼儀鳳，樂我《雲》《韶》。瓊瑶誰剖？四門洞開；《雲》、《韶》奚樂？神人允諧。蟬冕耀庭，細珮振階。德以謙光，仁以恩懷。我酒惟清，我肴惟馨。舞以六代，歌以九成。

"恭敬孔聖，百王所尊。勤勉顔生，好學聽從。我皇太子，通達神妙應合機運。對祥瑞有先見之明，對未來能洞察入微。美盛的二宫，衆臣如雲。俊傑如龍鱗薈萃，英才擠滿朝堂。如同寶玉之店，所陳設的莫不是瓊瑶；如同鳳凰容儀，奏鳴《雲》、《韶》之樂。瓊瑶誰人來剖？四方之門洞開等着；《雲》樂《韶》樂如何演奏？神和人是那樣地和諧。近臣的蟬冠耀映宫廷，精巧的玉佩振響玉階。大德而謙遜其光輝，仁愛而施恩以感化。美酒清醇，佳肴芳香。跳起黄、唐、虞、夏、商、周之舞，唱出多部演奏的簫韶之歌。

"莘莘胄子，祁祁學生。洗心自百，觀國之榮。學猶蒔苗，化若偃草。博我以文，弘我以道。萬邦蟬蜕，翙乃俊造。鑽蚌瑩珠，剖石擒藻。絲匪玄黄，水罔方圓。引之斯流，染之斯鮮。若金受範，若埴在甄。上好如雲，下效如川。

"莘莘學子，衆多學生。自新努力，觀國榮光。學習如同栽種春苗，教化如同迎風草伏。文才令我廣博，道德令我弘大。萬邦如蟬蜕更新，正宜英才建功。鑽蚌而使明珠閃耀，剖石而使美玉展現。絲不分黑黄，水没有方圓。引水則成流，染絲則色鮮。如金汁灌入鑄模中，如黏土放進陶甄裏。上邊美好如雲集，下邊效仿如川流。

"昔在周興，王化之始。曰文曰武，時惟世子。今我皇儲，齊聖通理。緝熙重光，於穆不已。於穆伊何？思文哲后。媚兹一人，實副元首。孝洽家邦，光照九有。純嘏自晉，永世昌阜。微微下臣，過充近侍。猥躡風雲，鸞龍是厠。身澡芳流，目玩盛事。竭誠作頌，祗咏聖志。"

"從前周興，王化開始。文王、武王，當時都曾做過太子。現我太子，英明達理。聚光重照，和美不止。如何和美？有文德的賢明嗣君。美好都集中於一人身上，實在是可以繼任國之元首。孝義廣布全國，光明照耀九州。賜福晉室，永世昌盛。我這低微小臣，充位近侍。鄙陋地跟隨風雲，側身於鸞龍旁邊。自身沐浴着芬芳的流波，眼睛觀看着國家的盛典。竭盡忠誠而寫作這篇頌，恭敬歌咏聖明之心。"

出爲宛令，在任寬而不縱，恤隱勤政，厲公平而遺人事。入補尚書郎，俄轉著作郎。爲《乘輿箴》，其辭曰：

出任宛縣縣令，在任治政寬緩而不放縱，憐憫下民勤勉理事，嚴格公正而不重人際關係。入朝補授尚書郎，不久轉任著作郎。寫作《乘輿箴》，其文寫道：

《易》稱"有天地然後有人倫，有父子然後有君臣"。傳曰："大者天地，其次君臣。"然君臣父子之道，天地人倫之本，未有以先之者也。故天生蒸人而樹之君，使司牧之，將以導群生之性，而理萬物之情。豈以寵一人之身，極無量之欲，如斯而已哉！夫古之爲君者，無欲而至公，故有茅茨土階之儉；而後之爲君，有欲而自利，故有瑶臺瓊室之奓。無欲者，天下共推之；有欲者，天下共争之。推之之極，雖禪代猶脱屣；争之之極，雖劫殺而不避。故曰"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安可求而得，辭而已者乎！

《易經》稱"有天地然後有人倫，有父子之道然後纔有君臣之道"。其傳文説："最大的是天地，其次是君臣。"然而君臣父子之道，天地人倫的根本，再没有可以擺在前面的東西了。所以天生衆人而建立其君主，使司牧官員統治他們，以便引導衆生的本性，并理順萬物的性情。怎能以寵愛集中於一個人身上，而極盡無可限制的貪欲，僅此而已呢！古時作爲君主的人，没有貪欲而大公無私，所以有茅草蘆葦蓋屋的節儉；而後代爲人君主的，有貪欲而自私自利，所以便有瑶臺瓊室的奢華。没有貪欲的人，天下人共同推讓他；有貪欲的人，天下人一起與他争奪。推讓到了極點，即使禪讓代位也看得如同脱鞋般微不足道；争奪到了極點，即使搶劫殺掠也不迴避。因此説"天下不是一個人的天下，而是天下人的天下"，天下怎能可以求得，辭讓罷了。

夫修諸己而化諸人，出乎邇而見乎遠者，言行之謂也。故人主所患，莫甚於不知其過；而所美，莫美於好聞其過。若有君於此，而曰予必無過，唯其言而莫之違，斯孔子所謂其庶幾乎一言而喪國者也。蓋君子之過，如日

自己修善進而感化他人，出於近而見於遠，這説的是言行的事。所以人主所憂患的，莫過於不認識自己的過錯；而所值得稱美的，没有比喜聞己過更美好的了。假如有一位君王在這裏，却説我絶對没有過錯，他的話一句也不能違背，這就是孔子所説的可能一言就可喪國的人。君子的過錯，如同日

月之蝕：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雖以堯、舜、湯、武之盛，必有誹謗之木，敢諫之鼓，盤杅之銘，無諱之史，所以閑其邪僻而納諸正道，其自維持如此之備。故箴規之興，將以救過補闕，然猶依違諷喻，使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自誡。先儒既援古義，舉内外之殊，而高祖亦序六官，論成敗之要，義正辭約，又盡善矣。自《虞人箴》以至于《百官》，非唯規其所司，誠欲人主斟酌其得失焉。《春秋傳》曰“命百官箴王闕”，則亦天子之事也。

食月食：過錯，人人都看得見；改正了，人人都敬仰他。即使唐堯、虞舜、商湯、周武王那樣的盛世，仍需有人敲木鐸去搜集各種非議，敲皮鼓來直言進諫，還有盤盂器物上自我警戒的銘文，史官毫無忌諱的記載，這些都是用來防止邪氣而采納正道的措施，其自我保持警醒的做法是那樣完備。故而規勸的出現，是打算用來糾錯補漏的，然而還要猶豫再三委婉勸説，使説的人無罪，聽的人足以自我告誡。先代儒者既已引用古義，提出内外的區别，而高祖也明確了六官的次序，論述了成敗的要領，道理正確而文辭簡練，而且非常完善。從《虞人箴》到《百官》，不但規範了他們所負的職責，實在也是希望人主從中考慮其得失。《春秋傳》説“令百官規勸君王的缺點”，那麼這也是天子的事情啊。

尼以爲王者膺受命之期，當神器之運，總萬機而撫四海，簡群才而審所授，孜孜於得人，汲汲於聞過，雖廷争面折，猶將祈請而求焉。至於箴規，諫之順者，曷爲獨闕之哉？是以不量其學陋思淺，因負擔之餘，嘗試撰而述之。不敢斥至尊之號，故以“乘輿”目篇。蓋帝王之事至大，而古今之變至衆，文繁而義詭，意局而辭野，將欲希企前賢，仿佛崇軌，譬猶丘坻之望華岱，恒星之繫日月也，其不逮明矣。

潘尼認爲君王承受天降大命之時，掌握國家的命運，總理萬事而安撫四海，選拔衆多賢才而明察所任用之人，努力發現人才，急切想聽到自己的過失，即使是在朝廷與自己争論或當面駁斥自己，仍然要求得這樣的忠臣。至於規勸，是一種和順的勸告，爲何惟獨能缺少得了它呢？所以我不自量學問鄙陋思想膚淺，就自己所能承擔的職責之外，嘗試着撰文論述。不敢指稱至高無上的尊號，因而用“乘輿”來作題目。帝王的事業極爲偉大，而古今的變化很多，我的文句煩瑣而義理悖謬，意思有局限而言辭粗野，但希望能追慕前代的賢人，與崇高的法度相仿，這就猶如小丘小坡望着華山、泰山，平凡的星星連着太陽月亮，我的願望難以達到是很清楚的了。

頌曰：

“元元遂初，芒芒太始。清濁同流，玄黄錯跱。上下弗形，尊卑靡紀。赫胥悠哉，大庭尚矣。皇極啓建，兩儀既分。彝倫永序，萬邦已紛。國事明王，家

頌道：

“人類最初於遠古之時，天地萬物處於茫茫的原始形態。清物濁物一同混流，黑的白的交錯安置。上下尚未形成，尊卑没有法度。赫胥氏多麽悠閑，大庭氏多麽超凡。帝王統治的準則開始建立，天地既已劃分。天

奉嚴君。各有攸尊，德用不勤。羲農已降，暨于夏殷。或禪或傳，乃質乃文。

地人的常道有了永恒的等序，天下萬邦却已紛紛紜紜。在國服侍明主，在家侍奉嚴父。各有所尊，有德而不須辛勞。伏羲、神農以後，到了夏、商。有的禪讓有的傳位，又樸實又華美。

"太上無名，下知有之。仁義不存，而人歸孝慈。無爲無執，何欲何思。忠信之薄，禮刑實滋。既譽既畏，以侮以欺。作誓作盟，而人始叛疑。煌煌四海，藹藹萬乘，匪誓焉憑？左輔右弼，前疑後丞。一日萬機，業業兢兢。夫出其言善，則千里是應；而莫余違，亦喪邦有徵。樞機之動，式以廢興。殷監不遠，若之何勿懲！

"至高至上者没有名稱，下邊的却知道它的存在。仁義之名不存，然而人們回歸於孝敬慈愛。無爲而治無所控制，豈有什麼思慮什麼欲念。忠信微薄，禮制刑罰於是産生。人們又稱贊又畏懼，又輕慢又欺詐。訂了誓立了盟，但人們却開始背叛懷疑它。四海光明昌盛，天子兵車萬乘，不靠盟誓約束靠什麼？左有輔臣右有弼臣，前是疑官後是丞官。日理萬機，兢兢業業。人主若説的是美善之言，則千里之外都響應他；但若説誰也不能違背他的話，也就是亡國的徵兆了。機要部門的一舉一動，都應從國家興亡的標準來要求。殷代滅亡的教訓并不遥遠，怎麼能不引以爲戒呢！

"且厚味腊毒，豐屋生災。辛作璇室，而夏興瑶臺。糟丘酒池，象箸玉杯。厥肴伊何？龍肝豹胎。惟此哲婦，職爲亂階。殷用喪師，夏亦不恢。是以帝堯在位，茅茨不翦。周文日昃，昧旦丕顯。夫德輶如毛，而或舉之者鮮。故《濩》有慚德，《武》未盡善。下世道衰，末俗化淺。耽樂逸游，荒淫沈湎。不式古訓，而好是佞辯；不遵王路，而覆車是踐。成敗之效，載在先典。匪唯陵夷，厥世用殄。故曰樹君如之何？將人是司牧。視之猶傷，而知其寒燠。故能撫之斯柔，而敦之斯睦；無遠不懷，靡思不服。夫豈厭縱一人，而玩其耳目；内迷聲色，外荒馳逐；不修政事，而終於顛覆？

"況且濃肥美味多有毒，高大之屋易火災。商紂修璇室，夏桀建瑶臺。酒糟成丘酒漿成池，象牙爲筷美玉爲杯。那是怎樣的佳肴？是龍肝豹胎。那詭計多端的婦人，便是主要的禍亂來由。殷因而兵敗，夏也不可收復失地。因此帝堯在位時，茅草蓋屋而不加修剪。周文王日頭偏西還議政，天尚未亮其德政就已大放光明。仁德比鴻毛還輕，但却少有人把它舉起。所以商湯樂舞《濩》中有因行德不足而慚愧之音，《武》中有做事未能盡善盡美之意。近古之世大道衰微，末世的習俗德化流於膚淺。耽於享樂而縱情游玩，荒淫無度而沉溺酒色。不以古訓爲規範，而喜歡諂媚巧辯；不遵行先王的正路，而走上覆車之轍。成敗的明證，記載於先代典籍之中。不僅是衰落，而且其宗祀滅絶。所以説樹立君王做什麼？是用來統治人民的。把百姓看作如同傷員一樣，就能懂得他們的冷暖。故而能够安撫他們以至於柔順，敦促他們以至於和睦；遠方的人没有不感懷

恩德的，想到君王的恩德没有不歸服的。怎能爲滿足一個人的縱欲，讓他的視聽快樂；内則沉迷於音樂美色，外則荒廢了開疆守備；不勤修政事，而最終導致國家覆滅？

“昔唐氏授舜，舜亦命禹。受終納祖，丕承天序。放桀惟湯，克殷伊武。故禪代非一姓，社稷無常主。四岳三塗，九州之阻。彭蠡、洞庭，殷商之旅。虞夏之隆，非由尺土。而紂之百克，卒於絶緒。故王者無親，唯在擇人。傾蓋惟舊，白首乃新。望由釣夫，伊起有莘。負鼎鼓刀，而謀合聖神。夫豈借官左右，而取介近臣。蓋有國有家者，莫云我聰，或此面從；莫謂我智，聽受未易。甘言美疾，鮮不爲累。由夷逃寵，遠於脱屣。奈何人主，位極則侈？

“從前唐氏授位給舜，舜也授大命於禹。承受帝位納入祖廟，光大繼承天賜的等序。放逐夏桀的是商湯，征服殷商的是周武王。所以禪讓代位的不限於一姓，國家没有永恒的君主。泰、華、衡、恒四岳及太行、轘轅、崤澠三山，是九州的險阻。彭蠡、洞庭，是殷商祭旅之處。虞夏的興盛，并非來自尺寸之土地。而紂百戰百勝，最後却斷送了祖宗的事業。所以君主不應有親寵之人，衹有選才用人。有的車蓋相遇而一見如故，有的相知到白頭仍如同新知。吕望出於釣魚之人，伊尹起身於有莘之野。他們扛着大鼎爲奴敲着屠刀當屠夫，其謀慮却合於聖明之君。豈是用身邊的人爲官，取近旁之臣爲用呢。不管是君王還是大夫，不要説自己很聰明，有人會因此當面順從奉承；不要説自己很明智，那不容易接受意見。諂媚奉承及贊美缺點的話，很少不成爲拖累的。許由伯夷逃避榮耀，遠比脱鞋般的小事還看輕。爲何帝王位高至極却放縱自己？

“知人則哲，惟帝所難。唐朝既泰，四族作奸。周室既隆，而管蔡不虔。匪我二聖，孰弭斯患？若九德咸受，俊乂在官，君非臣莫治，臣非君莫安。故《書》美康哉，而《易》貴金蘭。有皇司國，敢告納言。”

“能知人善任是明智的，但這却是帝王所難辦到的。唐堯之世既已太平，但四族作亂。周室既已昌盛，但管叔和蔡叔心不誠敬。除了二位聖明之君，誰能消除這種隱患？如此九種美德全部都具備，俊傑在朝爲官，君王不靠臣子則國不能太平，臣子不依賴君王則不能安身。所以《尚書》中稱道君明臣良而萬事安康，而《周易》中以金蘭交合相投爲貴。我皇治國，希望能够采納這些意見。”

及趙王倫篡位，孫秀專政，忠良之士皆罹禍酷。尼遂疾篤，取假拜掃墳墓。聞齊王冏起義，乃赴許昌。冏引爲參軍，與謀時務，兼管書記。事平，封安昌公。歷黄門侍郎、散騎

等到趙王司馬倫篡位時，孫秀專權，忠誠良善之人都遭到殘酷的禍害。潘尼於是痛恨到了極點，就請假回去祭掃祖宗的墳墓。聽説齊王司馬冏發起義兵，於是奔赴許昌。司馬冏薦舉他任參軍，參與謀劃日常事務，兼管書記職責。事

常侍、侍中、秘書監。永興末，爲中書令。時三王戰争，皇家多故，尼職居顯要，從容而已。雖憂虞不及，而備嘗艱難。永嘉中，遷太常卿。洛陽將没，携家屬東出成皋，欲還鄉里。道遇賊，不得前，病卒於塢壁，年六十餘。

情平定後，封爲安昌公。歷任黄門侍郎、散騎常侍、侍中、秘書監。永興末年，任中書令。當時三王興兵争戰，皇室多事，潘尼身居顯要之位，治政不過隨心寬緩不慌不亂罷了。雖説没有帶來什麽憂患，但備嘗艱難。永嘉年間，升任太常卿。洛陽即將陷落時，携帶家屬從東邊逃出到成皋，想返回家鄉。路上遇到盗賊，不能前進，病逝在打仗防禦用的土障裏，享年六十多歲。

張載

張載字孟陽，安平人也。父收，蜀郡太守。載性閑雅，博學有文章。太康初，至蜀省父，道經劍閣。載以蜀人恃險好亂，因著銘以作誡曰：

張載字孟陽，是安平人。父親張收，任過蜀郡太守。張載生性嫻静優雅，學識廣博而善寫文章。太康初年，到蜀郡探望父親，路經劍閣。張載因爲蜀人憑據險要而喜歡作亂，所以寫作銘文來告誡道：

岩岩梁山，積石峨峨。遠屬荆衡，近綴岷嶓。南通邛僰，北達褒斜。狹過彭碣，高逾嵩華。

高高梁山，重岩巍峨。遠連荆衡，近接岷嶓。南通邛僰，北達褒斜。其狹窄超過了彭碣，其高峻超過了嵩華。

惟蜀之門，作固作鎮。是曰劍閣，壁立千仞。窮地之險，極路之峻。世濁則逆，道清斯順。閉由往漢，開自有晋。

這就是蜀地的門户，可設防可固守。這就是劍閣關，如墻壁般直立千丈。是最險要之地，最高峻之路。亂世則該地阻逆，太平則此關通暢。自漢代末世關閉，而從有晋開始又敞開。

秦得百二，并吞諸侯。齊得十二，田生獻籌。矧兹狹隘，土之外區。一人荷戟，萬夫趦趄。形勝之地，非親勿居。

秦占領了一百二十處險關，并吞了各路諸侯。齊得到了十二處關口，而田生獻計。何况這裏狹窄險隘，是疆土之外的區域。一人持戟防守，萬人不敢前進。形勢優越之地，不是親信之人不能讓他守在這裏。

昔在武侯，中流而喜。河山之固，見屈吴起。洞庭孟門，二國不祀。興實由德，險亦難恃。自古及今，天命不易。憑阻作昏，鮮不敗績。公孫既没，劉氏銜璧。覆車之軌，無或重迹。勒銘山阿，敢告梁益。

從前武侯，半渡河流而喜悦。河山的險固，曾使吴起受屈。洞庭孟門之險不能守，兩個侯國於是滅亡。興盛實在是由於仁德，險阻也是難以憑仗的。從古到今，天命不變。憑靠險阻做昏愚之事，很少有不失敗的。公孫已死，劉氏銜璧投降。翻車之路，不要有人重蹈覆轍。刻下銘文於山邊，希望能告知梁益之人。

益州刺史張敏見而奇之，乃表上其文，武帝遣使鎸之於劍閣山焉。

益州刺史張敏見到而稱奇，於是上表進獻這篇銘文，武帝派人把它鎸刻在劍閣山上。

載又爲《榷論》曰：

張載又寫一篇《榷論》説：

夫賢人君子將立天下之功，成天下之名，非遇其時，曷由致之哉！故嘗試論之：殷湯無鳴條之事，則伊尹，有莘之匹夫也；周武無牧野之陣，則呂牙，渭濱之釣翁也。若茲之類，不可勝紀。蓋聲發響應，形動影從，時平則才伏，世亂則奇用，豈不信歟！設使秦莽修三王之法，時致隆平，則漢祖，泗上之健吏；光武，舂陵之俠客耳，況乎附麗者哉！故當其有事也，則足非千里，不入於輿；刃非斬鴻，不韜於鞘。是以駑蹇望風而退，頑鈍未試而廢。及其無事也，則牛驥共牢，利鈍齊列，而無長塗犀革以決之，此離朱與瞽者同眼之説也。處守平之世，而欲建殊常之勛，居太平之際，而吐違俗之謀，此猶却步而登山，鬻章甫於越也。漢文帝見李廣而嘆曰："惜子不遇，當高帝時，萬户侯豈足道哉！"故智無所運其籌，勇無所奮其氣，則勇怯一也；才無所騁其能，辯無所展其説，則頑慧均也。是以吳榜越船，不能無水而浮；青虬赤螭，不能無雲而飛。故和璧之在荆山，隨珠之潛重川，非遇其人，焉有連城之價，照車之名乎！青骹繁霜，縶於籠中，何以效其撮東郭於鞲下也？白猿玄豹，藏於欄檻，何以知其接垂條於千仞也？孱夫與烏獲訟力，非龍文赤鼎，無以明之；蓋聶與荆卿爭勇，非强秦之威，孰能辨之？故餓夫庸隸，抱關屠釣之倫，一旦而都卿相之位，建金石之號者，或有懷顔孟之術，抱伊管之略，没世而

賢人君子想建立天下之功，成就天下之名，如果不遇到時運，豈能得到呢！所以試着論述這件事：殷湯如果没有流放夏桀於鳴條那樣的事，那麽伊尹，不過是有莘之野的凡人；周武王如果没有牧野伐紂的戰陣，那麽呂牙，不過是渭水之濱的釣魚老翁。像這樣的事，不能盡記。聲音發出而回響應隨，形體動作而影子跟從，時世太平則賢才隱伏，時世戰亂則奇才發揮作用，難道還不相信嗎！假使秦始皇和王莽修立三王的法度，時世達到興隆太平，那麽漢祖，不過是泗上一個能幹的小吏；光武，不過是舂陵一個行俠仗義的俠客罷了，何況那些投靠歸附他們的人呢！故而正當有事之時，即使不是千里馬，也不會被套上拉車；即使不是斬鴻的利刃，也不會藏鋒於刀鞘。這樣劣馬望風而退，粗鈍的刀劍未試鋒刃就自己斷折了。等到太平無事時，則犁牛駿馬同一欄圈，利劍鈍刀一并排列，却没有遥遠的路途和犀牛皮來試驗判别它們，這就是視力特好的離朱和瞎子均有同樣眼力的説法。處在守成安寧之世，而想建立大的功勛；居於太平之時，而出與時俗相違的謀略，這如同退步而登山，把章甫之冠拿到没人戴冠的越地去賣。漢文帝見到李廣而感慨説："可惜你没遇上好時候，如在高帝那時，你封個萬户侯那還用説嗎！"所以有智慧而没有地方運用其計策，有勇力而没有地方奮發其氣概，那麽勇敢和怯弱就是一回事；有才幹而没有地方施展其能耐，有口才而没有地方發表其高論，那麽愚頑和聰慧就是同等的。因此吳國的船槳越國的船，不能無水而浮航；青色的虬龍紅色的螭龍，不能無雲而飛游。所以和氏玉璧埋没在荆山，隨侯明珠潛藏在深淵，不遇到適宜的人，怎能有價值連城的珍貴、其光能照明車輛的名聲呢！青骹和繁霜之類的著名獵鷹，如果囚禁在籠中，怎麽能證明它們能搶過箭矢抓捕奔跑如飛的東郭兔呢？白猿黑豹，如果關在檻車中，怎麽知道能從千仞絶

不齒者，此言有事之世易爲功，無爲之時難爲名也。若斯湮滅而不稱，曾不足以多說。

壁攀接枝條上下呢？懦夫與大力士烏獲争比力氣，如不舉起龍紋赤鼎，就無法判明他們的高下；蓋聶和荆卿争勇，如果没有强大的秦人的威勢，誰能辨别他們呢？所以飢餓的人及受雇傭的差役中，守關、殺豬、釣魚之徒中，某一天出現了登居卿相之高位，建立刻名於鐘鼎碑碣功業的人，或者有懷抱顔回、孟子那樣的才能，持有伊尹、管仲那樣的韜略，却埋没於世而不被看重的人，這是説有事之世容易建功，清静無爲的時代難以成名。像那些被埋没而不出名的人，就不值得多説了。

況夫庸庸之徒，少有不得意者，則自以爲枉伏。莫不飾小辯、立小善以偶時，結朋黨、聚虚譽以驅俗。進之無補於時，退之無損於化。而世主相與雷同齊口，吹而煦之，豈不哀哉！今士循常習故，規行矩步，積階級，累閥閲，碌碌然以取世資。若夫魁梧俊傑，卓躒俶儻之徒，直將伏死嶔岑之下，安能與步驟共争道里乎！至如軒冕黻班之士，苟不能匡化輔政，佐時益世，而徒俯仰取容，要榮求利，厚自封之資，豐私家之積，此沐猴而冠耳，尚焉足道哉！

況且庸碌之徒，稍有不得志，就自認爲被冤枉埋没。無不裝點一些辯才、做些小善事以迎合時尚，交結親朋同黨、匯集空頭名聲以趨合世俗。進用他們則對時政没有任何補益，罷退他們則對教化也没有什麽損害。然而人主却與他們同聲附和，吹吹嘘嘘，難道不可悲嗎！如今的文士因循舊習，循規蹈矩，積累官階，累積資歷，憑着碌碌無爲來取得仕進的資本。至於那些偉岸俊傑、超群不凡的人，一直要隱伏於高山下至死，怎麽能舉步奔走去争路呢！至於像高冠禮服行列中的人士，如果不能匡助教化輔佐朝政，有助於時有益於世，而僅袛低頭抬頭阿諛奉承，想要榮華求取名利，增加自封的資歷，增多私家的財富，這是獼猴戴帽子徒有人形罷了，不值得説道！

載又爲《濛汜賦》，司隸校尉傅玄見而嗟嘆，以車迎之，言談盡日，爲之延譽，遂知名。起家佐著作郎，出補肥鄉令。復爲著作郎，轉太子中舍人，遷樂安相、弘農太守。長沙王乂請爲記室督。拜中書侍郎，復領著作。載見世方亂，無復進仕意，遂稱疾篤告歸，卒於家。

張載又寫有《濛汜賦》，司隸校尉傅玄見到此文而感嘆，用車來迎請他談論終日，替他擴大名聲，於是其名爲人所知。初任爲佐著作郎，外任補授肥鄉縣縣令。又任著作郎，轉任太子中舍人，升任樂安相、弘農太守。長沙王司馬乂請他任記室督。授中書侍郎，又兼任著作郎。張載看到世道正亂，不再有爲官的心思，於是稱病重告假回鄉，在家中去世。

張協

協字景陽，少有俊才，與載齊名。辟公府掾，轉秘書郎，補華陰

張協字景陽，年少時就有突出的才華，與張載一同出名。徵召爲公府掾，轉任秘書郎，補授

令、征北大將軍從事中郎，還中書侍郎。轉河間內史，在郡清簡寡欲。

華陰縣縣令、征北大將軍從事中郎，升任中書侍郎。轉任河間內史，在郡爲官時清心簡樸而少有欲求。

于時天下已亂，所在寇盗，協遂棄絶人事，屏居草澤，守道不競，以屬咏自娱。擬諸文士作《七命》。其辭曰：

此時天下已亂，所在之處寇盜往來，張協於是斷絶了人際交往，退身居於草莽湖泊之中，堅守正道而不去争名逐利，靠寫作吟誦詩文來自尋歡樂。模仿有關文人寫作《七命》一文。其文寫道：

冲漠公子，含華隱曜，嘉遁龍蟠，超世高蹈，游心於浩然，玩志乎衆妙，絶景乎大荒之遐阻，吞響乎幽山之窮奥。於是徇華大夫聞而造焉。乃整雲輅，驂飛黄，越奔沙，輾流霜，陵扶摇之風，躡堅冰之津，旌拂霄崿，軌出蒼垠，天清泠而無霞，野曠朗而無塵，臨重岫而攬轡，顧石室而迴輪。遂適冲漠公子之所居。其居也，峥嶸幽藹，蕭瑟虚玄，溟海渾濩涌其後，嶰谷𡾊嶆張其前，尋竹竦莖蔭其壑，百籟群鳴籠其山，衝飆發而回日，飛礫起而灑天。於是登絶巘，泝長風，陳辨惑之辭，命公子於岩中。曰："蓋聞聖人不卷道而背時，智士不遺身而匿迹，生必耀華名於玉牒，没則勒鴻伐於金册。今公子違世陸沈，避地獨竄，有生之歡滅，資父之義廢。愁洽百年，苦溢千載，何異促鱗之游汀濘，短羽之栖翳薈！今將榮子以天人之大寶，悦子以縱性之至娱，窮地而游，中天而居，傾四海之歡，殫九州之腴，鑽屈轂之瓠，解疏屬之拘，子欲之乎?"公子曰："大夫不遺，來萃荒外，雖在不敏，敬聽嘉話。"

冲漠公子，懷抱精華而收藏光彩，遁隱如龍之蟠伏，超脱似舉步遠行，心游於正大剛直之氣，意賞於萬物玄理之門，身影斷絶於遼闊無邊的遠方，聲音消失於深山的盡頭。於是徇華大夫聽到就來拜訪。因而就整備雲車，套上三匹飛黄神馬，越過流沙飛霜之地，陵駕盤旋而上的暴風，踏上堅冰封凍的河渡，旌旗拂拭着雲中之崖，車軌馳出蒼茫的邊際，天空清凉而無霞，野外空闊而無塵，俯臨重巒而提起繮繩，回看岩洞而掉轉車輪。於是來到冲漠公子所居之處。其居處，山勢峥嶸林木深茂，寂静清冷空虚神妙，溟海波濤翻滚在後面涌來，嶰谷陡峭幽深在前邊延伸，高大的竹子伸長的樹幹蔭蔽了深谷，各種各樣的聲音鳴叫滿山回繞，衝天而起的狂風吹没了太陽，飛揚的沙礫灑上天空。於是登上絶頂，逆着長風，陳述了分清迷惑的言論，教訓公子於山岩之中。説："聽説聖人不歪曲正道而違背時運，智慧之士不抛棄自身而隱匿踪迹，生時必定顯揚英名於典籍，死後則要鎸刻大功於金書册文。現在公子違背時世而自甘埋没，逃避躲藏，生活的歡樂喪送，奉養父親的孝義廢絶。愁苦百年，苦滿千載，有何不同於小魚之游淺水，小鳥之栖密林！現在打算給你天上人間最寶貴的事物使你榮耀，給你隨心所欲的最大歡樂使你高興，游玩盡所有地方，居住在天空之中，竭盡四海之歡愉，享用九州的肥美，鑽破屈轂所説的堅硬實心而無用的葫蘆，解開天帝在疏屬之山對貳負那樣的拘禁，你想這樣嗎?"公子説："大夫不抛棄

我，來到這荒僻隔世之地，雖然我不聰明，也希望恭敬地聆聽美言。"

大夫曰："寒山之桐，出自太冥，含黃鐘以吐幹，據蒼岑而孤生。既乃瓊巘層崚，金岸崥崹，右當風谷，左臨雲谿，上無陵虛之巢，下無跖實之蹊，摇刖峻挺，茗邈嶕嶢，晞三春之溢露，溯九秋之鳴飆，零雪寫其根，霏霜封其條，木既繁而後綠，草未素而先凋。於是構雲梯，陟峥嶸，翦蕤賓之陽柯，剖大呂之陰莖。營匠斫其樸，伶倫均其聲。器舉樂奏，促調高張，音朗號鐘，韵清繞梁。追逸響於八風，采奇律於歸昌，啓中黄之妙宫，發蓐收之變商。若乃龍火西頹，暄氣初收，飛霜迎節，高風送秋，羈旅懷土之徒，流宕百罹之儔，撫促柱則酸鼻，揮危弦則涕流。若乃追清哇，赴嚴節，奏《淥水》，吐《白雪》，激楚迴，流風結，悲蓂莢之朝落，悼望舒之夕缺。煢嫠爲之擗摽，孀老爲之嗚咽，王子拂纓而傾耳，六馬嘘天而仰秣。此蓋音曲之至妙，子豈能從我而聽之乎？"公子曰："余病未能也。"

大夫說："寒山的梧桐，出産於太冥，孕含黃鐘音律而長出樹幹，占據青山而獨自生長。既是玉峰層叠高聳，金崖漸趨平緩，右對着生風的山谷，左臨着流雲的溪澗，樹上没有凌空的鳥巢，樹下没有踩實的小徑，上舉挺拔，高聳入雲，曬乾三春的滴露，逆擋九秋的嘯風，飄雪傾瀉其根部，飛霜凍住其枝條，樹林繁茂時它纔最後吐緑，草木之葉未白它先已凋零。於是建造雲梯，攀登高峰，截下朝陽的枝條以取蕤賓之音，剖下背陰的樹幹來取大吕之律。工匠砍削出其純樸的質材，伶倫調諧其和美的聲響。樂器舉起樂聲奏出，急促的聲調高昂洪亮如大鐘奏鳴，聲韵清悦而纏繞屋梁。從八方之風中追尋超絶的音響，從鳳凰的群鳴中采集奇異的韵律，開始演奏中黄的美妙宫調，接着發出蓐收的變商之音。像是蒼龍和大火二星宿向西沉墜，熱氣開始收藏，霜飛迎來了新節令，風高送來了秋天，旅行在外懷念鄉土的人，漂泊他鄉遭遇千般之輩，撫彈急弦則鼻酸，撥動高弦而淚流。如同追逐清凉靡曼之樂聲，趕奔急迫的節拍，彈奏《淥水》之曲，傾吐《白雪》之音，激揚高亢而迴旋婉轉，隨風流行而凝結停息，傷心瑞草蓂莢早上凋落，悲痛月神望舒晚上不見。兄死夫亡之人爲之撫心而悲，寡婦鰥夫爲之嗚咽哭泣，王子拂開帽帶而側耳傾聽，各種各樣的馬向天長嘯而仰吐秣草。這是美妙到了極點的音樂，你難道能隨我欣賞嗎？"公子說："我擔心不能。"

大夫曰："蘭宫秘宇，雕堂綺櫳，雲屏爛汗，瓊壁青葱，應門八襲，琁臺九重，表以百常之闕，圜以萬雉之墉。爾乃嶢榭迎風，秀出中天，翠觀岑青，彤閣霞連，長翼臨雲，飛陛陵山，望玉繩而結極，承倒景而開軒。頳

大夫說："芳香之宫神奇之屋，雕畫的殿堂鏤花的窗户，以雲紋裝飾的屏風光彩似錦，以美器點綴的墻壁青緑耀眼，正門八重，玉臺九層，以一百多丈高的城樓爲標志，以幾千萬丈長的城墻來圍繞。如此則高聳的樓臺迎風屹立，突出半空，翠色的臺觀與青山比齊，朱紅的凌空廊道與朝霞相連，

素焕爛，枌栱嵯峨。陰虬負檐，陽馬承阿。錯以瑶英，鏤以金華，方疏含秀，圓井吐葩。重殿疊起，交綺對幌。幽堂晝密，明室夜朗。焦冥飛而風生，尺蠖動而成響。若乃目厭常玩，體倦帷幄，携公子而雙游，時娱觀於林麓。登翠阜，臨丹谷，華草錦繁，飛采星燭，陽葉春青，陰條秋緑，華實代新，承意恣觀。仰折神藭，俯采朝蘭，訴惠風於蘅薄，眷椒塗於瑶壇。爾乃浮三翼，戲中沚，潜鰓駭，驚翰起，沈絲結，飛矰理，挂歸翮於赤霄之表，出華鱗於紫潭之裏。然後縱棹隨風，弭楫乘波，吹孤竹，撫雲和，川客唱淮南之曲，榜人奏《採菱》之歌。歌曰：‘乘鷁舟兮爲水嬉，臨芳洲兮拔靈芝。’樂以忘戚，游以卒時，窮夜爲日，畢歲爲期。此蓋宴居之浩麗，子豈能從我而處之乎?”公子曰：“余病未能也。”

長長的飛檐俯視白雲，高高的臺階凌駕山峰，仰望玉繩星而搭建屋脊之棟，順着倒影而開設門窗。紅色白色光明燦爛，屋梁枓栱高峻巍峨。陰面有雕塑的虬龍負舉房檐，陽面有雕塑的奔馬承受屋棟。鑲嵌上玉花，鏤刻上金飾，方窗含麗色，圓井吐花蕾。層層殿堂壘叠而起，對對窗户雕畫交加。幽暗的廳堂白天都很隱秘，明亮的居室夜晚都很亮堂。焦冥小蟲飛起而生風，尺蠖蛾蟲蠕動而出聲。如果是眼睛對時常所玩之物已滿足，身體對幃帳密簾已厭倦，可以携公子二人同游，不時到山林中娱樂觀賞。登上葱翠的丘嶺，俯瞰丹紅的山谷，花草如錦綉般繁茂，色彩似星燭般流飛，朝陽的葉子春天青翠，背陰的枝條秋季仍緑，鮮花和美果替舊更新，可以隨意觀看。抬頭折下神奇的白芷，俯身采來清晨的蘭花，在蘅草叢中向柔順的和風傾訴，在瑶臺上對長滿香椒的道路戀戀不捨。於是就駕起大中小三翼不同的舟船，到水中的沙洲上游樂，魚潜藏而駭怕，鳥受驚而飛起，接好釣絲，整好飛箭，從紅雲之外射中并拖回飛鳥，在紫潭深處釣出鱗色華麗的游魚。然後任船兒隨風漂蕩，停下船槳乘波逐流，吹起簫管，彈起琴瑟，江客奏淮南的樂曲，水夫唱《採菱》的歌謡。唱道：‘乘坐畫有鷁鳥的船啊作水上的游嬉，靠近芳草遍地的水洲啊我來采拔靈芝。’歡樂而忘掉了憂愁，游玩而度盡時光，通宵當作一白天，將一年看作一月。這大致就是閑居的許多美妙，你難道能跟隨我安排這一切嗎?”公子説：“我恐怕不能。”

大夫曰：“若乃白商素節，月既授衣，天凝地閉，風厲霜飛，柔條夕勁，密葉晨稀，將因氣以效殺，臨金郊而講師。爾乃列輕武，整戎剛，建雲髦，啓雄芒。駕紅陽之飛燕，驂唐公之驌驦，屯羽隊於外林，縱輕翼於中荒。爾乃張修罠，布飛羅，陵黄

大夫説：“如果是時值秋季，已屬分發寒衣的九月，天空凝冷大地閉氣，風猛霜飛，柔枝晚來剛硬，密葉晨起稀疏，就要因爲氣候之變而仿效秋天的肅殺之意，到秋天的郊外去操練軍隊。於是就排列好輕裝的武士，整治好堅固的戰車，樹起雲髦大旗，現出鋒利的兵刃。駕起紅陽的飛燕名馬，驅策唐公的驌驦駿馬駕車，聚集背負羽箭的軍隊

岑，挂青巒，畫長壑以爲限，帶流谿以爲關。既乃内無疏蹊，外無漏迹，叩鉦散校，舉麾贊獲，彀金機，馳鳴鏑，翦剛豪，落勁翮，連騎競騖，駢武齊轍，翕忽揮霍，雲迴風烈，聲動響飛，形移影發，舉戈林聳，揮鋒電滅，仰傾雲巢，俯殫地穴。乃有圓文之豜，斑題之豵，彭鬣風生，怒目電瞛，口咬霜刃，足撥飛鋒，甗林蹶石，扣跋幽叢。於是飛黄奮鋭，賁育逞伎。蹷封狶，攢馮豕，拉甝虪，挫解豸，鉤爪摧，踞牙擺。瀾漫狼藉，傾榛倒壑，隕胔挂山，僵踣掩澤，藪爲毛林，隰爲丹薄。於是徹圍頓網，卷旆收鳶；虞人數獸，林衡計鮮；論最犒勤，息馬韜弦；肴駟連鑣，酒駕方軒，千鍾電釂，萬燧星繁，陵阜沾流膏，谿谷厭芳烟。歡極樂殫，迴節而旋。此亦畋游之壯觀，子豈能從我而爲之乎？”公子曰：“余病未能也。”

於密林之外，讓輕捷的偏隊深入荒野之中。於是就張開長網，布下飛羅，撒過黄色的小山，挂住青色的山巒，劃出長溝作爲險阻，以一道溪流作爲關隘。裏面已經没有防守疏忽的小徑，外面也没有可以漏網的迹象，敲響鉦鼓撤開栅欄，揮舉旗幟引導捕獲，扣發張滿弓弩的機關，飛出鳴叫的響箭，射殺毫毛堅硬的野獸，射落翅膀剛勁的飛鳥，成排的騎手競相馳騁，列隊的武士并駕齊驅，迅疾輕捷，雲捲風狂，聲音動而回響傳，形體移而影子隨，舉起戈戟則如樹林聳起，揮動刀劍則似閃電消失，仰頭則高處的鳥巢傾覆，俯身則地底的獸穴搗盡。却有圓形花紋的大野猪，額頭斑斕的小野猪，呼呼生風地聳動頸上的鬃毛，發怒的雙眼如同電光閃亮，張口咬住如霜的利刃，伸蹄撥開飛來的刀鋒，鼻撼樹林蹄震亂石，在又深又密的草叢中猛衝猛撞。於是飛黄駿馬奮發勇鋭，大力士賁育施展技藝。踢翻了高大的怪猪，擊倒了龐然大物似的野猪，扳斷了白虎黑虎，摧折了神獸獬豸，如鈎的猛爪被打掉，如鋸的利牙被敲折。雜雜亂亂滿地狼藉，樹叢倒伏溝壑坍塌，死獸的皮肉挂滿山岡，僵死的禽獸填滿水窪，湖澤變成了毛羽的森林，低濕的地方長出了血紅的草叢。於是撤銷圍欄停張羅網，捲起旌旗收回獵鷹；掌管田獵的虞人清點禽獸之數，負責巡守林木的林衡計算收獲的獵物；評論最有本事的人犒賞出力多的人，讓馬歇息把弓藏起；四馬連起嚼啣拉着佳肴，兩車并駕載着美酒，千鍾美酒霎時一飲而盡，萬支火把如同天上的繁星，丘陵沾滿了流淌的肥油，溪谷飽受了飄散而來的香烟香氣。歡快到了極點高興到了盡頭，方纔適可而還。這也就是游獵的壯觀情景，你難道能跟隨我去做這些嗎？”公子説：“我恐怕不能。”

大夫曰：“楚之陽劍，歐冶所營，邪谿之鋌，赤山之精，銷逾羊頭，鍱越鍛成。乃煉乃鑠，

大夫説：“楚的陽紋劍，是歐冶所造，用的是邪谿的銅鐵，聚集了赤山的靈氣，錘打的功夫比錘打三棱箭鏃還精細，軋出的薄

萬辟千灌。豐隆奮椎，飛廉扇炭，神器化成，陽文陰漫。既乃流綺星連，浮采艷發，光如散電，質如耀雪，霜鍔水凝，冰刃露潔，形冠豪曹，名珍巨闕，指鄭則三軍白首，麾晉則千里流血。豈徒水截蛟鴻，陸灑奔駟，斷浮翮以爲工，絶重甲而稱利云爾而已哉！若其靈寶，則舒辟無方，奇鋒異模，形震薛燭，光駭風胡，價兼三鄉，聲貴二都，或馳名傾秦，或夜飛去吴。是以功冠萬載，威曜無窮，揮之者無前，擁之者身雄，可以從服九國，横制八戎，爪牙景附，函夏承風。此蓋希世之神兵，子豈能從我而服之乎?”公子曰：“余病未能也。”

片比鍛打的還薄。又是冶煉又是熔銷，萬錘千鑄。雲神豐隆揮大錘，風伯飛廉扇炭火，神異之器造化天成，劍的正面凸起了陽紋，背面凹成了陰紋。流動的花紋如天星相連，浮現的色彩艷艷生發，光芒像閃電四射，質地如白雪耀眼，霜一般的劍鋒如水凝凍，冰一樣的劍刃似露潔白，外形勝過那豪曹寶劍，名聲也比那巨闕劍珍貴，指向鄭國則三軍愁白了頭，揮向晉國則千里流血。豈祇是水中砍殺蛟龍鴻雁，陸上投擊了一同飛奔的四馬，可將揮斷飛鳥翅膀當作其精巧，把刺透多重鎧甲稱作其鋒利，如此而已！至於其神奇珍貴，那就是它可隨心舒展毫無定法，鋒刃奇特模樣殊異，劍形能使善識劍的薛燭震驚，劍光能讓常辨名劍的風胡驚駭，其價值能兼有三鄉，其聲譽可貴比二都，有時馳名於秦而秦人傾倒，有時它夜裏會飛起離開吴國。所以它功高萬載，威耀無窮，揮起它前面無敵，擁帶它膽力雄勁，縱則可以憑它使九國聽命，横則可以憑它控制八戎，使其爪牙黨羽如影隨形般來歸附，整個華夏都能接受教化。這可是舉世稀有的神異兵器，你難道能跟隨我而佩帶它嗎?”公子説：“我恐怕不能。”

大夫曰：“天驥之駿，逸態超越，稟氣靈川，受精皎月，眸矙黑照，玄采紺發，沫如揮紅，汗如振血，秦青不能識其衆尺，方堙不能睹其若滅。爾乃巾雲軒，踐朝霧，赴春衢，整秋御，虬踊螭騰，麟超龍翥，望山載奔，視林載赴。氣盛怒發，星飛電駭；志陵九州，勢越四海。影不及形，塵不暇起，浮箭未移，再踐千里。爾乃逾天根，越地隔，過汗漫之所不游，躡章亥之所未迹，陽烏爲之頓羽，夸父爲之投策。斯蓋天下之俊乘，子豈能從我而御之乎?”公子曰：

大夫説：“天驥駿馬，脱繮奔騰，稟受靈川之氣，匯聚皎月的精華，雙眸放射出黑光，通體黑色而透出青紅，吐沫似撒紅，出汗如抖血，善於相馬的秦牙和管青不能知其大小長短，方堙不能看到其若隱若現之姿。如此則駕起有車衣遮蓋的雲車，踐踏晨霧，奔赴於春天的大道，整備好秋天的遠行，如虬龍跳躍似螭龍奔騰，如麒麟跨跳，似神龍飛翔，望着山嶺而奔，看着樹林而跑。氣勢旺盛奮發昂揚，如流星飛馳似閃電驚人；心志横跨九州，勇力超越四海。影子跟不上其形體，塵埃來不及浮起，飛箭尚未移動，又已跨越千里。如此則超過了天邊，越過了地限，游過了仙人汗漫不曾游過的地方，踏上了神人章亥所不曾走過的道路。馱日的陽

"余病未能也。"

烏爲之停下翅膀，追日的夸父因之而扔掉了拐杖。這可是天下超凡的車駕，你難道能跟隨着我去駕御它嗎?"公子説："我恐怕不能。"

大夫曰："大梁之黍，瓊山之禾，唐稷播其根，農帝嘗其華。爾乃六禽殊珍，四膳異肴，窮海之錯，極陸之毛，伊公爨鼎，庖丁揮刀。味重九沸，和兼勺藥，晨鳧露鵠，霜鶵黄雀，圓案星亂，方丈華錯。封熊之蹯，翰音之跖，燕髀猩唇，髦殘象白，靈川之龜，萊黄之鮐，丹穴之鷚，玄豹之胎，燀以秋橙，酤以春梅，接以商王之箸，承以帝辛之杯。范公之鱗，出自九谿，赬尾丹腮，紫翼青鬐。爾乃命支離，飛霜鍔，紅肌綺散，素膚雪落，婁子之豪不能厠其細，秋蟬之翼不足擬其薄。繁肴既闋，亦有嘉羞。商山之果，漢皋之榛，析龍眼之房，剖椰子之殻。芳旨萬選，承意代奏。乃有荆南烏程、豫北竹葉，浮蟻星沸，飛華萍接，玄石嘗其味，儀氏進其法，傾罍一朝，可以流湎千日，單醪投川，可使三軍告捷。斯人神之所歆羨，觀聽之所煒曄也，子豈能强起而御之乎?"公子曰："耽爽口之饌，甘腊毒之味，服腐腸之藥，御亡國之器，雖子大夫之所榮，顧亦吾人之所畏，余病未能也。"

大夫説："大梁出産的黍，瓊山生長的禾，陶唐和后稷親自種其根，農帝親嘗其穗。如此就準備下雁鶉鴳雉鳩鴿六禽不同的珍味，天子四季膳食的特異佳肴，窮盡大海之所藏，齊備陸地之所産，伊尹來燒鼎，庖丁來動刀。多次烹飪而味道濃厚，又用芍藥加以調和，晨捕之鳧露濕之鵠，霜鶵黄雀，裝在圓形托盤裏如星星般雜亂，擺在一丈見方的筵席上似百花交相盛開。大熊的足掌，雄鷄的脚爪，燕腿猩唇，牦牛肉大象肉，靈川的烏龜，萊黄的鮐魚，丹穴的鷚鳥，黑豹的胎兒，用秋天的橙木來燒火，用春天的梅子來煮酒，用商王的筷子來夾食，用帝辛的酒杯來斟酒。范公所釣的魚，出自九溪，赤尾紅腮，紫翅青鰭。如此則命善於操刀的支離，揚起如霜的刀刃，紅色的肌肉便如花綢般飄散，白色的魚鱗就像雪花飛落，猪仔的毫毛不能比它細，秋蟬的翅膀不能比它薄。衆多的佳肴已經備齊，還有美味的果實。商山之果，漢皋之柚，剥下龍眼皮，剖開椰子殻。其芳香鮮美任從千挑萬選，根據人意而交替進獻。於是有荆南的烏程美酒、豫北的竹葉青佳釀，酒液上跳躍着蟲卵般的泡沫如同繁星滚沸，飛濺的酒花像浮萍一樣連接不斷，玄石曾親自品定其味，儀氏曾親自獻其釀法，一旦從酒罍中倒出盡杯而飲，可以沉醉千日，僅以其濁酒投注入江，可使三軍得勝告捷。這是人神所欣羡，耳目所暢快之事，你難道能做這些嗎?"公子説："喜歡沉迷於爽口的佳肴，把其實很毒的美味當成是甘甜的東西，服用腐腸爛肚的毒藥，使用導致亡國的器物，雖然是你所感到榮耀的事情，可也是我這樣的人所望而生畏的，我恐怕不能做到。"

大夫曰："蓋有晋之融皇風

大夫説："有晋融合帝王的風範，金花

也，金華啓徵，大人有作，繼明代照，配天光宅。其基德也，隆於姬公之處岐；其垂仁也，富乎有殷之在亳。南箕之風不能暢其化，離畢之雲無以豐其澤。皇道昭煥，帝載緝熙。導氣以樂，宣德以詩，教清乎雲官之世，政穆乎鳥紀之時。王猷四塞，函夏謐静，丹冥投鋒，青徼釋警，却馬於糞車之轅，銘德於昆吾之鼎。群萌反素，時文載郁，耕父推畔，漁豎讓陸，樵夫耻危冠之飾，輿臺笑短後之服。六合時雍，巍巍蕩蕩，玄髫巷歌，黄髮擊壤，解羲皇之繩，錯陶唐之象。若乃華裔之夷，流荒之貊，語不傳於輶軒，地未被乎正朔，莫不駿奔稽顙，委質重譯。于時昆蚑感惠，無思不擾。苑戲九尾之禽，囿栖三足之鳥，鳴鳳在林，夥於黄帝之園；有龍游川，盈於孔甲之沼。萬物烟熅，天地交泰，義懷靡内，化感無外，林無被褐，山無韋帶。皆象刻於百工，兆發乎靈蔡，搢紳濟濟，軒冕藹藹，功與造化争流，德與二儀比大。”言未終，公子蹶然而興曰：“鄙夫固陋，守兹狂狷。蓋理有毁之，而争寶之訟解；言有怒之，而齊王之疾痊。向子誘我以聾耳之樂，栖我以蔀家之屋，田游馳蕩，利刃駿足，既老氏之攸戒，非吾人之所欲，故靡得而應子。至聞皇風載韙，時聖道醇，舉實爲秋，摛藻爲春，下有可封之人，上有大哉之君，余雖不敏，請從後塵。”

開出吉祥的徵兆，大德之人有所作爲，繼承了光明普照萬代的事業，德配上天而擁有四方。其基業明德，比姬公在岐山時更興盛；它所流傳下來的仁德，比有殷居於亳都時還要多。從主口舌是非的南箕星宿吹來的風不能在此暢通無阻，從主降雨的畢宿飄離而來的烏雲無法在此大雨滂沱。皇道光明，帝業興旺。以樂來引導風氣，以詩來宣揚仁德，教化比以雲記事、以雲名官的黄帝時更清明，政治比以鳥主司、以鳥名官的少皞氏時更和睦。王道推行於四方藩衛之國，華夏寧静，在青色大海之濱刀槍入庫，在紅土地的南方邊陲解除了警報，戰馬退役去給糞車拉轅，在用昆吾山之銅鑄成的寶鼎上銘刻下了大功大德。民衆返樸歸真，當代的文明禮樂大放光彩，農父相互推讓田界，漁童互相謙讓行路，打柴的以戴高冠的裝飾爲耻辱，輿夫等地位低微之人嘲笑邊短的衣服。天下四方和樂安詳，天子高高在上皇道坦蕩無邊，兒童在街巷歡歌笑語，老人也敲打着泥土歌頌太平盛世。鬆開伏羲打結記事之繩，打磨陶唐所用的象牙。至於華夏邊遠的夷族異民，流落在東北荒漠的貊人，其語言連乘着輕車專事搜求各種怪異之語的使臣也未聽過，其土地連正北之地也未能達到，但他們無不急速奔跑來叩頭下拜，通過重重翻譯獻上信物禮物。此時連昆蟲都感受到了恩惠，没有任何憂慮和干擾。苑中有九尾之禽嬉戲，有三足之鳥停栖，鳳凰在樹林中和鳴，成群結隊的就像是在黄帝的林苑；還有真龍游於江河，就像是擠滿了孔甲之池。萬物和合，天地亨通，大義所歸不分内域，德化所感不分外邦，林中没有穿粗布衣之士，山中没有繫無飾皮帶之人。所有的吉祥徵象都被衆官們銘刻下，祥瑞之兆也在靈龜的龜甲上出現，穿朝服束寬帶的人滿堂，頭戴高冠之士衆多，功績可與自然造化争等級，仁德可與天地陰陽比大小。”話未説完，公子忙站起來説：“鄙俗之人本就淺陋，堅持着這樣

頑固偏執的態度。要從玉璞中治玉而有人來詆毁，因此爭論珍寶美玉的官司得到解决；對話有人來激怒，因此齊王的病患得以痊愈。剛纔你用使人耳聾的音樂來引誘我，讓我栖身於富豪人家的房屋，狩獵游蕩，利劍駿馬，這是老氏所告誡的事，不是我這樣的人所能想得到的，所以不能答應你。待聽到帝王的風範至善至美，眼下聖上道德淳厚，秋天興辦實事，春天鋪張辭藻，下有可以培育之人，上有偉大之君，我雖然不聰敏，但請允許我跟從追隨在你的身邊。”

世以爲工。

世人認爲這篇文章寫得很工巧。

永嘉初，復徵爲黄門侍郎，托疾不就，終於家。

永嘉初年，又徵召爲黄門侍郎，推托有病未去上任，在家裏去世。

張亢

亢字季陽。才藻不逮二昆，亦有屬綴，又解音樂伎術。時人謂載協亢、陸機雲曰“二陸”“三張”。中興初過江，拜散騎侍郎。秘書監荀崧舉亢領佐著作郎，出補烏程令，入爲散騎常侍，復領佐著作。述《曆贊》一篇，見《律曆志》。

張亢字季陽。才華文章趕不上兩位兄長，但也寫些東西，又懂得音樂演奏技巧。當時人們稱張載、張協、張亢及陸機、陸雲爲“二陸”“三張”。東晋剛渡過長江復興時，授爲散騎侍郎。秘書監荀崧舉薦張亢領佐著作郎，外任補授爲烏程縣令，入朝任散騎常侍，又兼任佐著作。撰述有《曆贊》一篇，見於《律曆志》。

史臣曰：孝若掞蔚春華，時標麗藻。睹其《抵疑》詮理，本窮通於自天；作誥數文，流英聲於孝悌，旨深致遠，殊有大雅之風烈焉。安仁思緒雲騫，詞鋒景焕，前史儔於賈誼，先達方之士衡。賈論政範，源王化之幽賾；潘著哀詞，貫人靈之情性。機文喻海，韞蓬山而育蕪；岳藻如江，濯美錦而增絢。混三家以通校，爲二賢之亞匹矣。然其挾彈盈果，拜塵趨貴，蔑棄倚門之訓，乾没不逞之間，斯才也而有斯行也，天之所賦，何其駁歟！正叔含咀藝文，履危居正，安其身而後動，契其心而後言，著論究人道之綱，裁箴懸乘輿之鑒，可謂玉質而金相者矣。孟陽鏤石之文，見奇

史臣曰：孝若少壯時文采抒發，不時顯出華麗的辭藻。看其《抵疑》一文闡明事理，推求窮困與顯達的本源於自然；寫誥作文，流傳英名於孝悌之義，意旨深遠，很有大雅的遺風。安仁的思緒如雲彩飛馳，鋭不可擋的言論如太陽大放光芒，前人把他與賈誼同列，先輩把他和士衡比擬。賈誼的言論談到了政治規範，探討了君王德化的精奥之源；潘岳寫作的哀憫之詞，貫通了人類神奇的情感天性。陸機的文章似瀚海，蘊藏蓬山而養育茂草；潘岳的詞采如大江，洗滌美錦而增添其絢麗。綜合三家來比較，潘岳則是僅次於那兩位賢者了。然而他帶着彈弓出游滿載着果子而歸，拜倒於權貴車馬烟塵趨赴於富豪的門庭，漠視并抛棄了母親倚門盼兒的訓誡，身死於冤屈難伸之時，那樣的才華却有這樣的品行，可見上天所賦予人的品格，是多麽復雜啊！正叔懷抱才

於張敏；《濛汜》之咏，取重於傅玄，爲名流之所挹，亦當代之文宗矣。景陽擒光王府，棣萼相輝。洎乎二陸入洛，三張減價。考核遺文，非徒語也。

贊曰：湛稱弄翰，縟彩雕焕。才高位卑，往哲攸嘆。岳實含章，藻思抑揚。趨權冒勢，終亦罹殃。尼標雅性，夙聞詞令。載協飛芳，棣華增映。

能文章，行走險路而處身端正，先安身而後實行，心投意合再説話，立論能推究人倫綱常，制箴則爲帝王鏡鑒，可説是金的外表玉的品德了。孟陽的刻碑之文，被張敏稱奇；《濛汜》之賦，得到傅玄的看重，被名流所推崇，也是那一代的文章大家。景陽展現光芒於王府，兄弟相互輝映。到了二陸進入洛陽時，三張便聲價降低。考證他們遺留下來的文章，并非虚假的評論。

贊曰：夏侯湛善揮筆，辭采鮮亮。才高位低，先賢所嘆。潘岳美於内，文思抑揚。趨炎附勢，終也遭殃。潘尼現高雅，早聽文名。張載張協揚聲，兄弟增光。

晋書卷五十六

列傳第二十六

江統

江統字應元，陳留圉人也。祖蕤，以義行稱，爲譙郡太守，封亢父男。父祚，南安太守。統静默有遠志，時人爲之語曰："嶷然稀言江應元。"與鄉人蔡克俱知名。襲父爵，除山陰令。

時關隴屢爲氐羌所擾，孟觀西討，自擒氐帥齊萬年。統深惟四夷亂華，宜杜其萌，乃作《徙戎論》。其辭曰：

夫夷蠻戎狄，謂之四夷，九服之制，地在要荒。《春秋》之義，内諸夏而外夷狄。以其言語不通，贄幣不同，法俗詭異，種類乖殊；或居絶域之外，山河之表，崎嶇川谷阻險之地，與中國壤斷土隔，不相侵涉，賦役不及，正朔不加，故曰"天子有道，守在四夷"。禹平九土，而西戎即叙。其性氣貪婪，凶悍不仁，四夷之中，戎狄爲甚。弱則畏服，强則侵叛。雖有賢聖之世，大德之君，咸未能以通化率導，而以恩德柔懷也。當其强也，以殷之高宗而憊於鬼方，有周文王而患昆夷、獫狁，高祖困於白登，孝文軍於霸上。及其弱也，周公來九譯之貢，中宗納單于之朝，以元成之微，而猶

江統字應元，是陳留的圉地人。祖父江蕤，以美德善行著稱，任譙郡太守，封爲亢父男。父親江祚，任南安太守。江統生性沉穩静默而有遠大志向，當時人們對他評論道："超絶寡言江應元。"與同鄉蔡克一并知名。繼承父親的爵禄，任山陰縣令。

那時關隴地區常被氐羌侵擾，孟觀帶兵西討，擒獲氐帥齊萬年。江統深思四夷擾亂華夏之事，認爲應該杜絶於初期，於是寫了一篇《徙戎論》。這篇文章寫道：

夷蠻戎狄，稱之四夷，京畿以外九等地區的劃定，均在偏遠的地方。《春秋》的要義，在於親近諸夏而疏遠夷狄。因爲他們與諸夏言語不通，貨幣不同，禮法風俗也詭奇怪異，種類特殊；或因他們居住在與外界隔絶的地方，在我疆域之外，崎嶇的山川河谷險阻之地，和中原隔絶遠離，相互不來往，賦税勞役徵不到，曆法不通，所以説"天子有道，四夷奉行"。禹平定九州時，便明確了西戎的地位。就生性貪婪，凶悍不仁而言，四夷之中，戎狄是最突出的。弱小時則畏懼順服，强盛時就侵擾背叛。即使遇有賢能聖明之世，大德之君，都未能僅憑着感化教導，而以恩德感動使它歸順的。當它强盛的時候，像殷的高宗那樣還被鬼方搞得疲憊不堪，像周文王那樣仍有昆夷、獫狁的禍患，漢高祖也曾被困在白登，漢文帝也不得不駐軍霸上。等到它勢弱的時候，像周公就能使偏遠之地來進貢，中宗就能在朝堂上接

四夷賓服。此其已然之效也。故匈奴求守邊塞，而侯應陳其不可；單于屈膝未央，望之議以不臣。是以有道之君牧夷狄也，惟以待之有備，禦之有常，雖稽顙執贄，而邊城不弛固守；爲寇賊强暴，而兵甲不加遠征，期令境内獲安，疆埸不侵而已。

受單于的朝拜，即使像元帝、成帝那樣國力衰微之時，還能使四夷順服。這是已經有事實證明了的。所以匈奴請求代守邊塞，但侯應説不能答應；單于在未央宫屈膝下跪，望之則指出其叛逆之心。因此有道之君在處理夷狄時，衹是以戒備之心待之，時常加以防範，即使他們下跪上貢，但邊城不能放鬆固守；即使他們作亂行凶，但軍隊不宜遠征，衹希望境内得到太平安寧，疆域不被侵犯而已。

及至周室失統，諸侯專征，以大兼小，轉相殘滅，封疆不固，而利害異心。戎狄乘間，得入中國。或招誘安撫，以爲己用。故申繒之禍，顛覆宗周；襄公要秦，遽興姜戎。當春秋時，義渠、大荔居秦晋之域，陸渾、陰戎處伊、洛之間，鄋瞞之屬害及濟東，侵入齊宋，陵虐邢衛，南夷與北狄交侵，中國不絶若綫。齊桓攘之，存亡繼絶，北伐山戎，以開燕路。故仲尼稱管仲之力，嘉左衽之功。逮至春秋之末，戰國方盛，楚吞蠻氏，晋翦陸渾，趙武胡服，開榆中之地，秦雄咸陽，滅義渠之等。始皇之并天下也，南兼百越，北走匈奴，五嶺長城，戎卒億計。雖師役煩殷，寇賊横暴，然一世之功，戎虜奔却，當時中國無復四夷也。

待到周室綱紀淪喪時，諸侯間專事征伐，大國兼并小國，轉而互相殘殺剿滅，封疆不能固守，因利害關係而相起異心。戎狄則乘此機會，入侵中原。有的諸侯引誘安撫戎狄，來爲己所用。故而申繒之禍，推翻宗周；襄公以秦要挾，於是使姜戎興起。春秋之時，義渠、大荔位於秦晋疆域，陸渾、陰戎處在伊水、洛水之間，鄋瞞之類危害至濟水東部，侵入齊宋，欺凌侵害邢衛，南夷和北狄交相侵擾，中原如同一根未斷的絲綫。齊桓公驅逐他們，保存和延續了被侵滅之國，北伐山戎，打通了通向燕國的道路。所以仲尼稱贊管仲的作爲，贊揚他使中原地區免受異族統治的功績。到了春秋末年，戰國正興盛，楚吞并了蠻氏，晋消滅了陸渾，趙武王改换胡人服裝學胡人騎馬射箭，開闢了榆中之地，秦雄踞咸陽，掃除了義渠之類。秦始皇兼并天下，南邊兼有百越，北邊趕跑匈奴，從五嶺到長城，用兵數以萬計。雖然出兵使役煩多，强盜横行暴虐，然而却建立了不可一世的豐功偉業，戎虜全都奔逃，當時的中原不再有四夷。

漢興而都長安，關中之郡號曰三輔，《禹貢》雍州，宗周豐、鎬之舊也。及至王莽之敗，赤眉因之，西都荒毁，百姓流亡。建武中，以馬援領隴西太守，討叛羌，徙其餘種於關中，居馮翊、河東空地，而與華人雜

漢朝興起而定都長安，關中之郡稱爲三輔，也就是《禹貢》上所載的雍州，宗周的豐、鎬故地。等到王莽失敗，赤眉軍接着作亂，西都荒蕪毁壞，百姓流離失所。建武年間，以馬援兼任隴西太守，討伐反叛的羌人，將其殘餘部分遷徙到關中，居住在馮翊、河東空地，并讓他們與華人雜居。幾年

處。數歲之後，族類蕃息，既恃其肥强，且苦漢人侵之。永初之元，騎都尉王弘使西域，發調羌氐，以爲行衛。於是群羌奔駭，互相扇動，二州之戎，一時俱發，覆没將守，屠破城邑。鄧騭之征，棄甲委兵，輿尸喪師，前後相繼，諸戎遂熾，至於南入蜀漢，東掠趙魏，唐突軹關，侵及河内。及遣北軍中候朱寵將五營士於孟津距羌，十年之中，夷夏俱斃，任尚、馬賢僅乃克之。此所以爲害深重、累年不定者，雖由禦者之無方，將非其才，亦豈不以寇發心腹，害起肘腋，疢篤難療，瘡大遲愈之故哉！自此之後，餘燼不盡，小有際會，輒復侵叛。馬賢忸忕，終于覆敗；段熲臨衝，自西徂東。雍州之戎，常爲國患，中世之寇，惟此爲大。漢末之亂，關中殘滅。魏興之初，與蜀分隔，疆埸之戎，一彼一此。魏武皇帝令將軍夏侯妙才討叛氐阿貴、千萬等，後因拔棄漢中，遂徙武都之種於秦川，欲以弱寇强國，扞禦蜀虜。此蓋權宜之計，一時之勢，非所以爲萬世之利也。今者當之，已受其弊矣。

之後，他們種族繁衍，既自恃其土地肥沃實力强大，又擔心漢人侵擾他們。永初元年，騎都尉王弘出使西域，徵發調遣羌氐之人，以作隨行護衛。於是衆羌人奔走恐懼，互相煽動，二州之戎，同時反叛，殺害將領郡守，攻破血洗城邑。鄧騭率兵出征，丢甲棄兵，損軍折將，前後相隨，諸戎於是大肆猖獗，以至於南邊侵入蜀漢，東邊擄掠趙魏，冒犯軹關，侵擾至河内。待到調遣北軍中候朱寵率領五營兵士到孟津抵抗羌人，十年之中，夷狄和中原皆疲困不堪，任尚、馬賢纔能够戰勝敵人。這是爲害深重、連年不能安定的原因，雖説是由於防衛無方，將帥無能，難道不也是因爲寇亂産生於心腹，禍害起於肘腋，病重難醫，瘡大遲愈的緣故嗎！從此以後，戰火終難撲滅，一有小的機會，就又入侵反叛。馬賢驕奢，終於失敗；段熲戰車馳騁，從東到西。雍州之戎，常常成爲國家的禍患，漢朝中期的入侵者，惟此最大。在漢末的戰亂中，關中之戎纔殘滅。魏興起之初，與蜀地分隔，邊境上敵對之戎，不在那裏出現就在這裏出現。魏武皇帝命令將軍夏侯妙才討伐反叛的氐人阿貴、千萬等，後來因攻取了漢中，就遷徙武都的氐人到秦川，想通過削弱敵人的辦法來加强國防，防禦蜀地的强虜。這大概是權宜之計，出於一時形勢的需要，并不是謀求萬代安寧的辦法。如今照此辦理，已蒙受其害了。

夫關中土沃物豐，厥田上上，加以涇渭之流溉其舄鹵，鄭國、白渠灌浸相通，黍稷之饒，畝號一鍾，百姓謡咏其殷實，帝王之都每以爲居，未聞戎狄宜在此土也。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戎狄志態，不與華同。而因其衰弊，遷之畿服，士庶玩習，侮其輕弱，使其怨恨之氣毒於骨髓。至於蕃育衆盛，則坐生

關中土地肥沃物産豐饒，那裏的田地是上等中的上等，加上涇渭河水洗滌其鹽碱，鄭國渠、白渠灌溉相通，糧食豐産，一畝地據稱能産一鍾糧食，百姓的歌謡咏唱他們生活的殷實富裕，帝王的都城多定居於此，没聽説過戎狄應該在這裏生存的。不是我們的同族同類，他們的心志必有區别，戎狄的心理態度，與華夏民族不同。而趁他們衰弱時，把他們遷入京畿地區，士人百姓玩忽，欺侮其弱小，使他們怨恨之氣深入骨髓。等

其心。以貪悍之性，挾憤怒之情，候隙乘便，輒爲横逆。而居封域之内，無障塞之隔，掩不備之人，收散野之積，故能爲禍滋擾，暴害不測。此必然之勢，已驗之事也。當今之宜，宜及兵威方盛，衆事未罷，徙馮翊、北地、新平、安定界内諸羌，著先零、罕幵、析支之地；徙扶風、始平、京兆之氐，出還隴右，著陰平、武都之界。廩其道路之糧，令足自致，各附本種，反其舊土，使屬國、撫夷就安集之。戎晋不雜，并得其所，上合往古即叙之義，下爲盛世永久之規。縱有猾夏之心，風塵之警，則絶遠中國，隔閡山河，雖爲寇暴，所害不廣。是以充國、子明能以數萬之衆制群羌之命，有征無戰，全軍獨克，雖有謀謨深計，廟勝遠圖，豈不以華夷異處，戎夏區别，要塞易守之故，得成其功也哉！

到他們族大人多時，則因此而産生異心。憑藉着貪婪凶悍的本性，挾帶着憤怒的情緒，等待機會利用藉口，就生事叛亂。況且他們居住在封域之内，没有關隘的阻隔，偷襲毫無防備之人，收取分散在各處的物資，因而能够爲禍騷擾，爲非作歹而不可預測。這是必然之勢，是已經應驗了的事情。如今應該做的事是，應當趁着兵力强盛，其他事尚未結束之時，遷徙馮翊、北地、新平、安定境内各處羌人，安置到先零、罕幵、析支等地；轉移扶風、始平、京兆的氐族，遷出隴右，安置到陰平、武都地界。給他們提供路上的食糧，足够他們自己走到目的地，各自歸附本種族，回到他們的故地，讓屬國、撫夷等官員前往組織安置他們。戎狄和晋不雜居，都各自得到自己安居的所在，上符合古時明等序的道理，下可作爲盛世的永久規定。縱然他們有背叛華夏的奸詐之心，發生叛亂的戰事，則由於其遠離中原，山河阻隔，即使爲寇作亂，危害也不會太大。所以充國、子明能憑着數萬將士控制衆羌的命運，出兵而無戰鬥，保全兵力而又取得勝利，雖説有謀略妙計，有朝廷的勝算和長遠的圖謀，但難道不因爲華夏戎狄分居異地，戎狄華夏有别，要塞易於防守的緣故，纔取得這樣的成功嗎！

難者曰：方今關中之禍，暴兵二載，征戍之勞，老師十萬，水旱之害，荐饑累荒，疫癘之災，札瘥夭昏。凶逆既戮，悔惡初附，且款且畏，咸懷危懼，百姓愁苦，異人同慮，望寧息之有期，若枯旱之思雨露，誠宜鎮之以安豫。而子方欲作役起徒，興功造事，使疲悴之衆，徙自猜之寇，以無穀之人，遷乏食之虜，恐勢盡力屈，緒業不卒，羌戎離散，心不可一，前害未及弭，而後變復横出矣。

責難者説：如今因關中的禍亂，軍隊在外兩年，徵兵服役煩勞過多，十萬兵士長期征戰，洪水乾旱爲害，饑荒連年，瘟疫疾病成災，許多人染疫早死。行凶叛逆者已被殺，後悔作惡者剛歸附，他們既懇切又害怕，都心懷憂慮恐懼，百姓愁困痛苦，不同的人却有共同的擔心，希望能有太平安寧的一天，如同乾旱時渴望雨露一樣，確實應該讓他們安定下來，過上安寧日子。然而你却正想徵用人役，無事找事，驅使疲憊不堪的兵衆，遷徙自猜自疑的外族，依靠無糧之人，轉移缺食之敵，衹恐怕氣勢窮盡威力受挫，未竟的事業無法成就，羌戎離散，人心

不能一致，前面的禍害尚未平息，後面的災變又横生了。

答曰：羌戎狡猾，擅相號署，攻城野戰，傷害牧守，連兵聚衆，載離寒暑矣。而今異類瓦解，同種土崩，老幼繫虜，丁壯降散，禽離獸迸，不能相一。子以此等爲尚挾餘資，悔惡反善，懷我德惠而來柔附乎？將勢窮道盡，智力俱困，懼我兵誅以至於此乎？曰，無有餘力，勢窮道盡故也。然則我能制其短長之命，而令其進退由己矣。夫樂其業者不易事，安其居者無遷志。方其自疑危懼，畏怖促遽，故可制以兵威，使之左右無違也。迨其死亡散流，離逖未鳩，與關中之人，户皆爲仇，故可遐遷遠處，令其心不懷土也。夫聖賢之謀事也，爲之於未有，理之於未亂，道不著而平，德不顯而成。其次則能轉禍爲福，因敗爲功，值困必濟，遇否能通。今子遭弊事之終而不圖更制之始，愛易轍之勤而得覆車之軌，何哉？且關中之人百餘萬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處之與遷，必須口實。若有窮乏糝粒不繼者，故當傾關中之穀以全其生生之計，必無擠於溝壑而不爲侵掠之害也。今我遷之，傳食而至，附其種族，自使相贍，而秦地之人得其半穀，此爲濟行者以廪糧，遺居者以積倉，寬關中之逼，去盗賊之原，除旦夕之損，建終年之益。若憚暫舉之小勞，而忘永逸之弘策；惜日月之煩苦，而遺累世之寇敵，非所謂能開物成務，創業垂統，崇基拓迹，謀及子孫者也。

回答説：羌戎狡猾，擅自發號施令，攻城野戰，傷害各地地方官員，聯合兵衆，已歷經兩度寒暑了。而今他們不同部族的瓦解分裂，同部族的土崩離散，老少被囚禁爲俘虜，青壯年投降潰逃，如同禽獸般四散，不能成爲一體。你認爲他們仍憑其僅存的一點良好資質，後悔作惡而良心回歸，感激我們的恩澤德惠而來歸順呢，還是他們氣勢已盡無路可走，心智和力量都已困窘，害怕我大軍剿滅而落到這種境地呢？回答應當是，這是他們没有餘力，氣勢窮盡無路可走的緣故。既然如此，那麽我們可以控制其命運的長短，進而命令他們或進或退，全取決於我們自己。從來樂於本業者不改變本業之事，安居樂業者不想遷徙。當他們自己懷疑害怕，恐懼加劇時，就可用武力制服他們，使他們無論怎樣都不能違抗。待到他們死亡離散，遠離而不能聚合，與關中的人們，家家户户都成爲仇敵時，就可以將他們遷移到遠方安頓，讓他們不能心戀故土。要説聖賢在謀事時，應當在事情未發生時就早作準備，在未亂之前就先整治好一切，大道不經宣揚就實現安定，恩德不須表露事情就成功。其次則能轉禍爲福，反敗爲勝，面臨困境必定能度過難關，逢凶而能化吉。現在你正遇壞事結束之時而不思考新制的開始，喜歡頻繁改道而陷入前面的覆車之轍，爲什麽呢？況且現在關中有一百多萬人口，按其比例多少計算，戎狄占一半，讓他們定居或遷徙，都必須考慮其吃飯問題。如果有貧窮得上頓不接下頓的人，就應儘量動用關中的糧食以保證其維持生活所需，這樣就不會有餓死荒野或侵奪搶掠的危害。現在我主張遷徙他們，沿途運送糧食保證他們到達目的地，讓他們歸附本族，使他們自己相互供養，而秦地百姓則得到那另一半人口的糧食，這就叫用官倉的糧食來接濟遷移者，留下私倉的存糧給

安居的百姓，緩解關中的壓力，去除盜賊的根源，消除早晚的損害，確立長遠的利益。假若害怕一時舉動費力，而忽略了永久太平的大計；憐惜幾天幾月的煩勞辛苦，而留下世世代代的外敵，這并不是所說的做事有成，創業承傳綱紀，增强根基拓寬路徑，爲子孫求福的辦法。

并州之胡，本實匈奴桀惡之寇也。漢宣之世，凍餒殘破，國內五裂，後合爲二，呼韓邪遂衰弱孤危，不能自存，依阻塞下，委質柔服。建武中，南單于復來降附，遂令入塞，居於漠南，數世之後，亦輒叛戾，故何熙、梁慬戎車屢征。中平中，以黄巾賊起，發調其兵，部衆不從，而殺羌渠。由是於彌扶羅求助於漢，以討其賊。仍值世喪亂，遂乘釁而作，鹵掠趙、魏，寇至河南。建安中，又使右賢王去卑誘質呼廚泉，聽其部落散居六郡。咸熙之際，以一部太强，分爲三率。泰始之初，又增爲四。於是劉猛内叛，連結外虜。近者郝散之變，發於穀遠。今五部之衆，户至數萬，人口之盛，過於西戎。然其天性驍勇，弓馬便利，倍於氐、羌。若有不虞風塵之慮，則并州之域可爲寒心。滎陽句驪本居遼東塞外，正始中，幽州刺史毌丘儉伐其叛者，徙其餘種。始徙之時，户落百數，子孫孳息，今以千計，數世之後，必至殷熾。今百姓失職，猶或亡叛，犬馬肥充，則有噬嚙，况於夷狄，能不爲變！但顧其微弱，勢力不陳耳。

并州的胡人，原本是屬於匈奴殘暴凶惡之敵。漢宣帝時代，凍餓殘敗，國内四分五裂，後來結合爲兩支，呼韓邪由此衰弱孤危，不能自我生存，依托塞下之地，下拜歸服。建武年間，南單于又來歸順，於是讓他進入邊塞，定居於大漠之南，幾代以後，這一部也總是反叛暴亂，故而何熙、梁慬的戰車多次出征。中平年間，因爲黄巾賊興起，朝廷徵發調遣其部隊協同平叛，屬下的兵士不服從命令，轉而殺了羌族的首領。因此於彌扶羅向漢求救，來討伐這些叛軍。由於仍然處在戰亂時期，叛軍於是趁亂一哄而起，擄掠趙、魏之地，一直入侵到黄河以南。建安年間，又派右賢王去卑勸誘呼廚泉來歸順，任由其部落散居在六個郡中。咸熙年間，因爲其中的一部過於强大，就把它分爲三部。泰始初年，又增到四部。由此劉猛反叛，勾結外敵。近期郝散事變，又從穀遠發起。現在五部的人口，達到幾萬户，人丁之多，超過了西戎。然而他們生性剽悍驍勇，善於射箭騎馬，又强過氐、羌一倍。如果有預想不到的戰亂之憂，那麼并州地區實在令人害怕。滎陽的句驪本來居住在遼東塞外，正始年中，幽州刺史毌丘儉討伐其中的反叛之人，把其餘部分遷移進來。剛開始搬遷進來時，不過是數百户，子孫繁衍，現在達到數千户，幾代之後，一定會更强大昌盛。如今百姓失去其本業，尚且有人逃亡反叛，狗馬肥壯，則會相互撕咬，何况是夷狄，怎能不製造事端！衹不過他們自忖勢力還微弱，那强勁的力量還未爆發出來罷了。

夫爲邦者，患不在貧而在不

要説治理國家，所擔心的不在於財力貧

均，憂不在寡而在不安。以四海之廣，士庶之富，豈須夷虜在內，然後取足哉！此等皆可申諭發遣，還其本域，慰彼羇旅懷土之思，釋我華夏纖介之憂。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德施永世，於計爲長。

乏而在於財富的分配不均，所憂慮的不在於人口過少而在於不安定。憑着四海的遼闊，士民的富足，哪裏必須得有外族在內，然後纔心滿意足呢！這種人完全可以明白告知要把他們遣送出去，讓他們回到原居住的地方，這樣既可安慰他們在外漂泊而懷戀鄉土的心情，又可消除我們華夏的微小憂患。如此可有利於中原，又可使四方太平，功德萬代留存，是長遠的打算。

帝不能用。未及十年，而夷狄亂華，時服其深識。

皇帝没有采納這些意見。不到十年，夷狄擾亂華夏，當時人們都佩服江統的遠見卓識。

遷中郎。選司以統叔父春爲宜春令，統因上疏曰："故事，父祖與官職同名，皆得改選，而未有身與官職同名，不在改選之例。臣以爲父祖改選者，蓋爲臣子開地，不爲父祖之身也。而身名所加，亦施於臣子。佐吏係屬，朝夕從事，官位之號，發言所稱，若指實而語，則違經禮諱尊之義；若詭辭避迴，則爲廢官擅犯憲制。今以四海之廣，職位之衆，名號繁多，士人殷富，至使有受寵皇朝，出身宰牧，而令佐吏不得表其官稱，子孫不得言其位號，所以上嚴君父，下爲臣子，體例不通。若易私名以避官職，則違《春秋》不奪人親之義。臣以爲身名與官職同者，宜與觸父祖名爲比，體例既全，於義爲弘。"朝廷從之。

遷任中郎。有關選任官吏的部門任命江統的叔父江春爲宜春縣令，江統因此上疏説："按以前的慣例，祖父或父親姓名與官職同名的官員，都可以改任，没有自己姓名與官職同名的人，而不能另行選任的先例。我認爲父祖之名與官名相同而改任的原因，是在爲作臣子的着想，而不是爲了父祖自身。而自身姓名與官名相重的影響，也關涉到作臣子的人。輔佐官吏及下屬人員，早晚辦事，官職名號，一開口就要叫到，如果從實稱呼，則違背經書禮儀上避諱尊長的道理；如果變個説法迴避，那就是擅自廢除官階而違反了法令制度。如今天下如此廣大，官位如此之衆，名號如此繁多，士民殷實富裕，能使有的人受到朝廷的恩寵，具有宰牧等官階資格，但却讓左右官吏不能稱其官名，子孫不能説出他的名位封號，這樣做對於上以尊敬君王父祖，下以遵守人臣子孫的本分，在綱紀制度上是説不通的。假如更改個人姓名來避免與官職同名，則違背了《春秋》上所説的不奪人之所親的道理。我認爲本人姓名與官職同名的情况，應該和抵觸父祖姓名的情况比照處理，這樣既完善了綱紀，又弘揚了大義。"朝廷聽從了他的意見。

轉太子洗馬。在東宫累年，甚被親禮。太子頗闕朝覲，又奢費過度，多諸禁忌，統上書諫曰：

臣聞古之爲臣者，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獻可替否，拾遺補闕。是以人主得以舉無失行，

轉任太子洗馬。在東宫多年，很受太子器重禮遇。太子常不去朝見皇上，又揮霍浪費過度，有很多禁忌，江統上書勸諫道：

我知道古時做臣子的，進朝則考慮竭盡忠誠，退朝則反省補過，奉獻良策否定愚計，拾遺補闕。因而帝王能够行動不失當，

言無口過，德音發聞，揚名後世。臣等不逮，無能云補，思竭愚誠，謹陳五事如左，惟蒙一省再省，少垂察納。

言論無過失，美譽傳聞，揚名後世。像我這樣趕不上古代的賢臣，談不上於殿下能有什麽助益，祇是想竭盡我的愚魯和忠心，鄭重地陳述五事如下，懇望殿下不斷反思省悟，稍加采納。

其一曰，六行之義，以孝爲首，虞舜之德，以孝爲稱，故太子以朝夕視君膳爲職，左右就養無方。文王之爲世子，可謂篤於事親者也，故能擅三代之美，爲百王之宗。自頃聖體屢有疾患，數闕朝侍，遠近觀聽者不能深知其故，以致疑惑。伏願殿下雖有微苦，可堪扶輿，則宜自力。《易》曰："君子終日乾乾。"蓋自勉强不息之謂也。

第一是，孝、友、睦、姻、任、恤六行的道理，孝是首位，虞舜的美德，以行孝最爲著稱，所以太子以早晚過問侍奉君王的飲食起居爲己任，在君王身旁是想相機侍奉。周文王作爲世子時，可以説是全心全意侍奉雙親的人，故而能够兼有三代的美德，成爲百代君王之尊。自從不久前聖體多次生病，多次不能去朝見侍奉皇上，遠近打探消息的人不能明知其中的緣故，以至於疑惑不解。懇望殿下即使有些麻煩辛苦，衹要能够扶病乘車，那就應該親自前往。《易經》中説："君子一天到晚都奮發努力不鬆懈。"這就是説要勉力自强而永不停息。

其二曰，古之人君雖有聰明之姿，睿哲之質，必須輔弼之助，相導之功，故虞舜以五臣興，周文以四友隆。及成王之爲太子也，則周召爲保傅，史佚昭文章，故能聞道早備，登崇大業，刑措不用，流聲洋溢。伏惟殿下天授逸才，聰鑒特達，臣謂猶宜時發聖令，宣揚德音，諮詢保傅，訪逮侍臣，覲見賓客，得令接盡，壅否之情沛然交泰，殿下之美焕然光明。如此，則高朗之風，扇於前人；弘範令軌，永爲後式。

第二是，古時的君王即使有聰明的天賦，睿智的資質，也必須有輔臣相幫，賴其扶助開導之力，所以虞舜依靠五位賢臣協助而事業興盛，周文王因爲有四友相輔而國運隆昌。等到成王爲太子時，則有周公和召公作保傅輔弼，有史佚顯示文章才華，因而能够早年就聞知治國之道，成就偉大功業，刑罰擱置而不用，聲名傳播遠揚。殿下確是天賦的英才，聰慧明察才智超群，我覺得應時常傳布聖明的旨意，宣揚仁德和美之聲，向老師咨詢請教，禮問身邊侍奉之臣，朝見賓客，接受一切美好的東西，堵塞憋悶的心情就會通暢淋灕，殿下的美好資質也就會大放光明。這樣，則高尚聖明之風，可熾盛過前人；好的典範和法規，將永遠是後代的榜樣。

其三曰，古之聖王莫不以儉爲德，故堯稱采椽茅茨，禹稱卑宫惡服，漢文身衣弋綈，足履革舃，以身先物，政致太平，存爲明王，没見宗祀。及諸侯修之

第三是，古代的聖明君王無不把節儉當作美德，所以堯稱道用椽木和茅草搭屋，禹贊揚低矮的宫室和破舊的衣服，漢文帝身穿黑色粗綈做的衣裳，脚穿獸皮做的鞋，把自身的道德修養放在物質享受之前，政治實現

者，魯僖以躬儉節用，聲列《雅》、《頌》；蚡冒以篳路藍縷，用張楚國。大夫修之者，文子相魯，妾不衣帛；晏嬰相齊，鹿裘不補，亦能匡君濟俗，興國隆家。庶人修之者，顔回以簞食瓢飲，揚其仁聲；原憲以蓬户繩樞，邁其清德。此皆聖主明君賢臣智士之所履行也。故能懸名日月，永世不朽，蓋儉之福也。及到末世，以奢失之者，帝王則有瑶臺瓊室，玉杯象箸，肴膳之珍則熊蹯豹胎，酒池肉林。諸侯爲之者，至於丹楹刻桷，饘徵百牢。大夫有瓊弁玉纓，庶人有擊鍾鼎食。亦罔不亡國喪宗，破家失身，醜名彰聞，以爲後戒。竊聞後園鏤飾金銀，刻磨犀象，畫室之巧，課試日精。臣等以爲今四海之廣，萬物之富，以今方古，不足爲侈也。然上之所好，下必從之，是故居上者必慎其所好也。昔漢光武皇帝時，有獻千里馬及寶劍者，馬以駕鼓車，劍以賜騎士。世祖武皇帝有上雉頭裘者，即詔有司焚之都街。高世之主，不尚尤物，故能正天下之俗，刑四方之風。臣等以爲畫室之功，可且減省，後園雜作，一皆罷遣，肅然清静，優游道德，則日新之美光于四海矣。

太平，生前是聖明的君王，死後被供奉於宗廟祭祀。提及在這方面修有美德的諸侯，則魯僖公因爲自身儉樸節省，美名列入《雅》、《頌》；蚡冒坐柴車穿破衣艱辛創業，因此楚國富强。這方面做得很好的大夫，則有文子做魯國國相時，他的妾不得穿絲織的衣物；晏嬰做齊國的國相時，所穿的鹿皮衣破得没法縫補，却能扶助國君救濟百姓，使齊國興隆昌盛。平民百姓在這方面有美名的，則有顔回用竹簞盛食用破瓢飲水，安貧守儉的仁和之名被人傳揚；原憲用茅草做門用繩子拴門，以勉勵自己高潔的品行。這些都是聖明的君主賢能的臣子明智的士人所推行實踐過的。因而他們的英名如同日月高懸，永世不朽，當是由節儉修來的福啊。待到每一朝代的衰亂末期，帝王則建造華麗的瑶臺瓊室，使用名貴的玉杯象牙筷，食用熊掌豹胎之類的珍奇美味，酒如池肉如林。争相奢華的諸侯，竟至於宫室雕梁畫棟，徵來成百上千的牲畜以備食用。有的大夫帽子綴滿珠玉帽纓飾滿珍寶，有的一般人家也大搞擊鐘列鼎而食的排場。但也没有誰不亡國滅祖，家破喪身，醜名遠揚，給後世留下了教訓的。我聽説東宫後花園又是鑲金又是鏤銀，又是雕刻犀牛角又是打磨象牙，爲求雕畫宫室的奇巧，一天天精細地計算檢驗。臣等認爲如今四海廣大，物産豐富，拿現在和古代相比，這并不算是奢侈。然而居於上位的人喜好的事，下面的人一定仿效，所以在上的人，對其喜好必須謹慎從事。從前漢光武帝時，有人進貢千里馬和寶劍，光武帝下令讓千里馬駕御載鼓的儀仗車，將寶劍賞賜給騎士。世祖武皇帝時有人進貢珍稀的雉頭皮衣，即下令有關部門拿到大街上焚燒。聖明的前代君主，不注重奇異珍貴的東西，所以能够正天下的風俗，規範四方的風氣。我等認爲修建雕畫宫室的勞作，可暫且減省，後園的各項修整，應全部停止或取消，恭敬專心於清净，悠閑自樂於道德，那麽與日俱增的美德

必將光大於天下。

其四曰，以天下而供一人，以百里而供諸侯，故王侯食籍而衣税，公卿大夫受爵而資禄，莫有不贍者也。是以士農工商四業不雜。交易而退，以通有無者，庶人之業也。《周禮》三市，旦則百族，晝則商賈，夕則販夫販婦。買賤賣貴，販鬻菜果，收十百之盈，以救旦夕之命，故爲庶人之貧賤者也。樊遲匹夫，請學爲圃，仲尼不答；魯大夫臧文仲使妾織蒲，又譏其不仁；公儀子相魯，則拔其園葵，言食禄者不與貧賤之人争利也。秦、漢以來，風俗轉薄，公侯之尊，莫不殖園圃之田，而收市井之利，漸冉相放，莫以爲耻，乘以古道，誠可愧也。今西園賣葵菜、藍子、鷄、麪之屬，虧敗國體，貶損令問。

第四是，以天下供養一位君主，以百里封地供養諸侯，所以王侯靠賦税吃飯穿衣，公卿大夫受封爵位而憑俸禄生活，無不都有保障。所以士農工商四業不相混雜。買賣做完就回家，旨在互通有無，這是平民所做的事。《周禮》説有三市，早市是各種各樣的人做買賣，午市是商人做買賣，晚市是男女小販做交易。買賤賣貴，倒賣一些瓜菜水果，獲取十錢百錢的盈利，來維持朝不保夕的生活，所以這是平民中的貧困下賤之人。樊遲是個凡俗之人，向孔子請教學習耕田種菜的事，孔子便不作解答；魯大夫臧文仲讓他的妾織蒲席，却又嘲諷她不仁；公儀子爲魯國相，則拔掉園中的葵，説是享受俸禄的人不和貧賤之人争這點小利。秦、漢以來，風俗變得輕薄，公侯那樣尊貴的人，無不經營田地菜園，來收取利潤，逐漸放任擴大，没有誰覺得羞耻，與古時的做法相比，實在令人慚愧。現在西園做起了葵菜、藍菜、鷄、麪之類的買賣，損害敗壞國家的綱紀，也降低了殿下的聲譽。

其五曰，竊見禁土，令不得繕修墻壁，動正屋瓦。臣以爲此既違典彝舊義，且以拘攣小忌而廢弘廓大道，宜可蠲除，於事爲宜。

第五是，我看見殿下禁忌動土，嚴令不得修繕墻壁，整修房瓦。我認爲這既違背了典章制度舊例，而且又因受小忌諱而停廢修繕，違背勤約之道，應當免除，對事情會有利。

朝廷善之。

朝廷贊揚了他的建議。

及太子廢，徙許昌，賈后諷有司不聽宫臣追送。統與宫臣冒禁至伊水，拜辭道左，悲泣流漣。都官從事悉收統等付河南、洛陽獄。付郡者，河南尹樂廣悉散遣之，繫洛陽者猶未釋。都官從事孫琰説賈謐曰："所以廢徙太子，以爲惡故耳。東宫故臣冒罪拜辭，涕泣路次，不顧重辟，乃更彰太子之德，不如釋之。"謐語洛陽令曹攄，由是皆免。及太子薨，改葬，統作誄叙哀，爲世所重。

等到太子被廢黜時，被遷居到許昌，賈后暗示有關部門不許東宫侍臣跟着送别。江統和侍臣違犯禁令送太子到伊水，在路旁跪拜辭别，傷心流淚。都官從事全部逮捕江統等人遞解到河南、洛陽監獄。解送到河南郡的，河南尹樂廣全部釋放讓他們走，關押在洛陽的仍然未得釋放。都官從事孫琰勸説賈謐道："所以廢黜太子的原因，是因爲他作惡的緣故。東宫舊臣冒着犯罪的危險拜别送行，在路旁哭泣流淚，不顧忌遭受重刑，反而更加顯揚太子的恩德，不如釋放他們。"賈謐帶話給洛陽令曹攄，因此關在那裏的人都被免

罪。等到太子死時，改地遷葬，江統撰寫誄文來表達哀悼之意，被世人所看重。

後爲博士、尚書郎，參大司馬、齊王冏軍事。冏驕荒將敗，統切諫，文多不載。遷廷尉正，每州郡疑獄，斷處從輕。成都王穎請爲記室，多所箴諫。申論陸雲兄弟，辭甚切至。以母憂去職。服闋，爲司徒左長史。東海王越爲兗州牧，以統爲别駕，委以州事，與統書曰："昔王子師爲豫州，未下車，辟荀慈明；下車，辟孔文舉。貴州人士有堪應此者不?"統舉高平郗鑒爲賢良，陳留阮脩爲直言，濟北程收爲方正，時以爲知人。尋遷黄門侍郎、散騎常侍，領國子博士。永嘉四年，避難奔于成皋，病卒。凡所造賦頌表奏皆傳於後。二子：虨，惇。

後任博士、尚書郎，參與大司馬齊王司馬冏的軍務。司馬冏驕奢荒淫即將敗亡，江統懇切上諫，其文多而不載。遷任廷尉正，每當州郡有可疑的案件，則從輕判決。成都王司馬穎請他爲記室，他多次進行規勸。爲陸雲兄弟申辯時，言辭極爲懇切。因爲母服喪離職。守喪期滿後，任司徒左長史。東海王司馬越任兗州牧，任用江統爲别駕，將一州政事委托給他，寫信給江統説："從前王子師治理豫州，未到任，聘用荀慈明；纔到任，聘用孔文舉。貴州人士有可聘用的没有?"江統推薦高平的郗鑒爲賢良，陳留的阮脩爲直言，濟北的程收爲方正，時論都認爲他能知人善任。不久升任黄門侍郎、散騎常侍，兼任國子博士。永嘉四年，避難逃到成皋，病逝。凡是他所撰寫的賦頌表奏都傳於後世。兩個兒子：江虨、江惇。

江虨

虨字思玄，本州辟舉秀才，平南將軍温嶠以爲參軍。復爲州别駕，辟司空郗鑒掾，除長山令。鑒又請爲司馬，轉黄門郎。車騎將軍庾冰鎮江州，請爲長史。冰薨，庾翼以爲諮議參軍，俄而復補長史。翼薨，大將干瓚作難，虨討平之。除尚書吏部郎，仍遷御史中丞、侍中、吏部尚書。永和中，代桓景爲護軍將軍。出補會稽内史，加右軍將軍。代王彪之爲尚書僕射。哀帝即位，疑周貴人名號所宜，虨議見《禮志》。帝欲於殿庭立鴻祀，又欲躬自藉田，虨并以爲禮廢日久，儀注不存，中興以來所不行，謂宜停之。爲僕射積年，簡文帝爲相，每訪政事，虨多所補益。轉護軍將軍，領國子祭酒，卒官。

江虨字思玄，本州薦舉爲秀才，平南將軍温嶠任用爲參軍。又任州别駕，徵用爲司空郗鑒掾，任爲長山令。郗鑒又聘請他任司馬，轉任黄門郎。車騎將軍庾冰出鎮江州，請他任長史。庾冰死，庾翼用他爲諮議參軍，不久又補授爲長史。庾翼死，大將干瓚作亂，江虨征討平定其亂。任尚書吏部郎，多次升遷爲御史中丞、侍中、吏部尚書。永和年間，代桓景爲護軍將軍。出京補任會稽内史，加授右軍將軍。代王彪之爲尚書僕射。哀帝即位，懷疑周貴人的名號是否適宜，江虨的議論見於本書《禮志》。皇帝想在宫廷舉行大型祭祀活動，又想親自耕種藉田，江虨都認爲這些禮制被廢止的時間很長，禮儀制度已不復存在，中興以來未施行過，説是應該停止。任僕射多年，簡文帝任丞相時，常訪詢政事，江虨對他有許多補益。轉任護軍將軍，兼任國子祭酒，在官任上去世。

子敳，歷琅邪内史、驃騎諮議。敳子恒，元熙中爲西中郎長史。恒弟夷，尚書。

其子江敳，歷任琅邪内史、驃騎諮議。江敳的兒子江恒，元熙年間任西中郎長史。江恒弟弟叫江夷，任尚書。

江惇

惇字思悛，孝友淳粹，高節邁俗。性好學，儒玄并綜。每以爲君子立行，應依禮而動，雖隱顯殊途，未有不傍禮教者也。若乃放達不羈，以肆縱爲貴者，非但動違禮法，亦道之所棄也。乃著《通道崇檢論》，世咸稱之。蘇峻之亂，避地東陽山，太尉郗鑒檄爲兗州治中，又辟太尉掾；康帝爲司徒，亦辟焉；征西將軍庾亮請爲儒林參軍；徵拜博士、著作郎，皆不就。邑里宗其道，有事必諮而後行。東陽太守阮裕、長山令王濛，皆一時名士，并與惇游處，深相欽重。養志二十餘年，永和九年卒，時年四十九，友朋相與刊石立頌，以表德美云。

江惇字思悛，孝友純真，高節脱俗。生性好學，儒學玄學兼備。常認爲君子所樹立的德行，應當依照禮法而動，雖然隱居和顯達的道路不同，但没有不依從禮教的。如果放達而無拘束，以肆意放縱爲榮，不但違背禮法，也是道德所不取的。於是寫作《通道崇檢論》，世人都稱贊它。蘇峻之亂，躲避到東陽山上，太尉郗鑒徵召爲兗州治中，又徵用爲太尉掾；康帝任司徒時，也曾徵用過他；征西將軍庾亮請他任儒林參軍；徵用爲博士、著作郎，都未就任。地方鄉邑尊崇其道德，有事必定先向他請教而後施行。東陽太守阮裕、長山令王濛，都是當時名士，一起和江惇同游共處，相互深爲欽佩敬重。修身養性二十多年，永和九年去世，當時年僅四十九歲，朋友共同爲他刻石立碑稱頌，以表彰他的道德美名。

孫楚

孫楚字子荆，太原中都人也。祖資，魏驃騎將軍。父宏，南陽太守。楚才藻卓絶，爽邁不群，多所陵傲，缺鄉曲之譽。年四十餘，始參鎮東軍事。

文帝遣符劭、孫郁使吴，將軍石苞令楚作書遺孫晧曰：

蓋見機而作，《周易》所貴；小不事大，《春秋》所誅。此乃吉凶之萌兆，榮辱所由生也。是故許鄭以銜璧全國，曹譚以無禮取滅。載籍既記其成敗，古今又著其愚智，不復廣引譬類，崇飾浮辭。苟以夸大爲名，更喪忠告之實。今粗論事要，以相覺悟。

昔炎精幽昧，曆數將終，桓、靈失德，災釁并興，豺狼抗爪牙之毒，生靈罹塗炭之難。由是九州絶貫，王綱解紐，四海蕭條，非復漢有。太祖承運，神武

孫楚字子荆，是太原中都人。祖父孫資，是魏驃騎將軍。父孫宏，曾任南陽太守。孫楚的才學文章卓絶，爽朗超逸，多有居高自傲的言行，在當地没有得美譽。年至四十餘歲，纔開始參與鎮東將軍的事務。

文帝派符劭、孫郁出使吴國，將軍石苞叫孫楚寫信給孫晧説：

見機而行，是《周易》中可貴之理；小不事大，是《春秋》所聲討之事。這是吉凶的預兆，榮辱産生的根由。所以許鄭之君銜璧投降以保全其國，曹譚之君因無禮而自取滅亡。史書既已記載其成敗的因由，古今又已表明其或愚或智的情況，就不必再過多引證，誇飾虚文。倘若以誇大爲名，更失去了忠告的意義。現在僅粗略論述事情的要義，以期有助於醒悟。

從前漢朝的徵象昏暗，氣數將盡，桓帝、靈帝喪失君德，災禍一并發生，豺狼暴露其爪牙之凶毒，生靈遭受其塗炭之苦。因而九州斷絶了連結的繩纜，王綱鬆懈了維係的紐帶，四海蕭條，不再爲漢朝所有。太祖

應期，征討暴亂，克寧區夏；協建靈符，天命既集，遂廓弘基，奄有魏域。土則神州中岳，器則九鼎猶存，世載淑美，重光相襲，故知四隩之攸同，帝者之壯觀也。昔公孫氏承藉父兄，世居東裔，擁帶燕胡，憑陵險遠，講武游盤，不供職貢，內傲帝命，外通南國，乘桴滄海，交酬貨賄，葛越布于朔土，貂馬延于吳會；自以控弦十萬，奔走之力，信能右折燕齊，左震扶桑，轢轢沙漠，南面稱王。宣王薄伐，猛銳長驅，師次遼陽，而城池不守；枹鼓暫鳴，而元凶折首。於是遠近疆埸，列郡大荒，收離聚散，大安其居，衆庶悅服，殊俗款附。自茲以降，九野清泰，東夷獻其樂器，肅慎貢其楛矢，曠世不羈，應化而至，巍巍蕩蕩，想所具聞也。

承接大運，神勇應時而生，征討暴亂，克平中原；協同創建皇業，天命既已降臨，於是開拓宏大的基業，擁有魏國的疆域。其領土則有神州中岳，寶器則傳國的九鼎猶在，世代相傳美德，重光瑞應相繼，故此而知四方之一統，帝王大業之壯觀。此前公孫氏憑藉其父兄之力，世代居於東方邊遠之地，裹挾燕地胡人，侵擾險遠之地，習武游樂，不獻貢品，內則藐視皇帝的命令，外則勾結南國，乘小筏以渡滄海，贈送收取財貨，南邊的葛布在北地到處可見，北方的貂馬被帶到吳會；自恃有十萬士兵，其奔走作戰能力，真的能右摧毀燕、齊，左威震扶桑，踏平碾碎沙漠，南面而稱王。宣王前往征伐，猛銳之師長驅直入，大軍駐扎遼陽，而其城池不能堅守；戰鼓鳴響，而其首惡者斷頭。於是遠近疆埸，從各郡到荒遠之地，收聚分離失散之人，使他們都安居樂業，衆人心悅誠服，遠方之民真心歸附。從那時以來，九州清平安泰，東夷進獻其樂器，肅慎貢上其楛木之矢，世代罕見的雄才，應時運而至，巍峨浩蕩，想來都是聽説過的。

吳之先祖，起自荆楚，遭時擾攘，潛播江表。劉備震懼，亦逃巴岷。遂因山陵積石之固，三江五湖浩汗無涯，假氣游魂，迄兹四紀。兩邦合從，東西唱和，互相扇動，距捍中國。自謂三分鼎足之勢，可與泰山共相終始也。相國晉王輔相帝室，文武桓桓，志厲秋霜，廟勝之算，應變無窮，獨見之鑒，與衆絶慮。主上欽明，委以萬機，長轡遠御，妙略潛授，偏師同心，上下用力，陵威奮伐，深入其阻，并敵一向，奪其膽氣。小戰江由，則成都自潰；曜兵劍閣，則姜維面縛。開地六千，領郡三十。兵不逾時，梁益肅清，使竊號之

吳國的先祖，從荆楚興起，遭到時世戰亂，悄悄在長江之濱發展勢力。劉備震驚恐懼，也逃跑到了巴岷一帶。於是憑靠着高山壘石的堅固，三江五湖的浩蕩無邊，至今已有近五十年。兩國聯合，東唱西和，互相煽動，對抗中原。自以爲鼎足三分的形勢，可以與泰山共存。相國晉王輔佐皇室，文武之才衆多，雄心壯志如秋霜磨礪，朝廷勝算，應變無窮，獨到的遠見洞察明鑒，爲衆人排除了疑慮。主上英明，委以種種軍機大事，指揮遠征長討，暗中傳授妙計，分兵各部而團結一致，上下用力，揚威奮戰，深入險阻，共同對敵，奮發其肝膽氣概。小戰江由，則成都之敵自己潰敗；顯示軍威於劍閣，則姜維被捆綁到軍前。開拓疆土六千，占領各郡共三十。出兵不過一季，梁益之敵全肅清，讓那僭號稱君的雄傑，叩頭於紅

雄，稽顙絳闕，球琳重錦，充於府庫。夫韓并魏徙，虢滅虞亡，此皆前鑒，後事之表。又南中吕興，深睹天命，蟬蜕内附，願爲臣妾。外失輔車脣齒之援，内有羽毛零落之漸，而徘徊危國，冀延日月，此由魏武侯却指山河，自以爲强，殊不知物有興亡，則所美非其地也。

方今百僚濟濟，俊乂盈朝，武臣猛將，折衝萬里，國富兵强，六軍精練，思復翰飛，飲馬南海。自頃國家整修器械，興造舟楫，簡習水戰，樓船萬艘，千里相望，刳木已來，舟車之用未有如今之殷盛者也。驍勇百萬，畜力待時。役不再舉，今日之師也。然主相眷眷未便電發者，猶以爲愛人治國，道家所尚，崇城遂卑，文王退舍，故先開大信，喻以存亡，殷勤之指，往使所究也。若能審勢安危，自求多福，蹶然改容，祗承往錫，追慕南越，嬰齊入侍，北面稱臣，伏聽告策，則世祚江表，永爲魏藩，豐功顯報，隆於今日矣。若猶侮慢，未順王命，然後謀力雲合，指麾從風，雍梁二州，順流而東，青徐戰士，列江而西，荆揚兖豫，争驅八衝，征東甲卒，武步秣陵，爾乃王輿整駕，六戎徐征，羽校燭日，旌旗星流，龍游曜路，歌吹盈耳，士卒奔邁，其會如林，烟塵俱起，震天駭地，渴賞之士，鋒鏑争先，忽然一旦，身首横分，宗祀淪覆，取戒萬世，引領南望，良助寒心！夫療膏肓之疾者，必進苦口之藥；决狐疑之慮者，亦告逆耳之

樓皇宫，繳獲的球琳重錦，充滿了倉庫。説到韓國被吞并魏國遷徙，虢國覆滅而虞國消亡，這都是前車之鑒，後事之師。又有南方的吕興，深知天命所歸，改换旗號歸順，願意稱臣。外邊失去了輔車脣齒的相互支援，内部有羽毛零落的衰微開端，却徘徊於危國，希望拖延時間，這好像魏武侯敗退而指點江山，自以爲强大，却不懂得事物有興亡之理，而所稱美的不合時宜。

如今百官衆多，俊才盈朝，武臣猛將，萬里禦敵，國富兵强，六軍精鋭，想再展翅奮飛，到南海飲馬。自不久前國家整修器械，興造舟船，練習水戰，樓船萬艘，千里相望，自人們剖木爲舟以來，動用戰船從未有如今這樣的規模。勇猛的精兵百萬，養精蓄鋭以等待時機。不用打第二仗即可全勝，説的就是今天的大軍。然而主上憐憫而不立即發動雷電之威，仍本着愛民治國，這是道家所崇尚的，崇國的城池低矮，因而周文王不忍攻打而先退軍，因此先顯示博大的誠信，説明存亡之理，其懇切之意，是前往的使者所要説明白的。如果能够審察安危之勢，自求福祉，幡然悔悟，恭敬接受使者帶去的賜命，追思仰慕南越時嬰齊入朝侍奉之事，面朝北邊稱臣，恭聽訓誥，則世代福運行於長江之濱，永遠做魏的屬國，建立大功而有明顯的報償，其興盛將超過今日。假若仍是輕狂傲慢，不順從王命，然後企圖像烏雲聚合般糾集力量，看着風向指揮隊伍來頑抗，那麽雍、梁兩州的兵馬，順流東下，青、徐兩地的戰士，沿着長江西進，荆、揚、兖、豫的兵將，競相馳騁於八條要道上，征東的披甲勇士，進軍秣陵，然後整備君王車輿，六軍漸次出征，軍中彩羽之節輝映日光，旌旗如流星飛舞，真龍出游而光耀通路，歌聲樂聲不絶於耳，士兵奔跑踴躍，像森林般聚會，烟塵揚起，驚天動地，渴望封賞的將士，在箭矢紛飛中奮勇争先，忽然某一天早上，身首横分異處，祖宗廟堂坍塌

言。如其猶豫，迷而不反，恐俞附見其已死，扁鵲知其無功矣。勉思良圖，惟所去就。

湮滅，成爲萬代的鑒戒，而伸頭南望，的確是令人寒心！對於治療深入膏肓的疾病，必定要進服苦口之藥；決斷狐疑的思慮，也當勸告逆耳之言。假如猶豫不决，迷途而不知返，就怕俞附見其已死，扁鵲知道也無能爲力了。切望考慮一個好的計策，或去或從任憑選擇。

劭等至吴，不敢爲通。

符劭等人到吴國，不敢通報此信。

楚後遷佐著作郎，復參石苞驃騎軍事。楚既負其材氣，頗侮易於苞，初至，長揖曰："天子命我參卿軍事。"因此而嫌隙遂構。苞奏楚與吴人孫世山共訕毁時政，楚亦抗表自理，紛紜經年，事未判，又與鄉人郭奕忿争。武帝雖不顯明其罪，然以少賤受責，遂湮廢積年。初，參軍不敬府主，楚既輕苞，遂制施敬，自楚始也。

孫楚後來遷任佐著作郎，又參與石苞驃騎軍務。孫楚既然自負其才氣，對石苞很是輕視簡慢，剛來到時，拱拱手説："天子叫我參謀你的軍務。"因此兩人有了隔閡。石苞啓奏孫楚與吴國人孫世山一起詆毁朝廷大政，孫楚也上表申述論理，争論了一年，事情尚未判明，又和同鄉人郭奕抗争。武帝雖然不張揚他的罪過，但因他小有輕賤而受人指責，於是被停職埋没多年。初時，參軍多不尊敬其上司，孫楚既已輕慢石苞，於是制訂了參軍要尊敬上司的規定，這是從孫楚開始的。

征西將軍、扶風王駿與楚舊好，起爲參軍。轉梁令，遷衛將軍司馬。時龍見武庫井中，群臣將上賀，楚上言曰："頃聞武庫井中有二龍，群臣或有謂之禎祥而稱賀者，或有謂之非祥無所賀者，可謂楚既失之，而齊亦未爲得也。夫龍或俯鱗潛于重泉，或仰攀雲漢游乎蒼昊，而今蟠于坎井，同於蛙蝦者，豈獨管庫之士或有隱伏，厮役之賢没於行伍？故龍見光景，有所感悟。願陛下赦小過，舉賢才，垂夢於傅岩，望想於渭濱，修學官，起淹滯，申命公卿，舉獨行君子可惇風厲俗者，又舉亮拔秀異之才可以撥煩理難矯世抗言者，無繫世族，必先逸賤。夫戰勝攻取之勢，并兼混一之威，五伯之事，韓白之功耳；至於制禮作樂，闡揚道化，甫是士人出筋力之秋也。伏願陛下擇狂夫之言。"

征西將軍、扶風王司馬駿和孫楚舊時友好，起用他爲參軍。轉任梁縣縣令，遷任衛將軍司馬。這時有龍出現於武庫水井中，群臣將要上表稱賀，孫楚進奏道："最近聽説武庫的水井中出現了兩條龍，衆臣中有人認爲是吉祥之兆而稱賀，也有人認爲并非吉祥而没什麽可賀的，可以説是楚人已錯，而齊人也不算對。龍有時俯身潛藏於深泉，有時高入雲漢游於蒼天，然而現在盤伏在坑穴水井中，與青蛙小蝦同伍，是否是預兆着管庫房的人中或者有英才隱伏，服勞役的人中有賢者埋没在行伍裏？所以龍出現這種情况，應令人有所感悟。希望陛下赦免犯有小過錯的人，舉用賢才，也托夢給在傅岩舂墻爲奴的奇才，想望那在渭水邊釣魚的高人，修建學校，起用有才而未被重用的人，明令公卿，推薦可移風易俗而品行獨特的君子，并舉薦善理煩難事務而敢於撥亂反正的超拔人才，不要拘泥於世襲貴族，而一定要優先從隱逸之士或普通人中選拔。事實上，百戰百勝，兼并統一，是五伯和韓信白起所建的功勛；至於制定禮樂，闡明和弘揚道德教化，

正是士人出力的時候。謹望陛下擇用我這個狂人的意見。”

惠帝初，爲馮翊太守。元康三年卒。

惠帝初年，任馮翊太守。元康三年去世。

初，楚與同郡王濟友善，濟爲本州大中正，訪問銓邑人品狀，至楚，濟曰：“此人非卿所能目，吾自爲之。”乃狀楚曰：“天才英博，亮拔不群。”楚少時欲隱居，謂濟曰：“當欲枕石漱流。”誤云“漱石枕流”。濟曰：“流非可枕，石非可漱。”楚曰：“所以枕流，欲洗其耳；所以漱石，欲厲其齒。”楚少所推服，惟雅敬濟。初，楚除婦服，作詩以示濟，濟曰：“未知文生於情，情生於文，覽之凄然，增伉儷之重。”

當初，孫楚和同郡的王濟友好，王濟爲本州大中正，訪找考察鄉邑人士的品行表現，訪問到孫楚時，王濟對同僚說：“這人不是你所能瞭解的，我自己來辦。”於是就評述孫楚道：“天才博識，特出超群。”孫楚年輕時想隱居，對王濟説：“想以山石爲枕以江水洗漱。”誤説是“以山石洗漱以江流爲枕”。王濟説：“江流不能枕，山石不能洗。”孫楚説：“所以説以江流爲枕，是想洗净耳朵；所以説用山石洗漱，是想磨礪牙齒。”孫楚年輕時所推崇佩服的，僅王濟一人。當初，孫楚在因妻死服喪期滿除去喪服後，寫詩給王濟看，王濟説：“我不明白文生於情，還是情生於文，但讀此詩很令我傷感，增加了夫婦間的敬重。”

三子：衆、洵、纂。衆及洵俱未仕而早終，惟纂子統、綽并知名。

三個兒子：孫衆、孫洵、孫纂。孫衆和孫洵都未出仕而早死，衹有孫纂的兒子孫統、孫綽聞名於世。

孫統

統字承公。幼與綽及從弟盛過江。誕任不羈，而善屬文，時人以爲有楚風。征北將軍褚裒聞其名，命爲參軍，辭不就，家于會稽。性好山水，乃求爲鄞令，轉在吴寧。居職不留心碎務，縱意游肆，名山勝川，靡不窮究。後爲餘姚令，卒。

孫統字承公。幼年時和孫綽及堂弟孫盛渡過長江到南方。曠達放任不受約束，但善於寫文章，當時人們認爲他有孫楚的風範。征北將軍褚裒聽到他的名聲，命他參與軍事，推辭不去，家居於會稽。其性情喜好山水，於是請求任鄞縣令，轉任到吴寧。任職時不留心於瑣碎的政務，盡情游樂，名山勝水，無不究根尋源。後任餘姚令，去世。

子騰嗣，以博學著稱，位至廷尉。騰弟登，少善名理，注《老子》，行于世，仕至尚書郎，早終。

其子孫騰繼承家業，因博學多才而著稱，官位至廷尉。孫騰的弟弟孫登，年輕時善於辨析名理，注釋《老子》，流行於世，官位至尚書郎，早死。

孫綽

綽字興公。博學善屬文，少與高陽許詢俱有高尚之志。居于會稽，游放山水，十有餘年，乃作《遂初賦》以致其意。嘗鄙山濤，而謂人

孫綽字興公。學識廣博善寫文章，少年時和高陽人許詢都有高尚的志趣。居住在會稽，游玩山水，過了十多年，作《遂初賦》表明其心志。曾經鄙視山濤，因而對人説：“山濤這人我不理

曰："山濤吾所不解，吏非吏，隱非隱，若以元禮門爲龍津，則當點額暴鱗矣。"所居齋前種一株松，恒自守護，鄰人謂之曰："樹子非不楚楚可憐，但恐永無棟梁日耳。"綽答曰："楓柳雖復合抱，亦何所施邪!"綽與詢一時名流，或愛詢高邁，則鄙於綽，或愛綽才藻，而無取於詢。沙門支遁試問綽："君何如許?"答曰："高情遠致，弟子早已伏膺；然一咏一吟，許將北面矣。"絶重張衡、左思之賦，每云："《三都》、《二京》，五經之鼓吹也。"嘗作《天台山賦》，辭致甚工，初成，以示友人范榮期，云："卿試擲地，當作金石聲也。"榮期曰："恐此金石非中宫商。"然每至佳句，輒云："應是我輩語。"除著作佐郎，襲爵長樂侯。

綽性通率，好譏調。嘗與習鑿齒共行，綽在前，顧謂鑿齒曰："沙之汰之，瓦石在後。"鑿齒曰："簸之颺之，糠秕在前。"

征西將軍庾亮請爲參軍，補章安令，徵拜太學博士，遷尚書郎。揚州刺史殷浩以爲建威長史。會稽内史王羲之引爲右軍長史。轉永嘉太守，遷散騎常侍，領著作郎。

時大司馬桓温欲經緯中國，以河南粗平，將移都洛陽。朝廷畏温，不敢爲異，而北土蕭條，人情疑懼，雖并知不可，莫敢先諫。綽乃上疏曰：

伏見征西大將軍臣温表"便當躬率三軍，討除二寇，蕩滌河渭，清灑舊京。然後神旂電舒，朝服濟江，反皇居於中土，正玉衡於天極"。斯超世之弘圖，千載之盛事。然臣之所懷，竊有未

解，官不是官，隱士不是隱士，如果把元禮門當成龍津，他會跳不過龍門而被點額曬鱗的。"所住的書房前種有一株松樹，常自己守護，鄰居對他説："此樹并非不茂盛可愛，衹怕永遠没有成爲棟梁之日呢。"孫綽答道："楓樹柳樹即使有合抱之粗，又有什麽用處呢!"孫綽和許詢都是當時名流，有人喜歡許詢的高潔超逸，而鄙視孫綽；有人喜歡孫綽的文才辭藻，而認爲許詢没有什麽可取之處。僧人支遁試着問孫綽："您和許詢相比怎麽樣?"回答説："許詢高遠的情致，弟子早已衷心敬佩；然而咏吟詩賦，許詢就不如我了。"極爲推重張衡、左思的賦，常説："《三都賦》、《二京賦》，是對五經的宣揚。"曾作《天台山賦》，文辭非常美妙，剛寫成，拿給友人范榮期看，説："你試着把它扔到地上，一定會發出金石的聲響。"榮期説："恐怕這種金石之聲不合宫商之調。"然而每當遇到佳句，就説："應是我們這些人説的話。"授著作佐郎，繼承爵位長樂侯。

孫綽生性率直，喜好譏諷調侃。曾與習鑿齒一起走路，孫綽走在前面，回頭對鑿齒説："洗啊淘啊，瓦石落在後面。"鑿齒説："簸啊揚啊，糠秕飄在前頭。"

征西將軍庾亮請孫綽任參軍，補授章安令，徵用爲太學博士，升任尚書郎。揚州刺史殷浩任用他爲建威長史。會稽内史王羲之引薦他爲右軍長史。轉任永嘉太守，升任散騎常侍，兼著作郎。

當時大司馬桓温想謀劃中原，因河南基本平定，打算遷移都城到洛陽。朝廷畏懼桓温，不敢提出異議，而北方蕭條荒凉，人心懷疑恐懼，雖然都知道不能遷都，但没有誰敢先出來勸阻。孫綽却上疏道：

看到征西大將軍桓温奏表説"當親率三軍，征討消滅二寇，蕩滌河渭一帶，清掃舊都。然後神旗如閃電飛揚，不戰而勝地渡過長江，使皇都返回到中原，歸正玉衡星於北極星座之位"。這是百代的宏圖，千載之盛事。但依我之見，還有不放心的地方，我

安，以爲帝王之興，莫不藉地利人和以建功業，貴能以義平暴，因而撫之。懷愍不建，淪胥秦京，遂令胡戎交侵，神州絶綱，土崩之釁，誠由道喪。然中夏蕩蕩，一時横流，百郡千城曾無完郛者，何哉？亦以地不可守，投奔有所故也。天祚未革，中宗龍飛，非惟信順協於天人而已，實賴萬里長江畫而守之耳。《易》稱“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義大矣哉！斯已然之明效也。今作勝談，自當任道而遺險；校實量分，不得不保小以固存。自喪亂已來六十餘年，蒼生殄滅，百不遺一，河洛丘虚，函夏蕭條，井堙木刊，阡陌夷滅，生理茫茫，永無依歸。播流江表，已經數世，存者長子老孫，亡者丘隴成行。雖北風之思感其素心，目前之哀實爲交切。若還都旋軫之日，中興五陵，即復緬成遐域。泰山之安既難以理保，烝烝之思豈不纏於聖心哉！	認爲帝王的興起没有不藉助地利人和來建功立業的，貴在能靠正義平定暴虐，對其進行安撫。懷帝、愍帝不修朝綱，淪陷秦京，於是胡戎外族交相入侵，神州被割斷了聯係，土崩瓦解的禍患，實在是由於道之淪喪。然而中原地區幅員遼闊，一時動蕩，百郡千城竟然没有保全的城郭，爲什麽呢？也是因爲其地不能堅守，又没有可以投奔的地方的緣故。天授的國統未被更改，中宗興起，不僅確是對天命人事的順從協調而已，實在也是倚賴萬里長江纔能畫江堅守啊。《周易》説“王公設置險要來保守他們的封國”，險阻的意義目前的確太大了！這已經很明顯。現在如要發表高明的議論，自然應當要承當道義而捨棄這些險阻；但從實際考察權衡，却不得不保守小地方以圖生存。自從喪亂以來已有六十多年，百姓滅絶，百無剩一，河洛之地變成廢墟，華夏蕭條，井埋樹砍，田野荒蕪，前途茫茫，永無歸依。遷徙流亡於長江之濱，已經數代，活着的人養育子孫，死去的墳墓成行。雖然胡馬北風之戀感動其真情，目前的悲哀却實在至關緊要。如果有遷都返駕的那一天，那麽曾由破敗變繁華的豪門貴族所居的“五陵”之地，就要又成爲遥遠的地方了。泰山般的安穩既然難以保有，希望國家興盛的思慮豈不更糾纏於陛下心中嗎！
温今此舉，誠欲大覽始終，爲國遠圖。向無山陵之急，亦未首决大謀，獨任天下之至難也。今發憤忘食，忠慨亮到，凡在有心，孰不致感！而百姓震駭，同懷危懼者，豈不以反舊之樂賒，而趣死之憂促哉！何者？植根於江外數十年矣，一朝拔之，頓驅跋於空荒之地，提挈萬里，逾險浮深，離墳墓，棄生業，富者無三年之糧，貧者無一飡之飯，田宅不可復售，舟車無從而得，捨	桓温現在這一舉動，實在是想縱觀始終，爲國遠謀。假若不是出於人主的迫切，他也不會出頭决斷大計，獨自擔負天下最難承擔的重任。如今他發奮忘食，忠誠坦白，大凡有良心的人，誰不爲此而感動！然而百姓震驚害怕，共同心懷恐懼的原因，難道不是因爲返歸舊地的歡樂過於遥遠，而奔向死亡的憂慮却十分迫近嗎！爲什麽呢？定居生根於江南幾十年了，一旦連根拔起遷移，顛沛流離於空曠荒凉的地方，拖家帶口萬里行走，越過艱險渡過江河，離别親人的墳墓，抛棄謀生的道路，富的没有三年之糧，窮的

安樂之國，適習亂之鄉，出必安之地，就累卵之危，將頓仆道塗，飄溺江川，僅有達者。夫國以人爲本，疾寇所以爲人，衆喪而寇除，亦安所取裁？此仁者所宜哀矜，國家所宜深慮也。自古今帝王之都，豈有常所，時隆則宅中而圖大，勢屈則遵養以待會。使德不可勝，家有三年之積，然後始可謀太平之事耳。今天時人事，有未至者矣，一朝欲一宇宙，無乃頓而難舉乎？

没有一餐之飯，田地屋宅不能再買賣，車船無處可得，捨棄安居樂業之國，前往常有戰亂之鄉，離開絶對安全之地，赴累卵之危，可能還要跌撞倒斃在半路上，漂浮沉溺於江河中，僅有極少數的人能到達目的地。國家是以人爲本，恨賊抗敵是爲了民衆，但民衆喪失而敵人消滅了，又有什麽可取的呢？這是仁愛之人所應同情，國家所應深思熟慮的事情。自古至今帝王之都，豈有長久不變的地方，時世興隆就居於中央以圖謀大業，時世不順就退一步以等待時機。能使文德不可戰勝，百姓家有三年的藏糧，這樣以後就可以圖謀太平之事了。如今天時人事，尚有不如人意之處，一朝一夕就想統一天下，難道不困頓而難成嗎？

臣之愚計，以爲且可更遣一將有威名資實者，先鎮洛陽，於陵所築二壘以奉衛山陵，掃平梁許，清一河南，運漕之路既通，然後盡力於開墾，廣田積穀，漸爲徙者之資。如此，賊見亡徵，勢必遠竄。如其迷逆不化，復欲送死者，南北諸軍風馳電赴，若身手之救痛痒，率然之應首尾，山陵既固，中夏小康。陛下且端委紫極，增修德政，躬行漢文簡樸之至，去小惠，節游費，審官人，練甲兵，以養士滅寇爲先。十年行之，無使隳廢，則貧者殖其財，怯者充其勇，人知天德，赴死如歸，以此致政，猶運諸掌握。何故捨百勝之長理，舉天下而一擲哉！陛下春秋方富，温克壯其猷，君臣相與，弘養德業，括囊元吉，豈不快乎！

依我的愚見，認爲暫且可换派一名有威名又有真才實幹的將領，先鎮守洛陽，在帝陵所在之地修築兩處營壘來侍奉護衛皇陵，掃平梁 許之地，肅清整個河南，等水路運輸的航道已通，然後盡力開墾，擴大農田積蓄糧食，逐步爲遷徙的人提供資助。這樣，賊人見到他們快要滅亡的徵兆，勢必遠遠逃竄。假如他們執迷不悟頑固不化，還想送死，南北各路軍馬如風馳電赴，就像用手搔癢一樣，輕易地撓上撓下，帝王的基業便已鞏固，中原地區便基本安定。陛下暫且端居龍位，多行德政，親身實行漢文帝極爲崇尚儉樸的做法，去掉小恩小惠，節省游樂花費，考察官吏，訓練士兵，把養兵消滅仇敵放在第一位。這樣做十年，不要停廢，則窮人增加財産，膽小的有了勇氣，人民知道皇上的恩德，視死如歸，憑這些來爲政，易如反掌。爲何要放棄必定勝利的道理，拿天下孤注一擲呢！陛下正年富力强，桓温能廣爲出謀獻策，君臣一起，弘大德政，囊括所有的吉祥福運，難道不是令人高興的事嗎！

今温唱高議，聖朝互同，臣以輕微，獨獻管見。出言之難，實在今日，而臣區區必聞天聽

如今桓温領頭發表高論，聖上也相與認同，臣下我憑着低微的身份，獨自呈上這一管之見。開口説話之難，確實就在今天，然

者，竊以無諱之朝，狂瞽進説，芻蕘之謀，聖賢所察，所以不勝至憂，觸冒干陳。若陛下垂神，温少留思，豈非屈於一人而允億兆之願哉！如以干忤罪大，欲加顯戮，使丹誠上達，退受刑誅，雖没泉壤，尸且不朽。

而臣下微不足道的意見一定要讓聖上知道，我認爲在無可忌諱的聖朝，狂人瞎子都可以直言進諫，割草打柴之人的計謀，聖賢有所明察，所以我不勝擔憂，冒犯聖意而來陳述。如果陛下賜予明鑒，桓温稍微留心考慮，難道不是委屈一人而順應了億萬人的心願嗎！如果因冒犯的罪行太大，要加罪處死，則先讓我的赤誠忠心能對聖上表白，退下來再受刑殺頭，那我即使身埋於深坑黄土，尸骨也將不朽。

桓温見綽表，不悦，曰："致意興公，何不尋君《遂初賦》，知人家國事邪！"尋轉廷尉卿，領著作。

桓温見到孫綽的奏表，不高興，説："傳我的意思給興公，爲什麽不翻尋您的《遂初賦》，懂得别人的家事國事嗎！"不久轉任廷尉卿，兼著作郎。

綽少以文才垂稱，于時文士，綽爲其冠。温、王、郗、庾諸公之薨，必須綽爲碑文，然後刊石焉。年五十八，卒。

孫綽年輕時以文章才華而被人稱道，在當時的文士中，孫綽是第一人。温、王、郗、庾諸公死時，都要孫綽寫碑文，然後刻於碑石上。享年五十八歲，去世。

子嗣，有綽風，文章相亞，位至中軍參軍，早亡。

其子孫嗣，有孫綽的風範，文章僅次於其父，官位至中軍參軍，早死。

史臣曰：江統風檢操行，良有可稱，陳留多士，斯爲其冠。《徙戎》之論，實乃經國遠圖。然運距中衰，陵替有漸，假其言見用，恐速禍招怨，無救於將顛也。逮愍懷廢徙，冒禁拜辭，所謂命輕鴻毛，義貴熊掌。彪位隆端右，竭誠獻替。惇遺忽榮利，聿修天爵。雖出處異塗，俱難兄弟矣。孫楚體英絢之姿，超然出類，見知武子，誠無愧色。覽其貽晧之書，諒曩代之佳筆也。而負才誕傲，蔑苞忿奕，違遜讓之道，肆陵憤之氣，丁年沈廢，諒自取矣。統綽棣華秀發，名顯中興，可謂無忝爾祖。統竟淪迹下邑，窮觀勝地，會其心焉。綽獻直論辭，都不懾元子，有匪躬之節，豈徒文雅而已哉！

史臣曰：江統的風範操行，很有值得稱道的地方，陳留的賢士衆多，這是其中第一人。《徙戎》一文的論述，確是治國的遠大謀略。然而時運中途轉衰，綱紀漸次廢弛，假如他的意見被采納，衹怕會加快禍患的到來而招致怨言，對即將顛覆敗亡的形勢不會有什麽補救。等到愍懷太子被廢黜遷到外地，冒犯禁令前去拜别，這就是所説的生命比鴻毛還輕，道義比熊掌還貴重。孫彪的官位高至尚書，竭盡忠心直言進諫。孫惇拋棄富貴名利，修立的是高尚的道德修養。雖然出仕和隱居的道路不同，但兄弟二人的美名難分高下。孫楚本身具有傑出美好的風姿，超群出衆，見識和武子相比，確實毫不慚愧。看他給孫晧的信，真是前代的佳作。但自負有才而輕狂傲慢，輕慢石苞、郭奕，違背謙遜禮讓的原則，隨意發泄凌人之氣，壯年被停職没，確也是咎由自取。孫統、孫綽兄弟并秀，揚名於中興之世，可説是没有辱没他們的祖輩。孫統最終沉淪於小地方，

盡情游觀風景名勝，恰如他的秉性。孫綽直言論說，全然不畏懼元子，有奮不顧身而進忠的氣節，豈僅僅是文雅風流而已呢！

贊曰：應元蹈義，子荆越俗。江寡悔尤，孫貽擯辱。彪統昆弟，江左馳聲。彬彬藻思，綽冠群英。

贊曰：應元奉行大義，子荆超越凡俗。江氏少有悔過之處，孫氏傳代毫無羞辱。江彪和孫統兩家兄弟，在江左傳揚美名。文采才華，孫綽獨冠群英。

晋書卷五十七

列傳第二十七

羅憲

羅憲字令則，襄陽人也。父蒙，蜀廣漢太守。憲年十三，能屬文，早知名。師事譙周，周門人稱爲子貢。性方亮嚴整，待士無倦，輕財好施，不營産業。仕蜀爲太子舍人、宣信校尉。再使於吴，吴人稱焉。

時黄皓預政，衆多附之，憲獨介然。皓恚之，左遷巴東太守。時大將軍閻宇都督巴東，拜憲領軍，爲宇副貳。魏之伐蜀，召宇西還，憲守永安城。及成都敗，城中擾動，邊江長吏皆棄城走，憲斬亂者一人，百姓乃安。知劉禪降，乃率所統臨于都亭三日。吴聞蜀敗，遣將軍盛憲西上，外托救援，内欲襲憲。憲曰："本朝傾覆，吴爲脣齒，不恤我難，而邀其利，吾寧當爲降虜乎!"乃歸順。於是繕甲完聚，厲以節義，士皆用命。及鍾會、鄧艾死，百城無主，吴又使步協西征，憲大破其軍。孫休怒，又遣陸抗助協。憲距守經年，救援不至，城中疾疫太半。或勸南出牂柯，北奔上庸，可以保全。憲曰："夫爲人主，百姓所仰，既不能存，急而棄之，君子不爲也。畢命於此矣。"會荆州刺史胡烈等救之，抗退。加陵江將軍、監巴東軍事、使持節，領武陵太守。

羅憲字令則，是襄陽人。父羅蒙，曾任蜀廣漢太守。羅憲十三歲，能寫文章，早就知名，拜譙周爲師，譙周的學生稱他爲子貢。生性正直聰慧而嚴肅端正，待人不知疲倦，看輕錢財喜好施捨，不經營家産田業。出任蜀國太子舍人、宣信校尉。兩次出使吴國，吴人稱贊他。

當時黄皓干預朝政，衆人中很多都投附他，羅憲惟獨堅正不移。黄皓生怒，降職改任爲巴東太守。這時大將軍閻宇統率巴東，授羅憲爲領軍，作爲閻宇的輔佐。魏國進攻蜀國，朝廷詔令閻宇返回西邊，羅憲鎮守永安城。等到成都失敗，城中騷動，靠近長江城池的官吏都棄城逃跑，羅憲斬了一名亂逃者，百姓纔安定。知道劉禪已經投降，於是帶領所統率的部下到都亭哭吊三天。吴國聽説蜀國敗亡，派將軍盛憲西上，對外藉口來救援，其實心裏是想攻襲羅憲。羅憲説："我朝敗亡，吴是脣齒相依的鄰國，不哀憐我國大難，而想謀求自己的利益，我難道應當成爲俘虜嗎!"就歸順了魏國。於是修造武器整治城郭聚積糧食，用節尚道義來勉勵部下，部下都捨命報效。到鍾會、鄧艾死後，百城無主，吴國又派步協西征，羅憲打敗了來犯之敵。孫休大怒，又派陸抗來幫助步協。羅憲抵抗堅守了很長時間，救援力量不到，城中大半人染上了瘟疫。有人勸説從南邊出走牂柯，向北逃奔上庸，可以保證安全。羅憲説："爲民作主，百姓所仰賴，既然不能保全他們的性命，危急時却拋棄他們，這是正人君子不做的事。就死在這裏了。"剛好遇到荆州刺史胡烈等的救援，陸抗退兵。加授陵

江將軍、監巴東軍事、使持節，兼任武陵太守。

泰始初入朝，詔曰："憲忠烈果毅，有才策器幹，可給鼓吹。"又賜山玄玉佩劍。泰始六年卒，贈使持節、安南將軍、武陵太守，追封西鄂侯，謚曰烈。

泰始初年入朝，皇帝下詔說："羅憲忠誠勇敢果斷剛毅，有謀略才幹，應當賜給鼓吹儀仗。"又賜給山玄玉佩劍。泰始六年去世，追贈爲使持節、安南將軍、武陵太守，追封爲西鄂侯，謚號烈。

初，憲侍宴華林園，詔問蜀大臣子弟，後問先輩宜時叙用者，憲薦蜀人常忌、杜軫等，皆西國之良器，武帝并召而任之。

當初，羅憲陪同皇帝在華林園宴飲，皇帝降詔詢問蜀國大臣子弟情況，再問及先輩中適宜當時任用的人，羅憲推薦蜀地人常忌、杜軫等，都是西部的優秀人才，武帝全都召來并任用他們。

子襲，歷給事中、陵江將軍，統其父部曲，至廣漢太守。兄子尚。

其子羅襲，歷任給事中、陵江將軍，統領其父原屬部隊，官至廣漢太守。其兄之子羅尚。

羅尚

尚字敬之，一名仲。父式，牂柯太守。尚少孤，依叔父憲。善屬文。荆州刺史王戎以尚及劉喬爲參軍，并委任之。太康末，爲梁州刺史。

羅尚字敬之，一名仲。父羅式，是牂柯太守。羅尚小時就成爲孤兒，依靠於叔父羅憲。善寫文章。荆州刺史王戎任用羅尚和劉喬爲參軍，并且很信任他們。太康末年，任梁州刺史。

及趙廞反于蜀，尚表曰："廞非雄才，必無所成，計日聽其敗耳。"乃假尚節爲平西將軍、益州刺史、西戎校尉。性貪，少斷，蜀人言曰："尚之所愛，非邪則佞；尚之所憎，非忠則正。富擬魯衛，家成市里；貪如豺狼，無復極已。"又曰："蜀賊尚可，羅尚殺我。平西將軍，反更爲禍。"

待到趙廞在蜀地反叛時，羅尚上表道："趙廞不是有雄才大略的人，一定不能成事，數着日子聽其失敗的消息吧。"就暫任羅尚持節、平西將軍、益州刺史、西戎校尉。生性貪婪，少果斷，蜀地的人說："羅尚所愛的，不是壞人就是小人；羅尚所恨的，不是忠良就是正人君子。富比魯、衛，家中變成了街市；貪如豺狼，無人可及。"又說："蜀賊還凑合，羅尚要殺我。平西將軍來，反而更遭禍。"

時李特亦起於蜀，攻蜀，殺趙廞。又攻尚於成都，尚退保江陽。初，尚乞師方岳，荆州刺史宗岱率建平太守孫阜救之，次于江州。岱、阜兵盛，諸爲寇所逼者，人有奮志。尚乃使兵曹從事任鋭僞降，因出密宣告于外，剋日俱擊，遂大破之，斬李特，傳首洛陽。特子雄僭號，都于郫城。尚遣將軍隗伯攻之，不克。俄而尚卒，雄遂據有蜀土。

當時李特也在蜀地起兵，攻占蜀地，殺死趙廞。又在成都攻打羅尚，羅尚退守江陽。初時，羅尚向地方長官求兵援助，荆州刺史宗岱率領建平太守孫阜來援救他，駐軍於江州。宗岱、孫阜兵力强盛，衆軍被賊寇所逼迫，人人都有奮力拼殺的决心。羅尚就派兵曹從事任鋭假稱投降，隨即秘密對外通知，約定時間一起進兵出擊，於是大敗敵軍，斬了李特，將其首級傳送到洛陽。李特之子李雄僭稱帝號，定都於郫城。羅尚派遣將軍隗伯進攻他，未能戰勝。不久羅尚死，李雄於是占據了蜀地。

滕脩

滕脩字顯先，南陽西鄂人也。

滕脩字顯先，是南陽西鄂人。在吴爲將帥，

仕吳爲將帥，封西鄂侯。

孫晧時，代熊睦爲廣州刺史，甚有威惠。徵爲執金吾。廣州部曲督郭馬等爲亂，晧以脩宿有威惠，爲嶺表所伏，以爲使持節、都督廣州軍事、鎮南將軍、廣州牧以討之。未克而王師伐吳，脩率衆赴難。至巴丘而晧已降，乃縞素流涕而還，與廣州刺史閭豐、蒼梧太守王毅各送印綬，詔以脩爲安南將軍，廣州牧、持節、都督如故，封武當侯，加鼓吹，委以南方事。脩在南積年，爲邊夷所附。

太康九年卒，請葬京師，帝嘉其意，賜墓田一頃，謚曰聲。脩之子並上表曰："亡父脩羇紲吳壤，爲所驅馳；幸逢開通，沐浴至化，得從俘虜握戎馬之要；未覲聖顔，委南藩之重，實由勛勞少聞天聽故也。年衰疾篤，屢乞骸骨，未蒙垂哀，奄至薨隕。臣承遺意，輿櫬還都，瞻望雲闕，實懷痛裂。竊聞博士謚脩曰聲，直彰流播，不稱行績，不勝愚情，冒昧聞訴。"帝乃賜謚曰忠。

並子含，初爲庾冰輕車長史，討蘇峻有功，封夏陽縣開國侯，邑千六百户，授平南將軍、廣州刺史。在任積年，甚有威惠，卒謚曰戴。含弟子遯，交州刺史。

脩曾孫恬之，龍驤將軍、魏郡太守，戍黎陽，爲翟遼所執，死之。

封西鄂侯。

孫晧時代，代熊睦爲廣州刺史，很有聲威仁愛。徵召爲執金吾。廣州的地方武裝將領郭馬等人作亂，孫晧因滕脩素來有威嚴仁愛，爲嶺外之人所敬服，就任命他爲使持節、都督廣州軍事、鎮南將軍、廣州牧去討伐叛亂。尚未打敗叛軍時晋朝討伐吳國，滕脩率領衆軍奔赴國難。進軍到巴丘時孫晧已投降，於是身穿白色的喪服痛哭流淚而歸，與廣州刺史閭豐、蒼梧太守王毅分别送交印綬歸順，降詔任命滕脩爲安南將軍，廣州牧、持節、都督仍照原職擔任，封武當侯，賜加鼓吹，托付他掌管南方事務。滕脩在南方多年，邊遠的蠻夷都來歸附。

太康九年去世，請求安葬在京都，皇帝贊賞他，賜給墓地一頃，謚號聲。滕脩的兒子滕並上表說："亡父滕脩被糾纏於吳地，被吳國所驅遣；幸虧遇到開明英主，沐浴至善至美的教化，能够從一名俘虜掌握軍事大權；還未朝見聖上容顔，聖上就交付給南方藩衛之地的重大事務，實在是由於勞苦功高而得以稍稍聽到聖明之聲的緣故。年老病重，多次乞求辭官回鄉，没有被垂恩憐憫，以至突然去世。臣下接受他的遺願，靈車棺柩返歸京都，仰望高高的宫闕，的確心痛欲裂。聽説博士擬給滕脩的謚號爲聲，其揚聲傳名之意，與滕脩的品行功績并不相稱，不盡愚昧之情，冒昧請求皇上聽臣下訴説。"皇帝於是賜給謚號忠。

滕並之子滕含，起初任庾冰的輕車長史，因征討蘇峻有功，封夏陽縣開國侯，封邑一千六百户，授爲平南將軍、廣州刺史。在任多年，很有威嚴仁愛，死後謚號戴。滕含弟之子滕遯，任過交州刺史。

滕脩的曾孫恬之，任過龍驤將軍、魏郡太守，戍守黎陽，被翟遼拘捕，因此而死。

馬隆

馬隆字孝興，東平平陸人。少而智勇，好立名節。魏兗州刺史令狐愚坐事伏誅，舉州無敢收者。隆以武吏托稱愚客，以私財殯葬，服喪三

馬隆字孝興，東平平陸人。少年時聰明勇敢，喜好修立名聲節操。魏兗州刺史令狐愚因犯罪被殺，全州没有敢於替他收葬的人。馬隆以武官的身份藉故稱是令狐愚的門客，用自己的錢

年，列植松柏，禮畢乃還，一州以爲美談。署武猛從事。

泰始中，將興伐吴之役，下詔曰："吴會未平，宜得猛士以濟武功。雖舊有薦舉之法，未足以盡殊才。其普告州郡，有壯勇秀異才力傑出者，皆以名聞，將簡其尤異，擢而用之。苟有其人，勿限所取。"兖州舉隆才堪良將。稍遷司馬督。

初，凉州刺史楊欣失羌戎之和，隆陳其必敗。俄而欣爲虜所没，河西斷絶，帝每有西顧之憂，臨朝而嘆曰："誰能爲我討此虜通凉州者乎?"朝臣莫對。隆進曰："陛下若能任臣，臣能平之。"帝曰："必能滅賊，何爲不任，顧卿方略何如耳。"隆曰："陛下若能任臣，當聽臣自任。"帝曰："云何?"隆曰："臣請募勇士三千人，無問所從來，率之鼓行而西，稟陛下威德，醜虜何足滅哉!"帝許之，乃以隆爲武威太守。公卿僉曰："六軍既衆，州郡兵多，但當用之，不宜横設賞募以亂常典。隆小將妄説，不可從也。"帝弗納。隆募限腰引弩三十六鈞、弓四鈞，立標簡試。自旦至中，得三千五百人，隆曰："足矣。"因請自至武庫選杖。武庫令與隆忿争，御史中丞奏劾隆，隆曰："臣當亡命戰場，以報所受，武庫令乃以魏時朽杖見給，不可復用，非陛下使臣滅賊意也。"帝從之，又給其三年軍資。隆於是西渡温水。虜樹機能等以衆萬計，或乘險以遏隆前，或設伏以截隆後。隆依八陣圖作偏箱車，地廣則鹿角車營，路狹則爲木屋施於車上，且戰且前，弓矢所及，應弦而倒。奇謀間發，出敵不意。或夾道累

財殯葬他，守喪三年，種植松柏於墓地，守喪完纔回來，州人把它當成美談。代理武猛從事。

泰始年間，將要開始討伐吴國的戰争，皇帝下詔説："吴會尚未平定，應當選用猛士來幫助完成武功。雖然從前有推薦的辦法，但不足以發現特殊的人才。在此廣泛告知各州郡，有勇猛强健才能出衆力量超凡的人，都要報名上來，即將選拔其中特别優異的，提升重用他們。如果有這樣的人，不要受名額的限制。"兖州官長舉薦馬隆才能可以擔任傑出的將領。漸次遷任爲司馬督。

當初，凉州刺史楊欣失去與羌戎的友好關係，馬隆認爲楊欣必將失敗。不久楊欣被敵人殺害，黄河以西斷絶了與中原的聯係，皇帝經常有顧念西部的憂慮，臨朝理政時感嘆道："誰能替我討平敵人打開通往凉州的道路呢?"朝臣没人答應。馬隆上前説："陛下如果能任用臣下，臣下能够平定它。"皇帝説："如你一定能消滅敵人，怎麽不會任用你呢，不知你的計劃謀略怎麽樣。"馬隆説："陛下如果能任用臣下，應讓臣下自任。"皇帝説："怎麽講?"馬隆説："臣下請求招募勇士三千人，不要問他們從哪裏來，率領他們擊鼓向西進軍，稟承陛下的聲威恩德，消滅敵人還用説嗎!"皇帝同意他的請求，便任命馬隆爲武威太守。公卿們都説："朝廷六軍兵力已很多，州郡的兵力也不少，僅是動用他們即可，不宜另外設立賞賜招募兵員而擾亂正常的制度。馬隆這是一名低級將官在胡説，不能聽從。"皇帝没有采納。馬隆的招募限定於能用腰部拉開一千零八十斤力的弩、用手能拉開一百二十斤弓力的人，訂立標準挑選人來考試。從清晨到中午，選得三千五百人，馬隆道："够了。"就請他們到武庫挑選兵器。武庫令與馬隆生氣争吵，御史中丞上奏彈劾馬隆，馬隆説："臣下將死在戰場，來報效所受之皇恩，武庫令却拿魏朝時用過的朽爛兵器來發放，不能再使用，這不是陛下要派臣下去消滅敵人的意思。"皇帝聽從他的意見，又提供給他三年的軍需物資。馬隆便向西渡過温水。敵人樹機能等的兵力數以萬計，有時憑藉險阻阻

磁石，賊負鐵鎧，行不得前，隆卒悉被犀甲，無所留礙，賊咸以爲神。轉戰千里，殺傷以千數。自隆之西，音問斷絶，朝廷憂之，或謂已没。後隆使夜到，帝撫掌歡笑。詰朝，召群臣謂曰："若從諸卿言，是無秦涼也。"乃詔曰："隆以偏師寡衆，奮不顧難，冒險能濟，其假節、宣威將軍，加赤幢、曲蓋、鼓吹。"隆到武威，虜大人猝跋韓、且萬能等率萬餘落歸降，前後誅殺及降附者以萬計。又率善戎没骨能等與樹機能大戰，斬之，涼州遂平。朝議將加隆將士勛賞，有司奏隆將士皆先加顯爵，不應更授。衛將軍楊珧駁曰："前精募將士，少加爵命者，此適所以爲誘引。今隆全軍獨克，西土獲安，不得便以前授塞此後功，宜皆聽許，以明要信。"乃從珧議，賜爵加秩各有差。

攔在馬隆前面，有時設下埋伏來斷截馬隆的後路。馬隆根據八陣圖製作偏箱車，遇到土地平曠時就埋下鹿角似的尖樁并以車爲營壘，遇到道路狹隘時就建造木屋加在車上，邊作戰邊前進，弓箭所射到之處，敵人應聲而倒。運用奇謀，出敵不意。或者在路兩旁堆起磁石，賊兵身負鐵鎧甲，被吸住不能走動，馬隆的兵士全都披着犀牛皮做的鎧甲，毫無牽絆阻礙，賊軍都認爲他們是神兵。轉戰千里，殺傷之敵數以千計。自從馬隆奔赴西部，音訊斷絶，朝廷擔心他，有人説他已死。後來馬隆的信使夜裏到達，皇帝拍手歡笑起來。次日早晨，召集群臣對他們説："假若聽從各位的話，這就没有秦、涼了。"於是下詔説："馬隆憑着孤軍寡衆，奮起勇氣不怕艱難，冒險成功，可任假節、宣威將軍，加賜赤幢、曲蓋、鼓吹。"馬隆到武威，敵人首領猝跋韓、且萬能等率領一萬多家來歸降，前後被消滅及投降歸附之敵數以萬計。又率領友好之戎没骨能等與樹機能大戰，斬其首級，涼州於是平定。朝廷議論將要加賜馬隆及將士們的功勛獎賞，有關部門啓奏馬隆及將士們此前已都加賜了顯赫的官爵，不應再授封。衛將軍楊珧反駁道："以前精心招募將士，稍爲對他們加賜官爵，這衹宜於用來做引誘。如今馬隆保全整支部隊而獨自獲勝，西部領土得到安寧，不能就因爲前面已給他們授官而掩蓋了後來的功績，應當全都同意再授，以此表明信用。"於是聽從楊珧的意見，賜官進級各有不等。

太康初，朝廷以西平荒毁，宜時興復，以隆爲平虜護軍、西平太守，將所領精兵，又給牙門一軍，屯據西平。時南虜成奚每爲邊患，隆至，帥軍討之。虜據險距守，隆令軍士皆負農器，將若田者。虜以隆無征討意，御衆稍怠。隆因其無備，進兵擊破之。畢隆之政，不敢爲寇。

太康初年，朝廷認爲由於西平荒廢毁壞，應該及時修復，任用馬隆爲平虜護軍、西平太守，帶領所率的精鋭部隊，并另派給一支防守牙門軍營的衛隊，駐扎據守西平。當時南部之敵成奚經常成爲邊境的禍患，馬隆到後，率兵討伐他。敵軍憑據險要抵抗堅守，馬隆下令士兵全都扛着農具，做出將要去耕種的樣子。敵人以爲馬隆没有征討他們的意思，防禦衆軍之意逐漸鬆懈。馬隆趁着敵軍没有戒備，進軍攻擊并打敗了他們。到馬隆任職結束時，敵人再不敢入侵。

太熙初，封奉高縣侯，加授東羌

太熙初年，封爲奉高縣侯，加授東羌校尉。

校尉。積十餘年，威信震於隴右。時略陽太守馮翊嚴舒與楊駿通親，密圖代隆，毁隆年老謬耄，不宜服戎，於是徵隆，以舒代鎮。氐羌聚結，百姓驚懼。朝廷恐關隴復擾，乃免舒，遣隆復職，竟卒于官。

歷經十多年，威名信譽震動隴右。當時略陽太守馮翊人嚴舒和楊駿兩家通婚，秘密圖謀取代馬隆，誹謗說馬隆年老糊塗，不適宜在軍中爲將，於是皇帝徵召馬隆入朝，用嚴舒代替他鎮守。氐羌聚集聯合在一起，百姓震驚恐懼。朝廷恐怕關隴地區又被騷擾，便免除嚴舒的官職，派遣馬隆復職，最後在官任上去世。

子咸嗣，亦驍勇。成都王穎攻長沙王乂，以咸爲鷹揚將軍，率兵屯河橋中渚，爲乂將王瑚所敗，没於陣。

其子馬咸繼嗣，也英勇善戰。成都王司馬穎攻打長沙王司馬乂，任用馬咸爲鷹揚將軍，率兵駐扎於河橋江中小島上，被司馬乂部下將領王瑚打敗，死在戰陣中。

胡奮

胡奮字玄威，安定臨涇人也，魏車騎將軍陰密侯遵之子也。奮性開朗，有籌略，少好武事。宣帝之伐遼東也，以白衣侍從左右，甚見接待。還爲校尉，稍遷徐州刺史，封夏陽子。匈奴中部帥劉猛叛，使驍騎路蕃討之，以奮爲監軍、假節，頓軍硜北，爲蕃後繼。擊猛，破之，猛帳下將李恪斬猛而降。以功累遷征南將軍、假節、都督荆州諸軍事，遷護軍，加散騎常侍。奮家世將門，晚乃好學，有刀筆之用，所在有聲績，居邊特有威惠。

胡奮字玄威，是安定臨涇人，魏國車騎將軍陰密侯胡遵之子。胡奮性情開朗，有謀略，少年時喜歡從軍打仗之事。宣帝討伐遼東時，以平民身份服侍於皇帝身邊，很被皇帝優待。回來後任校尉，逐漸遷任爲徐州刺史，封爲夏陽子。匈奴中部統帥劉猛叛亂，派驍騎路蕃討伐他，任用胡奮爲監軍、假節，駐軍於硜北，作爲路蕃的後援接應。攻打劉猛，打敗了他，劉猛部下將領李恪斬了劉猛的首級來投降。憑着功勞逐漸升任爲征南將軍、假節、都督荆州諸軍事，升任護軍，加授散騎常侍。胡奮出身於世代爲將之家，晚年却喜歡讀書，能任文吏之職，所任職之地都有聲名政績，據守邊境時富有威嚴仁愛。

泰始末，武帝怠政事而耽於色，大采擇公卿女以充六宫，奮女選入爲貴人。奮唯有一子，爲南陽王友，早亡。及聞女爲貴人，哭曰："老奴不死，唯有二兒，男入九地之下，女上九天之上。"奮既舊臣，兼有椒房之助，甚見寵待。遷左僕射，加鎮軍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時楊駿以后父驕傲自得，奮謂駿曰："卿恃女更益豪邪？歷觀前代，與天家婚，未有不滅門者，但早晚事耳。觀卿舉措，適所以速禍。"駿曰："卿女不在天家乎？"奮曰："我女與卿女作婢耳，何能損益！"時人皆爲之懼。駿雖銜之，

泰始末年，武帝倦怠於朝政而沉迷於女色，廣泛挑選公卿大臣之女來充塞後宫，胡奮之女被選入宫爲貴人。胡奮僅有一子，是南陽王友，早死。等到聽説女兒爲貴人，哭道："老奴該死不死，惟有一雙兒女，男的進入了九泉之下，女的登上了九天之上。"胡奮既是老臣，因兼有後宫貴人的幫助，十分被寵幸優待。升任左僕射，加授鎮軍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當時楊駿憑着皇后父親的身份驕傲自大，胡奮對楊駿說："你是仗着女兒而更加覺得了不起吧？歷觀前面各個朝代，與皇家結親通婚的，没有不被滅門的，這是或早或晚的事罷了。看你的舉止，正該因此而加速禍患的到來。"楊駿說："你女兒不也嫁在皇家嗎？"胡奮說："我的女兒給你的女兒當奴婢罷

而不能害。後卒於官，贈車騎將軍，謚曰壯。奮兄弟六人，兄廣，弟烈，并知名。

了，對我能有什麽好處壞處！”當時人們都替他感到可怕。楊駿雖然懷恨在心，却無法加害於他。後來在官任上去世，追贈爲車騎將軍，謚號壯。胡奮共有兄弟六人，其中兄胡廣，弟胡烈，一并知名。

胡廣　胡烈

廣字宣祖，位至散騎常侍、少府。廣子喜，字林甫，亦以開濟爲稱，仕至凉州刺史、建武將軍、假節、護羌校尉。

胡廣字宣祖，官位至散騎常侍、少府。胡廣之子胡喜，字林甫，也以創業濟時著稱，官做到凉州刺史、建武將軍、假節、護羌校尉。

烈字武玄，爲將伐蜀。鍾會之反也，烈與諸將皆被閉。烈子世元，時年十八，爲士卒先，攻殺會，名馳遠近。烈爲秦州刺史，及凉州叛，烈屯於萬斛堆，爲虜所圍，無援，遇害。

胡烈字武玄，作爲將軍參與討伐蜀國。鍾會反叛時，胡烈和衆多將領被關禁。胡烈之子世元，當時年僅十八歲，身先士卒，攻殺鍾會，名揚遠近。胡烈任秦州刺史，趕上凉州叛亂時，胡烈兵屯萬斛堆，被敵軍圍困，没有人救援，遇害。

陶璜

陶璜字世英，丹楊秣陵人也。父基，吴交州刺史。璜仕吴歷顯位。

陶璜字世英，是丹楊秣陵人。父親陶基，任過吴國交州刺史。陶璜在吴國曾歷任過顯要的官職。

孫晧時，交阯太守孫諝貪暴，爲百姓所患。會察戰鄧荀至，擅調孔雀三千頭，遣送秣陵，既苦遠役，咸思爲亂。郡吏吕興殺諝及荀，以郡内附。武帝拜興安南將軍、交阯太守。尋爲其功曹李統所殺，帝更以建寧爨谷爲交阯太守。谷又死，更遣巴西馬融代之。融病卒，南中監軍霍弋又遣犍爲楊稷代融，與將軍毛炅，九真太守董元，牙門孟幹、孟通、李松、王業、爨能等，自蜀出交阯，破吴軍於古城，斬大都督脩則、交州刺史劉俊。吴遣虞汜爲監軍，薛珝爲威南將軍、大都督，璜爲蒼梧太守，距稷，戰于分水。璜敗，退保合浦，亡其二將。珝怒，謂璜曰：“若自表討賊，而喪二帥，其責安在?”璜曰：“下官不得行意，諸軍不相順，故致敗耳。”珝怒，欲引軍還。璜夜以數

孫晧時，交阯太守孫諝貪婪殘暴，是百姓的禍患。剛好察戰鄧荀到來，擅自調用三千隻孔雀，派人送到秣陵，人們苦於遠出勞役，都想叛亂。郡中的官吏吕興殺了孫諝及鄧荀，將該郡歸附於中原内地。武帝授吕興爲安南將軍、交阯太守。不久被他的功曹李統殺死，皇帝改换建寧人爨谷任交阯太守。爨谷又死，换派巴西人馬融代替他。馬融病死，南中監軍霍弋又派犍爲人楊稷代替馬融，與將軍毛炅，九真太守董元，牙門孟幹、孟通、李松、王業、爨能等，從蜀地出兵交阯，在古城打敗吴軍，斬大都督脩則、交州刺史劉俊。吴國派虞汜任監軍，薛珝任威南將軍、大都督，陶璜任蒼梧太守，抵抗楊稷，在分水交戰。陶璜兵敗，退回保守合浦，損失了兩員戰將。薛珝大怒，對陶璜説：“你自己表奏討賊，却死了兩員將領，其責任在誰?”陶璜説：“下官不能按自己的意志行事，各軍互不團結，因而導致失敗罷了。”薛珝更怒，想領兵返回。陶璜夜裏用幾百名士兵偷襲董元，繳獲其珍貴器物，用

百兵襲董元，獲其寶物，船載而歸，珝乃謝之，以璜領交州，爲前部督。璜從海道出於不意，徑至交阯，元距之。諸將將戰，璜疑斷墻内有伏兵，列長戟於其後。兵纔接，元僞退，璜追之，伏兵果出，長戟逆之，大破元等。以前所得寶船上錦物數千匹遺扶嚴賊帥梁奇，奇將萬餘人助璜。元有勇將解系同在城内，璜誘其弟象，使爲書與系，又使象乘璜軺車，鼓吹導從而行。元等曰："象尚若此，系必有去志。"乃就殺之。珝、璜遂陷交阯。吴因用璜爲交州刺史。

船裝載回來，薛珝於是向他道歉，用陶璜兼管交州之事，任前部督。陶璜從海路趁敵人不注意時進軍，徑直到達交阯，董元進行抵抗。衆將領即將出戰，陶璜懷疑斷墻内埋有伏兵，就在後面布列手持長戟的士兵。剛交戰，董元就假裝敗退，陶璜追擊他，伏兵果然衝出來，長戟迎擋着他們，打敗了董元等。將此前所繳獲的寶物及船上幾千匹錦緞贈送給扶嚴賊帥梁奇，梁奇率領一萬多人來幫助陶璜。董元有叫解系的勇將同他在城内，陶璜引誘解系的弟弟解象來投降，叫他寫信給解系，又讓解象乘坐陶璜的輕便小車，樂隊跟他出行。董元等人説："解象尚且這樣，解系一定有離去的心思。"就殺了他。薛珝、陶璜便攻陷交阯。吴國任用陶璜爲交州刺史。

璜有謀策，周窮好施，能得人心。滕脩數討南賊，不能制，璜曰："南岸仰吾鹽鐵，斷勿與市，皆壞爲田器。如此二年，可一戰而滅也。"脩從之，果破賊。

陶璜有智謀策略，周濟貧困喜歡施捨，能够得到人心。滕脩多次討伐南方之賊，不能制服他們，陶璜説："南邊依賴我們的鹽鐵，絶不要和他們交易，把鐵器都毁壞做耕田的農具。這樣做兩年，可以一戰而消滅敵人。"滕脩聽從他，果然打敗賊兵。

初，霍弋之遣稷、炅等，與之誓曰："若賊圍城未百日而降者，家屬誅；若過百日救兵不至，吾受其罪。"稷等守未百日，糧盡，乞降，璜不許，給其糧使守。諸將并諫，璜曰："霍弋已死，不能救稷等必矣，可須其日滿，然後受降，使彼得無罪，我受有義，内訓百姓，外懷鄰國，不亦可乎！"稷等期訖糧盡，救兵不至，乃納之。脩則既爲毛炅所殺，則子允隨璜南征，城既降，允求復仇，璜不許。炅密謀襲璜，事覺，收炅，呵曰："晉賊！"炅厲聲曰："吴狗！何等爲賊？"允剖其腹，曰："復能作賊不？"炅猶罵曰："吾志殺汝孫晧，汝父何死狗也！"璜既擒稷等，并送之。稷至合浦，發病死。孟幹、爨能、李松等至建鄴，晧將殺之。或勸晧，幹等忠於所事，宜宥之以勸邊將，晧從

以前，霍弋派楊稷、毛炅等人與吴兵作戰，和他們發誓説："如果敵人圍城未到一百天而投降，家屬要殺頭；如果超過一百天而救兵不到，我自受其罪。"楊稷等堅守不到一百天，糧食吃光，乞求投降，陶璜不答應，提供糧食叫他們仍然堅守。衆多將領都勸他，陶璜説："霍弋已死，不能來救楊稷等人是肯定的了，可等他們約定的日子滿了，然後接受他們投降，使他們投降而無罪，我受降而有仁義，對内教育百姓，對外安撫鄰國，不是很好嗎！"楊稷等日期到而糧食用完，救兵不到，於是接受他們投降。脩則已被毛炅所殺，脩則之子脩允跟隨陶璜南征，城中之敵已投降，脩允要求報仇，陶璜不允許。毛炅秘密計劃襲擊陶璜，事情被發覺，收捕毛炅，呵斥道："晉賊！"毛炅猛聲喊："吴狗！誰是賊？"脩允剖開他的肚子，説："還能做賊不？"毛炅仍駡道："我立志要殺了你們那個孫晧，你爹就是條死狗！"陶璜既已擒獲楊稷等人，一并解送他們上路。楊稷到合浦，疾病發作而死。孟幹、爨能、

其言，將徙之臨海。幹等志欲北歸，慮東徙轉遠，以吴人愛蜀側竹弩，言能作之，晧留付作部。後幹逃至京都，松、能爲晧所殺。幹陳伐吴之計，帝乃厚加賞賜，以爲日南太守。先是，以楊稷爲交州刺史，毛炅爲交阯太守，印綬未至而敗，即贈稷交州，炅及松能子并關内侯。

李松等人到建鄴，孫晧打算殺了他們。有人勸告孫晧，孟幹等是忠誠於原主，應該寬恕他們以便勉勵邊關守將，孫晧聽從這一意見，準備將他們遷徙流放到臨海。孟幹等一心想返回北邊，擔心遷徙輾轉遥遠，因爲吴人喜愛蜀地的側竹弩，就説自己能製作，孫晧就留下他們交給作部。後來孟幹逃到京都，李松、爨能被孫晧殺掉。孟幹陳述討伐吴國的計策，皇帝於是多加賞賜，任用他爲日南太守。在此之前，任命楊稷爲交州刺史，毛炅爲交阯太守，印綬尚未送到而他們已失敗，就追贈楊稷爲交州刺史，毛炅和李松及爨能的兒子一并封爲關内侯。

九真郡功曹李祚保郡内附，璜遣將攻之，不克。祚舅黎晃隨軍，勸祚令降。祚答曰："舅自吴將，祚自晋臣，唯力是視耳。"逾時乃拔。晧以璜爲使持節、都督交州諸軍事、前將軍、交州牧。武平、九德、新昌土地阻險，夷獠勁悍，歷世不賓，璜征討，開置三郡，及九真屬國三十餘縣。徵璜爲武昌都督，以合浦太守脩允代之。交土人請留璜以千數，於是遣還。

九真郡功曹李祚保全該郡而歸附，陶璜派戰將攻打，没有攻下。李祚之舅黎晃隨在陶璜軍中，勸説李祚叫他投降。李祚答道："舅舅是吴國的將官，李祚是晋朝的臣子，就看力量强弱的結果吧。"過了一段時間該郡被攻占。孫晧任用陶璜爲使持節、都督交州諸軍事、前將軍、交州牧。武平、九德、新昌地方險阻，夷僚之人强勁剽悍，歷代都不歸順，陶璜進行征討，設立三郡，以及九真屬國三十多縣。徵召陶璜任武昌都督，以合浦太守脩允接替他的原職。交州本地人請求陶璜留任的數以千計，於是令他回去。

晧既降晋，手書遣璜息融敕璜歸順。璜流涕數日，遣使送印綬詣洛陽。帝詔復其本職，封宛陵侯，改爲冠軍將軍。

孫晧既已投降晋朝，親筆寫信叫陶璜之子陶融叫陶璜歸順。陶璜流淚哭了幾天，派遣使者送交印綬到洛陽。皇帝下詔恢復其原來所任的官職，封爲宛陵侯，改爲冠軍將軍。

吴既平，普減州郡兵，璜上言曰："交土荒裔，斗絶一方，或重譯而言，連帶山海。又南郡去州海行千有餘里，外距林邑纔七百里。夷帥范熊世爲逋寇，自稱爲王，數攻百姓。且連接扶南，種類猥多，朋黨相倚，負險不賓。往隸吴時，數作寇逆，攻破郡縣，殺害長吏。臣以尫駑，昔爲故國所采，偏戍在南，十有餘年。雖前後征討，翦其魁桀，深山僻穴，尚有逋竄。又臣所統之卒本七千餘人，南土温濕，多有氣毒，加累年征討，

吴國已經平定，全面減少州郡兵力，陶璜上奏説："交州土地蠻荒遠僻，隔絶一方，有時需要翻譯纔能通話，其地連山帶海。又南郡離該州一千多里海路，外邊距離林邑僅七百里。蠻夷主將范熊世代作逃寇，自稱爲王，多次攻殺百姓。而且連接着扶南，其種類衆多，同類相互依靠，憑據險阻而不歸順。從前隸屬吴國時，屢次反叛，攻破郡縣，殺害官長。臣下靠着小才，昔日被舊國所任用，遠守在南方，有十多年。雖然前後多次征討，殺了其首領，但深山僻洞，仍有逃竄之賊。又臣下所統領的兵士原本有七千多人，南方土地温熱潮濕，常有毒氣，加上連年征討，

死亡減耗，其見在者二千四百二十人。今四海混同，無思不服，當卷甲消刃，禮樂是務。而此州之人，識義者寡，厭其安樂，好爲禍亂。又廣州南岸，周旋六千餘里，不賓屬者乃五萬餘户，及桂林不羈之輩，復當萬户。至於服從官役，纔五千餘家。二州脣齒，唯兵是鎮。又寧州興古接據上流，去交阯郡千六百里，水陸并通，互相維衛。州兵未宜約損，以示單虚。夫風塵之變，出於非常。臣亡國之餘，議不足采，聖恩廣厚，猥垂飾擢，蠲其罪釁，改授方任，去辱即寵，拭目更視，誓念投命，以報所受，臨履所見，謹冒瞽陳。”又以“合浦郡土地磽确，無有田農，百姓唯以采珠爲業，商賈去來，以珠貿米。而吴時珠禁甚嚴，慮百姓私散好珠，禁絶來去，人以饑困。又所調猥多，限每不充。今請上珠三分輸二，次者輸一，粗者蠲除。自十月訖二月，非采上珠之時，聽商旅往來如舊”。并從之。

死亡減耗，現在活着的衹有二千四百二十人。如今四海統一，没有想不歸服的，應當捲起鎧甲銷毁刀劍，專事於禮樂教化。而此州之人，懂得仁義的極少，不滿足於安樂，喜歡惹禍作亂。又廣州南邊海岸，彎彎曲曲有六千多里，不歸順的竟有五萬多户，以及桂林不聽約束之人，又當有萬户。至於服從官方差役的，僅五千多家。兩州脣齒相依，衹有軍隊方能鎮守。又寧州興古相接占據河流的上游，離交阯郡一千六百里，水陸通行，互相護衛。州中之兵不應減少，以顯得力量虚弱。風塵戰亂，起自突如其來的變故。臣下是亡國剩下的人，議論不值得采納，聖上恩德廣大深厚，多多受益令人自新，赦免了臣下的罪孽，改授官爵正在赴任，免我羞辱立即受寵，擦了眼睛再看，立誓想着投身效勞，來報答受到的恩寵，臨行前有所見解，恭敬而冒昧地瞎説一通。”又認爲“合浦郡土地瘠薄，没有耕田，百姓以采珍珠爲職業，商人來往，用珍珠交换糧米。然而吴國時禁止珍珠交易很嚴厲，擔心百姓私下分散珍珠，禁止交易，人們因而飢餓貧窮。又所徵調的珍珠非常多，限交之數往往不能足够。現在請允許上等珍珠衹繳納三分之二，次等珍珠衹繳納三分之一，粗劣之珠免予繳納。從十月到二月，不是采上等珍珠的季節，可聽憑商人往來交易如同舊時”。皇帝一并都聽從他的建議。

在南三十年，威恩著于殊俗。及卒，舉州號哭，如喪慈親。朝廷乃以員外散騎常侍吾彦代璜。彦卒，又以員外散騎常侍顧祕代彦。祕卒，州人逼祕子參領州事。參尋卒，參弟壽求領州，州人不聽，固求之，遂領州。壽乃殺長史胡肇等，又將殺帳下督梁碩，碩走得免，起兵討壽，禽之，付壽母，令鴆殺之。碩乃迎璜子蒼梧太守威領刺史，在職甚得百姓心，三年卒。威弟淑，子綏，後并爲交州。自基至綏四世，爲交州者五人。

在南方三十年，威名恩德顯揚於異俗之地。等到他逝世時，全州的人呼喊痛哭，如同死了父母。朝廷便任用員外散騎常侍吾彦接替陶璜的官職。吾彦死後，又任用員外散騎常侍顧祕接替吾彦。顧祕死後，州民硬要顧祕之子顧參領管州中政事。顧參不久去世，顧參之弟顧壽要求領管州事，州中的人不答應，又一再堅持要求，於是暫管州中政事。顧壽便殺了長史胡肇等人，又打算殺帳下督梁碩，梁碩逃跑幸免一死，起兵討伐顧壽，抓住了他，交給顧壽的母親，下令用毒酒把他毒死。梁碩於是迎請陶璜之子蒼梧太守陶威兼任刺史，陶威在位期間很得民心，過了三年死去。陶威之弟陶淑，其子陶綏，後來都任交州刺史。從陶基到陶綏四代，陶家先後任交州刺史的

有五人。

璜弟濬，吴鎮南大將軍、荆州牧。濬弟抗，太子中庶子。濬子湮，字恭之；湮弟猷，字恭豫，并有名。湮至臨海太守、黄門侍郎。猷宣城内史，王導右軍長史。湮子馥，于湖令，爲韓晃所殺，追贈廬江太守。抗子回，自有傳。

陶璜弟陶濬，任吴國鎮南大將軍、荆州牧。陶濬弟陶抗，任太子中庶子。陶濬之子陶湮，字恭之；陶湮弟陶猷，字恭豫，都有名。陶湮官位至臨海太守、黄門侍郎。陶猷任宣城内史，王導的右軍長史。陶湮之子陶馥，任過于湖令，被韓晃所殺，追贈爲廬江太守。陶抗之子陶回，本書另有傳。

吾彦

吾彦字士則，吴郡吴人也。出自寒微，有文武才幹。身長八尺，手格猛獸，旅力絶群。仕吴爲通江吏。時將軍薛珝杖節南征，軍容甚盛，彦觀之，慨然而嘆。有善相者劉札謂之曰："以君之相，後當至此，不足慕也。"

吾彦字士則，是吴郡吴人。出身貧寒低微，有文武才幹。身高八尺，徒手能搏擊猛獸，膂力超群。在吴出仕任通江吏。當時將軍薛珝持節出征南方，大軍的陣容聲勢極爲浩大，吾彦觀看這一情景，慷慨贊嘆不已。有個善於看相的劉札對他說："憑你的面相，以後應當達到這樣的地位，不值得羡慕他。"

初爲小將，給吴大司馬陸抗。抗奇其勇略，將拔用之，患衆情不允，乃會諸將，密使人陽狂拔刀跳躍而來，坐上諸將皆懼而走，唯彦不動，舉几禦之，衆服其勇，乃擢用焉。

開始擔任低級武官，事奉吴國大司馬陸抗。陸抗稱奇於他的勇敢謀略，打算提拔重用他，顧慮衆人不認同，於是會集衆多將領，暗中派人裝瘋拔刀跳躍衝來，座上的衆將都恐懼逃跑，惟獨吾彦不動聲色，舉起小桌几抵擋那人，衆人都佩服他的勇敢，於是就提升重用他。

稍遷建平太守。時王濬將伐吴，造船於蜀，彦覺之，請增兵爲備，晧不從，彦乃輒爲鐵鎖，横斷江路。及師臨境，緣江諸城皆望風降附，或見攻而拔，唯彦堅守，大衆攻之不能克，乃退舍禮之。

逐漸升遷至建平太守。當時王濬準備攻打吴國，在蜀地大造船隻，吾彦發覺這一動向，請求增加兵力防備，孫晧不聽從，吾彦於是就打造鐵鎖鏈，横鎖長江以斷絶水路。等到大軍逼近吴境，沿長江各城都望風而投降歸附，也有的被攻打而陷落，惟獨吾彦堅守城池，大批兵力攻打而不能攻下，就退却表示禮敬他。

吴亡，彦始歸降，武帝以爲金城太守。帝嘗從容問薛瑩曰："孫晧所以亡國者何也？"瑩對曰："歸命侯臣晧之君吴，昵近小人，刑罰妄加，大臣大將無所親信，人人憂恐，各不自安，敗亡之釁，由此而作矣。"其後帝又問彦，對曰："吴主英俊，宰輔賢明。"帝笑曰："君明臣賢，何爲亡國？"彦曰："天禄永終，曆數有屬，所以爲陛下擒。此蓋天時，豈人事

吴國滅亡，吾彦纔歸順投降，武帝任命他爲金城太守。皇帝曾隨便問薛瑩説："孫晧亡國的原因到底是什麽呢？"薛瑩回答道："歸命侯臣孫晧統治吴國時，親近小人，胡亂施加刑罰，大臣大將得不到信任，人人擔心害怕，各自驚恐不安，失敗滅亡的禍患，便由此産生了。"後來皇帝又問吾彦，回答説："吴國的君主英才出衆，輔佐的大臣賢能明智。"皇帝笑道："國君英明臣子賢能，爲什麽亡國？"吾彦説："天賜的國運永遠結束了，運數各有所屬，所以被陛下俘虜。這

也！”張華時在坐，謂彥曰：“君爲吴將，積有歲年，蔑爾無聞，竊所惑矣。”彥厲聲曰：“陛下知我，而卿不聞乎？”帝甚嘉之。

應是天時，豈是人爲呢！”張華當時在座，對吾彥説：“你任吴國的將領，加起來有不少年頭，却默默無聞，我對此甚感疑惑。”吾彥高聲説：“陛下理解我，你没聽到嗎？”皇帝很贊許他。

轉在敦煌，威恩甚著。遷雁門太守。時順陽王暢驕縱，前後内史皆誣之以罪。乃彥爲順陽内史，彥清身率下，威刑嚴肅，衆皆畏懼。暢不能誣，乃更薦之，冀其去職。遷員外散騎常侍。帝嘗問彥：“陸喜、陸抗二人誰多也？”彥對曰：“道德名望，抗不及喜；立功立事，喜不及抗。”

轉任到敦煌，威名恩德非常顯著。遷任雁門太守。當時順陽王司馬暢驕傲放縱，前後任内史的都被他捏造罪名。等到吾彥任順陽内史時，吾彥以自身清正作爲下屬的表率，嚴格肅整刑罰，衆人都畏懼他。司馬暢無法進行誣陷，於是改爲舉薦他，希望他離職。遷任員外散騎常侍。皇帝曾問吾彥道：“陸喜、陸抗兩人誰更優秀？”吾彥答道：“道德名望，陸抗不如陸喜；建功立業，陸喜不如陸抗。”

會交州刺史陶璜卒，以彥爲南中都督、交州刺史。重餉陸機兄弟，機將受之，雲曰：“彥本微賤，爲先公所拔，而答詔不善，安可受之！”機乃止。因此每毁之。長沙孝廉尹虞謂機等曰：“自古由賤而興者，乃有帝王，何但公卿。若何元幹、侯孝明、唐儒宗、張義允等，并起自寒微，皆内侍外鎮，人無譏者。卿以士則答詔小有不善，毁之無已，吾恐南人皆將去卿，卿便獨坐也。”於是機等意始解，毁言漸息矣。

交州刺史陶璜去世，任命吾彥爲南中都督、交州刺史。送重禮給陸機兄弟，陸機準備接受，陸雲説：“吾彥本來低微貧賤，被先父大人所提拔，但回答皇上問話時出言不遜，怎能接受他的饋禮呢！”陸機便作罷。因此而經常詆毁他。長沙孝廉尹虞對陸機等人説：“自古以來從貧賤出身而崛起的人，連帝王都有，何衹公卿大臣。像何元幹、侯孝明、唐儒宗、張義允等，都出身於貧寒低微，都或於朝中任職或鎮守外地，没有人指責譏諷他們。你因吾彥答皇帝問時稍有不妥，就不斷詆毁他，我擔心南方來的人都要離你而去，你就自己一個人坐着吧。”於是陸機等怨恨之意纔開始消解，壞話漸漸止息。

初，陶璜之死也，九真戍兵作亂，逐其太守，九真賊帥趙祉圍郡城，彥悉討平之。在鎮二十餘年，威恩宣著，南州寧靖。自表求代，徵爲大長秋。卒於官。

當初，陶璜死時，九真戍兵作亂，驅逐了該郡太守，九真賊兵主將趙祉包圍郡城，吾彥全都討伐平定了他們。在交州鎮守二十多年，威名恩德顯著，南邊州郡安寧平定。自己上表請求别人接替其官位，徵召爲大長秋。在官任上去世。

張光

張光字景武，江夏鍾武人也。身長八尺，明眉目，美音聲。少爲郡吏，家世有部曲，以牙門將伐吴有功，遷江夏西部都尉，轉北地都尉。

張光字景武，是江夏鍾武人。身高八尺，眉目清秀，聲音很洪亮悦耳。年輕時任郡官，家族中世代擁有私人武裝，憑着牙門將的身份討伐吴國有功，升任江夏西部都尉，轉任北地都尉。

初，趙王倫爲關中都督，氐羌反叛，太守張損戰没，郡縣吏士少有全者。光以百餘人戍馬蘭山北，賊圍

當初，趙王司馬倫作關中都督，氐羌反叛，太守張損戰死，郡縣官吏也少有能保全的。張光派一百多人守衛馬蘭山以北，賊兵圍困他一百多

之百餘日。光撫厲將士，屢出奇兵擊賊，破之。光以兵少路遠，自分敗沒。會梁王彤遣司馬索靖將兵迎光，舉軍悲泣，遂還長安。彤表光"處絶圍之地，有耿恭之忠，宜加甄賞，以明獎勸"。於是擢授新平太守，加鼓吹。

天。張光撫慰鼓勵將士，多次出奇兵襲擊賊兵，打敗了他們。張光因兵少路遠，自己認定必將失敗身死。剛巧遇上梁王司馬彤派遣司馬索靖迎救張光，全軍悲哭，於是返回長安。司馬彤表奏張光"處在被圍困而隔斷聯係的境地，而有耿恭那樣的忠心，應該加以表揚封賞，以體現對盡心出力者的獎勵"。於是提升爲新平太守，加賜鼓吹。

屬雍州刺史劉沈被密詔討河間王顒，光起兵助沈。沈時委任秦州刺史皇甫重，重自以關西大族，心每輕光，謀多不用。及二州軍潰，爲顒所擒，顒謂光曰："前起兵欲作何策?"光正色答曰："但劉雍州不用鄙計，故令大王得有今日也。"顒壯之，引與歡宴彌日，表爲右衛司馬。

逢雍州刺史劉沈接受秘密詔令討伐河間王司馬顒，張光出兵幫助劉沈。劉沈當時把重任委托給秦州刺史皇甫重，皇甫重自己認爲是關西的世代貴族，心裏常看不起張光，所獻的計謀許多不被采用。等到兩州軍兵潰敗，張光被司馬顒俘虜，司馬顒對張光説："以前起兵時想用什麽計策來?"張光神情嚴肅認真地答道："衹是劉雍州不用我的計策，所以讓大王你能有今天。"司馬顒認爲他很豪壯，請他和自己歡宴終日，表奏他任右衛司馬。

陳敏作亂，除光順陽太守，加陵江將軍，率步騎五千詣荆州討之。刺史劉弘雅敬重光，稱爲南楚之秀。時江夏太守陶侃與敏大將錢端相距於長岐，將戰，襄陽太守皮初爲步軍，使光設伏以待之，武陵太守苗光爲水軍，藏舟艦於沔水。皮初等與賊交戰，光發伏兵應之，水陸同奮，賊衆大敗。弘表光有殊勳，遷材官將軍、梁州刺史。

陳敏起兵作亂時，任張光爲順陽太守，加授陵江將軍，率領步兵騎兵五千人前往荆州討伐叛亂。刺史劉弘向來敬重張光，稱他爲南楚俊傑。當時江夏太守陶侃和陳敏手下大將錢端在長岐相對抗，準備交戰，襄陽太守皮初率領步兵，派張光設埋伏等他，武陵太守苗光率領水軍，將戰船藏在沔水。皮初等與賊兵交戰，張光出伏兵策應他，水陸一同奮進，賊兵大敗。劉弘表奏張光有特殊功勛，升任爲材官將軍、梁州刺史。

先是，秦州人鄧定等二千餘家，饑餓流入漢中，保于成固，漸爲抄盜。梁州刺史張殷遣巴西太守張燕討之。定窘急，僞乞降于燕，并饋燕金銀，燕喜，爲之緩師。定密結李雄，雄遣衆救定，燕退，定遂進逼漢中。太守杜正冲東奔魏興，殷亦棄官而遁。光不得赴州，止於魏興，乃結諸郡守共謀進取。燕唱言曰："漢中荒敗，迫近大賊，克復之事，當俟英雄。"正冲曰："張燕受賊金銀，不時

在此之前，秦州人鄧定等兩千多家，因饑荒流亡到漢中，聚守於成固，逐漸成爲搶劫燒殺的强盜。梁州刺史張殷派遣巴西太守張燕討伐他們。鄧定處境窘迫，假裝向張燕投降，并送金銀財寶給張燕，張燕很高興，因此而暫不進兵。鄧定秘密勾結李雄，李雄派兵救援鄧定，張燕退却，鄧定便進軍威逼漢中。太守杜正冲向東奔投魏興，張殷也丢官而逃跑。張光不能到梁州上任，停留在魏興，於是聯合各郡共同謀劃進軍攻取失地。張燕首先説："漢中失敗而丢棄，强賊逼近，攻克收復的事，應當留待英雄人物來完

進討，阻兵緩寇，致喪漢中，實燕之罪也。”光於是發怒，呵燕令出，斬之以徇。綏撫荒殘，百姓悦服。光於是却鎮漢中。

成。”杜正冲說：“張燕接受賊將的金銀賄賂，不能及時進兵討伐，使我軍受阻而敵寇得以緩過氣來，導致了漢中的喪失，這實在是張燕的罪過。”張光於是發怒，呵斥張燕并令人拉他出去，斬首示衆。安撫荒廢破損之地，百姓高興敬服。張光因此退守漢中。

時逆賊王如餘黨李運、楊武等，自襄陽將三千餘家入漢中，光遣參軍晋邈率衆於黄金距之。邈受運重賂，勸光納運。光從邈言，使居成固。既而邈以運多珍貨，又欲奪之，復言於光曰：“運之徒屬不事佃農，但營器杖，意在難測，可掩而取之。”光又信焉。遣邈衆討運，不克。光乞師於氐王楊茂搜，茂搜遣子難敵助之。難敵求貨於光，光不與。楊武乃厚賂難敵，謂之曰：“流人寶物悉在光處，今伐我，不如伐光。”難敵大喜，聲言助光，内與運同，光弗之知也，遣息援率衆助邈。運與難敵夾攻邈等，援爲流矢所中死，賊遂大盛。光嬰城固守，自夏迄冬，憤激成疾。佐吏及百姓咸勸光退據魏興，光按劍曰：“吾受國厚恩，不能翦除寇賊，今得自死，便如登仙，何得退還也！”聲絶而卒，時年五十五。百姓悲泣，遠近傷惜之。有二子：炅、邁。

當時反賊王如的餘黨李運、楊武等，從襄陽帶領三千多户進入漢中，張光派參軍晋邈率衆兵到黄金阻攔他們。晋邈接受李運大量賄賂，勸說張光接納李運。張光聽從晋邈的話，讓李運他們在成固居留下來。不久晋邈因李運有很多珍貴財物，又想奪爲己有，又對張光說：“李運那些人不從事農耕，僅會製造兵器，他們的心意實在難以猜測，可以把他們包圍起來一網打盡。”張光又聽信了他。派晋邈率衆兵攻討李運，没有能取勝。張光向氐王楊茂搜求兵支援，茂搜派他的兒子難敵援助他。難敵向張光索要財物，張光不給。楊武便向難敵大行賄賂，對他說：“遷移來的人所有寶物都在張光那裏，現在你攻打我，不如去攻打張光。”難敵大喜，揚言援助張光，暗地裏和李運勾結，張光却不明白這些内情，派遣其子張援率兵來援助晋邈。李運和難敵夾攻晋邈等，張援被流箭射中身死，賊兵於是大爲猖獗。張光環城固守，從夏至冬，憤激成疾。下屬官員及百姓都勸張光退回去據守魏興，張光按劍說：“我深受國家大恩，不能消滅寇賊，就是死了，便如登仙，怎能退回去呢！”說完就死去了，當時年僅五十五歲。百姓悲哭，遠近的人爲他傷心憐惜。有兩個兒子：張炅、張邁。

炅少辟太宰掾。邁多才略，有父風。州人推邁權領州事，與賊戰没。别駕范曠及督護王喬奉光妻息，率其遺衆，還據魏興。其後義陽太守任愔爲梁州，光妻子歸本郡。南平太守應詹白都督王敦，稱“光在梁州能興微繼絶，威振巴漢。值中原傾覆，征鎮失守，外無救助，内闕資儲，以寡敵衆，經年抗禦，厲節不撓，宜應追論顯贈，以慰存亡”。敦不能從。

張炅年輕時被徵召爲太宰掾。張邁富於才能謀略，有其父風範。州中之人推舉張邁暫領州事，與賊兵戰死。别駕范曠及督護王喬供養張光的妻子兒女，率領其剩餘兵衆，退回據守魏興。此後義陽太守任愔任梁州刺史，張光的妻子兒女歸還本郡。南平太守應詹報告都督王敦，稱說“張光在梁州能振興弱小之力恢復失去的州郡，威名震動巴漢。其時正遇中原潰敗，將軍及大將軍們守衛的地方失守，外没有救助，内缺乏儲存的物資，以寡敵衆，長年抵抗防禦，保持氣節

毫不屈服，應當追論其功，贈以封號，以便安慰生者之心和死者之靈”。王敦没有聽從。

趙誘

趙誘字元孫，淮南人也。世以將顯。州辟主簿。

值刺史郗隆被齊王冏檄，使起兵討趙王倫，隆欲承檄舉義，而諸子侄并在洛陽；欲坐觀成敗，恐爲冏所討，進退有疑，會群吏計議。誘説隆曰：“趙王篡逆，海内所病。今義兵飆起，其敗必矣。今爲明使君計，莫若自將精兵，徑赴許昌，上策也。不然，且可留後，遣猛將將兵會盟，亦中策也。若遣小軍隨形助勝，下策耳。”隆曰：“我受二帝恩，無所偏助，正欲保州而已。”誘與治中留寶、主簿張褒等諫隆：“若無所助，變難將生，州亦不可保也。”隆猶豫不決，遂爲其下所害。

誘還家，杜門不出。左將軍王敦以爲參軍，加廣武將軍，與甘卓、周訪共討華軼，破之。又擊杜弢於西湘。太興初，復與卓攻弢，滅之。累功賜爵平阿縣侯，代陶侃爲武昌太守。時杜曾迎第五猗於荆州作亂，敦遣誘與襄陽太守朱軌共距之。猗既愍帝所遣，加有時望，爲荆、楚所歸。誘等苦戰皆没，敦甚悼惜之，表贈征虜將軍、秦州刺史，謚曰敬。

子龔，與誘俱死。元帝爲晋王，下令贈新昌太守。龔弟胤，字伯舒。王敦使周訪擊杜曾，胤請從行。訪憚曾之强，欲先以胤餌曾，使其衆疲而後擊之。胤多梟首級。王導引爲從事中郎。南頓王宗反，胤殺宗，於是王導、庾亮并倚杖之。轉冠軍將軍，遷西豫州刺史，卒於官。

趙誘字元孫，是淮南人。世代以武將顯榮。州中徵召爲主簿。

那時正遇刺史郗隆接到齊王司馬冏發布的檄文，讓他出兵討伐趙王司馬倫，郗隆打算響應檄文的號召發起義兵，但子侄們都在洛陽；便想觀望其勝敗，又擔心被司馬冏所討伐，進退都有疑慮，召集衆官商議。趙誘勸説郗隆道：“趙王篡權謀反，這是海内之人所憂慮的事。如今正義之師如狂飆突起，趙王的失敗是毫無疑問的。現在爲你着想，不如親自率領精兵，直接奔赴許昌，這是上策。不這樣，也可自己留在後面，派遣猛將率兵與各路兵馬聯合結盟，也是中策。如果派一支小部隊跟隨助戰，這是下策罷了。”郗隆説：“我蒙受兩位皇帝的大恩，不想出兵，衹想保全這個州而已。”趙誘和治中留寶、主簿張褒等人勸説郗隆：“如果對此事没有什麽作爲，變亂災難必將發生，此州也不能保。”郗隆猶豫不决，於是被他的下屬害死。

趙誘回到家裏，閉門不出。左將軍王敦任用他爲參軍，加授廣武將軍，與甘卓、周訪共同討伐華軼，打敗了他。又在西湘出擊杜弢。太興初年，又與甘卓進攻杜弢，消滅了他。累加功績而被賜爵爲平阿縣侯，代陶侃爲武昌太守。當時杜曾迎請第五猗到荆州作亂，王敦派趙誘與襄陽太守朱軌共同抵擋他們。第五猗既是愍帝派遣而來，加上又有名望，荆、楚兩地都歸從他。趙誘等人艱苦奮戰全都戰死，王敦很哀傷惋惜，表奏追贈爲征虜將軍、秦州刺史，謚號敬。

趙誘之子趙龔，和趙誘一起戰死。元帝當時作爲晋王，下令追贈趙龔爲新昌太守。趙龔之弟趙胤，字伯舒。王敦派周訪出擊杜曾時，趙胤跟隨出發。周訪害怕杜曾力量强大，想先用趙胤引誘杜曾，使敵衆疲憊後再攻打他們。趙胤斬了敵人許多首級。王導召他任從事中郎。南頓王司馬宗反叛，趙胤殺了司馬宗，於是王導、庾亮一并倚賴他。轉爲冠軍將軍，升任西豫州刺史，死

在官任上。

史臣曰：忠爲令德，貞曰事君，徇國家而竭身，歷夷險而一節。羅憲、滕脩，濯纓入仕，指巴東而受脤，出嶺嶠而揚麾。屬鼎命淪胥，本朝失守，屆巴丘而流涕，集都亭而大臨。古之忠烈，罕輩于兹！孝興之智勇，玄威之武藝，滅醜虜於河西，制凶酋於磴北，審楊欣之必敗，譏楊駿之速禍。陶璜、吾彦，逸足齊驅，毛炅屈其深謀，陸抗奇其茂略。薪楢之任，清規自遠；鞞鼓之臣，厥聲彌劭。景武，南楚秀士；元孫，累葉將門，赴死喻於登仙，效誠陳於上策，竟而俱斃，貞則斯存。

贊曰：憲居玉壘，才博流譽。脩赴石門，惠政攸著。孝興、玄威，操履無違。愚墳畢禮，楊門致譏。璜謀超絶，彦材雄傑。潜師襲董，觀兵嘆薛。惟趙與張，神略多方。作尉北地，立功西湘。

史臣曰：忠是美德，貞是服侍君王，爲國家盡忠而死，經歷和平危難而保持同樣的氣節。羅憲、滕脩，操守高潔而爲官，指向巴東而受封賞，出兵五嶺而揚軍旗。接着帝位淪落，本朝之君喪失江山和尊嚴，到達巴丘而流淚，會集都亭而吊哭。古時的忠臣烈士，少有能與之同列！孝興的智慧勇敢，玄威的武藝，消滅强賊於河西，制服首惡於磴北，明察楊欣必定失敗，譏笑楊駿即將遭禍。陶璜、吾彦，駿馬齊驅，毛炅屈服於其深謀，陸抗稱奇其遠略。享薪受禄之位，清心而淡遠；衝鋒陷陣之臣，英名傳揚。景武，是南楚的俊才；元孫，是將門的後代，赴死比作登仙，忠心陳述良策，最終一并身死，忠節則當永存。

贊曰：羅憲居於玉壘，多才傳名。滕脩前往石門，美政顯著。孝興、玄威，品行一致。令狐之墳得以盡禮，楊駿一家受到笑譏。陶璜謀略超絶，吾彦人中豪傑。伏兵襲董元，觀軍嘆薛珝。趙誘與張光，妙計多出。率兵於北地，立功在西湘。

晋書卷五十八

列傳第二十八

周處

周處字子隱，義興陽羡人也。父魴，吴鄱陽太守。處少孤，未弱冠，膂力絶人，好馳騁田獵，不修細行，縱情肆欲，州曲患之。處自知爲人所惡，乃慨然有改勵之志，謂父老曰：“今時和歲豐，何苦而不樂耶?”父老嘆曰：“三害未除，何樂之有!”處曰：“何謂也?”答曰：“南山白額猛獸，長橋下蛟，并子爲三矣。”處曰：“若此爲患，吾能除之。”父老曰：“子若除之，則一郡之大慶，非徒去害而已。”處乃入山射殺猛獸，因投水搏蛟，蛟或沈或浮，行數十里，而處與之俱，經三日三夜，人謂死，皆相慶賀。處果殺蛟而反，聞鄉里相慶，始知人患己之甚，乃入吴尋二陸。時機不在，見雲，具以情告，曰：“欲自修而年已蹉跎，恐將無及。”雲曰：“古人貴朝聞夕改，君前塗尚可，且患志之不立，何憂名之不彰!”處遂勵志好學，有文思，志存義烈，言必忠信克己。期年，州府交辟。仕吴爲東觀左丞。孫晧末，爲無難督。

周處字子隱，是義興陽羡人。父周魴，任過吴國的鄱陽太守。周處幼年即成孤兒，還未到弱冠之年，膂力超過常人，喜歡跑馬狩獵，不拘小節，縱情肆欲，地方上把他當成禍患。周處自己明白被人們所厭惡，於是十分感慨有改過自新的决心，對父老説：“如今時世和順年成豐收，爲何還不高興呢?”老人們嘆息道：“三害尚未清除，有什麽可高興的!”周處道：“怎麽説?”回答道：“南山中的白額猛獸，長橋下的蛟龍，加上你一起，就是三害了。”周處説：“如果把這些當成禍患，我能清除它們。”老人們説：“如果你能除掉它們，那麽就是全郡的大福了，并非衹是除害而已。”周處便進山射殺了猛獸，又投入水中與蛟龍搏鬥，蛟龍時沉時浮，在水中游了幾十里，而周處始終和它在一起纏打漂游，過了三天三夜，人們認爲他已死，都互相慶賀。周處最後殺死蛟龍歸來，聽説鄉里認爲他死而相互慶賀的事，纔知道人們厭恨自己到了極點，於是到吴國尋訪二陸。當時陸機不在，見到陸雲，把自己的情况全都告訴他，説：“想自己修身學好却已虚度年華，恐怕來不及了。”陸雲説：“古人貴在早上聽到自己有過錯晚上就能改正，你前程還長，衹擔心不能立下大志，何必顧慮名聲不能顯揚!”周處就磨礪心志勤奮好學，富有文才，一心向往正義，説話必定忠誠守信自律。滿一年，州府交相徵召。在吴出仕任東觀左丞。孫晧末年，任無難督。

及吴平，王渾登建鄴宫釃酒，既酣，謂吴人曰：“諸君亡國之餘，得

等到吴國平定，王渾登上建鄴宫中斟酒宴飲，至酒酣時，對吴人説：“各位是亡國留下的

無戚乎?”處對曰:“漢末分崩，三國鼎立，魏滅於前，吴亡於後，亡國之戚，豈惟一人!”渾有慚色。

人，能没有憂傷嗎?”周處答道:“漢朝末年分崩離析，於是三國鼎立，魏先在前面滅亡，吴滅亡在後，亡國的傷痛，哪裏僅是一人!”王渾臉上有慚愧之色。

入洛，稍遷新平太守，撫和戎狄，叛羌歸附，雍土美之。轉廣漢太守。郡多滯訟，有經三十年而不决者，處詳其枉直，一朝决遣。以母老罷歸。尋除楚内史，未之官，徵拜散騎常侍。處曰:“古人辭大不辭小。”乃先之楚。而郡既經喪亂，新舊雜居，風俗未一，處敦以教義，又檢尸骸無主及白骨在野收葬之，然始就徵，遠近稱嘆。

進入洛陽，逐漸升至新平太守，安撫和好戎狄，反叛的羌人來歸順，雍地安居樂業。轉任廣漢太守。郡中有許多積留未决的案件，還有拖了三十年不能判决的，周處詳細瞭解其中的是非曲直，很快就斷决了。因母親年老辭官回家侍奉。不久任楚内史，尚未到任，朝廷徵召爲散騎常侍。周處説:“古人辭大不辭小。”於是先到楚就任。然而該郡經過戰亂之後，新舊居民雜居，風俗不統一，周處督促推行教化仁義，又查明無主尸體以及遺棄在野外的白骨一并加以收葬，然後纔接受徵召赴任，遠近之人都稱揚贊嘆。

及居近侍，多所規諷。遷御史中丞，凡所糾劾，不避寵戚。梁王彤違法，處深文案之。及氐人齊萬年反，朝臣惡處强直，皆曰:“處，吴之名將子也，忠烈果毅。”乃使隸夏侯駿西征。伏波將軍孫秀知其將死，謂之曰:“卿有老母，可以此辭也。”處曰:“忠孝之道，安得兩全!既辭親事君，父母復安得而子乎?今日是我死所也。”萬年聞之，曰:“周府君昔臨新平，我知其爲人，才兼文武，若專斷而來，不可當也。如受制於人，此成擒耳。”既而梁王彤爲征西大將軍、都督關中諸軍事。處知彤不平，必當陷己，自以人臣盡節，不宜辭憚，乃悲慨即路，志不生還。中書令陳準知彤將逞宿憾，乃言於朝曰:“駿及梁王皆是貴戚，非將率之才，進不求名，退不畏咎。周處吴人，忠勇果勁，有怨無援，將必喪身。宜詔孟觀以精兵萬人，爲處前鋒，必能殄寇。不然，彤當使處先驅，其敗必也。”朝廷不從。時賊屯梁山，有衆七萬，而駿逼處以五千兵擊之。處

等到身居近臣，常有勸諫。升任御史中丞，凡所彈劾的人，不迴避寵親貴戚。梁王司馬彤違法，周處援用苛細的法律條文審理他。待到氐人齊萬年反叛，朝中之臣憎恨周處的剛强正直，都説:“周處，是吴國名將的後代，忠誠威猛果敢剛毅。”於是派他跟從夏侯駿西征。伏波將軍孫秀知道他此去必死，對他説:“你有年老的母親，可以推辭不去。”周處説:“忠君孝親之道，怎能兩者兼顧!既然辭别親人來事奉君王，作爲父母哪裏還能把兒子當兒子呢?今天是我死的時候了。”齊萬年聽到這事，説:“周府君從前在新平理政，我懂得他的爲人，文武全才，如果他有全權前來，是不能抵擋的。如果是被人指揮，這可要成俘虜了。”不久梁王司馬彤任征西大將軍、都督關中諸軍事。周處知道司馬彤氣憤不平，一定會陷害自己，而自己認爲人臣應當盡節效忠，不宜推辭畏懼，於是就悲壯上路，立志决不再回來。中書令陳準知道司馬彤將乘機報舊怨，就在朝廷上説:“夏侯駿和梁王都是皇親貴戚，不適合充當將帥，他們進而不求功名，退而不怕罪過。周處是吴人，忠誠勇敢果斷剛强，有人怨恨而無人援助，必將送命。應該降詔下令孟觀率一萬精兵，作爲周處的前鋒，一定能消滅敵寇。不這樣，司馬彤必定派周處在前面迎敵，必

曰："軍無後繼，必至覆敗，雖在亡身，爲國取耻。"肜復命處進討，乃與振威將軍盧播、雍州刺史解系攻萬年於六陌。將戰，處軍人未食，肜促令速進，而絶其後繼。處知必敗，賦詩曰："去去世事已，策馬觀西戎。藜藿甘粱黍，期之克令終。"言畢而戰，自旦及暮，斬首萬計。弦絶矢盡，播、系不救。左右勸退，處按劍曰："此是吾效節授命之日，何退之爲！且古者良將受命，鑿凶門以出，蓋有進無退也。今諸軍負信，勢必不振。我爲大臣，以身徇國，不亦可乎！"遂力戰而没。追贈平西將軍，賜錢百萬，葬地一頃，京城地五十畝爲第，又賜王家近田五頃。詔曰："處母年老，加以遠人，朕每愍念，給其醫藥酒米，賜以終年。"

然失敗。"朝廷没有聽從。當時賊兵駐扎在梁山，有七萬兵衆，然而夏侯駿逼着周處用五千士兵攻打他們。周處説："部隊没有後援，一定失敗，即使我戰死，也會給國家帶來耻辱。"司馬肜又命令周處進軍攻打，於是與振威將軍盧播、雍州刺史解系在六陌進攻齊萬年。即將出戰，周處部隊將士尚未吃飯，司馬肜命令快速出擊，却斷絶了他的後援。周處明白一定失敗，吟誦一首詩道："遠去世事畢，策馬觀西戎。野菜勝粱黍，期望戰勝而善終。"吟完即投入戰鬥，從早到晚，斬敵首級數以萬計。弓斷箭完，盧播、解系不來援救。左右將士勸他撤退，周處按着劍柄説："這是我顯示氣節戰死疆場的時候，有什麽可後退的！况且古時良將接到命令，出征前必鑿一扇凶門以示决心死戰，這就是祇有進路而没有退路啊。現在各軍背信棄義，形勢必定不可挽回。我身爲大臣，以死報國，不也是應當的嗎！"於是奮力苦戰而死。追贈爲平西將軍，賜給錢百萬，墓地一頃，京城土地五十畝建家宅，又賜給王侯之家附近田地五頃。下詔説："周處之母年老，加上又與皇室不沾親帶故，朕常常憐憫顧念，供給她醫藥酒米，終身受賜。"

處著《默語》三十篇及《風土記》，并撰集《吴書》。時潘岳奉詔作《關中詩》曰："周徇師令，身膏齊斧。人之云亡，貞節克舉。"又西戎校尉閻纘亦上詩云："周全其節，令問不已。身雖云没，書名良史。"及元帝爲晋王，將加處策謚，太常賀循議曰："處履德清方，才量高出；歷守四郡，安人立政；入司百僚，貞節不撓；在戎致身，見危授命。此皆忠賢之茂實，烈士之遠節。案謚法執德不回曰孝。"遂以謚焉。有三子：玘、靖、札。靖早卒，玘、札并知名。

周處著有《默語》三十篇及《風土記》，并撰編《吴書》。當時潘岳奉詔寫有《關中時》道："周處殉難軍令，死於利斧之下。身軀雖已消亡，貞節却能高舉。"又西戎校尉閻纘也獻詩一首説："周處保全氣節，美名永傳不止。人雖然已死，英名書於青史。"待到元帝爲晋王時，打算對周處策封謚號，太常賀循議論説："周處德行清正，才能氣量超俗；歷經鎮守四郡，能安民修政；入朝掌管對百官的監察，堅貞不屈；在軍中不惜獻身，臨危受命。這都是忠貞賢明的優秀品質，壯烈之士的高遠氣節。對照謚法堅守品德不變的就稱爲孝。"於是就以孝作爲他的謚號。周處有三子：周玘、周靖、周札。周靖早死，周玘、周札一并有名。

周玘

玘字宣佩。强毅沈斷有父風，而文學不及。閉門潔己，不妄交游，士

周玘字宣佩。堅毅果斷有其父風範，但文學才華不如。閉門修身，不亂交往，士人朋友都景

友咸望風敬憚焉，故名重一方。弱冠，州郡命，不就。刺史初到，召爲别駕從事，虚己備禮，方始應命。累薦名宰府，舉秀才，除議郎。

仰而敬畏他，因而名聲稱重於整個地方。二十歲，州郡徵召他，没有就任。刺史剛到任，徵召他任别駕從事，刺史本人謙遜虚心禮貌周全，周玘這纔答應接受任命。多次被推薦於相府，舉薦爲秀才，除授議郎。

太安初，妖賊張昌、丘沈等聚衆於江夏，百姓從之如歸。惠帝使監軍華宏討之，敗于障山。昌等浸盛，殺平南將軍羊伊，鎮南大將軍、新野王歆等，所在覆没。昌别率封雲攻徐州，石冰攻揚州，刺史陳徽出奔，冰遂略有揚土。玘密欲討冰，潛結前南平内史王矩，共推吴興太守顧祕都督揚州九郡軍事，及江東人士同起義兵，斬冰所置吴興太守區山及諸長史。冰遣其將羌毒領數萬人距玘，玘臨陣斬毒。時右將軍陳敏自廣陵率衆助玘，斬冰别率趙驤於蕪湖，因與玘俱前攻冰於建康。冰北走投封雲，雲司馬張統斬雲、冰以降，徐揚并平。玘不言功賞，散衆還家。

太安初年，妖賊張昌、丘沈等人在江夏聚集，百姓如同回家一樣紛紛追隨他們。惠帝派遣監軍華宏征討他們，在障山被打敗。張昌等勢盛，殺平南將軍羊伊，鎮南大將軍、新野王司馬歆等，所到之處官軍覆没。張昌的别將封雲攻打徐州，石冰攻打揚州，刺史陳徽出逃，石冰於是占領了揚州地區。周玘私下想討伐石冰，秘密聯合前南平内史王矩，共同推舉吴興太守顧祕都督揚州九郡軍務，等到江東人士共同發起義兵時，殺了石冰所安排的吴興太守區山及其下屬的各官員。石冰派遣他的將領羌毒率領幾萬人抵抗周玘，周玘在交戰時斬了羌毒。當時右將軍陳敏從廣陵率兵來援助周玘，在蕪湖斬了石冰的别將趙驤，就和周玘一起進軍到建康攻打石冰。石冰向北逃跑投奔封雲，封雲的司馬張統斬了封雲、石冰來投降，徐、揚一并平定。周玘不提請功受賞之事，遣散兵衆回家。

陳敏反于揚州，以玘爲安豐太守，加四品將軍。玘稱疾不行，密遣使告鎮東將軍劉準，令發兵臨江，己爲内應，翦髮爲信。準在壽春，遣督護衡彦率衆而東。時敏弟昶爲廣武將軍、歷陽内史，以吴興錢廣爲司馬。玘密諷廣殺昶。玘與顧榮、甘卓等以兵攻敏，敏衆奔潰，單馬北走，獲之於江乘界，斬之於建康，夷三族。東海王越聞其名，召爲參軍。詔補尚書郎、散騎郎，并不行。元帝初鎮江左，以玘爲倉曹屬。

陳敏在揚州謀反，任用周玘爲安豐太守，加四品將軍。周玘推托有病不去，秘密派人報告鎮東將軍劉準，讓他出兵逼近長江，自己作爲内應，剪下頭髮作爲信物。劉準在壽春，派督護衡彦率領衆兵東行。當時陳敏之弟陳昶任廣武將軍、歷陽内史，任用吴興人錢廣爲司馬。周玘秘密勸説錢廣殺陳昶。周玘和顧榮、甘卓等人率兵攻打陳敏，陳敏衆兵奔逃潰散，自己單人獨騎往北逃跑，在江乘邊界被抓獲，在建康被斬首，誅殺三族。東海王司馬越聽説周玘的聲名，召他任參軍。皇帝降詔補授爲尚書郎、散騎郎，都不去。元帝初到江東鎮守時，任用周玘爲倉曹屬。

初，吴興人錢璯亦起義兵討陳敏，越命爲建武將軍，使率其屬會于京都。璯至廣陵，聞劉聰逼洛陽，畏懦不敢進，帝促以軍期，璯乃謀反。時王敦遷尚書，當應徵與璯俱西。璯

當初，吴興人錢璯也發義兵討伐陳敏，司馬越任命他爲建武將軍，叫他率領其部屬到京都會合。錢璯到廣陵，聽説劉聰進逼洛陽，畏懼而不敢前進，皇帝催促限期進軍，錢璯於是謀反。當時王敦遷任尚書，正在應召與錢璯一起西進。錢

陰欲殺敦，藉以舉事。敦聞之，奔告帝。璯遂殺度支校尉陳豐，焚燒邸閣，自號平西大將軍、八州都督，劫孫晧子充，立爲吴王，既而殺之。來寇玘縣。帝遣將軍郭逸、都尉宋典等討之，并以兵少未敢前。玘復率合鄉里義衆，與逸等俱進，討璯，斬之，傳首于建康。

玘三定江南，開復王略，帝嘉其勛，以玘行建威將軍、吴興太守，封烏程縣侯。吴興寇亂之後，百姓饑饉，盗賊公行。玘甚有威惠，百姓敬愛之。期年之間，境内寧謐。帝以玘頻興義兵，勛誠并茂，乃以陽羡及長城之西鄉、丹楊之永世别爲義興郡，以彰其功焉。

玘宗族强盛，人情所歸，帝疑憚之。于時中州人士佐佑王業，而玘自以爲不得調，内懷怨望，復爲刁協輕之，耻恚愈甚。時鎮東將軍祭酒東萊王恢亦爲周顗所侮，乃與玘陰謀誅諸執政，推玘及戴若思與諸南士共奉帝以經緯世事。先是，流人帥夏鐵等寓于淮、泗，恢陰書與鐵，令起兵，己當與玘以三吴應之。建興初，鐵已聚衆數百人，臨淮太守蔡豹斬鐵以聞。恢聞鐵死，懼罪，奔于玘，玘殺之，埋于豕牢。帝聞而秘之，召玘爲鎮東司馬，未到，復改授建武將軍、南郡太守。玘既南行，至蕪湖，又下令曰："玘奕世忠烈，義誠顯著，孤所欽喜。今以爲軍諮祭酒，將軍如故，進爵爲公，禄秩僚屬一同開國之例。"玘忿於迴易，又知其謀泄，遂憂憤發背而卒，時年五十六。將卒，謂子勰曰："殺我者諸傖子，能復之，乃吾子也。"吴人謂中州人曰"傖"，故云耳。贈輔國將軍，謚曰忠烈。子勰嗣。

璯暗地裏想殺掉王敦，藉此發動叛變。王敦聽説後，奔逃來報告皇帝。錢璯就殺了度支校尉陳豐，放火焚燒官邸，自稱爲平西大將軍、八州都督，劫持孫晧之子孫充，立他爲吴王，不久又殺了他。入侵周玘所在的縣。皇帝派遣將軍郭逸、都尉宋典等討伐，都因兵力太少而不敢前進。周玘又再次聯合鄉里的義兵，和郭逸等一并進軍，攻打錢璯，斬了他，將首級傳送到建康。

周玘三次平定江南，恢復擴大帝王疆土，皇帝嘉奬他的功勛，用周玘代任建威將軍、吴興太守，封爲烏程縣侯。吴興經戰亂之後，百姓饑荒，盗賊公開出没。周玘很有威嚴仁德，百姓尊敬愛戴他。一年之内，境内安寧。皇帝因爲周玘連連發起義兵，功勛和忠誠都很突出，於是把陽羡以及長城的西鄉、丹楊的永世另外劃出設立義興郡，以表彰他的功績。

周玘的宗族勢力强大，人心同歸，皇帝對此有猜疑害怕之意。當時中原人士輔佐帝王之業，然而周玘認爲自己得不到提升，心裏埋怨，又被刁協輕視，羞辱怨憤更重。其時鎮東將軍祭酒東萊人王恢被周顗所輕侮，於是和周玘密謀殺掉各當權者，推舉周玘及戴若思與各南方人士一同尊奉皇帝治理國事。在此之前，流民頭領夏鐵等寄居於淮、泗一帶，王恢秘密寫信給夏鐵，叫他起兵，自己當與周玘憑着三吴來響應他。建興初年，夏鐵已聚集了幾百人，臨淮太守蔡豹斬殺夏鐵上報。王恢聽説夏鐵已死，害怕被治罪，投奔周玘，周玘殺了他，埋在猪圈裏。皇帝知道了這件事而不露聲色，召周玘任鎮東司馬，未到任，又改授建武將軍、南郡太守。周玘已經南行，到達蕪湖，又下令説："周玘世代忠貞勇烈，其大義實爲顯著，孤極欽敬高興。現在任命爲軍諮祭酒，將軍照舊，進封爵位爲公，俸禄等級及下屬官吏的配備和開國公完全相同。"周玘氣憤於一再更改，又知道他的陰謀已經泄露，於是憂憤之氣在脊背發作成疽瘡而死，當時五十六歲。將要死時，對其子周勰説："殺死我的是那些傖子，能報復他們，纔是我的兒子啊。"吴地人稱中原人叫"傖"，所以這麽説。追贈爲輔國將軍，謚

號忠烈。其子周勰繼嗣。

周勰

勰字彦和。常緘父言。時中國亡官失守之士避亂來者，多居顯位，駕御吴人，吴人頗怨。勰因之欲起兵，潛結吴興郡功曹徐馥。馥家有部曲，勰使馥矯稱叔父札命以合衆，豪俠樂亂者翕然附之，以討王導、刁協爲名。孫晧族人弼亦起兵於廣德以應之。馥殺吴興太守袁琇，有衆數千，將奉札爲主。時札以疾歸家，聞而大驚，乃告亂於義興太守孔侃。勰知札不同，不敢發兵。馥黨懼，攻馥，殺之。孫弼衆亦潰，宣城太守陶猷滅之。元帝以周氏奕世豪望，吴人所宗，故不窮治，撫之如舊。勰爲札所責，失志歸家，淫侈縱恣，每謂人曰："人生幾時，但當快意耳。"終於臨淮太守。

勰弟彝，少知名，元帝辟爲丞相掾，早亡。

周勰字彦和。常默念其父的遺言。當時中原丢官失守逃避禍亂來南方的人，很多都官居顯要之位，控制着吴地人，吴人非常怨恨。周勰趁此想起兵，秘密勾結吴興郡功曹徐馥。徐馥家有武裝，周勰叫徐馥假稱其叔父周札的名義聚合兵衆，喜歡生事作亂的豪客俠士不約而同地投奔他，以討伐王導、刁協爲名。孫晧族人孫弼也在廣德起兵響應他。徐馥殺吴興太守袁琇，擁有幾千兵力，準備推舉周札爲首領。當時周札因病回家，聽到後大驚，於是向義興太守孔侃報告變亂情況。周勰知道周札不贊同，不敢發兵。徐馥的黨羽害怕，攻打徐馥，殺了他。孫弼的兵衆也潰散了，宣城太守陶猷消滅了他們。元帝因爲周氏世代都是豪門望族，爲吴人所尊奉，所以没有追根問底治罪，安撫他們如同從前。周勰被周札責怪，失意回家，淫蕩放縱，常對人説："人生能活幾時，就圖個痛快罷了。"死在臨淮太守任上。

周勰之弟周彝，年少出名，元帝召用爲丞相掾，早死。

周札

札字宣季。性矜險好利，外方内荏，少以豪右自處，州郡辟命皆不就。察孝廉，除郎中、大司馬齊王冏參軍。出補句容令，遷吴國上軍將軍。辟東海王越參軍，不就。以討錢璯功，賜爵漳浦亭侯。元帝爲丞相，表札爲寧遠將軍、歷陽内史，不之職，轉從事中郎。徐馥平，以札爲奮武將軍、吴興内史，録前後功，改封東遷縣侯，進號征虜將軍、監揚州江北軍事、東中郎將，鎮涂中，未之職，轉右將軍、都督石頭水陸軍事。札脚疾，不堪拜，固讓經年，有司彈奏，不得已乃視職。加散騎常侍。

王敦舉兵攻石頭，札開門應敦，故王師敗績。敦轉札爲光禄勳，尋補尚書。頃之，遷右將軍、會稽内史。

周札字宣季。性情陰險喜好名利，外表剛正而内心怯懦，少年時以英雄豪傑自居，州郡召用都不就任。察舉爲孝廉，任郎中、大司馬齊王司馬冏參軍。出京任句容令，升任吴國上軍將軍。徵召爲東海王司馬越參軍，不去。因征討錢璯有功，賜爵爲漳浦亭侯。元帝任丞相時，表奏周札任寧遠將軍、歷陽内史，不到職，轉任從事中郎。徐馥之事平定，任周札爲奮武將軍、吴興内史，登録總計其前後功勞，改封東遷縣侯，進封爲征虜將軍、監揚州江北軍事、東中郎將，鎮守涂中，尚未到職，轉任右將軍、都督石頭水陸軍事。周札脚有毛病，不能接受任命，堅持推讓一年多，有關部門上奏彈劾，不得已衹好到職治事。加授散騎常侍。

王敦發兵攻打石頭，周札打開城門響應王敦，所以朝廷軍隊失敗。王敦任周札爲光禄勛，不久補授爲尚書。過不多久，轉任右將軍、會稽

時札兄靖子懋晋陵太守、清流亭侯，懋弟莚征虜將軍、吴興内史，莚弟贊大將軍從事中郎、武康縣侯，贊弟縉太子文學、都鄉侯，次兄子勰臨淮太守、烏程公。札一門五侯，并居列位，吴士貴盛，莫與爲比，王敦深忌之。後莚喪母，送者千數，敦益憚焉。及敦疾，錢鳳以周氏宗强，與沈充權勢相侔，欲自托於充，謀滅周氏，使充得專威揚土，乃説敦曰："夫有國者患於强逼，自古釁難恒必由之。今江東之豪莫强周、沈，公萬世之後，二族必不静矣。周强而多俊才，宜先爲之所，後嗣可安，國家可保耳。"敦納之。時有道士李脱者，妖術惑衆，自言八百歲，故號李八百。自中州至建鄴，以鬼道療病，又署人官位，時人多信事之。弟子李弘養徒灊山，云應讖當王。故敦使廬江太守李恒告札及其諸兄子與脱謀圖不軌。時莚爲敦諮議參軍，即營中殺莚及脱、弘，又遣參軍賀鸞就沈充盡掩殺札兄弟子，既而進軍會稽，襲札。札先不知，卒聞兵至，率麾下數百人出距之，兵散見殺。札性貪財好色，惟以業産爲務。兵至之日，庫中有精杖，外白以配兵，札猶惜不與，以弊者給之，其鄙吝如此，故士卒莫爲之用。

内史。當時周札兄周靖之子周懋是晋陵太守、清流亭侯，周懋之弟周莚是征虜將軍、吴興内史，周莚之弟周贊是大將軍從事中郎、武康縣侯，周贊之弟周縉是太子文學、都鄉侯，周札次兄之子周勰是臨淮太守、烏程公。周札一家五人封侯，一同列居高官顯爵，吴地士族顯貴之興盛，没有能與此相比的，王敦深爲忌恨他們。後來周莚爲母親辦喪事，送喪的達上千人，王敦更加害怕。趁着王敦忌恨，錢鳳因爲周氏宗族强盛，與沈充宗族的權勢相當，想自己投靠沈充，策劃消滅周氏，使沈充能在揚州一地獨占威風，於是就游説王敦説："帝王的憂患在於受到强勢威脅，自古以來禍難總是由此而來。現在江東的豪門大族没有比周、沈更强大的了，明公去世以後，這兩個宗族一定不會安定。周氏强大而且多出俊傑英才，應當首先替他們安排一個合適的去處，明公後代纔可安寧，國家纔可保全啊。"王敦接受了他的建議。當時有一個叫李脱的道士，用妖術惑衆，自己説活了八百歲，所以號稱李八百。從中原到建鄴，用請神送鬼的辦法治病，還給人安排官位，當時人們有許多都信從他。他的弟子李弘在灊山收養徒弟，説應驗讖言將要稱王。故而王敦指使廬江太守李恒告發周札和他那些侄子們與李脱圖謀不軌。當時周莚任王敦的諮議參軍，就到軍營中殺了周莚及李脱、李弘，又派遣參軍賀鸞歸於沈充指揮全部殺掉周札兄弟的兒子們，之後向會稽進軍，襲擊周札。周札起初不知，突然聽説有兵來，率領部下幾百人出來抵抗，兵衆散逃而被殺。周札生性貪財好色，醉心於經營産業。襲擊他的兵衆到來那天，兵庫中有精良的武器，外邊報告説要把這些武器配備給兵士，周札仍吝嗇不給，拿粗劣武器供給他們，其人庸俗吝嗇如此，所以士兵没有聽他指揮爲他效勞的。

及敦死，札、莚故吏并詣闕訟周氏之冤，宜加贈謚。事下八坐，尚書卞壼議以"札石頭之役開門延寇，遂使賊敦恣亂，札之責也。追贈意所未安。懋、莚兄弟宜復本位"。司徒王導議以"札在石頭，忠存社稷，義

待到王敦死後，周札、周莚舊時的下屬官吏一起到朝廷申辯周氏的冤情，認爲應當追贈封謚。事情交給八座議論，尚書卞壼説因爲"周札在石頭之戰中開城門迎請敵寇，使得反賊王敦放縱作亂，這是周札的罪責。如追贈令人不服。周懋、周莚兄弟應恢復其原來名位"。司徒王導議

在亡身。至於往年之事，自臣等有識以上，與札情豈有異！此言實貫於聖鑒。論者見奸逆既彰，便欲徵往年已有不臣之漸。即復使爾，要當時衆所未悟。既悟其奸萌，札與臣等便以身許國，死而後已，札亦尋取梟夷。朝廷檄命既下，大事既定，便正以爲逆黨。邪正失所，進退無據，誠國體所宜深惜。臣謂宜與周顗、戴若思等同例”。尚書令郗鑒議曰：“夫褒貶臧否，宜令體明例通。今周、戴以死節復位，周札以開門同例，事異賞均，意所疑惑。如司徒議，謂往年之事自有識以上皆與札不異，此爲邪正坦然有在。昔宋文失禮，華樂荷不臣之罰；齊靈嬖孽，高厚有從昏之戮。以古況今，譙王、周、戴宜受若此之責，何加贈復位之有乎！今據已顯復，則札宜貶責明矣。”導重議曰：“省令君議，必札之開門與譙王、周、戴異。今札開門，直出風言，竟實事邪？便以風言定褒貶，意莫若原情考徵也。論者謂札知隗、協亂政，信敦匡救，苟匡救信，奸佞除，即所謂流四凶族以隆人主巍巍之功耳。如此，札所以忠於社稷也。後敦悖謬出所不圖，札亦闔門不同，以此滅族，是其死於爲義也。夫信敦當時之匡救，不圖將來之大逆，惡隗、協之亂政，不失爲臣之貞節者，于時朝士豈惟周札邪！若盡謂不忠，懼有誣乎譙王、周、戴。各以死衛國，斯亦人臣之節也。但所見有同異，然期之於必忠，故宜申明耳。即如令君議，宋華、齊高其在隗、協矣。昔子糾之難，召忽死之，管仲不死。若以死爲賢，則管仲當貶；若以不死爲賢，則召忽死爲失。先典何以兩通之？明爲忠之情同也。死雖是忠之一目，亦不必爲忠皆

説“周札守在石頭，忠於國家，義在獻身。至於過去那些年的事情，從臣下等人及成年人以上，和周札的心情哪有什麽不同！這話確實與聖上的明察是相同的。評論此事的人見到奸邪之人罪惡已經昭彰，就想追究周札以前不忠的行爲。即便是那樣，主要是當時衆人都未醒悟。既已發覺其奸謀萌生，周札與臣下等即獻身報國，至死方休，周札不久也招致了被殺頭滅族之禍。朝廷的征討檄文已發下，大事已經平定，於是忠正之人被看作是反臣的同黨。邪和正顛倒位置，進升斥退不根據實情，實在是國家所應深爲遺憾的事。臣下認爲周札應與周顗、戴若思等同樣對待”。尚書令郗鑒議道：“對善惡的褒貶，應使規定明確而細則通行。現在周顗、戴若思因死於貞節而得恢復名位，周札如因開城門迎敵而同例對待，事情性質不同而獎賞同等，令人心裏疑惑不解。像司徒所説，認爲過去那些年的事情成年人以上都與周札一致，這會令邪人正人都安然自在。從前宋文失禮，華樂承擔了不忠的懲罰；齊靈寵愛庶子，高厚因跟從昏亂而被殺。以古比今，譙王、周顗、戴若思應當受到這樣的責罰，哪裏還有追贈復位之説呢！現在根據復位顯名的情况而論，則周札應受到貶責是很清楚的了。”王導又議道：“尚書令的議論，認定周札開城門迎敵與譙王、周顗、戴若思不同。現在説的周札開門迎敵，僅是出自傳言，究竟是不是事實呢？用風言風語來决定褒貶，不如去探究實情考察證據。論説者認爲周札知道劉隗、刁協擾亂朝政，相信王敦能匡助挽救，假如匡助挽救是真，奸佞除掉，就是所説的舜流放四凶以使人主的巍巍大功更加豐偉了。這樣，周札的所作所爲是忠於國家。後來王敦圖謀不軌而反叛，周札也就關閉城門不贊同支持，因此而被滅族，這是他爲道義而死啊。相信王敦當時是匡助挽救朝政，并不企圖後來謀反，憎恨劉隗、刁協擾亂朝政，不失人臣的貞節，那時朝臣何止周札呢！如果都説他們不忠，恐怕是對譙王、周顗、戴若思的污衊。各自用死來保衛國家，這也是人臣的氣節。僅是看法有同有異，然而都希望他們一定是忠臣，所以應當申

當死也。漢祖遺約，非劉氏不王，非功臣不侯，違命天下共誅之。後呂后王諸呂，周勃從之，王陵廷争，可不謂忠乎？周勃誅呂尊文，安漢社稷，忠莫尚焉，則王陵又何足言，而前史兩爲美談。固知死與不死，争與不争，苟原情盡意，不可定於一概也。且札闔棺定謚，違逆黨順，受戮凶邪，不負忠義明矣。”鑒又駁不同，而朝廷竟從導議，追贈札衛尉，遣使者祠以少牢。

明罷了。即使像尚書令所説，宋華、齊高大概就應驗在劉隗、刁協身上了。從前子糾之難，召忽爲它而死，而管仲不死。如果把死當作賢明，那麼管仲該貶；如果把不死當作賢明，那麼召忽死是不對的。先代典籍爲何能從兩方面解釋？説明效忠的心情是一樣的。死難雖然是盡忠的一個方面，但也不必盡忠的都該死啊。漢祖留下約定，不是劉氏不能封王，不是功臣不能封侯，違反旨意則天下人都可殺他。後來呂后封各姓呂的爲王，周勃聽從她，王陵在朝廷上争辯，能不説是盡忠嗎？周勃誅滅姓呂的來尊奉文帝，安定了漢朝的江山，忠心没有比這更大的了，那麼王陵又有什麼值得説的，但前代歷史把兩人都傳爲美談。所以死與不死，争與不争，如果推究實情窮盡本意，就不必一概而論。况且在周札死後爲他議定謚號，他那違抗逆賊擁護忠臣，被凶惡之人所殺，不違背忠義的情况是很明白的了。”郗鑒又反駁而不贊同，但朝廷最後聽從了王導的評議，追贈周札爲衛尉，派人用羊、猪二牲之禮祭祀他。

札長子澹，太宰府掾。次子稚，察孝廉，不行。

周札的長子周澹，任過太宰府掾。次子周稚，察舉爲孝廉，不去。

周莚

莚卓犖有才幹，拜征虜將軍、吴興太守，遷黄門侍郎。徐馥之役，莚族兄續亦聚衆應之。元帝議欲討之，王導以爲“兵少則不足制寇，多遣則根本空虚。黄門侍郎周莚忠烈至到，爲一郡所敬。意謂直遣莚，足能殺續”。於是詔以力士百人給莚，使輕騎還陽羡。莚即日取道，晝夜兼行。既至郡，將入，遇續於門，莚謂續曰：“宜與君共詣孔府君，有所論。”續不肯入，莚逼牽與俱。坐定，莚謂太守孔侃曰：“府君何以置賊在坐？”續衣裏帶小刀，便操刃逼莚，莚叱郡傳教吴曾：“何不舉手！”曾有膽力，便以刀環築續，殺之。莚因欲誅勰，札拒不許，委罪於從兄邵，誅之。莚

周莚傑出有才幹，任爲征虜將軍、吴興太守，升任黄門侍郎。徐馥之戰，周莚的族兄周續也聚衆響應。元帝説想征討他，王導認爲“出兵少則不能制服敵寇，出兵多則國家内部空虚。黄門侍郎周莚忠誠勇敢非常，被全郡之人所尊敬。愚意以爲祇派遣周莚，便足够殺掉周續”。於是詔令提供勇士一百人給周莚，要他們輕裝快馬返歸陽羡。周莚當天上路，晝夜兼行。已經到郡，將進郡城，在城門口遇到周續，周莚對周續説：“應當和你共同去見孔府君，有些話要説。”周續不肯入城，周莚硬拉他一起進去。坐下來後，周莚對太守孔侃説：“府君爲何安排賊人在座？”周續衣服裏暗藏有小刀，就持刀威脅周莚，周莚喝令郡傳教吴曾：“爲何不動手！”吴曾有膽量勇力，就用刀轉着圈搗擊周續，殺了他。周莚跟着想殺周勰，周札阻攔不讓，却把罪責推卸給堂兄

不歸家省母，遂長驅而去，母狼狽追之。其忠公如此。

周邵，殺了他。周莚沒有回家探視母親，於是驅馬而去，他的母親在後面很狼狽地追他。這人就是這樣忠於朝廷。

遷太子右衛率。及王敦作難，加冠軍將軍、都督會稽吳興義興晉陵東陽軍事，率水軍三千人討沈充，未發而王師敗績。莚聞札開城納敦，憤咤慷慨形于辭色。尋遇害。敦平後，與札同被復官。

升任太子右衛率。待到王敦對朝廷發難時，加授冠軍將軍、都督會稽、吳興、義興、晉陵、東陽軍事，率領三千水兵征討沈充，尚未出兵而朝廷軍隊已失敗。周莚聽說周札開城門接納王敦，憤怒激昂表現於其語言神色。不久遇害。王敦之事平定後，和周札一同恢復官名。

初，莚於姑孰立屋五間，而六梁一時躍出墮地，衡獨立柱頭零節之上，甚危，雖以人功，不能然也。後竟覆族。

起初，周莚在姑孰建了五間房，但六根房梁同時跳出掉到地上，惟獨橫梁支架在柱頭零節上，非常危險，即使是憑着人力，也不會成這樣。後來終於被滅族。

莚弟縉，少無行檢，嘗在建康烏衣道中逢孔氏婢，時與同僚二人共載，便令左右捉婢上車，其强暴若此。

周莚之弟周縉，少年時沒有德行，曾在建康烏衣路遇孔氏的婢女，當時他與兩個同僚乘坐一輛車，就下令手下人抓住婢女上車，其人强暴就是這樣。

周訪

周訪字士達，本汝南安城人也。漢末避地江南，至訪四世。吳平，因家廬江尋陽焉。祖纂，吳威遠將軍。父敏，左中郎將。訪少沈毅，謙而能讓，果於斷割，周窮振乏，家無餘財。爲縣功曹，時陶侃爲散吏，訪薦爲主簿，相與結友，以女妻侃子瞻。訪察孝廉，除郎中、上甲令，皆不之官。鄉人盜訪牛於冢間殺之，訪得之，密埋其肉，不使人知。

周訪字士達，本來是汝南安城人。其祖上在漢朝末年躲避戰亂移居江南，到周訪時已是第四代。吳國平定，就在廬江尋陽安家。祖父周纂，任過吳威遠將軍。父親周敏，任過左中郎將。周訪年少時沉着剛毅，謙遜而辭讓，處事果斷乾脆，周濟窮困賑救不足，家中沒有富餘的錢財。擔任縣功曹，當時陶侃是個散官，周訪舉薦他任主簿，相互結交爲朋友，把女兒嫁給陶侃之子陶瞻爲妻。周訪被察舉爲孝廉，任郎中、上甲令，都不去就職。鄉里有人偷了周訪的牛在墳叢中殺了，周訪發現，悄悄地把牛肉埋起來，沒有聲張。

及元帝渡江，命參鎮東軍事。時有與訪同姓名者，罪當死，吏誤收訪，訪奮擊收者，數十人皆散走，而自歸於帝，帝不之罪。尋以爲揚烈將軍，領兵一千二百，屯尋陽鄂陵與甘卓、趙誘討華軼。所統厲武將軍丁乾與軼所統武昌太守馮逸交通，訪收斬之。逸來攻訪，訪率衆擊破之。逸遁保柴桑，訪乘勝進討。軼遣其黨王

等到元帝渡過長江，命他參鎮東軍事。當時有一個和周訪同名的人，因犯罪被判處死刑，差吏誤抓周訪，周訪奮力打退來抓捕的人，幾十人都四散逃跑了，自己便來投奔皇帝，皇帝沒有加罪他。不久授爲揚烈將軍，率領一千二百名兵士，駐扎在尋陽鄂陵和甘卓、趙誘征討華軼。所統領的厲武將軍丁乾與華軼所統領的武昌太守馮逸勾結往來，周訪收捕丁乾斬了他。馮逸來攻打周訪，周訪率兵擊敗他。馮逸逃守柴桑，周訪

約、傅札等萬餘人助逸，大戰於湓口，約等又敗。訪與甘卓等會於彭澤，與軼水軍將朱矩等戰，又敗之。軼將周廣燒城以應訪，軼衆潰，訪執軼，斬之，遂平江州。

乘勝征討。華軼派遣其同黨王約、傅札等一萬多人援助馮逸，在湓口大戰，王約等人又被打敗。周訪與甘卓等在彭澤會合，與華軼的水軍將領朱矩等交戰，又打敗了他們。華軼的部將周廣焚燒城池來響應周訪，華軼衆兵潰敗，周訪抓獲華軼，斬了他，於是平定江州。

帝以訪爲振武將軍、尋陽太守，加鼓吹、曲蓋。復命訪與諸軍共征杜弢。弢作桔槔打官軍船艦，訪作長岐棖以距之，桔槔不得爲害。而賊從青草湖密抄官軍，又遣其將張彥陷豫章，焚燒城邑。王敦時鎮湓口，遣督護繆蕤、李恒受訪節度，共擊彥。蕤於豫章石頭，與彥交戰，彥軍退走，訪率帳下將李午等追彥，破之，臨陣斬彥。時訪爲流矢所中，折前兩齒，形色不變。及暮，訪與賊隔水，賊衆數倍，自知力不能敵，乃密遣人如樵采者而出，於是結陣鳴鼓而來，大呼曰："左軍至!"士卒皆稱萬歲。至夜，令軍中多布火而食，賊謂官軍益至，未曉而退。訪謂諸將曰："賊必引退，然終知我無救軍，當還掩人，宜促渡水北。"既渡，斷橋訖，而賊果至，隔水不得進，於是遂歸湘州。訪復以舟師造湘城，軍達富口，而弢遣杜弘出海昏。時湓口騷動，訪步上柴桑，偷渡，與賊戰，斬首數百。賊退保廬陵，訪追擊敗之，賊嬰城自守。尋而軍糧爲賊所掠，退住巴丘。糧廪既至，復圍弘於廬陵。弘大擲寶物於城外，軍人競拾之，弘因陣亂突圍而出。訪率軍追之，獲鞍馬鎧杖不可勝數。弘入南康，太守將率兵逆擊，又破之，奔于臨賀。帝又進訪龍驤將軍。王敦表爲豫章太守。加征討都督，賜爵尋陽縣侯。

皇帝任用周訪爲振武將軍、尋陽太守，加賜鼓吹、曲蓋。又命令周訪與各軍共同征討杜弢。杜弢製作一種吊杆打官軍的船艦，周訪製作長棒抵禦他，吊杆不能爲害。然而賊兵從青草湖暗抄官軍的後路，又派其將領張彥攻陷豫章，焚燒城邑。王敦當時鎮守湓口，派督護繆蕤、李恒接受周訪指揮調度，共同進擊張彥。繆蕤在豫章石頭，與張彥交戰，張彥的軍兵後退逃跑，周訪率領部下武將李午等追擊張彥，打敗了他，交戰中斬了張彥。這時周訪被流箭射中，折斷了前面兩顆牙齒，但臉色不變。到了傍晚，周訪與賊兵隔河相對，賊兵比自己多出幾倍，自己明白兵力不足以抵擋，就秘密派一些人裝扮成打柴人走出軍營，於是結成陣列敲着戰鼓前來，大喊道："左軍到!"士兵都高呼萬歲。入夜，下令軍中分散開點了許多火堆吃飯，賊兵認爲來了大批官軍增援，不到天亮就撤退了。周訪對衆將說："賊兵必定撤退，然而終究會知道我無援軍，會再返回包圍逼進，應當趕快渡河到北岸去。"既已渡河，把橋拆斷完畢，賊兵果然來到，因隔着河水不能前進，便退回湘州。周訪又率領水軍進逼湘城，部隊到達富口，而杜弢派杜弘出兵海昏。此時湓口騷動，周訪軍捨船步行到柴桑，偷偷渡河，與賊兵交戰，斬了幾百首級。賊兵後退保守廬陵，周訪追擊打敗了他們，賊兵環城自守。不久軍糧被賊兵搶掠，退駐巴丘。軍糧既已運到，又在廬陵包圍杜弘。杜弘把許多寶物扔到城外，士兵爭着拾撿，杜弘趁着官兵隊伍混亂突圍出來。周訪率軍追趕他，繳獲的戰馬鎧甲兵器不可勝數。杜弘進入南康，太守及守將率兵迎擊，又打敗他，杜弘奔逃到臨賀。皇帝又提升周訪爲龍驤將軍。王敦表奏他任豫章太守。加授征討都督，賜爵爲尋陽縣侯。

時梁州刺史張光卒，愍帝以侍中第五猗爲征南大將軍，監荆、梁、益、寧四州，出自武關。賊率杜曾、摯瞻、胡混等并迎猗，奉之，聚兵數萬，破陶侃於石城，攻平南將軍荀崧於宛，不克，引兵向江陵。王敦以從弟廙爲荆州刺史，令督護征虜將軍趙誘、襄陽太守朱軌、陵江將軍黄峻等討曾，而大敗於女觀湖，誘、軌并遇害。曾遂逐廙，徑造沔口，大爲寇害，威震江沔。元帝命訪擊之。訪有衆八千，進至沌陽。曾等鋭氣甚盛，訪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軍之善謀也。"使將軍李恒督左甄，許朝督右甄，訪自領中軍，高張旗幟。曾果畏訪，先攻左右甄。曾勇冠三軍，訪甚惡之，自於陣後射雉以安衆心。令其衆曰："一甄敗，鳴三鼓；兩甄敗，鳴六鼓。"趙胤領其父餘兵屬左甄，力戰，敗而復合。胤馳馬告訪，訪怒，叱令更進。胤號哭還戰，自旦至申，兩甄皆敗。訪聞鼓音，選精鋭八百人，自行酒飲之，敕不得妄動，聞鼓音乃進。賊未至三十步，訪親鳴鼓，將士皆騰躍奔赴，曾遂大潰，殺千餘人。訪夜追之，諸將請待明日，訪曰："曾驍勇能戰，向之敗也，彼勞我逸，是以克之。宜及其衰乘之，可滅。"鼓行而進，遂定漢沔。曾等走固武當。訪以功遷南中郎將、督梁州諸軍、梁州刺史，屯襄陽。訪謂其僚佐曰："昔城濮之役，晉文以得臣不死而有憂色，今不斬曾，禍難未已。"於是出其不意，又擊破之，曾遁走。訪部將蘇温收曾詣軍，并獲第五猗、胡混、摯瞻等，送於王敦。又白敦，説猗逼於曾，不宜殺。敦不從而斬之。進位安南將軍、持節，都督、刺史如故。

當時梁州刺史張光死，愍帝任侍中第五猗爲征南大將軍，監荆、梁、益、寧四州，從武關出兵。賊將杜曾、摯瞻、胡混一同迎接第五猗，擁戴他爲首，聚集了幾萬兵力，在石城打敗陶侃，在宛進攻平南將軍荀崧，没有攻下，率兵奔向江陵。王敦任用堂弟王廙爲荆州刺史，命令督護征虜將軍趙誘、襄陽太守朱軌、陵江將軍黄峻等討伐杜曾，但在女觀湖大敗，趙誘、朱軌一同遇害。杜曾便追逐王廙，一直到達沔口，大肆侵掠爲害，威勢震撼江沔。元帝命令周訪進擊他。周訪有八千兵士，進軍到達沌陽。杜曾等鋭氣很盛，周訪説："先於别人行動能挫敗敵人軍心，這是用兵的良謀。"派將軍李恒統領左翼軍，許朝統領右翼軍，周訪自己率領中軍，高高揚起旗幟。杜曾果然畏懼周訪，先進攻其左右翼。杜曾勇冠三軍，周訪非常痛恨他，親自在陣後射殺野鷄來穩定軍心。命令他的部衆説："一翼失敗，敲三通鼓；兩翼失敗，敲六通鼓。"趙胤率領他父親留下來的隊伍屬左翼，奮力作戰，失敗後又重新聚合。趙胤驅馬趕來報告周訪，周訪大怒，呵斥命令他前進。趙胤哭喊着回身戰鬥，從一大早到申時，兩翼部隊全部失敗。周訪聽到鼓聲，挑選精鋭士兵八百名，親自一一遞酒勸他們飲下，告誡他們不得輕舉妄動，聽到鼓聲纔前進。賊兵上來距離不到三十步了，周訪親手擊鼓，將士們都騰跳起來撲向前去，杜曾於是潰不成軍，殺了一千多人。周訪要在夜裏追擊他，衆將領請求等到第二天白天，周訪説："杜曾勇敢善戰，剛纔的失敗，是他們已疲勞而我軍在休息待命，所以能戰勝他們。應該趁着敵人力氣衰弱的時候追趕他們，可以全殲敵人。"擊鼓前進，於是平定漢沔。杜曾等逃跑到武當固守。周訪憑着功勞升任南中郎將、督梁州諸軍、梁州刺史，駐扎在襄陽。周訪對他的部下官員説："從前城濮之戰，晉文公因得臣未死而面有憂色，如今不斬了杜曾，禍難還會出現。"於是出其不意，又擊敗他，杜曾逃跑。周訪部將蘇温抓獲杜曾送到軍中，并抓獲了第五猗、胡混、摯瞻等，送給王敦。又告訴王敦，説第五猗是被杜曾威脅的，不

初，王敦懼杜曾之難，謂訪曰："擒曾，當相論爲荆州刺史。"及是而敦不用。至王廙去職，詔以訪爲荆州。敦以訪名將，勳業隆重，有疑色。其從事中郎郭舒説敦曰："鄙州雖遇寇難荒弊，實爲用武之國，若以假人，將有尾大之患，公宜自領，訪爲梁州足矣。"敦從之。訪大怒。敦手書譬釋，并遺玉環玉碗以申厚意。訪投碗于地曰："吾豈賈豎，可以寶悦乎！"陰欲圖之。既在襄陽，務農訓卒，勤于采納，守宰有缺輒補，然後言上。敦患之，而憚其强，不敢有異。訪威風既著，遠近悦服，智勇過人，爲中興名將。性謙虚，未嘗論功伐。或問訪曰："人有小善，鮮不自稱。卿功勳如此，初無一言何也？"訪曰："朝廷威靈，將士用命，訪何功之有！"士以此重之。訪練兵簡卒，欲宣力中原，與李矩、郭默相結，慨然有平河洛之志。善於撫納，士衆皆爲致死。聞敦有不臣之心，訪恒切齒。敦雖懷逆謀，故終訪之世未敢爲非。

宜殺。王敦没有聽從而斬了他。升爲安南將軍、持節，其都督、刺史之職照舊。

先前，王敦害怕杜曾之禍，對周訪説："如抓到杜曾，就提議讓你任荆州刺史。"到這時王敦却不任用。待到王廙離職，下詔任命周訪爲荆州刺史。王敦認爲周訪是著名將領，功高名重，有疑慮之意。他的從事中郎郭舒勸告王敦説："本州雖然遇到賊寇禍難而荒蕪破敗，但確是用武之地，如果給他人，將有尾大不掉的擔憂，明公應該自己兼任，周訪任梁州刺史就足够了。"王敦聽從了他。周訪大怒。王敦親筆寫信解釋，并贈送玉環玉碗表示厚意。周訪把玉碗扔到地上説："我難道是小商小販，能用寶物使我高興嗎！"私下想圖謀他。後來在襄陽，督促農耕訓練士兵，勤於采納建議，守宰之官有缺員就補上，然後上報。王敦憂慮他，但又怕他力量强大，不敢有别的舉動。周訪的威風既已顯著，遠近之人歡悦敬服，智謀勇敢超過常人，是國家復興的名將。性情謙虚，從未舉功而誇耀。有人問周訪説："人們有些小優點，很少有不自吹的。你功勛這麽大，爲什麽從來不提一字呢？"周訪説："朝廷威嚴神聖，將士盡死效力，我周訪有何功勞！"士人因此敬重他。周訪練兵選卒，想到中原顯示威力，和李矩、郭默相互聯係，激昂慷慨而有掃平河洛的壯志。善於安慰他人接納賢士，士衆都爲他而奮不顧身。聽説王敦有不忠於朝廷之心，常恨得咬牙切齒。王敦雖然懷有反叛陰謀，但因周訪在世，始終不敢爲非作歹。

初，訪少時遇善相者廬江陳訓，謂訪與陶侃曰："二君皆位至方岳，功名略同，但陶得上壽，周當下壽，優劣更由年耳。"訪小侃一歲，太興三年卒，時年六十一。帝哭之甚慟，詔贈征西將軍，謚曰壯，立碑於本郡。二子：撫、光。

當初，周訪年少時遇到善於看相的廬江人陳訓，陳訓對周訪和陶侃説："兩位都能成爲專任一方的重臣，功勛名聲大致相同，但陶侃可得享高齡，周訪應是壽命短一些，兩人的優劣更是由年齡决定。"周訪小陶侃一歲，太興三年逝世，當時年紀爲六十一歲。皇帝爲他哭得很悲痛，下詔追贈爲征西將軍，謚號壯，在其本郡立碑紀念。有兩個兒子：周撫、周光。

周撫

撫字道和。强毅有父風，而將御不及。元帝辟爲丞相掾，父喪去官。

周撫字道和。剛毅有父風，但率兵指揮不及其父。元帝徵召爲丞相掾，因父喪辭官。服喪期

服闋，襲爵，除鷹揚將軍、武昌太守。王敦命爲從事中郎，與鄧嶽俱爲敦爪牙。甘卓遇害，敦以撫爲沔北諸軍事、南中郎將，鎮沔中。及敦作逆，撫領二千人從之。敦敗，撫與嶽俱亡走。撫弟光將資遺其兄，而陰欲取嶽。撫怒曰："我與伯山同亡，何不先斬我？"會嶽至，撫出門遥謂之曰："何不速去！今骨肉尚欲相危，况他人乎！"嶽迴船而走，撫遂共入西陽蠻中，蠻酋向蠶納之。初，嶽爲西陽，欲伐諸蠻，及是諸蠻皆怨，將殺之。蠶不聽，曰："鄧府君窮來歸我，我何忍殺之！"由是俱得免。明年，詔原敦黨，嶽、撫詣闕請罪，有詔禁錮之。

滿，繼承官爵，任鷹揚將軍、武昌太守。王敦命他爲從事中郎，與鄧嶽同是王敦的親信。甘卓遇害，王敦任用周撫爲沔北諸軍事、南中郎將，鎮守沔中。等到王敦謀反時，周撫率領兩千人跟從他。王敦失敗，周撫與鄧嶽一起逃跑。周撫之弟周光帶着錢財送給兄長，而私下裏想要了鄧嶽的性命。周撫生氣道："我和伯山一同逃亡，爲何不先斬我？"剛巧鄧嶽到，周撫出門遠遠對他説："爲什麽不快點離開！如今骨肉親人還想互相殺害，何况他人呢！"鄧嶽掉轉船頭逃走，周撫便和他一同逃到西陽蠻人那裏，蠻人頭領向蠶接納了他們。當初，鄧嶽在西陽治政，想討伐各蠻人部落，此時各部落的蠻人都怨恨他，打算把他殺掉。向蠶不同意，説："鄧府君處境困窘來投奔我，我豈能忍心殺他！"因此兩人都幸免一死。第二年，下詔赦免王敦黨羽，鄧嶽、周撫到京城請罪，有詔書下令囚禁他們。

咸和初，司徒王導以撫爲從事中郎，出爲寧遠將軍、江夏相。蘇峻作逆，率所領從温嶠討之。峻平，遷監沔北軍事、南中郎將，鎮襄陽。石勒將郭敬率騎攻撫，撫不能守，率所領奔于武昌，坐免官。尋還振威將軍、豫章太守，後代毌丘奥監巴東諸軍事、益州刺史、假節，將軍如故。尋進征虜將軍，加督寧州諸軍事。

咸和初年，司徒王導任用周撫爲從事中郎，出任寧遠將軍、江夏相。蘇峻反叛，周撫率部跟隨温嶠征討他。蘇峻之事平定，升任監沔北軍事、南中郎將，鎮守襄陽。石勒部將郭敬率領騎兵進攻周撫，周撫堅守不住，率部奔往武昌，被定罪罷免官職。不久改任振威將軍、豫章太守，後來代替毌丘奥爲監巴東諸軍事、益州刺史、假節，將軍照舊。不久提升爲征虜將軍，加授督寧州諸軍事。

永和初，桓温征蜀，進撫督梁州之漢中、巴西、梓潼、陰平四郡軍事，鎮彭模。撫擊破蜀餘寇隗文、鄧定等，斬僞尚書僕射王誓、平南將軍王潤，以功遷平西將軍。隗文、鄧定等復反，立范賢子賁爲帝。初，賢爲李雄國師，以左道惑百姓，人多事之，賁遂有衆一萬。撫與龍驤將軍朱燾擊破斬之，以功進爵建城縣公。

永和初年，桓温征討蜀地，提拔周撫爲督梁州之漢中、巴西、梓潼、陰平四郡軍事，鎮守彭模。周撫擊敗蜀殘餘的賊寇隗文、鄧定等人，斬殺僞尚書僕射王誓、平南將軍王潤，憑功勞升任平西將軍。隗文、鄧定等又叛亂，立范賢之子范賁爲皇帝。起初，范賢任李雄的國師，用妖術邪道迷惑百姓，很多人都跟從他，范賁便擁有一萬兵衆。周撫與龍驤將軍朱燾打敗并殺了他，因其功進爵爲建城縣公。

征西督護蕭敬文作亂，殺征虜將軍楊謹，據涪城，自號益州牧。桓温使督護鄧遐助撫討之，不能拔，引退。温又令梁州刺史司馬勳等會撫伐

征西督護蕭敬文作亂，殺了征虜將軍楊謹，占據涪城，自稱爲益州牧。桓温派督護鄧遐協助周撫討伐他，未能攻下該城，領兵撤退。桓温又命令梁州刺史司馬勳等會合周撫攻打該城。蕭敬

之。敬文固守，自二月至于八月，乃出降，撫斬之，傳首京師。

升平中，進鎮西將軍。在州三十餘年，興寧三年卒，贈征西將軍，謚曰襄。子楚嗣。

文頑固堅守，從二月到了八月，纔出城投降，周撫斬了他，傳送首級到京都。

升平年間，提升爲鎮西將軍。在該州任職三十多年，興寧三年去世，追贈爲征西將軍，謚號襄。其子周楚繼嗣。

周楚

楚字元孫。起家參征西軍事，從父入蜀，拜鷹揚將軍、犍爲太守。父卒，以楚監梁益二州、假節，襲爵建城公。世在梁、益，甚得物情。時梁州刺史司馬勳作逆，楚與朱序討平之，進冠軍將軍。太和中，蜀盜李金銀、廣漢妖賊李弘并聚衆爲寇，僞稱李勢子，當以聖道王，年號鳳皇。又隴西人李高詐稱李雄子，破涪城。梁州刺史楊亮失守，楚遣其子討平之。是歲，楚卒，謚曰定。子瓊嗣。

周楚字元孫。入仕爲參征西軍事，跟隨其父到蜀，授爲鷹揚將軍、犍爲太守。其父死後，任用周楚爲監梁益二州、假節，繼承父爵爲建成公。世代在梁、益爲官，很瞭解當地民情風俗。當時梁州刺史司馬勳反叛，周楚與朱序討伐平定了他，提升爲冠軍將軍。太和年間，蜀中盜賊李金銀、廣漢妖賊李弘一起聚衆騷擾，假稱爲李勢的兒子，應當稱聖尊王，定年號爲鳳皇。又隴西人李高假稱李雄之子，攻破涪城。梁州刺史楊亮失守，周楚派其子征討平定了叛亂。這一年，周楚去世，謚號爲定。其子周瓊繼嗣。

周瓊

瓊勁烈有將略，歷數郡，代楊亮爲梁州刺史、建武將軍，領西戎校尉。初，氐人竇衡求降，朝廷以爲東羌校尉。後衡反，欲入漢中，安定人皇甫釗、京兆人周勳等謀納衡，瓊密知之，收釗、勳等斬之。尋卒。子虓嗣。

周瓊剛强勇烈而有謀略，任過幾郡太守，代楊亮爲梁州刺史、建武將軍，領西戎校尉。起初，氐人竇衡請求歸降，朝廷授他爲東羌校尉。後來竇衡反叛，想進入漢中，安定人皇甫釗、京兆人周勳等密謀接納竇衡，周瓊暗中得知這事，收捕皇甫釗、周勳等人并斬了他們。不久死去。其子周虓繼嗣。

周虓

虓字孟威。少有節操。州召爲祭酒，後歷位至西夷校尉，領梓潼太守。

寧康初，苻堅將楊安寇梓潼，虓固守涪城，遣步騎數千，送母妻從漢水將抵江陵，爲堅將朱彤邀而獲之，虓遂降于安。堅欲以爲尚書郎，虓曰："蒙國厚恩，以至今日。但老母見獲，失節於此。母子獲全，秦之惠也。雖公侯之貴，不以爲榮，況郎任乎！"堅乃止。自是每入見堅，輒箕踞而坐，呼之爲氐賊。堅不悦。屬元會，威儀甚整，堅因謂虓曰："晋家

周虓字孟威。年少時就有氣節操守。州中召爲祭酒，後來歷任官職到西夷校尉，兼領梓潼太守。

寧康初年，苻堅的部將楊安入侵梓潼，周虓堅守涪城，派遣步兵騎兵幾千人，護送母親和妻子從漢水將到達江陵時，被苻堅的部將朱彤半路攔截并俘獲了她們，周虓於是向楊安投降。苻堅想任用他爲尚書郎，周虓説："我蒙受國家深恩，直到如今。衹是老母親被俘獲，纔喪失名節而到此地步。母子能得以保全性命，這是秦的恩賜。即使是公侯那樣尊貴的封爵，我也不把它當成榮耀，何況是郎官之位呢！"苻堅於是作罷。從此後每次進見苻堅時，總是極不恭敬地伸開兩腿坐

元會何如此?"虓攘袂厲聲曰:"戎狄集聚,譬猶犬羊相群,何敢比天子!"及呂光征西域,堅出餞之,戎士二十萬,旌旗數百里,又問虓曰:"朕衆力何如?"虓曰:"戎狄已來,未之有也。"堅黨以虓不遜,屢請除之,堅待之彌厚。虓乃密書與桓沖,説賊奸計。太元三年,虓潛至漢中,堅追得之。後又與堅兄子苞謀襲堅,事泄,堅引虓問其狀,虓曰:"昔漸離、豫讓,燕、智之微臣,猶漆身吞炭,不忘忠節。况虓世荷晉恩,豈敢忘也。生爲晉臣,死爲晉鬼,復何問乎!"堅曰:"今殺之,適成其名矣。"遂撻之,徙于太原。後堅復陷順陽、魏興,獲二守,皆執節不撓,堅嘆曰:"周孟威不屈於前,丁彦遠潔己於後,吉祖沖不食而死,皆忠臣也。"

下,喊他爲氐賊。苻堅不高興。接着遇到大會群臣,威容儀仗非常整齊,苻堅就對周虓説:"晉家元旦朝會可是這様嗎?"周虓撩起衣袖高聲道:"戎狄之人集聚,如同狗羊聚攏,怎敢和天子朝會相比!"等到呂光出征西域,苻堅出城爲他餞行,兵將二十萬人,旌旗相連幾百里,又問周虓説:"朕兵力如何?"周虓説:"自有戎狄以來,從未有過這様的。"苻堅的親信認爲周虓大不恭敬,幾次請求除掉他,苻堅却禮待他越發優厚。周虓就秘密寫信給桓沖,陳述了賊人的奸計。太元三年,周虓潛逃到漢中,苻堅追上抓住了他。後來又與苻堅哥哥的兒子苻苞密謀襲擊苻堅,事情泄露,苻堅召周虓來審問事情的經過,周虓説:"從前漸離、豫讓,是燕國、智伯的小臣,還能漆身毁容吞炭變啞來伺機爲主人報仇,始終不忘忠心臣節。何况我周虓世代蒙受晉朝大恩,豈敢忘恩負義呢。生作爲晉臣,死作爲晉鬼,又何必再問呢!"苻堅説:"現在如果殺了他,剛好能讓他成就名節了。"於是鞭打一頓,流放到太原。後來苻堅又攻陷順陽、魏興,俘獲的兩郡太守,都能堅守忠節而不屈服,苻堅感嘆道:"前面周孟威不爲屈服,後面丁彦遠保持高潔,吉祖沖絶食而死,都是忠臣啊。"

虓竟以病卒於太原。其子興迎致其喪,冠軍將軍謝玄親臨哭之,因上疏曰:"臣聞旌善表功,崇義明節,所以振揚聲教,垂美來葉。故西夷校尉、梓潼太守周虓,執心忠烈,厲節寇庭,遂嬰禍荒裔,痛窴泉壤。臣每悲其志,以爲蘇武之賢,不復過也。前宣告并州,訪求虓喪,并索其家。負荷數千,始得來至。即以資送,還其舊隴。伏願聖朝追其志心,表其殊節,使負霜之志不墜於地,則榮慰存亡,惠被幽顯矣。"孝武帝詔曰:"虓厲志貞亮,無愧古烈。未及拔身,奄隕厥命。甄表義節,國之典也。贈龍驤將軍、益州刺史,賻錢二十萬,布百匹。"又賻賜其家。

周虓最後因病在太原去世。其子周興迎接靈柩回來發喪,冠軍將軍謝玄親臨痛哭,接着上疏説:"臣下聽説稱揚善行表彰功德,尊崇大義顯明貞節,是用來宣傳聲威教化,爲後代流布美德的。已故的西夷校尉、梓潼太守周虓,忠誠壯烈,在敵寇朝堂上顯示出高尚的氣節,因此而在荒僻之地遭受禍害,身埋黄泉之下。臣下常常悲憫其心志,認爲像蘇武那様的忠賢,也不能超過他。此前曾告示并州,打聽尋找周虓的遺體,并且找尋其家人。幾千里路輪流扛抬,纔能運到。當即送給錢物,使其得返家鄉。希望聖朝追念他的忠心,表彰其特出的貞節,使高潔的心志不至於被墜委於地,那就能使生者得到榮耀死者得到安慰,恩惠施遍朝野。"孝武帝降詔説:"周虓忠心耿耿,不愧於古代忠烈。來不及脱身,突然喪命。表彰大義高節,是國家制度。追贈爲龍驤將

軍、益州刺史，助喪錢二十萬，布一百匹。”又供養賞賜其家人。

周光　周仲孫

光少有父風，年十一，見王敦，敦謂曰：“貴郡未有將，誰可用者?”光曰：“明公不耻下問，竊謂無復見勝。”敦笑以爲寧遠將軍、尋陽太守。及敦舉兵，光率千餘人赴之。既至，敦已死，光未之知，求見敦。王應秘不言，以疾告。光退曰：“今我遠來而不得見王公，公其死乎?”遽見其兄撫曰：“王公已死，兄何爲與錢鳳作賊?”衆并愕然。其夕，衆散，錢鳳走出，至闔廬洲，光捕鳳，詣闕贖罪，故得不廢。蘇峻作逆，隨温嶠力戰有功。峻平，賜爵曲江男，卒官。

周光年少時有其父風範，十一歲時，拜見王敦，王敦對他説：“貴郡尚未配有守將，誰可擔當?”周光説：“明公不耻下問，私下以爲没有再比我强的。”王敦笑而以他爲寧遠將軍、尋陽太守。待到王敦舉兵時，周光率領一千多人投奔他。到那裏時，王敦已死，周光未知此事，求見王敦。王應隱瞞不説，告訴周光説王敦卧病。周光回來説：“如今我遠道而來却不能見到王公，他難道死了嗎?”立即來見其兄周撫説：“王公已死，兄長爲何與錢鳳當賊?”衆人一并驚愕。當晚，衆人散去，錢鳳逃出，到了闔廬洲，周光捕獲錢鳳，解送到京城贖罪，因而未被罷官。蘇峻叛亂，跟隨温嶠奮力作戰有功。蘇峻被平定後，封爵爲曲江男，死在官任上。

子仲孫，興寧初督寧州軍事、振武將軍、寧州刺史。在州貪暴，人不堪命。桓温以梁、益多寇，周氏世有威稱，復除仲孫監益、豫、梁州之三郡。寧康初，楊安寇蜀，仲孫失守，免官。後徵爲光禄勛，卒。

初，陶侃微時，丁艱，將葬，家中忽失牛而不知所在。遇一老父，謂曰：“前崗見一牛眠山汚中，其地若葬，位極人臣矣。”又指一山云：“此亦其次，當世出二千石。”言訖不見。侃尋牛得之，因葬其處，以所指别山與訪。訪父死，葬焉，果爲刺史，著稱寧益，自訪以下，三世爲益州四十一年，如其所言云。

其子仲孫，興寧初年任過督寧州軍事、振武將軍、寧州刺史。在州爲官貪婪殘暴，百姓不能忍受。桓温因梁、益多有寇賊，周氏世代很有威名，又授仲孫監益、豫、梁州之三郡。寧康初年，楊安侵擾蜀地，仲孫失守，罷免其官。後來徵召爲光禄勛，死去。

當初陶侃地位低微時，親人死去，將葬，家中忽然丢失一頭牛而不知下落。遇到一位老人，告訴他説：“前面山岡現在有一頭牛卧在水池中，如葬在那個地方，官位將是人臣之最。”又指着一座山頭説：“那個地方也是僅在其次的寶地，當代就能出二千石的官。”説完就不見了。陶侃找到牛也發現了那地方，就在那裏下葬，把老人所指的另一山送給周訪。周訪的父親死後，就葬在那裏，果然任爲刺史，在寧益名聲卓著，從周訪以來，三代任益州官職共四十一年，正像那老人所説的一樣。

史臣曰：夫仁義豈有常，蹈之即君子，背之即小人。周子隱以跅弛之材，負不羈之行，比凶蛟猛獸，縱毒鄉閭，終能克己厲精，朝聞夕改，輕

史臣曰：仁義怎能一成不變，實踐它就是君子，違背它就是小人。周子隱從一個不守規矩行爲放蕩的人，因其毫無約束的品行，如同凶蛟猛獸，縱横爲害鄉里，最後却能克制自己勵精求

生重義，徇國亡軀，可謂志節之士也。宣佩奮兹忠勇，屢殄妖氛，威略冠於本朝，庸績書於王府。既而結憾朝宰，潛構異圖，忿不思難，斯爲隘矣。終於憤恚，豈不惜哉！札、莚等負俊逸之材，以雄豪自許，始見疑於朝廷，終獲戾於權右，强弗如弱，信有徵矣。而札受委捍城，乃開門揖盗，去順效逆，彼實有之。後雖假手凶徒，可謂罪人斯得。朝廷議加榮贈，不其僭乎！有晋之刑政陵夷，用此道也。周訪器兼文武，任在折衝，戡定湘羅，克清江漢，謀孫翼子，杖節擁旄，西蜀仰其威風，中興推爲名將，功成名立，不亦美乎！孟威陷迹虜廷，抗辭僞主，雖圖史所載，何以加焉！

贊曰：平西果勁，始邪末正。勇足除殘，忠能致命。宣佩懋功，三定江東。札雖啓敵，莚實懷忠。尋陽緯武，擁旄持斧。曰子曰孫，重規叠矩。孟威抗烈，心存舊主。

進，朝過夕改，輕生重義，爲國捐軀，可説是忠心守節的賢士了。宣佩奮發其忠誠勇敢之志，多次剿滅妖孽，威名韜略本朝首稱，功業勛績載於王室。不久與朝中宰臣結恨，暗地裏設下異常的圖謀，怨恨却不知道災難的後果，這種心胸太狹隘了。憤怒而死，豈不可惜嗎！周札、周莚等憑着俊傑之才，以英雄豪傑自稱，開始被朝廷猜疑，最後得罪於權臣，强不如弱，確有應驗了。而周札受任爲保疆衛國之將，竟然開門揖盗，背離朝廷而效忠逆賊的行爲，他的確是有的。後來雖然藉惡人之手殺了他，也可説是罪有應得。朝廷議論加以追贈，不是太過分了嗎！有晋的刑法政令腐朽敗壞，就由於這種做法。周訪才兼文武，受任爲衝鋒陷陣之將，平定湘羅，掃清江漢，替子孫着想，持節擁旄，西蜀之人仰望其威風，國家中興推爲名將，功成名立，不也是美事嗎！孟威陷身於敵虜，在僞主面前忠貞不屈，雖然史書有所記載，又有誰能超出其上呢！

贊曰：平西果敢剛勁，始爲邪終能正。勇猛可除凶殘，忠貞能效死命。宣佩大功，三定江東。周札雖開門迎敵，周莚實懷抱忠心。尋陽以武興邦，擁旄持斧。子子孫孫，規規矩矩。孟威剛烈，心忠舊主。

晋書卷五十九

列傳第二十九

自古帝王之臨天下也，皆欲廣樹藩屏，崇固維城。唐虞以前，憲章蓋闕，夏殷以後，遺迹可知。然而玉帛會于塗山，雖云萬國，至於分疆胙土，猶或未詳。洎乎周室，粲焉可觀，封建親賢，并爲列國。當其興也，周召贊其升平；及其衰也，桓文輔其危亂。故得卜世之祚克昌，卜年之基惟永。逮王赧即世，天禄已終，虚位無主，三十餘載。爰及暴秦，并吞天下，戒衰周之削弱，忽帝業之遠圖，謂王室之陵遲，由諸侯之强大。於是罷侯置守，獨尊諸己，至乎子弟，并爲匹夫，惟欲肆虐陵威，莫顧謀孫翼子。枝葉微弱，宗祐孤危，内無社稷之臣，外闕藩維之助。陳項一呼，海内沸騰，隕身於望夷，繫頸於軹道。事不師古，二世而滅。漢祖勃興，爰革斯弊。於是分王子弟，列建功臣，錫之山川，誓以帶礪。然而矯枉過直，懲羹吹齏，土地封疆，逾越往古。始則韓彭菹醢，次乃吴楚稱亂。然雖克滅權逼，猶足維翰王畿。洎成哀之後，戚藩陵替，君臣乘兹間隙，竊位偷安。光武雄略緯天，慷慨下國，遂能除凶静亂，復禹配天，休祉盛於兩京，鼎祚隆於四百，宗支繼絶之力，可得而言。魏武忘經國之宏規，行忌刻之小數，功臣無立錐之地，子弟君不使之

自古帝王君臨天下，都想遍設藩屏之國，增固連衛之城。唐虞以前，憲章闕失，夏殷以後，遺迹可知。然而諸侯執瑞玉縑帛在塗山聚會，雖據説有萬國之多，至於其封疆賞土之事，却仍然不得詳知。到了周室，就明白如見了，封立宗親大賢，一并建爲列國。當其興盛時，周公召公助其升平之世；待其衰微時，齊桓晋文輔佐其危亂之政。所以國家的運祚定能昌盛，國家的享國年數惟有長久。至王赧一代，天運已終，空位無主，三十多年。待到强暴的秦國，并吞了天下，有鑒於衰周的削弱，忽視帝業遠謀，而認爲王室的没落，是由於諸侯的强大。於是停止封侯，改設郡守，天下獨尊自己一人，至於其子弟，一并當作匹夫平民，衹想肆虐逞威，不顧遮孫蔭子。子孫微弱，宗廟孤危，内無忠於社稷之臣，外無藩國連城之助。陳項一聲呼喊，海内沸騰，在望夷喪身，在軹道吊頸。國事不遵古制，兩代便滅亡。漢祖勃興，即革除這種弊端。於是分封子弟爲王，封功臣爲侯，把各地賜封給他們，以黄河如帶泰山如礪作誓言。然而矯枉過正，戒懼過頭，其所賜的土地封疆，大大超過古時以往。開始則韓信彭越被搗成肉醬，其次則吴楚作亂。如此雖使權威喪盡，但還足以支撑王都。至成帝哀帝之後，各宗族藩國朝綱廢弛，君臣趁此疏遠猜忌，竊據其位苟且偷安。光武以雄才大略謀治天下，奮發昂揚崛起於小封國，於是除凶平亂，重建大禹之功以配應上天，洪福旺盛於東西兩京，國運興隆至四百餘年，宗族支脉斷絶之嗣得以繼承，可以稱得上中興。魏武忽略了治國的大謀，施用一些忌能刻薄的小技，功臣

人，徒分茅社，實傳虚爵，本根無所庇蔭，遂乃三葉而亡。

没有足可立錐之地，子弟驅使不能使唤之人，白白分封王侯茅土，實際是傳送虚爵，樹根没有枝葉蔭庇，於是就三代而亡。

有晋思改覆車，復隆盤石，或出擁旄節，莅岳牧之榮；入踐台階，居端揆之重。然而付托失所，授任乖方，政令不恒，賞罰斯濫。或有材而不任，或無罪而見誅，朝爲伊周，夕爲莽卓。機權失於上，禍亂作於下。楚趙諸王，相仍構釁，徒興晋陽之甲，竟匪勤王之師。始則爲身擇利，利未加而害及；初乃無心憂國，國非憂而奚拯！遂使昭陽興廢，有甚弈棋；乘輿幽縶，更同羑里。胡羯陵侮，宗廟丘墟，良可悲也。

有晋想改革前車之轍，再加高磐石般的基業，於是出朝則擁旄持節，占有俯視一方天下的榮耀；入朝則登臺升階，身居臺省尚書的重位。然而托付失宜，授任違意，政令不穩定，賞罰便濫用。或者有人才而不任用，或者無罪過而冤枉被殺，早上作伊尹周公，晚上作王莽董卓。上面權柄失衡，下面禍亂發生。楚趙各王，相繼製造禍端，空發晋陽之兵，却非爲朝廷盡力之軍。開始是替自身謀利，私利未得却帶來了禍害；最初没有憂國之心，國無人憂哪裹能拯救！於是昭陽的廢立，比棋子變换還快；皇帝被幽禁，更如同周文王囚在羑里。胡羯來凌辱，宗廟成廢墟，實在可悲啊。

夫爲國之有藩屏，猶濟川之有舟楫，安危成敗，義實相資。舟楫且完，波濤不足稱其險；藩屏式固，禍亂何以成其階！向使八王之中，一藩繄賴，如梁王之禦大敵，若朱虚之除大憝，則外寇焉敢憑陵，内難奚由竊發！縱令天子暗劣，鼎臣奢放，雖或顛沛，未至土崩。何以言之？琅邪譬彼諸王，權輕衆寡，度長絜大，不可同年。遂能匹馬濟江，奄有吴會，存重宗社，百有餘年。雖曰天時，抑亦人事。豈如趙倫、齊冏之輩，河間、東海之徒，家國俱亡，身名并滅。善惡之數，此非其效歟！西晋之政亂朝危，雖由時主，然而煽其風，速其禍者，咎在八王，故序而論之，總爲其傳云耳。

治國需有封國護持，如同渡河要有舟船一樣，國家的安危成敗，道理相同。舟船完備，波濤不足稱險；封國堅固，禍亂怎能蔓延！假如八王之中，有一封國足可依賴，如梁王的抵禦大敵，似朱虚的鏟除大惡，那麽外敵怎敢欺侮，内亂何由暗發！即使是天子昏愚，朝臣爲所欲爲，雖然朝廷被傾覆，但不至於國家土崩瓦解。爲什麽呢？琅邪和其他各王相比，權輕人少，比長比短，都不可同日而語。但終能縱馬渡長江，占領吴會，保存敬重宗廟，一百多年。雖説是天時所定，却也在於人爲。哪像趙王司馬倫、齊王司馬冏之類，河間王、東海王之徒，家滅國亡，身敗名裂。善惡的運數，這不是報應麽！西晋的政亂朝危，雖説原因在於當時的帝王，然而煽起戰亂之風，加速國家之禍害，其罪責是在於八王，所以寫序論述，作爲各人傳記的總説。

汝南王司馬亮 司馬粹

汝南文成王亮字子翼，宣帝第四子也。少清警有才用，仕魏爲散騎侍郎、萬歲亭侯，拜東中郎將，進封廣陽鄉侯。討諸葛誕於壽春，失利，免官。頃之，拜左將軍，加散騎常

汝南文成王司馬亮字子翼，是宣帝的第四子。年少時機智敏鋭有才幹，出仕於魏國爲散騎侍郎、萬歲亭侯，授東中郎將，進封廣陽鄉侯。在壽春征討諸葛誕，作戰失利，免去官職。不久，授左將軍，加授散騎常侍、假節，出監豫州

侍、假節，出監豫州諸軍事。五等建，改封祁陽伯，轉鎮西將軍。武帝踐阼，封扶風郡王，邑萬户，置騎司馬，增參軍掾屬，持節、都督關中雍涼諸軍事。會秦州刺史胡烈爲羌虜所害，亮遣將軍劉旂、騎督敬琰赴救，不進，坐是貶爲平西將軍。旂當斬，亮與軍司曹冏上言，節度之咎由亮而出，乞丐旂死。詔曰："高平困急，計城中及旂足以相拔，就不能徑至，尚當深進。今奔突有投，而坐視覆敗，故加旂大戮。今若罪不在旂，當有所在。"有司又奏免亮官，削爵土。詔惟免官。頃之，拜撫軍將軍。是歲，吴將步闡來降，假亮節都督諸軍事以納之。尋加侍中之服。

諸軍事。五等爵制度建立，改封祁陽伯，轉任鎮西將軍。武帝即位，封爲扶風郡王，食邑一萬户，設置騎司馬，增加參軍屬官，持節、都督關中雍涼諸軍事。遇到秦州刺史胡烈被羌人殺害，司馬亮派將軍劉旂、騎督敬琰趕赴救援，未能前進，因這件事牽連有罪而被貶爲平西將軍。劉旂有殺頭之罪，司馬亮與軍司曹冏上表稱，調動指揮的錯誤是由司馬亮引起的，乞求赦免劉旂的死罪。下詔説："高平被圍困情況危急，算計城中的力量和劉旂的兵力足够能攻下，即使不能直接到達，還應當推進。如今有目標奔赴前往，却坐觀失敗，所以加罪於劉旂而定爲斬首，現在如果説罪過不在於劉旂，那麼應當另有其人。"有關官員又啓奏罷免司馬亮的官職，削減其爵位封土。下詔祇予免官。很快，授爲撫軍將軍。這一年，吴國將軍步闡來歸降，叫司馬亮假節都督諸軍前往受降。不久加授侍中之職。

咸寧初，以扶風池陽四千一百户爲太妃伏氏湯沐邑，置家令丞僕，後改食南郡枝江。太妃嘗有小疾，祓於洛水，亮兄弟三人侍從，并持節鼓吹，震耀洛濱。武帝登陵雲臺望見，曰："伏妃可謂富貴矣。"其年進號衛將軍，加侍中。時宗室殷盛，無相統攝，乃以亮爲宗師，本官如故，使訓導觀察，有不遵禮法，小者正以義方，大者隨事聞奏。

咸寧初年，以扶風池陽的四千一百户作爲太妃伏氏的湯沐邑，設家令丞僕，後來又改其食封之地爲南郡枝江。太妃曾有小病，到洛水求福消災，司馬亮兄弟三人跟從，一并有持節鼓吹儀仗，震喧顯耀於洛水之濱。武帝登上陵雲臺望見，説："伏妃真可以説是富貴了。"這一年提升爲衛將軍，加授侍中。當時皇家宗室興盛，没有人總管，於是就用司馬亮爲宗師，原官照任，讓他訓導監察宗室子弟，有人如不遵守禮法，小的用道理規範加以糾正，大的將事情上奏給皇帝知道。

三年，徙封汝南，出爲鎮南大將軍、都督豫州諸軍事、開府、假節，之國，給追鋒車、皂輪犢車，錢五十萬。頃之，徵亮爲侍中、撫軍大將軍，領後軍將軍，統冠軍、步兵、射聲、長水等營，給兵五百人，騎百匹。遷太尉、録尚書事、領太子太傅，侍中如故。

咸寧三年，遷封爲汝南王，出任鎮南大將軍、都督豫州諸軍事、開府、假節，到其封國去，提供追鋒車、黑輪牛車，錢五十萬。不久，徵召司馬亮入朝任侍中、撫軍大將軍，兼領後軍將軍，統率冠軍、步兵、射聲、長水等軍營，配給兵士五百人，馬一百匹。升任太尉、録尚書事、領太子太傅，仍任侍中如舊。

及武帝寢疾，爲楊駿所排，乃以亮爲侍中、大司馬、假黄鉞、大都督、督豫州諸軍事，出鎮許昌，加軒

待到武帝卧病時，被楊駿所排斥，於是任命司馬亮爲侍中、大司馬、假黄鉞、大都督、督豫州諸軍事，出鎮許昌，加賜軒懸之樂，六佾之

懸之樂，六佾之舞。封子羕爲西陽公。未發，帝大漸，詔留亮委以後事。楊駿聞之，從中書監華廙索詔視，遂不還。帝崩，亮懼駿疑己，辭疾不入，於大司馬門外敘哀而已，表求過葬。駿欲討亮，亮知之，問計於廷尉何勖。勖曰："今朝廷皆歸心於公，公何不討人而懼爲人所討！"或説亮率所領入廢駿，亮不能用，夜馳赴許昌，故得免。及駿誅，詔曰："大司馬、汝南王亮體道冲粹，通識政理，宣翼之績顯於本朝，《二南》之風流于方夏，將憑遠猷，以康王化。其以亮爲太宰、録尚書事，入朝不趨，劍履上殿，增掾屬十人，給千兵百騎，與太保衛瓘對掌朝政。"亮論賞誅楊駿之功過差，欲以苟悦衆心，由是失望。

舞。封其子司馬羕爲西陽公。尚未出發，皇帝病情加劇，下詔留下司馬亮托付後事。楊駿聽説，向中書監華廙索要詔書來看，没有退還。皇帝去世，司馬亮害怕楊駿猜疑自己，托病不入宫，衹在大司馬門外邊致哀而已，上表請求參加完葬禮再走。楊駿想討伐司馬亮，司馬亮知道情况，向廷尉何勖問對策。何勖説："現在朝廷人心都歸向明公，明公爲何不討伐别人而怕别人討伐呢！"有人勸説司馬亮率領部衆入朝廢除楊駿，司馬亮没有采納，連夜快馬奔到許昌，所以能够幸免一難。等到楊駿被殺，下詔説："大司馬、汝南王司馬亮爲人謙虚純厚，熟悉治政之道，宣揚天威輔佐朝政的功績在本朝很突出，《詩經·二南》中所贊頌的風氣流布於華夏，將可倚賴其深謀遠略，來使帝王教化順暢。當任命司馬亮爲太宰、録尚書事，入朝參見不用小步快走，可以佩劍着履上殿，增加屬官十人，配給一千士兵一百匹馬，與太保衛瓘分别掌管朝廷政事。"司馬亮論定獎賞誅滅楊駿之人的功勞過差，本想以此來討好衆人之心，却因此而失去了威望。

楚王瑋有勳而好立威，亮憚之，欲奪其兵權。瑋甚憾，乃承賈后旨，誣亮與瓘有廢立之謀，矯詔遣其長史公孫宏與積弩將軍李肇夜以兵圍之。帳下督李龍白外有變，請距之，亮不聽。俄然楚兵登墻而呼，亮驚曰："吾無二心，何至於是！若有詔書，其可見乎？"宏等不許，促兵攻之。長史劉準謂亮曰："觀此必是奸謀，府中俊乂如林，猶可盡力距戰。"又弗聽，遂爲肇所執，而嘆曰："我之忠心可破示天下也，如何無道，枉殺不辜！"是時大熱，兵人坐亮于車下，時人憐之，爲之交扇。將及日中，無敢害者。瑋出令曰："能斬亮者，賞布千匹。"遂爲亂兵所害，投于北門之壁，鬢髮耳鼻皆悉毁焉。及瑋誅，追復亮爵位，給東園温明秘器，朝服一襲，錢三百萬，布絹三百匹，喪葬

楚王司馬瑋有功勳而喜歡樹立威望，司馬亮害怕他，想奪他的兵權。司馬瑋很是怨恨，於是接受賈后的旨意，污衊司馬亮與衛瓘有廢立皇帝的陰謀，僞造詔書派遣他的長史公孫宏與積弩將軍李肇深夜用兵包圍他。帳下督李龍報告外面有事變，請求抵抗，司馬亮不聽從。忽然楚王的兵士登墻呼喊，司馬亮大驚道："我没有二心，爲何到了這地步！如果有詔書，可以看看嗎？"公孫宏等人不答應，催促兵士攻打。長史劉準對司馬亮説："看這種情况必定是奸人之謀，府中俊傑勇士如林，還可以盡力抵抗。"又不聽從，於是被李肇抓住，因而感嘆道："我的忠心可以破開給天下人看，怎麽這樣不講道理，冤枉殺害無辜之人！"當時天氣酷熱，兵士將司馬亮放在車下，有人憐惜他，替他來回扇風。將要到中午，没有人敢加害他。司馬瑋發出命令説："能斬司馬亮頭顱的，賞一千匹布。"於是被亂兵殺害，把首級扔到北門墻上，鬢髮耳鼻都全部毁損。等到司馬瑋被殺後，追復司馬亮的爵位，供

之禮如安平獻王孚故事，廟設軒懸之樂。有五子：粹、矩、羕、宗、熙。

給東園製作的温明棺材，朝服一套，錢三百萬，布絹三百匹，喪葬之禮如同安平獻王司馬孚的舊例，祭廟中設軒懸之樂。有五個兒子：司馬粹、司馬矩、司馬羕、司馬宗、司馬熙。

粹字茂弘。早卒。

司馬粹字茂弘。早死。

司馬矩

矩字延明。拜世子，爲屯騎校尉，與父亮同被害。追贈典軍將軍，謚懷王。子祐立，是爲威王。

司馬矩字延明。爲世子，任屯騎校尉，與其父司馬亮一同被害。後來追贈爲典軍將軍，謚號懷王。其子司馬祐封立爲王，就是威王。

司馬祐

祐字永猷。永安中，從惠帝北征。帝還長安，祐反國。及帝還洛，以征南兵八百人給之，特置四部牙門。永興初，率衆依東海王越，討劉喬有功，拜揚武將軍，以江夏雲杜益封，并前二萬五千户。越征汲桑，表留祐領兵三千守許昌，加鼓吹、麾旗。越還，祐歸國。永嘉末，以寇賊充斥，遂南渡江，元帝命爲軍諮祭酒。建武初，爲鎮軍將軍。太興末，領左軍將軍。太寧中，進號衛將軍，加散騎常侍。咸和元年，薨，贈侍中、特進。

司馬祐字永猷。永安年間，跟從惠帝北征。皇帝移駕到長安，司馬祐返回封國。等到皇帝回歸洛陽，把征南的兵士八百人配給他，特設四部牙門。永興初年，率衆依附東海王司馬越，征討劉喬有功，授揚武將軍，將江夏的雲杜增封給他，加上以前的封地共二萬五千户。司馬越出征汲桑，表奏司馬祐領三千兵守許昌，加賜鼓吹、麾旗儀仗。司馬越回來後，司馬祐回歸本封國。永嘉末年，因爲寇賊到處都是，於是南渡長江，元帝命他任軍諮祭酒。建武初年，任鎮軍將軍。太興末年，兼領左軍將軍。太寧年間，進號爲衛將軍，加授散騎常侍。咸和元年，去世，追贈爲侍中、特進。

子恭王統立，以南頓王宗謀反，被廢。其後成帝哀亮一門殄絶，詔統復封，累遷秘書監、侍中。薨，追贈光禄勳。子義立，官至散騎常侍。薨，子遵之立。義熙初，梁州刺史劉稚謀反，推遵之爲主，事泄，伏誅。弟楷之子蓮扶立。宋受禪，國除。

其子恭王司馬統封立，因南頓王司馬宗謀反，被廢除王號。此後成帝哀憫司馬亮一門滅絶，下詔恢復司馬統的封號，逐漸升任爲秘書監、侍中。去世，追贈光禄勳。其子司馬義封立爲王，官至散騎常侍。去世，其子司馬遵之封立爲王。義熙初年，梁州刺史劉稚謀反，推舉司馬遵之爲頭領，消息敗露，被殺。其弟司馬楷之之子司馬蓮扶封立爲王。宋接受禪讓，其封國被廢除。

司馬羕

羕字延年。太康末，封西陽縣公，拜散騎常侍。亮之被害也，羕時年八歲，鎮南將軍裴楷與之親姻，竊之以逃，一夜八遷，故得免。及瑋誅，進爵爲王，歷步兵校尉、左軍驍騎將軍。元康初，進封郡王。永興

司馬羕字延年。太康末年，封爲西陽縣公，授散騎常侍。司馬亮被害時，司馬羕年僅八歲，鎮南將軍裴楷與他是婚姻親戚，偷出他逃跑，一夜轉移八個地方，所以幸免於難。等到司馬瑋被殺，進封爵爲王，歷任步兵校尉、左軍驍騎將軍。元康初年，進封爵爲郡王。永興初年，授侍

初，拜侍中。以長沙王乂黨，廢爲庶人。惠帝還洛，復羕封，爲撫軍將軍，又以汝南期思、西陵益其國。永嘉初，拜鎮軍將軍，加散騎常侍，領後軍將軍，復以邾、蕲春益之，并前三萬五千户。隨東海王越東出鄄城，遂南渡江。

元帝承制，更拜撫軍大將軍、開府，給千兵百騎。詔與南頓王宗統流人以實中州，江西荒梗，復還。及元帝踐阼，進位侍中、太保。以羕屬尊，元會特爲設床。太興初，録尚書事，尋領大宗師，加羽葆、斧鉞，班劍六十人，進位太宰。及王敦平，領太尉。明帝即位，以羕宗室元老，特爲之拜。羕放縱兵士劫鈔，所司奏免羕官，詔不問。及帝寢疾，羕與王導同受顧命輔成帝。時帝幼冲，詔羕依安平獻王孚故事，設床帳於殿上，帝親迎拜。咸和初，坐弟南頓王宗免官，降爲弋陽縣王。及蘇峻作亂，羕詣峻稱述其勛，峻大悦，矯詔復羕爵位。峻平，賜死。世子播、播弟充及息崧并伏誅，國除。咸康初，復其屬籍，以羕孫珉爲奉車都尉、奉朝請。

中。因是長沙王司馬乂同黨，被廢除王位爲平民。惠帝還歸洛陽，恢復司馬羕的封爵，任撫軍將軍，又把汝南期思、西陵用來增加其封地。永嘉初年，授鎮軍將軍，加授散騎常侍，領後軍將軍，再以邾、蕲春兩地增封給他，加上以前的封地共三萬五千户。隨東海王司馬越東出鄄城，南渡長江。

元帝秉承皇帝的旨意而便宜行事，改授他爲撫軍大將軍、開府，配給一千士兵及馬百匹。下詔命令他與南頓王司馬宗率領流民去充實中原，因長江以西荒廢阻塞，重又返回。到元帝即位時，進位爲侍中、太保。因爲司馬羕是皇族的尊長，元旦大會時特地爲他設有坐床。太興初年，録尚書事，不久領大宗師，加賜羽葆、斧鉞儀仗，持斑紋木劍者六十人，進官位爲太宰。到王敦被平定時，兼領太尉。明帝即位，認爲司馬羕是皇室元老，特别爲他行拜禮。司馬羕放任士兵搶劫，有關部門上奏要求罷免司馬羕的官職，下詔不問罪。待到皇帝卧病，司馬羕與王導一同受詔輔佐成帝。當時皇帝年幼，詔令司馬羕可依照安平獻王司馬孚的舊例，在殿上爲他設立坐床帷帳，皇帝親自迎接行拜。咸和初年，因其弟南頓王司馬宗被免官一事牽連，降封爲弋陽縣王。等到蘇峻作亂時，司馬羕到蘇峻那裏去稱贊他的功績，蘇峻大爲高興，僞造詔書恢復司馬羕的爵位。蘇峻之事平定，被賜死。世子司馬播、司馬播的弟弟司馬充和他兒子司馬崧一并被殺，封國被廢除。咸康初年，恢復其宗室譜籍，任用司馬羕的孫子司馬珉爲奉車都尉、奉朝請。

司馬宗 司馬熙

宗字延祚。元康中，封南頓縣侯，尋進爵爲公。討劉喬有功，進封王，增邑五千，并前萬户，爲征虜將軍。與兄羕俱過江。元帝承制，拜散騎常侍。愍帝之在西都，以宗爲平東將軍。元帝即位，拜撫軍將軍，領左將軍。明帝踐阼，加長水校尉，轉左衛將軍。與虞胤俱爲帝所昵，委以禁旅。

司馬宗字延祚。元康年間，封爲南頓縣侯，不久進爲公爵。征討劉喬有功，晋爵封王，增加食邑五千户，加上以前的共一萬户，爲征虜將軍。與其兄司馬羕一起渡過長江。元帝秉承皇帝旨意便宜行事，授爲散騎常侍。愍帝當時在西都，任命司馬宗爲平東將軍。元帝即位，授撫軍將軍，領左將軍。明帝即位，加授長水校尉，轉爲左衛將軍。與虞胤一并被皇帝親寵，把禁軍交給他們負責。

宗與王導、庾亮志趣不同，連結輕俠，以爲腹心，導、亮并以爲言。帝以宗戚屬，每容之。及帝疾篤，宗、胤密謀爲亂，亮排闥入，升御床，流涕言之，帝始悟。轉爲驃騎將軍。胤爲大宗正。宗遂怨望形於辭色。咸和初，御史中丞鍾雅劾宗謀反，庾亮使右衛將軍趙胤收之。宗以兵距戰，爲胤所殺，貶其族爲馬氏，徙妻子于晉安，既而原之。三子：綽、超、演，廢爲庶人。咸康中，復其屬籍。綽爲奉車都尉、奉朝請。

司馬宗與王導、庾亮志向興趣不同，聯結豪俠，用來作自己的心腹，王導、庾亮都對此有些說法。皇帝因爲司馬宗是皇親貴戚，常常寬容他。等到皇帝病重，司馬宗、虞胤密謀作亂，庾亮衝門而入，登上御床，流淚告訴皇帝，皇帝這纔醒悟。轉任驃騎將軍。虞胤任大宗正。司馬宗於是怨恨流露於言語神色。咸和初年，御史中丞鍾雅彈劾司馬宗謀反，庾亮派右衛將軍趙胤收捕他。司馬宗率兵抵抗，被趙胤所殺，貶其家族改爲馬氏，遷徙其妻子兒女到晉安，不久又赦免他們。有三個兒子：司馬綽、司馬超、司馬演，都被廢爲平民。咸康年間，恢復其宗族譜籍。司馬綽任奉車都尉、奉朝請。

熙初封汝陽公，討劉喬有功，進爵爲王。永嘉末，没於石勒。

司馬熙最初封爲汝陽公，因征討劉喬有功，進封爲王。永嘉末年，被石勒殺死。

楚王司馬瑋

楚隱王瑋字彦度，武帝第五子也。初封始平王，歷屯騎校尉。太康末，徙封於楚，出之國，都督荆州諸軍事、平南將軍，轉鎮南將軍。武帝崩，入爲衛將軍，領北軍中候，加侍中、行太子少傅。

楚隱王司馬瑋字彦度，是武帝的第五個兒子。起初封爲始平王，歷任屯騎校尉。太康末年，遷封於楚國，出京前往封國，任都督荆州諸軍事、平南將軍，轉任鎮南將軍。武帝去世，入京任衛將軍，領北軍中候，加授侍中、行太子少傅。

楊駿之誅也，瑋屯司馬門。瑋少年果鋭，多立威刑，朝廷忌之。汝南王亮、太保衛瓘以瑋性很戾，不可大任，建議使與諸王之國，瑋甚忿之。長史公孫宏、舍人岐盛并薄於行，爲瑋所昵。瓘等惡其爲人，慮致禍亂，將收盛。盛知之，遂與宏謀，因積弩將軍李肇矯稱瑋命，譖亮、瓘於賈后。而后不之察，使惠帝爲詔曰："太宰、太保欲爲伊霍之事，王宜宣詔，令淮南、長沙、成都王屯宫諸門，廢二公。"夜使黄門齎以授瑋。瑋欲覆奏，黄門曰："事恐漏泄，非密詔本意也。"瑋乃止。遂勒本軍，復矯詔召三十六軍，手令告諸軍曰："天禍晉室，凶亂相仍。間者楊駿之難，實賴諸君克平禍亂。而二公潛圖

楊駿被殺時，司馬瑋屯駐司馬門。司馬瑋年少果敢而鋒芒畢露，制定了許多酷刑，朝廷忌畏他。汝南王司馬亮、太保衛瓘認爲司馬瑋生性乖戾，不能擔當大任，建議讓他到封國去，司馬瑋對此很怨憤。長史公孫宏、舍人岐盛都輕薄而没有德行，受到司馬瑋的親寵。衛瓘等人厭惡他們的爲人，考慮到他們將會給朝廷帶來禍患，就打算要收捕岐盛。岐盛知道此事，就和公孫宏密謀，通過積弩將軍李肇假稱司馬瑋的命令，到賈后那裏説司馬亮、衛瓘的壞話。賈后没有詳察，讓惠帝下詔説："太宰、太保想要做伊、霍那樣的事，楚隱王應當宣布詔書，命令淮南、長沙、成都王屯兵在各宫門，廢除太宰和太保二公。"夜裏派黄門拿詔書交給司馬瑋。司馬瑋想覆奏，黄門説："事情怕泄露出去，那就不是密詔的本意了。"司馬瑋便作罷。於是勒令本部軍隊，又僞造詔書召集三十六軍，手寫命令告諭各軍説：

不軌，欲廢陛下以絶武帝之祀。今輒奉詔，免二公官。吾今受詔都督中外諸軍。諸在直衛者皆嚴加警備，其在外營，便相率領，徑詣行府。助順討逆，天所福也。懸賞開封，以待忠效。皇天后土，實聞此言。”又矯詔使亮、瓘上太宰太保印綬、侍中貂蟬，之國，官屬皆罷遣之。又矯詔赦亮、瓘官屬曰“二公潛謀，欲危社稷，今免還第。官屬以下，一無所問。若不奉詔，便軍法從事。能率所領先出降者，封侯受賞。朕不食言”。遂收亮、瓘，殺之。

“上天降禍給晋室，凶亂接連不斷。不久前楊駿發難，實在是依靠各位方能平定禍亂。現在太宰和太保二公圖謀不軌，妄圖廢黜皇帝陛下而斷絶武帝的香火。今天就奉此詔書，免去二公的官爵。我如今受詔命都督中外諸軍。凡是在宫禁中供職宿衛的都要嚴加警備，那些駐在外邊軍營的部隊，就統一率領，直接前往行府。輔助朝廷討伐叛逆，這是上天所賜之福。設立賞格開闢疆土，等着效忠朝廷的人。皇天在上后土在下，聽到此話。”又僞造詔書讓司馬亮、衛瓘上繳太宰太保的印綬、侍中貂蟬，回到他們的封國去，下屬官吏都罷免遣散。又僞造詔書赦免司馬亮、衛瓘的下屬官吏説：“太宰和太保二公密謀，妄圖危害國家，現已免官返回封國。屬官以下，一律不再追問。如果不執行詔命，就要按軍法懲處。能够率領所屬部下先行投降的人，將給他封侯賜賞。朕决不食言。”接着收捕司馬亮、衛瓘，殺了他們。

岐盛説瑋，可因兵勢誅賈模、郭彰，匡正王室，以安天下。瑋猶豫未决。會天明，帝用張華計，遣殿中將軍王宫齎騶虞幡麾衆曰：“楚王矯詔。”衆皆釋杖而走。瑋左右無復一人，窘迫不知所爲，惟一奴年十四，駕牛車將赴秦王柬。帝遣謁者詔瑋還營，執之於武賁署，遂下廷尉。詔以瑋矯制害二公父子，又欲誅滅朝臣，謀圖不軌，遂斬之，時年二十一。其日大風，雷雨霹靂。詔曰：“周公决二叔之誅，漢武斷昭平之獄，所不得已者。廷尉奏瑋已伏法，情用悲痛，吾當發哀。”瑋臨死，出其懷中青紙詔，流涕以示監刑尚書劉頌曰：“受詔而行，謂爲社稷，今更爲罪。托體先帝，受枉如此，幸見申列。”頌亦歔欷不能仰視。公孫宏、岐盛并夷三族。

岐盛勸説司馬瑋，可以趁着動武用兵的勢頭殺賈模、郭彰，幫助扶正王室，安定天下。司馬瑋猶豫未决。天剛亮，惠帝采用張華的計策，派遣殿中將軍王宫拿着騶虞幡來指揮衆人説：“楚王僞造詔書。”衆人全都放下兵器跑了。司馬瑋身邊没有一人跟着，窘迫得不知所措，衹有一名年僅十四歲的家奴，駕着牛車想奔赴秦王司馬柬處。皇帝派遣謁者詔令司馬瑋返回營房，在武賁署逮捕他，接着交付廷尉等待治罪。詔令認爲司馬瑋僞造詔書害死二公父子，又想誅殺朝廷大臣，圖謀不軌，於是斬了他，年僅二十一歲。當天大風，雷雨霹靂。下詔説：“周公處决管叔、蔡叔，漢武决斷昭平之獄，都是出於不得已。廷尉奏報司馬瑋已伏法，實在因此悲痛，我當爲他發喪。”司馬瑋臨死時，出示藏在懷裏的青紙詔書，流着眼淚展開給監刑尚書劉頌説：“接受詔命而行事，説是爲了國家，如今却成了罪過。此身因先帝而得，却蒙受如此大的冤枉，衹希望這冤枉能被洗雪。”劉頌也哽咽抽噎不能仰面看。公孫宏、岐盛一并被夷滅三族。

瑋性開濟好施，能得衆心，及此

司馬瑋生性開通而好施恩，很得民心，到他

莫不隕淚，百姓爲之立祠。賈后先惡瓘、亮，又忌瑋，故以計相次誅之。永寧元年，追贈驃騎將軍，封其子範爲襄陽王，拜散騎常侍，後爲石勒所害。

被殺時没有誰不替他掉淚的，百姓爲他建立了祠堂。賈后先是嫉恨衛瓘、司馬亮，後又忌恨司馬瑋，所以用計謀相繼殺了他們。永寧元年，追贈司馬瑋爲驃騎將軍，封他的兒子司馬範爲襄陽王，授散騎常侍，後來被石勒所殺害。

趙王司馬倫

趙王倫字子彝，宣帝第九子也，母曰柏夫人。魏嘉平初，封安樂亭侯。五等建，改封東安子，拜諫議大夫。

趙王司馬倫字子彝，是宣帝的第九子，母親稱爲柏夫人。魏嘉平初年，封爲安樂亭侯。五等爵制度建立，改封爲東安子，授爲諫議大夫。

武帝受禪，封琅邪郡王。坐使散騎將劉緝買工所將盜御裘，廷尉杜友正緝棄市，倫當與緝同罪。有司奏倫爵重屬親，不可坐。諫議大夫劉毅駁曰："王法賞罰，不阿貴賤，然後可以齊禮制而明典刑也。倫知裘非常，蔽不語吏，與緝同罪，當以親貴議减，不得闕而不論。宜自於一時法中，如友所正。"帝是毅駁，然以倫親親故，下詔赦之。及之國，行東中郎將、宣威將軍。咸寧中，改封於趙，遷平北將軍、督鄴城守事，進安北將軍。元康初，遷征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鎮關中。倫刑賞失中，氐羌反叛，徵還京師。尋拜車騎將軍、太子太傅。深交賈、郭，諂事中宫，大爲賈后所親信。求録尚書，張華、裴頠固執不可。又求尚書令，華、頠復不許。

武帝受禪稱帝後，封爲琅邪郡王。受到散騎常侍劉緝買通工匠盜竊御裘一案的牽連，廷尉杜友判定劉緝的罪當斬首，司馬倫則應與劉緝一同治罪。有關部門上奏説司馬倫受封重爵而屬於宗親，不能和劉緝同樣定罪。諫議大夫劉毅反駁道："王法所定下的賞罰，對貴賤都不偏袒，這樣以後纔能整肅禮制而明正典章刑法。司馬倫深知御裘是不同尋常之物，他隱瞞實情不告訴官吏，和劉緝一樣有罪，可以因其宗親尊貴的身份議論减輕處罰，但不能放過而不治罪。應從現時的法律中量刑，依照杜友的定罪意見辦。"皇帝同意劉毅的駁正，然而因爲司馬倫是皇室至親的緣故，下詔赦免了他。等到司馬倫前往他的封國時，叫他代理東中郎將、宣威將軍。咸寧年間，改封於趙，改任平北將軍、督鄴城守事，升任安北將軍。元康初年，改任征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鎮守關中。司馬倫掌握刑罰和賞賜有失於偏頗，氐人和羌人反叛，徵召回京師。不久授爲車騎將軍、太子太傅。與賈模、郭彰有較深交往，諂媚於中宫，被賈后深爲親寵信任。請求擔任録尚書事，張華、裴頠堅持認爲不行。又請求擔任尚書令，張華、裴頠又不答應。

愍懷太子廢，使倫領右軍將軍。時左衛司馬督司馬雅及常從督許超，并嘗給事東宫，二人傷太子無罪，與殿中中郎士猗等謀廢賈后，復太子，以華、頠不可移，難與圖權，倫執兵之要，性貪冒，可假以濟事，乃説倫嬖人孫秀曰："中宫凶妒無道，與賈

愍懷太子被廢黜，讓司馬倫領右軍將軍。當時左衛司馬督司馬雅和常從督許超，都曾在東宫任給事，兩人傷感於太子無罪，與殿中中郎士猗等人圖謀廢黜賈后，復立太子，因張華、裴頠意志不可動摇，難以同他們商議，司馬倫掌握重要兵權，生性貪財圖利，可以利用他來完成大事，於是勸説受司馬倫親寵的孫秀説："中宫凶悍嫉

謐等共廢太子。今國無嫡嗣，社稷將危，大臣將起大事。而公名奉事中宫，與賈、郭親善，太子之廢，皆云豫知，一朝事起，禍必相及。何不先謀之乎?”秀許諾，言於倫，倫納焉。遂告通事令史張林及省事張衡、殿中侍御史殷渾、右衛司馬督路始，使爲内應。事將起，而秀知太子聰明，若還東宮，將與賢人圖政，量己必不得志，乃更説倫曰：“太子爲人剛猛，不可私請。明公素事賈后，時議皆以公爲賈氏之黨。今雖欲建大功於太子，太子含宿怒，必不加賞於明公矣。當謂逼百姓之望，翻覆以免罪耳。此乃所以速禍也。今且緩其事，賈后必害太子，然後廢后，爲太子報仇，亦足以立功，豈徒免禍而已。”倫從之。秀乃微泄其謀，使謐黨頗聞之。倫、秀因勸謐等早害太子，以絶衆望。

妒毫無德行，與賈謐等人共同廢黜了太子。如今國家没有嫡親的子孫來繼承大位，社稷將會危險，大臣將會挑起事端。而你在名分上侍奉中宫，與賈謐、郭彰友好親善，太子被廢這件事，都説你們事先是知道的，一旦發生什麽大事，禍患必將降臨。爲何現在不對此先作圖謀呢?”孫秀許諾，對司馬倫説了，司馬倫采納了他們的意見。於是告訴通事令史張林以及省事張衡、殿中侍御史殷渾、右衛司馬督路始，讓他們作爲内應。事情就要開始時，孫秀知道太子很聰明，如果重回東宫，將會與賢能之人圖議朝政，想必自己不會得志，於是又勸説司馬倫道：“太子爲人剛毅勇猛，不可私請。明公歷來事奉賈后，時下的輿論都認爲你是賈氏的同黨。現在雖然想復立太子建立大功，太子心懷舊恨宿怨，必定不會加賞明公。他會説你是逼迫於百姓的願望，反過來將功補過以求得免罪罷了。這就成爲加速禍患到來的原因。現在暫且緩行這件事，賈后必定謀害太子，這樣以後再廢掉皇后，爲太子報仇，也可以因此而立功，哪裏僅是免除禍害而已。”司馬倫聽從了他。孫秀於是稍稍泄露這些密謀，讓賈謐的黨羽們略微聽到。司馬倫、孫秀接着勸賈謐等早些謀害太子，以此斷絶衆人的希望。

太子既遇害，倫、秀之謀益甚，而超、雅懼後難，欲悔其謀，乃辭疾。秀復告右衛佽飛督閭和，和從之，期四月三日丙夜一籌，以鼓聲爲應。至期，乃矯詔敕三部司馬曰：“中宫與賈謐等殺吾太子，今使車騎入廢中宫。汝等皆當從命，賜爵關中侯。不從，誅三族。”於是衆皆從之。倫又矯詔開門夜入，陳兵道南，遣翊軍校尉、齊王冏將三部司馬百人，排閤而入。華林令駱休爲内應，迎帝幸東堂。遂廢賈后爲庶人，幽之于建始殿。收吴太妃、趙粲及韓壽妻賈午等，付暴室考竟。詔尚書以廢后事，仍收捕賈謐等，召中書監、侍中、黄門侍郎、八坐，皆夜入殿，執張華、

太子遇害後，司馬倫、孫秀的陰謀更大，而許超、司馬雅懼怕以後帶來禍難，想反悔先前的圖謀，於是藉病推辭其事。孫秀又告訴了右衛佽飛督閭和，閭和聽從了他，約定四月三日丙夜一更時，以鼓聲爲號相呼應。到了約定的時間，就僞托詔令對三部司馬説：“中宫和賈謐等殺害了我們的太子，現在派遣車騎將軍入宫廢黜賈后。你們都要聽從命令，賜你們關中侯之爵。如不聽從，誅滅三族。”於是衆人都聽從了命令。司馬倫又假托詔令叫開宫門入宫，在路南陳列兵隊，派遣翊軍校尉、齊王司馬冏率領三部司馬一百人，推門闖進去。華林叫駱休作内應，迎請皇帝駕幸東堂。於是就廢黜賈后爲平民庶人，把她幽禁在建始殿。收捕吴太妃、趙粲以及韓壽的妻子賈午等人，交付給刑室拷問。詔告尚書廢黜皇后的事，接着收捕賈謐等人，召集中書監、侍中、

裴頠、解結、杜斌等，於殿前殺之。尚書始疑詔有詐，郎師景露版奏請手詔。倫等以爲沮衆，斬之以徇。明日，倫坐端門，屯兵北向，遣尚書和郁持節送賈庶人于金墉。誅趙粲叔父中護軍趙浚及散騎侍郎韓豫等，内外群官多所黜免。倫尋矯詔自爲使持節、大都督、督中外諸軍事、相國，侍中、王如故，一依宣文輔魏故事，置左右長史、司馬、從事中郎四人、參軍十人，掾屬二十人、兵萬人。以其世子散騎常侍荂領冗從僕射；子馥前將軍，封濟陽王；虔黄門郎，封汝陰王；詡散騎侍郎，封霸城侯。孫秀等封皆大郡，并據兵權，文武官封侯者數千人，百官總己聽於倫。

黄門侍郎、八坐諸官，都連夜進入宫殿，逮捕張華、裴頠、解結、杜斌等人，在宫殿前殺了他們。尚書開始懷疑詔書有假，郎官師景拿出不緘封的奏章啓奏請求出示皇帝的手詔。司馬倫等認爲這是要壞了衆人的大事，殺了他示衆。第二天，司馬倫坐在端門上，向北屯駐兵衆，派尚書和郁持節押送賈庶人到金墉。殺了趙粲的叔父中護軍趙浚及散騎侍郎韓豫等人，宫廷内外的官員有許多被廢黜罷免。司馬倫不久僞造詔令自命爲使持節、大都督、督中外諸軍事、相國，侍中、封王依舊，全都依照宣帝司馬懿和文帝司馬昭輔佐魏國的先例，設置左右長史、司馬、從事中郎四人、參軍十人，掾屬官佐二十人、兵士一萬人。任命他的世子散騎常侍司馬荂兼領冗從僕射；兒子司馬馥任前將軍，封爲濟陽王；司馬虔任黄門郎，封爲汝陰王；司馬詡任散騎侍郎，封爲霸城侯。孫秀等人受封賜的食邑都是大郡，并且都擁有兵權，文武官員受封爲侯的達數千人，百官都聽命於司馬倫。

倫素庸下，無智策，復受制於秀，秀之威權振於朝廷，天下皆事秀而無求於倫。秀起自琅邪小史，累官於趙國，以諂媚自達。既執機衡，遂恣其奸謀，多殺忠良，以逞私欲。司隸從事游顥與殷渾有隙，渾誘顥奴晋興，僞告顥有異志。秀不詳察，即收顥及襄陽中正李邁，殺之，厚待晋興，以爲己部曲督。前衛尉石崇、黄門郎潘岳皆與秀有嫌，并見誅。於是京邑君子不樂其生矣。

司馬倫素來平庸鄙下，没有智謀策略，於是又被孫秀所掣肘，孫秀的威嚴權勢震動朝廷，天下人都侍奉孫秀而對司馬倫無所求。孫秀從琅邪郡的小官發迹，連續在趙國做官，靠着善於諂媚而發達。他掌握了朝廷的權柄，於是就放肆地施展其奸計，殺害了許多忠良之臣，以此實現他的個人目的。司隸從事游顥和殷渾有矛盾隔閡，殷渾引誘游顥的家奴晋興，誣告游顥懷有二心。孫秀不加詳察，立即收捕游顥及襄陽中正李邁，殺了他們，優厚對待晋興，任用他爲自己的部曲督。前衛尉石崇、黄門郎潘岳都與孫秀有矛盾，一并都被殺。於是京城中的正人君子大難臨頭。

淮南王允、齊王冏以倫、秀驕僭，内懷不平。秀等亦深忌焉，乃出冏鎮許，奪允護軍。允發憤，起兵討倫。允既敗滅，倫加九錫，增封五萬户。倫僞爲飾讓，詔遣百官詣府敦勸，侍中宣詔，然後受之。加荂撫軍將軍、領軍將軍，馥鎮軍將軍、領護軍將軍，虔中軍將軍、領右衛將軍，

淮南王司馬允、齊王司馬冏因爲司馬倫、孫秀驕縱專權，心懷不滿。孫秀等也深爲忌恨他們，於是就讓司馬冏出京去鎮守許昌，剥奪了司馬允的護軍。司馬允憤怒，起兵討伐司馬倫。司馬允兵敗被滅後，加封司馬倫九錫，增封食邑五萬户。司馬倫假裝辭讓不受，詔令叫百官到他的府上敦促勸説，侍中宣讀了詔書，他纔表示接受。加授司馬荂爲撫軍將軍、領軍將軍，司馬馥

詡爲侍中。又以孫秀爲侍中、輔國將軍、相國司馬，右率如故。張林等并居顯要。增相府兵爲二萬人，與宿衛同，又隱匿兵士，衆過三萬。起東宫三門四角華檐，斷宫東西道爲外徼。或謂秀曰："散騎常侍楊準、黄門侍郎劉逵欲奉梁王肜以誅倫。"會有星變，乃徙肜爲丞相，居司徒府，轉準、逵爲外官。

爲鎮軍將軍、領護軍將軍，司馬虔爲中軍將軍、領右衛將軍，司馬詡爲侍中。又任用孫秀爲侍中、輔國將軍、相國司馬，仍舊擔任右率。張林等一同官居顯要之職。增加相府的兵力爲二萬人，與皇宫中的宿衛相同，還隱匿兵士人數，兵員總數超過三萬人。修起東宫三門四角的華檐望樓，截斷宫中的東西道作爲對外防衛的界綫。有人對孫秀説："散騎常侍楊準、黄門侍郎劉逵企圖尊奉梁王司馬肜來討伐司馬倫。"剛好發生有星象變異的情況，於是就遷任司馬肜爲丞相，讓他居住在司徒府，轉任楊準、劉逵爲外官。

倫無學，不知書；秀亦以狡黠小才，貪淫昧利。所共立事者，皆邪佞之徒，惟競榮利，無深謀遠略。荂淺薄鄙陋，馥、虔暗狠强戾，詡愚嚚輕訬，而各乖異，互相憎毁。秀子會，年二十，爲射聲校尉，尚帝女河東公主。公主母喪未期，便納聘禮。會形貌短陋，奴僕之下者，初與富室兒於城西販馬，百姓忽聞其尚主，莫不駭愕。

司馬倫不學無術，不讀書學習；孫秀也是憑着狡黠的小才，貪婪淫欲而利欲熏心。所有與他共事的人，都是些奸佞之徒，衹懂得争名奪利，没有什麽深謀遠略。司馬荂淺薄鄙陋，司馬馥和司馬虔陰狠暴戾，司馬詡愚頑輕浮，而且各自乖戾，相互憎惡詆毁。孫秀的兒子孫會，二十歲的年紀，擔任射聲校尉，娶皇帝的女兒河東公主爲妻。公主的母親死了還不到一年，就進行了納聘之禮。孫會身材矮小容貌醜陋，是屬於奴僕中的下等之人，初時與富家子弟在城西販賣馬匹，百姓忽然聽説他娶了公主，没有不驚愕的。

倫、秀并惑巫鬼，聽妖邪之説。秀使牙門趙奉詐爲宣帝神語，命倫早入西宫。又言宣帝於北芒爲趙王佐助，於是别立宣帝廟於芒山。謂逆謀可成。以太子詹事裴劭、左軍將軍卞粹等二十人爲從事中郎，掾屬又二十人。秀等部分諸軍，分布腹心，使散騎常侍、義陽王威兼侍中，出納詔命，矯作禪讓之詔，使使持節、尚書令滿奮，僕射崔隨爲副，奉皇帝璽綬以禪位于倫。倫僞讓不受。於是宗室諸王、群公卿士咸假稱符瑞天文以勸進，倫乃許之。左衛王輿與前軍司馬雅等率甲士入殿，譬喻三部司馬，示以威賞，皆莫敢違。其夜，使張林等屯守諸門。義陽王威及駱休等逼奪天子璽綬。夜漏未盡，内外百官以乘

司馬倫、孫秀都迷信於巫術鬼神，聽信妖言邪説。孫秀讓牙門趙奉假裝作宣帝的神靈説話，命司馬倫及早入主西宫爲帝。又説宣帝的神靈在北芒幫助趙王，於是在芒山另立了一座宣帝廟。説是圖謀叛逆將可成功。任用太子詹事裴劭、左軍將軍卞粹等二十人爲從事中郎，又任掾屬官佐二十人。孫秀等部署各軍，安排心腹，派散騎常侍、義陽王司馬威兼侍中，掌管宣詔和上報的職責，僞造了皇帝禪讓帝位的詔書，派使持節、尚書令滿奮，僕射崔隨爲副手，捧着皇帝的璽綬來禪讓皇位給司馬倫。司馬倫假裝謙讓不接受。於是宗室的各藩王、衆多的公卿士大夫都假稱應驗符瑞天文來勸他，司馬倫方纔答應。左衛將軍王輿和前軍將軍司馬雅等率領披甲兵士進入宫殿，比同三部司馬的軍兵，以展示威儀，衆人没有誰敢違抗。當天夜裏，派張林等屯兵守衛各宫門。義陽王司馬威和駱休等逼迫皇帝交出璽綬。

輿法駕迎倫。惠帝乘雲母車，鹵簿數百人，自華林西門出居金墉城。尚書和郁，兼侍中、散騎常侍、琅邪王睿，中書侍郎陸機從，到城下而反。使張衡衛帝，實幽之也。

天未亮，内外百官用乘輿法駕迎請司馬倫。惠帝乘坐雲母車，帶着扈從的鹵簿儀仗幾百人，從華林西門出宫前往金墉城居住。尚書和郁，兼侍中、散騎常侍、琅邪王司馬睿，中書侍郎陸機隨從皇帝出宫，到城下就返回。派遣張衡護衛皇帝，實際上是幽禁他。

倫從兵五千人，入自端門，登太極殿，滿奮、崔隨、樂廣進璽綬於倫，乃僭即帝位，大赦，改元建始。是歲，賢良方正、直言、秀才、孝廉、良將皆不試；計吏及四方使命之在京邑者，太學生年十六以上及在學二十年，皆署吏；郡縣二千石令長赦日在職者，皆封侯；郡綱紀并爲孝廉，縣綱紀爲廉吏。以世子荂爲太子，馥爲侍中、大司農、領護軍、京兆王，虔爲侍中、大將軍領軍、廣平王，詡爲侍中、撫軍將軍、霸城王，孫秀爲侍中、中書監、驃騎將軍、儀同三司，張林等諸黨皆登卿將，并列大封。其餘同謀者咸超階越次，不可勝紀，至於奴卒厮役亦加以爵位。每朝會，貂蟬盈坐，時人爲之諺曰："貂不足，狗尾續。"而以苟且之惠取悦人情，府庫之儲不充於賜，金銀冶鑄不給於印，故有白版之侯，君子耻服其章，百姓亦知其不終矣。

司馬倫派五千兵士跟從，從端門進入皇宫，登上太極殿，滿奮、崔隨、樂廣進獻璽綬給司馬倫，於是就僭登帝位，大赦天下，改年號爲建始。這一年，賢良方正、直言、秀才、孝廉、良將都不進行舉試；掌管計簿的小吏及各地在京的使者，年紀在十六歲以上的太學生及在學校二十年的人，都封官授吏；大赦這天在職的郡縣令長，都封侯；郡裏管文書事務之類的人員全都成爲孝廉，縣裏同類的人員成爲廉吏。立世子司馬荂爲太子，司馬馥任侍中、大司農、領護軍、京兆王，司馬虔任侍中、大將軍領軍、廣平王，司馬詡任侍中、撫軍將軍、霸城王，孫秀任侍中、中書監、驃騎將軍、儀同三司，張林等同黨都登上卿將之位，并列受到大封賜。其餘一同參與陰謀的人超越官階等級提升的，不可勝記，甚至奴婢走卒雜役之人也都加封官爵。每當朝會時，戴着貂蟬冠的高官坐滿了朝堂，當時人們爲此作諺語道："貂不足，狗尾續。"司馬倫用小恩小惠取悦人情，府庫裏的儲備不够用來封賜，金銀不够用來冶煉鑄造官印，故而出現了衹有白版的授書而無金銀印信的侯，正人君子都以佩帶這種印綬爲耻辱，百姓也知道他們不能善終。

倫親祠太廟，還，遇大風，飄折麾蓋。孫秀既立非常之事，倫敬重焉。秀住文帝爲相國時所居内府，事無巨細，必諮而後行。倫之詔令，秀輒改革，有所與奪，自書青紙爲詔，或朝行夕改者數四，百官轉易如流矣。時有雉入殿中，自太極東階上殿，驅之，更飛西鍾下，有頃，飛去。又倫於殿上得異鳥，問皆不知名，累日向夕，宫西有素衣小兒言是服劉鳥。倫使録小兒并鳥閉置牢室，

司馬倫親自到太廟祭祀，回來時，遇到大風，把儀仗中的麾蓋吹折。孫秀立了非同尋常的大功，司馬倫很敬重他。孫秀住在文帝任相國時居住過的内府裏，事情無論大小，司馬倫都必定先向他咨詢再實行。司馬倫的詔書，孫秀動輒加以删改，有所提議或否定的地方，自己就直接用青紙寫作詔書，有時朝令夕改達多次，百官爲此忙得團團轉。有一次一隻野鷄進入宫殿中，從太極殿東邊臺階上殿，驅趕它，又飛到西鐘下，過了一會兒，纔飛走。還有一次司馬倫在殿上得到一隻怪異的鳥，問衆人都不知道是什麽鳥，連續

明旦開視，户如故，并失人鳥所在。倫目上有瘤，時以爲妖焉。

幾天近傍晚時，宮西有個穿白衣的小孩説是服劉鳥。司馬倫派人抓了小孩和鳥關到牢房裏，第二天開門看時，門户仍緊閉，但人和鳥都不知到哪裏去了。司馬倫眼睛上長了瘤子，當時人們認爲是妖怪作祟。

時齊王冏、河間王顒、成都王穎并擁强兵，各據一方。秀知冏等必有異圖，乃選親黨及倫故吏爲三王參佐及郡守。

當時齊王司馬冏、河間王司馬顒、成都王司馬穎一并擁有强大的兵力，各自霸占一方。孫秀知道司馬冏等必定會圖謀不軌，便挑選親信黨羽和司馬倫以前的老部下作爲三王的參佐和郡守。

秀本與張林有隙，雖外相推崇，内實忌之。及林爲衛將軍，深怨不得開府，潜與荂箋，具説秀專權，動違衆心，而功臣皆小人，撓亂朝廷，可一時誅之。荂以書白倫，倫以示秀。秀勸倫誅林，倫從之。於是倫請宗室會於華林園，召林、秀及王輿入，因收林，殺之，誅三族。

孫秀本來和張林有矛盾，雖然外表相互推崇，但内心實際上忌恨。張林任衛將軍時，很是抱怨自己不能得到開府一職，私下寫信給司馬荂，一一陳説孫秀專權，行動違背了大家的心願，而所謂的功臣都是些小人，他們擾亂了朝廷，可以等個時候誅滅他們。司馬荂把那封書信交給了司馬倫，司馬倫又拿給孫秀看。孫秀勸司馬倫殺了張林，司馬倫聽從了他。於是司馬倫請宗室貴戚在華林園集會，召張林、孫秀及王輿入園，收捕了張林，殺了他，誅滅他的三族。

及三王起兵討倫檄至，倫、秀始大懼，遣其中堅孫輔爲上軍將軍，積弩李嚴爲折衝將軍，率兵七千自延壽關出，征虜張泓、左軍蔡璜、前軍閭和等率九千人自堮坂關出，鎮軍司馬雅、揚威莫原等率八千人自成皋關出。召東平王楙爲使持節、衛將軍，都督諸軍以距義師。使楊珍晝夜詣宣帝別廟祈請，輒言宣帝謝陛下，某日當破賊。拜道士胡沃爲太平將軍，以招福祐。秀家日爲淫祀，作厭勝之文，使巫祝選擇戰日。又令近親於嵩山著羽衣，詐稱仙人王喬，作神仙書，述倫祚長久以惑衆。秀欲遣馥、虔領兵助諸軍戰，馥、虔不肯。虔素親愛劉輿，秀乃使輿説虔，虔然後率衆八千爲三軍繼援。而泓、雅等連戰雖勝，義軍散而輒合，雅等不得前。許超等與成都王穎軍戰于黄橋，殺

三王起兵討伐司馬倫的檄文傳到時，司馬倫、孫秀方纔大爲恐懼，派遣中堅孫輔爲上軍將軍，積弩李嚴爲折衝將軍，率領兵衆七千人從延壽關出征，征虜張泓、左軍蔡璜、前軍閭和等率領九千人從堮坂關出征，鎮軍司馬雅、揚威莫原等率領八千人從成皋關出征。徵召東平王司馬楙爲使持節、衛將軍，都督各軍來抵抗三王的義軍。派楊珍晝夜兼程到宣帝別廟祈禱請求，説是宣帝告訴陛下，某天就能打敗賊軍。授道士胡沃爲太平將軍，以此招來神靈保佑。孫秀家中每天濫行祭祀，寫作詛咒文字，讓巫祝選擇出戰的日期。又下令親信到嵩山去穿着羽衣，假稱仙人王子喬，寫作神仙文書，説司馬倫在位的國運很長久來鼓惑衆人。孫秀想派遣司馬馥、司馬虔領兵協助各軍作戰，司馬馥、司馬虔不肯。司馬虔素來就親近劉輿，孫秀就讓劉輿勸説司馬虔，司馬虔同意後就率領八千兵衆作爲三軍的後援。而張泓、司馬雅等雖然連日作戰得勝，但義軍被打散後總是很快就聚合，司馬雅等不能前進。許超等

傷萬餘人。泓徑造陽翟，又於城南破齊王冏輜重，殺數千人，遂據城保邸閣。而冏軍已在潁陰，去陽翟四十里。冏分軍渡潁，攻泓等不利。泓乘勝至于潁上，夜臨潁而陣。冏縱輕兵擊之，諸軍不動，而孫輔、徐建軍夜亂，徑歸洛自首。輔、建之走也，不知諸軍督尚存，乃云："齊王兵盛，不可當，泓等已没。"倫大震，秘之，而召虔及超還。會泓敗冏露布至，倫大喜，乃復遣超，而虔還已至庾倉。超還濟河，將士疑阻，鋭氣内挫。泓等悉其諸軍濟潁，進攻冏營，冏出兵擊其别率孫髦、司馬譚、孫輔，皆破之，士卒散歸洛陽，泓等收衆還營。秀等知三方日急，詐傳破冏營，執得冏，以誑惑其衆，令百官皆賀，而士猗、伏胤、孫會皆杖節各不相從。倫復授太子詹事劉琨節，督河北將軍，率步騎千人催諸軍戰。會等與義軍戰于激水，大敗，退保河上，劉琨燒斷河橋。

與成都王司馬穎的部隊在黄橋交戰，殺傷了一萬多人。張泓等直接奔往陽翟，又在城南擊潰了齊王司馬冏的輜重部隊，殺死幾千人，於是占據城池保衛屯積軍糧物資的邸閣。而司馬冏的部隊已到潁陰，距離陽翟有四十里。司馬冏分兵渡過潁水，攻打張泓等軍失利。張泓乘勝進軍到潁上，夜裏沿着潁水列陣。司馬冏派遣輕裝部隊攻打他，各軍都没有亂動，但孫輔、徐建的部隊夜裏自相擾亂，孫輔、徐建衹得返回洛陽自首。由於孫輔、徐建逃跑，不知道各軍將帥還在，就説："齊王兵力强盛，不能抵擋，張泓的部隊已全軍覆没。"司馬倫大驚，將消息秘而不宣，而召司馬虔和許超返回。恰好張泓打敗司馬冏的捷報送到，司馬倫深爲高興，就重新派遣許超出戰，而司馬虔已回到庾倉。許超回途中渡過黄河，將士懷疑受到敵軍阻擋，自己挫傷了鋭氣。張泓等率領全部部隊渡過潁水，進攻司馬冏的軍營，司馬冏出兵襲擊張泓的别將孫髦、司馬譚、孫輔，都打敗了他們，士兵分散逃回洛陽，張泓等收集殘兵返回軍營。孫秀等知道三個方面的軍情日益緊急，於是假傳已經攻破司馬冏軍營，抓到了司馬冏的消息，用來欺騙其部衆，讓百官都來慶賀，但士猗、伏胤、孫會都執持符節而各自不相服從。司馬倫又授給太子詹事劉琨符節，督河北將軍，率領步兵騎兵一千人催促各軍作戰。孫會等與義軍在激水交戰，大敗，退回保守黄河，劉琨燒毁了河橋。

自義兵之起，百官將士咸欲誅倫、秀以謝天下。秀知衆怒難犯，不敢出省。及聞河北軍悉敗，憂懣不知所爲。義陽王威勸秀至尚書省與八坐議征戰之備，秀從之。使京城四品以下子弟年十五以上，皆詣司隸，從倫出戰。内外諸軍悉欲劫殺秀，威懼，自崇禮闥走還下舍。許超、士猗、孫會等軍既并還，乃與秀謀，或欲收餘卒出戰，或欲焚燒宫室，誅殺不附己者，挾倫南就孫旂、孟觀等，或欲乘船東走入海，計未决。王輿反

自從義兵起事，百官將士都想殺司馬倫、孫秀來向天下謝罪。孫秀知道衆怒難犯，不敢出來省視政事。等到聽説黄河以北的軍兵全都失敗，憂慮煩懣得不知如何是好。義陽王司馬威勸孫秀到尚書省與八坐商議率兵征戰的準備，孫秀聽從了他。要求京師四品以下官員年紀在十五歲以上的子弟，全都到司隸那裏報到，跟隨司馬倫出戰。京師内外各軍都想捉拿殺死孫秀，司馬威害怕，從崇禮闥逃回了住處。許超、士猗、孫會等人及其所率部隊都已經回來，就與孫秀謀劃，有的想收集殘兵出戰，有的想焚燒宫室，誅殺不服從自己的人，挾持司馬倫往南去投靠孫旂、孟觀

之，率營兵七百餘人自南掖門入，敕宮中兵各守衛諸門，三部司馬爲應於內。輿自往攻秀，秀閉中書南門。輿放兵登墻燒屋，秀及超、猗遽走出，左衛將軍趙泉斬秀等以徇。收孫奇於右衛營，付廷尉誅之。執前將軍謝惔、黄門令駱休、司馬督王潛，皆於殿中斬之。三部司馬兵於宣化闥中斬孫弼以徇。時司馬馥在秀坐，輿使將士囚之于散騎省，以大戟守省閤。八坐皆入殿中，坐東除樹下。王輿屯雲龍門，使倫爲詔曰："吾爲孫秀等所誤，以怒三王。今已誅秀，其迎太上復位，吾歸老于農畝。"傳詔以騶虞幡敕將士解兵。文武官皆奔走，莫敢有居者。黄門將倫自華林東門出，及荂皆還汶陽里第。於是以甲士數千迎天子于金墉，百姓咸稱萬歲。帝自端門入，升殿，御廣室，送倫及荂等付金墉城。

等人，有的想乘船向東逃往海邊，計策没有定下。王輿反叛了他們，率領營兵七百多人從南掖門進入，命令宫中軍兵各自守衛各個宫門，三部司馬在裏面作内應。王輿親自前往攻打孫秀，孫秀關閉了中書南門。王輿縱兵登上墻頭焚燒房屋，孫秀和許超、士猗急忙逃跑，左衛將軍趙泉殺了孫秀等人示衆。在右衛營收捕了孫奇，交付廷尉處死了他。逮捕前將軍謝惔、黄門令駱休、司馬督王潛，都在殿中殺了他們。三部司馬的軍兵在宣化闥中殺了孫弼示衆。當時司馬馥在孫秀那裏陪坐，王輿派將士把他囚禁在散騎省，用大戟守衛省門。八坐都進入了殿中，坐在東邊臺階樹下。王輿屯兵在雲龍門，命令司馬倫下詔説："我被孫秀等人所欺騙，因此惹怒了三王。如今已經殺了孫秀，自該迎請太上皇恢復帝位，我到鄉村田園中養老。"傳下詔令用騶虞幡命令將士們撤兵。文武官員全都奔跑逃亡，没有誰敢停留。黄門把司馬倫從華林東門逐出，連同司馬荂都一起回到汶陽里的府第。於是派披甲將士幾千人到金墉迎回天子，百姓都高呼萬歲。皇帝從端門入宫，登上寶殿，端坐朝堂，押送司馬倫及司馬荂等到金墉城去交付看管。

初，秀懼西軍至，復召虔還。是日宿九曲，詔遣使者免虔官，虔懼，棄軍將數十人歸于汶陽里。

當初，孫秀害怕西邊的軍隊到來，又下令司馬虔回洛陽。這天司馬虔止宿在九曲，皇帝降詔派人免去了司馬虔的官職，司馬虔畏懼，丢下部隊率領幾十人逃回汶陽里。

梁王肜表倫父子凶逆，宜伏誅。百官會議于朝堂，皆如肜表。遣尚書袁敞持節賜倫死，飲以金屑苦酒。倫慚，以巾覆面，曰："孫秀誤我！孫秀誤我！"於是收荂、馥、虔、詡付廷尉獄，考竟。馥臨死謂虔曰："坐爾破家也！"百官是倫所用者，皆斥免之，臺省府衛僅有存者。自兵興六十餘日，戰所殺害僅十萬人。

梁王司馬肜表奏司馬倫父子殺親篡逆，應該受死刑。百官在朝堂會集商議，都贊同司馬肜的表奏。派遣尚書袁敞持節將司馬倫賜死，叫他飲下金屑苦酒。司馬倫很慚愧，以巾遮面，説："孫秀誤我！孫秀誤我！"於是收捕司馬荂、司馬馥、司馬虔、司馬詡交付廷尉監獄，拷問至死。司馬馥臨死前對司馬虔説："因爲你纔家破人亡啊！"百官中凡是司馬倫曾重用過的，全被斥責免職，臺、省、府、衛中僅有一些人留任。自從起兵開始六十多天時間，在戰鬥中被殺害的將近有十萬人。

凡與倫爲逆豫謀大事者：張林爲秀所殺；許超、士猗、孫弼、謝惔、

凡是與司馬倫篡逆而圖謀不軌的人當中：張林被孫秀所殺；許超、士猗、孫弼、謝惔、殷渾

殷渾與秀爲王輿所誅；張衡、閭和、孫髦、高越自陽翟還，伏胤戰敗還洛陽，皆斬于東市；蔡璜自陽翟降齊王冏，還洛自殺；王輿以功免誅，後與東萊王蕤謀殺冏，又伏法。

和孫秀被王輿所殺；張衡、閭和、孫髦、高越從陽翟回來，伏胤戰敗後回到洛陽，都在東市被斬首；蔡璜在陽翟歸降齊王司馬冏，回到洛陽後自殺；王輿因爲有功免受死罪，後來和東萊王司馬蕤謀殺司馬冏，又被判處死刑。

齊王司馬冏

齊武閔王冏字景治，獻王攸之子也。少稱仁惠，好振施，有父風。初，攸有疾，武帝不信，遣太醫診候，皆言無病。及攸薨，帝往臨喪，冏號踊訴父病爲醫所誣，詔即誅醫。由是見稱，遂得爲嗣。

齊武閔王司馬冏字景治，是獻王司馬攸的兒子。年少時以仁惠著稱，喜好賑濟布施，有其父風範。起初，司馬攸生病，武帝不信，派太醫去診脉，都說是没有病。等到司馬攸去世，皇帝親往吊喪，司馬冏跳着哭訴父親的病被太醫耽誤了，詔令立即殺了太醫。於是司馬冏出了名，接着就成爲了王位的繼承人。

元康中，拜散騎常侍，領左軍將軍、翊軍校尉。趙王倫密與相結，廢賈后，以功轉游擊將軍。冏以位不滿意，有恨色。孫秀微覺之，且憚其在内，出爲平東將軍、假節，鎮許昌。倫篡，遷鎮東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欲以寵安之。

元康年間，授散騎常侍，領左軍將軍、翊軍校尉。趙王司馬倫秘密地與他相約結盟，廢掉賈后，因有功轉任游擊將軍。司馬冏因不滿意其官職，臉上有怨憤的神色。孫秀稍有察覺，而且害怕他在京城内任職，就讓他出京任平東將軍、假節，鎮守許昌。司馬倫篡奪帝位，升任他爲鎮東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想通過這種親寵來安撫他。

冏因衆心怨望，潛與離狐王盛、潁川王處穆謀起兵誅倫。倫遣腹心張烏覘之，烏反，曰："齊無異志。"冏既有成謀未發，恐事泄，乃與軍司管襲殺處穆，送首於倫，以安其意。謀定，乃收襲殺之。遂與豫州刺史何勖、龍驤將軍董艾等起軍，遣使告成都、河間、常山、新野四王，移檄天下征鎮、州郡縣國，咸使聞知。揚州刺史郗隆承檄，猶豫未決，參軍王邃斬之，送首于冏。冏屯軍陽翟，倫遣其將閭和、張泓、孫輔出堮坂，與冏交戰。冏軍失利，堅壘自守。會成都軍破倫衆於黄橋，冏乃出軍攻和等，大破之。及王輿廢倫，惠帝反正，冏誅討賊黨既畢，率衆入洛，頓軍通章署，甲士數十萬，旌旗器械之盛，震於京都。天子就拜大司馬，加九錫之

司馬冏因爲衆人心裏都怨恨司馬倫，暗中和離狐的王盛、潁川的王處穆策劃起兵討殺司馬倫。司馬倫派遣其心腹張烏去偵察，張烏回來後，説："齊王没有二心。"司馬冏已有了成熟的謀劃而尚未行動，擔心事情泄露出去，就和軍司管襲殺了處穆，把首級送給司馬倫，以此穩住司馬倫的心。計謀確定後，就收捕管襲殺了他。接着與豫州刺史何勖、龍驤將軍董艾等人發兵，派人告知成都、河間、常山、新野四王，傳布檄文到天下征鎮、州郡縣國，讓他們都知道。揚州刺史郗隆接到檄文，猶豫不决，參軍王邃殺了他，把首級送給司馬冏。司馬冏駐軍於陽翟，司馬倫派遣其部將閭和、張泓、孫輔從堮坂出兵，與司馬冏交戰。司馬冏的部隊失利，退回堅守自己的營壘。剛好成都王的部隊在黄橋打敗了司馬倫的軍兵，司馬冏就出兵攻打閭和等人，打敗了他們。待到王輿廢黜司馬倫，惠帝返歸帝位，司馬冏誅討賊黨的事情已經完畢，就率領衆軍進入洛

命，備物典策，如宣、景、文、武輔魏故事。

陽，在通章署屯駐大軍，披甲的將士幾十萬人，旌旗武器之整齊威風，震動了京都。天子授他爲大司馬，加賜九錫之命，具備的儀仗之物和有關封他的策命，都與宣帝、景帝、文帝、武帝輔佐曹魏時的舊例一樣。

冏於是輔政，居攸故宮，置掾屬四十人。大築第館，北取五穀市，南開諸署，毀壞廬舍以百數，使大匠營制，與西宮等。鑿千秋門墻以通西閣，後房施鍾懸，前庭舞八佾，沈于酒色，不入朝見。坐拜百官，符敕三臺，選舉不均，惟寵親昵。以車騎將軍何勖領中領軍。封葛旟爲牟平公，路秀小黄公，衛毅陰平公，劉真安鄉公，韓泰封丘公，號曰“五公”，委以心膂。殿中御史桓豹奏事，不先經冏府，即考竟之。於是朝廷側目，海内失望矣。南陽處士鄭方露版極諫，主簿王豹屢有箴規，冏并不能用，遂奏豹殺之。有白頭公入大司馬府大呼，言有兵起，不出甲子旬。即收殺之。

司馬冏於是輔佐朝政，居住在他父親司馬攸原來住的王宫裏，設置掾屬官佐四十人。擴大建築府第堂館，北邊占到了糧市，南邊開拓拆毁各官署，毁壞的房屋數以百計，讓著名工匠來營建，其規模與西宫相同。鑿開千秋門的墻壁以便通向西閣，後房設置懸鐘之樂，前庭布置八佾之舞，沉湎於酒色，不上朝見駕。坐着迎百官，對三臺之類的重要官署發號施令，挑選舉薦官吏不能公平對待，衹要是寵愛親近的就任用。用車騎將軍何勖領中領軍。封葛旟爲牟平公，路秀爲小黄公，衛毅爲陰平公，劉真爲安鄉公，韓泰爲封丘公，號稱“五公”，把他們當作心腹。殿中御史桓豹向皇帝奏事，不先經過司馬冏的官府，立即把他拷問至死。於是朝廷衆臣都對他側目而視，海内人士大失所望。南陽處士鄭方呈上不緘封的奏章極力諫阻，主簿王豹屢次有箴文規勸，司馬冏都不予采納，還啓奏皇帝殺了王豹。有一個白頭老人到大司馬府中大喊大叫，説將有兵亂發生，不出於甲子十天之内。立即收捕殺了他。

冏驕恣日甚，終無悛志。前賊曹屬孫惠復上諫曰：

惠聞天下五難，四不可，而明公皆以居之矣。捐宗廟之主，忽千乘之重，躬貫甲冑，犯冒鋒刃，此一難也。奮三百之卒，决全勝之策，集四方之衆，致英豪之士，此二難也。舍殿堂之尊，居單幕之陋，安囂塵之慘，同將士之勞，此三難也。驅烏合之衆，當凶强之敵，任神武之略，無疑阻之懼，此四難也。檄六合之内，著盟信之誓，升幽宫之帝，復皇祚之業，此五難也。大名不可久荷，大功不可久任，大

司馬冏驕縱恣肆一天天厲害，始終没有悔改的意思。前賊曹屬官孫惠又進諫道：

孫惠聽説天下有五種難事，四種不能做的事，但明公都攤上了。捐棄宗廟朝廷的君主，忽視自己擔負的千乘重職，親身披戴盔甲，冒犯刀槍鋒刃，這是第一難事。動用三百兵卒，决定全勝的策略，糾集四方的兵衆，招徠英雄豪傑，這是第二難事。捨棄殿堂的尊嚴，居住在簡陋的單幕之中，在喧囂的塵世中心安理得，和將士一樣疲於奔命，這是第三難事。驅趕烏合之衆，抵擋凶悍强暴的敵人，使用以神勇武力取勝的戰略，毫無擔心受阻的恐懼，這是第四難事。在天下傳布檄文，表明訂盟守信的誓言，把被禁在深宫中的皇帝重新扶上帝位，恢復皇室的基

權不可久執，大威不可久居。未有行其五難而不以爲難，遺其不可而謂之爲可。惠竊所不安也。

業，這是第五難事。大名不能長久依仗，大功不能長久擔當，大權不能長久執掌，大威不能長久保持。没有誰能做這五難事而不認爲難的，事情不能做而説它能做。這是我孫惠私下所感到不安的。

自永熙以來，十有一載，人不見德，惟戮是聞。公族構篡奪之禍，骨肉遭梟夷之刑，群王被囚檻之困，妃主有離絶之哀。歷觀前代，國家之禍，至親之亂，未有今日之甚者也。良史書過，後嗣何觀！天下所以不去於晋，符命長存於世者，主無嚴虐之暴，朝無酷烈之政，武帝餘恩，獻王遺愛，聖慈惠和，尚經人心。四海所係，實在於兹。

自從永熙年以來，有十一年了，人們見不到什麽德政，衹不斷聽到殺戮的事發生。宗族内部製造篡逆奪權的禍患，骨肉親人遭到殺頭滅族的嚴刑，衆多藩王受囚禁的危困，皇妃公主有離散隔絶的悲哀。一一地觀察前代的歷史，國家的災禍，骨肉至親的禍亂，没有如今這麽嚴重的。優秀的史官記載的都是過錯，後人該怎麽看！天下人之所以不背叛晋朝，皇朝符命能長存於世的原因，是因爲皇帝没有嚴厲肆虐的暴行，朝廷没有殘酷激烈的政治，武帝有剩餘之恩，獻王有留下的仁愛，其聖明仁慈和惠，還留駐在人們心中。四海能够維係在一起不分裂，根源確實就是在這裏。

今明公建不世之義，而未爲不世之讓，天下惑之，思求所悟。長沙、成都，魯衛之密，國之親親，與明公計功受賞，尚不自先。今公宜放桓文之勛，邁臧札之風，芻狗萬物，不仁其化，崇親推近，功遂身退，委萬機於二王，命方岳於群后，耀義讓之旗，鳴思歸之鑾，宅大齊之墟，振泱泱之風，垂拱青徐之域，高枕營丘之藩。金石不足以銘高，八音不足以贊美，姬文不得專聖於前，太伯不得獨賢於後。今明公忘亢極之悔，忽窮高之凶，棄五嶽之安，居累卵之危，外以權勢受疑，内以百揆損神。雖處高臺之上，逍遥重仞之墉，及其危亡之憂，過於穎翟之慮。群下竦戰，莫之敢言。

現在明公建立了非同尋常的功勛，却未能作非同尋常的謙讓，天下人對此疑惑難解，希望能有所醒悟。長沙、成都二王，如魯國衛國般親密，是國家的親上加親，他們和明公論功受賞，還不自己争先。如今明公應該放下齊桓晋文那樣的功勛，追隨臧武仲季札那樣的風範，芻草狗畜等萬事萬物，不仁的都被感化爲仁德，推崇皇親近戚，功成身退，委托朝政給二王，讓群臣去治理州郡，顯耀你大義謙讓的旗幟，振響你思歸封國的鑾鈴，居住於大齊的疆土，振起泱泱大國的雄風，垂衣拱手而輕鬆治理青州徐州之地，在營丘那藩屏之地高枕無憂。金石都不足以銘刻這樣的高風亮節，八音都不足以贊頌這樣的美行美德，姬文就不可能在前邊獨爲聖王，太伯也不可能在後邊單稱賢士。如今明公却忘了位高到極點就容易敗亡的道理，忽視了窮盡其高帶來的凶險，捨棄了五嶽般的安穩，處於累卵般的危境，外因權勢太大而被猜疑，内因種種事務而勞心傷

神。雖然處於高臺之上，在數仞的高城上逍遥自在，但説到其中隱含的危亡憂患，要超過在陽翟潁水打仗時的憂慮。衆多下臣戰戰兢兢，没有誰敢於直言。

惠以衰亡之餘，遭陽九之運，甘矢石之禍，赴大王之義，脱褐冠胄，從戎于許。契闊戰陣，功無可記，當隨風塵，待罪初服。屈原放斥，心存南郢；樂毅適趙，志戀北燕。况惠受恩，偏蒙識養，雖復暫違，情隆二臣，是以披露血誠，冒昧干迕。言入身戮，義讓功舉，退就鈇鑕，此惠之死賢於生也。

我孫惠是個即將衰老的殘餘之人，遭遇了陽九之運，情願冒着戰場上飛箭滚石的危禍，奔赴參與大王的正義之舉，脱下粗布衣衫戴上頭盔，在許昌投軍從戎。戰陣中聚散離合，没有什麽戰功可記，應當隨着風塵戰亂，退回來穿上做官前的衣服等待治罪。屈原被放逐，心裏懷念着南郢；樂毅前往趙國，矢志懷戀着北燕。何况孫惠身受明公大恩，特别被賞識教養，雖然又一時避開你，但眷戀之情比屈原和樂毅還要深廣，所以披露我出自内心深處的誠意，冒昧地衝犯忤逆。話説完了要殺就殺，你能行義辭讓而功德圓滿，哪怕我受刀砍斧劈，這可是孫惠死比生還好啊。

冏不納，亦不加罪。

司馬冏没有采納，但也没有加罪於他。

翊軍校尉李含奔于長安，詐云受密詔，使河間王顒誅冏，因導以利謀。顒從之，上表曰：

翊軍校尉李含出奔到長安，謊稱接受了密詔，讓河間王司馬顒討殺司馬冏，又用利害關係誘導司馬顒。司馬顒聽從他，上表奏道：

王室多故，禍難罔已。大司馬冏雖唱義有興復皇位之功，而定都邑，克寧社稷，實成都王之勳力也。而冏不能固守臣節，實協異望。在許昌營有東西掖門，官置治書侍御史，長史、司馬直立左右，如侍臣之儀。京城大清，篡逆誅夷，而率百萬之衆來繞洛城。阻兵經年，不一朝覲，百官拜伏，晏然南面。壞樂官市署，用自增廣。輒取武庫秘杖，嚴列不解。故東萊王蕤知其逆節，表陳事狀，而見誣陷，加罪黜徙。以樹私黨，僭立官屬。幸妻嬖妾，名號比之中宫。沈湎酒色，不恤群黎。董艾放縱，無所畏忌，中丞按奏，而取退免。張

王室多有變故，禍難没有止息之日。大司馬司馬冏雖然首倡義舉而有復興皇位的功勞，但穩定京都，能使國家安寧，實際上是成都王的功勛。而司馬冏不能固守臣子的禮節，其實走上了非衆人所望之路。在許昌營建有東西掖門，設立有治書侍御史之官，長史、司馬直立於左右，如同宫中侍臣的禮儀。京城已太平，篡逆作亂的人都已被誅滅，而他率領百萬大軍環繞洛陽駐下。擁兵駐屯滿一年，没有一次去朝見皇上，百官向他拜伏，像皇帝般坦然面朝南邊。毁壞掉樂官、市場和官署，用來擴大自己的宅邸。動輒取出武庫中的秘珍兵器，嚴整排列而没有鬆懈的時候。所以東萊王司馬蕤知道他的忤逆之事，上表陳述其中的情形，反而被他誣陷，被加罪免官流放。還樹立私黨，超越職權設立官屬。寵愛親昵的妻妾，其名號比

偉憒惘，擁停詔可；葛旟小豎，維持國命。操弄王爵，貨賂公行。群奸聚黨，擅斷殺生。密署腹心，實爲貨謀。斥罪忠良，伺窺神器。

同中宫。沉湎於酒色，不體恤百姓疾苦。董艾放縱無度，無所畏忌，中丞上奏彈劾，而僅采取退職免官的處罰；張偉無知，阻攔已經詔令許可之事；葛旟不過是個宫中小臣，竟靠他維持國命。操持朝廷的官爵，公開行賄受賄。聚集奸人結成黨羽，擅自斷獄妄殺。暗中布置心腹之人，實際從事篡逆之謀。排斥加罪忠良，伺機窺探皇位。

臣受重任，蕃衛方岳，見冏所行，實懷激憤。即日翊軍校尉李含乘驛密至，宣騰詔旨。臣伏讀感切，五情若灼。《春秋》之義，君親無將。冏擁强兵，樹置私黨，權官要職，莫非腹心。雖復重責之誅，恐不義服。今輒勒兵，精卒十萬，與州征并協忠義，共會洛陽。驃騎將軍長沙王乂，同奮忠誠，廢冏還第。有不順命，軍法從事。成都王穎明德茂親，功高勳重，往歲去就，允合衆望，宜爲宰輔，代冏阿衡之任。

臣下深受重任，掌管一方來作朝廷的藩衛，看到司馬冏的所作所爲，確實心懷憤激。近日翊軍校尉李含乘驛站快馬秘密來到，傳達了皇上的旨意。臣下拜讀後感受深切，喜怒哀樂怨之情如焚似灼。按《春秋》中的大義，君王的宗親中没有將帥。司馬冏擁有强大的兵力，樹立私黨，高官要職，都是他的心腹。即使再加重責罰誅討，但恐怕他們不能服從大義。如今率領部隊，發動十萬精兵，與各州起兵征討一并完成忠義之事，共同會師洛陽。驃騎將軍長沙王司馬乂，一同奮發忠誠，廢黜司馬冏讓他回家。若有不服從命令的人，按軍法處置。成都王司馬穎是英明而才德兼備的宗親，功高勳重，確是衆望所歸，適宜擔任宰相三公之輔政大臣，可代替司馬冏的職位。

顒表既至，冏大懼，會百僚曰："昔孫秀作逆，篡逼帝王，社稷傾覆，莫能禦難。孤糾合義衆，掃除元惡，臣子之節，信著神明。二王今日聽信讒言，造構大難，當賴忠謀以和不協耳。"司徒王戎、司空東海王越説冏委權崇讓。冏從事中郎葛旟怒曰："趙庶人聽任孫秀，移天易日，當時喋喋，莫敢先唱。公蒙犯矢石，躬貫甲冑，攻圍陷陣，得濟今日。計功行封，事殷未遍。三臺納言不恤王事，賞報稽緩，責不在府。讒言僭逆，當共誅討，虚承僞書，令公就第。漢魏以來，王侯就第寧有得保妻子者乎！議者可斬。"於是百官震悚，無

司馬顒的表奏送達後，司馬冏大爲恐懼，召集百官説："此前孫秀叛逆作亂，篡奪帝位，社稷傾覆，没有誰能抵禦禍難。孤糾合衆多義軍，掃除元凶首惡，所盡到的臣子義節，真的是神明可知。二王今天聽信讒言，製造大難，惟有仰賴各位的忠義之謀來調和矛盾了。"司徒王戎、司空東海王司馬越勸説司馬冏交權讓位。司馬冏的從事中郎葛旟大怒道："趙庶人聽任孫秀胡作非爲，改天换日，當時那麼多人喋喋不休，但没有誰敢於首倡大義的。明公甘冒戰場上飛箭流石的危險，身穿盔甲，衝鋒陷陣，纔得到今天的安寧。算計功勞實行封賞，事情實在没有偏差。三臺納言等不體恤朝廷大事，拖延封賞報功，責任不在明公的大司馬府。有人讒言越位篡逆，應當共同誅討，還承受僞造的詔書，逼令明公回到宅

不失色。

第閑居。漢魏以來，王侯被迫回到自己宅第的人哪有能够保住妻子兒女性命的！再有議論這事的就可斬首。”於是百官震駭恐懼，大驚失色。

長沙王乂徑入宫，發兵攻冏府。冏遣董艾陳兵宫西。乂又遣宋洪等放火燒諸觀閣及千秋、神武門。冏令黄門令王湖悉盗騶虞幡，唱云：“長沙王矯詔。”乂又稱：“大司馬謀反，助者誅五族。”是夕，城内大戰，飛矢雨集，火光屬天。帝幸上東門，矢集御前。群臣救火，死者相枕。明日，冏敗，乂擒冏至殿前，帝惻然，欲活之。乂叱左右促牽出，冏猶再顧，遂斬於閶闔門外，徇首六軍。諸黨屬皆夷三族。幽其子淮陵王超、樂安王冰、濟陽王英于金墉。暴冏尸於西明亭，三日而莫敢收斂。冏故掾屬荀闓等表乞殯葬，許之。

長沙王司馬乂直接入宫，發兵攻打司馬冏府。司馬冏派遣董艾陳兵於王宫西邊。司馬乂又派遣宋洪等人率軍放火焚燒各座觀閣以及千秋、神武門。司馬冏命令黄門令王湖全部把騶虞幡偷來，大聲喊：“長沙王僞造詔命。”司馬乂又稱：“大司馬謀反，幫助他的誅滅五族。”當天夜裏，城中大戰，箭矢如雨點飛集，火光衝天。皇帝駕幸上東門，飛箭紛紛射到御座前。群臣忙於救火，死者一個壓一個地躺着。第二天，司馬冏失敗，司馬乂擒獲司馬冏來到宫殿前，皇帝顯出很不忍心的樣子，想留他一條活命。司馬乂呵斥左右的人趕快把他拉出去，司馬冏還回頭再三看着皇帝，接着在閶闔門外把他斬了，將首級示衆六軍。衆多的黨羽屬官都被誅滅三族。幽禁他的兒子淮陵王司馬超、樂安王司馬冰、濟陽王司馬英在金墉城。司馬冏的尸體被曝露在西明亭示衆，三天過後都没有人敢替他收殮。司馬冏原來的掾屬荀闓等人上表乞求爲他殯葬，皇帝答應了他們。

初，冏之盛也，有一婦人詣大司馬府求寄産。吏詰之，婦人曰：“我截齊便去耳。”識者聞而惡之。時又謡曰：“著布帕腹，爲齊持服。”俄而冏誅。

當初，司馬冏權勢强盛的時候，有一個孕婦到大司馬府來要求寄居在府中生孩子。官吏詰問她，孕婦説：“我産後割斷臍帶就離去。”有懂得其諧音雙關之義的人聽到後都厭惡這事。當時還有謡諺説：“女人穿着麻布内衣，挺着大肚腹，爲的是齊備孝服。”不久司馬冏就被殺了。

永興初，詔以冏輕陷重刑，前勛不宜堙没，乃赦其三子超、冰、英還第，封超爲縣王，以繼冏祀，歷員外散騎常侍。光熙初，追册冏曰：“咨故大司馬、齊王冏：王昔以宗藩穆胤紹世，緒于東國，作翰許京，允鎮静我王室。誕率義徒，同盟觸澤，克成元勛，大濟潁東。朕用應嘉茂績，謂篤爾勞，俾式先典，以疇兹顯懿。廓土殊分，跨兼吴楚，崇禮備物，寵侔蕭霍，庶憑翼戴之重，永隆邦

永興初年，下詔説因爲司馬冏罪輕而受重刑，以前的功勛不應被埋没，於是就赦免他的三個兒子司馬超、司馬冰、司馬英回到舊第去，封司馬超爲縣王，讓他繼承司馬冏的香火，歷任員外散騎常侍。光熙初年，追贈册封司馬冏説：“大司馬、齊王司馬冏：你從前憑着宗族藩王後代繼承人的身份，在東方齊地延續世系，上書於許京，真正安定我王室。又率領義兵，共同訂盟立誓相互鼓動抉擇，成就了首功，大勝於潁東。朕因此嘉獎你的巨大功績，重賞你的功勞，效法先代的典範，來與同類的事情媲美。擴大疆土特

家之望。而恭德不建，取侮二方，有司過舉，致王于戮。古人有言曰：‘用其法，猶思其人。’况王功濟朕身，勳存社稷，追惟既往，有悼於厥心哉！今復王本封，命嗣子還紹厥緒，禮秩典度，一如舊制。使使持節、大鴻臚即墓賜策，祠以太牢。魂而有靈，祗服朕命，肆寧爾心，嘉兹寵榮。”子超嗣爵。

加分封，兼跨吴楚兩地，崇尚禮儀具備賞物，恩寵可比於蕭何、霍光，可望憑着如此深重的呵護愛戴，永遠使封國諸侯的聲望加高。但你却未能樹立恭敬的美德，被成都、河間二方藩王所輕慢，有關部門舉措過當，以至於你身遭殺戮。古人説過：‘用其法，還思其人。’何況由於藩王你的功績而使朕能恢復帝位，功勛永遠存留於國家，追思以往，心中實在悲傷啊！現在恢復藩王的原本封爵，讓繼嗣你的兒子仍然繼續你的世系，所有的禮儀等級法則制度，全都如同原來的規模。派遣使持節、大鴻臚到你的墓地賜以策封文書，用牛猪羊三牲之儀祭祀。你的魂魄如果還有靈驗，就謹受朕的詔命，盡可讓你的心安寧下來，贊美這樣的恩寵和榮耀。”其子司馬超繼承他的爵位。

永嘉中，懷帝下詔，重述冏唱義元勳，還贈大司馬，加侍中、假節，追謚。及洛陽傾覆，超兄弟皆没于劉聰，冏遂無後。

永嘉年間，懷帝下詔，重新追述司馬冏倡導義舉的首功，追贈爲大司馬，加授侍中、假節，追加謚號。到洛陽陷落時，司馬超兄弟都在與劉聰軍隊作戰時戰死，司馬冏於是没有了後代。

太元中，詔以故南頓王宗子柔之襲封齊王，紹攸、冏之祀，歷散騎常侍。元興初，會稽王道子將討桓玄，詔柔之兼侍中，以騶虞幡宣告江、荆二州，至姑孰，爲玄前鋒所害。贈光禄勳。子建之立。宋受禪，國除。

太元年間，詔令以原南頓王司馬宗的兒子司馬柔之繼承封爵爲齊王，接續司馬攸、司馬冏的香火，歷任散騎常侍。元興初年，會稽王司馬道子將要討伐桓玄，詔令司馬柔之兼領侍中，拿着騶虞幡去宣告江、荆二州，到了姑孰，被桓玄的前鋒殺害。追贈爲光禄勳。兒子司馬建之繼立爲王。南朝宋接受禪讓皇位時，齊王的封國被廢除。

鄭方

鄭方者，字子回。慷慨有志節，博涉史傳，卓犖不常，鄉閭有識者嘆其奇，而未能薦達。

鄭方，字子回。慷慨而有氣節，廣覽史傳書籍，超絶出衆，同鄉的有識之士贊嘆他是個奇才，但没有能被舉薦顯達。

及冏輔政專恣，方發憤步詣洛陽，自稱荆楚逸民，獻書於冏曰：“方聞聖明輔世，夙夜祗懼，泰而不驕，所以長守貴也。今大王安不慮危，耽于酒色，燕樂過度，其失一也。大王檄命，當使天下穆如清風，宗室骨肉永無纖介，今則不然，其失二也。四夷交侵，邊境不静，大王自

等到司馬冏輔佐朝政而專權妄爲時，鄭方決心步行到洛陽，自稱爲荆楚逸民，呈獻書信給司馬冏道：“鄭方聽説聖明之人輔佐朝政，早晚都小心謹慎，安泰而不驕縱，所以能長久保有富貴。如今大王居安而不思危，沉湎於酒色，宴飲逸樂過度，這是第一過失。大王發布的文告命令，應當使天下如同清風般和暢，宗室骨肉永遠没有絲毫的不和，現在則不是這樣，這是第二過

以功業興隆，不以爲念，其失三也。大王興義，群庶競赴，天下雖寧，人勞窮苦，不聞大王振救之令，其失四也。又與義兵歃血而盟，事定之後，賞不逾時，自清泰已來，論功未分，此則食言，其失五也。大王建非常之功，居宰相之任，謗聲盈塗，人懷忿怨，方以狂愚，冒死陳誠。”冏含忍答之云：“孤不能致五闕，若無子，則不聞其過矣。”未幾而敗焉。

失。四方的夷狄相交侵犯，邊境不能寧静，大王自認爲功業興隆，不把它放在心上，這是第三過失。大王發起義兵，衆人競相奔赴，天下雖已安寧，但人民辛勞窮苦，却没有聽到大王救濟的命令，這是第四過失。又與義兵歃血盟誓，事情平定之後，賞賜不超時，自從局勢清明安泰以來，議論功勞却未見分給封賞，這是自食其言，是第五過失。大王建立了非同尋常的功業，處在宰相之位，毁謗之聲沿途到處都是，許多人心裹懷有怨恨，鄭方自以爲輕狂愚昧，冒死來陳述我的真心實意。”司馬冏含怒而强忍着回答他道：“孤還不至於達到你説的五大過錯，如果不是你，那就聽不到還有這樣一些過失了。”不久就失敗了。

長沙王司馬乂

長沙厲王乂字士度，武帝第六子也。太康十年受封，拜員外散騎常侍。及武帝崩，乂時年十五，孺慕過禮。會楚王瑋奔喪，諸王皆近路迎之，乂獨至陵所，號慟以俟瑋。拜步兵校尉。及瑋之誅二公也，乂守東掖門。會騶虞幡出，乂投弓流涕曰：“楚王被詔，是以從之，安知其非！”瑋既誅，乂以同母，貶爲常山王，之國。

長沙厲王司馬乂字士度，是武帝的第六個兒子。太康十年受封爲王，授員外散騎常侍。到武帝去世時，司馬乂年僅十五歲，作爲一個小孩對親人的敬慕之情超過了常禮。逢上楚王司馬瑋前來奔喪，各位藩王都從近路去迎接他，惟獨司馬乂到陵墓那裏去，悲慟哭號等待司馬瑋。授爲步兵校尉。到了司馬瑋誅討太宰司馬亮和太保衛瓘時，司馬乂守衛東掖門。有人拿着騶虞幡出來宣告司馬瑋是假托詔令行事，司馬乂扔掉弓箭流淚説：“楚王説是接受詔令行事，所以聽從他，怎麽想到詔書不是真的！”司馬瑋被殺後，司馬乂因爲和他是同母所生，被貶爲常山王，到封國去。

乂身長七尺五寸，開朗果斷，才力絶人，虚心下士，甚有名譽。三王之舉義也，乂率國兵應之，過趙國，房子令距守，乂殺之，進軍爲成都後係。常山内史程恢將貳於乂，乂到鄴，斬恢及其五子。至洛，拜撫軍大將軍，領左軍將軍。頃之，遷驃騎將軍、開府，復本國。

司馬乂身高七尺五寸，開朗果斷，才力超絶常人，虚心謙讓賢士，很有名望聲譽。三位藩王起兵時，司馬乂率領本封國的軍隊響應他們，路過趙國，房子縣令守城抵擋，司馬乂殺了他，繼續進軍而成爲成都王的後援。常山内史程恢打算背叛司馬乂，司馬乂到鄴後，斬了程恢和他的五個兒子。到了洛陽，授撫軍大將軍，領左軍將軍。不久，升任驃騎將軍、開府，恢復原來的封國。

乂見齊王冏漸專權，嘗與成都王穎俱拜陵，因謂穎曰：“天下者，先帝之業也，王宜維之。”時聞其言

司馬乂知道齊王司馬冏越來越專權，曾與成都王司馬穎一起去拜祭先帝的陵墓，從而對司馬穎説：“這天下，是先帝開創的基業，你要

者皆憚之。及河間王顒將誅冏，傳檄以乂爲內主。冏遣其將董艾襲乂，乂將左右百餘人，手斫車幰，露乘馳赴宮，閉諸門，奉天子與冏相攻，起火燒冏府。連戰三日，冏敗，斬之，并誅諸黨與二千餘人。

好好維護它。”當時聽到這話的人都很害怕。等到河間王司馬顒準備討殺司馬冏時，傳布檄文讓司馬乂作爲內應。司馬冏派遣他的部將董艾襲擊司馬乂，司馬乂率領身邊的一百多人，揮手砍斷車前的帷幔，乘着敞露車飛馳奔往皇宮，關閉了各座宮門，奉天子之命與司馬冏相攻殺，放火焚燒司馬冏的官府。連續戰鬥了三天，司馬冏失敗，斬了他，并誅滅他的黨羽兩千多人。

顒本以乂弱冏强，冀乂爲冏所擒，然後以乂爲辭，宣告四方共討之，因廢帝立成都王，己爲宰相，專制天下。既而乂殺冏，其計不果，乃潛使侍中馮蓀、河南尹李含、中書令卞粹等襲乂。乂并誅之。顒遂與穎同伐京都。穎遣刺客圖乂，時長沙國左常侍王矩侍直，見客色動，遂殺之。詔以乂爲大都督以距顒。連戰自八月至十月，朝議以乂、穎兄弟，可以辭說而釋，乃使中書令王衍行太尉，光禄勛石陋行司徒，使說穎，令與乂分陝而居，穎不從。乂因致書於穎曰：“先帝應乾撫運，統攝四海，勤身苦己，克成帝業，六合清泰，慶流子孫。孫秀作逆，反易天常，卿興義衆，還復帝位。齊王恃功，肆行非法，上無宰相之心，下無忠臣之行，遂其讒惡，離逖骨肉，主上怨傷，尋已蕩除。吾之與卿，友于十人，同産皇室，受封外都，各不能闡敷王教，經濟遠略。今卿復與太尉共起大衆，阻兵百萬，重圍宮城。群臣同忿，聊即命將，示宣國威，未擬摧殄。自投溝澗，蕩平山谷，死者日萬，酷痛無罪。豈國恩之不慈，則用刑之有常。卿所遣陸機不樂受卿節鉞，將其所領，私通國家。想來逆者，當前行一尺，却行一丈。卿宜還鎮，以寧四海，令宗族無羞，子孫之福也。如其不然，念骨肉分裂之痛，故復遣書。”

司馬顒本來認爲司馬乂的兵力弱小而司馬冏的兵力强大，希望司馬乂能被司馬冏擒拿，然後以司馬乂爲托辭，宣告天下四方共同討伐司馬冏，由此廢黜皇帝而扶立成都王爲帝，自己任宰相，對天下事獨斷專行。結果司馬乂殺了司馬冏，他的計謀未能得逞，於是暗中派侍中馮蓀、河南尹李含、中書令卞粹等人襲擊司馬乂。司馬乂一并殺了他們。司馬顒就與司馬穎一同攻伐京都。司馬穎派遣刺客企圖刺殺司馬乂，當時長沙國左常侍王矩值侍，見到來客臉色異常，就先殺了他。詔令任司馬乂爲大都督來抗擊司馬顒。從八月到十月連續交戰不停，朝廷商議認爲司馬乂和司馬穎是兄弟，可以用言語相勸而和好，於是就派中書令王衍暫爲太尉，光禄勛石陋暫爲司徒，派他們去勸說司馬穎，叫他和司馬乂劃分陜地而割據一方，司馬穎没有聽從。司馬乂就寫信給司馬穎說：“先帝順應乾坤把握天運，統一四海，自己勤勞辛苦，方能成就帝業，天下清平安泰，福澤流傳子孫。孫秀作逆叛亂，違背天理倫常，你發起義兵，恢復了皇帝之位。齊王依仗功高，大肆從事非法行徑，上没有宰相之心，下没有忠臣之德，挑撥離間，離間我們宗親骨肉，主上埋怨傷心，不久蕩平逆亂。我之與你，兄弟十個，都生在皇室，受封於外郡，各自未能闡揚施行帝王教化，經國濟民。如今你又與太尉一同發起大軍，倚仗雄兵百萬，重重包圍了宮城。群臣同仇敵愾，任命將帥，爲的是宣揚國家聲威，不是要將你們摧毁消滅。你們這是自投於溝澗絶路，大軍蕩平山谷之日，每天死的人將是成千上萬，深爲悲痛的是死者都是無辜之人。哪裏能怨什麽國恩不仁，這是國家使用刑罰所常有的事。

你所派遣的陸機不願受你的指揮，率領他所帶的兵衆，私下歸順了朝廷。想來叛逆之人，應當前進一尺，就要後退一丈。你應該返回鎮守一方，以使四海安寧，讓宗族不因你而感到羞辱，這將是子孫的洪福。但不是那樣，我因念着骨肉分裂的痛苦，所以纔會又送信給你。”

穎復書曰：“文景受圖，武皇乘運，庶幾堯舜，共康政道，恩隆洪業，本枝百世。豈期骨肉豫禍，后族專權，楊賈縱毒，齊趙内篡。幸以誅夷，而未静息。每憂王室，心悸肝爛。羊玄之、皇甫商等恃寵作禍，能不興慨！於是征西羽檄，四海雲應。本謂仁兄同其所懷，便當内擒商等，收級遠送。如何迷惑，自爲戎首！上矯君詔，下離愛弟，推移輦轂，妄動兵威，還任豺狼，棄戮親善。行惡求福，如何自勉！前遣陸機董督節鉞，雖黄橋之退，而温南收勝，一彼一此，未足增慶也。今武士百萬，良將鋭猛，要當與兄整頓海内。若能從太尉之命，斬商等首，投戈退讓，自求多福，穎亦自歸鄴都，與兄同之。奉覽來告，緬然慷慨。慎哉大兄，深思進退也！”

司馬穎覆信道：“文帝景帝接受了立國的圖籍，武皇趁着時運創立基業，可望比同堯舜，共同使政道安康，其恩德使國家大業興隆，根本和枝葉都百代不衰。哪裏想到宗親骨肉參與爲禍，皇后家族專把權柄，楊駿、賈謐大肆爲害，齊王、趙王篡逆。幸虧賊人已經被誅滅，但國家却未能安寧。每當憂慮王室危機時，我都心裏驚駭肝腸爛斷。羊玄之、皇甫商等人依仗被親寵而爲非作歹，能不引起我的憤慨！於是發布征西的緊急檄文，天下人就像風雲聚合般響應。本來想仁兄和我一樣有着共同的願望，就應自己擒獲皇甫商等人，以他們的首級送往朝廷。爲何却自己迷途，當了叛軍的首領！對上則僞造國君的詔令，對下則離間你仁愛的弟弟，挾持皇帝，荒唐地發動軍隊，重用凶惡之人，抛棄殺害忠良之輩。做了壞事而想求得福祥，自己怎能安心！此前派遣陸機督察指揮，雖然在黄橋退却，但却在温縣南邊取得勝利，彼敗此勝，不足以慶幸。現在有百萬武裝兵卒，良將猛鋭非常，就想和仁兄來整頓天下。如果能聽從太尉的命令，殺了皇甫商等人，扔掉武器後退讓步，自然能得到許多福禄，我司馬穎也就返歸鄴都，和仁兄一同回去。奉讀你的來信勸告，遥想追懷而慷慨不已。慎重啊老兄，望你深思進退的後果吧！”

乂前後破穎軍，斬獲六七萬人。戰久糧乏，城中大饑，雖曰疲弊，將士同心，皆願效死。而乂奉上之禮未有虧失，張方以爲未可克，欲還長安。而東海王越慮事不濟，潛與殿中將收乂送金墉城。乂表曰：“陛下篤睦，委臣朝事。臣小心忠孝，神祇所鑒。諸王承謬，率衆見責，朝臣無正，各慮私困，收臣別省，送臣幽

司馬乂前後打敗司馬穎的軍隊，斬首和俘虜六七萬人。戰爭持久而糧食缺乏，城中大爲饑荒，雖説疲憊不堪，但將士同心協力，都想以死效勞。而且司馬乂尊奉皇上的禮敬没有什麽過失，張方認爲不能戰勝，想返回長安。然而東海王司馬越考慮事情難成，暗中和殿中將領收捕司馬乂押送到金墉城去。司馬乂上表説：“陛下厚道和睦，把朝政托付給臣下。臣下小心忠誠孝敬，這是神明所共知的。各藩王受到讒言蠱惑，

宮。臣不惜軀命，但念大晋衰微，枝黨欲盡，陛下孤危。若臣死國寧，亦家之利。但恐快凶人之志，無益於陛下耳。”

率領兵衆來斥責臣下，朝廷大臣心術不正，各自考慮他們的困窘處境，收捕臣下送入另設的衙門，押送臣下到冷宮中囚禁。臣下不惜身軀性命，但念着大晋衰微，宗室枝葉就要被砍盡，陛下也將孤寡危險。如果臣下死了國家就能安寧，這也對國對家有利。但恐讓惡人大快心意，而對陛下毫無益處罷了。”

殿中左右恨乂功垂成而敗，謀劫出之，更以距穎。越懼難作，欲遂誅乂。黄門郎潘滔勸越密告張方，方遣部將郅輔勒兵三千，就金墉收乂，至營，炙而殺之。乂冤痛之聲達於左右，三軍莫不爲之垂涕。時年二十八。

殿中左右都遺憾司馬乂功敗垂成，想把他劫持出來，再靠他來抵抗司馬穎。司馬越害怕禍難發生，想趁機殺司馬乂。黄門郎潘滔勸司馬越秘密告訴張方，張方派遣部將郅輔率領三千兵卒，前往金墉城逮捕司馬乂，到後把他燒死。司馬乂嗚冤喊痛的聲音傳到左右近旁，三軍中没有不爲他落淚的。死時年僅二十八歲。

乂將殯於城東，官屬莫敢往，故掾劉佑獨送之，步持喪車，悲號斷絶，哀感路人。張方以其義士，不之問也。初，乂執權之始，洛下謡曰：“草木萌牙殺長沙。”乂以正月二十五日廢，二十七日死，如謡言焉。永嘉中，懷帝以乂子碩嗣，拜散騎常侍，後没于劉聰。

司馬乂即將殯葬於城東，他的下屬官吏没有誰敢去送葬，惟獨他原來的掾屬劉佑一人爲他送葬，步行扶持着喪車，悲痛哭號幾乎氣絶，路人傷心。張方認爲劉佑是個義士，没有對他加以追問。起初，司馬乂開始掌權時，洛陽有謡諺説：“草木萌芽殺長沙。”司馬乂於正月二十五日被捕，二十七日死，正如謡諺所説的那樣。永嘉年間，懷帝讓司馬乂的兒子司馬碩繼承，授爲散騎常侍，後來在與劉聰交戰中陣亡。

成都王司馬穎

成都王穎字章度，武帝第十六子也。太康末受封，邑十萬户。後拜越騎校尉，加散騎常侍、車騎將軍。

成都王司馬穎字章度，是武帝的第十六個兒子。太康末年受封爲王，食邑十萬户。後來授越騎校尉，加散騎常侍、車騎將軍。

賈謐嘗與皇太子博，争道。穎在坐，厲聲呵謐曰：“皇太子，國之儲君，賈謐何得無禮！”謐懼，由此出穎爲平北將軍，鎮鄴。轉鎮北大將軍。

賈謐曾與皇太子博弈，發生争執。司馬穎在旁陪坐，厲聲呵斥賈謐道：“皇太子，是國家的儲君，賈謐怎能無禮！”賈謐恐懼，由此調司馬穎出京爲平北將軍，鎮守鄴都。轉爲鎮北大將軍。

趙王倫之篡也，進征北大將軍，加開府儀同三司。及齊王冏舉義，穎發兵應冏，以鄴令盧志爲左長史，頓丘太守鄭琰爲右長史，黄門郎程牧爲左司馬，陽平太守和演爲右司馬。使兖州刺史王彦，冀州刺史李毅，督護趙驤、石超等爲前鋒。羽檄所及，

趙王司馬倫篡逆的時候，升任征北大將軍，加授開府儀同三司。等到齊王司馬冏起兵時，司馬穎出兵響應司馬冏，任用鄴令盧志爲左長史，頓丘太守鄭琰爲右長史，黄門郎程牧爲左司馬，陽平太守和演爲右司馬。派兖州刺史王彦，冀州刺史李毅，督護趙驤、石超等爲前鋒。加急檄文所傳到的地方，没有不立即響應的。行進到

莫不響應。至朝歌，衆二十餘萬。趙驤至黄橋，爲倫將士猗、許超所敗，死者八千餘人，士衆震駭。穎欲退保朝歌，用盧志、王彦策，又使趙驤率衆八萬，與王彦俱進。倫復遣孫會、劉琨等率三萬人，與猗、超合兵距驤等，精甲耀日，鐵騎前驅。猗既戰勝，有輕驤之心。未及温十餘里，復大戰，猗等奔潰。穎遂過河，乘勝長驅。左將軍王輿殺孫秀，幽趙王倫，迎天子反正。及穎入京都，誅倫。使趙驤、石超等助齊王冏攻張泓於陽翟，泓等遂降。冏始率衆入洛，自以首建大謀，遂擅威權。穎營于太學，及入朝，天子親勞焉。穎拜謝曰："此大司馬臣冏之勳，臣無豫焉。"見訖，即辭出，不復還營，便謁太廟，出自東陽城門，遂歸鄴。遣信與冏别，冏大驚，馳出送穎，至七里澗及之。穎住車言别，流涕，不及時事，惟以太妃疾苦形於顔色，百姓觀者莫不傾心。

朝歌，兵衆達到了二十多萬人。趙驤到黄橋，被司馬倫的部將士猗、許超所打敗，戰死的有八千多人，兵衆都爲之震驚害怕。司馬穎想退兵保守朝歌，運用盧志、王彦的計策，又派趙驤率領八萬兵衆，與王彦一起進軍。司馬倫又派遣孫會、劉琨等人率領三萬人，與士猗、許超會合共同抵抗趙驤等，精良的鎧甲映耀天日，騎兵作爲前鋒。士猗既已打過勝仗，很有輕視趙驤之意。還未到温縣十多里地，又大戰，士猗等人潰敗奔逃。司馬穎便渡過黄河，乘勝長驅直入。左將軍王輿殺了孫秀，幽禁了趙王司馬倫，迎請天子返歸帝位。等到司馬穎進入京都，殺了司馬倫。派趙驤、石超等協助齊王司馬冏在陽翟進攻張泓，張泓等投降。司馬冏率兵進入洛陽，自以爲是功勞最大的人，於是獨攬大權。司馬穎在太學扎營，等到他入朝時，天子親自犒勞他。司馬穎拜謝道："這是大司馬司馬冏的功勞，我可没做什麽。"拜見完畢，立即辭别出宫。没有再回軍營，順便拜謁了太廟，從東陽城門出京，就返回鄴都。派信使去向司馬冏告别，司馬冏大吃一驚，快馬奔出要爲司馬穎送行，到了七里澗纔趕上他。司馬穎停車告别，流着眼淚，没有談到朝廷大事，惟獨因太妃的病痛而臉色很悲傷，看到這一情景的老百姓都敬仰他。

至鄴，詔遣兼太尉王粹加九錫殊禮，進位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假節、加黄鉞、録尚書事，入朝不趨，劍履上殿。穎拜受徽號，讓殊禮九錫。表論興義功臣盧志、和演、董洪、王彦、趙驤等五人，皆封開國公侯。又表稱："大司馬前在陽翟，與强賊相持既久，百姓創痍，饑餓凍餒，宜急振救。乞差發郡縣車，一時運河北邸閣米十五萬斛，以振陽翟饑人。"盧志言於穎曰："黄橋戰亡者有八千餘人，既經夏暑，露骨中野，可爲傷惻。昔周王葬枯骨，故《詩》云'行有死人，尚或墐之'。況此等致死王事乎！"穎乃造棺八千餘枚，以成

到了鄴，詔令派遣兼太尉王粹加賜九錫特殊大禮，晋升官位爲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假節、加黄鉞、録尚書事，入朝不須恭敬快步行走，可以佩劍着履上殿。司馬穎拜受官爵，但辭讓九錫殊禮不受。上表議論起兵功臣盧志、和演、董洪、王彦、趙驤等五人，都被封爲開國公侯。又表奏説："大司馬此前在陽翟之戰中，與强大的敵人相持日久，百姓受到很大的創傷，加上飢餓寒冷，應該從速加以賑救。乞請差遣郡縣車輛，近期運輸河北邸閣存米十五萬斛，用來賑濟陽翟受飢挨餓的人。"盧志對司馬穎説："在黄橋戰死的有八千多人，經過夏天酷暑，他們的尸骨曝露於野外，實在令人傷心憐憫。從前周王掩埋那些曝露在外的無主枯骨，所以《詩經》上説'路上有死人，應把他埋了'。何況是爲國家朝廷

都國秩爲衣服，斂祭，葬於黄橋北，樹枳籬爲之塋域。又立都祭堂，刊石立碑，紀其赴義之功，使亡者之家四時祭祀有所。仍表其門閭，加常戰亡二等。又命河内温縣埋藏趙倫戰死士卒萬四千餘人。穎形美而神昏，不知書，然器性敦厚，委事於志，故得成其美焉。

而戰死的人呢!”司馬穎便打造八千多口棺材，用成都封國的制度爲死者做了衣服，收殮祭祀後，把他們葬在黄橋北，栽種枳棘作圍籬圈成墳塋之地。又建造了祭奠大堂，刻石立碑，記録他們奔赴義舉的功勞，讓死者的家屬四季都有個祭祀親人的場所。還表彰他們的家庭鄉里，加常戰亡二等。又命令河内温縣埋葬趙王司馬倫那些戰死的士卒一萬四千多人。司馬穎外貌俊美而不聰明，不好讀書，但性情敦厚，把一應事宜托付給盧志辦理，所以成就了他的功德美名。

及齊王冏驕侈無禮，於是衆望歸之。詔遣侍中馮蓀、中書令卞粹喻穎入輔政，并使受九錫。穎猶讓不拜。尋加太子太保。穎嬖人孟玖不欲還洛，又程太妃愛戀鄴都，以此議久不决。留義募將士既久，咸怨曠思歸，或有輒去者，乃題鄴城門云:“大事解散蠶欲遽。請且歸，赴時務。昔以義來，今以義去。若復有急更相語。”穎知不可留，因遣之，百姓乃安。及冏敗，穎懸執朝政，事無巨細，皆就鄴諮之。後張昌擾亂荆土，穎拜表南征，所在響赴。既恃功驕奢，百度弛廢，甚於冏時。

齊王司馬冏驕縱奢侈傲慢無禮，司馬穎便成了衆望所歸的人物。詔令派遣侍中馮蓀、中書令卞粹通知司馬穎入朝輔佐朝政，并讓他接受九錫殊禮。司馬穎仍是辭讓不受。不久又加授太子太保。司馬穎特别親寵的人孟玖不想返回洛陽，加上程太妃愛戀鄴都，因此議論未定。招募來參與起事的將士滯留的時間已經很長了，都埋怨長時間離别家鄉親人而想要回家，有的人將要離去，就在鄴都城門上題寫道:“大事完畢養蠶要緊，請讓我先回去，趕上農時。從前因大義而來，現在也因爲大義離去。如再有什麽急難事就再説一聲。”司馬穎知道不可再挽留，就遣散了他們，百姓於是安定。等到司馬冏失敗，司馬穎在鄴都遠遠掌控朝政，朝廷的事不論大小，都前往鄴都問他。後來張昌擾亂荆州地區，司馬穎上表章要求南征，所到之處人們都響應前往。待到他仗恃功高而驕縱奢侈時，大小制度都被廢弛，比司馬冏時更厲害。

穎方恣其欲，而憚長沙王乂在内，遂與河間王顒表請誅后父羊玄之、左將軍皇甫商等，檄乂使就第。乃與顒將張方伐京都，以平原内史陸機爲前鋒都督、前將軍、假節。穎次朝歌，每夜矛戟有光若火，其壘井中皆有龍象。進軍屯河南，阻清水爲壘，造浮橋以通河北，以大木函盛石，沈之以繫橋，名曰石鱉。陸機戰敗，死者甚衆，機又爲孟玖所譖，穎收機斬之，夷其三族，語在《機傳》。

司馬穎正當爲所欲爲時，却顧忌長沙王司馬乂在朝中，於是與河間王司馬顒上表請求誅殺皇后的父親羊玄之、左將軍皇甫商等人，傳送檄文讓司馬乂回歸其原來宅第閑居。便與司馬顒的部將張方進伐京都，以平原内史陸機爲前鋒都督、前將軍、假節。司馬穎駐扎在朝歌，每夜矛戟等兵器有亮光如火，其營壘的水井中都有真龍出現的徵象。進軍屯駐黄河以南，在清水設下營壘，造浮橋來通往黄河北岸，用大木箱裝上石頭，沉到水裏繫住浮橋，稱它爲石鱉。陸機戰敗，死的人很多，陸機又被孟玖所誣陷，司馬穎

於是進攻京城。時常山人王輿合衆萬餘，欲襲穎。會乂被執，其黨斬輿降。穎既入京師，復旋鎮于鄴，增封二十郡，拜丞相。河間王顒表穎宜爲儲副，遂廢太子覃，立穎爲皇太弟，丞相如故，制度一依魏武故事，乘輿服御皆遷于鄴。表罷宿衛兵屬相府，更以王官宿衛。僭侈日甚，有無君之心，委任孟玖等，大失衆望。

收捕陸機殺了他，誅滅其三族，這些事記在《陸機傳》中。於是進軍攻打京城。當時常山人王輿集合了一萬多人，想襲擊司馬穎。恰好遇到司馬乂被捕，他的同黨殺了王輿來歸降。司馬穎已進京師，却又回來鎮守鄴都，增封二十個郡作爲他的食邑，授爲丞相。河間王司馬顒上表稱司馬穎適宜當儲君，於是廢黜了太子司馬覃，册立司馬穎爲皇太弟，照舊擔任丞相，制度禮儀全都依照魏武帝曹操的先例辦，乘輿服御等都遷到鄴都。上表要求停派皇帝的宿衛部隊而轉屬丞相府，改換爲自己的部下入宫擔任宿衛。越位放縱的事越來越嚴重，很有不把皇帝放在眼裏的意思，重用孟玖等人，讓衆人大爲失望。

永興初，左衛將軍陳眕，殿中中郎逯苞、成輔及長沙故將上官巳等，奉大駕討穎，馳檄四方，赴者雲集。軍次安陽，衆十餘萬，鄴中震懼。穎欲走，其掾步熊有道術，曰：“勿動！南軍必敗。”穎會其衆問計，東安王繇乃曰：“天子親征，宜罷甲，縞素出迎請罪。”司馬王混、參軍崔曠勸穎距戰，穎從之，乃遣奮武將軍石超率衆五萬，次于蕩陰。眕二弟匡、規自鄴赴王師，云：“鄴中皆已離散。”由是不甚設備。超衆奄至，王師敗績，矢及乘輿，侍中嵇紹死於帝側，左右皆奔散，乃棄天子於藁中。超遂奉帝幸鄴。穎改元建武，害東安王繇，署置百官，殺生自己，立郊於鄴南。

永興初年，左衛將軍陳眕，殿中中郎逯苞、成輔及原長沙王部將上官巳等人，跟隨皇帝討伐司馬穎，向天下四方飛馳傳布檄文，奔赴響應者如同風雲會集。軍隊臨時屯駐在安陽，兵衆十多萬人，鄴地震驚恐懼。司馬穎想出逃，他的掾屬步熊宣稱有道術，説：“别動！南軍必定失敗。”司馬穎會集衆官來詢問計策，東安王司馬繇説：“天子御駕親征，最好停止用兵抵抗，可身着孝服出城迎接請罪。”司馬王混、參軍崔曠勸司馬穎拒敵應戰，司馬穎聽從了他們，便派遣奮武將軍石超率兵五萬，在蕩陰駐扎。陳眕的兩個弟弟陳匡、陳規從鄴都奔往天子大軍中，説：“鄴都中的人都已離散。”因此没有嚴密設防守備。石超率軍突然殺來，天子大軍潰敗，箭矢都飛到了皇帝的乘輿上，侍中嵇紹死在皇帝身邊，左右的人都奔跑逃散，竟然把天子扔在野蒿叢中不管。石超便奉迎皇帝到鄴都。司馬穎改年號爲建武，殺害了東安王司馬繇，設置安排百官，掌握生殺大權，在鄴城南設立了郊廟。

安北將軍王浚、寧北將軍東嬴公騰殺穎所置幽州刺史和演，穎徵浚，浚屯冀州不進，與騰及烏丸羯朱襲穎。候騎至鄴，穎遣幽州刺史王斌及石超、李毅等距浚，爲羯朱等所敗。鄴中大震，百僚奔走，士卒分散。穎懼，將帳下數十騎，擁天子，與中書

安北將軍王浚、寧北將軍東嬴公司馬騰殺了司馬穎所安置的幽州刺史和演，司馬穎召王浚，王浚屯兵在冀州而不進軍，與司馬騰及烏丸羯朱攻襲司馬穎。巡邏偵察的騎兵到鄴都報告，司馬穎派遣幽州刺史王斌和石超、李毅等抵抗王浚，被羯朱等打敗。鄴中大爲震動，百官奔逃，士卒散亂。司馬穎恐懼，率領部下幾十名騎兵，

監盧志單車而走，五日至洛。羯朱追至朝歌，不及而還。河間王顒遣張方率甲卒二萬救穎，至洛，方乃挾帝，擁穎及豫章王并高光、盧志等歸于長安。顒廢穎歸藩，以豫章王爲皇太弟。

簇擁着天子，與中書監盧志駕御一輛車逃跑，五天後纔趕到洛陽。羯朱追趕到朝歌，没有追上而回。河間王司馬顒派遣張方率領披甲軍兵兩萬來援救司馬穎，到了洛陽，張方挾持皇帝，護衛司馬穎及豫章王和高光、盧志等回到長安。司馬顒廢黜司馬穎的皇太弟之位讓他回到自己的藩國去，立豫章王爲皇太弟。

穎既廢，河北思之，鄴中故將公師藩、汲桑等起兵以迎穎，衆情翕然。顒復拜穎鎮軍大將軍、都督河北諸軍事，給兵千人，鎮鄴。穎至洛，而東海王越率衆迎大駕，所在鋒起。穎以北方盛强，懼不可進，自洛陽奔關中。值大駕還洛，穎自華陰趨武關，出新野。帝詔鎮南將軍劉弘、南中郎將劉陶收捕穎，於是棄母妻，單車與二子廬江王普、中都王廓渡河赴朝歌，收合故將士數百人，欲就公師藩。頓丘太守馮嵩執穎及普、廓送鄴，范陽王虓幽之，而無他意。屬虓暴薨，虓長史劉輿見穎爲鄴都所服，慮爲後患，秘不發喪，僞令人爲臺使，稱詔夜賜穎死。穎謂守者田徽曰："范陽王亡乎?"徽曰："不知。"穎曰："卿年幾?"徽曰："五十。"穎曰："知天命不?"徽曰："不知。"穎曰："我死之後，天下安乎不安乎?我自放逐，於今三年，身體手足不見洗沐，取數斗湯來!"其二子號泣，穎敕人將去。乃散髮東首卧，命徽縊之，時年二十八。二子亦死。鄴中哀之。

司馬穎既已被廢黜，黄河以北的人們思念他，鄴都中原先的將領公師藩、汲桑等起兵迎接司馬穎，群情振奮。司馬顒又授司馬穎爲鎮軍大將軍、都督河北諸軍事，配給兵士一千人，鎮守鄴都。司馬穎到洛陽，而東海王司馬越率領衆軍來迎接皇帝，所到之處勢不可擋。司馬穎認爲北方兵力强盛，畏懼而不敢前進，就從洛陽奔逃往關中。正趕上皇帝還歸洛陽，司馬穎從華陰奔向武關，逃出新野。皇帝詔令鎮南將軍劉弘、南中郎將劉陶收捕司馬穎，於是抛棄了母親妻子，駕着一輛車與兩個兒子廬江王司馬普、中都王司馬廓渡過黄河奔赴朝歌，收集聚合原來的部下將士幾百人，想去投奔公師藩。頓丘太守馮嵩抓住了司馬穎及司馬普、司馬廓押送到鄴，范陽王司馬虓囚禁了他們，但没有别的意圖。接着司馬虓暴死，司馬虓的長史劉輿知道司馬穎被鄴都的人所敬服，憂慮到可能成爲後患，就保守秘密而不發喪，讓人假扮爲朝廷使臣，假稱詔命當夜將司馬穎賜死。司馬穎對看守他的田徽説："是不是范陽王死了?"田徽答道："不知道。"司馬穎説："你年紀多大了?"田徽説："五十歲。"司馬穎問："你知天命否?"田徽答："不知。"司馬穎説："我死以後，天下是安定呢還是不安定呢?我自從被放逐以來，至今三年了，身體手足没有洗沐過，請取幾斗熱水來!"他的兩個兒子哭號流淚，司馬穎叫人帶他們離開。就披散頭髮朝東而卧，叫田徽縊死他，死時年僅二十八歲。兩個兒子也被處死。鄴都中的人哀悼他。

穎之敗也，官屬并奔散，惟盧志隨從不怠，論者稱之。其後汲桑害東嬴公騰，稱爲穎報仇，遂出穎棺，載之於軍中，每事啓靈，以行軍令。

司馬穎失敗後，他的下屬官吏都奔逃四散，惟獨盧志隨從左右而不懈怠，議論的人都稱贊他。此後汲桑殺害東嬴公司馬騰，自稱是爲司馬穎報仇，於是起出司馬穎的棺材，用車載着隨

桑敗，棄棺於故井中。穎故臣收之，改葬於洛陽，懷帝加以縣王禮。

行於軍中，經常請示亡靈，以此來施行軍令。汲桑失敗，把棺材扔到一口舊井中。司馬穎原來的臣屬又收拾起棺材，改葬到洛陽，懷帝加賜以縣王之禮安葬。

穎死後數年，開封間有傳穎子年十餘歲，流離百姓家，東海王越遣人殺之。永嘉中，立東萊王蕤子遵爲穎嗣，封華容縣王。後没於賊，國除。

司馬穎死後幾年，開封傳言説司馬穎還有一個十幾歲的兒子，流離失散在民間，東海王司馬越派人去殺了他。永嘉年間，册立東萊王司馬蕤的兒子司馬遵爲司馬穎的繼嗣，封爲華容縣王。後來被盗賊殺死，封國被廢除。

河間王司馬顒

河間王顒字文載，安平獻王孚孫，太原烈王瓌之子也。初襲父爵，咸寧二年就國。三年，改封河間。少有清名，輕財愛士。與諸王俱來朝，武帝嘆顒可以爲諸國儀表。元康初，爲北中郎將，監鄴城。九年，代梁王肜爲平西將軍，鎮關中。石函之制，非親親不得都督關中，顒於諸王爲疏，特以賢舉。

河間王司馬顒字文載，是安平獻王司馬孚的孫子，太原烈王司馬瓌的兒子。起初繼承其父封爵，咸寧二年前往封國。咸寧三年，改封河間王。少年時有好名聲，看輕錢財厚待賢士。與各藩王來朝見時，武帝贊嘆司馬顒可以作爲各藩國的表率。元康初年，爲北中郎將，監鄴城。元康九年，代梁王司馬肜爲平西將軍，鎮守關中。按照石匣中藏的文書規定，不是特别親近的皇族之人不能統率關中，司馬顒在各藩王中屬於比較疏遠的人，因其賢能而特殊任用。

及趙王倫篡位，齊王冏謀討之。前安西參軍夏侯奭自稱侍御史，在始平合衆，得數千人，以應冏，遣信要顒。顒遣主簿房陽、河間國人張方討擒奭，及其黨十數人，於長安市腰斬之。及冏檄至，顒執冏使，送之於倫。倫徵兵於顒，顒遣方率關右健將赴之。方至華陰，顒聞二王兵盛，乃加長史李含龍驤將軍，領督護席薳等追方軍廻，以應二王。義兵至潼關，而倫、秀已誅，天子反正，含、方各率衆還。及冏論功，雖怒顒初不同，而終能濟義，進位侍中、太尉，加三賜之禮。

待到趙王司馬倫篡位時，齊王司馬冏謀劃討伐他。原先的安西參軍夏侯奭自稱爲侍御史，在始平聚合兵衆，招得幾千人，來響應司馬冏，又派信使來邀請司馬顒起兵。司馬顒派遣主簿房陽、河間國人張方討伐并擒獲了夏侯奭，還有他的同黨十幾人，在長安鬧市上腰斬了他們。等到司馬冏的檄文傳到，司馬顒收捕了司馬冏的使者，把他送給司馬倫。司馬倫向司馬顒徵調兵將，司馬顒派張方率領關右强將前往。張方到華陰，司馬顒聽説二王兵力强盛，便加授長史李含爲龍驤將軍，兼督護席薳等人追回張方的部隊，以此來響應二王。義兵到達潼關，而司馬倫、孫秀等已經被殺，天子已返歸帝位，李含、張方分别率兵回來。等到司馬冏論定功勞時，雖然對司馬顒初時和自己不同心很氣忿，但念及他最終能扶助大事，升任他爲侍中、太尉，加三賜之禮。

後含爲翊軍校尉，與冏參軍皇甫商、司馬趙驤等有憾，遂奔顒，詭稱受密詔伐冏，因説利害。顒納之，便

後來李含任翊軍校尉，與司馬冏的參軍皇甫商、司馬趙驤等人有怨恨，於是投奔司馬顒，假稱接受皇帝密詔討伐司馬冏，陳説其利害關係。

發兵，遣使邀成都王穎。以含爲都督，率諸軍屯陰盤，前鋒次于新安，去洛百二十里。檄長沙王乂討冏。及冏敗，顒以含爲河南尹，使與馮蓀、卞粹等潛圖害乂。商知含前矯妄及與顒陰謀，具以告乂。乂乃誅含等。顒聞含死，即起兵以討商爲名，使張方爲都督，領精卒七萬向洛。方攻商，商距戰而潰，方遂進攻西明門。乂率中軍左右衛擊之，方衆大敗，死者五千餘人。方初於騋水橋西爲營，於是築壘數重，外引廪穀，以足軍資。乂復從天子出攻方，戰輒不利。及乂死，方還長安。詔以顒爲太宰、大都督、雍州牧。顒廢皇太子覃，立成都王穎爲太弟，改年，大赦。

司馬顒接受他的意見，立即發兵，派人邀請成都王司馬穎共同舉事。任用李含爲都督，率領各軍駐屯在陰盤，先頭部隊駐扎在新安，距離洛陽有一百二十里。傳送檄文給長沙王司馬乂征討司馬冏。待到司馬冏失敗，司馬顒任用李含爲河南尹，叫他與馮蓀、卞粹等暗中策劃殺害司馬乂。皇甫商知道李含此前僞造詔書并與司馬顒圖謀不軌，全都把知道的情況告訴了司馬乂。司馬乂便殺了李含等人。司馬顒聽説李含被殺死，立即以討伐皇甫商爲名起兵，派張方任都督，率領精鋭兵士七萬人向洛陽進軍。張方攻打皇甫商，皇甫商先抵抗而後潰敗，張方便進兵攻打西明門。司馬乂率領中軍左右衛迎擊張方，張方衆兵大敗，死了五千多人。張方最初在騋水橋西設立軍營，在那裏修築數重壁壘，從外地引進軍糧，以備足軍需。司馬乂又跟從天子出城攻打張方，作戰不利。等到司馬乂死，張方返回長安。下詔任命司馬顒爲太宰、大都督、雍州牧。司馬顒廢掉皇太子司馬覃，封立成都王司馬穎爲皇太弟，更改年號，大赦天下。

左衛將軍陳眕奉天子伐穎，顒又遣方率兵二萬救鄴。天子已幸鄴。方屯兵洛陽。及王浚等伐穎，穎挾天子歸洛陽。方將兵入殿中，逼帝幸其壘，掠府庫，將焚宫廟以絶衆心。盧志諫，乃止。方又逼天子幸長安。顒乃選置百官，改秦州爲定州。及東海王越起兵徐州，西迎大駕，關中大懼，方謂顒曰："方所領猶有十餘萬衆，奉送大駕還洛宫，使成都王反鄴，公自留鎮關中，方北討博陵。如此，天下可小安，無復舉手者。"顒慮事大難濟，不許。乃假劉喬節，進位鎮東大將軍，遣成都王穎總統樓褒、王闡等諸軍，據河橋以距越。王浚遣督護劉根，將三百騎至河上。闡出戰，爲根所殺。穎頓軍張方故壘，范陽王虓遣鮮卑騎與平昌、博陵衆襲河橋，樓褒西走，追騎至新安，道

左衛將軍陳眕跟隨天子討伐司馬穎，司馬顒又派張方率領兩萬士兵援救鄴。天子已到鄴都。張方在洛陽屯兵。等到王浚征伐司馬穎時，司馬穎挾持天子返回洛陽。張方率兵進入宫殿中，逼迫皇帝到他的軍營，搶掠府庫財物，打算焚燒宫殿太廟來使衆人心中絶望。盧志勸説他，纔作罷。張方又逼迫天子到長安。司馬顒於是挑選安排衆官，改秦州爲定州。待東海王司馬越在徐州起兵，到西邊迎接皇帝時，關中人們大爲恐懼，張方對司馬顒説："我所率領的還有十多萬兵卒，就奉送天子回到洛陽宫中，讓成都王返回鄴都，你自己留下鎮守關中，我向北攻打博陵。這樣，天下可以稍安定，不再有伸手的人。"司馬顒考慮事大難成，不同意。於是借給劉喬兵符，升任鎮東大將軍，派遣成都王司馬穎統率樓褒、王闡等各軍，據守河橋來抵禦司馬越。王浚派督護劉根，率領三百名騎兵來到黄河邊上。王闡出戰，被劉根所殺。司馬穎在張方以前的營壘中屯軍，范陽王司馬虓派鮮卑騎兵與平昌、

路死者不可勝數。

博陵兩地兵衆襲擊河橋，樓褒向西逃跑，追趕的騎兵到達新安，路上死的人數不勝數。

初，越以張方劫遷車駕，天下怨憤，唱義與山東諸侯剋期奉迎，先遣說顒，令送帝還都，與顒分陝而居。顒欲從之，而方不同。及東軍大捷，成都等敗，顒乃令方親信將郅輔夜斬方，送首以示東軍。尋變計，更遣刁默守潼關，乃咎輔殺方，又斬輔。顒先遣將呂朗等據滎陽，范陽王虓司馬劉琨以方首示朗，於是朗降。時東軍既盛，破刁默以入關，顒懼，又遣馬瞻、郭偉於霸水禦之，瞻等戰敗散走。顒乘單馬，逃于太白山。東軍入長安，大駕旋，以太弟太保梁柳爲鎮西將軍，守關中。馬瞻等出詣柳，因共殺柳於城內。瞻等與始平太守梁邁合從，迎顒於南山。顒初不肯入府，長安令蘇衆、記室督朱永勸顒表稱柳病卒，輒知方事。弘農太守裴廙、秦國内史賈龕、安定太守賈疋等起義討顒，斬馬瞻、梁邁等。東海王越遣督護麋晃率國兵伐顒。至鄭，顒將牽秀距晃，晃斬秀，并其二子。義軍據有關中，顒保城而已。

當初，司馬越因爲張方劫持遷移皇帝，天下人埋怨氣憤，首先主張起事并和山東各諸侯限定日期奉迎皇帝歸來，首先派人去勸說司馬顒，叫他送皇帝回到京都，與司馬顒劃分陝地而治。司馬顒想聽從他的建議，但張方不同意。等到東邊的軍隊取得大捷，成都王等人失敗，司馬顒纔下令張方的親信將領郅輔夜裏斬了張方，送其首級給東來的部隊。不久又變卦，改派刁默守衛潼關，却歸罪郅輔殺了張方，又斬了郅輔。司馬顒的先遣部隊將領呂朗等據守滎陽，范陽王司馬虓的司馬劉琨拿張方的首級給呂朗看，於是呂朗投降。當時東邊的軍隊已很强大，打敗刁默入關，司馬顒畏懼，又派馬瞻、郭偉在霸水抵抗他們，馬瞻等戰敗逃跑。司馬顒乘着單馬車，逃到太白山。東邊的軍隊進入長安，皇帝返回，以皇太弟的太保梁柳任鎮西將軍，鎮守關中。馬瞻等出來到梁柳那裏去，趁機就在城内一起殺了梁柳。馬瞻等與始平太守梁邁聯合，到南山迎請司馬顒。司馬顒開始不肯入府，長安令蘇衆、記室督朱永勸司馬顒上表謊稱梁柳病死，朝中就知道了有關張方的情況。弘農太守裴廙、秦國内史賈龕、安定太守賈疋等人發義兵征討司馬顒，斬了馬瞻、梁邁等人。東海王司馬越派遣督護麋晃率領本封國的部隊討伐司馬顒。到了鄭地，司馬顒的將領牽秀抵抗麋晃，麋晃斬了牽秀，并殺了他的兩個兒子。義軍占據了關中，司馬顒僅保守孤城罷了。

永嘉初，詔書以顒爲司徒，乃就徵。南陽王模遣將梁臣於新安雍谷車上扼殺之，并其三子。詔以彭城元王植子融爲顒嗣，改封樂成縣王。薨，無子。建興中，元帝又以彭城康王釋子欽爲融嗣。

永嘉初年，詔令任司馬顒爲司徒，於是接受徵召赴任。南陽王司馬模派遣將軍梁臣到新安的雍谷在車上扼殺了他，并殺死他的三個兒子。下詔用彭城元王司馬植的兒子司馬融作爲司馬顒的繼嗣，改封爲樂成縣王。司馬融去世，没有兒子。建興年間，元帝又用彭城康王司馬釋的兒子司馬欽作爲司馬融的繼嗣。

東海王司馬越

東海孝獻王越字元超，高密王泰之次子也。少有令名，謙虚持布衣

東海孝獻王司馬越字元超，是高密王司馬泰的次子。年少時就有美名，爲人謙虚而有平民

之操，爲中外所宗。初以世子爲騎都尉，與駙馬都尉楊邈及琅邪王伷子繇俱侍講東宫，拜散騎侍郎，歷左衛將軍，加侍中。討楊駿有功，封五千户侯。遷散騎常侍、輔國將軍、尚書右僕射，領游擊將軍。復爲侍中，加奉車都尉，給温信五十人，别封東海王，食六縣。永康初，爲中書令，徙侍中，遷司空，領中書監。

成都王穎攻長沙王乂，乂固守洛陽，殿中諸將及三部司馬疲於戰守，密與左衛將軍朱默夜收乂别省，逼越爲主，啓惠帝免乂官。事定，越稱疾遜位。帝不許，加守尚書令。太安初，帝北征鄴，以越爲大都督。六軍敗，越奔下邳，徐州都督、東平王楙不納，越徑還東海。成都王穎以越兄弟宗室之美，下寬令招之，越不應命。帝西幸，以越爲太傅，與太宰顒夾輔朝政，讓不受。東海中尉劉洽勸越發兵以備穎，越以洽爲左司馬，尚書曹馥爲軍司。既起兵，楙懼，乃以州與越。越以司空領徐州都督，以楙領兖州刺史。越三弟并據方任征伐，輒選刺史守相，朝士多赴越。而河間王顒挾天子，發詔罷越等，皆令就國。越唱義奉迎大駕，還復舊都，率甲卒三萬，西次蕭縣。豫州刺史劉喬不受越命，遣子祐距之，越軍敗。范陽王虓遣督護田徽以突騎八百迎越，遇祐於譙，祐衆潰，越進屯陽武。山東兵盛，關中大懼，顒斬送張方首求和，尋變計距越。越率諸侯及鮮卑許扶歷、駒次宿歸等步騎迎惠帝反洛陽。詔越以太傅録尚書，以下邳、濟陽二郡增封。

的品德，被朝野所尊敬。起初憑着世子的身份爲騎都尉，與駙馬都尉楊邈及琅邪王司馬伷的兒子司馬繇一同在東宫侍奉講學，授散騎侍郎，歷任左衛將軍，加授侍中。討伐楊駿有功，賜封爲五千户侯。升任散騎常侍、輔國將軍、尚書右僕射，領游擊將軍。又任侍中，加授奉車都尉，配給侍從人員五十人，别封東海王，食邑六縣。永康初年，任中書令，調任侍中，改任司空，兼領中書監。

成都王司馬穎進攻長沙王司馬乂，司馬乂固守洛陽，殿中各將和三部司馬爲作戰防守疲於奔命，就秘密與左衛將軍朱默夜裏收捕司馬乂押送到另一臺省，逼迫司馬越牽頭，啓奏惠帝罷免司馬乂的官職。事情平定後，司馬越稱病讓位。皇帝不答應，加授守尚書令。太安初年，皇帝北征鄴都，任用司馬越爲大都督。六軍大敗，司馬越奔逃到下邳，徐州都督、東平王司馬楙不予收納，司馬越徑直回東海。成都王司馬穎認爲司馬越兄弟都是皇族宗室中的優秀人物，發布赦令召他前往，司馬越没有接受命令。皇帝西去，任用司馬越爲太傅，與太宰司馬顒兩人共同輔佐朝政，辭讓没有接受。東海中尉劉洽勸司馬越出兵防備司馬穎，司馬越任用劉洽爲左司馬，尚書曹馥爲軍司。已經起兵，司馬楙畏懼，於是把徐州交給了司馬越。司馬越以司空的身份領徐州都督，任用司馬楙領兖州刺史。司馬越的三個弟弟都擔負一方重任而從軍征戰，動輒選任刺史守相，朝中人士很多都投奔司馬越。但河間王司馬顒挾持天子，發布詔命罷免司馬越等人的官職，命令他們都回本封國去。司馬越首倡去奉迎皇上，迎接皇帝返回舊都，率領帶甲士兵三萬人，向西行進駐扎在蕭縣。豫州刺史劉喬不接受司馬越的命令，派他的兒子劉祐抵禦他，司馬越的軍隊大敗。范陽王司馬虓派遣督護田徽用突擊騎兵八百人迎接司馬越，在譙地與劉祐遭遇，劉祐的兵衆潰敗，司馬越進軍屯駐陽武。山東方面的兵力强盛，關中方面大爲恐懼，司馬顒斬了張方并送他的首級來求和，不久又變卦而抵抗司馬越。司馬越率領各諸侯及鮮卑許扶歷、駒次

宿歸等步兵騎兵迎請惠帝返回洛陽。下詔司馬越以太傅的身份任録尚書事，將下邳、濟陽作爲其增加的封地。

及懷帝即位，委政於越。吏部郎周穆，清河王覃舅，越之姑子也，與其妹夫諸葛玫共説越曰："主上之爲太弟，張方意也。清河王本太子，爲群凶所廢。先帝暴崩，多疑東宫。公盍思伊霍之舉，以寧社稷乎？"言未卒，越曰："此豈宜言邪！"遂叱左右斬之。以玫、穆世家，罪止其身，因此表除三族之法。帝始親萬機，留心庶事，越不悦，求出藩，帝不許。越遂出鎮許昌。

等到懷帝即位，把朝政都托付給了司馬越。吏部郎周穆，是清河王司馬覃的舅舅，司馬越姑姑的兒子，與其妹夫諸葛玫一同勸説司馬越道："主上之爲皇太弟，這是張方的意思。清河王本來是皇太子，被那些凶惡之人所廢黜。先帝突然去世，很多人猜疑太子。你爲何不想想伊尹、霍光的做法，來使國家安寧呢？"話未説完，司馬越説："這話難道該説麽！"於是喝令左右的人斬了他們。由於諸葛玫、周穆都是世代貴族，僅加罪他們自身，因此上表奏請免除滅三族之法。皇帝開始親理機要大政，并關心各種日常事務，司馬越不高興，要求出京到封國去，皇帝不同意。司馬越便出京鎮守許昌。

永嘉初，自許昌率苟晞及冀州刺史丁劭討汲桑，破之。越還于許，長史潘滔説之曰："兖州天下樞要，公宜自牧。"及轉苟晞爲青州刺史，由是與晞有隙。

永嘉初年，從許昌率領苟晞及冀州刺史丁劭討伐汲桑，打敗了他。司馬越返回許昌，長史潘滔勸説他道："兖州是天下的要害之地，你應該自己任州牧。"於是改任苟晞爲青州刺史，從此又和苟晞有矛盾隔閡。

尋詔越爲丞相，領兖州牧，督兖、豫、司、冀、幽、并六州。越辭丞相不受，自許遷于鄄城。越恐清河王覃終爲儲副，矯詔收付金墉城，尋害之。

不久降詔任司馬越爲丞相，領兖州牧，督管兖、豫、司、冀、幽、并六州。司馬越辭讓丞相之位不接受，從許昌遷移到鄄城。司馬越擔心清河王司馬覃最終要做太子，假傳詔令收捕他交付金墉城囚禁，不久殺了他。

王彌入許，越遣左司馬王斌率甲士五千人入衛京都。鄄城自壞，越惡之，移屯濮陽，又遷于滎陽。召田甄等六率，甄不受命，越遣監軍劉望討甄。初，東嬴公騰之鎮鄴也，携并州將田甄、甄弟蘭、任祉、祁濟、李惲、薄盛等部衆萬餘人至鄴，遣就穀冀州，號爲乞活。及騰敗，甄等邀破汲桑於赤橋，越以甄爲汲郡，蘭爲鉅鹿太守。甄求魏郡，越不許，甄怒，故召不至。望既渡河，甄退。李惲、薄盛斬田蘭，率其衆降，甄、祉、濟棄軍奔上黨。

王彌進入許昌，司馬越派遣左司馬王斌率領帶甲兵士五千人進入京都護衛。鄄城城墻無故自己倒塌，司馬越厭惡此事，轉移駐屯濮陽，再遷到滎陽。召田甄等六將，田甄不接受命令，司馬越派監軍劉望討伐田甄。起初，東嬴公司馬騰鎮守鄴城時，帶領并州將領田甄、田甄的弟弟田蘭、任祉、祁濟、李惲、薄盛等部下兵衆一萬多人到鄴，讓他們就地向冀州索要軍糧，稱爲找有糧之地求生。待到司馬騰失敗，田甄等在赤橋邀擊打敗了汲桑，司馬越任用田甄治理汲郡，田蘭爲鉅鹿太守。田甄要求改任魏郡，司馬越不答應，田甄生氣，所以召他不來。劉望已渡過黄河，田甄撤退。李惲、薄盛斬了田蘭，率領他的

部衆投降，田甄、任祉、祁濟丟下部隊逃奔上黨。

越自滎陽還洛陽，以太學爲府。疑朝臣貳己，乃誣帝舅王延等爲亂，遣王景率甲士三千人入宮收延等，付廷尉殺之。越解兗州牧，領司徒。越既與苟晞構怨，又以頃興事多由殿省，乃奏宿衛有侯爵者皆罷之。時殿中武官并封侯，由是出者略盡，皆泣涕而去。乃以東海國上軍將軍何倫爲右衛將軍，王景爲左衛將軍，領國兵數百人宿衛。

司馬越從滎陽返回洛陽，占用太學作爲自己的官府。懷疑朝廷中的大臣背叛自己，便誣衊皇帝的舅舅王延等人作亂，派王景率領三千名帶甲兵士進入皇宮收捕王延等人，交付廷尉殺了他們。司馬越辭了兗州牧之職，領司徒。司馬越既與苟晞造成了恩怨矛盾，又認爲不久前出事多來自宮中尚書省中，於是表奏在宮中值宿警衛的人凡有侯爵的全都罷免他們。當時殿中的武官一并封侯，因此幾乎都被驅遣出宮，都流着眼淚離去。用東海國上軍將軍何倫任右衛將軍，王景任左衛將軍，率領本封國的士兵幾百人值宿警衛。

越自誅王延等，大失衆望，而多有猜嫌。散騎侍郎高韜有憂國之言，越誣以訕謗時政害之，而不自安。乃戎服入見，請討石勒，且鎮集兗豫以援京師。帝曰："今逆虜侵逼郊畿，王室蠢蠢，莫有固心。朝廷社稷，倚賴於公，豈可遠出以孤根本！"對曰："臣今率衆邀賊，勢必滅之。賊滅則不逞消殄，已東諸州職貢流通。此所以宣暢國威，藩屏之宜也。若端坐京輦以失機會，則釁弊日滋，所憂逾重。"遂行。留妃裴氏，世子、鎮軍將軍毗，及龍驤將軍李惲并何倫等守衛京都。表以行臺隨軍，率甲士四萬東屯于項，王公卿士隨從者甚衆。詔加九錫。越乃羽檄四方曰"皇綱失御，社稷多難，孤以弱才，備當大任。自頃胡寇內逼，偏裨失利，帝鄉便爲戎州，冠帶奄成殊域，朝廷上下，以爲憂懼。皆由諸侯蹉跎，遂及此難。投袂忘履，討之已晚。人情奉本，莫不義奮。當須合會之衆，以俟戰守之備。宗廟主上，相賴匡救。檄至之日，便望風奮發，忠臣戰士效誠之秋也。"所徵皆不至。而苟晞又表討越，語在《晞傳》。越以豫州刺史

司馬越自從殺了王延等人，大失衆人所望，而且他多有猜疑之心。散騎侍郎高韜有爲國擔憂的言論，司馬越捏造説他誹謗時政而殺害他，但却也自感不安。於是穿着軍服入宮見駕，請求征討石勒，并調集兗州豫州將士以支援京都。皇帝説："如今逆虜已威脅到京都近郊，王室蠢蠢，莫有固心。朝廷國家，倚賴於你，怎可遠出而使朝廷的根基孤立危險呢！"回答道："臣下如今率衆兵攔截敵賊，勢必消滅他們。敵賊滅亡則爲非作歹之徒也跟着滅絶，東邊各州郡的進貢物資就得以暢通無阻。這是足可宣揚國威的事，是封國之臣所應當做的。如果端坐京城而喪失機會，那樣就禍患日益滋長蔓延，將要擔心的事更加嚴重。"於是離京出發。留下自己的王妃裴氏，世子、鎮軍將軍司馬毗，以及龍驤將軍李惲并何倫等人守衛京都。表奏請以行使朝政權力的行臺機關隨軍行動，率領帶甲將士四萬人東進駐屯於項，王公卿士隨行的人很多。下詔加賜九錫之禮。司馬越便向四方發送緊急檄文道："朝廷綱紀失去控制，國家多有患難，孤憑着微弱之才，擔當天下大任。自從不久前胡寇內侵，將佐作戰失利，帝都變成戰争之地，華夏之邦突然變成風俗殊異之域，朝廷上下，都憂慮恐懼。這都是由於諸侯虚度歲月，終於導致這樣的患難。揮起衣袖却忘了脚下的鞋，現在討伐敵人爲時已晚。但人心都尊奉國家的根本，没有誰不義憤填膺。應

馮嵩爲左司馬，自領豫州牧。

當聚集聯合重兵，以作攻戰防守的準備。宗廟皇上，都相賴幫助拯救。檄文到達之日，就立即奮勇發兵，這是忠誠戰士報效之時。”所徵召的部隊都没有來。而且苟晞又上表請求討伐司馬越，其言論載於本書《苟晞傳》中。司馬越任用豫州刺史馮嵩爲左司馬，自己領豫州牧。

越專擅威權，圖爲霸業，朝賢素望，選爲佐吏，名將勁卒，充于己府，不臣之迹，四海所知。而公私罄乏，所在寇亂，州郡携貳，上下崩離，禍結釁深，遂憂懼成疾。永嘉五年，薨于項。秘不發喪。以襄陽王範爲大將軍，統其衆。還葬東海。石勒追及於苦縣甯平城，將軍錢端出兵距勒，戰死，軍潰。勒命焚越柩曰：“此人亂天下，吾爲天下報之，故燒其骨以告天地。”於是數十萬衆，勒以騎圍而射之，相踐如山。王公士庶死者十餘萬。王彌弟璋焚其餘衆，并食之。天下歸罪於越。帝發詔貶越爲縣王。

司馬越獨自行使威權，企圖成就霸王大業，朝廷中的賢臣及素有名望的人士，都被他選任爲輔佐官吏，名將强兵，都被他用來充實本府，不忠於朝廷的迹象，四海之内人所共知。然而當時公私錢財空乏，到處寇賊騷擾，各州郡離心離德，上下分裂，禍患越積越深，司馬越憂慮恐懼成病。永嘉五年，在項城死去。隱瞞消息不發喪。用襄陽王司馬範任大將軍，統率其部隊。回到東海安葬。石勒追趕到苦縣甯平城，將軍錢端出兵抵擋石勒，戰死，軍隊潰散。石勒下令焚燒司馬越的靈柩説：“此人擾亂天下，我替天下人報復他，所以燒他的尸骨來告明天地。”於是幾十萬之衆，石勒用騎兵包圍他們并向他們射箭，互相踐踏踩死的堆積如山。王公士民死的有十多萬。王彌的弟弟王璋放火焚燒那些剩餘下來的人，并且拿他們來吃。天下人都把這事歸罪於司馬越。皇帝發布詔令貶降司馬越的封爵爲縣王。

何倫、李惲聞越之死，秘不發喪，奉妃裴氏及毗出自京邑，從者傾城，所經暴掠。至洧倉，又爲勒所敗，毗及宗室三十六王俱没于賊。李惲殺妻子奔廣宗，何倫走下邳。裴妃爲人所略，賣於吴氏，太興中，得渡江，欲招魂葬越。元帝詔有司詳議，博士傅純曰：“聖人制禮，以事緣情，設冢椁以藏形，而事之以凶；立廟祧以安神，而奉之以吉。送形而往，迎精而還。此墓廟之大分，形神之異制也。至於室廟寢廟祊祭非一處，所以廣求神之道，而獨不祭於墓，明非神之所處也。今亂形神之别，錯廟墓之宜，違禮制義，莫大於此。”於是下

何倫、李惲聽説司馬越已死，隱瞞消息不發喪，送王妃裴氏及司馬毗從京城離開，滿城的人都跟隨他們走，所經過的地方强行搶掠。到了洧倉，又被石勒打敗，司馬毗以及皇族中的三十六王全部被賊兵殺死。李惲殺了自己的妻子兒女投奔廣宗，何倫逃往下邳。裴妃被人劫走，賣給吴氏，太興年間，纔得以渡過長江，想招魂來殯葬司馬越。元帝詔令有關官員具體議論這事，博士傅純説：“聖人訂立禮制，是根據情由來做事，設置墳墓棺椁來收藏尸體，而把它當成凶事；建立宗廟來安置神靈，而把尊奉它當成吉事。把形體送出去，將精神迎回來。這是墓和廟的重大區别，是對待軀體和神靈的不同制度。至於室廟寢廟祭祀的不僅是一個地方，是用來擴大求神的途徑，而惟獨不祭祀於墳墓，是明白神靈并非在那

詔不許。裴妃不奉詔，遂葬越於廣陵。太興末，墓毁，改葬丹徒。

裏。現在打亂軀體和神靈的區别，錯誤地安排廟和墓各所應有的位置，對制度本義的違背，没有比這更嚴重的了。”於是下詔不同意。裴妃不奉詔令，葬司馬越於廣陵。太興末年，墳墓被毁壞，改葬於丹徒。

初，元帝鎮建鄴，裴妃之意也，帝深德之，數幸其第，以第三子冲奉越後。薨，無子，成帝以少子奕繼之。哀帝徙奕爲琅邪王，而東海無嗣。隆安初，安帝更以會稽忠王次子彦璋爲東海王，繼冲爲曾孫。爲桓玄所害，國除。

當初，元帝到建鄴鎮守，是裴妃的意思，皇帝深爲感激她，多次駕幸她家，把第三個兒子司馬冲奉立爲司馬越的繼嗣。司馬冲死，没有兒子，成帝用他的小兒子司馬奕作爲司馬冲的繼嗣。哀帝改封司馬奕爲琅邪王，這樣東海王就没有了繼嗣。隆安初年，安帝改由會稽忠王的次子司馬彦璋作爲東海王，繼承司馬冲作爲他的曾孫。司馬彦璋被桓玄所殺害，封國被廢除。

史臣曰：昔高辛撫運，釁起參商；宗周嗣曆，禍纏管蔡。詳觀曩册，遂聽前古，亂臣賊子，昭鑒在焉。有晋鬱興，載崇藩翰，分茅錫瑞，道光恒典；儀台飾袞，禮備彝章。汝南以純和之姿，失於無斷；楚隱習果鋭之性，遂成凶狠。或位居朝右，或職參近禁，俱爲女子所詐，相次受誅，雖曰自貽，良可哀也！倫實庸瑣，見欺孫秀，潜構異圖，煽成奸慝。乃使元良遘怨酷，上宰陷誅夷，乾耀以之暂傾，皇綱於焉中圮。遂裂冠毁冕，幸百六之會；綰璽揚纛，窺九五之尊。夫神器焉可偷安，鴻名豈容妄假！而欲托兹淫祀，享彼天年，凶暗之極，未之有也。冏名父之子，唱義勤王，摧僞業於既成，拯皇輿於已墜，策勛考績，良足可稱。然而臨禍忘憂，逞心縱欲，曾不知樂不可極，盈難久持，笑古人之未工，忘己事之已拙。向若采王豹之奇策，納孫惠之嘉謀，高謝袞章，永表東海，雖古之伊霍，何以加焉！長沙材力絶人，忠概邁俗，投弓掖門，落落標壯夫之氣；馳車魏闕，懍懍懷烈士之

史臣曰：從前高辛掌握大運時，患難起自二子隔閡成參商兩星；宗周繼承天運，災禍是由於管叔蔡叔而糾纏不休。仔細閲覽從前的書册，遠遠傾聽古人的聲音，亂臣賊子，明鏡在此。有晋勃興，尊崇藩衛之臣，分授茅土各賜瑞玉，其道義光照典制；公卿大臣朝服整齊，其禮制備盡法度正常。汝南王有着純和的風姿，其過失却在於不能果斷；楚隱慣有果敢勇鋭的性格，却成爲凶狠殘暴之人。有的官居朝廷重臣，有的任職於左右禁宫，都被女人所欺騙，接連被誅殺，雖説是自找，其實也可悲！司馬倫實在平庸猥瑣，被孫秀蒙騙，暗地裏結下陰謀，煽動成了奸凶。於是使得太子遭陷害，大臣被誅滅，紅日因此而暫時西斜，朝綱因此而中斷毁壞。終於撕裂皇冠毁壞帝冕，僥幸於百六陽九厄運之會；捲起玉璽揚出纛旗，窺探偷竊天子的九五至尊。帝位怎可偷安，皇威豈容妄借！却想依靠胡亂祭祀，使他能享盡壽數，凶頑昏昧到了極點，從來没見過。司馬冏是有名父親的兒子，他首倡勤王，摧毁僞業於其既成之時，拯救皇駕於其已墜之際，論功考績，實可稱頌。然而禍患臨近而忘却憂慮，隨心縱欲，竟然不知歡樂不可極盡，滿盈難以持久，笑古人之不精到，忘己事之拙劣。假若采用王豹的奇計，接受孫惠的良謀，辭謝高官華服，永遠稱表於東海，即使是古時的伊尹霍光，又怎能

風。雖復陽九數屯，在三之情無奪。撫其遺節，終始可觀。穎既入總大權，出居重鎮，中臺藉以成務，東夏資其宅心，乃協契河間，共圖進取。而顒任李含之狙詐，杖張方之陵虐，遂使武閔喪元，長沙授首，逞其無君之志，矜其不義之强。鑾駕北巡，異乎有征無戰；乘輿西幸，非由望秩觀風。若火燎原，猶可撲滅，矧兹安忍，能無及乎！東海糾合同盟，創爲義舉，匡復之功未立，陵暴之釁已彰，罄彼車徒，固求出鎮。既而帝京寡弱，狡寇憑陵，遂令神器劫遷，宗社顛覆，數十萬衆并垂餌於豺狼，三十六王咸隕身於鋒刃。禍難之極，振古未聞。雖及焚如，猶爲幸也。自惠皇失政，難起蕭墻，骨肉相殘，黎元塗炭，胡塵驚而天地閉，戎兵接而宫廟隳，支屬肇其禍端，戎羯乘其間隙，悲夫！《詩》所謂“誰生厲階，至今爲梗”，其八王之謂矣。

贊曰：亮總朝政，瑋懷職競。讒巧乘間，艷妻過聽。構怨連禍，遞遭非命。倫實下愚，敢竊龍圖，亂常奸位，遄及嚴誅。偉哉武閔！首創宏謨。德之不建，良可悲夫！長沙奉國，始終靡慝；功虧一簣，奄罹殘賊。章度勤王，效立名揚；合從關右，犯順争强，事窮勢蹙，俱爲亂亡。元超作輔，出征入撫，敗國喪師，無君震主。焚如之變，抑惟自取。

超過他呢！長沙王能力超人，忠節越俗，投弓於宫門，高超不凡而體現大丈夫的氣概；馳車於巍峨宫闕，堂堂威嚴而有壯烈之士的風采。雖然陽九運數艱難困頓，堅持敬父師君之義却不可剥奪。按其遺留下來的氣節，可見其一生始終。司馬穎既入朝總攬大權，外出擔任重鎮之職，尚書之位可用以成其大事，東國土地可賴以助其居心，於是協同河間，共同進取。而司馬顒任從李含施用狡詐，憑仗張方爲害，於是使武閔斷頭，長沙被殺，放任其目中無君的野心，炫耀其不仁不義的强霸。御駕北巡，不同於有征討而無戰事；皇輿西幸，不是爲了望祭或觀民風。若説是大火燎原，還可撲滅；但這樣安心於殘忍，能不惹禍麽！東海王糾合聯盟，首倡義舉，拯救朝廷之功未成，欺壓君王之罪已明，盡發車騎兵衆，强求外出鎮守。不久京城兵少力弱，强敵進逼，於是朝廷被劫持遷徙，宗廟被毁壞顛覆，幾十萬人一同成爲豹狼的美食，三十六王全都喪身於鋒刃。禍難之最，自古未聞。雖帶來了尸骨被焚燒的惡果，也仍算他幸運。自從惠帝喪失朝政，患難起於兄弟相殺，骨肉相殘，生靈塗炭，胡虜戰塵驚起而天地閉合，戎狄兵器交接而宫廟摧毁，宗室開始其禍端，外敵利用其仇殺，可悲啊！《詩經》所説的“誰起禍端，至今爲災”，指的就是八王。

贊曰：司馬亮總攬朝政，司馬瑋心懷争競。小人趁機，艷妻干政。結怨連禍，先後喪命。司馬倫確實庸碌，膽敢窺竊皇位，亂綱常而求帝位，很快被誅。偉大啊武閔！首創宏謀。德名未能成，真是可悲愍！長沙愛其國，始終不爲惡。功虧於一簣，冤死於凶賊。章度勤王，功名遠揚；聯合關右兵，作逆争勝强，事窮形勢迫，却因禍亂亡。元超爲宰輔，出將入相，敗國喪兵，目中無君震人主。烈火熊熊焚尸骨，最終咎由自取。

晋書卷六十

列傳第三十

解系

解系字少連，濟南著人也。父脩，魏琅邪太守、梁州刺史，考績爲天下第一。武帝受禪，封梁鄒侯。

系及二弟結、育并清身潔己，甚得聲譽。時荀勖門宗强盛，朝野畏憚之。勖諸子謂系等曰："我與卿爲友，應向我公拜。"勖又曰："我與尊先使君親厚。"系曰："不奉先君遺教。公若與先君厚，往日哀頓，當垂書問。親厚之誨，非所敢承。"勖父子大慚，當世壯之。後辟公府掾，歷中書黄門侍郎、散騎常侍、豫州刺史，遷尚書，出爲雍州刺史、揚烈將軍、西戎校尉、假節。

會氐羌叛，與征西將軍趙王倫討之。倫信用佞人孫秀，與系争軍事，更相表奏。朝廷知系守正不撓，而召倫還。系表殺秀以謝氐羌，不從。倫、秀譖之，系坐免官，以白衣還第，闔門自守。及張華、裴頠之被誅也，倫、秀以宿憾收系兄弟。梁王肜救系等，倫怒曰："我於水中見蟹且惡之，況此人兄弟輕我邪！此而可忍，孰不可忍！"肜苦争之不得，遂害之，并戮其妻子。

解系字少連，濟南著人。父親解脩，任魏琅邪太守、梁州刺史，官吏考核的成績爲全國第一。晋武帝受禪後，封解脩爲梁鄒侯。

解系和他的兩個弟弟解結、解育都修身自潔，享有聲譽。當時荀勖的宗族勢力强盛，朝廷與百姓都畏懼他們。荀勖的幾個兒子對解系兄弟説："我們和你們是朋友，你們應該向我們的父親行跪拜禮。"荀勖還説："我與你們的先父交情深厚。"解系説："未曾聽父親生前説過。你若與我父親深交，前時父親不幸去世，你應該傳來書信吊問。你所謂深交的説法，我們不敢接受。"荀勖父子十分慚愧，當時人們認爲解系兄弟有勇氣。解系後來被徵召爲公府掾，歷任中書黄門侍郎、散騎常侍、豫州刺史，升任尚書，出京任雍州刺史、揚烈將軍、西戎校尉、假節。

適逢氐羌叛亂，解系與征西將軍趙王司馬倫討伐叛軍。司馬倫寵信讒佞之人孫秀，同解系爲作戰事宜發生争執，争相上表呈奏。朝廷瞭解解系篤守正道不屈於奸邪，就召司馬倫回朝。解系上表請求殺掉孫秀來使氐羌退却，朝廷没有應允。司馬倫、孫秀詆毁解系，解系被陷罪免官，以平民的身份返回家中，關起門來潔身自好。張華、裴頠被殺之後，司馬倫、孫秀因爲往日的怨恨而拘捕了解系兄弟。梁王司馬肜解救了他們，司馬倫發怒道："我在水中見到螃蟹尚且咬牙切齒，何況解氏兄弟還輕視我呢！這件事如果能够容忍，什麽事不能容忍呢！"司馬肜苦苦争執没有成功，不久司馬倫便殺害了解氏兄弟，并且殺害了他們的妻室子女。

後齊王冏起義時，以裴、解爲冤首。倫、秀既誅，冏乃奏曰："臣聞興微繼絶，聖主之高政；貶惡嘉善，《春秋》之美談。是以武王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閭，誠幽明之故有以相通也。孫秀逆亂，滅佐命之國，誅骨鯁之臣，以斫喪王室，肆其虐戾，功臣之後，多見泯滅。至如張華、裴頠，各以見憚取誅於時，系、結同以羔羊被害，歐陽建等無罪而死，百姓憐之。陛下更日月之光照，布惟新之明命，然此等未蒙恩理。昔欒郤降在皂隸，而《春秋》傳其人；幽王絶功臣之後，棄賢者子孫，而詩人以爲刺。臣備忝右職，思竭股肱，獻納愚誠。若合聖意，可群官通議。"八坐議以"系等清公正直，爲奸邪所疾，無罪横戮，冤痛已甚。如大司馬所啓，彰明枉直，顯宣當否，使冤魂無愧無恨，爲恩大矣。"永寧二年，追贈光禄大夫，改葬，加吊祭焉。

後來齊王司馬冏起兵時，把裴頠、解系兄弟的事情作爲最大的冤案。殺掉司馬倫、孫秀之後，司馬冏就呈奏道："我聽説使衰微之家興旺絶滅者得以承續，是聖明君主的恩德之政；貶斥邪惡褒獎善良，是《春秋》中爲人稱道的佳話。因此周武王爲比干聚土爲墳而且植樹作爲標記；在商容家鄉對他加以表彰，確實是人靈、天地相通。孫秀叛逆作亂，滅絶了輔佐創業的封國，殺了正直的官員，來削弱傷耗王室，極力施展他的暴虐，功臣的後代，大多被誅滅。至於張華、裴頠，各因被惡人畏懼而在當時遭到殺害；解系、解結都因品德高潔而受到迫害；歐陽建等人無罪而死，百姓對這些人深感憐惜。陛下替代前王治理天下如日月光照，宣布了革新的命令，然而這類賢人未能承蒙恩澤。古代晉國的欒氏、郤氏地位下降至皂隸，但《春秋》中傳述了這兩個家族中的人；周幽王滅絶功臣的後代，遺棄賢者的子孫，而詩人把這些作爲譏刺的内容。我充數愧居重要的職位，考慮應竭盡股肱之力，進言獻上忠心。如果符合聖上的心意可以由各位官員議論。"朝廷的高官們議論這件事認爲："解系等人清廉爲公處事正直，被奸邪之人嫉恨，無罪而横遭殺戮，冤屈深重。如同大司馬陳述的那樣，表明冤枉，公開宣布判决不當，使含冤的靈魂不存冤恨，這樣，皇上就恩德浩蕩了。"永寧二年，追贈解系爲光禄大夫，改葬，加吊祭。

解結

結字叔連，少與系齊名。辟公府掾，累遷黄門侍郎，歷散騎常侍、豫州刺史、魏郡太守、御史中丞。

時孫秀亂關中，結在都，坐議秀罪應誅，秀由是致憾。及系被害，結亦同戮。女適裴氏，明日當嫁，而禍起，裴氏欲認活之，女曰："家既若此，我何活爲！"亦坐死。朝廷遂議革舊制，女不從坐，由結女始也。後贈結光禄大夫，改葬，加吊祭。

解結字叔連，年少時與解系齊名。徵用爲公府掾，多次升官任黄門侍郎，歷任散騎常侍、豫州刺史、魏郡太守、御史中丞。

當時孫秀在關中作亂，解結正在都城中，議論孫秀應該因罪而受誅，孫秀從此怨恨他。到解系被害時，解結也一同遭到殺戮。他的女兒要嫁給裴氏，第二天即將娶親，而禍事發生，裴家想認她爲媳而使她活下來，解結的女兒説："家既然已經這樣了，我活着又有什麽用呢！"也受牽連而死。朝廷於是議論改革舊的法規，女子不隨同家人獲罪，這條新規定就是從解結的女兒開始的。後來追贈解結爲光禄大夫，改葬，加吊祭。

解育

結弟育，字稚連，名亞二兄。歷公府掾、太子洗馬、尚書郎、衛軍長史、弘農太守，與二兄俱被害，妻子徙邊。

解結的弟弟解育，字稚連，名聲在二位兄長之下。歷任公府掾、太子洗馬、尚書郎、衛軍長史、弘農太守，與二位兄長一同被害，妻子兒女流放到邊遠的地方。

孫旂

孫旂字伯旗，樂安人也。父歷，魏晉際爲幽州刺史、右將軍。旂潔静，少自修立。察孝廉，累遷黄門侍郎，出爲荆州刺史，名位與二解相亞。永熙中，徵拜太子詹事，轉衛尉，坐武庫火，免官。歲餘，出爲兗州刺史，遷平南將軍、假節。

孫旂字伯旗，樂安人。父親孫歷，魏晉之際任幽州刺史、右將軍。孫旂性格自潔沉静，年少時修身養性。舉薦孝廉，多次升官任黄門侍郎，外任荆州刺史，聲名地位與解系、解結相等。永熙年間，任太子詹事，轉任衛尉，因武器倉庫失火而獲罪，免除官職。一年之後，外任兗州刺史，改授平南將軍、假節。

旂子弼及弟子髦、輔、琰四人，并有吏材，稱於當世，遂與孫秀合族。及趙王倫起事，夜從秀開神武門下觀閲器械。兄弟旬月相次爲公府掾、尚書郎。弼又爲中堅將軍，領尚書左丞，轉爲上將軍，領射聲校尉。髦爲武衛將軍，領太子詹事。琰爲武威將軍，領太子左率。皆賜爵開國郡侯。推崇旂爲車騎將軍、開府。

孫旂的兒子孫弼以及他弟弟的兒子孫髦、孫輔、孫琰四人，都具有理政的才能，被世人稱道，不久便與孫秀因同姓而聯爲一族。到趙王司馬倫舉兵起事時，諸兄弟夜半跟隨孫秀開啓神武門下檢點武器兵械。一月間兄弟數人相繼任公府掾、尚書郎。孫弼又爲中堅將軍，兼尚書左丞，轉上將軍，兼射聲校尉。孫髦爲武衛將軍，兼太子詹事。孫琰爲武威將軍，兼太子左率。都賜爵爲開國郡侯。推崇孫旂任車騎將軍、開府。

初，旂以弼等受署僞朝，遣小息回責讓弼等，以過差之事，必爲家禍。弼等終不從，旂制之不可，但慟哭而已。及齊王冏起義，四子皆伏誅。襄陽太守宋岱承冏檄斬旂，夷三族。

起初，孫旂因孫弼等人都接受僞朝的委任，派小兒子孫回去責備孫弼等人，認爲所行過分，必定招致家族的禍患。孫弼等人始終没有聽從，孫旂不能阻止他們，祇能爲此而慟哭。到齊王司馬冏起兵，孫氏四兄弟都被處死。襄陽太守宋岱接受司馬冏的文檄斬殺了孫旂，滅了孫氏三族。

弟尹，字文旗，歷陳留、陽平太守，早卒。

弟孫尹字文旗，歷任陳留、陽平太守，早年去世。

孟觀

孟觀字叔時，渤海東光人也。少好讀書，解天文。惠帝即位，稍遷殿中中郎。賈后悖婦姑之禮，陰欲誅楊駿而廢太后，因駿專權，數言之於帝，又使人諷觀。會楚王瑋將討駿，觀受賈后旨宣詔，頗加誣其事。及駿誅，以觀爲黄門侍郎，特給親信四十

孟觀字叔時，渤海東光人。小時候喜歡讀書，懂得天文。惠帝即位後，孟觀逐漸升任殿中中郎。賈后違背婆媳之間的禮儀，暗中策劃要殺掉楊駿而廢黜太后，以楊駿專權爲名，賈后多次向惠帝指責楊駿，又派人婉言勸説孟觀。恰逢楚王司馬瑋將要討伐楊駿，孟觀接受賈后的旨命宣讀詔書，對楊駿多加誣陷。楊駿被殺後，惠帝

人。遷積弩將軍，封上谷郡公。

任孟觀爲黄門侍郎，特别給予他四十個親信。又升任積弩將軍，封爲上谷郡公。

氐帥齊萬年反於關中，衆數十萬，諸將覆敗相繼。中書令陳準、監張華，以趙、梁諸王在關中，雍容貴戚，進不貪功，退不懼罪，士卒雖衆，不爲之用，周處喪敗，職此之由，上下離心，難以勝敵。以觀沈毅，有文武材用，乃啓觀討之。觀所領宿衛兵，皆趫捷勇悍，并統關中士卒，身當矢石，大戰十數，皆破之，生擒萬年，威懾氐羌。轉東羌校尉，徵拜右將軍。

氐族首領齊萬年在關中謀反，有數十萬人馬，晉朝諸將一個接一個地退敗。中書令陳準、中書監張華，認爲關中的趙王、梁王等都是舉止容儀温文爾雅的貴戚，進不貪求功名，退不畏懼定罪，士卒雖然很多，不能爲其所用，周處的失敗，主要是這個原因，上下離心離德，難以戰勝敵人。他們認爲孟觀沉着剛毅，文武雙全，於是啓奏派孟觀出征討伐氐人。孟觀率領的宿衛兵，人人矯健快捷勇猛强悍，同時帶領關中兵士，冒着飛來的矢石，大戰十幾次，每戰必攻克敵軍，活捉了齊萬年，使氐、羌畏服。孟觀轉任東羌校尉，授右將軍。

趙王倫篡位，以觀所在著績，署爲安南將軍、監河北諸軍事、假節，屯宛。觀子平爲淮南王允前鋒將軍，討倫，戰死。孫秀以觀杖兵在外，假言平爲允兵所害，贈積弩將軍以安觀。義軍既起，多勸觀應齊王冏，觀以紫宫帝坐無他變，謂倫應之，遂不從衆議而爲倫守。及帝反正，永饒冶令空桐機斬觀首，傳于洛陽，遂夷三族。

趙王司馬倫篡奪王位，由於孟觀擁有顯赫的戰績，派他兼代安南將軍、監河北諸軍事、假節，在宛地屯兵。孟觀的兒子孟平任淮南王司馬允的前鋒將軍，討伐司馬倫，在戰鬥中陣亡。孫秀因孟觀在外執兵，便僞稱孟平被司馬允的士兵殺害，追贈他爲積弩將軍來安撫孟觀。義軍起兵後，很多人勸孟觀響應齊王司馬冏，孟觀認爲皇宫的帝位没有大變，應是司馬倫得皇位，於是孟觀没有聽從衆人的建議而依然爲司馬倫所統轄。到了晉帝恢復帝位，永饒冶令空桐機斬下孟觀首級，傳到洛陽，接着滅了孟氏三族。

牽秀

牽秀字成叔，武邑觀津人也。祖招，魏雁門太守。秀博辯有文才，性豪俠，弱冠得美名，爲太保衛瓘、尚書崔洪所知。太康中，調補新安令，累遷司空從事中郎。與帝舅王愷素相輕侮，愷諷司隸荀愷奏秀夜在道中載高平國守士田興妻。秀即表訴被誣，論愷穢行，文辭亢厲，以譏抵外戚。于時朝臣雖多證明其行，而秀盛名美譽由是而損，遂坐免官。後司空張華請爲長史。

牽秀字成叔，武邑觀津人。祖父牽招，是魏時的雁門太守。牽秀知識廣博善辯而有文才，性格豪爽仗義，二十歲左右獲得好名聲，爲太保衛瓘、尚書崔洪所瞭解。太康年間，補任新安令，數次遷官任司空從事中郎。牽秀與帝舅王愷一向互相輕視，王愷勸告司隸荀愷上奏告牽秀夜間在道路上用車載着高平國守士田興的妻子。牽秀立即上表陳述自己受到誣陷，論説王愷的惡劣行徑，文辭激烈，説其詆毁外戚。當時滿朝官員雖然多數證明牽秀的品行，但是他的盛名美譽從此受到了損害，由此而免官。後來經司空張華請求擔任長史。

秀任氣，好爲將帥。張昌作亂，

牽秀任性而不加約束，喜歡爲將帥。張昌反

長沙王乂遣秀討昌，秀出關，因奔成都王穎。穎伐乂，以秀爲冠軍將軍，與陸機、王粹等共爲河橋之役。機戰敗，秀證成其罪，又諂事黄門孟玖，故見親於穎。惠帝西幸長安，以秀爲尚書。秀少在京輦，見司隸劉毅奏事而扼腕慷慨，自謂居司直之任，當能激濁揚清；處鼓鞞之間，必建將帥之勛。及在常伯納言，亦未曾有規獻弼違之奇也。

叛，長沙王司馬乂派遣他討伐張昌，牽秀出關，趁機投奔成都王司馬穎。司馬穎進攻司馬乂，任牽秀爲冠軍將軍，與陸機、王粹等人共同統領河橋戰役。陸機戰敗，牽秀證實陸機有罪，又諂諛事奉黄門孟玖，因而爲司馬穎所喜愛。惠帝西行長安，任牽秀爲尚書。牽秀年少時在京城，見到司隸劉毅奏事而扼腕感慨，自稱如果居於舉糾不法行爲的司直職位，應當能够激濁揚清；處在軍旅之中，一定會建立將帥的功勛。待到他擔任了常伯納言，并不曾有規諫獻策或輔政糾弊的行爲。

河間王顒甚親任之。關東諸軍奉迎大駕，以秀爲平北將軍，鎮馮翊。秀與顒將馬瞻等將輔顒以守關中，顒密遣使就東海王越求迎，越遣將麋晃等伐顒。時秀擁衆在馮翊，晃不敢進。顒長史楊騰前不應越軍，懼越討之，欲取秀以自效，與馮翊大姓諸嚴詐稱顒命，使秀罷兵，秀信之，騰遂殺秀於萬年。

河間王司馬顒寵幸重用他。關東諸軍恭迎晋惠帝時，任牽秀爲平北將軍，鎮守馮翊。牽秀與司馬顒的將領馬瞻等將要輔佐司馬顒鎮守關中，司馬顒暗中派人到東海王司馬越處請求出迎，司馬越派遣將領麋晃等人進攻司馬顒。當時牽秀在馮翊聚集着許多人馬，麋晃不敢進攻。司馬顒長史楊騰先前曾經没有接應司馬越的軍隊，害怕司馬越討伐自己，想取牽秀而向司馬越獻功，就與馮翊的大姓嚴氏諸人詐稱司馬顒的命令，讓牽秀退兵，牽秀聽信了他們的話，楊騰便在萬年殺了牽秀。

繆播

繆播字宣則，蘭陵人也。父悦，光禄大夫。播才思清辯，有意義。高密王泰爲司空，以播爲祭酒，累遷太弟中庶子。

繆播字宣則，蘭陵人。父繆悦，是光禄大夫。繆播才思清晰明辯，頗有見識。高密王司馬泰擔任司空時，任繆播爲祭酒，數次升遷至太弟中庶子。

惠帝幸長安，河間王顒欲挾天子令諸侯。東海王越將起兵奉迎天子，以播父時故吏，委以心膂。播從弟右衛率胤，顒前妃之弟也。越遣播、胤詣長安説顒，令奉帝還洛，約與顒分陜爲伯。播、胤素爲顒所敬信，既相見，虚懷從之。顒將張方自以罪重，懼爲誅首，謂顒曰："今據形勝之地，國富兵强，奉天子以號令，誰敢不服！"顒惑方所謀，猶豫不决。方惡播、胤爲越游説，陰欲殺之。播等亦慮方爲難，不敢復言。時

惠帝到長安，河間王司馬顒想挾天子以令諸侯。東海王司馬越將要起兵迎接天子，由於繆播的父親是朝廷的舊臣，便把繆播當作親信。繆播的堂弟右衛率繆胤，是司馬顒前妃之弟。司馬越派繆播、繆胤到長安去勸説司馬顒，讓他恭迎惠帝返回洛陽，并且約定與司馬顒平分陜作爲諸侯之長。繆播、繆胤平素爲司馬顒所敬重信服，相見後，司馬顒虚心聽從二人的建議。司馬顒的部將張方自認爲罪重，害怕被殺，就對司馬顒説："現在我們占據着優越的位置，國富兵强，以天子的名義號令諸侯，誰敢不服！"司馬顒被張方的計謀迷惑，猶豫不决。張方嫌惡繆播、繆

越兵鋒甚盛，顒深憂之，播、胤乃復說顒，急斬方以謝，可不勞而安。顒從之，於是斬方以謝山東諸侯。顒後悔之，又以兵距越，屢爲越所敗。帝反舊都，播亦從太弟還洛，契闊艱難，深相親狎。

胤爲司馬越前來游說，暗中想殺害他們。他們也考慮張方會作難，不敢再說什麽。當時司馬越兵力强大，司馬顒憂慮這一點，繆播、繆胤於是再次勸説司馬顒，馬上斬了張方來向諸侯謝罪，這就可以得到安寧。司馬顒順從了他們，便殺了張方來向山東諸侯表示謝罪。後來司馬顒又反悔，帶領部隊與司馬越抗衡，多次被司馬越擊敗。惠帝返回舊都，繆播也隨着太弟返回洛陽，共同經過離散的艱難，彼此更加親近。

及帝崩，太弟即帝位，是爲懷帝，以播爲給事黄門侍郎。俄轉侍中，徙中書令，任遇日隆，專管詔命。時越威權自己，帝力不能討，心甚惡之。以播、胤等有公輔之量，又盡忠於國，故委以心膂。越懼爲己害，因入朝，以兵入宫，執播等於帝側。帝嘆曰："奸臣賊子無世無之，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哀哉!"起執播等手，涕泗歔欷不能自禁。越遂害之。朝野憤惋，咸曰："善人，國之紀也，而加虐焉，其能終乎!"及越薨，帝贈播衛尉，祠以少牢。

惠帝去世後，太弟登上帝位，即懷帝，任繆播爲給事黄門侍郎。不久轉任侍中，調任中書令，職位待遇越來越高，專門掌管詔命。當時司馬越權勢歸於自己，憑懷帝的力量不能征伐他，懷帝内心憎惡他。由於繆播、繆胤等人有三公和輔相的氣度，又對國家竭盡忠誠，懷帝便對他們委以重任。司馬越害怕將成爲自己的禍患，便趁入朝之機，帶領兵士闖進宫中，拘捕了繆播等人送到懷帝身邊。懷帝感嘆道："奸臣賊子每一個朝代都有，怎麽既不出自我之前，也不出自我之後，可悲啊！"懷帝站起拉着繆播等人的手，情不自禁地垂淚歔欷。司馬越便殺害了他們。朝廷内外無不憤恨惋惜，都説："善良的人，是國家的綱紀，殺害他們的人，能有好下場嗎！"司馬越死後，懷帝追贈繆播爲衛尉，用猪和羊祭祀他。

繆胤

胤字休祖，安平獻王外孫也，與播名譽略齊。初爲尚書郎，後遷太弟左衛率，轉魏郡太守。及王浚軍逼鄴，石超等大敗，胤奔東海王越於徐州，越使胤與播俱入關，而所説得行，大駕東還。越以胤爲冠軍將軍、南陽太守。胤從藍田出武關，之南陽，前守衛展距胤不受，胤乃還洛。懷帝即位，拜胤左衛將軍，轉散騎常侍、太僕卿。既而與播及帝舅王延、尚書何綏、太史令高堂冲并參機密，爲東海王越所害。

繆胤字休祖，安平獻王的外孫，名譽與繆播大略相當。起初擔任尚書郎，後升任太弟左衛率，轉任魏郡太守。王浚軍威逼鄴時，石超等人大敗，繆胤到徐州投奔東海王司馬越，司馬越派遣繆胤同繆播一起入關，勸説司馬顒，而他們所説得以實行，惠帝東行返回洛陽。司馬越任繆胤爲冠軍將軍、南陽太守。繆胤從藍田出武關，到南陽，前任太守衛展拒不接納他，他就返回了洛陽。懷帝即位，授繆胤左衛將軍，轉任散騎常侍、太僕卿。不久與繆播、帝舅王延、尚書何綏、太史令高堂冲共同參與朝廷大事，被東海王司馬越殺害。

皇甫重

皇甫重字倫叔，安定朝那人也。性沈果，有才用，爲司空張華所知，稍遷新平太守。元康中，華版爲秦州刺史。

皇甫重字倫叔，安定朝那人。性情沉静果斷，有才幹，爲司空張華所瞭解，逐漸升任新平太守。元康年間，張華授予他秦州刺史。

齊王冏輔政，以重弟商爲參軍。冏誅，長沙王乂又以爲參軍。時河間王顒鎮關中，其將李含先與商、重有隙，每銜之，及此，説顒曰："商爲乂所任，重終不爲人用，宜急除之，以去一方之患。可表遷重爲内職，因其經長安，乃執之。"重知其謀，乃露檄上尚書，以顒信任李含，將欲爲亂，召集隴上士衆，以討含爲名。乂以兵革累興，今始寧息，表請遣使詔重罷兵，徵含爲河南尹。含既就徵，重不奉詔，顒遣金城太守游楷、隴西太守韓稚等四郡兵攻之。

齊王司馬冏輔佐執政，任皇甫重之弟皇甫商爲參軍。司馬冏被殺後，長沙王司馬乂又任他爲參軍。當時河間王司馬顒鎮守關中，他的部將李含先前與皇甫商、皇甫重有隔閡，常懷恨在心，到此時，便勸説司馬顒道："皇甫商爲司馬乂任用，皇甫重始終没有受到任用，應該立即殺了他，以去掉一方禍患。你可以上表請求讓他在朝廷内擔任官職，趁他路經長安時，就拘捕他。"皇甫重覺察到他們的陰謀，就向尚書呈送了一道不加緘封的檄文，認爲司馬顒寵信任用李含，將要叛亂，應以討伐李含爲名，召集隴上的士兵。司馬乂認爲戰爭迭起，現在剛剛平息，就上表請求派人奉詔命令皇甫重罷兵，徵召李含爲河南尹。李含上任後，皇甫重不接受詔命，司馬顒派金城太守游楷、隴西太守韓稚等四郡之兵進攻他。

頃之，成都王穎與顒起兵共攻乂，以討后父尚書僕射羊玄之及商爲名。乂以商爲左將軍、河東太守，領萬餘人於關門距張方，爲方所破，顒軍遂進。乂既屢敗，乃使商間行齎帝手詔，使游楷盡罷兵，令重進軍討顒。商行過長安，至新平，遇其從甥，從甥素憎商，以告顒，顒捕得商，殺之。

不久，成都王司馬穎和司馬顒共同興兵攻打司馬乂，以討伐皇后之父尚書僕射羊玄之和皇甫商作爲出師之名。司馬乂任皇甫商爲左將軍、河東太守，帶領一萬多士兵在關門與張方相持，被張方打敗，司馬顒軍前進。司馬乂多次戰敗後，就派皇甫商帶着晋帝手詔從小路走出，讓游楷等人都停止進攻，令皇甫重進軍征討司馬顒。皇甫商經過長安，到了新平，遇上他的堂甥，堂甥向來憎惡皇甫商，把這件事上報司馬顒，司馬顒捕獲皇甫商，殺了他。

乂既敗，重猶堅守，閉塞外門，城内莫知，而四郡兵築土山攻城，重輒以連弩射之。所在爲地窟以防外攻，權變百端，外軍不得近城，將士爲之死戰。顒知不可拔，乃上表求遣御史宣詔喻之令降。重知非朝廷本意，不奉詔。獲御史騶人問曰："我弟將兵來，欲至未？"騶云："已爲河

司馬乂失敗後，皇甫重仍然堅守一方，關緊外城門，城内無人瞭解形勢，四郡士兵築起土山攻城，皇甫重就用可連發的弓回射。城裏挖了地洞來防禦外面的進攻，變化多端，使城外的軍隊不能接近城墻，將領和士兵都有决一死戰的氣概。司馬顒明白皇甫重的軍隊不可戰勝，就上表請求派遣御史宣讀詔令告諭皇甫重投降。皇甫重知道這不是朝廷的本意，不接受詔令。捕獲了御

間王所害。”重失色，立殺騶。於是城內知無外救，遂共殺重。	史的馬卒問：“我弟弟帶兵來這裏，將要到了嗎?”馬卒回答：“他已經被河間王殺害。”皇甫重神色大變，立刻殺了馬卒。城中的人知道失去了外援，便一起殺了皇甫重。
先是，重被圍急，遣養子昌請救於東海王越，越以顒新廢成都王穎，與山東連和，不肯出兵。昌乃與故殿中人楊篇詐稱越命，迎羊后於金墉城入宫，以后令發兵討張方，奉迎大駕。事起倉卒，百官初皆從之，俄而又共誅昌。	在這以前，皇甫重被圍而形勢急迫，曾派遣養子皇甫昌求救於東海王司馬越，司馬越由於司馬顒新近廢黜了成都王司馬穎，與山東諸侯聯和，不肯出兵。皇甫昌就和原殿中人楊篇僞稱司馬越的命令，在金墉城迎羊后入宫，以羊后的命令起兵征討張方，恭迎晋帝。這件事很倉促，各級官員起初都遵從了，很快又共同殺了皇甫昌。
張輔	
張輔字世偉，南陽西鄂人，漢河間相衡之後也。少有幹局，與從母兄劉喬齊名。	張輔字世偉，南陽西鄂人，漢代河間相張衡的後代。年輕時便有辦事的才幹器度，與其表兄劉喬齊名。
初補藍田令，不爲豪强所屈。時强弩將軍龐宗，西州大姓，護軍趙浚，宗婦族也，故僮僕放縱，爲百姓所患。輔繩之，殺其二奴，又奪宗田二百餘頃以給貧户，一縣稱之。轉山陽令，太尉陳準家僮亦暴横，輔復擊殺之。累遷尚書郎，封宜昌亭侯。	起初補任藍田令，不屈服於豪門强族的勢力。當時的强弩將軍龐宗，是西部州郡中的大族，護軍趙浚，是龐宗妻子的親族，因而他的僮僕爲所欲爲，成爲百姓禍患。張輔對他們繩之以法，殺了兩個奴僕，又奪回龐宗二百餘頃田地給貧困農户，全縣百姓都稱贊張輔。轉任山陽令後，太尉陳準的家奴也很强横，張輔又殺其家奴。數次升遷至尚書郎，封爲宜昌亭侯。
轉御史中丞。時積弩將軍孟觀與明威將軍郝彦不協，而觀因軍事害彦，又賈謐、潘岳、石崇等共相引重，及義陽王威有詐冒事，輔并糾劾之。梁州刺史楊欣有姊喪，未經旬，車騎長史韓預强聘其女爲妻。輔爲中正，貶預以清風俗，論者稱之。及孫秀執權，威構輔於秀，秀惑之，將繩輔以法。輔與秀箋曰：“輔徒知希慕古人，當官而行，不復自知小爲身計。今義陽王誠弘恕，不以介意。然輔母年七十六，常見憂慮，恐輔將以怨疾獲罪。願明公留神省察輔前後行事，是國之愚臣而已。”秀雖凶狡，知輔雅正，爲威所誣，乃止。	改任御史中丞。當時積弩將軍孟觀與明威將軍郝彦不和，孟觀因某次戰事陷害郝彦；賈謐、潘岳、石崇等人互相推重標榜，以及義陽王司馬威有欺騙假冒的事情，張輔全都彈劾他們。梁州刺史楊欣爲姊居喪，尚未滿十天，車騎長史韓預强聘楊欣之女作妻室。張輔爲中正，貶韓預的官以肅清風俗，談到這些事的人都稱許張輔。孫秀掌權時，司馬威向孫秀誣害張輔，孫秀疑慮，將對張輔繩之以法，張輔向孫秀呈送書奏説：“我衹知仰慕古人，恪守職責，而不懂得略微爲自己打算。現在義陽王確實是寬宏大度，我對此并不介意。然而我母親已七十六歲高齡，經常爲我憂慮，擔心我將因怨仇而獲罪。希望明公留意考察我一貫的作爲，我衹是個國家的愚臣而已。”孫秀雖然凶狠狡詐，也瞭解張輔正直，是受了司

後遷馮翊太守。是時長沙王乂以河間王顒專制關中，有不臣之迹，言於惠帝，密詔雍州刺史劉沈、秦州刺史皇甫重使討顒。於是沈等與顒戰於長安，輔遂將兵救顒，沈等敗績。顒德之，乃以輔代重爲秦州刺史。當赴顒之難，金城太守游楷亦皆有功，轉梁州刺史，不之官。楷聞輔之還，不時迎輔，陰圖之。又殺天水太守封尚，欲揚威西土。召隴西太守韓稚會議，未決。稚子朴有武幹，斬異議者，即收兵伐輔。輔與稚戰於遮多谷口，輔軍敗績，爲天水故帳下督富整所殺。

初，輔嘗著論云："管仲不若鮑叔，鮑叔知所奉，知所投。管仲奉主而不能濟，所奔又非濟事之國，三歸反坫，皆鮑不爲。"又論班固、司馬遷云："遷之著述，辭約而事舉，叙三千年事唯五十萬言；班固叙二百年事乃八十萬言，煩省不同，不如遷一也。良史述事，善足以奬勸，惡足以監誡，人道之常。中流小事，亦無取焉，而班皆書之，不如二也。毀貶晁錯，傷忠臣之道，不如三也。遷既造創，固又因循，難易益不同矣。又遷爲蘇秦、張儀、范睢、蔡澤作傳，逞辭流離，亦足以明其大才。故述辯士則辭藻華靡，叙實録則隱核名檢，此所以遷稱良史也。"又論魏武帝不及劉備，樂毅減於諸葛亮，詞多不載。

馬威的誣陷，於是不再追究。

後來張輔調任馮翊太守。當時長沙王司馬乂認爲河間王司馬顒在關中擅權專制，有篡位迹象，就告訴了惠帝，惠帝秘密詔派雍州刺史劉沈、秦州刺史皇甫重討伐司馬顒。於是劉沈等人與司馬顒在長安交戰，張輔馬上帶領兵馬解救司馬顒，劉沈等人大敗。司馬顒認爲張輔有功，便以他取代皇甫重任秦州刺史。在救援司馬顒的時候，金城太守游楷也有功勞，轉任梁州刺史，不赴官任。游楷聽説張輔班師，没有按時去迎接他，企圖謀害他。游楷又殺了天水太守封尚，想在西部國土上耀武揚威。召來隴西太守韓稚一起商議，没有能够作出决定。韓稚的兒子韓朴有武力，殺掉了持有異議的人，立即收兵進攻張輔。張輔與韓稚在遮多谷口交鋒，張輔軍隊大敗，被天水原帳下督富整殺害。

當初，張輔曾經有以下論述："管仲不如鮑叔，鮑叔知道應恭奉的君主，應投奔的國家。管仲事奉主人却不能救助他，投奔的又不是能够成事的國家，所謂管仲有三處住所并在正堂旁設坫，都是鮑叔不會去做的事情。"還論及班固、司馬遷説："司馬遷的著述，言辭簡約而記事詳備，叙述三千年的事而僅用了五十萬字；班固叙述二百年的事却用了八十萬字，二者繁簡不同，這是班固不如司馬遷的第一點。好的史官叙述史實，善事要足以用來奬掖勸勉，惡事要足以引以爲戒，這是做人的常道。中道小事，没有可取之處，而班固全都寫了上去，這是他不如司馬遷的第二點。對晁錯詆毁貶斥，傷害了忠臣之道，這是班固不如司馬遷的第三點。司馬遷既已開創了寫史的先河，班固又因循前史，寫作的難易不同。另外，司馬遷爲蘇秦、張儀、范睢、蔡澤作傳，言辭流暢淋漓，也足以證明他非同一般的才氣。因此，記叙辯士就辭藻華麗，叙述史實就審度核實名正言順，這就是司馬遷被稱爲良史的原因。"又論魏武帝不及劉備，樂毅遜色於諸葛亮，論述的言辭多不再摘録。

李含

李含字世容，隴西狄道人也。

李含字世容，隴西狄道人。寄居在始平。

僑居始平。少有才幹，兩郡并舉孝廉。安定皇甫商州里年少，少恃豪族，以含門寒微，欲與結交，含距而不納，商恨焉，遂諷州以短檄召含爲門亭長。會州刺史郭奕素聞其賢，下車擢含爲别駕，遂處群僚之右。尋舉秀才，薦之公府，自太保掾轉秦國郎中令。司徒選含領始平中正。秦王柬薨，含依臺儀，葬訖除喪。尚書趙浚有内寵，疾含不事己，遂奏含不應除喪。本州大中正傅祗以名義貶含。中丞傅咸上表理含曰：

年少時有才幹，兩郡同時舉薦他爲孝廉。安定皇甫商是本地的少年，仗恃自己是豪族子弟，因爲李含家門寒微，皇甫商想與他結交，李含拒絶而不接受，皇甫商對李含懷恨在心，於是勸説州裏用一封短書召李含任門亭長。恰巧州刺史郭奕平素聽説李含賢能，就下車來提拔李含任他的别駕，李含位居於群僚之上。不久他被舉爲秀才，推薦到公府，從太保掾轉任秦國郎中令。司徒選拔李含兼任始平中正。秦王司馬柬去世，李含按照臺省的儀式，葬禮完畢就脱去了喪服。尚書趙浚受到朝廷的寵愛，嫉恨李含不事奉自己，就上奏稱李含不應脱下喪服。本州大中正傅祗以名譽和道義貶了李含的官職。中丞傅咸上表爲李含申辯説：

臣州秦國郎中令始平李含，忠公清正，才經世務，實有史魚秉直之風。雖以此不能協和流俗，然其名行峻厲，不可得掩，二郡并舉孝廉異行。尚書郭奕臨州，含寒門少年，而奕超爲别駕。太保衛瓘辟含爲掾，每語臣曰："李世容當爲晉匪躬之臣。"

我們州中的秦國郎中令始平人李含，忠誠爲公清廉正直，有經略世事的才幹，有史魚的秉公正直之風。雖然由此不能與世俗之輩相協和，但是他嚴正而不徇私情的名聲與作爲，是不可掩蓋的，兩個郡同時舉薦他爲孝廉。尚書郭奕任州刺史，李含雖是寒門少年，但郭奕破格提拔他爲别駕。太保衛瓘徵用李含爲掾，常對我説："李世容不愧是晉奮不顧身的盡忠之臣。"

秦王之薨，悲慟感人，百僚會喪，皆所目見。而今以含俯就王制，謂之背戚居榮，奪其中正。天王之朝，既葬不除，藩國之喪，既葬而除。藩國欲同不除，乃當責引尊準卑，非所宜言耳。今天朝告于上，欲令藩國服于下，此爲藩國之義隆，而天朝之禮薄也。又云諸王公皆終喪，禮寧盡乃叙，明以喪制宜隆，務在敦重也。夫寧盡乃叙，明以哀其病耳。異於天朝，制使終喪，未見斯文。國制既葬而除，既除而祔。爰自漢魏迄于聖晉，文皇升遐，武帝崩殂，世祖過哀，陛下毁頓，銜疚諒闇，以終三

秦王去世，悲慟感人，百官共同吊喪，實爲有目共睹。而現在因李含遷就王制，説他居於尊榮之位而輕忘悲哀，奪去他中正的職位。皇朝如有喪事，葬畢而不脱喪服；藩國有了喪事，葬畢便脱去喪服。藩國如果也想同樣不脱喪服，就應當指責他們引用尊者的制度作爲卑者的準則，是不應宣揚的。現在朝廷告於上，想讓藩國實行於下，這是抬高了藩國的規格，而降低了皇朝的禮儀。又有一種説法説對各位王公都要服滿喪期，按禮服喪要顯示出他們的地位，我們强調喪制應該隆重，是力求敦厚凝重。至於服喪要完全顯示出死者的地位，那麽顯示出對其不幸的哀傷就可以了。與朝廷不同的説法還不曾見諸文字。封國的制度是葬畢就脱去喪服，脱去喪服後就舉行配享祖先的祭祀。從漢

年，率土臣妾豈無攀慕遂服之心，實以國制不可而逾，故於既葬不敢不除。天王之喪，釋除於上，藩國之臣，獨遂于下，此不可安。復以秦王無後，含應爲喪主，而王喪既除而祔，則應吉祭。因曰王未有廟，主不應除服。秦王始封，無所連祔，靈主所居，即便爲廟。不問國制云何，而以無廟爲貶。以含今日之所行，移博士使案禮文，必也放勳之殂，遏密三載，世祖之崩，數旬即吉，引古繩今，闔世有貶，何但李含不應除服。今也無貶，王制故也。聖上諒闇，哀聲不輟，股肱近侍，猶宜心喪，不宜便行婚娶歡樂之事，而莫云者，豈不以大制不可而曲邪？且前以含有王喪，上爲差代。尚書敕王葬日在近，葬訖，含應攝職，不聽差代。葬訖，含猶躊躇，司徒屢罰訪問，蹴含攝職，而隨擊之，此爲臺敕府符陷含於惡。若謂臺府爲傷教義，則當據正，不正符敕，唯含是貶，含之困躓尚足惜乎！國制不可偏耳。

魏至晉，文皇升天，武帝去世，世祖大哀，陛下十分哀傷，負疚居喪，服滿三年的喪期，全國的臣妾子民難道没有仰慕順服之心嗎？衹因國家的制度不可逾越，因而在葬禮後不敢不脱下喪服。皇帝的喪事，朝廷要按照制度解除喪服，而藩國的臣子，却在下面違背制度隨心所欲，這是不妥的。還有一種説法説秦王没有子嗣，李含應該作爲主持喪事的人，而秦王的喪事既已脱下喪服并舉行了祔祭，就應該進行吉祭。因而便稱秦王尚未入廟，主持喪事者就不應脱去喪服。秦王封立不久，没有合祭的對象，神位所在的地方，就成爲廟。不問國制怎樣規定，却以無廟作爲貶斥李含的理由。以李含今日的行爲，交付給博士使之根據禮儀來作評價，一定會説當年帝堯去世，三年禁絶八音；而今世祖辭世，數旬便舉行吉祭行卒哭禮，援引古事來衡量今事，舉世都有所不當，哪裏僅是李含不應脱下喪服呢？但是今人并不受到貶斥，是由於王制如此的緣故。聖上有了喪事，哀痛之聲不絶於耳，股肱大臣與身邊侍從，尤其應心懷哀傷，不應在近期舉辦婚娶歡樂之事，但却没有誰提及這些，難道不是因爲重要的制度不可改變嗎？再説日前因李含有秦王之喪，朝廷派人暫代官職。尚書告諭他説秦王的葬期就在近日，葬禮完畢，李含應該代理政事，不再由人代職。葬畢，李含仍然猶豫不决，司徒屢次前去造訪詢問，迫使李含代理政事，又隨之攻擊他，這是臺府的敕令使李含陷於被誣告之中。如果説臺府的决定傷害了教化的義理，那麽應當據以糾正，不糾正敕令而貶斥李含，李含的挫折能不痛惜嗎！國家的制度不可偏廢啊。

又含自以隴西人，雖户屬始平，非所綜悉。自初見使爲中正，反覆言辭，説非始平國人，不宜爲中正。後爲郎中令，又自以選官引臺府爲比，以讓常山太守蘇韶，辭意懇切，形于文墨。

再者李含自認爲是隴西人，雖然户口屬於始平，并不熟悉瞭解始平。自當初被任命爲中正，他就反復陳説，表示自己不是始平國人，不適宜擔任中正。後任郎中令，又自以選拔官吏引薦給臺府爲比方，而辭讓給常山太守蘇韶，辭讓之意懇切，表現在言辭之

含之固讓，乃在王未薨之前，葬後躊躇，窮於對罰而攝職耳。臣從弟祗爲州都，意在欲隆風教，議含已過，不良之人遂相扇動，冀挾名義，法外致案，足有所邀，中正龐騰便割含品。臣雖無祁大夫之德，見含爲騰所侮，謹表以聞，乞朝廷以時博議，無令騰得妄弄刀尺。

間。李含的堅決辭讓，在於秦王尚未去世之前，葬秦王之後又躊躇不决，是對於應策對答一籌莫展纔代理了官職而已。我的堂弟傅祗任州都，本意在於崇尚風俗教化，他對李含的責議已顯過分，居心不良的人接着互相煽動，希望依恃着名譽與道義諸緣由，在法令範圍之外另立案件，自有他們想求取的目的。中正龐騰便奪取了李含的官品。我雖然没有祁大夫的舉賢之德，見李含受到龐騰的侮辱，恭謹地上表使您聞知，希望朝廷及時廣泛地議論一下，不要讓龐騰隨意弄權。

帝不從，含遂被貶，退割爲五品。歸長安，歲餘，光禄差含爲壽城邸閣督。司徒王戎表含曾爲大臣，雖見割削，不應降爲此職。詔停。後爲始平令。

惠帝没有聽從，李含於是被貶，退爲五品。回到長安，一年多後，光禄差遣李含任壽城邸閣督。司徒王戎上表稱李含曾任大臣，雖然被貶職降級，也不應降任這一職務。頒詔停止了這一差遣。後來李含擔任始平令。

及趙王倫篡位，或謂孫秀曰："李含有文武大才，無以資人。"秀以爲東武陽令。河間王顒表請含爲征西司馬，甚見信任。頃之，轉爲長史。顒誅夏侯奭，送齊王冏使與趙王倫，遣張方率衆赴倫，皆含謀也。後顒聞二王兵盛，乃加含龍驤將軍，統席薳等鐵騎，迴遣張方軍以應義師。天子反正，含至潼關而還。

到了趙王司馬倫篡位，有人對孫秀説："李含文武雙全，不要讓他幫助了别人。"孫秀任李含爲東武陽令。河間王司馬顒上表請求任李含爲征西司馬，李含很受信任。不久，轉任長史。司馬顒殺夏侯奭，把齊王司馬冏的使者送到趙王司馬倫處，派張方帶領衆士兵投赴司馬倫，都是李含的謀略。後來司馬顒聽説齊王、成都王兵力强盛，便加封李含爲龍驤將軍，統率席薳等騎兵隊伍，遣回張方的部隊來接應義軍。天子復位，李含到達潼關而返回。

初，梁州刺史皇甫商爲趙王倫所任，倫敗，去職詣顒，顒慰撫之甚厚。含諫顒曰："商，倫之信臣，懼罪至此，不宜數與相見。"商知而恨之。及商當還都，顒置酒餞行，商因與含忿爭，顒和釋之。後含被徵爲翊軍校尉。時商參齊王冏軍事，而夏侯奭兄在冏府，稱奭立義，被西藩枉害。含心不自安。冏右司馬趙驤又與含有隙，冏將閲武，含懼驤因兵討之，乃單馬出奔于顒，矯稱受密詔。顒即夜見之，乃説顒曰："成都王至親，有大功，還藩，甚得衆心。齊王

當初，梁州刺史皇甫商被趙王司馬倫任用，司馬倫失敗後，皇甫商離職到了司馬顒身邊，司馬顒厚重地安慰撫恤他。李含勸諫司馬顒説："皇甫商是司馬倫的寵信之臣，畏罪而到了這裏，不宜頻繁地與他相見。"皇甫商聽説後便憎恨李含。皇甫商要返回都城時，司馬顒設酒餞行，皇甫商乘機與李含生氣争執，司馬顒調解了争執。後來李含被徵召爲翊軍校尉。當時皇甫商參齊王司馬冏軍事，而夏侯奭之兄在司馬冏府中，稱夏侯奭起兵，而被西部藩國枉加殘害。李含内心不安。司馬冏右司馬趙驤又與李含有矛盾，司馬冏將要檢閲部隊，李含害怕趙驤趁機帶兵討伐自己，就獨自騎馬逃出投奔司馬顒，假稱接受了秘

越親而專執威權，朝廷側目。今檄長沙王令討齊，使先聞於齊，齊必誅長沙，因傳檄以加齊罪，則冏可擒也。既去齊，立成都，除逼建親，以安社稷，大勛也。”顒從之，遂表請討冏，拜含爲都督，統張方等率諸軍以向洛陽。含屯陰盤，而長沙王乂誅冏，含等旋師。

密詔書。司馬顒立即連夜召見李含，李含就勸説司馬顒道：“成都王是朝廷的至親，建有大功，返回藩國，很得人心。齊王逾越親戚等第而獨斷專權，朝廷厭恨他。現在傳檄長沙王命令他討伐齊王，如果讓齊王先知道了這件事，一定會殺害長沙王，因而傳檄來指控齊王的罪責，這樣司馬冏就可以擒獲了。除去齊王後，立成都王，除掉有威脅的勢力而建立親信的權勢，來安定國家，這是大功啊。”司馬顒聽從了他，馬上進表請求討伐司馬冏，授李含爲都督，率領張方等將領帶着各軍挺進洛陽。李含駐兵在陰盤，長沙王司馬乂殺了司馬冏，李含等人班師。

初，含之本謀欲并去乂、冏，使權歸於顒，含因得肆其宿志。既長沙勝齊，顒、穎猶各守藩，志望未允。顒表含爲河南尹。時商復被乂任遇，商兄重時爲秦州刺史，含疾商滋甚，復與重構隙。顒自含奔還之後，委以心膂，復慮重襲己，乃使兵圍之，更相表罪。侍中馮蓀黨顒，請召重還。商説乂曰：“河間之奏，皆李含所交構也。若不早圖，禍將至矣。且河間前舉，由含之謀。”乂乃殺含。

當初，李含本來打算同時除掉司馬乂、司馬冏，使權力歸於司馬顒，李含也可藉此實現自己長久以來的願望。長沙王戰勝齊王後，司馬顒、司馬穎仍然各自守護着藩國，李含的願望并未實現。司馬顒上表請求任李含爲河南尹。當時皇甫商又被司馬乂相知并任用，皇甫商之兄皇甫重此時任秦州刺史，李含更加嫉恨皇甫商，又與皇甫重形成矛盾。司馬顒自李含跑回自己身邊後，就把他當作心腹，又顧慮皇甫重會來襲擊自己，就派兵圍困皇甫重，并連續上表言罪。侍中馮蓀偏向於司馬顒，就請求召回皇甫重。皇甫商勸説司馬乂道：“河間王的奏文，都是李含編造虛構的。如果不早些想辦法，禍患即將臨頭了。而且河間王日前的舉動，出自李含的計謀。”司馬乂便殺了李含。

張方

張方，河間人也。世貧賤，以材勇得幸於河間王顒，累遷兼振武將軍。永寧中，顒表討齊王冏，遣方領兵二萬爲前鋒。及冏被長沙王乂所殺，顒及成都王穎復表討乂，遣方率衆自函谷入屯河南。惠帝遣左將軍皇甫商距之，方以潛軍破商之衆，遂入城。乂奉帝討方于城内，方軍望見乘輿，於是小退，方止之不得，衆遂大敗，殺傷滿于衢巷。方退壁于十三里橋，人情挫衄，無復固志，多勸

張方，河間人。世代貧賤，因才幹勇氣得到河間王司馬顒的寵幸，屢次升遷兼振武將軍。永寧年間，司馬顒上表討伐齊王司馬冏，派張方帶領二萬士兵作前鋒。到了司馬冏被長沙王司馬乂殺死後，司馬顒和成都王司馬穎再次上表討伐司馬乂，派張方帶領士卒從函谷進入河南駐扎。惠帝派左將軍皇甫商與他抗衡，張方利用偷襲打敗了皇甫商的隊伍，於是入城。司馬乂奉陪惠帝在城内討伐張方，張方的隊伍遠遠望見惠帝的乘輿，便開始撤退，張方制止他們也不見成效，衆士卒接着便大敗，街巷中都是死者和傷

方夜遁。方曰："兵之利鈍是常，貴因敗以爲成耳。我更前作壘，出其不意，此用兵之奇也。"乃夜潛進逼洛城七里。乂既新捷，不以爲意，忽聞方壘成，乃出戰，敗績。東海王越等執乂，送于金墉城。方使郅輔取乂還營，炙殺之。於是大掠洛中官私奴婢萬餘人，而西還長安。顒加方右將軍、馮翊太守。

兵。張方退守在十三里橋，軍心受挫，不再具有堅强的鬥志，多數人勸張方連夜逃遁。張方說："勝敗乃兵家常事，可貴在能由失敗而變爲成功。我要到前方築起軍壘，出其不意，這便是用兵之奇。"於是連夜隱蔽前進到離洛陽城七里的地方。司馬乂剛打了勝仗，没有把張方放在心上，忽然聽説張方的軍壘築成了，司馬乂就出城迎戰，大敗。東海王司馬越等拘捕了司馬乂，送到金墉城。張方派郅輔把司馬乂帶回軍營，在火上燒灼殺了他。於是大舉擄掠洛陽城中官奴私婢一萬餘人，西回長安。司馬顒給張方加官爲右將軍、馮翊太守。

蕩陰之役，顒又遣方鎮洛陽，上官巳、苗願等距之，大敗而退。清河王覃夜襲巳、願，巳、願出奔，方乃入洛陽。覃於廣陽門迎方而拜，方馳下車扶止之。於是復廢皇后羊氏。及帝自鄴還洛，方遣息羆以三千騎奉迎。將渡河橋，方又以所乘陽燧車、青蓋、素弁三百人爲小鹵簿，迎帝至芒山下。方自帥萬餘騎奉雲母輿及旌旗之飾，衛帝而進。初，方見帝將拜，帝下車自止之。

蕩陰之戰中，司馬顒又派遣張方去鎮守洛陽，上官巳、苗願等人與他相戰，張方軍大敗而退。清河王司馬覃夜襲上官巳、苗願，上官巳、苗願出逃，張方纔進入洛陽。司馬覃在廣陽門迎接張方并行跪拜禮，張方飛馳下車扶住他制止他這樣做。於是又廢黜皇后羊氏。到惠帝自鄴返洛時，張方派兒子張羆帶領三千騎兵恭迎。惠帝將要渡過河橋時，張方又用乘坐的陽燧車、青車篷、身着素衣的兵弁三百人組成一個小的儀仗隊，把惠帝迎到芒山下。張方自己率領萬餘騎兵奉送雲母輿和旌旗之類的飾物，護衛着惠帝前進。起初，張方剛見惠帝時將行跪拜禮，惠帝下車親自制止了他。

方在洛既久，兵士暴掠，發哀獻皇女墓。軍人喧喧，無復留意，議欲西遷，尚匿其迹，欲須天子出，因劫移都。乃請帝謁廟，帝不許。方遂悉引兵入殿迎帝，帝見兵至，避之於竹林中，軍人引帝出，方於馬上稽首曰："胡賊縱逸，宿衛單少，陛下今日幸臣壘，臣當捍禦寇難，致死無二。"於是軍人便亂入宫閤，争割流蘇武帳而爲馬帴。方奉帝至弘農，顒遣司馬周弼報方，欲廢太弟，方以爲不可。

張方在洛陽的時間一長，兵士大肆搶掠，掘開了哀獻皇女墓。軍士喧嚷不已，没有繼續留守的意思，議論着想西遷，暫且隱蔽不露，想等天子出行時趁機劫持天子移都。便告請惠帝拜謁宗廟，惠帝没有應允。張方便帶領兵士進殿奉迎惠帝，惠帝看見大隊士兵來到，就躲藏在竹林中，軍士把惠帝帶出來，張方在馬上行稽首禮説："胡賊恣縱放蕩，宫中宿衛勢單力薄，陛下今日親臨我的軍營，我自當抵禦寇賊，至死不渝。"這時士卒闖進宫室内閤，争相割取流蘇帷帳而作爲馬背上的墊席。張方護送惠帝到弘農，司馬顒派司馬周弼報告張方，想要廢黜太弟，張方認爲不能這樣做。

帝至長安，以方爲中領軍、録尚

惠帝到了長安，任張方爲中領軍、録尚書

書事，領京兆太守。時豫州刺史劉喬檄稱潁川太守劉輿迫脅范陽王虓距逆詔命，及東海王越等起兵於山東，乃遣方率步騎十萬往討之。方屯兵霸上，而劉喬爲虓等所破。顒聞喬敗，大懼，將罷兵，恐方不從，遲疑未决。

事，兼任京兆太守。當時豫州刺史劉喬傳來檄書説潁川太守劉輿逼迫范陽王司馬虓抗拒詔命，與東海王司馬越等在山東起兵，惠帝就派張方率領十萬步卒騎兵前往征討。張方在霸上駐軍，而劉喬已被司馬虓等打敗。司馬顒聽説劉喬潰敗，十分恐懼，想收兵，又擔心張方不會同意，猶豫不决。

初，方從山東來，甚微賤，長安富人郅輔厚相供給。及貴，以輔爲帳下督，甚昵之。顒參軍畢垣，河間冠族，爲方所侮，忿而説顒曰："張方久屯霸上，聞山東賊盛，盤桓不進，宜防其未萌。其親信郅輔具知其謀矣。"而繆播等先亦構之，顒因使召輔，垣迎説輔曰："張方欲反，人謂卿知之。王若問卿，何辭以對？"輔驚曰："實不聞方反，爲之若何？"垣曰："王若問卿，但言爾爾。不然，必不免禍。"輔既入，顒問之曰："張方反，卿知之乎？"輔曰："爾。"顒曰："遣卿取之可乎？"又曰："爾。"顒於是使輔送書於方，因令殺之。輔既昵於方，持刀而入，守閤者不疑，因火下發函，便斬方頭。顒以輔爲安定太守。初，繆播等議斬方，送首與越，冀東軍可罷。及聞方死，更争入關，顒頗恨之，又使人殺輔。

當初，張方從山東到長安時，卑微貧賤，長安富人郅輔對他接濟供給很多。待張方地位顯貴後，便任郅輔爲帳下督，和他很親密。司馬顒的參軍畢垣，是河間顯貴的豪門世族，曾經受到張方的侮辱，氣憤地勸説司馬顒道："張方長期駐軍霸上，聽説山東盗賊横行，却盤桓不進，應該防患於未然。他的親信郅輔全盤瞭解他的計謀。"而繆播等人先前也曾對張方誣陷，司馬顒便派人召見郅輔，畢垣迎上郅輔勸説他："張方要謀反，有人説你知道這件事。王如果問你，你用什麼言辭來對答？"郅輔吃驚地説："我實在不曾聽説張方要謀反，該怎麼辦呢？"畢垣説："王如果問你，你祇説是就行了。不然，你必定免不了遭殃。"郅輔進去後，司馬顒問他説："張方謀反，你知道嗎？"郅輔答："是。"司馬顒説："派你去抓他行嗎？"郅輔又答："是。"司馬顒便派郅輔給張方送信，并命令郅輔趁機殺掉張方。郅輔平日受張方親寵，因而他持刀進門時，守門的人没有産生懷疑。趁着在燈下開啓書信時，郅輔斬下了張方的頭。司馬顒任郅輔爲安定太守。起初，繆播等人議論殺掉張方後，要把他的頭顱送到司馬越那裏，希望東軍可以停息戰火。到聽説張方死了，却争相入關，司馬顒很恨他們，又派人殺了郅輔。

史臣曰：晋氏之禍難荐臻，實始藩翰。解系等以干時之用，處危亂之辰，并托迹府朝，參謀王室。或抗忠盡節，或飾詐懷奸。雖邪正殊途，而咸至誅戮，豈非時艱政紊，利深禍速者乎！古人所以危邦不入，亂邦不居，戒懼於此也。

史臣曰：晋朝的禍患紛至沓來，禍實起自藩臣。解系等人以應合時勢的才能，身處危難戰亂的年代，各自寄身於朝廷藩府，爲王室出謀劃策。有的竭盡忠誠固守亮節，有的心懷叵測巧言奸詐。雖然正義與邪惡大相徑庭，但殊途同歸，都被殺戮，這難道不是因爲時勢混亂政局動蕩，建功愈大而致禍愈速嗎！古人之所以不進入危難

的邦國，不居留於戰亂的邦國，是因爲對這一點有戒懼之心。

閻鼎

閻鼎字台臣，天水人也。初爲太傅東海王越參軍，轉卷令，行豫州刺史事，屯許昌。遭母喪，乃於密縣間鳩聚西州流人數千，欲還鄉里。值京師失守，秦王出奔密中，司空荀藩、藩弟司隸校尉組，及中領軍華恒、河南尹華薈，在密縣建立行臺，以密近賊，南趣許潁。司徒左長史劉疇在密爲塢主，中書令李暅、太傅參軍騶捷劉蔚、鎮軍長史周顗、司馬李述皆來赴疇。僉以鼎有才用，且手握强兵，勸藩假鼎冠軍將軍、豫州刺史，蔚等爲參佐。

閻鼎字台臣，天水人。起初擔任太傅東海王司馬越的參軍，改任卷令，行豫州刺史事，駐兵許昌。母親去世，就在密縣一帶糾集起西部州郡的數千名流亡百姓，想要歸還故里。京城失守時，秦王出逃密縣中，司空荀藩、荀藩之弟司隸校尉荀組，以及中領軍華恒、河南尹華薈，在密縣建立行臺，因爲密距離叛賊太近，又南奔許潁。司徒左長史劉疇在密是一地之主，中書令李晅、太傅參軍騶捷劉蔚、鎮軍長史周顗、司馬李述都來投奔劉疇。衆人認爲閻鼎有才幹，而且掌握强兵，勸荀藩暫封閻鼎爲冠軍將軍、豫州刺史，劉蔚等人爲參佐。

鼎少有大志，因西土人思歸，欲立功鄉里，乃與撫軍長史王毗、司馬傅遜懷翼戴秦王之計，謂疇、捷等曰："山東非霸王處，不如關中。"河陽令傅暢遺鼎書，勸奉秦王過洛陽，謁拜山陵，徑據長安，綏合夷晋，興起義衆，克復宗廟，雪社稷之耻。鼎得書，便欲詣洛，流人謂北道近河，懼有抄截，欲南自武關向長安。疇等皆山東人，咸不願西入，荀藩及疇、捷等并逃散。鼎追藩不及，暅等見殺，唯顗、述走得免。遂奉秦王行，止上洛，爲山賊所襲，殺百餘人，率餘衆西至藍田。時劉聰向長安，爲雍州刺史賈疋所逐，走還平陽。疋遣人奉迎秦王，遂至長安，而與大司馬南陽王保、衛將軍梁芬、京兆尹梁綜等并同心推戴，立王爲皇太子，登壇告天，立社稷宗廟，以鼎爲太子詹事，總攝百揆。

閻鼎年少時便有大志，趁着西部百姓想歸返故里之機，想要在本鄉本土建立功勛，就與撫軍長史王毗、司馬傅遜想擁戴秦王，對劉疇、騶捷等人説："山東并非稱霸的地方，不如到關中。"河陽令傅暢給閻鼎寫信，勸他送秦王路經洛陽，謁拜山陵，直取長安，振興大晋，帶領義兵，恢復晋朝宗廟，爲國家雪耻。閻鼎收到這封信，便想到洛陽去，流民們説北路靠近黄河，恐怕會遭遇截擊，閻鼎就打算南從武關到長安去。劉疇等都是山東人，都不願意西入長安，荀藩和劉疇、騶捷等人全逃散。閻鼎追趕荀藩没有追上，李晅等人被殺，衹有周顗、李述得以逃脱。閻鼎便護送秦王前行，停留在上洛，遭到山賊的襲擊，殺了一百多人，閻鼎帶領其餘人馬西行到藍田。當時劉聰正向長安進軍，被雍州刺史賈疋趕跑，跑回平陽。賈疋派人奉迎秦王，到了長安。閻鼎與大司馬南陽王司馬保、衛將軍梁芬、京兆尹梁綜等同心協力擁戴秦王，立他爲皇太子，登上祭壇奏告上天，建立社稷宗廟，任閻鼎爲太子詹事，總領百事。

梁綜與鼎争權，鼎殺綜，以王毗爲京兆尹。鼎首建大謀，立功天下。

梁綜與閻鼎争權，閻鼎殺了他，任王毗爲京兆尹。閻鼎首倡復國，立功於天下。始平太守麴

始平太守麴允、撫夷護軍索綝并害其功，且欲專權，馮翊太守梁緯、北地太守梁肅，并綜母弟，綝之姻也，謀欲除鼎，乃證其有無君之心，專戮大臣，請討之，遂攻鼎。鼎出奔雍，爲氐竇首所殺，傳首長安。

允、撫夷護軍索綝都嫉恨他的功勞，而且都想專權。馮翊太守梁緯、北地太守梁肅，都是梁綜的同母兄弟，是索綝的姻親，謀劃殺掉閻鼎的計策，便陳詞證實閻鼎有無視君主之心，枉殺大臣，請求征討他，便進攻閻鼎。閻鼎出逃到雍，被氐人竇首殺害，首級傳至長安。

索靖

索靖，字幼安，敦煌人也。累世官族，父湛，北地太守。靖少有逸群之量，與鄉人氾衷、張甝、索紾、索永俱詣太學，馳名海内，號稱“敦煌五龍”。四人并早亡，唯靖該博經史，兼通内緯。州辟别駕，郡舉賢良方正，對策高第。傅玄、張華與靖一面，皆厚與之相結。

索靖，字幼安，敦煌人。索靖出自數代爲官之族，父索湛，是北地太守。索靖年少時便有超群脱俗的氣量，與同鄉人氾衷、張甝、索紾、索永同赴太學，馳名海内，號稱“敦煌五龍”。另四人都早年去世，惟索靖博通經史，兼通國家的惡事。州中徵用爲别駕，郡裏舉薦爲賢良方正，對策名列前茅。傅玄、張華與索靖僅見一面，都同他結交深厚。

拜駙馬都尉，出爲西域戊己校尉長史。太子僕同郡張勃特表，以靖才藝絶人，宜在臺閣，不宜遠出邊塞。武帝納之，擢爲尚書郎。與襄陽羅尚、河南潘岳、吴郡顧榮同官，咸器服焉。

索靖任駙馬都尉，外任西域戊己校尉長史。太子僕同郡人張勃特地上表，認爲索靖才藝出衆，應該在臺閣任職，不宜遠派至邊塞。武帝接受了這一建議，擢升索靖爲尚書郎。與襄陽羅尚、河南潘岳、吴郡顧榮同官，諸位都器重佩服他。

靖與尚書令衛瓘俱以善草書知名，帝愛之。瓘筆勝靖，然有楷法，遠不能及靖。靖在臺積年，除雁門太守，遷魯相，又拜酒泉太守。惠帝即位，賜爵關内侯。靖有先識遠量，知天下將亂，指洛陽宫門銅駝，嘆曰：“會見汝在荆棘中耳!”

索靖和尚書令衛瓘都以擅長草書而知名，武帝很喜歡他們。衛瓘的字勝於索靖，但論書寫的規範，衛瓘遠不如索靖。索靖在臺多年，擔任雁門太守，改任魯相，又任酒泉太守。惠帝即位，賜爵爲關内侯。索靖有先見之明，預知天下將要大亂，指着洛陽皇宫門前的銅駝，感嘆道：“我將在荆棘之中再見到你了。”

元康中，西戎反叛，拜靖大將軍梁王肜左司馬，加蕩寇將軍，屯兵粟邑，擊賊，敗之。遷始平内史。及趙王倫篡位，靖應三王義舉，以左衛將軍討孫秀有功，加散騎常侍，遷後將軍。太安末，河間王顒舉兵向洛陽，拜靖使持節、監洛城諸軍事、游擊將軍，領雍、秦、凉義兵，與賊戰，大破之，靖亦被傷而卒，追贈太常，時年六十五。後又贈司空，進封安樂亭侯，謚曰莊。

元康年間，西戎反叛，授索靖爲大將軍梁王司馬肜的左司馬，加官蕩寇將軍，在粟邑屯兵，攻打叛賊，打敗了他們。升任始平内史。趙王司馬倫篡位，索靖參加齊王、成都王、河間王的義舉，以左衛將軍討伐孫秀有功，加散騎常侍，升後將軍。太安末年，河間王司馬顒帶兵進發洛陽，授索靖使持節、監洛城諸軍事、游擊將軍，統領雍、秦、凉州義兵，與叛賊交戰，大敗敵軍。索靖也負傷身亡，追贈爲太常，當時他六十五歲。後來又追贈司空，進封安樂亭侯，謚號莊。

靖著《五行三統正驗論》，辯理陰陽氣運。又撰《索子》、《晋詩》各二十卷。又作《草書狀》，其辭曰：

聖皇御世，隨時之宜。倉頡既生，書契是爲。科斗鳥篆，類物象形。睿哲變通，意巧兹生。損之隸草，以崇簡易。百官畢修，事業并麗。蓋草書之爲狀也，婉若銀鈎，漂若驚鸞。舒翼未發，若舉復安；蟲蛇虬蟉，或往或還。類阿那以羸形，欻奮釁而桓桓。及其逸游肹嚮，乍正乍邪。騏驥暴怒逼其轡，海水窊隆揚其波。芝草蒲陶還相繼，棠棣融融載其華。玄熊對踞于山岳，飛燕相追而差池。舉而察之，又似乎和風吹林，偃草扇樹。枝條順氣，轉相比附，窈嬈廉苫，隨體散布。紛擾擾以猗靡，中持疑而猶豫。玄螭狡獸嬉其間，騰猨飛鼬相奔趣。凌魚奮尾，蛟龍反據。投空自竄，張設牙距。或若登高望其類，或若既往而中顧，或若俶儻而不群，或若自檢於常度。

於是多才之英，篤藝之彦，役心精微，耽此文憲。守道兼權，觸類生變。離析八體，靡形不判。去繁存微，大象未亂。上理開元，下周謹案。騁辭放手，雨行冰散。高音翰厲，溢越流漫。忽班班而成章，信奇妙之焕爛。體磥落而壯麗，姿光潤以粲粲。命杜度運其指，使伯英迴其腕。著絶勢於紈素，垂百世之殊觀。

先時，靖行見姑臧城南石地，曰：“此後當起宫殿。”至張駿，於其地立南城，起宗廟，建宫殿焉。

索靖著《五行三統正驗論》，辯説陰陽氣運。又撰有《索子》、《晋詩》各二十卷。另作《草書狀》，其中論道：

聖皇駕馭天下，順應時勢。倉頡誕生於世，創造文字。蝌蚪鳥篆之字，模仿萬物之形。睿智變通，意蕴工巧。删减筆畫及於隸草，崇尚簡易。百官畢修，事業同輝。草書的筆勢形狀，婉轉如同銀鈎，飄忽有若驚鸞。展開羽翼却未高飛，像似升騰又復歸安静；蟲蛇虬蟉，來往游走。似婀娜而羸弱，忽奮疾而威武。至於飄逸瀰漫之氣，則乍正乍邪。騏驥暴怒催逼繮轡，海水起伏激揚波濤。芝草葡萄蜿蜒相繼，棠棣綻放花蕾。玄熊對踞山岳，飛燕相追蹁躚。統而觀之，又似乎和風吹林，草伏樹摇。枝條順暢，自相依倚，妖嬈纖細，隨體散布。紛紛擾擾隨風飄拂，猶猶豫豫似持疑。玄螭狡獸嬈戲其間，騰猿飛鼬相互追逐。凌空之魚振動尾翼，倒海蛟龍返回而居。落筆空靈好似縱身高天，筆勢遒勁如同張開爪牙。有的如登高望其同類，有的如前往而回首，有的如倜儻不群，有的如約束合於常規。

於是多才的英傑，愛藝的學者，潛心研究，專於書法。守道而又變化，觸類旁通而能變通。離析八體，無形不辨。去繁存精，大形未亂。上學創始之時，下理後人之法。騁辭放手，如同雨行冰散。高昂振奮，流衍漫溢。看似排列整齊而成章，實神奇奥妙而奪目。通體磊落壯麗，姿態光潤而鮮明。令杜度運指，使伯英回腕。在紈素間書寫絶妙的手迹，爲百代流傳下不朽的奇觀。

早先，索靖路經姑臧城南的石地，説：“這裏日後將要築起宫殿。”到張駿時，在石地上建南城，立宗廟，建宫殿。

靖有五子：鯁、綣、璆、聿、綝，皆舉秀才。聿，安昌鄉侯，卒。少子綝最知名。

索綝

綝字巨秀，少有逸群之量，靖每曰："綝廊廟之才，非簡札之用，州郡吏不足污吾兒也。"舉秀才，除郎中。嘗報兄仇，手殺三十七人，時人壯之。俄轉太宰參軍，除好畤令，入爲黄門侍郎，出參征西軍事，轉長安令，在官有稱。

及成都王穎劫遷惠帝幸鄴，穎爲王浚所破，帝遂播越。河間王顒使張方及綝東迎乘輿，以功拜鷹揚將軍，轉南陽王模從事中郎。劉聰侵掠關東，以綝爲奮威將軍以禦之，斬聰將吕逸，又破聰黨劉豐，遷新平太守。聰將蘇鐵、劉五斗等劫掠三輔，除綝安西將軍、馮翊太守。綝有威恩，華夷嚮服，賊不敢犯。

及懷帝蒙塵，長安又陷，模被害，綝泣曰："與其俱死，寧爲伍子胥。"乃赴安定，與雍州刺史賈疋、扶風太守梁綜、安夷護軍麴允等糾合義衆，頻破賊黨，修復舊館，遷定宗廟。進救新平，小大百戰，綝手擒賊帥李羌，與閻鼎立秦王爲皇太子，及即尊位，是爲愍帝。綝遷侍中、太僕，以首迎大駕、升壇授璽之功，封弋居伯。又遷前將軍、尚書右僕射、領吏部、京兆尹，加平東將軍，進號征東。尋又詔曰："朕昔遇厄運，遭家不造，播越宛楚，爰失舊京。幸宗廟寵靈，百辟宣力，得從藩衛，托乎群公之上。社稷之不隕，實公是賴，宜贊百揆，傅弼朕躬。其授衛將軍，領太尉，位特進，軍國之事悉以委之。"

及劉曜侵逼王城，以綝爲都督征

索靖有五個兒子：索鯁、索綣、索璆、索聿、索綝，五人都舉爲秀才。索聿，是安昌鄉侯，已死。小兒子索綝最知名。

索綝字巨秀，年輕時便有出衆的器量，索靖常說："索綝是朝廷之才，不能僅派作文書之用，州郡吏不值得玷污我的兒子。"索綝被舉爲秀才，任郎中。曾爲報兄長之仇，親手殺了三十七人，當時的人都認爲他勇壯。不久轉任太宰參軍，任好畤令，入宫爲黄門侍郎，外任參征西軍事，轉任長安令，在官任職期間受到稱譽。

到了成都王司馬穎劫持惠帝遷至鄴時，司馬穎被王浚打敗，惠帝便流亡在外。河間王司馬顒派張方和索綝東迎惠帝，索綝因功授鷹揚將軍，轉任南陽王司馬模從事中郎。劉聰擄掠關東，任索綝爲奮威將軍抵禦劉聰，索綝斬殺了劉聰的將領吕逸，又擊敗劉聰的黨徒劉豐，遷任新平太守。劉聰的將領蘇鐵、劉五斗等劫掠京城附近，任索綝爲安西將軍、馮翊太守。索綝恩威并用，華夏和夷人都順服他，敵不敢來犯。

懷帝蒙難，長安又淪陷，司馬模被害，索綝哭泣着說："與其與他一同赴死，不如當伍子胥。"於是趕到安定，與雍州刺史賈疋、扶風太守梁綜、安夷護軍麴允等人集合起義兵，多次擊敗反叛的賊黨，修復舊時的館舍，遷定宗廟。進兵解救新平，經歷了大小百餘戰，索綝活捉了叛黨的主帥李羌，與閻鼎一起立秦王爲皇太子，秦王即位，即是愍帝。索綝升任侍中、太僕，因奉迎皇上、升壇授璽的首功，封爲弋居伯。又改任前將軍、尚書右僕射、領吏部、京兆尹，加平東將軍，進號征東將軍。不久又下詔稱："朕昔日遭逢厄運，處身失所，流亡宛楚，失去舊都。幸蒙宗廟降靈，百官獻力，使我得到衆臣護衛，托身於群公之上。國家没有隕墜，是仰賴索綝之力，應該委派統領百官，輔佐朕身。授索綝衛將軍，兼任太尉，位特進，軍事國務都托付給他。"

劉曜侵逼王城時，任索綝爲都督征東大將

東大將軍，持節討之。破曜呼日逐王呼延莫，以功封上洛郡公，食邑萬户，拜夫人荀氏爲新豐君，子石元爲世子，賜子弟二人鄉亭侯。劉曜入關芟麥苗，綝又擊破之。自長安伐劉聰，聰將趙冉杖其累捷，有自矜之色，帥精騎數百與綝戰，大敗之，冉單馬而走。轉驃騎大將軍、尚書左僕射、録尚書，承制行事。

軍，持節討伐叛軍。打敗劉曜的呼日逐王呼延莫，因戰功封爲上洛郡公，食邑萬户，封他的夫人荀氏爲新豐君，兒子石元爲世子，賜子弟二人爲鄉亭侯。劉曜入關來割麥苗，索綝再次打退了他們。自從在長安攻伐劉聰以來，劉聰的將領趙冉依仗自己的多次戰功，而露出居功自傲的神色，帶領數百名精鋭的騎兵與索綝交戰，索綝大敗敵軍，趙冉單騎逃跑。索綝轉任驃騎大將軍、尚書左僕射、録尚書，禀承皇帝旨意奉行職事。

劉曜復率衆入馮翊，帝累徵兵於南陽王保，保左右議曰："蝮蛇在手，壯士解其腕。且斷隴道，以觀其變。"從事中郎裴詵曰："蛇已螫頭，頭可截不?"保以胡崧行前鋒都督，須諸軍集，乃當發。麴允欲挾天子趣保，綝以保必逞私欲，乃止。自長安以西，不復奉朝廷。百官饑乏，采稆自存。時三秦人尹桓、解武等數千家，盗發漢霸、杜二陵，多獲珍寶。帝問綝曰："漢陵中物何乃多邪?"綝對曰："漢天子即位一年而爲陵，天下貢賦三分之，一供宗廟，一供賓客，一充山陵。漢武帝饗年久長，比崩而茂陵不復容物，其樹皆已可拱。赤眉取陵中物不能減半，于今猶有朽帛委積，珠玉未盡。此二陵是儉者耳，亦百世之誡也。"

劉曜又一次率領衆人攻入馮翊，愍帝多次徵召南陽王司馬保兵馬，司馬保左右的官吏議論説："蝮蛇咬手，壯士切斷自己的手腕。我們暫且切斷通往隴的道路，來觀察變化。"從事中郎裴詵説："蛇已咬了頭，頭可以截取嗎?"司馬保任胡崧爲前鋒都督，等待諸軍集合，就要出發。麴允想挾天子投奔司馬保，索綝認爲司馬保一定會追求個人的欲望，就中止了這種做法。從長安往西這一帶，不再奉行朝廷的命令。百官飢餓困乏，采集野生的禾穀各自爲生。當時三秦人尹桓、解武等數千家百姓，發掘盗竊了漢代的霸陵、杜陵，從中盗取了許多珍賓。愍帝問索綝："漢墓中的器物爲什麽這樣多呢?"索綝回答："漢天子即位一年後就建造陵墓，把全國的貢賦分成三份，一份供奉宗廟，一份供給賓客，另一份充實山陵。漢武帝享有皇位的年代久長，他去世時茂陵已不再能容下更多的器物，那裏的樹都有合抱粗了。赤眉軍攫取了陵中的器物還不到半數，至今仍有朽爛的絲帛堆積着，珠寶玉器也没有取盡。霸陵、杜陵衹是儉省的陵墓而已，也可作爲對後代百世的鑒戒。"

後劉曜又率衆圍京城，綝與麴允固守長安小城。胡崧承檄奔命，破曜于靈臺。崧慮國家威舉，則麴、索功盛，乃案兵渭北，遂還槐里。城中饑窘，人相食，死亡逃奔不可制，唯涼州義衆千人守死不移。帝使侍中宋敞送箋降于曜。綝潛留敞，使其子説曜曰："今城中食猶足支一歲，未易可克也。若許綝以車騎、儀同、萬户郡

後來劉曜又帶領軍隊圍攻京城，索綝與麴允固守長安小城。胡崧接受檄書奔走應命，在靈臺打敗劉曜。胡崧考慮到國家的權勢一旦重建，麴允、索綝功居前位，於是胡崧在渭河北岸按兵不動，返回了槐里。長安城中飢餓的狀況十分急迫，百姓相食，死亡逃跑的人不可控制，衹有涼州的義軍死守没有動摇。愍帝派侍中宋敞送書信向劉曜投降。索綝暗自留下宋敞，派自己的兒子去勸説劉曜道："現在城裏的糧食還足以維持一

公者，請以城降。”曜斬而送之曰：“帝王之師，以義行也。孤將軍十五年，未嘗以譎詭敗人，必窮兵極勢，然後取之。今索綝所説如是，天下之惡一也，輒相爲戮之。若審兵食未盡者，便可勉强固守。如其糧竭兵微，亦宜早悟天命。孤恐霜威一震，玉石俱摧。”及帝出降，綝隨帝至平陽，劉聰以其不忠於本朝，戮之於東市。

年，不容易攻克。如果能答應讓索綝任車騎、儀同、萬户郡公的話，他請求以長安一城投降。”劉曜殺了他并送回説：“帝王的軍隊，憑藉道義行事。我統率軍隊十五年，不曾通過詭譎的言辭來打敗對方，必定要窮盡兵力之後，再攻克敵軍。現在照索綝的説法，天下人嫌惡統一，總是互相殺戮。如果確實是城中軍糧未盡的話，便可以奮力固守。如果城中彈盡糧絶，也應該早日悟到天命。我擔心一震威嚴，玉石俱焚。”到愍帝出城投降時，索綝隨從愍帝到了平陽，劉聰認爲他不忠於朝廷，在東市殺了他。

賈疋

賈疋字彦度，武威人，魏太尉詡之曾孫也。少有志略，器望甚偉，見之者莫不悦附，特爲武夫之所瞻仰，願爲致命。初辟公府，遂歷顯職，遷安定太守。雍州刺史丁綽，貪横失百姓心，乃譖疋于南陽王模，模以軍司謝班伐之。疋奔瀘水，與胡彭蕩仲及氐竇首結爲兄弟，聚衆攻班。綽奔武都，疋復入安定，殺班。愍帝以疋爲驃騎將軍、雍州刺史，封酒泉公。

時諸郡百姓饑饉，白骨蔽野，百無一存。疋帥戎晋二萬餘人，將伐長安，西平太守竺恢亦固守。劉粲聞之，使劉曜、劉雅及趙染距疋，先攻恢，不克，疋邀擊，大敗之，曜中流矢，退走。疋追之，至于甘泉。旋自渭橋襲蕩仲，殺之。遂迎秦王，奉爲皇太子。後蕩仲子夫護帥群胡攻之，疋敗走，夜墮于澗，爲夫護所害。疋勇略有志節，以匡復晋室爲己任，不幸顛墜，時人咸痛惜之。

賈疋字彦度，武威人，魏太尉賈詡的曾孫。少年時便深謀遠慮，器度名望都不同凡人，見過他的人都願意依附他，他特别受到武夫的敬重，願意爲他效力拼命。起初任職公府，不久便任顯要的官職，升任安定太守。雍州刺史丁綽，因貪婪强横而失去民心，在南陽王司馬模面前詆毁賈疋，司馬模派軍司謝班討伐賈疋。賈疋逃到瀘水，與胡人彭蕩仲和氐人竇首結成兄弟，聚集衆人攻打謝班。丁綽逃到武都，賈疋又進入安定，殺了謝班。愍帝任賈疋爲驃騎將軍、雍州刺史，封爲酒泉公。

當時各郡百姓忍飢挨餓，白骨遍野，百無一存。賈疋率領戎晋二萬餘人，將要進攻長安，西平太守竺恢也頑强地守衛長安。劉粲聽説了這種情況，派劉曜、劉雅和趙染抗擊賈疋。賈疋先進攻竺恢，没有成功，賈疋又攔路截擊，大敗敵軍。劉曜被流矢射中，撤退逃跑。賈疋追趕他，直至甘泉。不久又在渭橋襲擊蕩仲，殺了他。接着奉迎秦王，立爲皇太子。後來蕩仲之子夫護帶領許多胡人進攻賈疋，賈疋戰敗而逃，夜間墜落在山澗中，被夫護殺害。賈疋有勇有謀固守氣節，以恢復晋室爲己任，不幸翻落澗中，當時之人都很痛心惋惜。

史臣曰：自永嘉蕩覆，宇内横流，億兆靡依，人神乏主。于時武皇之胤，惟有建興，衆望攸歸，曾無與

史臣曰：自永嘉年間王室傾覆，天下災禍横流，億萬百姓無所依附，人神失主。此時晋武帝的後代功業，僅見於秦王建興年間，衆望所歸，

二。閻鼎等忠存社稷，志在經綸，乃契闊艱難，扶持幼孺，遂得纂堯承緒，祀夏配天，校績論功，有足稱矣。然而抗滔天之巨寇，接凋弊之餘基，威略未申，尋至傾覆。昔宗周遭犬戎而東徙，有晉違獯狄而西遷，彼既靈慶悠長，此則禍難遄及，豈愍皇地非奥主，將綝允材謝輔臣，何脩短之殊途，而成敗之異數者也？

同心同德。閻鼎等人忠於社稷，志在治國，於是歷盡離散艱難，扶持幼弱之帝，得以繼承自堯垂世的祖業，祭祀夏禹而配享天帝。考校政績品評功德，足值得稱道。然而抵抗凶猛的敵寇，接續凋零破敗的餘業，威勢尚未伸張，不久又至顛覆。往昔宗周蒙受犬戎攻伐而往東遷徙，有晉遭逢獯狄來犯而向西遷移，那時福慶悠長，此時却禍難速至，難道是愍皇不應居國君之地，索綝、麴允不是輔臣之才嗎，爲何長短不同、成敗迥異呢？

贊曰：懷惠不競，戚藩力爭。狙詐參謀，憑凶亂政。爲惡不已，并羅非命。解繆忠肅，無聞餘慶。愍皇纂戎，實賴群公。鼎圖福始，綝遂凶終。

贊曰：懷帝、惠帝不强，外戚藩國力爭。詭詐之臣參謀，乘危亂政。爲非作歹不止，死於非命。解氏、繆播忠肅，未曾得到後福。愍皇繼承大業，實是仰賴群公。以閻鼎立主開始，以索綝遭斬殺而結束。

晉書卷六十一

列傳第三十一

周浚

周浚字開林，汝南安成人也。父裴，少府卿。浚性果烈，以才理見知，有人倫鑒識。鄉人史曜素微賤，衆所未知，浚獨引之爲友，遂以妹妻之，曜竟有名於世。

浚初不應州郡之辟，後仕魏爲尚書郎。累遷御史中丞，拜折衝將軍、揚州刺史，封射陽侯。隨王渾伐吴，攻破江西屯戍，與孫晧中軍大戰，斬僞丞相張悌等首級數千，俘馘萬計，進軍屯于橫江。

時聞龍驤將軍王濬既破上方，别駕何惲說浚曰："張悌率精鋭之卒，悉吴國之衆，殄滅於此，吴之朝野莫不震懾。今王龍驤既破武昌，兵威甚盛，順流而下，所向輒克，土崩之勢見矣。竊謂宜速渡江，直指建鄴，大軍卒至，奪其膽氣，可不戰而擒。"浚善其謀，便使白渾。惲曰："渾暗於事機，而欲慎己免咎，必不我從。"浚固使白之，渾果曰："受詔但令江北抗衡吴軍，不使輕進。貴州雖武，豈能獨平江東！今者違命，勝不足多；若其不勝，爲罪已重。且詔令龍驤受我節度，但當具君舟楫，一時俱濟耳。"惲曰："龍驤克萬里之寇，以既濟之功來受節度，未之聞也。且握兵之要，可則奪之，所謂受命不受辭也。今渡江必全克獲，將有何慮？若

周浚字開林，汝南安成人。父周裴，任少府卿。周浚性格果敢剛烈，因有才思爲人所知，擅長識别人才。同鄉人史曜一貫貧賤卑微，衆人都不知其人，周浚偏以史曜爲友，而把妹妹嫁給他，史曜最終有名於世。

周浚當初不接受州郡的徵召，後來在魏任尚書郎。多次升遷至御史中丞，授折衝將軍、揚州刺史，封爲射陽侯。跟隨王渾攻吴，攻破江西的戍軍，與孫晧的中軍激戰，斬了僞丞相張悌等共數千人的首級，俘虜數以萬計，進軍駐扎在橫江。

當時聽說龍驤將軍王濬已經攻克上游城鎮，别駕何惲勸說周浚道："張悌統率着精鋭的部隊，都是吴國的部衆，在此地被我們消滅了，吴國朝野無不震撼懾服。現在王龍驤已經攻克武昌，軍威强盛，沿江順流而下，所向無敵攻無不克，吴已顯現出土崩瓦解之勢。我私下認爲應該迅速渡江，直奔建鄴，大軍突然而至，奪了吴的膽量氣勢，可以不戰而擒敵。"周浚認爲這是條妙計，便派人禀告王渾。何惲說："王渾不明事理，而想保身免於過失，一定不會同意我們的意見。"周浚仍堅持派人禀告王渾，王渾果然說："詔書僅命令我們在江北與吴軍抗衡，没有讓我們輕易進軍。貴州雖然武力强大，豈能獨自平定江東！現在違背了皇命，即便取勝也不足爲榮；如若不勝，罪責更重。再說詔令龍驤將軍要接受我們的指揮，衹待備齊舟楫，我們與他們同時渡江而已。"何惲說："龍驤將軍攻克了萬里敵寇，以已成的戰功來接受我們的指揮，這是不曾聽說過的

疑於不濟，不可謂智；知而不行，不可謂忠，實鄙州上下所以恨恨也。”渾執不聽。居無何而濬至，渾召之不來，乃直指三山，孫晧遂降於濬。渾深恨之，而欲與濬争功。惲箋與浚曰：“《書》貴克讓，《易》大謙光，斯古文所咏，道家所崇。前破張悌，吴人失氣，龍驤因之，陷其區宇。論其前後，我實緩師，動則爲傷，事則不及。而今方競其功。彼既不吞聲，將虧雍穆之弘，興矜争之鄙，斯愚情之所不取也。”浚得箋，即諫止渾，渾不能納，遂相表奏。

事。再説掌握兵權的關鍵，是時機允許就奪取，這就是所謂接受命令而不接受辭讓。現在渡江必定大獲全勝，還有什麽顧慮呢？如果對成功尚有懷疑，不能叫作智；如果明知能勝而不行，不能叫作忠，實爲州中上下衆人抱恨不已。”王渾固執己見不肯依從。過了不久王濬軍到，王渾召見王濬而王濬不聽從召唤，徑直進軍三山，孫晧於是向王濬投降。王渾懷恨在心，想與王濬争功。何惲送書信給周浚説：“《尚書》中尊崇禮讓，《周易》中贊賞謙讓，這是古文所吟咏的，道家所崇尚的。前次我們打敗張悌，吴人喪失了氣勢，龍驤將軍乘着有利的時機，攻陷了吴的大片土地。若論先後，我們實在是後至之師，行動上既已受損，大事又未能成功。但現在却要争功。對方既不忍氣吞聲，那麽雙方將失去和睦，引起恃功相争的鄙習，這是我認爲不足取的行爲。”周浚收到信後，立即勸諫阻止王渾，王渾不能接受勸告，便進表呈奏。

浚既濟江，與渾共行吴城壘，綏撫新附，以功進封成武侯，食邑六千户，賜絹六千匹。明年，移鎮秣陵。時吴初平，屢有逃亡者，頻討平之。賓禮故老，搜求俊乂，甚有威德，吴人悦服。

周浚渡江後，與王渾同道巡行吴的城鎮營壘，安撫新近歸附的吴人，因功進封爲成武侯，食邑有六千户，賜絹六千匹。第二年，遷移到秣陵鎮守。當時吴國剛剛被平定，經常有亡命之徒，周浚多次討伐平定了他們。對老人待以賓客的禮儀，尋求德高望重的賢人，頗有威嚴恩德，吴人對他心悦誠服。

初，吴之未平也，浚在弋陽，南北爲互市，而諸將多相襲奪以爲功。吴將蔡敏守于沔中，其兄珪爲將在秣陵，與敏書曰：“古者兵交，使在其間，軍國固當舉信義以相高。而聞疆埸之上，往往有襲奪互市，甚不可行，弟慎無爲小利而忘大備也。”候者得珪書以呈浚，浚曰：“君子也。”及渡江，求珪，得之，問其本，曰：“汝南人也。”浚戲之曰：“吾固疑吴無君子，而卿果吾鄉人。”

當初，吴國尚未平定的時候，周浚在弋陽，南北相互往來貿易，而將領中有不少人以出其不意地奪取財物爲功。吴將蔡敏駐守在沔中，他的哥哥蔡珪在秣陵帶兵，給蔡敏去信説：“古代雙方交戰，若處於交界之地，軍隊和國家本當以崇尚信義爲德。我却聽説在國界上，常常發生襲取貿易物資的事情，這是很不好的，弟要注意别爲小利而忘記了大局啊。”偵察的士兵獲取了蔡珪這封信交給周浚，周浚閲後説道：“這是個君子。”渡過長江後，找到了蔡珪，周浚詢問他的祖籍，蔡珪回答説：“汝南人。”周浚戲言道：“我本來懷疑吴地没有君子，而你果然是我們的同鄉人。”

遷侍中。武帝問浚：“卿宗後生，

周浚升任侍中。武帝問他：“你們家族中的

稱誰爲可?"答曰:"臣叔父子恢,稱重臣宗;從父子馥,稱清臣宗。"帝并召用。浚轉少府,以本官領將作大匠。改營宗廟訖,增邑五百户。後代王渾爲使持節、都督揚州諸軍事、安東將軍,卒于位。三子:顗、嵩、謨。顗嗣爵,别有傳云。

年輕一輩中,你認爲誰可以任用?"周浚回答説:"我叔父的兒子周恢,在我宗族中享有重名;伯父的兒子周馥,在我宗族中享有清名。"武帝召用了他們二位。周浚轉任少府,以本官兼任將作大匠。改建宗廟完畢,增加食邑五百户。後代王渾爲使持節、都督揚州諸軍事、安東將軍,在官位上死去。周浚有三個兒子:周顗、周嵩、周謨。周顗繼承爵位,本書另有傳。

周嵩

嵩字仲智,狷直果俠,每以才氣陵物。元帝作相,引爲參軍。及帝爲晋王,又拜奉朝請。嵩上疏曰:"臣聞取天下者,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故古之王者,必應天順時,義全而後取,讓成而後得,是以享世長久,重光萬載也。今議者以殿下化流江漢,澤被六州,功濟蒼生,欲推崇尊號。臣謂今梓宫未反,舊京未清,義夫泣血,士女震動;宜深明周公之道,先雪社稷大耻,盡忠言嘉謀之助,以時濟弘仁之功,崇謙謙之美,推後己之誠;然後揖讓以謝天下,誰敢不應,誰敢不從!"由是忤旨,出爲新安太守。

周嵩字仲智,耿介剛直果敢豪俠,常常以才氣凌駕於人。元帝做相時,把周嵩任爲參軍,元帝當了晋王,又授周嵩奉朝請。周嵩上疏説:"我認爲奪取天下的人,往往因無爲而得。到他忙於治事時,便没有力量去奪取天下。因此古代的君王,必定應天順時,德義具全而後取天下,禮讓而後得君位,因而享世長久,光輝照耀千萬載。現在官員們認爲殿下教化流於江漢,恩澤廣及六州,有拯救蒼生之功,都想推崇殿下爲帝。我認爲當今先王的棺木尚未返回山陵,舊日的京都尚未整頓完畢,義士懷恨啼泣,百姓未安;應該深明周公之道,先爲國家雪耻,廣爲徵求盡忠之言上佳之謀以輔佐朝政,施行寬弘仁愛之政,崇尚謙遜的美德,推許後進;這樣做了之後,再以禮讓來謝天下人擁戴的厚意,誰敢不應順,誰敢不服從!"周嵩因此違背了晋王的旨意,出京任新安太守。

嵩怏怏不悦,臨發,與散騎郎張嶷在侍中戴邈坐,褒貶朝士,又詆毁邈,邈密表之。帝召嵩入,面責之曰:"卿矜豪傲慢,敢輕忽朝廷,由吾不德故耳。"嵩跪謝曰:"昔唐虞至聖,四凶在朝。陛下雖聖明御世,亦安能無碌碌之臣乎!"帝怒,收付廷尉。廷尉華恒以嵩大不敬棄市論,嶷以扇和減罪除名。時顗方貴重,帝隱忍。久之,補廬陵太守,不之職,更拜御史中丞。

周嵩怏怏不樂,臨出發前,與散騎郎張嶷在侍中戴邈處閑坐,對朝廷的官吏品評褒貶,又詆毁戴邈,戴邈暗中上表告發他。元帝召周嵩入朝,當面指責他説:"你居功自傲,竟敢藐視朝廷,這是因爲我没有德義的緣故。"周嵩下跪謝罪道:"古時候唐虞十分聖明,當時朝中尚且有四凶。而今陛下雖以聖明統治天下,又怎能没有平庸無能的臣子呢!"元帝很生氣,把周嵩交付廷尉問罪。廷尉華恒以周嵩不敬皇帝而判處死罪,張嶷以煽惑罪爲他減罪而判處削職爲民。當時周顗正處於顯赫的地位,元帝克制忍耐下來。過了很長時間,周嵩補任廬陵太守,不到任,改任御史中丞。

是時帝以王敦勢盛，漸疏忌王導等。嵩上疏曰：

臣聞明君思隆其道，故賢智之士樂在其朝；忠臣將明其節，故量時而後仕。樂在其朝，故無過任之譏；將明其節，故無過寵之謗。是以君臣并隆，功格天地。近代以來，德廢道衰，君懷術以御臣，臣挾利以事君，君臣交利而禍亂相尋，故得失之迹難可詳言。臣請較而明之。

夫傅說之相高宗，申召之輔宣王，管仲之佐齊桓，衰范之翼晉文，或宗師其道，垂拱受成，委以權重，終致匡主，未有憂其逼己，還爲國蠹者也。始田氏擅齊，王莽篡漢，皆藉封土之强，假累世之寵，因暗弱之主，資母后之權，樹比周之黨，階絶滅之勢，然後乃能行其私謀，以成簒奪之禍耳。豈遇立功之主，爲天人所相，而能運其奸計，以濟其不軌者哉！光武以王族奮於閭閻，因時之望，收攬英奇，遂續漢業，以美中興之功。及天下既定，頗廢黜功臣者，何哉？武力之士不達國體，以立一時之功，不可久假以權勢，其興廢之事，亦可見矣。近者三國鼎峙，并以雄略之才，命世之能，皆委賴俊哲，終成功業，貽之後嗣，未有愆失遺方來之恨者也。

今王導、王廙等，方之前賢，猶有所後。至於忠素竭誠，義以輔上，共隆洪基，翼成大業，亦昔之亮也。雖陛下乘奕世之德，有天人之會，割據江東，奄有南極，龍飛海嵎，興復舊

此時元帝因王敦勢力强大，漸漸疏遠討厭王導等人。周嵩上疏道：

我聽説聖明君主想實行仁義之道，賢能明智之士樂於躋身朝廷；忠誠之臣將公行仁義，故審時度勢而任職。樂於在朝，因而没有超越職權的譏刺；明示氣節，因而没有過分得寵的毁謗。所以君臣都建功立業，功至天地。近年以來，德義廢退政道衰微，君以權術來控制臣下，臣子暗挾私利以事奉君主，君臣相互謀利而禍亂交替發生，其得失難以詳言。請允許我闡明其義。

傅説輔佐高宗武丁，申侯召公輔佐周宣王，管仲輔助齊桓公，趙衰臯范輔佐晉文公，推行他們的政治主張，君主放手而天下治，委以重任，終於達到匡輔君主的目的，君主不憂慮他們威逼王位，也没有把他們當作國家的蠹蟲。當初田氏在齊國專權，王莽篡奪劉漢政權，都是靠封地的强大，藉長期的寵幸，操縱昏庸之主，靠外戚的權勢，建立相互勾結的私黨，形成殺人滅族的形勢，得以施行他們的陰謀，釀成篡奪皇權的災禍。如果遇到功業卓著的君主，上爲蒼天福佑下爲百姓擁戴，這類人難道還能推行陰謀詭計、實現其篡權的陰謀嗎！漢光武帝以王族的身份從民間崛起，順應時人期望，招攬英士奇才，接續漢朝大業，而成就了中興的功勞。到天下安定後，光武多次廢黜功臣，這是什麽原因呢？武將們不通國體，因立一時之功，不可長期給他們權勢，國家廢立之事，從中可見一二。近代三國鼎立，都靠雄才大略，世之英傑，而委托依賴賢能之士，成就了一代功業，留傳給後代，没有留下失誤造成遺恨的。

現在王導、王廙等人，比之前賢，猶有不及。至於忠厚竭誠，忠義輔君，共同興盛祖先的功業，輔助實現晉的宏願，他們也都如同昔日的諸葛亮。雖然陛下擁有代代相傳的功德，有天應人和的機遇，割據江東，占有南方的邊遠境域，權力遍及海角天涯，得

物，此亦群才之明，豈獨陛下之力也。今王業雖建，羯寇未梟，天下蕩蕩，不賓者衆，公私匱竭，倉庾未充，梓宮沈淪，妃后不反，正委賢任能推轂之日也。功業垂就，晉祚方隆，而一旦聽孤臣之言，惑疑似之説，乃更以危爲安，以疏易親，放逐舊德，以佞伍賢，遠虧既往之明，顧傷伊管之交，傾巍巍之望，喪如山之功，將令賢智杜心，義士喪志，近招當時之患，遠遺來世之笑。夫安危在號令，存亡在寄任，以古推今，豈可不寒心而哀嘆哉！

以復興，這也是衆多英才的功勞，豈僅是陛下之力呢。如今王業雖已建立，然而羯寇未滅，天下動蕩，不臣服者尚多，公私財力匱竭，倉庫没有充實，皇棺沉淪，妃后未返，這正是舉賢任能的時機。功業即將告成，晉國正要復興，而一旦聽取失勢之臣的讒言，疑惑於似是而非的説法，那就又將以危難取代安寧，用疏遠之人取代親信之臣，抛棄舊賢臣，任用奸邪之人。嚴重毁滅了前賢先聖的光明，而傷害了伊尹、管仲似的忠臣，崇高的聲望將要消失，如山的功業即將喪失，而使賢智之人絶望，義勇之士喪志，近導致當今的禍患，遠招來後世的譏笑。國家的安危在於君主如何發號施令，存亡在於信任什麽樣的人，以歷史比照現實，怎能不令人寒心而哀嘆呢！

臣兄弟受遇，無彼此之嫌，而臣干犯時諱，觸忤龍鱗者何？誠念社稷之憂，欲報之於陛下也。古之明王，思聞其過，悟逆旅之言，以明成敗之由，故采納愚言，以考虚實，上爲宗廟無窮之計，下收億兆元元之命。臣不勝憂憤，竭愚以聞。

臣兄弟蒙受聖上的恩遇，彼此没有嫌隙，而我爲什麽要觸犯時政，冒犯尊上呢？我實在是爲國家憂慮，願盡力報效陛下。古代的明君，都想聽臣下言及自己的過錯，從逆耳之言中有所感悟，而知曉成敗的緣由。因此他們采納臣下的忠言，考查其中的真僞虚實，上爲皇族宗廟接續無窮作考慮，下爲億萬百姓施恩德。我不堪憂憤，竭盡愚忠以這些話上奏。

疏奏，帝感悟，故導等獲全。

奏疏呈送元帝，元帝感悟，因而王導等得以免禍。

王敦既害顗而使人吊嵩，嵩曰："亡兄天下人，爲天下人所殺，復何所吊！"敦甚銜之，懼失人情，故未加害，用爲從事中郎。嵩，王應嫂父也，以顗横遇禍，意恒憤憤，嘗衆中云："應不宜統兵。"敦密使妖人李脱誣嵩及周莚潛相署置，遂害之。嵩精於事佛，臨刑猶於市誦經云。

王敦謀害周顗後又派人向周嵩表示哀悼，周嵩説："亡兄是天下之人，被天下人殺害，還有什麽可哀悼的呢！"王敦含恨在心，又怕失去人情，因而没有加害於周嵩，任他爲從事中郎。周嵩，是王應的嫂父，因爲周顗横遭不測之禍，周嵩常常憤恨不平，曾經當衆聲稱："王應不適宜統率軍隊。"王敦暗中指使妖人李脱誣告周嵩和周莚私自設置官職并任用官吏，於是害死周嵩。周嵩篤信佛教，臨刑前還在市上誦經文。

周謨

謨以顗故，頻居顯職。王敦死後，詔贈戴若思、譙王承等，而未

周謨由於周顗的緣故，屢居要職。王敦死後，詔令追贈戴若思、譙王司馬承等人，而没

及顗。時謨爲後軍將軍，上疏曰：

臣亡兄顗，昔蒙先帝顧眄之施，特垂表啓，以參戎佐，顯居上列，遂管朝政，并與群后共隆中興，仍典選曹，重蒙寵授，忝位師傅，得與陛下揖讓抗禮，恩結特隆。加以鄙族結婚帝室，義深任重，庶竭股肱，以報所受。凶逆所忌，惡直醜正。身陷極禍，忠不忘君，守死善道，有隕無二。顗之云亡，誰不痛心，況臣同生，能不哀結！

王敦無君，由來實久，元惡之甚，古今無二。幸賴陛下聖聰神武，故能摧破凶强，撥亂反正，以寧區宇。前軍事之際，聖恩不遺，取顗息閔，得充近侍。臣時面啓，欲令閔還襲臣亡父侯爵。時卞壼、庾亮并侍御坐，壼云："事了當論顯贈。"時未淹久，言猶在耳。至於譙王承、甘卓，已蒙清復，王澄久遠，猶在論議。況顗忠以衛主，身死王事，雖嵇紹之不違難，何以過之！至今不聞復封加贈褒顯之言。不知顗有餘責，獨負殊恩，爲朝廷急於時務，不暇論及？此臣所以痛心疾首，重用哀嘆者也。不勝辛酸，冒陳愚款。

疏奏，不報。謨復重表，然後追贈顗官。

謨歷少府、丹楊尹、侍中、中護軍，封西平侯。卒贈金紫光禄大夫，謚曰貞。

周馥

馥字祖宣，浚從父弟也。父蕤，安平太守。馥少與友人成公簡齊名，俱起家爲諸王文學，累遷司徒左西

有提到周顗。當時周謨任後軍將軍，上疏道：

臣亡兄周顗，昔日承蒙先帝施恩關照，特蒙君令，參與輔佐軍務，身居顯要的官職，繼而治理朝政，與諸侯共同使王室中興，又擔任銓選官吏的選曹之職，重蒙恩寵授官，居於太傅之位，能與陛下互相揖讓行對等之禮，恩情十分厚重。加之我們家族與帝室聯姻，情義深厚責任重大，我們都希望竭盡股肱之力，報答所受的恩遇。惡人逆臣嫉恨正直之人，亡兄身陷極刑，忠不忘君，至死恪守善道，忠貞不渝。周顗被害，誰不痛心，何況我們同根所生，怎能不哀痛！

王敦目無君王，由來已久，大惡之甚，古今没有第二人。幸賴陛下聖明威武，所以能摧毁凶惡勢力，撥亂反正，安寧天下。前時正當軍事頻仍之際，聖恩無暇下逹，召取周顗的兒子周閔，充當近侍之臣。我當時曾經當面啓報，希望使周閔重襲我先父的侯爵爵位。當時卞壼、庾亮同侍御坐，卞壼説："戰争平息後自當論及顯赫的追贈。"此事未久，他的話猶在耳旁。至於譙王司馬承、甘卓，已經恢復清白的名譽，王澄距今久遠，尚且在議論之中。何況周顗忠誠衛主，爲王事而死，即使是嵇紹的不推辭危難，又怎能超過他呢！至今没有聽説恢復封爵、追贈褒揚的言語。不知是因爲周顗另有其他罪責，獨自辜負了皇上的大恩，還是因爲朝廷時務急迫，無暇論及此事？這使我痛心疾首，哀嘆重重。不堪辛酸，冒昧地陳述我的誠心。

奏疏呈送朝廷，没有回音。周謨又再次呈奏，此後追贈周顗官職。

周謨歷任少府、丹楊尹、侍中、中護軍，封西平侯。去世後贈金紫光禄大夫，謚號貞。

周馥字祖宣，是周浚的堂弟。周馥父周蕤，是安平太守。周馥年少時與朋友成公簡齊名，都初次任職爲諸王文學，多次升遷至司徒左西屬。

屬。司徒王渾表"馥理識清正，兼有才幹，主定九品，檢括精詳。臣委任責成，褒貶允當，請補尚書郎"。許之。稍遷司徒左長史、吏部郎，選舉精密，論望益美。轉御史中丞、侍中，拜徐州刺史，加冠軍將軍、假節。徵爲廷尉。

惠帝幸鄴，成都王穎以馥守河南尹。陳眕、上官巳等奉清河王覃爲太子，加馥衛將軍、録尚書，馥辭不受。覃令馥與上官巳合軍，馥以巳小人縱暴，終爲國賊，乃共司隸滿奮等謀共除之，謀泄，爲巳所襲，奮被害，馥走得免。及巳爲張方所敗，召馥還攝河南尹。暨東海王越迎大駕，以馥爲中領軍，未就，遷司隸校尉，加散騎常侍、假節，都督諸軍事於澠池。帝還宫，出爲平東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代劉準爲鎮東將軍，與周玘等討陳敏，滅之，以功封永寧伯。

馥自經世故，每欲維正朝廷，忠情懇至。以東海王越不盡臣節，每言論厲然，越深憚之。馥睹群賊孔熾，洛陽孤危，乃建策迎天子遷都壽春。永嘉四年，與長史吴思、司馬殷識上書曰："不圖厄運遂至於此！戎狄交侵，畿甸危逼。臣輒與祖納、裴憲、華譚、孫惠等三十人伏思大計，僉以殷人有屢遷之事，周王有岐山之徙，方今王都罄乏，不可久居，河朔蕭條，崤函險澀，宛都屢敗，江漢多虞，於今平夷，東南爲愈。淮揚之地，北阻塗山，南抗靈岳，名川四帶，有重險之固。是以楚人東遷，遂宅壽春，徐、邳、東海，亦足戍禦。且運漕四通，無患空乏。雖聖上神聰，元輔賢明，居儉守約，用保宗廟，未若相土遷宅，以享永祚。臣謹

司徒王渾進表稱："周馥明理廉正，兼有才幹，主管定九品的事務，考查得精審周詳。我托付督責他完成任務，對官吏褒貶允當，請求補任他爲尚書郎。"晉帝應允。漸升司徒左長史、吏部郎，選用官吏考核周密，衆人對他的評價高而聲望更美好。升任御史中丞、侍中，任徐州刺史，加冠軍將軍、假節。徵召爲廷尉。

惠帝親臨鄴地，成都王司馬穎任周馥爲河南尹。陳眕、上官巳等人擁戴清河王司馬覃爲太子，加任周馥衛將軍、録尚書，周馥推辭而未接受。司馬覃命令周馥的軍隊與上官巳合并，周馥認爲上官巳是個暴虐的小人，終將成爲危害國家的逆賊，便與司隸滿奮等人共同商議除掉上官巳，計劃泄露，遭到上官巳的襲擊，滿奮遇害，周馥逃跑免禍。到上官巳被張方打敗後，召周馥返回代任河南尹。東海王司馬越恭迎惠帝車駕時，任周馥爲中領軍，周馥没有就職，遷任司隸校尉，加任散騎常侍、假節，在澠池統管諸軍事務。惠帝返回皇宫，周馥出任平東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代劉準爲鎮東將軍，與周玘等人討伐陳敏，消滅了他的隊伍，因功封永寧伯。

周馥多經世事變故，常常考慮要匡正朝廷，情意忠誠懇切。他認爲東海王司馬越没有盡到爲臣的節義，常對他發表尖鋭嚴厲的言辭，司馬越畏懼他。周馥見到衆多寇賊十分猖狂，洛陽勢孤地危，就謀劃恭迎天子遷都壽春。永嘉四年，與長史吴思、司馬殷識上書道："没有料到國家的困厄到了如今的地步！戎狄交相侵犯，王畿郊甸形勢急迫。臣下與祖納、裴憲、華譚、孫惠等三十人思謀對策，都認爲殷人曾多次遷都，周王也徙都岐山，現在王都物資匱乏，不能長期居住，河朔萬物蕭條，崤函險峻難越，宛都屢告失敗，江漢頗多不測，當今平定之地，首推東南。淮揚地區，北邊依恃塗山，南有靈岳爲屏，名川環繞四周，有多重險要作爲堅固的要塞。因此楚人東遷，就定居壽春，徐州、下邳、東海，也足以防守抵禦。再説水路運輸四通八達，無須擔心資財空乏。雖然聖上神明，輔臣賢良，恪守儉省節約，爲保全國家，不如遷徙國都，得以享

選精卒三萬，奉迎皇駕。輒檄前北中郎將裴憲行使持節、監豫州諸軍事、東中郎將，風馳即路。荆、湘、江、揚各先運四年米租十五萬斛，布絹各十四萬匹，以供大駕。令王浚、苟晞共平河朔，臣等戮力以啓南路。遷都弭寇，其計并得。皇輿來巡，臣宜轉據江州，以恢王略。知無不爲，古人所務，敢竭忠誠，庶報萬分。朝遂夕隕，猶生之願。"

用長遠的福運。臣謹慎地選取三萬精兵，奉迎聖上。馬上傳檄前北中郎將裴憲兼使持節、監豫州諸軍事、東中郎將，迅速上路。荆、湘、江、揚諸州郡各自先運來四年的米租十五萬斛，布絹各十四萬匹，以供奉皇上使用。命令王浚、苟晞共同平定河朔，我們數人齊心合力開闢南路。遷都平寇，這些計劃必定實現。皇輿巡行新都時，我應當轉而據守江州，以恢宏皇上大略。知無不爲，古人就是這樣做的，冒昧地竭盡忠誠，希望能報答皇恩於萬一。朝得以實現而夕身亡，也是生平所心甘情願。"

越與苟晞不協，馥不先白於越，而直上書，越大怒。先是，越召馥及淮南太守裴碩，馥不肯行，而令碩率兵先進。碩貳於馥，乃舉兵稱馥擅命，已奉越密旨圖馥，遂襲之，爲馥所敗。碩退保東城，求救於元帝。帝遣揚威將軍甘卓、建威將軍郭逸攻馥于壽春。安豐太守孫惠帥衆應之，使謝摛爲檄。摛，馥之故將也。馥見檄，流涕曰："必謝摛之辭。"摛聞之，遂毁草。旬日而馥衆潰，奔于項，爲新蔡王確所拘，憂憤發病卒。

司馬越與苟晞不和，周馥没有預先告知司馬越，而直接上書，司馬越大怒。在此之前，司馬越曾經徵召周馥和淮南太守裴碩，周馥不願前行，而讓裴碩帶兵先行。裴碩對周馥有了異心，於是舉兵聲稱周馥擅自發號施令，已奉司馬越密旨謀害周馥，接着便襲擊周馥，被周馥打敗。裴碩退守東城，向元帝求援。元帝派揚威將軍甘卓、建威將軍郭逸在壽春攻打周馥。安豐太守孫惠率領士卒接應，派謝摛書寫檄文。謝摛，是周馥手下舊將。周馥見到檄文，流着淚説："這必是謝摛的文辭。"謝摛聽説後，立即銷毁了草稿。十天後周馥軍潰散，周馥逃到項，被新蔡王司馬確拘捕，周馥憂憤交加發病而死。

初，華譚之失廬江也，往壽春依馥，及馥軍敗，歸于元帝。帝問曰："周祖宣何至於反?"譚對曰："周馥雖死，天下尚有直言之士。馥見寇賊滋蔓，王威不振，故欲移都以紓國難。方伯不同，遂致其伐。曾不逾時，而京都淪没。若使從馥之謀，或可後亡也。原情求實，何得爲反!"帝曰："馥位爲征鎮，握兵方隅，召而不入，危而不持，亦天下之罪人也。"譚曰："然。馥振纓中朝，素有俊彦之稱；出據方岳，實有偏任之重，而高略不舉，往往失和，危而不持，當與天下共受其責。然謂之反，不亦誣乎!"帝意始解。

當初，華譚廬江失陷，到壽春依附周馥，周馥軍失敗後，歸附元帝。元帝問他："周馥爲什麼反叛?"華譚對答道："周馥雖然死了，天下仍有直言之士。周馥見寇賊勢力蔓延，王威不振，因而想遷都而緩解國家的危難。地方長官不同意，周馥便遭致討伐。未曾經過多長時間，京都淪陷。如果采用了周馥的計謀，或許不至於淪亡。論情求得事實，周馥怎能説是反叛！"元帝説："周馥鎮守一方，掌握一方兵權，徵召而不入，國家有難却不扶持，也算是天下的罪人了。"華譚説："是這樣的。周馥在朝中帶兵，素有俊傑的美譽；出京據守四方之岳，實在得到了過重的任用，有謀而不助，往往彼此失和，有難而不扶，周馥應當與天下人共同擔當這種責難。然而稱他反叛，是誣陷無辜！"元帝心中始有緩解。

馥有二子：密、矯。密字泰玄，性虚簡，時人稱爲清士，位至尚書郎。矯字正玄，亦有才幹。

周馥有兩個兒子：周密、周矯。周密字泰玄，性情清虚簡約，當時人稱他爲清士，官至尚書郎。周矯字正玄，也有才幹。

成公簡

成公簡字宗舒，東郡人也。家世二千石。性朴素，不求榮利，潛心味道，罔有干其志者。默識過人。張茂先每言："簡清静比楊子雲，默識擬張安世。"

成公簡字宗舒，東郡人。家世爲二千石官。性格樸素，不慕求功名利禄，潛心鑽研道理，没有什麽能干擾他的志向。默記的本領過人。張茂先常説："成公簡清静好比楊子雲，默記如同張安世。"

後爲中書郎。時馥已爲司隸校尉，遷鎮東將軍。簡自以才高而在馥之下，謂馥曰："楊雄爲郎，三世不徙，而王莽、董賢位列三司，古今一揆耳。"馥甚慚之。官至太子中庶子、散騎常侍。永嘉末，奔苟晞，與晞同没。

後來成公簡任中書郎。當時周馥已是司隸校尉，改任鎮東將軍。成公簡自認爲才高而位居周馥之下，對周馥説："楊雄爲郎，三世不得升遷，而王莽、董賢位列三司，古今同一個準則。"周馥爲此慚愧。成公簡官至太子中庶子、散騎常侍。永嘉末年，投奔苟晞，與苟晞一起被害。

苟晞

苟晞字道將，河内山陽人也。少爲司隸部從事，校尉石鑒深器之。東海王越爲侍中，引爲通事令史，累遷陽平太守。齊王冏輔政，晞參冏軍事，拜尚書右丞，轉左丞，廉察諸曹，八坐以下皆側目憚之。及冏誅，晞亦坐免。長沙王乂爲驃騎將軍，以晞爲從事中郎。惠帝征成都王穎，以爲北軍中候。及帝還洛陽，晞奔范陽王虓，虓承制用晞行兖州刺史。

苟晞字道將，河内山陽人。年輕時任司隸部從事，校尉石鑒十分器重他。東海王司馬越爲侍中，提拔他爲通事令史，多次升官至陽平太守。齊王司馬冏輔佐朝政，苟晞參議司馬冏軍事，授尚書右丞，轉任左丞，查訪各辦事部門，八座高級官員以下人人畏懼而不敢正視他。司馬冏被殺後，苟晞也坐罪免官。長沙王司馬乂爲驃騎將軍，任苟晞爲從事中郎。惠帝出兵征討成都王司馬穎，任苟晞爲北軍中候。惠帝返回洛陽時，苟晞投奔范陽王司馬虓，司馬虓禀承皇上旨意任用苟晞暫爲兖州刺史。

汲桑之破鄴也，東海王越出次官渡以討之，命晞爲前鋒。桑素憚之，於城外爲栅以自守。晞將至，頓軍休士，先遣單騎示以禍福。桑衆大震，棄栅宵遁，嬰城固守。晞陷其九壘，遂定鄴而還。西討吕朗等，滅之。後從高密王泰討青州賊劉根，破汲桑故將公師藩，敗石勒於河北，威名甚盛，時人擬之韓白。進位撫軍將軍、假節、都督青兖諸軍事，封東平郡侯，邑萬户。

汲桑攻破鄴，東海王司馬越出京在官渡討伐他，命苟晞任前鋒。汲桑早就害怕他，在城外圍起栅欄自守。苟晞將到鄴時，軍隊停止前進士兵就地休整，先派出一人向汲桑守軍曉以禍福。汲桑的士卒十分震恐，丢下栅欄連夜逃遁，環城固守。苟晞攻陷了九處堡壘，占領鄴而回師。向西征討吕朗等，消滅了他們。後來跟隨高密王司馬泰討伐青州叛賊劉根，打敗汲桑舊將公師藩，在黄河以北打敗石勒，威名很盛，當時的人們把他同韓白相比。進爲撫軍將軍、假節、都督青兖諸軍事，封東平郡侯，食邑萬户。

晞練於官事，文簿盈積，斷决如流，人不敢欺。其從母依之，奉養甚厚。從母子求爲將，晞距之曰："吾不以王法貸人，將無後悔邪?"固欲之，晞乃以爲督護。後犯法，晞杖節斬之，從母叩頭請救，不聽。既而素服哭之，流涕曰："殺卿者兗州刺史，哭弟者苟道將。"其杖法如此。

苟晞處理事務十分練達，文簿堆積如山，他斷决迅速，别人都不敢欺騙他。他的伯母跟隨他生活，苟晞盡力奉養她。伯母的兒子要求擔任軍將，苟晞拒絶説："我不以王法利人，將來你不會後悔吧?"伯母之子仍執意請求，苟晞就任他爲督護。後來他犯了法，苟晞依法殺之，伯母叩頭請苟晞救他一命，苟晞没有依從。此後苟晞身着素服哭靈，流着眼淚説："殺你的是兗州刺史，哭弟弟的是苟道將。"他就是這樣執法的。

晞見朝政日亂，懼禍及己，而多所交結，每得珍物，即貽都下親貴。兗州去洛五百里，恐不鮮美，募得千里牛，每遣信，旦發暮還。

苟晞見朝政一天天混亂，害怕災禍會涉及自己，就多結交人，每逢得到珍奇的物品，立即送給京城裏的顯貴高官。兗州距離洛陽五百里，他擔心送去的東西不鮮美，徵募到千里牛，每次派出人，清晨出發日暮返回。

初，東海王越以晞復其仇耻，甚德之，引升堂，結爲兄弟。越司馬潘滔等説曰："兗州要衝，魏武以之輔相漢室。苟晞有大志，非純臣，久令處之，則患生心腹矣。若遷于青州，厚其名號，晞必悦。公自牧兗州，經緯諸夏，藩衛本朝，此所謂謀之於未有，爲之於未亂也。"越以爲然，乃遷晞征東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假節、都督青州諸軍事，領青州刺史，進爲郡公。晞乃多置參佐，轉易守令，以嚴刻立功，日加斬戮，流血成川，人不堪命，號曰"屠伯"。

起初，東海王司馬越認爲苟晞爲自己報仇雪耻，很感謝他，引他登堂，結爲兄弟。司馬越的司馬潘滔等人勸説他道："兗州是要害之地，魏武曾以兗州輔助漢室。苟晞胸懷大志，不是爲臣之輩，派他長期居處兗州，恐怕將是心腹之患。如果讓他遷至青州，加重他的名號，苟晞一定歡心。您自己治理兗州，統轄中原各地，保衛朝廷，這就是所謂謀劃於未然，防患於未亂呵。"司馬越認爲這個建議有理，就升任苟晞爲征東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假節、都督青州諸軍事，兼青州刺史，進爵爲郡公。苟晞多置僚屬，調换地方官吏，以嚴厲苛刻而立功，加緊殺戮，血流成河，人人自危，稱他爲"屠伯"。

頓丘太守魏植爲流人所逼，衆五六萬，大掠兗州。晞出屯無鹽，以弟純領青州，刑殺更甚於晞，百姓號"小苟酷於大苟"。晞尋破植。

頓丘太守魏植受到流民威逼，帶着五六萬人，大肆搶掠兗州。苟晞駐兵無鹽，讓他的弟弟苟純兼管青州，苟純執行刑殺比苟晞更厲害，百姓稱"小苟比大苟更殘酷"。苟晞不久打敗了魏植。

時潘滔及尚書劉望等共誣陷晞，晞怒，表求滔等首，又請越從事中郎劉洽爲軍司，越皆不許。晞於是昌言曰："司馬元超爲宰相不平，使天下淆亂，苟道將豈可以不義使之? 韓信不忍衣食之惠，死於婦人之手。今將

當時潘滔和尚書劉望等人共同誣陷苟晞，苟晞大怒，上表要求殺潘滔等人，又請求以司馬越的從事中郎劉洽爲軍司，司馬越都没有答應。苟晞於是狂言道："司馬元超爲宰相不公平，而使天下大亂，苟道將難道能不仗義行事嗎? 韓信不忍衣食之惠，死於婦人之手。現在我要誅殺國

誅國賊，尊王室，桓文豈遠哉!”乃移告諸州，稱己功伐，陳越罪狀。

賊，尊奉王室，齊桓、晋文難道很遠嗎！”接着移文遍告諸州，稱説自己的功勛，陳述司馬越的罪狀。

時懷帝惡越專權，乃詔晞曰：“朕以不德，戎車屢興，上懼宗廟之累，下愍兆庶之困，當賴方岳，爲國藩翰。公威震赫然，梟斬藩、桑，走降喬、朗，魏植之徒復以誅除，豈非高識明斷，朕用委成。加王彌、石勒爲社稷之憂，故有詔委統六州。而公謙介小節，稽違大命，非所謂與國同憂也。今復遣詔，便施檄六州，協同大舉，翦除國難，稱朕意焉。”晞復移諸征鎮州郡曰：“天步艱險，禍難殷流，劉元海造逆於汾陰，石世龍階亂於三魏，荐食畿甸，覆喪鄴都，結壘近郊，仍震兗、豫，害三刺史，殺二都督，郡守官長，堙没數十，百姓流離，肝腦塗地。晞以虚薄，負荷國重，是以弭節海隅，援枹曹衛。猥被中詔，委以關東，督統諸軍，欽承詔命。剋今月二日，當西經濟黎陽，即日得榮陽太守丁嶷白事，李惲、陳午等救懷諸軍與羯大戰，皆見破散。懷城已陷，河内太守裴整爲賊所執。宿衛闕乏，天子蒙難，宗廟之危，甚於累卵。承問之日，憂嘆累息。晞以爲先王選建明德，庸以服章，所以藩固王室，無俾城壞。是以舟楫不固，齊桓責楚；襄王逼狄，晋文致討。夫翼奬皇家，宣力本朝，雖陷湯火，大義所甘。加諸方牧，俱受榮寵，義同畢力，以報國恩。晞雖不武，首啓戎行，秣馬裹糧，以俟方鎮。凡我同盟，宜同赴救。顯立名節，在此行矣。”

當時懷帝嫌司馬越專權，就詔令荀晞道：“因我無功無德，戰事連連發生，對上恐怕宗廟受到牽累，對下同情百姓危困，應當依靠四方大臣，作爲國家的屏障和支柱。你威名顯揚，斬殺了公師藩、汲桑，使劉喬、吕朗投降奔命，又消滅了魏植之流，見識高明行事果斷，因此我委以重任。又有王彌、石勒實爲國家的憂患，因而下詔委派你統治六州。但你謙遜而注意小節，拖延未執行我的命令，這不是與國同憂的行爲。現在我再次發詔令，立刻把檄文傳及六州，共同行動，剪除國家的凶敵，這樣纔符合我的心意。”荀晞又向各州郡地方長官移文稱：“國運艱險，禍難横流，劉元海在汾陰叛逆，石世龍在三魏釀成禍亂，逐漸吞食京城地區，顛覆鄴都，在近郊築起營壘，威脅兗州、豫州，害三刺史，殺二都督，各郡守官長，被趕殺者有數十位，百姓流離失所，肝腦塗地。荀晞德虚才薄，擔負着國家的重任，因此駐節海隅，救助曹、衛。皇帝屈尊頒詔，把關東地區托付給我，督領各支軍隊，我恭敬地接受詔命。限定本月二日，應當向西經營謀劃黎陽，當日要使榮陽太守丁嶷來禀告事宜。李惲、陳午等救懷諸軍與羯人大戰，都被擊潰。懷城已經淪陷，河内太守裴整被賊寇所擄。宫廷衛士缺乏，天子蒙難，國家形勢嚴峻，甚於累卵之危。我接受命令之日，憂患屢生。我認爲先王衡量德才而選官任職，依據功勞而給予相應的地位，是用以護衛鞏固王室，使之免遭毁滅。因而周昭王南巡沉船而没，齊桓公指責楚；襄王逼狄，晋文公發兵征討。輔翼皇室，爲國家盡力，雖赴湯蹈火，也義不容辭。朝廷以我們爲各地軍政長官，都得到了榮譽與寵幸，應當齊心協力，報答國家的大恩。我雖然不善征戰，也要首先整頓行伍，秣馬備糧，等待各路軍隊。凡是我的同盟者，應當與我共赴國難。建功立名，就在此舉。”

會王彌遣曹嶷破琅邪，北攻齊

適逢王彌派遣曹嶷攻破琅邪，向北進攻齊

地。荀純城守，嶷衆轉盛，連營數十里。晞還，登城望之，有懼色，與賊連戰，輒破之。後簡精鋭，與賊大戰，會大風揚塵，晞遂敗績，棄城夜走。嶷追至東山，部衆皆降嶷。晞單騎奔高平，收邸閣，募得數千人。

地。荀純擔任守城的將領，曹嶷的人馬愈益强大，營壘相接有數十里。荀晞回城，登上城墻瞭望，面有懼色，與賊軍連連交戰，都打敗了他們。後來簡選精鋭部隊，與賊軍大戰，恰逢大風揚起飛塵，荀晞大敗，放棄守城連夜逃跑。曹嶷追到東山，荀晞的部下紛紛向曹嶷投降。荀晞單槍匹馬奔向高平，收回屯積軍糧的邸閣，招募到幾千人。

帝又密詔晞討越，晞復上表曰："殿中校尉李初至，奉被手詔，肝心若裂。東海王越得以宗臣遂執朝政，委任邪佞，寵樹奸黨，至使前長史潘滔、從事中郎畢邈、主簿郭象等操弄天權，刑賞由己。尚書何綏、中書令繆播、太僕繆胤、黄門侍郎應紹，皆是聖詔親所抽拔，而滔等妄構，陷以重戮。帶甲臨宫，誅討后弟，翦除宿衛，私樹國人。崇獎魏植，招誘逋亡，覆喪州郡。王塗圮隔，方貢乖絶，宗廟闕蒸嘗之饗，聖上有約食之匱。鎮東將軍周馥、豫州刺史馮嵩、前北中郎將裴憲，并以天朝空曠，權臣專制，事難之興，慮在旦夕，各率士馬，奉迎皇輿，思隆王室，以盡臣禮。而滔、邈等劫越出關，矯立行臺，逼徙公卿，擅爲詔令，縱兵寇抄，茹食居人，交尸塞路，暴骨盈野。遂令方鎮失職，城邑蕭條，淮豫之萌，陷離塗炭。臣雖憤懣，守局東嵎，自奉明詔，三軍奮厲，卷甲長驅，次于倉垣。即日承司空、博陵公浚書，稱殿中中郎劉權齎詔，敕浚與臣共克大舉。輒遣前鋒征虜將軍王讚徑至項城，使越稽首歸政，斬送滔等。伏願陛下寬宥宗臣，聽越還國。其餘逼迫，宜蒙曠蕩。輒寫詔宣示征鎮，顯明義舉。遣揚烈將軍閻弘步騎五千，鎮衛宗廟。"

懷帝又秘密下詔荀晞討伐司馬越，荀晞再次上表道："殿中校尉李初來此，我接到了手詔，心肝如裂。東海王司馬越以與帝同宗之臣的身份執掌朝政，任用邪佞之人，寵幸培植奸黨，致使前長史潘滔、從事中郎畢邈、主簿郭象等人掌有大權，刑罰獎賞皆由己出。尚書何綏、中書令繆播、太僕繆胤、黄門侍郎應紹，都是聖詔親自拔擢的，而潘滔等人任意誣陷，陷其於死地。披甲臨宫，誅討親王，消滅衛士，私樹國人。重獎魏植，招誘逃亡者，使州郡顛覆淪喪。王朝的道路堵塞阻隔，四方的貢獻斷絶，宗廟缺乏祭祀的食品，聖上用膳減少。鎮東將軍周馥、豫州刺史馮嵩、前北中郎將裴憲，都因皇朝空虚，權臣專制，國事難興，危在旦夕，各自率領兵馬，恭迎皇上，希望能興隆王室，竭盡爲臣之禮。然而潘滔、畢邈等人劫持司馬越出關，設立行臺，逼迫遷走公卿，擅自頒發詔令，放縱士兵搶掠，吞食百姓，百姓尸體充塞道路，白骨暴露四野。使地方軍政長官失去職權，城邑蕭條，淮豫一帶的百姓，處於水深火熱之中。我雖然滿腹憤懣，衹能拘守在東部，自從接受了聖上的明詔，三軍振奮，整頓兵馬長驅直入，屯駐在倉垣。不日接到司空、博陵公王浚的書信，稱殿中中郎劉權送來詔書，命王浚與我共行大事。即派前鋒征虜將軍王讚直接到達項城，使司馬越稽首改過還政，斬殺潘滔等并送回首級。我希望陛下寬恕同宗之臣，讓司馬越返回封國。其餘作亂的部下，也應得到寬大。即傳達詔令向各方將領宣布，向他們宣明這一義舉。派遣揚烈將軍閻弘帶領五千步騎，鎮守、保衛國家。"

五年，帝復詔晞曰："太傅信用

永嘉五年，懷帝又一次詔令荀晞："太傅親

奸佞，阻兵專權，内不遵奉皇憲，外不協比方州，遂令戎狄充斥，所在犯暴。留軍何倫抄掠宫寺，劫剥公主，殺害賢士，悖亂天下，不可忍聞。雖惟親親，宜明九伐。詔至之日，其宣告天下，率齊大舉，桓文之績，一以委公。其思盡諸宜，善建弘略。道澀，故練寫副，手筆示意。”晞表曰：“奉被手詔，委臣征討，喻以桓文，紙練兼備，伏讀跪嘆，五情惶怛。自頃宰臣專制，委杖佞邪，内擅朝威，外殘兆庶，矯詔專征，遂圖不軌，縱兵寇掠，陵踐宫寺。前司隸校尉劉暾、御史中丞温畿、右將軍杜育，并見攻劫。廣平、武安公主，先帝遺體，咸被逼辱。逆節虐亂，莫此之甚。輒祗奉前詔，部分諸軍，遣王讚率陳午等將兵詣項，龔行天罰。”

信任用奸佞之臣，依恃軍隊而專權，對内不遵奉王法，對外不協調方鎮州郡，使戎狄充斥，所到之處施强行暴。留軍何倫对宫室官舍横加抄掠，劫持公主，殺害賢士，使天下一片混亂，慘不忍睹。雖然慮及親親爲仁的古訓，但也應申明制裁不法的規定。詔令下達的當天，希望向天下宣告，共同行動，齊桓晋文般的功業，全都托付於你。要考慮周全，謀劃大略。道路阻塞，所以用絹摹寫了副本，親筆向你傳達我的本意。”苟晞上表道：“敬受手詔，委派我進行征討，以齊桓晋文相比，紙絹一并收到，伏讀詔書跪拜感嘆，心情恐懼而痛楚。自從不久前宰臣專制，委任依仗佞邪小人，對内專權於朝廷，對外殘害千萬百姓，假稱聖上的詔令征伐，繼而圖謀不軌，放縱兵士强取豪奪，侵凌宫室踐踏官舍。前司隸校尉劉暾、御史中丞温畿、右將軍杜育，都遭到劫掠。廣平、武安兩位公主，是先帝留下的玉體，都遭到逼迫凌辱。違背禮節施虐行亂，没有比這更過分。我立即敬奉詔令，部署諸軍，派王讚率領陳午等人帶兵到達項城，恭敬地執行上天對逆臣的懲罰。”

初，越疑晞與帝有謀，使游騎於成皋間，獲晞使，果得詔令及朝廷書，遂大構疑隙。越出牧豫州以討晞，復下檄説晞罪惡，遣從事中郎楊瑁爲兗州，與徐州刺史裴盾共討晞。晞使騎收河南尹潘滔，滔夜遁，及執尚書劉曾、侍中程延，斬之。會越薨，盾敗，詔晞爲大將軍大都督、督青徐兗豫荆揚六州諸軍事，增邑二萬户，加黄鉞，先官如故。

當初，司馬越懷疑苟晞與懷帝同謀，就派游動的騎兵在成皋一帶出没，捕獲了苟晞的使者，果然得到詔令和朝廷的書信，於是大肆誣陷而使衆官吏對苟晞産生懷疑。司馬越出任豫州牧來征討苟晞，又傳布檄文數説苟晞的罪惡，派遣從事中郎楊瑁任兗州刺史，與徐州刺史裴盾共同征討苟晞。苟晞派騎兵逮捕河南尹潘滔，潘滔連夜逃遁，捕捉住尚書劉曾、侍中程延，把他們殺了。適逢司馬越去世，裴盾戰敗，詔令苟晞任大將軍大都督、督青徐兗豫荆揚六州諸軍事，增加食邑二萬户，加黄鉞，先前的官職依舊。

晞以京邑荒饉日甚，寇難交至，表請遷都，遣從事中郎劉會領船數十艘，宿衛五百人，獻穀千斛以迎帝。朝臣多有異同。俄而京師陷，晞與王讚屯倉垣。豫章王端及和郁等東奔晞，晞率群官尊端爲皇太子，置行臺。端承制以晞領太子太傅、都督中

苟晞因京城糧食越來越少，外寇内亂紛至沓來，上表請求遷都，派從事中郎劉會帶領幾十艘船，五百名警衛和千斛糧食迎接懷帝。朝廷諸臣意見不一。不久京城淪陷，苟晞與王讚在倉垣駐兵。豫章王司馬端及和郁等人東來投奔苟晞，苟晞率領群官立司馬端爲皇太子，設置行臺。司馬端稟承帝旨派苟晞兼任太子太傅、都督中外諸

外諸軍、録尚書，自倉垣徙屯蒙城，讚屯陽夏。

晞出於孤微，位至上將，志頗盈滿，奴婢將千人，侍妾數十，終日累夜不出户庭，刑政苛虐，縱情肆欲。遼西閻亨以書固諫，晞怒，殺之。晞從事中郎明預有疾居家，聞之，乃輿病諫晞曰："皇晉遭百六之數，當危難之機，明公親稟廟算，將爲國家除暴。閻亨美士，奈何無罪一旦殺之！"晞怒曰："我自殺閻亨，何關人事，而輿病來駡我！"左右爲之戰栗，預曰："以明公以禮見進，預欲以禮自盡。今明公怒預，其若遠近怒明公何！昔堯舜之在上也，以和理而興；桀紂之在上也，以惡逆而滅。天子且猶如此，况人臣乎！願明公且置其怒而思預之言。"晞有慚色。由是衆心稍離，莫爲致用，加以疾疫饑饉，其將温畿、傅宣皆叛之。石勒攻陽夏，滅王讚，馳襲蒙城，執晞，署爲司馬，月餘乃殺之。晞無子，弟純亦遇害。

軍、録尚書，從倉垣遷到蒙城駐兵，王讚在陽夏駐兵。

苟晞出身位卑勢孤之家，官位直至上將，志向頗得滿足，奴婢近千人，侍妾數十人，他整日整夜足不出户，刑罰苛刻暴虐，放縱情欲。遼西閻亨通過書信極力勸諫，苟晞發怒，殺了閻亨。苟晞的從事中郎明預患病住在家中，聽説了此事，就抱病勸諫苟晞説："皇晉遭逢百六厄運，處於危難關頭，明公稟承朝廷的謀略，爲國家鏟除暴虐。閻亨是賢良之士，怎能無罪而殺！"苟晞生氣地説："我殺的是閻亨，與别人有什麽關係，而你還抱病來駡我！"他左右的侍臣都爲明預擔驚受怕，明預説："因爲明公以禮用我，我就應以禮效力。現在明公對我發怒，哪裏及得上遠近之人對你發怒呢！古代堯、舜爲君的時候，因爲和睦協調而興盛；桀、紂爲君的時候，因爲作惡忤逆而滅亡。天子尚且如此，何况人臣呢！希望明公暫且息怒而考慮我的意見。"苟晞有愧色。從此衆臣之心漸漸離散，没有人願意爲苟晞所用，加上疾疫災荒，他手下的將領温畿、傅宣都背叛了他。石勒進攻陽夏，消滅了王讚，飛馳前往襲擊蒙城，逮捕了苟晞，任他爲司馬，一個多月後殺了他。苟晞没有兒子，他的弟弟苟純也遭殺害。

華軼

華軼字彦夏，平原人，魏太尉歆之曾孫也。祖表，太中大夫。父澹，河南尹。軼少有才氣，聞於當世，泛愛博納，衆論美之。初爲博士，累遷散騎常侍。東海王越牧兗州，引爲留府長史。永嘉中，歷振威將軍、江州刺史。雖逢喪亂，每崇典禮，置儒林祭酒以弘道訓，乃下教曰："今大義頽替，禮典無宗，朝廷滯議，莫能攸正，常以慨然，宜特立此官，以弘其事。軍諮祭酒杜夷，栖情玄遠，確然絶俗，才學精博，道行優備，其以爲儒林祭酒。"俄被越檄使助討諸賊，軼遣前江夏太守陶侃爲揚武將軍，率

華軼字彦夏，平原人，魏太尉華歆的曾孫。祖父華表，是太中大夫。父親華澹，任河南尹。華軼年少時頗有才氣，稱名一時，愛好廣泛博學多才，人們都贊譽他。起初爲博士，數次升遷至散騎常侍。東海王司馬越任兗州牧時，引他任留府長史。永嘉年間，歷任振威將軍、江州刺史。雖然遭逢時勢喪亂，他仍常崇尚典法禮儀，設儒林祭酒來弘揚道德訓誡，他教誨别人説："現在道義衰頽，典法禮儀無所效法，朝廷没有儀禮，没有人來糾正禮法。我常因此感慨不已，應當專門設立這一官職，來弘揚這件事。軍諮祭酒杜夷，情志深遠，超凡脱俗，才學精博，品行皆優，可讓他擔任儒林祭酒。"不久，華軼接到司馬越的檄文，派他協助討伐各路亂賊。華軼派

兵三千屯夏口，以爲聲援。軼在州甚有威惠，州之豪士接以友道，得江表之歡心，流亡之士赴之如歸。

遣前江夏太守陶侃任揚武將軍，率領三千士兵駐屯夏口，作爲聲援。華軼在本州很有威望恩德，江州的豪士按照對待朋友的方式接納他，他得到江南人士的擁戴，流亡者都來投奔他。

時天子孤危，四方瓦解，軼有匡天下之志，每遣貢獻入洛，不失臣節。謂使者曰："若洛都道斷，可輸之琅邪王，以明吾之爲司馬氏也。"軼自以受洛京所遣，而爲壽春所督，時洛京尚存，不能祇承元帝教命，郡縣多諫之，軼不納，曰："吾欲見詔書耳。"時帝遣揚烈將軍周訪率衆屯彭澤以備軼，訪過姑孰，著作郎干寶見而問之，訪曰："大府受分，令屯彭澤，彭澤，江州西門也。華彥夏有憂天下之誠，而不欲碌碌受人控御，頃來紛紜，粗有嫌隙。今又無故以兵守其門，將成其釁。吾當屯尋陽故縣，既在江西，可以捍禦北方，又無嫌於相逼也。"尋洛都不守，司空荀藩移檄，而以帝爲盟主。既而帝承制改易長吏，軼又不從命，於是遣左將軍王敦都督甘卓、周訪、宋典、趙誘等討之。軼遣別駕陳雄屯彭澤以距敦，自爲舟軍以爲外援。武昌太守馮逸次于湓口，訪擊逸，破之。前江州刺史衛展不爲軼所禮，心常怏怏。至是，與豫章太守周廣爲內應，潛軍襲軼，軼衆潰，奔于安城，追斬之，及其五子，傳首建鄴。

當時天子孤立勢危，各路人馬土崩瓦解，華軼懷有匡正天下的大志，常派人到洛陽獻納財物，不失爲臣的禮節。他對使者説："如果通往洛陽的道路阻斷，可以把貢物運送給琅邪王，以此顯示我是司馬氏的臣子。"華軼自認爲接受洛陽朝廷的派遣，却受壽春督管，當時洛陽朝廷依然存在，但不能敬奉元帝的詔命，郡縣長官大多勸諫他，華軼没有接受，説："我想看到詔書。"當時元帝派揚烈將軍周訪兵屯彭澤來戒備華軼，周訪路經姑孰，著作郎干寶見了他問這件事，周訪説："官府分裂，命我駐守彭澤。彭澤，是江州的西門。華彥夏有憂慮天下的誠心，却不願意庸庸碌碌受人控制，近來衆説紛紜，已略生嫌隙。現在又無故派兵防守他的門户，將要釀成戰禍。我應當駐在尋陽故縣，既在江西，可以抵禦北方的入侵，又没有逼迫華軼的嫌疑。"不久洛陽失守，司空荀藩轉布檄文，以元帝爲盟主。接着元帝稟承朝制改换地方長官，華軼又没有接受命令，於是元帝派左將軍王敦都督甘卓、周訪、宋典、趙誘等人討伐華軼。華軼派遣別駕陳雄駐兵彭澤來抵抗王敦，他自己帶領船隊作爲外援。武昌太守馮逸駐守在湓口，周訪進攻馮逸，打敗了他。前江州刺史衛展没有受到華軼禮遇，心中怏怏不樂。到了此時，與豫章太守周廣爲內應，秘密派兵襲擊華軼，華軼的士卒潰散，逃到安城，追兵趕到殺了華軼以及他的五個兒子，把首級傳到建鄴。

初，廣陵高悝寓居江州，軼辟爲西曹掾，尋而軼敗，悝藏匿軼二子及妻，崎嶇經年。既而遇赦，悝攜之出首，帝嘉而宥之。

原先，廣陵人高悝寄居江州，華軼曾用他爲西曹掾，不久華軼失敗，高悝就把華軼的兩個兒子和他們的妻子藏匿起來，度過了一年坎坷的生活。後來遇朝廷大赦，高悝帶領他們出來自首，元帝稱贊了高悝并赦免了諸人。

劉喬

劉喬字仲彥，南陽人也。其先漢宗室，封安衆侯，傳襲歷三代。祖

劉喬字仲彥，南陽人。祖先爲漢朝宗室，封安衆侯，爵位傳經三代。祖父劉廙，是魏侍中。

廙，魏侍中。父皐，陳留相。喬少爲秘書郎，建威將軍王戎引爲參軍。伐吳之役，戎使喬與參軍羅尚濟江，破武昌，還授滎陽令，遷太子洗馬。以誅楊駿功，賜爵關中侯，拜尚書右丞。豫誅賈謐，封安衆男，累遷散騎常侍。

父親劉皐，任陳留相。劉喬年輕時爲秘書郎，建威將軍王戎引他爲參軍。討伐吳的戰役中，王戎派劉喬和參軍羅尚渡過長江，攻陷武昌，回來後任滎陽令，升任太子洗馬。因誅殺楊駿有功，賜爵關中侯，任尚書右丞。參與誅殺賈謐，封爵安衆男，多次升官至散騎常侍。

齊王冏爲大司馬，初，嵇紹爲冏所重，每下階迎之。喬言於冏曰：“裴、張之誅，朝臣畏憚孫秀，故不敢不受財物。嵇紹今何所逼忌，故畜裴家車牛、張家奴婢邪？樂彦輔來，公未嘗下床，何獨加敬於紹？”冏乃止。紹謂喬曰：“大司馬何故不復迎客？”喬曰：“似有正人言，以卿不足迎者。”紹曰：“正人爲誰？”喬曰：“其則不遠。”紹默然。

齊王司馬冏任大司馬，起初，嵇紹受到司馬冏的器重，常走下殿階迎接嵇紹。劉喬對司馬冏説：“裴頠、張華遭到誅殺，朝臣都畏懼孫秀，所以不敢不接受財物。嵇紹現在對朝廷有什麽威逼禁忌，而專門畜養裴家車牛、張家奴婢呢？樂彦輔來，您都不曾下坐，爲什麽偏對嵇紹敬意有加呢？”司馬冏於是停止了這一舉動。嵇紹對劉喬説：“大司馬爲什麽不再迎客？”劉喬答：“好像有個説實話的人説，你是不值得迎接的人。”嵇紹問：“那個人是誰？”劉喬答：“近在眼前。”嵇紹沉默無語。

頃之，遷御史中丞。冏腹心董艾勢傾朝廷，百僚莫敢忤旨。喬二旬之中，奏劾艾罪釁者六。艾諷尚書右丞苟晞免喬官，復爲屯騎校尉。張昌之亂，喬出爲威遠將軍、豫州刺史，與荆州刺史劉弘共討昌，進左將軍。

不久，劉喬調任御史中丞。司馬冏的心腹董艾在朝廷極有權勢，百官無人敢違背他的旨意。劉喬在二十天内，六次揭發檢舉董艾的罪過。董艾暗示尚書右丞苟晞罷免劉喬的官職，又任屯騎校尉。張昌之亂時，劉喬出任威遠將軍、豫州刺史，與荆州刺史劉弘共同征討張昌，進升爲左將軍。

惠帝西幸長安，喬與諸州郡舉兵迎大駕。東海王越承制轉喬安北將軍、冀州刺史，以范陽王虓領豫州刺史。喬以虓非天子命，不受代，發兵距之。潁川太守劉輿昵於虓，喬上尚書列輿罪惡。河間王顒得喬所上，乃宣詔使鎮南將軍劉弘、征東大將軍劉準、平南將軍彭城王釋與喬并力攻虓於許昌。輿弟琨率衆救虓，未至而虓敗，虓乃與琨俱奔河北。未幾，琨率突騎五千濟河攻喬，喬劫琨父蕃，以檻車載之，據考城以距虓，衆不敵而潰。

惠帝西至長安，劉喬與諸州郡長官興兵恭迎皇上。東海王司馬越禀承皇帝意旨任劉喬爲安北將軍、冀州刺史，派范陽王司馬虓兼任豫州刺史。劉喬認爲調司馬虓并非天子詔命，不接受司馬虓代理豫州一事，起兵抵拒。潁川太守劉輿與司馬虓親近，劉喬上書尚書省列舉劉輿的罪惡。河間王司馬顒得到劉喬上書，就宣布詔命派鎮南將軍劉弘、征東大將軍劉準、平南將軍彭城王司馬釋與劉喬共同在許昌攻打司馬虓。劉輿之弟劉琨帶領軍隊解救司馬虓，援軍未至而司馬虓已敗北，司馬虓與劉琨一同逃向河北。過了不久，劉琨帶領五千名精鋭的騎兵渡河攻打劉喬，劉喬劫持了劉琨的父親劉蕃，用囚禁犯人的栅欄車載着劉蕃，據守考城而抵抗司馬虓，劉喬

的士卒不敵對手而潰敗。

喬復收散卒，屯于平氏。河間王顒進喬鎮東將軍、假節，以其長子祐爲東郡太守，又遣劉弘、劉準、彭城王釋等率兵援喬。弘與喬箋曰："適承范陽欲代明使君。明使君受命本朝，列居方伯，當官而行，同奬王室，橫見遷代，誠爲不允。然古人有言，牽牛以蹊人之田，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亦重矣。明使君不忍亮直狷介之忿，甘爲戎首，竊以爲過。何者？至人之道，用行舍藏。跨下之辱，猶宜俯就，況於換代之嫌，纖介之釁哉！范陽國屬，使君庶姓，周之宗盟，疏不間親，曲直既均，責有所在。廉藺區區戰國之將，猶能升降以利社稷，況命世之士哉！今天下紛紜，主上播越，正是忠臣義士同心戮力之時。弘實暗劣，過蒙國恩，願與使君共戴盟主，雁行下風，掃除凶寇，救蒼生之倒懸，反北辰於太極。此功未立，不宜乖離。備蒙顧遇，情隆於常，披露丹誠，不敢不盡。春秋之時，諸侯相伐，復爲和親者多矣。願明使君迴既往之恨，追不二之踪，解連環之結，修如初之好。范陽亦將悔前之失，思崇後信矣。"

劉喬又收攏散兵，在平氏屯兵。河間王司馬顒進升劉喬爲鎮東將軍、假節，任他的長子劉祐爲東郡太守，又派劉弘、劉準、彭城王司馬釋等率兵增援劉喬。劉弘遞信給劉喬說："正逢范陽王要取代您。您接受朝廷的任命，位居地方要職，共輔王室，橫遭取代遷職，確實不公允。然而古人有言，牽牛而踐踏了別人的田地，確實是有過失，但是如果奪走他的牛，懲罰也未免太重了。您耿直守節，不能容忍心頭的忿恨，甘願充當挑起戰爭的人，我私下認爲這就錯了。爲什麼呢？一個人的處世態度，是受到任用就施行他的主張，而不被任用就退位隱居。胯下之辱，尚且應該俯身遷就，何況對於代換官職之類細小的嫌隙呢！范陽公是皇室的親屬，而您出於異姓之門，周宗室的盟約規定，關係疏遠之人不參與關係親近者之間的事，曲直既然均等，責任就各有所在。廉頗、藺相如等戰國將領，尚且能够爲了有利於國家而不顧個人的升遷貶降，何況名聞當世的賢士呢！現在天下混亂，主上流亡，正是忠臣義士齊心協力的時刻。劉弘我實在愚昧無知，過多地蒙受到國家的大恩，願意與您共力擁戴盟主，自己處於次位，掃除凶頑敵寇，把百姓從困苦危急中解救出來，使主上如北辰星歸返太極。這一功業没有成功，就不應該離心離德。我備受您的眷顧恩遇，友情重於常人，在此披露赤誠之心，不敢不傾盡心意。春秋時期，諸侯互相征伐，而又結爲同盟的事例很多。希望您忘記以往的嫉恨，追尋一致的踪迹，解開連環的套結，和好如初。范陽公也將後悔前日的過失，考慮要尊崇守信。"

東海王越將討喬，弘又與越書曰："適聞以吾州將擅舉兵逐范陽，當討之，誠明同異、懲禍亂之宜。然吾竊謂不可。何者？今北辰遷居，元首移幸，群后抗義以謀王室，吾州將荷國重恩，列位方伯，亦伐鼓即戎，戮力致命之秋也。而范陽代之，吾州將不從，由代之不允，但矯枉過正，

東海王司馬越將征討劉喬，劉弘又寫信給司馬越說："剛聽說我們的州將劉喬擅自興兵逐趕范陽王，劉喬應當受到征討，確是申明是非、懲治禍亂所應該采取的行動。然而我認爲不能這樣做。爲什麼？如今皇上不居其位，元首流落外地，群王舉義圖謀王室復興，我們的州將蒙受國家重恩，位居諸侯，應當擊鼓赴戰，正是盡力報效國家的時候。而范陽公取代他，他不從命，理

更以爲罪耳。昔齊桓赦射鉤之仇而相管仲，晉文忘斬袪之怨而親勃鞮，方之於今，當何有哉！且君子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今奸臣弄權，朝廷困逼，此四海之所危懼，宜釋私嫌，共存公義，含垢匿瑕，忍所難忍，以大逆爲先，奉迎爲急，不可思小怨忘大德也。苟崇忠恕，共明分局，連旗推鋒，各致臣節，吾州將必輸寫肝膽，以報所蒙，實不足計一朝之謬，發赫然之怒，使韓盧東郭相困而爲豺狼之擒也。吾雖庶姓，負乘過分，實願足下率齊内外，以康王室，竊耻同儕自爲蠹害。貪獻所懷，惟足下圖之。”又上表曰：“范陽王虓欲代豫州刺史喬，喬舉兵逐虓，司空、東海王越以喬不從命討之。臣以爲喬忝受殊恩，顯居州司，自欲立功於時，以徇國難，無他罪闕，而范陽代之，代之爲非。然喬亦不得以虓之非，專威輒討，誠應顯戮以懲不恪。然自頃兵戈紛亂，猜禍鋒生，恐疑隙構於群王，災難延于宗子，權柄隆於朝廷，逆順效於成敗，今夕爲忠，明旦爲逆，翩其反而，互爲戎首，載籍以來，骨肉之禍未有如今者也。臣竊悲之，痛心疾首。今邊陲無備豫之儲，中華有杼軸之困，而股肱之臣不惟國體，職競尋常，自相楚剥，爲害轉深，積毁銷骨。萬一四夷乘虚爲變，此亦猛獸交鬥，自效於卞莊者矣。臣以爲宜速發明詔，詔越等令兩釋猜嫌，各保分局。自今以後，其有不被詔書擅興兵馬者，天下共伐之。《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若誠濯之，必無灼爛之患，永有泰山之固矣。”

由是取代他不公允，但是矯枉過正，又鑄成罪過。古時候齊桓公赦免射中帶鉤的仇敵而以管仲爲相，晉文公忘却斬斷衣袖的怨恨而親信勃鞮，與當今相比，當如何呢！再説君子嚴以律己而寬以責人，現在奸臣弄權，朝廷受到危逼，這是四海畏懼的大事，應該放下私人的仇恨，共同保存國家大義，原諒别人的過錯，忍受難以忍受的事情，以奉迎主上爲當務之急，不能够僅想到小的怨恨而忘了大德。如果能够崇尚忠恕之道，齊心協力統率其軍，旌旗相連兵器相繼，表現出爲臣的氣節，州將劉喬必定傾盡肝膽，報答他所受的國恩，實在不值得計較一朝一夕的過失，而勃然大怒，使得韓盧良犬、東郭狡兔自相殘害而被豺狼擒獲。我雖然出於異姓，居位已過高，衷心希望你帶領朝廷内外之人，康復王室，我以同僚間自相損傷而感到羞耻。我説出了全部心裏話，希望足下考慮。”劉弘又上表説：“范陽王司馬虓想要取代豫州刺史劉喬，劉喬起兵驅逐司馬虓，司空、東海王司馬越因劉喬不聽從命令而征討他。我認爲劉喬愧受重恩，身居州司要職，本想立功於當世，爲國難而獻身，并無其他罪過闕失，而范陽王取代了他，取代劉喬是錯誤的。但是劉喬也不應因司馬虓的過錯，而專斷施威立即討伐他，實在應當明正典刑來懲戒不守禮法的人。然而近來兵戈紛亂，猜忌與災禍到處滋生，恐怕仇恨由群王誣構而生，災難延及皇族子弟，得勢的臣子權力高於朝廷，逆順由成敗來決定，今朝爲忠臣，明日是逆子，反覆無常，彼此宣戰，自有典籍記載以來，骨肉殘殺没有像現在這樣。我暗自悲傷，痛心疾首。現在邊陲没有以備不虞的積儲，中原受到無法耕織的困擾，左右要臣不考慮國家大事，競争職位的高低，自相傷害，爲害愈深，毁謗日多而被毁謗的人無法自存。萬一四方夷敵乘虚作亂，這也如同猛虎相鬥，向卞莊獻上自己的性命了。我認爲應當馬上頒發明詔，詔令司馬越等雙方各自停止猜疑，各自保住自己統率的隊伍。從今以後，如果有未接受詔書而擅自興兵動武的人，天下要共同討伐他。《詩經》上説：‘誰能拿着火熱之物，扔掉它

而不用水來洗洗呢?'如若真能用水來洗濯，一定没有肌膚灼爛的痛苦，而永久保有泰山般的堅固了。"

時河間王顒方距關東，倚喬爲助，不納其言。東海王越移檄天下，帥甲士三萬，將入關迎大駕，軍次于蕭，喬懼，遣子祐距越於蕭縣之靈壁。劉琨分兵向許昌，許昌人納之。琨自滎陽率兵迎越，遇祐，衆潰見殺。喬衆遂散，與五百騎奔平氏。

當時河間王司馬顒正與關東抗衡，倚仗劉喬作爲輔佐，没有采納劉弘的意見。東海王司馬越向天下轉發檄文，帶領三萬士兵，將要入關迎接皇上，大軍到蕭，劉喬感到畏懼，派其子劉祐在蕭縣的靈壁抵抗司馬越。劉琨分兵向許昌，許昌人接納了他。劉琨從滎陽帶領軍隊接應司馬越，與劉祐遭遇，劉祐士卒潰散遭到殺害。劉喬的軍隊也隨即潰散，劉喬帶着五百個騎兵奔向平氏。

帝還洛陽，大赦，越復表喬爲太傅軍諮祭酒。越薨，復以喬爲都督豫州諸軍事、鎮東將軍、豫州刺史。卒於官，時年六十三。愍帝末，追贈司空。子挺，潁川太守。挺子耽。

元帝返回洛陽，大赦，司馬越又上表請劉喬任太傅軍諮祭酒。司馬越去世，元帝又任劉喬爲都督豫州諸軍事、鎮東將軍、豫州刺史。劉喬死於官任，當時六十三歲。愍帝末年，追贈他爲司空。兒子劉挺，任潁川太守。劉挺的兒子是劉耽。

劉耽

耽字敬道。少有行檢，以義尚流稱，爲宗族所推。博學，明習《詩》、《禮》、三史。歷度支尚書，加散騎常侍。在職公平廉慎，所莅著績。桓玄，耽女婿也。及玄輔政，以耽爲尚書令，加侍中，不拜，改授特進、金紫光禄大夫。尋卒，追贈左光禄大夫、開府。耽子柳。

劉耽字敬道。少年時有操行，以義氣德行受到當時人們的稱道，爲宗族所推重。學問廣博，熟悉《詩》、《禮》和先秦的歷史。歷任度支尚書，加散騎常侍。任職期間公平廉潔謹慎，政績顯著。桓玄，是劉耽的女婿。到桓玄輔佐朝政時，以劉耽爲尚書令，加侍中，劉耽不接受任命，改授特進、金紫光禄大夫。不久死去，追贈左光禄大夫、開府。劉耽的兒子劉柳。

劉柳

柳字叔惠，亦有名譽。少登清官，歷尚書左右僕射。時右丞傅迪好廣讀書而不解其義，柳唯讀《老子》而已，迪每輕之。柳云："卿讀書雖多，而無所解，可謂書簏矣。"時人重其言。出爲徐、兖、江三州刺史。卒，贈右光禄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喬弟乂，始安太守。乂子成，丹楊尹。

劉柳字叔惠，也享有聲譽。年輕時任清閑顯要之官，歷任尚書左右僕射。當時右丞傅迪喜歡瀏覽書籍却不理解書中的意義，劉柳僅僅研讀《老子》，傅迪常常輕視他。劉柳説："你讀書雖多，但對意義不甚理解，可稱得上是個書箱子。"當時人們都看重他的言論。出任徐、兖、江三州刺史。死後贈右光禄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劉喬的弟弟劉乂是始安太守。劉乂的兒子劉成，是丹楊尹。

史臣曰：周浚人倫鑒悟，周馥理

史臣曰：周浚能識别人才，周馥的見解精

識精詳，華軼動顧禮經，劉喬志存諒直，用能歷官内外，咸著勛庸。而祖宣獻策遷都，乖忤於東海，彦夏係心宸極，獲罪於琅邪，乃被以惡名，加其顯戮，豈不哀哉！向若違左衽於伊川，建右社於淮服，據方城之險，藉全楚之資，簡練吴越之兵，漕引淮海之粟，縱未能祈天永命，猶足以紓難緩亡。嗟乎！“不用其良，覆俾我悖”，其此之謂也。苟晞擢自庸微，位居上將，釋位之功未立，貪暴之釁已彰，假手世龍，以至屠戮，斯所謂“殺人多矣，能無及此乎”！

贊曰：開林才理，爰登貴仕，績著折衝，化行江汜。軼既尊主，馥亦勤王，背時獲戾，違天不祥。喬爲戎首，未識行藏。道將鞠旅，威名克舉，貪虐有聞，忠勤未取。

詳，華軼的舉止遵循禮義經典，劉喬的心地誠實正直，因而他們能够在朝廷内外任官，都立下卓著的功勛。而周祖宣獻上遷都的計策，與東海王相背成仇；華彦夏心繫皇室，得罪了琅邪王，被横加惡名，行刑示衆，難道不令人哀痛嗎！先前如果能够在伊川抵禦外族入侵，在淮河之濱建起晉朝皇室，依恃着方城山的險峻，憑藉着楚國的全部資用，演習操練吴、越的軍隊，從水路運來淮、海的糧食，縱然不能祈求上天賜予永久的福運，也足以延緩災禍和滅亡的到來。可嘆呵！“不用良謀，反遭其亂”，説的正是這個道理。苟晞起自寒微，位居上將，報答重恩的戰功尚未建立，貪婪殘暴的弊習已暴露，藉世龍之手，以至被殺，這便是所謂“殺人太多，自己能不遇害嗎”！

贊曰：開林有才思，登上顯貴的官位，擊潰敵軍功績卓著，德義教化在長江沿岸流傳。華軼既尊崇主上，周馥也勤勉事奉君王，生不逢時横遭禍殃，違背天意也未呈祥。劉喬發端起兵，不懂得行藏之道。道將訓誡軍旅，威名顯揚，以貪婪暴虐聞名，而忠誠勤勉未得稱道。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二十四史全译　　晋书　　第二册
作者＝ＢＥＸＰ
ＳＳ号＝
加密地址＝
页数＝７００
下载位置＝ｈｔｔｐ：／／ｂｏｏｋ６．５ｒｅａｄ．ｃｏｍ／３００－６５／ｄｉｓｋｅｂｐ／ｅｂｐ６５／０３／！００００１．ｐｄｇ
【作　者】许嘉璐主编　许嘉璐分史主编
【丛书名】
【形态项】　１４０８
【读秀号】０００００５７６４８０５
【出版项】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　２００４
【ＩＳＢＮ号】　７－５４３２－０８７６－８　／　Ｋ２０４．１／Ｘ５７１ｊ
【原书定价】　５５５．００（全四册）
【主题词】中国　古代史　两晋时代　纪传体　晋书　译文
【参考文献格式】许嘉璐主编　许嘉璐分史主编．　二十四史全译　晋书　第二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２００４．